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二八五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二八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6.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二八五冊目次

史部·史評類

留餘堂史取十二卷

〔明〕賀詳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末刻本

一

讀史漫錄十四卷

〔明〕于慎行撰
山西省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七年郭應龍刻本

四五

趙忠毅公儕鶴先生史韻二卷

〔明〕趙南星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順治刻本

六七九

留餘堂史取十二卷

〔明〕賀詳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末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史取十二卷》提要

正倣古以今不得厭聞
至道以自絕荒蕪而儒
術遂大不懋矣若于吾
心之得靡所砥礪縱楊
雄草玄而致譏于覆瓿
安石博嗜而執拘于新
政師心自是不與不學
無術者等哉予伯子鐵

治平一書具存今古之
鑑會門人金子元素携
星沙賀長白先生史取
示予復屬予申其說予

序三

卒讀而浩嘆夫討論人
物揚挖風雅沉奧極思
統勸並進則人力勝矣
上九天而下三泉悉所

不悉該所未該最壽所
蓄追琢其美則天授握
矣彼盱目而察之視雲
若山望木若箸先生不

序四

敢有其目也順耳而聽
之大則渝宮細則渝羽
先生不敢有其耳也舞
智而斷之多則毀窮窾

則失實先生不敢逞其
智也雖然史道之重莫
過君父孟氏以臣堯臣
聃爲齊東之語嚴以哉

序五

乃如封漢帝爲山陽公
爵魏王爲陳畱王豈非
堯拜舜庭魏靜帝以生
父直父爲大司徒周世

宗以生父守禮爲光祿
卿宋恭帝以生祖父與
芮爲浙東安撫使又豈
非北面而朝天下事非

序六

取之所能易又豈理之
所可拘而嚴之所能約
束乎哉固知竊取之心
願學孔子以四科之目

條分支節之者也扶陽
抑陰而已矣先生楚材
也楚幅員南北道里均
平憶三湘七澤之間石

序七

室金匱之藏不可秘密
則是編其經綸天下也
大矣向予過西湖不話
畫工筆墨之妙元素指

言雁山諸峰之奇願佩
囊以引予遊今日讀先
生書于其中川谷響應
噫予知之矣夫社稷之

序八

臣世歸賀氏先生之書
日月經天當並嵩泰仰
止若雁宕龍湫幽深秀
澹自合靈焉元素深以

予爲知言

豫章朱徽子美父撰



序九

古今史取序



義不佞浮沉藉荒每私謂海內
博覽家有兩纂著遠不能饒古
心近不能盡今慮典夫今事未
必準古攷古反以害今者均可
無作之均可多迷是故夏竦僅
形穿牖言海見聞既陋義類亦
瑣安在曲學可方大業而自成
一史乎史未有以取名者自孔
氏春秋始其本因魯史其義則

曰竊取之至今日月经天江河
行地孔氏之史即天下萬世之
史其所以取異也古今史取賀氏
之書也賀氏以立居龍城家學煥
燭官至開安邑畫琴靜理門庭

卷上

晏然蓋以經術薦更治者書其
所不窺藏納立崇積而成偏余
畢業之恍若叩洪鐘而震響觀
河漢而驚怖其言極也其書大
都剽範藻拔玄奧羅遠累于目

前起聖結于遺簡翻成案於風
帙擷幽芳于綸晦揚風雅則看
王避席聞性命則澄渚澤諸而
大者尤聞四立務凡清河雖屯
錢穀禮樂兵刑法要端靡不萃

卷三

之簡編志之參訂使夫深心好
古篤志將真之儒與夫馳驟遠
濟識時務之俊傑相其精神心
術纖量才力之不至而隳拓于
斯以取火者之於燧取水者之

于方諸也。有公取之，意其在斯乎？至在斯乎？蓋真立局得失與衆之較，而吾堂身心以學之林也。觀海者望塵樓之度，幻疊怪為之，神晦入萬寶之，都觸目。

序四

琳瑯未有不驚奇，若失者續是編者，何以異？若賀公，有子千秋君，初試為浙名司李，義金石之也。盱衡時事，洞若觀火，而刺裁經濟，一以大學問出之，書聲以

譽蔚藉，漢沔既越，間其聖哲豪傑之品，僅亦漸之。家學者深耶，令編摩者而盡破管窺局曲之見，以獨執其大，其於道德性命天下家國之始，皆了了，以賀氏

序五

父子人在間，寧復有餘事？則是賀公之所取大矣。寧獨賀氏之書而已哉？宜刪而廣之。

晉江諸葛義樸并書



史取序

壬午歲愚纂次二十一代史瑜成聊做古所謂經驗方者將以備當世藥籠之儲處方今結習難符終歸於朽鑒也東甌金子元素夙稟余締僑札之好輒相與抵掌論列因慨然曰今天下史學榛蕪極矣

明庭所以敷奏咸共視爲具文衡茅之所論
張序一

思日相尋于固陋求其學古入官議事以制者舉世不恒見焉豈聖賢經傳垂訓止於是哉父兄之教不先而子弟之率不謹是以課其詞非不該洽可觀求其效類于風影無據害政害事之象業已見於天下矣愚縱不得志於時猶將撫遺編而增愾因爲天下正告曰若何治若何亂宜若此矣徙薪者然庶其

有豸乎金子正襟而對曰夫匡時與濟世古昔聖賢隱約時之所圖也

朝廷非是則無政郡邑非是則無民夫史猶殖也不殖將落亦烏可無以取之哉第工於揣摩者未必適逢其遇合仰承堂構者不盡恰如其貽謀獨吾郡司理賀澹菴師虛公敏決蒞政奏績克詰戎兵經術之用有不讓于

卷之二

古人者乃邇其淵源則有 太翁長白先生史取一書實稟承之愚得而授讀竊慕賀公箕裘之克紹入政之有本而與愚纂史之意後先其畧符也夫史固不獨記姓名備搜討而已可大可大之德業實於此類聚而區別焉故散而爲郡邑則風謬致理之美於是乎取之滙而爲京省則綱紀政令之懿又於是

乎取之若夫取之

皇國則六曹庶政不一揆典章文物不一用况夫稽之往牒載之裨官其所取亦何可勝既乎益負乘而貽譏者彼其之子不學而無術者弱植之臣苟其教學無取則學製卽爲敗錦操刀旋以見傷亦烏能勝其任而愉快哉善夫先生之以史取名篇也追芳軌於纂

卷之三

史續直筆於三代且條分縷析不嫌勤經權常變實互用已預儲夫數十世之經濟舉而措之事業無難者宜賀公之敬事色養明發不寐奉行之裕如也愚旣獲與金子班荆道故而又得先余史瑜樂觀其成也爰是而爲之述錢塘後學張毓唐敬拜手書



跋

邵嘗攬古人撰述之林擢影兔園抽
莖洪水緗囊碧篆璀璨焜煌而歎昔
代甄集之難已竊自悲也亦越周室
守藏年以八百談遷嗣業厥有史記
劉氏七略歆向紹述漢書告成彪固

卷一

並管嗟乎一人之志一代之功欲以
兼綜群帙博貫曩編豈不難哉豈不
難哉先君子長白先生藏書最富勤
於搜著史取一書改漁藝林羅并史
苑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亦猶昔人之
志也賀氏詩禮起家頗遠先君子以

前薦賢書者七世張華之三十乘林
宗之五千函巖荀金藤開華聚耀先
君子因得寢處於其中則仍非一人
一代之業已也先君子宦閩南鳴琴
身不下堂政清而事簡著書自若也
其爲書上綜累朝世紀之盛衰博攷

卷二

兵屯錢穀之經緯以及性行勛業成
德顯功之紀旁搜異聳奇志稗史之
言名言大義炳焉與日月爭光千百
年後其書必傳較之柱史班馬之流
何敢謙讓焉邵不肖不能讀父書司
率隤越吏不可醫案牘之餘雖復較

離哀茸於遷固劉歆之徒蔑如也又能不廢卷而歛手

男久邵百拜述



古今史取跋

纂史者視著書之難則加倍也今世之坐而讀起而述者其嘉榘懿討亦自謂世之愛之愛之傳之之無窮而石火未停旋等之寒烟腐艸稽其初娛悅而已若是者余甚悲之夫古聖賢之有文也事不空爲因不安作作有益於化化有補於正覽其書

一

上下昔今衡論可否作者讀者如在几筵賓主間故人有偏衷有畸性有孤羈各出其所有以旁潤於筆墨之間使人以惘以怒以快以狂以死以生以上以下是則非我之能而書之能也非書之能讀書而感憤懣悻拔起歛動以出我之能也乃古今之留意于史者多矣近則如李氏之史跋

鍾氏忠懷唐氏八編諸書要皆於正史中
丹鉛而成裨官夢紀則不敢少以濡不律
以史者正也奇則傳疑非史氏指也今賀
氏史取一書余師楚澹庵太公長白先生
筆也丙丁之際師司既李余獲依馬悞因
以識拜其太公并獲閱其所著書數十種
而此編遠先見授先生高懷古道固嘗勞

單上

心於經濟之途者也其以君臣朋友之故
進退夷險之原民物禮俗之賾壞於不讀
書不立行不以史爲鑒而苟築者心目俯
仰間蓋有不忍深言者矣慨以昔之有懷
著之事卽以今之有事補諸書經綸作述
自始始之自終終之懸懸焉瀝血斷髮蓋
不知古人何等也余嘗携誦于雁之七

十二噓讀一二行下覺谷嘯川奮
哭紙背間時出古人之精神俯爲我之精
神咨嗟徬徨而事
陳若會而爲一

神々

不正

步

家而爾

之傳之用慰籍

讀七十二峰中時而
之一拜矣

永嘉後學金彩百拜書



史取鑒足姓氏

蔣八公先生諱德珠

諸葛基畫先生諱義

周際五先生諱應期

史取鑒足

史取參閱姓氏

林增志任先

蔣德愛鍾湖

朱徽子美

李瑞和寶亨

黃端伯元公

李清心水

呂陽全五

錢喜起武山

陳子龍臥子

柴挺然隱凡

蔣鳴玉楚珍

葉應震方雷

陳煒木叔

李維樾天林

錢肅樂希聲

蔡道憲江門

史取參閱

陸增輝庭

戴長治李脩

徐世淳南明

李呈芬崇臺

楊文鵬親友

張書真若雲

張燭虎先

史取載訂姓氏

徐如珩楚白

吳恩穆靜齋

戴國士初士

徐學蔭質可

張 璠幼青

徐 彬忠可

戴班立漢齊

董守諭大公

吳山濤岱觀

張 璠石宗

魯重氏孔式

張毓濟聖初

吳商煥巖電

陳立言功次

張繼震喬東

朱九如宜子

史取載訂姓氏

陸 圻麗京

張元瑞常子

鍾之木商侯

鍾嶽立宜達

鍾 越興度

金 或元美

陳陽長效聘

何爾賢千之

錢 江爾信

徐令升上謂

林夢龍言臣

柴為樞天目

嚴 勳展臣

林夢梅本生

吳玉堂雨公

劉子珏燮玉

趙紹淵昌言

金 彬元衡

開餘堂史取目錄

卷之一

世詮

卷之二

世評一

卷之三

世評二

卷之四

世評三

史取

卷之五

經世一

卷之六

經世二

卷之七

性行 諸賢附

卷之八

成務一

卷之九

成務二

卷之十

成務三

卷之十一

雜紀一

卷之十二

雜紀二

史取

二

卷之一

世詮

歷代帝王受命享國之事

蔡中郎竹書

爾餘堂史取卷之一

龍城賀詳纂著 男久那述 後學金彩

世詮

三代以後，人主壽者，漢武帝年七十餘，在位五十四年，梁武帝在位四十九年，宋高宗在位三十六年，俱八十餘，漢武帝常言服藥節食可少病，梁武帝勅賀瑒曰：朕紀房室三十餘年，不與女人同室而寢，亦三十餘年，此致壽之道，不繫其好仙佛也。高宗之壽，亦壽稟厚而寡慾故爾。

史東

人主享國之久者，周赧王五十九年，周穆王漢武帝俱五十五年，周平王五十一年，梁武帝四十九年，周顯王及我，神宗俱四十八年，周宣王唐玄宗及我，世宗俱四十六年，秦莊襄王齊景公俱五十九年，夫秦齊疾服也，而漢唐帝錄，如周即居其四，自漢唐宋以迄我明千年來，如漢梁唐僅居其三，而我明又獨居其二，况續此猶未艾焉。猶歟盛哉，至即帝位之晚者，武王八十七，宋太祖六十四，唐明宗六十一，混一之晚者，元世祖六十三，抑天命雖在，又有不可迴得。

者耶。又文武以後，人主肩壽之高者，周穆王百五歲，梁武帝八十六，宋高宗八十一，元世祖八十，唐玄宗七十八，唐高祖漢武帝及我，太祖俱七十一，梁武雖在諸帝上，又不長於死，而此外絕無聞焉，吁，此豈彼帝若武制之，此可以觀天道矣。

強言泰，富言附，大言元，然是泱泱伯氣耳，何敢論王。國朝周典定官，制諸同風，漢典軍典間歲，指租與民，穆漢兩見斗，邊境在天山賀蘭外，四夷君長入朝，至結骨洞胸之國，橫目保體之首，無不稱臣奉貢，恭觀

史東

宋

王會圖，傳篇要荒種落，使者猱猱，野怪可駭，至千八百國，直接三代而西之，亦盛矣，即北狩之變，終忍翠華，再登大寶，漢唐宋元，萬萬不及也。

世世在人者，如周孔禮樂以論，若大禹河洛而下，則秦皇漢武，亦不得而終沒之也，粵西諸土官，日逐于戈，糜爛其民，無時休息，民生居土州縣者，曾不及中土一猶大瓊島，乃知秦始皇郡縣之功，在萬萬世也，其所全活後世人，足踰屢山阿房，長城五嶺，數百萬命，長城今雖沒，特諱其名，為邊牆，今制亦其遺也，即

今所用尊君卑臣禮亦不能易漢武以前而帝八臣
二廣威夷也武帝奮武捷伐用夏變夷於江南亦有
萬世功不得槩以征伐貶之其他則如蜀守李冰鑿
離堆導汶至今千溪萬流蜀之千里沃野賴此也馬
伏波征交南立銅柱以誓交廣是處頌而祀之即足
跡未至者亦皆表其遺跡諸葛孔明南七擒七縱
滇人至今如天威在極緬葬萬里猶立其碑藉口稱
漢地餘者近或不能易世遠或不能易姓

嘗謂古有聖哲而胎天下萬世之害者有狂愚而胎

史康 大九 世論 三

天下後世之利者余曰堯舜揖讓後世以讓取者託
之禪湯武放伐後世以兵陽者託之征虞帝望山川
禪六宗後世遂有封禪之典文王爲紂除亂伐密伐
崇曹孟德假以制漢周公輔冲人秉政王莽動稱翼
孺子之位此事體之大者若自古先聖哲備之也若
通經劍城而後世國有垣墻之術築製瓦而厦屋之
利均焉呂政築萬里長城而華夷之界至今賴之又
立郡縣以理天下皆萬世不容易之法也漢武開疆
而得東南一帶環海發示冠被教化又謙之力

二帝三王之成憲固盡善盡美矣然世變江河率縣
者往往難之乃若秦漢而下君臣所制之法後世却
有可因而不可輕廢之者姑以一二言之如一統之
君稱皇帝稱朕稱制秦始皇之法也廢井田爲阡陌
易封建爲守令論邊功以首級商鞅李斯之法也非
同姓不王非軍功不侯漢高祖之法也國哀服制以
日易月漢文帝之法也表章六經度數改元山呼祀
壽納官鬻官關河西以斷匈奴右臂漢武帝之法也
天地合祀割獸之法也九廟同堂漢明帝之法也以

史康 大九 世論 四

呂杖徒流之刑斷獄隋文帝之法也建士設科場隋
楊帝之法也朝儀舞躍武則天之法也蕭牆不許擅
殺宋藝祖之法也經義取士而不用詩賦與夫保甲
大馬免役額役王安石之法也若此之類雖欲廢諸
安得廢諸

儒者曰天地間萬形皆有故惟理獨不朽此殆類
言也理無形質安得而朽以其情實論之揖讓之後
爲放伐放伐之後爲篡奪井田壞而阡陌成封建罷
而郡縣設行於前者不能行於後宜於古者不能宜

於今理國時制宜通者皆獨狗矣

說苑載鮑白今之對始皇曰天下官則讓賢家則世繼故曰五帝以天下爲官三王以天下爲家今觀帝王世紀云黃帝次妃女節生少昊則少昊乃黃帝子也是傳位與子自黃帝始而非起于夏禹家語五帝德及書序注顯帝紀并通曆皆云顯帝爲昌意子則亦黃帝孫也是少昊傳位于姪史記家語皆云帝嚳祖玄囂父蟠極又高辛紀書序注與帝王世紀載嚳爲黃帝曾孫則顯帝傳位與從姪大戴禮分史記云

史記

本卷一

世詮

五

帝嚳元妃生摯則高辛又傳位於子高辛次妃慶都生堯則摯又傳位於弟史記并舜典疏以舜爲黃帝八代孫則堯傳位於五世姪孫前漢律曆志載顯帝五世生舜則舜傳位於六世祖之從兄弟如是則五帝亦可謂之家天下今邇五帝之上而觀之禮記注云女媧承伏羲而淮南子覽冥訓注古天子姓風則亦伏羲之子孫也禮記國語皆云炎帝少典之子而家語與史記云黃帝有熊國君少典之裔子國語又云黃帝炎帝之弟則二君同是少典之子以此而觀

家天下之制其來遠矣或曰夏之十七君皆姒姒商

之三十君皆姓子周之三十七君皆姓姬非如五帝之異姓曰不然五帝之時世變不同人各自爲一姓故黃帝姓公孫而少昊黃帝子也改姓已顯帝亦黃帝孫也乃姓姬堯寄于伊長孺家從母所居故姓伊者舜生姚墟故姓姚稷契與堯同父兄弟也而稷姓姬契以簡狄吞玄鳥卵而生故姓子若以異姓而論謂黃帝與少昊非父子而堯與稷契非同父之兄弟可乎或曰家以傳子今五帝獨黃帝高辛傳位於子

史記

本卷一

世詮

六

少昊顯帝皆與姒而摯則與弟蓋已非傳子矣堯傳之曾姪孫而舜又傳之同六世祖之從兄弟服紀尤爲差遠曰不然長子考監明既以罪死而放齊固嘗爲次子朱啓明矣堯未嘗不欲傳之子奈何朱之不肯不足以嗣位堯則擇同宗之姪孫而授之舜亦不敢遽然以爲君而猶避朱於河南舜亦未嘗不欲傳之子奈何商均之不肖不能以繼緒舜則擇同宗之從兄弟而傳之禹亦不敢冒然以爲君猶避商均於陽城堯舜豈以異族而授之天下哉且如商之外丙

傳弟仲壬。仲壬傳姪太甲。小甲傳弟雍巳。祖辛傳弟沃甲。沃甲傳姪祖丁。祖丁傳堂弟南庚。南庚傳室弟陽甲。祖庚傳弟祖甲。廩辛傳弟庚丁。而周諡王傳弟孝王。康王傳弟定王。則商周亦有傳弟姪者。其後如漢惠帝傳弟文帝。昭帝傳姪孫宣帝。成帝傳姪哀帝。哀帝傳從弟平帝。東海陽帝傳室兄安帝。若冲帝傳質帝。則同高祖之從兄弟。質帝傳桓帝。則又同五世祖之從姪。比之舜禹。益無異也。且以祭法觀之。周則祖文而宗武。商則祖契而宗湯。夏則祖顓帝而宗禹。

史記

卷一

世說

七

而舜則祖顓帝而宗堯。若舜爲異姓之國。奚必宗堯哉。蓋曰弟曰姪曰姪孫。既皆吾之族類。而謂之非家天下不可也。

武閭柳子厚言封建之非。而胡寅仲以爲封建不可非。區博言井田難行。而張子厚以爲必可行。其說孰是。曰孔子論繼代曰損益可知。孟子論爲國曰潤澤。在子使孔孟生于三代之後。其損益潤澤可知。已言治而必曰井田封建是謂生今反古也。亦宜。

昔之論封建者。曹岡陸機劉瓛。劉微李百藥顏師古。

劉秩杜佑自柳宗元之論一出。而諸子之論皆廢。然子瞻志林一出。而柳子之論益明。余得拾其遺而辨之。曰封建始于黃帝。不得其利已受其害矣。蚩尤亦諸侯也。上干天紀。下肆民戕。以帝之神聖七十戰而僅勝之。亦始哉蚩蚩乎矣。其餘畫野之君。分城之主。雖有蚩尤之心。而未露蚩尤之跡。帝固不得而廢之也。嗣是九黎亂德矣。防風不朝矣。有扈叛逆矣。夷羿篡弑矣。昆吾雄伯矣。皆諸侯之不靖者。其餘尚多有之。而載籍散亡。不可以悉至。周則其事又可覆矣。大

史記

卷一

世說

八

封同姓以及異姓。謂之萬國。其初建之意。亦曰藩屏京師也。夾輔王室也。使民親于諸侯。而諸侯自相親也。成康繼世。未百年間。昭王南巡。而膠舟溺死矣。穆王西巡。而徐偃弑亂矣。滿屏焉在乎。夾輔焉在乎。至春秋戰國。干戈日尋。迄無寧歲。肝腦塗地。民如草菅。鳥在其爲親也。其立之政典。防其僭竊。爲述職之制。日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爲建國之典。日負固不服。則伐之。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其法似嚴矣。周之世。諸侯之不朝多矣。貶誰之爵乎。削誰

之地乎。刻數曰六師發之乎。負固不服。先莫如秦。楚後莫如吳越。天王方且遷避之。不暇。敢言伐之一字乎。內外亂。鳥獸行。莫如晉之齊姜衛之宣姜魯之文姜哀姜二嬖之子。非類之孽。方爲太子而世其君。天王册命之不暇。敢言滅之一字乎。三朝之制。殆爲虛設。九伐之典。亦是彌文。則封建非聖人意明矣。腐儒曲士。是古非今。猶言封建當復。予折之曰。欲觀封建之利害。何必反古。今有之矣。川廣雲貴之土官。是也。夫封建起于黃帝。而封建非黃帝意也。土官起于孔明。而土官非孔明意也。勢也。封建數千萬年。至秦而廢。土官歷千百年。川之馬湖安氏弘治中以罪除。廣之田州岑氏正德中以罪除。而二郡至今利之。有復言復二氏者。人必群唾而聚咻之矣。封建之說。何以異此。然欲復土官。則人知非之。而復封建。人不知非。是知一方之利害。而不知天下之利害。知今之勢。而不知古之勢也。非腐儒而何哉。曰。如此。則三代聖人猶有弊法邪。曰。易曰。易窮則變。變則通。禮曰。禮時爲大。順次之。三代之上。封建時也。封建順也。秦而下。郡

是風

人卷一

世說

九

縣時也。郡縣。顧也。總括之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郡縣非秦意也。亦勢也。窮而變。變而通也。雖然。是說也。非柳子蘇子之說也。孔孟有是說矣。孔子係易曰。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孟子曰。天下惡乎定。定于一。夫封建之制。國各有君。君各紀元。是非二君。將千百其君矣。惡能定于一。不定于一。惡能不亂。使孟子生於秦漢之後。必取柳蘇識時之說。而兩胡腐儒。將塵之門牆之外矣。井田未易言也。周制九授田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二百畝。再易之地。三百畝。則田土之肥瘠。所當周知也。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則民口之衆寡。所當周知也。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則其民務農之勤怠。又所當周知也。農民每戶授田百畝。其家衆男爲餘夫。年十六。則別受二十五畝。士工商受田五十口。乃當農夫一人。每口受二十畝。則其民或長或少。或爲士。或爲商。或爲工。又所當周知也。爲人上者。必能備知閭里之利病詳悉。如此。然後授受之際。可以無弊。蓋古之帝王。分土而

是風

人卷一

世說

十

治自公侯伯子男以至孤卿大夫所治不過百里之地皆世其土子其人又如郭莒滕薛之類亦皆數百年之國而土地不過五七十里小國寡民法制易立有國者授其民以百畝之田壯而畀老而歸不過如後世富家以祖父世有之田授之佃客程其勸怠以爲子奪較其豐凶以爲收貸其東阡西陌之利病皆以少壯之所習聞雖無侯乎攷覈而奸弊自無所容矣降至戰國大邦凡七而公侯之能自存者無幾諸侯之地愈廣人愈衆井田之法雖未全廢而其弊已

史記

卷

世

十一

不可勝言故孟子云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育妻子又云暴君汙吏惕其經界可見當時未嘗不授田而諸侯之地廣人衆攷覈難施故法制廢弛奸弊滋多也至秦人盡廢井田任民所耕不計多少而隨其所占之田以制賦蔡澤言商君決裂井田廢壞阡陌以靜百姓之業而一其志夫曰靜日一則可見周授田之制至秦時必是擾亂無章輕重不均矣漢既承秦而卒不能復三代井田之法蓋守今之遺餘其歲月有限而田土之遷受其奸弊無

窮雖慈祥如樊黃召杜煢明如趙殺三王既不久于其政則豈能悉其土地民俗之所宜如周人授田之法乎則不過受成于吏手安保其無弊後世蓋有爭田之訟歷數十年而不決者矣况官授人以田而欲其均乎乎是以晉太康時雖有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之制而史不詳言其還受之法未幾五胡雲擾則已無所究詰直至魏孝文始行均田然其立法之大槩亦不過因田之在民者而均之不能盡如三代之制一傳而後政已圯壞齊周隋因之得失無以太相

史記

卷

世

十二

遠唐太宗口分世業之制亦多踵後魏之法且聽其買賣而爲之限至永徽而後則兼併如故矣蓋自秦至今千九百餘年其間能行授田均田之法者自元魏孝文至唐初纔二百年而其制盡廢矣何三代貢助徹之法千餘年而不變也蓋有封建足以維持井田故也封建廢而欲復井田不其難乎況夫井田之制溝洫塗涂甚僻凡爲此者非塞溪壑平澗谷夷丘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隴不可爲也縱使盡能得平原曠野而遂規畫于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

竭天下之糧。窮數十年專力于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使其地盡爲井田。盡爲溝洫。已而又爲民作屋廬于中。以安其居。而後可。吁。亦已迂矣。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已朽矣。自非至愚。孰肯以數十年無用之精神。行萬分不一成之事乎。知時變者。可以思矣。

漢中郎區博諫王莽曰。井田雖聖王法。其廢久矣。今欲違民心。追復千載絕迹。雖堯舜復起。而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區博之言。可謂至論。宋儒張橫渠必欲行井田。且日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嗚呼。何言之易也。觀朱子云。欲行井田。須經大亂之後。天下無人田盡歸官。方可給與民。如唐口分世業。是從魏晉積亂之極。至元魏及北齊後周。乘此機。方做得。苟悅漢紀一段。正說此意甚好。若平世則誠爲難行。正與區博同意。

取涼于簷。易若清風徐來。然無風則簷不可飲。汲水於井。易若甘雨時降。然無雨則井不可廢。故三王不與。不可無五伯之功。二典不作。不可無兩漢之制。

程子曰。必有開雕雕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

夏取

卷一

世說

十三

夏東

卷一

世說

十四

度。朱子從而衍之曰。須是自開門衽席之微。積之至薰蒸洋溢。無一民一物。不攸其化。然後周官法度可行。丘文莊曰。如此。竊恐天地混沌終無可行之日矣。胡氏或問漢高祖光武昭烈。皆唐文皇帝人。品如何。曰。高祖尚矣。光武昭烈。魯衛之政。魏武太宗。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其所長短。蓋略相當。光武昭烈。才德俱優。魏武太宗。才優于德。然規摹建立。皆在漢高範圍內耳。世之說者曰。三代而下。天下一統者。惟漢唐宋而已。若秦晉及隋。合而復分。分又不久。不得比之矣。余謂漢唐可稱一統。宋僅與晉比。爾不得並之漢唐也。宋自太祖開基。僅得五代之土宇。而河東江南閩蜀嶺南十國未平。史氏未嘗以一統例書之。至數年諸國始平。至真宗而納幣于契丹矣。四傳至神宗而王安石割七百里地以獻遼矣。至徽宗入虜。而高宗稱臣矣。河西河北之地。則終宋之代。未嘗得其土之一毛。漢唐疆域。不如是之隘。而一統之日。曾不得如西晉之久。及其南渡以後。卒國差長于典午。而氣息奄奄。不啻僭焉。當時有人問邵堯夫國祚不答。架上取晉

紀示之徽欽之事。正符懷愍是宋之擬晉。邵子固有說矣。余嘗謂宋之得國。非有深仁厚澤。大烈顯功。倖取于孤兒寡婦之手。與劉智遠郭威無大相遠。而趙普佐命。不足比周之王僕。况敢望張良李靖乎。方是時。曹翰欲取幽州。并契丹。普乃妬忌而巧阻之。以方興之師。而不能克。久疲之寇。仗全勝之勢。而不能制。是附之憂。景德之際。寇準之謀。不盡用。而有靖康。靖康之中。李綱之策。不肯行。而有江左。始也太祖太宗之時。則奉夷狄如驕子。繼而真宗仁宗之世。則教之如兄長。康王南渡。則事之如君父矣。晉之東。猶振刷磨淬。滅慕容。滅姚秦。滅李蜀。是豈死不懂虎。驚猶立也。以此言之。宋尚不得比晉。而況於漢唐乎。吾師李女正公樂府云。晉之東。非失策。宋之南。竟何處。蓋確論也。然則一統之盛。過漢唐。而追三代。孰有踰我大明之今日乎。此楊升菴之論。并謂宋統不得似晉。乃李卓吾又謂宋多賢君。晉無一主。即宋藝祖。以比司馬炎。何如也。唯其仁柔。是以怯弱。然愛民好士之報。天亦不爽矣。徽欽雖北轅。與懷愍青禾行酒。跪足

執蓋實大運處。天之厚宋。亦可知也。唐雖稍得。然無主不亂。箇箇出走。自五丁開道以來。巴蜀遂為唐帝逃竄後戶。與漢已大不侔矣。故謂宋比漢。不得則可。謂比唐。不得則不可。况比晉乎。晉之司馬懿。一名柔。奸家奴也。更加以司馬師之強悍。司馬昭之弒奪。而何可以比藝祖。司馬炎。一名得志狹邪也。更濟以賈南風之淫妬。問公私之數竅。而何可以比太宗。况仁宗四十年恭儉哉。神宗勵精有為哉。所恨宋主無一剛耳。故子謂唐宋一也。比之晉則已甚。若康節不答國祚之問。唯取架上晉紀以示。見徽欽事符懷愍。南渡事似江東。非以是述為晉比也。自古有天下之長久。惟周。論者亦謂周過其曆。此未之深考耳。武王滅殷。百八十七年。而厲王流彘。稱共和者十四年。國無主也。而宣王立。至幽王十一年。犬戎滅周。合前共二百五十七年。周轍東。而天下不復宗矣。似擁虛器。不亡猶亡也。漢以二百一十年。唐以二百餘年。宋以百五十餘年。俱有中斷之厄。殆日少而亂日多。蓋自古記之也。

自周衰以來。世有詐力相高。然其詐力之所以爲高者。亦皆有遇人之才焉。謙處淺而心不險者。不足以爲詐。故伯比之間。隨也。移其禍于數年之後。喜怒輕而量不弘者。不可以爲詐。故勾踐之滅吳也。忍其心于屢請之時。

淮陰初見漢高。論割項優劣。不待拔下之役。而坐談之頃。已灼見楚之并於漢矣。諸葛亮初見昭烈。言吳魏在所當交。荆益在所可取。不待披輿地圖。而天下阨足之勢。指諸掌上。李綱之集金人。謂可守而後可攻。

史記

世錄

十七

言戰。可戰而後可言和。雖高宗不能用大。都南宋之勢。不出此二語。此輩皆經綸草昧手。故言皆得其要領。若彼當光武之世。而欲以一先泥。西封函谷關。處石晉之季。而恃十萬橫磨劍。多見其不知量也。

蘇子瞻論周之東遷也。極言平王之失策。且歷舉春秋以來。遷都弱國者爲戒。纖毫不漏。而于晉之王導。憾憾致意焉。曾未數十年。而其應若桴。與江右偏安者。千古一轍也。異哉。特表而出之。見坡公達識。非狃弄筆墨者所可幾也。

史記

世錄

十八

太子晉一言。晉人遂欲舉侵地而返之。俾弗害瓦成。宣之治可後。孰謂東遷計失哉。百戰百勝而得天下者。唐高祖也。而項籍以勝失之。百戰百敗而得天下者。漢高祖也。而昭烈以敗失之。人耶天耶。

魏武因弱爲強。不階尺土。幾一海宇。其人不足論。才足稱也。孫權守虜耳。藉父兄之業。以能尺寸廣也。使昭烈處權。所說當止此乎。蘇氏以割不如孫非也。史傳褒貶成是敗非。其來有素。人之行孰先於孝悌。

項羽欲烹太公。漢高祖發分羹之言。其於孝也何有。唐太宗以藩王奪長嫡。推刃同氣。其於悌也何有。脫使項羽建成有分羹推刃之惡。史冊何以書之。特高祖太宗功勝於德耳。

桀紂之惡。遇湯武之聖益著。秦隋無道。後世首言之。其與滅之速故也。晦菴言朱梁不久而滅。無人爲他藏掩。故諸惡一切發見。若更稍久。必掩得一半。嗚呼。小人爲不善。世蓋有幸而弗聞者矣。說謂史可盡信耶。

史

卷

世

十九

高帝不免韓彭之誅。而光武乃能全功臣。此大有說。一則逐鹿之勢。外相臣服。事定難制。一則祖宗之業。名位素定。事已相安。一則大度中有矜罵之失。人心素疑。一則大度中能動如節度。人心素定。一則劫其死力。封爵過度。不計後患。一則赤心在人。監戒覆轍。務在保全。兩者兼論。本末乃見。後世爲高光分左右袒者。是所謂不盡人之情。而欲懸斷其曲直也。失之速矣。

自秦以歷漢唐宋。其所以滅亡之故。俱出閭閻。曾試

論之。秦若無沙丘之詔。安得有望夷之刃。漢若無莽武之讖。安得有董卓之進。唐若無甘露之變。安得有白馬之禍。宋若無滅遼之舉。安得有二帝之行。故劉項曹操朱溫阿骨打。此滅秦代漢篡唐廢宋之人。而趙高曹節王甫仇士良田令孜童貫實啓之。上下數千年。敗亡如出一轍。

唐歷二十君。爲子逼奪者三。爲婦乘者三。爲賊逐者五。爲妻弑者一。爲宦官立者九。弑者三。廢者一。爲方士敗者七。爲強臣殺者一。不爲小人所惑者。僅得二三。而無全德。其賢者亦其鮮何也。得之以兵力。守之以智術也。

史

卷

世

二十

唐人功名富貴之盛。未有出郭汾陽之上者。然三四傳而支胄不復振。及宋慶曆四年。訪求厥後。得齊孫元亨于布衣中。僅爲承典軍助教而已。狄梁公曾孫綱泊汴漢。于謁王侯。宋相三李文正公昉。文靖公沆。文定公迪。皆一時名宰。子孫亦相繼達官。乃數世後。漸益蕭條。南渡轉徙。三奇並居餘杭。全無一人在仕版者。而文正文靖。寂絕無聞。尤可太息。至于靖康之

變帝王子孫官門仕族之家。陷入金虜。沒爲奴隸。使俱作務。每人一月支糲子五斗。令自舂米。米得一千八升。用爲餼糧。歲支麻五把。令緝爲裘。此外不聞一錢一帛之人矣。男子不能耕者。終歲裸體。虜或哀之。使之執爨。雖微有煖氣。旋出取柴。歸坐火邊。皮肉脫落。虜惟喜。醫人繕工之類。尋常圍坐地上。視以敗席。客至開筵。引能樂者。張列奏技。酒闌客醉。各復其初。依舊環坐刺繡。往往假病相枕而死。嗟乎。此皆帝王之苗裔。將相之名。耳。逢時不辰。顛越至此。今遺際

史記

二十一

太平。生長樂土。樂家徒壁立。而書富五車。白衣一裘。黃蓋半甕。天付兒曹。可謂多矣。厚矣。天下之大勢。秦漢以前莫盛于北。魏晉猶然。隋唐以下莫盛于南。宋猶然。元則南北俱衰。國朝則南北俱盛矣。舜分天下爲十二州。北居其九。南居其三。周分天下爲九州。北居其七。南居其二。漢分天下爲十三部。北居其九。南居其四。元始中總天下千二百餘萬戶。南二百萬戶。僅天下四之一。衣冠風俗之美。穀粟財用之多。舉在北焉。當時論者。往往指燕雲河湟

爲重。江湖川廣爲輕。不知地無常利。天運實衡其盛衰。唐分天下爲十道。南北各居其五。宋分天下爲二十三路。南居其七。北居十三。熙豐盛時。總天下千六百五十萬戶。北五百餘萬戶。亦僅天下四之一。鄒魯多儒。移于濶闊。青齊冠蓋。乃在吳越。視燕雲河湟。豈直過之耶。元則舉天下而腥羶之。固尼運也。今南北郡縣相埒。人才不殊。財賦雖仰給於東南。可謂並盛矣。

史記

二十二

馬隆之討河西也。臂武從勇士之請。選武庫之器。給三年之食。然後遣之。卒之叛虜投首。涼州蕩平。今中原淪陷。非河西一隅之比。聽驅騶騶。非樹機能之儔。而王彌石勒輩。又充斥天下。逃之北伐。瑯琊乃不出一軍一旅。不給鎗仗。獲輿之千人。嗚呼。將使祖生徒手以搏賊乎。吾推元之心。以爲吾今駐蹕江左。雖則東南半壁。天下然亦儼然黃屋左纛矣。而一旦懷恐從北轅。而還蹕天子之位。將置我于何地。而吾亦何以有辭于天下。故一時士雅之言。不啻如水投石。而權抑之至此耳。其鬱鬱以死宜也。大抵晉元之事。

與宋高祖相當。金人之害于五胡尤烈。而武穆之功。可以唾手燕雲。較之士雅。殆相百焉。而十二金牌之召。獲罪猶甚。蓋武穆之于高宗。猶士雅之于晉元。徒足以開其荏弱之心。而懷慙微飲之。有二君。又不幸中之大不幸。適所以激其忌。而速其死。故士雅武穆。可為萬世人臣懷忠者勸。而晉元宋高。可為萬世人君不幸者戒。

歷考五代之世。正如中夜晦冥。孤山窮谷之間。麕鼠鵲鴞狐狸鬼魅。何物不有。故有以盜賊而君天下者。

史記

卷一

二十三

朱梁是也。有以夷人而君天下者。後唐晉漢諸君是也。有以黠卒而君天下者。周郭威是也。有以丐養之子而君天下者。唐明宗潞王與周世宗是也。其變之大者。則同姓之鬬。斃于刀鋸殺戮而不恤。盜賊販夷之裔。則養為已子。使紹大統。而不顧中國之君已之所嘗北面而委質者。則叛逆篡殺。無所往而不為。夷狄之主。中國之所當拒而絕之者。則稱父稱君。極其卑諂而莫之恥。首足倒懸。冠履逆置。自有書契以來。其禍敗之酷。滅亡之速。未有甚于斯者。此蓋否之窮。

創之終。困之甚。物之極。而將返焉。

項王之霸。復業也。武氏之帝。北朝也。晉元之興。牛運也。祿山之篡。豕突也。鉅木之入。豺統也。總之。間位。寧能久主中國。其漢唐宋乎。然漢索帝而喪其父母。唐睿帝而血其兄弟。宋懷帝而罔其孤寡。天位。鬼然。天理。茫然。

夷亂華。蓋自漢宣帝時。徙羗于三輔。其後光武以

南單于款五原塞。又居匈奴于雲中。兩河。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于關中。居焉胡河東地。魏

史記

卷一

世宗

二十四

武帝徙武都戎于秦川。以禦蜀漢。正始中。母丘儉討句驪。徙其餘種于秦陽。展霜堅水。盡非一日。終致五胡瓜分。而猾夏。穰種雲擾。而亂華。吞噬神皋。丘墟帝宅。紫陌移于龜穴。赤縣剪為龍荒。幾二百年。生民一何不幸哉。夷狄之禍。光端於元海。溢觴于元。魏洋溢于遠。金涌于蒙。古極矣。非我太祖一驅除之。生民之類將滅矣。所以功高勳武。而治比堯舜。非以此哉。

今帝王廟。元世祖亦得與祀。蓋以國家統緒所承也。

按世祖之立國。貶孔子爲中賢。第儒流于倡後。國有大事。華人仕于其朝者。雖大臣不得與聞。臺省正官。非其族類。則不任。其賤士。如秦始皇。尊事沙門。其名爲帝師者。正衙朝會。百官班列。而帝師專席于座隅。與其君同受群臣朝賀。帝后妃主。皆受其戒。所以敬禮之者。無所不至。其奉佛如梁武帝。蒙古之制。凡攻城不降。矢石一發。得則屠之。其威忍如曹操。命西僧楊璉真伽伐故宋諸陵。其貪暴如項羽。征日本。賜十萬之師。棄于海島。慎其敗。勿復徵之。其窮兵不仁。

史記

卷一 世宗

二十五

如隋煬帝用奸臣阿合馬。盧榮桑。歌童。頭會其數。以取于民。遣使拓雲南金。遣使往馬八國求奇寶。賁安南陳氏以金人代身。其賄賂如漢桓靈。然則史謂其信用儒術。愛養黎元。皆溢美也。比之以晉。隋南北五代之君。猶有慚德。而與漢唐宋開基之主。一列于二帝三王之次。同享萬世之祀。竊有憾焉。此近目姜商之論如此。邇年聖明獨斷。去元世祖像。禮官猶以舊制當遵。不思高廟祀之者。聖人之仁。今上主之者。聖人之義。道並行而不相悖也。

謝鐸云。我太祖皇帝遠過於宋者有五事。一。攘克夷狄。以收復諸夏。二。肇基南服。而統一天下。三。威加勝國。而鋒刃不交。四。躬自創業。而臨御最久。五。申明祖訓。而家法最嚴。陸文量又云。本朝政體。度越前代者。其大者數事。如前代公主寡。再爲擇婿。今無之。前代中官被寵。與朝臣並任。有以功封公者。今中官有寵者。賜袍帶。有軍功者。增其祿食而已。前代府刺吏皆有生殺之權。今雖王公不敢擅殺人。前代重臣得自辟任下僚。今大臣有專權選官之律。前代文廟

史記

卷一

世宗

二十六

聖賢皆用塑像。本朝初建國學。革去塑像。皆用木主。前代嶽鎮海瀆。皆有崇名美號。今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及歷代忠臣烈士。後世溢美之稱。俱令革去。前代文武官皆得用妓。今挾宿娼有禁。甚至罷職不叙。陳眉公曰。更有十事。前朝太學生皆上書。吾朝獨生員不許陳民間利弊。一也。九鎮以制府文臣爲將。天子自爲居守。二也。閭臣部寺之長。與邊廢大帥。外廷會推。內庭不得專擅。三也。母后不稱制。四也。勲戚不干政。五也。皇子講官。卽官坊寮案。不立博

望苑。不問天策府。六也。無廟塋。七也。不用熬刺剗園
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
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八也。京師有熱審。省直有減
刑。非大吉典。不輕赦。九也。宋制臺省六品。諸司五品。
一郊而任一人。兩制以上一歲而任一人。子又在其
孫。孫又在其子。任任在甥。亦有之。今三品以上。才得
廢子入監。就稱子弟。不濫朝籍。十也。然則定門卜居
尚可重哉。

高岱管論正德間逆瑾之亂。政漢十常侍。唐甘露之
亂。河北山東江西四川之寇。漢黃巾。唐黃巢之亂。

也。實鑄宸濠之稱兵。漢七國。晉八王之孽也。江彬之
握柄。漢何進召董卓之蒙也。僭是數者。而國猶磐石。
乃知天命有在。

劉瑾雖擅權。然不甚識文義。徒利口耳。中外奏疏處
分。亦未嘗不送內閣。但秉筆者自爲觀望。本至。先問
此事當云何。彼事當云何。皆逆探違意爲之。有事體
大者。令堂候官至門下問之。然後下筆。故瑾益肆。使
人人據理執正。牢不可奪。則彼亦不敢大肆其惡也。

前代修史。左史紀言。右史紀動。宮中有起居注。如晉
董狐。齊南史。皆以死守職。司馬遷班固。皆世史官。故
通知典故。親見在庭。君臣言動而書之。後世讀之。如
親見當時之事。我朝翰林皆史官。立班雖近。頭頭亦
達在天下。成化以來。人君不復與臣下接。朝事亦無
可紀。凡修史。則取諸司前後奏牘。分吏戶禮兵刑工
爲十館。事繁者爲二館。分派諸人。以年月編次。彙合
厥之。副總裁刪削之。內閣大臣總纂潤色。其三品以
上。乃得立傳。亦多紀出身官階遷擢而已。間有褒貶

亦未必盡公。後世何所取信乎。

宇宙以來。有治世法。有亂世法。有維世法。有出世法。
有垂世法。唐虞垂衣。商周秉鉞。是謂治世。果父洗耳。
衆公矚目。是謂亂世。首陽輕周。桐江重漢。是謂維世。
青牛度關。白鶴翔雲。是謂出世。世若乃魯儒一人。都傳
七篇。始謂垂世。

宇宙是個大戰場。勇士戰于戈。辨士戰口舌。文士戰
翰墨。人人金鼓于其中。聽無極主人。爲治爲振。乾坤
是個大戲局。武者戲于封疆。逸者戲于山澤。官者戲

于纓組人人歌舞于其中任造物小兒成悲成懼
 晉士歸于酒其失也放元人斃于曲其弊也治其李
 唐之詩賦乎然浮已其東都之節義乎然激已其西
 京之經術乎然泥已其宋諸儒之理學乎然濂洛關
 閩之講論卒無救于遠夏金元之覆轍致令論者動
 稱儒效之疎噫儒不負國或國負儒哉

唐宣宗曰若一立太子則朕便爲閑人宋太宗曰人
 心遠屬太子欲置朕何地人甚愛者子子復有足忌
 者耶後唐明宗嘗以中國多亂身是胡人禱于官中

與取
 人壽一
 三

顧天早生聖人爲生民主其言甚達庶幾我有堯舜
 官天下之心末年貪戀大位當壁無主卒歸于禍固
 知亢龍貽悔知進退存亡難矣

卷之二



卷之二	世評一	唐	夏	周
		虞	商	戰國

卷之二世評一

留餘堂史取卷之二

龍城賀詳纂著 男久邵述

後

世評

孔叢子宰我問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難。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消陽和。五星來備。風雨各以其應。不有迷猶。愆伏明舜之行。合于天也。此說與汪疏合意。古相傳如此。今以大麓爲山麓。是堯納舜于荒險之地。而以狂風霹靂試其命。何異于茅山遊。

士之聞法哉。雖然荒草昧。卽無其理。而容有其事。恐吾儒一局之見。未可祭以理之。不必有者當之耳。史記本紀。舜歸而言于帝。請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太史公多見先秦古書。故其言時有可考。自漢以來。儒者失之。四族者。若皆窮最極惡。則必見誅于堯之世。不待舜而受誅明矣。屈原有云。鯀悖直以忘身。則鯀蓋剛而犯者耳。使四族者。誠皆小人也。安能用之以變四夷之俗哉。由此觀

之四族未嘗誅死亦不廢棄但遷之遠方爲要荒之君耳如左氏所言皆後世流傳之過若堯之世有大姒在朝而不能去則堯不足爲堯矣

堯讓天下于許由不受。舜讓天下于石戶之農而逃之海。非以讓天下爲已高也。誠見當堯之時。盡大地是洪水。盡大地是獸蹄鳥跡。禹荒度八年。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輶。由乘櫟。方得水土漸平。教民稼穡。此時百姓甚苦。糗餌食。糲食。粒食。三番境界。略有生理。堯洪荒天地。只好儘力生出幾個聖人。不及鋪張註點。

粗具得一片乾坤草席而已。何曾有受用處。窮茨土
甕惡衣菲食。聊以充饑禦寒。不惟無享天下之樂。且
有戴天下之憂。堯皀舜禹。固其宜耳。二人亦何所跂
羨而受之也哉。嗟乎。今之天下。讓讓誨盜。古之天下
淡。淡則拱手以與人不納。老氏云。不見可欲。使心不
亂。其二人之謂乎。

堯讓天下于許由。由非山林逸士也。左傳云。許大岳
後。太岳意卽由耳。古者中呂許甫。皆四岳後。堯典曰。
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遜朕位。讓由或卽

此也。若飲牛烹飪，或由不敢當，遂避于野，如益避
啟于箕山之類，後人槩謂堯以天下讓一山野之人，
甚可駭也。如舜，本黃帝後，其父瞽瞍，實繼虞封太史，
伯頌虞幕云：「舉能協風聽樂，而生物自蕃至，賤無違
命，則替腹未嘗失國。」舜則國之冢嗣也。舜所居成聚，
或邑成都，蓋國人化而歸之，而牛羊倉廩，則國儲所
固有。若陶漁耕稼，亦皆視省勸，非必身親爲之也。瞽
瞍或後妻，愛少子，意舜孀長，終有罔故與衆共欲
殺之，斯蓋奪嫡之計，不然，舜果一窮人，乃父乃弟亦

史記

卷二

世評

三

何緣欲害之？衆稱舜曰：「謨蓋都君，則舜已爲君，長可
知舜亦知衆意在爭國，遂舉以讓之。」曰：「惟茲臣庶，汝
其與予治。」觀此，則舜非祇欲野夫明矣。自孟子有極
殺茹草、木居彖遊，及天子友匹夫之言，故後世往往
謂舜起匹夫爲天子，緣是與好雄非望之心，不知孟
子之言，亦有若今文人之詞者。國不可盡據也，抑太
古尚質，而聖賢皆重民事，故舜雖國之冢嗣，而陶漁
耕稼，亦所不辭。如禹，稷肯繼世受封，而一任水土，一
親掛璽，生之者國不以爲恥，而當特亦不以爲非，非

若後世有土有官者，崇高貴重，深居高拱，於民事邈
乎不聞者也。

聖人於天下，苟可安民，不求爲異也。堯舜傳賢，禹傳
子，後世以禹無聖人傳之，而後授之子孫，此以好異
期聖人也。昔湯有伊尹，武王有周公，而周公又武王
弟也，湯之太甲，武之成王，皆可爲天下，而成湯不以
子臣，武王不以子弟，誠以爲其子之才，不至亂天下
無事，授之他人，以爲異也。而人何獨疑禹哉？今夫人
愛子，天下通義，有得焉以子子孫，人情皆然。聖人以

史記

卷二

世評

四

是爲不可易，故因而聽之，使父子相繼，而無相亂耳。
至堯舉天下授舜，舜又授禹，舉天下授人，此聖人所
以大過人，而天下後世所不能也。天下後世不能，而
聖人獨爲之，豈以爲異哉？天下人不能皆賢，而有異
人焉，爲異而愛之，則天下皆將喜其名，失其真，故堯
舜傳賢，是不得已而然也。使丹朱、商均僅可守天下，
而堯肯傳舜，舜肯傳禹，以爲異而疑天下哉？然則禹
不以天下授益，非以益不足授也。使天下復有禹子，
如禹不以天下授之矣。何者？啟足爲天下故也。啟爲

天下益佐之。益不失爲伊尹周公。其功猶可以及天下。聖人之不喜異也如此。而世持論者。又曰禹特以杜彼世之爭。此又私心窺聖人也。而豈其然哉。

人知堯以天下與舜。舜以天下與禹。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堯爲天下擇君。以不得舜爲已愛得舜。而天下治。是堯以舜與天下。非以天下與舜也。舜爲天下擇君。以不得禹爲已愛得禹。而天下治。是舜以禹與天下。非以天下與禹也。譬今仕宦陞退者。皆云爲地方討一好官。是以好官與此地方。非以地方與此好官也。而地方之受福多矣。故曰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

史記

卷二

史記

五

堯不以天下與丹朱而與舜。世皆謂聖人至公無私。知愛天下而不知愛其子。余謂帝堯此舉。固所以愛天下也。尤所以愛丹朱也。與時雲行雨施。萬國咸寧。虞賓在位。同其福慶。則安家國而厚蒼生。兩得之矣。若使以其微虛之資。輕居臣民之上。則毒痛四海。不有南巢之放。必有牧野之誅。尚得爲愛之子乎。曾子曰。君子受人以德。麗德公曰。吾遺子孫以安。堯舜之於

子亦不過愛之以德遺之以安耳。故愛子者人之常情。堯舜豈外常情以爲異哉。

堯投舜。舜投禹。舜禹受堯舜天下。非私也。何避之有。受終於文祖。受命神宗。天之曆數在爾躬。見于尚書。著于論語矣。何至孟子乃有此論乎。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孟子旣言之矣。如其不當受。則顯辭于庭。何必俟君堯而後避。如其當受。而禹爲遜避。則操然見相之術。而謂舜禹爲之乎。且堯舜不以天下私其子。恐以一人病天下也。舜禹若私丹朱商均爲一人之私。德忘天下之大計。又豈聖人之心乎。今日方避。明日愜然又來。是何舉措乎。至謂益避禹之子。尤爲無稽。禹未嘗禪于益。孟子嘗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矣。何其言自相戾乎。孟子于武城取二三策。善觀孟子者。倒是可也。荀子云。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此類之謂乎。

湯武應天順人之舉。實出伊尹太公。湯五遣伊尹。遺夏意亦可見。伊尹既醜有夏。遂相湯伐桀。詩曰。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不言賜用伊尹也。書之誓。有以地

言者甘誓是也。有以人言者，湯誓是也。有以國言者，泰誓是也。泰誓左傳孟氏皆謂之太誓，古字泰大通用，前輩謂伐商之謀本于太公，故以名誓。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京彼武王，肆伐大商，不言武王用太公也。湯武非富天下之志于此可見。雖然，夫子不以是怨湯武也。序書之詞曰：湯勝夏，曰武王勝殷，殺受，未嘗分罪於伊尹、太公。此與春秋書許于止趙盾同一筆也。東坡海外論，可謂深識孔周之心矣。余嘗疑商取夏，周取商，一也。湯崩而太甲不明，甚於成王之幼冲，然夏人帖然，未嘗萌蠢動之心。及武王既喪，商人不靖，觀鷗鷖小畜之詩，悲哀急迫，岌岌然若不可一朝居，何也？湯放桀于南巢，蓋亦聽其自屏一方，終未至如以黃鉞斬紂之甚也。故夏人之痛，不如商人。夫以懷王之死，楚人尚悲憤不已，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之語。況六百年仁恩所滲漉者哉？當時若非以周公之聖，消息彌縫其間，商周之事，未可知也。且湯既勝夏，猶有惡德，慄慄危懼，若將墮于深淵，至武王全無此等意思，由是論之，湯武亦豈可並言哉？朱

史記

卷二

世宗

七

文公云：成湯聖敬日濟，與盤銘數語，猶有細密工夫。至武王往往並不見其切已事。

太公鷹揚，伯夷叩馬，道並行不悖也。太公處東海，進以功業濟世，伯夷處北海，退以名節勵世。二老天下之大老也，故各爲世間辦一大事。可謂無負文王所養矣。使伯夷出任太公之事，則太公亦必退爲伯夷之事。所謂易地皆然。竊意二老受文王之養，平居暇日，同堂合席，念王室之如燬，固欲起而救亂，思冠冕之毀裂，又恐因而階亂，故水火相濟，鹽梅相成，各以一事自任。三仁之自獻自靖，或殺身以全節，或歸周以全祀，或伴狂以全道，均不失本心之德而已矣。豈故相矛盾哉？觀伯夷諫，太公扶去之，曰：義士，意可見矣。

史記

卷二

世宗

八

牛僧孺曰：不得已而有天下，則曰仁；得已而有天下，則曰利。善畏其利，善失其仁，皆聖人也。湯文武是也。聖人視斯民，猶稼穡在焚溺，無不挈者，然則舉而授其家乎？將遂舉而有之乎？彼家無人而有之，不得已而仁矣。家有人而有之，則得已而利矣。夏無人也。

敬湯有以決其仁。殷有人也。文王畏其利前賢明。湯意故無伯夷。後聖明文王之意。故曰。周可謂至德也。已。東坡武王非聖人之論。與此同意。

湯七年旱。不著見于書。它徵信焉。殆傳者妄也。至乃云。桑林之禱。迂則太甚。以人禱。亡國之妖言也。一鄒史辨之。而湯信耶。剪髮握爪。嬰之白茅。張其身。若之何躬不脩之過。以欺天也。又辨禱大雨。歲則大熟。天下謹治。遂作桑林之樂。名曰大濩。則亦非。夫湯旱也。禱七年而雨耶。旱七年而禱耶。禱七年而雨。天棄湯也。

卷二

世評

九

也。旱七年而禱。湯棄天也。夫洛拆川竭已。亦豈一雨所能救哉。七年之旱。而始有省過之詞。一禱之應。而輒有急成之樂。克謹天戒。檢身若不及者。烏有也。曰。然則何如。曰。後世以水旱堯湯儆言旱。有亡不可如。或湯在位三十祀。而旱之爲年者七。又或三十祀之中。至第七年之旱爲甚焉。以七年之旱。迭見於三十祀之中。以三十祀之中。僅一見七年之旱。而其旱也。亦適止乎一方。非連七年旱。亦非兼四方皆旱如傳記所云也。若連七年俱而并及早四方。卽所謂

沙爛石信不虛矣。烏得百穀有閏種。生民有遺育哉。雖莊山之金能食人乎。以弊僂公之憂民。而厘有可雨之歲。梁惠王之用心。尙有可移之粟。不意天之絕湯。乃至斯極也。若曰。然則水旱怨咨。亦常事。後世亦易異而解之。曰。以爲聖人在上。當雨。賜時若而恤。此故異之也。曰。以爲桀之餘烈。則何如。曰。諺所謂室于怒而市於色矣。夫桀烈也。從而湯。天道予。武王之伐紂也。師與之日而雨。乃紂獨無餘烈乎。曰。然則所謂桑林之禱者何如。曰。禱也。古者禱雨必有處。桑林蓋

卷二

世評

十

湯之所以禱雨與。聖人視天下。若癰疽。疥癩。在吾身。故一方旱。則禱之。一年旱。則禱之。謂旱之七年而始禱。又儆其身。若是矯誣。吾不然之矣。陳越石云。商甲不惠于天下。其臣放之。復能咬過。復歸于毫。善矣。不可以爲法。如日蝕不吐。河清難俟。中原之鹿將軼。時乘之龍待駕。于臣之業何如。又況乎體非金石。而冒霧露。如懷失國之詭。以損其身。則積君之謗。消無日矣。殷之君臣。亦幸而成耳。噫。泥泥接踵。昇昇比肩。後之爲人臣者。其始也。未嘗不伊。不周。

其終也未嘗不混不界。皆取伊周以爲蒿矢也。越石此論似矣。尚未深考。按孫季昭示兒編云。書所載伊尹放太甲于桐。故當作教。以其篆文相近。故譌耳。其論甚偉。可息紛紛之疑。句曲外史張天雨取其說。著于伊尹古像之後。

傳說事。世咸疑之。以爲夢而得賢可也。或否焉。亦將立相之與。且天下之貌相似亦多矣。使外象而內否。亦將寄以鹽梅舟楫之任與。審如是。則叔孫之夢豈牛。漢文之夢鄧通。卒爲身名累。夢果可憑與。或者又

史記

卷一

世評

十一

云。武丁嘗遜于荒野。而後卽位。彼在民間。已知說之賢矣。一旦欲舉而加之臣民之上。人未必帖然以聽也。故徵之于夢焉。且商俗信鬼。因民所信而導之。是賢人所以成務之幾也。此說辨矣。而亦非。蓋所云夢者。帝實感其恭默之誠而養之也。其性情治者。其夢寐不亂。可以孔子夢周公同視。鄧文夢鹿而得真鹿。心誠于得鹿者。尚可以得。況誠於求賢。有不得者乎。

胡庭芳曰。愚讀詩。至太王實始翦商。未嘗不慨後之

論者。皆不能不以辭害意也。何以言之。太王蓋當祖甲之時。去高宗中宗未遠也。後二百有六年。商始亡。且太王安從剪之乎。已猶聞閭避狄。而謀及商之天下。人情乎。以文王當封時。尚自難王。太伯安得遂有天下。武王十三年以前。尚臣事商。則翦商之云。太王不但不出之口。亦決不萌于心。特以其有賢子聖孫。有傳立之志。於是望國祚綿洪。豈有一毫覬覦之心哉。議者乃謂太王有是心。泰伯不從。遂逃荊蠻。是太王固已形之言矣。夫以唐高祖。尚能鑒世民之言。會

史記

卷一

世評

十二

謂太王之賢。反不逮之乎。余謂此言是矣。但未知詩之字誤也。按說文引詩。作實始。武商解云。福也。蓋謂太王始受福于商。而大其國爾。不知後世何以解。改散作翦。且說文別有剪字。解云。滅也。以事言之。太王何嘗滅商乎。改此者必漢儒。以口相授。音同而訛耳。許氏曾見古篆文。當得其實。但知翦之爲義。則紛紛之說自可息。若作翦。雖滄海之辨。不能洗千古之惑矣。曾謂古公亶父賢君。而蓄界混之禍心乎。

夫諡非聖人所貴也。第以異于頑鉅無恥之徒耳。而

好名喜異，人所同患。使天下相率慕爲奇說之行，天下將不勝其弊。春秋時，魯隱宋穆，親華國與人，而執劫之禍，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國內大亂者，載世吳延陵季子，可謂行義不顧矣。然親見王僚之弑，束手無何，身沒僅三十年，而吳爲沼，以延陵猶不能無恨，故讓之，不得禍甚于爭。苟得，則武王之爭，可同伯夷。夫伯夷叔齊，天下義士也。伯夷順父志，而以國與弟，然叔齊終不受，而父志終不遂矣。彼家人父子之間，豈無幾微見于顏色，必待君終無嫡嗣之日，相與蹇蹇而去之，異乎民無得而稱者矣。故聖人以爲賢人而已，盡至泰伯，而後爲天下之至德也。古今之讓，未有如泰伯之曲盡者。蓋有伯夷之心，無其迹，有伯夷之事，而後可遂其心。故泰伯之德，不可及矣。自太史公好爲異論，以爲太王有剪商之心，將遂傳季歷，以及文王，鄭康成何晏之徒，祖而述之，說者遂以爲泰伯難以讓國，而實以天下讓，不以盡父子之情，而以全君臣之義。故孔子大之，夫湯武爲聖人者，以其無私於天下，天下至之而不辭也，使其家密相付受，陰謀

史記

卷二

世評

十三

傾奪，雖世嗣亦以是定，則何異操懿之徒也。太王遁于戎，虜奔亡收服之餘，又當武丁朝諸侯之世，雖欲彼一窺大物，其志亦無由萌矣。就使泰伯逆觀百年，未至之先，而舉他人之物爲讓，此好名不情之甚。亦非孔子所取。聖人無意必固我，須臾之間，嘗不能以自豫，而曰百年後必至于此，不幾于怪誕不經耶。蓋剪商事，先儒嘗辨之，而集註釐革未盡者也。說者徒以溺愛少子，此晉獻公漢高祖中人以下所爲，太王必不至是，故以傳歷及昌爲有天下大計，殊不知見

史記

卷二

世評

十四

女之情，賢者不免。篡逆之惡，中人不爲。詩云：爰及姜女，來朝走馬。孟子以爲太王好色，詩意未必然，而孟十言亦不爲過。太王固不勝區區之私，以與季子，泰伯能順成之，此泰伯所以能讓也。泰伯之去，不於傳位之日，而於採桑之時，此泰伯之讓，所以無得而稱也。使泰伯有其意，而吾與之並立於此，太王賢者，終亦勝其邪心與我也。吾於是明言公讓，則太王終不忍言，弟終不忍受，是亦夷齊終不遂其父志而已矣。張子房教四皓羽翼太子事，近正，而終傷父心，申生

徘徊不去，心則恭，而陷父于罪，故成爲惡帝，不成爲
申生，皆非也。惟泰伯不可及矣。孔子所謂以天下讓
者，國與天下，常言之通稱也。苟得其讓，奚辨其國與
天下？苟盡其道，奚擇于君臣父子？讓自有之，國則不
言，而求其讓于未有之天下，舍家處父子之愛，勸百
年以後君臣事而爲之說，是孤竹不爲賢，而必箕山
爲大，歷山不必孝，而必首陽爲高，諸儒之論之，謬也。
夫先意承志，孝子之志也。泰伯能得之，故泰伯所爲
乃匹夫匹婦之爲當然者。惟匹夫匹婦以爲當然而
史記

卷一

世評

十五

又何稱之有

一辨夷齊不死于首陽山。二辨首陽所以有夷齊之
迹。三辨山中乏食之故。四辨夫子用齊景公對說之
由。五辨武王之世恐無夷齊。六辨史記本傳，不啻削
海濱辟紂之事。七辨道遇武王，與周紀書來歸之年
不合。八辨父死不葬，與周紀書祭文王墓而後行者
不同。九辨太史公之辨原于輕信逸詩，十辨左氏春
秋所載武王遷鼎義士非之說亦誤。謹按論語冉有
曰：夫子爲衛君乎？章及齊景公有馬千駟，此二章孔

子所以稱夷齊者，事無始末，莫知其何所指。雖有大
儒先生，亦不得不取証于史記。蓋孔子之後，尚論古
人，無如孟子。孟子止言夷，不及齊，其于伯夷也，大槩
稱其制行之清，而于孔子此二章之意，亦未有所發。
惟史記後孔孟而作成，書儒而記事，當時有以補前
聞之缺遺，如子貢夷齊之何人之問，孔子求仁得仁
之對，倘不得史記以知二子，豈有選國俱遷之事，則
夫子不爲衛君之微意，于貢雖知之，後世學者何從
而知之也。此史遷多見先秦古書，所以爲有功于世
也。然遷好奇而輕信，上世之事，經孔孟去取，權度一
定，不可復易者，史記反從而變亂之，以滋來者無窮
之惑。則遷之功罪，豈相掩哉。蓋夷齊不食周粟之類
是已。史記既載此事于傳，又于周紀齊世家諸篇，歷
言文王武王，志在傾商，累言伺間，備極形容。文字既
工，盡人耳目。學古之士，無所折衷，則或兩是之曰：武
王之事不可以已，而夷齊則爲萬世立君臣之大義
也。昌黎韓公之論是已。其偏信者，則曰夷齊于武王
謂之狹君，孔子取之，蓋深罪武王也。若山蘇公之論

卷一

世評

十六

是已。嗚呼！此事孔孟未嘗言。史遷安得此與？或開子言而得之。謂孟子未嘗言則可。首陽之事。孔子章章言之。子既知有論語。而又疑此。則是不信孔子也。子應之曰：子惟深信孔子。是以不信史遷也。且論語本文何以言之。夫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論語未嘗言其以餓而死也。而史遷何自知之。懷者豈必皆至于死乎。夫首陽之隱。未見其必在武王之世。而二子昔嘗過其國而不立。証諸孔子對子貢之意。則可信矣。安知其不以逃國之時至首陽也。孤竹小國。莫知所在何所。傳者謂齊威北伐山戎。嘗過焉。山戎與燕晉爲鄰。則孤竹可知。而首陽在河東之蒲阪。詩之唐風曰：采芣采芣。首陽之類。采芣芣。首陽之下。或者卽此首陽。蓋晉地也。若夷齊果孤竹君之子。則逃國以來。諒亦非遠。何必曰不食周粟而後來此邪。今且以意度之。國謀立君而已逃去。則必于山谷無人不可物色之所。然後能絕國人之思。首陽卽其所也。蓋介卒而行。掩人之所不知。國宜無所得食。又方

君父大故。顛沛阻越之際。食亦何心。其所以兄弟俱在此者。一先一後。勢或相因。而今不可知耳。然亦不必久居于此。踰月移時。國人立君既定。則可以出矣。惟其遜國俱逃。事大卓絕。故後稱之。指其所當猶止之地。曰：此仁賢之迹也。夫是以首陽之傳久而不衰。何必曰死于此山。而後見稱耶。子所以意其如此者。無他。蓋論語此章。本自明白。於景公言死。而於首陽不言死。後人誤讀。遂謂夫子各以死之日評之耳。此大不然也。夫孔子以景公與夷齊對言。大意主于有國無國。尤爲可見。問國君之富數焉。以對諸侯曰：千乘。所謂有馬千駟者。蓋斥言其有國也。夷齊可以有國。而辭國者也。崔子被景公之兄莊公。而景公得立。崔子猶爲政。景公安爲之上。莫之問也。幸國日久。幸已而已。觀其一再與晏子感慨悲傷。拳拳富貴。直欲無以長有之。其戚也。然一無聞之人。而孔子嘆之曰：嗟哉斯人。彼有內求其心。棄國不顧如夷齊者。獨何人哉。彼所以千古不與者。豈以富貴哉。由此論之。則孔子所以深取夷齊。但指其辭國一節。而意自

足若曰夫子取其不食周粟以餓而死則此章本文之所無也夫今去夫子又遠矣餓于首陽一語之外前不言所始後不言所終予疑其在過國俱逃之時而不死者蓋意之然予之意之也蓋猶近似而無害于義理若遷之意之也略無近似而害于義理特甚焉大槩遷也事指文武爲強大諸侯窺伺殷室以得天下故於世家則首吳太伯於列傳則首伯夷遷之說出而孔孟所以言文武盛德至仁者皆變亂矣此事若不見取于大儒先生猶可姑存以俟來論今亦

史記

卷二

十九

不幸君子可欺斷然按之以釋論語則武王萬世常爲夷齊之罪人夷齊借之以殉使萬世亂臣賊子知畏清議如此也而武王何罪哉予言更僕未終亦不得已也然實欲反覆究竟折服史遷使不可再措一辭者吾徒之學誦詩讀書論世知人不當草草幸勿倦聽夫夷齊孔子之言略孟子雖不言叔齊而言伯夷甚詳若併取證于孟子則史遷所載諫伐以下必然知其決無也孟子言伯夷之歸周也曰伯夷辟紂居北

子

云

乎

來

史記本傳則不然削其海濱辟紂之

事但於遜國俱逃之下卽書曰於是往歸西伯及至西伯卒此下遂書叩馬諫武王之事數其父死不葬以臣弑君蓋以爲武王於道也所謂於是云者如春秋之筆事經逃其國遂不復返而歸周也則不知此行也二子亦以免喪否與厄于勢而不返客或有之然逃彼歸此如同時然身喪父死自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也而忍以父死不葬責他人與嗚呼此必無之事也夫遷所以削其海濱辟紂者何哉謂遷爲未嘗見孟子歟則遷知其有書七篇其作孟子傳自言書讀之而屢嘆矣然而如此書伯夷者其意可想也遷以下全周果爲奇節故欲見伯夷處心後來全不直武王而其初本無惡於紂也夫事不惟其實所不合已意則削之千載而下讀於是一語尚宜想其遷就增損之情態而可以傳信乎故曰當一以孟子爲斷夫伯夷太公而不相謀而俱歸文王孟子稱爲天下之大老太公之老古今所共傳則伯夷之年當亦不相上下孟子必不虛加之也然伯夷德商肯經與太公同而後來年齡豈必與太公等吾意武王之

史記

卷二

二十

時未必猶有所謂伯夷也。而遷所作周紀又自與傳不同。何以言之。伯夷以大老而歸。文王享國凡五十年。吾不知其始至也。在文王初年與中年與末年與。不可攷也。而遷於周紀則會以爲初年矣。其言曰。文王繼公季而立。教老慈幼。禮賢待士。士以此多歸之。夷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往歸之。然後曰太顛闢天散宜生。鬻子辛甲太公之徒。皆往歸之。然後曰崇侯。諸西伯于紂。囚于羑里。然後曰紂釋文王。賜弓矢。鉄鉞。得專征伐。又數年而書聽康芮訟。又明年

東事

卷二

世評

二十一

而書伐犬戎。自此每年書一事。而各以明年二字冠于其上。如是者凡七。上去夷齊來歸之年。不知其幾矣。大槩書文王五十年之事。稍稍排布歲年。而夷齊之歸爲首。其未之先也。以天下之大老。其來在文王卽位未久之年。若謂其人猶及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之後。姑少許之。亦當百有餘歲矣。恐不必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而考終已久矣。遷既書於周紀如此。及作伯夷傳。乃言夷齊方至。文王已卒。道過武王。以木主爲文王侯紂。叩馬而諫。不知此當爲商夷

齊乎。抑卽周紀所書之夷齊。則歸周已數十年。非今日甫建岐豐之境也。諫武王當於未舉事之先。不實俟其戎車既駕。而後出奇駭衆于道路也。太公與已均爲太老。出處素與之同。不於今日白首如新。方贊其勿勿扶去於鋒刃將及之中也。嗚呼。紀傳一人作也。乃自相抵牾如此。尚有一語之可信乎。至其革車二子。冒昧至前。左右傳語欲殺。武王無語。太公營救之狀。殆如狂夫出闕。群小號取而遷。怪備生。姓名莫辨。據其間。陳說勸止。嗟乎殆哉。其得免於死傷也。不亦幸哉。武王方爲天下去賊虐。諫臣。毒痛四海之

東事

卷二

世評

二十二

紂而行師無紀。左右建欲害敢諫之士。戕天下之父。死生之命。在左右與太公。而武王若聞聞知。萬一扶去之手。緩不及醫。則是彼殺比干。此殺夷齊。其何以有辭於紂也。武王順天應人之舉。後世敢造此以誣之。噫。甚矣。傳曰父死不葬。紀則曰武王祭于畢。東觀兵至於五津。載木主車中。畢也者。文王墓地也。古無墓祭。祭畢之說亦妄。然一曰祭于畢。一曰父死不葬。又何也。彼凡遷書諫伐以下。大事不可信。使其有之

史記

卷二

世評

三十三

孔子不言孟子言之矣。予若以孔孟之說折遷。遷未
必屈服。惟傳自言之。紀自破之。其他卷猶曰破碎不
全。不盡出於遷之手。而此紀此傳。皆選全文。讀者如
其非遷莫能作。又不得疑其補綴于後人也。曰然則
紀與傳孰愈。曰紀書文王其妾居半。及書武王則妄
極矣。若其書夷齊一節。猶略優於傳也。蓋紀言其歸
周。及文王之生。而傳言其至。及文王之死也。及文王
之生者。與孟子同。而值文王之死者。無稽之言也。曰
然則首陽之事。其究如何。曰予固前言之。果有夷齊

史記

卷二

世評

三十四

果以至于死。然後語孟稱道之意可明也。夫讀論孟
則見二子可師。乃志士仁人。甚自貴重其身。抗志甚
高。觀理甚明。俯仰浩然。清風可仰而不可及。孔孟之
所謂賢。由之。則俱入堯舜之道也。讀史記。則見二子
可怪。乃羈旅妾人。聞于是非進退。輕發嘗試。不近人
情。悻悻然以去。徑與自經溝瀆而莫之知者比。史遷
之所謂賢。由之。則不過於陵仲子之操也。學者于此
從語孟乎。從史記乎。曰如此。則遷無所據。而容心爲
此。何也。曰遷自言之矣。所謂于悲伯夷之志。睹逸詩
可異焉者。此遷之所據。乃一傳之病源也。遷詩者。西
山采薇之章也。三百篇詩。經夫子所刪。尚莫知各篇
爲何人作。遷偶得一逸詩。而妄意之曰。此必夷齊也。
夷齊嘗餓于首陽。今言采薇西山。是不食周粟故也。
夫古詩稱采草木蔬茹于山者甚多。豈皆有所感憤。
而不食人粟者乎。果生于地。人人食之。已獨不食。則
食之者人人皆非也。異哉。豈一武王。而天下皆無與
已同類之人。然則試使夷齊之教行。一世之人。無一
人肯食周地之粟。而後可乎。夷齊之風。百世聞之而

興起。何嘗時此事。無一人見之。而聽從乎。夫天下所謂西山。不知其幾。自東觀之。皆西也。詩言西山不言首陽。不當以附會論語之所云也。末句曰。吁嗟徂兮。命之衰矣。遂以爲此夷齊將臨死。而悲絕之音也。夫徂者往也。安知作歌者之意。不思上言我有所往。安適歸。則無所辟地。辟世矣。下又言吁嗟徂兮。可中求。則于不可。猶思有所往焉。既而遂自央曰。命之衰矣。歸之于天。而終無可奈何之辭也。豈必爲祖卒之祖乎。神農虞夏固不可見。而以暴易暴。何可以指武王。

東東 卷二 世評 二十五

武王非暴君也。必欲求其辭此語者。則自春秋戰國。至于秦項。滅國滅社。何處不有乎。然則世必有遭罹荼毒。而作此詩者。非夷齊也。此詩誤遷。而遷誤後世也。或曰。然則春秋之初。魯臧哀伯曰。武王克殷。遷九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杜元凱以爲伯夷之屬也。此在孔孟之間。亦豈非歟。曰。非也。武成之後。武王歲月無幾。散財發粟。釋囚封墓。剗野分土。崇德報功。亟爲有益之事。則吾聞之。遷鼎恐非急務也。滅人之國。毀人宗廟。遷其重器。強暴者之所爲。誰謂武王爲之。

使果有所謂暴。則天下一家。無非同地。在彼猶在此矣。豈必皇皇汲汲。負之以去。而後爲快乎。况罪止紂身。爲商立後。宗廟不毀。而重器何必遷乎。書稱營洛乃成。王周公時事。在武王無之。義士所非。亦不審事實矣。而義士又不知爲何人。自克商至于周衰。然後左氏載此語。蓋已四五百年。四五百年之間。豈無一士心非武王者。得辭爲義。亦各有見也。而何必以夷齊實之乎。况左氏近誣。未必斯言果出于哀伯乎。嗚呼。此武王夷齊終古腰膝。俱受厚誣之事。與成丘蒙之徒妄言堯舜者頗同。惜其出于孟子之後。無一人識其爲齊東野人之語。故使流傳至今。幸而竊讀論語。偶思首陽之章。未嘗言死。遂得以盡推其不然。惟此章之疑。既舞。則史遷失其所以憑藉附會之地。豈非古今之一快哉。然此愚見也。不知來哲又以爲然否。此王支瑞公夷齊十辨也。乃福甫一山鄒公守愚又作反夷齊十辨。掩卷而伏思之。嘆曰。士生百世之下。持一時之見。破千古之疑。必其搜括精詳。議論正大。天理民彝。不可殫滅。非但使天下後世。灼然見昔

東東 卷二 世評 二十六

史記

卷二

世評

三十七

非而今是。即使其人當時見之。亦不敢以有辭於我也。嗟乎。其可謂。吾讀史記。遠固好奇者。夷齊之辭。公亦未爲得也。何以言之。公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論語未嘗言其以餓而死也。而遷何自知之。餓者豈必皆至于死乎。余曰不然。吾聞之。夫子陳蔡之厄。告子路曰。汝以仁者爲必信也。則夷齊不餓死。首陽則夫子固已言之矣。莊子曰。昔周之興也。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與之盟。二人相視而嘆曰。吾聞古之士。道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不如避之。以紮吾行。北至于首陽。遂餓而死。列子曰。伯夷叔齊。始以孤竹君讓。而終餓死于首陽之山。又曰。伯夷無欲。矜清之節。以放餓死。戰國策曰。廉如伯夷。不敢素珍。汙武王之義。而不臣。辭孤竹之君。餓而死于首陽之山。其言又與夫子合。夫以夷齊之餓死首陽。章章明信。雖婦人女子。猶能知其名。謂其美不衰。况當時之

史記

卷二

世評

三十八

故老主商未遠也。安可直以爲不死于首陽乎。公曰。首陽之隱。未見其必在武王之世。而二子昔嘗逃其國而不立。安知其不以逃國之時至首陽也。孤竹國小。莫知的在何所。傳者謂齊威北伐山戎。嘗過焉。山戎與燕晉爲隣。則孤竹可知。而首陽在河東之蒲坂。唐風曰。采芣首陽之顛。或者卽此首陽。蓋晉地也。何必曰不食周粟而後隱此邪。倉卒而行。固宜無所得食。然不必久居于此。惟其遜國俱逃事大卓絕。故後稱之曰。此仁賢之跡也。何必曰死于此山。而後見稱耶。余曰不然。夷齊之逃。以成讓也。其心炯炯若日星。然倉皇就道。不相要約。齊不知夷齊亦不知齊也。豈有俱入首陽之理邪。况其逃也不過徐徐以俟國人立君之定耳。而首陽之距孤竹幾二千里。豈有當君父之喪。廢蹕踴之威。踰都越邑。以邀讓國之名也哉。吾恐其獲小廉而喪大節也。而謂夷齊爲之乎。按今之永平府。古孤竹地也。今孤竹三塚存焉。首陽一在河南。一在山西。按志河南首陽者五。惟偃師首陽山。世傳夷齊隱此。尚有夷齊墓。山西蒲州首陽山。卽唐

詩所謂采芩者，賈逵註史記，卽此首陽也。有墓有祠，以此考之，未知孰的。然偃師舊墟地也。武王伐紂，還息偃師，徒遂以爲名。恐夷齊不當隱此耳。然其上亦有墓。豈好事者因首陽之名而爲之歟。然皆與孤竹相去之遠，雖未暇論其孰是，要皆有以見其非遜國之時也。則首陽之所以有夷齊之跡，當在克商之後。大入革命，絕於窮居之時與。夫豈所謂舍辛乏食之故哉。公又曰：孔子以景公與夷齊對言，大意主於有國無國，尤爲可見。余曰：不然。景公登牛山而流涕，至爲晏子所笑，亦可爲畏死者矣。夷齊則寧餓死而不爲晏子所笑，亦可爲畏死者矣。蓋亦有所感而云爾。抑顧夫子以景公夷齊並言之，蓋亦有所感而云爾。抑揚子季以爲世視，固不在于有國無國也。公又曰：武王之時，未必猶有所謂伯夷也。若卽夷齊，則歸周已數十年，諫武王當于未舉事之先，不當使之戎車旣駕而後，出奇騷聚于道路也。太公於已均爲大老，出處素與之同，不於今日，白首如新，方勞其勿勿扶去，干鋒刃將及之中也。予曰：不然。伯夷太公二老也，計太公之初遇文王，且八十矣。武王之時，猶且以鷹揚

東軍

卷二

世評

三十九

奮而獨疑，無所謂伯夷者何哉。且均之歸周也，太公則已至者也。夷齊則歸之而未至者也。卽焉之諫，義士之稱，其不相識也固宜。東海北海，孟子蓋列言二老之歸心。見文王之善養者，爾若莊子則止言其見武王，而不及文王，亦可概見。以前後考之，太公之來，當在文王之末年，而夷齊之來，其文王既沒之後。武王初立之時，邪。海濱辟紂之事，非遜削之也。按孤竹至海，僅百餘里，有孤山屹然獨立於海上，四面皆水，豈遽立之後，辟紂之亂，蓋嘗隱於是歟。今青州昌樂州邑，亦有孤山，上有夷齊廟，不知漢始以北海名郡，又萊州維也，亦有孤山，上有夷齊廟，不知隋始以北海名邑。又有孤山之名相似，故好事者因孟子北海之說，而爲之廟，爾。遷博遊天下名山，其有不知此邪。孟氏以孤竹爲北海，遷以北海爲孤竹，烏可謂遷削之邪。道遇武王，雖與周紀來歸之年不合，然周紀但謂聞西伯善養老，盡往歸之之語，則亦未可遽以是而爲來歸之年也。公又曰：傳曰父死不葬，紀則曰武王祭于畢，東觀兵于孟津，載木主車中，畢也者，文王

東軍

卷二

世評

四十

墓地也。古無墓祭。祭畢之說亦妄。一日祭于畢。一日父死不葬。又何也。故凡遷書諫伐以下。皆不可信。余曰不然。畢有二說。一曰文王墓。一日星名。畢星主兵。師出祭畢。豈亦若古者類禘之禮與。然曰上祭於畢。固不可遽以爲祭墓之禮也。但古者諸侯五月而遷於時。武王立九年矣。趙云不遷。不可改也。公又曰。觀夷齊者。惟當學其求仁得仁。與夫制行之清。廉頑立備之類。而不必戚其叩馬駐果。以至于死。然後語孟之意可明也。余曰不然。叩馬駐果。以至于死。是所以

東

卷二

世評

三十一

見夷齊之大者也。君臣之義。與天地並立。與日月並曜。此義明而人紀立。此義明而名位定。此義明而亂賊息。忠臣烈士。其不可奪者。正以是爾。仁孝之言。赫乎天地。鑒之。太公以爲義士。而武王猶無言焉。吾知武王之心。不待伯夷非之而後知也。又詎可決以爲曷族妄人。聞于是非進退。皆倖然以去。自經于溝洫而莫之知者。比哉。公又曰。詩自夫子刪後。遷偶得逸詩而妄意之曰。此必夷齊也。采薇西山。是不食周粟故也。粟生於地。人人食之。已獨不食。則人人皆非

也。試使夷齊之教行。一世之人。無一人肯食周粟而後可。夷齊之風。百世聞之而興起。何嘗待此事。曾無一人見之而聽從乎。以暴易暴。何可以指武王。武王非暴君也。余又曰。是大不然。恥食周粟。夷齊之所以爲此者。其亦力無如之何。而姑以是盡吾心之所安焉而已也。若曰使夷齊之教行。無一人肯食周粟而後可。則亦將以號之天下。夫孔子之殺身成仁。孟之舍生取義。忠臣之捐身報國。若王蠋與遂張。趙文天祥之爲。皆率天下之人相趨以死。則生人之類絕。尤

東

卷二

世評

三十二

不可之大者。必若蕭瑀之於隋。唐。馮道之於五代。朝仇蕃君。然後爲疾風勁草。然後爲蛇若巨山。不可動。而以爲賢乎哉。吾見其率天下之談生畏死。貪寵榮。若犬羆者。流引其途而誨之趨也。公之言何爲者耶。兄武王與夷齊不兩立。自以其挾天下之大亂。而言謂之仁。自其以立天下之大分。而言謂之暴。若夷齊者。以武王爲暴也亦宜。公又曰。魯哀公伯曰。武王克殷。遷九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杜元凱以爲伯夷之屬非也。武成之後。武王歲月無幾。遷鼎恐非意

務也。遷其重器，強暴者之所爲，誰謂武王爲之，使果有所謂葬，則天下一家，無非周地，何必遷乎？曹解營洛乃成王周公時事，而義士又不知爲何人，自克商至於周衰，蓋四五百年，豈無一士心非武王者？何必夷齊實之乎？子曰不然，夫九鼎也者，神禹之所鑄，以象九州者也。歷世實之，夏亡，鼎歸之商，商亡，鼎又歸之周，不可得而私也。禹向不可得而私，而况商乎？然則謂遷其重器亦悞矣。其載諸史，稱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閭，封比干之墓，散財發粟，公則皆信之，而令

史記

卷二

世評

三十三

南宮適史佚，展九鼎實，玉獨疑焉。何哉？武王克商，定鼎郊廓，至于南望三塗，北望嶽陽，顧瞻有河，身雖伊洛，則經營規畫，蓋非一朝一夕之故矣。豈遷鼎在將營之時耶？左氏載義士非之者，雖不必指爲夷齊，要月之時，宜亦有之，亦足以見天理民彝之不可已也。或曰：然則易之順天應人，非邪？余曰：聖人之言各有指，要不會以執一論也。若謂易之心，果于放棄武之心，果于伐紂，則非所以爲湯武矣。然則湯武與夷齊可兩是乎？余曰：夷齊哀萬世之亂也，經也。湯武哀天下

之亂也，權也。其可是彼而非此乎？要之湯武之心，始夷齊也。伊尹五就五津，親兵使夏發商辛，由茲而悔禍，可以爲少康太甲，則禹湯之澤，猶未遂斬於天下也。太伯文王之至德，亦將歸之矣。此則事之或然者也。湯武何至於有慚未盡善之云也哉？時之窮，湯武亦無如之何也已。或又曰：然則子之言右遷者也。余曰：天下之言，惟理焉。觀其理是而言可據，舉下於遷者萬萬，吾將信之。況遷邪？且遷作夷齊傳，不襲常體，使人慷慨膾炙，齊得喪，輕死生，有不可幾及之意。後

史記

卷二

世評

三十四

世至以爲怨，不知遷者也。况公讀論語，偶思首陽之事，未嘗言死，遂以盡推其不然，以叩馬聚粟，爲終古酸味厚誣之事，其何以服遷乎哉？雖然，遷失亦多矣。吾固因夷齊而爲之辨，懼天下後世之多於託武王而不果於信夷齊也。彼野之兵，非武王志也。聖人之不幸也。武成載其時事，但曰一戎衣，天下大定，不書討死，者爲武王諱，且不忍書也。他書謂紂自焚死，意爲近之。武王子紂，非有桀紂宿怨，特爲民去亂耳。當斯時，使紂悔過遷善，

武王必不與師而踰孟津及紂兵已北使紂不死而降武王必將封以百里之邑俾奉宗廟必不恐加兵於其身也况紂已死乎吾意武王見紂之死也不歸而哭之則命商群臣以禮葬之豈復有餘怒及既死之身乎乃謂武王至紂死所三射之躬斬其首懸于大白之旗又斬其二嬖妾懸于小白之旗此皆踐國將夫之妄言齊東野人之語非武王事遷信而取之謬也漢高祖文皆中主也非有聖智之度高祖猶不敢殺子嬰文帝猶能奉山陽公終身曾謂武王聖人

史記

卷二

世評

三十五

者之戒。管蔡事據詩書所載曰鳴騶曰破斧曰違王命鳴騶何太甚也管蔡者周之頑民殷之忠臣夷齊流匹而文王孝子也獨恨其所以處殷周之際未善耳其以殷畔非畔也以復殷也非獨畔也以武庚畔也武庚故王商之子也紂雖無良武庚未聞失德父可誅

子可立少康復國君千贊之豈獨不許武庚耶不立武庚而自爲之管蔡所疑于武王也文王內文明外柔順以衆大難三分有二以服事殷管蔡所習見也其父所爲若此其兄所爲如彼管蔡簪之熱矣復故主忠也中父之節孝也反兄之爲義也故不顧弟姪而委心武庚事雖未就志足悲矣周鼎已定殷及已燼成王之懸周召之智俱未可以一舉而遽得志故爲管蔡者欲守文王之貞莫若歸秦伯箕子之爲夫秦伯之荆蠻非以天下讓示終身臣殷也箕子之朝

史記

卷二

世評

三十六

鮮非欲存殷示終身不臣周也故爲管蔡者舍周遠遜則天下後世庶幾有諒其心者傳稱太姬生有十男長伯邑考次武王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霍叔武次成叔處次康叔封次聃季載太姬教誨十子自少及長未嘗見邪僻之事太姬所以教管蔡者當無異武周也而必以武周伐商者爲聖以管蔡輔武庚者爲不類可乎管蔡不幸誅耳使其輔武庚滅周後作史者又惡知不以武庚爲少康以管蔡爲忠而以武周爲逆乎故凡言管蔡者類

以成敗論也。嗚呼！新莽欲篡漢，子字不以爲可，朱溫欲篡唐，兄豈不以爲可？故天理在人心，卽父子兄弟之間，有不可得而滅者。彼管蔡者，卽不類，吾以爲字與豈之儔而已。

讀書至金縢反復詳究，疑其非古書也。夫周公而卻二公，穆卜以爲未可，咸我先王矣，乃私告三王，自以爲功，此他人佞子之所爲也。而謂周公爲之乎？且茲後世封殷，燕天之俗，其册祝有曰：今我卽命于元龜，爾其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

東漢

卷二

世評

三十七

屏璧與珪。夫人子有事于先王，而可以珪璧要之乎？又曰：公歸乃納册于金縢之匱中。蓋卜册之書，藏于宗廟，藏之則必王與大夫皆弁，旣曰周公別爲壇，則不於宗廟之中明矣。不於宗廟，乃私告也。周公人臣也，何得以私告之册，而藏于宗廟金縢之匱？又私啟之也。又曰：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爲代武王之說。夫武王疾瘳四年而崩，周公居東二年而歸，凡六年之久，周公尚卜，惡有朝廷六年無事而不啟金縢之匱，至乃啟之邪？卽此五事，反

復詳究，是編非古書也，必矣。

桓文雖並稱，而文固非桓匹也。或曰：桓公二十餘年，葵麻蓄威，始能回楚，文公一駕而城濮之功，多于召陵。桓公屢盟數會，還回規歲，始會宰川公，文公再合而于溫之會，捷于葵丘。桓公終身與諸侯周旋會鄆失魯，盟幽失衛，首止失鄭，葵丘失陳，文公三會，則大侯小伯，莫有不至，其得諸侯又盛于桓公。子今日文非桓匹，何也？曰：文公之功，多于桓公者，罪亦多于桓公者也。事速于桓公者，義先壞于桓公者也。名盛于桓公者，實衰于桓公者也。春秋不以功蓋罪，不以事掩義，不以名誣實。文豈桓匹哉？桓公得江黃而不用，以伐楚，文公則謂非致秦不足與楚爭，楚抑而秦興矣。此桓公之所不肯爲者也。桓公會則不遺三川，盟則不加王人，文會畿內，則位矣。盟于虎，則仲矣。此桓公之所不敢爲者也。桓公卒不得鄭，不納子華，懼其變臣抑君，不可以調。文公爲元咺執衛侯，則三編五

東漢

卷二

世評

三十八

常于是素矣。此又桓公之所不忍爲者也。觀此則吾夫子正誦之論，孟子獨表桓公五禁而不及晉文，余

謂文非桓區。豈一人之私言乎。

憤憤生曰。余嘗讀史。悲哉申生者。真大不幸也。人爲申生計者有三。曰諫。曰讓。曰去。夫以申生之時。之勢。之地。而以三者責焉。無一而可。何也。蓋父有過。則諫。諫不聽。則號泣隨之。所從來矣。第父母之過不同。而諫亦有辨。獻公之過。正在舍已立弟。申生將爲已而諫乎。抑爲請母弟而諫乎。爲已而諫。即慈父不能無疑。而初父如獻公。母論不聽。恐登壇奔獸。且暮自遭其亡。有欲泣不得者矣。讓者。明順父志。而虛儲位聽焉。然矣。夫奚齊申生。且不容一日並世。而胡在國在傍。臥薪之側。今古同情。在申生。卽無他腸。而有如云。奈臣下欲富貴。何。獻公之慮。豈不及此。且妖姬在侍。今日假一怒。謗焉。明日假一歪。壘焉。又明日再假一失德。事焉。申生何以自解免乎。卽去之議。亦自有三。誠以附于大杖。則走之。詎謂逃而去焉。申生可自免也。不知父既甘心于子。有徑使之脫然倖免者耶。且去將安之。之與國納我者。誰之山林。驅姬役。旌舍我者。誰。若逃。而然無之。非是不能去也。又若去而死。猶

東夷

卷二

世評

三十九

東夷

卷二

世評

四十

免父殺子名。不知父至愛一子。殘一子。不齊。不慈。父已不直於天下者久。縱去而溺死。道途半全。首領父向莫寔。其責設不幸。投首他人。遊魂莫返。九原抱恨。獨非父殺之乎。不必去也。或又以去骨在城曲沃之際。夫父之任以曲沃也。意雖排斥。而猶托名腹心之窟。使一旦委父命于草莽。父卽執此爲詞。責其無故反背。聲告諸邦。將奚所置。味乎不可去也。故孝已死。扶蘇死。戾太子死。固難以會參之摘蘇同日語也。說者曰。微子去商。夫紂本弟而非父。太伯去吳。夫太王賢父而非獻公之父。至舜脫廩上之焚。井中之溺。皆天幸也。豈人力哉。雖然。申生嫡子。以不去死矣。獨不思以去而生。尚有夷吾重耳諸公子在。國于申生。離徑而于奚齊。寇仇也。嫡庶長少之分。一清俱清。有獻公則能奪申生。而與奚齊無獻公。則諸公子又轉奪奚齊。自與所必至者。獻公能料之。目前又何不能料之。身後乎。苟息雖才。家臣也。祇可杜他人窺覷之邪。胡而同氣自相殄滅。四顧皆吾主也。胡家臣能禁之乎。卽謂里克能之。息胡不能。彼倒戈之戰。與反噬之

戈執順執逆。人謂息也死。克亦等死。而人非自誤。與下石在人。孰狂孰平。夫時至春秋。弑君如商臣。拒父如衛甯。不啻藥如許世子。亂賊接踵。神人共憤。申生卽不以身爲亂首。而甘七尺就頑焉。悲哉申生者。真大不幸也。申生之自處得矣。無容議矣。

夫春秋之世之亂也。而忍言哉。蓋君臣之義絕矣。晉樂書中行偃執厲公。召韓厥。厥曰。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齊崔杼弑莊公。人謂晏嬰死乎。曰。君死社稷。則死之。若爲已死。非親難。誰敢任之。韓厥晏嬰。夫

史記

卷二

世宗

學一

非春秋所謂賢者哉。君父之仇。義不共天。臣弑君子。弑父殺無赦。亡論其職大小也。二子身爲大夫。驟聞君父之難。當率先有衆。奉大義而赴之。誅元惡以靖國家。上也。苟不能則死之。又不能則去之。舍是亡可言者。方厲公之執。而書偃之召也。厥挺然力爭。尚庶幾萬一挽回。必不得已。猶當致命畢。力干嗣主之世。而始焉則爲克之中立。以觀其變。繼焉則爲盾之同盟。以達其奸。晉尚爲有人乎。蓋厥也弗臣。而悼也弗子矣。夫人臣之義。食焉弗避其難。嬰之食。誰之食也。

莊弑而弗從。猶之可也。方莊之未弑。弗當諫與。迨莊之既弑。弗當討與。諫而弗行。與討而弗遂。弗俱當去與。四者之義。累亡一焉。生食其祿。死而置之。臣焉用哉。夫春秋之世。君臣道絕矣。以二子之事。如彼而世以爲賢。後世亦卒無有非之者。甚矣大義之難明也。豫讓漆身吞炭。以報人臣之懷。二心者。讓蓋以義士自許也。當時凜然義之。後世亦翕然義之。至蘇氏胡氏。直以爲聖賢大學之道。甚矣宋人之陋也。余以爲諫特刺客之好名者。非僅弗知義。殆近乎弗知耻。其所言正以教人臣之懷。二心而胡以懷也。夫君臣父子一也。父有弗子。子無弗父。君有弗臣。臣無弗君。孟軻氏論手足腹心。報施之道至矣。而其言可以調天下之爲君。不可以訓天下之爲臣。可以陳于唐虞桀紂之朝。不可以譚于春秋戰國之世。以故言出孟氏。豪傑猶或非之。然而曰犬馬。曰土芥。曰國人。曰寇仇。其輕重之等較若也。夫范氏荀氏滅于知氏。知氏滅于趙氏。則知氏于范氏荀氏。正趙氏之于知氏也。諫以衆人報范氏荀氏。則二氏之亡。在他姓可矣。苟在

史記

卷二

世宗

學二

平仕其故主之仇之後而且爲之盡力也不義於宛
魯之報與犬馬之視乎夫菴之未敗果知之豫擇而
事之惡取其知菴之將敗豫爭之讓然而成之惡取
其賢菴亡也可以死矣弗死棄執也可以死矣弗死
至再刺而再執也猶弗死惡取其勇俾襄子而再釋
焉將以刺終乎將以弗刺終乎刺而中胡以見襄子
於身後刺而弗中胡以見襄子於生前終止而弗刺
胡以自立於天下萬世故吾直以讓非惟弗知義而
近於弗知取也其屢歷然惜其一死務以成其一刺

史記

卷二十一

世評

申主

之名而已于大臣之二心奚有也卽人臣二心將以
讓藉口而又奚愧也夫爲讓計宜何如曰死范氏荀
氏上也死知伯之亡其次也死襄子之執又次也以
刺而報其主則已早早再刺而弗行而卒弗死而欲
以漆身吞炭愧人臣之懷二心者難矣哉以知氏無
人而讓無爲而爲者尤謬夫肅政尚不欲顯其名而
要離致戮妻子奚爲也

豫子忠矣烈矣世人責之苛也曰錯賢弗二國士衆
人奚以別爲又曰智伯忘備二國豫子母以亡言又

曰責戚如智果去矣豫子非宗臣曷以不去嗟夫諫
不諫未可知去則不可人以國士遇我而我泰越人
視之自完得矣如君何孔子曰體群臣則士報禮重
孟子曰君視臣手足則報以腹心視臣犬馬土芥則
報以國人寇讐而又何疑于豫子有報讐之志而亡
術以必成其志而竟困于鮎史遷不察至比荆彘彘
爲一傳亦又足悲矣愚觀成事觀往故自古及今其
報人成未有不因人者趙武報岸買韓爲之囚伍員
報荆吳爲之囚丕豹報晉秦爲之囚最後子房報秦

史記

卷二

世評

申主

博浪一擊幾落豫子之見而終能感夷祖龍存不三
世者所因者沛公也夫鴻毛至藉不能自舉飄之清
風則上凌九霄何者事有簡而功成者因也人方屠
我君父屋我宗社勢焰熾烜疾如沃雪忽如塗塗而
我持二手寸兵越之是猶委牛飼虎投薪就燎蓋痛
子之智而匹夫之剛矣愚意當靜智伯雖亡智開智
寬尚據城未下吾倚之至也輔果郡疵俱亡國未死
吾結之援也天意未亡智卽一成一旅亦可以覲復
卽不然天下大矣田齊應秦亡不可臣布以腹心伏

其兵力以成趙武伍員至豹子房之功是未可知得
不濟而後以死繼之未晚也昔吳敗楚于柏舉莫敖
大心曰吾將派人吳軍斷脰夾版一版而萬世不視
以憂社稷夢肩勃蘇曰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蹇
穿膝暴七日而薄秦庭秦王屬之兵華敗吳而存楚
嗟乎子猶議夫謀子之以一卒効也

楚子問罪畢必以爲妄謂楚莊賢君孫叔敖賢相誠
陳且復子申叔之封入鄭且舍于鄭伯之服非復前
日之頑穢也周爲共主彼且遽然而寃之又謂畢非

傳國

卷一

世評

四十五

傳國之物問之何益亦似有見第左氏所載王孫滿
之言未必皆妄按九鼎在周乃上代所寶者故周公
卜洛亦以安九鼎爲首稱楚居漢南嘗聞鼎之名欲
一見而不可得故過周之疆問周之舉亦荀暴之私
耳王孫滿惡其強梗遂切責之謂其窺伺神器而楚
子問鼎初心未必遽至是也若謂楚實未嘗問鼎而
以左氏爲罔則又盡信書之過矣

自獨孤及之論吳季子謂其以讓國生亂而胡康疾
之傳春秋輒從史其說以傳于夫子書名之例後世

治康侯家者至以札爲戎首而呻吟晉之不置嗟乎
春秋之時臣執君于欲父以蹀躞恣睢于天下者不
可勝誅夫子不惟賊是仇而先納讓王之公子其何
以勸蓋康侯之支離其見而中商其華至此然而君
子感焉以春秋之不稱公子而比于楚椒泰衡之之
流無異辭也至季子卒而夫子手題其墓曰嗚呼有
吳延陵季子之墓至于今豐碑不墜篆字長新而吊
古同奇之士過其墓下猶低回留之不能去噫康侯
能以春秋微服不自之指幾人以三尺而安能掩此

夏禮

卷二

世評

四十六

歷牲之片石墓頭之十字哉且吾聞之碑墓非古也
自夫子之于延陵季子始也夫子何以呼季子無以
其遜國高子臧之義與三讓有泰伯之風與樹劍不
忘徐君之誼與聖子合先王之禮與聞樂知六國之
興衰與歷聘翩翩著問覽博物之稱與之數者顯節
也姓名也當世能道之史册能記之而烏用碑凡碑
者表也表厥幽也夫季子之遠慮在家庭骨肉之間
而其潛德至行在予其兄以讓而不專其名避其兄
之子于墓而不居其實茲兩者季子之苦心調劑而

史記

卷二

世評

四十一

不可以告人。人弗知而夫子獨知之者何也。諸樊之遜季子，非其心也。上迫于先王之命，下迫于國人之望，而姑爲是以飾觀聽也。不然，彼既儼然南面以稱孤矣，而其臨沒遺言，欲授餘祭，次第夷昧以及季札，立嫡乎？立賢乎？且何以知札之死必夷昧後也？何以不言嗣札者何人也？札之後當有吳國者，嫡乎？賢乎？序乎？其端愈紊而愈不可測，當是時，札之爲札也亦難矣。故不得已而退耕于野，以絕吳人之望。若曰：兄實與之，而我固捐之，身有叔齊之節，而兄不失伯夷之高。此季子之心也。至夷昧死而吳事又大變矣。僚之貪而躁也，光之狡而忍也，其人孰能焉？目覩而齒擊，蓋未嘗一日而忘乎位也。使季子一日有國，而僚室之嫌，不中于僚而中于札必矣。光之借札以辭也，非爲札地也。札如聽之，而專諸之匕首，又將轉屬焉。勢也。札自是終身不入吳國矣。若曰：兄之子固予之，而我實遜之，身有泰伯之讓，而兄之子，不失武王之業。此又季子之心也。故曰：予其兄以讓，而不專其名，避其兄之子于墓，而不居其寶也。其立節顯，而用意

史記

卷二

世評

四十八

微，其抗志嚴，而行權異，其可取而不取也似愚，其不可取而不取也似智。其三更篡主而不見愆也，以爲得老氏之杜機，其一正自守而不見滿也，以爲得先王之大法。噫，若季子者，豈後世一節一曲之士，所得而擬者哉？故夫子之碑之也，稱焉，呼以弔，其人稱有吳，以不奪其國，稱延陵季子，以不沒其志，而季子有此不朽矣。然則春秋何以書名也？曰：名吳之臣，以退夷也，察然大防哉！于札無以與也，嗟乎，泰伯之讓，讓以賢也，當周德之興，而吳以建，季子之賢，賢以讓也，當周德之衰，而吳以亡，二君子之所處，其有幸有不幸與？而後之耳食者，必欲以夫差之亡吳，徒其咎于季子。夫季子辨六國之興衰者，而寧獨不辨吳之將亡，彼亦能爲季子而已矣。孔子諱少正卯耶？夫子嘗親折季康子曰：子爲政，焉用殺？豈已爲政未滿旬日，卽誅一大夫耶？孟子曰：今有王者作焉，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抑教之不政而後誅之乎？孔子王者之師也，斟酌禮樂，和于陰陽，不教而殺，斯爲虐矣，豈王政乎？舜去四凶，以四凶罪

惡貫盈，神人共憤，所謂求其生不得，死者與我俱無憾也。然竟在位數十年不誅，必待舜而誅，聖人爲政，殺非所先也。審矣。堯數十年不誅四凶，謂孔子七日誅正邪乎？縱誅之，抑何驟也？聖人如天地，于人何所不容？幸于欲短喪，勿責之而已。冉求爲季氏聚斂，使門人鳴鼓攻之而已。重絕人也。他如互鄉南子之類，未嘗無善，欲人自還于善，甚廣也。正邪既爲魯聞人，亦非不可以教誨使改者，何至遂絕其還善之路，使青身異處耶？時至春秋，大夫亂政者，比比皆是，在魯則

史記

卷二

世家

史記

僖八伯之季氏，舞雍微之三冢，囚至君之賜貨，此奸雄之尤者。聖人正刑明罰，一正父母之邪，當自尤者始。尤者尚微不誅，誅者可疑不殺，而觀之風，不亦有辭于孔氏哉？陳恒弑其君，告于朝而請討，聖人固未嘗廢殺也。然一請于君，再請于相，君相從之，則上請于天王也。必矣。今正卯未有弑君之惡，不告而誅，又不曾專殺大夫矣。五霸不爲聖人爲之乎？凡此皆涉無理，故可疑而不可信。大抵左傳家語圖策諸書文雖足取，而實出刑名浮誇者以自托，故如子貢之辨，

季子之死，皆妄誕不足據。蓋欲毀孔氏者爲之也。不然，視聖人過高，以爲聖人政事，亦必風馳電掣，駭人耳目，故附會其事，以眩後來耳。吁！孫武列陣而美人最，擡直行師而莊賈戮，兵家懸一微旨，不得不爾。然實李勣欲仗骨立威之習也。聖人兵如時雨，有征無戰，况政乎？又况孔子，然則正卯之誅，蓋斷無其事，不必疑也。或曰：誅卯之事，既涉誕妄，然則弦言易始乎？殆始于荀况也。不則亦况類言之也。朱元晦亦嘗疑此，以爲不載於論語，不遺於孟子，雖以左氏春秋由

史記

卷二

世家

史記

外傳之誣，且誇而循不言，獨荀况言之，愚謂况爲人也。刑名之學也，斯言始于况，殆無疑也。况惟以此爲倡，李斯事秦，故必以殺爲先，而還自殺與，然則聖人廢殺矣。夫刑亦兵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虞戮四凶，周誅管蔡，孔明涕泣斬譚，非能廢殺，不好殺耳。且堯所以不誅四凶者，子知之乎？堯非不鑒也。堯于共工曰：象恭滔天。于鯀曰：方命圯族。豈不能鑒哉？特以惡未大者，故不遽加以刑耳。或亦異其有改也。今據家語荀書所載，正卯之惡，則亦未著之類矣。况行僻而

堅記醜而博罪實未至可殺何爲遽殺之乎是時吾見三桓弱魯矣未聞正卯奪君也刑政緩急之間庸史能辨况吾夫子乎或謂強臣竊權亂國其害小正卯僞學惑人其害大然則春秋孔子刑書也誅亂國者耶誅惑人者耶賢不治心腹之疾而急理皮膚聖政固若是之迂乎武王周祖也征誅得天下猶曰武未盡善孔氏殷人也以放伐得天下而至德猶不稱聖人之不喜殺也一至于此曾謂身爲司寇而遂濫殺于七日之間乎他日論治而曰善人百年去殺用

卷上

世評

季一

我期月面可以此例之縱使正卯有可殺之罪亦當俟于期月三年之後况實疑似未著之人乎吁吾懼夫喜殺者藉口于聖人又惧夫妄殺者見欺于荀况耳雖然在正卯則慎之在三桓則法之若神宗之誤用荆舒李固失賊不討是只墮而併糜食又孔子之所甚惜也

憤憤生曰子胥以吳兵五戰入郢得平王之尸而鞭之父兄之仇復矣生平志願于斯畢矣倘于時身不愛一死以從魯尚于地下豈非程嬰死于十五年之

後以報梓白者乎說者謂以吳報楚不得不以身報吳嗟胥誠死矣吳豈不心憐其忠惻然念其骨志以沒而又規規索報奚爲即胥亦可有辭於吳矣而胥胡處不及此殺父者楚也殺君者非鄭乎父仇復而君仇可置乎當日移師伐鄭鄭爲組上肉矣而竟以私恩釋也倘伐楚之時亦有一蘆中人出焉將父仇遂可已耶張良佐漢爲韓報仇先則無道之秦後則不仁之羽也使良守小信而報韓幾無日矣胥胡處不及此且胥所爲不共戴天仇不反兵者平王一人耳平之先於伍未世有憾也平之後昭則路人而若建若勝非胥所藏以爲君乎昭奔建死楚社幾屋而勝固在吳倘立以續平氏祀申包胥將何辭責我而秦又安能兵我宋文丞相所謂立君存社稷文不得之博羅者胥固饒爲之而胥胡處不及此郢楚吳霸仇復功成即以身報吳亦云義盡迨諫備越不聽諫伐齊又不聽明哲保身此其時已彼少伯陽夷而後赤松謂其得已者耶而胥胡處不及此嗟嗟局錄一劇千古含冤子胥何能以一運智于諫吳而獨不能

卷上

世評

季一

以萬全智于謀身善乎父奢之言曰員剛戾忍詢能成大事惟能成大事故忠且孝而惟其剛戾忍詢故卒死于禍知子莫若父然哉然哉乃世持論者或謂父仇必報他人則可於君不可夫父一而已而愛國皆君也不聞撫我則后宜我則仇乎又謂不宜覆宗國轉禍與國夫胥於楚非同姓也世有因人報怨不先就人所欲而甘爲小不忍者否至謂徒明父冤不能承父志夫君臣肝食一語者故特寓慨于從容而其志未嘗不期子以酬雪也凡以是責胥者皆其

東東

卷二

世評

李三

身在局外而不一審時勢一置心腹吾恐子胥有口而天下後世亦爲子胥得以有口矣

范蠡歸湖以西施自隨劉孟熙謂載籍無所考起于杜牧之作杜秋娘詩余因摘完史記等史果無可証杜詩云自古皆一貫變化安能推夏姬滅兩國述作巫臣姬西子下姑蘇一舸隨鴛夷牧之此作果出何傳邪豈彼之耳富于聞邪抑吾之目窮于見耶後此蘇子瞻詩云却道姑蘇有麋鹿更辨夫子得西施高李迪詩云載去西施豈無意恐爾傾國更主君肅水

崖詩云載得娥眉共五湖風流應是何難如云云據諸公之咏果一唱衆和止聞所聞邪或喜新發隱必見所見邪謹缺以博考杜公之出于聞與見則諸公之因聞與見自辯矣

亡衛者君也而所以亡衛者亦臣也此其罪不可以偏蔽矣夫衛國徇于一會之好而衆以失民衛人嘆于一言之微而慙以忘君使民慙上者衛君之過也使君亡國者衛人之罪也有君不謹有臣不令君不式道臣亦不式義耦俱無善以相接而君臣睚眦死以

東東

卷二

世評

李十四

爲天下笑嗚呼可悲也夫衛君之過肅郁二君論之詳矣請得拾其遺說而責其臣也人之言曰國人受甲而有使鶴之言由懿公好鶴而有乘軒之失則是國人之懷慙也有辭而衛君之過誠爲不免也然吾聞之天尊地卑君臣定矣戴天履地無所逃矣天威在邇莫敢如見其志義明矣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其赤心可破而觀矣故夫國于天地也其存有與之立其危有與之亡朝有世臣國有大姓亦日後人之顧覆迭亂則匡救之若使舉事一不實而遂不暨其幼

孫有庇，遠以虛而棄之，則夫焚澤之役，雖曰懿公玩一會之細娛，而離元元之情義，玷三樽之崇嚴，而遭周行之詬耻，然膏卽其遺編而致，不遇以鴆買罪，而非有及爾惜亡之怨也。非有十年十一戰之惡也，非有新艾其民而用之日新之暴也，縱使湯武復生，而舉法于上，必將教之不改而後誅之。而衛人乃以一慙而亡之，曾不念手衛之爲國也。康叔開拓之，武公培植之，美賢之君六七作，更四百餘年，所以養老慈幼，生生死死於天地覆冒之內，日月照臨之下，祖宗在衛，血嗣在衛，墳墓在衛，壇墠在衛，生者享衛之土，死者歆衛之祿祀，其誠薰于上者爲何如，而圖報于後者爲何如？愛其屋者及其烏，思其德者封其樹，而况其苗裔乎？惻然喪志于羽毛之好，則有族焚之訓在，所當誅也。猝然震惕于邊境之來，則有采薇之歌在，所當事也。敢問衛之臣子百官，歲其關而哀職有補者誰與？端委于周禮，盡職于諫垣者誰與？三風十愆之訓，警欵于吾君之旁者有幾？不物不軌之薄，覲與于吾君之耳者有幾？進無孟子之言，退無牛耶

之論，智不能諫也，勇不能死也，內則棄君于惡，外則敗君于突，安樂享其祿位，而危難敗其城池，嗚呼悲夫！衛人之不道，何以至此極也？吾觀焚澤之役，蓋衛人之大變，而懿公之大震也。城守而出，呼其大夫而與之以矢，卽越勾踐嘗膽之訣也。呼其夫人而與之以繡衣，卽齊百年鬻珠之哀也。其神理之悲愴，意氣之慘傷，誠有可憐也。爲國人者，耆枉厲之不知，屬狼踰之見，點沫血飲泣，爭前死敵，以自獻于先君，猶與國人則必有分矣。夫何大河之濱，禽獸群而爲國，安不可與居，而危不可與死？德不可與釋，而怨不可與。衛君以四百餘年之在人心，不能釋民一鵠之怨，而衛人以一鵠之怨，遽以怒而報其四百餘年之大恩，臨敵而無戰心，據甲而懷恩志，將不死綏，士不揚徽，誓其御，則曰今日之事，我爲政也。號其大夫，則曰臣之車，不足辱君避也。或執冰而浴，或喪馬而求，或故衰而不起，或棄甲而大奔，秉公旗者不肯避其下道，在公右者不能爲之取水，大小同謀，必使其君往還之敵，以遂其不令之心，其懷惡之甚，一至于此卒

之一念之矧。鬼神臨之。報虐以威。上帝不報罰之于
災澤。而師徒撓敗。罰之于距河。而遺嘯七百。滅亡之
慘。未有若衛人之甚者。蓋其不忠不義。假手狄人。是
以懿公之首雖離。衛人之元亦喪。懿公之血雖玄。衛
人之首亦黃。懿公之社稷雖墟。而衛人之宗祀亦敗。
其是非得失之迹。見于前。而禍福成敗著于後。如此
試使乘軒之鶴比而論之。則方其安也。鶴食大夫之
祿。而我亦食土之毛。及其危也。鶴無死君之節。而我
亦有忘國之慙。是在懿公之好鶴。不過童心之玩物。

史事

卷二

世評

王七

而在我。則果爲賊心。以制其上矣。在懿公之諫已未
必甚。而在我。則自喪其心。真無異于禽獸矣。曾何乘
軒之耻。而懿公之慙也哉。亦何懿公之慙。而數罪之
深也哉。雖然。天有威命。人有秉彝。豫州之民。何世濟
其兒頑耶。罪君之好鶴。而不知己之喪。君其罪爲尤
大。聖母之召報。而不知己之救母。其罪爲尤深。衛之
臣子。若以崔山君之曉視之。其猶視然人面哉。吾得
以弘演爲人矣。不然。豈其存也。獨無使鶴之怨。而其
敗也。又有納肝之忠哉。茫茫土宇。不云隘矣。德總聚

庶。不云少矣。政以養之。而僅得一人焉。其政善耶。其
政惡耶。龍亢于天。虎踞于野。而所謂一人者。曾不比
去矣。縹緲之寵也。其君安耶。其君危耶。嗚呼。此蕭穆
二君。所以嘆息痛恨于懿公者也。而愚何知焉。三復
斯言。寄茲一慨。

平原君斬美人以謝覺者。其賢于齊頃公遠矣。頃公
之母。固異于美人。而遣使御客之辭。各以其類。是以
兒戲爲心。而無復交際之體矣。房帷之笑。何似孔明
之見譙周耶。雖列卿過暴。而齊之自侮。則有由矣。平

史事

卷二

世評

王八

原患客之去。則黜此美人而謝之。似未爲失。乃遽斬
之。其專擅暴戾。不既甚乎。當時門下士。更無一人慮
及此者。蓋皆固于必勝之氣。而不能反求不忍人之
心。此穰穰豪傑之徒。皆不容于堯舜之世也。
蘭相如之完璧。人人皆稱之。余未敢以爲信也。夫秦
以十五城之空名。而詐趙。而脅其壁。是時言取壁者。
情也。非欲以竄趙也。趙得其情。則弗予。不得其情。則
予。得其情而畏之。則予。得其情而弗畏之。則弗予。惟
此兩言決耳。奈之何既畏而復挑其怒也。且夫秦欲

壁趙弗予壁而無所直也入壁而秦弗與城尚在秦秦城出而壁歸尚在趙欲使尚在秦則莫若秦壁畏秦壁則莫如弗予夫秦王既按圖以予城又毀九寶齊而受壁其勢不得不予城壁入而城弗予相如則前諸曰臣固知大王之弗與城也夫壁非趙寶也而十五城秦寶也今使大王以壁故而亡其十五城十五城之子弟皆厚怨大王以棄喪如草芥也大王弗予城而給趙壁則以一壁故而失信于天下臣請解就死于國以明大王之失信秦王未必不返壁也

史記

卷二

世宗

秦王

今奈何使舍人懷而逃之而歸直于秦是時秦意未欲與趙絕耳今秦王怒而保相如於市以武安君十萬衆壓邯鄲而責壁與信一勝而相如旋再勝而壁終入秦矣吾故曰萬相如之獲全于壁也天也若其勁池池乘信平則愈出而愈抄于用所以能存趙者天固曲成之哉雖然池池一會趙幾恃向日之完壁而以秦嘗試也抑爾秦有餘吞諸國之心亦必先假空名以詭譽于天下使以一宴會之故與人唇舌欺人孤弱而達一逞焉天下且有讓秦後者而矧會實

自秦敗之茲相如所熟籌也卽秦之謀趙亦不必覺出于此也若曰秦謀已爲趙趙秦氣已爲趙奪故二十年不敢加兵于趙則吾未見虎狼之威有以一壁頓之怒遽殺其勢者又何論竄且奪乎大抵戰國策士其奇謀妙算自與儒生規規絕聖者不同觀者自當別論蘭相如使秦料壁必歸毛遂按劍料從必成張儀敢于歸魏料已不死侯生特遺朱亥料卽必見疑商鞅不去魏料惠王必不殺孫臏所樹大書料卽必燭人聶政許嚴仲子料俠累必可刺張良擊始皇

史記

卷二

世宗

六十一

料大索必不能得豈如豫讓使挾報主之義荆軻從持匹夫之勇而無成謀善算以取敗者比哉傾險之士非能得人政也傾險之說非能動人聽也咎在聽者不察耳范雎者戰國中最險士也咎筆餘息囊表人秦一旦進說秦王意投志愜拒元舅之尊親奪其相位而恣睢所行母后介弟皆斥不憂處自古說易行而國政易得未有若此甚者也然其實豈唯能哉秦昭雖王政不出已上則不勝其母下則遇于群弟而外又有穰侯乘國鈞也必不平之惟欲得

一人建一策收以自歸久矣。適此而難。以陰語中之。王其不深入哉。今觀難所計畫。惟有遠交近攻。略可施用。其餘非難人骨肉。則毀人功伐語也。是果足動人否。中尤許謔。則曰臣非不知。今日言于前。明日身死于後。死而有益于秦。臣不惜也。但恐臣死之後。天下之士。同首暴足。莫肯向秦者。嗚呼。不恤其死。而憂國之無人。此宗臣之義也。非羈族之臣所與也。昔比干爲商貴戚。故至此不忘商。屈原爲楚同姓。故至死不忘楚。難於秦何如哉。未受釜粟。未擔一命。而遽欲

史記

卷二十一

史記

本二十一

爲秦死。且不忘秦。斯非感則誣矣。稍有察者。必詰之云。先生甚愛秦矣。於秦何感也。秦何德于先生也。秦之興衰。又何與先生事。而先生乃憂不釋以死也。難其將復何辭。可詰而不詰。辭可窮而不窮。則誠不察之咎矣。險何能焉。雖然。秦昭非不察也。惟不暇爾。范雎一作喋辭。而昭已皇恐詰益至。有謂以秦人不發社稷之語。難惟不言言出。卽嘉謀矣。向違計其爲險。又違知其爲誑。說者曰。難誠險誣人也。乃蔡澤數十唐舉一言。袖手入秦。出不窮之辯。壯其口。伏其意。安

然而倨其相位。若承蜩然。抑又何哉。不知夫難固亡囚也。行而無媒。一旦犯天下之所至難。令人主勢不得。不悅首以羈。迨其實貴已極。人主願望。不無少盈。詎自武安僂。鄭安平叛。王稽見法。人主之大欲不盡。酬而難且無以自解。蓋膏笏復而左右顧。求其人以托稅駕之地。而不可得。得一澤爲之代。難其免矣。是故矯然而薦之天下。皆以難能用賢。而難之過。自是無聞于昭王者。此其肺肝焉耳。卒之澤爲相。亦不過數月。謝病免歸。二子所謂。僞儒之士。其心能作。能止。

史記

卷二十一

史記

本二十一

與有過人者。黃東發猶有捕蟬之語。所謂耳食者。與秦之帝。由商鞅也。其亡不盡由鞅也。鞅天資刻薄。用法深急。卒殺其身。其人不不足道。然其法不盡非也。如民令爲什伍。相收司遷坐。大小本業。倍力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未利而怠及貧者。爲收孥。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軍功者。各以律受上爵。爲私闘者。以輕重被刑。後世言禁奸弭盜。明經制。力民于農。孰皆祖其意。行其十五。亦足以膏強秦之帝。信鞅爲之也。使其既希。而毋焚霄。毋坑儒。毋築長城。毋任趙

高毋廢長立少一意休息與天下更始未必遽亡也
山東之亂群雄四起兵無甯行而章邯以秦卒蹙而
麗之無不仆者司馬門不雷三將不降二十萬之衆
不坑諸侯之取秦未必若是易也楚漢確戰于滎陽
沛公之敗數矣所以振而仆仆而復振卒勝楚者則
以蕭何常發關中卒爲之後繼耳秦人之標銳敢闘
天下其能當漢不用秦必不能坑楚故夫漢之得爲
漢者秦之餘勁軼之遺烈也然則軼之帝秦也功十
之九而其帝漢也功亦十之二三軼之罪在于純用

史記

卷二

史記

卷三

刑名以軍功差次宗室顯太子師傅繩諸貴公子新
然無復忠厚惻怛之意所以敗耳夫三代遠矣歐陽
氏有言後世國家興衰存亡未嘗不以兵今以三代
聖圖伍兩之法而制後世之兵勢必格而不行商軼
之變法管仲之作內政皆可謂知兵者王安石憤宋
之弱急欲富強其排折人言果於自任大率類軼而
行其術不惟不能取效反速禍焉宋之亡安石爲之
近備舉動如此此吾所以恕軼也觀其詩云今人未
可非商軼商軼能令令必行夫其令果如古聖君賢

相之所謂令其必行也亦心悅誠服而非休乎從水
秦氏之信又安在其不與三五比隆哉論軼者必權
衡于此始得之

商軼從水之後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
商軼曰此皆亂化之民盡遷之於邊城夫立法之時
不難從言不便者而難從言便者軼一切不顧直是
有豪傑胸臆要亦服其變遷不情耳

尚論秦之帝者皆曰商君開壘耕戰范雎遠交近攻
此說似矣而非其要也及讀東坡策斷爲之躍然發

史記

卷二

史記

卷四

斷曰用兵有權權之所在其國乃勝是故我欲則戰
不欲則守戰則天下莫能支守則天下莫能窺昔者
秦嘗用此矣開關出兵以攻諸侯則諸侯莫不願割
地而求和諸侯割地而求和于秦秦人未嘗急于割
地之利若不得已而後應故諸侯欲求和而秦嘗欲
戰如此則權固在秦矣且秦非能強于天下之諸侯
秦惟能自必而諸侯不能是以天下百變而卒歸于
秦諸侯之利固在從橫也朝聞陳軫之說而合爲從
暮聞張儀之計而敢爲橫秦則人然橫人之欲爲橫

從人之欲爲從皆使其自擇而審處之請侯相顧而終莫能自必則雅之在秦不亦宜乎

嫪毐之亂秦主遷太后于雍客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矣焦也後至不畏罪諫而力諍之由是秦王暫而迎太后焉復爲母子如初諫者以爲諫考叔之錫類不是過也噫長信非母弟之親宜淫非溺愛之比秦之先王有知太后不得入秦襄之廟矣不爲楚也秦則不爲政也母雖晉之黃泉老死雍里亦不足以儲先王而何焦之汲汲于諫也春秋之義絕不爲親子

史記

卷二

世家

本五

文美則然非仇母也以父而仇之也帝太后非秦襄之仇乎始皇惡得而母之然其未聞春秋之義耶且日車裂假父漢殺二弟此何人也而父之弟之其惡汚諸口吻哉然則始皇何以慘而仇之焦之說曰秦方以天下爲事而大王有遷母之名恐諸侯聞之而倍秦是始皇之樂從者非爲天性之親也欲帝業之速成而懼諸侯之違衡也然則焦之諫固戰國之奇上而亦諫考叔之罪人也竊惟秦無道極矣而在廷何多直節臣也且其諫者非必皆社稷之臣貴戚之

卿也非必皆析秦主權秦爵也又非必皆秦所產皆直言士也而爲是者死不顧產生戰國之世無一非口舌士仕危亡之朝無一非口舌功故常喜出于波濤海湧之間遊人所不能泳與濟俱沒與汨俱出而幸不死其所以爲工耳若夫濁汚行流弱翁雅子可棄矣而濟彼豈以是動心哉此所以積尸秦庭而後來者愈出愈奇也雖信亦危矣逆驪龍之顧而取其珠料虎口而奪之食若茅焦者亦幸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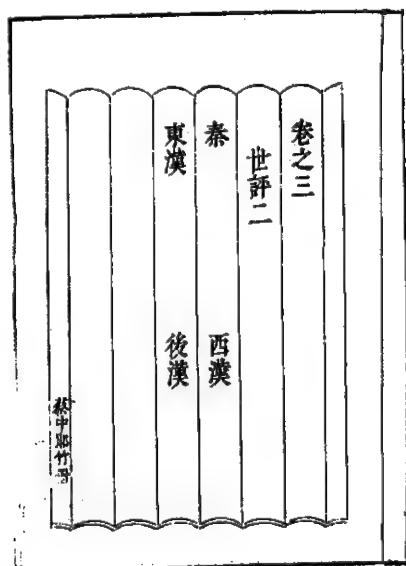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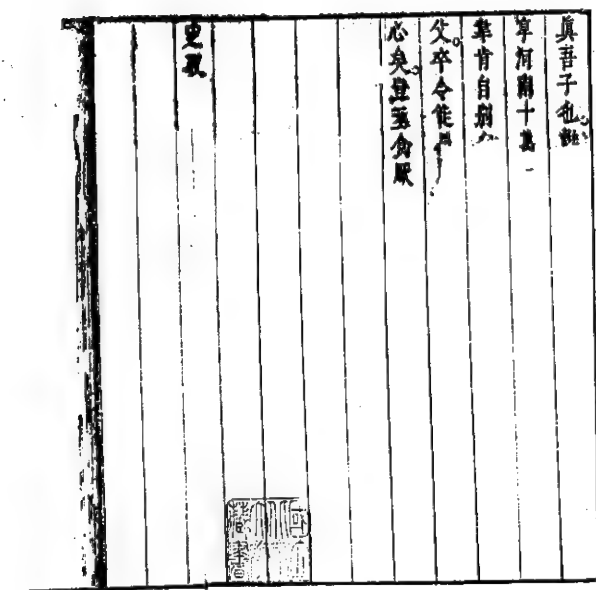
史記

卷二

世家

本六

以益報何以呂爲耶耶郭繁既獻入宮至大期時生子政大期注十二月也何緣書是陽翟買人兒耶禮周謂人爲之則恐無此造化固有推身十四月生者非人能爲之也其爲莊襄子甚明也則秦者喜稱以呂易嬴爲秦暴已甚衆世皆願從之而况得一端焉其何辭于天下之口而要之非其實也或曰史稱知其有變者非與嗟乎此非天下之言也不常之言也史臣不諒而遂信之乎夫異人既死太后又其所押不幸卽自知政非已出而放竊殿焉以號于天下曰



雷餘堂史取卷之三

龍城賀詳纂著 男久邵述 後

世評二

呂不韋爲相秦國集諸儒使著其所聞爲十二記八
覽六論合十餘萬言名爲呂氏春秋暴之咸陽市門
懸千金于其上有能增損一字者與之金時人無能
增損說者以爲非不能也蓋憚相國畏其勢耳然其
書以道德爲準的以無爲爲紀綱忠義爲品則以公
方爲簡式與孟軻荀卿相表裏也

史取

卷三

世評

一

呂氏月令乃牽合傳會之書柳子厚論之詳矣聘名
士證賢者何時不可獨于季春之月何居命奄尹申
宮令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勿得淫四時皆不可不
謹者何獨于仲冬之月行之季夏之月不可以合諸
侯起兵動衆時有亂民敵國之變將止而不來耶孟
冬之月命太史彙龜筮占兆審卦吉凶使他時有大
疑大事將不得占邪故曰有侯時而行之者敬授人
事者也有不侯時而行之者此類也不可以舉擬也
常謂月令之書出于夏小正成于周時訓解其日大

星中東風解凍之類皆以天時授民事于夏小正義
同至當而不可易者其反時令則有大水寒氣寇戎
來征天多沴陰淫雨早降兵革並起之類即時訓解
所謂風不解凍號令不行穀不熟魚時多盜賊鷹不
化鳩寇戎數起之類是也此皆術士災應証罔之論
非聖人之所擬其謂日甲乙帝太皞神勾芒其虫鱗
其音角其數八其味酸其臭檀天子居青陽左个乘
鸞輅載青旂衣青衣服蒼玉等類無非牽合傳會之
義說者謂其採三代之文而爲之不無古意其所許
亦漫矣君子講學在辨其義理是非而已古與不古
又烏足論柳子謂辨史之語非出于聖人予以爲至
論

史取

卷三

世評

二

秦始皇坑儒說者謂殺爲陷阱而殺之愚以爲坑者
只是掩其不知而加害也非真掘土而爲坑也今民
間訟牒亦有坑陷之詞卽是此意此坑字當作虛活
字看如古云聲色滿人非真滿于水也且晝之給非
給以刑也不然白起坑降卒四十萬于長平項羽坑
降卒二十萬于新安設使掘土爲坑若是其廣大彼

萍卒寧不知之。又寧肯帖然束手而就死乎。大抵秦攻諸侯草菅人命。若後世排牆地窖之慘。容或有之。而儒生難肋。止六百四十餘人。又非有千萬之衆也。不過數十輩力士之雄。制之有餘地。而伏機發機。如掩鼠雀也。固宜第偶讀宋蕭森希通錄云。李斯曰。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燒之。則是天下之書雖焚。而博士官猶有存者。惜乎入關。收圖籍。而不及此。竟爲楚人一炬耳。前輩言論之。但坑儒一事。未有究極之者。僕按史書所坑。特廣生盧生。四百六十餘人。非能盡坑天下儒者。爲其所坑。又非儒者何以知之。始皇三十二年。使盧生求美門刻碣石。門壞。城郭失。通隄防。又盧生入海還。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遣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起臨洮。築遼水。又盧生說始皇曰。日方中人。主時爲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願上所居宮。母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其後是阿房宮。千間萬落。必自此言發之。觀其二事。皆盧生給其惡。又從史之。特方伎之流耳。豈所謂儒者哉。始

星因封禪之議。謗口紛紛。已懷殺意。公其一怒而坑之。或者天理之不容。方其求藥海上也。則孩童男童。女以行皆取于民間。奪其無告之孤。肆厥不軌之狀。如今所謂妖教。竊其中。死無辜者多矣。此一罪也。信亡胡之讖。興北伐之師。築長城。斷地脉。南北生靈。因是役而死者。不可勝算。積如山。血流成川。禍發頻仍。劉及。問左。原始要終。誰生厲階。此二罪也。獻辟鬼之術。觀真人之來。咸陽官觀。二百七十。復道相連。有言其所幸之處者。罪死。梁山之上。其語一泄。時在旁者。盡殺之。自是莫知行之所在。此三罪也。有一于此。罪不容于死。况兼有之以四百六十餘人之坑。僕萬人之命。良不爲過。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良可畏哉。始皇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諸生在咸陽者。吾使廉問。或爲妖言。以亂黔首。于是使御史按問諸生。傳相告引。僕亦信盧生。非吾儒中人。况始皇自謂尊賜甚厚。豈非如前三者。方術圖讖之類。有以中其欲。故尊賜之初。不聞其誦孔子之言。以進。古今相承。皆曰坑儒。蓋惑于扶蘇之諫。扶蘇曰。諸生皆誦

法孔子。皇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嗚呼。至若
盧生者。何嘗誦法孔子。自扶蘇言之。誤。使儒者象不
應之名。自我一洗。亦萬世之快也。不然。如兩生。四皓。
伏生之流。鴻飛冥冥。七人何慕。有指辱鼓吻。自投于
盾。非哉。僕故曰。盧生四百六十餘人。皆方伎之士也。
天下之大。所謂儒者。固不止此。其坑之者。此而已矣。
有道之士。秦不能坑。大德一焚。兩生以謀禮。聞呂。臨
以羽翼之功。聞伏生以口授。古書。聞豈非天壽其應。
留此數公。以見吾儒不可磨滅。而朋黨奸惡小人。終

史記

卷三

世評

五

不能爲長久計。商君以變法禍秦。竟遭車裂。盧生以
方伎禍秦。坑于咸陽。其罪等也。天其或者假手于秦。
歟。商君裂矣。盧生坑矣。而秦以不祀。抑亦自相揜陷。
之明報。而禍淫之道。爲不偏矣。僕惡夫坑儒之名。故
論其顛末如此。

始皇之初。非不好士。亦未嘗惡書。觀其讀李斯逐客
書。則延毀初禁。開關以納之。請韓非說難。則權許願
誠其人。其勸干下士。溺于好文。如是其後。焚書之令。
以淳于越議封建。坑儒之令。因盧生輩。獨議時事。而

下。要皆有所激而然也。按是時。陸賈。鄒食其輩。皆落
儒生。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故。皆引秦秋之
義以對。亦三千餘人。然則秦時。曷嘗不用儒生。與經
學耶。後叔孫通降漢時。有弟子百餘人。齊魯之風。固
未嘗替。蕭何入咸陽。收秦律令圖書。然則秦又曷嘗
廢儒生。與書籍耶。後世不明經者。皆歸之秦火。夫易
因爲未燬之全書矣。又何曾有明全易之人哉。昔人
謂秦人焚書。而書存。諸儒窮經而經絕。蓋爲此發也。
詩有六亡篇。乃六笙詩。本無其辭。書有逸篇。竹尼之

史記

卷三

世評

六

時已無矣。皆不因秦火。自漢以來書籍。至于今日。百
不存一二。非秦人亡之也。學者自亡之耳。
高祖故豐沛間亡賴也。背席彈弓。以酒色爲天性。拔
劍爲本業。嘗醉咸陽。縱觀秦始皇帝。喟嘆曰。大丈夫
當如此也。夫秦爲不道。困秦其民。以崇長私欲。秦
痛于天下。跡其行事。雖帝制萬方。與懷賊亡異。自仁
者觀之。蓋所謂我得志。弗爲也。而適配其淫靡。謂爲
當然。斯豈知所謂大丈夫。貧賤不移。富貴不淫者乎。
此其志直富天下而已也。既以寬大長者見推。扶義

而人關。未有設施以慰幸秦人父兄。而官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搖神惑志。便欲上官休舍。非汲汲明大計。樊將軍諍之。強使還軍霸上。項羽以四十萬百戰之師。意烏猝蹙而來。謂沛公遂有秦也。左司馬之言。又先入于明表之左腹。公雖百喙庸解耶。及羽殘廢。義帝負宇宙不載之惡。而帝且恬之歲時。始以新絨。遽說之言。竊三軍而伐之。罔已浸于故主之恩矣。然祖哭而告于諸侯。關河之士。浮漢而下。堂堂乎亦奉詞問罪之義旅也。雖五津之誓師。幾無以過焉。而罪

史取

卷三

世評

七

人未得一人彭城。遂收其美人貨賂。置酒高會。目視前日繙素之意。已漸焉亡之。夫樊焉在疚。而不忘乎酒色之樂。以名舉而成之以貪。捐大義以貴人。而躬不義。人誰其無詞也。固不待難水之敗。而四方諸侯已騷然改面而去之矣。迄乎曆數有歸。亂離略定。而民起于魚爛之餘。事建于草創之際。在易雲雷屯而君子經綸之時也。而英心忽摧于遲暮。蔽應漸肆于惡陵。于是乎枕幸豎而臥。擁愛姬而泣。髣髴修黜舊。而無能剛制其漸。寵子僮長嫡。而無能早辨于微。使

夫殘霸賴于宮中。化鴉雄于殿上。而劉氏之未亡。亦屢而已焉。此無他。彼生于焚膏坑儒之世。非有先王之遺言。以薰乎其心。而廓其智。而又溺冠履。未嘗親近儒者。以講明義理。爲之辨乎是非之分。而究平理亂之原。惟其入資近道。時或有合而違亡。以勝其多欲之累。故暫闢而旋蔽。少息而遽陵。以高祖之雄才大略。而輒顧心于馬上之治者此也。故君子觀乎咸陽縱觀之言。所謂以此始者。亦以此終。昔儒謂惟無欲而後可以行王道。彼漢之不爲三代。亦何足異哉。

史取

卷三

世評

八

漢王待九江王布。踞洗召之。已又供帳如王者。蘇老泉謂能顛倒豪傑。劉元城又以爲謙先後着。不知布既殺楚使。又與楚戰。又避楚間道來歸。此時情勢。布必無還楚之理。當踞洗召。遂以踞洗見布。雖大怒。身將焉歸。而漢王非故傲布。實算布不得不就漢也。至供帳之盛。此招徠遠人常事。何足爲顛倒豪傑。踞洗亦踴躍。故態豁達。大度之一節。何暇思及先後着來。高帝始以廢王命入關。閉關而守。以拒項羽。羽怒。欲

擊。帝用留侯計。謝羽鴻門以見。君子曰。此。時之幸。非萬全之謀也。當是時。帝自度士卒與籍孰強。軍法與籍孰練。皆啞叱咤之威。與籍孰勝。籍之死命。吾能制之否。能則守關之計可行。不能。雖金城千里。環而攻之。敗可俟也。守何爲者。不度德不量力。以犯楚鋒。而徵幸鴻門之謝。天也。非人也。不可必也。儒者以成敗論天下事。爲之附會其說曰。秦能制剛。弱能制強。高帝善藏其用。夫秦制剛。弱制強者。謂其勢可無柔。可無弱。而借以驕其志。奪其魄。如唐祖屈于李密。不勒屈于王浚是也。帝此舉。正不得不弱。不得不柔者也。何也。楚人之怒已極。而鋒甚銳。戰則不克。守則不固。戰守俱危。而不爲鴻門之謝。則坐斃耳。夫豈其運籌決勝。必中者哉。勢不得已也。非計之得也。蓋日。茲役也。幸而成。付諸天。不幸而敗。亦付諸天。獨奈何此嘗試之說也。即謂羽橫直不疑。可以理論。多受不忍。可以情動。夫羽之怒于嬰。懷王冠軍也。不如帝也。猶然疑且恐焉。而矧帝乎。使其有必忌。暗殺無已。羽之素也。而能必其不逞於帝乎。親如項伯。能必

其无二心乎。亞夫之莽無遺策。能必其不見信乎。一有之。帝其殆矣。方項莊拔劍起舞。沛公之臣。誰不寒心。莫如之何。已而項王怒消。亞父計沮。項伯自二。皆天也。幸也。嗟曰。料虎頭。幾不免虎口。帝之謂也。帝其未之思乎。志有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不失利。退不失時。先王制敵之遠猷也。九州之大。城郭溝池之固。苟可圖王圖霸。豈必三秦。柰機在我。天下皆可也。帝初入關。勢誠不足抗羽。曷若且借關中與之。俾處一隅。養威蓄銳。先爲不可勝。以觀天下之變。彼啞啞叱咤之徒。必非久在人上者。一舉而斃之。大素可定也。胡爲乎汲汲守關。以犯項氏之怒。而徵幸鴻門之謝也。嗚呼。此蕭何勸王巴蜀意也。惜帝既失之鴻門。未謝之前。何乃言之鴻門既謝之後。履危蹈險。顛跌滅頓。出萬死一生之計。而幸免于禍。卒之楚戮以矣。祚與興亡之關大矣。故曰天也。非人也。不可必也。雖然。亦惟天之所與。人莫能廢者也。後代若唐宋之開。毋論簡默終日在側而不能殺。即以牝王胡兒。明得平呂史望氣之中。而竟莫如之何。孰謂非天命哉。嗚

呼此可與智者道也。

項伯勸羽毋殺太公。此當是爲項乎。爲劉乎。曰。此爲項明矣。宋李繼遷叛。或獲其母。太宗召寇準議。將殺之。呂端曰。非計之得已。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高祖曰。幸分我一枰羹。夫舉大事。不顧其親。兄繼遷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殺之。明日繼遷可弇乎。若其不然。徒結怨。營愈堅其叛心耳。以臣之愚。宜置子廷州。使善養視之。以招株繼。遷雖不能卽降。終可以係其心。而毋死生之命在我矣。太宗撫髀稱善。卽用其策。項伯之言。呂端之言也。項羽之殺義帝。亦高祖之心也。直未及焉耳。徒以有羽在也。羽誠而天下者漢有矣。高祖能以此臣事人乎。非羽殺義帝。漢必殺也。羽實爲高祖殺義帝。若代之手焉。而且以藉漢口也。斯喚豎子失計之大者矣。或曰。高祖之寬仁也。使項羽不殺義帝。而高祖滅羽。必有以處帝者。豈必殺乎。曰。非也。凡始定天下者。必防微而塗衆焉。謂夫崛起未易以服衆。而初附之人心難逆智也。韓彭功能高漢。猶不容而况名位足以搖天下乎。縱高祖能善處帝。而

數年之間。反者九起。必有授帝以爲名者。當是時。帝亦自不能安于漢也。

蕭何治未央宮。極壯麗。以固安高帝意。于秦甚善。夫國于四塞之地。兵簡與衛。民節饒。不披之。基屹焉。雖然。衛也。亦帝先入關。見秦宮室。卽欲休舍。何以此寃之。故人主母見其欲。懼爲人得。何以此得帝也。

昔者鬲侯招四歸。定漢太子。蓋人皆以爲脅。余曰。非脅也。畏也。窺帝之欲。而順以乘之者也。何以知之。曰。以帝之言知之。羽翼已成之言。此帝之愚。戚氏也。然

高帝之肺腑見矣。何也。人臣之悟主。固非一實。大都中其所病。不可以得志。叔孫腐儒也。不通時變。而湯以尋常養生之議。爲帝道說。此何足以回帝意者。帝之欲易太子。非爲戚氏也。爲呂氏也。非爲如意也。爲太子。盛也。呂氏以鳴晨之資。陰懷之謀。劉信刺越。令功臣人人解體。是摧太子之羽翼也。太子乘鷹。中外稔聞。其所爲用不測之恩。施不測之辱。以鼓舞天下士者。恐未能如乃公。是太子亦未能自生一羽翼也。夫以母悍而子弱。怨且忌之者多。而羽且翼之者

少。則中原之鹿。幾何不爲他人獲。此帝之所慮也。帝育之幾。帝不自將。而欲將太子。豈帝平生之英風猛氣。至此而肅哉。亦欲其破賊立威名。而遺之羽且翼以成之也。蓋至于太子不將。帝卒往。而帝之欲易太子之心殆決。然帝沉痾者也。對子未易。而輕播背天逆鱗之規。數陳而金夾之意益章。蓋亦欲爲此意。以觀中外將相士大夫屬係太子之心。謂何耳。羽且翼。帝心喜矣。叔孫謀。帝心又喜矣。迨至四老人者。松額鶴髮。翩翩左右追隨。大爲太子張羽翼。帝之心益喜。

東坡

卷三

世宗

十三

太子之能得士。益吾吾之有子。爲可付天下事無憂矣。故雖述其父而異其子。帝不憾也。雖輕士書罵之言。近於愬。願死太子之言。近於劫。帝不憾也。帝之所憂者。憂太子之聲性豪傑。類倒賢俊。不能及乃公。非憂其勝乃公也。憂天下以呂氏之故。拂心于太子。非憂其死太子也。故曰。煩公幸。調護此帝之肺腑也。然帝之示囚貽也。以真示戚氏也。以假而露其真。此則帝之權數神機。所以爲不可及。而良之所謂難。以口舌詩者也。或者謂帝晚年心蕩。溺愛尤物。既指大

本。佗際不堪。似爲迫于羽翼之難動。而萬不得已。然者。噫嘻。此豈足以知帝哉。帝之意。豈故令天下知哉。信之王也。與可作喜。太公之在臺上也。與可作笑。伏弩之中也。傷胸可作們足。執謂神機權數如帝。而不能以幻言愚一戚姬哉。不然。四皓老禿翁也。帝果惡其羽翼。除之易耳。卽令不除。而彼以八十頓死之人。欲爲太子張羽翼。異于高皇百歲後。吾知其骨已朽矣。吾豈真畏之哉。故夫帝之心。良知之。良之。所以中帝心者。帝不知也。帝之自言曰。吾不如子房。而後之論者。亦曰。吾善其用。嗚呼。惟善其用。此其所以爲子房也。

東坡

卷三

世宗

十四

漢高帝十一年。黥布反。帝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乃四皓相謂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急請呂后乘間爲上。泣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整子固不足道。而公自行耳。于是上自將兵而東。張良因說上曰。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明年上從擊破布歸。疾益甚。而崩。太子使太子吳將軍布其勝敗未可知。卽勝而歸。三王立矣。如意立矣。閔則

之內由赫驥。稱遺令。王太子于淮南故地。太子將安歸。呂后卽得子不在側。將安恃。奚齊胡亥以近父而立。申生扶蘇以遠父而殺。其勢然也。而兄戚氏極驥姬之寵。趙邸諸臣聚斯高之謀。太子惡得無殆。故失四老人之功。不在。屬看皓首衰衣。大帶使太子于視病之日。而在。急勸呂后。請上自將。而發。晉侯之功。不專在來四老人。而在。請太子。豎關中兵。一掃也。雖然。四老人之說。得之機人贊。與外黃徐子。而晉侯得之。里克也。晉獻公使申生伐東山。僕人贊曰。太子殆哉。

宋東

卷三

世評

十五

君使之出征。先以觀之。故告之離心。而示之以堅忍之權。則必惡其心。而害其身矣。惡其心。必內險之。害其身。必外危之。危自中起。難哉戰國。魏惠王起境內衆。將太子申而攻齊。太子自將。邇來外黃。外黃徐子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而貴不益爲王。若戰不勝。則萬世無魏。里克之諫獻公也。臣聞畢落氏將戰。君其擇中生也。公曰。行也。對曰。非故也。君行。太子居以監國也。君行。太子從以撫軍也。今君居。太子行。未有此也。公曰。非予之所知也。子無謀。

吾父子之間。四老人所謂太子受禍。卽內險中言也。萬世無魏之料。而晉侯監軍之請。卽居以監國之故。晉公不幸而不聽。則晉危。高帝幸而聽。則漢安。故四老人之功偉矣。儒者不察。乃謂肯子房教太后爲之。非實有其人。夫衣冠之偉。鬚眉之皓可畏也。其說呂后請上自將。不下數百語。曰。史野老。智不辨此。又其甚者。謂四皓安劉。滅劉。應。晉易申生。三世不安。秦殺扶蘇。二世而亡。使漢當日果將太子而南。如意立干內。太子拒于外。漢卽亂矣。太子安康漢祚。不幸中

史東

卷三

世評

十六

道而殞。呂氏始生心。而在祿權命。彼四老人卽慧。豈能深籌而蚤撲之乎。武鄉侯輔安樂。卽安樂亡蜀。不以其故。貶三分之衆。狄梁公遠虜。不賴。不以其故。少夾日之勳。而以產祿之亂。歸罪四老人。是武侯亡蜀。梁公亂李也。嗚呼。苛矣。雖然。帝明達主也。使四皓不來。將羽翼廢。而遂以草率嬖媚乎。日必不然。蓋帝徒以愛尤物。偶爾低帷昵語。不覺吐露於帷席醉夢之中。既而追悔無從。展轉無算。帝心之隱。良亦矜知。久矣。幸四皓之來。帝未始不心許焉。而適劑其隱。帝若

日吾今乃得有詞於姬母子也。于是召姬指示。解其應對數語。曉然見太子爲人心摧載之極。而習其語。則帝又藉手警服之。姬始使首默念。伏不敢爭。帝無悔諾之嫌。姬無愛寵之怨。掩耳以奪其所求。則祖公寵。祖賦羊三四之術也。不然帝。極起開關。以有天下。豈其以燕婉之私。輕于一擲。且周曰叔孫諸廷臣諄之不能得者。乃輕徇一野老細民。而咄嗟遂定耶。

青霞侯招四皓。從帝酒闌。調羹太子。帝與戚夫人爲東東。 卷三 世評 十七

楚舞。噓噓流涕。醉歌鴻鵠。數闕而罷。俗儒謂此四皓者。良教之僞託。以切帝者也。予謂四人者。非神仙亦人間人。也是與四皓也。當秦坑焚時。曾而生書負禮器。輕千里逃之海。尉繚亦曰。秦王蜂卒營。射聲狼心。得志則輕食人。不可與交游。乃亡去。垂五百年。至晉而猶有桃源避秦諸家。乃如秦之迫天下之士。而老于深山斷谷者。非獨四皓也。四皓即魯兩生尉繚之徒耳。良少年志在報仇。宗重三百。弟死不葬。悉欲黃金。收海內客。客有奇狀草莽。如四皓者。良必欲然。

締結。結爲死友。友天下士。而不知南山老人。何以稱子房哉。傳浪一推。祖龍號吼。掉舌入沛。卒爲帝師。四皓胸中。亦有子房久矣。水濕火燥。鐵子鐵母。大丈夫意氣相感。千里神交。片言調合。四皓不爲漢屬。獨不爲子房屬乎。圯上黃石。一週橋下。傳書三卷。赤松居崑崙上下風雨。乃欲從之。辟穀。爲采真游。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君。竟得力士。授以雄法。此三人者。神仙也。而子房從容委蛇。如交人間人。了不爲異。况四皓採芝行歌。近在南山之間者哉。俗儒醒醒。却視四皓。以

史東 卷三 世評 十八

爲鴻鵠鳳鳴。不可網羅。即龍準沛公。馴習蕭曹韓彭之輩。如降犬羊。何鷹兔。獨難得一驚者。皓白無所事事之老叟。今子房一布衣耳。招置四皓。譬若操舟。隨左而左。隨右而右。此無他。蓋良之報。管天下豪傑。無不諒其忠義。感憤之心。而修其間。關。匍匐之苦。黃石赤松。滄海。神人。且相與呵護。推衛之。則四皓可知矣。西逐秦鹿。南蒸楚狻。良皆爲韓。不爲漢。昔用帝。不爲帝。用至一日。志行警。功遂身退。良之意。終未安也。既借漢報韓仇。則必欲借四皓報漢德。四皓不出。則

儲不定。儲不定。則漢之天下。存亡不可知。不可知。則良之辭漢不決。四結念及子房。始終心事。及子房。因請。亦何忍。戀山深。入林。密哉。伍員報楚。蓋中丈人。流紗文子。至覆舟沉溺。以示無恐。要離專諸。嬌妻斷臂。成而不顧。子胥仇在父。數君子慷慨俠烈。不難殺身。以左右之。子房仇在君。警獲伸而德未報。四老人安得徘徊山中。不爲子房一出也。陳雷風俗傳言。國公爲秦博士。避地南山。漢祖聘之不就。惠太子卽位。以國公爲司徒。宋時南山農。鑿地得漢石數種。有隸書

東東

卷三

世評

十九

國公角里先生姓字。國公者。蓋東園公云。則四結之非。爲托。斷斷可知矣。大抵高祖以亭長起家。漢事多得諸父老力。若董公及叔太子。豈關三老是也。三老避說。子房已去漢久矣。此又誰爲之。吾故曰。四結者是具四結也。梅菴嘗曰。老氏術。將取固與。方無用時。自處早退。爲人所易。及殺機一發。所向莫當。子房則其學也。繞關已與秦和。忽乘懈擊之。鴻溝已與項約。忽回軍殺之。此乘弱發處計策。只三兩次。漢業遂成。又曰。古人用

術而成。只偶然。非其有智。子房雖有意智。細思其陳如勳帝與項和復伐之。成何意智。只偶一奮後二番又勝耳。及養虎遺患事。或謂棄此機會。卽事未可知。先生曰。正爲先其便與講解。講解卽不可爲。若只計利害。卽無事可言。夫行一不義得天下。君子不爲。子房用術。本不足貴。矧只偶成。而學之者。安知其弗敗乎。梅菴論子房前後似少不同。然不取其學術一也。嗚呼。老氏術險矣乎。子房謂智不過僥倖。如此。世人處天下事。何用多術爲哉。

東東

卷三

世評

二十

蘇東坡論張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逞於一擊之間。拔老此作論。天下之理當如是。君子忍小而謀大故也。若以子房擊秦。彼已看得全身遠害。停當當。方肯爲之。彼何如人。豈肯爲忿忿之心也。若中始皇車。則秦從此亡矣。誤中副車。雖不能中。驚起天下多少豪傑。皆欲亡秦。故爲子房一擊之力。後又扶韓。韓亡歸漢。漢成遂去。漢高何等帝王。許多豪傑被他放在掌握中。獨一子房不受羈絆。諸葛孔明大忠大義。然不如子房譚笑樽俎之間。諸葛便覺費力。

亘古以來。只有此人。故李太白詩云。報韓雖不成。天地皆振動。可謂得子房之深也。故近日徐奮鵬有云。博浪一椎。幾喪祖龍之魄。下令大索之不得。秦之威窮。而子房復仇之志不窮。又云。敬業一檄。已縮天后之頭。下令屢索之不得。周之網密。而賁王截身之固尤密。張豈一刺客者流哉。豈一詞人者例哉。皆同此意。

張子房蓋快士之知義。策士之知幾者。要非備也。故早年頗侶荊軻。晚歲頗似魯仲連。得老氏不敢爲天

卷三

世評

二十一

下先之術。不代大匠斲。故不傷手。善于打率。荆公詩云。漢業存亡伯仲中。爾侯于此每從容。因嚴若讓韓彭地。復道方謀雍齒封。蓋因機乘時。與之幹旋。未嘗自我發端。故消弭事變。全不費力。朱文公云。子房只是占便宜。不肯自他手做。如爲韓報秦。似振高祖人關。及項羽殺韓王成。又使高祖平項羽。兩次報仇。皆不自做。後來定太子事。他亦自處閒地。又只教四老人出來做。後來誅戮功臣時。更討他不着。邵康節之學。亦與子房相似。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爲之人。又不

肯深犯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爲之。纔覺難。便抽身退。如擊壤集中。以道觀道等語。是物各付物之意。蓋自家都不犯手。又凡事只到半中。便止。如看花。切莫看離披。是也。

天下之治。惟其時。識時而酌其事。之當與否。斯善治天下矣。方秦氏吞并諸侯。阡陌井田。郡邑封建。坑焚學究。舉先王之法盡變之。是時天下塗炭已極。繼其後者。又從而紛擾之。幾何不爲填下之項乎。參相漢有見于此。請諸葛公求黃老之說。一以清淨無爲爲

史記

卷三

世評

二十二

治彼猛我寬。彼擾我靜。一燔而反之。以苦于多事之民。一旦得見無事之治。是猶出烈燄而沃清冷。故民安其治而歌之。轉二世之秦。爲四百年之漢者。參不爲無功焉。參可爲識時矣。然吾猶有惜于參者。蓋時雖厭有爲。而事有不可不爲者。不容參不爲也。參意惟恐一事未能益民。而先擾民。乃至一無所事。終身惟何法是守。抑不知何佐高帝。使促馬上之治。制度大抵襲秦之舊。而先王良法美意之變于秦者。曾能修什一于千百乎。况時至孝惠。秦灰冷。楚坑平。此幾

報晨屠牛頓亦正可以有爲之日也帝察參不事事且使其子諫之帝亦非書主矣使參能與帝有爲三代之治未必不可挽而奈何一意燭熬遂至酣歌廢事卒使漢治因循濫竽已乎參知清淨之學足調擾亂之民不知王道菽粟以養民生不可一日無也此所以徒能瘳疾于一時者終不能復元氣于三代漢之爲漢所以止于漢者以此

憤憤生曰漢高子韓信功大報薄至以反成而喪其族帝誠懷毒少恩哉而愚以爲信自取也夫信自取

史記

卷三

三十三

非謂信真反也信無反心實類反述惟信不自疑其述而致帝不能不疑其心諸呂言之夫潯水之戰信且久而楚懷使信有反心彼武涉不足聽也而劉敬德幾數語非天下大計乎信顧戀戀解推而云不忍信漢者何故洛陽雲臺條條封條條條釋如弄嬰戲掌使信有反心亦必靡牙礪吻噴有煩言而止稱疾不朝者何故即謂先不反後反坐以連羈一事姑母論孺之反周昌諫之帝故迫之而孺初無反意即以信有其心豈不知孺者帝親幸臣也世有對人之

親臣無故教以叛王者耶信亦豈無部曲故史協謀而獨與諸將異日據南面者群耶信耶且信嘗道絳灌同列則目中更無孺久而首爲孺從中起耶既云中庭耳語而舍人弟從何知之遺孺而後又何不多置惡足或走耶耶或走關東西道一一悉帝之動靜與孺之勝敗蚤自爲計乃遂爲一弱女子絀而說繫耶故曰信無反心也至語及反跡則信雖百口無容喙矣蓋何初薦信曰國士無雙帝亦知定天下非信莫與者登壇大拜相與經營數載何嘗手足腹心

史記

卷三

三十四

詎臨淄也報諸般王述不類專擅否固度也何晏語期述不類要挾否定肉也驢壁直入述不類驕玩否馬邑也屬膝何奴述不類背叛否平也先人而日用兵執過信陰令帝有戒心信也自許而日多多益善天授非人力明令帝有愧色種種疑形在在疑府故帝自擬不如人三趙布不與獨信與焉夫不惟忠計是嘉而獨戰功是取是推讓中帝又未必坦然虛舟可知也而信又不及良何之善自匿也故楚錄未折帝若不察一日無信漢祿既成帝又不察一日有信

及帝之世。百信安枕。非帝之身一信。棘心。此帝之深念也。因述孝心。侍心遺迹。信實躬顯。震主之危。不自知也。慈母尚投其杆。而寧止鬼威弓藏之喻耶。第帝必假呂后。若曰。信之功高矣。我殺而誅。薄在我。我不殺。后殺。而怨有所歸矣。又若曰。我之威。彈矣。我殺而久震者。自以爲常。我不殺。后殺。而後震者。更出不測矣。抑史有之。史稱帝長惡其能。以畏惡之。語觀之。則知其欲去信之心。必露于左右。其討陳韓也。空國遠征。信雷京師。帝豈無防信之密謀乎。但他人不

史記

卷三

世宗

二十五

知。后自知之。故告變一上。即用蕭何之計。詐而斬之。不然。信以蓋世之功。爲國功臣。后安得因一時之乘語。不特奏報而遽殺之乎。以是觀之。則欲去信之心。久而有密計也。夫以孝景大定之世。有才不如信。有智不如信。尚疑快快非少。至臣。矧當日而有信乎。此信之功。固在諸臣上。而信之禍。亦先諸臣。獨餘耳。獨惟當日薦信者。非何耶。何既無一言爲信少緩。而反佐之。炳政。恐并理薦信之人。而承其愆。何且旦夕莫必。又能庇人而保其初心乎。嗚呼。謀議未能學遺未

能信。自取之。唐宗所以戒敬德也。人乎何尤。天平何尤。帝乎又何尤。

憤憤生日。自古無執母弑子者。有之。自項羽執漢王陵之母始。固非陵所能預料也。今欲絕陵以先計全母。然後以兵屬漢。非情也。當羽生陵母以招陵也。羽雖忌于得陵。而使命往還。陵方寄押所處。羽亦未始適甘心陵母也。時漢更何輩。固不乏人。陵即秦漢歸楚。如徐廣之降曹。以全母生。俟從容復謀歸漢。漢未必不聽其去。詎意送使之泣未終。而陵母遂伏劍死矣。尤非陵所能逆斷也。堅子志釋子累。而不難以身殉焉。哀哉陵母。賢哉陵母。豈非烈烈女丈夫哉。陵也。處此柔腸寸裂。萬端何從。其初心。寧不曰。吾母已矣。吾何用生。母死子死。相從地下。何快如之。而烏知夫母正不欲其子死耳。倘母死子亦可死。則母又無容死也。夫與其死而快子之志。又易若不死而從母之志。母志惟何。善事漢王一語是已。母若以吾不死。則子猶持二心。惟吾先一死。而子無內顧。乃得專心事漢。母故無愛其死也。陵若曰。以吾母之不能須臾少

史記

卷三

世宗

二十六

恐也。倘舍漢不事。子反。虛母一死。惟束身歸漢。而母心無憾。乃有光於母死也。子又慮重其死也。母之忠耶。陵之孝耶。情勢兩迫之中。爲萬不得已之策。陵卽一生爲漢設謀。享漢爵祿。而終天之恨。有脉脉隱傷。不可告語者矣。雖然。陵具可以無死與。日非也。蓋陵母欲陵事漢。特望其輔漢以成帝業耳。准輔漢之身。則不可死。造帝業既成。母望慰矣。子職盡矣。就死報母。政此其時。而安固一戾。儼然十八人位大之中。何爲者。陵豈忘其母耶。夫始也。移孝爲忠。猶云計無

復之。而終也。移忠爲孝。真可以兩全。不煩再計者也。陵也不然。以此責陵之恐。陵其何說之辭。故母論死不死也。吾直決諸其時。衡諸其理。而是非非是。必有能辨之者。

憤憤生曰。王陵守白馬之盟。而尊漢。平勃制乾鷄之命。而安漢。有平勃。不可無陵。有陵。不可無平勃。其有功乎漢室一也。右陵可矣。因陵而達左。平勃實不其然。夫呂后者。巾幗而饒有狼蒼者也。使廷議之日。平勃亦如陵言。恐龍相免歸。平勃又爲陵。而漢事去。

矣。平等能與抗乎。后丁高帝之世。而不難計滅功臣。而何有于平勃。心深漢難勢。不窮其所忌。不止平等不足恤矣。如漢社稷何。淮南齊楚。雖磐石而在。海封東幸宋虛。雖肺腑而鮮事任。從來呂武。皆亘古孽悍婦人。武幾。璩唐子孫盡。而呂又何難漢乎。汝勃之言。述類縱欲。阿容必同。而折廷爭。不顯。而折廷爭之迹。而除收安劉全社稷之功。何則。諸呂雖強。而產廢庸才。并不及其家。一呂嬰。獨恃后在耳。任一時。苟得富貴。而異日。可予可奪。物等所深知也。一戾待燕。軍法行。酒諸呂。日條后亦極然。勃等所然快也。且后春秋尚矣。所私健一審食其。其何能爲。彼東平淮楚輩。非劉氏離裡乎。人情斷不舍劉向呂。勃等所預料也。將取故與。先既得于辟疆之策。將相調和。後又得于陸賈之謀。又勃等所協籌也。是后在而諸呂已握掌中。逮后死而諸呂直如振落矣。漢嬰連齊。曹當驍告。不過順風之呼。太尉切商。幾平燭內。皆其轉曉之智。卒使諸呂駢首就戮。而漢家社稷安如泰岱。拱若金甌。而後知以重厚安劉者。果周勃也。有餘智而難獨

任者果陳平也。少辯而心。需助者果王陵也。帝之言不至是。悉驗耶。俗儒無知。乃謂平等畏死。俸功。夫誠俱死矣。而從容就功者。誰又謂後死。獲功。夫事債而。且不容苛論。成敗。則事濟而又贊論。生死者耶。即日人臣之義。王陵爲正。而在王陵一義在平勃。又一義濟大事者。依仁釋爲法。夫汚身善君之迹。恐狄救甚焉。惟取其肯能。功成反正。又可以優劣論者耶。至日人臣建策效計。當原其心爲國。則策雖不就。君子子之心不在國。假善以濟其私。功雖倖成。君子不與也。

史記

卷三

史記

二十九

夫自古悞人家國。天下者不少矣。而皆以心自解。免焉。是又婦孺所竊笑也。

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昔人頗有以絳侯爲失計者。不知勃。老將也。已預知衆心之歸劉氏。而不能無疑於呂氏之有黨。蓋令一下。而或間有右袒者。或遲疑未左者。立誅之以令衆。如楊素朱滔之舉耳。豈至此而始觀人心之向背哉。

憤憤生曰。賈生於漢文。猶可謂不過乎草茅布衣。而矣。口顧讓帝。不以爲嫌。賈口少年。而指爲成算。帝不

以爲異。以立談之傾。輒爲雪涕。帝弗驚也。以大定之。朝紛紛欲改弦。帝弗疑也。長沙太傅安。知非帝欲老其。歲而姑以平絳灌之心。夜半席前。安知非帝欲盡其才而豈直賞其鬼神之對。蓋帝之知生深。而遇生厚矣。且生方盛年。而使生一言之。帝卽用之。誠恐有不。得盡其用者。則帝所深慮也。逮復還而生卒以死。所謂亡之命矣夫。則帝所不及慮也。故賈生者。餓子才。豐子遇而實。死子年。天子人也。何尤說者謂過相一賦。悲帶憤悶。真情具見。夫屈原謫死。千古婦孺含冤。

史記

卷三

史記

王十

與生不能用漢文者。果通論也與哉。漢文帝用賈老術治天下。宜然而好深沈之思者。其知文帝而薄昭之誅。固非不知親與貴之足讓也。意昭必強。不可使而至殺使者。則其將來之禍。殆匪諸呂邪不殺。則漢世貴戚之禍。不待王氏而後發也。而

論者以太后不食爲憂。夫婦人之情，愛其子，必甚于愛其弟。憂其子，必甚于憂其弟。使太后不食，帝亦不食。若武王之事文王，而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然則太后必不以弟之故而忍于其子，必以子之故而忍于其身矣。以帝之周恤計慮，必及此。故寧使太后之不食，而以身同其憂，不敢使社稷之不血食，而以身任其咎也。不然，後之好論事者，必以爲居攝之禍，自文帝始。乃程子之論，又欲先嘗昭殺漢使，事體重輕，而後議漢殺薄昭，刑罪當否。夫人臣無君，重則

法所必行，輕則漸不可長。其犯上無等，均也。事關宗社，亦可以尋常議親，議貴者，此耶？故薄昭者，必不可不殺者也。

憤憤生曰：漢景帝聽袁盎言，殺御史大夫晁錯，以結息吳王濞，嗚呼！錯之冤甚矣哉！按錯起諸生，事文帝，爲太常掌故，以英詞射策，累擢中大夫，事景帝，又極言獻替，命副丞相，錯所以推心不顧，恩承漢室。而患諸侯僭大，上書請削其土，是用剪翼而固其本也。錯之心，有纖毫冒漢者乎？夫薄也，包藏禍心，固非今日

始也。方高帝大封爵，將背數語，反相已形。及文帝之身，博局兆象，凡枚生驕，積財養兵，招納亡命，殆無虛日。而特發難於景耳。薄雖白頭舉事，然國之四十餘年，楚王淮南，皆不洗沐十餘年。一旦而交於梁楚，帝假錯爲名，意本不在錯也。錯曰：削之反，不削亦反，削則反，疾禍小，不削則反，遲禍大。其言智矣，其心忠矣。譬之擊犬，爲客謝者可也，而殺犬，謝益不可。帝聽香殺錯，益報夷楚，而七國之兵，曾不少減。其來不關錯，不益明乎？且錯之策，周盎嘗爲文帝畫淮南者也。

惟文不從，景從。故反者有意與錯言，會非因錯言而後反也。夫盎胡必殺錯？蓋兩人本宿怨，錯又以盎輕相與，如謀不言，意在罪盎，盎始恐，而因贊要見上，封卒之錯，不能殺盎，反爲盎殺。甚矣錯之冤也。帝之言曰：吾不爱一人以謝天下，是耶公吳還，乃始獻歡。長悲，怨蓋天子之羞爾。如余社何哉？夫理亂，層數也。如謂錯無他善術，以束之抑之，使無驕無反，而適趣之使反，以爲錯罪，夫預知者非高帝耶？而胡不能杜其前，愚誠者非文帝耶？而胡尚未平其氣，錯既不蒙

徒薪之報而反及其身甚矣。錯之寃也。又謂不宜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致盎說得行。夫當日連兵向國者皆天子之宗親骨肉也。亦惟尊親如天子得以制之。非諸叛臣逆虜直朝遣一將而夕受俘飲至者比也。彼高帝當燕伐黥布不嘗自將而優其何輩居守耶。錯絕無他腸也。甚矣錯之寃也。幸而吳未罷兵。衆皆烏合。梁壁未下。亞夫馳入而坐威。此雖大漢天子之威靈乎。而錯也有知必曰吾幸微反速禍小之言至是而偶中也。昔也。抱恨東市今也含笑九京矣。

史事

卷三

世評

三十三

不然。秦鹿復駭。盎之肉可勝食耶。裂錯初介然主議。大臣疾小臣怖。人人束縛。各欲揮刃而父亦深病之。史臣遂責錯父不及趙括母。何耶也。夫括持敗勢。故終失律。母以先見覆甞錯。勢忠謀與括異也。父雖懼禍。子實至計。在括母言之爲明。智婦在錯父言之不與。塞子忠謀之路乎。至曰錯忠矣。而智不足。夫忠輔君者也。智全身者也。有君即無身。有身即無君。錯寧無身不可無君。而賦由袁盎昧在景帝。其遺骸千古以此耳。豈其智誠短。而時不與乎。古云直木先伐。智

愚又何論焉。獨惟當日在庭諸臣卒無一人爲錯言者。則幾起倉卒。人幸苟安。強擄是又錯之罪人。而漢之爲漢亦可知矣。

說者又謂淮南厲王驕恣不奉法。則有之以爲謀反則未也。以文帝時天下治平。有若金匱。卽病狂忘心者。亦何敢以囊爾彈丸之地而與之抗。且夫男子七人。輦車四十乘。反當何所爲也。使閭廷旬奴以市明珠良馬。或有之。夫越數千里之外。微茫服之夷虜而爲期會。欲與其人相應合。世固無是理也。當是時

史事

卷三

世評

三十四

天下之人實知之。以故文帝之賢。厲王之暴。而及帝斗果之謫。所由起。不然。文帝亦何至終懷悔耶。憤憤生曰。梁王者。景帝介弟也。誓驛則許。傳位則許。卽不立太后在上。而帝國自篤于手足者。誰不奉如王。輒逞驕橫。至擅殺其兄。讒臣十餘人。是母論兄弟也。揆以天子藩王之分。漢法有是乎。使刻薄少恩如帝。而待弟亦然。則梁王必無幸矣。矣田叔之能爲縱帝以太后之故。強爲抑法伸情。而與從容緩頰者誰。幸而工勃制者。鄒陽也。善居間者。王長君也。而後

帝始意解王始免誅太后可以無憂田叔亦幸無罪
第當日爲田叔計者獄詞不燒梁王能脫然乎日不
必也王果脫然將叢過勝護乎日亦不必也蓋謀出
勝護而王不與知則有貴高之奉在即王知之而勝
能與謀又有薄耶之謀在皆可爲王地也獨謂以薄
王殺天子使其罪不爲不重以一梁王生諸王必其
息不爲不深以累朝之意與於一朝之姑息天下
萬世不能不貽憾於公議故欲田叔爲凱楊彪之清
寵固不可即欲田叔遠爲處卜者之王文正亦不可

史記

卷三

世評

三十五

田叔于此豈有御命決獄而已夫又不勝太后之心
乎惟儼夫詞具而後奉詞以請於帝曰太后在上而
梁王犯誅辟之則傷恩不誅則廢法臣愚竊念實七
國連衡梁危困急竊梁王右足一搖則山東垂漢有
也是其安社稷功足以說於天下臣願以身爲法擇
一小國變置梁王使吏代之治俟子孫克盡前愆則
復故封仍著之令曰開官八議議親議功今後親王
有大功如梁王者除謀叛杖逆外罪咸從輕典量移
置小國視其子若孫賢者復之計必出此而以上舒

母后憂中全帝兄愛下以駁國法于諸侯王庶幾無
藉之口者何則親而有功僅一梁王其餘有功而疎
與親而無功俱難乎後矣而假以此飾論耶雖欲詞
勿燒焉可矣而惜乎風機之未盡也及春秋之義齊
季鄭寤必保之弟聖人垂戒意頗深遠而梁王之事
實類之不然猶世如王父優者即寸斯族誅無以謝
天下斯又何人哉然則田叔者與善處人子母兄弟
之間者也不必苛責焉可也

史記

卷三

世評

三十六

後世以平津侯弘初對策時不對水旱所由卽據策
斥之以商學阿世嗚呼弘六十餘年人幼習春秋著
名里閭乃泯泯希世寵哉春秋遇水旱必責未嘗曰
某水應某事某旱應某事也然每事徵驗之說何妨
邪防于洪範曰狂恒雨若曰僭恒陽若我不謂此泔
龜所錫神禹所次也于是天下後世迂儒執之以譚
治術士執之以煽俗流弊穿鑿附和亂具性理于典
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良有味乎其言之哉弘卽非
純儒料概于衰久矣彼其牧豕東海誦讀不輟氣何
壯也上書于時展綰屢進志何篤也年至垂老堅不

應召。守何貞也。夫好經術如武皇。弘豈不能附會經傳。如毛戴諸人。好戰伐如武皇。弘豈不能親執銳藥。如衛霍諸人。好通達如武皇。弘豈不能開關變戎。如張蘇諸人。弘蓋重念之也。漢以魏霸起豐沛。文景承平休養。因循簡陋。獨武皇雄才大略。更出倍萬代。而紛紛制作。具欲四三皇。六五帝。此不希親與。吾爲毛戴諸人。止經學臣耳。衛霍諸人。止開邊臣耳。蓋張諸人。止奉使臣耳。當大有爲之時。遇大有爲之君。不能建大爲之業。如素盟何。水旱不對所由。弘蓋隱然幸

東漢

卷三

書評

三十七

相語也。當時武帝求才之詔。何日不下。而隨用隨殺。武帝蓋知無可爲相者。仲舒膠東。長清淮陽。帝之知人。何啻哉。故弘之策居末。而帝親擢諸首。不五年。以丞相封侯。帝國事得弘。弘亦喜遇帝也。脫使仲舒對。丞相封侯。帝固喜得弘。弘亦喜遇帝也。脫使仲舒對。此必按夏商之事對矣。使長孺對此。必直聲責再湯對矣。弘曰。未聞堯有九年之水。又曰。桀之餘烈。何旋而切也。何諷而直也。奚以明其然也。曰。堯不曰禹。曰桀。不曰湯。則知湯。禹非召水旱之君。是謂貌而切。又曰。堯有九年之水。曰桀之餘烈。則知堯尚遭水旱。且

及湯。是謂諷而直。帝才而殺也。因深中弘之對矣。夫是以逼西南夷。舉朝不敢言。弘曰罷。帝曰罷。徙郭舉朝不敢言。弘曰族。帝曰族。武皇朝爲相者。至捧印授涕泣。安得有此不動聲色。而立此奇勳也哉。平津之侯。帝固紀弘之功矣。而不欲顯名之言。或者曰。弘誠賢。布政得無詐乎。噫。以六十餘年之人。不五年。居相封侯。卽舉世觀美之。而弘之收承寒慙。安能遺忘也。以詐責弘。不近人情矣。宋儒好没人善。故自申公以阿世責弘。而宋儒迷曰。弘而學甚矣。宋儒之通也。

東漢

卷三

書評

三十八

陳后買長門賦一事。千古以爲笑談。予獨謂此事之所必無者。以武帝之明察。能讀子虛而稱美。則非不知文者。倘讀長門。獨不能辨其非后筆耶。究所從來。咸有餘罪矣。相如何利百金取酒而冒爲之。當是相如知后失寵。擬而作此賦。一時好事者。添爲此說耳。

憤憤生日。丙吉不問民隴水傷。而問遺傍牛喘。蓋竊陳平不答訟獄錢穀之問而失之耳。果真知大體者乎。非特不知大體也。蓋一舉而數失焉。觀其言曰。半

相不親細事，是天下事。固各有攸司，而總攬猶宰相也。唐太宗所以戒房杜也。又李泌所以告德宗也。如不親并不問，而宰相不幾贅員乎？夫人物有分矣。仁民愛物有等矣。民有疾痛，尚不得比一牛之喻，而况死傷豈物重而人反輕乎？天人感通，一氣一物，失所上干天和，豈人命草菅，獨于陰陽無涉乎？使陰陽可坐調也，是樞筦之任，一燕逆清酣，庸劣無爲者，可示乏矣。而古來恠恠收卜，又何爲者乎？惟夫子事人事鬼之論，是先人事鬼，猶不可別不務順人物之性，而

東事

卷三

卷三

卷三

總彙不易知之天道，烏在其爲相乎？且宣帝時，蔡邕非第圖殺已也。一歲中，子弟殺父，兄妻妾殺夫者，一百二十餘人。幾不可以爲國。陰陽之外，不已甚乎？而所云坐調者，安在都邑如此，發服外可知。荒服外，抑又可知。將舉百有司而傳舍其官，泰越其民者，比比也。非吉一言，啟之耶？昔士會爲政，晉盜奔秦，子產爲政，桃李垂街者莫拔。彼其政教如此，如吉所言，謂之尸位曠官，也可謂之飾詞覆袖也。可謂之欺君欺民而并自欺也。亦可蓋吉起獄吏，至大位，本無獎理之

才。其自知審矣。特承魏相刻核之餘，一時人情偶爾快焉，而非所以訓也。不然，韋弘質之頗爭德裕也，方且藉之口矣。獨怪又有不吝錢穀之間，如宋陳恕者，則謂天子富于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吾以爲人主家督也。大臣諸紀綱之僕也。有家督而不問家之錢穀有無出入者乎？有問于紀綱之僕，而傲然不答者乎？不知不答，何取紀綱爲也？知而不答，即責以二心，故主有心謀主也。何詞？且人主富有四海，累朝亦有蓄積，府庫充實，其常也。人主誠有侈心，母論知與不知，而初不係于是也。景祐封禪，祥符天書，則其主欲飾澶涇之蓋耳。而於會計錄何與？夫丁謂林特，固小人說，而以是爲二人罪，恐未得爲定論也。論丙吉者，參觀焉，斯得之。

蘇子卿娶胡婦，平蒙後世訾議，私竊疑之。新安文獻志載，宋建炎中，有朱勳者，以技藝隨奉使行人，在粘罕所數日，便求妻室，粘罕喜，令于所虜內人中自擇。勳取一最陋者，人皆笑，脫不半月，勳遂逃去。人始悟求妻以固粘罕，使不疑受其陋者，無顧戀也。子卿之

婁子胡得無朱勛之見耶。

趙充國屯田事。乃兵家計策。不惟宣帝與漢庭諸公先零早開爲所惑。班固亦不識其幾。漢用兵皆調發諸郡國千里行師。過虜輒北。今早開等羌亦烏合充國知其不能久。故欲以計挫之。但云兵難踰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略。又曰。明主可爲忠言。兵當以全取勝。及到彼。但欲爲置屯計。凡與漢庭往復論難者。不過種草多寡耳。幾初不露也。羌人見其設施。出于不料之外。實不可久。聞故輪歟而退。趙亦奏說而還在邊。

史記

卷三

世評

四十一

不遇自冬徂夏。元曾不收得一粒穀。想亦不會下種。不然五月穀將熟。那官面以遠羌耶。學者不以時刻考之。每語屯田。必爲稱首。重其議也。

夫士所以不得展布四溢。而天下事往往無成者。亦持議者之苛也。凡事幾之來。不可遽視。而其去不能須臾也。自非趨向學之見。以便宜行事。則不足有功。惟其冒然爲之無功也。始無辭于天下。乃功立矣。而持議者猶挾文法。從旁譏議之。洗垢索瘢。吹毛求疵。則與功之臣何賴焉。郅支四殺漢使者。至不殺也。

中國之于夷狄。絕不使通。則亦已矣。既已通而戰辱吾使。恥孰大焉。亟之則損威。討之則勤民。有能因利乘便。設奇致勝。無亡矢遺糧之費。而可以雪中朝之詬。衆理喪之勝。此固英主所招。嚮而求志士所抵掌而快也。彼其不請而發。亦勢然耳。經域之表。數千里外。功伐在俄頃。機會變斯須。緩則誤。動則泄。古人云。痛道廣。踏坐失千里。即請而得也。事已後矣。況不必得手。以縣誠柔術。告祠郊廟之日。而嫖孽其短者。猶比肩而立。况欲取進止于公車。候節制于塞外。棄營

史記

卷三

世評

四十二

之功。庸主所懼。其不爲築舍者幾希。古命將者曰。臨以外。將軍制之。都護投尉之受命。而之西域也。西域之事。亦彼制之矣。機權隨其伸縮。不從中受也。都護聽其指麾。不從中掣也。使即發其所部。何婦之有。以其發諸國兵。及屯田吏士。而始不免于婦也。然而不婦。則不可發。不發。則所部少。而不足以得郅支。法之罪婦也。恐天下廢格其上之令。而口實于婦。以外授隙。而內就私也。知婦上令。而以就上功。則何不可之有。韓之告秦也。下令曰。能得秦王者。寡人與之國大。

夫謀日。實不可以若是其重也。韓王笑曰。且得秦王。矣。秦人其憂無國哉。魏之患河也。其邊臣夾而使之。趙魏王大喜。賞之十邑。其相爭之日。守邊而從河。犯官也。從而賞之。王之臣。不守職矣。魏王曰。子受過矣。魏之功。有大干徒河者乎。魏無二河。則徒河之賞。不再也。此二者。甘陳之類也。凡當事者。貴相機宜。而忌守株。凡論事者。貴發功實。而厭膠柱。是故子囊北而全楚。北固不可以爲庸。然而取其全楚。可也。弦高誑而存鄭。誑固不可以爲恒。然而錄其存鄭。可也。不然。

史記

卷三

史記

史記

無功者。以無功責之。有功者。又以文法責之。此長材異能之士。所以踟躕而不得展也。彼石顯者。妨功害能之臣。亡論已。以匡衡而亦附會其說。不亦陋乎。吾故有取于劉向之議。若以爲功罪不相掩。而欲誅賞並行。此又鼠首兩端之說。不可用者也。甘延壽陳湯事

二疏官。咸名立。一去求免危辱。設者以爲高致然矣。第二疏此日於漢。果可去乎。果不可去乎。彼其位在師傅也。其責任輔養太子也。父子受朝廷知遇。不爲不深。其視己身名後禍。孰輕孰重。一去謀身則得矣。

如言。君何如。太子何如。朝廷天下何伊尹復政厥辟。必待處仁遷義。而咸有一德。猶拳拳焉。不則顯覆典刑。猶吾責也。周公明農起于基命。宥養。悅。召公。則累數千言不置。不則幼冲有過。寧捷伯禽。雖三叔流言不去。若曰。親親固然。而幸野耕夫。何親語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伊周之心。爲吾君也。爲天下也。孝元年十二。通孝經論語。正蒙養聖功之會。且廣受之歸。惓惓餽贈。又知師傳當尊。可與有爲者。使廣得教世子之法。而早爲所則望之下。懷恭顯。擅權。必不見于

史記

卷三

史記

史記

初元。廷昭之年矣。而奈何其悲然以去也。若曰。帝王子孫。稟異于人。而冲年已可樂見。則太甲成王。非與。而顯覆而有過。易以卒爲守。咸令主。故人謂二疏知幾保身。吾獨謂大夫也是謀身而負其君者耳。

揚子雲。古以此孟荀。紫陽氏著通鑑綱目。直書之曰。莽大夫楊雄死。蓋舉市國之稽淵。屋姓之馮道。所未嘗加者而加之。不知雄至京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近百年。則典所謂年七十一者。又相

低倍矣。又考雄至京，大司馬王音奇其文，而音覺永
始初年，則雄未必在永始之前無疑。然則謂雄爲是
子養年者，妄也。其云媚葬，安可知矣。按雄郡縣人，郡
人簡公紹芳辯誣尤悉。簡引相諱新語曰：雄作甘泉
賦一首，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而祠甘泉在永
始四年。雄卒永始四年，去莽篡尚遠，而劇恭美新，或
出于谷子雲。然考之，法言云：漢興二百一十載，爰自
高帝至平帝末，蓋其數矣。而謂雄卒永始，亦未必然。
計雄之葬，或在平帝末，則其年正七十餘矣。因雄歷

東

卷三

王莽

四十五

成哀平，故稱三世不從官。若復任莽，即止三世，豈由
是知雄決無仕莽授關美新之事。案，陽亦未可爲實
錄也。
嚴光，非高士也。亦非帝故人也。因帝之舉人，爲夫帝
豈光故人。實，赤帝子中興之孫，而於光爲君也。帝應
運而興，收復故物，蓋取高帝之天下，還之。高帝後人，
光雖一高士，猶高帝遺民，而不臣高帝之後人，可乎。
光自爲計，雖莽不族，劉不炎，請與故人老布，天可乎。
將可爲主，能爲而汲汲然，寄聲烟水，是實無能爲之

具耳。彼天生賢人君子，有梗之棲遯世外，優游塵表
者乎。謂帝求之未誠，則既物色者幾而中興天子之
躬下夷，一介幸野，後此風刺見而猶不出，則爲天子
者必如何而可安車之迎，加足之暢，物色之往。羊裘
之披，帝負光耶。光負帝耶。帝不忘窮交，而光竟違風
好，光自處亦薄甚矣。史不道其冥冥之備，又不紀其
恭恭之烈，而獨以客星犯座一事，侈爲芳躅。嗟乎，假
寒微傷直，草野僻僻，聽耳果真懷仁抱義，不阿不屈
者哉。彼謂愈迫愈逃，清名歸我，捐一時之厚遇，買千

東

卷三

王莽

四十六

古之顯名，其肺肝焉耳。說者曰：光與帝窮交時，已逆
窺其刻薄少恩。夫不任三公，惡而直諫，皆卽位後事。
光料既與之，帝必不以恩厚終，獨不料未與之，帝必
不以窮交終乎。夫帝王自有負識者，豈見光誠見及
此，則昔也友誼，今也君臣。胡故人光故物歸故鄉，明
良名，番字，皆求名之計，何不出此而出彼。何愚且平
也。若謂幾年窮交，倏而天澤，心不屑爲，則相武，稱成
古人，爲之披家庭骨肉，視布衣視席，倍昵焉，曾不少
避，何哉。是車天下之人，爲果爲抗爲矯激，昔光作爾

又美光者。崇之也。故吾謂光此舉上欺君中欺故人。下欺將來之淺儒。其果爲帝故人乎。抑帝罪人乎。特誅之以謝光武。昔太公封營立殺東游居士。昆弟二人或問焉。公曰。吾聞其昆弟說曰。不臣天子。是望不得臣也。不友諸侯。是望不得使也。耕食耦飲。無求于人。是望不得賞罰勸禁也。夫王者使臣。非爵祿則刑罰也。令四者不足以使之望。孰與爲君乎。是以誅也。由此言之。如光者。其能免于太公之世耶。卽我國初立法。震中士大夫。不爲君用者。必殺無赦。意取諸此。

史記 卷三 世宗 四七

漢光武渡滹沱河。俄傾水合。具有神助矣。其後帝食其處。爲危渡口。示天幸。不可恃。以戒子孫。此其大度何如也。石勒擊劉曜。濟自大場。以河水泮爲神靈助。號爲靈昌津。此其去光武遠矣。石勒自謂遇光武。嘗並驅中原。未論胡漢仁暴。只茲一事。絕塵莫攀。胡羯何其大言無忌耶。其代王什翼健擊劉辰。河水未合。乃以韋絙約流漸。而水合。復恐未堅。又散韋于上水。草相結。有如浮梁。出其不意。遂大破之。此則以人力逆天者也。

光武出獵。夜還。郭憚拒關不納。明日上書。賜布百匹。而東門候貶焉。帝誠能容臣執法。而所以勸懲亦明。然獨不知反己之義乎。且當時戰守之臣。使皆如憚。則昏黑危途。龍旂萬乘。侵假安歸。識者謂憚則宜賞。之以勵其餘。東門候則戒之以警其後。至魏遼之失。引咎自歸。使天下曉然知其君之過而知悔。庶賞罰益精。而體統益正。一勳未爲妄。而盛德可少登哉。惜乎慮不及此耳。

史記 卷三 世宗 四八

漢宣帝時。趙主苑廣漢。委司隸寬饒。韓為朔廷壽。楊光祿憚。臣不以令死。議者悉詰廣帝。余則曰。不然。自有等也。廣漢以私怨殺男子榮高。非法也。然不以殺婢殺卒相未必死也。死之日。守關號泣。顧代之傷者。至數萬人。且日留之收養小民。則廣漢之所摧折者。權路耳。噫。不稱人傑哉。是罪不掩功也。延壽貴躬則謂聞恩過化。民則二十四縣不敢言辭訟。不賢而能之乎。特以放散官錢。件許蕭望之。遣御史按驗。文法吏承望風旨。鼓弄刀筆。以股肱借逾向方等事。也。今棄市百姓莫不流涕。是罪輕於廣漢。而功又倍之者。

乎。寬饒向嘗有術衛士卒之恩。至其刑餘法律之說。尤甚切當。然傳賢之說。顯似求禪。無人臣禮。自劉北關下。非帝意也。何足深惜。憚性烈害。好發人隱伏。其心術躁險。賢者固如是乎。甚也。以至上爲戲。出語悖逆。戴長樂之言。或未足信。于定國之奏。豈有寬乎。帝猶然薄治之。免爲庶人。顧不幸哉。乃恣雅里開肆。爲怨謗。南山之喻。以臣毀君。無官之議。以下訕上。如此不誅。亦哀平之世耳。其三。尺之謂。何說者以憚而列于囚人之中。共成一代狂獄。非也是。故論四臣之功。

史記

卷三

史記

史記

尤乎其王哉

史稱宣帝有名實不相應者。必知其所以然。而王成以偶增流民象顯賞。自是俗吏多爲虛名。而韓後名實之政。其虛多矣。夫所謂虛名者。乃人臣輩譽君上之姦術也。人君苟篤信而好之。天下之理亂矣。實則聚歛。而名曰理財。實則括克。而名曰養廉。實則

開邊。而名曰計不庭。實則尙阿。而名曰一衆志。獲罪于外舍。而奏聞固空。水旱不以聞。而稱大有年。諫諍路絕。則曰無事可言。賢才盡廢。則曰小人退聽。人君樂其名。良是也。使之誇誦太平。死心燕安。而不知天變實彰。地變實著。人心實離。禍亂自此而起矣。故爲天下國家者。貴實則益。虛則損。自古不易之道也。郭林宗葬母。徐孺子往弔之。置生芻一束于墓前。聚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愚按。今人用

史記

卷三

史記

史記

東郭故實。多以爲美死者。觀無德以堪之言。又似美生者。蓋古禮知生者弔。知死者傷。孺子之來芻也。非傷也。夫芻之爲言。暗慰之意也。而美德焉。意不左耶。且弔人母死。而美于德于。意無深林宗之解。無乃耶。書燕說類。聊借乎當日會董諸賢。無有親同之者。陳蕃位上公。實武本兵柄。同心協力。請治閭尹。而不能勝何也。武貪援立之功。一家四戾。其失一也。雖微賢才。列于朝廷。而司隸挾尉。河南尹未有署置。二失也。中官罪惡顯著者。可廢可除。自餘慰安之。孰不

服欲悉去之。三失也。夫后猶豫未忍。此事機也。宜及時建白。請御殿。開宮省門衛。迅速掩捕。武曹不失四失也。既收鄭綱。不即行刑。尚送北寺獄。五失也。曹鋒王甫。是爲元惡。必待鄭綱詞還。然後奏收。六失也。外庭新立。內豎膠固。既與爲敵。乃使人納奏。已出府猶七失也。兵權在手。素不爲備。事已敗露。乃始召兵。八失也。至于陳蕃聞難。將官屬諸生。拔刀入尚書門。欲何爲耶。以此觀之。陳蕃公忠而短于才術。武無足稱矣。

東東

卷三

世評

五十一

東漢之黨。蓋君子以同道爲朋也。然陳蕃李膺。知遲不知退。徐穉郭泰。知退不知進。是不同道矣。而何一榻之情。一舟之誼。若是其同乎。穉之言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泰之言曰。吾夜觀乾象。畫蔡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矣。此二子所以有退無進。而得免于黨禍也。吾怪穉于下榻之時。何不以此言諫。泰于同舟之際。亦何不以此言諫。膺卒使蕃膺輕生冒進。以肩大轡耶。或釋泰之失諫。則于知已。廢切偈之責。或蕃膺之拒諫。則于至友。棄同心之言。是奚取乎一舟。

二泉邵先生學史。乃曰。身可降。城不可降。然必有所托。而圖爲不可破者。而後可以言不降也。苟身降而城隨之。其與幾何。爲苞計者。守而不必連戰。母庶其全乎。或曰。徐庶何如。曰。庶無專城。其爲去也。異于苞矣。是邵先生猶慮夫苞以身降。而城亦不免。未若守而不連戰之足。以兩全也。然守而不戰。何道可以全。母賊有求。而挾質焉。一不得所欲。而肯置其母去乎。彼讀空同子。或問趙苞徐庶之事。曰。苞傷勇。譏不戰而死。可也。不戰而死。猶足以存母。吁。不戰而死。母庶其全矣。不與之戰。以平其心。一死以明吾至心之无所解也。而益亦有道。得無感而動乎。不然。彼優然然挾其空質。而負不義于天下。亦安所歸也。吁。苞一死也。與其戰而殉母于死。孰若死于不戰。以贖母之生。知不出此而於彼。則亦未嘗觀于會通之故也。昔盜欲有犯樂羊子妻者。乃先劫其姑。妻聞操刀而出。盜曰。釋汝刀。從我者可全。不從我者。則殺汝姑。妻仰天而嘆。舉刀刎頸而死。盜亦不殺其姑。盜之不殺其姑。子妻之自殺也。君子曰。若之挾武威。太守母。

東東

卷三

世評

五十二

史 285-90

也。使太守不戰而死，羌亦豈遽殺其母哉？惜也。苞之爲母，而不加樂羊子妻之私其姑也。晉周虓領梓潼太守，寧康初，符堅將楊安入寇，虓固守涪城，遣步騎送母妻從漢中，將抵江陵，爲堅將朱彤邀而獲之，虓遂降于安，堅欲以爲尚書郎，虓曰：「老母見獲，失節于此，母子獲全，秦之患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爲榮，堅乃止。自是每入見堅，輒箕踞而坐，呼之以爲「匹賊」，堅竊以虓不遜，屢請除之，堅待之彌厚。後與堅兄子苞謀襲堅，事泄，不殺也，竟以病卒太原。然則趙苞如虓亦

孝子
孝子
孝子

可也。乃說者曰：彼鮮卑衆多，而可以計取，夫苞之方寸亂矣。一城如斗，萬馬如雲，此危懸存亡之秋也。而所與共謀者何人？又曰：鮮卑性貪，而可以利誘，母給利未足盈其心，而一時十萬之貨財，將索諸帝乎？抑括諸民乎？縱城全母全，而異日文法吏責以贖金，猶虜如宋桃仲約之事，苞豈不窘于此？蓋至歸葬母，苞泣告鄉人數語，而遂嘔血以死，悲哉苞也。謂苞處母之未善也，可謂苞所遭之不幸也，亦可故又嘗試合徐庶與趙苞而再論之。夫庶也，亦劉奔母也，亦

母全城。讀者卒嘗苞而趣庶矣。獨不思當苞之時，已委質爲臣，則致身之義，當于國不當于家。時，兩母不得私致諸于子，亦不得私驅諸母，其執也。有憫而已。其死也，有事，集以死報之而已。况羣守邊，西邊關特以爲障，無遠西則無邊，無邊則天下潰不可支。身係其重而敵亦自其所重攻之。此所謂不以一人故病天下也。時或求生之，或身降之，則身已係諸敵，不爲之謀，死于虜，爲之謀，死于君，而無完策等死，而母死于義，不死于懼，屬以誣于子，死于忠，不死于黨，賊以

孝子
孝子
孝子

其心固不得使操思劉，劉亦不得固止重去以強其方寸之亂謀我也。時逢遇在我，母曹則曹，母劉則劉，有母在此，身未可以許人也。况劉又可無我者哉？以謀若亮若統，以勇若羽若飛，劉可無庶，庶不可無母，此所謂不以天下故病一人者也。庶不去則王陵矣。庶之遇延于陵，陵之處不若庶也。是故原二子之述

苞近于迷。糜近于順。究二子之過。則庶易苞難。論樂者當以身處當以心諒。求無愧于理斯已矣。是苞無冤獄。庶不專美。殊途同歸者也。若進苞退糜。貪夫死名者。將直力焉。進糜退苞。全生忘國者。將奔走之。此非通論。未可以準名實也。若陵者自不必議矣。夫三子不同道。而三母皆賢。陵母曰善事漢王。苞母曰母。虧忠義。庶母則驚子之歸以死。故卒成此三人。陵以功苞以忠。庶以孝。若母者可以死哉。

憤憤生日。下邳之役。羽命已懸於操。誠不難一死報。

史東

卷三

世評

五十六

劉而委寄之。百口謂何。羽不可死也。幸而操有羅羽之心。翼羽爲用。而特以恩結羽。故羽亦幸以事劉之身。爲劉而存。而特以誠告操。使操當日殺羽。何足爲操。羽固逆操不殺也。使羽當日從操。何取于羽。操亦料羽弗從也。使羽既告操。不爲操少効尺寸。即明辭操而去。羽不爲也。使羽真知劉所向。不爲操一布腹心。竟陰捨操而去。羽尤不爲也。迨白馬之圍。天若適啟其機。望塵卽刺。羽若故投其會。顏良阮新。而羽始舍然。然快其初心矣。夫殺表之將。藉手報曹。轉以充

劉羽所知也。乃所殺者。表遣壓曹之將。卽劉托債羽之將。羽知之乎。非惟羽不知。并操不知。非惟操不知。并張許輩亦不知。惟恃不知。故操與羽兩無憾。而劉之計可徐圖也。設一知之。使操與羽俱不測。而竟劉之策。可倖必乎。弟良胡以見殺。則先事未定。乃劉謀表之疎。非羽謀劉之失也。表胡以不殺劉。則多疑無夾。表久在劉術中。而劉制表有餘力也。劉先胡以必依表。則樹恩四世。僅表能抗孫曹。而劉固藏身有待也。母論密書後至。羽始明知。卽羽先知之。而一時

史東

卷三

世評

五十七

報曹辭曹。計將安出。惟羽殺良。而後羽得報曹前劉。惟表生劉。而後劉得因表遺羽。嗟。操之遇羽厚矣。始而下邳。既而五關。皆脫虎口。謂羽之智勇能自完者耶。異日華容再報。羽勝不知幾迴。總之皆天意也。事有有意而成。亦有不期而合。尚論者設身處地焉可矣。

子房起布衣徒步。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奇謀秘計。轉敗爲成。出于困急之中數矣。故高祖配蕭韓。稱爲三傑。後世建之。無艾議焉。或何人斯。乃嗟然以是擬之。

強盛此操之逆節已。孝甲子任或之始矣。想操必以帝獻不綱。是卽亡秦于嬰。而文若奇才智計。庶幾說子房策略也。吾將以興漢高祖之駿業。佐命元勳。非或伊誰。是故一接而帖喜之甚。楊謂之深。司馬之命且下矣。不然。古謀臣策士。紛不可枚數。而必斷顧子房比倫。係以吾之一言。何哉。夫老瞞漢賊。無容藥矣。乃文若者。八龍子弟也。乃祖乃父。皆當世豪傑。豈其全無輔漢之志。又豈其間操子房之比。不少隱情。而顧猶栖幕下。爲之籌畫甘心焉。此何以故。蓋文若者。有輔漢之心。而特以匡復望之曹氏。不知老瞞非輔漢之人。而文若之初計。失耳。彼徒見其英雄大略。當世鮮儔。而初不評之。月旦。故曰諱諱焉。以大略大德大義之說。陳于操前。而操亦且以周文王爲解。以愚一時羽翼之士。則文若之遭曹氏衝中久矣。卒之九錫之受。基謀始露。文若然後釋然于心。謂曹氏非人矣。吾失所從矣。居家何以對祖父。入廟何以見二十四帝。書之信史。何以解後世口舌耶。于是怏然一死。明志。乃歿。告子。天下曰。我爲漢死。其報信之。此文若

建康

卷三

世所

王八

無聊不得已之情。雖死不瞑者也。後之君子。必欲責之。謂以此一死。救天下後世。固不可謂無據。獨不念曹氏今日受九錫。明日祭受禪壇。荀氏爲佐命元勳。文若三公矣。向日所從曹氏之意。謂何棄此成功不享。而規取死後之餘名。蓋足潤枯骨哉。文若之謀諒不出此矣。雖然。文若之始從曹。非也。其既死。漢亦脫也。概謂喬佺漢鼎者。疑且不已。卽眞而終其世。爲漢臣未必非文若。一死有以寒之也。錄子曰。荀文若聖人之徒。其才似張子房。道似伯夷。則吾不敢信也。文若者。志似管仲。而才不逮。心似召忽。而未聞道。則大非楊雄比也。後數十年。而符秦有王猛。于荀氏爲近之。

建康

卷二

世所

王九

神舉漢之既。非操首也。僖于常侍。甥以黃巾。烈于董卓。燎于術布諸兒。操剪滅芟拔。民稍安輯。謂操乘亂而也。既心則可。謂操首亂。漢則不可。操當獻時。即自帝。惡乎禁之。而終身北面。竊安漢之號。以標其篡。說者謂其名義而不取。取夫畏名義。則稍賢乎不畏名義。如昇莽。裕溫者也。篡逆之罪。不無從末減。獨炎灰已。灺山陽。劉賓終。保首領。以存漢祀。比之漢平晉。恭唐昭之。祇猶爲彼善于此。使丕當特終臣節。蓋父怨外召玄德孔明。共獎王室。則權必不敢帝江左。而終

東東

卷二

世評

六十一

臣漢天下不三。未可知也。而曹瞞分香賣履之詐。可飾爲真乎。舍此忠孝大節不爲。而甘爲篡逆。故司馬氏父子之哀天惡丕之篡而奪之也。丕兄弟父子之智且文。天子操之不篡而昌之也。或曰操篡以心。不篡以迹。春秋誅心。操爲首賊。嗟乎行盜者終與竊而末行者殊科。操雖劇盜。猶未行也。天蓋有以權之矣。關雲長惡惡極。嚴華容相遺。不發一鐵。司馬公是非最公。帝親惡漢。昭然簡冊。使操果一無足取也。二公何如人。肯輕以予之乎。

曹操使阮瑀作書與孫權。至言赤壁之役。遭孫疫氣。燒船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盡穀罄。無所復掠。徙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善敗者不諱敗。老瞞諱敗。乃至飾強辭于事主之前。偷鍾者掩耳可嘆。

武庚自擬管樂。管九合一匡。才誠不世。而所輔植公。所用齊國。扶天子。今諸侯其勢易奉。續用易成。武庚扶弱主。藉弱邦。人心去漢。迥不侔也。至規模局量。則檻車三顧。寵辱異觀。五叔三歸。宏臨殊域。不待言矣。

東東

卷三

世評

六十二

樂業士之推耳。內襲燕邪之銳。外因齊潛之湛。中入蘇代之間。卽他師行。師臨潘反掌。何象于毅。而武庚匹哉。大抵孔明爲當時言不啻大盡。否則陳壽之詞與將略非長。同一誣謬。非事實也。

俞文豹吹觚錄口。古今論孔明者。莫不以忠義許之。然余兄文龍嘗考其顛末。以爲孔明之才。謂之識時務則可。謂之明大義則未也。謂之忠于劉備則可。謂之忠于漢室則未也。其說有四。一者備雖稱爲中山靖王之後。然其服屬疏遠。世數難及。溫公謂猶宋高

祖自稱楚元王後，故通鑑不敢以紹漢統，况僭又非人望之所歸。周瑜以梟雄目之，劉已以雄人視之，司馬懿以詐力鄙之，孫權以猾虜呼之，亮獨何見而委身焉？精使以爲劉氏族屬，然獻帝在上，猶當如光武之事更始，東征西伐，一切聽命焉可也。二者備之枉駕草廬也，始謀不過曰：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伸大義于天下，其辭甚正，其志甚偉，自亮聞之以聘蒯益，成霸業之利，而備之志向始衰，無復以獻帝爲念。由建安舉兵以來，二十四年，天子或許都，或居長安，或幸洛陽，官室煢然，趙在籬棘間，備未嘗使一介行李詣行在所，今年合衆萬餘，明年合衆三萬，未嘗一言稟命朝廷，而亮亦未嘗一談及焉，蓋其帝蜀之心，已定于草廬一見之時矣。三者曹操欲順漢東下，求救于吳，無一言及獻帝，而獨說以鼎足之說，夫鼎足之說，始于關通，然通之說韓信以此，猶有漢之一足，當三國將而爲是說，則獻帝無復捧指之望矣。賴周瑜漢賊之罵，足以激怒孫權，故能成赤壁之勝，若亮若備，何以厲將士之氣，服曹操之心哉？荆楚之士

東漢

卷三

世宗

六十二

從之如雲，非從備也，乃從漢也。四者備之稱王漢中，則建安二十四年也，獻帝在上，而敢于自王，及稱帝武備，則聞獻帝之遇害也，亮不能如董公說高祖率三軍爲義帝輔索，伏大義，連孫吳，聲罪討賊，乃遽乘此卽帝位，而逐鋒攻吳，晉文公有言，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故賈詩以爲大敵未克，便先自立，恐人心疑惑，而謀以高祖不敢王秦之事，亮反怒而黜之，夫以操之梟雄，其王其公，猶必待天子之命，荀彧且以此憤死，以丕之篡逆，亦必待獻帝之禪，楊彪且不肯

東漢

卷三

世宗

六十三

而君臣自相推戴。則赤霄之立盆子。亦有辭于世矣。春秋未末。諸侯爭強。周室微弱。孔子無一日不以尊王爲心。若亮之見。則魯同姓也。亦可卒之爲王矣。天下後世。惟恃此見。故于亮之事。無敢置異議于其間。文中子曰。通也。敢忘大皇昭烈之懿。孔明公瑾之盛心。漢之君既稱獻帝。魏之君又稱武帝。吳之君又稱大皇帝。蜀之君又稱昭烈皇帝。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一天下而四帝並立。可乎。通之見如此。宜其爲續書之體也。余兄嘗以是說取解于同文館。乃我朝

建寧

卷三

世評

本十四

獻猶共主。阿瞞幸時。挾其空名。以令天下。惟恐須臾失去。彼備能爭于操手乎。不能者。二群雄角起。祇以兵力爲盛衰。孤窮如備。兵力不足。當江東之半。而況許都。彼敵者。又人人居以爲奇也。諸曰。荒不耕。耕則爭。使一人焉。擁帝遷之左。又一人焉。擁帝遷之右。鼎足未成。而覆餗已先見矣。不能者。三義帝更始。非朝戴者乎。心術之而未。必身術之。身始之。而未必身終之。不能者。四赤壁也。精周郎。荊州也。仗魯肅。巴蜀也。資法正。大夏非一木之支。而統也亡。康也去。彼與同

建寧

卷三

世評

本十四

纔五十四。初非隆老不任勞苦之時。况以孔明之明達。豈不能量事之大小。身之勞逸。而顧弊精殫項。自殫其軀。此決無之理也。杜少陵知之。故曰。伯仲之聞見。伊呂指麾。若定失蕭曹運。移漢祚。難。恢復志。失身殲軍務。勞。此言孔明之死。乃漢運已移。漢祚已終。大數不可支持耳。志決身殲。豈因軍務之勞乎。蓋不然。史臣之說也。

唐薛能詩云。山腰徑過蒲徑。隔溪遙見夕陽春。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做臥龍。王荆公晚年喜讀

史事

卷三

世評

六十六

之。然能之論非也。孔明之出。雖不能掃清中原。吹火德之灰。然仲討賊之義。盡託孤之責。以教萬世之為人臣者。安謂之成何事哉。荆公讀此。蓋以自喻。然孔明開誠心。布公道。集謀慮。廣忠益。其存心無愧。伊呂出師未捷身先死。此天也。荆公剛愎自任。新法頻苛。毒流四海。不忍君子之見排。其引小人以求助。卒為其所擠陷。此豈天也哉。自古隱士出山。第一簡是伊尹。第二簡是傅說。第三簡是太公。第四簡是嚴陵。第五簡是孔明。第六簡是李泌。皆為世間做得些事。遂

以四皓之出。或者猶譏其安劉是賊劉。况如樊英輩乎。

仲達用兵如神。謀無再計也。顧於畏蜀如虎之譏。婦人巾幗之辱。而安受焉者。豈其性懦之具情耶。何去非以為亮之行軍。利在速戰。仲達持重不應。以老其師。而求乘其弊。故被譏可也。被辱可也。而不悍然為憤怒之師。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其仲達之謂矣。是以創有晉祚。而起趙曹劉之業。去非之取之者。蓋自有見也。予亦曰。以是非論。則孔明千載之豪傑。以成

史事

卷三

世評

六十七

敗論。則仲達一世之英雄。唐子西云。人君不論撥亂。字文。要以制略為貴。六韜述兵權多奇計。管子俱權衡。貴輕重。申韓聚名實。攻事情。施之後主。正中其病。藥無高下。要在對病。萬全良藥。與病不對。亦何補哉。又觀古文苑載。先主臨終。勅後主之言曰。申韓之書。益人意智。可觀誦之。三國志載。孟孝裕問。郅正太子。正以度恭仁。答。孝裕曰。如君所道。皆家門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知何如也。繇此觀之。孔明之喜申韓。審矣。然謂其為

對病之藥。則未敢許。夫病可以用藥。則用藥以對病。爲功。苟其用藥不得。則又何病之對也。劉禪之病。牙關緊閉。口噤不開。無所用藥者也。而問對病與否。可欺且申韓何如人也。彼等原與儒宗分而爲六。既分爲六。則各自成家。各自成家。則各各有一定之學術。各各有一必至之事功。舉而措之。如印印泥。走作一點不得也。獨儒家者流。汎濫而靡所適從。則以所敬者爲耳。故汲長孺謂其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而論六家要指者。又以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八字蓋之。可謂至

家東

卷三

世評

六八

實不易之定論矣。孔明之遇後主。日苟不伐賊。上業亦亡。與其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孔明已知後主之必亡也。而又欲速戰以幸其不亡何哉。豈謂病難進不得藥。而藥終不可不進。以故欲猶能俾于一還乎。吾恐司馬懿曹真諸人。尚未可以從仲也。六出祁山。連年動衆。驅無辜赤子。圖數千里之外。既欲愛民。又欲報主。自謂料敵之審。又不免幸勝之貪。卒之勝不可幸。而將星于此乎終隕矣。蓋唯其多欲。故欲衆施仁義。唯其博取。是以無功徒勞。此八字者。難孔明大

聖人不能免于此矣。愚嘗論之。成大功者。必不顧後患。故功無不成。前君之于秦。吳起之于楚。是矣。而儒者皆欲之。不知天下之大功。果可以顧後患之心成之乎。否也。吾不得而知也。顧後患者。必不肯成天下之大功。莊周之徒。是已。是以寧爲曳尾之龜。而不肯受千金之幣。寧爲漆上之樂。而不肯任楚國之憂。而儒者皆欲之。于是乎又有居朝廷則愛其民。處江湖則憂其君之論。不知天下果有兩頭馬乎。否也。吾又不得而知也。墨子之學術貴儉。雖天下以我爲不救

史東

卷三

世評

六九

一毛不恤也。商子之學術貴法。申子之學術貴術。韓非子之學術兼貴法術。雖天下以我爲殘忍刻薄不恤也。幽逆之學術貴詐。儀秦之學術貴縱橫。雖天下以我爲反覆不信。不恤也。不俾五霸之勢。以成夏殷之績。雖天下後世。以我爲事兩主而兼利劉烹。要而試功。立太甲而復反可也。此又伊尹之學術。以任。而直謂之能忍詢焉者也。以至懲周焉。道諸老。寧受祭掃歸晉之謗。歷事五季之恥。而不忍無辜之民。日遭塗炭。要皆有一定之學術。非苟有者。各周于用。總足

辦事彼區區者。欲選擇其名實俱利者而兼之得乎。此無他。名教累之也。以故雖前應後。左頭右盼。目已既無一定之學術。他日又安有必成之事。功邪而又好說時中之語以自文。又况依倣陳言。規跡往事。不敢出半步者哉。故因論申韓而推言之。觀者幸勿以爲予之言。皆經史之所未嘗有者可也。

漢昭烈與諸葛孔明。經營西蜀以窺中原。無非爲興復劉氏耳。昭烈既崩。其志未遂。嗣子劉禪。昏愚懦弱。雖有孔明。亦末如何。昭烈生前。豈不知之。晏駕顧命。更取

卷三

世所

七十

宜曰。嗣子可輔。輔之。如不可輔。則擇劉氏之賢者立之。孔明王佐之才。必有以處此。而劉氏興矣。昭烈智不及此。乃曰。如不可輔。卿可自取。是置孔明于嫌疑之地。欲變而擇賢。則天下將以昭烈之言而疑已。欲不變。則劉禪又不足與有爲。此孔明所以不能混一天下。而漢祀遂斬也。宋張文潛有詩。永安受命堪垂涕。手草庸兒是。天意足爲孔明置詞矣。雖然。吾猶不能不爲當日孔明懼也。夫以托孤寄命之際。而君臣不能無疑。則衆豈能無忌。設大行在。或敵國乘

而爲武庚。祿父之謀。用田單。陳平之間。或奸臣之。而與管蔡流言之變。造夏竦。伊霍之毒。雖賢如成王。周公不免居東。明如仁宗。范甯竟至罷相。魯謂禪昏庸之主。而能任疑。勿二者乎。於此益見天意云。

諸葛孔明。材似張子房。而學不同。子房出于黃老。孔明出於申韓。方秦之末。可與當天下者。非漢高祖而誰。項羽決不足以有爲也。故其初即歸高祖。不復更問項羽。與范增之徒異矣。然而黃老之術。不以身易天下。是以主謀而不主事。首終而不首始。陰行其志。

史東

卷三

世所

七十

而不盡用其材。雖使高帝得天下。而已不與也。孔明有志于漢者。而度曹操孫權不在於是。故通辭以觀其人。唯施之劉備爲可。其過荀文若遠矣。以備不足與舉。馳中原而吞并。寧遠介于蜀。伺二氏之弊。乃婦漢末頹弱之失。一齊之以刑名。錯綜萬務。參覈名實。用法甚工。而有罪不貸。則以申韓爲之也。惟所見各得于心。非因人從俗以苟作。此所以爲黃老而不流于蕩。爲申韓而不滯於刻。故卒能輔其才而成其志者也。

劉禪天下之賢主也。劉關一姓，成都獻盟，夷蜀化音，
販王爲公，世且比于亡國之謀餘，季葉之關王，豈不
冤哉！大抵天下之舉事，有幸有不幸，而耳食皮相之
夫，往往因事之成敗，而皆議于英雄之後，舞管弄舌，
輕如旋風，徒以快一時書生之見，至英雄欲恨，抑首
于九原之下，而氣不得伸，何敢望于區區之後主，而
獨令寬貸之也。語云：天之所興，誰能廢之；天之所廢，
誰能興之。後主之亡，天也，非人也。昭烈有雄才，少好
讀書，無論他事，卽其獨留兩言曰：勿以惡小而爲之。

史記

卷三

七十一

勿以善小而弗爲。又曰：惟賢惟德，可以服人。夫帝開
關百戰，日與武夫老卒，半鎗皮肉，于金戈鐵馬之間，
乃其馮稱謂子，卽宋儒說說論，揮塵歷歷，爲操
而髮爲白也，其誰能及帝之兩言哉！且後主非獨得
帝力也。武侯澹泊明志，少伏牀下，奉鹿門龐公之教，
故其出處獨正，而之所以訓導太子者，非三代伊呂
之言，所不敢出。卽韓將軍而下，非騷騷之雲龍，而桓
桓之召虎也。內有昭烈之賢父，外有舅親之嚴國，而
前後左右，有武侯諸君之法家拂士，彼後主者，縱不

肖，猶蓬之在麻矣。豈若曹不吐雞蟲之藝文，孫亮辨
鼠矢之小慧哉！帝崩時，太子纔十七耳，以毀黃冲于
而當國家新喪，狙吳彪觀，寒衣而親岷山漢水之傍，
兩家謠而用譚方思得其間，飛流言中之，君臣相疑，
譏臺中起，在姬公不能免于孺子，伍行人不能免于
夫差，而丞相雖忠，能免于後主乎？不然，以夜郎扶餘，
樞處海中之一勺，猶得易置其將吏，而操縱其生殺，
丞相雖忠，能禁後主之不奪其所憎，而子其所愛乎？
能禁不以新進之士，而積着老臣之上乎？乃帝踐祚

史記

卷三

七十二

以來，內外官府，一切機務，帝不敢自裁，而曰：以問丞
相。執當長史，執當參軍，執當太尉，執當廢徒，執當
誅，帝不敢自裁，而曰：以問丞相。渡水，軍祈山，倚好
東吳，雖敗績街亭，師老糧盡，帝亦不敢自裁，而曰：以
問丞相。蓋數十年，主少國疑，上不猜，下不忌，進不駭，
胡退不意尾，揖讓談笑于樽俎之上，而從容指麾于
羽檄交馳之下，嗟乎異哉！不難于丞相之用後主，而
難于後主之用丞相，不難于先帝之君臣交懷，而難
于後主之親丞相若父，嚴丞相若師也。丞相而在，猶

日得以維繫其手足。丞相歿而若璠若光若恭若維。猶得終身布帷槨之謀。竭軍旅之事。此君故耶。信昭烈而因信。丞相信丞相而因信。丞相在服之諸人斯又難之難者也。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孔子曰。共不敗父之臣。與父之政。後主之謂矣。昭瑞黃綬。此不遇掃除弄臣。那以俳優畜之。如孝文黃頭奴耳。不者丞相且立碑之。死諸葛尚能走生仲達。何有于么麼刀鋸之餘哉。丞相之寬之而不以勢也。有以也。說者乃言蜀由隆亡非也。天也。炎劉之燼。光武揚之。昭烈

吹之二君以景帝之後而食孝文寬和之報武帝好殺近西京而漢絕矣天之厚文幾二百年而天委其尾于若嶺若絕中山靖王之屈指先後王又幾半百矣月有死生瓦有反覆國祚之數有盈有虛天曾能常在耶金刀乎乎太史公曰吾適遇大梁之墟墟中人口說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于亡天方令秦平海內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嗚呼此可以論後主矣天之兵也雖以始皇之鸞驚劉濬之無賴收天下而有餘天之亡也雖以岳武穆之勇略文丞相

陸秀夫之忠誠。斷天下而不足。劉蒼下第。李廣不侯。季文斯飢。倡優被錦。梧桐焦于燬下。瓦缶掩乎黃鍾。天下事。幸不幸。類如此者。獨一天亡之後。主乎哉。經說十二。而年名不易。軍旅展輿。而教不妄降。詩非良史。猶然稱之。帝誠天下之賢主也。有如天不去漢。則以北地謀之烈。漢南巴蜀之險。一夫當關。萬夫莫開。雖百鄧艾。其如漢何。或以魏作蜀。找安樂公喜笑。自若。諸臣脾死。詔爲關夫。嗟乎。此非帝之闇也。彼見亡國之君。竄身人手。如猓猓龍鳥。不能奮飛。而無益于事。况陰如昭。殷如克。庸詎知姜伯約復立之謀。不先入其耳哉。故伴驚伴喜。以示其闇。卻正不察。教以西悲。失其旨矣。孫皓欺黃口之餘沫。作爾汝歌。及種種虛誕。以調其君臣。其不死者倖也。昔先王問賈失策。而今後主亦敝其故智。以得脫于司馬几上之阿膠。泉雄猾虜。故有種哉。

親高貴鄉公之立，非司馬昭意也。太后意也。髦於理
小宗有當後大宗義，昭寧不知而欲立武之季，髦好
學風流，世居牙屬于太后，此義而後立之。髦即後

日百條陪立者欣欣焉。昭所忌有在矣。爲髮計者。惟飲鋒晦光。以養昭罪。延之歲月。會其勢。謀諸心腹。可以萬全。決于一旦。庶幾有濟。乃假自髮舒。預警權臣之聽視。豈不悖乎。史稱髦神明異。僞德音宣朝。罷朝。昭問鍾會上何如。王會曰。才同陳思。武類太祖。昭曰。若如卿言。社稷之福也。司馬昭之言。豈爲魏社稷計者。

司馬宣王問王陵于蔣濟。濟曰。文武忠孝。旣而傷之。日吾此言。破人家國。陵用是不免。會之言。濟之言也。

東漢

卷三

七十六

會之言。昭所尤忌也。髦烏髯。必匿其形。髦與侍臣論古帝王優劣。高夏康而下漢高。志意慷慨。奮欲中興。使人坐而防焉。其警擊之道乎。其布德光謀之道乎。石苞司馬家故吏。辭髦。面中盡日。昭欲過問故。苞曰。非常人也。未幾而難作。嗚呼。幾事不密則害成。當日髦不計昭。昭必弑髦。王經所謂欲除疾而更深。不在投板之際。而路人已先知矣。予嘗悲髦之才不克濟。而史以廢書。下與東晉六朝諸廢帝比。可痛也夫。是故論之如此。

何晏母曹氏。納爲小妻。故晏幼處宮中。七歲明慧。若神。操奇愛之。欲以爲子。晏乃盡地令方自處。其中人問其故。荅曰。何氏之虛也。操知之。卽遣還出。晏以家知有何氏。不知有曹氏。故操不得而子。終得還。還以國。則知有曹氏。不復知有司馬氏。故師單不得而臣。終當兄殺。晏忠孝人也。忠不忘公。孝不忘木矣。世說載其潔白。魏帝疑其傳粉。夏月以湯餅試之。拂拭愈白。知其非傳粉。而魏略乃譏其粉白不去手。此魏略用司馬家誣說耳。豈信史乎。亦猶梁興之于李固。與

東漢

卷三

七十七

恐李固使人飛章誣固曰。大行在薨。路人掩涕。而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呼。既日誣。何所不至也。世晉世浮競之俗。長自何晏。子觀傳咸疏云。正始中。任何晏以選舉。內外之衆。咸得其才。粲然之美。于斯可觀。按晏任選舉如此。蓋用世材矣。安在其浮競邪。然非傅公公忠。不能當司馬家時爲此言也。晉何曾侍武帝晏退。謂諸子有後世其殆之嘆。且指諸孫曰。此輩必及于難。異時其子哭曰。我祖其殆聖乎。曾可謂有先見矣。雖然。曾爲晉首卿。豈無經國遠

國而惟事清談。祖尚老莊。何也。曾知晉德不長。不能
有匡于上。而獨爲其子若孫私言于家。何也。曾之孫
及難者。亡晉非固有歸。然豈晉爲之累哉。曾平居日
食萬錢。所爲貽謀可知。其子若孫曰。邵曰。緩舉。後汰
又復倍之。豈有可久之理。曾蓋不能爲國。又不能爲
家者也。

爾餘堂史取卷之三 終

史記

七十八



卷之四

世評三

晉

五代

唐

五季

宋

元

蘇中郎竹冊

留餘堂史取卷之四

龍城賀詳纂著 男久邵述

後學金彰泰

世評三

陸文量云。山陰夜典一事。見稱于人尚矣。或筆之書。或繪之圖。或形之詠歌。雖以杜少陵博雅。其于卜居篇終。亦致意焉。蓋二子人品不凡。而事復奇異。故沒世之後。仰其風流標致。而樂道之如此。愚竊有議焉。夫朋友之交。義與信而已矣。故往來過從之際。必視義之可否。誠心以行之。未嘗率意任情爲高也。如子

北取 卷四 世評

猷于安道。義不當往。不往可也。義當往。則造門不入其室。豈人情乎。今日乘輿而來。與盡而返。是朋友之交。非出于誠心。而特以適吾興耳。推此類也。君臣父子。何莫非適興之具哉。是其猖狂自恣。發矜大開。其流之弊。必將以弁髦爲狗視人倫。而不知怪矣。何足爲訓哉。噫。晉士夫風致如此。人願散墓而傳記之。則晉之爲晉可知已。子故書此補前人之未發。且爲士大夫瞻觀者規。倘有以教風景識我者。則所不辭也。余愛陸公議論。得古人未道。不知蕭陳已先得矣。韋

居安梅欄詩話。載蕭山則一詩云。訪藥何如不訪休。清談生忌骨風流。渡江一楫無人面。多國王家劍壘舟。元人陳子上。亦有一絕云。月照清溪雪滿山。孤舟乘興只空還。一時來往同兒戲。底事流傳滿世間。皆與陸公同意。

王逸少在東晉時。蓋溫太真蔡謨謝安石一等人也。直以抗懷物外。不爲人役。故功名成就。無一可言。而其操履。盡見議論。閔卓當世亦少其比。公卿愛其才器。頻召不就。殷深源補政。勸使應命。道之書曰。足下

史取 卷四 世評

出處。正與陸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逸少報曰。吾業志無所願。王丞相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于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見婚女嫁。便懷向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及殷侯將北伐。以爲必敗。貽書止之。殷侯後復謀再舉。又書曰。以區區江左。所管轄如此。天下寒心久矣。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紀。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哉。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于分外乎。

甯壽廣何所自容。又與會稽王駿曰。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于所欣。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願令諸軍皆還保淮。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其識見闊深。如是其至。恨不見于用耳。而爲晉名所益。後世但以翰墨稱之。藝之爲累大哉。

王華在江左。爲一時倫安之謀。無十年生聚之計。陳顗勸抑浮競。不能從也。王敦殺周顗。不肯救也。卞敦不赴國難。不能救也。郭默害劉胤。不能問也。庾亮召

史事

卷四

世評

三

蘇峻。不能止也。石勒寇襄陽。大疫死大半。勢不能乘也。葛陵淫雨。三月不止。困不能焚也。晉帝拜其妻曹氏。不能辭也。刁協劉隗。又然指爲佞臣。明帝大行。則稱疾不朝。又陰拱中立。以觀王敦之成敗。而廟議異謀。觀敦與張書。平京師日。當親到溫帳之舌。非素有謀約者。敦爲此言。敦已伏誅。當加戮尸污棺之罪。又請以大將軍禮葬之。敦死後。事與人言。恒稱大將軍。又言大將軍。昔日爲桓文之舉。此爲漏網逆臣無疑。使以子孫貴盛。史家掩惡以欺萬世。謂之江左夷吾。

管氏典蓋亦羞之矣。

自陶士行敗。而梅陶與人書。謂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動勢。似孔明。纂史者略節其善。而稱之。遂以爲江左巨擘。吾以爲士行。知爲名鎮將而已。殆不知有晉也。當處仲之作逆也。士行雖失職廣州。然所部不乏軍食。且負嶺海之固。坐視其先後兵起。而進不聞一言相阻。退不聞譙王甘卓之盟。以衛其後。假如處仲遂得志。始與當爲司馬乎。而士行不亦爲孔光王舜乎。蘇峻之難。京師已失守矣。當號吳勤王。晉死

史事

卷四

世評

四

討賊可也。乃以不預。顧命爲恨。其拒溫平南曰。吾雖攝外將。不敢越局。士行何官。何寄也。而稱越局。茲何時也。而尚恨顧命之不預哉。兵既擊而復追還。食有餘而不肯貸。太真至勸義旗。更指之說。然後勉強起事。僥倖成功耳。假令太真欺。郝氏伏。峻亦遂得志。而勸進之策。亦可自荆州發乎。亦遂可爲峻之孔光王舜乎。或若劉石之分王乎。吾不知其所自處也。史稱其有異志。以夢折異祥而止。又稱其瓊瑤珍異。實于天府。寧盡誣哉。凡士行之所爲治。治于其所自有之。

地而已。其有功於晉者，僅居一焉。而又不純。唐李隆
淮亦類之。唐淮功大于士行，而不能終。其勳王忠嗣
之行略，與漢史思明之叛，蓋可窺其所以不終矣。吾
嘗謂是二公者，稱名將，可稱賢臣，不可。

符堅追淮配謝安，任征討大都督之寄，其爲朝廷計
者，分遣玄韋外，一無所事，以衆八萬，欲爲百萬敵也。
難矣。桓冲深憂根本，遣精銳三千入援，安復卻之。安
果何恃，而玄韋卒有淮配之捷。天幸，其可必耶。安石
非不知憂冲所憂也，蓋知玄韋能成其事，而不形之。

史記

卷四

五

五

憂以安人心耳。玄入問計，直答已別有旨。既而寂然。
安石不欲區區爲玄計者，計多則慮分，而智昏銳氣
或憊，是以張玄重請，直托遊隙。至夜乃還，其情頗露。
物如是，冲之援兵，能助幾何。玄韋賊以入援爲恃，則
鮮不致敗。此安石所以得見輩破若之功也。使玄非
能成事者，安石乃當爾耶。安石於見其北征時，自陳
主將帥以下，無不慰勉，其之微誡，安石所以憂之者，
甚至觀于此，則知當日之事，安石盡以所憂告之玄
矣。

符堅淮淝之戰，由其勢重，不分而趨一道，首尾相失，
無他奇變。此兵家之深忌也。晉取吳兵二十萬，而所
出之道七，隋取陳兵五十萬，而所出之道八，唯所出
之道多，則彼受敵者衆。是千里江淮，固與我共之矣。
今堅所統者百萬，而前後千里，其爲前鋒者二十五
萬，而專向壽春。堅又自恃其衆之盛，謂投鞭于江，足
斷其流。乃自項城棄其大軍，而以輕騎八千赴之。是
以晉人乘其未集而懸擊之，及其既敗，而後至之兵，
皆死于曠野矣。惡在其爲百萬也，使堅師離爲十道，

史記

卷四

五

五

倍發並至，分壓其境，輕騎游卒，營其要害，將自爲敵。
士自爲戰，雖未足以亡晉，亦何至蹙跌之甚耶。然亦
有以分而敗者，如楚禦黔布、吳漢討公孫述，是已。則
以兵少而敵衆也。若項羽烏江之戰，統二十八騎耳，
而分爲四道，能斬將見奇，則又少而不厭分也。總之
兵之奇，常在分而將兵之妙，用則不必于分與不分
也。嗚呼，堅特叛胡之鉅鋒，何足語此。

晉室之士，無慮數，而謝文靖最著。文靖者，亂定國立，
功名者，亦無慮數，而御桓溫，破苻秦最著。然愚以爲

非文靖能也。天成之也。夫溫吾知其無能爲也。何幸溫之暗與操懿異。帝非其所附而翼也。天下非其所掌也。其所耳目者。都超。它則王謝之良足。桓之慕而心儀晉者也。其號爲特拔者。豈忠之桓沖。它子弟。又綺縠統袴之徒。易與也。其所比肩事者。文靖大小令。與溫抗衡而接轂。它則文靖大小令之連也。故溫非操懿比也。溫之睚眦。叛換。置其君如奕然。而終不能敗。王趨有以也。勢不可也。身病且死。子幼。又無與援而乞九錫。其計畫無聊之至耳。以文靖位望。焉嘗能

東東 卷四 世評 七

蓋按大義而折計。窮力孤垂死之榮。大如拉朽木。又何具草而姑緩之以待其斃焉。夫計緩之者不死。則不可緩也。計待其斃無以待不斃者。也不死。則九錫不已。而封王。封王不已。而禪。則文靖爲之也。故制溫非文靖能也。文靖制苻秦。亦非文靖之能。而秦之愚也。以八千人。支斷流之衆。勢必無萬全。而不爲之援也。銳練之軍。山腹內愕然而不中備也。故當是時。特秦自敗耳。今秦以師觀晉。而以偏師單晉之左。晉必敗。八公山之草木不神。而秦兵不中潰。亦必

敗。敗則荆揚廣陵之墟。直隸汜而蹂之。而晉不祖矣。故其御溫也。是天譴溫以爲文靖名也。其破苻秦。是天破秦以爲文靖功也。故曰天成之也。雖然。文靖嘗從桓矣。秦敗而不能入寸進也。又憤之果矣。尚何論御溫破苻秦之事乎。若夫雅量弘度。恢恢有大臣之風。則吾必以文靖爲晉士冠焉。

晉室之敗。由當時君子高談揖讓。泊然冲虛。而無慷慨感激之操。大言無當。不適于用。而畏兵革之事。天下英雄。知其所忌。而竊乘之。是以顛沛覆越。不能自

東東 卷四 世評 八

存。且夫劉聰石勒王敦祖約。此其豪菲雄武。亦一世之豪也。譬如山林人。生于草木之間。大風烈日之所吹。霜雪飢饉之所勞苦。其筋力骨節所嘗試者。亦已至矣。向使王衍王湛之倫。潛談而當其衝。譬千金之子。居於高堂。食肉飲酒。不習寒暑之勞。而欲以捍禦山林之勇夫。求其成功。此固好雄所樂攻而無難者也。是以雖有賢人君子之才。無益于世。雖有盡忠致命之志。不救于患難。病起于自處太高。而不習天下之厚事。故實不能勞。貴不能治。一敗塗地。不復振也。

按公此論可爲一代定評矣。余謂宋之理學諸公亦似之。雖其道有虛實精粗是非之不同。而其不適於用一也。故其後夷禍之慘。若出一轍。昔人謂宋統似晉。有旨哉。

世謂清談放曠。起于晉。非也。漢末已有之矣。仲長統見志詩曰。寄愁天上。埋憂地下。飯故五經。誠裂風雅。鄭泉嗜酒。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可歲之後。化而爲土。幸見取爲酒壺。實獲我心矣。二子蓋阮籍劉伶之先着轍者也。

史記

卷四

世評

九

祖浩受禍。不由作史。夫浩脩國史。直筆乃其職耳。惟是刊石衢路。若爲可罪。然何至赤其族哉。及陽宋書柳元景傳云。柳元世爲索虜折衝將軍。河北太守。其姊夫僞司徒崔浩。虜之相也。虜王拓跋焘南寇。浩稱浩家有異圖。光世要河北義士爲浩應。浩謀泄。殺河北大姓。坐連謀夷滅者甚衆。然後知浩受禍之臨。自有其故。特因史事發耳。

憤憤生曰。時平先嫡長。世亂先有功。秦王之有天下。無疑也。而天位爲輕。天倫爲重。秦王之無兄。不克辭。

史記

卷四

世評

十

也。夫誰致此者。惟失在高祖。失在王襲。而後其失始在建威。秦王薨。建威卽祖于高祖王襲之失。而失秦王。又激于建威之失。而失者也。夫高祖分居君父。身不明召建威。直論以基業由興之故。俾其明白推遷。則建威有讓國之美。秦王無推孫之慚。萬一建威不從。則斷以大義封之。遐阻之地。秦王苦遜。則質以至誠。察其由中之言。表裡皆而始終無間可也。至王襲職在官僚。尤宜旦夕沃太子以孝弟。而開陳天令人心之所歸。果力能同建威之心。則使之退處藩服。而請秦王爲天子。不則舍建威而去之。未失也。因不得別有所事也。乃高祖以狐疑不斷之心。試于左右之言。率于嫺嬪之請。于建威元吉請殺世民焉。而聽於世民告二子滿亂不法焉。而亦聽長諸子若尉然。竟不敢置可否其間。而諸子何所稟威乎。彼王襲者。貪饕僥倖人也。甘爲交構殘忍之謀。至欲假黑闇之功以壓秦王。而日勸其主早除秦王爲事。吁。亦慘矣。世豈有殺弟奪之功。而可長立天地間者耶。秦王誠死。而高祖建威。又能安然坐享唐之賞賚否耶。夫建

成窺鼎非一日矣。有其欣羨之計。無不躍然從事者。而寧有手足。使天命不在秦王。王已早落于元吉。曼文幹之手。而卒之平文幹者。又秦王也。指募甲兵以危君父。非王魏實爲戎首而謀。先秦王本無殺建威之心。而建威實先有殺秦王意。呼毀之際。而性命存亡。孫焉。秦王於此。蓋亦靡虎牙矣。有見無身。身無兄。尚可一日並世者耶。獨惜秦王除暴殲民之功。未足以移天下之譽。而反覺踐祚履高。皆誅劔同氣之力。如公議何哉。蓋自有天位相傳以來。而君臣而父子。

東漢

卷四

十一

十一

而兄弟一於俱。一亂百亂。未有甚于此時者矣。而竟爲天下萬世篡逆滅倫者藉口也。可勝慨耶。雖然。建成倚嫡。秦王倚功。度高祖兩論之。而兩未必聽也。高祖不能得之于子。王魏又能得之于君乎。此亦事理有從付之無何已耳。姑母遂引秦伯夷齊爲証。後世累雲之代。唐家裔也。誅韋之功。平王叩頭謝相。王而父子既已融然。立嫡之疑。宋王涕泣讓平王。而兄弟又復翕然。雖日時異事異。而骨肉倫理之閒。情偽未遠。倘得建成如宋王者。而高祖秦王所全不既。

多乎。又何愿王魏不爲言。平王當立之大臣也。

或問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君子以爲宰于義。然與曰。不然。王魏于建成。非君臣也。何死難之有。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舅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王魏承高祖之命。爲建成輔。建成固不得而臣也。王魏何從爲之死。曰。事太宗可乎。曰。不可。王魏義當死者也。何也。以建成之難。王魏不當死。以高祖之命。不可不死也。而禮曰。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

東漢

卷四

十二

十二

受君命輔太子。其爲制也尤重。安危榮辱。死生以之。今有人焉。數其所輔而奪之位。而悲然莫之省。則何以復君命。且太宗以弟殺兄。以藩王殺太子。是無君無親之心。比篡弒一間耳。春秋之法。人人得而誅之。况爲輔者乎。王魏于此。盡力致討。死而後已可也。此王魏雖不當死。建成之難。不可不死于高祖之命也。如之何其事太宗也。曰。死建成則死。死高祖則死。死有異乎。曰。死非異。處死爲異。均一死也。此是彼非。義則然耳。故王魏不死。則天理人心所不與也。然以奎

成責其君臣之義。彼猶辭其責。以高之命責之力。原吾知其百喙不能辭。日然則尹起華之論亦無不可。曰由尹氏之論。此亂臣賊子所以接踵于世也。焉手可。

唐太宗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大有寵。駁駁奪嫡矣。褚遂良言之。乃以魏徵師太子以爲示太子重也。夫果足以重承乾耶。抑輕之耶。蓋朝廷之股肱。爲儲副之羽翼。尊儲副。猶尊朝廷也。不可謂輕矣。弟嘗反覆先朝之遺事。究竟成之平昔。而未見其足重太子。

東坡

卷四

世評

十三

也。何則。今日貞觀之魏徵。非前日武德之魏徵乎。今日東宮之承乾。非前日東宮之建成乎。今日承乾之太師。非前日建成之洗馬乎。太宗卽忘時昔乎。一時魏徵之才。猶稱王魏。而其所爲教太子者。不過巧結嬖妃。排陷同氣而已矣。不聞有礪石之規也。臨淵之變。元良授首。馮立以一騎士。猶然死難。而教者無憚。召之來則來。官之諫則諫。視建成之死如犬馬。古謂死綬死制者固然耶。太宗何取而用之也。昔人有言。武帝使江充挾太子。而忘其敗趙事。于亦曰。

東坡

卷四

世評

十四

太宗使魏徵傳太子。而忘其敗趙成事。何智之昏也。蓋太宗之心。牽于兩愛。而介于奪適不奪適之間。故其所以處二子者。往往大繆。擇正人輔承乾矣。然庫物惟其所用。教者也。宮室惟其所治。教者也。鄭衛惟其所好。宦官惟其所寵。朝客惟其所養。差我惟其所見。教亂也。乃至刺志寧。朴玄素。而上若不聞。卽高祖子建成。未嘗縱使若此也。雖百太師爲之重。能固監撫之位耶。擇正人以輔太子矣。然制三公見王而辟。乘是欲賜秦王警蹕意也。命秦招賓客。繕括地志。是今秦府設弘文館。置遺洲學士意也。一則曰我若縱太子豈不能屈辱公等。一則曰猶太子不幸。安知諸王不爲若主。嗚呼斯何言也。豈非明教以說觀寵伺我。卽萬祖之于元吉。未嘗縱使若此。雖百太師爲承乾重。能殺秦賴危之習耶。況今所以重承乾者。卽昔所以敗建成者耶。太宗以徵示承乾。若曰。徵不難正朕。何難太子。如世祖之用張扶乎。吾恐承乾見之。懼日上。以我爲隱太子耶。胡然以彼洗馬爲我。太師吾如不免于繯血矣。太宗以徵示秦。若曰。彼羽朝已成。

如高祖之語戚然乎。吾恐泰之喜曰。上以精建。此者補承乾明。示彼之不終矣。果誰當繼上者。自太師命下。而乾益懼。赤心益喜。泰謀兄益急。乾謀父亦益急。蔡積庭開。發生骨肉。則此命實速之也。烏在其爲重承乾耶。太宗欲重承乾。必若何人復可以望則玄齡乎。以親則無忌乎。然兩公縱能重承乾之勢。亦不能改承乾之德。徒能引泰之窺伺于一時。亦不能弭天下之怨怒于後日。其去微幾何。雖然。堯舜之聖。不能使其子不朱均。堯舜能通其變以與賢而已矣。

史記 卷四 世評 十五

承乾之不肖。奚翅朱均。遂良迂儒也。不受其覆轍。社稷而從憂太子諸王。無定分。太宗知大計。必將密諭之曰。東宮失德。卿獨不聞乎。吾終不以神堯之天下。昇不肖。以悲他日無窮之禍。獨未得夫代之者耳。於是虛心一意。潛窺察。誰懦弱。誰英果。誰寬何。誰冲挹。知明見熱。一朝而易置焉。大事定矣。胡爲模稜不決。坐養禍幾。而令後日紛紛之至此也。由其心牽于兩介乎。樹與易之間。及遂良之請。獨無可否。徒曰。吾爲一太師以應之。不知今日謀議。昔日洗馬。其爲洗

馬。精明明銳之氣未衰。猶然無所建明。以規正而謂之。太子存則預其榮。太子亡則辭其辱。如是而已。豈其既老之年。支離困頓。顧能差強人意邪。微聞命而辭。亦自諱其不能耶。抑亦以隱太子之故。歎于中而辭之不得。則唯唯無一語。悠悠以卒歲。太宗曰。臥讓微亦曰。臥讓。其視承乾之得失。若越人之視肥瘠。追承乾之廢。微已死矣。使其尚在不。將又轉而爲新儲之太師耶。噫。太宗惟牽于愛泰。故寵過承乾。又牽于愛承乾。故欲廢猶不廢。惟惶往來。莫適爲主。太師之命。聯柱遂良之口耳。遂良而明其詐。當遣曰。陛下以微重太子。亦不啻六月四日事乎。臣恐太子聞之。且驚且疑。以爲上欲建我。我也。而諸王中有思爲陛下之所爲者。奈何。陛下果欲易太子。則明部群臣易之。如無意也。顧分土而封諸侯。母聚京師。以希望太宗。未必不悟也。而惜乎念不及此也。迨其事勢已成。令爲吾君者疑不能決。且抽刀欲刺。又微悔。立免王格。而又誣殺之。至禍亂紛紛。此太宗之失計。而遂良亦無以策之也。嗟乎。此勿論已。吾獨怪世之人。微云

史記 卷四 世評 十六

王豹不知微非珪比也。由前言之，建成之死，珪流寓州久矣，不與難也。其流也以高祖，其復也以高祖，故與故太子絕矣。微固耳而目之者，今日東宮流寓，明日西宮謀議，忍乎不忍乎？珪當生微，當死一也。由後言之，珪能抗師，應于魏王，逆折其驕，不敢肆，未聞微所以匡承乾者。珪有生人氣，微如死骨二也。彼其大節若此，而高祖太宗目不知人，始終以輔繼太子，嗚呼！以創業之朝，再世而前星再掩也，有以夫。

東取 卷四 世評 十七 張公藝承高祖之問，乃不言而書百忍，此其義深指

微，未可謂其朴茂而短于智也。夫忍義有三：殘忍、容忍、強忍。殘忍，殘忍者也；容忍，容忍者也；強忍，強忍者也。孟子動心忍性之義也。公藝所謂忍者，殘忍無論矣，意者其強忍乎？夫同居九世，則親盡情疎，而非異易起，其間強弱異稟，賢不肖異類，是非可否，匪按吾前吾一昧含忍，則強者無所畏而過戾，不肖者無所憚而縱肆，男必相尤，婦必相忿，荆棘或生于前階，戈矛或起于同室，雖同居再世，且破壞乖離，而不可收拾，何九世之能為，然則是忍也，其強制力育之忍乎？

人情私意易流，私心難克。吾不能自忍以制其私，則家將何觀？第將何極？故私忍則心公，心公則事平，事平則心服，傳之世世，人無異志，率此道也。夫忍從忍，從心以加心上，其誰能堪？忍豈易言哉？當高宗朝，孝后內憂，心志憂感，大權去身，禍不旋踵，公藝之意蓋曰：今日朝廷急務，執急于忍在席之愛，一不能忍，則十忍之十不能忍，則百忍之必病，割決去若亦加心，然後朝廷可安，廟社可百世也。奈漢高不能釋公而軍竊索，孝武不能聽壺闕，而樂望恩，高宗不能釋公

東取 卷四 世評 十八

藝而忍斷愛，雖有繼帛之賜，亦何為哉？或曰：公藝蓋亦效新城壺關，明言悟主，而乃書百忍，使之自悟者，何應？公藝何敢言也，以高宗之孱弱，武后之兇悍，藝言一出，則后必聞，高宗將曰：此公藝教我，有如上言，俱之覆轍也。武后將手刃之，且九世同誅矣，如之何，其可言也。故曰：公藝百忍之書，義深指微，惜乎至今人莫之測也。

寅王起義，人所共知，而不知其奉母至孝。集中三與上官啟，皆以捧敬負米為言。至裴行儉，碑為記室，則

辭以母老不堪遠行。惜至酸楚。詞旨真摯。字字清泪。卽李令伯表不過也。道王命以自陳。則抗言不答。半千齡以于進。則守道不同。凡賈王操履。類出唐文士上。遺集班班。學者徒泥樊語。何哉。駱答裴書云。義士期于壯夫。忠臣出于孝子。旣不能推心奉母。亦焉能死節事人。駱之器識如此。而裴以爲浮躁淺露。彼方陳力執朝。詎相入哉。

說者謂仁傑言武曌之機。豪壯奮忠以權大謀。率復唐室。功蓋一時。至有爲之語曰。取日虞淵。洗光厥池。

東家

卷四 世評

十九

唐投五龍。夾之以承。愚竊以爲未然也。夫臣之事君。其君在。吾事之。有死無二。其君不在。而君之子若孫在。吾事君之子若孫。有死無二。卒有來吾君百年帶。禍之天下。就而授之他姓之手。舉君之子孫。若蘊草木而獵狐兔。而猶北面事之者乎。武曌之時。何唐也。自天地闢而有君臣。其暗好之推。若羿浞之有嬖氏。新莽之有劉氏。宋裕之有司馬氏。身爲篡而欲其故主者。不盡無也。然羿浞猶不盡空嬖氏也。新莽猶不盡空劉氏也。宋裕猶不盡空司馬氏也。彼三人者。猶

儼然一男子也。武曌以一狐媚下陳。入事文皇。繼事其子。此雖而晨鳴女。主而男。號天絕劍。而勢位日月昏而無光。此何時耶。唐之武。漢之呂也。呂相從高帝。草莽百戰中。卒佐高帝定天下。其功不可誣也。其殺諸大臣也。爲高帝謀也。其殺如意也。爲惠帝謀也。惠帝崩而辟疆計售。白馬負約。諸呂將。諸呂侯。太后獨有一子。不過。晚年兒女無聊之情。后之初心如此而已。后卽稱帝稱制。而漢號如故也。齊王代王固無恙也。藉令當時有座陵在。后必不爲帝。藉令后帝矣。而

東家

卷四 世評

二十

改漢家。族。難。易。漢家。服色。草。漢家。大號。殺。漢家。子孫。屠。漢家。萬。難。難。漢家。赤子。有一于此。平勃必。難。而起。蓋爲之臣。平勃臣漢也。未嘗臣呂也。平勃蓋爲之熱矣。平勃卽非漢之純臣。乃其言一則曰。安劉氏。再則曰。安劉氏。使諸如項籍。雄如漢高。且玩弄股掌。上。胡區區產祿。垂死一呂胡哉。平勃蓋爲之熱矣。條也。智不如平勃。王不如王陵。勇不如朱虛。能計武氏死而三思。輩必可制乎。能計已之年必死于武氏後乎。已死而張東之必爲相乎。且東之已老。能計不相

繼而死乎。然見亦謬矣。唐之天下。文皇之天下也。唐之子孫。文皇之子孫也。唐之臣民。文皇之臣民也。武曌更唐之旗幟而爲金。易唐之服色而爲碧。唐之大號而爲周。扼子之吭而奪其位。以至韓王元嘉之死。鄭王瑒等之死。魯王靈夔等之死。萬毒毒于秦坑。元元懷于渭水。然也身爲唐臣。死之可也。殺不能死。如蘇安恒之諫可也。不能諫。如李敬業之以微計可也。不能計。如武攸緒逃而去之可也。不能去。如朱泚諸賢。沉伏下位可也。而爲其臣。爲其平章。爲其國老。

史記

卷四

十一

十一

可乎。吾且以小唐天下家也。呂武家之主母也。李唐盧陵家之弱主也。平勃仁傑家之紀綱僕也。王母靡悍。而上存姑舅。中存天下。不斬其子。則紀綱猶然。王母之者。平勃之不忘漢是也。王母悍而報舅姑之憤。紀綱夫之族屬殺于虜子而不顧。而紀綱猶恃依違之說曰。吾事之爲其家也。爲其故主也。爲其弱主也。誰則信之。仁傑之事周是也。然何心。見今之帝。不長安而盧陵矣。然何心。見今之天子。不舅子而婦人矣。然何心。見今之大號。不唐而周矣。然何心。見今之旗。

幟。服色不土而金。不青而碧矣。然何心。見今之宗矣。不金玉而璽粉矣。然何心。見今之萬紉不冠裳而含憤矣。然何心。見今之元元不貞觀而投之塗炭矣。其痛而見而主我者。何人也。吾主之譽也。吾不知。然何顏事之也。其鳴玉辟冠。顏面而行者。何人也。非其所親。則其屠殘之餘。又不然。則其污縻之縹衣。與青衣少年也。吾不知。然何顏處之也。則剖心以明皇嗣。不反者。何人也。一工人也。其蒸麥爲糧。伸鋤爲兵者。何人也。一山東剝民也。吾不知。然何顏使令之也。其

史記

卷四

十一

十一

神堯文皇在天無靈已矣。神堯文皇在天而有靈。吾不知。然何顏相從之也。豈雖泉鏡亦鑒婦人也。而仁傑又其所最親信者。希令仁傑明目張膽。危言正色。反覆曉諭。以明李氏之終不可絕。武氏之終不可憐。天心人事之終不可回。天下萬世之終不可欺。武曌必且色憚而心動。武氏悟而三思。韋相繼以去。玄武門不必斬。上陽宮不必遷。此不特爲唐家謀。亦以爲武氏謀也。奈之何姑侄母子。執親之說。不遏勸。昭德之餘譏。而所異二子之諷。雖稍感武后之悟。顧不言。

于喬拱之末。而言于聖曆之初。嗚呼。言亦晚矣。前乎仁傑死。而五王討亂。二豎伏誅。太后徙居。嗣王入統。此天也。人也。天下故唐之天下。偶周據而有之。偶周沒。而天下不歸之唐。將誰歸者。卽世無仁傑。吾固知周必反。爲唐也。惡在其爲仁傑功也哉。厥後三思終不可制。而所謂五龍。不保首領。尋以族。則仁傑者。亂之謀而禍之招也。不思唐而肯唐。不仇周而臣周。子唐不忠。于周無補者。仁傑也。假令當時而有董狐。罪且正于太史簡。當時而有朱雲。頭且斷于尚方劍。傑

史東

卷四

世評

二十三

固天下之罪人也。張云。功耶。書記仁傑親與三思呼盧蒲博。拔棄羣衆。得意馬上而去。此固久矣。其良心者。又仁傑有老姥。賢而貧。傑過焉。爲設酒飯。仁傑其子自外歸。傑欲官之。姥掩面。蓋曰。吾不欲子事女主耳。嗟乎。亂唐之天下。吾得一婦人。曰武曌。反唐之天下。吾得一婦人。曰仁傑。姥

親武后。用張柬之。見其用賢人之術也。武后臨朝。僭號。踰二十年。所用之人。姦賢相半。蓋后狡智逼人。必謂不用姦人。無以成已志。不用賢人。無以施已過。而

能持大權者。多賢才也。如狄仁傑。魏元崇。爲相。裴師德。郭元振。爲將。天下事何處乎。故雖凶殘不道。不至禍敗者。以此。當傑崇相。國時。才謀之士。非乏也。尚孜孜各訪二相。以求大才。備任用。二相力薦柬之。立命作相。其推心不輕如此。則向任用之意可知矣。一婦人憐天下大號。恣行兇虐。尚以大權付託得人。久不禍敗。爲人君者。能推誠任賢。天下豈有憂患乎。

武后盜國二十年。把持豪傑。不能有爲。亦老于權術矣。夫豈不知與子之足以善其後。又豈不知姑侄母

史東

卷四

世評

二十四

子之親疎也。彼年未三十。便握國本。惟握之久。所以得之吝。然非倚諸武。不足以制廷臣。非啖以儲位。不足以致承嗣三思之死力。伴爲易姓受命。絕天下之國已。慮後廢不終廢。復不全復。皆術也。蓋其壯也。藉諸武之力。以久其權。一日彌爾。不屬之已子。而誰與哉。承嗣以儲議未就。至于發憤病死。李昭德王及華之徒。嗚呼。然與后爭姑母之親疎。或死或爭。足以供此姚一咲耳。或曰。狄文惠無力救。曰。文惠所可貴者。惟其有存唐之心。而唐實未嘗亡也。但后意尚在中。廢

之間其事主復辟則文惠之力。

李勉附會賊后爲唐大殺李微集矣武氏可謂孽后之忠臣唐氏之豪賊也奏功不賞尋亦自及若夫假手廕之以爲後世助桀者承嗣昔呂氏命潘美擊齊嬰乃與齊連和待變呂氏遂誅使孝還而能爲此權三十萬之衆抗表請遜政天子徐侯復辟而後罷兵則武氏豈終能禍唐哉不是之恩其寃死宜矣。

周武氏朝以男或女以賜從陰習而安焉唐大臣拜表感激至爲流涕魏元忠事奉而還皆猶自謂違故

史事

卷四

世評

二十五

主而泣人臣終節也魏元忠崇事一將人心至此乃有

盧氏不令子事女主事氣節烈然稱大丈夫有不及何哉賢如狄公身雖周朝心乃唐室屈身以濟大功非區區事女主之人然聞是語自不能不慚在他人士當何如哉金載云仁傑服其族曰裴弟有何顧當悉如言狄公之公正恐不如是裴弟而材吾當品其材自官之不材國家名器非可恩假我安得同所願也幸其族賢也族若不然爲子過請所願亦將悉如旨耶狄公嘗言薦賢爲國非爲私也其所嚴於盧

氏者吾不可不爲之辨。

唐自安史構連後四海糜沸消黃巢而大亂成矣世嘗恨賊難滅賊不難滅也巢賊荆襄之敗渡江東走或勸劉巨容窮追可盡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寧則誅之或更得罪不若爾賊爲當貴資衆乃止賊由是復振明年賊屯信州遇疫病卒徒多走請降于高駢時昭義等軍皆至淮南駢恐分功乃奏賊不日當平不煩諸道兵因悉還歸賊謂知諸道兵已北渡淮遂于駢告絕且請戰駢怒

史事

卷四

世評

二十六

華之兵敗勢復振若是者賊果與難滅耶巨容身死成都駢亦族前日之當貴功名所以邀君尊已者安在若國家喜負人語則在上者所當知盧僕俱身爲上相家無擔石孜孜體國至死益堅屬疾則念明皇倦勤將有僉人乘間之患道言則薦宋璟諸賢以爲社稷無窮之謀豈區區才智之士務眩目前以爲功必已出者能爾耶然則僕俱之爲唐計當于古人中求之史以件食讓之是亦俗見也乎憤憤生曰夫謂件介非必依阿無耻懷祿苟安者而後

爲伴食也。即有心將順以避媚嫉之譏。極意含藏以
示休容之量。強爲持重以傳偉大之譽。此以異于足
已自用之徒。可耳而唯唯諾諾。漫無可否。調劑其間。
其于天下國家奚賴焉。不亦伐檀之前乎。曹參守法。
丙吉同心。識者猶有遺議。而其餘可知已。吾以爲求
免伴食。必若房杜者。一謀一斷。相資而後可也。

房瑄所謂治世之能臣耳。肅宗用違其才。所以一敗
而不振。若收復後。令瑄從容謀議。鎮靜廟堂。以撫摩
殘喘。毋令詭邪間之。當必有可觀者。方用而疑之。方

史事

卷四世評

三七

疑而將之。既敗而一迭不收。人皆嗟瑄之不盡其用。
予獨悲瑄之不逢其時。司空圖詠房瑄詩云。物望傾
心久。旬渠破膽頻。注云。天寶中。瑄奏請遣諸王爲都
統節度使。安祿山見分鎮詔。拊膺歎曰。我不得天下
矣。蓋當艱危之際。以親王重藩。分布外鎮。自能夾輔
王室。統係人心。司空圖詩蓋指此。杜子美挽公詩。所
謂一德興王後。亦指此事。唐書因其陳濤斜之敗。遂
沒其善。可惜也。楊鐵崖錄史目爲腐儒。又以王衍比
之過矣。房後謫廣漢有政績。唐詩人詠房蘭者多稱

仰之。今不悉記云。又按李德裕嘗言。昔玄宗以臨淄
王定內難。自是疑忌宗室。不令出關。天下皆以爲幽
閉骨肉。虧傷人倫。向使天寶之末。建中之初。宗室散
處方州。何至爲安祿山朱泚所魚肉哉。觀此。則房瑄
所奏。信救時之良策也。

唐順宗時有八司馬。而柳宗元劉禹錫與焉。論者至
今鄙之。未有諒其志者。夫德宗以猜忌不任宰相。最
禁中。而韋執誼。張平固已與裴延齡等。均爲帝所取
信用。事矣。順宗以風疾失音。不能臨御。其聰明不能

史事

卷四世評

二八

無所寄。而任文。又皆東宮故人。則其贊德宗故事。居
中用事。理固然也。述其行事。如貶李實。却連奉。罷官
市。禁五坊小兒。追陸贄。陽城赴京師。皆善政。其以范
希朝韓泰。主神策軍。以奪宦官兵柄。尤爲奇偉。此豈
任文所能哉。蓋宗元禹錫之志也。但其采聽謀議。汲
汲如狂。互相推獎。曰伊周管葛。而獨然自得。謂天下
無人。又榮辱進退。不拘程式。而使士大夫畏之。過矣。
夫宗元輩欲收宦官兵柄。則中人已側目。思以中傷
又不。其勢同升共濟。而乃獨然謂天下無人。則

縉紳之士亦疾而諤之。老成謀國者。豈如是疎哉。且是時天下事。孰有大于立太子。請監國乎。宗元輩乃置不講。俱中官與文珍等得倡爲之。則嗣君之立。中人得以有辭其貶。逐廢棄。豈惟中人快之士大夫亦固快之。元和中執政。儲其才。嘗召至京師。尋以爲遠州刺史。則縉紳之憾。終身莫釋也。作中人。犯士憾。遭斥不盡其才。斯宗元禹錫所自取。而其心猶有足諒者。固欲爲伊周管葛也。使河東之柳復榮。玄都之桃再樹。功業詎可量乎。後世之論。禁以文人無行目之。

史東

卷四世評

三九

且與任文同科。無末減焉。豈不寬哉。乃若躁進欲速之累。則有之矣。不以相掩可也。

憤憤生曰。維州去取。後世迄無定論。自司馬論信義。胡寅論利害。兩言出。而牛李之左右。初分矣。夫信義利害。中又各自有輕重。攸分信義重於利害。小信不可棄也。以事理有固然者也。利害重於信義。大信不可泥也。以時勢參之事理。又有不得不然者也。利害重於信義。則維州是已。曷言之。魯之許。鄭之訪。卽其子孫自以相易。猶然楚弓楚得。春秋且罪焉。而維州

祖。宗。故。土。也。方。一。旦。淪。于。夷。狄。苟。全。吾。信。謂。世。年。何。是。一。說。也。鄭。虎。牢。皆。險。關。于。天。下。爲。仲。孫。茂。所。城。春。秋。譏。焉。而。維。州。據。高。臨。險。華。夷。孔。道。吐。蕃。經。營。者。二。十。年。號。曰。無。憂。城。伊。遜。藉。以。憑。陵。中。國。寧。可。釋。爲。外。懼。苟。全。吾。信。是。虎。而。傳。之。翼。也。又。一。說。也。襄。公。曹。南。之。盟。口。血。未。乾。而。卽。圖。之。惟。襄。公。不。能。自。治。而。信。先。自。我。失。春。秋。不。滿。若。吐。蕃。去。秋。盟。使。向。番。而。今。春。復。寇。靈。武。寇。盟。州。寇。魯。州。敗。盟。先。自。彼。也。苟。全。吾。信。是。我。堅。金。石。彼。同。兒。戲。何。見。而。示。之。以。釋。又。一。說。也。今。

史東

卷四世評

三十

故。土。之。淪。沒。不。同。先。日。之。冤。陵。不。同。卽。近。日。之。敗。虜。又。不。同。而。但。曰。維。州。不。足。爲。吐。蕃。輕。重。果。爾。則。吐。蕃。二。十。年。之。力。欣。欣。被。以。美。名。者。何。爲。卽。日。盟。不。可。棄。倘。我。不。棄。彼。素。屢。以。敗。盟。索。試。也。四。顧。何。以。處。之。又。曰。不。三。日。可。至。咸。陽。夫。維。州。居。西。南。數。千。里。外。相。距。甚。遠。維。州。縱。破。誰。能。飛。渡。第。守。維。州。而。關。中。可。保。失。維。州。而。關。中。爲。孤。注。矣。彼。牛。者。誠。何。心。哉。總。之。惡。李。成。功。而。陰。計。以。搞。其。謀。如。李。爲。仇。而。關。辭。以。遂。其。計。故。以。信。愚。縉。紳。以。後。禍。動。入。主。雖。至。誤。國。誤。君。不。恤。

此牛之眞肝膽哉。卒之降人歸戮。而聞風者阻。乘風者肆。致山西八閩不內屬。南蠻不震懼。河湟不盡復。此非階之屬耶。夫鴻溝之約。羽誠季詐。益州之取。璋正備請。蓋苟收其重。且大者彼小信小廉。固亦君子所不取也。然則司馬之論非與。彼司馬固有爲也。神宗每喜論兵。而富鄭公云。願陛下廿年勿道着。用兵二字。夏將鬼名山。取李涼。涼來降。先費用六十萬。後西夏來爭。又喪師數十萬。司馬實與鄭公同一意。而又鑒于西夏之失耳。夫豈迂儒曲士拘咫尺之義。而

史事

卷四

書評

三十一

坐失事機者乎。故綱目于維州書降。於悉怛謀之死。書贈。庶幾得春秋之義者。而牛李之是非。瞭然指掌矣。雖然。執李之意。通牛之言。則愚有一策焉。取其歸地而明告之。曰。此故吾也。亦以爾有益我。無不得。不收也。不則重界金帛。稍償其經營之勞。而彼亦可無詞也。爾其降人。而亦明告之。曰。此于我爲德。於爾爲報。俾爾我土捐其首領。無糜爾錢。以示吾報。斷不投彼富貴。以平爾忿。用則爾盟也。而彼心可無憾也。敢以臆見求之。高明如何。

朱葉夢得云。李德裕是唐中世第一等人物。其才遠過裴晉公。錯綜庶務。應變開合。可與姚崇並立。而不至爲崇之權。謫任數。使武宗之村。如明皇之初。則開元不難至。其卒不能免禍。而唐亦不競者。特怨恩太深。善惡太明。及墮朋黨之累也。推其源流。亦自其家法使然。彼吉甫於裴垫。尚以恩爲怨。况牛僧孺李宗閔。章實相與爲勝負者哉。故知房杜。誠不易得。天下唯不爭長。不爭功。則無事不可爲。而房杜實履之。世但言房喬能以已謀。資杜如房之斷爲難。不知彼所

史事

卷四

書評

三十二

無所爭。何但如房。視天下無不可容者。英衛王魏。固優爲之。使一毫使此有萌於中。豈特不能容天下。雖如房且將日操戈之不服也。史稱鄭繫相。因自言曰。笑殺天下人。又曰。時事可知矣。後竟以不爲人所願望。三月求罷去。得免其事。得之也。按唐知廣州日。賦值黃巢起。所過郡邑。无不殘滅。公移檄于巢。戒無犯州境。巢笑爲飲兵。州獨得完。及歲滿去。俸餘千緡。置之郡庫。他盜過郡。皆藏爲竭。而終不敢犯。鄭使君錢。此必有以厭服其心者。不實

而能若是乎。區區自嘲蓋以掩其聚歎適得之譽，不忍身爲亡國之相。舉神器以歸賦也。然而主角不露過人遠矣。而作史者徒善其自知，不亮其知時之哲也。亦淺乎涯沒蘊武矣。且謂蔡章不次，而用押豚膺拒軀，牙爲趣亡，夫以唐之亡非一日，歐陽永叔謂其大勢已去，雖有知力，不能爲者，以孔明之賢，不能支漢于既衰，而欲以興唐黃之譽，不亦難哉。

王荆公與唐質肅公介，同爲參知政事，議論未嘗少合。荆公雅愛馮道，嘗謂其能屈身以安人，如諸佛菩薩之行。一日于上前語及此事，介曰：道爲宰相，使天下易四姓，身事十主，此得爲純臣乎？荆公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者，正在安人而已，豈可亦謂之非純臣也？質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荆公爲之變色。

世譏道依阿詭隨，事四朝十一帝，不能死節，而余嘗采道所言與其所行，參相考質，則道未嘗依阿詭隨，其所以免於亂世，蓋天幸耳。石晉之末，與虜結案，懼無敢奉使者，宰相選人，道卽批奏臣道自去，舉朝失色，皆謂墮于虎口，而道竟生還，又彭門卒以道賣已。

徵兵之，湘陰公曰：不于此老子事，終亦獲免。初郭威遣道迂湘陰，道語威曰：不知此事由中否？道平生不曾妄語，莫遣道爲安詔人。及周世宗欲收河東，自謂此行若太山壓卵，道曰：不知陛下作得山否？凡此皆推誠任直，委命而行，未嘗有所顧避。依阿也，又契丹耶律德光問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對曰：此時佛出也，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謂契丹不至夷滅中國之人。道一言之力也。道所對是俳語，亦是禪門轉語，老賊真有伎倆，故明宗謂侍臣曰：馮道純儉，切在

德勝寨，所居一茅庵，與從人同器而食，臥則芻菜一束，其心晏如。及以父憂還歸鄉里，自耕耘無擇，與農夫穠處，不以素貴介懷。真士大夫也。蓋俗人徒見道之迹，不知道之心，道迹濁心清，豈世俗所知耶？宋吳處厚嘗與富文忠公論道爲人，文忠曰：此孟子所謂大人也，豈虛語哉。

五代人才，王朴爲冠，其平邊策，攻取先後，宋興之初，先平江南，晚定河東，次第不能易也。外事征伐，內修文治，其論星曆，宋定欽天曆，不能易也。其言有曰：彼

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契天人意。則無不成之功。近於知道矣。五季之世。而有若人耶。

憤憤生曰。天命固有在人。謀不盡。兩言爲宋祖千古定案矣。獨傳位一事。吾於是始見太祖者。仁人之心。而太宗者。真鄙夫之行也。昭憲之意。若曰。幼君失國。殷鑒未遠。獨不思人壽幾何。必一傳而義再傳。而美三傳。而始及昭中。間約略五六十年。少亦不下三四十一年。昭且能鍾矣。謂卷卷就木之人。尚希心得富貴者耶。卽得之已。晚知有不可必得者耶。天下大器

史事

卷四

世評

三十五

也。父作子述。古今通例。兄終弟及。時勢偶然。豈帝王家法。亦可下夷士庶而必銓次昭穆之爲拘拘耶。老婦無知。見僅跬步。似公而私。似明實闇。無足道也。凡此固皆太祖所矜知也。第母已命之。而母命爲尊。故不欲顯播明廷。而特密藏官禁。若曰。吾今日兄弟無間。而以次相傳。卽異日兄弟叔侄。亦無間。而以次選及求仁得仁。吾心固無憾也。卽吾得爲者。身前不得爲者。身後時異事殊。吾心亦未始不自安也。夫以漢唐來金伐百戰之天下。吾直若取諸寄。卽轉以與人。

無鄙吝也。觀其言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而矧楚弓楚得。意固隱然可知已。仁哉莊祖。卽天地萬物一體之心。不是過矣。而孰有賊恩背義。如太宗其人者。吾特有深誅焉。非第誅其迹。而直誅其心。夫迹莫顯於更名改號。尤莫顯於薄嫂。忍弟侄。人人知之。而隱推其心。實有所恃。人未之知耳。陳橋之事。已與有力。卽無母命。而兄不能不與我其恃。一重以母命。而兄或

貳焉。血可喋也。上不能行之。兄下自可行之。侄其恃二。在廷諸將相。皆吾兄弟。先日一體指使之人。兄可

史事

卷四

世評

三十六

臣弟亦可臣。非若荀杜王魏輩各事其主。可分左右祖也。卽有齟齬。吾直鞭箠令耳。其恃三。有此三恃。而何名之不可更。何號之不可改。何嫂之不可薄。何弟與侄之不可忍。甚哉心之無良也。說者謂不論年改元。五代常事。夫一門離裡。願可以異姓。修忽朝更夕改者。同日語耶。開寶元年。宋后冊立。已在賀王之後。繼也。非庶也。母子命托官家。共保富貴無憂。言猶在耳。王禹偁對客之言。何所見而坐爲謗訕。太原之役。軍中夜驚。郭固利國。亦以自全。特女自爲未晚詞。氣

何倖倖也。廷美一事。非趙普實爲我首而誰。彼普者。奮矜小人也。苟圖富貴而殺人媚人者也。意廷美不死。則帝心不快。帝心不快。則相位不可復得。且美真驕恣不道手。真有姦變可察手。勸就第未已也。又貶房州。多遜不足恤矣。李符者。身諷之。身流之。不已甚乎。夫以德芳之天焉而死。德昭之何焉而死。美不自失。亦人情也。誠察之。而必曰願猶樞軸何爲。無情鮮耻。其肺肝焉耳。預顧命矣。而兄與弟。弟又與弟。皆顧命也。一從一否。何意已誤不容。再誤矣已。誤者何偏。

史家

李昭

世評

三十七

任其誤。再誤者何。獨不欲其誤耶。展轉推勘。則普初無立上意之言。不幾近真耶。普惟殺人媚人以圖富貴而適中。太宗患得患失之心。卒成太宗。然所不至之行。故復相三年被罷。至尋善地而作詩歸矣。普亦排詩感涕。君臣始終兩全。誠如宋琪所云。第君臣得矣。悲哉。篇載上如母與兄。何下如一弟。二任。何中又如一嫂。何普者。狗彘不食其餘。而太宗者。自臣民言之。爲虎步龍行。太平之天子。自家庭言之。則虎噬狼吮。不仁之字皆也。是足以罪太宗也。彼紛紛日燭影斧

聲。爲太宗罪。夫太宗固已熟籌自久。又何必爲此。不能須臾禁持之事。自投天下。萬世以有口說。吾故置之勿辨。實不必辨者也。

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爲相。太宗嘗勸以讀書。晚年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開戶嚴饑。取書讀之。竟日。及次日臨政。剖決如流。既薨。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按普臨政處事。自是學習于吏事。非閒論語。普事中論語有幾。夫讀書致用。乃以義理厭悅于心。久而出之沛然。豈今日讀之。明日用之也。然普事至此。

史家

李昭

世評

三十八

今世傳少微通鑑。却附會普嘗自言其讀論語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太宗致太平。則已。輕誇誕。匪微于實。夫簡秩太重。雜部上下可也。前十篇爲戡亂之略。後十篇爲致治之謀。何物語哉。宋多姦臣。始于趙普。宋兵孱弱。亦始于趙普。何也。曹翰欲取幽州。承周世宗一日取三關之餘威。而遠國多隙。取之必矣。趙普亦知翰能之。而嫉妬之心。蓄于內。阻抑之巧。形于口。太祖亦承五代之弊。畏難苟安。玩時惜日。故從其言。而金元之禍。中國人須幾紀。

中國之地。幾爲胡奴之牧馬場。昔。晉。一。言。矣。宋。社。稷。而。兆。數。百。年。之。禍。也。其。猶。金。匱。之。盟。罪。猶。在。此。下。乎。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幾。時。不。詎。曹。彬。之。失。言。予。意。所。言。實。彬。善。處。乎。功。名。之。際。者。也。何。也。昔。者。使。相。之。約。言。猶。在。耳。視。而。背。之。帝。豈。不。疑。我。負。氣。倖。倖。扶。功。而。歟。望。也。者。萬。一。議。間。少。闕。則。禍。延。赤。族。韓。越。因。勢。發。前。日。事。也。於。是。以。得。發。愈。得。官。之。言。虞。子。泉。聽。庶。令。帝。聞。而。深。念。曰。彬。祇。爲。厚。利。不。愛。高。爵。也。如。此。可。以。貨。處。而。無。諾。責。也。又。如。此。卽。令。韓。言。高。張。

東坡 卷四 世評

三十九

妻。非。交。構。而。帝。心。之。疑。且。永。釋。矣。與。王。嘉。請。矣。田。宅。蕭。相。國。買。田。宅。自。污。郭。子。機。窮。奢。極。欲。韓。熙。載。聲。色。自。辱。千。古。同。軌。不。然。數。條。舊。書。行。李。蕭。然。影。因。清。介。人。也。肯。徇。財。若。是。爲。此。自。惡。之。後。哉。此。一。言。也。上。安。主。心。下。杜。口。真。可。爲。人。臣。建。功。名。者。之。則。憤。憤。生。曰。咸。平。中。樊。丹。舉。國。通。漕。運。羽。書。一。夕。五。至。群。臣。束手。無。策。是。時。南。北。勢。幾。岌。岌。已。帝。不。自。以。身。爲。孤。注。而。誰。注。也。劉。永。新。之。論。是。也。而。特。謂。其。懇。易。姓。非。也。率。之。功。不。在。社。稷。乎。蓋。至。是。而。後。知。諸。幸。金。

陵者。前幸成都者。人人手挽脚脫。不曾見歲以轉視。飲博自如者。何如則。諸臣愧而帝又目送敬禮之。則諸臣忌猶憶畫策可斬之言。則諸臣恐且不學無術之準。縱非胡羽詞色。而猶不自毀最右之。其來幾間之口。抑又何疑。卽果如機口。而百年無事之謀。隻輪不返之計。準未始不操全注也。無奈帝之服兵何。夫惟捷壞死而後仇首求和。惟和在虜。斯可縱歸勿擊。必準之時之才之識。而可不然。投珠抵雀。可一不可再。可幸不可扭也。至靖康之役。而亦曰坐守京城。亦

東坡 卷四 世評

四十

日和好。可久。割三鎮以去。而亦曰縱之使歸。已而人淮入汴入江。卒成北轅之禍。準之言不至是。悉驗耶。故曰可幸不可狂者。以此。

丁晉公雖險詐。亦有長者之言。仁廟嘗怒一朝士。再三語及公。公不答。上作色曰。臣副問極不應。謂徐奏雷霆之下。更加一言。則粉飾盡矣。上重答言。

丁晉公至朱崖作詩曰。且作白衣菩薩觀。海邊得絕寶陀山。作有矜集百餘篇。皆爲一字題。寄歸西洛。又作天香傳。叙海南諸香。又作州郡名。配古人姓名。題。

詠百餘篇。蓋未嘗廢筆硯也。後移道州。旋以秘書監致仕。許于光州居住。流落貶竄十五年。鬚髮無斑白者。人亦伏其量也。在光州四方親知皆會。至食不足。轉運使表聞。有旨給東京房錢一萬貫。爲其子瑛數月。呼博盡。臨終前半月已不食。但啖香危坐。默誦佛言。以沉香煎湯。時時啣少許。啟手足之際。付囑後事。神識不亂。正衣冠。奄然化去。其能榮辱兩忘。大變不恒。真異人也。

郭仲勝云。用兵以持重爲貴。蓋知彼知己。先爲不可

史記

卷四十五

四十一

勝以待敵之可勝。此百戰百勝之術也。昔韓范二公在五路。韓公力於竊。范公則不然。曰。吾惟知練兵。選將。積谷。豐財而已。余觀東軒筆錄。載韓公欲五路進兵。襲夏。范公不可。後韓遣尹師魯往復。范執愈堅。而韓不從。及好水川之敗。狼狽而歸。後卒如范言。國朝人物當以范文正爲第一。富韓皆不及。富公欲誅見仲約。其見亦不逮范公。余嘗有詩云。耆舊要新高。邦守攘臂甘。雖好水軍。到此繞牀停。日始知心服范希文。

嘗宋廣曆。元昊跳梁。全師屢覆。邊城陷沒。蓋自繼遷背叛。迄是幾六十年。繼遷父子。無歲不以和請。而將延涇原環慶之關。無歲不徵兵。仁宗乃遣待臣就問方略。而魏公文正公各以策上。韓則以屯二十萬重兵。護守界壕。經費日耗。士氣日靡。且勢分力弱。賊有輕我之意。而我且不支。欲併力一舉。以肅永邊。范則以戰者危事。平定難期。挑禍啟釁。徒阻內向之意。欲以恩信招來。釋利脩餘廢。以徐俟其衆。當時多難。韓而是。范爲易就。卒之論駁。則劉平有三川口之敗。

史記

卷四十五

四十二

夏竦有豐州之敗。苟懷微有定州砦之敗。卽魏公亦不免水川之敗。而夏卒以二十五萬之茶幣和。終宋之世。常爲與國。後世按成敗者。又率右范而左韓。左范者。以爲善察彼己。休兵息衆。常探朝笑。而無慮。雖亡矢之勢。計謀得也。左韓者。以爲將謝舉盈。驕無辜。以幸不可必之功。魏公徒激一時之弱耳。非長策也。愚竊以爲謀國者。當先其大體。而後小利。外盡者。貴振其神策。而緩近。苟事後成。敗可亡論也。元昊父子。以假道餘孽。一舉而陷靈州。再舉而襲懷州。陷清。

破西涼狼籍將吏。盡食蕃漢。爵號改元。此而不誅。中國之體。陵夷極矣。更欲苟且姑息。冀以王爵。賜以金帛。覆城以取。而又加賜焉。何以舒幸。夏之氣鼓皮卒之心哉。此愚嘗以爲和之一字。不獨貽慶曆之耻。而實釀靖康之禍者也。不敢以文正之言爲盡善。且當時所謂不戰者。不過曰勇怯不敵耳。地形不便耳。分兵深入。師老糧匱。爲可虞耳。不知當時非無兵也。應在藩鎮。捐削大過。以屢易之將。取非素撫之士。是以動輒軍。肘。魏公信之。而令魏公久任之。奚有違制。

東坡

卷四

書評

四十三

之任。福耶。吾儂白豹城之捷。而知魏公之足以了此也。元昊舉族而行。不過五萬。吾併力西向。環慶原當其前。鄯延麟府率其左。吐蕃回紇出其右。先復橫山。斷賊一臂。賊蹤阻河。負山窺穴。完固吾可殲數月。糧而得志矣。又何險隘可慮。而不繼之足患哉。計不出此。而一意于和。卒之傷害之及。當文正之身不免。而聚甲屯糧。閱歲無休。抑中國之士氣。起四夷之玩心。至以堂堂天朝。僅爲么麼小寇之父。以全盛之時。不能制蕞爾之畔賊。遂使其後。靡所不抗。靡所不和。

陵夷衰替。至不忍言。豈非際可爲之機。當韓愈之會。幾挂不振。積弱之勢。一成不可反耶。至是而始信魏公之見遠也。大抵宋室之弊。議論太密。而制事太疎。視敵太重。而視已太輕。議論太密。故謀國者靡定見。制事太疎。故舉事鮮成功。太重則畏。而不敢爲。太輕則怯。而不能爲。即西夏一事。方繼遷之死。曹瑋常請討之。真宗直欲以恩結而不果。元昊始返。非有極重之勢也。王德用請討。而朝議竟阻之。至賢如李文靖亦謂中國不能守。而主棄靈州之議。若文正豈見不

東坡

卷四

書評

四十四

及此。而顧主和議也者。亦以意在持重。冀得萬全以舉。而不意當時不善用其策。至一和不易。使中國失一右臂。宜靖建紹之際。其蠱惑遂并關隴不能守也。觀其與魏公重封。有日。以和議爲權宜。以戰守爲實務。則亦知魏公之議不可奪已。噫。後之謀國者。其亦以文正之言爲權。而以魏公之策爲正。司馬溫公日錄載神宗嘗與公論及韓魏公事。公曰。琦實有忠于國家之心。但好逐非。此其所短。按龍川志。治平中。韓公建議于陝西判義。公時爲諫官。極

史原

卷四

世宗

四十五

言不便韓公怒。竟不爲止。此事司馬所親爭者。謂韓
遂非。其此等事類數。哲宗時。司馬入相。議改免。役爲
差役。蘇子瞻見之政事堂。將陳其不可。公忿然。子瞻
曰。昔韓公刺陝西義勇。公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
不願。執音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
公爲一嘆。然竟行差役法。夫此二事。爭言者。皆是也。
以二公之賢。猶不免有此事。人非堯舜。其難如此。雖
然。舉其事而非之。不足病二公矣。程氏遺書。明道曰。
君實能受盡人言。儘人忤逆。更不怒。便是好處。明道

豐易許人者。司馬于東坡之議。乃不免忿然耶。韓公
遺事。公論近世宰相。獨許裴晉公。又嘗云。若晉公簡
點着。亦有未盡處。君子成人之美。不言可也。役法蘇
子由亦有議。謂演遺老傳。謂當時大臣。皆權勢過。終
莫肯改。以是語加司馬。其既甚矣乎。
韓魏公中進士第三人。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
去爲顯秩。公獨滯于禁庫。衆以爲非宜。公處之。自若
于職事。未嘗苟且。及爲開封府推官。理事不倦。暑月
汗流浹背。府尹王博文大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

史原

卷四

四十六

治民如此。真宰相器也。後竟位宰相。錢明遠在禁林。
不滿意。出爲泰州。居常快佚。不事事。公聞之。語人曰。
已雖不足。衡不思所部十萬生靈。邪。應公所存。自監
庫時。已有以異于錢明遠輩之存心者矣。

神廟必欲變法。何也。蓋天下之法。未有無弊者。祖宗
以來。以忠厚仁慈治天下。至嘉祐末年。天下之事。似
乎舒緩。委靡不振。當時士大夫。亦自厭之。多有文字
論。列然其實。于天下根本牢固。至神廟即位。富于春
秋。天資絕人。讀書一見便解大旨。是時見兩替不服。

及朝廷州縣。多舒緩。不及漢唐全盛時。每與大臣議
論。有憊然不悅之色。當時執政從官中。有議者。以謂
方今天下。正如大富家。上下和睦。田園開闢。屋舍半
壯。財用充足。但屋宇少設。餅茶用少。精巧僕妾。後警
遇饒。不敢作過。但有隣舍。不相凌侮。不免歲時以物
贈之。其未已久。非自家檢得如此。遂不敢承當上意。
改率法度。獨金陵猶如上意。以一身當之。以激切奮
怒之言。動上意。遂以仁廟爲不治之朝。神廟一旦得
之。爲千載會遇。改法之初。以天下公論。謂之流俗。內

則太后外則顧命大臣等尚不能同。何況蓋謀待從州縣乎。祇增其勢爾。雖天下人舉起攻之。而金陵不可動者。蓋虛名實行強持堅志八字盡之。當時天下之論以金陵不作。執政爲屈此虛名也。平生行止無一點流論者。雖欲誣之。人主不信此實行也。論議人主之前。貫穿經史。今古不可窮詰。故曰強辯前。世大臣欲任意行一事。或可以生死禍福恐之得回。此老實不可以此動。故曰堅志。因此八字。此法所以必行也。得君之初。與人主若朋友。一言不合已志。必首折之。反復詰難。使人主伏弱乃已。及元豐之初。人主之德已成。又大臣導帥將順之不暇。天容毅然正君臣之分。非與熙寧初比也。

東坡

卷四

七

十七

宣仁起光公著用之。二公未至。鑒新法十餘事。皆從中出。非特確所能沮抑。亦無待于二公之建明。非女中堯舜乎。二公既至。罷青苗。復常平。禁字說等。是變熙寧之法。乃神宗末年之悔意。太皇初年之盛心。天下人心之公論也。然謂太皇以母改子。他日必有以子不改父之說進者。又差役一事。變之大舉。蔡卞利

差役。吳蜀利僱役。各有利病。不舒究而遽變之。遇矣。熙寧小人不可不盡去。而熙寧之法。則善者不必盡變。青苗均輸。可罷而僱役之法。去多取之弊。而度差役之所宜。獨不可乎。保馬戶馬可罷。而保甲之法。因其已成。數閱以省兵費。獨不可乎。新經字說可廢。而舊詩賦。取經義。獨不可因之以崇經學乎。元祐惟不盡去熙寧之舊人。獨務盡去熙寧之舊法。所以激爲紹聖以後之紛紛也。雖然。介甫之法。原皆宋氏所未詳。而大臣所驟且愕。天下所共驚。而莫知其誰何者。

東坡

卷四

七

十八

也。故一旦欲其遽去彼從我。是誠不易。使當時一二大臣首以身當之。而必求無弊。則介甫之法。未必不足以與宋氏之治。而成大功。而官弊輩從而擠之。嗚呼。法未行而先擠之。已不足以鎮服天下之心。而況其所擠者。又當世之望人。則豪傑之士。共起而攻新法。以求工其所甚難。夫大臣害其功。而豪傑士又群起而攻擊之。則新法不可一日行。故不得不引小人之有才者自補。而小人既衆。遂至亂天下事。而卒無成功。宋氏之禍。未必皆王氏罪。而二三大臣亦與有

責也。介甫判西京，魏韓公方爲留守，冬不歸，夏不歸，夜不就寢，以自苦于學。魏公笑以爲狂，嗚呼，魏公果知王氏者哉？王氏既去，元祐大臣各立黨相攻，免役一法，爭之不已。此介甫所竊，不爲者也。橫介甫之政者，固元祐之大臣，而犯介甫之政者，又皆元祐之黨。鉅鎮咸之，然則讀介甫傳者，又何以自公議于天下也？張當時自許太過，而史臣遂至設爲天變不足畏，三語以誣之。此稍有知者，尚不忍出諸口。况介甫乎哉？

史記

卷四

世宗

四十九

元城先生因言及王荆公學問，曰：金陵亦非常人，其相行與溫公略同，其質朴儉素，終身好學，不以官職爲意，是所同也。但學有邪正，各欲行其所學，爾而諸人輒溢惡此，人主所以不信而天下士至今疑之，以其言不公故愈毀之，愈不信也。嘗記漢時大臣于人主前說人長短，各以實，如匡衡論朱雲，以爲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是其一也。凡人有善有惡，故人有毀有譽，若不稱其善而併以爲惡，毀之則人必不信，有是惡攻金陵者，只宜言其學非，併用

之必亂天下，則人主必信。若以爲以財利結人主，如桑弘羊，崇人言以固位，如李林甫，奸邪如盧杞，大俠如王莽，則人不信矣。蓋其人素有德行，天下八素尊之，而人主莫考之，無是事，則毀言雖進，亦不信矣。此進言者之大戒。

王安石與公卿爭新法，曰：君輩坐不讀書耳。趙閱道折之曰：阜葵覆瓿，所謂何書？此言未足以折安石事。樊豈不學者耶？若折之曰：相公誤矣，共工驩兜，孔光張禹，豈不讀書耶？則能折其口，而理亦協矣。

史記

卷四

世宗

五十

張無垢云：司馬溫公與王介甫，清儉廉耻，孝友文章，爲天下學士大夫所宗仰，然二公所趣，則大有不同。一以正進，一以術進。介甫所學申韓，而文之以六經。溫公所學周孔，亦文之以六經。故介甫門多小人，溫公門多君子。溫公一傳得劉器之，再傳得陳瑩中，介甫一傳得呂太尉，再傳得蔡新州，三傳而章丞相，四傳而蔡太師，五傳得王太傅云。

安石誤國之罪，本不參誅，而安石無誤國之心，天地可鑒，主意於誤國而誤國者，殘賊之小人不待誅。

也。主意利國而誤國者。執拗之君子也。尚可變也。幸吾曰。公但知小人能誤國。不知君子尤能誤國。小人誤國。猶可解救。若君子誤國。則末如之何矣。何也。彼蓋自以爲君子。而本心無愧也。故其膽益壯。志益決。孰能止之。如朱夫子亦猶是矣。故于每云。貪官之害小。清官之害大。貪官害但及于百姓。清官害并及于兒孫。余細查之。百不失一也。

畢仲游奏記司馬。以爲人主行新法者事也。而欲與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情。而徒欲禁其事。何東東。卷四 世評 五十一

來用事者。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又誰不動者。爲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明出入之數。使天子曉然知天下有餘于財。則不足之論。不得陳于前矣。光得書聲然。夫神宗大有爲之資也。以爲必如是。而後可以富中國。故王呂之說行。誠若畢仲游之言。其心不攻自破矣。惜溫公之未盡用也。

半山詠孟子詩云。何妨果世難迂濶。故有斯人慰寂寥。此欲尚友孟子也。次首詠商鞅云。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令必行。此又仰思商鞅也。蓋其立言欲

學孟子。變法欲師商鞅。卒之孟子不可學。而專師商鞅。其用人。則對伊川曰。使小人變法。使君子守之。卒之君子盡逐。而純用小人生心。害政有如此。孟子之沉寃浮現。當吠于九原矣。觀其得君。由宦者蓋元震商鞅之進。由閹人景監同。置遷卒之條。商鞅設誹謗之禁。同力彈言新法之人。與鞅力排五龍杜摯之議。同先後一揆。卽詩詞而本相盡露矣。及歸金陵。後作龍賦曰。嘗出乎害人。而未始害人。嘗至于喪已。而未嘗喪已。其自解之詞乎。然就其言論之。龍本利見。何

東東。卷四 世評 五十二

嘗害人。其或害人者。孽龍也。龍能存身。何嘗喪已。其或喪已者。乖龍也。公其乘孽龍乖龍之精者乎。又其退居後錄金山詩云。只有此中堪曠望。誰令天作海門山。此猶是欲濶梁山泊爲田餘意。而朱子乃以爲名臣。與司馬並列何耶。是商鞅亦當與孟子齊名矣。程子謂新法之行。吾輩激成之。細思此言亦非。譬醉者酌酒擊人。醒者必辟起力救。不能止醉者之酌。遂罪醒者之救。可乎。諺云。無奈冬瓜何。捉着瓠子磨。其言雖俚。其事實類也。此言一出。遂爲後日網停張本。

陸象山作祠堂記全祖此意終宋世無一人公言而理宗獨見黜去配享豈無意耶弟余獨愛其詠倉頡四句云倉頡造書不諱自明嗚呼多言祗誤後生此豈鬼學其口使出此言如自駁其字說乎陳了翁楊龜山之力辨不若其自懺也又歸田後詩曰勸業無成照水羞黃塵入眼見山愁則其羞惡其心未語發見而至千椿宅爲寺捨田爲供徒效宦官官廬之所爲噫已晚矣故余特慕安石心性行事學術議論而得一定案曰剛狠自專執泥太過信任匪人以致敗

東坡

卷四

世評

五十三

壞不覺泉惡皆歸則安石無容置喙矣若謂如弘治中徐杭周鑑泰之論以神宗昏惑合報亥恒靈爲一人安石奸邪合莽操懿溫爲一人則言後已甚也不惟無以服安石之心而天下萬世有人亦終不能無租于王氏何如宋孫升爲侍御史在元祐初嘗言王安石學擅名世爲一代文宗及進居大位出私智以盡天下之聰明遂爲大宗今蘇軾文章學問中外所服然德業器識有所不足爲翰林學士已極其任矣若使輔佐經綸

願以安石爲戒世譏其失言宋史按朱子語錄東坡議論大率前後不同如王介甫未當國時是一樣議論又後來又是一樣議論又曰東坡只管罵介甫介甫固不是但教東坡作宰相時引得秦少游黃魯直輩一隊進來壞得更猛又曰坡公著述當時快盡行所學則事亦未可知從其游者皆一時輕薄輩無少行簡就中秦少游其最也諸公見他說得行更不體勸當時若使盡棄朝廷之上則天下何由得平更是坡公首爲無稽游從者從而和之豈不害事但其用

東坡

卷四

世評

五十四

之不久故許多敗壞之事未出兼是後來群小用事又費力似他故覺得他好爾然則史謂世譏孫升失言自朱子言觀之升當時亦未必爲失言也又我朝薛方山云人論子瞻不曰異端雜說則曰未敗之荆公嗚呼子瞻在當時其政事其文章蓋以吾儒爲歸而汲汲欲有爲天下者略見施行而軍國事因以就緒已大可觀出知方州民皆繪象祀之此其學術不足以亂天下也亦明矣但旋用旋斥而弗克究所施終廢志又使蒙亂天下之名吾恐子瞻不若是甚也

荆公是非吾未及論。而子瞻則有荆公有爲之志。而
又濟以通融。若其理學未融徹。則儒之未純者。又奚
特子瞻然哉。特以孫叔通制禮之言。達怒伊川。而二
氏門人。遂相攻擊。此其血氣用事。子瞻固不能免。亦
當時呂陶輩不能盡事師之道也。吾嘗爲之說曰。蘇
軾未賢臣也。儒而未純者也。取其小抱之材。不計其
又寸之腐。則子瞻亦可爲經世者法也。論子瞻者必
合觀之始得。

朱文公談道著書百世宗之。愚詳觀其評論古今人

東坡

卷四

書評

五十五

品誠有違公是而違人情者。王安石引用奸邪。傾覆
宗社。元惡大憝也。乃列之名臣錄。稱其文章道德。文
章則有矣。焉有引用奸邪而可名爲道德邪。蘇文忠
公文章忠義。古今同仰。乃力詆之。謂得行其志。其辭
甚于安石。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
其有所試。文公解之曰。善善速。而惡惡則已緩矣。又
曰。但有先養之善。而無預詆之惡。信斯言也。文公于
此。惡惡得爲緩乎。母乃自蹈于預詆人之惡也。夫以
安石。則未減其已著之罪。以蘇子。則巧索其未形之

甫亦可謂饒特甚矣。然其苗脉。亦從爲伊川護法中
來。甚至介甫作詩罵呂。黎而考亭亦以其詩爲是。平
生克治其身如考亭。因爲門庭。有此等偏處。不覺後
學可不深自警哉。鄧山朱子門人之門人也。其言如
此。可謂朱子之忠臣矣。然朱子此論。非特有激于汪
鹿辰。其陰挾介甫之意。往往發見。余觀張南軒與朱
元晦書曰。聞兄在鄉里。因歲歉。請于官得米儲之。而
春秋償其所取之息。或者妄有散青苗之議。兄聞之
作而言曰。介甫獨有散青苗之一事是耳。耆然作社

東坡

卷四

書評

五十七

倉記以述此意。某以爲過矣。是乃意之所加。不自知
其偏者也。不可作小病看。異日流病恐不可言。南軒
此論。可謂朱子之詩友矣。朱子他日又錄安石爲名
臣。而蘇之韓范富歐之間。此豈亦有激于何人乎。嗚
呼。于東坡何損。于半山何益。獨可爲大儒惜耳。朱子
學孔孟者也。孔孟平日之論。皆譽驥光貶元凱乎。
朱子嘗謂陳同甫。黜漢唐于三代。是猶金頭鐵作一
錫鎚。朱子以安石與韓范齊名。何不分別金鐵之甚
耶。

宋人于遼金交惡之日。金元構怨之時。不爲夾攻之舉。雖未必全收漁父之功。自可坐享中國之利。莫丹不亡。女真不滅。吾亦得乘敵丁遼。爲令于金矣。絕數新興之虜。豈能越唇而餓齒耶。彼兵連歲久。萬一有盛而勝焉者。將士死傷軍儲耗竭。亦將得不償失。強弩之末。其勢豈可復用。吾以休養之餘。及彼瘡痍之後。往問中原。故地當不隕而去也。宋君臣計不出此。乃以中國爲遠。夷役始夾攻遼。既舉朝不如高麗之見。繼夾攻金。又無一人能助趙范之言。遂使天地盡

史記

卷四

金評

王人

墮歷縣。遼國家不雪之耻。今古非常之變。可勝悼哉。高宗信檜欲和非檜。衛真足動之。謂高宗不欲二帝歸者。亦非情也。當是時。政和帝殂。突用兵不已。淵聖必不歸。卽歸。而帝不幾以一虛名居之別宮耶。凡帝信檜欲和者有三。而茲不與焉。一曰志足。二曰氣奪。三曰中疑。日志足者何。夫帝故康王也。天下非有變。而帝不過以一使相幸。朝請終其身爾。今雖解臣金。猶人主也。雖失中原。然猶有天下半也。彼重視所有。而恐失之。足于所有也。且所不得非所素有也。日氣

奪者何。大梁請和。締楊皆遁。明州逃海。越州南馳。爰復其身之不保數矣。卽臨安止不敢有。而况中原帝非憂二聖不還。憂以身爲二帝續也。曰中疑者何。苗劉變。而帝心不敢盡付諸將矣。時韓張岳三將軍兵皆重于京師。而檜以和之說進。立奪其兵。而易置之。帝益不安。于和而安。于三將之失兵。彼其廢韓戮岳。皆此意也。凡言不欲二帝歸者。皆深惡高宗而文之罪者也。嗚呼。高宗誠可惡。第自建炎至咸淳百年來。其真可恢復。獨此時耳。完顏亶弱。粘罕死。大將戰者

史記

卷四

世評

王九

僅兀木耳。非岳飛敵也。徽雖鳴鳥。非韓世忠劉琦吳玠敵也。海上女真。其覆燕傾汴者。漸以歲老。中原子弟猶知有宋德也。而我兵方驟振甚整。不干茲時。復而誰復幾。夫大定之治。治于淳熙。而渡之才。又不能遇僕散揆。統石烈志寧。奉宗有志而不獲。時帝有時而不見志。若開禧以後。且厭厭爲人役矣。嗚呼。天哉。

岳飛本以勇敢進。而旁通儒業。其謝譚和一表。鶴然有孔明風。高宗只馬對。則淵淵乎有道之言。又踰陽

龍居寺有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之句直逼唐人佳境矣。余屈指上下數千載間。蓋唐有張睢陽合武穆而二。豈亦間氣所鍾耶。昔晉文拔卻釁。孫權揚呂蒙。蓋欲其武而能文。非無以也。

薛紹自徽猷閣爲岳飛軍中參謀。參謀主帥腹心之司。而以紹爲之。此泰愴意也。檜初僑溫州。以永嘉爲寓里。紹里中生。政和進士。出入門下最熟。檜寵用之。至是檜機勢益張。雄猜日甚。顧所忌惟飛。乃密謀置紹飛軍中。使偵飛。自是飛語默動靜。纖微皆知。腹心

史記

卷四

世評

六十

肝膽盡在檜耳目矣。及飛死。衆軍朱希李若虛俱被戮。而紹無恙。自是遂大用。新編謂紹於主帥之寬。會不動念。爲懷于胡因休。不知主帥之寬。紹實成之。禁水心惟紹本岳飛。參謀而爲泰愴用。不知紹本泰愴門客。而爲岳飛參謀。此其鬼怪神奸。豈人能測也。檜以身爲金人間諜。據宋腹心以偵宋。宋事所寄在飛。又以紹爲之間諜。據飛腹心以偵飛。兩間合。而宋事日去。不可復爲矣。

岳武穆全人手。得其正而鑑矣。或曰。將在軍。君命有

所不受。曰。惡。是何言也。不受。命者。其身猶將也。周亞夫是也。非召之使還也。召之還者。奪之也。奪之而不受命。是叛也。以叛伐叛。夫誰與之。曰。聞以外。將軍不制之乎。曰。制之者。其身將軍也。言有位也。設黜廢倉庫之類也。非召而奪之也。召之而赴。則騎却代殺矣。代之而不赴。則陽周之錮繫下矣。且非特此也。武穆雖強。兩河難響應。而兀術者。亦悍悍猾賊人也。女直重兵。尚聚燕雲之北。未盡發也。武穆入。亦不能獨舉。勢必用韓張爲銜角。劉王爲後勁。吳玠以秦蜀兵重

史記

卷四

世評

六十一

出劫其西。援而復金之。勝可奪。今諸將一時奉詔歸。而武穆以孤軍深入。情見氣極。而虜悉全師萃我。勝負固未有分也。夫武穆可以復中原。而不使之復。又使之必不復。是故志士仁人。所以淫痛恨于高宗也。嗚呼。岳也。得正而鑑矣。春秋之義也。

憤憤生曰。余獨致恨於叩馬生耳。自此生扣馬而後。兀術無心北走。而後賊檜得肆陰謀。而後武穆不免。顧此生者。胡爲乎來哉。余于武穆。亦不能無惜焉。夫武穆生平。自負英武。不可一世。使見之者。往往謀奪

其智才與共奇。縱有其人焉。捫虱而談。武穆恐未能也。故擬下健兒。闕卒如王貴牛皋輩。自不乏人。而與密選。惟難從事。行間朝夕聚米運籌。緩急節制者。誰乎。至於金牌一召。武穆方寸亂矣。謂舉輩能挺身而一著置一策否。夫關士之用。一士之用。百即賦於從。宋數君如賀正。國其本性也。而濟惡固自有人。半龍亦饒有所親。其容妾人之偽書。其鵠鵠之佳句。雖古之絕。殺殺。賜侍飲。亦奚以過此。槍之小才小智。每能得士之用。而恣其大奸大惡。正在于此。

東坡 卷四 世評 六十二

惟槍得而用之。武穆不能用矣。惟武穆不能用而反為兀術用矣。且當時豈曰無士。恭膺焚薪王之餘。輒於江中者。閩人也。縫衣緝袂。而脫男子于虎口者。齊婦也。武穆倘得一士焉。即班師而後。遺計猶可。勝王變死亮猶可。走仲達彼本也。又安得儼然駐紮。從容內地。以堅持吾國事乎。余故重以牛士為賢者。惜也。而非過也。或者謂高宗偏信劉之。常慮諸將負恩。如岳如韓。俱不敢厚賓客。結士大夫。其亦衛霍奉法。邊職愈乎。余謂衛霍遇武帝承平。且丁武安魏其之

後。天子震怒。不得不以為辭。若武穆何時也。固挫主辱。即釋左車。結劇孟。猶懼不遑。而登容以吐握為謙。諒彼書生。非有胸無心者。而輕寒數奇。苟且赴敵。夫孰致之若書生者。亦可謂有才而不善用矣。經曰。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輕命。書生權臣大將之說。似為得機。而以語固窮。則未。書生不足恤矣。如武穆何。諺如宋事何哉。

宋自靖康後。稱相者庶幾李伯紀為巨擘焉。雖然。謂以伯紀之用舍。卜中興之濟與否。非吾敢知也。當韓

東坡 卷四 世評 六十三

離不南下。都城必不可棄。夫人知之。而是時舉朝皆婦女釋子也。皆宣政所乳哺伶蓄者也。天子欲一旦棄吾百歲之宗社。委子女于虜。伯紀獨奮請守之都。邑人心不在他。將相在。伯紀明矣。天下勤王之師。日至而幹難。不以孤軍深入不得決。乃縱使從容以歸。而不乘其隙而掩之。此則諸將相罪也。命伯紀為宣撫。事固已去矣。然三鎮猶未盡下也。伯紀致命遂志之日也。下抗詔。不出一師。師求罷在。漢法能進死手及召相。首以誅張邦昌為去就。尤非策也。邦昌一死

骨耳。其人不足道。然金人立之。而不爲請紀綱之卒。金人退。而從其大臣班班王。跡猶未叛也。留之以招夫北。屬之。將相士大夫。猶不足而必誅之。誅之不足。又修執以修疑。以之宋。齊。愈。遂使劉豫。慨然中原。吏民之上。以甘心我。而忠節如張孝。紀者。復首爲之輔。豫固藉口邦昌。而孝純有所懲于齊。愈者也。且宋有天下久矣。非于君臣之義。尚未明也。而汲汲于誅邦昌者。何當房再入。而伯紀在汴。汴亦被虜。入難楊。而伯紀在相。高宗亦必走。凡宋所以繼伯紀而不用者。

史記

卷四

世評

六十四

皆所以全之也。夫汴被圍矣。而士大夫方汲汲辨程。願王安石之學術。與孔門之從祀於乎。宋之卒不復中原。豈盡小人罪哉。

王藻高宗朝上疏。歷詆中興諸將。謂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王燦。數人者。敵人之來。曾不能爲朝廷施鍼矢之勞。寵極至驕。平時飛揚拔尾。不循法度。所至焚掠驅虜。甚于戎狄。在古法皆當誅。及諸行在赴州。又條具時政。極論御諸將之言。曰。示之以法。日遲之以權。日別之以分。至于履霜堅冰。永言之。而又論岳飛軍。

中多四方遊手。竄名借補官資。文行祿。願可謂深。極論矣。或曰。藻。檮。黨。故力抑諸將。以崇其權。然其詞嚴而誼正。弗可奪也。一時諸將聞之。當有胆落于溫御史矣。天門九重。虎豹守之。然後百戰辟易。而不敢爭動。予謂當主憂國。疑權在國外。朝廷之上。此等議論。自不可少。

史記

卷四

世評

六十五

秦檜少遊大學。博記工文。善幹郎事。同舍號爲秦長脚。每出遊飲。必委之辦集。既登第。及中詞科。靖康初。爲御史中丞。金人陷京師。謀立張邦昌。檜陳議狀大略。謂趙氏傳緒百七十年。號令一統。綿地萬里。子孫蕃衍。布在四海。德澤深長。百姓歸心。只緣奸臣誤國。遂至喪師失守。豈可以一城失。廢立哉。若必舍趙氏立邦昌。則京師之民可服。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師之宗子可滅。天下之宗子不可滅。望稽古揆今。復君之位。以安天下。房雖不從。心嘉其忠。與之俱歸。檜天安夜險。始陳此議。特激于一朝之諒。既至虜廷。情態遂變。諂事撻。傾心爲用。兀術爲事。侵擾江淮。韓世忠擊之黃天。幾爲我擒。一夕擊河。始得遁去。再寇西。

獨。又爲吳玠敗于和尚原。至自玠其髮髮而遁。知南兵日強。懼不能當。乃陰與檜約。殺之南歸。使主和議。檜至行營。始言殺虜之監已者。奔舟得脫。見高宗。遂道南自南。北自北之說。時上頗厭兵。入其言。會諸將稍恣肆。各以其姓爲軍號。曰張家軍。韓家軍。檜承聞密奏。以爲諸軍但知有將軍。不知有天子。跋扈有萌。不可不慮。上爲之動。遂夾意和戎。而檜專執國命。安方虜之以七事邀我也。有母易首相之說。正爲檜說。洪忠宣自虜回。獻謂檜曰。韃靼郎君致意。檜大懼之。

史東

卷四

世評

十六

厥後金人徙汴。其臣張師顏者。作南遷錄。載孫大鼎號。借言違檜間我以就和好。于檜之奸賊不臣。其述始彰彰矣。方其在相位也。建一德格天之閣。有朝士賀以啟云。我聞在昔。惟伊尹格于皇天。民到于今。微管仲吾其左袒。檜大喜。超擢之。又有選人發詩云。多少儒生新及第。高燒銀燭照蛾眉。格天閣上三更雨。猶誦車攻復古詩。檜益喜。卽與吹笙。蓋其閣中有樂故特喜此。號詞以爲僥倖計。眞僥倖之賦也。余觀唐則天追貶唐臣楊素。詔曰。朕上嘉賢佐。下惡賊臣。嘗

欲從容于萬幾之暇。褒貶于千載之外。矧年代未遠。耳目尚存者乎。夫楊素異代奸臣。則天一女主尚知惡而貶之。矧如檜密奏虜謀脅君。謀國罪大惡極。上通于天。其可赦乎。開禧用兵。雖資遣制。嘉定和戎。旋卽牽復。是可嘆也。

宋紹興辛巳。金主亮南侵。高宗下詔親征。其詞云。惟天惟祖宗。既共目于基運。有民有社稷。敢自逸于燕安。又云。歲星臨于吳分。定成汜水之勳。關士倍于晉師。可失韓原之勝。洪容齊筆也。車駕次于江亮後百

史東

卷四

世評

十七

遂班師。次年壬午內禪。孝宗卽位。銳意規恢。起張魏公督師。南軒以內召入奏。引見德壽宮。時盧仲賢使金。高宗問曾見仲賢否。對曰。臣已見之。又謂卿父謂如何。莫便讓和否。對曰。臣嘗謂金人必衰敗。國家必隆興。上曰。何如。對曰。太上皇帝仁孝之德。上格于天。又傳位聖子。雖古唐虞無以過。而金人不道。篡奪相仍。無復君臣父子。不知天心祐國家乎。祐金人乎。臣有以知其然也。上曰。極是。今日金人誠衰乎。對曰。自亮遜死之後。士馬物故甚衆。諸國皆叛。人心怨難。金

試表矣。上曰：自亮死，非特金人衰弱，吾國亦未免力弱。但仲賢等既同何以應之？對曰：臣父職在邊，固戰守是護。此事看廟堂何如議。但願密處，徐應無貽後悔。上曰：只說與卿父。今日國家須量度民力，國力早收，恰開契丹與金相攻，若契丹事成，他日自可收卡。莊子刺虎之功，若金未有亂，且務恤民治軍，待時而動，可也。高宗怒，干變故意，不欲戰。且聞金人謀欲尊我爲兄，故頗喜之。孝宗幼年，規恢之志甚銳，而卒不得逞，非特當時謀臣怯弱，凋喪略盡，財屈兵弱，未可

東東

卷四

世宗

李八

展布亦以德壽聖志主于安靜，不忍違也。厥後蓄積稍集，又嘗有意用兵，祭酒芮國器奏曰：陛下只是數文厘錢，何不試打算了得？委番餉。上曰：朕未之計也。待打算報卿，後打算只了得十三番餉，于是用兵之意又廢。乃知南北分合自有定數，雖英明之主不能強也。

宋虞雍公兄丈戰伐之奇，妙算之策，忠烈義勇，爲南宋第一。與張魏公相上下。特魏公有南軒爲之子，而朱子亟稱之，遂大顯揚。雍公無人發其茂績耳。丘文

莊公曰：古今水戰，采石比赤壁尤奇。且難。周瑜主將，允文書生也。瑜握重兵，允文空拳也。瑜有孔明爲臂角，允文隻手也。以此較之，難易見矣。可謂不易之論。楊用修曰：允文既成采石之功，朝廷付以襄漢上流重任，公知唐鄧勝勢可以牽制虜兵，則龍右之師可以平取長安。章奏九十餘上，且曰：朝廷必欲制唐鄧以和，臣卽挂冠而去。是歲六月，孝宗受禪，盡棄陝西新復州郡，省符以公知婺州。又制海州唐鄧以和，看山任贊曰：諸葛孔明草廬中，與昭烈論取天下，先取

東東

卷四

世宗

李九

荆益，待天下有變，則一軍出龍右，一軍出襄荊，亦欲特角取，雍爾其後，關羽已失襄陽，則孔明右臂已斷。天下形勢，非復草廬中所料矣。是故朝廷嘗欲以奇兵取長安，孔明不從，蓋無特角故也。天若待漢，關羽尚在襄陽，孔明以大軍出龍右，而許都之關又有從都之警，則孔明可以端坐而得長安。何至東走危微，幸用魏延之策哉？自頃中原有事，采石成功，天下勝勢孔明欲而不得者，一旦在我，而以再從虜人市和之詐，失此機會，可扼腕切齒矣。又按虞允文采石之

戰。陝西州郡盡復歸宋。允文城唐鄆。而虜將蕭定遠以四千騎夜走汴矣。唐鄆間士民爭持牛酒拜馬前。鄆之民健武者聚義兵千餘人。遮殺其歸卒。以待宋師。而宋師不至。武遂遇害。當時人心時勢如此。若從允文之策。恢復在指日矣。何以言之。岳武穆之世。金國方興。而兀朮幹離不皆善用兵。取之亦不易。海陵之主。無道遇弑。國又無將。取之比武穆之勢極易。而宋之君皆屏主。臣皆奸邪。失此機會。樓船載國。胥沈于海。非不幸也。自取也。

史記

卷四

世評

七十

簡池劉巨濟。序虞公奏議云。余讀雍國忠肅虞公奏議二百二十有七篇。而慨然有感。世但知采石之戰。以七千卒。卻虜兵四十萬者功偉然。忘者猶曰。雖然。豈知公于紹興辛巳之前。已因輪對面奏。虜必叛盟。兵必分五道。正兵必出淮西。奇兵必出海道。宜令良將助卒。備此二境。其先事之謀。已絕出乎衆人之表矣。及虜叛盟。上令從臣集議。公獨言虜兵必出淮。丞相善其言而未果行。及遣公勞師采石。事已大壞。公以書生。救合亡卒。激勵諸將。施置于倉卒之餘。而破

賊于鐵垌之間。嗚呼。非胸中素所蓄積。忠誠足以動天地。感人心。而作士氣。未易成斯偉績也。而曰適然可乎。自昔狙勝者。必忽其餘憂。公又令役備于瓜州。其他區畫。悉各精密。而不苟。虜遂遁去。乃徐請車駕還行都。屢歷見于奏。雖也。余勿妄論。宋朝多議論。少成功。雖盛時猶然也。况積習消磨之餘。夫人皆喜逸而惡勞。國安而懼危。中興以來。前有張魏公。後有虞雍公。爲國家任其勞。當其危者也。彼不少愧焉。而又怨短毀之乎。

史記

卷四

世評

七十一

陸平泉同唐荆川謁陳少陽祠。祠額題宋贈秘閣修撰平泉曰。一修撰何加于少陽。蓋壽宋太學生。後人與。咸荆川曰。君言固當。如沒高宗梅過之善何。

史記卷之四



卷之五

經世一

諫法

典華

用人

行政

錢穀

治河

救荒

落山部竹書

留餘堂史取卷之五

龍城賀詳纂著

男久邵述

後學金彩

經世一

諫法

魏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群臣皆曰仁君也翟黃曰君非仁君也君伐中山不封君之弟而封君之子非仁君也文侯怒翟黃趨出次至任座座封曰仁君也君仁則臣直黃之言直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乃復召翟黃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秦王怒中期徐行去人為說秦王曰此悍人也適遇明君故也過集紂必殺之矣王因弗罪韓氏城新城期十五日而成有一縣後二日司空既喬執其吏囚之囚者之子走告封人子高子高見喬自扶而上城曰美哉城此功大矣子有賞矣自古及今功若此其大而罪發者未之有也子高出喬夜解其吏之囚者而出之夫善救人者必有解人之怒而示之以其所樂聞然後其言不勸而自行也若此者非夫善救人者耶漢田蚡繫淮夫罪至族實嬰上書武帝言夫名冠三

史取

卷五

諫法

軍乃天下壯士。非有大惡不當誅。而紛盛毀夫所爲。橫恣。要度無可奈何。因言紛短。上使縛責。要。悉論。遣夫支歸。要棄市。宣帝以益寬。饒。怨。諍。下吏議。鄭昌上書。頌曰。山有狂獸。藜藿爲之不採。國有忠臣。奸邪爲之不起。寬饒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義之節。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直道而行。多仇少與。臣幸得從大夫之後。不敢不言。上不聽。寬饒自到北闕下。臣伯恭云。解人之怒。須是委曲。順其意。說彼不是。然後以言語解之。其怒方息。若他人正說。彼不是。我却不取。

史記

卷五

諫法

以爲是。是激之也。田蚡正怒。淮夫而實。嬰乃言夫名。冠三軍。宣帝正怒。蓋寬饒而鄭昌乃言狂獸在山。藜不採。故二人卒不免死。吳張溫被斥逐郡。將軍駱統表理溫曰。溫洪雅之素。美秀之德。文章之采。議論之辯。卓犖冠群。偉輝耀世。世人未有及者。論才可惜。言罪可恕。孫權不納裴松之以爲懼。既疾溫名盛。而統方驟言其美。何異於之方盛。又將許以機之。此皆不善救人者。霍光以車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內異言。下王平徐仁獄。朝廷皆恐丞相坐之。杜延年

奏記光。言丞相素無守持。而爲好言千下。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延年恐。以爲丞相故用事不可棄。光于是不及千秋。史臣謂延年論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唐穆宗時。崔發殿中。人囚繫獄。不以郊赦。原臺諫李勣張仲方論申救。皆不聽。李逢吉從容言曰。崔發殿中。人赦大不恭。然其母年八十。因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治天下。所宜矜念。上怒然曰。比諫官但言發寬。未嘗言其不恭。亦不言其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爲不赦之。卽釋其罪。逢吉之言。委曲正知延年救千秋者。吳曾云。止屬所以助罵。助罵所以止罵。又曰。勸人不可指其過。須先美其長。人喜則語言易入。怒則語言難入。觀上數事。具驗之矣。東坡下御史獄。張安道上書救之。令其子恕。至登聞鼓院投進。恕徘徊不敢投。久之。東坡出獄。見其副本。吐舌曰。此事正得張恕力。或問之。子曰。獨不見鄭昌之救蓋寬饒乎。其疏云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正是激宣帝之怒。爾寬饒以犯許史。章有此過。

史記

卷五

諫法

王

乃再詰之。是益怒也。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與朝廷爭勝耳。安道之疏。乃云其實天下之奇才也。獨不激人主之怒乎。劉器之嘗云。是時救東坡者。宜但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今乃方開端。則是殺士大夫。自陛下始而復世子孫。因而殺賢士大夫。必殺陛下以爲例。神宗好名畏義。疑可止之。余茲錄以告諸思進言而殺人者。

晏子春秋。齊景公使人養馬。馬暴病死。景公怒。欲殺養馬者。晏子曰。請數其罪。然後殺之。於是數之。

史原

卷五

諫法

四

曰。爾有罪三。公使汝養馬。汝殺之。當死罪一。又殺公所愛馬。當死罪二。使公以馬之故而殺人。百姓聞之。怨吾君。諸侯聞之。輕吾國。汝一殺公馬。使公怒。責于百姓。兵弱于敵國。當死罪三。公明然曰。殺之。劉向說。楚景公好弋。使嬖卿主鳥。公怒欲殺之。晏子曰。請數之以其罪。乃殺之。于是召嬖卿于上前曰。汝爲君主鳥而亡之一罪也。使吾君以鳥之故而殺人。二罪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輕士。三罪也。公止勿殺而謝之。此特是一事。傳者異詞耳。東方朔別傳。武

帝時人有殺上林鹿者。帝怒。下有司殺之。朔曰。是人罪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故殺人。一當死。使天下聞之。皆以陛下重鹿輕人。二當死。匈奴即有言。惟鹿觸之。三當死。帝然然。釋殺鹿者罪。東方朔之言。晏子之智也。此視力諫而強諍者何如哉。史記滑稽傳。楚莊王所愛馬病而死。使群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下令有敢以馬諫者死。優孟入哭曰。馬者王所愛也。楚國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于

史原

卷五

諫法

五

是以馬屬大官。無今天下久聞也。秦始皇嘗議欲大苑囿。優游曰。善。多縱禽獸其中。寇從東方來。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漢武帝少時乳母。東武侯母者。帝壯。謂之大乳母。其家犯法當徙。母入辭。既去。疾步數還顧。郭舍人罵之曰。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尚須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于是人主憐焉。下詔無徙乳母。太史公所謂諫言微中。亦可解紛者。嗟夫。三優之言。則善矣。要勸二子。吾不能無譏。君子引君當道。所以陳善閉邪者。不如是也。二子之言。其不近

優矣乎。又南一居莊宗好田獵。獵中牟。賤民田中牟令當馬勿諫。爲六請。莊宗怒叱令去。將殺之。伶人敬新磨知其不可。乃率諸伶走追令。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爲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耶。奈何縱民稼穡以供賦稅。何不饒汝駑而空此地。以備天子之馳騁。汝罪當死。因前請亟行刑。諸伶共倡和之。莊宗大笑。令得免。去。則又責以優人而成陳閉之功。猶可異也。

祖奭嘗曰。陛下殺臣臣得名。不殺臣。陛下得名。我小人也。乃在其頸。然爲平言之有味焉。今人主欲與臣

史取 卷五 漢法

六

下爭名。見諍已者送之曰。爾自爲名。諍我。不知殺一諍臣。是自宜謗也。還子之名矣。齊文宣不道。裴士徽謁之。正諫之。文宣怒。將殺之。士徽色辭不移。帝曰。希乎。裴哉。楊愔曰。望陛下殺以取復世名。帝拔刀嘆曰。小子望我殺爾。以取復世名。我終不成。爾名。遣人送出。周宣帝昏暴。京兆丞樂運與觀詣朝堂諫。帝大怒。將殺之。元巖見帝曰。樂運知必死。欲取復世名。若殺之。乃成其名。落其術內。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因獲免。嗟。嗟。人上好殺諫臣者多矣。安得盡有爭名之

心以奉之。若周宣齊文宣者也。

滿寵令許時。太尉楊彪收縣獄。尚書令荀彧少府孔融等。並屬寵。但當受辭。勿考寵。一無所報。考訊如法。數日求見。大將軍操曰。楊彪考訊無他。詞語當殺者。宜先彰其罪。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必大失民望。竊爲明公惜之。操卽日赦出彪。宋裴松之曰。彪爲名臣。縱有愆負。猶宜保佑。况僕刑所蓋。而可加楚掠乎。若理應考訊。荀孔二賢。豈相請屬。寵以此爲能。酷吏之用。心耳。雖有後善。何解前虐。此大不然。彪見收。蓋

史取 卷五 漢法

七

操之讎對也。或融等不能求免于操。而屬寵弗考。寵若聽之。辭雖無他。操意肯遠釋乎。寵考訊如法。以釋操意也。而後言之操。故得赦彪。無前虐。必不能行後善。寵可謂善救人者。虞融由此善寵。當時蓋知寵意矣。

宋臣有薦用先朝之臣於嗣君。而稱其賢者。嗣君曰。先帝亦知其人否。曰。知之。曰。既知矣。何不用。曰。先帝以此以待陛下耳。斯言也。一以彰先帝啓佑之公。一以成嗣君繼述之美。與夫改張成憲以爲更化。廢棄

舊人以樹已私者異矣。

齊鄭公爲相客使。值英宗卽位。領賜大臣已拜受。又例外賜。鄭公力辭。東朝遣小黃門諭公曰。此出上例。外之賜。公曰。大臣受例外賜。萬一人主例外作事。何以止之。辭不受。慶曆中。近侍有犯法罪不至死者。執政以情重請論死。范文正公退語同列曰。諸公勸人主法外殺一近臣。恐將來手滑。大臣之以道格君。必防其漸。若此。

元文時。其臣有得罪先朝而被戮者。至其子謀復父

史記

卷五 諫法

入

官爵。文宗欲許之。時臣下有謀沮之者。曰。今欲復其官爵。必先明其無罪。是先帝不合誅之。將置先帝于何地。是陛下之視先帝。反不若罪人之有子矣。文帝聞其言。窮容而止。

元豐末。哲宗卽位。太皇太后攝政。司馬溫公入相。民日夜引領以親親政。而進說者。以爲三年無改于父之道。諸稍損其重者。公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變可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爲天下害。非先帝本意。改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况太皇

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也。衆議乃定。元祐末徽宗

卽位。太后攝政。有旨復哲宗元祐皇后孟氏位號。時有論其不可者。曰。叔無復嫂之禮。伊川先生亦疑之。邵伯溫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太后于哲廟。母也。子元祐皇后。姑也。母之命。姑之命。何爲不可乎。非上以思復嫂也。先生喜曰。子之說得之矣。方事大變。朝論大疑。人心大懼。兩公決然一言。訂議決成。斷而行曰。母改子。非子改父。曰姑命婦。非叔復嫂。可謂切中事情而當于禮也。

史記

卷五

諫法

九

傳公堯俞除御史中丞。上疏言陛下使臣拾遺補闕。以輔盛德。明善正失。以平庶政。舉直措枉。以正大臣。臣請極其力。以死繼之。若親人之私。摘其細故。非臣之志也。范蜀公鎮知諫院。溫公遺書道以責之。可懼。公後書曰。必欲伺大臣之細故。發其隱微。以布已直。實不能也。溫公曰。此則不惟景仁恥之。光亦恥之。不顧景仁爲也。明道先生被薦爲御史。神宗召對。同所

以爲御史者。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贊贊朝廷則可依

臣報給臣下短長。以治直名。則有所不能。神宗嘆賞。以爲得御史體。陳公環遷左司諫。議稱持平。務存大體。不以細故藉口。未嘗及人隱昧之過。嘗云。人主托言者以耳目。誠不啻以遠近見聞。或其聰明。況以許爲忠。無藉于時。反傷治體乎。廖剛拜御史中丞。奏言。臣職在博學。奸邪當思大體。若乃收拾細故。矜一得千狐兔之微。則非臣之本心。子謂六公之言。誠體要矣。當括出以備風憲。忠告。

御史風聞言事。此必事在隱微。關係社稷。形狀未著。史取

卷五 陳法

十

恐禁而難制。如蘇子所謂其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其終以干戈取之。而不足。此類則可。若採聽風聞。考按糾劾。冥搜隱隱。捕風失實。以此求過。誰堪其罪。故親廷尉袁輔奏請。凡涉風聞者。悉不斷理。虎狼之暴也。狐之類也。皆能殺人。然虎狼之殺人也。人知避之。狐之類以殺人也。人則不知。甚哉陰柔巧佞之能溺人而爲害鉅也。

唐郭子儀在邠州。嘗奏一州縣官不報。僚佐以宰相不知體爲言。子儀聞之。謂曰。自兵興以來。方鎮武臣。

卒多販。凡有所求于朝廷。常委曲從之。此無他。疑之也。今于儀所奏。人生以不可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卑之也。諸君可賀我矣。德宗自後官聞。常恐生事。姑息藩鎮。渾瑊嘗令人奏事不可。喜曰。上。不報我。

高帝欲易太子。張子房但能使太子安耳。不必使帝之必去戚夫人也。袁盎止懷夫人與后並坐。亦不必使帝之必去懷夫人也。蓋內關燕私。人臣之分。自有不敢與者。若果能使二帝去二夫人。亦豈人臣之福與。史取

卷五 陳法

十一

乎。孔子不止魯之女樂。管仲不去齊之六嬖。古聖賢自有深心。而宋之儒者。遇此等處。輒以道德仁義之說繩其後。不啻三尺。一旦有漏天之巨漏。與積薪之隱憂。不爲納約之牆。而爲煮水之石。何怪其百擾而不一效也。

慶曆中。余靖。歐陽修。蔡襄。王素。爲諫官。時爲四諫。四人者。力引石介。而執政亦欲從之。時范仲淹爲叅知政事。獨謂同列曰。石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爲奇異。若使爲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

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爲矣。主上雖富有春秋。然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如此諫官也。諸公服其言而罷。

鄭俠流民間。初不得即達。乃作邊散夜傳入禁中。時永洛失律。上方面頰。徹至不敢過。衆獨啓封。見圖畫饒民累崇然。莫測。繼知爲諫疏。乃詔鄭俠停官編管汀州。視當時諸公所上封事。雖最切直。武謂凡人論天下利害。所貴卽悟主意罷行之。若言語大許。使人主有不能堪。而自取譴斥。亦何補於事。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諫從橋。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刺以血汚車輪。陛下不得人崩矣。元帝不悅。先驅張猛進曰。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元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以是知諫有取于諷也。

漢元帝優游不斷。恭願擅權。許史恃勢。蕭太傅之死。劉向周堪之下獄。宗社幾危。不可不諫也。薛廣德以御史大夫之貴。而不聞以死爭之。至於從船從橋。相去幾何。乃欲自刺。以頸血獻帝。劉元城言哲宗皇帝。嘗因春日經筵講罷。獨坐小軒中。賜茶。自起。折取柳

史記

卷五

諫法

十二

枝。程頤爲說書。遽起諫曰。春方萬物生榮。不可無故。殺折。哲宗色不平。因擲棄之。溫公聞之不樂。謂一人曰。遂使人主不欲親近儒生。正爲此輩。夫薛大夫程伯子意非不善。而人主原以爲瑣。懼以爲迂。則不若小處放他一路大處。可以邀其必聽。此亦諫臣所當知也。

韓觀公爲諫官三年。所存諫稿。欲飲而焚之。以效古人謹密之義。然恐無以見人主。使諫之美。乃集七十一餘章爲三卷。曰諫垣存稿。自序於首。大略謂諫主於

史記

卷五

諫法

卷五

理勝。而以至誠將之。司馬溫公出知邊州。嘗三上書言事。皆不納。特范公鎮爲諫官。公以稿付之。貽書謂古之人有奏疏而焚稿者。蓋謂言已施行。不可掠君之美以爲己功。若奏而不納。又自焚其稿。則與不言何異。按二公之論不同。如魏公言。則溫公諫不行。以諫草與人。不免爲彰君過。如溫公言。則魏公諫已行。猶自存其草。不免爲掠君美。蓋二公皆慕古人焚諫草者。又不忍自焚其草。故各委曲分疏。以曉明其意。不覺墮於一偏。要以曾南豐書魏鄭公傳後議爲明。

自正大無幾耳。魯筆書邾郚公傳後曰：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大公至正。非滅人言以掩己過。原小疵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諫諍爲當掩。是以諫諍爲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況前代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賢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欺其急且忌矣。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諫。切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存之於書。未嘗掩焉。至今稱太甲成王爲賢君。而伊尹周公爲良相者。反掩其善可見也。今當特削而棄之。成區區之小護。則後世何所依據而諫。又何以知其賢且良與。桀紂幽厲始皇之亡。則其臣之諫詞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諍之無傳。乃此數君之所以益暴其惡於後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爲尊親賢者諱。與此戾矣。夫春秋之所以諱者惡也。納諫諍豈惡乎。然則焚棄者非歟。曰：焚棄者誰歟。非伊尹周公爲之也。近世取區區之小疵者爲之耳。其事又未足也。何則。以焚其善爲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

史記

卷五

陳法

十三

使後世不見稱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於君。美常在於已也。豈愛其君之謂與。孔光之去其諫。所言正邪。未可知也。而焚之以蔽後世。唐詔知非諫已之奸計乎。或曰：造辭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此。曰：此非聖人之所當言也。今萬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議論之隱。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

史記

卷五

陳法

又十三

興革

人有常言爲治之道必先除弊以悅民心。然使興利以造民福。蓋除弊如解懸。民心即喜。興利便須用民財。勞民力。非得其心。則民將怨起。故二者當有先後。至二者之事。又各有先後。然非真知利弊之詳的。則是非混淆。以爲興利而害成。伏焉。以爲除害而利或寓焉。且興除之際。未得有法。則弊隨生。而害又起。故又在廣詢博訪。取資賢智。不專己見。而求通輿論之公。如古人所謂合人情。宜土俗。不失先王之意。然後興革各當。而德澤自及於民。不然者。固未可輕議更革。建置也。趙韓王爲相。置大二甕於坐屏後。凡人授利害文字皆置其中。滿即焚之。過循李文靖公曰。沈居重位。實無補萬分。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惟此少以報國耳。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論。施行一事。卽所傷多矣。劉元城論本朝最得大臣體者。惟李沆。沆所云大似失言。然有深意。祖宗時經變多矣。所立法度。極是穩便。如老賢看病極多。故用藥不至孟浪殺人。其法雖不無小害。但其利多耳。後人不

東坡

卷五

興革

十四

東坡

卷五

興革

十五

知遠欲輕改。此其害所以紛紛也。王旦執政。陳彭年嘗詣政府呈狀曰。科場條貫。且授之地。日內翰敎官。受日待。隔截天下進士。陳退再來。且不見。向敎中出。陳所留文字。且取紙封之。向曰。何不一覽。且曰。不過與建符瑞圖進耳。昔與沆時。中外所陳。何必皆過陳彭年邪。以是知三公皆得大臣體。又陸象山云。往時充員敎局。浮食是懶。惟是四方奏請。廷臣面對。有所建置更革。多下看詳。其或書生貴游。不諳民事。輕于獻計。不知一旦施行。凡紙之出。兆姓蒙害。庸人授之。正此之謂也。彼不通荷一時之選。豈念民耶。故每與朝官悉意論駁。朝廷清明。常得寢罷。編摩之事。猶考之勤。顧何足以當大官之體。或庶幾者。僅此可以償萬一耳。凡此皆至論。夫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古人曰。利不什不變法。甚言更革建置之不可輕也。或曰。若是。則將坐視天下之弊不之救歟。不知韋弊以存法可也。因弊而變法不可也。不守法。則弊生。非法足。以生弊。若韓范建明于慶曆者。韋弊以存法也。利公施行於熙寧者。因弊而變法也。一得一失。蓋可觀矣。

武曰荆公有志二帝三王之法度。豈可厚誹。不知有志二帝三王者。當自格。君心始不當自變法度。如有堯舜之君。則有堯舜之治。有湯禹之君。則有湯禹之治。法度云乎哉。否則王莽之井田。房琯之戰車。適足貽誦千古。朱文公云。漸開學者。推尊史記。謂夏紀贊用行夏之時事。商紀贊用乘殷之轡事。至高祖紀贊。則曰朝以十日。貴屋左。議其不用夏時商轡也。遷意誠恐是如此。但若使高祖真能行夏時乘商轡。亦只是漢高祖終不可謂之禹湯。

史記

卷五

興平

十六

朱文公守澠。將行經界。王子合族驗授。公答書曰。經界一事。固知不無小擾。但以爲不若此。則貧民受害無了時。故忍爲之。廢幾一勞永逸。若一一顧恤。必待人人情願後行之。無時可行矣。紹興間。正施行時。人人嗟怨。如在湯火。但事訖後。田稅均齊。田里安靜。公私皆享其利。凡事亦要看久遠如何。少時見所在所立土封。皆爲人題作大椿年墓。豈不知人情惡勞喜逸。顧以爲利害之實。亦不得避者耳。禹治水。益焚山。周公驅猛獸。豈能不役人徒。而坐致成功。想見當時。

亦無有不樂者。但有見識人。須自見得利害之實。知其勞我者。乃以逸我。自不悠耳。予合議漢事甚熟。曾看高祖初定天下。蕭何大治官室。又從妻敬。楚大姓十數萬於長安。不知當時是幾個土封底工夫。不問天下之不安何也。文公此論。可謂明確。蓋自商鞅有成大事者。不和于衆之說。卒以滅宗。故後之爲政者。每畏拂人情。不知人情固不可拂。亦不可拘。惟當論理之是非。事之當否。爾商之遷亳。周之遷洛。何嘗不拂人情。及其事久論定。然後知拂之者。乃所以愛之也。司馬相如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之功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亦見得此理。東坡嘉祐間。作思治論曰。所謂從衆者。非從衆多之口。從其不言而阿然者耳。其說最好。然厥後荆公行新法。公上書爭之。乃曰。爲國者。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其說却有病。天下豈有特理傷道之事。可以衆心所向。而姑爲之乎。宜不足以服荆公。而指爲異國經權之學也。

史記

卷五

興平

十七

荆公作相。裁損宗室恩數。于是宗子相率馬首。陳狀訴云。均是宗廟子孫。且告相公看祖宗面。荆公厲聲曰。祖宗親盡。亦須祧遷。何況賢輩。于是皆散去。

史記

卷五

史記

十八

用人

天地英靈之氣。鍾爲山川。山川之氣。降而爲人。皆有常限。不可加損。君子小人。聚得之。不在此。則在彼。譬人之元氣。皆有稟養之。善則爲壽考康寧。不善則爲疾病。未有無元氣而能爲人者也。是以治世多賢才。亂世多奸雄。均一氣耳。秦亂而後有陳勝。吳廣。項籍。漢亂而後有曹操。袁紹。兄弟。孫權。父子。晉亂而後有苻堅。石勒。劉淵之徒。唐亂而後有黃巢。朱全忠。李克用之徒。此豈偶然而生。亦各有所授之。非若尋常醞醞庸流。泯然爲生死者也。晉以前。不可詳考。唐自懿僖後。人才日削。至于五代。謂之空國。無人可也。雖其變宜在黃巢等。然吾觀浮屠中。乃有雲門。臨濟。德山。趙州。數十輩人。卓然超世。是皆可與扶持天下。配古名臣。苟得一人。必能成一事。然教知其散而橫濟。又有在此者也。賢能之無有。尚何足怪哉。

劉靜修曰。天生此一人。固能辦一世事。蓋亦足乎已。無待于外也。嶺南多毒。而有金蛇白藥。以治毒。湖廣多氣。而有黃橘茶。以治氣。魚鱉螺蛸。治濕氣。而

生於水。麝香於羊。治石毒而生於山。蓋不能勝彼氣。則不能生於氣中。而物與是氣俱生者。夫固必使有所於是氣也。猶朱子謂天將降亂。必生弭亂之人。以擬其後。以此觀之。世固無無用之人。固無不可處之世。彼有希賢異代。歎世無人者。豈足與論用人之道邪。

人有才。貴能自擇於用。世未嘗乏才。貴在上者能用。有才而不能自擇於用。小人也。世方亂。而在上者不能收用小人之才。亂世之姿也。潛夾湮濟。何所不至。

東坡 卷五 用人

二十一

嗚呼。以中國之術異。甘心夷狄。此生民之所以重不幸也。晉張賓當五胡雲擾之世。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獨胡將軍者可與共成大業。乃提劍見石勒。為謀主。勸成事。皆出賓計。賓則小人。而晉不能收用。至此符堅得有王猛。阿保機有韓徽。元昊有張元昊。吳玠皆我中國不能金籠鸚鵡之過也。此我明黃孔昭歷選郎十五年。嘗曰。國家用人如農家積穀。果積于豐年。乃可濟饑。才儲于平時。乃可濟用。斯言庶幾得之。唐德宗嘗云。人言盧杞奸邪。朕殊不覺。李泌曰。此杞

所以為奸邪也。若陛下知何肯用之。夫杞蓋有才。以濟奸邪者也。故其君不能覺而用之。穆宗時。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賊當死。帝面諭牛僧孺曰。直臣事雖僇。失然。此人有經度才。可委之邊任。朕欲貸其法。僧孺對曰。凡人不才。止于持祿取容耳。帝王立法。求姦。姦正。為才多者。諫山朱泚。以才遇人。濁亂天下。況直臣小才。又何屬法哉。宋神宗嘗稱呂應卿美才。司馬光曰。惠卿過於王安石。使江充李訓無才。何以動人主。夫小人有才。虎而翼者也。其君不覺而誤用之。而

東坡 卷五 用人

二十一

編贈國家矣。

仁宗以西戎方熾。每數乏才。凡一介之善。必收錄之。杜丞相衍。經撫關中。薦長安布衣雷簡夫。才器可任。連命賜對便殿。簡夫辯給善敷奏。條列西事甚詳。仁宗嘉之。即降旨中書令。照真宗召种放事。是時呂許公當國。為上言曰。臣親士大夫有口才者。未必有實效。今遽畱以美官。異時用有不同。即雖退。其若且除一官。徐觀其能。果可用。遷擢未晚。仁宗以為然。遂除耀州幕官。簡夫後果官至員外郎。三司判官。而才

實無大過人者

慶曆中郎官呂安勤公事回登封自陳永綽已久乞改章服仁宗曰待別差遣其卿換章服不飲因輔弼與人恩澤處刻薄之徒望風希進加人深罪耳帝寬厚欽恤之德如此卿號曰仁不亦宜乎

真宗嘗論宰相一外補郎官稱其才行甚美侯罷尋遷朝典除監司及還帝又語及之罷政權奏將以次日上之晚歸里第其人來謁明日以名薦奏上然不許執政察所以乃知已爲伺察密報矣終真宗朝

吳東

卷五 用人

二十三

其人不獲進用真宗惡人奔競如此

做宰相要辦一片心辦一雙眼心公則能進賢退不肖眼明則能識得孰賢孰不賢朱子嘗論此前輩語以爲足盡宰相之道今之宰相朝夕疲精神於應接書牘之間更不暇理會國事俗乃稱爲相絮不過要得牢籠人耳天下之大人才之衆可一一半籠得否彭思永曰牢籠事吾所不爲王沂公當國門下未嘗顯拔一人范希文嘗問諷之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公盛德獨少此耳公徐應之曰思若已出他將誰歸

希文惘然歎曰其宰相也或問朱子沂公所云似不可爲通法朱子曰他意不欲牢籠人才說使必出自我門下他亦未嘗不薦人才韓魏公曰沂公爲相論其事無可數論其人則天下信爲賢相呂申公以進賢自任恩歸于已時士皆出其籠絡獨歐范尹族輩旋失之終不受其籠絡欽宗時每臣僚登對卽問議胡安國否許中丞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爲所汚如安國者實鮮欽宗歎息以是觀之人人籠絡之人亦決非大賢矣

吳東

卷五 用人

二十三

劉宋王弘自領選及當朝總錄將加榮譽于人必先呵責譴辱之若美相躬接語欣寵者必無所諧人問故答曰王爵既加于人又相撫勞便成典主分功此謂好以事君若求者絕官叙之分既無以爲惠又不微假顏色卽成怨府亦鄙薄所不在其後顏峻嘆而與人官謝莊笑而不與人官事同此趙宋李昉爲相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才可取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故答曰用賢人主事我若受請是市私恩也故雙絕之使恩歸于上

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美辭。此取結之道也。其後泰檜亦同此。然檜以此爲清介之術。無之於助。非所疑也。

寶元中。御史府又開中丞。一日李淑對仁宗。偶問憲長久虛之故。李奏曰。此乃呂夷簡欲用蘇紳。臣聞已許紳矣。仁宗疑之。異時因問許公曰。何故不除中丞。許公奏曰。中丞者。風憲之長。自宰相而下。皆得彈擊。其選用當由聖意。臣等豈敢益量之。仁宗領之。自是知其直矣。

史記

卷五

用人

二十四

王沂公嘗言。始泰大政。屬故王太尉當國。每適用朝士。必先望實。或曰。某人才。某人賢。則曰。誠知此人。然歷官尚淺。且俾聲望。歲久不渝。而後擢任。則榮途坦。然。中外允協。故公執政。日遵行是言。人皆心服。又蘇東坡軾制科中程。英宗卽欲受知制誥。相國韓公曰。蘇材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爲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使天下士畏慕降服。皆欲朝廷進用之。然後取用。則人無異詞。今驟用之。士論未然。道累之耳。乃授直史館。東坡聞之曰。韓公可謂愛人以德。蓋賢相進用人

材之道如此。

魏毛玠典選。舉天下士。莫不廉節自厲。雖貴寵之臣。真服不敢過度。魏武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爲哉。唐楊瑒始同平章事。御史中丞崔寬。豪侈。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爲當時第一。卽日遣人毀之。京兆尹黎幹出入從騎。數百數。省損才留十餘騎。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他聞見。靡焉自化者。不可勝紀。昔公儀休爲魯相。無所變更。百官自正食廩者。不敢與二民爭利。

史記

卷五

用人

二十五

蓋儉德清望。自足動人。如此有記操言者曰。孤法不。如毛尚書令。使吏部用人如毛玠。風俗之易。必不難矣。瑒卒。代宗痛悼。謂群臣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奪瑒之速耶。吾於是知天下不難治也。曹瑋久在秦州。累章求代。王且薦李及。衆皆謂及非守邊材。楊億告且。且不答。及至秦。自有屯駐禁軍。自盡。瑋婦人銀釵于市者。史執以聞。及略加詰問。具服斬之。譽達京師。億復見且。且曰。向者相公初用及。外議皆恐不勝。不意及材器如此。且笑曰。外議何易傾也。

禁軍戍邊。白晝爲盜。主將斬之。常事耳。璋知秦州七年。羌人警服。邊境寧。璋處之已盡其宜。使他人往。於其聰明。未免變璋成績。且用及者。以及重。厚。能。謹。守。璋成規而已。億繇是服。且之議度。陳水記聞。張詠知成都召還。朝議以任中正代之。言者不可。且上言曰。非中正不能守詠之規。他人往。安有變更矣。上是之言者亦服。

冠準在相位。用人不以次。同僚頗不悅。他日又除官。同列目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

用人

二十

若用例。一吏黷耳。范仲淹遷吏部員外郎。推知開封府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仲淹以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爲序遷。如此爲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況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棄之。宰相。簡不悅。夫用人不以次。非冠準其人不可。若凡超格者委之宰相。武非其人。則不如用例。與希文之百官圖。猶有據也。然希文又嘗言。史稱諸葛亮能用度外人。用人者莫不效之。天下才常患近已之好惡。不自知也。能用度外人。然後能用大事。故用士多而

節而略細故。如孫威敏。雖遠道皆所素重。其爲帥日辟置幕客。多取諸籍未幸復。人或疑之。公曰。人有才能而無過。朝廷自應用之。若其實有可用之材。不幸陷於吏議。不因事起之。遂爲廢人矣。故公所舉多得士。用人者必合觀之始得。

袁安尹河南。政號嚴明。然未嘗以一貳罪勸人。嘗曰。凡學仕者。高望宰相。下希牧守。銅人聖世。吾不忍爲也。安後世爲上公。史稱其仁心足。單後見子孫之盛。不亦宜乎。杜祁公衍嘗言。今在上者多摘發下位小節。是不恕也。衍歷知州。提刑。安撫。未嘗壞一官員。其間不職者。卽委以事。使之不駭。情不憤者。論以福禍。俾自新。從而遷善者甚衆。不必繩以法也。杜所存足以繼祁公矣。韓公億執政。每見天下諸路有奏。稽檢官吏小過者。色輒不懌。曰。天下太平。聖主之心。雖昆蟲草木。皆欲使之得所。今仕者大則望爲公卿。次則望爲侍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朝幕官。奈何銅之盛世。韓言又卽袁所言者也。范文正公爲參政。與韓富二樞並命。銳意天下事。患諸路監司不才。而

用人

二十七

韓富二樞並命。銳意天下事。患諸路監司不才。而

視每見一人姓名。一筆勾之。以次更易。富公曰。六丈則是一筆。焉知一家哭矣。范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遂罷之。韓忠獻公執政。用監司武非其人。公夫人弟崔公孺曰。公居南谿。宜法造化爲心。造化以蛇鹿害人之物。而置蛇於澤。置虎於山林。今公乃置通衢。使爲民害可乎。公改容謝焉。執政誠有矣。杜韓之仁。想又當知范公所去。與公孺所論。然後可。

高宗卽位。召故相李綱。綱行至太平州。上號曰恭僉者。人主之常德。美哲者。人主之全才。繼統守文之君。

東坡

卷五

用人

二十一

恭僉優於天下。至興衰撥亂之主。非美哲不足以濟之。惟美。故用心剛。足以斷大事。而不爲小故所撓。惟哲。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爲小人所間。綱所望于其君。在美哲也。漢宋均自東海相爲尚書令。謂人曰。國家喜文法。廉吏以爲足以止奸。然文吏習爲欺誑。廉吏清在一己。無益百姓流亡。盜賊爲害也。仲長統昌言。亦曰。中世遇三公。務清懲謹。慎御習故。乃婦人之檢柙。鄉曲之常人耳。烏足以居斯位。金世主亦曰。比稱政有異跡者。謂其斷事有執才也。若李清

廉。此乃本分。以貪汚者多。故顯其異耳。然則欲振起斯世。選用之人。抑豈獨在恭僉已邪。

嘗考史三事。有與今日用人相類者。宋徽宗欲秦邸之會。預坐者多。館閣同舍。一時被貶十餘人。仁宗臨朝。嘆輕薄少年。不足爲臺閣重。宰相探旨。自是務引用老成。不愜人望。甚者語言文章。爲世所笑。彭乘之在翰林。楊安國之在經筵是也。彼今日枚卜。請老非類是乎。又仲簡知處州。治爲浙東第一。朝廷累擢爲天章閣特制知廣州。會饑。智高破邕管。沿江而下。屠

東坡

卷五

用人

二十一

數郡。遂圍廣州。而簡應敵之備。可笑者甚多。沈起知海門縣。有治勩。朝權爲御史。後拜特制。知桂州。會宜州蠻僇侵王口寨。起備衛甚平。又欲征交趾。愈益疎繆。致交趾入寇。三州破。孫永俊明文雅。稱於時。太中間。以龍圖學士知泰州。會邊有警。永以怯懦爲遷人所輕。三人者。皆才臣而當邊患。敗事被斥。豈將帥有體。固非可常才強者。彼今日。經略諸公。非類是乎。又唐寶懷其爲京兆尹。神龍之際。政令多門。京尉出墨勅入臺者。不可勝數。或謂懷真曰。縣官相次入臺。

縣務多辯否。僕真對曰。倍對于往時。問其故。僕真曰。好者。總在僥倖者。去故也。聞者皆大噱。彼今日考選。諸公非類是乎。三復不死爲之浩歎。

觀人之法多矣。彼才識之士。必有才識者能識之。人之才識。豈能匿於處事間。於一知餘。卽細占鉅。而人之能否決矣。才非爲此。爲難知。而才不才易見。孫臏教田忌與諸公子逐射。其言曰。以君下驕。與彼上驕。取君上驕。與彼中驕。取君中驕。與彼下驕。田忌從之。一不勝而再勝。齊王繇是知臏可將。問兵法焉。項梁

東

卷五

用人

三十

避警吳中。每吳中有大變。役及喪。梁常爲主辦。陰以兵法部勸賓客。及子弟。以知其能。遂舉大事。部署豪傑爲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服。梁伯叛吳。吳主召問潘濬。濬請五千兵往。足可擒伯。吳主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伯昔嘗爲州人設帳。凡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一節之驗也。權遣韓往。果斬平之。戴淵少時。不治行誦。嘗在江淮間。文採商旅。陸機還洛。淵使人劫機。機見其座上

指揮。雖處鄙事。而神姿手頓。呼與語。薦之。淵卒爲晉名士。桓溫將伐蜀。衆疑未易制。劉琨以爲必克。候言溫子藉博。其不必得。則不爲也。殷浩旣廢。溫謂人曰。少時與深源共騎竹馬。我棄去。已輟取之。故當出我下。都起聞謝安石舉其從子玄。鎮禦北方。稱其必能濟事。或問之。起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宣武府。見其使才。踴躍展聞。亦得其任。所以知之。人之才識能否。其不易見。亦惟有才識者預知之耳。如百里奚飯牛牛肥。卜式牧羊。羊息。金日磾監馬。馬壯。事雖鄙。足以占

東

卷五

用人

三十一

其才。而吳辛受知秦穆公。式與日碑。卒受知漢武帝。使無秦穆漢武。雖秦龍之劍。果能終遇乎。至楚子發好求拔道之士。而善爲倫者在禮焉。公孫龍顯其能者。避。而能呼者與倫焉。卒之倫者皆齊師。呼者通燕使。是雞鳴狗盜猶賴其力。亦養士者所不棄也。大都豪傑士所在有之。然必容達大度如漢高祖。其武大志如唐太宗。則能使之。問風作典。否則維楚有材。晉實用之。或反爲吾國患。燕不能而樂毅而殺爲趙用。魏不能用范雎而雎爲秦用。晉不能制王猛。而猛爲

符堅用。不能收張賓而賓爲石勒用。後唐不能任韓延徽而延徽爲契丹用。宋不能而張元吳昊而張吳爲夏國用。昭宣王後唐一徹。武后覽之嘆息。而督過宰相。黃巢菊花一詩。朝廷不能收拾。而卒隔長安。曾謂世無非常之主。能用非常之人乎。若乃秦白起賜死。諸侯酌酒相賀。楚殺子反。晉文公聞之。側席而坐。日莫余亦已。宋殺檀道濟。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齊殺斛律光。周武帝爲赦其境內。唐武則天殺程務挺。突厥所在。宴樂相慶。仍爲立祠。

史記

卷五

用人

三十三

每出師攻戰。卽致禱焉。宋殺岳飛。金人酌酒相賀。則又娶于城。資敵國內。爲本朝應黨。外爲寇賊復仇。策有大謬于此者乎。雖然。得其人而不能用。又有用非其人而自貽羞者。如田千秋爲相。匈奴聞而笑之。王安石行新法。交趾至書之露布以詆其非。章惇已黜。而遠主猶云。南朝錯用此人。何爲只若行遣。繇此觀之。是不獨國人皆曰可殺也。嗟嗟。王明球所恨世無知己。而賦賦似玉。魚目混珠。又恨不得其才而用之。前御古今。從來久矣。不能不爲之浩歎。

祁奚舉于祁午。謝安舉任謝玄。韋賈之舉弟韋繼。穆公薦子光嗣。韋表微薦弟處厚。李石薦弟李福。曹彬舉子瑋。梁蒙正薦侄夷簡。程顥薦弟程頤。頤告內舉不避親。祁奚舉解狐。王生舉張柳。解狐舉判伯。柳咎犯舉虞子羔。蕭何薦曹參。喬玄薦陳球。郗超薦趙玄。劉仁軌薦袁異式。文彥博薦唐介。呂夷簡薦范仲淹。王旦薦寇準。類皆外舉不避仇。

史記

卷五

用人

三十三

不涉詩書。心不知義理。故王制專以供掃除之役。原有深意。譬之宗幹焉。弟其伺奔走。奉指使者也。而所謂紀綱之僕不與焉。使人主不昇以重權。彼何能縱其奸。吾黨不疾之如寇仇。彼亦焉能爲吾害。載之史籍。如勃邪管蘇。有功于楚。晉景監繆賢。著庸于秦。趙巷伯嫉惡。趙整刺嫗。寺人被奉命。曹日升解圍。鄭泉辭誅橫之貨。呂強勵直諫之忠。馬存亮遣將誅張韶。之逆。楊復光感炭仲討賊之義。嚴尊美通避祖權。通青城以青遊。張承業請立唐後。甘頤頌以明志。又我

朝金英叱報南遷。單吉領誠導。韓懷恩申救林俊之。
枉。寧理力白大夏之誣。豈非表表忠義。爲若曹中鱗
鳳。而士大夫君子所不敢望萬一者乎。至張涉以儒
學入侍。薛邕以文雅見稱。終爲若曹嗤笑。又可鑒也。
第累世累百。幾若晨星。夫惟辨別忠邪。而謹其微細。
勿溺于莠。養其廉恥。勿逞于頑。是在吾君吾相一加
之意。自可收其一箇之用。而詎至貽害于士類國家。
故深慮者云。有罪勿赦。有闕勿補。斯言其庶幾焉。獨
怪今日士大夫恃其一往。先開水火之形。卒催業盡。

東坡

卷五

用人

三十四

之條。實吾黨自激之也。而于彼何與焉。

陳循爲首探。學士陳文欽授引以進。循雖之。文營于
他所。英廟語循曰。閣下缺人辦事。陳文知何。對曰。
文固宜。但少歷練。欠老成耳。文知之。請循曰。先生不
能役人。又于上沮之。何也。循曰。此言密通。公何由知。
然則歷練老成者果未至也。
嘉靖間。議沙汰生員。御史楊宜謂督學奉行過刻。少
者以文辭見黜。長者以爵貌不容。沮父兄教子弟之
念。驅衣冠爲田野之備。乞加意作養。

某令貪。監司欲斥之。陳渠爲中丞笑曰。此地窮苦。不
比貴鄉。墨不滿藥也。監司曰。盜劫貧家。豈得無罪。
鄭希仲云。凡士宦有三難。一謂說十萬之衆而爲師。
二謂翰林學士。三謂宰劇邑。三者苟非其材。則事必
廢。除是三者。雖宰相。猶可以常才兼之。

東坡

卷五

用人

三十五

絀事甚惡。勸大失望。於是不復冀其相知。而專修史
幹矣。其後王公入爲衆知政事。首以詠薦。人或問其
故。答曰。勸詠之才。不患不達。所愛者。氣俊而驕。我故
抑之以成其德耳。勸聞之。始以王公爲真相知也。
陳應求嘗告孝宗曰。近時宰相罷去。則所用之人。不
問賢否。一切屏棄。此鈞黨之漸。非國家之福。趙溫叔
爲相。多引蜀士。及罷相。有爲譽語以撼蜀士者。王李
海言。一字相去。所用者皆去。此唐李黨禍之胎也。豈
聖主所宜有哉。蜀士乃安。二公之論善矣。然此平

時宰相善罷者言也。若權豪之去則當洗腸滌胃。若借溫太其之事。爲小人開一線之路。借范滂夫之言。爲君子憂後來之禍。則失之矣。

宋太祖常與趙中令普議事有所不合。太祖曰。安得宰相如秦維翰者與之謀乎。普對曰。使維翰在。陛下亦不用。蓋維翰受錢。太祖曰。苟用其長。亦當護其短。惜大限孔小。賜與十萬貫。則塞破處子矣。

漢選部有尚書。自縣令以上。始赴尚書調選。其餘縣之屬吏。至于公府之掾曹。各自辟于其長。其諸侯

史記

卷五 用人

三十六

王國。自內史以下。亦皆得以自除。朝廷無遷選之勞。官府有薦賢之實。賢否勤惰。各察于其屬之長。而黜陟之。故幹佐曹吏。拔于州縣者。然後爲五府所辟。五府舉掾曹。然後爲朝廷所用。推而至于公卿之尊。初未始有限也。故何武以大司空。辟鮑宜爲佐曹掾。史高領尚書事。而辟匡衡爲議曹史。此曹掾之辟于公府者也。周景以刺史而辟陳蕃爲別駕。王渙以方城令而辟仇覽爲主簿。此尉之辟于郡縣者也。是以士之修業于家。而聞譽達于朝廷。往往辟書交至此門。

而無遺才。此漢之選吏。所以一付之公論。而尤未至纖悉于法也。後世吏部注擬。下自監官楚車之微。一切選之尚書。按其年勞資格。而例以與之。若執左券而責償其主。奚暇問其賢不肖哉。

儲璠號薦諸籍遺才。丁璣、張吉、王純、敖敏元、李文祥。曰。與其旋求取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蓋已試者。經創後。必勉其所未至。與旋求所得。孰爲多乎。

杜正獻公嘗戒門生曰。天下惟浙人福。德易動。柔懦少立。衍自在幕府。至于監司。人尚不信。及爲三司副

史記

卷五 用人

三十七

使。累于上前執奏不移。人始信之。反曰。杜衍如是。莫非兩浙生否。其輕吾黨也如此。觀子議累高遠。志尚端慤。他日樹立。當爲鄉曲之顯。切勿少枉爲時上下也。

上問近相陳升之外。議云何。光對陛下擢用宰相。臣愚賤何敢異。上曰。第言之。光曰。今已宜麻。誣告中外。臣雖言何益。上曰。雖然。試言。光曰。聞人狡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秦政皆楚人。必欲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天下風俗。何以更得淳厚。上曰。然。今中

外大臣更無可用者。獨升之有才智。曉民政邊事。他人莫及。光曰。升之才智。誠如重耳。但恐不能席大節而不可奪耳。背漢高祖論相。以王陵少類。陳平可以輔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真宗用丁謂。王欽若亦以馬知節奏之。凡才智之士。必得忠貞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上曰然。

物有效吾所用而不能無弊者。病畜之人服苦參。愈矣而屢重不舉。世有不類是者邪。蓋蛇有毒。尾却解毒。膏歸生血。漿即破血。麻黃發汗。投節後止汗。腹

夏

卷五

用人

三十八

取醒睡。仁後令人食睡。蟬姑腰以前治大小便之通滑者。腰以後治閉結者。一物也。爲用不同如此。又腹以浸魚肉則能經久不收。以沾布帛則易朽爛。一物也。所施處各有所宜。惟酒亦然。阿魏性極臭。用以入食餌。乃能去臭。胡氣極辛。然置臭肉中。能掩其氣。帶臭非所當疑也。君子贊國。有與廢除害之責。人才整其用舍。可不審其所處者哉。

才之效用。從古難之。非才之難。其用才難也。又非用才之難。得全才難也。以代論者曰。古人未嘗借才于

異代。以地計者曰。何地不生才。以人評者曰。人各有所長也。世有楚材晉用。虞愚秦智。優越孟不可勝。薛位至宰相。損于治郡。蔡瑁社稷。困于百里者。豈其人之非才。才當其用。用適其全之難也。堅于立。或脆于行。參于爲。或疑于受。完于應。或瑕于守。簡弗任繁。而勝繁者。或惡簡小。穉當鉅。而期鉅者。當畧小。昔稱知人惟帝其難之。用才之難也。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全才之難得也。

宋英宗時

王廣淵除集賢院

司馬

先言廣淵

袁邪不

夏

卷五

用人

三十九

可近。背漢景帝爲太子。召上左右飲。衛綰獨稱疾不行。及卽位。待綰有加。周世宗鎮澶淵。張美掌州錢穀。世宗私有求假美悉力應之。及卽位。薄其爲人。不用。今廣淵當仁。宗世私。自結于陛下。豈忠臣哉。

元世祖每稱塞西族之能。不忽木問其故。帝曰。敏事憲宗。常賂資朕財用。不忽木曰。是所謂人臣懷二心者。今有以內府財物私結親王。陛下以爲若何。帝怒。揮之曰。卿止。朕失言。

世祖欲定太子。未知所立。以問阿魯渾薩理。卽以成

宗對成宗數召阿魯渾薩理不往成宗撫軍北邊薩
遣奉皇太子寶于成宗乃一至其邸及即位語阿魯
渾薩理曰朕在潛邸誰不顧事朕惟卿雖召不至乃
知卿得大體

漢有天下平津侯樂安侯輩皆號爲節宗而卒無所
表見至其卓絕俊偉震耀四海者類出於吏胥中如
趙廣漢河間之郡吏也尹翁歸河東之獄吏也張敞
太守之卒吏也王尊涿郡之書佐也是皆雄俊明博
出可爲將而內可爲相然則何吏胥之多賢也耶夫

史記

卷五

用人

四十

吏胥之人少而習法律長而習獄訟老姦大豪畏憚
僇服吏之情狀變化出入無不諳究因而官之則豪
民胥吏之弊表裏毫末畢見于外無所逃遁而又上
之人釋之以才遇之以禮而其志復自知得自奮于
公卿故終不肯自棄於惡以買罪戾而敗其終身之
利故當此時士君子皆優爲之而其間自縱于太極
者大約亦不過幾人而其尤賢者乃至成功而後世
觀以爲難流此士大夫所以爲恥而不肯爲也
三代而上體統正論議明不惟君子有所用雖小人

亦有用性非瓦礫雖小人亦有寸長可用上有主張
之者則亦揀庇其腹以拔奉上之欲今之星卜醫巫
皆出養皇豈其自爲之第五行嘗百草哉亦衆人之
皆能也後世則不然不惟君子無以展布雖小人亦
無以展布彼小人人者雖無魯大見識就其所藉亦必
平生之志欲者有立于天下但稅政之初蹊徑不一
內以彌縫婦寺之間外以播弄人主之聽精神心術
竭盡于此以博其富貴榮寵之私幾時能展布其平
生之一二見李林甫在位十九年以爲志無不行不
知幾時行得一事蓋其精力機巧能使廩山懾服假
使得用其才亦足以制范陽之命然其心方內蠱君
慾外充楊釗晝夜之力窮于蹊徑何嘗得少用其才
嗚呼鼓舞作用之人才非聖人其孰能之

史記

卷五

用人

四十一

行政

唐崔郾觀秦鞏州。經月不督一人。後改郾州。則嚴法峻誅。一不貸。或問其故。曰。陝土瘠而民勞。吾撫之不暇。猶恐其擾。郾土沃民馴。祿以夷俗。非用威。莫能治政。所以貴知變也。柳仲郾拜京兆尹。政號嚴明。後爲河南尹。以寬惠爲政。或言不類京兆時。答曰。鞏轍之下。先彈壓郡邑之治。本惠養。烏可類乎。政之寬猛。隨地而異者如此。

曹武惠王彬嘗曰。吾爲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報戮一人。韓忠憲公琦諱章。相在北門。願姑息三

史事 卷五 行政

四十二

軍。公曰。御軍自有中道。嚴固不可。愛亦不可。若嘗其罪。雖日殺百人。何害。人自不怨。夫不以私喜怒殺人。雖殺人多而非傷已之仁。嘗其罪殺人。雖日殺百人而不取人之怨。

吳其開朱子政治。嘗明號令。不必嚴刑。爲威。朱子曰。號令既明。刑罰亦不可弛。苟不用刑罰。則號令徒掛。暗爾與其不遵。以梗吾治。曷若懲一戒百。與其優實簡察于終。曷若嚴其始。使無犯。使大事豈可小不忍。

爲心。或問爲政。皆以寬爲本。以嚴濟之。朱子曰。嘗以嚴爲本。而禮謂蒞官行法。非禮與威嚴不行。須是令行禁止。豈令不行。禁不止。而以爲寬乎。夫嚴者在刑。必當罪法不少縱耳。若罪輕罰重。則輕者人必多犯。重者上難屢施。多犯難施。亦非禁行令止之道矣。高宗嘗詔宰相等曰。爲法不可遇有輕重。惟是可以必行。人不取犯。太重決不能行。太輕不足禁。此太上

官中已試之。言立法在中制。所以決可行也。縱盜飲酒。豈云剪惡。絕纓茹湯。非以防邪。漢文帝愷

史事

卷五

行政

四十三

金錢。唐太宗給布絹。俱非刑賞正道。

漢大司農孟光于聚中責賈諱曰。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必不得已。乃可權而行之。今有何意而數施。非帝之恩。以惠寡亢乎。韓頤謝取贈而已。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情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赦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平。由此觀之。後世人主獨徇宥罪。偶一爲之。則可。不然。而徒以售奸。

究之倖心焉矣居。

古者明刑弼教。刑以正殺。乃仁義之交。爲用也。梁武帝專精佛戒。每斷重刑。則終日不釋。或謀反事覺。亦泣宥之。遂使王侯益橫。或自晝殺人都市。或暮夜公行剽劫。有罪亡命者。匿王家。有司不敢捕。史稱上深知其弊。溺于慈愛。不能禁。嗚呼。帝于此其爲不慈不愛也。甚矣。宋年叛臣逆子之禍。人死如麻。吳會江鄂間。所至流丹積白。佛戒果安在哉。

史記 卷五 行狀 四十四
漢韓安國爲梁大夫。坐法抵罪。獄吏田甲辱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卽溺之。居無幾。漢拜安

國爲梁內史。起田甲爲二千石。田甲以安國曰。甲不就官。我誠而宗。甲內租謝。安國笑曰。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唐宣宗遣詔立廢王。而中尉王宗實等。迎鄆王立之。是爲懿宗。上嘗出。宦官請鄆王監國。奏令宣徽使楊公慶持示宰相杜絳曰。當時宰相無名者。皆以反法處之。絳謂公慶及兩樞密曰。主上新踐作。當以仁愛爲先。豈得遽贊成殺宰相事。若有與性成。則中尉相害。豈得不自愛乎。公慶色沮而去。帝怒亦

釋。慶曆中。劫盜張源通高郵軍。是仲約令百姓飲金帛牛酒勞之。游悅徑去。不爲暴。事聞。富鄭公欲誅仲約。范文正公不可。富公恨曰。方今患法不舉。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范公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良以忠事。奈何欲輕壞之。他日主上手滑。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不以爲然。其後自河北回朝。不許入國門。未滿朝意。終夜傍徨不能寐。思范公語。親床嘆曰。范六丈聖人也。文正之言與杜絳畧同。皆至言也。李斯勸胡亥以頸刑。而身具五刑以死。爲人臣者可

史記 卷五 行狀 四十五

以墨矣。建炎初。維揚諫官袁植。乞誅黃潛善等九人。高宗不可。曰。朕方責已。豈可歸罪股肱。宰相呂頤浩曰。本朝輔弼大臣。縱有大罪。止從貶竄。故盛德足以祈天永命。植發此言。斷陛下好生之德。乃出植知池州。大哉高宗之德。至哉頤浩之論。當時若論植言。潛善等固死有餘罪。然此門既開。厥後泰椿專國。必藉口以徇善類。其產禍寧有極乎。

于公謙王公文臨刑時。以迎立外藩之故。文綱寃。謙但云。親王非有金符不可召。當辯之。時印綬尚存。諸

內官聞之，簡問各王府符俱在，獨無襄王府者，衆皆疑，不知其故。乃問一退任內官云：「嘗記宣德間，老嫗有旨取去，但不知何在。老官人某尚在，必知其詳。」遂往問之。云：「是宜廟賓天時，老嫗娘以爲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嘗欲召及襄王，取入後，以三楊學士議不諧而止。符今在後宮暖閣中。老嫗娘，張太后也。于是放太后求之，果得其處，蓋以積虛擧度寸餘矣。此老嫗老嫗不存，則典守之死于寃者，亦有之矣。其後英宗悟二人之寃，而悔者，此也。斯大獄者，可不慎哉！」

史記

卷五

改選

四十六

錢適爲侍御史，元符末，攻曾布章數上，正惡，會其子病，明日將對，其夜子死，適譴罵入朝，不復內視，既歸而後舉哀。朝廷頗知之，布敗，適除中丞，詔命有蹇蹇匪躬，呱呱弗子之譽。及後轉工部尚書，失言路，其隙攻之，竟論其匿哀事，適由是得罪，責詞數其踴進，至云：「匿哀請對，褒賁軒輅，吁！此一事也。或以譽，或以罪，或以提，或以黜，彌子瑕之餘桃，值繁其時乎。雖然，是非人自定矣。」

親母爲子治老尙，血流至耳。見者以爲愛也，使在

母，未免爲嫉。親母子死，而後房有殺者，母謂其變內也，弗哭。聞者以爲賢也。使在于母，未免爲怨。事情一也。而觀聽異焉耳。

後漢書：孟嘗爲合浦太守，郡俗舊採珠易米，時二千石貪穢，使人採珠，積以自入，珠忽徙去，合浦無珠，餓死者盈路。孟嘗化行一年間，去珠復還。或問珠豈有知物哉，避貪就廉，吏化之所感如此。

齊書：虞愿爲晉安太守，郡山蟬蛇，願可爲藥，有餽愿放之二十餘里，一夜蛇還歸床下，復回送四十里，經

史記

卷五

行吏

四十七

宿還後故處，愿令更送，還明乃復歸，如此再三，時以爲仁義之心致然。

唐柳子厚連山郡乳穴記：石鍾乳連人告盡者，五載以貢，周員諸他郡，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告乳復，邦人悅是祥而譏之，穴人笑曰：「向吾以刺史貪辰嗜利，徒吾役，不吾貨，吾是以病而給焉。今刺史令朋志，爾吾以是誠告焉，何祥之爲？」噫！以上自合浦採珠，數事是可以觀吏道矣。貪則無知之物能辟其境，義則有生之類，願效其命，而况人焉。有不誠于明潔，而給

于貪戾者乎。

史記

卷五

行政

四十八

錢穀

臣見近世言理財者曰。財無從生。惟有節費而已。愚以前代生財之法較之。今日尚缺一大政焉。臣舉此一大政。何謂其無從生哉。而錢法是已。臣聞人生衣食爲大。王者利用厚生。必先乎此。此由于天時地利人力相待而共成三才之用者也。有此三才。即有此布帛五穀。增虧相乘。有無相貿。而非有水旱之災。兵革之奪。癘疫之妨。卽以一歲之功。供一年之用。自周也。今天下之民。愁居僦處。不勝其求。濕之條。司計

史記

卷五

錢穀

四十九

者日夜憂煩。遑遑匿乏爲慮。豈布帛五穀不足之謂哉。謂銀兩不足耳。夫銀者寒不可衣。而饑不可食。又非衣食所自由也。不過貿遷以通衣食之用爾。而銅錢亦貿遷以通用。與銀異質同神。猶雲南不用錢。而用海巴。三者不同而致用則一焉。今奈何用銀廢錢。惟時天下之用錢者。曾不什一。而錢法一政。入矣其不舉矣。錢益廢。則銀亦獨行。銀獨行。則豪右之藏益深。而銀益貴。銀貴則貨益賤。而折色之弊益甚。而豪右者。又乘其賤而收之。時其貴而糶之。銀之積在豪

右者愈厚。而銀之行于天下者愈少。再贈數年。臣不知其又何如也。則錢法不行之故耳。計者又欲開礦。夫礦不可開。開亦無益。一禁而不可弛。弛則亂也。臣試根極錢說。而司計者擇焉。臣聞錢者泉也。如水之行地中。不得一日廢者。一日廢則有枯槁之虞。從成周兩漢唐宋以來。見之史籍。一不可耗。未有用銀廢錢。如今日之甚者也。而用錢之多。鑄錢之盛者。尤莫如宋。故宋太祖欲積錢至五百萬。而贖山後諸郡于遼。靖康中趙民嗣奉使。歲加稅銀一百萬於金。其平

東

卷五

錢

賂契丹軍。夏也。歲幣率有常額。其外國亦用錢可知。又宋之饒州處州江寧等處。皆其鼓鑄之地。今江南人家。嘗有發地得窖錢者。則夫南北皆用錢可知。其餘書史所嘗言幾百萬。無慮鉅萬累鉅萬之說。率多以錢計。臣亦不暇枚舉。今去宋不遠。故所用錢多宋之物。夫用錢則民生日裕。鑄錢則國用益饒。此歲成輔相之業。惟人主得爲之。故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因位而制權。因權而制用。故又曰錢者權也。人主操富貴之權。以役使奔走乎天下。故一代之典則立之。

一主之立。則制之。改元則制之。此經國足用之一大政也。奈何廢而不舉。臣竊聞江南富室。有積銀至數十萬兩者。今上天府之積。亦不過百萬兩以上。若使銀獨行而錢遂廢焉。是不過數十家富室之積。足相擬矣。皇上試一舉其權而振之。則彼富室者。智勇豪俊者。將奔走于吾權之下。彼敗身亡命而歸吾一文者。故曰。權也。權者立之乎無形。而達之乎無窮。用之。則天下舉有求于我而有餘。不用。則日探橐篋以求之於天下而不足。爲憂甚明也。且夫富貴

東

卷五

錢

五十一

其權一也。皇上今出數寸之符。移片紙之敕。以匹夫而拜將相。又能使同姓王。異姓侯焉。于公等衆有損也。此取貴之權。若是乎其易也。若乃今日與人以千金焉。明日與人以萬金焉。曾不踰年而太倉告匱矣。夫何取富之權。若是乎其不倖與。誠以有其權而不用。與無權等爾。昔漢文帝之寵鄧通也。曰。吾能富之。賜以蜀山之銅。而鄧氏之錢滿天下。夫鄧氏之錢滿天下。則天下之貨。萃于鄧氏明矣。吳王濞鑄山

矣。夫以竊一日之權。尚足以得民而抗漢。况以萬乘而自擬其權。可勝用哉。今之爲計者。謂錢法之難有二。一曰利不闢本。所費多而所得鮮矣。臣愚以爲此取効于旦夕。計本利于出入。蓋民間之算。非天府之算也。夫天府之算。以山海之產爲材。以億兆之力爲工。以修繁英達之士爲役。果何本而何利哉。此所謂本。猶不免用銀之說爾。臣所謂本。蓋無形之權是已。何則。鑄錢之須。一曰銅料。一曰炭。一曰轉致。一曰人工。夫此四者在民間計之。銀一分而得錢四分。誠十不闢五矣。自臣愚計之。皆可不用銀而取辦者。誠將天下出產銅料之處。購軍徒以下之罪而定其則。以收銅于西山產煤之窯。以法司有罪之人。而准其罪以納炭。其運銅。則通水路者。附以官民之舟。如臨清帶輦之例。通陸路者。資以驛遞之力。而給之官庫之錢。其運炭。則請出府庫見貯之銀。或于京城。或於近縣。或于營軍。如保官身。則重給以工食。如保民戶。則平給以腳價。如是而患無財與夫轉致之難。臣不信也。至於人工。取之見殺而皆足。則又不煩銀兩而可

東取

卷五 錢穀

五十二

辦也。臣不知工部及寶源局原額匠役若干。見今生食與否。即以營軍九萬人論之。抽用其一二千人足矣。而謂妨訓練耶。今京城之內。銀金刺繡聲伎力作之徒。與夫靠衙門而求食者。孰非營軍。要會一二千也。而未嘗患其妨。凡此皆不用銀而可以成務。固無本利之足較矣。其二曰民不愿行。強之恐物之情勝弗也。臣愚以爲歷代無不用之。至稱爲錢神者。先朝又用之。祇見其利。不聞其病。正德嘉靖以前。猶盛行之。蓋五六百而直一兩。今七八十歲人固多。尚可一召而訊也。獨至于今。屢言而屢廢。甫行而輒輟焉。何哉。臣竊詳之。錢比鈔異。于小民無不利也。獨所不便者。姦豪爾。一曰盜不便。一曰官爲姦豪不便。一曰商賈持挾不便。一曰豪家蓋藏不便。此數不便者。與小民無與也。臣竊聞往時但一行錢法。則輒張告示戒嚴衛。不先之于買菜之儲。則責之以衛掃之役。愚而相煽。既閉匿觀望之不免。而姦豪右族依托城社者。又從旁贊鼓之以濟其不便之私。一日而下令。二日而閉匿。下三四日而中沮矣。務大計者。宜若是其

東取

卷五 錢穀

五十三

易動哉。臣聞施恩澤者。自無告始行法令者。自貴近始。豈惟貴近。自朝廷始可也。請自今以後。追絕賸者。除折殺外。責以納錢。上事。例者。除二分納銀外。一分納錢。存。罰。戶口。則革收錢穀。商稅。課程。則純用收錢。此謂自朝廷始。又因而錫子之。曾宗室之祿。百官之俸。則銀錢兼支。又因而驛遞夫馬。僱夫僱馬。則惟錢是用。又因而軍旅之餉。則分其主客。量其遠近。或代布花。或充折色。此謂自貴近始矣。此數者有出有人。而民間無底滯之患。誠以上下交會。血脈流通。史取

卷五 錢穀

五十四

故也。輕歛輕散。官府有餘積之藏。誠以正賦乏銀。既無減于常額。而一切之費。又取辦于一權故也。此權不可行之于天下。以啟盜權之虞。請于寶源局。或西倉專設侍郎。或卽用左右侍郎一員督于上。以十三員外。或主事分理十三省事于下。以科道各一員監之。銅料工材。各有攸掌。各有欽散。各照分司。先之以區畫條議。計定而行。而又輕重適均。無駭于俗。仍以唐宋以來舊錢兼之。或上有施于下。或下有納于上。以必行之令。是以歲月之效。人之本末兼利。公私

循環。可以輟鼓鑄之勞。罷工作之役。臣愚不揣。竊謂千慮一得也。昔我祖宗初制鈔時。下令甚嚴。有以金銀貨物交易者。輒沒入官。給告者。然不徒責之下也。後又今各處稅糧課程賦罰。俱准折收鈔。則聖意淵微可測矣。此固血脈流通之意。所謂泉也。而法以佐之。所謂權也。從古帝王以元氣爲素鑄。以造化爲錐鑄。而風行神運。不言所利。乃至與齊民買賣算本利較銖銖。臣愚非所望也。臣又聞之。邊鄙強固。則夷狄休服。中原又安。則邊鄙領衛。故中原者。邊鄙之根。史取

卷五 錢穀

五十五

本也。百姓者。中原之根本也。衣食者。百姓之根本也。閭閻細民。有終世無銀。不能終歲無衣。卒終歲無衣。不能終日無食。今百司夙夜宰制不遑者。乃在銀。不在穀。臣竊慮之。夫以國家建都于燕。東極齊。西盡秦。南阻江淮。神門之重。金駝之固。此萬世不拔之業也。而臣竊有慮焉。何哉。誠以京師北據幽都。更無郡縣。而守在強狄。雖有東齊西秦。其形勢皆足以外中原。而自固。京師以南。絕無名山大澤之限。強藩與國之資。皇上南面而臨之。所恃以爲腹心股肱之重者。

惟河南山東江北。襄八府之人心耳。此數處之人。率
驚得而輕生。易動而難戢。游食而寡積者也。一不如
意。則輒去其鄉。一有所激。則視死如歸。臣固視之然
矣。八府遭歉。則走山東。山東遭歉。則走江北。又未已
也。匹夫作難。而千人響應。往事益屢驗之。然其弭之
之計無他。不過曰恤農以繫其家。足食以繫其身。聚
其骨肉以繫其心而已。今試移文于此數處。而數其
官舍所藏。每郡得穀十萬焉。則司計者可安枕無慮
矣。得三萬焉。猶可塞遷徙者之望。況不滿萬焉。具案

史記

卷五

錢穀

五十六

心哉。臣竊慮其不滿萬者多也。卽有水旱。何賴焉。卽
有師旅。何給焉。臣觀自古中原空虛。未有如今日者。
漢以前有敖倉。隋以前有洛口倉。唐有義倉。宋有常
平倉。皆隨在而貯。不專京師。今徐臨德州。皆有官
倉。本爲寄囤。至于存積幾何。臣近日有疏。爲山西積
穀。荷蒙皇上通行各省。臣非不知以用言爲禁。而
所慮者。人意向不同。或行之不力。或施之無序。輒以
爲無益有損焉。臣且不堪任其咎也。臣前疏謂。一曰
官倉。蓋發官銀以糴者。此必甚豐。乃可以舉。一曰社

倉。蓋收民穀以充者。此雖終歲皆可。以行。臣知中原
空虛。不但穀少而銀亦甚少。其官倉一節。今歲已不
能舉。又獨有災變。則社倉一節。今歲亦不能行。但能
以今歲始講求其條件。加意于積儲。卽明歲舉。而後
歲效未晚也。此二倉者。社倉舉之甚易而效甚捷。然
非官府主持于上。則其事終不能成矣。夫社倉卽義
倉也。蓋始于漢耿壽昌。而盛于隋長孫平。唐戴胄之
徒。唐又最盛。計天下積至數千萬以上。又推其故。唐
義倉之開。每歲自王公以下。皆有人。是以其積獨多。

史記

卷五

錢穀

五十七

臣所謂法。今之行。自貴近始也。宋則准各民正稅之
數。于二十分而取一爲社。蓋富者必田多。田多則稅
多。稅多則社人多。亦唐意也。要之其出也。則中歉賑
極貧。大歉賑中戶。又大歉焉。乃沽及富屋。所謂恩澤
之加。自無告始也。今之言官倉者。今年曰庫無銀焉。
明年曰庫無銀焉。如是降八分紙錢之外。無幾耳。官
社倉者。此日官戶當優免我。彼曰占役何科。授我
也。又田多者曰。我不願課于役。亦不願出于今也。如
是。不過貧民下戶之輸。無幾耳。是二法終不可行。而

中原之空虛如故也。夫民之饑也，必至于轉徙不已，必至于盜，盜必先諸官戶。與夫役占有力之家，而此輩多不悟，非官府主持而鼓舞之，終空言耳。臣請下之各省，以唐宋飲穀之法爲則，而就土俗，合人情，占歲候，以通其變，限明春以裏，盡報各府。已前見貯之穀，以品其虛盈，于明年冬末，通計一歲二倉新收之穀，驗其功能，著而爲令。歲歲修之，在官倉者，時其豐歉而飲散之，利歸于官；民有大饑，則以賑之，在民倉者，時其豐歉而飲散之，利歸于官。雖官有大役，亦不取。

東原

卷五 議穀

五十一

許借此藏富于民，即藏富于官。皇上所爲南面而恃以無恐者，其根本在此。今之言計者，不憂穀不足，而憂銀不足，夫銀實生亂，穀實弭亂。銀不足，泉貨代之，五穀不足，孰可以代者哉？故曰明君不寶金玉而寶五穀，伏惟聖明垂意。○此疏舉錢穀利源，樊孔條析詳明，循而行之，永永無敝，存乎其人之能以已公以及人，嚴以持法，是今日之急務也。

治河

萬世言治水者，必曰禹。其詳見于禹貢，皆順導之法，初無逆隨之勢，故能成府事之功，而地平天成。今古稱神焉。由今觀之，其所空之過甚廣，所處之勢甚易，所求之功甚小，是故其成功也如此。今之治水者，其去禹也遠矣，而所空之地，乃狹于禹所處之勢，乃難于禹所求之功，乃大于禹，欲其成功，不亦難乎？何謂所空之地，狹于禹，蓋禹之導河，自大伾以下，分擔合同，隨其所之而隨之，不與爭利，故水得性而無衝決之患，非無衝決也，彼自衝決，而非吾所得與也。今夫一杯之水，舉而注之地，必得方尺，乃能容之，其勢然也，河自大伾以上，水在杯者也，大伾以下，水在地者也，以在地之水，而欲拘束周旋如杯水，大禹不能，况他人乎？今河南山東鄆縣，基布星列，官亭民舍，相比而居，凡禹所空以與水者，今皆爲吾有，蓋吾無容水之地，而非水據吾地也，固宜其有衝決也，故曰所空之地，狹于禹，何謂所處之勢，難于禹，蓋密觀禹疏處施工，初無窒礙，亦無掣限，今北有臨清，中有濟寧，

東原

卷五

治河

五十九

有徐州皆轉漕要路而汴省在西南又爲宗藩所有左防右顧前驕後望動則肘翼使水有知尚不能使之必隨吾意况水無情物也其能遠達曲折以濟吾之事哉故曰所處之勢難于禹何謂所求之效大於禹蓋禹所以爲治去其壅滯之害此外無求焉今則賴之以漕不及汴矣又恐壞臨清也不及臨清矣又恐壞濟寧也不及濟寧矣又恐壞徐州也使皆無壞又恐漕渠不足運也丁是數者而後謂之治故曰所求之效大于禹以若地處若勢求若効雖禹復生恐其難矣而或者說謊然曰某爲上策某爲下策某爲中策則惑之甚也然則奈何哉蘇子曰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求其大治必至于大亂先王知其然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標治之也基于河亦云

莫事

卷五

治河

六十

救荒

唐令狐楚除守兗州州方旱食不價甚高近史公至公首問米價幾何州有義倉倉有義石屈指獨語曰舊價若干諸倉出米若干定價出糶則可賑救左右竊聽語達郡中富人競輸所蓄米價頓平

宋明道末天下饑旱知通州吳遵路乘民未餓募富者得錢萬貫分遣衙役航海羅米於蘇秀使物價不增又使民採薪官爲收買以其直糴官米未至冬大雪又建茅屋百間處流民捐俸錢置買鹽蔬日與茶

莫事

卷五

救荒

六十一

飯糲俵有疾者給藥以理其願歸者具舟饋食還之本土是歲諸郡率多轉死惟通安堵不知凶歲故民受之若父母明年范文正按撫淮浙上公績狀頒下諸郡熙寧中子官於通計公之治逾四十年猶詠福未已

富公知青州歲穰而河朔大饑民東流公以爲從來極饑多聚之州縣人既很多倉廩不能供故以粥飯欺弊百端由此人多餓死死氣蒸藹疫疾隨起居人亦致病斃是時方春野有青草公出勝要路令饑民

散入村落，使富民不得固陂澤之利，而等級出米以待之。民重公令，米穀大積，分遣寄居閑官，往主其事。間有健吏募民中，有曾爲吏胥走隸者，皆倍給其食，令供簿書，給納守禦之役。借民舍以貯，擇地爲場，掘溝爲限，與流民約：三日一支，出納之詳，一如官。公推其法于境內。吏胥所在手書，酒炙之餽日至，人人忻歡，爲之盡力。比麥熟，人始路種進歸，餓死者無幾。作畫聚塋之，其間強壯堪爲禁卒者，募得數千人，刺指揮二字，奏乞撥充諸軍。時中有與公不相能者，持之

史事

卷五

六十二

不報，人爲公受之。公遂上章懇請且待罪，乃得報。自是天下流民處，多以青州爲法。仁宗嘉之，拜公禮部侍郎。公曰：恤災賑乏，臣之職也，辭不受。

皇祐二年，吳中大饑，殍殣枕路。是時范文正領浙西，發粟，乃募民存恤，爲術甚備。吳人喜說謔，好佛事，希文乃縱民說謔。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又召諸佛寺主首，諭之曰：饑歲，工價至賤，可大興土木之役。于是請寺工作，間與。又新葺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奏劾杭州不恤荒政，輒遊不節，公

私典造，傷耗民力。文正乃自條叙所以宴遊及興廢，皆欲發餘財以惠貧者，貸以飲食，工役服力之人，仰食公私者，日無慮數萬人。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兩浙，唯杭晏然。民不流徙，皆公惠也。歲饑，發司農之粟，募民興利，近歲遂著爲令，仁恤後，因以成就民利。此先王之美澤也。

至和間，趙清獻知越州，兩浙旱，米價踊貴，諸州皆禁增價，公榜衢路，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商賈輒糶，米價更減，民無餓死者。

史事

卷五

六十三

治平間，河北凶荒，繼以地饑，民無粒食，往往鬻買耕牛，以苟歲月。是時劉渙知瀋州，盡發公帑之錢買牛，明年震，掘息，遺民歸，無牛耕鑿，價鬻十倍，渙復以所買牛，依元直買與，是故一路惟瀋州不失所，由渙權宜之術也。

韓忠定公嘗贊南樞，時屬歲饑，米價騰涌，死者枕藉，韓公戶部，預支官軍糧俸三月，度支餘未得命。韓曰：救荒如救焚，民命旦夕，安能忍死以待？卽得罪，吾當請之。遂發米十六萬石，米價漸平，人賴以濟。

晉主以水災問主者。何以佐百姓。杜預上疏。以爲今者水災。東南尤劇。宜勅兗豫等州。督隸氏舊陂。以蓄水。餘皆決源。令饑者得魚菜。曝曝之饑。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而取數種。此又明年之益也。典牧種牛。有四萬五千餘頭。可給民使耕種。責其租稅。此又數年以後之益也。晉主從之。民賴其利。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極貧民便賑。其次貧民便賑貸。稍貧民便賑貸。有六急。曰垂死貧民急賑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水。既死

東取 卷五 救荒

六十四

貧民急賑。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三權。借官錢以糶糴。興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近饑。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橫盜。禁逼糶。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上以其切於救民。皆從之。



卷之六

經世二

水利

漕運

屯政

建都

賞功

待服

選將

制兵

虜情

戰勝

待夷

陸中郎竹書

留餘堂史取卷之六

龍城賀詳纂著 男久邵述

後集金華

經世二

西北水利議

當今經國計謀其大且急孰有過于西北水利者乎雖然繁行之則效速難臻驟行之則事駭未信蓋西北皆可行也蓋先農蕭鐵輔諸說皆可行也蓋先之京東永平之地京東永平皆可行也蓋先之近山瀕海之地近山瀕海皆可行也蓋先之數井以示可行

史取

卷六

水利議

一

之端則效近易臻事得人信又恐其難遠度也則又畏根屬二三解事者走永平瀕海近山之境相度經畧既得其水土之宜強理之詳始信其事必可行惟乎未有舉其議而實見諸行者蓋嘗論之禹功茂矣而溝畝距川迺其盡力終身者騶孟談王田里樹蓄厥惟先務則水利所從來矣今試爲悉其利夫雨陽在天而時蓄洩以待旱潦者人也迺西北之地早則赤地千里潦則洪流萬頃惟寄命于天以幸其雨陽時若庶幾樂歲無饑耳此可以常恃哉惟水利興而

史取

卷六

水利議

二

後早潦有備其一利也神京孔華財賦取給于東南忠于謀國者鏡勝國之往事懷犯人之私憂尚有出河流外者惟興水利而西北儲蓄近取常裕視東南爲外府可也中人治生必有附居富裕之田始可以安土無僂乃國家全盛之勢據上游控六合獨待哺于東南近廢可耕之田遠資難繼之餉豈計之全哉今運壘而積久儲蓄信有賴矣然運壘而收之不及其熟有泥損之患久積而散之恒過其期有紅腐之憂水利既興則田疇間要皆倉庾之積其利二也東南轉輸每以數石致一石民力竭矣而國計所賴欲督餉之未能也惟西北有一石之入則東南省數石之輸所入漸富則所省漸多先則改折之法可行久則蠲租之詔可下東南民力庶幾獲甦其利三也昔禹播河入海而溝洫之修猶盡力焉固以利民亦以分殺支流而不以助河之虐河之無患溝洫其本也周定王以後溝洫漸廢而河患種種矣今河自關中入中原合涇渭漆沮汾沁伊洛瀍澗及丹泌諸川數千里之水當夏秋霖潦之時諸川所經無一溝一浚

可以停注。曠野洪流。盡入諸川。其勢既盛。而諸川又會入河流。則河流安得不盛。流盛則性自悍急。遷徙自不常。固勢所必至也。今誠自沿河諸郡邑。訪求古人故渠廢堰。師其意不泥其迹。疏爲溝洫。引納支流。使霖潦不致汎溢于諸川。則並河居民。得利水成田。而河流漸殺。河患可彌矣。其利四也。古人畫地而國。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既順土而宜民。亦設險而禦侮也。晉之遼齊。必曰盡東其畝。以爲戎車利。晉之利齊之害也。今西北平原千里。寇騎得以長驅。若使溝

東原

卷六

水利議

三

滑盡舉。則田野皆金湯之險。而田間植以榆柳。聚粟既資民用。又可以設伏避敵。其利五也。往者劉六劉七之亂。持竿一呼。從者數萬。則游惰歸之。蓋棄農者廢其田里。惟游惰之民。輕去鄉土。而易于爲亂。今西北之境。土廣民游。識者常惴惴焉。誠使水利興。則曠土可墾。而游民有所歸。消彘爾亂。深且遠矣。其利六也。東南之境。生齒日繁。地若不勝其民。而民皆不安其土。迺西北遼闊之野。常疾耕而不能備。蘇子謂聚則爭于不足之中。散則棄于有餘之外。其不均固如

此也。今若招撫南人。修水利以耕西北之田。民均而田亦均矣。其利七也。東南多徭役之民。而西北徭重。蘇之苦。則以南之賦繁而役減。北之賦省而徭重也。使田墾而民聚。民聚則賦增。而北蘇可輕。其利八也。沿邊諸境。有轉輸不能至者。招商以代輸。蓋有數頃之田。困于一商。遂棄業以他徙。其有曲避轉輸之苦者。則私以折色免軍。商得苟安。軍無宿儲。即承平勿論。設有烽警。何以待之。惟近邊田墾。轉輸不煩。其利九也。屯田之成。熟者多屬隱占。久則難稽矣。然亦不

東原

卷六

水利議

四

必稽也。西北非無田之爲患。而不墾之爲患。彼既墾而熟矣。何必歸官。始爲國家利哉。惟自其荒蕪不理者。召募墾之。則新屯開種。種也。兵之壯悍者。既心耻于負鋤。而其羸弱者。又力疲于荷戈。驅兵爲農。勢固難行。惟募之爲農。而簡之爲兵。則心安而力奮。屯政無不舉矣。今天下浮戶。依富家爲佃客者。例限募集之可立致也。募農以修水利。修水利以舉屯政。其利十也。塞上之卒。土著者少。不得已有募軍。則居行給餉。爲費不貲。又不得已有班軍。則春秋通糧。疲于奔

命又不得已。按縣勾補。解撤方登。逃亡旋保。開闢重
田。打伍又虛。若近塞水利既修。屯政大舉。田墾而人
聚。人聚而兵足。可以省遠募之費。可以蘇班戍之勞。
可以停勾補之苦。其利十有一也。宗祿勢將難繼。咸
切憂之。而莫肯任其議。將以難遺後人。而後之難。更
有甚于今日。此不可不亟爲之圖也。世有勇于建議
者。則曰。裁其祿。弛其禁而已。夫不資之以謀生。而徒
曰裁祿。則饑寒者孰恤。不定之以安居。而徒曰弛禁。
則流離者孰依。我聖天子睦族展親之仁。必不忍

步軍

卷六

水利議

五

其至是也。昔范文正以兩府祿入。尚能廣義田以廩
族人。矧以國家之大。而不能使天潢之派。皆飽食安
居乎。今西北之地。曠土彌望于其間。擇人所棄者。官
爲墾闢。分井而田。如中尉以下。量歲祿之意。授田若
千。俾得安居食土。其後支庶漸繁。田不再授。則皆及
其始受時。勤儉明農。以資食之餘。漸墾田而橫產。爲
長子孫計。甚雄桀者。不失爲富家翁。卽庸拙者。亦可
依田力穡。其與生食多饒。散處失所者。相去遠矣。其
利十有二也。昔之有志者。嘗欲放井田遺意。授民之

產。而惜其時不可補。豪強之衆。并限民之田。而恨其
勢之難行。今若于西北空閑之地。修舉水利。則做古
井田亦可也。限民名田亦可也。古者養民之政。以漸
可舉。其利十有三也。古者以井畫地。度地居民。比閭
族黨。井自爲界。民不可多得尺寸之地。地亦不可多
得一介之民。民與地適相均也。今通都大邑之民。隨
族肩摩。而習繁習靡。多輕化而敗俗。其爭少習朴者。
惟寥廓之鄉爲然。今若畫井居民。裒益其多寡。使民
與地均。如古比閭族黨之意。則教化可興。而俗尚自

東原

卷六

水利議

六

美。其利十有四也。凡若此者。信水之利溥矣。既西北
皆可行。而獨先京東者。何。蓋京東輔郡。而前又重鎮。
固股肱神京。緩急所必須者。矧今地負山控海。負山
則泉深而土澤。控海則潮漲而壤沃。利水尤易易也。
子所屬二三解事者。蓋遍歷山海之境。閱兩月而返。
披圖出示。如指諸掌也。爲言諸州邑。泉從地湧。一決
而通。水與田平。一引而至。比比皆然。姑摘其土膏腴
而人曠棄。即可修舉。以兆其端者。自西歷東。如密雲
縣之燕樂莊。平谷縣之水峪寺。及龍家務莊三河縣

之唐會庄。順慶屯地皆其著者。蔚州城北則有黃崖營。城西則有白馬泉。鎮國庄。城東則有馬伸楊。夾林河而下。城南則有別山舖。又夾陰流河而下。至于陰流旋乾渠。皆田也。遵化西南平安城夾逕河而下。及沙河舖地方。又鐵版湧珠湖以下。至圭萊溝上。素河百餘里。夾河皆可成田。遷安縣北徐流營山下湧出五泉。合流入桃林河。又三里橋湧泉流出灤河。又登姑廟湧泉成河。與灤河相接。夾河皆可田之地。盧龍縣燕河營湧泉成河。及營東五泉。湧漫四出。至張家

史記

卷六 水利議

七

庄撫寧卷西臺頭營。河流亦自燕河營湧泉而來。皆可以田。自西以東。如豐潤縣。南則大寨及刺榆地。史家河。大王庄之地。東則榛子鎮。西則鴉洪橋。夾河五十餘里。皆可田。玉田縣清庄塢。導河可田。後胡庄號湖可田。三里屯。及大泉小泉。引泉可田。其間有民所不棄之地。有屯地。有牧馬草地。屯草地屬于官。官爲開其蕪而收其利。不難也。至于民不棄者。召民棄之。官爲助其力。何至連阡以棄。鞠爲茂草乎。至于瀕海可田。則自水道沽關黑崖子墩起。至開平衛南宋家營

之地。東西度之百餘里。南北度之百八十里。皆隸豐潤。其地與吳越潁潞之沃區相等。今蕪蕪彌望。而聚名勢族。然葦之利微。卽勢族亦無厚入于其間也。若如吳越人佃而耕之。則利十倍于葦。卽謂其一以與勢族。然葦之利微。使不失其舊入。勢家亦何憾焉。昔虞文靖公之議。東極遼海。南濱青徐。潁海皆可田之地。今豐潤實其中境。舉其議而行之。茲非先嘗致力者乎。蓋先之京東數處。以兆其端。而京東之地。皆可漸而行也。先之京東。以兆其端。而畿內。而列郡。皆可漸而行也。先之畿內。而列郡。而西北之地。皆可漸而行也。在邊陲。則先之藹。而諸鎮皆可漸而行也。至于潁海。則先之豐潤。而遼海以東。青徐以南。皆可漸而行也。夫事有小用則宜。大則局而不通。大用則宜。小則窮而難布。茲其試之一井。究之天下。無不利者。事有旦夕計功。而遠猷不存。積久考成。而近效難覩。茲其暫之歲收。久之永賴。無不利者。特端始于京東數處。因而推之西北。一歲闢其始。十年究其成。而萬世唐其利矣。雖曰西北之人。歲苦水害。忝何利之。憫不思

史記

卷六 水利議

八

水在天壤間。本以利人。非以害之也。惟不利斯爲害。人實始之。而咎水可乎。蓋聚之則害。而散之則利。棄之則害。而用之則利。如血在人身。流貫于支節。而潤澤其肌膚。一有壅滯。則上爲癰。下爲痔。又或溢出于口鼻。而因以戕其軀。遂曰血于人害。亦外矣。今咎水之害者。卽山川之委原未悉。胡不引人身觀之也。古昔盛時。列國分布。甕井而田。明達于溝。溝達于洫。洫達于浚。浚達于川。縱橫因其地勢。以取利于水。今西北皆其故疆也。豈古以爲利。而今以爲害乎。且東南

卷六

水利議

九

之民。爭涓流于尺寸之間。何者。彼固利之也。謂水利于南。而獨爲北害。此必無之理也。而况北視南尤易乎。彼南方之民。披蓑而耕。抱濕而穫。蓋恒與雨相值也。長夏苗將立稿。則訟風伯而祝雨師。盼盼焉以一沾濡爲快。迺西北之雨。多于長夏。而耕獲時少雨。其易于南天時則然也。西北地曠水夷。稍一疏引。水卽爲利。東南之地。高下相懸。有轉水于數仞之深者。再日不雨。則枯槁聲徹于郊原。竭人力以資灌溉。苦且澁。地勢使然也。考之古昔。明深尺許。遂深二尺。溝深

四尺。洫深八尺。潴深二仞而已。未有如東南轉水于數仞之深者。至于京東山之湧泉溢地而出。河之支流等地面平。其于西北尤易易也。東南瀕海。歲多潮患。蓋海勢趨東南也。遼海以及青徐。有海之饒。而鮮潮之患。其難易又彰彰矣。奈何目爲崔嵬之場。而棄之不田乎。大都水利修廢。由于人之聚散。而旋轉之機。上實握之。西北在三代盛時。溝洫時修。殷功畢舉。厥後魏史起。引漳水溉鄴。鄴以官。秦開鄭國渠。溉畝。由之地四萬餘頃。關中爲沃野。秦以富強。至漢文翁

東原

卷六

水利議

十

溉灌繁田千七百頃。而蜀饒。白公穿渠引經水溉田四千五百餘頃。而民以饒富。馬援引洪水種稻。而狄道並塞之民。得以樂業。虞翻復三潴。漢河沒渠爲屯田。而省內郡之費。蓋三代時溝洫通于列國。水之爲利也宏。魏泰國擅其利。文翁以下諸子。人與其利。水之爲利也專。然皆在西北之境。若東南解水利者。在漢前。惟馬臻開陂而已。他未有聞也。及五胡之亂中原。生齒漸耗。從晉室東徙者。謂之僑人。久則安其土而樂其生。西北民散。而東南利興。非細故也。所

如東南之饒。三吳稱最。在禹貢揚州之域。厥土塗泥。厥田下下。漢時亦一澤國耳。惟晉室既東。民日聚而利漸興。然其財賦亦未至于今日之盛也。至五代時。錢鏐竊據稱僭。及南宋偏安致富。則民益聚。利益興而財賦遂甲于天下。嘗考宋紹興五年屯田郎中樊賓言荆湖江南與兩浙膏腴之田。彌亘數千里。無人可耕。則地有遺利。中原士民扶携南渡。幾千萬人。則人有餘力。若使流寓失業之人。盡田荒閒不耕之田。則地無遺利。人無遺力。以資中興。由此觀之。則宋室

東

卷本

水利策

十一

方南時。東南尚有曠棄之田。及其季年。人多而田少。豪右擅陂湖以自殖。地利盡而民不聊生者。聚故也。東南地利盡。而西北曠廢。厥有由哉。今國家當全盛時。兵戈不試者二百餘年。西北生齒日漸繁多。而東南之民。爭附輦轂下。誠勞來安集其間。則民聚而利無不興矣。卽畫井而溝洫之。亦不難也。矧秦漢以下。其興利而足民者。獨不能尋其述。師其意而行之乎。何至待哺江南也。彼其竊據稱僭。偏安致富者。亦不得已耳。邇今國災賴焉。其機固在一旋轉間也。然又

聞懷慶紀守。嘗因丹沁支流。駐蹕成田。民頗利之。紀去而田亦隨廢。又如真定楊中丞家居。亦嘗募南人緣水墾田。歲入甚饒。及漳沁旁決。桑田之變。祇稱患間耳。豈久廢之餘。固難卒舉者乎。嗟夫。是所謂廢食于噎。非通論也。夫利水之法。高則開閘。卑則築圍。急則激取。緩則疏引。其最下者。遂以爲受水之區。因其勢不可強也。然致力當先于水源。源則流微而易御。田漸成則水漸殺。水無汎溢。田無衝激。彼懷慶當丹沁下流。而真定尤漳沁所必衝也。安能久無患哉。蓋

東

卷六

水利策

十二

不先于其源之故也。嘗考桑乾水發于渾源州。經保安之境。則自懷來尖山而下。至盧溝橋根。窮地方。衝溢爲患。浸至彰義門。先朝屢經修築。爲費不貲。今保安境上。固有土牛迴水成田者。恐亦不能久無患也。若督責有人。多方招募。使桑乾上流。皆引成田。則豈惟保安之田。恃以無患。而懷來以下。水患亦殺矣。予又嘗物色瀛海之間。如元城窪。羅家窪。郝家庄。窪高橋鋪窪。章家橋窪。皆連阡黑壤。廢爲水區。非不可田。顧以下流受黑洋等九河之水。非先致力水派。

勞彼其情心。乘以違習。率驅之。宜有未從者。然彼之
商耕。亦商耕而獲。所入固微也。以市之勞。治北之
田。則一畝之入倍數。而旱潦可以無憂。誠一舉之
其嗜利之心。必潛易其好逸之習。且相率爲違者。以
其習之故。然此關族黨皆然也。官如倡率。有能爭先
力田者。稍優異之。則皆取逸而趨于勞矣。昔張全義
起于群盜。其尹河南也。當喪亂後。白骨蔽地。荆棘彌
望。居民不滿百戶。全義擇人以修此政。招徠農戶。流
民漸歸。遠近趨之如市。全義爲政寬簡。出見田疇美
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召田主勞以酒食。有委麥華
牧者。或親至其家。悉呼老幼。賜以茶鉢衣物。民間言
張公不吾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禾。則笑耳。
有田荒蕪者。集粟杖之。或訴乏人牛。則召鄰里責之。
日。彼乏人牛。何不助之。由是隣里相助。比戶有積蓄。
在洛四十年。遂成富庶。蓋其勸農力本。生聚教誨。變
荒墟爲富壤。非偶然也。誠使西北牧養斯民者。能以
全義之心爲心。未有徂于故習而不變者。不一日倡
率而遂曰習之難變可乎。夫得人而任。捐公帑以募

就役之民。宜慈謫不生。情習可變。而山功畢舉矣。乃
若不費公帑。不煩募民。而田功自舉。有予又得而熟
籌焉。邊地屯田。以餉軍也。其道有三。一。協力耕之機。定
賞功之典。廣世職之法而已。內地墾田。以阜民也。其
道有三。優役棄之人。立力田之科。開贖罪之條而已。
蓋大將固偏裨卒伍所望而趨也。今諸邊沃土。多大
將養廉之地。使大將肯以其地。畫井以田。以率偏裨
卒伍。無不響應而競耕者。昔郭子儀因河中軍常乏
食。更自耕一畝。將校以是爲差。于是士卒皆不勸而
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軍有餘糧。昔宋庠給事中剛
亦嘗首陳是說也。將卒捐生赴敵者。冀以功獲賞也。
今若計田行賞。又如庠給事所謂執耒之安方之得
戔之危。豈不特易此賞一行。萬頃不難得者。信然矣。
今富民得納貲以列武弁。職冗而軍政無裨。若徵虞
文靖公意。聽富民欲得官者。能以萬夫耕。則爲萬夫
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先試虛銜。緩其征科。俟田入
既饒。積蓄漸充。則命以官。而量征其稅。就所征者。給
以祿。限之印綬。得世其官。練集耕夫。以寓兵其間。此

良法也。民之流離。棄其業而畏不敢復。蓋瘡痍未起。科書又嚴。甚則舉其宿負而取盈焉。此宜上有以相林之。矧預寬征。時其賑貸。則流離就復。荒蕪漸墾矣。漢盛時。孝弟力田同科。蓋務本重農。以窮勸率微權。今若定爲制。有能于荒蕪之鄉。墾田而井者。田得自業而輸稅于官。官因稅稽田。因田定等。上者如納粟待銓。次者連授散職。又其次者補胥吏役于官。則力田者競起矣。贖罪有條。借貸懸以行私者何限也。使令罪面有力者。捐貲墾田。官爲課其墾田之費。與贖

史事

卷六

水利議

十七

相當。則歸其田。收其稅。卽無力者。宜速配者。亦得近屬田畝之間。以力墾田而贖其罪。此固法行。而人亦樂從也。倘舉數者行之。屯田可興。墾田可多。又何必費出公帑。而役煩黎民哉。有爲之說者曰。人以相生。被邊實積汗馬之勲。獲世職。欲以田畝之勞竝之可乎。力田贖罪。因田使田也。稅入幾何。恐無以足經費。而佐司農之急。諒何容易。不知審時度勢。各有攸當也。敵乃既捷。軍功爲先。邊烽稍寧。屯政惡矣。倘屯政舉而邊地墾。食足兵強。虜來而應之有勝算。虜去而

守之有長策。又何軍功之足美乎。若徒尚軍功。則忽內修啓外攘。非國家福也。且邊人剽悍者。勇于赴敵。其椎魯者。樂于力田。各以其長趨上賞。又何如焉。今邊地久蕪。師不宿飽。非懸殊格。亦何望屯政之修乎。卽兵興時。轉餉動勞。亦得與對壘者論功。又何疑之。至世職之法。所繫于今日邊務。尤非小也。今之武弁。能因世開樹功名者。固亦有之。然其間因乏孱弱。僅存者。種種矣。惟其先世汗馬之勞。不忍遽廢。則可。欲藉以練卒應敵。必不能也。彼富民欲得官者。能以萬

史事

卷六

水利議

十八

夫耕。則其財力智識。已出萬人上。能以千百人耕者。亦出千百人上。其財力智識。既足爲主帥之備用。使之部耕。夫以爲勝卒。又皆其衣食安養者。必附力倍其與今之武弁。因乏孱弱。刺廉卒以自肥。因天獲懸也。子孫習其世業。亦不至于遽替。卽有替者。又必有財力智識之人。代其業而繼其官。邊國間轉弱爲強。茲其大端矣。湖海之地。國初皆設教臺。分戍瞭守。以備南侵。今草頭茫闊。至新橋海口。赤洋海口等處。遺址尚有。日漸圯廢。遐想國初設墩分戍。固將備倭。亦

以南北勢惡使瀕海墩戍連絡其間則內地有梗此
路可通又防微慮遠之意也惟其初設墩戍稀少其
後漸增然無田可耕則墩戍漸廢勢必至也今若干
瀕海開田以世職之法屯駐其間久之田益闢人益
聚則海上爲寨土瀕海有通道卽內地有梗南北不
至于懸隔于國家初設墩分戍之意固相成也國家
分兵屯授以田統于衛所之官法非不詳然久則田
隱占屯亦漸廢蓋田授于官兵非已業也惟官兵得
官屯駐則其田固已盡子孫相承藉畧自詳無隱占

矣

卷六

水利議

十九

之患蓋井田而寓封建意也大富民捐已貲闢荒區
以輸稅養耕夫以寓兵其利于國多矣就所入給以
祿朝廷御以虛名使世其職而守其業有增課之饒
無養兵之費又何靳而不與乎彼卽汗馬之黠者祿
入兵費皆仰給縣官歲廩無補安可以此例論也今
民間子弟入胥監者例得輸三百五十金若使力田
者于荒蕪之野墾田三百五十畝得與輸三百五十
金者同科則國家一時雖未得三百五十金之入而
歲收三百五十畝之稅歲歲積之其得更倍諺謂千

鍾家穀不若鉢兩時入此尤易曉也田少而穀與鹽
罪而入者卽是可推也若恐力田可同于輸金則必
有偶增田畝以欺上或始墾旋廢難一一稽之則又
不然夫民間始墾名于胥監昨其入塾得官之時多
者三十年少亦不下二十年所墾之田歲入官稅總
計之當不止三百五十金彼其墾田歲以其田之入
輸官不難也亦何樂偶田增稅歲以厲已乎卽有田
偶而稅負者有司熟稽稽而除其名彼亦何利焉若
謂國用方譌經費內歲少三之一必賴開納以紓其

患

卷六

水利議

二十

恐不能徐徐待歲稅之入則亦惡之未詳也蓋經費
之廣由各邊王客兵餉所費爲多若各邊屯政漸舉
則經費自省况力田者得以田自利而歲稅又取足
于田之所入其從之固易則以力田應者比今輸金
之人必且數倍其願輸金者仍輸金不因此廢彼二
者並行國用又何患焉行之積久田闢稅廣費省用
足則力田之利與輸金者皆可漸罷又吳必商盈訓
于財賄酌多寡于開納歲稽觀勝國都燕且百年當
時處文靖公之言未獲售于泰定可爲之時及季年

東南有梗思其言。做其意。設海口萬戶。已無救于元
事矣。今國家承平既久。竭東南之力。尚不足以裕西
北之儲。幸而外夷款貢。修內地之水利。千載一時。不
可失也。若駭然而圖之。其將及乎。蓋往時塞上少南
人。今南人應募而至者成市。其方待募未收。與募退
不願還者。皆可驅爲農。卽數千人可呼吸而集也。西
北水利。庶其興乎。

古井田之法。非獨爲均田制祿而已。蓋所以陰寓設
險守國之意。故中原平衍。設立許多溝洫。許多阡陌。

水利議 二十一

使車不得方其軌。騎不得騎其足。故也。豈非駕至險
于大順之中者乎。觀晉郤克欲使齊人盡東其賦。以
便戎車。吳璠在蜀。于天水軍作地網。以阻金兵之騎。
于此可以驗之也。

漕運

自古漕運所從之道有三。曰陸。曰河。曰海。陸運以車。
水運以舟。而皆資乎人力。所運有多寡。所費有繁省。
河漕視陸運之費。省十三四。海運視陸運之費。省十
七八。蓋河漕雖免陸行。而人輓如故。海運水有漂溺
之害。而害止于一耳。其利實居四五。戒運軍三萬七
千餘人。可以實卒伍也。減河船三千五百隻。可以裕
帑財也。耗米率用河三之一。共減一百一十三萬四
千。可以寬民力也。京師有警。閩廣舟師。不踰月可集。

漕運 二十二

或用揭虔。以規復廣寧開平之舊。亦無不可。又可以
儲武備也。其害之一。止于飄溺耳。况造舟有法。蘇陳
氏。遼寧。日錄。占風。有候。載沈氏筆談。泊頓有所。載羅
氏。廣輿志。而又求得海道。習熟如朱清者。督之。則飄
溺蓋寡矣。觀元史。自至元二十年始。至天曆二年止。
倭載歷年海運所至之數。則所失者。可據而知也。較
之河運所失。數頗相當。今漕河通利。歲運充積。固無
資于海運也。弟以幽燕極北之地。而財賦皆自東南
而來。願會通一河。可恃以無虞哉。萬一沙滯倉龍之

口河浮原武之涯。則泗沂沭汶之流。皆不足恃。而青
濟之間。爲利幾梗矣。浚治不及。施其巧。排決不及。展
其功。將何善後與。況事變之來。猶有未盡者。母已。于
不事之先。爲意外之慮。盡請于無事之秋。仍尋元人
海運故道。別通海運一路。與河清並行。江西湖廣江
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西東瀕海一帶。如浙常蘇
松等處。俱由海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滯。此
不來而彼來。是亦思患預防之先計也。此先臣丘文

莊公家居海隅。熟知海舟之便。蓋舟行海洋。不畏深

東

卷六 清運

二十三

而畏淺。不慮風而慮礁。故制海舟者。必爲尖底。首尾
必俱置舵。有時轉舵爲難。亟以尾爲首。縱其所如。自
可安流而濟。所謂造船有法者。此也。暴風之作。多在
盛夏。今制率以正月後開船。置長篙以料角。定盤針
以取向。一如番船之制。每日五鼓初起。視星月明。崇
四際皆無雲氣。方始解纜。至已則止。卽不遇暴風。突
中道忽見雲起。便易舵回舟。如此。可保萬全。所謂占
風有候者。此也。夫海運之利。以其放洋。而其險亦以
其放洋。今欲免放洋之害。宜豫造習知海道者。起自

蘇州劉家港。訪問傍海居民。捕魚漁戶。煎鹽電丁。逐
一次第。視視海涯。有無行舟通道。泊舟港汊。沙石多
寡。洲渚遠近。親行試驗。委曲設法。可通則通。可塞則
塞。可迴避則迴避。審圖其本。遵照其停泊之處。以免
臨期偵望耳目俱亂。所謂泊輒有所者。此也。近聞亦
有意規復矣。然不利輒報罷。夫百工曲盡末事耳。有
卽爲之。而卽入佳妙者乎。久之自然矣。况海運乎。奈
何以一噎而廢食也。

清運

東

卷六 清運

二十四

臣按自古稱善理財者首劉晏。然晏歲運之數。止百
一十萬石耳。然當時運夫皆是官雇。而所用儲錢。皆
以鹽利。非若今役食糧之軍。多加免爲費也。今米石
加兌五六。是民納糧。名一石。出石五六斗。田之起科。
名三升。多加一升半。且軍在衛所。既支月糧。及出運。
又有行糧支給。而一夫歲運。不過三十石。通所加兌
及所支給計之。則多于所運之數矣。蓋費一石有餘。
而得一石也。彼船舶之費不與焉。又晏所造歇糧支
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爲一綱。每綱三百人。

萬工五十人。是三百五十人。駕十船。運米一萬石。較之今日十八。駕一船。載米三百石。通三十船。運米九千石。其人少五十。其石少一千。而不甚相遠也。惟所謂囊米之說。今日尚未有行。綱米耗損。運卒困弊。坐此故也。史謂晏歲轉運粟百一十萬。無斗升漏。當時未聞有兌也。其所行漕有大小。大河又隨處轉運。非但若今長運于窄淺漕河。何能無溺哉。况今所兌。浮于所運之半。而歲歲損溺。官軍陪償。舉債窮產。無有已時。所以然者。正坐劉浚之費廣。揆丈之日多。不幸沉溺。顆粒無餘也。爲今之計。宜如劉晏之法。所運之米。皆以囊盛。遇河淺淤。暫昇岸上。遇淺復昇。歸舟或載分小船。過淺亦有包封。不致散失。不幸沉溺。撈而出之。不致全失。縱泥爛。亦可用也。說者若謂囊米恐舟淺不能受。夫既實滿艙中。宜加艙板。上護以竹簾。簾席以蔽雨水。其後船毀再造。冠加大之可也。然則米皆用囊。如費將益多。何夫樂以布爲之。可用數年。有山處可用竹篾。近江處可用蒲葦。其所費比所散失。亦爲省矣。

史事

卷六

漕運

二十一

海涵萬象錄云。南京浦子口。入天長六合縣。有河出高郵。湖水勢相平。只移郵船兩船至湖口亦可。則漕船免勞。僕真過壩。前陳御史具奏二大。俱被僞真人。獨却不行。又余歷都廣之交。有平市村韓都等處。河流湍急。亂石嵯岬。舟行多壞。惟土人熟知夷險。每客過。利爲奇貨。吾楚劉仁山督兩廣時。意欲鑿平。以利行舟。因土人數千。草泣訴而止。事體亦同。

史事

卷六

漕運

二十一

屯政

邊計最重且急者莫如屯政矣。國家九邊之地肥沃可種者悉爲屯田。甲楯之所棲。耒耜之所事。綿亘數千里。於焉耕耨於焉捍禦。蓋卽古寓兵于農之遺意。而漢趙充國諸葛亮晉羊祜唐元振韓愈輩諸臣之所嘗收其利者二百餘年。聖明憂勤於上。耆碩孽盡於下。將臣經略於外。謀士講求于內。則惟屯政爲孜孜。顧其間或舉或廢。或利或否。非壤地不同。則政之得失異也。高皇帝憫海內之饑。詔群臣議屯

史記

卷六

屯政

二十七

法。用宋詒所言守邊策。立法分屯。布列邊徼。遠近相望。首尾相應。制如此其周也。邊境既寧。撤守關士卒。僅備備議察外。悉令屯田。致力如此其一也。山西沁州民若干戶。願應募受屯。賞以鈔錠。公田給之。仍令募本州民召募如此其廣也。令屯士并樹桑棗。柿栗。隨地所宜。粟雖不足。而足於桑棗柿栗矣。地利如此其盡也。文皇帝納黃福之請。官爲市牛給耨。至欲廣屯於遼陽。而遣人徵牛于朝鮮。耕具如此其給也。詔各荒屯空土。不拘土客軍民官舍盡力開墾。

永不起科。恩澤如此其厚也。詔將領時時勞問屯士所苦。誰不咸奮勦力。軫恤如此其殷也。以寧夏積穀獨多。降勅獎勵總兵何福。激勸如此其明也。仁宗念所司以征徭役擾之。令毋擅役妨農。愛養如此其至也。宣宗初。大同總兵鄭亨上屯田于粒數多。遣貲賞之。論功如此其核也。提督必選老成。更命風憲官以時巡察。任使如此其慎也。屯入歲豐。邊士一切用度。多以粟易。于是令戶部滿輪貿易。多致二三十萬石。少亦不下十萬。積貯如此其豫也。天順中。都

史記

卷六

屯政

二十八

御史葉盛巡撫宣府。修復官牛官田法。墾田益廣。積穀益多。以其餘易戰馬千八百匹。修築城堡七百餘所。興利如此其鉅也。蓋其立法也周。故入便。其任人也當。故法舉。其與士也優。故士奮。其取利也緩。故利集。卽所稱渾中渭濱涼州振武之事。不啻過之。乃其敵也。則有膏腴之地。多爲莊田。空閒之隙。咸歸邊帥。士卒無近田可耕。如商賈所論者矣。有整堡不修。夷虜輕犯。有可耕之田而不敢耕。士卒疲憊。家無耒耜。有可耕之田而不能耕。如梁材所陳者矣。有耕種之

際。幽莽滅裂。收貯之後。侵欺倭用。以管屯爲職者。侵
速城市。而不見阡陌之巡。以典屯而來者。憑信簿書。
而不較倉庫之實。如劉定之所議者矣。則有擾之以
弗靖。持之以太惡。今日覈地。明日徵逋。輒起正德中
寧夏之變。卒令荒地儲竭。邊民凋瘵。且叛漢而入胡。
如王偉所陳者矣。恬熙既久。因循弛廢。日侵一日。邊
境蕭條。沃壤盡棄。交粟不繼。士馬不肥。挖運餉銀。所
費不貲。而度支亦告匱矣。議者或欲令各邊撫臣。選
幹吏。闢荒蕪。犖豪強。嚴乾沒。修亭障。遠斥堠。每歲終

吏廉 卷六 屯政

二十九

以聞部臣。分別上請。明示勸戒。或欲召募開墾。及令
軍民自種。量徵其稅。或以其利歸于下。則人樂趨。往
時爲邊帥豪戶種田不荒蕪而公糶。亦紛紛請勸。適
生厲階。夫與膏土沃田。勸爲茂草。孰若捐以與人。請
明詔能有開種者。悉與爲棄。毋有所問。或以爲自
鹽法折納商。不赴邊而屯。改運與俱壞。欲復屯。政盡
令商輸粟于邊。耕者有所資。積者有所散。而塞下自
實。蓋諸議之指。大都任人。廣募。薄征。緩取。而鹽法與
屯田相爲維持。鹽法急當復也。

建都

天下大都會有四。曰長安。曰洛陽。曰汴。曰燕。四者固
皆是昔建都之地。然論時宜地勢。盡善全美。則皆不
如洛陽。何也。夫建都之要。一形勢險固。二清運便利。
三居中而應四方。必三者備而後可言建都。長安雖
形勝。而漕運艱難。汴梁居四方之中。而平夷無險。四
面受敵。惟洛陽三善咸備。范仲淹陳請營都。而時儻
興作。識者恨焉。國初。懿文太子受命。歷相都邑。亦
以洛陽爲上。使 懿文不蚤世。遷都必矣。幽燕形勢

吏廉

卷六

建都

三十

自昔稱雄。會通清運。今日頗便。建都宜矣。然北太近
朔。南大遠越。北距塞不二百里。無藩籬之固。而天子
自爲守。南距珠厓六詔。殆萬里而遷。非所謂居中而
應四方矣。使吾中國武備。常如祖宗之盛可也。苟邊
圉不固。則胡騎疾馳。自潮河川。古北口。一日可至城
下。且近日棠荆諸關。往往失守。則形勢失矣。黃河遷
徙衝決不常。而轉漕幾於不便矣。每秋高馬肥。胡兒
輒起搶黃裘之想。所幸者國家福祚無疆。而胡人惟
利抄掠。終乘忽去。無爭王競帝之志耳。又或如丘父

莊所慮。虜騎疾馳。進據臨清咽喉之地。則形勢與漕運并失之。祖宗之時。只知其甲兵之強。國勢之盛。都南都北。無所不可。而不知強弱無常形。盛衰無定理。創業方興之勢。與承平恬嬉之勢。固倍徙不侔也。向者土木之變。猶云自墮虎穴。世廟神聖。屬意圖治。而醜虜猶辟肆憑陵。胡馬直抵近郊。京師九門。爲之晝閉。昌平陵寢。爲之震驚。居庸紫荆。爲之剪坦途。良鄉通州。爲之虜外府。勢幾岌岌。今上庚午之際。談者尤謂過之。自都門外冠蓋往來之地。盡爲犬羊憑踞。建都

宋六 建都

三十一

之鄉。焚修殺掠。白骨如麻。四至之師。僅能鬻不使入。而未聞一矢加遺。聖天子宵旰焦禱官中。幾倖無事。是豈可不爲寒心哉。

賞功議

當今天下。冒濫叢積。虛耗國儲。歲增月益。無有紀極。不可不亟爲限制者。武職世襲之弊是也。國初武臣。身經百戰。出百死得一生者。方得世襲指揮千百戶。今則報三首級。卽陞官世襲矣。國初征伐。斬獲受賞。無非實功。近數十年報功。一切虛詐冒濫矣。國初武臣。例行比試。今則比試皆虛文矣。國初武職犯罪。依律科斷。今則一切行姑息。律令皆虛格矣。故今之軍官。有增無減。有實無黜。且倚世襲之官。不須才能。

史職

卷六

賞功議

三十二

不畏罪黜。恣爲驕貪。不習武藝。不愷軍士。論今天下軍職。勳數萬計。歲支俸給何啻百萬。而其間無一人堪爲將領。能出戰陣者。此以爲全盛之天下。而坐困于夷虜之跳梁。真可爲之流涕也。失今不改。後益難圖。愚按我朝先臣號稱有識者。如何侍郎。王春餘冬序錄。大學士李賢。天順日錄。丘文莊公濟。大學衍義補。又胡端敏公。世寧奏議。其所以憂之議之者。如出一口。則天下事尚孰有甚于此。而今日所當採尚孰急于此者哉。竊謂賞功首級之弊。大槩有三。奪買軍

人所得之首級。一也。或殺已降。或殺沒虜。或殺平民。以充首級。二也。悉隨不遑戰鬪。富勢皆名。邊圉。而虛報功級。此尤欺君欺天。可誅可痛。三也。所謂殺賊之人。無一報功。報功之人。無一見賊。茲言誠切。中今日。今欲整飭治。革故鼎新。在凡有征戰。邊遠疆。明剛正之人。以爲紀功之官。痛懲此虛冒之弊。明詔天下。自今四方首級功大。非關國。齊難比。只陞職止其身。並不許世襲。如此。庶可杜實功之濫乎。若夫廢壞之法。宜不分新舊官。皆令比試。中者准襲職。不中者發。

史記

卷六

賞功議

三十三

父可繼之治。而國家財用。其庶幾少紓乎。自古豪傑立業建功。定變弭難。大抵以無所爲而爲者爲高。三代人物。固不待言。下此如范蠡。霸越。而扁舟五湖。魯仲連。下聊城。而辭千金之謝。却帝秦。而逃上爵之封。張子房。顛覆項。而飄然從赤松子遊。皆足高出秦漢人物上。左太冲詩云。功成不受賞。長揖歸田廬。李太白詩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而世降俗末。乃有激變稔禍。欺君誤國。殺人害物。以希功賞者。是誠何心哉。是誠何心哉。

史記

卷六

賞功議

三十四

持服議

武官父母喪。不持服。不解任。不知始何世。夫金華軍旅之事。無逼也者。爲其不以來難避。固難也。爲此制有恐武官得爲難推避計耳。天下無無父母之人。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而文武可異道乎。今武官時當太平。身列藩衛。有父母喪。不少異乎日。豈謂真不得已哉。按宋田況傳。兄乞歸養。楊翌旣薨。託邊事見上。泣請終制。仁宗許之。史稱帥臣得終制。自況始。則況以前。武官之不解任。可知。全坡遺事云。故事武官不持服。韓汝玉奏請持服。下兩制臺諫議。唐子方厥賜永叔見各不同。于是竟爲兩議。而上遂詔崇班以上持服。供養以下不持服。論者以爲如是。則官高者得爲父母服。官卑者不得爲。無官者將何以處之。宋人蓋不滿于是矣。然則今日之事。當視其人。若在某旅。方在行陣。遇喪。奏聞。晉之終事。方聽。返喪。次其在本府司衛所。可得盡喪禮者。當聽終制。軍事干涉。不得已而出視事。畢復返喪次。可代者佐庶代之。一切勿與庶幾。亦盡人子之禮。

史事

持服議

三十五

選將議

選將之法。與其取之門第。不如行陣。爲得實材。求之內服。不如邊敵。爲得實効。門第者。膏粱恩。廕子。鮮克讀父書。而行陣多汗馬功。奮之人。武勇已著。生內服者。坐而談兵。豈知古法不足恃。而邊敵所出。性習安焉。地方夷險。夷情向背。固其少而諳之者也。然則執此爲今日選將之法可乎。天地生材。彼此何闕。此特舉其大凡耳。今選將者。乃復相以驅幹。制以階資。較以騎射。察以過失。幾以章句。至其他美一無所計。是以白起之精悍。不用。于秦。韓信之落腕。不用。于漢。杜預之射不穿札。不用。于晉。李靖之身挂罪累。不用。于唐。而韓世忠之目。不知書者。不得用于宋也。豪傑知畧。出衆之士。不幸在下位。其委說臂力。不與才剛。而吏識閭閻。文字弗取。將何以自發乎。然則選將之法。其必畧是而後。驥黃乳牡。庶幾不失嗚呼。今之任選將者。其足語是也乎。

史事

選將議

三十六

自古夷狄盜賊之禍。所以蔓延滋長。日深一日。其終或至亡國者。皆將帥之臣。玩寇自安。養寇自固。譽寇

自重也。杜少陵詩：每于王室播遷之禍，深責將帥。如云：將帥蒙恩澤，兵戈有歲年。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又云：登壇名紀假，報主爾何遲。又云：天地日流血，朝廷誰請纓。又云：獨使至尊愛社稷，諸公何以答昇平。皆是意也。然將帥不用命，實由朝廷駕御操縱之無法。古人云：譬如養鷹，飽則繩去。我太祖御諸將，有守邊一二十年而不遷官者。蓋謂行禁免侵軼，特優不失職耳。非有戰勝攻取，官固不可妄遷也。至曹彬平江南，功匪細矣。然使行之際，終至吝惜，止賜錢百萬。夫太祖豈食言之君，曹彬亦豈飽則去之人。英君諠群，遠慮微權，衆人固不謀也。近來將帥守邊，僅免侵軼，及至歲終論功行賞，屢遷不一遷。倘使其果能精清關河，哭旱于於陰山，又將何以賞之。少陵詩云：今日翔麟馬，先宜駕鼓車。無勞問河北，諸將覺榮華。言雖翔麟之馬，亦必使駕鼓車。由賤致貴，今諸將驟登貴顯，如馬未駕鼓車，遽駕玉輅，安享榮華，志得意滿，無復驅攘之志。河北叛亂，決難討除，無勞問也。又云：殲虜橫戈數，功臣甲第高。亦此意。

史蹟 卷六 選將機 三十七

制兵議

夫兵者，生民大命，國家之盛衰興亡，恒必由之。故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兵，財有國者之所不可已也。然莫善乎兵，寓于農，莫不善乎兵，養于官。愚竊詳前代得失之故，而後及于今日之事。成周井田之法，選平尚矣。周官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令貢賦。蓋欲其恩足相恤，義足相救，容服相親，聲言相識，兵農無彼此也。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唐，府兵之法始一寓之于農。史稱其居處散養，畜材持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居無事，時耕于野，其耆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輶罷兵，散于府，將歸于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漸，紀禍亂之萌。此唐初之所以盛，由兵寓于農也。至開元中，承平日久，府兵法壞。張說、李林甫始奏募人爲長征兵，卒，祿方鎮跋扈之禍。李泌謂其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遂生。下陵上替，不可救止。歐陽

史蹟 卷六 制兵議 三十八

修唐史。謂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以爲亂。又其甚也。至因天下以養亂。而遂至此。唐室衰。宋之禍皆原于輕變。府兵之法。而兵農爲二也。蘇軾論宋兵之弊。嘗曰。唐府兵之法。無事則力耕而積穀。是以兵雖聚于京師。而天下不至于饑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于畿輔者。以數十萬計。皆仰給縣官。天下之財。近自淮甸。遠于吳楚。凡舟車所至。人力所及。莫不盡取歸京師。而三司之用。猶苦不給。其弊皆起于不耕之兵。聚于內而食四方之貢賦也。

史記

卷六 制兵議

平十九

葉適曰。康定以後。謀國日誤。召募日廣。而後天下有百萬之兵。弱天下以奉兵。而其治無可爲者矣。則又爲之饒首事。勝而使之自安營伍之中。將兵之官。充滿天下。坐糜厚祿。而未嘗有一日之用。政和以後。軍制大壞。而士卒不能披甲荷戈。幹離不始。拔兵萬餘。長驅莫敵。倉卒召天下兵勤王。京師不守。而勤王之人。潰散爲盜寇。掠遍天下矣。嗚呼。痛哉。養兵以自困。多兵以自禍。不用兵以自敗。未有甚于本朝者也。觀二公之言。則宋家之禍。未始不起于養兵之弊也。

明矣。經大經。鶴林玉露曰。五代前兵寓于農。素習農闕。一呼即集。本朝兵費最多。兵力最弱。皆緣官自養兵。乾道初。陳福公獻民兵之策。兩淮荆襄皆用其法。開禧用兵。禁旅多敗。而兩淮山水寨萬弩手。率有功丙寅虜大舉南牧。圖安襄。宣司徵召諸郡兵。與湖北義勇俱往救。諸郡兵不待見敵而潰。所遇抄掠甚于戎寇。獨義勇隨其帥進退。不敢有私毫犯。蓋顯其有室家門戶也。觀此。則兵寓于農。與兵養于官。其爲得失利害較然矣。昔唐李抱真節度澤潞。荒亂之餘。土

史記

卷六 制兵議

四十

瘠民困。無以贍軍。乃籍民三丁。選一壯者免其租徭。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行其實罰。比三年得精兵二萬。既不費廩給。府庫充實。遂雄視山東。宋張方平日。昔太宗籍兩河強壯爲兵。使之捍邊。壯者入籍。衰者出役。不衣庫帛。不食廩粟。越不缺戍。民不去農。何在平藹之營堡。而後官軍也。此二者所行。蓋彷彿寓兵于農之遺意矣。范仲淹曰。戎狄建官置兵。不用祿食。每舉衆犯邊。一毫之物皆出其下。風集雲散。未嘗聚養。滕甫曰。中國夷狄之兵。常患多寡不敵。蓋中國兵

有定數。至于平民，則素不知戰。夷狄之俗，人人能戰。舉國皆兵，此其所以多勝也。觀此，則夷狄猶令于兵，農不分之意，得寓兵于農之利。中國何獨不然也？馬端臨曰：周官小司徒，伍兩卒旅軍師之法，此教練之數也。司馬井邑五甸之法，此調發之數也。教練則不厭其多，家使之爲兵，人人使之知兵，故雖至小之國，勝兵萬數，可指顧而集也。調發則不厭其簡，甸六十四井，家可任者一千二百八十人，而所謂者止七十五人，是十六次方調發一人也。教練必多，則人皆習于兵革，調發必簡，則人不疲于征戰。此古者用兵制勝之道也。蘇軾曰：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蓋兵出于農，有常教，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備一正卒。民各推其家之壯者爲兵，使之足輕險阻，手易器械，聰明足以赴旗鼓之節，強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衆，人人足以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強，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復還，而民于是始有老弱之卒，徒爲無益之費，而不可使戰。由此言之，寓兵于農之制，誠行，則兵可強，費可省。無將帥專兵之虞。

無募兵，潰亂之禍，永世保民之趙莫加于此。有國者何憚而不爲乎？我太祖平一天下，設置衛所，分布內外，衛四百九十有三，守禦所三百一十有七。每衛旗軍以五千六百名爲率，每所以一千一百餘名爲率，可謂盛矣。然承平日久，武備廢弛，軍士逃亡，故經者過半，甚至十無二三。其存者率多懦弱不堪，雖每歲勅差御史清勾，司府州縣皆設官清理，然亦徒有其名，無益于事。近聞袁州府武衛志謂承平百七十年，法網日疎，武衛尸其職，而兵不教戰，流竄通徒，十亡六七。其存者率柔脆，聞鼓格鬪，聲畏怖欲死。正德間，華林甯聚及寧濠所集，皆烏合耳。平時佩虎符，金縢原食，聚者不能被介冑，挾弓矢一戰，顧鼓勇而陣，盡市井民兵。國家所養衛力，僅轉漕歲千人耳。嗚呼！此言雖盡，當今軍衛之病，觀袁州一衛，而天下可知矣。今雖逃亡耗缺之餘，總計天下實在兵數，猶逾九十四萬，而西北邊兵且四十萬。然近年邊虜深入，我并汾虔劉，我畿甸如蹈無人之境，諸衛之兵皆不能向虜發一矢，向一戰。今縱清勾填補衛伍，亦徒

耗國儲而何益。勝負之算。保障之功也哉。語云。養軍千日。用在一朝。今國家竭帑庾以供軍。而實何嘗得一朝之用。如此。雖有衛。猶無衛也。雖有軍。猶無軍也。朱子嘗曰。今朝廷盡力養兵。嘗有不足之患。自兵農既分之後。計其所費。都是無日不用兵也。觀之今事。實然。實然。近胡端敏奏議曰。今天下衛所原額軍士。逃絕者多。實在者少。以逃絕者言。則建年丁盡或埋沒者。歲歲清查。既無根影。近日病故或逃亡者。年年勾解。隨復逃回。空累里甲。造冊勞費。貼解艱難。以見在者言。今養軍甚多。能戰無幾。在邊遇敵。則嬰城固守。而坐視鄉民之被掠。在內有警。則奏聞後遣。而先累民壯之被傷。此民間空出力以養軍。而又先代軍死甚可痛也。況今東南力薄之人。充軍西北。既不得用。西北近邊之人。充軍東南。亦皆逃回。尤爲無益。退嘗因胡端敏此言。推之竊見近年每解一軍。卽累里甲盤費數十金。長解方回。逃軍繼踵。每一軍逃。卽遣索所買充妻小。流落乞丐凍餓而死。今天下每歲軍解軍逃。何啻數千。是卽每歲累里甲長數千戶。累死

史記

卷六

制兵議

四十三

軍妻數千人也。其可矜憫甚矣。抑尤有異焉者。近年大同宣府至遼東。福建諸軍。多給錢糧。不如期動。輒訴謀。群起思欲爲亂。甚至毆脅主帥。有之。此風豈盛世所宜有也。使兵寓于農。詎至此乎。近日胡泰政松奏疏曰。大同兵自頃年鎮建諸臣。失于撫馭。致其悖逆驕慢。懼寒日甚一日。邇來教場鞠爲蓬蒿。金鼓幾于絕響。每邊警交馳。烽火四照。將或躬先出城。復悍夫驕卒。方抱其愛子若孫。熟寐以寢。苟稍稍繩縛。則群起而嗥呼。脫巾而詬罵。事勢至此。豈不可爲之

史記

卷六

制兵議

四十四

痛哭也哉。馬端臨謂宋兵雖多。勞弱不可用。唐兵雖多。驕悍不爲用。今日兼其弊矣。竊謂今日承平玩愒。百度懈弛。百弊叢積。天下之事。莫不皆然。而軍衛一事尤爲甚。邇昔有事交南。因衛兵不足。而行募兵之令矣。然兵方集。而劫掠已肆。沿途騷然。有司不敢討。將令不能禁。彼寇未平。而吾民已先受禍。募兵益寇。古今天下同一揆也。嗚呼。清軍無益。勾軍無益。解軍無益。滿發罪人充軍無益。募兵于預無益。募兵于暫無益。非惟無益。而害反有甚焉。蓋亦反其本而求其

善矣。董仲舒曰：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
鼓也。爲政不行，甚者必改而更化之，乃可理也。丘文
莊曰：天下之事，譬如器用，有舊而壞者，必又爲之新
製，則其用不窮矣。今日之軍伍，可謂舊而壞矣。失今
不爲之更制，吾恐日甚一日。一旦有事，倉卒之際，其
將噬臍無及矣。愚于此有策焉。不煩清解，不煩滿充，
不煩預養，不煩召募，不至大更張駭世，而兵自足，民
自安。則有民壯一事，因今法而稍加損益焉。俾合于
人情，宜于土俗，而不失乎常，兵于農之意，足爲經久
更張。

卷本

制兵議

第十五

可行之法爾矣。何以言之。今日州縣民壯，各省或稱
機兵，或稱
快勇，丁均概十年一編，聽差操捕，無所處，卽用以
守城，亦彷彿出兵于農之意。愚嘗僱員臨江府，原無
衛所，附郭清江縣，止編有機兵八百餘名，亦設置教
場，四時操練，一如軍制，或有冠警，則督撫官卽率以
往，無養兵之費，而亦足以遇寇安民。但今民壯貼戶，
皆是朋合，朋，丁親，親，募等役，亦未盡善。又十年一
另編，分合不常，亦非畫一。不若合隨其里甲編定，如
一圖十甲一百戶，卽編民壯一百名，圖甲內人有多

寡大小者，隨爲增減，不拘一律。大約以甲戶爲準，一
戶編一名。大戶丁衆，都多者，一戶編二三名。小戶丁
單，概寡者，二三戶朋編一名。就如里甲之制，十年一
次輪班聽役，縣小兵少者，二班合爲一班。五年一次
聽役除，有非常大冠警，方盡起用之。次警，則酌量起
用，以次一二班。周而復始。小警則止用本班。至十年
一界造冊，圖甲內人戶丁糧，或有消長，民壯之數亦
隨增減。每戶必推擇戶丁正身精壯者出當，其或糧
多而丁不足者，方許令義男應當，不許顧募代替生

卷本

制兵議

第十六

與推行如此，則雖不必拘拘于井田府兵之既往，稍
損造今之法，而卽得寓兵于農之意，有國制兵簡易
經久，百世可行之法，無過于此矣。若夫今日一時補
偏救弊之權宜，則又有可言者。在乎調停衛軍之制
耳。何也。國初衛軍，籍充操集，大縣至數千名，分發天
下衛所，多至百餘衛，數千里之遠者，近來東南充軍，
亦多發西北西北充軍，亦多發東南，然四方風土不
同，南人病北方之苦寒，北人病南方之暑濕，逃亡故
絕，莫不由斯。道里既遠，勾解送難，謂宜更制，各歸土

著除國初編發子孫已數世。慣彼屬士。不願開原籍者。聽中間有願開者。官司給文。發開原籍衛所補伍。以後充軍。俱卽編本省附近衛所。庶鮮逃亡。易爲勾解。雖然。此法雖善。要不過補偏救弊。一時權宜之政而已。終不若隨開里編民兵之爲。經久無弊。何也。蓋軍隨土著。祇省清理勾解之煩小利而已。他弊固自若也。若兵隨里甲。則可省養兵之費。可省募兵之害。可無逃亡缺伍之虞。可無孱弱充數。與夫驍兵悍肆之患。凡昔之所謂弊者。一掃而空之。而所謂利者。悉

卷六

制兵議

四十七

兼而有之矣。不井田。不府兵。而自得寓兵于農之利。迂疎一得。妄謂聖人復起。或有取于吾言而潤澤之矣。

漢唐宋兵制皆取兵于民。壯則入武伍。老則放歸。卽三代寓兵于農之遺制也。本朝軍伍皆募發罪人充之。使子孫世執役。謂之長生軍。且募聚之地。遠者萬里。或數千里。近者千餘里。南北易調。非其土性。難以自存。是以死傷逃竄者。十常八九。行伍實數。能幾何人。况有罪謫發者。率皆奸民。善于作弊。無惑乎行

伍之日耗也。在京惟府軍前衛幼軍皆止終其身。與前代兵制暗合。旗手衛有等軍士。永樂間。奉有不逃止終本身。逃者。子孫勾補之旨。字老死行伍。無一人逃者。府軍前衛幼軍舊亦多逃。近比旗手之例。著爲常例。故今亦無逃者。蓋逃者特爲身謀。其不敢逃者。爲子孫謀也。使當時議兵制者。以前代之制爲主。而以此法繩之。則隱匿脫漏之弊。固不能保其必無。恐亦不至今日之甚也。

卷六

制兵議

四十八

難色。南宋偏安一隅。當金人括盡金幣之後。倉庫資窘。里巷蕭條。史傳嘗言其將兵幾十萬。其處兵又幾十萬。不知何從得許多兵。兵既多。又不知何從得許多餉。此皆不可曉。余曰。凡下基只將先手。韓岳諸公之先手。在收諸盜賊耳。南渡之後。紀綱既弛。巨寇並起。呼集惡少以爲兵。剽奪城邑以爲餉。其中實有草澤英雄在焉。若得籠而用之。盜之兵。卽我兵也。盜之餉。卽我餉也。故猿狙可使馴。虎象可使戰。烏菴野葛可使起沉疴。而代良藥。况凡有血氣者乎。嘗查宗澤

傳。澤平河東賊王善得衆七十萬。平沒角牛賊楊進得兵三十萬。平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又得兵三萬。而河東、京西、淮南、河北之侵掠息矣。查韓世忠傳。世忠平緇青李復賊。得兵萬餘。平廣西賊曹成。得兵幾萬。平白面山賊劉忠。又得兵萬餘。而緇青、閩、廣、河南之侵掠息矣。查岳飛傳。飛平武陵賊孔彥。丹襄漢賊張用。江淮賊李成。筠州賊馬進。共得兵幾萬。降賊賊曹成。得兵十餘萬。平吉賊。得兵數千。又平湖賊楊么。得十萬餘。而江淮、嶺表、襄陽之侵掠息矣。其他如

史記

卷六 制兵議

四十九

二張劉錡等皆類是。大約乘輿播遷。京都不守。謂天下小則劉錡。大則勤王。團練勤王之名既起。則奸雄得借名生奸。而盜賊縱橫矣。此輩善招諭之。則爲我用。不善招諭之。則爲敵用。又有不在我。不在敵。中立觀望者。往往抄劫村。梗絕道路。故宗韓岳諸公未及與金人挑戰。先收山砦。江海間盜賊既服。則百萬之兵餉。皆不煩經營措置矣。然後鼓動其榮榮之壯心。撥轉其忠義之正氣。摧鋒陷陣。所向摧前。此宗韓岳諸公苦心之極也。漢董卓黃巾之變。二袁孫曹皆

以勤王起兵。唐黃巢之變。朱全忠皆以勤王起兵。宋南渡之後。廣之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越數千里。無不勤王。而賊之借名者亦不少。非宗韓岳諸公招諭誅討。安知無溫標復生其間。今人但知宗韓岳諸公之善戰。而不知其得百戰百勝之根本。則以當年平服諸盜故也。是故無大寇。不可輕許團練。無大危。不可輕招勤王。團練聚而難散。勤王來而難去。邪正之間。開不容疑。古人草廬中正。若眼觀察此輩耳。

史記

卷六

制兵議

五十

勞情

國初至今。虜勢強弱之不同。其爲中國害。亦屢遷不一矣。知虜之所以爲害。而我所以思患預防者。不有道乎。夫自妥懽既奔。愛猷再窺。成祖奮三駕之威。梟台送軍門之款。虜真背肩屏息。潛伏窮荒矣。而東勝之守不嚴。開平之餉難繼。強擄出入。胡騎數臨。馬真與尤。血刃屢見。虜蓋強焉。及英皇旋軫。諸將備謀。宜大之長城始繕。脫脫之貢使數入。虜亦貪漢財物。希復內犯矣。而大節之部漸蕃。火節之詐屢售。威

史

卷六

勞情

五十一

述肆侮。姚信敗謀。虞嶺失機。張俊隕首。則虜勢愈勃然焉。近年來虜我丁口。生養日滋。登我叛人。虛實盡諳。吉囊倦答。號稱梟雄。把都青台。盡領部落。每一人寇。動稱十萬。楊陞亘塞。聲弦鳴雷。視前爲何如也。故曰虜勢強弱之不同。然其初爲寇也。有乘驍馬。持木兵者矣。何隙則進。兵出則走。過堡若戒備。遇大鄉落。疑畏不敢入。而繼也振轡直前。不避兵陣。精騎約戰。餘衆標掠。此一變易也。然尚未攻堡也。邊人曰。堡新免矣。又其繼也。分道直前。蔑視我衆。殿數百以羈全

營。紛千萬以震零堡。此又一變易也。然所破者百之一二耳。邊人曰。堡稍嚴整。斯免矣。而今也。盛兵入塞。自結長圍。方數十里。莫測音耗。鐵騎外馳。較快營。步兵內集。內薄陣。所過無不盡之鄉。所攻無不破之堡。則又一變易也。又其始掠騎畜。得粟不知炊而食也。繼則入鄉必剽奪。得粟必囊往。今乃人秋。稼禾既稼。春米是漸。知粒食也。又其始掠婦女。遇男子多。就其衣縱之。繼則嬰雅必掠。丁壯必殺。今乃婦女老醜者亦戮。丁壯有藝能者亦掠。是漸知集衆也。又其

史

卷六

勞情

五十二

始掠布帛。繼則取刃器取釜。今乃接戰奪甲。得車焚輪。是漸知貴鐵也。又其始獲丁口。重役之。故不堪役者多。謀歸正。繼則妻之。遺之畜。今乃板盡力者殺之。部曲使將。是漸知用長也。又其始恃馬力。聞炮聲奔。見矢鎗避。繼則以數騎誘我矢石。候乏乃進。今乃肩門闔抗木。屏突崇薄陣矣。是漸知避火器也。又其始以攻故。恐敵卒求緩烽。繼則有交餽。今乃易買糲。其是漸知廣奸細也。又其始未嘗用步兵。今則步騎混至。至與兵攻。又其始未嘗用我人戰。今則驅破不

下之堡。或約言開門。皆大有變易也。而其重者。則始也志邊。張氏子辛丑志山西。辰志其保定。今則每聲京師諸關。故曰。虜之爲害。屢遷而不一也。夫虜勢始弱而今強。備之自宜有加。爲害變易而不一。則夫相機爾應。以爲勝畧者。固不可膠于故轍也。夫過無不攻之堡矣。而舊堡大不數雉。高不數仞者。莫之易。攻無不破之堡矣。而新堡敵臺不加。角臺不削者。莫之舉。虜如粒食矣。將無食馬之桂。而我馬額日削。虜知用長矣。當有意外之防。而邊人顧日困。虜知

東取

卷六 虜情

五十三

實鐵矣。而我不求濟于短兵薄刃之外。虜知集衆矣。而我不求退于離交間好之策。虜知避火器矣。而我火器愈不精。虜知廣好細矣。而我奸細愈不諳。以至虜用步而衆我用騎。而塞虜舉我攻我而進我絕彼。通貢而勞彼志山西其保四關。廂以機動我而我勤燕然。贊蘭曾不一置諸口矣。可哉。故曰。知虜之所以爲害。而我之思慮預防者有道也。抑又有說焉。天下事。備于未兆者爲力易。已兆者爲力難。圖于始作者其禍淺。已成者其禍深。虜之所以屢遷變易而不

一者大率中國人爲之謀也。大同之補境尚存恩德。鄉貨。據口之恩養日厚。絕念首丘。是故不天爵之奉使求貢。王三之斜虜犯邊。稍比西威。榮同畫錦。于是館虜以肥甘。衣虜以輕便。而虜一一中之嗜慕愛悅。以從其言而逞其慾。日數舉則數舉。日深入則深入。堡可攻則攻堡。障可陷則陷。障於戲其亦幸而志擄掠也。幸而思鄉貨。貨布帛子女也。不幸而他志焉。則將如之何。義備其未兆。圖其始作。是在體國者夫。

東取

卷本

虜情

五十四

戰房議

日庚戌始而西北之兵亡日不與虜戰。自壬子始而東南之兵亡日不與倭戰。兵日以戰。挫削日以繼。而卒不還。此又何也。夫所謂戰者。非浪焉而泊之使角也。兵日以戰。挫削日以繼。此所謂沒世而不復振者。敗軍之氣也。夫易進易退。不量敵而前。一中敵而靡爛者。東南之兵也。難進易退。敵寡而前。敵一多而縮匿者。西北之兵也。愚請先言西北之失。今夫所謂將者。非必人見才而用之也。所謂統帥乳臭憤帥者。日

史記

卷六 戰房議

五十五

參焉。率然而授之三千之卒。不習而責之戰。此以將敗也。三千之卒。不必盡精。武庫之朽甲。雖戈昇焉。使之食半菽而禦虜。虜馬驅若風。將若電。我之馬若仆若僵。若謂若弱。匈奴之長技。十不得一矣。此以卒敗也。三千人爲方陣。四面而受敵。虜爲大軍以疑我。而祿出其驕。爲四面而更迭攻之。虜分而我分之。則內亂。虜合而我合之。則不支。彼此不相授也。授則虜陣動而賊乘我。故以萬人軍焉。而不收萬人用也。以三千人軍焉。而不收三千人用也。此以陣法敗也。退縮

逗甯者斬。軍律也。然元帥不敢輕用之于將。而將不敢輕用之于卒。其極至于讓而責耳止矣。前有死而後無死。誰不後也。將銳而以師捐者。謀。儒而以師完者。免。損而無賄者。誅。損而有賄者。免。此以罰敗也。將幸而掩敗以爲功者。賞。功微而賄巨者。賞。大臣不欲與恩者。賞。功大而無賄者。不賞。大臣有欲甘心者。不賞。此以賞敗也。於乎。若之何其兵之強也。漢武帝不受天下之食邑府藏。以待天下之有功者。賞不貲時。罰不信宿。得其人則付之以數萬人。聽其損而不問。恩者。酬。怨者。報。而不恤。是以投箸而意得。事至而功隨聚也。其次則莫若楊素。素貴近人也。嘗出戰。蘭蘭者三百人。人畏敵。多願罰者。素悉取三百人斬之。更蘭蘭。人人不願罰矣。幕府上功。薄。鐵。悉必錄。故將士畏素嚴而樂得其欲。其聲突厥也。爲騎陣以誘之。故來奮擊而大勝。此五敗者無一也。如楊素者。可以戰者也。

史記

卷六

戰房

五十六

待夷

漢武帝拜田千秋爲相，匈奴聞而笑之。宋神宗相王安石，行青苗助役法，交趾至書之露布以誡其非。蓋附外夷，蓋中國所不齒也。中國有失，乃爲彼所輕如此。君如武帝神宗，臣如安石之才，不免况其下者乎。范祖禹爲翰林學士時，宣仁太后崩，祖禹上言：「先后以大公至正爲心，罷安石惠卿所造新法，行祖宗舊政，故社稷危而復安。人心離而復合，乃至慈主亦戒其臣勿生事。」曰：「南朝專行仁宗之政矣。」夷情如此，中

夷恥

卷本

待夷

王七

國人心可知。願守之以靜，恭已以臨之，虛心以處之，則群臣邪正萬事是非明矣。而哲宗不能聽其言，任伯雨權右正言，時徽宗初政，伯雨首擊章惇曰：「惇乘先帝變故倉卒，輟還異意，睥睨萬乘，不復有臣子之恭。若貸不誅，則天下大義不昭，大法不立。」臣聞北使言：「去年遼至方食，聞中國黜惇，放箸而起，稱善者再，謂南朝錯用此人。北使又問何爲，只若是行遣。」此觀之不獨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雖蠻貊之邦，其不以爲可殺也，而章惇竟得逞其誅，饑餓肉，渴飲血。

岳武穆之警金甚矣。金人相戒，必稱岳爺，其死也，金聘使劉昉來，問：「飛何罪？」館伴者曰：「意欲謀叛，爲部將所告，抵誅。」昉笑曰：「江南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飛，今殺之，是所謂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爲我擒也。」館伴不能答，投骨于地，猶然而爭，初忠簡之斥金甚矣。金虜聞之，以千金求其書，三日得之。君臣失色，曰：「南朝有人。」竊道初，虜使來，猶問胡銓今安在。吁！天聖之在人心，雖夷狄不能忘，其是非之公如此。宋君于是乎有媿遼金二主，而欲不召侮夷狄難矣。人亦

夷恥

卷本

待夷

王十八

何憚而不以天理民彝自豎立耶。金世宗虜中令主，其議論行簡，就虜中謂之堯舜，亦何不可，然用夏變夷，乃有中國第一義，而竟稱若弗屑焉者，何也。世宗命衛士不聞女直語者，並勒習學，仍自後不得漢語，又詔女直人不得效漢人服飾，違者加罪。是非其國人不可變而夏也。世宗嘗謂宰臣曰：「朕嘗見女直風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飲音樂，皆習漢風，非朕心所好。東宮不知女直風俗，第以朕故，猶尚存之，恐異時一變此風，非長久之計。」又謂皇太子

諸王曰：汝輩自幼習漢人風俗，不知女直純實之風，至文字言語，或不通曉，是忘本也。他日與臣下論及古今，又曰女直舊風，雖不知書，然其察天地，敬親戚，尊耆老，接賓客，信朋友，禮意款曲，皆出自然。其善與古書所載無異，汝輩不可忘也。又語漢語與女直語，以爲習本朝語爲善，不習則淳風將棄。事當任實，一事有僞，則喪百真。凡事莫若真實。世宗所以率羣僚，俗者，豈是自安其陋，只緣當時中國俗習淺薄，及不自滿其意耳。朱子門人有爲王仁政中原呼爲小夷。

史蹟

卷六

特夷

五十九

舜者，朱子然之，而又疑其終不能變夷風。夫夷風世宗誠不能變，抑中國風俗不足與彼易耳。世宗問臣下事，或不能對。世宗曰：朕雖退朝，留心政務，不遑安寧，卿等勿謂小事。非帝王所宜問，以卿等子國家事，未嘗用心，故問之耳。又曰：朕事無大小，嘗親覽，以不得人故也。如更得人，寧復他慮。然則當時孰有以堯舜之道，陳于其前者乎？史稱世宗舉賢之急，求言之切，不絕訓辭，而群臣偷安苟祿，不能將順其美，以底大順，嗚呼！有君無臣，乃如是夫。夫大定一傳而爲明昌。

承安之治，正禮樂，修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豈不粲然可觀。而金源氏從此衰矣。又孟拱蒙錄，亦稱其國人性淳朴，有太古風，可恨金虜叛亡之臣與處，乃墜池混，破敝天真，教以奸詐，爲可惡也。夫金虜奸計，其後來中國末世風俗染之，又以教蒙鞑而壞之。如此，以是益知中國末世風俗，曾夷狄初起時不若也。可勝嘆哉。

史蹟

卷六

特夷

六十

元昊未叛時，先以兵破回鶻，擊吐蕃，修築邊障，諒非亦連年攻納氏，又破通珠城，然後以犯邊，世人每見夷狄自相攻討，以爲中國之利，不知其先絕後患，而專意中原耳。自古夷狄亂華，無甚于劉元海，其得意無幾，而子孫卒見弒，至昭遂亡，曾不及二十年。其次安祿山，二三年亦弒于慶緒，阿保機雖僥免于弒，不及反國，以帝紀歸。元昊稱兵西方，十五年，其末弒于侯令哥天之下，善惡逆順，不可欺如此。桀紂爲虐，所殺中國之人，猶可數計，而皆以亡天下，紂不免誅死，豈有裔夷長驅塗炭，毒流四海，因之以死者，何可爲量數，而得。

令終耶。今金賦犯順，亦已十年。以天道言之，數之一周也。其將有祿山、元海之變乎。

滇身土官，剽掠蠻洞，彼此警發，貽患地方。朝廷每下所司檄諭，動經數歲，不得停帖，靡及性酷，亦撫諭者多，貪利之人，養成之。如雲南本邦孟養、廣西思恩近事，其酋明云：「司府官不遇一狗，乞與一大骨頭便去矣。今日緝紳，遇骨于地，不猶然爭者幾人。」悲夫。

遼人劉六符，所謂劉燕公者，建議于其國，謂燕薊雲朔本皆中國地，不樂屬我，非有以大收其心，必不能

史稿

卷六

特奏

六十一

又虜王宗真問曰：「如何收其心？」曰：「飲于民者，十減其四五。民惟恐不爲北朝人矣。」虜王曰：「如國用何？」曰：「臣願使南朝，求割關南地而增戍，閱兵以脅之。南朝重于割地，必求增歲幣，我豈不得已受之。俟得幣，則以其數封減民賦可也。宗真大以爲然，卒用其策，得增幣，而它大臣背約，繼以幣之十二減賦，民固已喜。及洪基嗣立，六符爲相，復請用元議，洪基亦仁厚，遂盡用銀絹二十萬之數，減燕雲租賦，故其後虜政雖亂，而人心不離，豈可謂虜無人哉。」

高麗自端拱後，不復入貢。王毅立，嘗誦華嚴經，願生中國。舊俗以二月塋張燈祀天神。知中國上元，從一夕夢至京師觀燈，若宜召然，僞呼國中，嘗至京師者，問之，暮皆夢中所見，乃自爲詩識之。日，宿業因緣近矣。丹一年朝貢幾多般，紀受拜日，蓋輪召，便侍亮天，佛會觀燈，焰似連丹關通。月華如水，流雲寒，移身幸入華胥境，可惜中宵漏滴殘。會神宗遣海商喻旨使來朝，遂復請修故事。

史稿

卷本

特奏

六十二

元明善嘗副一蒙古大臣出使交趾，謁還，國王贈以兼金，蒙古受之。明善獨不受。國王曰：「彼使臣已受矣，公何固辭？」明善曰：「彼所以受者，安小國之心，我所以不受者，全大國之體。」王歎服。

祥符中，趙德明上言：「本國饑，求借粟百萬斛。」大臣皆請以遺德明之。王親公且獨謫如其數，具粟于京師。詔德明入京來取。德明大驚，嘆朝廷有人。

祥符中，王沂公奉使契丹，館伴耶律祥頗肆設辭，深自衛，且矜新賜鐵象。沂公答以：「魏臣有功，高不賞之。」故賜象以安反側耳。何爲故及觀祥，祥大沮。

交趾貢興歡謂之麟。司馬公曰：夷偶不可如使其真，非自至不爲瑞。若偽，爲遠夷笑，顧厚賜而還之，固遂泰賦以諷。

契丹又使劉六符求和親，賈昌朝節伴未有以拒之。先是真宗之弟號大弟者用事，橫于幕中，因信使嘗通書幣。仁宗使昌朝謂六符：欲因今使答之。六符辭曰：此于太后甚善。然于本朝不便。昌朝因曰：卽如此，欲以太子真宗之子求和親，皇帝豈安心乎？六符不能答，自是和親之議頗息。

契丹 卷六 特夷

六十五

皇祐末，契丹請觀太廟。仁宗以問宰相，對曰：恐非享祀不可冒也。樞密副使孫公濟曰：當以禮折之。請謂使者曰：廟樂之作皆本朝廷，所以歌詠祖宗功德也。他國可用邪？如使人如能助吾祭，乃觀之。使者不敢復請。

治平中，夏國泛使至，將以十事聞于天子，未知何事。時太常少卿祝誥至館伴，既受命，先見樞府。已而見丞相韓魏公。公曰：樞密何語？誥曰：樞密云若使人言及十事，弟云受命，信伴不敢收受遊事。公笑曰：豈有

止至飲食不及他語耶？公乃徐料十事以授祝曰：彼及某事，則以某辭辯。言某事，則以某辭折。祝唯而退，及宴見，使者果及十事。凡八事正中公所料，祝如所教答之。夏人聳服。祝嘗以魏公真賢相，非他人可此。故熙寧中公留守北都，遽使每過境，必先戒其下曰：韓丞相在此，無得違有呼索。遂使與京尹書，故事紙止押字，是時悉書名。其爲遠人專長如此。每使至，必問侍中安否。其後公子忠彥奉使至，遂主問侍使中國者曰：國使類丞相否？曰：類卽命工圖之。

契丹 卷六 特夷

六十四

蘇子容過省賦曆者，天地之大紀，爲本場魁。既歷第，遂留意曆學。元豐中，使虜，通會冬至，虜曆先一日趨使者入賀。虜人不禁天文術數之學，往往皆精。其虜曆實爲正也，然勢不可從。子容乃爲泛論曆學，使據詳傳虜人莫測，無不聳聽。卽徐曰：此亦未足深較。蓋曆家遲速不同，但卽刻差一刻耳。以半夜子時論之，多一刻卽爲今日，少一刻卽爲明日。此蓋失之多，曆既不能一，各以其日爲致慶可也。虜不能奪，遂從之。歸奏，神宗喜曰：此事難處，無喻于此。其役率使者或

不知此遇朔日有不同。至更相推調不受，非國體也。光堯之喪，金虜來弔祭，京仲遠以檢正假禮部尚書爲報謝使。康元弼給伴，虜錫燕汴亭，仲遠與郊勞使康元弼言，請免燕不許，請撤樂。如告哀遣弼，使亦不許。至期，虜促入席，傳呼不絕。仲遠曰：「若不撤樂，有死而已。」不敢卽席。元弼等知不可奪，乃傳言曰：「請先拜。」酒果之賜，徐議撤樂。仲遠方率其屬拜受，北典籤者連呼曰：「北朝燕南使，敢不卽席，聲甚厲。」仲遠趨退曰：「復位。」甲士露刃開門，仲遠命左右叱曰：「南使執禮，何足取。」

卷六 侍吏

六十五

物卒徒，乃敢無禮，排闥而出。元弼等以聞其王。仲遠留館俟命。賦詩曰：「鼎湖龍去無蹤，三遣行人意則同。凶禮強更爲吉禮，夷風終未變華風。該令耳與笙簧末，只願身原鼎鑊中。已辦滯留期得請，不辭養館汴江東。」越七日，竟獲免樂之命。既還，孝宗勞之曰：「卿能執禮爲朕增氣，何以賞卿？」對曰：「虜長陛下威德，非畏臣也。正使臣死于虜，亦常分也。敢覲賞乎？」上喜，謂宰相曰：「京鏐今之毛遂也。」除權侍郎，至大用。又淳熙中，范至能使北，孝宗令口奏金玉，謂河南乃

宋朝陵寢所在，願受侵地。至能奏曰：「茲事須與宰相商量。」臣乞以聖意諭之，議定乃行。上首肯。既宰相力以爲未可，而聖意堅不問，能遂自爲一書，送聖。至虜廷，納袖中。既脫進國書，伏地不起。時金主乃賢王也，性寬慈，傳宣問使人何故不起，能徐出袖中書奏曰：「臣未時。」大宋皇帝別有聖旨，難載國書，令臣口奏。臣今謹以書述。乞賜聖覽。書既上，殿上觀者皆失色。能獨伏地，再傳宣曰：「書詞已見，使人可就館，能再拜而退。」虜中群臣或不平，議羈留使人。虜至不可，能將

卷六 侍吏

六十六

聞又奏曰：「口奏事乞與國書中明報，仍先傳示。」庶使臣不腹欺。虜王許之，報書云：「口奏之說，殊驥觀聽。事須審處。」乃平休。既還，上甚嘉其不屈命，由是起權至大用。能在京會同館，官吏微言有羈留之議，乃賦詩曰：「萬里孤臣致命秋，此身何止一浮沤。提攜護節同生死，休問羔羊解乳不。」明先朝琉球請一年一貢，謂子事父，定省不可間，實利貿易以自便。至客呂常心折之曰：「若知父子禮當從父命，遂無以答。」

我朝英廟居漠北中國遣使數輩而迎復之意殊緩
虜再責大臣迎變朝議以右都御史楊善往然絕不
爲奉迎計亦不與善一錢善乃悉其貲不足則貸之
中貴人悉益市綉繡師北阿錫女紅線釵之類既至
也先所使館伴者來與飲帳中詫善曰土木之役爲
何六師抑何弱也善曰當是時六師之勁悉南征而
中貴人振欲邀太上幸故里初不爲戲儒今者南征
之士悉歸可二十萬又募中外材官技擊得三十萬
教以神鎗砲火弩弓命中百步之外河人馬腹邊七

史稿

卷六

特夷

本十七

札又用言者計沿邊要害皆隱金椎三尺所值蹄立
穿刺客林立夜度營幕若蚊絲而皆已矣置之無用
矣問何言無用曰和議成則歡飲若弟兄又何用因
賂其人悉語也先次日善入謁又大賂也先也先喜
坐定善乃前責之曰太上皇帝朝太師所使使必三
千人歲必再歸稚子亡弗養者金帛器服絡繹載道
太師乃背盟見攻何也先曰然則奈何制我馬價又
予我帛時有剪裂幅不足者善曰非制馬價也太師
之馬歲盜增價亦不繼而不忍拒是以微損之太師

自度價所得比前幾多也先曰者者胡語是也善復
曰帛有一二剪裂幅不足者諸通事爲之也事露而
誅矣即太師所使進馬有勞弱而羶皮數豈太師意
邪也先又曰者者善因復進曰太師之攻我兩矣所
殲利剽以數萬計而太師之部曲罕母有血承者
上天好生太師獨好殺夫是以數有霜警今者能率
太上歸我和好不絕器幣溢于穹廡而黎庶彼此俱
遂不亦快乎也先亦喜曰者者因謂善歸而太上皇
帝重寶來購乎善曰太師得重寶贖我太上皇天

史稿

卷六

特夷

本十人

下後世謂太師貪重寶也歸我太上皇不索重寶天
下後世謂太師貴信義賤貪利名奕奕何况我之
德太師無已而重寶已漸繼也先大悅曰者者遂以
善見太上皇善再拜進繆繆問萬壽侍立不敢坐
也先數目太上皇太上皇謂善太師與汝坐善頓
首曰君臣之禮雖草野寧敢廢也先嚙指顧其下
曰嚙汝曹中國禮乃若此遂以輕騎率太上皇
與善歸
大同猶兒莊本北虜入貢正路成化初虜使有從他

路入者。上因守臣之奏許之。時姚文敘公愛爲禮書。奏請寔宴賞賜一切殺禮。虜使有後言。姚令通事諭旨云。故事。迤北使臣進貢。俱從正路入境。朝廷有大筵宴相待。今爾從小路來。疑非迤北頭目。故只同他處使臣相待耳。虜使不復有言。人以爲得取虜之體。

契丹遣使諭中國書。所稱大宋大契丹似非兄弟之國。今軋易曰。南朝北朝。上詔中書密院共議。當時輔臣多言。此不計利害。不從。徒生怨隙。梁莊肅曰。此易

史蹟 卷六 待夷

七十九

屈節。但荅言宋蓋本朝受命之士。契丹亦彼國號。無故而自去非。佳。其年賀正使來。復稱大契丹如故。元昊遣使求通。已在界上。而契丹與元昊有隙。使來約我。請拒絕其使。將王者欲遂納元昊。故有荅書曰。元昊若盡如約束。則理難拒絕。仁宗以書示張公方平。公與宋祁公上議曰。書詞如此。是拒契丹。而納元昊。得新附之小羌。而失久和之強虜也。封冊元昊。而契丹之使再至。能終不聽乎。若不聽。則契丹之怨必自是始。若聽而絕之。則中國無復信義。永斷招懷之

理矣。是一舉而失二虜也。賞賜元昊。詔曰。朝廷納款。本緣契丹之請。今聞卿招誘契丹。邊戶失舅甥之歡。契丹遣使爲言。卿宜審處其事。但嫌隙消除。則封冊莫行矣。如此。則北爲兩得。時人服其精微。

孔道輔使契丹。燕使者優人。以文宣王爲戲。公絕然徑出。虜使主客者還還生。且令謝。公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禮文相接。今優使侮慢先聖不之禁。北朝過也。道輔何謝。虜君臣默然。

宋徽宗幸學。權邦彥講下武詩。言彰理明。天顏喜甚。恩錫有差。遂有意用公。因與宰相王黼異議。黼銜之。

史蹟 卷六 待夷

七十

報使使契丹。虜酋責公。跪授國書。公曰。非南朝禮也。行人不敢承命。虜怒。竟其奪公之志。

吳文肅公奉使契丹。虜中群臣爲其主加稱號。謂公使人賀。公自以使事有職。賀無預也。不爲往。虜主畏其守義。甚重之。及還中路。與虜使遇。虜人示服。以皮冠爲重。而紗冠次之。其與漢使接。衣服重輕。皆有以相當。至是虜人紗冠。遂漢使感服。公不許。亦殺其禮。坐是一事。出知壽州。

集賢學士劉公奉使契丹。公素知虜山川道里。虜人
道自古北口。回曲千餘里。至柳河。公問曰。自松亭。道
柳河。其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道彼而道此。
蓋虜人常故迂其路。欲其國地險遠。誘使者。且謂莫
冒其山川。不虞公之問也。相與驚顧。遂愧。卽止。其實
日。誠如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虜
人不識。以問公。曰。此所謂駘也。爲言其形狀聲音皆
是虜人。蓋欺服。

契丹自晉天福以來。漸有南顧北鄰之警。畧無寧歲。
見虜 卷六 特夷 七十一

凡六十有九年。至景德元年。舉國來寇。真宗用寇萊
公計。親征澶淵。射殺其驕將順國王撻覽。虜遂懼。請
和。時諸將皆請以兵會界河上。邀其歸。餘以精兵蹕
其後。賊之虜懼求哀于上。遂詔諸將按兵縱虜歸。虜
自是通好守約。不復盜邊者三十有九年。及元昊叛。
兵久不決。契丹之臣有貪而喜功者。以表爲怯。且服
兵。遂敎其王誡詞以動我。欲得晉高祖所與關南十
縣。慶曆二年。聚重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聘。
仁宗命宰相擇報聘者。時虜情不可測。群臣皆不敢

行。宰相以富弼名聞。乃以公接伴英等入境。上遣中
使勞之。英托足疾不拜。公曰。吾嘗使北。病臥車中。聞
命輒拜。今中使至而公不起。見何禮也。英矍然起拜。
公開懷與語。不以夷狄待之。英等遂去。左右密以其
王所欲得者告公。且曰。可從從之。不可從更以一事
塞之。公具以聞。上命御史中丞賈昌期館伴。不許割
地而許增幣。且命報聘見虜王。虜王曰。南朝違約塞
屬門。增幣水。治城隍。繕民兵。此意何也。群臣請舉兵
而南。寡人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

見東 卷六 特夷 七十二

公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
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好。則人主尊。其
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
禍。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計也。
虜王驚曰。何謂也。公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于
北。宋帝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
契丹全師獨克。雖虜獲金帛。充弼諸臣之家。而壯士
健馬。物故大半。此誰任其禍者。今中國振封萬里。所
在待兵。以百萬計。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

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公曰：就使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歟？亦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耳。群臣何利焉？虜主大悟，肯肯久之。公又曰：塞鴈門者，以備元昊也。澧水始于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旱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舊籍，特補其闕耳，非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遺路契丹，周世宗復欲取閬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各欲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利也哉？本朝皇帝之命，使臣則有詞矣。曰：朕爲祖宗守

史記

卷六

特夷

七十五

國，必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賦耳。朕不欲以地故多殺兩朝赤子，故屑已增幣，以代賦入。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詞耳。朕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朕。天地鬼神豈可欺也哉？虜大感悟，遂欲求婚。公曰：婚姻易以生隙，人命修短不可知，不若歲幣之堅久也。本朝長公主出降，齊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獲哉？虜主曰：卿且歸矣，再來當擇一受之。卿其遂以晉書來。公歸復命，再聘，受

晉及口傳之詞于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其副曰：吾爲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詞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乃馳還都，以牘入見。宿直學士院，一夕易書而行。既至，虜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南朝遣我書，當日獻，否則日納。公爭不可。虜主曰：南朝既懼我，何惜此二字？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公曰：本朝皇帝皆愛南北之民，不忍使鎗鋒鏑，故屑已增幣。何名爲懼哉？若不得已，而至于用兵，則南北敵國，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憂也。虜主曰：卿勿固

史記

卷六

特夷

七十四

執古亦有之。公曰：自古唯唐高祖借兵于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遣，或稱獻納，則不可知。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公聲色俱厲，虜知不可奪。曰：吾當自遣人議之。于是西所許增幣晉書，復使耶律仁先及六符以其國書來。且求爲獻納。公奏曰：臣既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許。虜無能爲也。上從之。增幣二十萬，而契丹平。契丹君臣至今誦其誦，守其約，不忍敗者，以其心曉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宣和間，周憲之使虜，到虜，見其酋長諸貴人議事

虜特懸背約。日燕山一道。全用大金兵力。取到除却平蠻等三州。每歲自出租稅六百萬緡。若南宋千歲。賂外。更增得此數。乃可商量。公言本朝與貴國。元約云何。今何故輒生此議。况重賦暴斂。乃契丹亡國之法。何足稽也。其受命而來。除許增二十萬銀絹之外。一疋一兩不敢專。虜輒大怒曰。此事上面商量已定。今使人乃如此爭。不知待望歸也。無公答曰。持節出疆。以死報國。分也。若失辭而歸。將何面目以見主上。虜拂袖而起。遣介賈者數十。起坐隨公。凡十有三

處事

卷六

特夷

七十五

日聲言拘賈。實欲脅公。俾許所欲。公愈不爲之屈。談笑如常。時與同行圍棋爲樂。虜日遣親信數輩。覲公。知其終不可奪。因改館。造其酋領來見。公訊之曰。貴國用兵以來。雖號百戰百勝。然今深入燕地。西有天祚。北有四軍。東有張覺。而本朝大兵。又在其南。豈思早爲定計。今行人見賈。大事未成。以某觀之。恐非萬全也。虜無以應。但憑公再請于朝廷。聞至雄州。童貫蔡攸。懼公見上。發其誕說。堅賈公。惟令馳驛具奏。取朝廷指揮而已。公因上疏。歷言金國驕悍貪詐。前後

背違元約之事。本朝初用謀臣。言輕與通使。實未爲得計。但累年聘問。理盡一旦拒絕。今請求無厭。徵復自大。蠶端漸起。必不能久保歡好。宜詔大臣深講。所以御戎之策。仍勅邊將訓兵積粟。先爲隱備。庶幾緩急不失支梧。于是大忤宰相王黼之意。既而承朝廷指揮。前議增二十萬銀絹。更不施行。今別以中國所出物計。直百萬緡爲贍。報聘禮成。與其使楊瑋。徽母等同至。進徽狀。聞直學士復差館伴。徽母好爲大言。一日出語尤不遜曰。若此事不了。于南宋不便也。公

處事

卷六

特夷

七十六

正色曰。使者其謂本朝昨瀆溝小失利。遂有輕中原心。堂堂大國。若遇倉卒。忠臣義士。不爲無人。時同館伴盧益。恐言太過。目公乃止。又與公論國書內。何不使稱大金皇帝尊號。及將雲中別作一事目。欲俾公奏改之。公書出自聖訓。裁定一字不可移易。徽母云。如此。則將去不得。公答以本朝。今遣使報聘。此自是本朝使。副將去。何預爾事也。當公與虜爭鋒。聞館外上知之。屢降宸翰于王黼。言周某氣直。何不令報聘。黼多端沮抑。遂差盧益克國信使。上以公

先遣伴公送虜使至燕山。賜御筵。楊璞謂燕地是大金皇帝取得。將與貴朝少開謝恩。當先北向謝大金皇帝。然後南向同拜南朝皇帝。公荅云。兩朝共取燕地。貴國侯元約以地求歸。却受了本朝歲餉。今地已屬本朝。卻筵又是本朝所賜。豈有先北向拜之理。璞云。如此。則御筵也赴不得。公責之曰。聖上優禮使人。不遠二千里。遣使錫宴。豈可因讓事便不赴。如此行事。于義理上。全無一分去得。反復折難十次。公知其實。頭莫圓。但移文聚會而已。自朝廷與金人結約之後。虜使日強。疎爲驛使。前後漢使。例皆莫敢與之校。獨公毅然不顧。語言未嘗少假情。非理之求。一切不從。虜知無以加之。往往辭窮而退。

蘇公子容。嘗權樞密院。邊帥邊種朴入奏。得諫言。阿里骨已死。國人未知所立。蕃官趙純忠者。信謹可任。願乘其未定。以助兵數千。擁純忠入其國立之。衆議欲如其請。公獨曰。不可。越境而入其國。使彼拒而不受。得無損朝廷威重乎。徐觀其變。俟其定而撫解之。未晚也。已而邊奏至。阿里骨固無恙。

史記

卷六

特奏

七十一

契丹奏請歲給外。假錢帛幣。上以示王文正公。公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以此標朝廷之意耳。上曰。何以荅之。公曰。止當以微物。而輕之也。乃于歲給三十萬物內。各借三萬。仍於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次年復下有司。契丹所借金帛六萬。事屬微末。仰候常數與之。今後永不爲例。

光使烏林荅天錫來賀慶節。見紫宸殿。既罷。還其至書。因跪不起。要我以故事所無之禮。左右失色。虞公兄文。請駕輿。上入內。天錫色沮。公遣閤門傳宰相之令云。使人好禮。有詔放仗。使介還館。更相體責。乃因懷者。懇祈詰朝再見。上善。遂極恭順。朝論稱快。公下其事于邊郡。令檄虜中。天錫歸果獲罪。

高宗上僊。朝廷欲用顧仁側遣三使如虜中。周益公因執不可。謂今者事體不同。不當畏人而曲徇。金國賀生辰。使人到闕。上在喪次。議欲宣諭。仰歸。公奏賀禮固不可行。但彼遠來。止此體件發遣。朝廷更無一辭。于理未安。遂口占數語。令使者歸附奏。中外咸謂得體。

史記

卷六

特奏

七十一

阿春台遣使納款請并女直吐蕃聘約東廷臣多計之獨黃淮曰此虜奸謀使各爲心則易制并之難圖矣

文皇曰黃淮如立高崗無遠不見遂不許

王驥征麓楊川直抵金沙江西諸酋震怖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王師至真天威也驥遂勒石江

書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諸酋聽命遂班師

永樂間西番進一僧言通微三教九流堪爲中國帝師上曰豈無一人賞其學者左右以僧德琮薦亟召至各坐高几辯對胡僧談吐出入九經滔滔如注水

史事

卷六

特夷

士九

琮諫于應對有頃第問胡僧諱字之義應之頗遲琮乃大聲訓解反覆數千言曰此而不知焉用稱學胡僧羞恚合掌頂禮曰中國有人辭去

建炎之初虜使講和云使來必須百官郊迎其書在廷失色秦檜恬不爲意盡遣部省吏人迎之朝見使人必耍稱位此非臣子之禮是日檜令朝見殿廷之內皆以紫幕鋪滿北人無辭而退

孫資政汚出帥環慶宿管城值夏州遣奉使至或曰當選驛者公曰使夏國王自入朝亦外臣也猶當在

某下况陪臣乎差使遂宿白沙仁廟間而嘉之

宣和五年既命金人乞盟之請明年遣秘書省校書郎衛虜欽假給事中往賀虜酋生辰竣事而旋常驢外別贈使介各一玉錢虜王即宴坐起離席躬奉之左右傳觀皆驚愕太息錢之製如今之大者其文皆兵端豈虞我或視其國故外示厚禮俾巨測歟待之以禮荅之以簡與賓客言或許是爲得體杜正獻公以翰林學士館伴北使虜頗桀黠語屢及朝廷政事公稱美丹艱容詢之曰北朝嘗試進士出聖心得悟賦賦無出處何也虜使愕然語塞專對之式雖日台修成好唯恐失其歡心若彼稱爭恭願亦宜有以折其萌俾知有人焉于交鄰遇客初無作也

史事

卷六

特夷

八十

卷之七

性行

孝

弟

忠

義

廉

節

理學

誦智附

蔡中郎竹石

晉餘堂史取卷之七

龍城賀詳纂者

男久邪述

後傳金鑑

性行

曾子曰。自吾母而不用吾情。吾安所用其情。故不情者。君子之所甚惡也。雖若孝弟者。猶所不與。以德報怨。行之美者也。然孔子不取者。以其不情也。直不疑買金償。不辨盜嫂。亦士之高行矣。然非人情。其所以蒙垢受詆。非不求名也。求名之至也。太史公貌尼之。故其贊曰。塞戾傲巧。周文處譴。君子譏之。為其近史取

卷七

性行

一

于儀也。不疑蒙垢以求名。周文穢達以求利。均以為佞。儀之為言智也。太史公之論儀。世無曉者。吾是以疏之。

曾習嘗羊廉。而曾子不忍食羊廉。蓋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不能杯園飲焉。皆人子之情自然也。桓任後母生時。不食豬羊肉。任終身不以豬羊肉入口。

狠偶。二親病時。不能食肉。偶終身不食肉。

刁少雍。少為祖父紹先所愛。紹先性嗜羊肝。嘗呼少

癯共食。及解先卒。少雍終身不食肝。

史少卿。嫡母劉氏。嗜甘蕉。及父沙彌。終身不食甘蕉。

任昉。父遜。本性重檀榔。以爲常餌。臨終求之不得。好

者。昉亦嗜好。深以爲恨。終身不嘗檀榔。

石玄度。因病。殺所養白狗。以供湯用。臨死。言。溺不救

病。恨殺此狗。其弟法度。終身不食狗肉。

徐孝克。所生母患病。欲糲米爲粥。不能常辦。母亡後。

孝克遂常喫麥。有遺糲米者。對之悲泣。終身不復食

糲米。

史東

卷七 性行

二

解干文宗。七歲喪父。以種芋時。明年芋時。對之鳴

咽。如此終身。

袁昂。以父亡。不以理。終身不聽樂。

朱百年。家貧。母以冬月無衣。無絮。自是不衣綿帛。

劉曜。初爲外祖。誠實所鞠養。質既富盛。恒有音。曜

亡後。母沒十許年。曜每聞絲竹之聲。未嘗不感歎流

涕。

陶子綽。母嗜葷。母沒後。常以供奠。及後一冬。嘗葷不

得。痛恨慟哭。久而始寢。遂長斷葷。

薛天生。母遭艱。菜食。天生亦菜食。母未免喪而死。天

生終身不食魚肉。

江泌。母亡後。以生闕供養。遇鮭不忍食。江子一家食

苦。供養多闕。因終身蔬食。

薛元超。祖道衡。爲內史時。省中有磐石。嘗踞而草觀。

及元超。爲中書舍人。每見此石。未嘗不流涕。

路元。父必死。于難。隨方在。嬰襁中。及長。問其母。知

已。眉目類父。貌照觀之。頑絕于地。後終身不復臨鏡。

張根。父病。憂。戒。根。爲食。淡。母嗜河豚及蟹。母終。根

不復食。母方病。至鵝鴨則少蘇。後不忍聞鵝聲。

趙善應。父終。肺疾。每膳不忍以諸肺爲羞。母生歲值

卯。謂卯鬼神。終身不食兔。

徐仲車。以父諱石。平生不用石器。遇石則避而不踐。

或問天下用石多矣。必避之。然後爲孝歟。他日山行

奈何。徐曰。此吾私迹。則然。吾豈固避之哉。吾遇之。林

然傷吾心。乃思吾親。不忍加足其上耳。他日或有君

命。敢從私乎。

劉溫叟。以父名樂。亦終身不聽絲竹。不聽樂。分赴

內宴，聞鈞奏，輒涕泣移時。曰：若非君命，則不至于是。溫妻之心，固孝積之心也。然時人不能謂其大過。此無亦有類于李賀父名晉，肅不舉進士者歟。

顏氏家訓：吳郡陸爽，父開被刑，爽終身布衣蔬飯，雖羹菜有切割，不忍食。居家惟以採薪供厨。

江陵姚子，爲母以號死，終身不啖炙。熊康父以醉爲奴所殺，終身不復嘗酒。然禮緣人情，思由義斷，親以嗔死，亦當不可絕食也。

南史張殷，長兄璋，善彈琴，殷以其生母劉，先葬此枝，東取。

卷七 性行 四 閻璋爲清調，便悲感頃絕，遂終身不聽之。

戴顓，及兄勃并授琴于父，父沒，所傳之聲，不忍復彈，各造新弄。

北史魏孫紹，兄世元，善彈琴，早卒，紹後聞琴聲，便涕泗嗚咽，拾之而去。

齊劉孝綽，善草隸，自以書似父，乃變爲別體。

尸子云：曾子每讀喪禮，泣下沾襟。史記：劉徹讀樂毅傳，輒流涕。

楊雄悲屈原，不容于世，作離騷，悲其文，未嘗不流涕。

晉王褒傳：褒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爲廢蓼莪之篇。

王元方，誦詩至夢我篇，必哀咽不已。南齊書載：顧歡事，亦然。

梁武帝爲，每論孝子傳，不終軸而悲慟。

趙郡王子獻，四歲喪父，初讀孝經，至資于事父，輒流涕歎。

楊敞，其舅子問敞，讀詩至渭陽未耶，敞便號泣。舅子亦對之歎，敞情感所至，不能自己。如此，前單有言，讀

史記 卷七 性行 五

諸葛武侯出師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忠。讀李今伯陳情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孝。讀韓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友。嗚呼！蓋信乎其然也。

王充論衡：謂書傳稱曾子出薪，客至，曾子母從曾子臂痛，馳歸，此虛也。母臂痛，曾子臂亦痛。母死亦死乎。余按：孝子傳，蔡正者，曾參門人，來侯參，參採薪在野，母臂右指，旋頃參歸，跪問母何患，母曰：無參日，曾請右臂痛墮地，何謂無。母曰：向者客來，無所使，臂指

呼汝耳。其事如此。克亦何用辯之。親之遺體。本非三氣孝子之心。念念在親。疾病病癢。豈容無感。人子弟恐不能如參之至孝耳。按神記。曾子從仲尼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曰。思汝。曾子曰。參之孝。精感萬里。此事雖未必然。而孝子之心。恭實有自。省者。克何用深辯之。

蔡順。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噬其指。順即心動。素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噬指以悟汝耳。此則曾子事也。何足疑乎。

史記

卷七

性行

太

鄭子產聘晉。中道心痛。遣人還家問母。母曰。忽心體不調。憶汝耳。

余齊仁。爲邑書吏。謂人曰。此者肉痛。心煩。有如割切。必有異故。已乃其父在家。病以信至。

鄒陽王恢。鎮蜀。所生母費太妃。于都不豫。恢未之知。一夜忽夢還侍疾。及覺。憂惶廢寢食。俄而都信至。太妃已殤。

臧盾。隨父宿直廷尉。左手中指痛。不得睡。及曉。家報其母暴亡。

南陽宋元卿。爲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在外。輒心痛。大病則大痛。以此爲常。

庾黔妻。徙居陵。令時父易在道。遭疾。黔妻忽心驚。舉身流汗。卽日棄官歸。視父病。幾不濟。

阮孝緒。于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返。孝緒之母。豈不真有識哉。

劉瑯。隨蕭驛在淮南。母建康遭疾。瑯弗之知。忽一日舉身楚痛。尋而家信至。母病卽覺。瑯當身痛之辰。

史記

卷七

性行

七

卽母忌之日。

裴納之。從平原公至并州。其母智。暴得心痛。納之是日不勝思慕。心亦驚痛。乃請急而還。

後周齊王憲。母太妃舊患。屢經發動。憲衣不解帶。扶持左右。憲或東西從役。每心驚。母必有疾。乃馳使參問。果如所慮。

裴敬真。在長安時。忽泣涕不食。謂所親曰。大人每有痛處。吾卽輒然不交。今日心痛。手足皆麻。得無感乎。

意婦。果同父喪。

張志寬爲里尹在縣。忽稱母疾。取給。縣令問故。志寬曰。母嘗有所苦。志寬亦有所苦。向患心痛。是以知母有疾。今忽以爲妖異。遣人馳驗。如言。乃異之。克之不信。曾子之事。猶是今矣。

崔渾至孝。母病。祈請以身代。覺病從十指入。俄而偏身。母遂安。

司馬池將試殿廷。心動不能寐。自恐其母有疾。及至內門。徘徊不能入。因語其友。友告以疾。遂號慟而歸。唐伯虎父游瀘南。伯虎發得父書。亟歸家。既覺。心動。

東原 卷七 性行 人

急走瀘南。父已病甚。

劉德嘗旅榕城。一日。心忽如失。流汗遍體。疾奔抵家。母病已亟。

魯賈。樞戶部主事。未上。一日。覺心悸。尋得父書。筆勢顛縮。卽辭歸。比至家。父已有風疾。

張之賢。爲利津縣吏。以事至濟南。忽心悸。亟馳而旋。父病已三日。古今書傳。此類甚多。末由悉舉。夫蜀山洛鍾。應無或爽。在于孝子。理宜感覺。誠孝所寄。天地鬼神。且爲之動。而況血氣實爲我生者乎。或問子。

身疾苦。父母嘗有覺否。父母鮮不愛其子者。事當更多于子。不足爲訓。故書傳弗及。

後魏朱備之。守滑臺。安頡圓之。其母在家。乳汁忽出。母哭告家人曰。我老非復有乳汁時。今忽如此。兒必沒矣。報至。其日循之。爲頡擒。此亦其一事也。

昔周有申喜者。以其母。聞乞人歌于門下而悲之。動于顏色。謂門者。內乞人之歌者。自覺而問焉。曰。何故而乞。與之語。蓋其母也。秦人論之曰。父母之于子也。子之于父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草莽之

東原 卷七 性行 九

有華實也。若樹木之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神出于志而應乎心。兩精相得。豈待言哉。嗚呼。得其理矣。

封卓妻劉氏成婦。一夕卓官于京師。後以事伏法。劉氏在家。忽然夢想。知卓已死。哭泣。毀噙之不止。經旬。因聞果至。遂憤嘆而死。然則人合之情。誠愛所至。亦未有不通。如劉氏者也。

後漢卓茂。陞丞相史。常出行。有人認其馬。茂解與之。

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乃朱挽車去後馬主得匹者乃詣府送馬

劉寬常出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罪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謝之有

曹節素以仁厚稱隣人有以豕者與節豕相類詣門認之節不與爭後所豕自還其家主人大慚遂所認豕并辭謝節節笑而受之

劉虞居鄉有失牛者骨體毛色與虞牛相似因以爲史取

卷七 性行

是虞便推與之後主自得本牛乃還謝罪

晉王延家牛生犢他人認之延于無多其人後自知妄認送犢還延叩頭謝罪延仍以子之不復取也

朱冲有鄰人失犢認冲犢以歸後得犢于林下大慚以犢還冲冲竟不受余謂失主妄認不辭辨而達與之已非人情若歸而受之嘉其悔過不猶痛乎而遂不復取夫私恩不足以歸德小廉未足以比義而子

人以無故之懷陷人于不贖之罪若延與冲者甚矣蘇東坡當讀梁史謂劉凝之爲人認所著屨印子之

後得所失屨後還之不肯取

沈麟士亦爲隣人認所著屨麟士笑曰是卿屨耶卽于之後得所失屨麟士笑曰非卿屨耶後受之士大夫出處當如麟士不得如凝之也蓋麟士胸中釋然凝之有意若延冲亦凝之類

漢不疑常爲郎時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同舍郎覺金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之後告歸者至而歸金同舍郎大慚

後漢陳重爲郎同舍郎有告歸迎者誤持辭舍郎神史取

卷七 性行

十一

以去主疑重所取重不自申說市神以償之後迎親者歸以神還主其事乃顯

晉桑虞常行寄宿逆旅同舍客失脯疑虞爲盜虞默然無言便解衣償之主人曰此舍數失魚肉鷄鴨多是狐狸偷出君何以疑人乃將脯主徧尋體間果得之客求還衣虞杖之不顧

宋徐積借人書冊經夕還之人知其不校乃譏曰冊中有金葉先生還謝費未償金聞者皆不平強使歸金終不受

元驚對常出遇一婦人失金釵遺傍從對拾之謂曰殊無他人獨翁居後耳對今隨至門取家釵以償婦後得所遺釵愧謝還之與前數事相近然解承脫釵見非本物買金市補大費經營近于曲意以成人之過婦情以納已干汙矣孟子曰人能克無受爾汝之責無所往而不爲義盜賊之名豈特爾汝伐國之間尚深歛責孔子必察顏回之管飯孟子不償館人之素屨疑之輒子塙嘗何名還而不受合意前在直躬君子宜皆無取焉

史記 卷七 性行 十二

東漢初王郎遣將攻信都大姓馬寵等開門內之敗李忠母妻時寵弟從忠爲校尉忠倍殺之諸將皆驚曰家屬在手中殺其弟何猛也忠曰若縱賊不誅是二心也世祖聞而美之因資遣歸救老母妻子忠竟辭

五代後唐烏獲少事趙王鎔鎔爲張文禮所殺獲從符習計文禮而家在趙文禮執獲母子妻十餘人招僕獲不顧文禮皆斷手鼻縶至習軍軍中不忍正視獲奮激厲志先士卒攻破鎮州

晉范延光之反也以李彥珣爲步軍都監使守城招討使楊光遠知彥珣那人其母尚在遐遣人之邢取其母至城下示彥珣以招之彥珣望見自執殺之及延光出降高祖拜彥珣房州刺史

元石珪本宋祖孫守道之裔孫也金真祐南渡兵亂珪聚兵山東與宋爲敵而逃歸於元及渡淮棄其妻子于金山宋將追而好語之不顧妻子皆沉于淮珪因降元與金戰于曹州被擒不屈蒸殺于市彥珣以身從賊而手殺母忠孝之賊也廣德假手于敵然

史記 卷七 性行 十三

不能一聞耳忠之母妻僅而完幸也殺其母若妻志也且馬寵在敵寵弟在忠非同謀矣若之何淳熙之相及也夫古之人固有爲其君棄其妻子者以爲大誼所在則私愛可割也珪爲金拒宋殺其妻子可也何者固以金爲君也爲宋拒元殺其身亦可也何者宋又其故君也今也既爲元拒宋殺其妻子後爲元叛金殺其身何爲哉

隋堯君素者守河東唐兵攻之又賜金券待以不死君素無降心其妻又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天命

有屬。君何自苦。身取禍敗。君素曰：天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子以爲若君素者，其志可哀。

已。其身在于君，而其妻寓于敵，得而殺之。妻死于不辱，以殉其夫。臣死于不降，以從其君，不亦光乎。

後漢管寧，幼時鄰有牛犯寧禾，寧牽于自深處飲食。過于牛主，牛主大慚，若犯嚴罪焉。

晉朱冲，有牛犯其禾稼，冲屢持芻送牛，而無恨色。主愧之，乃不復爲暴。隋李士謙有牛犯其田者，士謙牽

至涼處飼之。過于本主，昔人謂牽牛以蹙人之田而奪之牛，夫牽牛以蹙人之田，過矣。而奪之牛，則已甚矣。若三先生者，蓋雖其家奴僕，不爲。

後漢承官，避地漢中，與妻子家陰山，肆力耕種，禾黍將熟，人有認之者，官與之不較。

況趙殷，有比居擅耕其田數十畝，種之，以語殷，殷曰：我自以借之耳，耕者聞之，慚謝還地。

吳鍾離牧，會稽人居永興，躬自墾田種稻二十餘畝，臨縣，縣民有認之者，牧即推與之。縣長聞之，召民徭

獄，欲繩以法，牧爲之請，不可，乃促裝還山。縣長自往

止之，爲釋係民，民慚懼，率妻子，奉所取稻，得六十斛，米送還牧，牧閉門不受，民輸至道傍，莫有取者。

郭翻，居貧無業，欲墾荒田，先立表，經年無主，然後乃種。及熟，有認之者，悉推與之。縣令聞而詰之，以稻還

翻，翻遂不受，爰認人禾，擅耕人田，勿子之可也。力不能辦，義不屑爭，孰與之亦可也。若鍾離牧者，不過乎。

彼縣長爲法錄豪，何以逮爲之請，彼縣民爲誼釋罪，何以嚴爲之辭。大將以明已之不較，而不虞其縱人

之愆惡，將以旌已之不貪，而不虞其阻人之遷善乎。

此其不可之大者矣。翻之不受，事亦類此。又後漢北海淳于恭，家有山田果樹，人或侵盜，輒助

爲收採。又見偷割禾者，恭急其規，因伏草中，盜去乃起，里落化之。

會稽陳郡與民紀伯爲鄰，伯夜竊灌野地，自生，見之，伺伯去後，密拔其灌一丈，以地並伯，伯覺之，慚懼

此還所侵，又却一丈。范元瑛，常山行，見人盜其松，元瑛遽歸以白其母，母問爲誰，答曰：所以退，畏其愧恥。今言其名，願不

于是母子秘之。或有涉溝盜其荷，元瑛即因伐木，橋以渡之。自是盜者大懼，鄉無復草竊。

晉范初春，邑人臘夕，盜砍其樹，人有告者，晉陽不聞。邑人愧而歸之，喬往喻曰：「卿節日取柴，欲與父母相歡娛耳，何以愧爲？」

秦虞有園在宅北數里，瓜果初熟，有人踰垣盜之，虞以園援多棘刺，恐踰者見人驚走而致傷損，乃使奴爲之開，盜及偷負瓜將出，見道通利，虞使除之，乃送所盜瓜叩頭謝罪，虞乃惓然，盡以瓜與之。

史康 卷七 性行 十六

隋士謙家僮嘗執盜栗者，士謙慰諭之曰：「竊屬所致，我無相責，速令放之。」

張文謂常有人夜竊刈其麥者，見而避之，盜聞厥情，棄麥而謝，文謝慰諭之，自誓不言。

孔寺丞牧，有民盜伐所種竹木，家僮執之，牧見而釋之，且謂其所欲之數，欲斫而益之。盜者愧謝，所居園圃近水，民有夜涉，亦盜蔬果者，牧嘆曰：「曉時添水，或有陷溺，卽爲製橋，盜者漸不復渡。」開道關，鑿製橋，便竊，武未發而輒匿，或既獲而就逮，雙惡縱好，率非人。

情然盜亦有人心焉。一發其伏，將終身自棄矣。○隋盧景衡，嘗行至海陵，所乘馬爲他牛所觸死，牛主陳謝求還價，景衡謂之曰：「六畜相觸，自關常理，此豈人情也？君何謝焉？拒而不受。」

李士謙，奴嘗與鄰人董慶因醉角力，慶扼其喉，墮于手下，慶惶懼請罪，士謙謂之曰：「卿本無殺心，何爲相謂，然可速去，無爲吏所拘也。」

東漢宋則子年十歲，與蒼頭共習勞，欺蒼頭弦斷矢，獻謀中之而死，奴叩頭就諒，則察而恕之，賴川荀英，

史康 卷七 性行 十七

深以爲美。唐韓滉，有幼子，弟澗抱弄之，因失手墮地死，滉哀其妻必母哭，曰：「恐傷小郎意，四事皆人所難，然慮以物賤，則義愈重。」李以人疎，則命自輕，此輩所爲，德毛易舉耳。宋添體于人情，韓爲念乎天倫，故能損忿就平。抑哀處冲，此非養性定而見理明曉然乎？老牛舐犢，孔鷄搏狸，豈人忌諸，而人異乎物者？正以物稟一至，而人包五常，爲能靈應時出而不窮，吁，斯豈可與庸俗道也。

發漢公沙穆嘗養猪有病使人賣之于市云當告買者言病。既取其直。賣猪人到市即售。亦不言病。其直過傾。穆怪問其故。鬻半直。追以還買猪人。語以猪實有病。欲賤賣。不圖賣者相欺。迺取賈直。買者言買賈定約。亦段辭錢不取。穆終不受錢而去。子謂此穆終當不受錢。買者固宜取廉錢去。因以成穆之美。然買者亦不取。可謂難矣。穆不得獨爲君子也。

梁明山賓家甚貧困。嘗貸所乘車牛。既售受錢。山賓語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治差已久。恐復脫發。無容更取。

不相語。買者遠追取錢。

危整者。買鮑魚。驅舞秤權。陰厚整。魚人去。祖請曰。公買止若干斤。已爲公密倍入之。願界我酒。整大驚。迎魚人數里及之。聞以值。又飲。祖醉。酒曰。汝所欲酒而已。何欺寒人爲。

宋魯叔卿。家苦貧。心存不欺。嘗買江西陶器。欲貨于北方。既而不果行。有從之轉售者。與之既受直矣。問將何之。其人曰。欲効君前策耳。叔卿曰。不可。吾聞北方新有饑饉。此物必不時泄。故不以行。余豈宜不告。

以誤子。其人即取錢去。二君之忠信亦穆也。然買者遽還其直去甚卑。豈無成于二君乎。

晉庾亮所乘馬有的顛。殷浩以爲不利主。勸亮賣之。亮曰。安有已之不安而移之於人。浩慚而退。

北史皇甫亮所居宅墜下。樑榜賣之。將買者或問其故。亮每答云。爲宅中水淹不泄。雨即流于床下。由此宅終不售。

魏陳元方。東郡賣小宅。家人將就直矣。元方曰。此宅甚好。但無出水處。買者因辭不買。

史記 卷七 性行

十九

後周孟信。家貧。惟有一老牛。其知子賣以供薪米。耕泰訖。信遠從外來。方知其賣。因告買者曰。此牛先來有病。小用便發。君不須也。杖其兄子。買者嗟異。苦請不得。

宋陳亮咨爲翰林學士。日有惡馬不可取。雖鬻傷人多矣。一旦諫議入廐。不見是馬。因詰園人。遇曰。內翰賣之商人矣。諫議遽謂翰林曰。汝爲貴官。左右尚不能制。旅人安能畜此。是穆禍于人也。遂命取馬而償其直。戒終老養其馬。

建昌南城陳策者，首買驥，得不可被鞍者，不忍移之他人，命養于野廬，俟其自斃。其子與驢驅計，因經過官人喪馬，即磨破驢背，以銜買之。既售矣，策聞追及，告以不堪。官人疑策受也，移之策，請試以鞍。凡凡終日不得被，始謝還焉。有人從策買羅綺者，策不與，其人曰：向見君幣有之，今何靳？策曰：然，有所錢而沒，歲月已久，絳力摩脫，不任用。公用以嫁女，安可以此物病公哉？數公物有不堪，不欲欺人而售。與山賓叔卿，售于人而不欺，其用心同，而不售更善。然數君或

史東

卷七

性行

二十

取其贏而二君乃不幸當其乏，不得已而售之。人欲者子之，姑取其重之實，固亦君子之事也。

北魏寇傳賣物與人，而利得絹一疋，傳後知之，乃曰：得財失行，吾所不取。訪主還之，竊高其行，然不能信。其中道與否，偶記他書。溫公自陝歸洛，以俸餘買布，洛布價高，即以賤價賣之。南軒先生曰：不如伊用塢泰，有來問麥價者曰：依市價，欲損之，不答。今若減價，便是近名。乃知傳前事終涉有意。又北史趙禾嘗有人遺禾鐸數百枚者，禾與子善明溺之市，禾索絹二

宋孔琳之爲御史中丞，劾奏尚書令徐羨之，弟璉之辭釋琳之，使停其事。琳之不許曰：我獨忤宰相，政當罪止一身，汝必不應從坐，何須勤勤耶。

孝武時，戴法興、戴明寶、巢尚之，三人權重當時。凡所屬達，言無不行。天下輻輳，門外城市，顧慚之獨不降意。蔡興宗與顧之善，嫌其風節太峻，顧之曰：辛曉有言，孫劉不過使吾不爲三公耳。顧之常以爲稟命有定分，非智力可移。惟應蔡已守道，而聞者不達，妄意從停，使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原著定

史東

卷七

性行

二十二

命論以釋之。

王僧虔從會稽太守，阮佃夫家在東，請假歸，客勸僧虔以佃夫要幸，宜加禮接。僧虔曰：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此輩。彼若見惡，當拂衣去爾。佃夫言于宋明帝，使御史中丞孫曼奏僧虔坐免官，尋以白衣領侍中。陳蕭引後主即位，爲中庶子建康令，時宦者李善度、蔡脫兒等多所請囑，引一皆不許。引族子霽諫引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亦宜少爲身計。引曰：吾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爲李蔡致屈。就令不平，不過免職耳。

吳璣竟作飛書。李蔡誣之。坐免官。卒於家。

趙宋李垂累修起居注。丁謂執政。未嘗往謁。或問其故。垂曰。謂爲宰相。不以公道副天下望。而恃權怙勢。觀其所爲。必遊朱墨。吾不在黨中。謂聞而惡之。罷知亳州。遷潁昌。三州明道中還朝。李康伯謂垂工垂字曰。文學議論。稱于天下。諸公欲用爲知制誥。但宰相以舜工未嘗相識。蓋一往見之。垂曰。我若昔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爲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見大臣不公。常欲面折之。焉能趨炎附熱。看人眉睫。以冀推挽乎。道之不行。命也。執政知之。出知均州卒。於垂者。其辛願之徒與。

史記

卷七 性行

二十三

是過。服道履正。無求于人。或以術命語過。過曰。自然之分。天命也。樂天不憂。知命也。推理安常。委命也。何爲逆計。未然而乎。吾于是乎有戚。

人之操行。莫先無爲。能不僞。雖小善可觀。積累可以成其大。偶則雖有甚善。不持久之難以欺人。亦必有自怠而不能自德者。吾涉世久。閱此類多矣。彼方作爲大言以掠美。率爭鋒厲之行以誇衆。孰不能竊取。

須臾之譽。或因以得和。然外雖未知。未有不先爲奴婢窺其後而竊笑者。雖欲久。未可乎。今吾父子相處。固自閨門之內。而賓客從吾游者。未嘗不朝夕左右。入吾室。並吾席也。吾固無善可稱。然終日之言。苟有一毫相戾。何獨有愧。鄉黨里鄰。尚能服服汝曹之心哉。嘗記歐陽文忠與其弟侄書有云。凡人勉強于外。何所不至。惟考其私。乃見真僞。此非其家人無與知者。可以普諸紳也。

史記

卷七

性行

二十四

漢和洽謂曹操有言。天下人才。德各殊。不可一節而取。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又云。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爲可經。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簡殊塗。勉而爲之。必有疲弊。古之立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訕之行。則容隱僞矣。操善之。陸子靜門人某來謁朱晦菴。常裹頭巾洗面。晦菴謂其門弟子曰。事至于過當。便是僞。亦以洽告操言爲善。斯言也。已經大儒印證。世觀人者。可無考其實乎。

胡威之。父子以清慎名。世祖問威之。卿清孰與父。威曰。臣清不如臣父清。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

以不如。杜正獻公銜書言作官第一清。畏難求人知。苟欲人知。同列不謹者。果必謝已。爲上者。又不如明察。適足取禍。但優遊其間。默行之。無魏于心可也。呂東萊言凡治事有涉權貴。須平心看理所在。若有理。固不可避嫌。故使無理。若無理。亦不可畏禍。曲使有理。政自見得無理。只須作尋常公事看。斷過後不須拈出說。尋常犯權貴取禍者。多是張大其事。避不畏強禦之名。所以處不能平。若處得平。穩受貼。彼雖不樂。視前則有間矣。然所以不欲拈出者。本非避禍。蓋

東坡

卷七 性行

二十五

此乃職分之常。若特然看做一件事。則發處已自不是矣。鄒道鄉記范丞相語云。人作好事。不堪再說着。說着便不中。是如此。

王景文常以盛滿爲憂。屢辭位任。明帝不許。然心忌其外戚貴盛。竟賜以死。景文非不知足止者。而不能脫高危之禍。君子蓋嘗悲之。嗚呼。物極方思避。勢窮始求退。已心則爾。人誰亮之。古人謂富不如貧。貴不如賤。蓋亦就其位極而言。避焚溺中。逃溺山巖。非過應也。景文自表辭楊州時。帝與書曰。人於貴要。但問

心若何耳。又曰。貴高有危殆之懼。卑賤有填壑之憂。有心避禍。不若無心。在運存亡之要。巨細一揆耳。此言不爲無理。景文亦獨奈之何哉。帝賜景文藥。景文方與客棋。神色不變。局竟。以教示客。府兵皆試。景文止之。乃作墨啓答教致謝。飲藥而卒。此則景文之賢。明帝負之。君子所爲悲之者也。

東觀漢記。北海靖王睦。顯宗之在東宮。尤見幸。而睦性謙恭。好士。名儒宿德。莫不造門。永平中。法憲頗峻。睦乃謝絕賓客。放心音樂。歲終遣中大夫奉朝賀。召

東坡

卷七 性行

二十六

謂曰。朝廷設問寡人。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仁慈。敬賢樂士。臣雖蠻蠻。敢不以質。睦曰。吁。子危哉。此乃孤幼時逢趙之行。大夫其對孤。樂辭以來。志意衰情。綠色是娛。狗馬是好。使者奉命而行。

齊江夏王鋒。陰昌初爲侍中。及明帝知權。藩邸危懼。江祐嘗謂王宴曰。江夏王有才行。亦善能匿。越以琴道授羊景之。羊景之著名。而江夏掩能于世。非惟七絃而已。百氏亦復如之。鋒聞嘆曰。江祐遂復爲混沌。猶眉欲益反斲耳。寡人聲酒是能。狗馬是好。豈復一

毫于平生哉。當時以爲話言。夫欲效北海隱迹。而所遇非顯宗之世矣。鋒嘗忽忽不樂。著修栢賦見志。曰既殊群而抗立。亦含真而挺正。豈春月之自芳。在霜下而爲盛。衝風不能折其枝。積雪不能改其性。雖坎壈于當年。庶後凋之可詠。明帝謀殺諸王。遂遣人逼害之。江祐聞其死。流涕曰。芳蘭當門。不得不鋤。其修栢之賦乎。夫此鋒自著其平生。而所自見。又自建于所嘆。江祐之言。其及禍亂世宜哉。

據政府而展私門。則士之隻語凶節者。且重跡踴慶

異事

卷七

性行

二十七

而集矣。固不可也。若關道學之門。設游談之肆。以收召後生。辨析名理。游揚聲名。尤未見其宜。蓋勢權所出之人。所歸雖附。職集。茅靡波流。必有樞衣執經之名。幻處囊彈。缺之實者矣。昔漢孔光自爲尚書。則止不教授。陳寵自任樞機。輒謝進門人。蓋自見此。黃瓊教授于家。徐穉從之。咨訪大業。及瓊貴。穉絕不復交。劉安世于司馬溫公。義訂師生。恩抗父子。然平居持節。同訊往來不絕。及公登政府。則未嘗有書。蓋造經席。則師于諸弟。候政府。則相于庶寮。固自不同。愚願

今之先達。寧爲孔光陳寵。後進之士。當爲徐穉于劉元城也。

杜齊。潁川陽城人也。去官還家。每謂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杜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齊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齊知昱激已。對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爲。聞惡無言。隱情恤已。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業力行之賢。而當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容糾之。使明府賞罰得中。令同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慚服。持

異取

卷七

性行

二十八

之彌厚。或問二千何如。答曰。孔子稱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陶簡居鄉。似不能言者。如季陵常道也。逆勝之言。詭詞而出。推賢黜惡。佐政于理。有周南之志可也。史稱張九齡與嚴挺之善。欲引爲相。謂挺之曰。李尚書方承恩。足下宜一造門與款。挺之素薄林甫。竟不請。挺之可謂持正能不阿矣。九齡非阿人者。而敬挺之乃如此。

昔杜預在鎮。數餽遺洛中貴要。或問之曰。吾恐爲害不求益也。九齡蓋以杜預事爲挺之計。九齡善挺之。

而教之以是取相。則九齡非愛挺之者也。然則預之餽遺貴要。欲免禍也。亦豈君子所爲之事哉。

宋林大中落職歸。客或勸大中通僞胄者。大中曰。吾爲夕郎時。一言承意。豈閒居至今日。客曰。縱不求福。蓋亦免禍。大中曰。禍不可求而得。禍可懼而免耶。

陸務觀有言。禍有不可避者。避之得禍。禍甚。既不隱而仕。小則譴斥。大則死。自是其分。若苟違譴斥而奉

承上官。則奉承之禍。不止失官。苟逃死而喪失臣節。則失節之禍。不止喪身。人自有懷中而不能逃。禍難

史職 卷七 性行 二十九
者。固不可強。唯當躬耕絕仕進。則去禍自遠。

宋田況知制誥。因奏事論及政體。仁宗頗以好名爲非。意在違守故常。況退而著論曰。名者由實而生。非

徒好而自至也。堯舜三代之君。非好名者。而鴻烈休德。俾若日月。不能纖勝者。有實美而然也。設或謀約

自守。不爲妖閭庸明之事。則名從而晦矣。雖欲好之

可得耶。夫爲人上者。志于有爲。名非所當據也。薛季宜未除大理正時。言近世武以好名累士大夫好名。特爲臣子學問之累。人主爲社稷計。惟恐士不好名。

誠人人好名畏義。何鄉不立。仁宗稱善。遂有是命。夫上之取下。亦在作愛其好名而已。好名則畏義。人臣

好名。雖未能一一誠于盡忠。亦失不爲不盡忠之事。陳垓爲太常博士。嘗屢以書告丞相史彌遠。欲其警

悔修務。彌遠召垓問曰。吾甥殆好名耶。垓曰。好名孟子所不取也。夫求士于三代之上。唯恐其好名。求士

于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

東坡于伊川。猶晉溫嶠之與于臺也。嶠喜傷語。臺以禮法自居。而二人各相得。談事諧戲。願以禮法自持。

史職 卷七 性行 三十
執深嫉其不近人情。每加玩侮。咸隙立黨。交章互詆。

何諫高坐道人在丞相坐。恒偃卧。兄臺肅然改容曰。彼是禮法人。臺不賢于願。而臺能以禮法人。兄重于

不爲禮法之世。劉整恃才縱誕。服飾詭異。無所拘忌。嘗行造人。遇蔡克在坐。整終席。慚不自安。整不賢于

東坡也。伊川所遇。亦不幸矣。

朱子嘗言。某向年過江西。與子靜對語。有劉淳叟都。不管。獨去後面角頭。學道家打坐。被某罵云。使某與陸丈言。不。亦有數年之長。何故恁地作怪。又云。

徐處仁知北京日。晨會僚屬。治事訖。復會坐設廳上。說平生履歷。州郡利害。政事得失。及前言往行。終日危坐。僚屬苦之。嘗暑月會坐。有秦兵曹賸賸。餘屬聲叱之起曰。某在此說話。公却賸賸。豈以其言爲不足聽耶。未論某是公長官。只論鄰曲。亦是公丈人行。安得如此。叫客將撥取秦兵曹椅去。大劉之。應。浮秦之。昏憤氣。直是可惡。何幸。長者猶有不屑之。教後生宜戒。

陸象山謂其門人曰。此道本日用常行。近日學者却

史事 卷七 性行 三十一

把做一事張大虛聲。名過于實。起人不平之心。是以爲道學之說者。必爲人深排力詆。又曰。世人攻道學者。亦未可全責他。蓋自家驕其學色。立門戶。與之爲敵。曉曉騰口。實有所未平。自然起人不平之心。某平日本嘗爲流俗所攻。程上南最攻道學。人或詰之。程云。道學如陸某。無可攻者。蓋其初無勝心。日用常行。自有使他一個敬信處。陸所謂道學見攻者。得微指朱子乎。朱子其有勝心者乎。陸氏門人記一學者。自將巷處來。其拜跪語言頗怪。日見必有所陳。至四日。

所言已盡。力請辭語。答曰。吾未暇詳論。然此間有一箇規模說與人。今世人淺之爲聲色臭味。進之爲富貴利達。又進之爲文章技藝。又有一般人。都不理會。都談學問。吾總一言斷之曰。勝心。學者然。後教日言動頗從常。吾于是知陸氏之以勝心謂勝巷也。今以朱陸辨。無極書觀之。其誰有心也。

羽以振山蓋世之雄。一坑降卒二十萬。眉容不斂。是必缺作心肝者。然當垓下訣別之際。寶玩珠玉。了不經意。惟眷眷一婦。悲歌慷慨。情不自禁。漢高受命。

史事 卷七 性行 三十二

非天人與。能決意太公呂后。而不能決意戚姬。杯羹可分。笑惕自若。羽翼已成。欲歇不止。乃知尤物移人。雖大智大勇不能免。而況其他乎。

王相公且性儉約。初無姬侍。其家以二直省官治錢。真宗使內東門司呼二人者。資限爲相公買妾。二人告公。公不樂。然難逆上旨。遂聽之。初沈倫家破。其子孫鬻銀器。直省官議以銀易之。白公。公曰。吾家安用此。及姬侍既具。呼二人問昔沈氏賢尚在可求否。二人謝曰。向私以銀易之。今見在也。公喜。用之如素。有。

聲色之移人如此。聞雲長忠肝義膽。可對天日。而昏曹公求泰宜祿妻。曹又殺而自取之。宋璟正色立朝。而善辨鼓。風潮花。以是觀之。退之中。秋夜琵琶。見于張籍之詩。范文正慶朔堂前花。著于鄱陽之石刻者。祭其生平。可弗信矣乎。周恭叔少年能娶育女。伊川以爲不能。而後來又身偶賤婦。

杜祁公衍。兩帥長安。其初守清食。寒飲簡薄。相俸不許升廳。服飾粗質。禪至以布爲之。及再至建會。或至夜分。自索歌舞。或繫紅囊肚勒鼻。吳曾湯錄。以爲公之通變。子不知何也。趙開道爲鐵面御史。乃悅一營妓。令老兵夜召之。有頃。又令人促之。豈鐵面而柔勝乎。胡澹菴游外北歸。飲胡氏園。爲侍姬黎倩作詩。殊累其爲人。朱子胡氏客館觀壁間詩。自誓云。十年湖海一身輕。歸到梨園却有情。世路無如人慾險。幾人到此誤平生。爲胡發也。賢者于此。且倡以自誓。現在他人。吾聞老聊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善哉魯男子。吾所願學者。

三國高順諫呂布曰。將軍舉動有失。輒言譏。譏豈可

史記

卷七

性行

三十三

數乎。唐賈林諫德宗曰。陛下性急。此性不改。憂未幾也。此豈獨人上所當知。世有同病。願書爲藥石。

宋大觀中有葛繁者。嘗爲鎮江守。有士人問其所行。繁曰。予始者日行一利人事。嗣後或二或三。或數四。或十。今四十餘年。未嘗少廢。又問何以爲利人事。繁指坐間踏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壓人足。予爲正之。若人得。予與杯水。皆利人事也。但隨其事而利之上。自相相下。至乞丐皆可以行。唯在常久而已。

史記

卷七

性行

三十四

言費思量。萊公有言。學者要在隨性以修。至于成德。皆可入聖。若不揆性而遠求。恐反喪本真。終亦無所至。他日又言。大凡使人爲善。須就其性中做。性中若無。雖強之。終不能從。此皆以性說。才上說。韓退之言。孔門弟子。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亦是謂性近是者。學此爲易得耳。歐陽永叔言。性近者得之易也。材性信是如此。朱子云。人全是資質定了。其爲學也。只就他資質所尚處。添得些小好而已。歐嘗知開封府事。所代包孝肅公。以威嚴御下。各畏都邑。公簡易循

理不求赫赫之譽。有以包公之政。屬公者。公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建。吾亦任吾所長耳。是故漢之程李。唐之李郭。治軍不同。而同歸于能將。人材性。豈可強相效耶。

徐節孝。自東萊。兩公議論古人一事。其見偶合。茲爲拈出。節孝云。與人不苟合。可知其所守之正。楊紹以清儉在位。天下之士多。散衣爲儉。以求合于紹。惟武元衡素好鮮美。不改所爲。至其議論。則未嘗苟從。蓋惡衣食。未足以爲賢。惟不苟合。乃可以見其人。東萊

史事

卷七 性行

三十五

亦云。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易車服。以求高名。而徐邈不改其常。大凡人多爲世態習俗所驅。有爲善所驅者。有爲惡所驅者。不爲惡所驅。猶可用力。至于不爲善所驅。方始見胸中有所立耳。此兩論最精微。儒者制行以已。合污世。同流俗。雖忠信廉潔。而不免爲鄉愿。奚取哉。

劉靜修退齋記云。快老氏之術。以往則莫不以一身之利害。而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于誤國而害民。然而特立于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而彼方以

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而不疑。而人亦莫之奪也。當是時。以孔孟程朱自居者。無幾人。其肯必有飲寄。乃又爲劉仲祥著盡齋說云。近世士大夫。多以頭蓋椎魯。人所不足之。稱以自覺。彼其人。未必真有是也。亦非故爲是謙。托而然也。或爲老氏之說。以爲天下古今。必如是而後。可以無咎。而近道。恭儉而自全也。則擇而取之。而其意。則將以自利而已。然則靜修低低而置之不置。其殆爲許魯齋與。

史事

卷七 性行

三十六

以爲于人不撓。可以任情獨肆。怡才者。忌其功。以爲于人無借。可以樹威倚勢。故其流皆迄至焉。余見隋酷吏傳。冠庫伏士文者。可以謂之清矣。若趙仲卿者。可以謂之能矣。而皆暴于猛獸。故云。

人知惡做官貪財。不知一愛做官。其貪也彌甚。荀子云。盜名不如盜貨。陳仲史。劉不如盜也。陳仲史。猶不是貪官。職者。朱子云。人奉身儉約之甚。充其標。上食糟壤。下飲黃泉。却只是愛官職。或云似此等人。分致勝已到底。日不得如此說。纔有病便不好。然朱可。

以分數論也。只愛官職使統父與君也。取此論最精當。孔子嘗論鄭夫不可與事君。其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此得失初不以世間阿堵物言也。華歆請淵為道。豈要受人餽遺者。只一愛做官。又何所不至耶。

酒之有藥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其觀過知人之謂乎。梁車新為鄧令。其姊往見之。值暮。郭門閉。踰郭而入。車新因則其足。晉郭奕為雍州刺史。有慕姊隨其之官。姊于僕僕多有奸犯。為人所紀。奕按省畢曰。丈夫取

史記 卷七 性行

三七

夫豈當以老姊求名。道而不問。人情相迷如此。

晉親舒為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為畫善而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毓初不知其善射。舒容範閑雅。緊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嘆而謝曰。吾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豈一事哉。王湛入晉。以為痴。兄子濟常詣見。床頭有周易。問叔何用此為。湛曰。體中佳時。聊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剖析玄理。濟始嘆服。既而辭去。湛送至門。濟有從馬絕舞乘。問叔頗好騎否。湛曰。亦好之。因騎此馬。姿容既妙。迴旋

如紫。善騎者無以過之。還白其父。渾曰。辭始得一叔。乃濟以上人也。武帝亦以湛為痴。每見濟。問卿家痴叔死未。濟曰。臣叔殊不痴。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出濟以下。親舒以上。夫人有隱德者。未易為人知也。

餘冬序錄。謂新裁之論士之品有三。有志于道德者。有志于功名者。有志于富貴者。按見氏客語中。已有此語。子謂此語亦非獨見氏。此三品者。亦不獨士為然。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此志于富貴者。而不足以與乎功名也。中天下而立。定四海

史記 卷七 性行

三十八

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此志于功名者。不足以與乎道德也。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窮居不損焉。此志于道德。而功名富貴不足以言也。此自為人君者。有此三品也。又曰。有事若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此志于富貴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此志于功名者也。有天下民者。達可行于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此志於道德者也。有大入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此則和順于道德。而志又不足言矣。此自為人臣者。亦有此三品也。

孟子曰君之視臣如犬馬云聞擊人者弗與之同國弗與之共天。視其君者易至是。既君之而譬之可乎。非所以教人爲臣也。漢賈傳曰主上遇其臣如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遇其臣如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其旨稍平。然曰以犬馬自爲則非矣。夫主遇我以犬馬。我獨不得爲麒麟鳳乎。

一室不掃。窓草不除。此細務也。偶整飾所不及耳。問者無心而答者未免有意。一則曰大丈夫當掃除天下。一則曰自家生意一般。不幾爲綺語贅語乎。卽謂

史記

卷七

性行

三十九

違心之談。取辦口給也可。謂不得已托之寓言亦可。夫掃除雜剋之役。非必其身親之也。其或然或不然。亦非所謂以細行能累太德者也。余試折之曰。一室之不掃。安問天下。而荆棘生庭。亦將護之自家生意耶。彼將何辭以對。

大凡舉事。輕捷則易成。繁重則難濟。春秋時宋人殺楚使者。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屢及于皇室。劬及于幾門之外。車及于蒲胥之市。何其輕捷也。澶淵之役。寇軍與真宗論親征。上欲入。準曰陛下不可入。人則不

出矣。于是高要在殿下大呼。遣還子卽擁以行。亦何其捷疾。舉事須知此。乃能屢難成功。此却非倉卒所致。須平時有備。有謀。規模定。統令明。然後臨事之時。上下始能相應。蓋亦不出易簡二字而已。東坡云。于釣之牛。制于三尺之童子。彈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狻之奮擲于山林。大抵易簡則輕捷。繁難則重滯。

郭仲晦謂劉信叔曰。處事實以簡易。簡則繁。易則難。便不費力。乾坤之大。使萬物由其宰制。亦不過此二字。況于人乎。仲晦此論。可謂洞見天地萬物之理。且

史記

卷七

性行

四十

以用兵言之。韓信多多益辦。只一簡字。狄武襄夜半破虜營。只一易字。

張悅爲侍郎。有四川監司某者請教。公曰。川行甚險。州縣卑官。携妻帶往者。實以舉命博升斗祿。脫不測。舉家羣魚腹矣。君勿以鞭撻斥去之。

李子奇遊維揚。有因賞納鑑銀于官。而無從出。嘗甚李欲周之。友人笑曰。揚州詞賦之人。數萬。雖鑿家難過也。李曰。不然。吾及耳目中人耳。安問其他。徐有貞酒中。忽問門下士杜童曰。汝謂何等人。可作

宰相望謝不知。公曰：左邊堆數十萬金，右邊殺人流血，目不轉睛者，真宰相也。

張寧晚年無子。禱于家廟曰：寧何陰禍。至辱先人。傍一妾迷云：誤我輩。陰陽耳。公即日嫁者數人。

有僧住山，或謀棲之，僧乃挂草鞋一雙于方丈前。題詩云：方丈前頭挂草鞋，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廊底

從來潤，未必枯。體就處埋。余謂士大夫主就亦當知此。傷誠齋立朝時，計料自京還家之裏費，貯以一簍。

編置卧所，戒家人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櫛。日日若促

卷七 性行

甲一

裝者。余又聞昔有京尹，忌其名，不携家，唯敝篋一擔。每展起，則撒帳卷席，食畢，則洗鉢收箸，以往。棒棒飲飯于庭事前，常若逆旅人。游行行者，故學持囊強，拒絕。宦寺悉無所畏。余曩在太學，嘗館一貴人之門，一日命市薪六百貫，有卒微嘲，謂其徒曰：朝士今日不知明日事，乃買柴六百貫耶。余因歎士大夫之見，有不如此卒者多矣。

黃融與臨晉書云：為忠甚易，得宜實難。憂人太過，以獨取怨。此即困夫子子游之言，而推廣之者也。子曰：

忠告善道，不可則止。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此猶為事君交友者言耳。今且骨肉離裂之間，有以逆耳而生嫌隙者矣。夫奚艾分痛，因以熱腸而蒙冷眼。獨謂諱疾忌醫，終為不起之疾。臨解無及，是誰之誤耶。故于路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千古而下，不能不三致嘆焉。

古謂老者為老成。蓋老然後成也。蓋不老不成。經說不老不可割。智者淑世故多。至老而愈智。仁者積功

行日久。至老而愈仁。為家業者，老而後可以多蓄。志

卷七 性行

甲十二

功得者，老而後可以登籍。今南在中年而動聲淹滯，畢竟是英氣不除。

魯男子謂將以吾之不可學，惠之可。而孔子稱其為善學惠者。善其能自審也。朱晦菴嘗語門人言：今學者之病，如學孔子，便學微服過宋。君命召，不俟駕見。南子與佛胎召，欲往之類，有多少處不學。却只學此，是其不如魯男子之不可矣。

釋氏本意，欲教人為善，矯之太過。而至千滅倫理。空宇宙，遂使天下指西方聖人為道術之蠹，刺公本意。

欲致主堯舜執之太堅。而至于任蔡更制元氣。遂使天下指南方。幸相爲治術之賊。師蔡氏無欲之教。而有以責其虛。體刑公有爲之念。而善以通其義。亦何益。何賊之有。古人務援引世俗。故深人。或強作淺語。今人務自高。故淺人。或強作深語。

孟子養氣之說。甚乃引北宮黝輩。何也。戰國之尚氣。俱猶東晉之尚風流。聖賢欲因世風引之人道。故不妨以吾之精粹。與彼之糠粃。參觀互陳。

朱文公告陳同父云。真正大英雄人。都從戰戰兢兢。

史事

卷七 性行

第十

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氣血粗豪。却一點使不着也。此論于同父。可謂頂門上一針矣。余觀大禹不矜不伐。愚夫愚婦。皆謂一能勝子。而鑿龍門。排伊闕。明德美功。被千萬世。周公不矜不才。勞謙下士。而東征三年。赤舄几几。屢說屢變。卒安周室。孔子俯仰于鄉黨。在宗廟朝廷。似不能言者。而却萊夷。墮三都。誅少正卯。便有一變至道氣象。此皆所謂真正大英雄也。後世之士。殘忍冠核。能聚飲。能殺戮者。則謂之有。不關脾胃坐。無忌憚。無顧藉者。則謂之有氣。計利就

便善。擇聞善傾覆者。則謂之有智。一旦臨利害得喪。死生禍福之際。鮮有不顛沛離亂。震懼悶越。而失其守者。况望其立大節。預大變。擇往乾坤。昭洗日月乎。此無他。任其氣稟之偏。安其識見之陋。驕恣傲慢。不知有所謂戰戰兢兢。深履薄之工夫故也。

武問書云。有容德乃大。言有量也。曾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言有勇也。然則量之與勇。義與德乎。愚曰。凡橫逆之來。祇違我躬者。固當弘量以容之。如蒿相如。謹避廉頗之辱已。李沆不較在生之謫。呂

史事

卷七 性行

第十

蒙正不問朝士之名可也。若事係天常。人紀之大。當我以義。豈容姑息。如舜誅四兇。周公誅管蔡。孔子誅少正卯。漢高祖斬丁公。是皆發于義理之勇。謂之無量可乎。有徒姑息爲事。不知以義理裁之。小如胡廣馮道之頭銚無恥。大如魯莊公宋高宗舍垢包羞。是父兄不共戴天之仇。是皆見義不爲無勇也。謂之有量可乎。易曰。包荒用馮河。包荒量也。馮河勇也。知易之道。知其勇與量之用乎。

或問浦江鄭氏家範如何。愚曰。卓哉雍睦之義。歸然

史記

卷七

性行

第五

薄俗之靈光也。胡可及哉。或曰。斯義也。古有之乎。愚曰。周時一夫受田百畝。仰事父母。俯育妻子。不過數口而已。未聞合族而食也。諸侯大夫之家。立宗子以統族人。使之聽屬昭穆。不至渙散而已。亦未聞合族而食也。或曰。先王胡爲不以此義訓天下。愚曰。先王蓋慮其勢或有難行也。情或有有不順也。是以勢言之。世遠則祖宗視廟。情乖則兄弟則牆。夫妻且有脫輻之隙。婦姑不免反唇之譏。矧族之人。親盡服盡。而情盡猶望人耶。苟欲其聚于一門之內。而妻族之能保無才角木炭者乎。將一一繩之以家訓。則法非官府。人有忤心。以情言之。夫既合族而食矣。則凡飲食諸需。悉制于長族者。孝子之養親也。飲每食必有酒肉。將飲必請所與。可專送乎。慈母之愛孩提也。飲以梨栗而止啼。可專送乎。卑幼之厚親友也。飲以杯酒而合歡。可專送乎。將人人各遂其願。則家莫差池。其之統紀。夫勢有難行。情有不順。是以先王不敢強之也。卽有能然者。則褒嘉之寵錫之表厥宅里。以樹風聲。夫豈鄙夷其義而莫之訓耶。或曰。然則古禮有合

史記

卷七

性行

第六

族以食之禮如何。愚曰。非此之謂也。古者世祿之家。合族而食者。以服世降一等。齊衰一年四會食。大功一年三會食。小功一年再會食。緦麻一年一會食。服盡則不及焉。非集族而會食也。宋人記趙韓王宅園。經畫造作。件于禁省。韓王以太師歸第。百日而薨。子孫皆家京師。罕居之。故園地亦以扇鑄爲常。歲時惟斷養輩。擁養負歸其間而已。夫人生天地間。寓也。所寓勢不得久。而又不能安于所寓。人亦何苦求飾所寓爲哉。范文正公在杭時。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圃爲逸老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體可外。况吾屋也。吾今年六十。來日無幾。乃謀治第樹園。顧何時而居乎。吾所患在位高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居故易得。而面郡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其得常遊。謀偶。陳吾遊者。豈有諸已而後爲樂耶。休賜之。宜以嗣宗族。若曹遵吾言。毋以爲慮。人能知先公所言。無唐人惟展畫圖看之歎矣。讀書而不應舉。則已矣。讀書而應舉。應舉而登科。

登科而仕。仕而以氣違。苟不違道。千幾皆無不可也。而世有一種人。既仕而得祿。反謬夢然以不仕爲貴。若欲棄之者。此豈其情也哉。故其經營有甚于欲仕。或不得闢而人。或故爲小異以去。因以遲留。往往遲竊名以得差官。而不辭。世終不厭也。有言窮書生長。擢頭而得傍頭。長服茶而得服茶。此豈求不仕者哉。自夫體用之學不明。人已楚判而爲二。遊豫目疑之。習相安。故雖終身立朝。而言出必以山林爲樂。凡于歸士。每盛辭以棄金其難及。不然。則衆請致養。此風

史記

卷七

性行

第七

歷古然也。如雲臺爭似釣臺高。范文正原子陵之句也。雁之先受後樂。果相乎耶。若止有釣臺而無雲臺。則矣漢之統。誰爲賴之。斯臺之發。誰爲平之。天下何時寧一耶。范公至是賞詞臺。而先受之致。終無釋然時矣。他日公有詩云。但得諸公依日月。不妨老子臥林丘。此則君子適中之言耳。彼操施之士。雷鳴電震。欲于宦達之場。戰助名。李封爵。而不自知其爲廊廟。格野素之儒。月鬼風冠。欲于溪山之內。爭閒靜。分滋味。而不自知其爲林泉。鄉。廊廟豈能格人。林泉豈

人人心自格之。自病之也。解其格。遷其病。時行時止。身世兩無所作。非聖哲曷與。故極言之。論以此身遇乾坤。則老伶選多了一鍾。論以乾坤生此身。則許由寧贊在一瓢。聖賢之中道。可以用造物。可以忌造物。故茅茨之堂。坐帝堯于上。而禹司空稷司農。契司徒。大舜總攝于其間。始開闢得個太和乾坤。洙泗之流。坐孔子于上。而由諫兵。求漢財赤。談禮。曾點。顏子其間。亦成就得個斯文字宙。

史記

卷七

性行

第七

出世用世之別。吾接之古之至人。未有不兼用者。亦未有不兼用者。天下惟智者廢視。聾者廢聽。不替不聾。而曰吾無樂于親聽爲也。有是事義。身在世中而強言出世。夫世何可言出也。棲泉而匿石。泉石亦世也。朋黨而侶禾。農禾亦世也。吾且舍其所爲君臣父子夫妻兄弟者。而泉石之與居。禾鹿之與遊。君父何依。禽鳥何親。則亦不情之甚而已。孔孟之教。未有不主用世者也。其日出世必依傅佛氏。然吾聞佛以濟度衆生爲大事。因緣。甚至攝入龍虎畜生諸段。度一切八世之苦。而致用之精。未有踰佛氏者也。如以

無住不著爲由。古之聖賢。有天下而不與。皆用世。皆出世也。嗚呼。農圃醫卜之屬。挾一焉。皆思以自效。備者一體天地萬物。而曰無志用世。有是理哉。才可大成。志匪小說。度聲勢有所約結。展縮不自由。朝驅暮走。所恃幾何。不如捨去。豪傑之士。處此。其亦有不得已者乎。而在者。謂之以爲高。固者。飾之以自固。嗚呼。豪傑之心。其愈以不自爲已。

大道平平淡淡。本無神通。謂世間人。無論大聰明衆。總爲神通二字所誤。凡其慕仙慕佛。談玄說空。要

夏原

卷七

德行

四十五

歸之求神通而已。不知神通卽爲怪幻。非幻不顯神通。神通者。無常之伎倆。曾老釋之所不屑。而謂聖賢光明正大之學。青塵落此坑阱乎。故學者但知打破神通。而學問之大頭腦正矣。世間神通。却成見識。曾見兒時喜爲兒舞。放稚子之戲。大是神通。一到漸長。稍有知識。見此神通。便自羞赧。今大人君子。不以神通爲羞。而以神通爲奇事。此亦丈夫而稚子者也。楊朱治老子。墨翟治禹。孟子言其無父無君。又甚之。子禽獸。幾于酷吏苛辭矣。若以孔子差等百王之服。

而照禹世。則楊墨之源不深。其流亦必不長。彼孟子之排。亦將不久自熄。何者。世方決性命之惜。以爲官貴。安肯如楊子之不取一毛。世方後分事。盡身圖安。肯如墨氏之庠庖放臚而利天下。妨道害民。其唯鄉愿乎。使其通官機。適俗性。故能深投小人之好。而且以久流于世也。然楊墨真而鄉愿偽。試思泣岐悲燕。是何等心期。卽墨子字宋一端。已爲今古奇蹟。若令世有若人。又何暇謂其無父無君之流弊。卽目之爲忠臣孝子可矣。

夏原

卷七

德行

五十一

死者大盜也。傳說非六王五霸。曰堯不慈。舜不孝。禹淫佚。湯武放殺。五霸暴亂。及死而操金錐。令以盡日下見六王五霸。吾將脣其頭。夫沒齒而猶不忌。甚乎其惡之也。雖然。斯惡夫不慈孝。與淫佚放殺暴亂也。非惡夫六王五霸也。以六王五霸爲不慈孝淫佚放殺暴亂。該非也。謂不慈不孝淫佚放殺暴亂而惡之。非非也。故斯爲不知人。未謂不知道也。故曰盜亦有道焉。後世則知其人慈且孝。非淫佚放殺暴亂。而惡之有。不如斯者多矣。

或問張無垢舍卒中患難中處事不亂是其才耶抑其識耶先生曰未必才識了得必其胸中器局不凡素有定力不然恐胸中先亂何以臨事古人平日欲涵養器局中此也又問處事當何如先生曰迷不知思便不如當用心不如平心又問當官臨事何如先生曰切戒躁急急則先自處不暇何暇治事加以猾吏姦民窺伺機便以乘其利非特害人于已甚害

孟子曰養心莫善于寡欲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聖賢拳拳然以欲爲害道可不慎乎劉元城南遷

東事

卷七

性行

五十一

日嘗求教于涑水翁曰聞南地多瘴設有疾以貽親憂奈何翁以絕欲少疾之語告之元城時盛年乃毅然持戒惟謹趙清獻張華屋至撫劍自誓甚至以父母形象設之帳中者蓋其初未始不由于勉強久乃相忘于自然甚矣欲之難遣也如此坡翁曰脈氣養生難在去欲蘇子卿嚼雪咬蘊搯指出血無一語少病可謂了死生之際然不免與胡媚生子窮海之上且如此况洞房綺綺之下乎乃知此事未易消除香山翁佛地位人晚年病風放妓猶賦不能忘情吟王

東事

卷七

性行

五十二

然則疾疚者安知非吾之藥石乎孔孟皆力詆惡人余少不能了以爲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終愈于不爲忠信廉潔之人何傷乎而疾之深也既泛觀古今君子小人情偽之際然後知聖賢之言不徒發也彼不爲忠信廉潔者其惡不過其身人既曉然知之則是非亦不足爲之惑乃非其情而矯爲之則名實顛倒內外相反苟用以濟其姦何所不可爲方孔孟時先王遺風餘澤未遠猶有能察而知之者所憂特厥德而已後世先王之道知者無

幾不幸染其習而勿悟。則將舉世從之。莊子所謂小成易方。大惑易性者。其爲患豈勝言乎。

性無善無不善。此論性也。非所謂性相近乎。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此論習也。非所謂習相遠乎。有性善。有性不善。此論夫一定也。非所謂上知下愚不移乎。古今論性。止孔子三言。便約而盡。已無遺矣。苟公都子特析爲三說。覺生異同。故孟子獨主性善一說。以破之。而不知公都子稱引。原卽孔子三言。而孟子辯之。爲強爲贅。通設其難。而還自攻也。奈何後儒又依

史記

卷七 性行

五十三

文訓詁。而靡一折衷乎。又昔人有論性者。謂性之善惡分。而善惡之中。又各有分。譬之覆水于地。其廣狹曲直。長短縱橫。隨水所覆。各自爲狀。水本無情。覆者何意。而人之善惡。亦猶是矣。此較孟子博激之論。尤爲親切。可與范絳以風花辨因果意相發明。馬援謂梁松實固曰。凡人富貴。當使可復賤也。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嗚呼。富貴而不可復賤。此騎虎之勢。不可不懼。此言不可不勉。思也。吾見往事人之富貴。欲求復賤而不可得也。多矣。

史記

卷七 性行

五十四

宋丁謂嘗致日。忽舉一事。語客曰。昔江南國主鍾愛其女。常從容謂大臣曰。吾止有一女。姿儀智識。特異于人。不可不爲擇佳婿。須得少年美風儀。廣才學。而門閥高者。或曰。洪州劉生。爲郡參謀。年方弱冠。丰骨秀美。又大門第。嘗任貳師。博學有文。足以充選。主命召至。一見大悅。尋尚主。拜附馬都尉。鳴珂耀玉。豪華富貴。冠于一時。未開歲。公主忽告風。國主不勝其哀。怒曰。吾不欲復見劉生。其一切官物不與。遣歸洪州。生恍疑夢覺。觸目如故。然則其他日。亦不失爲劉生。謀坐中失色。未幾果有海康之行。家籍于官。子然南歸。回顧前日。亦一夢也。夫謂業已知之矣。而竟不免。豈非富貴之不可復賤之一明驗也歟。子華子云。人之性。其值水然。水之原本甚繁。而無有衰穢。其所以湛之者。久則不能無易也。是故方圓而折。湛于所遇。而形易矣。青黃赤白。湛于所受。而色易矣。矧勿滌激。湛于所聞。而响易矣。洞澈彼容。湛于所容。而態易矣。賦淡芳臭。湛于所染。而味易矣。凡此五易者。非水性也。而水之所以爲性者。周然矣。是故古

之君子慎其所以謹之。

人言爭名于朝。爭利于市。今也不然。爭利者于朝。爭名者必于山林矣。

邵子曰。凡處失在得之先。則得亦不喜。若處得在失之先。則失難處矣。必至于預獲于以爲此善處得失之際也。

孟子曰。不仁者而可與言。云。後人伐之。嗟夫。雖其君至狂。就有自毀自伐者乎。惟不可與言。而至于毀且伐。是亦自毀自伐之已耳。又曰。自暴者不。

云。與
東原 卷七 性行 五十五

有爲也。嗟夫。雖其人至愚。就有自暴自棄者乎。惟不足與言。而至于暴且棄。是亦自暴自棄之已耳。蓋知足以距群下。威足以震游內者。桀也。知足以距讎。辨足以備非者。紂也。斯二主者。非無敏博齊捷之才也。而饒然不懼以行其惡。此獨夫之雄也。此自毀自伐者也。強足以拒敵。辨足以備非者。跖也。其談說足以飾邪。榮集其強。無足以返。是獨立者。少正卯也。斯二子者。非以辨知聰達之名也。而然然不遇以行其德。此寡人之靡也。此自暴自棄者也。

鼓盆而歌。荷殯而隨。嘉死而輕生也。夫嘉死而輕生。與食生而懼死。俱未離乎生死之域耳。鑿坏而逐。負石而沉。羞富貴而樂貧賤也。夫羞富貴而樂貧賤。與服貧賤而慕富貴。俱未脫乎富貴貧賤之矜耳。

象山與羅春伯書云。宇宙無際。天地開闢。本只一家。來書乃謂自家屋裏人。不亦陋乎。謂之自家。不知義爲他家。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他家。君子之心。未嘗不欲其去非就是。舍邪適正。其估終不悞。則當爲夫之上六矣。舜于四凶。孔子于少正郭。亦治其

東原 卷七 性行 五十六

家人耳。象山此論。可謂渾厚高明。且以我朝言之。自慶曆以前。未有君子小人之名。所謂本只一家也。故君子未嘗受禍。自慶曆以後。君子小人之名始立。則有自家他家之分。故君子受禍。一節深于一節。

漢唐宋之小人易知。宋朝之小人難見。熙寧以後之小人易知。熙寧以前之小人難識。蓋自古小人之所以悞國者。聚歛也。嚴刑也。用兵也。而宋之目爲小人者。自欽若丁謂始。然欽若則諸獨負。釋條四。丁謂則諸罷兵。盜蠻寇。與君子之處事何異。惜其入政府以

後慮得慮失之心生而數節易行矣故當時知二子之奸者王旦李沆而已。

嚴氏死士大夫多以自標曰某昔曾從彼幾于罹怨者曰某昔托病請告而差與同朝者當國者信其說輒輸之笑官不次楊叔山死士大夫亦多以自標曰某昔欲與同劾大奸而爲人所忌者曰某昔經紀其喪事厚恤其妻子者當道者信其說亦輒輸之笑官不次余嘗謂君子小人爲死不同皆有益于人也如近日遭逢事敗而一時中外士大夫重舊舊案廣庸

卷七 性行

五十七

公車而執爲君子執爲小人其事絕類之矣

宋之亡也死節者非一人閩門死者非一家予不能具論獨憶漳州破破進士尹敷爲二子行冠禮人詰其近敷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于地下耳應舉令人盡殺其家先是理宗時元太子破成都入文州守臣劉銳集其家人盡飲藥以死有幼子纔大歲飲藥時猶下拜受之左右感動嗚呼可怪也死節美事閩門死節尤奇事于安思謙之但春秋三大夫有見

國亂將非其子托之鄰壤者孔明輔先主與徽爲難

史通

卷七

性行

五十八

操下江南孔明先遣其家移出陸中夫穀直銳知時不可爲隱之深山可如不忍坐視身出爲國不携家累亦可且穀既不惜生死于目前何惜天冠于地下銳子纔六歲無論不知節爲何物併不知棄能殺人吾相拜而受之政如平日梨栗止啼之態嗟哉何其忍也發巡發矣享士人猶議其爲虐梁惠王率所愛子弟殉葬孟子深異其不仁夫必待死而後爲節則首陽二餓夫民到如今不稱矣若二子者毋洩

過中失正君子所不滿歟或曰其樂死也因以倡明道學之功而得其正其死之果也未必不以過泥道學之故而失之迂
陸象山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愚謂庸人豈能從天下也哉擾天下者惟奸作聰明暨大奸大惡然觀商鞅李斯之擾秦秦弘羊孔理之擾漢李林甫之擾唐王介甫之擾宋謂之庸人可乎自夫斯言之出也世之庸人乎凡天下事有必至之憂巨澗之溺往往以此藉口誰肯壓杞人憂天之念哉

人若之愚暗柔弱。不足以公其聞。公聞者必剛俊明察之君也。譽之人家不肖之子。不足以破其家。其破家必輕俊而無簡者也。在人臣。則真小人。不足以亂國。其亂國者必僞君子也。蓋真小人其名不美。其肆惡有限。僞君子則既竊美名。而其流惡無窮矣。是放唐之公不在僞昭。而在德宗。宋之亂不在京下。而在王安石。或曰。子何以想真小人。余曰。子不觀白樂天詩乎。狐假女妖容猶淺。一朝一夕迷人心。女爲狐媚。客邸深。朝朝夕夕迷人心。樂天豈忽狐哉。

史事

卷七

性行

五十九

改過不吝。從善如流。固好。然于事上也略審覆行何害。又曰。事之有失。人以爲言。固當卽改。然亦更須詳其本末。然後從之爲善。向見舉錯之間。多有以一人言而爲之。復以一人言而罷之者。亦太輕易矣。從之輕。則守之不固。必矣。

張湯之爲父。而有張安世之子。劉歆之爲子。而有劉向之父。許敬宗之爲祖。而有許遠之孫。韓侂冑之爲孫。而有韓琦之祖。人之賢否。不係于世類。于舜禹朱均已見之矣。

謝上蔡見明道。舉經史不錯一字。頗以自矜。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上蔡爲之汗背。或問朱子玩物說何意。曰。只是矜字。上蔡後見明道看史。依舊點字字點過。心又不服。朱子云。明道不取上蔡語記。爲心不是理會道理。只欲誇多鬪美爲能。若明道看史。則意思自別。此爲已爲人之分也。鄭觀言上蔡平日說話。到軒輊處。必反巾褲袖。以見精采。上蔡自知病痛盡在矜字。自云。用一年工夫。只是去此一字。而朱子謂其後來矜候舊在。說道還愛揚揚地。上

史事

卷七

性行

六十一

蔡才高。言論宏肆。其用工處。亦非不確實。而病不易除如此。

包孝肅孤笑比黃河清。時人謂其難得笑。南朝宋王玄謨性嚴。未嘗笑。時人言玄謨眉頭未曾伸。北朝魏元長性剛毅。雖有吉慶事。未嘗開口笑。孝宗遷都。長以代尹眉鎖。因別賜長酒曰。聞公一生不笑。今方隔山河。當爲朕一笑。竟不能得。五行之氣。偏有所不入。六合間。亦何事不有。信然。曹操飲鴆酒。喚野葛。夏

疎服疏黃鍾乳。豈亦其所稟異耶。

漢高祖謂項羽曰。吾翁即若翁。此解理意甚長。左氏傳齊敗于鞏。晉人欲以蕭同叔子爲質。齊人曰。蕭同叔子者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孟子曰。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然則非有殺之也。一間耳。高祖之語。與此暗合。史稱不修文學。而性特達。此類是也。項羽迄不殺太公。有感于斯言矣。乃知驚猛之人。胸中未嘗無天理。特在於有以發之耳。大凡應大變處。大事須是靜定。安重。如周公之赤昌。几几是也。漢武帝因不移步。識霍光。因不轉盼。識金

東寧

卷七

性行

方十

日碑。亦是窺見靜定。疑重處。故逆知其可以托孤寄命。韓魏公之疑立。亦此類也。歐陽公謂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形容得最好。然魏公亦只是天資。至如司馬公。則加以學力。尤不可及。如更新法。傳欽之。蘇子瞻勸其防後患。公起立拱手。仰視厲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此多少大力量。方能爲此言。張宣公云。使某當時應答。不過曰有利社稷。追極其他。只如此說。已自好。安能如公之言。更不論一已利害。想其平日所養。故臨事發言。能中理如此。

王欽若孤注之說。譬喻剴切。使其山裏而非貝錦之爲。則與老成謀國。深思遠慮。其揆一也。何可廢哉。初真宗駐蹕澶淵也。遣王旦留守東京。旦奏曰。十日之內。未有捷報。當何如。真宗然其言。良久曰。立皇太子。斯時也。真宗無聊賴甚矣。蓋旦之慮。即孤注之處也。厥後劉豫入寇。趙元鎮請高宗親征。喻于才止之曰。公此舉有萬全之策乎。萬一蹶跌。須嘗後門。而元鎮從之。蓋于才之慮。亦孤注之處也。故曰君子不以人廢言。嗚呼。孤注一也。由寇準之貶觀之。則爲謔言。以靖

東寧

卷七

性行

方十二

康之禍驗之。則爲格論。白圭治生。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而卒以致富。索製好學。不應辟命。棄衆人之所收。收衆人之所棄。而卒以成德。愚論李干麟論文。亦曰衆所不解之中。有神解。衆所共尚之中。有大非。惟傑者自命。不逐人腳下行。此於去取之義。有冥會。又桓廷尉有謂人所應有。已不必有。人所應無。已不必無。姜夔謂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難言。我易言之。此等語。皆不從人腳下行者。理會之。天下事。思過半矣。何況文哉。

名利壞人。三尺童子皆知之。但好利之弊。使人不獲
顧名。而好名之過。又使人不獲顧君父。世有妨親命
以潔身。諫朝廷以費直者。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大凡事物。不可求其全美。且如人之技藝。或能詩。或
能書。但有所長。則可矣。能詩者。又欲工文。能書者。又
欲工畫。或又欲旁通諸藝。如琴。棋。簫。竹之類。不惟耗
散精神。抑且糜費財用。借使其全。譽滿天下。恐造物
忌其名矣。又如人之受享。或美田宅。或備玩樂。但有
所具。亦足矣。得隴者。又欲望蜀。有一者。又欲求二。或
又有多方謀致。爲損人益己之事。不惟得罪名教。抑
且消折受用。借使如意。富傾一國。恐是神賊其室矣。
天下之事。不止此二端。亦非言所能盡。在達人觸類
而長之耳。

月中則長。月盈則虧。天道之盈虛也。否。滄。泰。來。泰。極
否。來。人事之盈虛也。二者循環。相爲倚伏。故古人有
永成缺。祗。屋成缺。開之。戒。慮其盈耳。虧則有漸滿之
理。滿則有漸虧之機。虧而不滿者有之矣。未有滿而
不虧者也。君子知其然。是故居上不驕。富而好施。聰

東事

卷七

性行

本十五

東事

卷七

性行

六十四

明若愚。愚樂不經。克其類。凡遇濫快情之事。皆當權
節退讓。不使其或過。則可以永保身名。長守富貴矣。
夫富貴功名之事。姑不暇論。至于文章技藝。亦莫不
然。如李杜詩之盛也。而放逐困窮。韓柳文之宗也。而
貶竄抑鬱。王東野。賈浪仙。蘇東坡。黃山谷。諸公。皆于
時不偶。是可知矣。嘗見世人。少有聰慧者。必欲技巧
威精。好尚一偏者。必欲極備全美。未有不累其身者
也。蓋榮祿勢利。天之所以彰有德也。吾有之而不知
有人。恐神明見嘆矣。聰明智巧。天之所甚愛惜也。吾
有之而欲其至足。恐造物相忌矣。記曰。微不可長。然
不可經。志不可滿。樂不可極。至言哉。

諺智

中山陰姬與江姬爭后，司馬喜請見陰姬，公爲書計。公稽首曰：「誠如君言。」喜即奉書詣中山王曰：「臣聞趙強卽中山弱，臣能弱趙強中山。」王悅而見之。喜曰：「臣願乞之趙，觀其地形險阻，人民貧富，君臣賢不肖，商榷爲資，未可預陳也。」乃見趙王曰：「臣聞趙天下善爲音容，佳麗之所出也。今來至境，人都是邑，人民淫俗，容貌顏色，殊無佳麗，好美者以臣所見多，間流無所不至。未嘗見人如中山陰姬者，不知者將以爲神，其容貌顏色，乃帝王之后，非諸侯之姬。」趙王大悅曰：「吾願請之何如？」對曰：「非臣所敢議。」願王無泄。喜歸報中山王曰：「趙王非賢君也，不好道德而好聲色，不好仁義而好勇力，聞其欲請陰姬，中山君作色不悅。喜曰：『趙強國也，請之必矣，不與之，卽社稷危。』與之爲請矣。笑王立爲后，以絕趙王，請可也。」遂立爲后。趙王亦無請也。

史記

卷七

諺智

六十五

汲黯公孫弘在漢武朝，一日同語，黯廷詰弘曰：「齊人多詐，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

史記

卷七

諺智

六十六

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上然弘言。弘茲言雖黯直，亦不得復與辨。弘置事而言，不敢以所議與黯辨。茲弘所以爲詐爲不忠也。黯之知弘密矣。他日又言弘三公祿多，然爲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病夫三公爲布被，與小吏無差。以其謀譏，茲奪之。弘始爲武帝言人臣病不節儉，茲爲布被以傳節儉之言，而黯詰之，故遂自任以詐弗辭。而帝益尊之。黯兩言弘詐，弘一不辨，一自任。皆有術存焉。小人機鋒，巧于避就如此。黯將奈之何哉。漢靈帝時，中常侍張讓有監奴典任家事，成瑨、蘇孟佐、黃連、饒鳳與奴朋結，傾竭饋問，無所遺愛。奴咸從之，同其所欲。佐曰：「吾望汝曹爲我一拜耳。」時賓客求謁讓者，車常數百千兩。佐請讓後至，不得進。監奴乃率諸蒼頭迎拜于路，遂共舉車入門，賓客咸驚。前佐善于讓，皆爭以珍玩賂之。

高錫第一勝，表恩讓以仇士良開節取狀頭，錯庭遭

之思謙遜願屈聲日明年打春取狀頭第二年錯知
舉誠門下不得受替題思謙自懷士良一紙入貢院
既易以紫天趨至階下白錯曰軍容有狀為表思謙
秀才錯不得已遂接之書中與思謙求龜兆錯曰狀
元已有人此外可副軍容請思謙曰早吏面奉軍容
處分表秀才非狀元請侍郎不放榜錯俯首良久曰
然則娶兒表學士思謙曰早吏便是思謙人物堂
堂錯見之改容不得已遂從

宋王欽若為太常丞判三司理欠憑出司時母賓古

史記 卷七 諸帝 六十七

為度支判官嘗言天下通預自五代迄今理督未已
民病幾不勝矣僕將啓之欽若一夕命吏勾披成數
五日上之真宗大驚曰先帝不知邪欽若徐曰先帝
固知之而與陛下收人心爾即日放通預一千餘萬
釋係囚三千餘人帝益器重欽若小人之情未有不
摸小人之善者欽若判尚書都省修冊府元龜或奏
贊所及欽若自名表首以謝即移誤有所遺問成書
吏但云楊億以下其所為多類此小人之情未有不
附過于人而以善自歸者真宗嘗示喜雨詩宰相王

旦袖歸曰上詩有一字誤寫莫要進人收却否欽若
時為樞密副使曰此亦無害密奏之帝曰謂旦曰昨
日詩有誤字何不奏來旦曰臣得詩未暇再閱有失
上陳惶懼再拜謝諸臣皆拜獨樞密馬知節不拜具
以實奏且曰王旦累不辨真宰相器也帝顧旦笑焉
欽知小人之情于欽若傳求之思過半矣

紹興中王鉄帥番禺有狼藉聲朝廷除司諫韓璜為

廣東提刑令往廉按憲治在韶陽韓纔建臺即行部

指番禺王憂甚寢食幾廢有妾故錢糖倡也問王公

史記 卷七 諸帝 六十八

何憂王告之故妾曰不足憂也璜即韓九字叔夏舊
游妾家最好歡須其來強邀之飲妾嘗有以敗其守
已韓至王郊迎不見入城乃見岸上不交一談次日
報焉王宿治具別館茶罷邀進郡園不許固請乃可
至別館水陸畢陳役樂大作韓取踏不安王麾去伎
樂陰命諸倡淡粧詐作姬侍迎入後堂劇飲酒半妾
于簾內歌韓昔日贈詞韓聞心動狂不自制曰汝乃
在此耶即欲見之妾隔簾故邀其浦引至再三終不
肯出韓心益急妾乃曰司諫發在妾家最善舞今日

能爲妾舞一曲卽出。醉甚。不知所以。卽索舞彩塗。林粉墨。踉蹌起。忽跌于地。王亟命索典。諸倡扶掖而歸。昏舡昏然酣寢。五更酒醒。覺衣彩拘絆。索燭覓鏡。羞愧無以自容。卽解舟還臺。不敢復有所問。此聲流播。旋遭彈劾。王迄善罷。夫子曰。振也慾焉得剛。韓璜之謂矣。

包孝肅尹京。號爲明察。有編民犯法當杖者。吏受賄與約曰。今見尹。必付我責狀。第呼號自辨。我與汝分此罪。罪汝決杖。我亦決杖。既包引因問畢。果付吏責。

廉吏

卷七 前篇

七十九

狀。因如吏言。分辨不已。吏大聲訶之曰。但受杖。杖出。何用多言。包謂其市權。梓吏干廷杖之七十。特寬四罪。止從杖坐。以抑吏勢。不知乃爲所賣。卒如素約。小人爲姦固難防也。

秦會之夫人常入禁中。顯仁太后言近日子魚大者絕少。夫人對曰。妾家有之。當以百尾進。歸告會之。會之咎其失言。與其館客謀進青魚。百尾。顯仁拊掌笑曰。我道這婆子村。果然。

茹道徐中丞撫晉時。獲有一無齒惡少。冒充公子。糾

同惡數人。乘官船。持偽符。沿途需索。所過莫識其僞。直抵公轄地。彼中官屬。先謁之公署。禮甚恭。翌日爲公言。公驚曰。我止一幼子。家讀未出。何得有此。且詢其像貌。年齒俱非。公怪甚。呼入。無籍乃衣冠楚楚。顏色自若。見公輒行父子禮。不待公發言。曉曉然先以家事告。次則起居安否。而呼父聲不絕口。公怒甚。氣塞。反不能措一詞。各屬旁視亦信爲真矣。公無奈。大呼吏卒。被其冠服。欲痛加拷問。無籍旋容柔聲告曰。父何怒。見數千里來定省。無他。故吏卒驚疑不敢前。

廉吏

卷七 前篇

七十

公怒極。亟以手拍案。無籍乃匍匐近案前。固持公足。死不釋手。曰。父既怒兒。卽旋不敢退避。公面如土。旁觀反以公矯其心竊惟讓。各長曉代諸曰。固非令公子。然千金之軀。請自珍愛。公不得已。命左右械之。且發有司。廉問。時諸藩臬候門。見公怒。不敢入。會謀曰。此寧有假僞敢如是者。既無藉出見各官。在門顧。藉械于袖。拱揖言曰。家尋素性。故爾諸公勿訴。各官益惑。皆致敬答之。私囑兵卒去桎梏。反厚饌遺。嚴供帳。仍官舫送之。不令公知。而問官竟以在逃對。然無藉

經過驛通廐給夫馬。愈從豐盛。往廷公行。人莫敢阻。迨舟將抵蘇。連夫及公移文來究無踪。噫。假來假待。從寬羈縻之牢。無敗盡處耶。

嘉靖間粵肇慶一生鄭林。多智家富。世業鹽商。偶日郡守戲與伴言及飲器。欲取一壺于鄭。鄭聞謀曰。求壺不已。必有他求。我豈能屢守欲耶。莫若先餐可免。徑以郡守盤腹鹽筋秤盤赴匿爲辭。訟之鹽院。判曰。以二十人共舉之鹽包。加照得無星之大秤。指云二十斤。歸官而不歸商。院聞譴斥。林以危語激院吏。取

卷七 雜著

七十一

怒。乃命一防夫押人并賸付守自審。林曰。原告送被告。肥鼠就餓。猶必無生理。院益怒。立遣之。林自謂必死無疑。猶首從行。夜宿防夫家。防夫以秀才且富。殺鵝爲黍。見其幼子焉。林飲。聞絕不及訟事。止極口感頌防夫。且譽其子秀異。故以知星自詡。索其子命。代推大加稱賞。曰。此于大貴人也。科名不足言。必登甲榜。我無子。願認爲養子。與君結一兄弟。可乎。防夫細人。被成喜諾。卽席就拜。林探囊先取銀幣爲其子服。歸復取錠金致謝防夫。及明登途。宛然兄弟矣。至郡

將投入。林始教防夫曰。汝投騰後。必立領回文。出門必再趨入。返索白。曰。有鹽臺審語。通遺之鹽臺云。必番原。告爲日後審。惟此云云。防夫如教。守勃然曰。下民訟我。今不欲我加刑。疑我也。我可苟安耶。卽告解殺歸。上見其不辨。求去反禁守。而以林誣爲實。且免一時府守刑楚。夫厚結防夫之心。宛轉一時之口。林誠狡翁矣。

直指張公淮。按蘇時。風力過人。搜奸剔弊。藥若神明。一朝羅致教唆詞訟者數人于庭。方欲嚴治。適府二

卷七 雜著

七十二

守王。以事進告。偶聞張語侵王。王竟立不跪。厲言抵觸。出。張一時無計。惟捫腹而已。庭中一人。匍匐上。俯首低聲曰。欲討其罪。猶發象耳。張氣定。徐問曰。計安。其人答曰。王曾署印吳江。賊甚多。乘其不備。索之則得矣。張令呵衛出衙門。舟行至吳江。令報長大戶。曾通賄于王者。俱首兇罪。一時得狀五百餘。計賄若干。王抵罪。即戍去。嗚呼。其人以教唆獲罪。而反教唆其罪我者。真堪一嘆。

一富民龐大辟。延方便御史尚未出京。民卽令妻陪

至京邸，候御史公出，遂乘一女轎，投拜御史表，言乃舊親識，御史妻方愕然，即以些須禮物爲獻，繼又出首飾珠寶約值數百金，且言此吾親家物，今將質賣，如可用，請之，明日定價，仍番一帖云：此首飾價值數目，待審至看之，匆匆告辭，同以寓處，則日只在蔣某衙衙，御史晚回，妻語之，甚駭異，及觀帖云：某犯死罪，係某處人，望審錄時起生，御史怒，負其婦無踪，發其事，又恐爲累，及更方，竟不得已出之。

建康緝捕使湯某，于儕輩中著能聲，蓋得盜巨學也。

唐七

諸篇

七十三

一日有少年，衣紫楚楚，背負小笈，投湯所，湯詢誰何，則自通爲鄴沙王小官人，趨前致拜，湯亦素知其名，因使小僮，辭云：觀察在此不敢晉，只今往和州，擬載一力，負至東陽鎮間渡，湯疑有他，遂釋其徒，但點者借往偵之。自離城間，遇酒肆輒飲，已而吐，幾不能步，同行者左負笈右扶醉人，殊倦甚，盡曰：湯觀察以其爲好手，不過一酒徒爾，幾七十里，抵鎮邸，大吐投床，終夕索水，喧奴不少休，衆明有騎馬扣門者，乃湯也，審扣同行，知夕來酒醉伏枕，亟造臥所，少年開湯來。

則亦扶頭強披衣，扣所以至，湯漫以他語答之，少年笑曰：得非疑某若途有作惡否，因告同行爲證，且曰：雖然，或有他故，願勸區區，湯囁嚅久之，曰：不敢相疑，實以夜來總所大有酒旗樓，失銀器數百兩，總所移文制司，立限緝捕，嚴甚，少違，則身受重譴矣，束手無措，用是冒急求策，少年微笑曰：若然，則關係甚大，恐妖異所爲，非人力能措手，惟有祈哀所事香火，或可徵神物之庇耳，湯啊其醉中語誕荒，不復詰，力邀同巡，抵家，復用其說，禱之聖堂，則所失器物，皆整然獲。

唐七

諸篇

七十四

陳供床下矣，湯始大驚爲神，方欲出謝，其人已去，盜亦有道，其是之謂乎。韓參古，絕請任數，處性不常，尹京日，范仲西叔爲諫議大夫，鼻陵春之後，大用有日矣，范素惡韓，將奏黜之，語頗泄，韓籍甚，思以中之，范門清寒，無間可入，乃以白玉爲小合，滿貯大北珠，緘封大合中，厚賜錄下老兵，使因間通之，范大怒，叱使持去，所愛妾在傍，怪其奢大而輕，曰：此何物也，試啓觀之，則見玉合，盜怪之，方復取視，玉滑而珠圓，分迷四出，失手墜地，合既

碎益不可收拾。茫見益怒。自起梓妻。亂中仆地。竟不起。其無狀至此。李仁甫亦惡其爲人。弗與交。請將嘗欺其亡。一日知其出。往見之。實未嘗出也。既見。轉延入書屋。請曰。平日欲一舉屈不能。今幸見卿。姑解衣盤礴可也。仁甫辭再三不獲。遂爲強番。室有二厨。貯書牙籤黃紙。寫護甚嚴。仁甫問此爲何書。答曰。先人在軍中。日得于北方。蓋本朝野史編年成書者。是時仁甫方修此編。既成。有部障安給筆札。就其家。錄以送。而卷帙浩博。未見端緒。彥古俗欲纂數不可更取。

卷七 補智 李王

得至是。仁甫聞其言。望甚。亟欲得見之。則曰。家所秘藏。將卽進呈。不可他示。李益窘。再四致請。乃曰。且爲茶飲酒。續當以呈。李于是爲盡量。每杯行。輒請至酒罷。笑謂仁甫曰。前言戲之耳。此卽公所著長篇也。已爲用佳紙作副本裝治。就以奉納。便可進御矣。李脫之信然。益陰戒書吏。書錄。每一板。開千錢。吏畏其威。利其賞。輒先錄送。故李未成。快而韓已得全書。仁甫雖憤憤不平。亦幸家成。竟用以進。其估富玩世狡滑若此。今之官吏。亦有過此者。

白鐵余者。延州醜胡也。埋一銅佛像于窟谷中。栢樹之下。俟草遍生。宣言佛光現。乃集數百人。設齋以出。望佛。伴從他所斷之不得。謂是來誠未至。不布施耳。蓋拾者百餘萬。卽斷理處。獲像焉。求見聖佛者。日益衆。乃以紺紫緋黃綾爲袋。數重。盛像。觀者去其一重。一回布施。數百里。老少士女。就之若狂。遂作亂。自稱先王軍師。程務挺討斬之。

趙王李德誠鎮江西。有日者。自稱世人貴賤。一見輒分。王使女伎數人。與其妻。際國君同挂梳。服飾立庭中。辨良賤。客俯躬而進曰。國君頭上有黃雲。羣伎不覺皆仰視。日者因指所視者爲國君。



卷之八

成務一

大體

機敘

先識

應變

兵略

葉中厚竹野

留餘堂史取卷之八

龍城賀詳纂者

男久邵廷

後學金彭

成務一

大體

先主一見馬超，以爲平西將軍，封都亭侯。超見先主待之厚也，獨略無上下禮，與先主言，常呼字，關羽怒，請殺之。先主不從。張飛曰：「如是當示之以禮，明日大會諸將，羽乘並挾刃立直超，入朝坐席，不見羽飛座，見其直也，乃大驚，自後乃尊事先主。」

史東

卷八

大體

一

唐肅宗謂李泌曰：「今郭子儀、李光弼已爲宰相，若克兩京，平四海，無官賞之，奈何？」對曰：「古者官任能，爵以酬功。唐初未得關東，破封爵皆虛名，其食實封，給絹布而已。由是賞功多以官，夫官賞功有二害：非才，廢事權；重難制。是以功臣居大官者，皆不爲子孫遠圖。向使祿山有百里之國，亦惜之以傳子孫矣。今計莫若兼爵土以賞功臣，雖大國不過二三百里，可比今小郡，豈難制哉？」上曰：「善。」肅宗識于官中，女優弄戲，有絲衣素簡爲參軍者。

天寶末，番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善爲優，因諱
樂工，遂令爲參軍之戲。公主諫曰：「禁中妓女不少，何
須此人？」使阿布思真逆人耶？其妻亦同罪，人不合近
至尊之座。若果究，橫又豈忍使其妻爲君優，雖處爲
笑，誰之具哉？妻雖至愚，深以爲不可，上亦憫惻，遂罷
戲，而免阿布思之妻。由是咸重公主，公主卽柳晟母
也。

郭崇韜收汴洛，稍通路道，親友規之。崇韜曰：「余儻將
相，祿賜巨萬，豈復食得？但爲梁道，路成風，今西方諸

史事 卷人 大體

二

藩多梁將，皆吾族，鉤斬之，人也。一旦華面，化爲
吾人，堅拒其請，得無懼乎？及禮祀崇韜，悉獻家財以
助賞資。

宋太祖始事周世宗于澶州，曹彬爲世宗親吏，享茶
酒，太祖嘗從求酒，彬曰：「此官酒，不可相與，自沽酒以
飲之。」及太祖卽位，詰羣臣曰：「世宗吏，不欺其主者，獨
曹彬耳。」由是委以腹心。

太祖下滁州，世宗命實饌籍其帑藏，至數日，太祖命
親吏取藏籍，僕曰：「公初下城，雖傾藏取之，誰敢言者？」

今既有籍，卽爲官物，非詔旨不可得。後太祖屢利饒
有守，欲以爲相。

宋初江左餘缺，人聘當差官押伴，朝臣皆以文辭不
及爲憚。太祖自擇殿侍，不識字者一人以行，中書不
敢請，殿侍者慌莫知所由，弗獲已，竟往渡江。趙燕騎
省詞鋒如雲，其人但唯唯。徐強詰數日，既無與肩後
者，亦勸而止。論者謂當時同實諸名儒，端委在朝，若
使用辯駁詞，庸詎不若鉉。太祖以爲大國之體，不當
如此。

史事 卷人 大體

三

真宗皇帝南銜日，開封府十七縣皆以歲早放稅，卽
有飛語聞上，欲有所中傷。太宗不悅，御史探上
意，皆露章開封府遺稅甚多，有旨下京東西兩路，諸
州選官覆按。內亳州當按太康成平兩縣，是時曾會
知亳州王冀公在幕，不愛其儀度，常以公相期之。
至是遣冀公行，仍戒之曰：「此行所係事體不輕，不宜
少有高下。冀公至兩邑，按行甚詳，其餘抗言放稅過
多，追收所稅物，冀公獨乞全與，人皆危之。明年真
宗卽位，首權冀公爲右正言，仍調輔臣日，當此時朕

亦自危懼。欽若小官，敢獨爲百姓伸理。此大臣節也。自後遂用起趙卒入相。

宋真宗時，有卜者上封事，言于官禁，上怒，坐以法。因籍其家，得朝士姓還書尺，上曰：此人狂矣。臣僚與之遊，盡可付御史獄案劾。王文正得之以歸，翌日獨對曰：臣看卜者家藏文字，皆卜算草本，無言及朝廷事。臣托姓來，亦曾令推步星辰，其狀尚存。因出以奏，曰：果行乞以臣此狀司問。上曰：卿意如何？公曰：臣不欲以卜祝廢流累及朝廷。臣上乃解公至政府，卽時焚。

史記

卷八

大體

四

去繼有大臣力言乞行，欲因而擠公，上令中使再取其狀，公曰：得旨已焚去之矣。此見王公有三善焉：存心之厚也，匡君之忠也，處事之權也。

景德末，天書降左承天馬門，賜尾上，既又降，朱能家於是改元祥符，作玉清昭應宮，建寶符閣，盡哀天書置閣中，雖上意篤信，而臣下或以爲非，惟係與張詠尤極詆訕，未幾能謀叛，天下愈知其詐。至真宗上仙，王文正公曾當國，建議以爲天書本爲先帝而降，不當得在人間，於是盡以堊，永定陵無一字，齋者文正。

議慮微密如此。

其宗初上仙，丁晉公、王沂公同在中書，沂公獨入朝，于乞于山陵已前，一切內降文字，中外並不得施行。又乞今後凡兩府行下文字，中書須宰相奏，政事院樞密使副簽書員方許中外承受。兩官可其奏，晉公聞之，愕然自失，由是深懼沂公矣。

慶曆中，仁宗服藥，久不視朝，一日聖體康復，恩見執政，坐便殿，促召二府宰相，呂許公開分，移刻方赴召，比至，中使數促公，同列亦贊公速行，公愈緩步，既見。

史記

卷八

大體

五

上曰：久疾方平，喜與公等相見，而遲遲其來，何也？公從容奏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聞忽召近臣，臣等若奔馳以進，慮人驚動，爾上以爲得輔臣體。

章懿太后之薨也，明肅方聽政，有旨令鑿內城垣出入，內都知羅崇勳問有何事，公具奏鑿垣非禮，宜由西華門出神柩，明肅使崇勳報曰：向夷簡道，豈卿意亦如此？公答曰：臣備位宰相，朝廷大事，當庭諍，太后不見，臣終不退。崇勳三起而太后意不同，公正色謂。

勲曰。宸妃誕育聖主。而送終之禮如此。異時治今日事。莫道夷簡不爭。太尉日侍太后左右。不能開廷。風等當爲罪魁矣。勲大懼。馳告明肅。於是始免所請。又薛奎因明肅欲調太廟。乃以作漢兒拜女兒拜請之。明肅慙而止。

三月元昊答范仲淹書。語極悻悻。仲淹對來使。奏之。呂夷簡語宋庠曰。人臣無外交。希文乃擅與元昊書。得其書。又焚不奏。他人敢爾邪。時朝廷命仲淹陳對。仲淹奏曰。臣始聞虜有悔過之意。故以書誘諭之。會

東事

卷人 大體

太

任福敗。虜勢益張。故復書悻悻。臣以爲使朝廷見之。而不能討。則辱在朝廷。乃對官屬焚之。使若朝廷初不知者。則辱專在臣矣。故不敢上聞。奏下兩府共議。宋庠適曰。仲淹可斬。杜衍曰。仲淹志在招叛。盡忠干朝廷也。何可深罪。爭之甚力。宋庠謂夷簡必有言動已。而夷簡然無一語。上顧問夷簡何如。夷簡曰。杜衍之言是也。止可薄責而已。乃降仲淹知耀州。元昊久叛。邊兵屢屈。秦人固駭。諸將恥於無功。莫敢言和戎者。雖夏人每入戰勝。而國小民貧。疲于黠集。

尚獲之利。不補所耗。而歲賜和市之利皆絕。一絹之直八九千錢。上下亦厭兵矣。而元昊悻悻已甚。亦益款塞。張安道爲諫官。乞因郊霽。許諸師納其自新之請。以安西界生靈。其言甚美。仁宗覽之大喜。退見許公政府。公亦喜曰。令人有此言。社稷之福也。是歲勅書卽行之。自是邊臣乃敢受元昊降款。戎夏皆獲息肩。仁宗以至公御物。而許公審於安危之計。不獨虛名。不貪小利。故謹言正論。聞則能用。雖迫元昊之變。不失太平之業。有以夫。

東事

卷人 大體

七

富公熙寧中罷相赴寇。常居深養疾。罕出。時幕府相諸公。事須稟命。常以狀白公。公批數字。絕尼。莫不盡理。或事有難決。諸公受疑。不能措手。共求見公。公以一二言裁處。徐語他事。諸公曉然。事常失其所疑。退復以爲莫及也。公早使虜。以片言折彼謀。尊中國。及總大政。視天下事。若不足爲。矧退處一鄒手。慶曆中。劫盜張海橫行數路。將趨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諭軍中富民。出金帛。市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遺之。海悅。徑去。不爲暴事。聞朝廷大怒。時范文正

在政府實鄭公在樞府。鄭公議欲誅約正法。范公欲宥之。爭於上前。實公曰。盜賊公行。守臣不能戢。不能守。而使民離。雖遺之法。所當誅。不誅。那縣無復肯守者。聞高郵之民。疾之。欲食其肉。不可釋也。范公曰。縣郡兵械。足以戢守。遇賊不禦。而又賂之。此法所當誅。今高郵無兵與械。雖仲約義當勉力戰守。然事有可恕。觀之。恐非注意。小民之情。得隲出財物。免殺掠。理必喜。而云欲食其肉。傳者過也。仁宗釋然從之。仲約孫此免死。既而實公曰。方今憲法不舉。而多方沮

免職 卷八 大觀

人

之。何以整衆。范公審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公在同僚間。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而輕尋人主誅戮。臣下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實公終不以爲然。及二公蹟不自安。范公出按陝西。實公出按河北。范公因自乞守邊。實公自河北還。及國門。不許入。未測朝廷意。此夜傍徨不能寐。連床嘆曰。范六丈聖人也。

馮當世孫和叔。呂晦叔。薛師正。同在樞密府。三人

于上前爭論。晦叔獨不言。上顧問之。晦叔方開折可。否。語簡而實。上機叔循然不剛。衆望。晦叔亦不辯。慶曆中。議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范文正以爲不可。茶鹽商稅之人。但分減商賈之利耳。行于商賈。未甚有害。今國用絀。歲入不可闕。既不取之山澤及商賈。須取之農。以其害農。孰若賦於商賈。今爲計。莫先省國用。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役。然後及商賈。弛禁非所當先也。其議遂寢。

免職

卷八

大觀

九

元吳未順契。丹要求無厭。范文正公以爲憂。乞減京城。備秋。衆議其說。惟呂許公以爲非。曰。雖有契丹之虞。設備當在河北。奈何據京城。示弱乎。使虜深入。獨因一城天下。覆矣。乃建議北都。因修城池。增置守備。議者寢之。

嘉祐中。仁宗不豫。久不御殿。雖宰臣亦不得見。實文惠公求人視疾。內侍以未有詔旨止之。公叱之曰。安有宰相一日不見天子。遂趨入見。因乞監侍所。禮。宿殿中。自是事無巨細。皆白執政。後行。上下晏然。

英宗皇帝。讓王十三子也。故本宮謂之十三使。母曰

仙游縣君任氏，或言幼時，父兄不以爲子弟數。仁宗晚年無子，遣內夫人至濮宮，選擇諸子欲養之禁中。英宗初不預選，擇者無一可。既晚，內夫人將登車矣。英宗匍匐屏間，見之驚曰：「獨此兒可耳。」衆皆笑。內夫人獨異之，抱之登車，遂養于慈聖殿中。時宣仁皇后以慈聖外甥，亦爲慈聖所養，稍長，將以進御。仁宗曰：「此后之近親，特之宜具。」十三長成，可以爲婦。慈聖從之，後卒成婚。英宗在藩邸，恭儉好學，禮下師友，甚得名譽。嘉祐末，仁宗不豫，大臣議送立宗室子。仁宗勉

史記

卷八

大體

十

從衆議，立爲皇子。然左右近習多不樂者，帝受懼辭者久之。及仁宗晏駕，帝卽位，以憂得心疾。大臣議請慈聖垂簾，帝疾甚，后不樂。大臣有不預皇子者，遂廢立計。惟宰相韓琦，確然不變，衆知政事歐陽修，添助其議，嘗奏事簾前。慈聖嗚咽流涕，具道疾狀。琦曰：「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爾。」子病母可不憂之乎？慈聖意不憚，聞者驚懼，皆退。數步立，獨琦不動，少間，修乃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厚之德著于天下，婦人之性，鮮不知忌者。溫成之寵，太后處之，祿如有所不容。」

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忍耶？太后曰：「得諸君知此，善矣。」修曰：「此事何獨臣等知之？中外莫不知也。」太后意稍和，修復進曰：「仁宗在位歲久，德澤在人，人所信服。故一日晏駕，天下慕承遺令，率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指大耳，舉足造事，非仁宗遺意。天下孰肯聽從？太后默然久之，而罷。後數日，獨見英宗，帝曰：「太后待我無恩，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然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也？」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唯父母不慈，子不失孝，乃

史記

卷八

大體

十一

可稱耳。今但陛下事之未至，父母豈有不慈者？帝大悟，自是不復言太后短矣。熙寧中，歐公退居潁上，輒往見之，聞言及此，公古所謂社稷臣，韓公近之。昔上在潁上邸，方人情疑二公，招記室王洵，使之審勸上，傾身奉事慈聖，上用其言，執家人禮，至親奉几筵，進飲食，慈聖繇是歸心，而大計始定。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司馬公言：「真偽不可知，使其真非，自至不爲瑞，若僞爲，遠夷笑。」願厚賜而還之。熙寧中新法方行，州縣騷然，邵康節聞居林下，門生

故舊仕宦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庾信。答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財。民愛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何益。

張浚與趙鼎同志輔治。務在憲律門。附近者相得甚歡。人知其將並相。史館校勘喻樛獨曰。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脈長。若同處相位。萬一不合而去。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悖戾矣。

宋御史臺有老隸。素以剛正名。每御史有過失。即直其挺。臺中以挺爲賢否之驗。范滎一日召客。親諭應

史記 卷八 大體

十二

人以造食。指揮數四。既去。又呼之。叮嚀告戒。顧老隸挺直。怪而問之。答曰。大凡役人者。授以法而責其成。苟不如法。自有常刑。何事喋喋。使中丞宰天下。安得人人而部之。誠甚愧服。

元康公希憲。應賢下士。常如不及。方爲中書平章時。江南劉整以專官來謁。公毅然不命之。生。劉去。宋諸生藍縷冠衣。袖詩請見公。至。延入坐。語。稽經抽史。飲公勞苦。如平生歡。既罷。弟希貢問曰。劉整貴官。而見

簡薄之。諸生寒士。而見優禮之。有說乎。公曰。非爾所知也。大臣語默進退。繫天下輕重。劉整官雖尊貴。然

背國叛主而來者。若宋諸生。何罪而羈囚之。今國家興起朔漠。我于斯文不加厚。則備術盡此衰熄矣。徐達。性端謹。上下咸敬愛之。上嘗召夜飲。命左右強之醉。既命內侍送至舊宅。爲吳王時所居。宿焉。中夜酒醒。問曰。此何處。內侍曰。舊內。即起趨丹陛下。北面四拜。三叩頭而出。上聞之喜。自此愈信愛不疑。嘗從南京至姑蘇。見一女子絕色。則以重幣結之。日且不

史記

卷八

大體

十三

卽納。當爲後期。及師旋旆之。使人道意。令他適。女父堅求與女侍巾櫛。固拒不從。更遺數十金助粧。且謝。負約厚德如此。

刑部尚書楊靖。述一武官。稱鞠之。門卒簡其身。稱大赤一顆。特以獻。僚屬方駭愕。靖徐曰。安有許大珠。此僞物。命撻碎之。始以上聞。太祖嘉嘆。

文皇論平交趾功。問夏原吉曰。歷與實孰便。對曰。實費於一時。有限。歷費於後日。無窮。多歷不如重實。戊寅春。上聖烈慈壽皇太后尊號。詔告天下。夢時

謂李賢曰。此事宜有恩典。及人李曰。一年兩赦。惡非所宜。將日。非謂赦也。謂宜因此遂行優老之詔。若朝官父母年七十者。與諸勳。百姓年八十與冠帶。是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如此恩典。始與上徽號相稱。李善曰。是也。即殺進呈。上大悅。

曹石擅政。時有匿名投書罪狀曹吉祥者。吉祥怒。力請上自爲榜。上令內閣撰榜。每卒方違日。爲政自有體式。盜賊責兵部。奸宄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購募之理。且緩則人情怠。事自覺露。急則人情

東車 卷八 大體

十

危懼。愈求翰。不如勿究。上謂左右曰。岳正言是。正統十三年。狀頭彭時當上表謝恩。四鼓起候。隱几不寐。糾儀御史。奏令錦衣衛李已奉旨。胡忠安從容出奏。狀元彭時不到。令着錦衣衛率。上是之。

黃忠宣崇禎南京軍務日。李襄城爲圍守。李欲服黃。每事以悉咨詢。及視事皆襄城處分。崇禎不一語。或以爲言。忠宣曰。體當如是。且汝看守備。何嘗錯。落一事。

丹徒新文僊。貴之繼夫人。年未三十而寡。有司爲之

奏請旌典。事下禮部。而儀曹郎與新有姻嫌。因力爲之地。禮部尚書吳山曰。凡義夫節婦。孝子順孫。諸旌典。爲匹夫匹婦發潛德之光。以風世耳。若士大夫。何人不當爲節義孝順者。斯夫人既生受殊封。奈何與匹夫爭寵。暨乎會赴直。入西苑。與大學士徐階遇。階亦以爲言。山正色曰。相公亦慮爾。老夫人再應。耶。階語塞而止。

周忱巡撫江南。承胡榮傳聲之後。一意寬恤。有許富宋大戶者。皆不爲理。許者曰。公何不學胡。使表下

吳惠 卷八 大體

十五

情不能上達。周曰。胡卿勤書。令其祛除民害。我勅只今撫安軍民。朝廷委托。故自不同。

甘肅缺總兵。會推參。顧矣吳璫。上以璫忠謹可用。問吏部王翱。翱持不可。上曰。老王物。衆議稱得人。爾持不可。何也。翱對曰。璫故色目人。甘肅地近西域。圓四境。錯誠用之。將不啻中國。大乃乏人。耶。上撫掌太息。老王終有議。

豐慶。陝河南方伯。一縣令簞簞不飭。懼甚。乃以白金爲燭。觀之。屬子以告。公伴曰。試然之。屬子曰。然而不

燃也。公曰：不燃，則還之耳。次日，從容爲縣，今日汝燭不燃，盡出之以易燃者，自今無復爾矣。

史記

卷八

大梁

十六

機敏

驛騎東平王蒼，辟朱厭爲掾。正月朔旦，蒼入賀，故事少府給壁，時陰就爲府卿，貴驛吏傲不奉法，蒼坐朝堂，漏且盡，求壁不得。驛卿曰：「若之何？」驛見少府主簿持壁，卽給曰：「我數聞壁，未嘗見。」試觀之，簿授驛卿，驛卿召令史奉蒼既罷，謂驛曰：「屬者，豫自祝，孰與？」驛相如後至元間，太師伯顏出太府監所藏歷代王璽，磨去篆文，改造押字圖書，及鷹駝等物，以分散其意，與蒼先以奏請故也。晉唐武氏一璽，玉色瑩白，製作如官印，璽僅半寸許，因不可他用，遂行藝文監收之，竟獲永存，豈武氏之智能料之乎？其事皆一時權宜，而事尤有濟，故特取之。

史記

卷八

機敏

十七

魏郡哀王冲，仁愛識達，時軍國多事，用刑嚴重。太祖馬鞍在庫，風驚，庫吏懼必死，謀欲面縛首罪，猶懼不免。冲謂曰：「待三日中，然後自歸。」于是以刀穿鼻，衣如鼠齒者，膠爲失意貌，有愁怨。太祖問之，冲對曰：「世俗以鼠齧衣，其主不吉。今卑衣見齧，是以戚。」太祖曰：「此妄言，無苦也。」俄庫吏以驚鞍聞，太祖笑曰：「兒衣在側。」

尚蓄况較惡在乎一無所問凡應罪戮爲冲辨通濟
宥者前後數十。

自漢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宋世子鑄丈六銅像于
瓦官寺既成恨面瘦工人不能改迎戲顧字仲視之
顧曰非面瘦乃臂肥耳爲減臂臂遂不覺瘦。

王肅于省中誅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
山常晦雪荒松多朔風彭城王勰甚稱其美欲使肅
更誅乃失語云可更爲誦悲彭城詩肅戲經曰何意
呼平城爲彭城勰有慚色祖塋在生卽云悲彭城王

史東

卷人

機敘

十八

公自未見肅云可爲誦之瑩應聲曰悲彭城楚歌四
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暉水裏蕭瑟實之紀亦大悅
退謂瑩曰今日若不得卿幾爲吳子所屈。

范雲齊建元初竟陵王子良爲會稽太守雲爲主簿
王未之知後赴日登秦望山乃命雲雲以山上有秦
始皇刻石此文三句一韻人多作兩句讀之並不符
韻又皆大衆人多不識乃夜取史記讀之令上口明
日登山子良命賓僚讀之皆茫然不識末問雲雲曰
下官嘗讀史記見此刻石文遂乃讀之如流子良大

悅以爲上賓自是寵冠府朝。

釋僧鍾住中興寺永明初徵使李道固來聘命于寺
內帝以鍾有辯才敕令隔封時日影小晚鍾不食遣
固問何以不食鍾曰古法過中不餐道固曰何爲整
固邪鍾答曰應以聲聞得度者故現聲聞當時以爲
名對。

梁瑛之弱冠爲同州司戶但以行樂爲事累不視案
牘刺史李崇儀怪之問戶佐戶佐對司戶小兒郎不
開書例數日崇儀謂瑛之曰同州事物殷繁司戶元

史東

卷人

機敘

十九

其公何不別求京官無爲帶此司也瑛之唯諾復數
日曹事委積衆議以爲瑛之不知書但遊遊耳他日
崇儀召入廳而責之瑛之出問戶佐曰文案幾何對
曰急者二百餘道瑛之曰有何多如此逼人命每案
後連紙十張令五六人俱研墨點筆瑛之不上廳語
至案者畧言其主意倚柱而斷之詞理縱橫文筆鏗
鏘手不停振落紙如飛傾州官寮觀者如堵既而題
案于崇儀儀曰司戶解判耶戶佐曰司戶太高手筆
仍未之奇也此四五案崇儀懷作召瑛之降階謝曰

公詞翰若此。何_二藏鋒以成鄙夫之選。由此名動一州。數口聞于京邑。

桑維翰秉朝政。朔方節度使馮驩。上章自陳。未老可用。而制書見遺。維翰召學士使爲答詔曰。非制書。忽忘實以朔方重地。非卿無以彈壓。比欲移驛內進。受代亦須奇材。得語甚喜。時軍國多事。咨請輻輳。維翰隨事裁決。初若不經思慮。人疑其疎略。退而熟議之。亦終不能易也。

宋太宗時。一官人輪垣滑出。捕獲。太宗遲遲不發。

史事 卷人 機敏

二十一

之。皇城使劉承規奏曰。法不可容。臣須是活取心肝。進呈。即時領去。送_二尼寺中。潛速瘞之。却取旋覆。心肝一具。以合子貯來。六官圍而哭之。良久。略拂以慰太宗。由是官被肅然。

王欽若爲亳州判官。監倉亭倉。天久雨。倉司以米濕不爲受納。自遠方來輸租者。食米且盡。不能得輸。欽若恐命輸之倉。奏請不拘年次。先支濕米。不至打散。奏至。太宗大喜。手詔答許之。因識其名。任清入見。權爲朝官。

蘇州至崑山縣。凡六十里。皆淺水無陸途。民患漲。久欲爲長堤。但蘇州皆澤國。無處求土。嘉祐中。人有獻計。說水中以蓮條芻葦爲墻。栽兩行。相去三尺。去墻六丈。又爲一墻。亦如此。澁水中汙泥實蓮條中。既乾。則以水車而去。兩墻間蓄水。墻間六丈皆土。皆半以爲堤。掘其半爲渠。取土爲堤。每三四里爲一橋。通南北水。不日堤成。至今爲利。

康定中。河西用兵。石曼卿與安道奉使河東。既行。安道畫訪夕思。所至郡縣考圖籍。見守令按視民兵。解

史事 卷人 機敏

二十一

粟山川道路。莫不究盡利害。尚慮未足以副朝廷眷使之意。而曼卿吟詩飲酒。若不意者。一旦安道曰。朝廷不以遵路不才。得與曼卿並命。今一道兵馬糧糈。雖已留意。而切懼愚不能獨事。以曼卿之才。如畧加之意。則事無遺舉矣。曼卿笑曰。國家大事。安可忘耶。已無計之矣。因條舉將兵之勇怯。弱種之多寡。山川之險易。道路之通塞。纖悉具備。如宿所經慮者。安道乃驚服。以爲天下奇才。且嘆其不可及也。

神世衡。宋神宗時知麗池縣。旁山有廟。世衡嘗之。其

梁重大衆不能舉。世衡乃令縣幹剪髮如手搏者，舉數對于馬前云：欲請廟中教手搏，傾城人隨往觀。既至，謂觀者曰：汝曹先爲我致廟衆。然後觀手搏。衆欣然趨下山共舉之。須臾而上，其敏幹皆此類。

熙寧中，滎陽界中發汴堤淤田，汴水暴至，堤壞，閘將毀，人力不可制。都水丞侯叔獻時蒞其役，相視其上，數十里有一古城，急發汴堤，注水入古城中，下流遂涸，急使人治堤。次日古城中水盈，汴流復行，而堤固已完矣。徐塞古城所決內外之水，平而不流，瞬息可塞。衆皆服其機敏。

宋人 機敏

二十二

高宗南渡，駐蹕臨安，草創禁苑爲行在，方造一殿，無瓦而天雨，郡與漕司大憂之。忽一吏白曰：多差兵士以錢鐵分使闢兩鋪席，賃借樓屋，簷落瓦若干，旬月新瓦到，如數陪還，郡司從之。殿瓦咄嗟而辦。

張中彥金殿帝時，改彰德軍節度使，正隆時營汴京新宮，中彥採運關中材木，青峰山巨木最多，而高深阻絕，唐宋以來不能致。中彥使擔簦駕壘，走長橋，十數里以車運木，若行平地。開六盤山水，洛之路遂通。

汴梁明年作河上浮梁，復領其役，舟之始製，匠者未得其法。中彥手製小舟，幾數寸許，不假膠漆而首尾自相鉤帶，謂之鼓子郭。諸匠無不驍服，其智巧如此。宋河中府浮梁，用鐵牛八羅之一牛，且數萬筋，治平中水暴漲，絕，梁牽牛投于河，募能出之者，真定僧懷丙以二大舟，實土夾牛維之，用大木爲樁，衡狀，鈞牛除去其上。舟浮牛出，轉運使張養以聞，賜之紫衣。趙從善尹京日，嘗寺欲廢之，科降刷黑紅卓三百事，內批限一日辦集。從善命於酒坊茶肆取卓淨洗，糊

宋人

機敏

二十五

以白紙用紅漆塗之。又兩宮幸聚景園，夜過萬松嶺，索火炬三千，從善命取諸瓦合伎館，蘆簾實以脂，卷而籠之，繫於夾道松樹左右，照耀比于白日。此皆難辦而易爲，可爲吏役之法。

辛卯安在長沙，欲後園建樓實中秋，時已入初旬矣。吏白他皆可辦，惟瓦難辦。切安命市上每家以錢一百，賃簷瓦二十片。限兩月以瓦收錢，于是瓦不可勝用。

石州一布衣，素狡而有智，宅內曲房題室，青婁數人。

每夜人不知其宿處。嘗房入石州。伊先將臨街宅舍燬拆數十間。虜見爲已經搶掠。不顧而去。其家獨得全云。蓋亦布衣之雄也。

陵州鹽井。深五百餘尺。皆石也。上下甚寬廣。獨中間稍狹。謂之杖鼓腰。舊自井底用朽木爲幹。上出井口。自木幹垂繩而下。方能至水。井側設大車絞之。歲久井幹推敗。屢欲新之。而井中陰氣襲人。入者輒死。無緣措手。惟候有雨入井。則陰氣隨雨而下。稍可施工。雨晴復止。楊佐官陵州用一木盤。滿中貯水。盤底爲小竅。灑水一如雨點。設于井上。謂之雨盤。令水下終日不絕。如此數月。井幹一新。而利復舊。

史蹟

卷人

機敏

二十四

東楊明敏。有果斷之才。中官以事來關下議。必問東楊先生在不。不在。卽曰。凡議事。西楊或執古以斷。不可行。已而斷于東楊。灼然可行。而無礙。每秋。敷文武大臣赴憲臺錄囚。自英國公而下。俱避避。候二楊先生決之。西楊訊之。未嘗決。至不可了。東楊一問。卽決。衆皆嘆服。

正統間。朝廷朔一邊將。本左府之職。誤寫右府。邊將

受勅。疎請何府支俸。衆歸罪。式選鄭厚。東楊徐曰。鄭王政。豈不解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乎。初書既云。右府卽合于右府。帶俸。何誤之有。

景泰立春日。正值聖節。衆議慶賀迎春。先後未定。于蕭懸至日。迎春宜先。衆曰。何據。曰。不見春王正月。春加王上。宜先迎春。

鄧州李文達公賢。成化間。丁外艱還家。路逢驛使驢甚惡。問曰。所報何事。曰。軍情。曰。取本來看。看畢。致爲朝廷處分。着某官總兵。某官副之。某官監軍。某官紀

史蹟

卷人

機敏

二十五

功。某官運糧草。某官給賞賜。某處某營。發軍若干。一明白。不至貽主上之憂。主上從之。君臣一心。自古所難也。

陶晉爲廣東某縣丞。都御史韓雍下令。索犒軍牛百頭。限三日具。群寮皆不敢應。魯論列任之。三司及同官交責其妄。魯曰。不以累公等。乃榜城門云。一牛酬五十金。有人以一牛至。卽與五十金。明日牛爭集。魯選取百頭肥健者。給銀五十兩。曰。此韓公命也。如期而獻。公大器賞。任以兵政。累遷至憲副。

周文襄選撫江南二十二年。性儉。喜籌畫。諸郡錢
 穀鉅萬。一屈指無遺算。嘗爲冊歷記日所行事。及陰
 晴風雨。亦必詳記。人初不解。一日某縣民告糧船江
 行失風。公詰其失船于某日。午前午後。東風西風。其
 人所對參錯。公案籍以質其人。驚服。每出會計。視地
 豈凶。事緩急。爲張弛調劑變通。民無違負。官有餘積。
 一日至京議事。中途遇勅使索牛膠萬餘斤。爲三殿
 繪料。甚亟。文襄不應。至京言庫貯牛皮。歲久朽腐。請
 去薰膠。歸市皮還蘇松常三郡。舊例運糧百萬貯南

史事

卷八 機敏

三十一

京倉。以給北京軍餉。月俸。率耗六斗至一石。文襄其
 守况鍾謀曰。彼能於南京受俸。獨不能受於此乎。既
 免民勞。且省費六十萬。跪上得請。

高定年七歲。讀尚書至湯誓。問父郢曰。奈何以臣伐
 君。父曰。應天順人。定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豈是順人。父不能答。

程公同知溫州。領上官檄。檢校鹽場。稱度數日。茫無
 緒次。有老翁獻計。用井字法。言訖即去。程即命畫地
 作井字。井字九區。高廣相等。止稱其一。而餘八者悉

定不三日鹽無遺數

史事

卷八

機敏

三十七

先議

魯國之法。魯人爲人臣妾于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于府。子貢贖魯人于諸侯。而讓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得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于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多拯溺者矣。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縣也。從者曰。此膏夫公之故人。莫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張我過。以求容于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于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卷人

先議

二十人

聞相如爲宦者。繆賢舍人。賢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相如問曰。君何以知燕王。賢曰。嘗從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吾手曰。願結交。以故欲往。相如止之曰。夫趙強。燕弱。而君幸于趙王。故燕王欲結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敵。賢君而東。君將何求。君不如肉袒負斧鑕請罪。則幸脫矣。賢從其計。參觀二事。足盡人情之隱。

漢高專任蕭何關中事。漢三年與項羽相臨。京索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何曰。今王暴衣露蓋。數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爲君計。莫若遣君子孫見弟。能勝兵者。悉請軍所。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悅。

有客至郡。烈所談論甚佳。諸葛亮人客遂起如廁。備封亮婚客。亮曰。觀客色動而神僵。視低而盼數。奸形外顯。邪心內藏。必曹氏刺客也。急遣之。已越牆遁矣。

安定與羌胡密通。太守母丘典將之官。曹公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使勿遣人往。善人難

卷人

先議

二十人

得。必且教羌人。妄有請求。因以自利。不從。便爲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典拜諾去。及抵郡。輒遣校尉范陵至羌。陵果教羌使自請爲屬國都尉。公笑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也。但更事多耳。

孫策將襲許。衆懼。郭嘉料之曰。策新得江東。所誅者英雄雄傑。輕而無備。雖有百萬。無異獨行中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果爲刺客所殺。

陸遜故涉慮。籌無不中。嘗謂諸葛恪曰。在吾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吾下者。吾必挾持之。君今氣陵其上。

意淺乎下恐非安穩之基也。恪不聽卒見殺。

謝混初世宰相，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僕千人，及坐事誅，兄子弘微經紀生業事，若公在一錢尺帛出入，皆有文簿。九年而室宇修整，倉庫充盈，門徒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于舊。混妻東鄉君歎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爲不亡矣。」

李荃，郿中爲荆南節度判官，集開外春秋十卷，既成，

自鄙之曰：「常文也，乃註黃帝陰符經，兼成大義，至會之制在氣，經年情然不解，忽夢烏衣人引理而後之。」

史東 卷八 先漢

三十

其書遂行于世，僉謂鬼谷留侯後生也。荃後爲郿州刺史，常夜占星宿而坐，一夕三更，東南隅忽見異氣，明且呼吏於郊市如產男女者，不以貧富悉取至，焉過十餘輩。荃視之曰：「皆凡骨也，重令于村落搜訪之，乃得牧羊胡婦一子，李君憐容曰：「此假天子也，座客勸殺之，荃以爲不可，此胡雛必爲國益，古亦有然殺假恐生真矣。」則安祿山生于南陽，異人先知之也。又曰：「此天下事不可卒去，是以石勒致鹿奔之兆。」桓玄劫星光之瑞，王夷甫、宋高祖非不欲早害玄勒，永爾

太平，殺之不得耳。梁武帝觀太白之變而下殿奔，後愧于夷狄之主，凡爲大盜者必有異，荃首知之，知之而不可祿也。

顏真卿守平原時，祿山遣節頗者真卿以寡兩託修城，渡流陰料丁壯餽廉食，乃陽會文士泛舟外流，然酒賦詩，或謔于祿山。祿山密偵之，以爲書生不足慮，無幾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鎮守具備。

唐玄宗時，姚崇與張說有隙，崇死謂其子曰：「我死，張說來弔，爾以我平日寶玩畫列于前，如說屬目，卽舉。」

史東 卷八 先漢

三十一

以獻之，說問其求神道碑，得卽模刻以示外，此小見遲，稍緩卽悔。彼不願則吾族無噬類矣。子如其言，說來果屬目，爾去後卽以獻之，遂求所爲文。說許之，故其碑曰：「一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時成歲，亭毒之功全。後說悔來，索碑已模刻矣。說歎曰：「死姚崇猶能算生，張說後謂不行。」

汾陽王宅在親仁里，大啓其第，任人出入不問，麾下將吏出鎮來辭，王夫人及愛女方臨社，令持稅汲水，役之不與，僕隸他日子弟踴諫，不聽，繼之以泣，日大

人功業隆赫而不自崇重貴賤皆遊卧內某等以爲
雖伊霍不當如此公笑謂曰爾曹固非所料且吾馬
食官粟者五百匹官祿者一千人進無所往退無所
據向使崇垣扇戶不通內外一怨將起構以不臣其
有貪功害能之徒成就其事則九族盡粉噬臍莫追
今蕩蕩無間四門洞開雖譏毀欲與無所加也諸子
拜伏

韓泥薛制三吳所辟賓佐隨其材器用之悉當有徒
舊子弟投之更無他長嘗召之與趙舉席端坐不與
史記 卷八 先賢 三十三

比生交言公署以隨軍令監庫門此人每早入惟端
坐至夕警察吏卒無敢出入者竟獲其力

劉晏於揚子置場造船艘給千緡或言所用實不及
半請損之晏曰不然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凡事不
爲永久之處今始置船場執事者至多當先使之私
用無害則官物堅完矣若遽與之屑屑較計安能久
行乎異日必有減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
能更矣後五十年有司果減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計
費而給之無復羨餘船益脆薄易壞漕運遂廢

王叔文以恭侍太子嘗論政至官市之失太子曰寡
人方欲諫之衆皆稱贊叔文獨無言既退獨習叔文
問其故對曰太子職當侍膳同安不宜言外事陛下
在位久如鏡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大驚固泣
曰非先生寡人何以知此遂大受幸

唐敬宗遣中使賜朱克融時服融嫌疎惡執留敕使
奏以春衣不足乞度支給三十萬端匹又奏欲將兵
馬及丁匠五千助營官關上患之以問宰相欲遣使
臣宣慰仍索敕使裴度對曰克融無禮已甚若將輕
史記 卷八 先賢 三十三

矣薛如狂獸自于山林中咆哮號頭久當自困必不
敢離巢穴願陛下勿遣宣慰亦勿索敕使上悅從
之

故相晉國公王鐸爲丞相郎李錡時刑度支每年以
江河淮運至京水陸脚錢斗計七百京國米價斗四
十議欲令江淮不運米但每百斗納錢七百鐸曰非
計也若於京國糴米且耗京國之食若運米自淮至
京國兼濟無限貧民也糴米之制業已行矣竟無敢
沮其議者都下米果大貴米每斛而度支請漲以民

無至者故也。於是識者乃以鐸之察事矣。鐸卒以此大用。

唐末岐梁爭長。東院王者知其將亂。日以菽粟與泥爲土塹。附而堦之。增其屋。木一院笑以爲狂。亂既作。食盡。焦絕。民所害。賊爲李氏所奪。皆餓死。主沃粟爲糜。毀木爲薪。以覓。賊方有富人。預爲夾壁。視食之餘可藏者。乾之貯壁間。亦覓。

浙帥錢鏐時宜州戰卒五千餘人。送款。錢納之爲腹心。時羅隱在幕下。屢諫。謂敵國人不不可輕信。浙帥不

夏

先

先

三

不

指却敵伴不曉。曰。設此何用。浙帥曰。君豈不知欲獲敵耶。隱謬曰。審知是。何不向裏設之。浙帥大笑曰。本欲拒敵。設於內何用。對曰。以隱所見。正當設於內耳。蓋指宣卒將爲敵也。後浙帥延衣錦城。武勇指揮徐綰。許再思。扶宣卒爲亂。火青山鎮。人攻中城。賴城中有備。始等事敗。幾於覆國。

宋賣僂。開寶中爲翰林學士。時趙忠獻王專政。帝患之。欲開其過。一日召僂。語及昔所爲多不法。且譽僂

早負才望之意。僂盛言普開國勳臣。公忠亮直。社稷之鎮。帝不悅。僂歸言于諸弟。張洎引滿。辭其故。曰。我必不能作宰相。然亦不諱朱崖。吾門可保矣。既而召學士盧多遜。多遜嘗有憾于普。不喜其進用。遂攻普之短。果罷相。出鎮河陽。普之罷甚危。賴以勳舊脫禍。多遜迷參知政事作相。太平興國七年。普復入相。多遜有崖州之行。是其言之驗也。

張忠定公諫。知通達。舉臺司并州。有軍校管他部卒至死。獄具奏上。法官謂非所部。當如凡人。公執奏之

夏

先

先

三

不

日并接羌胡兵數十萬。一旦因一卒。法死一校。卒有輕所部之心。且生事。不若杖道之。於權宜爲便。上如法官謀。不數日。并卒悉本校。白晝五六輩。提刀趨喧。爭前刺技心胸。狼籍戶下。遂寘去。朝廷方以公向所執爲是。

李文靖公爲相。王龜公且方參預政府。時西北尚用兵。或至肘食。魏公嘆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文靖公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他日。四方寧。朝廷未必無事。其後北虜請和。西戎納款。而封禪可

祀蒐講墜典。康有康日。魏公始嘆文靖之先識過人遠矣。

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真宗使人于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有神死蝗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于朝。率百官賀。王又正公。以爲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真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爲天下笑。諸公皆謝曰。王且速議。非臣等所及。

祥符中。王沂公在被垣時。瑞應杏綠。公密請對。上詰及之。公奏曰。斯誠國家承平所感致。然願推勿居異

東坡先生集 卷八 三十九

日或有災眚。則免興議。退又白于執政。及後飛蝗旱

災。公乃亟被擢用焉。

王文正公爲兗州景靈宮朝修史。內臣周懷政同行。政乘間請見。公必俟從者盡至。冠帶以出。見于堂。皇

間乃白事而退。後周以事敗。方知公遠慮不淺。懷忌

陳晉公爲三司使。真宗命具中外錢穀大數以聞。忽

明肅太后臨朝。一日問宰相曰。福州陳絳。職汚狼籍。卿等聞否。王沂公對曰。頗聞之。太后曰。既聞。不効何也。沂公曰。方外事。須本路監司提發。不然。臺諫有言。中書方可施行。今事自中出。萬一傳聞不實。則所損又大。太后曰。速選有風力更事。任一人爲福建路轉運使。二相稟旨。退至中書。沂公曰。陳絳俗吏也。非王取不足擒之。立命進差劾。呂許公悅首曰。王取亦可。惜。沂公不論時。取爲侍御史。遂以爲轉運使。取拜命之次日。有福建路衙役投拜馬首云。押進奉荔枝到京。取偶問其道路山川風候。而其校應對詳明。動合意旨。取遂密訪絳所爲。投報泣曰。福州之人。以爲終世不見天日。豈料端公賜問。然某尤爲絳所苦者。遂條陳數十事。皆不法之極。取大喜。遂督校行臺。俾之幹事。取子不肖。私納校玩弄器皿。洎至闕中。取盡發校所言事。既至詔獄。事皆不實。而校遽首常納禁器。取于事聞。太后大怒。下取吏獄。且謫取淮南副使。皆如許公言。

東坡先生集 卷八 三十七

寶元中。忠穆王吏部爲都察使。河西首領元昊逆叛。

上問邊備。輔臣皆不能對。明日樞密四人皆罷。忠穆
誦龍州翰林學士蘇公僕與忠穆善。出城見之。忠穆
謂公僕曰。嚴此行。前十年已有人言之。公僕曰。必
士也。忠穆曰。非也。昔時爲三司監鈔副使。賊失獄。因
至河北。是時曹南院自陝西謫官。初起爲定帥。嚴至
定軍。治畢。璋謂嚴曰。失事已畢。自此當還。明日顧少
警。一日欲有所言。嚴卽愛其雄才。又聞欲有言。遂爲
僞。明日具饌甚清。儉食罷。屏左右曰。公滿目權骨。不
爲樞府。卽邊帥。武謂公當作相。不然。然不十年必總

史事

卷八

先識

三十八

樞相。此時西方富有警。公宜預講邊備。蒐閱人材。不
然。無以應卒。嚴曰。四境之事。唯公知之。何以見教。曹
曰。璋實知之。今當爲公言。璋在陝西日。河西趙德明
嘗使以馬博易中國。怒其息微。欲殺之。其可謀止。德
明一子方十餘歲。極諫不已。曰。以戰馬資鄰國。已
失計。今更以貨殺邊人。誰肯爲我用者。璋聞其言。私
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異志。聞其常往來
牙市中。璋欲一識。屢使人誘致之。不可得。乃使善書
者圖形容。既至觀之。其英物也。此子必須爲邊患。計

其時節。正公秉政之日。公其寬之。嚴是時殊未以爲
然。今如其所語。乃元昊也。皆如其言。

仁宗時。西戎方熾。韓公爲經略招討副使。欲五路
進兵。襲夏。時范文正守慶州。堅持不可。時尹洙通判
秦州。兼經略判官。一日將親公命至慶。約范進兵。范
曰。我師新敗。士卒氣沮。當謹守觀變。可輕深入耶。以
今觀之。但見敗形。未見勝形也。洙嘆曰。公于此乃不
及韓公也。韓常云。大凡用兵。當先置勝。敗于度外。今
公區區過慎。所以不及韓公也。范公曰。大軍一動。萬

史事

卷八

先識

三十九

命所懸。乃置于度外。仲淹未見其可。洙謀不合。建寧
魏公及舉兵入界。既師至好水川。元昊發伏。全師陷
沒。大將任福死之。魏公遽還至半途。而公卒父兄妻
子。號于馬首者幾千人。皆持故衣紙纓招冤。哭曰。汝
昔從招討出軍。征今招討歸。汝死矣。汝死矣。亦能從
招討以歸乎。既哀聲震天地。魏公不勝悲憤。掩泣駐
蹕。不能前者數刻。范公聞而嘆曰。當是時。雖置勝。敗
於度外也。

寶元初。元昊創立文法。故名吾祖揚書始聞。朝廷爲

之忿然。張郛公爲相。卽議絕和問罪。時西邊他備已
久。人不知兵。議者以爲憂。吳春卿時爲諫官。上言。夷
狄不識禮義。且勿與較。許所未。彼將無詞舉動。然後
陰勅邊臣密修戰備。使年歲間戰守之計立。則元吳
雖欲妄作。不能爲深害矣。奏入。郛公笑曰。人言吳舍
人心風。果然。既而和議一絕。元吳入寇。所至如入無
人之境。後數年。力盡求和。歲增地遁。仍改名元卒。朝
廷竟不同。世乃以春卿之言爲然。

慶曆間。華州士人張元。嘗累舉不第。落鬼負氣。側僞
史。取 卷八 先謙 四十一

有縱橫材。嘗薄遊塞上。觀覽山川。有輕畧西鄙意。其
雪詩云。戰罷玉龍三百萬。數騎殘甲滿天飛。又虜詩
云。有心待惜月中兔。更向白雲頭上飛。欲謁韓范二
帥。恥自屈。乃刻詩石上。使人持之市面笑其後。二帥
召見之。躊躇間已走西夏。與曩霄謀抗朝廷。連兵十
餘年。又建炎泰槍富國時。有士人假其書。謁揚州守。
守覺其僞。以白金五百兩。數原書。管押回。泰接見之。
卽補以官資。或問故。曰。有聊取假情書。若不以一官
束縛之。則北奔胡南走越矣。觀察此舉。加韓范一等。

矣。淳祐十二年。朝廷以京學遊士。排撻不絕。書行放
逐。頗聞其間亦有張元其人。開慶元年。各書照舊例
放泰供。夫學校以養士。科舉以取人。而棄儒士則非
二者所能半罷全在君相羅之法外也。

將堂爲淮南轉運使日。屬縣例致賀冬至。書皆投書
卽還。一縣使獨不肯出。須同書左右。論之皆不聽。至
阿遂亦不去。曰。寧得罪。不得書不敢回。時蘇子花生
顯駭怪曰。皂隸如此野狼。其令可知。蔣曰。不然。令必
從者。能使人不敢慢其命令如此。乃爲一箇答之。方
史。取 卷八 先謙 四十一

去。子美歸吳。中月餘。得蔣書曰。縣令果使者。遂爲延
譽。後卒爲名臣。或云天章閣待制杜杞也。
杜司徒嘗言我致政之後。必買小駝飽食。蹠之。着
寬布襦。移入市。看盤盤低。偏卽足矣。後致仕。果行其
志。諫官上疏言。三公不合入市。公曰。在吾計中矣。
趙元昊反。有詔削奪在身官兵。衆能生擒元昊。若斬
首者。卽爲節度使。乃賜錢萬貫。呂文靖公時在大名
府。聞之。驚曰。謀之誤矣。立劾奏曰。前代方鎮叛命。如
此治警。則有之矣。非所以禦戎狄也。萬一反有不遇。

之言得無損國體乎朝廷方改之已聞有指斥之詞矣其詞云某能生擒夏懷若斬首者賜錢三百貫投散官一秩時傳邊者益夏文莊也敢干謹儻如此

南海蠻酋虐其部人部人欲宜州自歸者八百餘人議者以爲不可納宜還其部蔡文忠公獨以爲蠻去殘虐歸有德且求生宜內之荆湖賜以閒田使以自營今親却之必不復還其部苟散入山谷當爲後患

平之不能得其後數年蠻果爲亂
慶曆中河決北都商湖久之未塞三司度支副使郭

史
卷八
先嚴

四十二

申錫親往董作凡塞河決重令中間一堵謂之合龍門堵長六十步功全在此時屢塞不合有木工高起獻議謂堵身太長人力不能壓堵不至水底故河流不斷繩繞多絕今當以六十步爲三節每節堵長二十步中間以索連屬之先下第一節待至底沉壓第二第三舊工畢之不可云二十步堵不能斷謂從用三節所費當倍而決不塞起日壓一堵水信未斷然勢必殺半壓第二堵止用半力水縱未斷不過小漏耳第三節乃平地施工足以盡人力處置三節既定

開上兩節自爲周泥所淤不煩人功申錫主前議不聽起說陸運數千人于下流收龍流埽既定而壩果流河決愈甚申錫坐前時買魏公帥北門獨以起言爲然卒用其計商湖方定

治手中韓經公建議於陝西刺義勇凡三丁前一每人支買弓箭錢二貫文省共得二十餘萬人深山窮谷無得脫者人情驚擾而兵紀律疎暴終不可用徒費官錢不賞無人敢言其非者司馬君實時爲諫官極言不便特劄子至中書堂魏公曰兵貴先聲後

史

卷八
先嚴

四十三

實今諒祚方桀驁使闕陝西驟益二十萬兵豈不損謂君實曰兵用先聲爲無其實也獨可欺之一日聞耳少緩敵知其情不可復用矣今吾雖益二十萬兵然實不可用不過十日西人知其詳不復懼矣魏公不能答役曰君但見慶曆間陝西募兵初利手背後刺面充正兵憂今復爾耳今已降敕賜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君實曰朝廷屢失信民間皆受此事未敢以敕勝爲信雖光亦未免疑也魏公曰吾在此君無愛此言不信君實曰光終不敢奉信但恐相公亦

不能自信耳。魏公怒曰：君何相輕甚也？君實曰：相公長在此，生可也。萬一均遠，僊落，它人在此。因相公見成之兵，遣遲糧戍邊，反掌間事耳。魏公默然，竟不爲止。其後不十年，義勇遲糧戍邊，率以爲常。一如君實之言，及君實作相，議改役法事，多不便，子瞻與其事，持論甚勁，君實不能堪。子瞻徐曰：若親見相公嘗與韓公言義勇，無一言役債。今日作相，不容其一言，豈忘昔事耶？君實雖止，實不喜也。未幾，子瞻竟罷後局事。

史記

卷八 先藏

附十

太宗真宗嘗獵于大名之郊，賦詩數十篇，賈魏公勝刺于石，韓魏公雷守日，以其詩藏于班瑞殿。既成，客有勸公摹本以進者，公曰：修之則已，安用進爲？客亦其喻公意，韓絳來遠進之，公聞之嘆曰：昔豈不知避耶？願上方銳意四夷事，不當更導之爾。

司馬光爲政，反王安石所爲，畢仲游與之書曰：魯安石以典作之說勸先帝，而患財之不足也，故凡說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益散青苗，置市易，欲徧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未能杜其興。

作之情而後欲禁其散，欲變置之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廢青苗，罷市易，蠲役錢，去鹽法，凡號爲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于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日詰法不可廢，必謀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廢者可復行矣。爲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果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間又將十倍于今日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俗于財也，則不足之論不

史記

卷八 先藏

附十

得陳于前而後新法始可永罷而不行。昔安石之蒞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救前日之弊而左右侍職司使者約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數，烏在其勢之可爲也？勢未可爲而欲爲之，則諸法雖廢，其行况未廢乎？以此救前日之弊，如人久病而少間，其父子兄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光得書粲然，竟如其慮。邊師遣种朴入奏，得諫言阿里骨已死，國人未知所

立契冊官趙純忠者謹信可任願乘其未定以勦兵數千擁純忠入其國立之衆議如其請純領曰事未可知今越境立君僭彼拒而不納得無損威重乎徐觀其變俟其定而擁戴之未晚也已而阿里骨果無恙

熙寧二年富文忠公自亳州被劾移判汝州迺南京張文定公箇守文忠來見坐久之文忠徐曰人固難知也文定曰謂王介甫乎亦豈難知也皇祐間方平知貢舉或薦介甫有文學宜辟以考校始從之介甫

史記

卷八 先謙

四十一

既來凡一院之事皆欲紛更之方平惡其人微以出自此未嘗與之語也文忠僥首有愧色蓋文忠素喜稱公至得位亂天下方知其妄云

陳忠肅公智明遠慮事無大小必原始要終驗如符契方赴召命至闕聞有中旨令三省徽進前後臣僚章疏之降出者公謂宰相謝聖澤曰此必有姦人圖蓋已愆而爲此謀者若盡進入則與時是非變亂有官何以自明因舉蔡京上疏請滅劉勢等家族及妄言擄劍入內欲斬王桂等數事謝驚懷歸白時宰錄

副本于省中其後京黨欺誣蓋林之說不能盡行由有此迹不可泯也

徽宗初政欲革紹聖之弊以靖國于是大開言路衆議皆以遷華復位司馬溫公等微官爲所當先忠肅時在諫省獨以爲幽廢毋后追貶故相發皆立名以行非細故也今欲正復當先辨明証周昭雪非臺諫責遠意之人然後發爲詔令以禮行之庶幾可無後慮不宜欲速致飾也朝廷以公論久夢且欲快悅人情遲施行之至崇寧間蔡京用事悉改建中之政人

史記

卷八 先謙

四十一

乃服公遠慮也

北方流民聚蕩鄧山中凡數十萬千戶楊英奉使河南策其不早制必反乃上疏言漸圖散遣不報後劉千金等作亂即使鄧本端追訟英先見謂一言可當十萬師比于茂蔭徐福

洪武中郭德成爲驍騎指揮嘗入禁中上以黃金二錠置其袖曰弟歸勿宣出德成納袖中比出宮門伴醉脫囊露金闕人以聞上曰吾賜也或尤之德成曰九關嚴密藏金而出非竊耶且吾妹侍宮聞吾出

人無間。安知上不以此相試耶。

高適反。楊榮勸上親征。上有難色。問夏原吉對曰。

臣昨見命將而色變。退諸臣等而泣。在庭如此。臨事可知。宜卷甲而往。一鼓可平。所謂先聲有以奪人也。

楊榮言是。上意遂決。

宣宗喜。徵行楊士奇曰。陛下尊居九重。思澤難遍。豈無充夫志。幸蒙同謫。發後錦衣衛獲二盜。伏林莽。候車駕。謀作亂者。上聞之曰。士奇真愛我。

正統末。王振謂三楊朝廷事虧。三位老先生然三先。

史事 卷八 先謙 四十一人

生亦高齡倦瘁矣。其後當如何。文貞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文敏曰。不然。楊先生休如此說。吾輩衰殘。無以効力。當薦幾個後生。報聖恩矣。振喜。令具名來。翌日。即同薦陳簡。高穀。苗衷等。振欣然用之。文貞武諒。文敏曰。彼輩吾輩矣。吾輩縱自力。後豈自己乎。一旦內中出片紙。自寫幾個名字。某入閣。某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已。今教士。竟是我輩人。當一心力也。文貞歎服。

武宗初年。連等用事。舉朝欲誅之。期必克。獨許襄毅。

曰。此輩得疎斥足矣。不然。恐有甘露之變。時不能從。卒貽縉紳數年之禍。

蔣恭靖爲御史時。舟次有一野僧。大肆罵詈。公若不聞。卽命放舟。次日復罵。一主政。遂遣筆楚僧。許奏被。

退。詢之。乃國族也。後問公所以怒者。公曰。以一僧妄侮吾輩。于中必有所恃。可輕與較哉。

梅少司馬國楨。制閩三鎮。虜酋或言於沙中。得傳國璽。以黃絹印其文。頂之千首。詣轅門獻之。乞公題請。公曰。璽未知真僞。俟取來吾閱之。當餉汝首。謂累世。

史事 卷八 先謙 四十九

受命之符。今爲聖朝而出。此非常之瑞。若奏聞上。獻宜有封賞。所望非猶也。公笑曰。寶源局自有國寶。此璽卽真。無所用之。吾亦不敢輕賣。上聽。念汝美意。命以一金爲犒。并黃絹還之。酋大失望。號哭而去。或問公何以不爲奏請。公曰。王孫滿有言。在德不在內。况虜酋視爲奇貨。若輕于上聞。百益扶以爲重。萬一璽皆微璽。而璽不時至。將真以封賞購之乎。人服其卓識。

江陵不齊喪。徐泰將上疏。聞慙而氣平。其兄猶慮賈。

船始日疏中宇有誤。徐出疏草。兄引燭焚之。次日鄒
九擇疏上。詔太淑廷杜幾。王荆石時在醫隱。嘆曰。
使徐直指疏上。當不令皇上怒至此。

西吳董尚書潯陽公。家富而勤于交接。凡衣冠過
賓。無不延禮厚贈者。其孫禮部青芝公。工于詩字。
往往以手書扇軸。及詩稿贈人。尚書聞之曰。以我
勢。雖日以銀幣爲惟。猶恐未塞人望。奈何。效清客行
事耶。且縉紳之家。自有局面。豈復以詩字得人。爵
將來破吾家者。必此子也。後民變事起。尚書已老。青

史記

卷八

先漢

五十一

芝公以文弱不能支。董氏爲之戒產。人服尚書先見
東海錢翁。以小家致富。欲卜居城中。或言某房者。業
已償價七千金。將售矣。亟往觀之。翁開房。竟以千金
成券。子弟曰。此房業有成議。今驟增三百。得無溢乎。
翁笑曰。非爾所知也。吾儕小人。被達貴而售我不稍
溢。何以塞衆口。且夫欲未。慶者爭。端未息。吾以千金
而獲七百之舍。彼之望既盈。而他人亦無利於吾。尼
歇斯矣。斯從此爲錢氏世業無患矣。已而他居多。以
價虧求貼。或轉贈往往成訟。惟錢氏帖然。

應變

孔子居陳。去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蒲人止孔子。謂
之曰。苟無遺衛。吾出于。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
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

楚人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
歸守國矣。國子國也。吾不從子言至此。公子目夷復
曰。君雖不言。國固臣之國。於是歸設守城守國。楚人
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宋人應之曰。吾
願社稷之靈。國已有君矣。楚人知殺宋公不得。宋國

史記

卷八

應變

五十一

於是釋宋公。宋公釋執走衛。公子目夷復曰。國有君。
守君易。不入始逆襄公歸。
呂布請袁紹。紹慮之。布求還洛陽。紹遣壯士送之。陰
令殺之。布乃使人致書。帳中潛遁。出夜中兵起。而布
已亡。
曹操攻呂布軍敗。布時得操。不讓。問操何在。曰。乘黃
馬走者是也。布騎乃釋操追黃馬。操突出引避。
陳矯從征漢中。太祖崩。群臣猶常以爲太子即位。常
願詔命。矯曰。王薨於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制哀。即位。

係遠近之望。卽具官備禮。一日皆辦明且燭以王后令。策太子卽位。文帝口。陳季弼臨大節。明略過人。信一時之俊。

齊斛律光聞琅邪王殺和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作事。故自不凡。入見後主於永巷。曰。小兒弄兵。與交手卽亂。鄒諺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自出千秋門。琅邪必不敢動。乃步道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僂徒。朕散帝駐馬橋上。還呼之。僂猶立不進。光就謂天子弟發一漢何苦。執其手強引以前。請帝曰。琅邪年少。屬肥

史記

卷八 德慶

五十二

臆滿。輕爲舉措。長大自不復然。顯克其罪。

劉琨爲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劉始夕。乘月登樓清嘯。胡賊聞之。皆僕然長嘆。中夜吹秦箏箏。賊皆流涕。人有懷土之切。向曉又吹。賊並起圍盡去。或云是劉王喬。

耶基。字世業。嘗征西爲賊所圍。糧仗皆盡。乃削木爲箭。剪紙爲羽。得圍散還朝。候射楊情勢之日。將本文史。遂有武畧。木箭紙羽。皆無故事。班墨之恩。何以通之。

宋檀祿爲廣陵相。義熙十年。司馬國璠兄弟以命。自北徐州界。潛得過淮。因天陰暗夜。率百許人。緣廣陵城入。呼喚直上廳事。祿曰。賊乘暗得入。欲掩我不備。但打五鼓。僂之以爲駭。必走矣。賊聞鼓鳴。乃奔散。追殺百餘人。唐太宗永泰三年。詔四鎮北庭兵徒涇州。衆皆怨。刀斧兵馬使王重之。謀作亂。朔以辛酉旦。警

嚴而發。前夕有告之者。民秀實知鄆州警使。乃陽及掌漏者怒之。以其失節。令每更來白。輒延之敘刻。遂四更而罷。重之不果發。卒情之。十四年。王潮爲河中

史記

卷八 德慶

五十三

少尹知府事。部將凌正暴橫。朝抑之。正與其徒謀乘夜作亂。潮知之。故縮漏木數刻以差其期。賊驚潰走。擒正誅之。軍府乃安。金僕散忠義爲博州防禦使。在鄆一夕陰舉。因徒謀反。發倉卒間。將校皆惶失措。忠義從容。但使守吏。搥鼓鳴角。因徒以爲天且曉。不敢出。自就桎梏。宋爲璿知梓州時。劍外初平。卒有以命者。散匿爲盜。無何。蜀軍校上官達。率以命三千人。掠民數萬。夜攻州城。璿曰。賊乘夜奄至此。烏合之衆。以整挺相擊。必無同志。正可持重以鎮之。且自

消矣。城中止有雲騎兵三百。令分守城門。環坐城樓。審令促其更替。未夜分。擊五鼓。賊悉遁去。以繞兵追之。擒上官進新于市。此數事者。會卒過夜。更變出奇。事定而迄不擾。易夫之九二。暮夜有戎勿恤。蓋四君以之。

玄宗賞賜兩三日。上御五鳳樓。觀者喧溢。禁不得奏。金吾自捉如雨。不能止。上患之。高力士奏。河南孟巖安之。爲理嚴請。使止之。安之至。以手板畫地曰。犯此者。死。于是三日。指其畫以相戒。無敢踰者。

史記

卷八 應變

五十四

曹武穆璋知滑州。號令明肅。西人憚之。自是邊境無虞。一日。方召諸將飲會。有叛卒數千。以奔賊境。候騎報至。諸將相失。公言。笑如平時。徐謂騎曰。吾命也。汝勿顯言。西人聞以爲製已盡殺之。

景德中。契丹南牧。真宗用寇萊公計。親御六軍。渡河。兵始交而斃其貴將。契丹有求和意。朝廷知之。使供奉官曹利用。使於兵間。利用見虜將軍中。與蕃將韓得讓。偶在虜車上坐。利用下車觀之。共議和事。利用許以歲遺銀絹三十萬疋兩。利用之行也。面請所

遺勝者。上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及還。上在帷官。方進食。未之見。使內侍問所遺。利用曰。此機事。當面奏。便使問之。曰。姑言其畧。利用終不肯言。而以三指加頰。內侍入。白三指加頰。豈非三百萬乎。上失聲曰。太多。旣而曰。姑了事。亦可耳。惟官溪泊。利用具開其語。旣對。上亟問之。利用再三稱罪曰。臣計銀絹過多。上曰。幾何。曰。三十萬。上不覺喜甚。尋此利用被寬尤厚。然當時朝論。皆以三十萬爲多。惟宰相畢士安。日不知此。虜所屬不滿。和事不能久。果未以爲然也。

史記

卷八 應變

五十五

然自景德至今。將百年。自古漢蕃和好。所未常有。旱公之言得之矣。

上在澶淵。遣王文正公還守東都。旣至。直入禁中。下令甚嚴。使人不得傳。後事。自河北還。公宗人及子弟輩。皆出迎于郊外。忽聞後有阿囑之聲。驚而視之。乃公也。其處事謹密如此。

大內災。宮室畧盡。比曉。朝者盡至。日宴。宮門不發。不得同上起居。兩府請入對。不報。久之。退班。上御拱辰門樓。有司贊謁百官盡拜樓下。呂文靖公獨立不動。

上使人問其意。對曰：公廷有變，群臣願一望天顏，上為舉簾俯視，見之，乃拜。

契丹犯河北，帝幸澶淵，以丁謂知鄆州等安撫使，時人民驚擾，爭趨楊劉渡，而舟人邀利，不時濟，謂取死罪，結為舟人，新河上舟人懼，民得悉渡，遂立部分，使並河執旗，擊刁斗，呼聲聞百餘里，契丹遂引去。

王旦在中書，祥符末，內帑災，緣帑幾罄，三司使林特請和市於河外，章三上，旦悉抑之，頃而特率衆屬詣子罕府，旦徐曰：「現復之，布固虛，自至奈何？」影因窮于史取。

史取 卷八 應變 五十六

四方居數日，外貢併集，受帛四百萬，蓋旦先以密符督之也。

薛長孺為漢州通判，戍卒閉營，放火殺人，謀殺知州兵馬監押，有來告者，知州監押皆不敢出，長孺挺身叩營諭之曰：「汝輩皆有父母妻子，何故作此事？然不與謀者，各在一邊，于是不敢動，惟本謀者八人，突門而出，散于諸縣村野捕獲，是時非長孺，則一城之人盡遭塗炭矣。」鈐轄司不敢以聞，遂不及賞，長孺簡肅公之侄，質厚人也，臨卒敢決如此。

英宗即位，赦天下，凡內外將校廂軍，皆加恩，時荆南所給鐵牌，皆故惡不堪，既陳庭下，士軍視之，失色，揚言曰：「朝廷大恩，乃以此給我，自且至午，不肯受賜，而偶語紛紛不已，轉運使劉述大懼，不知所為，居民往往奔出城，且言變起，是時張師正為州鈐轄，馳入軍資庫，呼將卒前曰：「朝廷非次之恩，州郡固無預備，今營中所有止如此，汝輩不肯拜賜，將何為也？」遂欲反，則非殺我不可，遂擲劍庭下，被廟示之，群校茫然自失，還聲皆受賜去。

史取 卷八 應變 五十七

神宗在藩邸，聞蘇公頌名，及即位，公適送伴契丹使，次恩州驛，夜火，左右諸千虜使出避，州兵叩門欲入，排公不為動，閉門堅臥如常，徐使守衛卒撲滅之，是夕州人諺言虜有變，排兵亦欲乘間生事，至聞京師使還，上問公處稱善久之，蓋知公之可用。元豐間，劉舜卿知雄州，虜寇夜竊其庫鎖去，吏索以聞，舜卿亦不問，但使其門鎗大之，後數日，虜驛送盜者，并以鎖至，舜卿曰：「吾未嘗以鎖合加於門，則大數寸，併盜還之，虜大慚沮，盜者亦得罪。」

建炎初，駕幸錢塘，留張忠獻于平江爲後鎮。時湯東野爲守將，一日聞有敕令至，心獨疑之。亟走白張，張曰：「亟遣吏屬解事者往視，有故，則緩驛騎，而先取歸。」湯遣官發視，乃明受僞詔也。又告曰：「是可宜乎？」張曰：「事至此，胡可隱？且卒徒急於望賜，吾屬先受禍矣。何忠之能輪？」湯曰：「當奈何？」曰：「今便發庫錢，示行賞意，乃屏僞敕，而陰取故府所藏登極敕書，置典中，迎登進門讀張之，卽去其階。衆無敢報登，而散金帛如都奏，時則可。」湯行之，於是人情略定，乃決大計。

東坡

卷八

史記

五十九

張浚次秀州，嘗夜坐，警備甚嚴，忽有客至前，出一紙懷中曰：「此苗劉謀賊公賞格也，沒問欲何如？」僕讀書知逆順，豈以身爲賊用？特見爲備，不虞恐有狡來者耳。」浚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浚異日，死四狗衆曰：「此苗劉刺客也。」康定間，元昊寇邊，韓魏公領四路招討，駐延安，忽夜有人携匕首至臥內，遞藥，韓振魏公起坐問誰何，曰：「某來教謀議。」又問曰：「誰遣汝來？」曰：「張相公遣我來，蓋是時張元昊國正用事也。」魏公從就枕曰：「汝携匕首去，其人道：某不忍，願得謀議。」

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出，明日魏公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報城上得金帶，乃納之。時范公純祐亦在延安，謂魏公曰：「不治其事，爲得體。蓋行之則沮國威，今乃受其帶，是墮賊計中矣。」魏公握其手再三嘆服曰：「非時所及，雖然，兵事實嚴，彼張魏之防衛疎矣。幸而客有鉏耨之機，不然而武元衡之禍作矣。喪身辱國，尚可言耶？」

趙南仲蔡父方，寧宗時爲荆湖制置使，蔡每聞警報，輒請將偕出，過敵輒深入死戰，諸將惟恐失利，置子盡死救之，屢以此獲捷。一日方賞將士，思不償勞，軍欲爲變。蔡時年十二三，覺之，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賽軍心，賴一言而定。」人服其機警。

史記

卷八

史記

五十九

嘉熙間，江西綱丁反，吉州萬安宰黃炳，鳩兵守備，一日五更探報，寇且至，炳亟遣巡尉領兵迎敵，衆皆曰：「空腹奈何？」炳曰：「速行飯，卽至矣。」炳乃率吏輩携竹籬木桶沿市民之門，曰：「知縣買飯，時晨炊方熟，皆有蒸飯熱水，厚厝其重，貢以行。」士卒皆飽餐，一戰破寇，由此論功，權守臨川。

資槐宋理宗時遷宗正寺簿出知常州後三日提點
湖北刑獄常帶軍亂夜繼火而歸守尉聞不出槐騎
從人于火所止問亂故亂者曰將軍馬彥直亂吾處
請吾屬將奔之償不爲亂也相坐馬上召彥直斬焉
前亂者還入伍中明日乃捕首亂者七人戮諸市而
贈彥直之家

昔人有任術者常爲延州廳真尉携家出宜秋門時
茶禁甚嚴家人懷越茶數斤稱人馬驚茶忽墜地
其人陽驚回身以鞭指城門騎尾市人莫測皆隨鞭
東東 老人 嘉慶 六十
所指望之茶囊已碎于矣壞矣

因初歐陽都尉挾妓飲酒事覺速救急妓擬毀貌以
往一晉日上神聖不可欺爾宜執莊嚴服或可免耳
妓從之此人見上命覓之妓解衣就縛給絳珍寶
照耀左右至裸體膚如如玉香聞遠近上曰覓兒
猶餘何况彼奴即此放

文皇晏駕於榆木川楊文敏公榮金文靖公初天恐
事泄盡取軍中錫器錄爲殮具覆以龍衣日進膳如
故錫工盡除以滅其迹至京師人未知之

劉圖之母賈劉氏也其後立祠故爲具制以諱父之
失乃作一大會中懸一聯書云本宗劉氏乃中三代
考妣五服親疎神鬼席

土木之難衆與北特虜聲言欲搶通州議者欲焚通
倉恐資盜糧時周文襄適在京議事令各衛軍准預
支半年糧各自往取於是肩負者踵接不數日寇師
頓實通倉爲空

永樂間降虜多安置河間東昌等處生焚蕃息驕悍
不馴方也先入寇時皆將衆械騷動幾至變亂至是

東東 老人 嘉慶 六十

發兵征胡貴及廣東西諸處寇盜于肅然奏遣其有
名號者厚與賞輸隨軍征進事平遂奏削于彼于是
數十年積患一旦潛消

英廟在房中也先以車載其妹諸配焉上以隱吳
宮重使虜使也正統十三年對曰焉有天子而爲
胡者後史何以載然却之則拂其情乃藉之曰爾
妹朕固納之但不當爲野合候朕還中國以禮聘之
也先乃止又選胡女數人薦養復却之曰爾侯他日
爲爾妹從嫁當并以爲嬪御也先益加敬焉

伯律爲禮部都吏時。尚書呂震兼攝工部。會神木既失火。有旨令都官同詰。呂草疏示伯律。伯律曰。若依此奏。恐不免罪。請於幾要木植中增補退二字。呂大然之。疏入。有旨報罷。

王文成恐逆濂。急下南京。欲殺其出。乃假爲都憲楊大脾出云。本院帶領俱達官兵四十八萬。齊往江西公幹。將發。參議賈濟曰。恐彼未必信。曰。可疑否。對曰。疑則不免。王笑曰。得。果一疑大事去矣。

陽明公旣擒逆濂。江彬等始至。遂流言誣公。公絕不

東取 卷人 卷八 六十二

爲意。初。謁見。彬輩皆設席于傍。令公坐。公伴爲不知。竟坐上席。而轉傍席于下。彬輩遽出惡語。公以常行交際事。體平氣論之。後有爲公解者。乃止。公非爭一坐也。恐一受節制。則事機皆將聽使。而不可爲矣。

曾銳督三邊。忽房泉薄城。曾令解旗息鼓。當門設木架。架上立金眼回。舞不自已。房推觀門外。人皆紛亂。亡何。回回架上將軍砲發。觀者俱成齏粉。韓雍有應變才。弱冠爲御史。出按江西。到官三日。不視事。但取院中舊牘。遍觀。及啟門。裁所如流。勦中事。

運。物情爲之駭服。時有 部下鎮守中官。而都御史。其數其封。懼以容雍。雍請其中官解之。明日。偶加封。而藏書封於後。候會開。便郵卒將以付已。伴不知。而啟之。讀數語。即併舊封還中官曰。此非吾所當開。欲杖郵卒。以謝罪。中官反爲救解。歡笑而散。

張佳胤令滑。巨盜任教高。章詐將書。挾匕首。以千金。劫張。張曰。車。張空虛。我將受諸豪右。乃手書十人名。令人持百金來。十人素善捕盜者。須臾人奉二十金。以進。公陽怒曰。賊汝百金。胡二十也。稱之良久。察賊

東取 卷人 卷八 六十三

少懈。一人前忽躍而就之。刺一人。縛一人。不勝時。擒巨盜于轉紐間。遂近扉不顧首。

山陰吳允有冠玉貌。隆慶間。總督三邊時。俺答之孫把漢那吉妻曰三娘子者。俺答甥女也。頗豐麗。俺答奪而有之。那吉怒。降我朝。朝廷授以指揮使。俺答亦歸附受封。三娘子任情恣肆。干預邊事。每親巡邊。得與兌接宴。彼此浹洽。習連數日。外議沸騰。然虜情類以洞悉。邊境賴以相安。人但知允之立功。不知其得功在此。三娘子善飲。允量匹休。故亦益相得耳。

一新娶婦靜眠。婦乘燭坐至三更。隱隱聞牆外聲。婦
形與婦。肩牆漸近。燕燈伺之。見一人仰首人。婦急投
椅壓賊項。自坐之。待婦醒視之。鄰人也。已死矣。婦驚
懼。婦曰。是不難。取一櫃內死者其中。鎖記。呼呼鄰人
門。門方啓。即搜入其家。請有厚禮。急移入藏之。遂至
詰午。無人還。因啓櫃。則死屍耳。欲陳告。以難爲詞。故
託病死。蓋危。

東夷

卷人

應變

六十四

兵略

李愬爲魏文侯上地守。欲人善射。乃下令曰。人有疑
訟者。令射的。中者勝。不中。負令下。人皆疾習射。日夜
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

齊與師伐楚。子發帥師當之。師三郤。楚賢良大夫皆
盡出其計。齊師愈強。于是市倫進請曰。臣有薄伎。願
爲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而遣之。偷夜解其將軍之
櫜。帳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
之帷。使歸于執事。明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
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復歸之。齊將軍太駭。

東夷

卷人

兵略

六十五

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則還師而去。
鄭桓公欲襲鄭。先問鄭之辨。智果敢之士。書其姓名。
得鄭之良臣而與之。爲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爲愛禮。
門外而埋之。疊之以飯。若盟。狀鄭君以爲內。鄭也。盡
殺其良臣。桓公因襲之。遂取鄭。

馬援上書曰。擊潯陽山賊。除其竹木。譬如嬰兒頭多
蟻。蝨刺之。蕩然。蟻蝨無所復依。

康范遷雲中太守。爲匈奴入塞。虜衆甚盛。而范兵不

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綽兩炬三頭發火營中星列
虜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晨
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楊瓌遷零陵太守時蒼梧桂陽儋州郡縣賊衆多
而瓌力弱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襲虜及車上繫
布索于馬尾又爲兵車專載弓弩剋期會戰乃令馬
車居前順風鼓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馬驚奔空
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群盜波駭破散
追逐果其渠帥郡境以清

史記

卷八

兵略

六十六

度尚募諸蠻夷擊交縣賊大破之降者數萬桂陽寇
賊卜陽潘鴻等逃入漢山尚破其三屯多獲珍寶欲
遂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鬪志尚乃宣言兵少未可
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乃并力攻之申令軍中盜賊
射獵兵皆皆出尚乃密使人焚其營獵者來還莫不
泣涕尚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言陽等財寶足官數
諸郡但不并力耳所必少少何足介意裴成憤踊躍
尚敕令秣馬蓐食率衆徑赴賊屯陽等自以深固不
復設備吏士乘銳遂破平之尚出兵三年群寇悉平

黃巾賊黨韓忠以十萬人據宛詔朱雋以八千人討
之雋與國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鳴鼓攻其西南賊
悉衆赴西南雋自將精兵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
忠乃退保子城惶懼乞降時司馬張超等譏聽之雋
曰不可今海內一統獨黃巾造逆納降徒長逆萌非
長計悉攻之不克雋乃登土山望之顧謂張超曰吾
知之矣賊外圍固固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
不如撤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出則意散
易破之道也既解圍忠果出因擊大破之

史記

卷八

兵略

六十七

曹操西征河間民田銀反扇動幽冀世子丕敎自討
之功曹常林曰今大將在遠外有強敵將軍爲天下
之鎮輕動違舉雖克不武乃遣將軍賈信討滅之信
脫請降議者皆曰公有舊法圍而後降者不赦程昱
曰此乃授獲之際權時之宜今天下略定不可誅也
必欲誅之宜先啓開議者皆曰軍事有專無請昱曰
凡專命者謂有臨時之急耳今此賊創在賈信之手
故老臣不願將軍行之丕曰善即自操操果不誅既
聞昱謀甚悅曰君非徒明于軍計又善處人父子間

故事破賊文書以一爲十，長史關淵上首級皆以實數，據開放，淵曰：夫征討外寇，多其數者，欲以大武功，聲民聽也。河間在封域內，銀等叛離，雖克捷有功，猶竊恥之，保大悅。

吳朱然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以此玩敵，使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

吳遣將軍賀齊討山越，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

軍刀劍不得振，弓弩射矢皆還自向，輒致不利，賀齊

軍長情自思，乃曰：吾聞兵有刃者可禁，彼能禁吾兵，

處取 卷八 兵略 六十九

必不能禁吾無刃物，乃多作勁木白槍，遇有力精帥

五千人，盡持槍先登，彼山越恃其善藥，了不嚴備，于

是以白槍擊之，彼禁者果不復行，所擊殺甚計。

建武十九年，妖賊單臣傳鎮等相聚入原武城，自稱

將軍，詔大中大夫臧宮圍之，不下，帝召公卿諸侯王

同方畧，皆曰：宜重其購賞，東海王陽獨曰：妖巫相劫，

勢無久立，其中必有傷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

宜小延緩，令得逃亡，逃亡則一亭長足以禽矣。帝然

之，卽勅官微聞緩賊，賊衆分散，遂拔原武，斬臣鎮等。

周文帝遣達奚武規齊軍，三騎皆衣敵衣，至幕下，馬

潛聽其軍號，屋營若著夜者，不如法，則捷之，具知敵

情，以告，遂破之。

宇文弼追尉遲迴于鄴，不利，時鄴城士庶觀者數萬

人，祈謂左右曰：事惡矣，吾當以權道破之。于是射走

觀者，轉相騰，聲如雷，弼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

振齊力擊之，遂大敗。

憲宗討吳元濟，唐鄧節度使高彥衛既敗，袁滋代將

復無功，李愬求自試，遂爲唐鄧節度使，愬以軍初

傷夷士氣未完，乃不爲斥候，部伍或有言者，愬曰：賊

方安，袁公之寇，我不使安而備我，乃令于軍中日

天子知愬能忍恥，故委以權，委戰非我事也，齊人以

怨名輕果易之，愬沉營，能推誠待士，賊來降，輒聽其

便，或父母與孤未葬者，給粟帛遣還，勞之日，而亦王

人也，無業親戚，衆顧爲愬死，故山川險易，與賊情偽

一能曉之，居半歲，知士可用，乃請濟師，于是縛鯨脰

兵，攻馬鞍山下之，拔道口，圍戰柵杆山，以取鍾冷城，

不肯度城，擒標將丁士良，具其才不殺，署捉生，將士

良第日吳秀琳以數千兵不可破者陳光洽爲之謀也。我能爲公取之。乃槍以獻。于是秀琳舉文城柵降。遂以其衆攻吳房。殘外垣始出攻。吏曰。往八日。法當避。愬曰。彼謂我不來。此可擊也。衆決死戰。賊乃走。或勸送取吳房。愬曰。不可。吳房拔則賊力專。不若督之以分其力。初秀琳降。愬單騎抵柵下與語。親釋縛。以爲將。秀琳爲愬策曰。必破賊。非李祐無以成功者。祐賊健將也。守與柵柵。其戕常易官軍。愬使祐獲于野。遣史用誠以壯士三百伏其旁。見廩卒若將縛

史

卷八

兵略

七十

聚者祐果輕出。用誠擒而還。詰將素苦祐。請殺之。愬不聽。以爲客將。間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至夜艾。忠義亦賊將。軍中多諫此二人不可近。愬待益厚。乃募死士三千爲突將。自敎之。會兩自五月至七月不止。軍中以爲不殺祐之謂。將吏雖然不解。愬力不能獨完。祐乃持以泣曰。天不欲平賊乎。何見奪者衆耶。則械而送之朝。表言必殺祐。無與共謀。蔡者詔釋以還。愬乃令佩劔出入帳下。署六院兵馬使。祐奉檄鳴。哨諸將乃不敢言。由是始定襲蔡之謀矣。不械送祐

則謗者不息。此與司馬懿祁山清戰。奉詔而止。同一機軸。皆成言先入。度其必不進而後行之者也。辛昂持節而蜀師老。李祐還蕃而吳定平。驛將之善。君亦與焉。

曹南院知鎮戎軍日。嘗出戰。小捷。虜引去。瑋偵去。遂乃掠牛羊輜重。緩驪還。頗失部伍。其下憂之。言于瑋。言牛羊無用。徒糜軍。不若棄之。整衆歸。瑋不答。使人候虜兵去數十里。聞津利牛羊。師不整。遂襲之。瑋愈緩行。得地利處。乃止以待。虜軍將至。使人迎諭之曰。

史

卷八

兵略

七十

軍遠來必甚疲。我不欲乘人怠。請休。愬士馬少。選次戰。虜方苦疲甚。皆忻然。嚴軍歇良久。瑋又使人諭之。欲定可相馳矣。於是各鼓軍進。一戰大敗。虜遂棄牛羊還。曹瑋謂其下曰。吾知虜已疲。故爲貪利誘之。比彼來幾行百里。若乘銳便戰。猶有勝負。是行之人。若小憩。則足痺不能立。人氣亦闕。吾以此取之。淳化中。李繼捧爲定難軍節度使。陰與弟繼遷謀叛。朝廷遣李繼隆率兵討之。謀所向。繼捧欲徑襲夏州。武謂夏州賊聚所在。我兵少。恐不能。不若先據石堡。

觀賊勢，陸謂不然曰：「我兵既少，若徑入見州，出其不意，彼亦未能料我。」衆遂先據石堡，衆已驚，豈能復進？乃引兵馳入撫寧縣，掠獲未知。遂進攻夏州，掠狼狽出迎，擒以歸。撫寧舊治無定河川中，數爲虜所犯，陸乃遷縣滴木崖，在舊縣北十餘里，皆石崖峭拔，十餘丈，下臨無水，今謂之囉九城者是也。熙寧中所治，撫寧舊城耳。本道圖牒皆不載，惟李繼隆西征記言之甚詳。

宋史 卷八 兵略 七十三

陸之地，祥符中，用蕃僧立遷之策，將衆十萬，穿古清州入寇，時曹瑋以引進使知秦州，領騎卒六千守伏羌城，聞賊已過界利城，瑋率諸將渡渭遷之，遂合戰于三都谷，賊軍雖衆，然器甲殊少，在後者所持皆白牴毛連，以備劫虜而已，瑋知其勢弱不足畏，欲以魚腹之，自引百騎穿賊陣出其後，升高指揮，軍中鼓噪夾擊，賊大潰，斬首三千級，明日視林薄間，中傷及殺虜死者萬計，瑋之威名由是大震，瑋氏自此衰弱矣。張忠定公討劉玆，兵退，有以賊首級求賞者，公曰：「當

奔突交戰之際，豈暇獲其首邪？此必戰後，爾未知復是誰，腹直以倫日，學士果神用也。當時隨倫爲先鋒，入賊用命者，皆中傷被體，主帥令付營將理矣，公命悉昇以來，先錄其功，帶首級者，次之，于是軍情以公賞罰至當，相顧歡躍。按戰後論功，先吊死而後問傷，傷殘優于俘斬，刀傷優于箭傷，重傷優于輕傷，而傷在前者，迎敵傷，在後者，避敵，因而稍致甄別，第其實謂此固今日軍中所以激勸將士之大端也。

宋史 卷八 兵略 七十三

邠州元昊初臣，龐穎公自延州入爲樞密副使，首言關中苦饑餉，請徙沿邊兵就食內地，謀者爭言不可，以爲虜初伏，情偽難測，未可遽弛備，獨公知元昊已困，必不能遽敗盟，卒徙二十萬人，後爲樞密使，復言天下兵太冗多，不可用，請汰罷老，時論紛然，以爲必生變，公曰：「有一人不受令，臣請身坐之。」仁宗用其言，遂汰八萬人。

寶元中，党項犯邊，有明珠族首領驍悍，爲邊患，种世衡爲將，欲計擒之，聞其好擊鼓，乃造一馬，持鼓，鼓以

銀裹之極華。煥齊使謀者賜賁入明珠。族後乃擇驍卒數百人戒之曰。凡見負銀鼓自隨者。併力擒之一日。羌酋負鼓出。遂爲衝擒。

太子中含于盡彭年。青州壽光人。博學能文。喜言兵。富文忠公丁文簡公薦堪將領。以爲武學教授。慶曆中。元昊數犯邊。北虜乘機聚兵。求闕南地。丞相呂文靖公召彭年計之。彭年云。夷狄不可較義理。今幸歲德在我。爲主者勝。宜治西北行宮。若將親征者。以壓其謀。乃以大名府爲北都。未幾西戎請盟。虜亦遁好。

卷八 兵略

七十四

呂丞相稱之。彭年謝不復見。慶曆末。仁宗春秋高。皇嗣未立。登州昨嶠山數震。竊以言。彭年上疏曰。昨嶠極東方。殆東朝未建。人心搖動之象。宜早定儲以安天下之心。且言宜以齊爲節度。逮英宗入繼。乃錄齊邸。遂爲興德軍。以先識稱之。

元昊分山界戰士爲二廂。今兩將統之。剛浪陵統明堂左廂。野利遇乞統天都右廂。二將能用兵。山界人戶善戰。中間劉平。石元孫。元任福。葛懷敏之敗。皆二將謀。慶曆中。神世衡守青澗。謀間離之。有僧空寺僧

光信。落鬼航酒。邊人謂之王和尚。多往來蕃部中。每厚給酒肉。善遇之一日。謂信曰。我有善客。野利相公若爲我賁之。卽以書授信。臨發。復召飲之酒。謂曰。塞外苦寒。吾爲若納一襖。可衣以行。曰。當復歸我。信始及山界。卽爲邏兵擒。見元昊。得賁書。發書。卽尋常寒暄之間。吳疑縛信。拷掠千餘。至賜以兵刃。信終言無他。吳益疑。顧信所衣襖甚新潔。立命焚拆。中得與乞書。言前承書約。歸投尋聞朝廷及云。只候信回。得報如期。舉兵入界。惟盡以一廂人馬內應。僞復元

卷八 兵略

七十五

吳朝廷當以靖難軍節度使西平王奉實。吳大怒。自此竟奪乞兵。旣又因事殺之。蓋乞先又與吳乳母白姥有隙。歲除日。乞引兵巡邊。深涉漠境。數宿。白姥乘間。乃謀乞欲叛。吳疑之。因斬奪厚遇蕃酋之子蘇乞。賜吳常賜乞寶刀。而養父得幸乞。衝迷使襲竊乞刀。許以緣邊職任。錦袍。真金帶。要得刀還。衛乃唱言乞已爲白姥譖死。設祭境上。爲文叙歲除日相見之歡。夜乃火燒。逐幾川中盡明。虜見火光。引騎窺覷。乃伴委祭具。而銀器凡千餘兩悉棄之。虜人爭取。聚

得吳所賜刀及香爐中見祭文已燒盡乃存數十字
具得之又議所賜刀遂賜乞死乞有大功死非其罪
自此君臣猜二至不能軍而山界無長將統領不復
有侵掠之患而邊鄙亦少安矣後信附西戎貢使得
歸改名嵩仕終左藏庫副使大都平夏之功世衡計
謀居多當時人未甚知衡卒乃錄贈觀察使

仲淹知延州先是總官領邊兵萬人幹轄領五千人
都鹽領三千人寇出則官早者先出禦仲淹曰將不
擇人以官爲次第敗道也乃大開州兵得萬八千人
史取

卷八 兵略 七十六

分六將領之將各三千分部訓練使並賊多寨更番
出禦梅少司馬客生疏云古之部爵也以功今之叙
功也以爵二語極切時弊夫臨陣則早者居先叙功
又早者居後是並以性令婦人耳宜志士之裹足而
不出也分將迭出之謀固當吾謂論功尤當專叙汗
馬而母輕冒帷帳則豪傑之氣平而功名之士知奮
矣

寶元中虎項犯塞時新募萬勝軍未嘗戰陣還寇多
北狄青爲將一日盡取萬勝旂付虎項軍使出戰虜

望其旗易之全軍徑趨爲虎翼所破殆無遺類又青
爲樞密副使宣撫廣西時發智高守峴峴青至賓
州直士元令節大張燈燭首夜燕將佐次夜燕從軍
官三夜宴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忽稱
疾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諭孫元規今暫主行酒少服
藥乃出數勞坐客至曉各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是
夜三鼓青已奪峴峴矣又青在涇原常察富衆戰必
以奇勝預戒軍中盡捨弓弩皆執短兵令軍中聞鉦
一聲則止再聲則嚴陣陽却鉦聲止則大呼突之士

史取 卷八 兵略 七十七

卒如教繞遇敵未接戰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皆却
虜大笑相謂曰孰謂狄天使勇忽鉦聲止遽前突之
虜兵大亂相蹂踐死不可勝計又青嘗與虜戰大追
奔數里虜忽塞對山路知其前必遇險士卒皆奮擊
青遽鳴鉦止之虜得引去驗其處果臨深澗稍佐皆
悔不及擊青獨曰不然奔虜忽止拒我安知非謀軍
已大勝殘寇不足利得之無所加重萬一落其術中
存亡不可知率悔不擊不可悔不止青後平嶺寇賊
帥饒智高兵敗奔邕州其下皆欲窮窟穴青亦不能

謂趨利乘危。人不測之域。非大將事。智高因而獲免。天下皆罪青。不入其罪。脫智高於垂死。然青用兵。主勝而已。不求奇功。故未大敗。計功最多。平爲名將。聲奕基已。勝敵可止矣。然猶攻擊不已。往往大敗。此青所戒。勝能戒。乃青過人處。

王德用爲定州路總管。日訓練士卒。久之。士卒殊可用。會契丹有謀者來覲。或請捕殺之。德用曰。第令之。吾正欲其以實還告。百戰百勝。不如以不戰勝也。明日。故大閱。士皆踴躍思奮。乃賜下。令具糗糧。聽吾旗鼓所向。覲者歸告。謂漢兵且大人。遂來議和。

史記 卷八 兵略

二八

歷年中。兗項母梁氏。引兵犯慶州。大顯城。慶節遣別將林廣拒守。虜圍不解。廣使城兵。皆以弱弓弩射之。虜度其勢所及。稍稍近城。廣乃易強弓勁弩。盡射。虜多死。遂相擁而潰。梁又引兵卒至。保安軍。顯寧寨。圍數重。時寨兵至少。人心危懼。有老倡李氏。得梁陰事甚詳。乃振衣登陴。抗聲罵之。盡發其私。虜皆掩耳。飲力射之。莫能中。李氏言愈厲。虜度李終不可得。恐且得罪。遂託他事中夜解去。鷄鳴何盜皆有所用。信有

之。

慶曆中。契丹遣蕭英。劉六符。來求取關南地。朝廷患之。王武恭帥定州。虜密遣人來覲候。吏得之。獨行告請斬徇衆。武恭特不問。明日出獵近郊。號二十萬。親執旂鼓示衆。下令曰。具糧糗。視大將軍旗所向即馳。敢後者斬。覲者歸。審以告。虜疑漢兵將深入。無不懼。仁宗亟遣使問計。對曰。咸平景德邊兵二十餘萬。皆屯武定。不能分扼要害。故虜得轉境。徑犯澶淵。且當虜以陣圖賜諸將。人皆謹守。不敢自爲方擊。發意不

史記

卷八

兵略

七十九

相援。多至于敗。今願無助陣圖。第擇諸將。使應變出所。自立異功。則無不濟。仁宗以爲然。能平仲謀劫虜寨。欲誘以餉。仲襲叔。持不可甚堅。及平仲敗。襲叔乃請還。再擊之。曰。今必勝矣。或問平仲之衆。爲虜所笑。奈何。再出。襲叔曰。此所以必勝也。襲叔可爲知兵矣。然朝廷力上下震懼。無能用者。哀哉。唐主之不可輔也。

張魏公在秀州。自易苗劉爲部役。時張俊亦在秀州。公深結之。會韓世忠舟師亦至。公與世忠對哭。因聚

世忠將士呼諸將校至前抗聲問曰今日之事孰願
就逆皆對曰賊逆我順又曰若沒此舉逆天悖人可
取滾頭歸面傳不然有一退縮悉以軍法從事衆皆
感憤遂勒兵行次臨平逆黨屯拒不得前世忠等得
衆大破之傳正彥遁入閩追獲斬首拜公知樞密院
事時年纔三十二

李綱請造戰車曰慮以鐵騎勝中國其說有二而非
車不足以制之步兵不足以當其馳突一也用車則
馳突可禦騎兵馬弗如之二也用車則騎兵在後度
重車 素人 兵略 八十

便乃出戰卒多怯見敵輒潰雖有長技不得而施三
也用車則人有所依可施其力部位有束不得而逃
則車可制勝明矣靖康間敵車製者甚衆獨總制官
張行申者可取其造車之法用兩竿雙輪推竿則輪
轉兩竿之間以橫木桄之設架以載巨弩其上施皮
籬以捍矢石藉神獸之暴弩矢發於口中而窺其目
以望敵其下施甲楯以衛人足其前施鎗刃而重
各四枚上長而下短長者以禦人也短者所以禦馬
也其兩旁以鐵爲鈎索止則聯屬以爲營其出戰之

法每車用步兵二十五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
登車望敵以發弩矢二十人執牌弩等長鎗斬馬刀
爲車之兩旁重行行五人凡遇敵則牌居前弩弩次
之鎗刀又次之敵在百步內則偃牌弩弩開發以射
之既退近則弩弩退後鎗刀進前鎗以刺人而刀以
斬馬足賊退則車徒鼓噪相聯以進及險乃止以騎
兵出兩翼追擊以取勝其布陣之法則每軍二千五
百人以五分之一凡五百人爲將佐衛兵及輜重之
屬餘二千人爲車八十乘欲布方陣則面各用車二
乘 素人 兵略 八十一

十乘車相聯而步兵彌縫於其間前者其車向敵後
者其車倒行左右者其車順行賊攻左右而掩後則
隨所攻而向之前後左右其變可以無窮而將佐衛
兵及輜重之屬皆處其中方圓曲直隨施之便行則
鎗次以爲陣止則鈎聯以爲營不必開溝塹築營壘
最爲簡便而完固
吳玠防車戰餘意立疊陣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
得起次最強弩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弩約賊相
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弩并發次陣如

之凡陣以拒馬爲限。鐵鈞相連。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爲節。騎爲兩翼蔽于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

張威自行伍充偏裨。其軍行必若銜枚。寂不聞聲。每戰必克。金人憚之。荆鄂多平野。利騎不利步。威曰。彼鐵騎一衝。則吾技窮矣。乃以意創撒星陣。分合不常。聞鼓則聚。聞金則散。每騎兵至。則聲金一。軍輒分數十族。金人隨分兵。則又趨而聚之。倏忽間。分合數變。金人失措。然後縱擊之。以此輒勝。

史記

卷八

兵略

八十三

開禧用兵。諸將皆敗。唯畢再遇數有功。敵常以水櫃敗我。再遇夜縛梁人數千。示以甲冑。持旗橫戈矛。嚴立成行。昧爽鳴鼓。敵人驚視。亟放水櫃。旋知其非真也。甚沮。乃出師攻之。敵大敗。又嘗引敵與戰。且前且却。至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黑豆布地上。復前將戰。佯爲敗走。敵乘勝追逐。其馬已餓。聞香皆就食。鞭之不前。我師反攻之。敵人馬死者不勝計。又嘗與敵對壘。度敵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慮來相追。乃置旗幟於營。縛生羊置前。二足於鼓上。擊

鼓有聲。敵不覺爲空營。復相持竟日。及覺欲追。已遠矣。近時沅州蠻叛。荆湖制司遣兵討之。蠻以竹爲箭。傳以毒藥。略着人肉。血濡縷。無不立死。官軍畏莫敢前。乃祖遇智。裴東萊人。羅列焜煌。蠻見以爲官軍。萬矢俱發。何矢盡。出兵攻之。直搗其穴。一戰而平。

王越撫大同。一日大雪。方生地爐。使諸伎抱琵琶捧觴侍。而一千戶洞房還。即召入與談。房事甚析。大喜。曰。寒矣。手金巨飲之。復談。則益喜。命弦琵琶。而侑酒。即并金厄與之。已又談。則又喜。指伎中。最姝麗者曰。

史記

卷八

兵略

八十三

欲之乎。以乞汝。自是千戶所至。爲效死力。積功至指揮。其夜樂崩帳。將至。風暴起。塵翳目。衆咸欲歸。一老卒前曰。天贊我也。去而風。使虜不覺。歸而卒遇虜入掠者還。而我據上游。皆是風也。越不覺下馬拜。功成。推卒功以爲千戶。

余肅敏以副都御史。巡撫延綏。自正統中。都督王禕鎮守榆林。未城也。肅始減榆林及十八寨。移鎮榆林。尚未附也。成化七年。始置衛。八年。余請復廣榆林城。增添三十六營堡。肅陝中伍籍之脫落。及罪謫南

戊子孫不能南風土者皆聽選伍以實榆林建學立官師擇其少者爲弟子員於是邊有城堡軍士得勤力以樹歲果并開界石外地使與屯田歲得四十餘萬石而榆林始爲重鎮。

先朝處降虜近畿也先入寇多從之而北會西南方用兵諫與景帝謀每征行輒挾精騎以往厚與之資有功則官之已更達其妻子自是財賦少惟惠福洪自錫石入衛所謂老弱凡八城悉歸也先然虜亦不知守諫謂此宜府垣屏不可棄乃授都督孫安計

史事

卷八

兵略

八十四

使以精兵孫龍門關出據之募民屯田且守八城遂復貴州苗寇久未平侍郎何文淵請罷二司專設都司以大將填之諫曰不設二司是夷之也夷之何以通漢禁道且無故棄祖宗所設地不解遂廢當是時浙閩有鄧茂七葉宗雷廣有黃蕭養又有種徃而三楚貴竹苗蠻處處蜂起前後命將將兵皆出諫自就令明審不少寬資片紙行萬里外如電耀擊焉天順間北虜出沒河套爲邊患泰結受命杜謙方略奏言搜河套復東勝皆事勢所難惟收新軍以資邊

選土兵以助守不但可資近郊抑亦足爲長便

成化初兩廣蠻寇大起時韓襄毅雍謫在浙江參政使就拜爲食都御史督理軍務雍卽日拜命會議進取或請分軍蹙賊入廣西可破雍曰不然兵有合爲正分爲奇者二廣地僻完郡大藤峽爲賊藪本諸軍不先肅其本乃分兵以趨末分兵勢弱趨末難盡我先師丑汝南可以攻大藤援高廉雷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明諸路勢若常山首尾互應彼分而拒我聚而攻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茲

史事

卷八

兵略

八十五

行必勝我奪之矣遂督大兵分道進擊直抵大藤峽道有里老儒生數百人跪持香曰我輩苦賊久矣今日幸遇天兵得生爲良民願先三軍鋒雍大怒顧左右叱曰此皆賊耳得斬之左右初亦疑既轉而視中利刃出乃悉斷頭散手足剝腸胃分掛竿棘中累累相屬賊大驚沮曰韓公天威也遂破之前後斬獲四萬一千有奇盡降餘黨斬其藤改爲斷藤峽刻石紀功班師

伍文定與宸濠江中殊死戰忽出一大鯉書寧王已

擒我軍毋得縱殺賊見之驚擾遂大潰。

許達河南岡始人令樂陵期月令行禁止時流賊勢熾達預築城浚隍貧富均役踰月而成又使民各築墻高過屋簷仍開墻竇如圭僅可容一人家令一壯丁執刀俟于竇內其餘人皆入隊伍令曰守吾號令視吾旗號違者從軍法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至火無所施兵無所加旗舉伏發盡擒斬之。

史乘

卷八

兵略

八十一



卷之九

成務二

權智

善言

蘇中書竹齋

留餘堂史取卷之九

龍城賀詳纂著 男久邵述



成務二

權智

管子得於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送之齊，皆譴歌而引。管子恐，魯止而殺已也。欲逃，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爲女唱，女爲我和。」和適宜，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管子可爲能因事役人，人得其所欲，已亦得其所欲，以此術也。而用萬乘之國，其霸猶少乎。

史取

卷九 權智

一

魯成公時，晉人執鄭伯。公孫申曰：「我出師以圍許，若將改立君者，晉必歸君。」故鄭人圍許，示不急君也。晉樂書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爲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于是諸侯伐鄭而歸鄭伯。

楚公子微服過宋，門者難之。其僕操善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晉元帝薨，陰之敗，月明無由去，有頃雲霧晦，因潛得出。晉王廙之敗，沙門曇承匿其初于華，使提衣囊自臨津還，疑之。承訶曰：「叔子不迷行，乃掩之。」數十止，是得免。周太祖出山墜馬，李穆以馬

策擊而罵之。賊不疑貴人，緩之得免。宇文泰與侯景戰河上，馬逸墜地，李穆見之，以策扶泰。問曰：「龍東軍士汝曹主何在？」而向晉此，追者不疑其爲貴人。與之馬俱還。五事相類，若郭子儀殺羊，裴請勅之，李愬進馬，溫造彈之，亦此意也。

秦王使人獻玉連環于君王后。曰：「齊人多智，能解此環乎？」君王后取椎擊碎之，謝使者曰：「已解之矣。」

漢武帝教霍去病讀孫吳兵法，去病曰：「爲將，顧方略何如？」不至學古兵法。三國夏侯惇，父使讀項羽傳及

史取

卷九 權智

二

兵書不肯，曰：「能則自爲耳。」安能學人？宋岳飛好野戰，宗澤謂非萬全計，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是皆能自立者。故東臨王湯和開國名將，有語及兵書者，輒笑曰：「臨陣決機在智識，敵達耳，何以泥古爲？」聞者服之，法果足恃乎。趙括徒讀父書而不知合變出奇，覆趙全軍，房琯效古法用車戰陳，濟斜之敗，僅以身免。宋仁宗問王德用：「以邊事，德用謂咸平景德中，賜諸將戰國人皆死守，以至屢敗，願不以陣圖賜諸將，使得自立，異效帝是其

言紹興初王德平秀州賊謀言將用火牛德笑曰是古法也可一不可再今不知幾此成擒耳陳交賊衆殲焉法之不足恃也久矣

史殖貨傳曰貪買三之廉買五之夫貪買所得宜多反少廉買所得宜少反多何也廉買知取知子貪買知取不知子也夫以子爲取其獲利也大富商豪賈若惡販夫販婦之分其利而斷斷自守亦無大利之獲矣巨賈呂不韋見秦子異人質于趙曰此奇貨可居遂不吝千金爲之經營於秦異人卒有秦國不韋史取

卷九

雜智

三

爲相此其事固不足道而其以子爲取亦商賈之權也勾踐以四封内外付種蠡而卒能滅吳雪恥漢高帝捐四萬斤金與陳平不問出入粟數千里地封韓彭無愛惜心遂能滅項氏有天下劉晏造船合費五百緡者給千緡使吏胥工匠皆有贏餘是皆得廉買之術者東坡曰天下事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寒陋之小人

朱博守左馮翊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盜人妻見所創若其煩府功曹受賂白除禁關守尉傳聞知以他

事召見觀其面果有瘡博屏左右問曰是何等創也禁自知情得叩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焉爾欲酒卿取杖拭用卿能自焚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博因勸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因親信之爲耳目禁晨夜發起部中盜賊及他伏姦有功效博擢禁連守縣今久之召見功曹閉閣數責以禁等事與筆札使自記功曹僥飾具自疏姦賊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乃令就席受教自改而已投刀使削所記遣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慄不敢蹉跌博遂成

史取

卷九

雜智

四

朱博武吏不更文法及爲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且留此縣錄見諸自言者事畢乃發欲以觀試博傳心知之告外趣駕既白駕辦傳出就車先自言者使從事明敎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史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其民爲吏所究及言盜賊詞訟事各屬其部從事傳駑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後博徐問果老從事教民衆

會傳殺此吏州郡畏之

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買苦之。張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首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闔里以爲長者。敞於召見責問，因責其罪，犯其宿負，令致諸偷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諸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署敞，皆以爲吏，建籍休置酒，小偷悉來買，且欲醉。」偷長以緒汗其衣裾，吏坐里闔，聞出者汗緒，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抱鼓希鳴，市無偷盜。

史事

卷九

權智

王

趙廣漢善爲鉤鉅，以得事情，鉤鉅者，設欲知馬買，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買，以須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惟廣漢至精能行之，他人效者莫能及。

王莽時，鄆郡海曲有呂母者，子爲縣吏，犯小罪，宰殺之。呂母怨，思報宰，母家故豐資，乃益釀醇酒，買刀劍衣服，少年來沽者，輒奢與之，故者輒假衣不問直，數年而財盡，少年欲相與償之，母泣曰：「所爲厚諸君，非求利也，徒以縣宰枉殺吾子故。」諸君背裏之手，少

年壯之皆許諾，遂招令以命殺千呂母，自稱將軍，引兵攻破海曲，執宰數，其罪請吏叩首請宰，母曰：「吾子不當死，爲宰枉殺殺人者死，又何請乎？」遂斬宰，以頭祭子冢，因以衆屬劉盆子。

歷范，字叔度，永平初，隴西太守鄧融辟范爲功曹，會融爲州所舉，案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權相濟，乃托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乃東至洛陽，變姓名求代，廷尉獄卒未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盡心諷視，融惟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范，訶之曰：「君困厄，替亂耶？」后融釋繫出，病困，范隨養視及死，送喪至南陽，葬畢而去，終不言姓名。朝歌賊李等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虞胡爲朝歌長，始至陰莒市中無賴，悉賈其罪，使人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遣貧人能縫者，備作賊衣，以絲線縫其裾爲幟，有出市里者，吏輒擒之，賊繇是駭散。

諸葛亮屯陽平，遣魏延諸人并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司馬懿率二十萬衆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前

史事

卷九

權智

六

臂亮六十里。亮聞懿垂至，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亮意氣自若。令軍中仆旗息鼓，不得妄出。懿大開四城門，掃地却洒。懿嘗謂亮持重，而假見勢弱，疑其有伏，引軍趨北山。亮拊手大笑曰：「懿必謂吾怯，弱有強伏，猶山走矣。」候還，白如亮言。懿後知深以爲恨。

魏軍至，費禕率衆往禦之。先祿大夫來敏與禕別，求共閑基，于時羽檄交馳，人馬振甲，嚴駕已訖。禕與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禕行賊，速退。」

東事 卷九 雜智

七

王丞相善於因事，初過江，督竭，唯有練數千端。丞相與朝賢共制練布單衣，一時士人翕然競服。練遂涌貴，乃令主者賣之，端至一金。

王緒素護殷州州于王國寶，殷甚患之，求術于王東亭曰：「卿但數詣王緒，往觀屏人，因論他事如此，則二王之奸離矣。」殷從之，國寶見王緒問曰：「此與仲堪何所道？」緒云：「故是常談。」國寶謂緒于己有隱情，好日疎說言用息。

謝服以朝廷密事語兄驍，驍輒向親舊說爲戲，咲

以紀其言

何歡叔在政清約，不通同道，密歲餘，夏節忽榜門受餽，共得米二千八百石，悉取以代貧人輪租。

冀州市多姦詐，趙炬用銅斗錢八，百姓便之。

齊文襄疑文宣佯愚，慮有後變，將陰圖之。以問崔暹，暹曰：「嘗與二郎俱在行位，試以手扳拍其背，不喚乃將，屏手扳換暹行者，自措拭而觀視之。以是知其資稟不足慮也。」帝既鑒暹，責其往背打背，暹自陳所對文襄之言，明已功以贖死。帝悟曰：「我免禍乃暹之力。」

東事 卷九 雜智

人

釋而勞之

齊王敬則爲暨陽令，縣有一部劫，遂入山中爲民患。敬則遣人致意劫帥，令出首，當相申論。郭下廟神甚醜，百姓信之，敬則引神爲誓，必不相負。劫帥既出，敬則于廟中設酒會劫帥，于坐收縛之，曰：「吾辱神若自誓，還神十牛，今不得違誓，卽殺十牛。」解神遂斬諸劫，百姓悅之。

章孝寬至相州，何尉遲迴，審其反狀，乃馳還，所經橋道悉令毀撤，據驛馬自隨，又勅驛將曰：「蜀公將至，可

多儲肴酒，務要週進。梁子康將騎追孝寬，驛司供帳豐厚，停面，故不及。

東魏郎中杜弼，以在位貪污，請治之。高歡曰：「今督將屬多在關西，宇文黑獺常招誘之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一吳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爲正朔所在，我若不相假借，恐督將盡歸黑獺。士子悉奔蕭衍，人物流散，何以爲國？」宜少待之。至是將出兵拒魏，弼請先除內賊，歡問爲誰，弼曰：「諸勳貴掠奪百姓者是也，歡不應使軍士張弓注矢，舉刀按。」

東魏

卷九

權智

九

稍夾道羅列，命弼冒出其間，弼戰慄流汗，歡乃餘論之曰：「矢注不射，刀舉不擊，稍按不刺，爾猶亡魂失膽，況諸勳人，身犯鋒鏑，百死一生，雖或貪鄙，所取者大，豈可同之常人哉？」弼頓首謝，歡每號令軍士，其語鮮卑，則曰：「漢民是汝奴，夫爲汝耕，婦爲汝織，輸汝粟帛，令汝溫飽，汝何爲陵之？」其語華人，則曰：「鮮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疋絹，爲汝擊賊，令汝安寧，汝何爲疾之？」時鮮卑共輕華人，唯憚高歡，歡號令將士，常鮮卑語，故曾在列，則爲之華言，故前嘗詣相府，門者

不納，故曹射之，歡知而不責，我朝王陽明平宸濠，獨取北軍，亦祖此意。

爾朱先入洛陽，擒莊帝，崩于晉陽，建明二年，長廣王從晉陽赴京師，至郭外，世隆以長廣本枝疎遠，政行無聞，逼禪與廣陵王恭，是莊帝從父兄也，正光中，爲黃門侍郎，見元叉秉權，政歸近習，遂伴啞，不語不預世事，永安中，遁于上洛山中，州刺史泉企執而送之，莊帝疑恭姦詐，夜遣人盜掠衣物，復拔刀劍欲殺之，恭張口以手指舌，竟乃不言，莊帝信其真愚，放令歸。

東魏

卷九

權智

十

第恭常住龍華寺，上至是世隆將謀廢立，恐實不語，乃令王所親申其意，且兼迫脇，王遂答曰：「天何言哉？于是卽皇帝位，改號曰普泰，黃門侍郎邢子才爲敕文，敘述莊帝在殷太原王之狀，廣陵王曰：「永安手，窮強臣非爲失德，直以天未厭亂，遂成濟之禍，謂左右將詔來，朕目作之，直言門下，朕以寡德，遲屬樂推，恩與德兆同茲大慶，肆膏之科，一依恒式，廣陵杜口八載，至是始言，海內庶士咸稱聖君。」

永安三年，逆賊爾朱兆囚莊帝于寺，時太原王位極

史事

卷九

雜智

十一

必顯功高意侈與奪藏否肆意帝悉謂左右曰朕寧作高貴卿公死不作漢獻帝生乃請計于城陽王徽徽曰以生太子爲辭榮必入朝因以難之莊帝曰后懷孕于十月今始九月可爾已而後曰婦生產于有延月者有少月者不足爲怪帝納其謀遂唱生太子遣徽特至太原王第告云皇儲誕育值榮與上黨王天穆博戲徽脫榮帽惟舞盤旋徽素大度量喜怒不形于色遂殿內外惟呼榮遂信之與穆並入朝莊帝聞榮來不覺失色中書舍人溫子升曰陛下色變帝遂索酒飲之然後行事榮穆既歸拜徽太師司馬周文帝宇文時韓哀爲北雍州刺史州多盜哀至密訪之並州中豪右也哀陽不知並加禮遇謂曰刺史書生安知督盜所賴卿等共分其憂耳乃悉召榮驥少年盡署主帥與分地界盜發不獲卽以故縱論于是諸被署者皆惶懼首伏曰前盜實某某具列姓名哀因取名簿藏之勝州門曰凡盜可急來首盡今月不首者顯戮之籍其妻子以賞前首者于是旬月間盜悉出首哀取薄質對不爽並原其罪許自新由是

群盜屏息

唐高宗幸東都時關中饑饉上建道路多草竊命監察御史觀元忠檢校車駕前後元忠受詔卽開視赤縣獲得盜一人神采語言異於衆命釋桎梏襲冠帶乘驛以從與之共食宿託以語盜其人笑而許之比反東都士馬萬數不亡一錢

史事

卷九

雜智

十二

在諸侯躬親灑掃去除御路以表至敬今牙中藥禮謂是留香草耳染干乃悟曰是奴罪過遂拔所佩刀親自芟草諸部貴人爭效之自榆林東達薊長三千里廣百步皆開御道唐冀州長史吉懋欲爲男項取南宮縣丞崔敬女敬不許因有故者以求親敬懼而許之擇日下厨并花車卒然至門敬妻鄭氏初不知抱女大哭曰我家門戶底不曾有吉郎女堅卧不起其小女白其母曰父有急難殺身救解設令爲婢尚不合辭姓望之門何

足爲。娶婦若不可。兄自當之。遂登車而去。須後黃至拜相。

子昂初入京。不爲人知。有賣胡琴者。價百萬。豪貴傳視無辨者。子昂突出。顧左右曰。韋千將市之。衆驚問。答曰。余善此樂。皆曰。可得聞乎。曰。明日可集宜陽里。如期偕往。則酒餽畢具。置胡琴于前。食畢。捧琴語曰。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馳走京師。碌碌塵土。不爲人知。此樂賤工之後。豈宜留心。舉而碎之。以文軸獨贈者。一日之內。聲華溢都下。唐人重才。雖一藝一能。

史記

卷九

樞密

十三

相與驚傳譏嘆。故子昂惜胡琴之價。出奇以市名。而名果成矣。若今日。不唯文軸無用處。雖求一聽胡琴者。亦不可得。傷哉。

天后時。太平公主受賜寶物。納之藏中。盡爲盜所得。上督治之。詔州別駕蘇無名。召吏卒約曰。十人五人爲侶。于東門北門伺之。見有胡人與黨十餘。皆衣緋。徑相隨出。赴北邙者。可隨之而報。吏卒伺之。果得。馳白蘇曰。胡至一新塚。設奠哭而不哀。既奠。即趨行塚旁。相視而笑。無名喜曰。得之矣。因使吏卒盡執。

諸胡而發其塚。剖棺視之。盡寶物也。奏之。天后問無名。卿何才智過人而得此盜。對曰。臣非有他計。但據盜耳。當臣到都之日。聞此胡出葬之時。臣見卽知是偷。但不知其葬物處。今寒食節拜掃。計必出城。尋其所之。足知其墓。設奠而哭。不哀。明所葬非人也。延塚相視而哭。喜甚。無恨也。向若追促之。賊計急。必取之而逃。今悉緩求。或未得出。天后曰。善。賜金帛加秩焉。吐蕃遣使請和。親太后遣武衛將軍郭元振往察其宜。吐蕃將論欽陵。請罷安西四鎮戍兵。并求分十姓。

史記

卷九

樞密

十四

突厥之地。元振曰。所謂如此。豈非有兼井之志乎。欽陵曰。吐蕃有貪土地。欲爲邊患。則東侵甘涼。益青規。利於萬里之外耶。乃遣使者。應元振人請之。朝廷疑未決。元振以爲此利害之機。不可輕舉措也。若直拒其善意。則爲邊患必深。宜以計緩之。使其和望未絕。則善矣。彼四鎮士姓。吐蕃之所甚欲也。而青海吐谷渾。亦中。之要地也。今報之。宜曰。四鎮十姓之地。本無用於中國。所以遣兵戍之。欲以鎮撫四域。分吐蕃之勢。使不得併力東侵也。今若果無東侵之志。當歸。

我吐蕃諸部及青海故地。則五俟斤部亦當以歸吐蕃。如此則足以塞飲陵之口。而亦未與之絕。若飲陵小有乖違。則曲在彼矣。且四鎮十姓。款附歲久。今割而棄之。恐傷諸國之心。非所以御四夷也。太后從之。元振又言吐蕃百姓疲於徭戍。早願和親。飲陵利於統兵。不欲歸款。若國家歲發和使。而飲陵常不從命。則彼國之人。怨飲陵日深。望國恩日甚。斯亦變開之漸。太后深然之。

史記 卷九 權智 十五
張說以大駕東還。恐突厥乘間入寇。議加兵備邊。召

兵部郎中裴光庭謀之。光庭曰。封禪告成功也。今將升中于天。而戎狄是懼。非所以昭盛德也。說曰。如之何。光庭曰。四夷之中。突厥爲大。比屢求和親。而朝廷羈縻未決許也。今遣一使。徵其大臣。從封泰山。彼必欣然承命。突厥來。則戎狄君長。無不皆來。可以假旌卧鼓。高枕有餘矣。說曰。善。吾所不及。即奏行之。遣使論突厥。突厥乃遣大臣阿史德頡利發入貢。因是從東還。

唐因河隴沒于吐蕃。自天寶以來。安西北庭奏事。及

西域使人在長安者。歸路既絕。人馬皆仰給鴻臚。祿賓委府縣供之。度支不時付直。長安市肆不勝其弊。李泌知胡客舊長安久者。或四十餘年。皆有妻子。買田宅。舉貲。取利甚厚。乃命簡括胡客有田宅者。得四千人。皆停其給。胡客皆詣政府告訴。泌曰。此皆從家宰相之過。豈有外國朝貢使者。皆京師數十年不歸乎。今當假道于回紇。或自海道。各遣歸國。有不願者。當令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祿。爲唐臣。人生當及時。展用。豈可終身客死耶。于是胡客無一人願歸。

史記 卷九 權智 十六

者。泌皆分領神策兩軍。王子使者爲散兵馬使。或押衙。餘皆爲卒。禁放。益壯。鴻臚所給胡客。纔十餘人。度省度支。錢五十萬。

張巡守雍州。令孤潮引兵圍之。城中矢盡。巡縛蔡爲人千餘。被黑天。縋城下。潮兵爭射之。矢乃知蔡人。還得數千萬矢。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斬潮營軍大亂。

韓滉欲遣使獻綾羅四十摴詣行在。幕僚何士幹請行。滉喜曰。君能相爲行。請今日過江。士幹許諾。歸別

家則家之薪米儲蓄已罄門庭矣。庭舟則資裝費用已充舟中矣。下至屬籌混皆手筆紀列無不周備。每擔夫與白金一版使置展間又還米百艘以餉李。展自獨裹米置舟中將佐爭舉之須臾而畢。艘置五等手以爲防援有寇則相警五百弩已較矣。北建渭橋益不敢近。時關中兵荒米斗直錢五百及混米至減五之四。

李抱真之鎮潞州軍中匱缺計無所出有老僧大爲郡人所敬服抱真因請之曰假和尚之道以濟軍中。

史記

卷九

雜智

十七

可乎僧曰無不可抱真曰但言請于勸場焚身其當於使宅鑿一地道通達使火作即潛以相出僧喜從之遂陳狀申言抱真命于勸場積薪貯油因爲七日道場晝夜香燈再明豫作抱真亦引僧入地道使之不疑僧乃升座執爐對衆說法抱真率軍僚屬及將吏膜拜其下以俸入檀施堆于其旁由是士女駢闐捨財億計滿七日遂送桑積灌油發婦擊鐘念佛抱真密遣人填鑿地道俄頃之際僧辭並反數日籍所得財貨輦入軍資庫則求所謂舍利者數十粒造塔

以貯焉。

神策軍使王駕鶴久典衛兵權震中外帝將代之懼變問崔祐甫祐甫曰是無足慮即不鶴而語移時而代者已入軍中。

德宗卽位潘青節度李正已表獻錢三十萬藉上欲受恐見欺却之則無詞宰相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潘青將士固以正已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業上恩諸道知朝廷不重財貨上從之正已大慚服。

按安史之亂天下戶口什八八九所在宿重兵其費

史記

卷九

雜智

十八

不貲皆倚辦於勸募要有精力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通相望覘報四方物價不數日皆達食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國家獲利而天下無甚貴賤之憂矣以爲辦集衆務在於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常言士賄賂則淪棄于時名重于利故士多清修吏雖深廉終無顯榮利重其名故吏多貪污其勾檢簿書出納錢穀事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其屬官雖居數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無敢欺罔。

權貴屬以親故。晏亦慮之。俸給多少。遞次緩速。皆如其志。然無得親職事。晏又以爲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爲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雨雪豐歉之狀以告。豐則貴糶。歉則限糶。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而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裕之端。先申至某月須若干蠲免。某月須若干救助。及期不俟州縣申請。卽奏行之。不待其間糶流殍然後賑之也。由是戶口蕃息。始爲轉運使時。天下見戶不過二百萬。其季年乃三百餘萬。非晏所統。則不增也。

史事

卷九

雜智

十九

其初財賦歲入不過四百萬緡。季年乃千餘萬緡。晏專用權鹽法。充軍國之用。時自許鄭之西。皆食河東池鹽。度支主之。汴蔡之東。皆食海鹽。晏主之。晏以爲官多則民擾。故但於出鹽之鄉。置官收鹽。轉鬻於商人。任其所之。其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彼貯之。或鹽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其治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餘萬緡。由是國用充足。而民不困弊。先是運開東轅入長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則爲成

勞受優賞。晏以爲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清船。教清卒。緣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或至百餘萬斛。無斗升沈覆者。船十艘爲一綱。使軍將領之。十運無失。授優勞官。晏爲人勑力。事無間斷。必於一日間決之。後來言財利者。皆莫能及。人有得晏一事在三司時常行之。東南每歲發運司和糶米于郡縣。未知價之高下。須先具價申稟。然後觀其貴賤。貴則寡取。賤則取盈。盡得郡縣之價。方能獎數行下。此至。則果價已增。所以嘗得貴售。晏法則今多果通

史事

卷九

雜智

二十

途。郡縣以數十歲糶價。與所糶果數高下。各爲五等。具籍于主者。今屬發運司。粟價纔定。更不申稟。卽時廉收。但第一價。則糶第五數。第五價。則糶第一數。第二價則糶第四數。第四價卽糶第二數。乃卽馳還報發運司。如此。粟腹之地。自糶盡極數。其餘節數。各得其宜。已無貴售。發運司。仍會諸郡糶數計之。若過於多。則損貴者與遠者。尚少。則增賤與近者。自此。粟價未嘗失時。各當本處豐儉。卽日知價。信皆有術。建中二年。田悅攻臨洛。累月不拔。城中食盡。張伍節

其愛女使出拜將士曰。諸君守戰甚熱。休家無他。惟請爾其女爲將士一日之喪。衆哭曰。願盡死力。不重言賞。于是同李抱真等攻悅。大破之。

嚴震鎮山南。有一人乞錢三百千。去就過活。震召子公弼等問之。公弼曰。此患風耳。大人不足慮之。震怒曰。爾必堅吾門。只可勸吾力行善事。奈何勸吾後惜金帛。且此人不辨。向吾乞三百千。非凡也。命左右推數與之。于是三川之士。歸心恐後。亦無逆次過求者。

史記

卷九

雜記

三十一

建中末。李希烈陷汴州。謀襲陳。李侃爲項城令。欲與去。婦曰。寇至當守。力不足則死。焉避之。若重賞募死士可守也。侃乃召吏民告之曰。今賊若主。然滿堂則去。非如爾民生此土也。墳墓皆在。宜相與竭力死守。衆皆泣。乃徇曰。以瓦石擊賊者賞錢千。以刀矢救賊者賞錢萬。得數百人。率以乘城。婦自炊爨以卒。衆使報賊曰。項城父老義不下賊。得吾城不足爲賊。徒失利無益也。會侃中流矢走還。妻怒曰。君不在。人誰肯守。死于外。不犯。余于。侃平侃。迺登城。賊引去。縣卒完。

劉玄佐唐德宗建中中。累遷司空。外累有相國寺。或稱佛。髮汗流玄佐。自往大施金帛。于是將吏商賈奔走。輸金錢惟恐後。十日玄佐勅止。籍所入得巨萬。因以贍軍。其權濫類如此。

元稹便騎裝。爲南豫州刺史。太胡山蠻時鈔掠。前後守牧多羈縻而已。稹乃設宴召新蔡蠻城蠻。三十餘人。棋盛武裝于州西。爲置酒。使之觀。裝先遣左右能數者二十餘人。稹自發數箭皆中。然後命左右以次而射。先由一國。死罪者使展軍。次亦參然。限

史記

卷九

雜記

三十一

命射。不中。稹卽責而斬之。蠻鬼等相視股慄。又復數左右取死。四十人皆著蠻衣。似鈔賊。稹乃降坐。僞奉日。驟天。復有風動。稹謂蠻曰。風氣少暴。似有鈔賊入境。不過十人。當在西南五十里許。卽命騎追掩。果縛送十人。稹告諸蠻曰。爾等里作賊如此。合死。否。蠻等皆叩頭曰。合萬死。稹卽斬之。乃遣蠻還。請蠻大服。自是境無暴掠。

憲宗時。戎羯亂華。部下南界起甲士五千人。令赴關。將起師。人作叛。逐其帥。因圍寨拒命者。衆餘萬。病

深以爲慮。京兆尹溫遣請以駟往。至其界。探人見一備人。背相賀無慮。及至。但宜前。故安存。一無所同。然探師負過出人者。皆不捨暴仗。溫亦不誠之。他日。溫場中設樂。三軍併赴。令于長席下就食。坐筵前。露。南北兩行。設長索兩條。令軍人各于前索上挂刀。劍而食。酒至。鼓噪一聲。兩頭齊力。揮舉其索。則刀劍去地。三丈餘矣。軍人大驚。無以施其勇。然後關戶。擊之。南梁人自爾累世不敢復叛。

唐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景讓宦達。娶已。瑋白。小有史。九。卷九。二十三

過。不免推楚。其爲浙西觀察使。有牙將逆意。杖之而楚。軍中憤怒。將爲變。母聞之。出坐廳事。立其議于庭。而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以國家刑法。爲喜怒之資。而妄殺無罪。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朝廷。使垂白之母。含羞入地。何以見汝之先人哉。命左右。梳其髮。將撻其背。將佐皆爲之請。良久。乃釋。軍中送安。

高駢築成都羅城。使僧景仙規度。閱二十五里。悉召縣令庖徒賦役。吏受百錢以上皆死。蜀土素惡以殘

殘之取土。皆刻立。至平。無得爲坎塢。以害耕種。役者十日而代。衆樂其均。不費。亦捷。凡九十六日而畢。役之始作也。駢恐南詔。陽聲人寇。以驚役者。乃奏遣景仙。託遊行入南詔。說諭信。許以公主妻之。又謠言欲延邊。蠻中備恐。由是訖于城。成。邊候無警。先是西川遣使至南詔。驛信皆坐受其拜。駢以其俗尚浮屠。故遣景仙往。驛信果迎拜。信用其言。

張洎。唐昭宗朝。親統。尾駕六師。往討太原。遂至失律。隔其副師。侍郎孫揆。尋謀叛。師路由平陽。牧守杜震。

史。九。卷九。二十四

卽蒲帥王珂之大校。珂變詐難測。復慮軍旅經過。落其詭計。洎乃先數程而行。泊于平陽之傳舍。六軍相次。由陸地關而進。洎深忌晉牧。及張郊迎。既駐郵亭。洎令張使君升廳茶酒。設食。看至張燈。乃許辭去。自且及暮。不交一言。口中。且少物。送觀。一如交談。狀。珣性多疑。動有警察。時偵事者已密報之。珣果疑。召張問之曰。相國與爾。自且至暮。所語何。對云。並不交言。王殊不信。謂其不誠。戮之。六師乃假途歸京。了無纖慮。後叛邪。暨諸道。各致綏統之類。並不受之。乃命專

人面竹之日。爾述吾意。以此敗充軍行所費之物。歸幕布。槽馬。藥土。產所共之物。咸請傳之。于是諸將欣然奉之。以至軍行十萬。所需無闕。

唐駱王極淫。諸官美妻。無得白者。昔言妃嬪。卽行無禮。時典義崔簡妻鄭氏。初到王遺。與飲不去。則懼王之威。去則被王之辱。鄭曰。無害。遂入王中門外小閣。王在其中。鄭入欲避之。鄭大呼左右曰。大王豈作如是。必家奴耳。取笏屐擊王頭。破。血流。妃聞而出。鄭氏遁得還。王慚。旬日不視事。簡每日恭候。不敢離。是耶。卷九 雜智 二十五

門。後王坐。簡向前謝。王慚。遁出諸官之妻。曹被召入者。莫不羞之。安豐有陵。孫叔敖所創。爲南北渠。溉田萬頃。民因早多侵耕其間。而水溢。則盜決之。遂失灌漑之利。李若玄知壽春。下令陵決。不得起兵夫。獨調斷陵之民。使之完築。自是無盜決者。

李克用人魏傳。魏城上有旗幟。來往。晉王曰。魏鄴一步一計。更令審探。果縛鄴爲人。縛旗于上。以驢負之。循城而行。鄴軍通已二日。

周世宗征遼。夜遣兵持炬乘駱駝。絕淮。遼兵驚爲鬼。乘龍也。今名乘龍洲。在鳳陽。

王延政據建州。令大將張某守建州城。嘗遣部將刺事軍前。後期嘗斬。惜其才。未有以處。歸語其妻。妻述氏有賢智。私使人謂部將曰。汝法當死。急逃乃免。與銀數十兩。日徑行毋顧家。部將得潛去。投江南李主。諱查文徽。麾下文徽及延政部將適主。是役城將陷。先喻城中。能全連氏一門者有重賞。連使人謂之曰。連氏無罪。將軍幸赦之。妻夫婦罪當死。不敢圖生。若將軍不釋連氏。妾願全百姓死。誓不獨生。詞氣威慨。發于至誠。不得已爲之數兵而入。一城獲全。至今連氏爲建安大族。鄉相接踵。皆連氏後也。

宋太祖既得天下。召趙普問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蒼生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爲國家建長久計。其道何如。普曰。非他。飾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矣。今所以治之。無他奇巧也。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語未畢。上曰。卿勿復言。吾已喻矣。上因罷朝。

與故人石守信王審琦等飲酒醉。上曰：人生如白駒之過隙，所爲宜貴。不遇多積金帛，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爾。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好田宅市之，爲子孫永久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再拜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謂生死肉骨也。明日皆稱疾辭解兵權。上許之。皆以散官就第。趙普甚厚，請功臣皆以善終。向非中令謀慮深長，太祖聰明果斷，天下何以治乎？至今莫敢有異心者。

史記

卷九 雜記

二十七

藝祖既以杯酒釋諸將兵權，又慮其所蓄不貲，每人賜地一方，葦第，所費皆數萬，又嘗賜宴酒酣，乃宣各人子弟一人扶歸，大加送，至殿門，謂其子弟曰：汝父各許朝廷十萬緡矣，請節度使罷，問所以歸，不失禮于上前否？子弟各以釋事對，旋醉中，其有是言，翌日各以表達如數。

張乖崖，宋太祖時守城都，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令軍旅大閱，始出，衆遂罵呼者三，乖崖亦下馬，東北望而三呼，復攬轡行，衆不敢言，趙濟長之，趙鳳，乖崖

孫翊也，嘗以此事告韓魏公，公曰：當是時，其亦不取惜量。

宋乾德間，郭進從征澤潞，遷洛州防禦使，充西山巡簡，御下嚴毅，宋主責戍卒必諭之曰：汝輩謹奉法，我酬貸汝，郭進殺汝矣，嘗有軍校自西山詣汴，譏議進不法事，宋主詰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來伐，進語其入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責汝罪，汝能掩殺敵兵，當卽薦汝如敗，可自投河東，其人踴躍赴戰，大致克捷，進卽以聞，乞遷其職，宋主從之。

史記

卷九 雜記

二十八

南唐主以銀五萬兩遺趙普，普以白宋主，主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謝，少賂其使者可也，普辭，宋主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爲削弱，當使之弗測，及從善來朝，常賜外密資白金如遺普之數，唐君臣皆震駭，服宋主之偉度。

唐初李淳風作推背圖，五季之亂，王侯崛起，人有倖心，故其學益熾，開口張弓之譏，吳越至以偏名其子，而不知兆昭武基命之烈也，宋興受命之符，尤爲著明，藝祖卽位，始詔禁書，懼其惑民志以繁刑辟，然

圖傳已數百年。民間多有藏本。不復可收拾。有司患之。一旦趨普以開封具奏。因言化處不可勝誅。帝曰。不必多禁。正當混之耳。乃命取舊本。自己驗外。皆棄次而雜書之爲百本。使與存者並行。於是傳者情其先後。其知孰說。間有存者。不復驗。亦棄弗收矣。國朝會要太平興國元年十一月。諸州解到習天文人。以能者補靈臺。謬者悉黜。海島蓋亦障其流。不得不然也。

其宗次澶淵。一日語萊公曰。今虜騎未退。而天雄軍

史事

卷九 權智

三十一

截在賊後。萬一陷沒。則河朔皆虜也。何人可爲戡守。寇萊公曰。此際無方略可展。古人有言。知將不如顧將。臣觀蔡知政事王欽若。兩未艾。宜可爲守。乃即時遣蔡勅。退召王公于行府。諭上意。授勅俾行。王素然自失。未及有言。萊公遽曰。主上親征。非臣子避難日。參政爲國柄臣。當體此意。驛騎已集。仍放朝辭。便宜卽塗。身卽安也。遽酌大白飲之。命日上馬杯。王公驚懼不敢辭。飲訖。拜別。萊公答拜。且曰。參政勉之。邇日卽爲同列也。王公馳騎入天雄。方戎虜滿野。無計。但

屯塞四門。終日危坐。越七日。虜騎退。召爲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如萊公言。或云。王公數造疑詞。上前故萊公因事山之以成勝敵之助耳。

李允則守雄州。北門外居民極多。城中地窄。欲展北城。以適人。歸好。恐生事。門外舊有東嶽行宮。則爲大猷香爐陳廟中。故不設備。一日銀鑪爲盜所攫。乃大出募賞。所在張榜。捕賊甚急。久之不獲。遂申言廟中屢遭寇謀。夫築塔圍之。其實展北城也。不餘旬而虜人亦不怪之。則今雄州北關城是也。大都軍中詐

史事

卷九 權智

三十

謀。未必皆奇策。但當時偶能欺敵而成功。時人有語云。用得敵人休。用不着自家。蓋斯言誠然。先是雄州上元舊不燃燈。允則結絲山。張優樂。使民夜縱遊。明日偵知北首欲闖入城中。觀允則率同僚伺郊外。果有紫衣人至。遂與俱入。傳舍不交一言。出放突羅侍左右。餽飲而罷。且置其所乘驢廐下。使遁去。卽遣州統軍也。後數日爲契丹所誅。嘗宴軍中。而甲役軍火。尤則作樂行酒不報。副使請救不答。少頃火燒。命悉遷所焚物。尋遣吏持檄瀛州。以若輩運器甲。不決

旬兵數已完。人無知者。樞密院請勅不救火狀。真宗曰。允則必有謂。姑許之。對曰。兵械所藏。敵火甚嚴。方宴而焚。必盡人所爲。合宴而救。事或不測。又得譖。得轉厚遇之。諫言燕京大王遣來。因出所刺綠邊金裝兵馬之數。允則曰。若所得譖矣。呼主吏按籍書實數上之。諫請加絨印。因厚賜以金銀。還未幾。譖遽至。還所上數緘印如故。反出彼中兵馬財力地里委曲以爲報。一日民有訴爲契丹民毆傷而遁者。允則不治。憤傷者錢二十。衆以爲怯。逾月幽州以其事來請。答

契丹

卷九

權智

三十一

以無有。蓋他譖欲以敵人爲質。驗此得報以爲妄。乃殺譖。雪真卒。以人契丹。允則移文督還。契丹報以不知所在。允則曰。在某所。契丹駭不敢隱。即歸卒。乃斬以徇。又雄州民多以草覆屋。允則取村木西山。大爲倉廩。營舍始收民。陶瓦甕。標里閉。置廊市。邸舍木棚。城上悉累甕。下環以溝。壑。蒔麻。植榆柳。廣閭。承輪所。修屯田。架石橋。擣亭榭。列隄道。以通安肅。廣信。順安。軍。歲修楔事。召界河。曠棹爲競渡。縱北人遊觀。宿寓水賊。州北舊多設陷馬坑。城下起樓爲斥候。曉監十

里。自罷兵。人莫敢登。允則曰。南北旣講和矣。安用此爲。命散樓夷坑。爲諸軍護圍。渡舟。疏治列壁。隄築垣。縱橫其中。植以荆棘。而其地益阻隘。因治坊巷。築浮圖。北原上。州民旦夕登臺三十里。下令安撫司所治境。有隙地。悉種榆。久之。榆滿塞下。顧謂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騎戰。豈獨資屋材耶。有日。允則自碑入秦。過魏。魏守寇萊公也。謂允則曰。聞君在雄。延會特甚。能爲老夫作小會否。允則曰。方入秦。不敢留。還日。當奉教。及還。萊公宴之。帷席器皿。飲食校樂。百物

史記

卷九

權智

三十二

華修。意將壓之。旣罷。謂允則曰。君許我作會。翌日可乎。允則唯唯。公顧謂左右。敎樂如今日。每設百戲。燈帝床榻。皆以較之。允則曰。妓樂百戲。皆如今日。其他隨行。略可具也。明日視其帷布。皆蜀錦繡。床榻皆吳越漆作。百物稱是。公已愕然矣。及百戲入。允則曰。恐外尚有雜伎。使召之。則京師精伎至者百數十人。公視之大驚。使人伺之。則床榻脫卸。擅裝眩載。雜伎變服爲商賈。以入。明日薦之于朝。稱其才雄之偉。吏允之曰。萊公尚氣。奈何以此勝之。允則曰。吾非誇之。

示之以行軍出沒之巧耳。于後從事齊州，允則之系，昭叙爲兵馬都監，試問其遺事。昭叙曰：雒州諱者，嘗告勝中要官，間遣人至京師，造茶籠檠爐，允則亦使倍與直，作之纖巧，無毫髮之異。且先期至，則携至推場，使茶酒卒多日誇說其巧。今茶商逼觀之，如是者三四日，知恭官所作已過，乃收之，不復出，房中相傳，謂允則賂之，恐有姦變。蕃官無以自明，乃被殺。

天雄年，豪家芻芻豆野，時訪姦人穴官堤爲弊。咸平中，趙昌言爲守，廉知其事，未問，一日堤潰，吏告急。昌

表九 權智

三十三

言命亟取，豪家所積，給用塞堤，自是不敢盜穴官堤爲姦。

張忠定公，採訪民間事，悉得其實，蓋不以耳目專委于人。公曰：彼有好惡，亂我聰明。但各于其黨，詢之又詢，則事無不審矣。李叟問其旨曰：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各就其黨，詢之，雖有隱匿者，亦十得八九矣。

王帥帳下寵卒，恃勢嚇民，舉取財物。民有訴者，其人避城夜遁。張忠定公差衙校往捕之，戒曰：爾生擒得

處，則厚衣，撲入井中，作逃走狀。井中來，是時群黨怕，始知其已投井，故無他謀，又免。與王帥有不協名。張侍郎爲瀋州長山主簿，有盧伯達，與曹利用通，鄉復遷世廩，大爲邑患。縣令憚莫與沒，張一日承令乏，適伯達訟至，即數其屢犯杖之，未幾伯達佐士倫來，爲本路轉運使，衆皆爲張危，或勸自免去。張曰：盧公固賢者，安肯新墮害公正吏乎？丁不娶念，一日士倫巡按至邑，召張諱，君提吏也，吾叔前得君，懲今變節爲善士矣。爲發薦章去。

表九 權智

三十四

瓦橋關北，與遼人爲隣，素無關河爲阻，往歲六宅使何承矩守瓦橋，始議因陂澤之地，清水爲塞，欲自相視，恐其謀泄，日會僚佐，泛船置酒，賞蓼花，作夢遊數十篇，令座客屬和，盡圖傳至京師，人莫喻其意，自此始壅諸淀，陂厓中，內侍楊懷敏，復踵爲之，至熙寧中，又開餘村，滌莊等津，皆以徐鉉沙磨等河，叫銀鷄距五眼等泉爲泉，東合滌注，津洪易白，等水并大河，于是自保州西北，沉遠津，東盡滌州，泥沽海口，凡八百里，悉爲諸濶，濶有及六十里者，至今倚爲藩衛。或謂

侵蝕民田，歲失遺粟之入，此跡不然。深冀滄瀛間，惟大河津沱，渾水所淤，方爲矣田。淤澱不至處，悉是斥鹵，不可種藝。異日惟是聚粟避民，乘隙煮鹽，頗干鹽禁，時爲寇盜，自爲諸濫。姦盜遂少，而魚蟹菰葦之利，人亦賴之。

慶曆間，關門使張元知高陽關，樊丹方遣信使，使饒求諸事，必達皆驚。元每遣諜者，厚以金帛，無所吝惜。關處便坐，有弟子行首入曰：「願屏人白事。」元惕息，久之，其人曰：「所白機事也，不肯去。」元爲屏人，乃曰：「關使錢

史記

卷九

雜記

三十一

如樊土何故？元曰：「何與汝事？」曰：「關使所與，非其人也。如我，乃可與耳。」元復罵之，久之，曰：「我非與關使，我一外甥，子自少教歌舞，甚妙麗，爲虜騎掠去。今幸於虜主，日夜居帳中，將相皆事之。今這人有所市，關使善結之，虜中情僞，如指掌也。」元曰：「所市何物？」曰：「某大王納女婚，須紫竹鞭，關使所執，可與也。其餘所市物，非一。」元皆從之，自是虜中動靜必告。時邊城多警，每一掛柵，所費甚厚，惟高陽獨否。

嘉祐五年，成都以戍卒爲憂，朝廷擇遣大臣爲蜀人

所受信者，皆莫如趙鼎。公遂以大學士知成都，然意公必辭。及見，上曰：「近歲無自政府復往者，卿能爲我行乎？」公曰：「陛下有言，卽法也。」顧豈有例哉？上大喜。公乞以便宜行事，即日辭至蜀，然爲經畧，而燕勞，關限如他日。兵民晏然。一日坐堂上，有卒嘗在堂下，公好諭之曰：「吾與汝年相若也。吾以一身入蜀，爲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慎畏衆，以帥衆。比成還，得餘貲，務歸爲室家計可也。人如公有善意，轉相告語，冀敢復爲非者。」

史記

卷九

雜記

三十一

種世衡所至者，青澗城，逼近虜境，守備卑弱，芻糧俱乏。世衡以官錢貸商旅，使致之，不問所出入，未幾倉庫皆實。又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爲的，中者輒與之。既中者益多，其銀重輕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從役優重，亦使射，射中得優處，或有過失，亦使射，射中釋之。由是人皆能射。比收年，青澗遂成富強。于延州諸寨中，獨不求益兵運芻糧。南俗尚鬼，欲武襄青，征儼智高時，大兵始出，桂之，因祝曰：「勝負無以爲據，乃取百錢自持之，且與神約。」果

大捷則投此期盡錢而左右諫止僅不如意恐沮師武襄不聽萬衆方聳視已而揮手候一鄉明百錢盡紅矣于是舉軍大呼聲震林野武襄亦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印隨錢跡密布地而釘帖之加諸青紗籠覆手自封焉曰銅氣旋當謝神取錢其後既崑崙關敗智高平巨管及師還如言取錢與舉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面錢也

狄青受命討優智高有因貴近求從行者青謂之曰君欲從青行此青所求也何必因人之言乎然智高

史記

卷九

雜記

三十七

小寇至遣青行可以知事急矣從青之士能擊賊有功朝廷有厚賞青不敢不爲請若往而不能則軍中法重青不敢私君其思之願行即奏取君矣非獨君也君之親戚交游之士幸皆以此言告苟欲行者皆青所求也於是聞者大駭無復敢求從行者

薛尚書公在成都一日置酒大東門外城中有戍卒作亂既而就擒都監往白公公指揮只于擒獲處令人毀却劍民間以爲神斷不然妄相攀引旬月間未能了得又安其徒黨反側之心也

宋仁宗明道末京西旱蝗有惡賊二十三人桓審院召桑維至京師授以賊名姓使往捕得曰盜畏吾名必潰潰則難得矣宜先示之以怯至則閉柵戒軍吏不得一人輒出居數日軍吏不知所爲數請出自效輒不許夜與數卒變爲盜服以出述盜所嘗行處入民家民皆走獨一媼爲具飲食如事群盜憚歸閉柵三日役往自携具就媼憚而以餘遺媼媼以爲其盜乃稍就媼語及群盜媼曰彼聞桑殿直皆遁去近聞閉柵不出知其不足畏今皆還矣某在某處憚又

史記

卷九

雜記

三十八

三日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桑殿直也爲我察其實與勿泄後三日復來于是媼盡得居處之實以告憚明日部分軍士盡擒諸盜其尤羈繫者憚自馳馬以往士卒不及從惟四騎追之遂與賊遇手殺三人凡二十三人者一日皆獲

麟州縣河外扼西夏之衝但城中無井惟一沙泉在城外其地善崩俗謂之抽沙每欲包展入壁而土陷不可城慶曆中有戎人謂元昊云麟州無井若圍之半月卽兵民渴死矣昊依言城中大鑿有軍士獻策

曰。彼園不鮮。必以無水窮我。今願取溝泥。使人乘爲。以泥草簣。使謁見之。亦伐謀之一端也。州將從之。吳望見。遽語獻策。戎曰。爾言無升。今何有泥。護草積。即斬茂。解去。時雖幸脫。然終憂無水。至熙寧中。呂公弼帥河東。令公當公事。鄧子喬。往視其地。尋曰。古有板軸法。謂掘去抽沙。實以炭末。塋上。即其上可築城。城亦不復崩。願用是法。包展沙泉。使在城內。則此州可守。呂從之。於是大興版築。包泉入城。至今城堅不陷。而新寨永固矣。

史記

九

權智

三十九

宋英宗初。晏駕。急召太子。未至。英宗復手勅。魯公亮愕然。亟告韓魏公。欲止召太子。魏公拒之曰。先帝後生。乃一太上皇。愈促召之。其達權知變如此。

文潞公以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公年未四十。成都風俗。習行樂。公多燕集。有飛語至京師。御史何聖從。謁告歸。上遣伺之。何將至。潞公亦動。幕客張少愚。謂公曰。聖從來無足念。少愚與聖從同鄉。因迎見。漢州令酒。設樂。有管妓善舞。聖和同姓。伎曰。姓楊。聖曰。所聞楊臺柳者。愚即取伎。頂帕羅題詩曰。蜀國佳人貌如

騖。東臺御史惜妖嬈。如今與做楊臺柳。舞盡春風萬萬條。命其伎作柳枝詞歌之。聖爲潛醉。數日至成都。頗嚴重。一日。潞公大作樂燕聖。迎其伎。誰府伎中歌。愚詩侑觴。聖從每爲之醉。聖從還朝。公訪乃息。文潞公知益州。喜遊宴。會宴鈴轄舍。皮久不能從。卒獻拆馬脫爲薪。不可禁。軍校白之。坐客股栗。公曰。天實寒。可拆與之。飲宴自若。明日。乃究得首拆者。杖流之。

史記

九

權智

四十

宋初。遣盧多遜使國主還。艤舟宜化口。使人白國主曰。朝廷重修天下圖經。史館獨缺王東諸州。願各求一本以歸。國主亟令繕寫送之。於是多遜盡得其十九州之形勝。屯戍遠近。戶口多寡。以歸朝廷。始有用兵之意。熙寧中。高麗入貢。所經郡縣。悉要地圖。亦至皆造送。至楊州。驛取地圖。時陳秀公守揚。給使者。欲盡見兩浙所供圖。倣其規制供造。及圖至。都聚焚之。具聞秀公益因前事有所戒。然也。

東坡自客徒徐。是歲河決曹村。泛于梁山泊。至于南清河。城南兩山環繞。呂梁百步。絕之。匯于城下。潑不

時鴻城將敗官民爭山避水東坡曰官民若出民心動搖吾雖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雖敗復入公屣屢杖策親入武衛營呼其卒長謂之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宜爲我盡力卒長呼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憐小人致命之秋也義挺入人伍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斧鉞以禦千南長挺首起戲馬臺尾屬于城堤成水至堤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然兩日夜不止河勢益暴城不沉者三版公處于城上遇家不入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完城以聞復請調來歲夫增

史記 卷九 權智

四十一

堤取築故城爲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說事解憂之徐人至今思焉

蘇軾知杭州時歲適大旱饑疫并作軾請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翔貴復得賜度僧牒百易米以救饑者明年方春卽減價糶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于水故井邑日富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放水入運河自河入田取稅至千頃然湖水多許自唐及錢氏歲輒開治故湖水足用

宋廢而不理至是湖中葑積爲田一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河水之利則取給于江湖潮澤源多淤河行闕閘中三年一淘爲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軾始至浚茅山鹽橋二河以茅山一河專受江湖以鹽橋一河專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爲湖水蓄泄之限然後潮不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民稍獲其利矣軾聞至湖上周視良久曰今欲去葑田將安所寘之湖南北三十里環湖往來終日不達若取葑田積于湖中爲長堤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

史記 卷九 權智

四十二

吳人種麥春輒芟除不遺寸草葑田若去募人種麥收其利以備修湖則湖當不復堙塞乃取救荒之餘得錢糧以買石數者萬復請于朝得百僧度牒以募從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圖畫杭人名之蘇公堤

高麗入貢使者凌蔑州郡押伴使臣皆本路院庫乘勢驕橫至與鈴轄抗禮蘇軾使人謂之曰遠夷奉化而來理必恭順今乃爾暴恣非汝輩之不至是也不當奏之押伴者懼爲之小戒使者發幣於官吏書

稱甲子。賦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亟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時咸以爲得體。

東坡言吾鄉某君子世居眉山中。坡墓先君時。會荆通。墓碑未定。謀卜人。皆曰：往見此君立辦。但多遊獵。又所居山林寬絕。試往圖之。坡幾兩日。始至其居。侯至日。曷方見其從教騎歸。乃少年也。既通。謂少年易服出。坐定。問故。坡具以告。少年曰：易事爾。已具飯。且宿于此。當令如期辦所須。少頃。數青衣跪進盤饌。皆

史記

卷九

雜記

四十二

今日所擊鮮也。進酒教杯。飯畢。始從容對榻。翌旦。遣僕馬送坡下山。三日無耗。及下手破土。至晚。碑猶無一口至者。甚以爲悔。明日。曉視其墓側。則五萬口。斬然羅列矣。衆皆驚嘆。事畢。再往謁謝。不得見。送所直亦不得遇。

孫莘老知廬州時。民欠市易錢。繫者甚衆。有富人出錢五百萬。其佛殿。請于莘老。莘老徐曰：汝輩施錢者何。曰：願得福耳。曰：佛殿未甚壞。佛未至露坐也。執若爲獄囚。貲官遣使數百人。得枉桎之者。得福。豈不

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即日輸錢。因固一空。

劉秘監几。字伯壽。嘉祐有氣節。善飲酒。洞曉音律。知保州。方春。大集賓客。飲至夜分。忽告外有卒。謂爲變者。几不問。益令折花。勸坐。客盡載益。酒行。客令人分捕。有頃。皆擒至。几遂極飲。達旦。人皆服之。號戴花劉使。几本道士。元豐間。換文資。以中大夫致仕。居洛中。率騎牛。挾女奴五七輩。載酒。持被囊。往來嵩山間。初不爲定。所遇得意處。卽解囊藉地。傾壺引滿。旋度新聲。自爲詞。使女奴盡歌之。醉則就卧。不去。雖暴露不顧也。嘗召至京師。議大樂。且以朝服趨局。暮則易布裘。徒步市塵間。或娼優所集處。率以爲常。神宗亦不之責。其自度曲。有戴花正音集。行於世。人少有得其聲者。

史記

卷九

雜記

四十四

宋守約爲殿帥。自入夏。日輪軍較十數輩。捕鵒。不使得聞聲。有鳴于前者。皆重笞之。人多不堪。故言守約惡聞鵒聲。神宗一日以問守約。曰：然。上以爲鵒守約日。豈不知此非理。但軍中以號令爲先。臣承平總兵。殿。下。言其號令。故。齊以捕鵒耳。鵒鳴固難禁。

而臣能使必去若陛下誤令守一障臣庶幾可使入上以爲然

補真卿守潤州有闕殿者本罪外別令先殿者出錢與役應者小人新財兼不償輸錢於敵人終日紛爭相視無敢先下手者

宋汝霖政和初知萊州掖縣時戶部者提舉司科買牛黃以供在京惠民和劑局合藥用督責急如星火州縣百姓競屠牛以取貴既不登所科之數則相與飲錢以賂吏胥所見汝霖獨以狀申提舉司言牛

東

卷九

雜智

四十五

遇歲疫則多病有貴令太平日久和氣充塞縣境牛皆充牣無貴可取使者不能詰一縣獲免無不權戴申屠氏長樂人基孟光之爲人自名希光有詩才既通侯官秀才董昌絕不復吟食貧作苦宴如也郡中大豪方六一聞希光美心悅之乃使人誣昌陰重罪罪至族六一復陽爲居間得輕比獨昌報殺妻子俱免因使侍者通殷勤張委禽焉希光具知其謀諺許之希寄其孤于昌之友人乃求利匕首挾以往奸官謝六一因請葬夫而後成禮六一大喜使人以禮葬

昌希光則僞爲色喜豐粧入室六一既至卽以匕首刺之帳中六一立死因復殺其侍者二人至夜中詐謂六一暴病以吹呼其家人至則皆殺之盡滅其宗因斬六一頭置囊中至昌葬所祭之明日悉召村民告以故且曰吾將從夫地下遂繼而死時靖康二年事

金捷懶在承楚欲爲久駐之基謬然有吞噎江右意劉光世知其久去國戍遠方其衆思歸而有變結之聲謂可離間其心卽命鑄三色錢以金銀銅爲之其

東

卷九

雜智

四十六

文曰招納信實昔有使稱字爲號獲戎人之稍解事者貸而不殺說諭彼我利害向背曲折錢以酒餼俘持饒密示儕輩有欲歸附者執饒爲信而納之自是歸者不絕未幾得女直契丹渤海漢兒萬人無室家者則爲之取婦給良馬器械使出戰前後立功爲最創立奇兵赤心兩軍

紹興中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張魏公爲都督奏罷之令參謀呂頤往廬州節制光世頗得軍心社稷者不知變繩束頓嚴諸軍忿怒統制鄭瑄率衆縛社

度淮歸劉豫。魏公方晏條作。報起至。滿坐失色。公色不變。徐曰。此有說。第恐虜覺耳。因樂飲至夜分。乃爲嫌書。遣死士持遺璽。言事可成。之不可成。速成全。軍以歸。虜得書疑璽。分諫其衆。困苦之。邊顧以安。

段即楊存中有親愛吏。平居賜子無算。一旦無故移逐之。吏莫知其辭。泣拜辭去。存中曰。無事。其來見我。吏悟意歸。以厚貨俾其子入臺中爲吏。無何。御史欲論存中。乾沒軍中糗錢十餘萬。子歸語父。奔告存中。存中卽具劄奏言。軍中有糗錢若干。椿管某處。惟朝

史東

卷九

權智

四十七

廷所用。不數日臺中果以爲言。高宗由存中劄子示之。御史坐妄言被黜。

秦檜當國日。民間以乏見錢。告貨壅莫售。京尹曹泳以白檜。檜卽席命召文思院官。趣者絡繹既至。亟諭之曰。適得旨。欲鑄錢法。煩公候備夾錫樣。鑄一鑄將以進入。盡廢見錢。不用約以翌午畢事。院官退。夜呼工鞠渡。將以及期。富家聞之大窘。盡輦宿藏爭取金。買物買大昂。泉溢於市。

呂元直作相。治堂吏絕數。一日有持意者。遂批其頤。

史官昂已高。斬于同列。乃叩頭曰。故事。堂吏有罪。當送大理寺準法行遣。今乃如蒼頭受辱。其不足言。遂相公存朝廷事體。呂大怒曰。今天子選幸游道。大臣皆着草屨行泥濘中。此何等時。汝乃要存事體。待朝廷歸東京了。還汝事體未遲。拜吏相顧稱善而退。

張循王兄保。嘗怨循王不相援引。循王曰。今以錢十萬緡。卒五千。付兄。要使錢與人流轉不息。兄能之乎。保默然反之。乃曰。不能。循王曰。宜弟不敢輕相援引也。王嘗春日遊後園。見一老卒臥日中。王儻之曰。何

史東

卷九

權智

四十八

簡眠如是。卒起聲啼。對曰。無事。只得簡眠。王曰。汝會其事。對曰。諸事薄曉。如同易類。亦粗能之。王曰。汝能同易。吾以萬緡付汝。何如。對曰。不足爲也。王曰。付汝五萬。對曰。亦不足爲。王曰。汝需幾何。對曰。不能。百萬亦五十萬。乃可。王壯之。子五十萬。悉其所爲。其人乃造巨艦。極華麗。市美女。能歌舞。音樂者百餘人。廣裝綾錦奇玩珍羞佳果。及黃白之藥。暴衣吏。軒昂間雅。若當司客。將者十數輩。卒徒百人。樂飲餘月。忽觀然浮海去。逾歲歸。珍犀香藥外。且得駿馬。獲利幾十

倍時諸將皆缺馬。惟循王得此馬。軍容獨壯。大喜。明其何以致此。日到海外諸國。稱大宋回易使。謂戎王。餽以綾錦奇玩。爲招其貴近珍重。卑陳女樂送來。其君臣大悅。以名馬易美女。且爲治舟載馬。以犀珠香藥易綾錦等物。饋遺甚厚。是以獲利如此。王咨嗟褒賞。賜子優厚。問能再往乎。對曰。此戲也。再往則敗矣。願仍退爲幸。老園中嗚呼。觀循王之兄。與浮海之卒。其智愚相去。奚翅三十里哉。彼卒者。顏然甘饗苦嗜花影之下。而胸中之智。圓轉恢奇。乃如此。則等而上之。若伊尹管葛。世豈盡無。特莫能識其人。無繇一試其蘊耳。以一敵五。老卒循王。慨然捐五十萬界之。不問其出入。此其意度恢弘。固足使之從容展布。以盡其能矣。蓋不知其人。輕任之。與知其人。不能專任。皆不足以有功。視其一往之後。辭不復再。又幾于知進退存亡者。異哉。

宋賈相當國時。內後門火。飛報已至。尋詣賈曰。火近太廟。乃來報。言竟後至者曰。火已近太廟。賈乘兩人小肩輿。四方士以撻劍護轎。里許。卽易轎人。倏忽下。

太廟。縣安府以爲具賞。檄數勇士。誣稱離炮五六尺。前樹皂纛。立劍手。皆立具於呼吸間。賈下令。肅然不。過日。火到太廟。斬殿。卽令甫下。火沿太廟八風。兩殿前卒。肩一卒飛上。斬八風板落。火卽止。驗姓名。轉十官。就給金銀賞與。賈才局若此。類亦可喜。

蔡君謨知開封事。日不下數千。每有日限事。棟三兩件記之。至日。問人不測如神。

宋史張唯孝。襄陽人。幹官鍾堇英。兄而異之。謂曰。今日正我輩趨事赴功之秋。孝不答。又叩之。則曰。朝廷。

史記 卷九 雜智 五十

預人。明日晝。英羅致。宴仲宣樓。因酒酣。曰。有國而後有家。天下如此。將安歸乎。孝躍然曰。從公所命。乃請空名幣三十。以還遼。旬與三十騎俱。櫛甲士五千至。旗幟鮮明。部伍嚴肅。上至公安。下及墨山。游騎相繼。或請所統姓名。孝曰。朝廷負人。福難。福易。耶。爲君矣。紆一時之難耳。姓名不可復得也。時聞澄五州已危。於是擊鼓。燔兵。不數日。聚至萬人。戮戰俱捷。江上平。制使呂文德。招之不就。而遁物色之。不可得。

王忠肅鎮遼東時。有罪者。令人縋殿以順。雖重辟如。

之曰。命無益死者之家。而財或足以濟邊。居遠數年。儲蓄充實。兵馬富強。

楊榮尊人未遇時。形家謂所居不利後人。若以居傍土地祠爲業。則世世榮顯。乃于風雨之夕。密撤祠中香爐置于堂。明日鼓吹牲醴送還祠中。如是者再。乃謀于衆曰。此必神欲我家爲祠耳。衆推助之。乃以其家爲祠而後其業于祠址。後生榮爲相。

劉本道。常州江陰人。少嗜學。有才畧。能詩。由掾史。見知於靖遠伯王驥。引置幕下。素授刑部照磨。從征雲南。於此戰克。攻守之策。多咨訪之。正統戊辰。闕賊猖

史事

卷九

雜著

五十一

熾。宇陽侯。陳懋往討之。尚書金澤。實綜理軍務。以本道識達軍務。請以自隨。本道盡心戮力。活脇從者萬餘人。放還婦女八百餘口。凱旋陞戶部員外郎。景泰庚午。西北二邊境。民不能生。本道奏請給價。買牛二千頭。并易穀種與之。乙亥。貴州邊倉糧。侵盜事覺。展轉連坐。推本道至彼。不逾月而積歲之弊。洞徹無遺。上嘉其廉能。賜五雲絲綬。天順丁丑。進戶部右侍郎。總督京畿。及通州淮安糧儲。先是漕運京糧。惟通州

倉距河近便。自通州抵京。操軍倉。陸運四十餘里。費殷而增耗不給。各處赴京操軍。久役而用竭。賈乏。本道慮二者之病。奏將通州倉糧。於各月無事之時。令歇操軍。旋運至京。每三十石。給賞官銀一兩。而漕運之糧止。于通州交納。就彼增置倉廩三百間。以便收貯。歲積羨餘五十餘萬石。以廣京儲。上復賜二品服寵異之。

于肅。整朔。欲公授人中書科。公不許。第曰。試。日但書大明一統聖壽萬年八字而已。勢如言。閣下雖不肅其字。竟不敢言。不佳遂置上等。

史事

卷九

雜著

五十二

天順初。朝廷頗好寶玩。甲貴奏宜德間王三保出使西洋。獲奇寶無算。上卽命兵部查西洋水程。特劉忠宜爲總方。匿其籍事亦寢。後尚書詰都吏曰。庫中案卷。焉得失去。忠宜從傍微笑曰。三保下西洋。所費錢糧鉅萬。軍民死者亦萬計。舊案在亦當毀之。以按其根。尚足追究。其有無耶。尚書悚然。都憲徐有貞治張秋河。有撓其議者曰。不能塞河。而願開河耶。使者至。徐出二壺。一鍬五歲者。各一注。而

河之期三歲者先酒使歸而議決

除有貞治河張秋不能成功乃再三求水登潭處百計塞之莫效聞一僧有道有貞往訊之僧第曰聖人無欲有貞悟曰此下殆有龍窟所欲者珠也吾能使之去乃鉢鉢汁灌之木始受惠遂成平迤蓋鉢汁能飲珠龍受珠故也

寇深徵時見群盜分財者欲執之乃伴與款曲盜喜亦推一分與之深謝去疾走告官盡獲其盜乃上書朝廷盜黨欲殺臣臣不能居本邑詔入國子監

吳璘

卷九

雜著

卷九

內監龔驤房四方所貢各色鳥獸皆畜焉弘治初議省之以減浪費所司白虎豹之屬放即害物欲殺恐非諒聞新政左右以爲疑孝宗曰但絕其食令自斃可也

王陽明在序日適有朝使承王命臨地方開讀陽明充贊禮生朝使者頗傲物不以禮遇諸生是時行禮顧外謬失儀陽明即大唱失儀狀語既峻切詞又甚麗若素練者朝使並諸司皆解息不敢不俯伏以聽也朝使恨甚不得不引罪懇納米以自贖至三日

朝使又當詣廟謁聖升堂聽講乃然擲博士官命陽明充講辯藉此屈辱陽明以報前隙至期陽明知之乃欣然不辭請於衆曰凡經書子史在諸生亦講之有素在上司亦聽之已熟今日請以高皇大誥三篇一講庶官吏軍民知所遵守何如時在座者孰敢以爲非而有他就耶皆唯唯陽明即請茶案奉大誥于案上而自巳乃南面立大唱曰講誦高皇明訓各官法當跪聽朝使諸司聞言皆相顧失色莫敢不北面而跪也陽明銜徐講誦諸官既入大爲所窘敢怒而不敢言也

王龍溪

卷九

雜著

卷九

王龍溪妙年任俠日日在酒肆博場中陽明亟欲一會不能也陽明却日令門弟子六博投壺歌呼飲酒人之客遣一弟子獨龍溪隨至酒肆家索與共賭龍溪笑曰腐儒亦能博乎曰吾師門下日如此龍溪乃大驚求見陽明一睹眉宇使稱弟子應天府丞完天叙署尹事每日戴小帽穿一撮衣坐堂自供應朝廷外毫不妄用江彬有所虐索每使至伴爲不見直至堂上方起立呼爲欽差語之曰南京

百姓窮倉庫竭錢糧無可措辦府丞所以只穿小衣坐衙專待拿問耳每次如此彬無可奈何而止

韓公旬宣江右時忽報寧府弟某王至公花疾乞少需客遣人馳召三司且索白水公旬即拜迎王入具言兄叛狀公辭莫聽諸書王索紙左右兄進王詳書其事去公上其事朝廷遣使按無跡時王兄弟相讎諱無言使還朝廷生韓離間親王罪皆辭族以往韓上木几親書乃釋

正德辛巳春駕駐通州江彬擁邊兵召九卿出觀彬

東事 卷九 雜著

五十五

下海河云將屠九卿行大事衆皆憚行晉溪曰子傳位大臣大威咫尺敢不觀即日詣通州人云彬將掠奪九卿印晉溪反佩印往蓋彬獨尾蹕乃可退其謀若本兵尾蹕將士屬兵部而晉溪尤係將士望彬雖有謀不得逞矣

周尙文在幕府四十後喪偶不復娶精神強壯夜則視馬鬣果籌度事務徹曉不寐軍婦皆識其面嘗以兵敗還虜追之前阻深淵乃令士皆卸甲以填之須臾壕平遂渡其智類此以其面瘦無肉邊人謂之周

猴兒

王晉溪在西北修築花馬池一帶邊牆命二指揮董其役二指揮甚効力邊牆極堅且功役亦不甚費有美銀二千餘持以白晉溪晉溪曰此一帶城牆實西北要害去處汝能盡心了一事此項項之物何足問即以賞汝汝後北虜犯邊即遣二指揮提兵禦之二人爭先陷陣其一竟死于敵晉溪籌邊智畧類如此王晉溪總制三邊時每一巡邊雖中火亦費百金未嘗折乾到處皆要供具燒羊亦數頭凡物稱是晉溪

東事

卷九 雜著

五十六

不數饋盡撤去散于從官雖下吏亦皆需及故西北一有警則人人效命當時法網疎闊故豪傑得行其意使在今日則臺諫即時論罷矣梅衡湘播州監軍行時請帑金三千備犒賞之需及事定所費僅四百金登籍報部無分毫妄用雖性生手段大小不同要亦時爲之也如鄧子龍以八日解永昌三月之圍忌成功者顧罪以昌破軍棉吾不能不爲之髮指焉錦衣衛經歷沈鍊以攻嚴相得罪調回保安時總督楊嗣巡按路楷皆嵩客受世蕃指若除吾楊大者侯

小省辭、願因與偕合衆捕諸白蓮教通虜者、竄錄名籍中、論斬、藉其家、願以功、置一千錦衣衛千戶、指侯選五品卿寺、願猶快、快曰、恒君薄我責、猶有不足乎、取銀二千、松殺之、而移教、越遺、公長子諸生、妻、至明日掠治、因急且死、會願、指被勒、卒奉旨逮治、而襄得末減、問戌、襄之始來也、止一受妻、從行、及是與妻俱赴戍所、中道、微聞嚴氏將使人要而殺之、襄懼、欲就而顧、妻不能割、妾曰、君一身沈氏宗祧所係、第去勿憂我、襄遂詣押者、城中有年家某、負吾家金錢、往索

史記

卷九

楊督

五十七

可得、押者皆妾在不疑、縱之去、久之不返、押者往年家詞之云、未嘗至、還復押妾、妾把其襟、大慟曰、吾夫婦患難相守、無頃刻離、今去而不返、必汝曹受嚴氏指、殺我夫矣、觀者如市、不能判、問于監司、監司亦疑嚴氏真有此事、不得已、權使妾寄食尼庵、而立限、責押者跡、襄押者物色、不得、屢受笞、乃哀懇于妾、言襄實自哀、母枉我、因以間、命去、久之、嵩敗、襄始出訟冤、捕願、指抵罪、妾復相從、襄號小霞、楚人江進之、有沈小霞妾傳。

范傾、會稽人、守淮安、景王出藩、大盜謀劫王、布黨起天津至鄆陽、分徒五百人、往來遊奕、一日晚、衛罷、門卒報有貴客入、做潘氏園、賓卒者、問有傳牌乎、曰否、命詞之、報曰、從者衆矣、而更出入、心疑爲盜、陰選健卒數十、易衣帽如庄農、曰、若往視其徒入肆者、賜與飲、飲中挑與鬪、相與繫以來、而戒曰、慎勿言捕賊也、卒既散去、公命與兩客西門、過街肆、持者前訴、即收之、比反、得十七人、陽怒罵曰、王舟方至、官司不暇食、暇問汝鬪乎、叱令就禁、入夜、傳令、做備、而今吏飽食

史記

卷九

楊督

五十八

以需、漏下二十刻、出諸囚于庭、囑聲叱之、吐實如所料、即往捕賊、賊首已遁、所留卒、妓也、于是飛騎馳報、徐揚諸將吏、而斃十七人于獄、全賊散潰、續溪湖大司空松齡、先爲嘉興推官、署印平湖、有惠政、適倭寇猖獗、郡議築城、公夜入幕府曰、民難與慮始、請縛某居軍前、禦倭、百姓受某恩、必相急、乃可舉事、從之、民大發、各任版築、不閱月、城成、倭嗣姑蘇、戡嬰兒爲戲、唐公廟之時、家居、一見痛心、憤不俱生、時督師海上者趙文華、嚴分宜、伴客也、公

挺身往謁。與陳機略。且言非專任胡梅林不可。趙乃首薦。起職方郎中。視師浙直。因任胡宗憲。宗憲亦厚從嚴相以結其歡。故無掣肘之虞。始得展布以除倭患。

何良俊曰。友齋叢說云。今之撫按有策一美政。所急當舉行者。要將各項下賦。罰銀。督令各府縣盡數。糧穀。其有罪犯。自徒流以下。許其以穀贖罪。大率上縣每年要穀一萬。下縣五千。兩直隸。巡撫下有縣凡一百。則是每年有穀七十餘萬。積至三年。即有二百餘萬矣。若遇一縣有水旱之災。則聽于無災縣分通融。

借貸。俟來年豐熟補還。則東西百姓可免流亡。而朝廷于財賦之地。永無雨顧之憂矣。善政之大。無過于此矣。

嘉靖間。安江有孫大學者。與妓某善。誓相嫁娶。為之傾貲。無何。孫喪婦。家益貧落。妓聞。以計致孫。食之。與中前約。以身委焉。孫故不善治產。妓所賜簪珥。不復費盡。故日夜勤辟。繼以奉饘粥而已。如是十餘年。孫益老成。悔過。還期已及。自傷無貲。中夜泣。妓容

其誠。於日生辟饋。使孫穴地得千金。皆妓所隱埋也。孫以此得還。宦業稍潤。妓遂勸孫乞休。歸享小康。終其身。

吳松江由嘉定入海。江口淤塞百年。民受其患。吉水龍遵叙。以御史左遷。今嘉定。嘆曰。事孰有甚于此。即日親蒞其所。召父老講求水利。且多設施。逾月盡疏。通之。復開支河五百餘里。及旁縣。民號曰御史河。先是有夫掘地得石碑。長尺餘。上有刻曰。得一龍。江水通。然則龍之開河。亦有數耶。後朝廷旌其能。擢守徽州。

平湖陸太宰先祖。初為漕令。漕有富民。枉坐重辟。數十年相沿。以其富。不敢為之白。陸至訪實。即日破械出之。然後聞于臺使者。使者曰。此人富有聲。陸曰。但當問其枉不枉。不當問其富不富。果不枉。夷。亦無生理。果枉。曰。朱無死法。臺使者甚器之。後行取為吏部。黜陟自由。絕不開白臺省。時孫太宰玉揚在胥中。以尊權勅之。既落職。辭朝。遇孫公。因揖謂曰。承老科長見教。甚荷相成。但今日吏部之門。囑托者衆。不專何

以申公道。老科長此疏實誤也。孫沉思良久曰：誠哉。吾過矣。即日草奏，自劾失言，而力薦陸。陸由是復起。時兩賢之。

監司嘗使□治地訟，地多山嶽，不可登，數爲訟者欺。乃呼訟者告之曰：吾不忍盡爾，當貰爾半。爾所有之地，兩兩止供一畝，憊不可欺。欺則盡沒入官。民信之，盡所有供半。既而指一處，屢之，文致其參差處，責之曰：我戒爾毋得欺，何爲見負？今盡入不貰矣。凡供一畝者，悉作兩畝收之，更無一犁得隱。其糧數多與寡，卷九 權智 六十二

此類其爲人強毅，既廉亦一時之豪也。
北方州縣唯密均程爲治之太端。三年一審，令一州人十八里之民，庭集而校勘之，自極富至極貧，定爲九則，賦役皆准此而派。區中首領有里長老人耆手，官唯據此三等。人三等，人因得招權要賄。公蒞任，輪審均徭，尚在一年後，乃取舊冊，查自上下上至下上七則戶，照名里開填，分作二簿，每日上堂，輒以自隨，或放告，或聽斷，或理雜務。看有晚事且朴實者，出其不意，喚至案前，問是何里人，就摘里中大戶，問其家道。

何如？比年間何戶驟富，何戶漸消，隨其所答，手註簿內。如此數次參驗之，所答畧同。又一日點查農氏，本州聚有二百餘人，卽閉之後堂，各給一紙，令開本里自萬金至百金等家，嚴戒勿欺。又因聖節，先揚言齊點各役，至朔拜畢，卽喚里老耆手到察院，分作三處，各與紙筆，令開大戶近年之消乏者，或殷厚如故，不必開也。以上因事採訪，編成底冊。審時一甲人齊跪堂下，公自臨視，擇其中二三爲實人，作爲公正。與里長同舉大戶，應升應降者，諸人知虛實，明。咸以

實舉，遂從而酌驗之。頃刻編定，一日審四五里，往往州官待百姓，不令百姓待州官也。此陳齊
涿州定遠縣，一弓手善用矛，遠近皆伏其能，有一偷亦善學刺，常蔑視官軍，唯與此弓手不相下。日見必與決死生，一日弓手因事至村，值偷在市飲酒，勢不可避，遂曳矛歸，觀者如堵，父之，各未能進。弓手忽謂偷曰：尉至矣。我與汝皆健者，汝敢與我尉馬決死生乎？偷曰：諾。弓手應聲刺之一舉而斃。蓋乘其隙也。又有人遇強寇，聞矛乃方接，寇先舍水忽與其面，其人

愕然。刃已抵胸。後有壯士復與寇遇。已先知。噴水事。寇役用之。水纔出口。牙已洞頸。已陳芻狗。其機已泄。侍勝失備。反受其害。

遼東長勇堡。虜入掠。將出境旁掠。二虜見二婦在土窖中。有細軟包裹。二一虜下窖執一婦。與上虜以手授上。遂迎一包上。又送一婦。與一包。並如前法。二婦翻虜正授包。並力一推。上虜亦下窖。二婦隨將土石亂擊。二虜俱斃。遂各將虜一騎。收拾包裹于上。始下窖。用虜佩刀。各取一級。騎馬歸城。獻級領賞。

史取

卷九 雜智

六十三

一頑宦無嗣而婦悍甚。妾婢笞死者數人。獨鄰翁一女。白父願嫁此宦父曰。爾自授穿耶。女固請無傷。因達宦如取之。一日女晨起。登樓滌沐。故爲濡滯。婦遂惡聲登梯。與甘心焉。女觀婦將至。極力趯足而婦倒仆于地。女隨踣婦背。出挺袖中亂擊。且大言老淫狗。我豈以弱女子嫁此老翁。祇怪其頑宦巨室。遭爾絕嗣。爾死有餘辜。我今斃爾。償衆克。卽自斃。張爾命。聽伊另娶耳。言畢而挺又下。婦痛楚哀號。可命。任娶。誓改前非。宦亦恨。央代釋。後連舉二丈夫子。一甲一科。

我朝高文義公穀。無子。置一妾。夫人素妬悍。每聞之。不得近。一日陳學士循過焉。督酌。聚話。及此。夫人于屏後聞之。卽出詬罵。陳公歉然。怒起。以一棒撲夫人仆地。至不能興。高力勸乃止。且救之曰。汝無子。法當去汝而置妾。汝役聞之。是欲絕其後也。汝不改吾言。秦聞。朝廷置汝于法。不貸。自是妬少衰。生中書舍人。陳公一怒之力也。郭婦見于紀載者多矣。朋友治郭亦詭事云。而又有謠妾與友生子者。事尤可詭。特並記焉。陳了翁父尚書。與潘良貴義榮。父情好甚。

史取

卷九 雜智

六十四

密潛一日謂陳曰。吾二人官職年齒種種相似。獨一事不如公。甚以爲恨。陳問之。潘曰。公有三子。我獨無之。陳曰。吾有一婢。已生子矣。當以奉借他日生子。卽見還。而潘公迎至。卽了翁母也。未幾生良貴。後其母遂往來兩家焉。一母生二名儒。奇矣。而兩父恬然終始安之。豈非前未有事耶。吳興富翁莫氏。暮年忽有婢娠。翁懼。媚姑。且以年邁。慙其子婦若孫。遂遣嫁之。已得男。翁歲時給錢米。綿絮不絕。其夫以鬻粉。英爲業。子稍長。令雙杓市。且十

許歲翁告祖里巷群小，逞以爲奇貨，悉遣鄰家暗之。婢方哭，則謂之曰：汝富貴至矣，何以哭爲？問其說，乃曰：汝子莫氏也，其家田園屋業，汝子皆有分，盡歸取之，不難，則訟之，其夫婦皆曰：吾知之，奈貧無資何？曰：我輩當貸汝，卽爲作數百千文約，且曰：我爲汝經營，事濟則歸我，然實無一錢，止爲作衰服被其子，使往。且戒曰：汝至賈肆，則大慟且拜，拜訖，可亟出人，則汝謹勿應。我輩當伺汝屋左某家，當卽告官可也。其子謹受教，既入其家，哭且拜，一家駭然，辟易，鄰罵欲殺。

史記

卷九 權智

六十五

逐之，莫氏長子亟前曰：不可，是將破吾家，遂抱持之。曰：汝非花樓橋賈養子乎？曰：然，遂引拜其母，曰：此汝母，吾乃汝長兄。汝當拜，又逼指其家人曰：此汝長嫂，此次兄若嫂，汝當拜，又指云：此汝長姪，此次姪，汝當受拜。既畢，告去，曰：汝吾弟，當在此執喪，安得去？卽命備溫盥去，故衣，易新衣，使與諸兄弟同寢處，已又呼其所生，喻之以月廩歲衣，如翁在日，且戒非時母輒至，亦欣然，退。群小方聚候，委巷茶肆，久不至，既物色之，乃知已納相視，大沮，計略不得施，他日投繯待。

券，訴其子負貸，銀都逮莫娘及其子，同之，遂備陳首尾。太守唐少尉家嘆服曰：此子可謂孝義矣，於是盡以群小置獄杖脊，編置焉。

杭州重建戒壇，須萬金，兩司召富民勸募，湖州胡汝輝，願一力當之，憲長楊繼宗曰：何易若此？汝輝曰：民有一子，不肖所積，必爲他人取，何如奉承，勝事，既而如教，請獻有司。

一邑令欲修隙於某，直指適直指按部至，令以愛人侍焉，遂乘間竊印而出，直指知之，佯托疾閉門數日。

史記

卷九 權智

六十六

而陰檢無用文冊，堆置空所，忽日夜分，喧傳火起，令聞起救，直指故舍，皇甚呼令前云：暮夜恐防不測，暫以印笥印鑰托，謹收貯，俟詰朝，責入，令強受之，及期，直指出視事，令果責入，觀而啟鑰，而印宛然在矣，使當時令不再計，將何詞於直指耶？

維亭張小舍，善察盜，偶行市中，見一人，衣冠甚整，遇荷草者，將取數莖，因如廁，張俟其出，發俟叱之，其人惶懼，鞠之，盜也，又嘗于暑月遊一古廟之中，有三四輩，唐地斡，傍有西瓜，劈開未食，張亦指爲盜，而荷

之果然。或叩其術。張曰。入厨。用草。此無賴小人。其衣冠必盜來者。古廟羣。夜。勞而晝。飽。勞。四。瓜。以辟。也。特爲之語云。天不怕。地不怕。只怕維亭張小舍。後遇。巧。於途。疑而迹之。見其踣溝而過。檢焉。果盜魁。其。則。僞也。請以重賂免。期某日。過期不至。久之。張復遇諸塗。責以渝約。盜曰。已輸于卧床之左足。但夜至不敢驚寢耳。張猶不信。曰。以何爲徵。盜卽述是夜其夫婦私語。張始大駭。歸視床足。有物繫焉。如所許數。兼得一利。亦悚然曰。危哉乎。自是察盜頗疎。小舍智。此盜亦智。小舍先察盜智。後踣于察盜更智。

卷九 權智

本七

善言

陳侯起凌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人。又執三監。更羣臣莫敢諫者。孔子適陳。見陳侯。與登臺而觀之。孔子前賀曰。美哉臺乎。賢哉王也。自古聖人之爲臺。焉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者。此者陳侯墨然。使人敢所執吏。

曹公欲易儲。一日屏左右以問賈詡。詡不對。公曰。與卿言不答。何也。詡曰。適有所思。公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曹公大笑。于是太子遂定。

卷九 善言

本八

晉武始登阼。探策得一王者世數。視此多少。帝旣不說。羣臣失色。侍中裴楷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帝悅。羣臣嘆服。劉聰妻名娥。甚有寵于聰。既世后。詔起鸞儀殿。以居娥。廷尉陳元達切諫。聰大怒。將斬之。娥私勸左右停刑。手疏上。畧曰。廷尉之言。關國大政。忠臣豈爲身哉。陛下不唯不納。而又欲誅之。陛下此怒。由妾而起。廷尉之禍。由妾而招人。怨國怨。皆皆歸妾。拒諫賊忠。唯妾之故。自古敗亡之數。未有不因于婦人者也。妾每

覽古事忿忿食何意今日妾自爲之後人觀妾亦猶妾之視前人也復何面目仰侍巾櫛請歸死此堂以塞陛下色義之過聰覽畢謂羣下曰朕愧元達矣因手敕表示元達曰外輔如公內輔如娥朕復何憂梁武帝問王侍中份朕爲有耶爲無耶對曰陛下座萬物爲有體至理爲無

宋文帝還劉彥之經畧河南大敗悉委秦兵甲武庫爲之空虛帝晏會有歸化人在坐帝問庫部郎顧琛庫中杖有幾許琛詭辭答有十萬人仗舊庫仗秘不

夏事 卷九 善言 不九

言多少帝既發問追悔失言得琛此對甚喜

宋文帝釣天泉池垂綸不獲王景文曰良縣垂綸者

清故不獲食餌

周武與蕭勛宴齊氏故臣長父亦預焉帝指謂勛曰

是登埤罵朕者也勛曰長父未能輔桀翻欲吹堯帝

大笑酒酣帝命琵琶自彈之謂勛曰嘗爲梁王蓋歌

歸請起舞帝曰王乃爲笑舞乎對曰陛下既觀撫五

弦臣敢不倍同百歡

元魏高祖名子愉愉悅懌崔光名子劼劼勉高祖曰

我兒名榜皆有心鄭兒名榜皆有力對曰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

高宗出獵遇雨問各那律曰雨衣若爲不漏對曰以

瓦爲之則不漏上因此不復出獵

裴度爲相時憲宗將幸東都大臣切諫不納度從容

言國家建別都本備巡幸但自艱難以來官闕署屯

百目之區荒地弗治必假歲月完新然後可行倉卒

無備有司且得罪帝悅曰羣臣諫朕不及此如卿言

誠有未便安用往耶因止不行

史事 卷九 善言 七十

杜甫子宗武以詩示阮兵曹兵曹答以石斧一具隨

使并詩還之宗武曰斧父斤也兵曹使我呈父加斤

削也俄而阮聞之曰誤矣欲子砍斷其手此手若存

天下詩名又在杜家矣

辛京果以私杖殺部曲有司奏果罪當死上將從之

李忠臣曰果當死父上問故忠臣曰果請父兄弟皆

戰死獨果至今尚存故父當死上惘然左遷京果

宋太祖幸相國寺至佛像前焚香問當拜與不拜僧

錄贊寧曰不當拜問其何故對曰見在佛不拜過去

佛適會上意遂微笑領之因爲定制至今行幸焚香皆不拜議者以爲得體

曹翰罪謫汝州副使凡數年一日有內侍使京西朝辭日太宗密諭之曰卿至汝州當一訪曹翰觀其良苦然慎勿泄我意內侍如旨往見因序其遷謫之久翰泣曰罪犯深重威聖恩不殺死無以報敢懇苦耶但口食食貧不能度日幸內侍哀憐欲以故衣買十千緡飯粥可乎內侍曰太尉有需敢不應命何煩質也翰聞不可於是封囊一袋以授內侍收獲以十千

史記

卷九

善言

七十二

答之洎回奏翰語及言質衣事太宗命取夜開視乃一大幅畫帳題曰下江南圖太宗惘然念其功即日有旨詔復赴開稍復金吾將軍蓋江南之役翰爲先鋒也

王元之子嘉祐爲館職平時若愚騷獨冠萊公知之喜與之語冠公知開封府一旦問嘉祐曰外人謂劣丈云何嘉祐曰外人皆云丈人旦夕入相冠公曰子吾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觀之大人不若未爲相爲善相則譽望損矣冠公曰何故嘉祐曰自古賢相

所以能建功業澤生民者其君臣相得皆如魚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而功名俱美今丈人引天下重望相則中外有太平之責焉丈人之于明至能若魚之有水乎此嘉祐所以恐譽望之損也冠公喜起執其手曰元之雖文章冠天下至于謀識遠慮殆不能勝吾子也

歐文忠爲西京留守兼官府尹錢思公通判諸希深皆當世偉人待公優異公與尹師魯梅聖俞楊子德張太素張堯夫王幾道爲七友以文章道義相切劘

史記

卷九

善言

七十二

率常賦詩飲酒間談戲相得尤樂洛中山水園庭塔廟佳處莫不遊覽思公恐廢職事微戒之一日府會靜及冠萊公思公曰知萊公所以取禍否由晚節奢縱宴飲過度耳文忠曰宴飲小過不足招禍萊公之責由老不知退爾坐客聲然時思公年已七十

章懿之崩李淑護墓晏殊撰志文只言生女一人早卒無子仁宗恨之及親政內出志文以示宰相曰先後誕朕躬殊爲侍從不知乃言生一公主又不育此何意也呂文靖曰殊固有罪然官省事秘臣備位宰

相是時雖畧知之而不得其詳殊之不審理容有之然方章蓋臨御若明先后實生聖躬事得安否上然良久命出殊守金陵明日以爲遠改守南都如許公保全大臣真宰相也其有後宜哉及殊作相八王疾革上親往問王曰叔父不見官家不知誰作相上曰晏殊也王曰此人名在國議胡爲用之上歸問議得成敗之語非記志文事欲重黜之宋祁爲學士嘗草白麻爭之乃降其官知頤州詞曰廣營產以殖貨多役兵而覩利以他罪罪之殊兄深譴祁之力也

史取

卷九

謗言

七十三

司馬公一日見康節曰明日僧願修開堂說法實公曰晦叔欲借往聽之晦叔貪佛已不可動富公果往于理未便某後違不敢言先生肩止之康節唯唯明日康節往見富公曰聞上欲用裴晉公禮起公公笑曰先生謂某衰病能起否康節曰固也或人言上命公公不起僧開堂公卽出無乃不可乎公驚曰某未之思也時富公請告

解縉應制題虎頭象虎圖曰虎爲百獸尊誰敢觸其怒唯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顛文皇見詩有感卽命

夏原吉迎太子于南京

仁廟在東宮命侍講王達講乾之九四達舉儲貳爲說聽罷召楊士奇曰經旨必無儲貳之說達得無合議否對曰講官非正道不陳豈敢合議此本胡愛之說又問對常人亦舉此說乎對曰此間最好程子云凡卦中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又舉王昭素對宋太祖之言以對仁廟大悅

金文靖扈章皇帝度鷄鳴山上日前代唯唐太宗英武嘗度此對曰太宗後悔是役故建憫忠閣上默然班師

史取

卷九

謗言

七十四

土木之陷甚危若非也先之母則駕旋無期母謂也先曰我蘇人也少隨夫戍邊爲而父所虜生汝吾念中國天子君臨四海汝亦臣也何敢犯順若是也先敬英宗無敢失禮迨送還朝蓋從其母教也母亦賢矣哉

孝宗朝有上言山西石膽子益壽者命中官探求經年不得將王維爲憲使中官曰其物載書中何云無

也。王曰：鳳凰麒麟，古書所載，今果有乎？

蒲瑞守維揚。武宗南遷，有言取瓊花以觀。公奏曰：此花生于其年，爲瑞應。至徽欽北轅，此種已絕。今止存其名耳。上默然。

尹直自南京入朝時，德王奏請其母妃之國詞甚哀切，閣下不能難，直曰：臣能折之。乃爲詞云：爾母即吾母，吾養爾，爾養爾，以一國養不若朕以天下養也。德王遂服。

張平教欲赦天下學宮聖像，徐階爲編修，抗疏爭之。

史記

卷九

學官

七十五

平教曰：有一毫，不似吾親，卽拜他人矣。階曰：有一毫，似吾親，庸可棄乎？平教聲色俱厲曰：若叛我，階曰：叛起于附，某素不附明公，何得云叛？

陸平泉以宗伯請告諸大老送之時，李已趙錫皆在坐。趙曰：觀老先生此行，使天下也曉得朝廷之上，有不愛爵祿之臣。李旋曰：陸老先生實有病，豈是爲家忘國的人。兩公此語，皆是兩篇大文章。

嘉靖初，講官顧鼎臣講孟子咸丘蒙章，放勳祖落語，侍臣皆驚頷。徐云：竟，是時已百有二十歲矣。衆心始

安

劉瑾欲殺李夢陽，康海請理曰：昔高力士寵冠群臣，爲李白脫靴，公能之乎？理曰：請卽爲先生脫之。海曰：不然，李夢陽高，于李白數倍，海固萬不及一也。下獄而不救，奈何？理曰：聞命，卽當幹旋矣。

逆瑾欲罪平江伯陳瑄之子，李東陽謂瑄有漕運大功，金書鐵券，子孫免死。理曰：國初功臣，如常遇春，東有百戰功，今子孫已幸，況瑄不從所殺，罰何足償？東陽曰：漢高祖定十八侯位次，以蕭何第一，何但供給

史記

卷九

蕭何

七十六

餽餉不絕，遂爲萬世功，故當時餽餉不繼，雖百張良，十韓信，豈能助漢陳瑄通南北漕運，每歲四百萬石，至京師，誠國家萬世之利，理顯然。

鄉南臬諭勅張江陵張欽置之死，侍郎周思敬笑語張曰：堅子何足圖？一金吾校尉多着氣力，堅子化爲烏有矣。弟天下太事，肯政府身肩之，奈何以天下之身爲堅子伐性乎？且天下將號政府，喜怒也，江陵意

解，卻竟免死。



卷之十

成務三

折獄

攝奸

詐謀

寃恤

弭亂

其中應竹節

舊餘堂史取卷之十

龍城賀詳纂著 男久邵述

成務三

折獄

梁有疑獄。梁王曰。陶之朱夏。以布衣而富。仲國。是必有奇智。乃召問之。曰。梁有疑獄。吏半以爲當罪。半以爲不當罪。爲吾決。是奈何。朱公曰。臣鄙人也。不如當獄。雖然。臣家有二白璧。色相如也。徑相如也。澤相如也。然其價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子。梁國大悅。

永貞間。郭子儀將太僕卿趙縱。爲奴告。下御史勅治。而奴留內。侍省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鎰奏言。貞觀時有奴告其主謀反者。太宗曰。謀反理不側成。尚當有他人論之。豈藉奴告耶。乃著令。奴告主者斬。由是賤不得干貴。下不得凌上。教本既修。悖亂者斬。與者長安令李濟以奴得罪。萬年令霍晏因婢

生誠與臺下類。主反畏之。忤懷成風。漸不可長。建中元年五月辛卯詔書。奴婢告主。非謀叛者。同自首法。並準律論。由是獄訴衰息。今縱事非叛逆。而奴畜禁中。獨下殺。情所不服。且將帥功。孰大于子儀。冢土僅乾。兩臂前已得罪。縱獲繼之。不數月。斥其三。既令殺賣犯法。事不緣奴。尚宜錄勲念公。以從蕩。況爲奴所訴耶。陛下方貴武臣。以討賊。彼雖見寵一時。不能忘懷于異日也。帝納之。

史記 卷十 折獄 二

穆宗初。牛僧孺以庫部郎中知制誥。徙御史中丞。按治不法。內外澄肅。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贓當死。賂宦侍爲助。具獄上。帝曰。直臣有才。朕欲貸而用之。僧孺曰。彼不才者。持祿取容耳。天子制法。所以束縛有才者。祿山亂。以才過人。故亂天下。帝異其言。乃止。賜金紫服。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崔安潛爲西川節度使。不詰盜。蜀人怪之。安潛乃出庫錢千五百緡。分置三市。榜其上曰。能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同侶告捕。釋其罪。實同平人。未幾有捕盜至者。益曰。汝與我同盜十七年。昨告平分。汝安得捕。

我。我與汝同死耳。安潛曰。汝既知吾有榜。何不先捕。彼以來。則彼應死。汝應賞矣。立給告者錢。明盜于市。於是諸盜相疑。無地容足。散逃他境。

王錡爲淮南節度使。嘗聽理。有遺匿名書者。左右取授錡。錡納鞞中。鞞中先有他書。錡之及吏退。錡探取他書焚之。人言其所匿者焚也。既歸。省其所告者。異日乃以他事逮其所告者。同鞞。鞞之以。請衆下吏以爲神明。

史記 卷十 折獄 三

安重榮雖武人。而習吏事。初爲成德節度。有夫婦訟其子不孝者。重榮拔劍授其父。使自殺之。其父泣不語。其母從旁諍夫。奪劍而逐其子。問之。乃母也。重榮爲此其母出。而從後射殺之。

李侍郎若谷守梓州。民有訟叔不認其爲侄者。欲并其財。累政不能直。李令民還家。厥其叔。民辭以不敢。李固強之。民如公言。果訟其侄。因而正其罪。分其財。太宗端拱初。廣平軍民安崇緒結禁兵。訴繼母馮與父知遇離。今奉資產與已子。大理當崇緒結母罪死。太宗疑之。大理張佖。固執前斷。遂下臺省雜議。徐

鉉議曰、今弗明其母、爲膏難、卽須歸宗、否卽崇緒率法處死、今詳案內、不曾離異、其姪有四、况不孝之刑、教之大者、宜依刑部大理寺斷、右僕射李昉等四十三人議曰、法寺定斷爲不當、若以五法皆同、卽阿蒲驥賤、乃崇緒親母、崇緒特以田業爲膏、強奪親母、示食不給、所以論訴、若崇緒法寺斷死、則知、遇何辜、絕嗣、阿蒲、何地托身、臣等、議所產、歸崇緒、母合與蒲同居、供侍終身如是、則子有父業可守、焉終身不至乏養、所犯並平叛原、詔從昉等議、

史事

卷十 折獄

四

張文定公在真宗時、戚里有爭分財不均者、更相訴訟、又因入宮自理于上前、更十餘斷、不能服、公曰、是非臺府能決、臣請自治之、上許之、公坐相府、召訟者、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少乎、皆曰、然、卽命各供券結實、乃召兩吏趣歸其家、令甲入乙舍、乙入甲舍、皆按堵如故、分券則交易之、訟者乃止、明日奏狀、上大悅、曰、朕固知非君莫能定也、

程顥、宋神宗時、爲晉城令、嘗入張氏父死、日有老妻、墮門、曰、我汝父也、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顥曰、身爲

醫、遠出治疾、而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顥、質其驗、取懷中一書進、其所記曰、某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家、顥問張、是時纔四十、安得有翁、稱妻謝、前爲郎上元主簿、郎民有借兄宅居者、發地得盜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顥問幾何年、曰、四十年、彼借居幾時、曰、二十年矣、遣吏取十千視之、謂訴者曰、今官所錢、鑄不五六年、卽遍天下、此皆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不能答、

宋彭汝礪乞懸法示人、狀曰、周官之法、凡治衆之法、

史事

卷十 折獄

五

教衆之法、皆以正月陳于象魏、或以木鐸徇之、以警于衆、或以時月讀之、以教于衆、而於刑禁尤悉也、小卒憲官刑、士師憲禁令、尉士讀罪刑、讀誓禁布憲、憲邦刑以達于四海、此民之所以無愆、而刑可以至於不用也、後世法令、一藏于有司、而民未嘗知之、及陷于罪、然後從而刑之、蓋亦幾于罔民矣、臣欲乞凡國之政教刑禁之要、各以時憲于州縣鄉保、使有司讀諭而教之、曰、其言如是、則其法如是、其罪如是、則其刑如是、使天下之民、知天子所以教愛之如此、而得

有所避也刑可得而省矣。

石公弼宋徽宗時爲漣水丞供奉高公佛綱舟行淮以溺告公弼曰數日無風安有是使尉核其所載錢失百萬呼舟人物色乃公佛與宮客妻通殺公夫畏事覺所至竊官錢賂其下故詭爲此說即收捕奪治皆服辜。

羅點春伯爲浙西倉攝平江府忽有故主訟其逐僕欠錢者究問雖得實而僕點甚反欲汚其主乃自陳嘗與主僕之姬通既而物色則無有也於是遂令僕

史取

卷十 折獄

太

自供姦狀甚詳因判云僕既欠主人之錢又且汚染其婢事之有無雖未可知然其自供狀罪已明令使姦罪定斷徒配施行所有女使候主人有詞日報究聞者無不快之。

張昇知潤州日有婦人夫出數日不歸忽有人報來關井中有死人婦人驚往號哭曰吾夫也遂以簡官公令屬官集鄰里就井驗是其夫與否首以井深不可辨請出尸驗之公曰衆皆不能辨婦人獨何以蚤知其是夫收付所司鞠問果好人殺其夫而婦人與

謀者

日陶爲銅梁令邑民羅氏者姊妹三人共隱勿弟田弟壯訟之官不得直貧甚至爲人傭奴陶至一訊而三人皆服罪吐田弟泣拜願以田之半作佛事爲報商曉之曰三姊皆汝同氣方汝初時非若爲汝主不幾爲他人魚肉乎與其捐半供佛孰若分遺三姊弟泣拜聽命。

屠襄惠爲左都御史時山西寧化王有不孝罪狀命重臣往覈既實比至京王母改詞最者危焉襄惠奏

史取

卷十 折獄

七

言王母前後詞異與民間告子而令忍息詞者何同遂得兩釋。

大司農張晉爲刑部時民有與父異居而富者父夜穿垣潛入取資子以爲盜也囑其入撲殺之取燭視尸則父也吏議子殺父不宜縱而實拒盜不知其爲父又不宜誅久不能決晉資筆曰殺賊可恕不孝當誅子有餘財而使父貧爲盜不孝明矣竟殺之葉南刺蒲時有群鬪者訴于州一人流血被面經重創腦裂致命且盡公見之惻然時家有刀磨藥公即

走入內自揭簾。令昇至幕。一謹厚。辭子及幕官。日宜善視之。勿令傷風。此人死。汝輩責也。其家人不令前。乃略加審覈。收仇家于獄。而釋其餘。一友人問其故。公曰。凡人爭鬪。無好氣。此人不卽救。死矣。此人死。卽償命一人。寡人之妻。孤人之子。又于懸。連係不止一人。破家。此人愈恃一國。設罪耳。且人情欲訟。勝于骨肉。亦甘心焉。所以不令其家人相近也。未幾。傷者平而訟遂息。

吉安州富家娶婦。有盜乘人冗雜。入婦室。潛入床下。

東

卷十

折獄

人

伺夜行竊。不意明燭達旦者三夕。候甚。奔出。執以聞官。盜曰。吾非盜也。實也。婦有癖疾。令我相隨。常爲用藥耳。卒詰問再三。盜言婦家事甚詳。蓋潛伏時所聞。枕席語也。卒信之。連婦供證。實家悉免不免。謀之老吏。吏白。卒曰。彼婦初歸。不論勝負。莫大焉。盜潛入矣。出。必不識婦。若以他婦出對。盜若執之。可見其誣矣。卒曰。善。選一妓。盛服與至。盜呼曰。汝。我治病。乃執我爲盜耶。卒大笑。盜伏其罪。

寬恤

建光元年。高句驪王官死。女克太守姚光上言。欲因其喪。發兵擊之。陳忠曰。官前保。光不能討。死而擊之。非義也。宜遣使弔問。因責讓前罪。赦不加誅。取其後善。帝從之。

孫葛周。鎮兗。有廳頭甲。年壯未婚。有神彩。善騎射。力出人。偶因白事。葛召入。辟前。姬妾並侍。內一姬。國色也。專寵常在。公側甲。窺見。目之不已。葛有屬。同至。再三。甲方流。所殊。色。竟。忌。其對。公但使首。既。公微。

求

卷十

寬恤

九

頃。或告甲。甲力懼。人云。神恩。迷。惑。亦不記憶。公所處。分。數。日。聞。慮。有。不。測。公。知。其。憂。甚。以。溫。顏。接。之。未。幾。詔。公。出。赴。唐。師。河。上。時。與。敵。交。鋒。數。日。敵。軍。堅。壁。不。動。日。暮。軍。士。饑。殆。無。人。色。公。乃。召。甲。謂。之。曰。汝。能。陷。此。陣。否。甲。曰。諾。卽。提。鞭。起。乘。與。數。十。騎。馳。赴。敵。斬。首。數。十。級。大。軍。繼。之。唐。師。大。敗。葛。凱。旋。謂。受。難。曰。甲。立。義。功。宜。酬。賞。以。汝。妻。之。愛。姬。拉。那。辭。命。公。勉。之。曰。爲。人。妻。不。愈。於。爲。人。妾。耶。令。具。飾。資。粧。直。數。十。緡。召。甲。曰。汝。立。功。河。上。吾。知。汝。未。婚。今。爲。其。妻。兼。署。別。職。此。

女。卽汝所目者也。甲因死罪不敢承命。公堅與之。乃受焉。公爲梁名將。威名著敵中。河北諺曰。山東一傅葛。無事莫愁孫。

後唐明宗嘗入舍觀受納。主吏懼責其多取。乃故爲輕量。明宗曰。倉廩宿藏。動經數歲。若取之如此。後豈免拆閱乎。吏因訴曰。自來主藏者。所以至破家竭產。以償欠。正爲是。明宗惻然。乃詔自今石取二升爲限。服耗。至今行之。所謂加耗者是也。明宗知恤吏矣。不知反恤其計中。遂爲民害。近世立盤量出納法。本防吏奸。而州縣貪暴者。因以歛民。至于倍蓰。以其正數上供。及應監司之求。而得出剩以自給。監司知之。亦不開加耗又不足言也。

太祖太宗下諸國。其僞命臣僚。忠於所事者。無不面加獎諭。以至棄瑕錄用。故徐鉉。潘耒。修輩。皆承眷禮。至於衛融。張洎。應答不遜。猶優假之。故雖疎遠。冠簪無不盡其忠力。太平興國中。吳王李煜薨。太宗詔侍臣撰吳王神道碑。時有與徐鉉爭名。王欲中傷之者。而奏曰。知吳王事迹。莫若徐鉉爲詳。太宗未悟。遂詔

史記

卷十

史記

十

史記

卷十

史記

十

鉉撰碑。鉉遽請對而泣曰。臣舊事李煜。陛下客臣存故主之義。乃敢奉詔。太宗始悟。讀者之意。許之。故鉉之爲碑。但推言歷數有盡。天命有歸而已。其贊句云。東都建廟。南箕肩疑。投杆致慈。親之政。乞火無里婦之談。始勞因壘之師。終復塗山之會。又有僞王仁義之北。太宗嘗讀稱歎。異日復得鉉所撰吳王祝詞三首。尤加數賞。每對宰臣。稱鉉之忠義。吳王祝詞。今記者二首曰。倏忽千齡盡。冥茫萬事空。青松洛陽陌。芳草建康宮。道德遺文在。興衰自古同。受恩無補報。反

袂泣途窮。士德承餘烈。江南廣舊恩。一朝人事變。千古信書存。來視周原道。銘旌舊國門。此生雖未死。寂寞已銷魂。李主葬北邙。江南錄。乃鉉與湯悅率詔撰。故有鄰國信書之句。東都。謂錢俶也。錢俶入朝。太祖眷禮甚厚。然自宰相以下。皆有章疏乞留俶而取其地。太祖不從。且曰。吾方征江南。俶俟歸治兵。以攻其後。則吾之兵力可減半。江南若下。俶敢不歸乎。及賜還本國。復宴餞於便殿。屢勸以巨觥。歷時之日。俶感泣再三。太祖命于殿內取一黃紙封

識甚密。以賜飯。且戒以塗中竊觀。泊印壘啓之。凡數十軸。皆群臣所上章疏。叙自是益感。屬江南旱平。遂乞納土。

侯叔獻爲汜縣令。縣多沒官田。有一李誠莊。方園十里。河貫其中。以穀爲膏。觀佃戶百家。皆成與族。舊估價一萬五千貫。朱貴。魏公當國。又欲增價五千貫。買之。陳道古叩命而求。與叔獻議增其價。叔獻堅持不可。道古以魏公之意諭之。叔獻太息曰。郎中知此本末否。李誠者。在太祖皇帝時。爲酒務專知。以不能教吏取。

卷十

寬恤

十一

護官物。爲溢水所捐。估所捐賞五千貫。勸誠償之。是時朝廷出度支鈔。預俵民間。令買鵬翎箭桿弓等材。木以備軍需。及李重進叛。方起兵。而預買之物。皆其集。太祖大怒。命一應買錢者。皆籍其產。而李誠實非預領官錢之人。官吏畏威。莫敢開析。一例抄沒。至今誠之子孫。一旦破碎。惜相國不能恤其非辜。給還其田。莫若更捐價五千貫。俾誠子孫買之。在官。則已判得五千官錢。在誠子孫。亦不至狼狽。郎中以爲何如。道古大驚曰。某初不知之。審公此言。苟利於人。何所

不可。某亦有以塞魏公矣。遂捐價五千貫而去。叔獻乃召誠子孫諭之。皆泣下拜曰。實公厚恩。奈家貧何。叔獻曰。吾有策矣。即召衆佃戶謂曰。汝等本出下戶。以得李莊之利。皆大第高廩。變爲豪民。今官賣此田。而李孫獨患無力。萬一爲他人所得。勢必撤廩拆屋。離業而去。豈從客汝輩享其厚利乎。易若百家共贖此錢。俾李氏請買。我則寬其限責。如此。則此田復歸李氏。而汝輩亦得久遠佃種。兩獲其利。不亦可乎。衆皆拜曰。願如公言。由是誠之子孫。復得此田矣。叔獻

卷十

寬恤

十三

亦以此知名。不數年。遂得爲工部判都水監。韓汝玉令錢塘。春一鼓。嘗宿其家。一日晏起。縣吏挾之。立門外候聲。汝玉卽升妓室中。堂受。啗翌日下吏杖一百。卽解官自劾云。某無狀。不簡。爲吏所侮。無以蔽民。請解印歸。時范文正公知杭州。大奇之。曰。公傑士也。願自愛。卽令還職。汝玉既滿任。復携此妓遊西湖。戀戀一月不去。文正置酒饌之。召妓佐酒。汝玉極醉。時令舟子解纜去。及醒。則舟離錢塘數十里矣。後汝玉歷廩任有聲。而文正公愛惜人才。襟量不

可及也。

京師置糧物務。買內須物。內東門復有字號。徑下諸市物以供禁中。凡行餽供物之後。往往經歲不給。直至積錢至千千萬者。或云其直尋給。而勾當內門內臣故爲稽滯。京師甚苦之。蔡襄尹京兆。詢知其弊。遂言。乞取內東門買物字號。付樞密院。今復乞不令內東門買物。遇逐月官中請俸錢時。許樞密院具供過物。併物價。徑牒內藏庫。截支。以給行人。仁宗大以爲然。其事至今行矣。

史記

卷十

漢書

十四

文宗天曆二年六月。陝西行臺御史孔思聰言。人倫之中。夫婦爲重。此見內外大臣。得罪就刑者。其妻妾卽斷付它人。似與國朝旌表貞節之旨不侔。夫亡終制之令相反。况以失節之婦。配有功之人。又似與前賢所謂娶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之意。不同。今後凡負國之臣。籍沒奴婢財產。不必罪其妻子。當典刑者。則孥戮之。不必斷付它人。庶使婦人均得守節。請著爲令。

中山王追元帝。將及遼鳴金使逸去。常關平不能平。

中山曰。是雖夷狄。然嘗帝天下。王上將娶地而封之。抑遂甘心也。既省。不可則提之便。

王璋。河南人。永樂中爲右都御史。時有告周府將爲不軌者。上欲及其未發討之。以問璋。璋曰。事未有跡。計之無名。上曰。非汝所知也。兵貴神速。彼出城。則不可爲也。璋曰。以臣愚。可不煩兵。臣請往任之。曰。若用。康幾何。曰。但得御史三四人。隨行足矣。然須奉敕。以臣巡撫其地。乃可。遂令學士草勅。即日隨行。黎明直達王府。問王驚愕。莫知所爲。廷之別室。問所以來。

史記

卷十

漢書

十五

者。曰。人有告王謀叛者。臣是以來。王驚疑。璋曰。朝廷已命立大帥。將兵十萬。將至。臣以王事未有跡。故來先請。事將若何。王舉家環哭不已。璋曰。哭亦何益。願求所以釋上疑者。曰。愚不知所出。惟公救之。璋曰。能以三護衛爲獻。無事矣。王從之。乃馳驛以聞。上喜。璋乃出示曰。護衛軍三日不徙者。處斬。不數日而散。冠天叙尹京兆日。武廟南巡。有內監預選女子千餘人以俟。居之空舍中。數日有死者。冠請於內監曰。此女子稍候御。而菜色如此。恐反取罪。其若令其家人。

或酒肆食店。領出籍記姓名。臨時召用。未晚。內監然之。于餘人皆得全活。

雲南思量梗化。守臣議用兵。馬文升疏言中外民疲財困。災異疊見。乞撥兵。倪岳手疏嘆曰。馬公誤矣。用兵之法。不足示之有餘。今露章云然。得無示天下弱乎。不如進請遣藩臣。有威望者。即訊彼可靖也。

雍正隆慶監淮南。見龜丁貧而課者。幾二千人。比及

二年。具見與完室。既去。淮人詠曰。客邊簡樂渾無硯。海上遺民盡有家。又詠曰。了却四千兒女願。春風解

史記 卷十 寬恤

十六

觀去朝天。

攝奸

太公望封於齊。齊有華士者。義不臣天子。不友諸侯。人稱其賢。太公使人召之。三不至。命誅之。周公曰。此齊之高士。奈何誅之。太公曰。夫不臣天子。不友諸侯。望猶得臣而友之手。望不得臣而友之。是棄民也。召之三不至。是逆民也。而旌之以爲教首。使一國效之。望誰與爲君子。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間。聞婦人之哭也。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問。遣吏執而問之。則手殺其夫者也。異

史記 卷十 攝奸

十七

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于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夫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奸也。

案益嘗引大體慷慨。宦者趙談。以數幸。常害益。益患之。兄子種。爲常侍騎。諫益曰。君衆。辱之後。雖。君上不復信。于是上朝東宮。趙談矜承。益伏車前。臣聞之。天子所以共六尺與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戴。于是上笑。下趙談。談泣下車。

趙廣漢爲潁川太守，先是潁川豪傑大姓相與爲鄉
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察其中可用者，受計出，有案
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洩其語，令相讎，各
又敬吏爲鄉，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以爲豪傑
大姓子弟所言，其後遷宗大族，宋家仇怨，姦黨散落，
風俗大改。

尹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奸邪罪名，
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惡名，則少緩之，
吏民小解，輒披籍，縣縣收取，照吏豪民，案致其罪。

東漢

卷十

循吏

十人

王敦親任溫嶠，嶠乃謬爲勤敬，時進密謀以附其欲，
深結錢鳳，爲之聲譽，每日錢世，僣稱神滿，殷鳳甚悅，
會丹陽尹缺，嶠言于敦曰：京尹咽喉之地，公宜自選，
鳳薦嶠，嶠恐已遠去，而鳳聞之，因收僕別，起行酒，酒
至，鳳未及飲，嶠僞醉以手扳鳳，鳳醉墜地，作色曰：錢
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後鳳果譖嶠于敦，敦
曰：太真非醉，小加聲色，何得便爾相譖。

蘇瓊爲清河守，性清慎，沙門道研，統資巨萬，在郡多
出息，常得守令爲徵，及求調，瓊知其意，每見，則譏問。

玄理研雖爲債數求，無由啓口，弟子問其故，研曰：每
見府君，徑將我人青雲，無可得論地上事，因遂焚券，
李靖爲岐州刺史，人或私告其謀反，高祖命一御史
按之，謂之曰：李靖反，且實，便可處分，御史知誣罔，與
告事者行數驛，伴失告狀，驚懼，鞭撻行，典乃訴，求于
告事者，曰：李靖反，狀分明，親奉進，肯今失告狀，幸救
其命，更請狀，告事者乃疏狀于御史，驗與本狀不同，
即日還以聞，高祖大驚，御史奏請不坐，惜逆御史名，
楊昉爲左丞時，字文化，及子孫，孫資蔭，朝廷以事，愆

東漢

卷十

循吏

十九

兩朝，其家親族多爲言者，所司理之，至左司昉，未詳
其案狀，訴者以道理已成，無復煩滯，勃然還昉，昉曰：
適朝退未食，食畢當詳案，訴者曰：公言未食，亦知天
下有累年，禍族訴者乎，昉遂命案立批口，父殺隋主，
子訴隋資生者，猶配遠方死者，無宜更殺，特論賞之，
韓愈爲吏部侍郎，有令史權勢最重，舊常關鎖，選人
不能見，愈縱之，聽其出入，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
能見也，如可見，則人不畏之矣。

唐李德裕嘗爲武宗言，將帥出征，變敗之弊，由監軍

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又每軍有官者爲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爲牙隊。其在陳戰鬪者皆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衛。視軍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監使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賞。自上行之。自禦回鶻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將帥得以施其謀略。故所向有功。然德裕不去監軍監使者。亦勢不可去耶。

張文定公齊賢。以右拾遺爲江南轉運使。一日家宴。

東坡 卷十 兩好

二十

一奴竊銀器數事納懷中。公已。嫌下。熟視不問。後公三爲宰相。門下厮役皆得班行。此奴竟不詣。奴乘間再拜告曰。某事相公最久。凡後某者皆得官。相公何獨遺某。因泣下不止。公憫然語曰。我欲不言。爾乃怨我。爾憶江南日。盜吾銀器數事乎。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雖爾亦不知。吾備位宰相。進退百官。志在汲汲揚清。安敢以盜賊薦耶。念汝事我久。今于汝銀三百千。汝其去吾門下。自擇所安。蓋吾既發汝平昔事。汝宜愧吾。不可復留。奴震駭泣拜去。

真宗不豫。李文定公以宰相宿內。祈禱時。太子尚幼。八大王元徽頗有威名。問疾。誓禁中累日不出。執政患之。偶翰林司以金玉貯熱水過。問之曰。王所需也。文定取案上筆。墨掇水中盡黑。王見之大駭。意其毒也。卽上馬去。

真宗崩。丁晉公爲山陵大禮使。宦者雷允恭爲山陵都監。及開皇堂。泉脈分湧。丁私欲庇履。遂更不聞。奏擅移數十丈。當時以爲移在絕地。朝論大譁。時呂許公夷簡。權知開封府。推鞠此獄。丁既久失天下心。衆咸目爲不軌。以至取彼頭顱置之郊社。獄既起。丁猶秉政。許公雅知丁多智數。凡行移推勘文字。及追證左右人。一切止罪。允恭等無及。丁語獄且欲上聞。丁信無疑。令許公對公至上前。方暴其絕地事。謂危授海外。許公察知政事矣。

東坡 卷十 兩好

二十一

宋仁宗時。以宦者王守忠爲都給。富弼言守忠給。乃與唐中官監軍無異。遂詔罷守忠。及後又用王昭明等爲陝西四路鈐轄。主蕃部。呂誥言自唐以來。舉兵不利。未有不目監軍者。今走馬承受官品至卑。

一路已不勝其害。况鈴轄乎。幸罷。然其後子孫至以將帥權歸宦者。徽宗任童貫。軍功封王。而啓金元之禍。金世宗嘗與丞相議及監軍事。喪曰。漢唐初無監軍。將得專任。故戰必勝。攻必取。及叔世以內臣監軍。動爲所制。故多敗少功。若將得其人。監軍誠不必置。上嘉納之。及宣宗南渡後。方面之柄。雖委將帥。又差一素節在軍中。號曰監戰。每臨機制變。多爲牽制。遇敵輒先奔。故師多喪敗。京宗因之不改。終至亡國。史臣謂唐之公坐以近侍監軍。今臨其轍。哀哉。

史記

卷十 雜錄

二十一

宋仁宗未有嗣。屬意英宗。內侍任守忠建議。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及帝即位。又乘帝疾。詔言義。交構兩宮。一日韓琦出空頭勅一道。歐陽修已押。趨繁難之。修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策不敢達。既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遂謫蘄州。取空頭勅填與之。即日押行。琦意以爲少緩。則中變也。其黨史昭錫等悉竄南方。中外快之。

唐祐末。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死之。議者以朝廷使宦者監軍。主帥節制不得自專。故平失利。詔誅監軍黃

德和。或乞罷諸帥監軍。仁宗以問宰臣。文靖公曰。不必罷。但擇謹厚者爲之。仁宗委公擇之。對曰。臣待罪宰相。不與中貴相交。無繇知其賢否。願部都知押班保舉。有不職與同罪。仁宗從之。翌日都知叩首乞罷諸監軍。士大夫嘉公有謀。

史記

卷十 雜錄

二十三

也。使者曰。欲得妖人爾。公曰。吾在此。雖不歆。然聚千人于境內。安得不知。使信有之。今以兵往。是趣其爲亂也。此不過鄉人相聚爲佛事。以利錢爾。一弓手召之可致也。乃館使者。日與之飲酒。而竊遣人召十人者皆至。送京師。告者果伏辜。廣濟蔡河有不逞之民。不治生業。專以脇取舟人物爲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程顥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皆惡。分地處之。使以燒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

蘇東坡知揚州。一夕夢在山林間。見一虎來噬。公方驚怖。一紫袍黃冠。以袖障公。叱虎使去。及旦。有道士投謁曰。昨夜不驚畏否。公叱曰。鼠子。乃敢爾。本欲杖汝脊。吾豈不知汝夜來衝邪道士駭惶而走。

中書習舊弊。每事必用側。五房吏操例在手。顧金錢惟意所去取。于欲與。卽簡行之。所不欲。或匿例不見。韓魏公令刪取五房例。及刑房斷例。除其冗謬不可用者。爲綱目類次之。封牒謹掌。每用。例必自閱。自是人始知實罰。可否。出宰相。五房吏不得高下其圖。

史事

卷十

解好

二十四

陳瓘嘗爲劾試所主。蔡卞曰。聞陳瓘欲盡取史學。而黜通經之士。意欲沮壞國是。而動搖荆公之學也。卞既積怒。謀因此害瓘。而遂禁絕史學計畫已定。惟俟瓘所取士。求疵立說而行之。瓘固預料其如此。乃于前五名。悉取談經及純用王氏之學者。十無以餘。然五名之下。往往皆博洽稽古之士也。瓘嘗曰。當時若無矯揉。則勢必相激。史學往往遂廢矣。故讀時。所以啟時。不必取快目前也。

富弼用朝士李仲昌策。自澶州商南河穿六深渠入

橫隴故道。北京舊守賈昌朝素惡弼。陰約內侍武經。令司天官二人。候執政聚時。於殿廷抗言。國家不當穿河北方。以致上體不安。後數日。二人又聽繼隆上言。請皇后同聽政。史志聽以狀白。彥博視而懷之。徐召二人詰之曰。天文變異。汝輩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耶。汝輩當死。二人大懼。彥博曰。觀汝輩狂愚。今未忍治汝罪。二人退。乃出狀以視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輩敢爾。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中官不安矣。既而議建司天官定六深方位。

史事

卷十

解好

二十五

復使二人往。二人恐治前罪。更言六深在東北。非正北也。

宋元豐中。陳州蔡仙姑。能化現丈六金身。常設淨水。至者必先淨目。而人有廖繼尉。率部曲。只洗一目。及人以洗目視之。寶蓮臺上。金佛巍然。以不洗目視之。大竹籃中。一老嫗箕踞而坐。乃叱其下。捨之。

劉豫稱榜山東。妄言御藥馮益。遣人收買飛佛。因有不遜語。知泗州劉綱奏之。張浚請斬益以釋諍。趙鼎繼奏曰。益事誠股肱。然疑似間。有關國體。然朝廷豈

不加罪外議必謂陛下實嘗遣之。有累聖德。不若暫解其職。姑與外祠以釋衆惑。上欣然出之浙東。沒怒問異已。問曰。自古欲去小人者。急之則害。而禍大。緩之則彼自相擠。今益罪雖誅。不足以快天下。然羣閹恐人。君手滑。必力爭以濟其罪。不若請而遠之。既不傷上意。彼見譴輕。必不致力營求。又幸其位。必以次竄退。安肯容其人耶。若力排之。此輩側目吾人。其黨愈固而不破矣。浚始數服。

苗劉之亂。正彥謀挾乘輿南走。傳不從。朝廷微聞。愛

卷十 攝奸

二十六

之幸其速去。其屬張遠爲畫計。使請鑒券。既朝辭。遂造堂袖劍以懷。朱勝非曰。上多二君忠義。此必不吝顧。吏取筆判。奏行給賜。今所屬簡詳故事。如法製造。不得住滯。二凶大喜。是夕遂引遁。無役諱者。時建炎三年四月己酉也。明日將朝。郎官傳宿扣漏院。白急遽事。命吏之入。宿曰。昨得堂帖給賜二將鑒券。此非常之典。今可行乎。勝非取所持帖。顧執政乘燭同閣。忽問曰。簡詳故事。曾簡得否。曰。無可簡。又問如法製造。其法如何。曰。不知。又曰。如此可給乎。執政會笑。

宿亦笑曰。已得之矣。遂退。勝非此舉。其調奸。獲實有足多者。故能使張韓諸將。竭力倡義。以收勤王之績也。紛紛局外之議。何足憑。

張循王罷兵柄。就第一日。奉丞相召相見。言有小事。煩郡王。建康鎮江軍。皆闕主帥。請薦其人。唯唯而退。越甲申言之。張辭以居間之久。舊部曲不相聞。未可有薦者。秦曰。汝郡王薦翰林學士周鼎。薦將帥賢也。張通不得已。以劉寶王權名上。二人皆舊錄。釋王軍。紹興駕幸循王第。過午尚從容。循王再三趣巨璫輩。

卷十 攝奸

二十七

乞。早早歸內。皆莫測所以。他日有叩之者。答曰。臣下豈不願萬歲。欲留私第爲榮。但幸秦太師府。時未脯也。卽登輦。聞者嘆服。

紹熙甲寅。孝宗升遐。光宗疾不能喪。中外人懷海海。襄陽兵官陳應祥。歸正人也。欲乘此爲變。而結約已定。其間一卒買卜于市。所謂白羊先生者。卜者詰之曰。此卜將何用。觀所占是要殺爺殺娘底事。大不好。莫作邪吉。其人色動。時都統馮湛帳前。適有一人在傍知見。遂潛跡至一茶肆與語。給以已得罪於湛。倘

有所謀。願預一人之數。卒始不肯言。再三問之。乃以實告。但深以卜不吉爲疑。其人曰。若疑其不吉。當與汝同首。可轉禍爲福。卒然之。然恐無驗。乃引其人詣陳曰。此人欲就候前人也。近偶得罪。可爲內應。陳始不信。再三言之。乃與以白巾一。告以期約。其人與卒。恐諸湛告變。時張定史作帥。湛遣首狀告定史。時定史方卧。起與審議。定復就寢。徐令具酒肴。與客飲。遣數人詣陳。及其他一二兵官公來。而以首狀及白巾詰之。陳辭屈。乃集衆于教場射殺之。二人及白羊先生皆補官。

卷十 雜錄

二十八

趙汝愚與韓侂胄既定議。欲立寧宗。尊光宗爲太上皇。汝愚諭殿帥郭杲。以軍五百至祥禧殿前所請御寶。杲人索于職掌。內侍羊駘劉慶祖二人私譏曰。今外議洶洶如此。萬一聖人其手。或以他授。豈不利害。于是封藏空由授杲。二婦取璽從閣道詣德壽宮納之。德壽及汝愚開函奉璽之際。璽臺自內出璽與之。李南公爲河北提刑。有班行犯罪。下獄。案之不服。閉口不食者百餘日。獄吏不敢拷訊。南公曰。吾能立使

之食引出。問曰。吾以一物塞汝鼻。汝能終不食乎。其人懼卽食。因具服罪。蓋彼善服氣。以物塞鼻。則氣結。故懼此亦得物之效也。

張易通判欽州刺史朱巨業。使酒陵人。果詐殺無敢犯易赴宴。先故醉就席。酒甫行。尋少失。遽擲杯推案。擲袂大呼。詬責鋒起。巨業愕然不敢對。唯曰。通判醉甚。不可當也。易鬼貌嗜啗。啗自如。兩引去。巨業使吏掖就馬。自是見易加敬。不復使酒。郡事亦漸以濟。

聞安有人家土庫中被盜者。絕無踪跡。一總轄謂其徒曰。恐是市上弄獮獮者。試往購之。不伐。則提之。又不狀。則令吐掌中。如其言。其人見久竟無唾可吐。色變。俱伏。乃令獮獮由天窓中入內取物。或謂總轄何以知之。曰。吾亦不暇必。但人之驚懼者。必無唾。可吐始卜之。侍中耳。又一總轄坐在囑頭茶房內。有賣熟

水人持兩銀杯。一客衣服濟然。若巨商。行過就飲。總轄遙見呼謂曰。吾在此。莫弄手段。若執汝客。驚悚謝去。人間故曰。此奸盜魁傑。適飲湯。以兩手捧杯。蓋陰度廣狹。將作爲者。易之。吾既見。安得不喝。比韓王府

中忽失銀器皿數件。掌器如叫呼爲賊傷手。趙從魯尹京。命總轄往府中視。良久。執一親僕訊之。立服。歸白趙云。適視婢瘡口在左手。蓋與僕有私。竊器與之。刃自傷。僞稱有賊。而此僕意。思有異于衆。是以得之。

元天曆二年。以西僧肇其吃。勸思爲帝師。帝師至上命朝臣一品以下。咸郊迎。大臣俯伏連膝。帝師不爲動。惟國子祭酒李木魯稱舉。勸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孔子之徒。天下諸人師也。請各

史記

卷十

釋好

三十

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爲之深然。

阿魯渾薩理。事裕宗。入宿衛。深見器重。今宿衛內朝。會有江南人言宋宗室反者。命遣使捕至闕下。使已發。阿魯渾薩理趣入諫曰。言者必妄。使不可遣。帝曰。卿何以言之。對曰。若果反。郡縣何以不知。言者不經。郡縣而言之。闕庭必其使也。且江南初定。民疑未附。一旦以小民浮言輒捕之。恐人人自危。徒中言者之計。帝悟。立召使者還。俾拭聲言者下郡治之。言者立伏。果以貨貨錢不從。誣之。帝曰。非解言幾誤。但誤用。

卿親耳。

况伯律。蘇小吏拜禮部郎。宣德初。蘇缺守三楊薦之。廷議謂蘇難治。請勅押便宜行事。郡丞以下有罪。得按問。伯律初至。吏抱牘請署。皆如吏言。辦不可否。越三日。吏復抱牘至。歷指前所署某事。爲故出入。盡發其奸狀。立取舞文者二三人。撲殺之。衆僚屬宜勅。藥者悚然。因然其尤無狀者。籍民善惡爲二榜。以示勸懲。士民婦喪。悉令如禮。依奏減重額田賦七十二萬一千有奇。郡稱大治。

史記

卷十

釋好

三十

王食都。鎬爲廷評時。京師有惡少。誘官家子淫博。失千金。廷正欲重其罪。鎬舉古人言曰。凡居官廉。雖大巨無厚積。其厚積。必貪婪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福不道之家。不如容歸於人。廷正善其言。

鎬爲湖廣按察使。崇熙宗室爲暴者數人。楚王以書來。答使者去。已卽投牒中。或於法得釋。命使來謝。乃引使至愼。取書還之。實未發爲報。曰。法當如是。吾安敢低昂耶。後書不更來。

三原王公怒。成化間。以都御史撫滇。鎮守太監行多。

不法。聞公將至，預爲修理院署，館落亭榭，嘉花異卉，言禽舞獸，凡可供玩好者悉具。公下車見之，嘆曰：朝廷憂地方不靖，人民困極，故特命巡撫安輯之。美暇遊樂爲遂，封鎖院禁不開，視花卉禽獸之屬，雖其自樂自枯，自生自死而已。日支廩給，止米二升，肉一斤，菜一品，他無用也。既太監設宴邀飲，亦不赴。察太監行事，不便于民者，盡革去。門下頭目人等，怙勢爲害者，執問如法。太監銜之，公每出按郡邑，每用軍兵護衛，其導引隨從者十數人止。太監令門下小軍藝

史職

卷十 孫軒

三十一

三保尾之，欲遇便利焉。公于馬上見一青衣人隨行，問曰：今日何多一人？左右曰：非從者，因執之，搜檢篋中，果夾刀一把。三保叩頭曰：萬死萬死，吐實遺刺情狀，乃同院取供明白，收刀收庫。三保竟杖遣之，而不加罪。太監聞之，欲自殺，公知之，同三司謂太監曰：我所行事，不過爲民除害，所罪之人，不過爲門下清惡耳。毋用過自疑懼也。太監知無害已意，乃惶懼謝罪。悔過，再不敢別生一事。自此百姓安堵，公鎮靜簡易，儉約緝盜，而度量寬洪，尤古人所難能也。

巨鑪汪直擅權，每差出所歷郡縣令長，皆膝行稱撫，意即問曰：爾頭上紗帽誰家的？道情亦以此言問。令答曰：用白銀三錢在鐵匠衙門買的。汪大笑，不復計。劉忠宣出治邊餉，或曰：邊糧草半屬京貴子弟，此行剛且取禍。劉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至邊召同父老，得其要領，乃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銀若干，凡境內外官員客商家願輸者，米自十石上，草自百束上聽。卽中貴子弟不棄也，蓋往時銀買糧必百千石，草必千萬束，方聽。以故中貴子弟爭相爲市，轉買邊人糧草，續運牟利。此法立，有糧草家自得告輸，中貴子弟卽欲收糧，無所得。邊人言自劉侍郎收市法行，倉場有餘積，而私家有餘財。

史職

卷十 孫軒

三十二

國子博士李餘慶知常州，強干政事，累于去惡。凶人惡吏畏之如神，末年科疾甚困，有州賢博士多過惡，常懼爲慶發，因其困，進利藥表之。服後洞泄不已，勢已危。餘慶察其姦，使人扶昇坐，臨召賢博士杖殺之。然後歸臥，未及席而死。塋橫山人至今畏之，過塋者

皆下。有病瘥者，取墓土著床席間，卽差。其數婢如此。毛尚書伯溫，爲人廓落，多大略，拜御史巡河南，特錄守中人，性以訐按吏得直，愈自恣，而市大猾以爲奸。伯溫至，名捕市猾，必得之，閤怒以爲是，錯辱我也，必理之。伯溫開放，徑詣閤，所索飯，曰：「我未朝食。」食我。閤強具食，曰：「食我，必晏樂醉飽。」閤強爲歡，酒半，曰：「外間傳公有達言，顧乃能待我食若此耶？」閤大漸謝。伯溫笑曰：「吾固知公無是也。」閤公山東許御史，費金二萬，乃得直，而御史今益有名，人憐之。公既失利，渠乃得名。又人人切齒公，固知公之有愆也。閤謝不敢，與大笑痛飲而別。

史取

卷十

解折

三十四

武宗南巡，江提督所領邊兵，皆西北勁兵，偉岸多力，番曰岩，命于南方教師中，取其最矮小，而精悍者，百人，每日與江相期至教場中比試，南人輕捷，跳越如飛，北人匍匐，方欲交手，或撞其脇，或觸其腰，皆倒地，偃卧，江氣大沮喪，而所賞異謀，亦已潛折一二矣。陽明旣擒逆濠，四千浙省，時武廟南幸，駐蹕稽都，中官誘令陽明釋濠還江西，侯聖駕親征擒獲，差中

貴至浙諭旨，陽明責中官具領狀，中官懼，事遂寢。王陽明初見宸濠，佯言舊意以寬逆謀，安時李士賓在坐，濠言特政缺失，士賓曰：「世豈無湯武耶？」陽明日：「湯武亦須伊。」濠曰：「有湯武，便有伊。」陽明日：「有伊，呂何患夷齊自是始知濠逆謀決矣。」

王文成嘗言與逆濠戰鄱陽湖，部署已定，初不講張，至罪人已得，車駕忽復巡遊，上意問湖爲之目，不交曉數夕，有二中貴至浙，文成張議鎮海樓，酒半，去梯出，書東二篋示之，皆此輩交通跡也。盡數與之二。

史取

卷十

解折

三十五

中貴戚諸不已，還南都，力保無他，遂免於禍。宸濠擒後，中官張忠許泰等，請縱濠鄱湖，俟武廟親征奏凱，王文成不從，於是忠泰請兵往江右搜餘孽，多方橫恣，文成不爲動。預諭市人移家於鄉，以老應應門，仍遣北軍離家苦楚，居民當敦主客禮，武由遇北軍喪，必停車問故，厚與之餽，嗟悼後去，久之，北軍咸曰：「王都堂待我有禮，安得犯之。」忠泰既沮，遂班師，楊石淙家居，見劉瑾兇橫亂政，日夕籌度，不遑發處，五年，安化王反，寧夏命太監張永出師，召楊總制夾

西延經寧夏甘涼各處軍務協同討賊楊謂永曰藩
室亂易歸國家內變不可測奈何永曰何謂楊曰寧
夏事不足乎非久嘗有捷報內變事非公毋能爲也
永佯若不知縱入陝西界果聞化銀已擒賊永見楊
料事如神促膝問內變事楊手畫運字永曰渠日夜
在上旁不離上一時不見渠不樂今其根幹枝葉連
結已成上旁皆被耳目安得從一言入乎楊曰此
時已有間可入覲討賊不付他人而付公上意可
知言已出二奏與永一言寧夏事一言內變事則永

史事

卷十

楊軒

三十六

日公班師入京見上先進寧夏奏上必公問公跪言
請屏人語乃進內變奏永曰卽不濟奈何楊曰他人
言濟不濟未可知公言必濟願公言時須有端緒其
一不信公公可頓首請上卽時召理沒其兵器請
上登城驗之若無反狀殺奴僕狗又頓首哭泣上必
大怒理進諫公大用益賜所爲呂強張永輩蓋公千
載三人耳但須得請卽行事無緩時刻永勸作曰老
奴何惜餘年報主乎已而永入京請見如楊策上
覽奏至理臣劉二漢方面大耳已謀不軌遂頓足卽

召理入侍理不知已有別旨差永抄殺其家矣上
命縛理下獄時尚未盡信及登城聞所抄兵器絕
不絕始吐舌竟誅理等一時公卿士庶方敢出氣
聲振天摘理肉而嚼者如市永乃備言楊本謀衆咸
推服

陝西親藩有請良田爲牧地鎮寧江彬及中官張忠
輩受重賄請武廟許之群臣交章執奏不聽太學士
楊廷和蔣冕皆引疾不出保儲曰公等皆詿疾不山
如國家事何時上怒甚令內臣督草劄備永命上制

史事

卷十

楊軒

三十七

革曰昔太祖高皇帝著令曰此地不界藩封非本也
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饒富而驕奸人
誘爲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斬惡駕朕念親親其界
地於王王得地宜益謹毋收養奸人毋多畜士馬
任人勸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全
親親不可得已王其慎之毋忽上覽駭曰若是可
虞其勿與事遂衆
武宗宴駕豹房禁兵悉歸江彬楊文忠患之彬遣其
黨張拱與信詭言兵可防楊諫應曰君何疑江反江

征流寇回耳帶箭簇。先帝事其驍勇。而至左右。既
後從巡狩。一時文武皆然。不獨江也。江何罪欲反耶。
江不必自疑。人亦政不須疑。彬聞之。信楊不已。虞。
遂密啓于太后。請旨誅彬。先傳令散軍士。各就實所。
因坤寧宮新安動。以一刺給彬入實。遂擒。

胡公宗憲總制兩浙。趙文華以兵侍監軍。威福自恣。
胡迎拜。借重趙。領之。暨胡張延宴。趙愈覺有傲容。胡
微詬之。堂上從官皆錯愕。趙遽曰。吾奉天子命。監爾
軍。死生皆出吾手。敢恣無狀耶。吾旗牌安在。于是衛
軍取。

卷十

楊所

三十一人

趙于堂下者皆譁。胡大笑。此曰。吾擁十萬之衆。節制
七省。不知天子命。何顧監軍。吾獨無旗牌耶。爲胡衛
者。聲響特起。其聲震地。趙衆靡然。時陪席者慰胡曰。
今日事。君爲主。緣不爲監軍屈。寧不爲尊賓屈耶。胡
復厲聲曰。何以解謝。須壽之二千金耳。趙聞趙謂曰。
汝饋二千。我將倍責于汝。胡復笑曰。卽四千何難。席
遂罷。明日趙竟無言。則以饋者至矣。胡他日曰。此輩
非有才望。能監我軍。不過資緣以冀吾利耳。吾不與。
則佩其來。意必與怨。諺與之。則不甘。吾故督而賞之。

晉茂吾氣賞慰其私。彼求賞得賞。又何求焉。人是以
服胡之量。且足以視趙魄。

李淑食浙泉幣。城募沒商。宇。郭居者。隨趙文華請廣
之。公不可。趙乃置酒于城外某山。使人射矢及城。曰。
親曰。城易及矢。乃爾奈何。公則令人以矢從他山射
至酒所。曰。益城至此。不能使矢無及也。

嘉定青浦之閒。有村焉。陳星卿者。年少富才。貧不遇
訓蒙村中人。未之奇也。村有寡婦屋數間。田百餘畝。
有子方在抱。任欺之。陰獻其產于勢家子。得蠅頭還

史原

卷十

調風

三十九

去。勢家子擇吉。往開新庄。而先期使幹僕持告示。往
逐寡婦。寡婦不知所從來。抱兒泣于門。鄉人皆憤憤。
而愛莫能助。星卿適過焉。叩得其故。躍辭人曰。從吾
計。保無恙。鄉人許之。令寡婦謹避他處。明日勢家子
御遊船。門客數輩。簫鼓競發。從天而下。旣登岸。指揮
酒掃。懸扁。召諭諸佃。粗畢。往田間有席野飲。星卿率
鄉之強有力者。風雨而至。舉槍櫛其舟。舟人出不意。
奔告主人。主人趨舟。舟旣沉矣。遂望新庄所懸扁。已
碎于街。衆洶洶索聞。乃懼而竄。方召主文謀。訟之。而

縣縣已下。蓋嘉定新令韓公。願以扶抑爲已任。星劑車其隣。即日往控。呈詞既美。情復慘激。使捕衙往視。則漏及舟在焉。勢家子使人居間。終不聽。竟置諸幹。僕及寡婦之任。于法。寡婦。其產而。他適。星劑遂名。重郡邑間。張君山狹

廣西南寧府永淳縣。寶蓮寺有子孫堂。傍多神室。相傳前嗣顯驗。布施山積。凡婦女祈嗣。須年壯無疾者。先期齋戒。得聖答方許止宿。其婦女或言夢佛送子。或言羅漢。或不言。或一宿不寐。或屢宿屢往。因津室。史乘。卷十 彌新 附十

廖容無子。而夫男居戶。故。人皆信焉。閩人汪旦。初蒞縣。疑其事。乃飾二妓以往。屬云。夜有至者。弗拒。但以朱墨汁密塗其頂。次日黎明。伏兵於寺外。而親往點視。衆僧舍。出謂凡百餘人。令去帽。則紅頭墨頭者。各二。令縛之。而出二妓。使盡其狀。云。鑑定後。兩僧與至。贈銀。種子。九一包。汪令拘訊他求。嗣婦求。皆云。無有。搜之。各得種子。九如伎。乃。去不問。而召兵衆入。按僧保不。敢動。一一就縛。究其故。則地界。或床下。悉有暗道可通。蓋所汚婦女。不知幾何矣。悉職之。

法。萬曆乙未歲。西吳許平遠。巡撫八閩。斯某寺。終。哀其久。從大殿。清閣下出。事畧同。

熙國公沐朝弼。犯法當逮。朝議皆難之。謂朝弼。綱紀之卒。且萬人不。易。遣。散。諸夷。變。居。王。權。用。其。子。而。驅。車。使。縛。之。卒。不。致。動。既。至。請。貸。其。兄。而。銀。之。南。京。人。以。爲。快。

一巨來。值。歲。數。府。糾。惡。少。數。輩。偵。富。室。沿。門。告。貸。資。挾。取。也。至。一。士。子。家。夫。他。出。妻。傳。命。謂。吾。夫。未。歸。難。不。取。誰。敢。需。張。甚。婦。曰。爾。等。皆。烏。合。吾。與。日。難。張。錢。得。爲。首。者。給。之。衆。因。前。婦。曰。吾。積。原。不。豐。若。衆。第。少。快。祇。首。者。一。視。可。矣。漸。引。衆。至。後。深。宅。命。家。僮。縛。之。先。已。令。人。開。官。招。其。夫。不。逾。時。官。差。與。夫。俱。至。幾。索。與。之。法。併。治。群。黨。一。時。富。室。稍。安。皆。此。漏。力。也。

弭亂

北史魏李崇除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選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亂擊。四面皆村聞鼓。各守要路。俄頃之間。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便爾擒送。諸州置樓懸鼓。自崇始。宋薛季宣從荆南帥辟。書寫樓宜文字。令武昌縣鄉置樓。盜發伐鼓舉烽。瞬息備百里。按世亂多盜。所以弭盜之法。莫良乎此。獨宋向子韶知蘇州吳江縣。太守孫公傑下令。欲一大保置一鼓樓。保丁五人。以備巡警。盜發則鳴鼓相聞。子韶執不可。曰。鬪爭自此始矣。是亦一尤。

卷十

弭亂

四十二

高宗時蠻群聚爲寇。計之。輒不利。乃以徐敬業爲刺史。復州發卒郊迎。敬業盡放令還。單騎至府。賊聞。新刺史至。皆釋理以待。敬業一無所問。處分他事畢。方曰。賊皆安在。曰。在南岸。乃從一二佐吏而往。觀者莫不駭愕。賊初待兵觀望。及見船中無所有。乃更閉營藏匿。敬業直入其營內告曰。國家知汝等爲貪吏所苦。非有他惡。可悉歸田。後去者爲賊。惟召其魁首責

以不早降。各杖數十而遣之。境內肅然。其祖英公聞之。壯其膽畧。曰。吾不辦此。然破家者。必此兒也。

郭子儀聞虜逼邠州。遣其子肅將兵救之。虜攻之不克。及還。又攻之不克。遂遁。肅在邠州。縱士卒爲暴。自孝德患之。而不敢言。民秀實自請補都虞候。肅軍士入市取酒。刺酒翁。壞腰囊。秀實刺卒盡取其首。注糲上。植市門。肅一營大譁。盡甲。孝德恐。秀實曰。無傷也。請往解之。還。老嫗者一人。馳馬至。肅門。甲者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肅由秀

史記

卷十

弭亂

四十三

實讓之曰。副元帥勲塞天地。當念始終。今常侍縱卒爲暴行。且致亂。亂則罪及副元帥。郭氏功名其存者幾何。言未畢。肅再拜曰。公幸教喻以道。敢不從命。此左右皆解甲。敢譁者死。秀實因留宿軍中。且俱至孝德所謝。

唐玄宗實應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署爲趙城尉。時回紇還國。恃功恣睢。所過皆剽傷。州縣供餽不稱。輒殺人。抱玉符節勞。實介無敢往。時馬燧自請典辦。縣乃先獻其首。與約。其旗章爲信。犯令者得殺之。燧又

取死囚給役左右。小違令輒殺。虜大駭。至出境無敢暴者。抱玉才之。

肅宗子建寧王倓。性英果。有才略。從上自馬嵬北行。兵衆寡弱。屢逢寇盜。倓自選驍勇。居上前後。血戰以衛上。上或遇時未食。倓悲泣不自勝。軍中皆矚目向之。上欲以倓爲天下兵馬元帥。使統諸將東征。李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寧功成。豈使廣平爲吳太伯乎。上曰。廣平家嗣也。何必以元帥爲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衆心所屬。在于吳王。元帥若建寧大功既成。陛下雖欲不以爲儲副。同立功者其肯已乎。太宗太上皇卽其事也。上乃以廣平王倓爲天下兵馬元帥。諸將皆以屬焉。倓聞之。謝泌曰。此固倓之心也。

唐德宗時。或言韓滉聚兵修城。陰蓄異志。上疑之。以問李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貢獻不絕。鎮撫江東。盜賊不起。所以修城。爲迎見之備耳。此乃人臣忠篤之處。奈何更以爲罪乎。上曰。外議洶洶。卿不同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奉爲郎。不敢歸省。正以謗語屬滉故也。

吳王

卷十

孫胤

四十四

吳王

卷十

孫胤

四十五

退送上章。請以百口保倓。他日又言于上曰。臣之上章。匪私于滉。乃爲朝廷計也。方今天下早饑。關中斗米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願陛下蚤下臣章。以解滿朝之惑。而論集。使之歸覲。令滉速運糧儲。此朝廷大計。上卽下泌章。令皋歸覲。面諭之曰。卿父比有謗言。朕不從信。關中又乏糧。宜速致之。皋至。滉感悅。卽日發米百萬斛。聽皋偕五日。卽還朝。自送至江上。月風濤而遣之。陳少游聞之。卽貢米二十萬斛。會劉洽得李希烈起居注云。某月日陳少游上表歸順。少游聞之。慚懼。發疾卒。犬將王韶敬自爲將後。導滉遣使謂之曰。汝敢爲亂。吾卽日全軍渡江誅汝矣。韶懼而止。上聞之。喜謂李泌曰。滉不難安。江東又能安。滉南真大臣之器。卿可謂知人。遂加滉平章事。江淮轉運使。滉入朝。貢無虛月。朝廷賴之。使者勞問相繼。恩遇始深矣。

武陵辰陽縣陽清湘邵陽五州。各有蠻獠保聚。依山阻江。迨十餘萬。在馬希範同行邊時。數出寇邊。以至閩通辰永二州。殺掠民畜。歲歲不寧。太祖旣下荆湖。

恩得通贊。習險扼而勇智可任者。以銀樞之有。歷州。僇人秦再雄者。長七尺。武健多謀。在開行達時。屢以戰鬪立功。贊黨伏之。太祖召至闕下。察知可用。因以一路之事付之。起贊酋除辰州刺史。官其一子爲殿直。賜子甚厚。仍使自辟吏屬。蓋于一州租賦。再雄威暨異恩。誓死報効。至州日。訓練士兵。得三千人。皆能披甲渡水。歷山飛壑。捷如猿猴。又選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徕之意。莫不從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太祖大喜。再召至闕。面加獎激。再雄伏地

史記

卷十 列傳

四十六

流涕。鳴咽不勝。改辰州團練使。又以其門客王允成爲本州推官。再雄盡瘁邊陲。故終太祖世。無蠻貊之患。五州連袤數千里。不增一兵。不費帑庾。而邊境安妥。由神機駕馭。用一再雄而已。

太宗大漸。李太后與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李昌齡。李繼勳。胡旦。謀立潞王元佐。太宗崩。太后使繼恩召宰相呂端。端知有變。錄繼恩于闕內。使人守之。而入。太后謂曰。官事已寔。駕立嗣以長。願也。今將何如。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今始棄天下。豈

可遽違先帝之命。更有異議。乃迎太子立之。真宗既于大行。張前卽位。垂簾引見群臣。呂端于殿下平立。不拜。請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群臣拜呼萬歲。章聖不豫。劉后諷宰臣丁謂。欲臨朝。中外洶洶。無敢言者。時宰相王曾。謂后威盛。惟演曰。漢呂后。唐武氏。皆非據之位。其後于孫誅戮。不保首領。公后肺腑。何不白皇后。萬一公車不諱。太子卽位。太后輔政。豈不爲劉氏福乎。若欲稱制。取疑于天下。非惟爲劉氏禍。恐亦延及公矣。惟演大懼。入白。議遂止。

史記

卷十 列傳

四十七

張徐公任馬軍都帥。被旨選兵。令太僕兵懼。欲爲變者。審以聞。上召二府議之。曰。若罪張者。今後帥臣。何以御衆。捕之。則都邑之下。或至驚擾。尤爲不可。上曰。朕亦此思之。王文正公曰。累奉德音。欲任張者在樞密府。臣以未苦歷事。今若擢用。使解兵柄。謀者自安矣。乃進者爲樞密副使。諸帥通選謀者果定。上語輔臣曰。王某善鎮大事。真宰相也。

真宗上仗。時雖仲春。而大雪苦寒。莊獻太后詔賜衛士酒。錫王總用所給樂。靡不得飲。后以問德用。德用

日衛士荷先帝恩德厚矣。今率土崩心。安忍縱飲。矧嗣君尚少。未親萬幾。不幸一大酣酒。膏肓狂呼。得不動人心也。后大嘆息。

富鄭公奉使契丹。虜主言欲舉兵。公曰。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群臣爭勸舉兵者。此皆其自謀。非國計也。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抑人主當之。與。是時語錄傳四方。蘇明允讀至此。曰。此一段議論。古人有之否。東坡年未十

史事

卷十

彈劾

四十八

歲在旁對曰。記得嚴安上書云。今猶南夷。初夜郎。降羌。略歲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笑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正是此意。明允以爲然。而容齊四壁筆。又記魏太武時。南邊諸將表稱宋人戒嚴。將入寇。請先其未發逆擊之。魏公卿皆以爲當。崔伯深曰。朝廷群臣。及西北首將。從陛下征伐。西

閩三國吳時。江邊諸將。各欲立功自效。多陳便宜。有所掩襲。丞相顧雍曰。兵法戒小利。此等欲邀功名。而爲其身。非爲國也。陸丞相抗亦曰。夫爭帝王之資。而

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奸便。非國家之長策也。兩丞相議論。又在崔伯深之先矣。又唐太宗時。突厥自將攻太原。詔鄭元璠持節往勞。既至。虜以不信。答中國元璠。語折責無所屈。徐自教其背約。突厥觀服。因好謂諷利曰。突厥得唐地無所用。唐得突厥不可臣。而使爾不爲用。而相攻伐。何益。今掠財資。劫人口。皆

史事

卷十

彈劾

四十九

入所部。可汗一無所得。豈若仆僕接好。則金玉璽幣一歸可汗。且唐有天下。約可汗爲兄弟。使驛街鑾于道。主坐受其利。不肯乃蔑德造怨。若何。諷利當其言引遜。太宗賜書曰。知公口伐可汗也。則此尤是使虜專對與。鄭公事近而嚴安。顧雍。陸抗。崔浩。諸人之言。則皆商確利害于人主之前耳。

儂智高自邕州敗奔南詔。西南夷聞之。聲言智高將偕兵南詔以入蜀。時知成都程觀遣罷去。轉運使高良夫權知成都。得報大恐。移檄屬都。勸民遷入城郭。

且令逐縣添弓手蜀人久不見兵革懼甚洵洵待亂
文路公爲長安帥知兩蜀無武備卽車載關中募甲
人蜀蜀人益懼朝廷遣張安道出師成都於道中見
所運關中募用卽令所至納下仍罷所添弓手蜀人
聞之皆安歸田畝公徐問智高入蜀之報本雅州蒼
牙郎號任判官者所爲遂呼至詰其敢虛聲動擾情
狀將斬以徇任震恐伏罪乞以舉家繫雅州獄身入
蒼窮問智高虛實逾月不至請舉家爲戮公久之乃
許任如期至得小雲南書言智高至南詔復謀爲亂

東事

卷十

弭亂

五十一

爲南詔所殺公乃釋任奏其事初邕州之捷朝廷未
知智高存亡故未盡賞戰功至是乃命加賞將吏
宋嘗給兩川軍士緡錢詔至西川而東川獨不及軍
士謀爲變黃震白主者曰朝廷豈忘東川耶殆詔書
稍闕耳卽開州帑給錢如西川衆乃定

河清卒法不他役中人程昉怙勢欲盡取治河程頤
以法拒之昉請于朝仍肆虐兵潰歸衆官畏昉弗敢
納頤言勿納卽爲亂開門撫諭其事上聞得弗遣
杜絃字君章宋神宗時加集賢殿修撰爲江淮發運

使知鄂州獄繫囚三百人絃至之旬日處決立盡又
以刑部召未至還之鄂嘗有捐帋城隅者妖言其上
期爲變州民之震彼而草場白晝火蓋所捐一事也
民又益恐或請大索城中絃笑曰奸計正在是冀因
吾膠擾而發奈何隱其術中彼無能爲也居無何獲
盜乃奸民爲妖如所揣遂按誅之

薛節肅公帥蜀民有得僞蜀時中書印者夜以歸囊
掛之西門門者以白蜀人隨之者萬計皆洵洵出異
語且觀公所爲公顧主吏瘞之畧不取視民乃止

東事

卷十

弭亂

五十一

王武恭公知定州是時契丹主在燕京朝廷發兵屯
定州者幾六萬人皆寓居逆旅及民家聞塞城市未
嘗有一人敢喧呼暴橫者將校相戒曰吾輩各當務
飲士卒勿令擾我菩薩一旦倉中給軍糧軍士以所
給米黑誼譁紛擾監官懼逃匿有四卒以黑米見公
曰汝從我嘗自入倉視之乃往召導副問曰昨日我
不令汝給二分黑米八分白米乎曰然然則汝何不
先給白米後給黑米此輩見所得米腐黑以爲所給
蓋如是故譁耳事副對曰然某之罪也公叱從者杖

事。副人二十。又呼四卒謂曰：黑米亦公家物，不給與汝曹。富察之手汝何敢？乃箝諸譚四卒相顧曰：向者不知有八分白米故耳。某等死罪，公又叱從者亦人杖二十。召指揮使駕曰：衙官汝何不戢士，使如此欲求決配乎？指揮使百拜流汗，乃捨之。倉中蕭然。

叛將范瑗，擁兵據上流，召之不來，來又不肯釋兵，中外洶洶。張忠獻與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遣張俊以千人渡江，若捕他盜者，使甲而來，因召瑗，俊及劉光世詣都堂計事，為謀食，食已，相顧未發，子羽坐廳下。

史記

卷十 列傳

五十二

恐瑗覺事變，遽執黃紙前奉鹿瑗曰：下有敕，將軍可詣大理置對。瑗愕不知所為。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以俊兵衛送獄。使光世出撫其衆，數瑗在圍城中，虜脅二聖出待狀。且曰：所誅止瑗，汝等固天子自將之兵，衆皆殺刃日，諾，悉應諫他軍，頃刻而定。瑗伏誅。國初吳履字德基，爲南康丞，民王瑗輝仇里豪，舉玉成，執其家人笞辱之。玉成兄子玉汝，不勝悲，集少年千餘人，圍瑗輝家奪之歸。瑗輝道塗之，濱死，乃釋去。瑗輝兄弟五人庭訴，斷指出血，誓與羅俱死，履金

獄成，當連千餘人，勢不便，乃召瑗輝語之曰：獨羅氏圍爾家耶？對曰：千餘人，曰：千餘人，皆辱爾耶？曰：數人耳。曰：汝賊數人而累千餘人，可乎？且衆怒難犯，倘不顧死，盡殺爾家，雖盡捕伏法，亦何益于爾？瑗輝悟，頓首唯命。履乃捕筆者四人，于瑗輝前杖數十，流血至踵。命羅氏對瑗輝引罪拜之事遂解。

憲宗卽位，銳意平兩廣，集廷臣議。兵王斌曰：映賊稱亂，由守臣失策，專事招撫，長其桀驁，譬諸騎子食惜食，啼非流血，捷之啼不止，遂發兵討之。

史記

卷十 列傳

五十三

王晉溪在本兵，適孝豐湯豚九反，勢甚猖獗，遂按解見奏聞。晉溪呼齊本人至兵部，數之曰：湯豚九不通一毛賊，發民壯數十，可以轉之。乃奏聞請兵。御史不職如此。齊本人回傳此語，浙人甚訝晉溪玩賊人偵知，殊不罷傷。先是戶部爲查處錢糧，差都御史許延光在浙，晉溪卽請密勅計討之。且授以方幣。潛提民兵數千，乘夜而往。賊方相聚酣飲，擒斬無一脫者。晉白岩爲固守尚書時，寧清謀逆，聲言取南京，兵已至安慶，白岩日領一老儒，一醫士，所至遊燕較奕，實

觀形勢險要外。若不以為意者。一時矯情鎮物。有費
辭謝安之風。

陸慶中貴州土官安國亨。安智各起兵仇殺。撫臣以
叛逆開。勦兵征勦弗獲。且將成亂。新撫阮文中將行
調高相拱拱語曰。安國亨本為群奸撥置。仇殺安信。
致信母疏窮。兄安智懷恨報復。其交惡互訐。總出仇
口難逃。極臺偏信智。故國亨疑長。不服拘提。而遂奏
以叛逆夫叛逆者謂敢犯朝廷。今夷族自相讐殺。於
朝廷何與。縱拘提不出。亦只違拘而已。乃遂奏輕兵
史記 卷十 弭亂 五十四

掩殺夷民。將束手就戮乎。雖各有殘傷。然亦未聞國
中有領兵拒戰之迹也。而必以叛逆主之甚矣。人臣
務為欺蔽者。地方有事。匿不以聞。乃生事倖功者。又
以小為大。以虛為實。始則甚言之。以為邀功。張本終
則漸成之。以實已之前。說是豈為國之忠乎。君廉得
其實。宜虛心平氣處之。去其叛逆之名。而止正其警
殺與夫違拘之罪。則彼必出身聽理。一出身聽理而
不類之情自明。乃是止坐以本罪。當無不服。斯國法
之正。天理之公也。今之仕者。每好干前官事務。有增

加以見風采。此乃小丈夫事。非有道所為。其勉之。
阮至貴審訪。果如拱言。乃開以五事。一責令國亨獻
出撥置人犯。一照夷俗令賠償安信等人命。一令分
地安插疏窮母子。一割奪宣慰職銜與伊男權替。一
從重罰以懲其惡。而國亨見安智居省中。益疑長。恐
軍門誇而殺之。擁兵如故。終不赴勦。而上疏辨冤。阮
征於浮議。復上疏請勦。拱念勦則非計。不勦則損威。
乃授意於兵部題覆。得請以吏科給事賈三近往勦。
國亨聞科官奉命來勦。喜曰。吾係聽勦人。軍門必不
史記 卷十 弭亂 五十五

敢殺我。我乃可以自明矣。於是出辭奸而赴省聽審。
五事皆如命。願罰銀三萬五千兩。自願安智猶不從。
阮治其用事撥置之人始伏。智亦革管事。隨毋安插。
科官未至。而事已定矣。

嘉靖初。符蟠蛇從侄崇仁文龍爭立。起兵讐殺。因而
煽動諸黎。陸助作逆。顧吟道拜官。盡其境上。民咸憂
顧道其故。吟曰。此不難耳。未幾崇仁文龍之子弟。相
繼率所部來見。吟勞遣之。知二酋已獲。故問曰。崇仁
文龍何不親至。與感然曰。上司收獄矣。吟曰。小事。行

將保回安生，衆欣然感謝。郡士民聞之駭然曰：此輩寬假，我輩魚肉矣。蚡不答。既而聞獄，二囚聞首祝天曰：我輩寬尊當散矣。蚡隨查該囑糧俱未納，示諭衆老各出長計，轉請海道明示。衆衆爭告乞保其生。蚡諭之曰：事當徐徐，此書先保各從完糧。次保其主。何如。衆曰：諾。已而得請，從衆俱縱回。前此土官每石糧徵銀八九錢，蚡將該囑糧糧，品搭見徵無徵，累京價二錢五分，示各衆親身赴納。因其來歸，人人撫諭，繕其名氏，編置十甲，除排年外，每排另立知數，傷辦小

史取

卷十 四

五十六

甲各二名。又置總甲衆老各二名，共百餘人。掌兵頭目各有所事，利於自專，不顧其主。日久變向，有司蚡密察識其情，却將諸首惡五十餘名解至省獄二千

里外，相繼半死。大患潛消。

周襄飲金巡撫延綏，嘉靖甲申，大同教都御史報至，金愕然，踟躕久之曰：吾得之矣。乃開門召諸將卒盡入環列庭下，謂之曰：吾輩知大同教都御史乎。衆曰：知之。金曰：若輩以殺之爲得已耶。衆叩頭曰：狂賊自取族耳，尚何道。金曰：不然，邊人勞苦甚矣，又虛使之。

是趣之殺也。假令上下相愛若父子，彼將何以爲命。縱授刀使之殺焉，其誰忍乎。衆大歡呼叩頭退。當是時，以片言立解上下疑沮，已改巡撫宣府，總督馮侍郎以苛刻失衆，金數爭之不得，侍郎又以引鹽數萬，與其私人爲市，商人無能得者，衆固甚怨，令諸軍諸糧又不從，且欲擊之。衆遂憤轟然前罵。因因帥府金時以病告，請周奔寬，並告金曰：吾在也。毋恐。即使服出坐院門，召諸把總官賜罵曰：是若輩剝削之過，不然，諸軍豈不自愛至此，欲痛擊之。軍士聞金不委罪

史取

卷十 四

五十七

若也。衆已平乃捧跪而前，爲諸把總請曰：非若輩罪也。是總制者，因利不恤我衆耳。金從容懸諭以利害。衆曰：公生我，始解散去，而總制自是亦必愧金，延宣皆虜衝，金內撫諸軍，外策強敵，關城晏閉，邊鄙安

帝四五年，乾無敗事。

毛大涵者，公安諸生也，家甚饒，背父早，僅僕百餘，至其能辨，一日恩理家政，僕有負唱訟訟者，荷之不獲，獲其婦，歸拷掠數日，婦經死。夫遂舉親隨僕于共五十八，白晝入劫，刀破主腹而脂出，毛妾劍故倡也，力

以身得毛。被創者數。俄欲斷毛頭。毛衣微須臾。群兒焚積薪刀。意欲行。還南拜神。時方六月初十。赤日當空。無雲而雷震者三。群兒股栗中止。良久擁婦屍。松滋。挾毛護行。至十五里外。一寺中稍息。毛有友王國光。挺身入兒黨中視之。群兒曰。吾汝無警。來何爲。王曰。惟無仇。故來。毛吾友也。彼遭難。吾視之。吾情也。與毛限坐。故不去。無何塵起。持鋒刃疾呼而來者。數百人。群兒懼。王曰。汝今止一策。但令毛速走。來者氣自消。不然。汝等盡粉矣。我爲救汝速舍之。群兒唯唯。王乃督數百人力追之。至一港。群兒不得渡。掠者得勢賈勇。于是死刃下者一二十人。溺水者四五人。脫走者半。蓋王方挺身報毛時。已陰促數僕。數衆來。援。又遣人將港船盡移匿蘆葦中。故耳。王拚死掠友。倉卒謀略開。勇而有智如此。乃妾劉亦烈女哉。

列傳

卷十 弭亂

五十八

許謀

高宗末年。苦風眩。頭重。目不能視。則天幸災。是也。志潛遇絕醫術。不欲其愈。及疾甚。召侍醫張文仲。秦鳴鶴。診之。鳴鶴曰。風毒上攻。若刺頭出血。則愈矣。則天廉中怒曰。此可斬。天子頭上。豈是試出血處耶。鳴鶴叩頭請命。高宗曰。醫之。議病。理不加罪。且我頭重。悶。殆不能忍。出血未必不佳。朕意決矣。命刺之。鳴鶴刺百會及腦戶。血出。高宗曰。吾眼明矣。言未畢。則天自簾中頂禮以謝。鳴鶴等曰。此天賜我師也。躬負續寶以遺之。高宗甚愧焉。

史記

卷十 許謀

五十九

張說謫岳州。常鬱鬱不樂。時宰以說機辨才畧。互相排擠。蘇頌方大用。說與環善。說因爲五君詠。致書封其詩貽頌。誡其使曰。當候忌日。近暮送之。使齎近暮。叩客至多。說先公僚舊。頌覽詩。鳴咽流涕。翌日上對大陳說忠正。舉諫。人望所屬。不宜淹滯。遷方。上因降璽書勞問。俄遷荊州長史。由是陸象先。韋嗣立。張庭珪。賈魯。皆以譴逐。歲久。因加寵叙。頌以父執事之甚謹。詩曰。安宗丞相府。餘慶在玄城。

觀知古本起小吏，徒崇薦之，以至爲相，崇薦之請，知古知東都選事，遣吏部尚書宋瑋于門下過官，知古銜之，崇二子有所請託，知古歸悉以聞，他日上問崇，卿子才性何如，崇指知古上意，對曰：臣三子兩在東都，爲人多欲而不諱，是必以事干知古。上問安從知之，對曰：知古徵時，臣嘗邪而翼之，臣子愚，故敢干之耳。上以崇爲無私，而薄知古，竟罷爲工部尚書。

史事

卷十

詐謀

六十一

宗乃獲免，虞隱帝詔殺郭威，魏仁甫勸威詐作詔書，即以督字印倒用之，以示諸將，遂以盡害誅滅。于是隱帝被弑，二人倒用符印則同，而立心設謀乃大異，一以衛君而爲忠，一以誣上而爲賊，然其事適相類，亦可作談柄也。

李德裕爲兵部尚書，初李宗閱與德裕有隙，及德裕還自西川，上注意甚厚，朝夕且爲相，宗閱百方沮之，不能杜絕，嘗謂宗閱曰：侬有一策，可平宿憾，恐公不能，杜絕嘗謂宗閱曰：侬有一策，可平宿憾，恐公不能，杜絕嘗謂宗閱曰：侬有一策，可平宿憾，恐公不能，杜絕。

用此爲歡，若使之知舉，必喜矣。宗閱默然有間，曰：更思其次，侬曰：不則用爲御史大夫。宗閱曰：此則可。德裕喜曰：此大門官，小子何足以當之。寄謝重資，自古盜賊如黃巢，僥智高，敗績之後，皆能脫身自免，果兒變爲僧，題詩自贊，有鐵衣着盡着僧衣之句，智高敗後，惟金龍永在，或謂入海，或謂奔大理國，淳熙間，江湖茶商相挺爲盜，推荆南茶頭文政爲首，文政多智，年已六十，不從日，天子無失德，天下無他業，將欲何爲，群兒不聽，以刀勝之，尾旛而從，文政知事

史事

卷十

詐謀

六十一

必不集，陰求親類已者一人，曰劉四，以煎油繼爲業，使執役左右，辛幼安爲江西憲，親提死士與之角，因屈諸降，文政先與渠魁數人來見，約日東兵退，能謂其徒曰：辛提刑贖視不常，必將殺我，欲遁去，其徒不可，則日寧斷吾首以降，死先後不過數日耳，其徒又不忍，乃斬劉四之首，使僞爲已首以出，文政竟遁去，官軍迄不知其僞爲也。

楊和王最鍾愛第六女，性極賢淑，初事趙汝勣，繼事向子豐，居晉，未有所育，王甚念之，一日向妾得男，楊

使秘爲已出。具丞報王。王喜甚。卽請告命。輕舟往觀。向知王來。民窘無策以尼其行。特王以保宰招使兩鎮。節銀額最。最於湖爲本鎮。子豐使認郡官。往還自郡。將以火皆屬。樂謹伺界首。王初以人不知其來。及聞官吏知迎。深恐勞動多。遂中道還。因厚以金。結花果道女。且接吳門良田千畝爲粥米。故向氏家有崑山粥米莊云。此事得之向氏子孫。

真宗晚年欲策后。王旦爲宰相。趙安仁奏知政事。將問執政。會旦告病去。遂獨問安仁曰。朕欲以賢妃劉氏爲后。卿意何如。趙對曰。劉氏出于側微。恐不可母儀天下。真宗不悅。翌日以趙語告王冀公。欽也。冀公曰。陛下姑問安仁。意欲以何人爲后。異時上果問。趙對曰。魏妃沈氏。乃先朝宰相沈倫家。宜作聖配。真宗翌日語冀公公曰。臣固知如此。蓋趙嘗爲沈門客。冀公深以爲然。未幾。罷安仁。遂知政事。轉一官爲天書

東康

卷十

詐謀

六十一

固。扶持使。劉氏竟立。卽明肅太后也。冀公權寵。自此愈固。

丁晉公從上車駕巡幸。禮成。有詔賜輔臣玉帶。時輔

臣八人行在祔候庫。止有七帶。尚衣有帶。謂之此玉。價值數百萬。上欲賜輔臣足數。晉公心欲之。而位在七人下。度必不及已。乃論有司。不須發尚衣帶。自有小私帶。且可服以謝。候還京別賜。有司既各受賜。而晉公帶僅如指。上顧近侍曰。丁謂帶與同列大殊。遂求一帶易之。有司奏。惟有尚衣御帶。遂賜之。其帶既窄中。微露內府。

丁晉公既授朱崖。幾十年。天聖末。明肅大后上仙。仁宗獨覽萬機。當時警嚴。多不在要地。晉公乃草一表。

史記

卷十

詐謀

六十三

極言策立之功。辨皇堂誣事。言甚哀切。自以無緣上達。乃外封題云。啓上昭文相公。是時王冀公欽若執政。丁自海外還家。奴持此啟入京。戒云。須俟玉相公見。客日而授。奴如戒。冀公得之。驚不敢發。遽跪上聞。仁宗衍表。請至雖遷陵之罪大。念立主之功多。慨然憐之。乃命移道州司馬。晉公有詩數首。略曰。君心應念蒲朝老。十載漂流若斷蓬。又曰。九萬里鵬客出海。一千年鶴許歸遼。且作蒲湘江上客。敢言瞻望紫宸朝。天下人延其後用安。穆修聞道州之徙。作詩曰。却

許有虞測政失。四見何事亦量移。謂夫人心如此。

明肅太后臨朝。製真宗政事。得心庶獄。日遣中使至軍。延院御史臺。體問。初因情節。又好問外事。每中使出。入必委曲詢究。故百姓細微。無不知者。有惡良儒爲軍。巡判官。喜詐僞。能爲朴野狀。一日市布數十端。雜染五色。陳庭下。中使怪。問儒曰。家有一女。出適在近。與之作少衣服也。中使大駭。回爲太后言之。太后款其清苦。卽命厚賜金帛。

秦檜在山東。欲逃歸。舟楫已具。獨懼虜有告者。未敢

史記

卷十 詐謀

六十四

失。適遇有相識。稍厚者。以情告之。虜曰。何不告監軍。檜對以不敢。虜曰。不然。吾國人若若語公。則身任其責。雖死不憾。若逃而復。雖欲貸不敢矣。遂用其言告監軍。監軍曰。中丞果欲歸耶。吾契丹亦有逃歸者。多更被疑。安知公歸。而南人以爲忠也。公若果去。固不必願我。檜謝曰。公若見諾。亦不必問某歸後禍福也。監軍遂許之。

秦檜雖專恣。然頗謹小嫌。故高宗不疑。一日其子檜衣黃葛衫侍側。檜命換之。雉不許。檜曰。可換白

原缺第六十五葉

後至。意大略同。而語加峻。曰。如今之文臣不愛錢。武

臣不惜命。欲了卽了耳。檜領之。于是三樞密拜矣。三人累來辭。檜與上約。答詔。視常時率遲留一二日。凡諸禮例恩賜。各自倍多。檜別下詔。三大屯皆敗。隸御前矣。始諸將苦聞精職。已爲廉車正任。然皆起卒伍。父事大將。當不得舉。或有潤其家室。岳師律尤嚴。將校有犯。大則誅殺。小亦鞭撻痛責。用能使使深入。如意命既下。諸校新免所隸。可且結知。人人便覺事。共命就應。已略定。三人擾擾。未暇聞也。稍從容見檜。

史記

卷十 詐謀

六十六

始以置御。漏柱兵權爲請。檜笑曰。諸君知寧撫餽。使乎。此邊官耳。諸公今爲樞密官。顧不役屬耶。三人者畏畏而退。始悟失兵柄焉。

陳諤爲人剛介。然賦性詭譎。嘗直諫。文皇帝爲坎廞之。歎息謂諤者曰。吾今日乃爲火煎所苦。問其故。則罵之曰。咄咄。汝不知耶。朝廷座人。當以寬。今堪死耳。諤者如其言。遂得屈伸不死。

袁忠徹初相。仁宗無天子福。元年四月。遣使逮之。忠徹時爲太常丞。見守備內臣。跪請云。聞有旨執某。

遲二十日得脫矣。公接使命，幸以他事羈之。內臣許謀已而使者至，內臣令造檻車，少緩數日。四忠微至臨清，過遣詔免。

東楊與西楊同事，頗不相能。西楊卒，鄉人誘其子于朝，中官持其奏欲下撫按。東楊曰：「不可，使宰相之子辱于撫按之手乎？」須錦衣衛官被捉來，實欲辱之也。

憲宗不召閣臣而議機務。彭時等以為請，諸內臣懼諸公有言。乃曰：「上初召見衆先生，情未親洽，不宜。」

史職

卷十 詐謀

六十七

多言。姑俟再見，可說戒約至再。時等信之。自後更不召矣。諸太監曰：「嘗云不召見，及見無一奇謀至論止呼萬歲而已。」反見譴諍。

嘉靖初，兩廣總督洪公有子景儒孝廉，赴試下第歸，舟抵臨清，聞父中彈章，旨下部議，甚受。忽鄰舟舁客相過，從容曰：「君所愛可知也。今于某某諸權貴及君家年伯某圖之，不出二千金耳。孝廉曰：『誠然，第何處得若許金？時亦何能及客。』出諸權貴及其年伯某報書一一授之，曰：『已如數行金于諸人，得完璧矣。』孝廉

甚感且駭。曰：「君何求何施于所不知之人？若此，日此細故耳。我嘗爲人傾金，何足稱。遂與連舟行。孝廉必欲得所欲，曰：『君明歲謁尊大人，其日方獲大盜，此不可免。但冀獲三日耳。』孝廉益疑曰：「此何難。但其日何得有此日？後會當自知。」竟別明歲省父。其日轅門果得一盜，將行刑，顧視乃舊客。益大疑。入日父托故緩三日，竟獲，皆莫知其故。越十年，孝廉判某郡，遊西湖天竺間，忽遇舊客曰：「前縛而戮者非君乎？」曰：「然。然否？縛者我，戮者吾義弟。以貌類我，來相代也。」數必

史職

卷十 詐謀

六十八

宜戮一人。遲三日者，俟其來也。我就縛而前，此從公遊。又小有營爲，彼司獄者亦義弟，故得縱出。及期來也，我橫海上，欲有逐鹿之獲，頗肥數且不可逃。死大事乎？已散喪海之資，作黃冠遊七臘矣。當時固已知有今會，此亦數定，言訖大笑。舉酒豪飲，劇醉而別，稱竟不可得。

伊王有罪，臺使者持之急，乃相十萬金賂嚴世蕃。亡何，相嵩罷，世蕃誅死。王使旗校二十人，至嵩索原所賂金，嵩置酒款曲，請以二萬金爲贖，乃悉出上所賜

金有印識者與之。晨使人報郡有大盜。夫千人夜持刀劫。賜金去矣。急跡之可得也。郡發兵追至郡。屬獲之。諸校悉論死。

山西學憲胡松上禦虜十二策。本兵張瓚忌之。覆稱松議允當可行。乞遷爲山西叅政。自行所言。然不委兵。不給餉餉。令不得展布。俄以不效罷。支大綸曰。老奸之巧于中人如此。



許謀

卷之十一

雜紀一

儒

釋

方外

生計

其中書作計

陽餘堂史取卷之十一

龍城賀詳纂著 男久邵述

後學金彩泰

雜紀一

讀書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朱子誦人讀書精粗都合理會。四方須出遊學。誠取朋友有一弟子當行。先生送之云。背陳了翁說。一人根甚高。或遠之入京。參國手。日久。但令撐局隨行。並無所教。或問其故。國手曰。彼根高者已盡。謙但淺者未識。教之隨行。亦要都經歷一

史取

卷十一 讀書

一

過此遊學說也。或謂必能識人始得。不然。爲人誤。某日其識得淺時。與人對不解。依淺者下也。

涪陵記善錄讀書須是看聖人用心處。自家臨事時。一一要使。元城語錄學問必見于用。乃可貴。不然。卽腐儒爾。呂東萊謂今人讀書。全不作用看。且如人一二十年讀聖人書。及一旦遇事。與問卷人無異。或有一聞老成人之言。便能終身服行。豈其語過六經哉。只緣讀書不作用看。故也。讀書不能用腐儒之謂也。東萊讀史法。觀史當如身在其中。見事之利害。

將之禍福。卽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當作何處之。如此觀史學問。亦進智識。亦高方。爲有益。朱子答趙尚書書云。士居平世。處下位。親天下事。若無足爲。及居大位。遭事會。便覺無下手處。信乎義理無窮。而學問之不可已也。病中信手亂拈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值難處。不覺骨寒毛聳。心膽墮地。向來只做文字看過。却全不自覺。真是枉讀他人書也。

史取

卷十一 讀書

二

張子厚言。常人教小童。亦可取益。許已不出入一益也。投入數丈。已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嘗以因已壞人才爲憂。則不敢惰。四益也。然則說命之謂惟教學半也。半須自得。信矣。宋人記王虛中解書訣。解之內不可減。減之則爲鑿。鑿則失本意。解之外不可增。增之則爲贅。贅則壞本意。賈挺才記史訣。歷事義主。歷任幾官。有何建立。有何獻明。何長可錄。何短可戒。傳中有何佳對。唯堂先生看史訣。凡讀一史。每看一待。先定此人。是何色目。人或道義。或才德。大節無虧。人品既定。然後看一傳文字如何。全篇文體。既已了然。後來採摭人事。可爲

何用。奇詞妙語。可以佐筆端者記之。如此讀史。庶不空過眼也。若于此數者之中。作一事工夫。恐未爲盡善耳。宋昉作文訣。古人名字。明用不如暗用。前代故事。實說不如虛說。今故錄之以告諸業文字者。

吳曾漫錄載程明道語云。今僧家讀一卷書。便要經中道理受用。儒者讀書。却只閒讀。都無用處。又云。明道嘗至天寧寺方飯。見趙進善遜之盛。嘆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或疑非明道所宜言。明道于此。其有所感歎。朱子語錄。門人說僧家有規矩嚴整。士人却不循禮。朱子曰。他是心有用處。今士人雖有好底。不肯爲非。亦是他氣質偶然如此。要之其心實無所用。整此意也。然則吾人不如僧可乎。

余少年時。于鍾陵邂逅日本國一僧。名安覺。自言離國已十年。欲盡記一部藏經。乃歸念誦甚苦。不舍晝夜。每有遺忘。則叩頭佛前。祈佛陰相。時已記藏經一半。夷狄異教。其立志堅苦。不退轉如此。朱文公云。今世學者。讀書。尋行數墨。佛禮應數。六經語孟。不曾全記得。幾板如此。而望有成。亦難矣。觀此僧殆有愧色。

史記

卷十一 讀書

主

史記

卷十一 讀書

四

朱子嘗言嚴橫渠教人。夜間自不合睡。只爲人皆睡。無可應接。不得不睡。他做正蒙時。或夜裡點坐徹曉。直恁地勇。方做得。又言橫渠作正蒙時。中夜有得。亦須起寫了方睡。不然放不下。無安着處。他日又言王荆公作字說。只在禪寺中。禪床前置筆硯。掩一燈。人有書翰來者。拆封皮理放一邊。就到禪床睡少時。又忽起來寫一兩字。看來都不曾眠也。先正辛苦工夫如此。自今觀之。橫渠勤得有益。荆公勤得全不濟事。今人窮年兀兀。在鉛槧間。求不爲字說之徒。者少矣。嗟夫。孔子好古敏求。曾子任重道遠。豈欺我哉。正須勇知幾全認得做得。

按吳臨川集送陳洪範序云。朱子教人。必先讀書講學。陸子教人。必使真知實踐。讀書講學。固以爲真知。實踐之地。真知實踐。亦必自讀書講學。而人二師之爲教一也。而二家庸劣之門人。各立標榜。互相詆訾。至于今學者。猶惑甚失道之無傳。而人之易惑難曉也。爲子之計。當以朱子所訓釋之四書。朝暮晝夜。不懈不輟。玩釋其文。深索其義。文義既通。反求諸我。資

之所言。我所固有。實用其力。明之于心。誠之于身。非但讀諸講說其文。傳義理而已。此朱子之所以教。亦陸子之所以教也。

高士傳。管寧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踞榻上。當膝處皆穿。

宋書王微不仕。元兗之變。徵尋書院室中。遂至足不履地。終日端坐。床皆生埃。惟當膝側。靜性堅志如此。

鶴林玉露云。胡淵巷見楊龜山。龜山舉兩肘示之曰。

史事 卷十一 讀書

五

吾此肘不離案三十年。然後于道有進。張無垢謂黃潛。寓城西寶界寺。其寐室有短窓。每日昧爽。輒執書立窓下。就明讀之。如是者十四年。石上雙趺跡隱然。至今猶存。前輩爲學勤苦。後生宜知。龜山少年。無垢乃脫年猶難也。

范文正公門下多延賢士。如胡安定。孫明復。石守道之徒。與公從遊。晝夜肄業。置燈帳中。夜分不寐。後公貴。夫人猶敗其帳。頂如墨色。時以示諸子。孫曰。爾父少時。勤學如此。述也。

朱氏小學書。嘉言篇。廣敬篇。披顏氏家訓曰。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于行耳。未知養親者。欲

其親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肥。惕然慙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親古人之職守無侵。見危授命。不忘試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親古人之恭儉節用。早以自收。禮焉教本。教爲身基。歷然自矢。欲容抑志也。素鄙吝者。欲其親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慾。忌盈惡滿。窮窮卹匱。赧然悔耻。積而能散也。素暴悍者。

史事 卷十一 讀書

六

欲其親古人之小心黜已。齒弊舌存。含垢藏疾。尊賢容衆。藹然沮喪。若不勝衣也。素怯懦者。欲親古人之達生委命。疆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恐懼也。歷茲以往。百行皆然。縱不能絕去太甚。學之所知。施無不達。世人讀書。但能言之。不能行之。武人俗吏。所其噓。誡良由是耳。又有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凌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讐敵。惡之如鴟梟。如此以學求益。今反自損。不如無學也。

唐李渤問歸宗禪師曰。須彌納芥子。儼卽不疑。芥子

藏須彌恐無是理。歸宗曰：人言學士讀萬卷書，是否？
游曰：然。歸宗曰：是心如椰子，大萬卷書從何處着？荆
公詩云：至賢之所知，賢史之所業，戰事必百兩，獨以
方寸攝。卽歸宗之意。余謂一心具一太極，前輩謂鵬
搏鷗運不足計其高深，日升月沉不足計其廣狹，萬
卷百車又何足道。

伊川每見學士能靜坐，便嘆其尋學。余謂靜坐亦未
可盡信，固有外若靜而中未免膠擾者。此正所謂坐
馳也。嘗聞南嶽曾有任山僧，每夜必秉燭造檀林，衆
史取

卷十一 讀書

七

僧打坐者數百人，或拈竹筴痛鑿之，或袖中出餅果
置其前，蓋有以窺其中之靜不靜而爲是懲勸也。彼
異端也。尚能洞察其徒心術之隱微而提撕警衆之
吾儒職教者有愧矣。大抵程子此說，蓋陽剛靜而陰
用之也。孔門善學，莫如顏子，想其從夫子周流凡十
餘年，安有一旬半月之暇。用禪士蒲團工夫，且仰鑽
瞻忽求道，不言靜功，欲從末由望道，不言情盡想竭，
然則靜之一字，宋儒尚未夢見耳。

羿善射，或使射能左目，羿引誤中右目，羿俯首而愧。

終身不忘，羿之愧在他人足爲奇矣。公侵齊，門子初
州，顏息射人中肩，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息謂無
勇，在他人勇矣。而二子之言如此，然則學者自處可
自恕乎。

張長史顏魯公始同學正書，張知不及顏，去而爲草
吳道子學書于張長史，賀知章不成，因工書，深造妙
道處，楊惠之初亦學書，見道子藝高，遂更爲塑工，亦
能名天下。夫塑工當不如工書，書工當不如工書，工
正書又難于草。然教子之名，到今俱傳，豈惠之不能

東坡

卷十一 讀書

八

喬道子不能書，後就知生同時，習同事，美不能兩
勝，則名必有所掩，名爲所掩，不如他專所工，而獨擅
名之愈也。噫，數子亦可謂自知讓能，各就所長，不隨
人後者矣。世有讀書無成，中道自廢，并勞勞終身，無
寸長自見，而忽隨草木以腐者，素在塑書上，吾亦羞
之。因書以自警焉。

魏鍾繇問蔡邕筆法于韋誕，誕惜不與，乃自捶胸呬
血，曹操以五靈丹救活之，及誕死，繇令人盜掘其墓，
遂得焉。

吳越達治九宮一筭之術。對問若神。開澤請人祈之。不肯傳。孫權問其法。達終不語。由此見薄。祿位不至。死後權聞達有書。求之不得。乃錄問其女。及發達棺。無所得。法術絕焉。

李漢蒸周勉古篤學。研精六經。尤善書札。頗曉天文。而不以留意。有從學天文者。周曰。天下事當學者尚多。何必天文。

後魏高允雖明曆數。初不推步。有所論說。游雅數以災異問之。允曰。昔人有言。知之甚難。既知。復恐漏泄。

史記 卷十一 論衡

九

不如不知。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

權會雖明風角玄象。至私室。都不及言。學徒有諱者。終無言。每云。此學可知。不可言。諸君並貴游子弟。不由此進。何煩問也。唯有一子。亦不受此術。夫數人者。皆其性守一義者也。然皆秘情。不與至死。貽暴骸之禍。豈其有深造得妙。視為世人無兩之業。而身命一切悉不足與較量者耶。吾儒讀書者。視此宜何如。

張子韶曰。管仲不學。故有三歸反玷之失。晏子不學。故有浣衣濯冠之失。子產不學。故有鑄鼎刑書之失。

霍光不學。故有陰妻邪謀之失。是數公者。或專大王室。或處死不亂。或精明博洽。或骨厚端重。世皆瞻仰。驚歎。巍然兀然。若北斗之經天。宰樞之居地也。惜夫。

先王之道既散。聖人之學不明。故使夫數公者。直情徑行。無所歸赴。自處于不幸之列。其可悲也已。

薛談學謳于秦。青未窮青技。辭歸。青饒于郊。乃撫節悲歌。聲振林木。有過行雲。談乃謝求返歸。

段翳善天文風角。有一生學未積年。暑究要術。辭歸。翳爲作一脂筒。中盛簡書。曰。有變。乃發視之。生至菴。

史記 卷十一 論衡

十

萌與史爭津。史掘從人頭破。開筒得書。言到菴萌與史兩破頭者。以此脂製之。喟然而嘆。乃還辛業。

古人有學書于人者。數年。自以藝成告去。師曰。吾有一篋物。可附某處。及山下。絕無所付人。封題亦甚不密。乃啓之。皆唐穴者。現數十枚。方知師風所用者。乃返山服膺。至皓首方畢其藝。嗚呼。學孔之徒。宜何如。

今世俗所稱僂語。前代書史中。亦多有之。今人好以一字之訛。一詞之僂。而生訥訥。若質于考古之士。不。

知笑。當誰歸人患讀書之弊。博耳。

理學家文字。往往割裂語錄。鋪敘成文。乃語人曰。吾文如裁粟布帛。楊升菴笑曰。裁粟則誠。裁粟但恐陳陳相因。紅腐不可食耳。

舒王性酷嗜書。雖寢食間。手不釋卷。晝或宴居。然坐研究經旨。知常州。對客語。未嘗有笑容。一日大會賓。

佐優倡。優在庭。公忽大笑。人頗怪之。乃其呼優人厚遺之曰。汝之藝能使太守開顏。其可貴也。有一人竊

笑。公笑不由此。因東閣啓公。公曰。時日席上。偶思成

東坡

卷十一 讀書

十一

常二卦。歸。恆。復。自。有。得。故。不。覺。發。笑。耳。

孫公辛老。請益于歐陽公。公曰。此無他。唯勤讀書而

多爲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一書出。

必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

自見之。孫書于座右。

朱子解經。不謂無功。但于聖賢大旨。及精微語。輒恐

其類禪。而以他說解之。是微言妙義。禪家所有。而

精粕糠粃。乃儒家物也。必不然矣。趙學士孟靜。復王

敬所書云。昔讀朱子私抄。未嘗不惜聯翁之不肖子。

言而勇于爭論也。往讀荀卿議孟子墨法先王而不

知其統。未嘗不駭其言也。及標道日久。心稍有知。然

後知孟子之貪獸楊墨。其持論過嚴。不服深考。未免

如荀氏所議。至謂不知其統。則不敢以爲然。何者。統

者。道之宗也。言之所由出也。立言而無其宗。如贅在

途。朋處成室。豈宜以論孟氏也。孟氏之宗。持氣養志

是也。義卽于思之中。和也。夫勝翁法孔孟。法先賢。竟

之授舜曰。執中。而子思訓中爲喜怒哀樂之未發。翁

則以爲人自嬰兒以至老死。無一息非已發。其未發

東坡

卷十一 讀書

十二

者。特未嘗發耳。其非子思之言明矣。至其末年。乃嘆

師門嘗以爲教。顧已狃于訓詁文義。而未及求。至老

年尚起望洋之嘆。不知翁之姑爲是謙退耶。抑所造

實若此耶。使所造實若此。則翁所法孔子之統。若何

在。夫晉鄭之未遇魏公子也。猶三軍之主也。及公子

一旦奪符。而鄒休矣。故三軍從符而不從將者也。千

聖之統。一符也。千古之聖賢。一公子也。千古知愚之

心靈。一三軍也。翁之統。統諸子者。不能合符孔氏。則

雖評騭之工。說彈之盡。推擊之便。剝削之精。但服其

口而不能服其心矣。蓋自孔子沒，大義已乖，而後言紛紛好飲食而恥廉耻，以詩書發冢者塞路矣。故荀卿斥之爲賤，而莊生欲齊物論也。程邵大儒尚不之察，乃去其論字，直以莊生爲欲齊物。如孟子稱物之不齊之物，乃曰莊生欲齊物而物終不可齊，嗟乎文義尚不知解，况肯會其意乎？後之善談道術若莊生，又莫過太史公也。太史公嘗論六家指要矣，曰吾于道家取其長爲耳。吾于儒家取其長爲耳。吾于墨家，名家，法家，陰陽家，皆取其長爲耳。其短者吾

史記

卷十一 論衡

十三

將棄之已耳。所貴于折辯言之衰者，不當若此乎？且學術之歷今古，譬之有國者，三代以前如玉帛俱會之日，通天下之物，濟天下之用，而不必以地限也。孟荀以後，如加關譴焉，稍察阻矣。至宋之儒，殆過難曲，防獨守，窮域而不令相往來矣。陳公甫嘗嘆宋儒之太嚴，惟其嚴也是成其陋也。夫物不通方則國窮，學不通方則見陋。且諸子如董楊以下，蘇陸以上，姑不論翁法程張矣，而不信程張，尊楊謝矣，而力闢楊謝，凡諸靈覺明悟通解妙達之論，稍涉易簡踈暢，則動

色不忍言，恐墮于異端也。昔項氏父子起江東，以專號與楚心，劉伯升兄弟起南陽，以專號與更始，皆授人以柄而後爭，則久已出其下矣。勝翁之論，以爲闢禪而不知其實專禪也。夫均一人也，其始可以學禪，可以學儒也。謂靈覺明妙禪者所有，而儒者所無可乎？非靈覺明妙，則滯窒昏愚，豈謂儒者必滯窒昏愚而後爲正學邪？子思曰：惟天下聰明睿智足以有臨，大傳曰：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是豈塵埃濁物，昏沉鬱故，繼而已耶？僕往日讀朱子書，其論如此，又

史記

卷十一 論衡

十四

欲因暇日，披覽挾撻，取其合者爲一編，別爲書以表白諸子。凡經朱氏格擊者，明其學之各有宗也。附于莊生道術之後，以繼鄭魯縉紳之論，以闢涉頗太力，未必能達爲而止也。

閻士莊慨弘甫云：朱子所著正欲破先儒專門之弊，其門弟子不知此意，但欲推尊所傳，不復更加研究，黨同伐異，反甚于先儒。

學者博極群書，自命淵雅，第載籍以來，汗牛充棟，耳目流覽有幾，於王儉自以博學多識過陸澄，澄曰：僕

小小來無事。唯以讀書爲業。其年已倍。今君少便。執掌王務。雖復一覽便諳。然所見卷軸。未必多僕。僕集學士何寧等。盛自南畧。澄待儉討畢。然後談所遺漏。百千條。皆儉所未睹。儉乃教服。澄在尚書省。出巾箱。机案新傳。令學士諫事多者與之。人各得一兩物。澄後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條。並奪物將去。蔡劉峻傳極群書。武帝每集文士策經史書。時范雲沈約之徒。皆引短推長。帝乃加其實資。曾策錦被事。咸言已盡。帝乃問峻。峻請紙筆。疏十餘事。坐客皆驚。帝不

史記

卷十一 讀書

十五

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引見。峻探類苑成。帝即命諸學士撰華材。備畧以高之。竟不用。史稱武帝招文學之士。有高才者。多被進用。峻不能隨時浮沉。而乃如此。又沈約侍武帝宴。陳州獻栗。徑寸半。帝奇之。因問栗事。與約各疏所僂。少帝三事。約出謂人曰。此公藏前。不讓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乃止。約又處端樞。有志台司。論者咸謂爲宜。帝終不用。約以疾卒。實懼帝積前失之怒也。約探四聲譜。自謂入神。而帝雅不好之。亦安知其非忌心也。約嘗造

劉顯于坐。策顯經史十事。顯對其九。約曰。老夫昏忘。不可受策。雖然。聊試數事。不可至十。顯問其五。約對其三。陸倕聞之。擊席喜曰。劉郎子可謂差人。雖吾家平原諸張壯武。王祭謁蔡伯皆必無此對。武帝除顯國子博士。時有沙門訟田。帝大暑曰。貞有司未辨。獨問其知。顯曰。貞字文。爲與上人。帝因忌其能。出之。使李請至而嘆曰。梁德衰矣。善人國之紀也。而出之。無乃不可乎。邵思野說云。江南徐鍇。因奉命撰文。與其兄銓。論循兄事。銓取筆書之。不遺二十事。鍇曰。未

史記

卷十一 讀書

十六

也。適已憶七十餘事。銓曰。楚金大能記。明且又云。夜來復得數事。兄撫掌而已。楊萬里揮塵錄云。宋宣和中。蔡居安提舉秘書省。及日。會館職于道山食瓜。居安令坐客徵瓜事。各隨所憶。每一條食一片。坐客不敢盡言。居安所徵爲優。欲畢。按書郎董仲彥遠。連徵數事。皆所未聞。悉有依據。坐客咸歎服之。識者謂彥遠必不能安。後數日。果補外。陶宗儀輟耕錄。載元呂敞之。與陳剛中論職事。剛中得二十事。敞之得三十事。剛中竭矣。敞之曰。仍有某事。出某書。某事出某書。

凡四十餘事。剛中遂敬服之。古人如子產者。所謂博物洽聞。其但用于此邪。亦聞費筆舌。恐非古人所貴。况欲以此矜炫重。取妬忌于世乎。澄于王儉輩。儉賢猶不失是士夫。錯謔于家庭。微之遇其故人。在平生未遇時。故無不可。然亦只是閑說話。往復耳。何益。君如梁武。官長如居安。好尚之偏。已不足貴。忌惡相形。遂至不能忘于造次。心事乃爾。量度又何責焉。昔者曹操合字之書。楊修有人一口之答。自常情論。操當深喜。乃反致疑。蕭衍暨劉顯事。與老瞞同。蓋人情性。

史記

卷十一

十七

特不可知有如此。魏史之言。或所以善顯者有在。若爲此事。吾未見其足稱善人之爲國之紀也。雖然。今有傳洽如前數人者。乎以斯人而目今之編類。其不瀟處多矣。

成亦常有之。二君立議。足就聖賢中著其大者言之耳。顏氏家訓。人有坎壈。失于盛年。尤當脫學。不可自棄。孔子五十以學易。曾子七十乃學詩。荀卿五十始學禮。公孫弘四十方讀書。朱雲亦四十始學易。論語皇甫誼二十始受孝經論語。皆成其情。嗚呼。學行助名。晚非所恨。彼早成早達。而莫克後來之百抑豈不有其人乎。奉周而上弗論。漢以來。如馬援當投齊詩。竟不能章句。辭其兄况。欲就邊郡田牧。况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璞。宜從所好。朱勗年十二能誦詩書。來候援兄。援見之自失。兄知其意。乃慰援曰。朱勗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及援爲將軍封侯。勗位不遇縣令。人固不可日前定。而况鄧述知如此。諸葛亮子瞻方幼。亮與兄瑾書曰。瞻令已八歲。聰惠可愛。嫌其早成。不爲重器。蜀書瞻後嗣亮爵死。忠蜀漢。所就不在人後。亮之言。以已律之故。爾諫年十四。猶綴帛爲縊。乘竹馬而戲。若梧守甘公一見奇之。謙卑茂才。積軍功。爲州刺史。將軍州牧侯伯。若考其始。去瞻何啻天淵。楊震常客居湖。年五十。

史記

卷十一

十八

始應州郡命。人皆嘆其遲暮。爰厲志愈篤。後位至太尉。王祥避地廬江。隱居三十餘年。呂虔徵爲別駕。時年垂耳順。後累遷至司空。太尉封侯。伯起休徵。非慕顯榮出者。造物應爾。卽老年亦不得辭。張柬之爲荊州長史。已老。狄仁傑薦之。則天曰。其人雖老。宰相才也。後爲相。知政事。翼輔中宗復位。年八十餘。封公王。其不有命。邪。張充少好遊。年三十始改從學。多所該通。以文名世。統元崇少。惟從事射獵。年四十始折節讀書。遂以文學僭位。將相。又按唐新語。崇少不慕

史記

卷十一 讀書

十九

志也。怒。故得之精。其然邪。年大來學問。不惟既補前失。而著作精美。且有名天下。傳後世。兄吾德。行吾性。分中。所應修爲。所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者乎。周恭叔自太學。垂年登科。未及三十。見伊川持身甚苦。規坐一室。未嘗窺牖。幼讀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變節。遂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顧未及三十時。亦微不得此事。然進銳退速。恭叔喪之末路。程門每歎息之。吾徒其尚勉乎是哉。

史記

卷十一 讀書

二十

而失陸。此書之四厄也。劉裕姪長收同籍四千卷。僭偽之盛。莫過二秦。齊梁之間。經史彌盛。王儉撰七志。孝緒爲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蕭繹有江陵。攸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七萬餘卷。悉送荊州。周師入郢。悉焚之。所收書十幾有一二。此書之五厄也。

四書五經。是聖賢揭萬世人心同然之理。爲萬世告者也。諸子百家。是智巧之士自矜肺腸之奇。與萬世爭者也。故讀四書五經。當驅我以從書。讀諸子百家。當驅書以從我。

東坡

卷二

讀書

二十一

漢諸儒專門談經。然有可喻者。匡衡說詩以解人之願。詩戲具乎。朱雲論易以折人之角。易爭器乎。至于恒架之陳車。載憑之重席。若後世例且穆修之作物。則又其甚者。誇勞博勝。舉不足尚也。

張芸叟奉使至遼。宿州館中有題于牆。老人行于壁者。閱范陽書肆。亦刻于牆。詩數十篇。謂大蘇小蘇子瞻才名重當代。外至夷虜。亦愛服如此。芸叟題其後曰。誰題佳句到幽都。逢著胡兒問大蘇。

劉原父文章敏贖。嘗直舍人院。一日追封皇子公云。

九人方下直。爲之立馬却坐。一揮九制。成文辭典麗。各得其體。真天才也。歐文忠公開而嘆曰。昔王勃一日草三策。未足尚也。

胡且少有俊才。尚氣凌物。嘗語人曰。應舉不作狀元。仕宦不作宰相。虛生也。隨許之秋。郡守生中閭。屬賦詩曰。明年春色裏。領取一行歸。人皆壯其言。明年果魁天下。終以作物不登顯位。文辭敏麗。見推一時。晚年病目。閉門閑居。一日史館共議作一貴侯傳。其人少職。常屠豕。猶史官以爲諱之。非實錄。書之難爲辭。史取。

史取

卷十一

讀書

二十二

相與見且。且日。何不日。某少嘗操刀以割示有宰。天下志莫不嘆服。慶曆五年。仁宗臨軒賜進士第。審刑官祝諫侍廷中。中男中甲科。大男虞弟。諾一唱。皆擢第。季弟許得同出身。每唱一名。卽稱謝。是日諫五拜殿下。仁宗問近臣對以皆子弟也。仁宗嘉之。

文章隨時風美惡。咸通已後。文力衰弱。無復氣格。本朝穆修首倡古道。學者稍稍向之。修性褊窄。少合。初任州參軍。以氣凌通判。遂爲摺換削籍。係池州。其集

中有秋浦會遇詩自敘甚詳後遇赦釋放流落江外賦命窮薄稍得錢帛卽遇盜或臥病費竭然後已。是故衣食不能給。晚年得郝宗元集蔡工鐫板印數百帙携入京相國寺設肆鬻之。有儒生數輩至其肆未評價值。先展揭按閱。修就手奪取。睨目謂曰。汝輩能一篇不失句讀。吾當以一部贈汝。其什物如此。自是經年不售一部。

史記作者層書耳。不知司馬諱有太史公萬歲曆一卷。杜預傳者。左氏傳注耳。不知預有女記十卷。孫盛東取。卷十一 讀書 二十三

著者晉春秋耳。不知盛又有魏武春秋二十卷。後漢書者。范曄耳。不知劉義慶亦有後漢書五十卷。三國志者。陳壽耳。不知壽又有漢名臣奏三十卷。傅易林者。京氏耳。不知京自有周易錯卦八卷。大衍數者。一行耳。不知玄宗亦有周易大衍論三卷。註爾雅者。郭璞耳。不知李就有解孔鮒小爾雅一卷。說春秋者。公羊耳。不知劉晏有公羊達義三卷。述禮記者。二戴耳。不知魏徵亦有次禮記二十卷。穀梁集解者。范甯耳。不知甯又有啓事十卷。漢官儀者。應邵耳。不知劭又

有漢朝駁義三十卷。傳劭志者。張華耳。不知華又有張公標記一卷。方言者。楊雄耳。不知劉廷明有方言三卷。人物志者。劉劭耳。不知杜周士有廣人物志三卷。埤雅者。陸佃耳。不知張栻有埤雅三卷。論衡者。王充耳。不知釋道宣有佛道論衡四卷。

人間多未見書。卽秘閣所貯亦常有者耳。如張良張氏七篇七卷。司馬相如凡將篇一卷。王粲去代論集三卷。邯鄲淳笑林三卷。藥周古史考二十五卷。魏明帝海內先賢傳四卷。論議二卷。山公啓事三卷。鍾會東取。卷十一 讀書 二十四

芻蕘論五卷。潘岳關中記一卷。郭璞三蒼解三卷。王羲之許先生傳一卷。崔浩食經一卷。謝朓書筆後二十卷。庾肩吾平蠻記三卷。陶弘景周氏冥通記一卷。登真隱訣二十五卷。真人水鏡十卷。寶誌公文字調釋三十卷。侯君集旌異記五卷。劉晏左氏春秋條例十卷。都爲烏有矣。恨無陳農尉之天下。

劉義慶新語。及孝標評足稱雙美。慶又有小說十卷。標亦有續世說十卷。當不下前書。乃令散軼去。僅僅見一斑耳。何必祖龍能反竹素。又如吳越前人集名

見紀載者。梁鴻集二卷。載述集十卷。王羲之集五卷。謝安集五卷。謝玄集十卷。陶弘景集三十卷。今皆埋藏無稱焉。又况乎唐詩人所著書。若虞世南。韋嗣昇三十卷。魏徵自古諸侯王善惡錄二卷。王勃。千聖錄十篇。周易發揮五卷。張昌宗。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沈如筠。異物志三卷。古異記一卷。李邕。金谷園記一卷。郭元振。安邊策三卷。儲光義。九經外義。疏二十卷。正論十五卷。陸羽。武夷山記。顧桴山記。二卷。南北人物志十卷。韓愈。西掖雜言五卷。陸贄。佛學文言二

東庫

卷十一 讀書

二十五

十卷。李商隱。蜀南雅三卷。金鑰二卷。梁詞人選句一卷。今孤楚。唐御覽詩一卷。陸龜蒙。小名錄三卷。溫庭筠。乾。腰子三卷。段成式。盧陵官下記二卷。王涯。說玄一卷。羅隱。孔光兩同書二卷。蓋兵火駭尋。宜其軼矣。傳述讀書雖多。心不能解。時人誠以書體。唐李善。陸以古今。不能屬詞。亦號書龍。陸涇學識雖廣。理多蒙昧。王儉。錢曰書厨。宋李郭。宜貴人。文學浩博。人號書厨。張大中。通州人。群經百氏。一覽不忘。目爲黑漆書厨。是時。邛州人。敏于爲文。未嘗屬稿。號立地書厨。本

朝陳濟。武進人。六經千史。無不究覽。號兩脚書厨。房輝遠。稱爲五經庫。無邪于時。殷璠。號爲五總龜。何濟于世。淮西碑文。世稱其膽炙千古。而柳子厚。謂其有懶子習。杜陵詩句。黃魯直。稱其靈丹一粒。而楊大年。以爲村夫子。又太白。一斗百篇。援筆立成。子美。譏其久鍊密。子美政罷長吟。一字不苟。太白。譏其因瑣購。承叔醉翁亭記。平生得意。而秦少游。以爲用賦體。文正岳陽樓記。世稱佳作。而尹師魯。以爲傳體。虞翻笑。鄭玄不識古人。韓愈。譏王羲之俗書。趨姿媚。甚矣。

東庫

卷十一 讀書

二十六

讀書之難也。李張吳陳。本爲美詞。而傳陸房發。几幾而諷至。柳杜諸君子。則直指摘無餘詞焉。以文人中。猶自相管議如此。而期其下者乎。肅王與沈元用。同使虜。館于燕山路忠寺。暇日。無聊同行寺中。偶有一唐人碑。辭皆偶俚。凡三千餘言。元用素強記。卽朗讀一再。肅王不視。且聽。且行。若不經意。元用歸。欲矜其敏。取紙追書之。不能記者。闕之。凡闕十四字。書畢。肅王視之。卽取筆盡補其所闕。無遺者。又改元用。終誤四五處。置筆。宅語。畧無矜色。元用

駭服。

道人著述，非世間詞章傳記之比也。上開先佛之心法，下開後學之悟門。其間條條非小，而使學未精，見未定，脫有謬解，不幾于負先佛而誤後學乎？仲尼三絕韋編，而十翼始成。聯轡臨終，尚合此二頌，使應出人前，不得艾軒平生不求人知，不苟求合，真是腳根立得定，所謂顛者，蓋履爲奔競云耳。豈真懶于人事者哉。

秦王吞諫六雄，首采李斯言。焚詩書尊法吏，乃其所

是取。

卷十一 讀書

二十七

稱制與金石之銘，猶郁郁乎文也。如李斯所撰嶧山碑，三句始下一韻，是采邑第二章法。現瑤臺銘一句一韻，三句一換，是老子明道若昧章法。不意唐烟之後，文章猶復遵古如此。母乃陽素而陰用之耶。卽如史記焚書之令，云詩書百家語皆焚之，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植之書。然六籍雖厄于煨燼，而得之口耳所傳，屋壁所藏者，猶足以垂世立政。千載如一日也。醫藥卜筮種植之書，當時雖未嘗廢絕，而竝未嘗有。一卷流傳于後世者，以此見聖經賢傳終古不朽，而

小道異端，雖存必亡。初不以無王之好惡，而爲之興廢也。

易本卜筮之書也。後之儒者，知誦十翼，而不能曉占法。禮本品節之書也。後之儒者，知誦繁記，而不能習儀禮。何哉？義理之說太勝焉耳。春秋戰國之時，去古未遠，先王禮制，不盡淪喪。故巫史卜祝，小夫賤隸，皆能知其數，而其義則非聖賢不能推明之。及其流傳既久，所謂義者，布在方策，格言大訓，炳如日星，千載一日也。而其數，則湮沒無聞久矣。姑以漢事言之。若

是取。

卷十一 讀書

二十八

詩若禮若易，諸儒爲之訓詁，轉相授受，所謂義也。今訓詁則家傳人誦，而制氏之經，繆徐生之容，京費之占，無有能知之者矣。蓋其始也，則敎可陳而義難知，及其久也，則義之難明者，簡編可以紀述，論說可以傳授，而所謂數者，一日而不肄習，則亡之矣。數既亡，則義孤行，于是疑儒者之道，有體而無用，易足怪談，天下之理，至五經語孟，亦可謂正矣。邪說之害，至五經語孟，亦可以息矣。然而道大如天，見在乎人，堯舜爲天下得人，而奪國者用以爲名，湯武類天革命，而

代君者取以藉口。徭征義和而討不附已者資焉。伊尹放太甲而欲廢其王者託焉。五就湯五就桀非爲利也。而求富貴利達者以爲大人欲速其功也。致辟管叔囚蔡降霍非爲已也。而手刃同氣者以爲聖人同志也。曰公劉好貨則培克聚斂不知紀極。曰召公闢國則窮兵遠討無有休息。曰省耕省斂助不足則山錢貸民而取其息。曰藏不售與帶同則置官賣貨而自爲市。有父之讎忍耻不報則曰春秋貴息兵。以華夏之尊臣服仇虜則曰文王事昆夷。遂使識管儒

史記 卷十一 漢書

王本

術者舉是爲笑。曰五經語孟矜亦奸宄之藥案耳。彼樂松任芝之所以欺靈帝者。特弁髦土梗未足多誦。至使六經孔孟之格言爲後人欺世取寵之資。不容不辨也。

濂溪明道伊川橫渠講道盛矣。因教明理。復有一邵康節出焉。晦庵南軒東萊象山講道盛矣。因教明理。復有一蔡西山出焉。昔孔孟教人言理不言數。然天地間有理必有數二者未嘗相離。河圖洛書與危微精一之語竝傳。邵蔡二子蓋將發諸子所未言而使

理與數粲然天地間。功亦不細。近年求八君子之學。固人傳其說。家有其書。而邵蔡之學則幾無傳矣。陽虎語緇于孟子爲格言。大詩篇入于王莽爲姦說。西漢經術東漢名節。晉宋清談唐代詞章。宋世道學政治美惡。運祥祲促。悉于此繫之。

西漢有儒林。有循吏。世謂非西漢之美事。東漢有逸民。有獨行。世謂非東漢之美事。李唐有孝友。有忠義。世謂非李唐之美事。

荀悅著漢紀。史稱其辭約事詳。而不免有混淆倒置

史記 卷十一 前書

三十

之外。范曄後漢書自謂體大意精。而不免涉譌謬。然巧之誣。

馬遷史。承坑焚燬燼之後。前無師承。獨起義例。其成書也難。班固史當文獻足徵之時。因馬楊向歆之舊。而潤色之。其成書也易。

秦焚詩書以立私義。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

柳子言班馬劉揚。訟襲囁嚅。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實類于淫巫傳史。

後漢紀作于表。時號精客。覽者尤病其器而不精。漢晉春秋作于習鑿齒。世稱公論。讀者尤謂其違前不存。

韓非不識沈。蘇字班固不識恬。退字孔光不識忠。孝字楊雄不識節。義字陳蕃不識謙。密字蔡邕不識明。哲字荀彧不識去。就字。衡衡不識。通字。李太白不識。審處字。馮道不識康。肚字。荆公不識變。通字。東坡不識誠敬字。

陸上龍過荀鳴鶴。稱云。雲間陸士龍。荀云。日下荀鳴鶴。

東坡

卷十一 讀書

三十一

鶴。彈道安遇習鑿齒云。彌天釋道安。鑿齒云。四海習鑿齒。全不成語。而當時以爲名答。後世亦詭稱之何也。

陳書不美于史。原于選國之記。繁志。魏。范。齊。不美于春秋。原于欽向之素。經任傳。

人各有好惡。于書亦然。前輩如杜子美不喜陶詩。陳后山楊大年歐陽公不喜杜詩。蘇明允不喜楊子。放翁不喜史記。楊龜山又不喜坡翁詩。王克作判孟。馮休著剛孟。司馬公作疑孟。李泰伯作非孟。是以道作

紙孟。黃次儼作評孟。若酸醜。嗜好亦各有所喜。非若今人胸中無真識。隨時好惡。逐人步趨。而然者。且以孟揚馬遷陶杜。異世遇諸名公。尚有所不合。今乃欲以區區之文。以求諸實于當世不具耳目之人。難矣哉。後世子雲之論。真名言也。

宋元人推尊少陵。謂一字一句無不迫出千古。且每摘其劣者。著爲詩法。相傳至今。人溺膏肓。牢不可破。間有少識其雙削片言者。衆指爲狂。夫世稱名山巨川。豈以其中一峯一壘一石一澗。皆奇拔于諸山。

東坡

卷十一 讀書

三十二

水邪。間亦有頑石活潑矣。而所以得名。乃在其等。當之突兀地勢之盤壓。洪濤駭浪之迴薄。惟其僻衍無所不包。故世摩得齊焉。外此一山一溪之秀。非不奇。奇怪。怪可人。而規摹狹隘。則轉易窮。可言秀。不可言大矣。少陵之于諸家。正猶此。蓋其濃淡巨細。陰陽悲壯。東。散。舞。揚。上下遠近之態。班班俱見。所以稱爲大家。而痛句敗律。則大木寸朽。固不害其大而所賦大者。本不係此也。讀者以爲何如。

詩人各有一種玄悟。不能相兼。故高自高。孟即孟。沈

來自沈宋自古迄今莫有易也蓋生質既異則其詩之清濁濃淡柔勁雄細隨之別矣故杜亦自杜耳在當時每推讓諸人而後世乃謂杜爲大成能總兼諸家則以讀書破萬卷之故耶

一作詩當因性如孔門四科因性造就故點則各自爲德行卽言語亦復然仕則各自爲政事卽文學亦復然蓋學而與其性不相近殆未有成者昔韋蘇州長于古儷畫一長于律始一暴所短韋弗善也已見所長韋乃稱善人又何能達天哉能勿失之耳矣

東取

卷十一 讀書

三十三

一作詩最脈脈如六朝詩不逮漢魏自古今諸家言之矣然自國家以來學漢魏者不能脫胎換骨既襲其體祖其徑已復盜其語或一首而更數句或一句而更數字展卷讀之皆數千年物也亦爲可厭矣一作詩不可先求病蓋巨材生靈良玉有瑕故作詩者不可先求無病常使豪逸縱宕雖有一二小疵終爲傑唱今人論詩不先辨其是何格調類曰某一字不穩某一字犯忌諱必使塗抹軟熟固無可摘亦無可採是頑然一石爾

一作文不宜似人昔有人持所作請政一鉅公鉅公曰某篇似繁詞某篇似周語某篇似檀弓某篇似紀公毅其人甚喜因諭之曰十歲童子作老人相拄杖曳履咳唾僂僂非不儼然似也而見者笑之何也以其非真老人也藉令童子飾襟整履拱立以介乎其間人自鍊然不敢以幼忽之何者以其真童子也余謂此卽見作文之法漢成陽令唐扶頌云赫赫唐君帝堯之苗遂與無爲之治四達童冠受業千人尼父授魯何以復加蕩蕩之治莫能名焉班固薦桓梁七

東取

卷十一 讀書

三十四

十從心行不踰矩妻壽碑遁世無悶樂天知命下學上達知我者天陳紀碑於穆上德時惟我君聞天縱之命世作則夫頌一邑令而用唐虞尼父事薦一儒生贊一時宰而用大成聖人事當時文體不忌如此又蔡中郎紀人行實多引用大聖之事畧援數條處士李子材銘仲尼既沒文不在茲姜肱碑先生事親如大聖五十而慕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拔乎其萃出乎其類胡廣妻墓表夫人蹈思齊之蹟參姪奴之功蔡朗碑感厲不征簞食曲肱不改其樂胡廣碑生而

知之。聞一如十。楊賜碑。鏤之甯堅。仰之彌高。高朗令終。有始有卒。陳實碑。含聖哲之清和。盡人才之正美。光明配于日月。廣大贊于天地。橋玄碑。燕居從容。天中申。胡廣碑。寬裕仁愛。覆載博大。人倫輯睦。日月重光。勞思萬機。身動心苦。楊秉碑。含容覆載。無競伊人。李咸碑。孝配大舜。勤與神合。操邁伯夷。德追孔父。劉表碑。下民有康哉之歌。羣后有歸功之緒。胡廣碑。威而不猛。總天地之中和。使今人爲文字如此。則人將駭愕而群議之矣。故文章與世推移也。

史取

卷十一 讀書

三十五

唐人多以庚與二韻通用。岑嘉州送周子落第遊荆南。足下復不第。薛大拙吳姬絕句。自是三千第一人。是也。又唐人七言律。起句間用他韻。韋玄且望春宮。鹿闕九重樓。開半山河。四望昭陽春未賒。韓喜詠松。倚宮尚樹冷。無塵。往事閒徵夢欲分。譚用之感懷十年流落賦歸鴻。誰傍昏衢駕燭龍。皆是也。後人遂謂之上馬失脚格。亦未必然也。

宋景濂作杜詩舉隅序云。注杜者無慮數百家。字鑿者謂一字皆有所出。汎引經史。巧爲傳會。擅曠而翬。

壯。騁新奇者。稱其一飯不忘君。發爲言辭。無非忠君愛國之意。至李爾誅懷之作。亦必遷就而爲之說。于美之詩。不白于世者五百年矣。

讀古書者。宜辨其真偽。識其是非。若舉其難信者而執信焉。爲害固不細也。且如五行在天地間。理氣流行而已。而古書于五運。五氣。五德。五味。五咎。五色。五職。五土。五帝。五方。五星。五姓之類。無不以五行分配之。卽而求之。還無意義。徒布列其名。以取成文體。而後世盲儒守之。而不一通變。幾何不害天下也。朱金

史取

卷十一 讀書

三十六

大雅。嘗見漢人以五帝配五行。爲大謬。舉此可例其餘矣。古人爲人題物。不盡粘著其人。如宋之問題張老松樹云。歲晚東岩下。周顧何悽惻。日落西山陰。衆草起寒色。中有喬松樹。使我長嘆息。百枝無寸枝。一生自孤直。若今則句。句爲人說詞。盈紙詩。何由得古耶。夫情之所蓄。無不可吐出。景之所觸。無不可寫入。晉惟洞明。唐惟少陵。敘事者。如畫師肖貌。各隨其形之妍媸。議論者。如老吏斷獄。悉得其情之本末。漢惟子

長。宋雒子瞻。或謂古詩自唐而弱。古文至宋而衰。余以爲不然。少陵欲學漢魏不難。子瞻欲學周秦亦易。古人只不肯學。是以獨壁拳頭。別自成家。今人以太肯學。是以難有鼻孔。不得出氣。

古書之偽。如本草神農書也。中言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真定。唐涓。馮翊。出諸藥物。如此郡縣。豈神農時所有邪。山海經禹益書也。中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如此郡縣。豈禹時所有邪。三墳伏羲神農黃帝書也。然謂封拜之詞曰策。策始于漢。而謂伏羲氏有策。

東坡

卷十一 讀書

三十七

辭可乎。祭天地于闕丘。大夫之妻曰命婦。周禮始有之。而謂天地闕丘。恩及命婦。爲黃帝之事可乎。相人之術。起于衰世。而謂聖人以形辨貴賤。正賢否爲神農之書可乎。三畧六韜。太公書也。然其中標復軍謀。以足成之。夫識書起于戰國之後。太公之時。曾有之乎。爾雅。周公書也。然其中有云。張仲孝友。張仲。宣王之臣也。周公安得載之。爾雅。左傳丘明書也。然其中有云。虞不臘矣。夫臘之爲節。秦始有之。丘明安得紀之。左傳汲冢。周書也。其周月解。則以日月俱起于季

牛之初。夫自堯時。日繼虛一度。至漢太初曆始云起牽牛一度。何周月而乃爾。時訓解。則以雨水爲正月。中氣。夫自漢初以前曆。皆以驚蟄爲正月中氣。至太初曆始易之。以雨水何時。訓而云然。子華子程本書也。其語道德。則頗襲老列之旨。語專對。則皆倣左氏之文。是何彼此之偶合。作聲詞。似指漢武朱厲芝房之事。喻子車復竊韓愈宗元墓銘之意。是何先後之相伴。蒼頡篇。李斯作也。其曰漢兼天下。海內并厥。猶羅韓覆畔。討滅殘然。則漢事。何以載于秦書。此類甚

東坡

卷十一 讀書

三十八

多。或摹古書而僞作。或以已意而妄增。至使好事之流。曲爲辭釋。以炫其博。是皆未之深考耳。秦漢以前書籍之文。言多訛訛。當求于意外。如尚書云。說築傅岩之野。築之爲言。居也。後世猶有小築之稱。求其說而不得。遂謂傳說舉于版築。雖孟子亦誤矣。伊尹負鼎以干湯。謂尹有鼎。得之才也。猶書曰。尹衡云耳。積議者遂謂伊尹爲庖人。若然。則衡秤也。尹曰。迂衡。其亦無秤權之市魁乎。子貢多學而識。故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莊子便謂子貢乘大馬中

紺表素之衣。太史公立貨殖傳。便首誣子貢。如此。則子貢一猗頓耳。又論語。爲命。禘。禘草創之。左氏遂謂禘。謀于野。則獲。蓋因草之一字。誤之也。孔父正色而立朝。左氏遂爲孔父之妻美而配。蓋因色之一字。誤之也。例此以往。則國語爲驪姬。諸中申生。必將如吉甫之振蜂。禮所云諸侯漬色于下。卽小說家謂西施因。網得之類矣乎。姑發此以誌知者。

泰山封禪文字萬家。周有外史。專掌三皇五帝之書。則古人文籍。不必盡滅。今時顧世類弗傳者。良由漢史東。卷十一。續齊。三十九。

荒始荆。積累未遑。重以灑龍烈。烟燬燼之中。僅存如縷。漢世諸儒。稍加綴拾。劉氏七畧。遂至三萬餘卷。考諸班氏。阮文。西京製作。纔十二三耳。世以阜。葵覆。莫何書可讀。然乎否耶。

孔子于春秋。著災異。不著事應者何。蓋旁引物情。幽情事類。不能一一皆合。偶有不然。人君將忽焉而不之懼。聖人于此。自有深意也。自劉向釋洪範。析天下災祥之變。而推之于金木水火土之域。乃以時事之吉凶。而曲爲之配。此之謂欺天之學。况周得水德而

有赤鳥之祥。漢得火德。而有黃龍之瑞。此理又如何邪。豈其晉厲公一視之遠。周單公一言之徐。而能觀于五行之診乎。如是。則五行之繩人。甚于三尺矣。

天下事。有最僥倖而不可解者。沈約韻書是也。沈約以前。所經歷賢聖豪傑。聞人鉅儒。不知凡幾矣。一求之與二冬。四支之與五微。八齊。六魚之與七虞。十一真之與十二文。十三元之與十四寒。一先二蕭之與

四豪八庚。九青之與十蒸。十三覃十四鹽之與十五咸。前此諸韻並通。孔子作經。及漢魏古詩。并仙靈篇。史東。卷十一。續齊。四十一。

什。班班可考。豈盡爲謬。至沈約而始悉改正耶。且約吳興之武康人。局于方言蠻俗。不審官羽。不脩四聲。而敢背越賢聖。變亂千古。亦既謬妄矣。不知後世學士大夫。何故而遵之如聖經。百代而不敢易乎。此其不可曉也。

古語有通用者。平原君壽。舉仲連千金。不獨生日也。馬援征五溪蠻。還襲土。皆呼萬歲。不獨人王也。荀爽與李膺書。久廣過庭。不聞善誘。不獨父子也。王渙謂佐覽。今日太學。曳長裾。范式謂孔嵩。吾昔與子曳長

釋不獨王門也杜弘向慕容德乞父祿以伸烏烏之情不獨母也後漢第五倫傳大夫無境外之交東修之饋不獨師弟子也符堅謂王猛郗風夜匪懈憂勤萬機不獨稱天子也陸士衡思歸賦興王事之殷豫底歸寧之有時不獨婦人也又如人臣可稱衣服陸士衡詩象公屏止衣服委蛇人臣可稱蒙塵世說揚州官僚問訊王丞相云明公蒙塵路旁群下不寧人臣可稱顧命蔡中郎楊司空碑脫戎顧命無辭要言約成忠儉而已又作朱公叔碑其孤野受顧命云云

史取

卷十一

諸事

四十一

晉人所書誤字則周以國如朱文公所書太極圖說內則字衍乃周四是也司馬溫公奉勅稍通鑑置局書寫凡有誤字例旁注半非字原作半體至今相仍作卜字矣

釋

佛氏論持律以隔牆聞銀銅聲爲破戒人疑之久矣蘇子由爲之說曰聞而心不動非破戒心動爲破戒子由蓋自謂深于佛者而言之陋如此何也夫淫妨酒肆皆是道場內外牆壁初誰限隔此耳本何所在今見有牆爲隔是一重公案知聲爲銀銅是一重公案尚問心之動不動乎吳僧畢端者行解通曉脫人以爲散聖章丞相子厚開召之飯而子厚自食葷執事者誤以假頭爲餒餒置端前端得之食自如子厚得餒餒知其誤斥執事者而顧端曰公何爲食餒頭端隨取視曰乃假頭耶惟餒餒乃許甜吾謂此僧真持律者

史取

卷十一

釋

四十二

前輩高人文游中有不絕僧者或議之謂亦人耳韓退之送澄觀詩我欲收飲加冠巾送雲師詩方將飲之道且欲冠其顛然則愛其人當人其人可也唐末張崇嘗爲僧復還俗應舉爲處崇凝所抑或曰劉軻蔡康非僧乎軻曰劉蔡作僧未爲人年雖然真藝有何不可張崇衣冠子孫弟無故出家不能參禪訪道

乃于簾前進詩希望恩澤。如此行止。豈掩人口。某十
度知舉。十度斥之。夫張收之桑榆。而趙反惡其初服。
何其與韓異也。昔賈島不失爲詩人。成汭李罕之。不
失爲賢州牧。都將入其笠而招之不可也。鮮于鳳以
逸才爲薛能。都批所受鳳爲僧。薛實使之。鮮于反初
厭。都遂拒之。崇凝豈都批之見耶。富鄭公居洛。喜人
出家。蘇東坡以耆髮爲參寥子。子由以剪髮爲會
才。老勸吾不知其何也。王旦爲宰相二十年。及死。自
云無狀。欲祝髮緇衣。塞素志。家人欲從其言。惟壻蘇
者力排止之。旦自知無狀。其從天書之過乎。而遭命
荒梓至此。且所謂不必善終者。者不從亂命。有功于
此翁矣。

東坡

卷十一

四三

宋果論禪云。譬如人載一車兵器。弄了一件。又取出
一件來弄。便不是殺人手段。我以只有一寸鐵。便可
殺人。朱文公亦喜其說。蓋自吾儒言之。若子貢之多
聞。美一兵器者也。魯子之守約。寸鐵殺人者也。
韓退之與佛者大顛遊。見其所與書及與簡書。而朱
子爲考論之詳矣。退之所謂不助釋氏而排之。考其

始終。定力有在。何可誣也。孟氏死。吾道不傳。漢晉以
來。老佛盛。退之其時。有能言其害過于楊墨。如孟氏
言楊墨之害。率禽獸而食人者乎。有能推尊孟氏其
功者乎。有能以孟氏自待者乎。退之嘗云。人謂自度
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列。天不欲使茲人有知。則
吾命不可知。如使茲人有知。非我其誰。退之蓋自待
以孟氏子矣。其云不量力。欲全于已壞。而世莫救者。
知籍湜輩。不能不叛去耳。退之門人何似。而敢冀道
由已而傳耶。退之亦豈真知道者。然不因一摧折自

東坡

卷十一

四四

毀以從于邪之言。如之何可誣也。退之平居著述。欲
人必人。書必火。居必廬。而後先王之道明。若是勁也。
佛骨一表。慷慨極諫。指天誓死。其臨事又若是烈也。
嗚呼。退之豪傑哉。有宋周程繼起。講明斯道。闢異端。
以正人心。于是爲至。然退之之言。所以爲之先者。自
不能無取焉。而程門高第。游揚議論。朱子已議其
流于禪學。劉絢朱光庭。述作未聞。呂與叔張釋亦學
禪而早卒。如尹和靖者。事伊川二十年。祝諸公最久。
後死于伊川二十年。與楊最善。而質鈍才短。無所發

起程門傳道之難其人且如此而可責退之乎而可責籍混輩之不叛乎宋儒記和靖在從班時朝士迎天竺觀音于郊外尹與往或以爲問尹曰衆人皆迎其安敢違衆又問然則拜之與曰固將拜日不得已而拜之與抑誠也曰彼亦貴者見賢斯誠敬而拜之矣春嘗謂尹不當有此事爲此語疑記者妄誤後觀朱子語錄云和靖在虎丘每旦起頂禮佛念金剛經有候和靖者值其看光金明經問何故看此曰母命不可違也乃知迦佛觀音而拜皆實事也尹素見若

史事

卷十一

四十五

爾其又敢違衆耶朱子謂二程門人有悖其師說而淫于老佛者和靖蓋不能免而伊川稱我死而不失其正惟尹氏子其然乎此余之所以有感于目黎也宋孝宗召雪竇寺禪師寶印入對還德殿問曰三教聖人本同一理但所立門戶不同獨孔子以中庸設教耳印曰非中庸何以安立世間故法華口治世語言養生業等旨與寶印不相違背華嚴曰不壞世間相而成出世間法帝曰今士大夫學孔子者多只工文字語言不見夫子之遺不識夫子之心惟釋氏不

立文字直指心源頓令悟入不亂于死生此爲殊勝印曰非獨今世學者不見夫子之心當時顏子號稱具體盡生平力量只道得個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如有所立卓爾竟捉摸未着而聖人分明八字打開向諸弟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以此觀之聖人未嘗迴避諸弟子諸弟子都自錯過了昔張商英曰吾學儒然後知儒此言實爲至當帝曰堯老何如人印曰是佛法中小乘聲聞以下人蓋小乘服身如桎梏業智如雜毒化火焚身入無爲界卽莊子

史事

卷十一

四十六

所謂形固可使爲槁木心固可使爲死灰若大乘人則不然度衆生盡方便善提正伊尹所謂子天民之先覺者也子將以斯道覺斯民也一夫不被其澤若已推而內之濟中帝大悅佛言欲得飲食當勤耕種欲得智慧當勤學問欲得長壽當勤戒殺欲得富貴當勤布施施有四一曰財施者以財惠人二曰法施者以善教人三曰無畏施者謂人於衆生當恐懼時吾安慰之教以脫離恐懼四曰心施者雖不能濟物常存濟物之心是也佛

言凡施于外有益于人者皆爲布施。爲子而孝養父母爲臣而忠愛事上爲長而仁慈安衆爲師而謹於教導爲友而誠於琢磨一言一語之間必期有益一動一止之際必欲無傷種種方便利物皆布施也。修爲如此存心如此生前身後豈不獲無量之報乎。在語日人人知道有來年家家盡種來年穀人人知道有來生何不修取來生福是今日所受之福乃前世所修者今歲所食之穀乃前歲所種者。

史記

卷十一

釋

四十八

定智慧之本至謂制心之道如牧牛馭馬不使縱逸去喚止妄息欲寡求然後由遠難以至難進由難定以造智慧其說具有漸次與所說變遷得悟者異矣今以吾儒求之端心正念者正心誠意也持戒爲禪定智慧之本慎獨爲天德之要也收牛則馭犬之喻馭馬則枵索之說去喚止妄息欲寡求者陽邪存誠養心寡欲也由遠難以至難進所謂下學而上達由禪定以造智慧所謂定靜而安慮此釋氏之言合于吾儒者此獨爲最切又吾儒智居萬物釋氏亦曰尤

明照十方吾儒道濟天下釋氏亦曰普度衆生吾儒已立立人釋氏亦曰自利利他吾儒爲善去惡釋氏亦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吾儒無意必固我過莫釋氏亦曰無生滅人我衆生善者相吾儒有不屑之教釋氏亦有權教是釋氏一點初心慙愧斯世斯民假不人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其與吾儒天地萬物一體之心絕無毫髮不肖特世人自墮迷罔能教信違行者少佛亦無可奈何只得說他蓮花座上修他自已功果證他自已菩提蓋衆生不能惟佛能之而舉

史記

卷十一

釋

四十八

世逆衆之日佛佛也嗟楚人皆可以爲堯舜矣獨不日人皆可以爲佛乎且謂佛氏之學一味虛無空寂單了自家身心全于天下國家毫無利濟不惟不知佛也而諉佛寬佛抑何其甚耶此皆起于兩家弟子經一傳再傳之後各矜師說競立門戶黨與將當日洙泗靈鷲二老本來面目商量教人作用一團和氣俱埋沒了安得不起戈矛以致紛紛多事譬之大家巨族上世共一宗祖及子孫繁衍沒失其傳未免支分派別自相朝越又譬之聽方言者南北華夷音字

指稱雖各有異。而所取事類名物。亦皆不同。如梵言華言等類。祇聽者自不察耳。吁。識此而于儒釋之理。思過半矣。

齊竟陵王子良。招賓客。范縝與焉。良精信釋教。而縝盛稱無佛。良問曰。君不能因果。何得富貴貴戚。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墮自有拂。縝墮於茵席之上。自有則。縝墮於糞溷之中。陰莖蕭者。殿下是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戚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神家有悟。猶吾儒曾氏有雖。後其平日所用心者。皆史東

卷十一 釋

四十九

一貫之理。故夫子遽呼醒之。而曾氏覺矣。若賜問一知二。豈不在曾氏上。惟其狂于多學。即夫子餘喚焉。弗能唯也。蓋佛開頓漸兩門。而曾氏兼之。賜氏失之。香嚴擊竹。由賜而曾者也。長慶卷簾。非賜而曾者也。古今士君子于三教。或合而一之。或排而異之。其說紛紛。率莫歸一。惟劉安世曰。儒道神四者。其心皆同。但門戶設施不同耳。蘇轍成曰。老佛之道。與吾道同。而款絕之。老佛之教。與吾教異。而欲行之。胥失之矣。必如此為確論。

杜牧之云。今推歸于佛。買罪如持左契。交手相付。頗盡近世佞佛之態。

所謂儒者。服仁義。選人倫。明王道。此足以為儒已矣。而贊以調詰辭章。為煩碎不可殫究。所為釋老者。返清淨。明自然。此足以為釋老已矣。而贊以符籙呪願。為煩碎不可殫究。東客者。情一而辭十。贊矣。甚有皆不中情。為客者。咬一而設十。贊矣。甚有皆不中情。每嘆曰。天下事。大半兒戲。

儒者闢佛。有迹相似而實不同者。不可殫論也。儒有

史東

卷十一 釋

五十一

三有誠實之備。有偏僻之備。有超脫之備。誠實儒者。于佛原無惡心。但其學以綱常倫理為至。所務在于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是世間正道也。即佛談出世。說自不相合。不相合。勢必爭。爭則或至于謗者。無怪其然也。伊川膠菴之類。是也。偏僻儒者。稟狂高之性。至先入之言。逞詭譎之說。窮毀極譏。而不知其為非。張無盡所謂。聞佛似冠化。見佛如蛇蝎者是也。超脫儒者。識精而理明。不惟不聞。而且深信。不惟深信。而且力行。是之謂真儒也。雖然。又有遊戲法門。而實無歸

敬外爲歸敬而中懷異心者。非真儒也。具眼者辨之。自昔儒者非佛。佛者復非儒。予以爲佛法初入中國。崇佛者衆。儒者爲世道計。非之未爲過。儒旣非佛。疑佛者衆。佛者爲世道計。反非之亦未爲過。迨夫傳韓非佛之後。後人又仿效而非。則過矣。何以故。雲旣掩日。不須更作烟霞。故迨夫明教空谷。非儒之後。後人又仿效而非。則過矣。何以故。日旣破暗。不須更作燈火。故嚴實而論。則儒與佛不相病。而相資。試舉其畧。凡入爲惡。有遊意典于生前。而惡墮地獄于身後。乃改惡修善。是陰助王化之所不及者。佛也。僧之不可以清規約束者。畏刑法而弗敢肆。是顯助佛法之所不及者。儒也。今僧唯慮佛法不盛。不知佛法太盛。非僧之福。稍制之抑之。佛法之得久存于世者。正在此也。如此。則不當兩相非。而當交相贊也。

傅登所錄燒菴婆供一菴王常令一十七八女子送食。一日令女子將菴王抱定。曰。正凭麼時如何。答曰。枯木倚寒岩。三冬無暖氣。婆聞之云。我二十年止供養得個俗漢。遂遣出燒却菴。按此菴王不可以飲亂

心。在儒家庭幾拂下遺風。而禪門以爲俗漢。故知此理當別論也。

趙州見一尼來叅。州以手相之。尼曰。尚有這個在。州曰。却是你有這個在此。非釋門中儀律。禪者當機顯用。則不拘。如此見燒菴老姬亦具少知識。

或病佛離人倫。去妻子。與儒道異。晉登之曰。佛雖令比丘辭親出家。當其說法。人天畢集。比丘特其中一穎耳。夫釋家旣示同比丘之迹。金粟如來復現淨名身。示同居士之迹。正以表六親之不障道也。况佛度

盡衆生。反遺其眷屬。必無此理。其教比丘出家。所謂令先出生死。而後隨順衆生。人生死者也。人道非猿圖不生。而孔子鄙樊遲之請學。非妻子不賴而佛聽比丘之出家。蓋必有不學稼圃者而後可以安天下之爲稼圃者亦必有不戀妻子者而後可以度天下之有妻子者今人無志于了性命而遽棄其乏妻子。皆戲論也。陳眉公曰。西方之書其害已平。宗教易之體也。詳受書之法也。傳讀詩之叶也。戒律禮之衛也。果報春秋之賞罰也。甚矣佛氏之能輔經二行也。其

輔經者以輔世也。百方之書其容已乎。然則佛慈之必後六經而興者何。噫。祖龍生文字燈。古今之聖言寥寥矣。是故垂漢明而空乾之傳遂出。今其多至六千餘卷。不列藏者尤不可勝計。此之儒林之經史子集。殆將倍蓰過之。何言之昌也。天其或者以此補秦劫之遺。灰與乃命繕寫經目以示子孫。剪俗儒之故聞。我神聖之種智。倘有毀大業。普正法者。姑語之曰。一切諸佛其若古先。畢視也。一切諸經其若古。異書視也。則亦廢乎。可以存而論。論而議矣。余按眉公之

東坡 卷十一 釋

五十三

言委而風登之之言切而著。並錄之以勸異議者之皈依。

性命之理。孔子罕言之。老子罕言之。釋氏則極言之。孔子罕言。待其人也。故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然其微言下爲少矣。第學者童習白紛。翻成玩習。唐疏宋注。銅我聰明。以故鮮通其說者。內典之多。至于充棟。大抵皆了義之談也。古人謂暗室之一燈。苦海之三老。截疑網之寶劍。快盲眼之金鑑。故釋氏之典一通。孔子之言立悟。無二理也。

張商英曰。吾學佛。然後知儒誠爲篤論。

宋儒開佛老者。目曰虛無之教。觀之詩曰。無聲無臭。易曰。无方无體。論語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皆未嘗以無爲諱也。又如曾子云。有若無。實若虛。則是爲道者。政患不虛。不無耳。世亦有疑及若無者。虛者乎。使此數言者。不出于儒書。而出于佛氏之口。人亦必吹毛而求其疵矣。

異端之說。肇自論語。當時固未嘗明有所指也。迨孟子闢楊墨。周程開佛老。後世遂爲射的。夫楊墨殆不

東坡 卷十一 釋

五十四

具論。孔子適周。問禮于老聃。尚有猶龍之嘆。使與佛氏同時。其贊或不止于此。子貢曰。仲尼焉不學。其亦奚擇于二氏焉。愚謂今日之病。不在異而在假。所謂假者。儒心儒行。已汨沒于名利場中。而啓口落筆。又俱能言聖人之道。是所謂吾儒之異端也。陽明先生有云。今世學者。有能若墨氏之兼愛乎。楊氏之爲我乎。若老氏之清淨自守。釋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楊墨老釋之思哉。彼于聖人之道。異然猶有自得也。而世之學者。章繪句琢。以誇俗。詭心色取。相飾以

爲謂聖人之道。勞苦無功。非後人之所可爲。而能取辦于言詞之間。自以爲若是。亦足矣。而聖人之學遂廢。則今之大患。豈非記誦詞章之習。而弊之所從來。無亦言之太詳。析之太精者之過與。居今之時。而有學仁義。求性命。外記誦詞章。而不爲者。雖其陷于楊墨老釋之偏。吾猶且以爲賢。彼其心。猶求以自得也。夫求以自得。而後可與之言學。聖人之道。噫。必陽明先生之說。而吾儒之異端可祛也。學者不此之病。而切切焉惟彼之憂。何其謬耶。

史記

卷十一 釋

王五

佛氏一教。歐陽永叔有正本論。胡康侯有崇正辨。此佛氏之攻輸也。李純甫有鳴道集。張天覺有護法論。此佛氏之墨守也。馬鈞陽欲驅之以充戶口。此以佛氏富國者也。丘瓊山欲籍之以資軍伍。此以佛氏強兵者也。王文康著大同論。此又爲佛氏調停者也。余獨曰。佛氏者。朝廷之大養濟院也。我明設養濟院。以養無告也。然州縣不過一二百。疲癯殘疾止矣。其外少壯而貧。終身不能溫飽。婚娶者。不知幾千萬人。幸佛教一門。收拾此輩耳。夫今之僧。非真忍于離父母。

去妻子。叛名教。而思以易天下也。大都貧賤無聊計。無復之真。所謂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窮漢而欲人。人婚配能乎。賴彼教設爲出家。以清淨之。人人役屬能乎。賴彼教設爲披緇。托鉢以澹泊之。人人誦詩讀書能乎。賴彼教設爲誦經設法。以曉暢之。人人畏懼以游能乎。賴彼教設爲十方接衆。以津致之。又恐群處易聚。則清規以肅之。狂心易熾。則若行以練之。血氣易爭。則慈悲忍辱以下之。僧俗易混。則咒變刈戮以別之。既代王者養此窮漢。又代王者教此窮漢。若

史記

卷十一 釋

王六

使此等窮漢。無佛門收拾。天下還要增却許多乞丐。許多盜賊。國家還要增却許多賑濟。許多隄防。蓋佛教得力處。正朝廷肯力處也。天地所重。重在活人。活人之門。無過佛教。此若有天意。王特其間。不惟學士大夫。開他不去。卽自古帝王。亦刻除此教不得。往往生出神僧散聖。激揚宗旨。歛弄神通。化愚成信。轉慳爲捨。無非善巧方便。至于活此窮漢而已。況此窮漢中。其最上者。原能打徹心性。直與聖賢齊肩。其次雲行鳥飛。火耕刀種。信因果。守戒律。又其次則白頭。

黃項衣食老死于其中。蠢且弱者無辟饑溝壑之憂。強且黠者無嗇聚潰池之禍。人相忘于僧。僧相忘于水。藏僧于僧。乃所爲藏天下于天下也。嗚呼三代以上聖人多。百姓少。卽王者懸法不用。而又何藉于佛法。三代以後。非田樹畜廢。而民輕去其鄉。宗法廢。而族無以相統。當正族師之職廢。而比伍同族無所聯。吉凶緩急無所賴。則不得不投佛教以求生路。而其徒遂至于日盛一日。非其徒之日盛一日。以百姓日多一日也。聖人少。百姓多。雖天地且不能爲人之區。

史記

卷十一

五十七

群而爲大群者哉。至其大差別處。則東華西竺之教判然各爲一家。如文字不相知。西方文字橫行。從左至右。東方文字直行。從上至下是也。如音聲不相通。西方以宮商角徵羽平分五音。東方以平上去入直通四聲是也。如語言不相入。西方從各。一音中有一音合。二合至六合者。東方從離。一聲唯有一字是也。如刑法不相攝。西方以咒誓爲刑。東方以笞箠爲刑。是也。如天文不相習。西方日道從緯。以南北爲度。東方日道從經。以東西爲度是也。由此觀之。佛自佛。儒自儒。彼而爲我。我亦不能我。而爲彼亦不易其所同者。不過借西方眼前之粗跡。以博區區之窮活計耳。而說者謂佛教入中國。其勢必至于率天下之人盡化而爲夷狄禽獸。則亦視之太深。憂之太過也。夫無父無君。誠無容于盛世。然世衰民窮。不得已而假道求活于佛氏。是亦君父之所憐而許之者也。有漏苦海。願起超。無爲樂海。願常遊。現在福海。願恒盛。當來智海。願圓滿。佛氏之心。未必無所貪也。山谷嘗言利衰毀譽。得諸苦樂。此八物。無明種子也。

史記

卷十一

五十八

人從無明種子中生。連皮帶骨。豈有可逃之地。但以百年觀之。則人與我及彼八物。皆成一空。古人云。衆生身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脚。細思熟念。煩惱從何處來。有益於事。有益於身否。八風之波。渺然無涯。而以百年有涯之生。種種計較。欲利惡衰。慾受喜譽。求親避讖。厭苦逐樂。得喪又自有宿因。決不可計較而爲之。且彼鴈馬。逐至於漸盡而後休。不可謂智也。亦不知近道之塗。亦窮於是。此山谷有得於學佛者。今人聞伊洛之緒論。知學佛爲可耻。然何曾似渠用工解。

卷十一 釋

五十九

說到此地位。所謂五教不熟。不如稱釋者也。

李本魯贈子強公在翰林時。進講罷。上問曰。三教何者爲貴。對曰。釋如黃金。道如白璧。儒如五穀。上曰。若然。則儒賤耶。對曰。貴。金。白。璧。無。亦。何。妨。五。穀。于。世。豈可一日缺哉。上大悅。

大德間僧巖已者。一時朝貴咸敬之。德壽太子病瘵。夢不曾罕。皇后遣人問曰。我夫婦崇信佛法。以師事汝。止有一千字。不能延其壽耶。答曰。佛法譬猶燈籠。風雨至乃可蔽。若燭盡則無如之何矣。此語即吾儒

死生有命之意。異業中得此。亦可謂有口才者矣。梁武帝佛而貶。詆佛者以爲口實。然武帝集賢。殺齊子孫殆盡。其納侯景。晚節多辱。秦報應受。非佛之罪也。若其奉佛精勤。功德自在。以此罪佛。是因明廢覆。因噎廢食也。其可乎。況按唐肅宗。深明帝之子。梁武之後也。入唐爲相。自稱遠邁八葉。宰輔名德相望。與唐終始。以臺城之禍。咎佛者。亦應以此而信佛矣。嘗見僧寺中經卷。內用精紙裝演。整齊外用金紫綾錦裁製。供奉神厨。不敢輕開。凡啓開必焚香沐手。數

卷十一 釋

六十

齒莊誦。至吾儒孔孟之書。經世大典。則粗章劣板。或棄置案頭。或顛倒碎破。或任意塗抹。二者何相背若是耶。蓋佛經勸人多言禍福。或言來世。或言墮落。人皆畏不敢慢故也。若孔孟大道。皆教人立身。只以任意。愚者聞其化而不知。讀其書者。初非以孔孟爲心。不迨取富貴覓青紫。一到手。則棄之不用矣。故僧寺殿堂森嚴。香火潔淨。今學校文廟。常見荆棘塵土。或縱放牛馬。如遇祀典。爲上者一至不簡。在下者承應故事。豈不可嘆。

方外

羅隱荆巫篇云。荆楚人淫祀者。夫有巫頗聞于鄉閭。其初爲人祀也。筵席尋常。歌迎舞將。祈疾者徒起。祈歲者豐穰。其後爲人祀也。羊豕肥鮮。清醢滿卮。祈疾得死。祈歲得饑。里人忿焉。思之未得。適有言者曰。吾昔游其家。家無甚累。爲人祀。誠心聲于中。願亦應乎外。其胙必散之。其後男女暮息。不食廣大。爲人祀。誠不得聲于中。神亦不歆乎外。其胙且人家。是非謂巫而後易。蓋幸于心而不及人耳。以一巫用心。尙爾。况異于是者乎。

卷十一 方外

本十

李吳善篆符。鬼見其符自去。來陳州。陳述古官舍多鬼。追不復安。吳居西堂。鬼卽爲止。蘇轍同吳何能爾。吳曰。述古多欲。故爲鬼所侮。吾斷欲久。故鬼不敢見。非有他術也。又成都道士葉拱辰。善持戒。行天心正法。符水多驗。轍問之曰。世傳費長房得符于壺公。制服百鬼。其後鬼竊其符。因以殺長房。子知此何等符耶。拱辰不能答。轍曰。此非有符。以法教人。而無求于人。此則符也。道士行法。必始于廉。終于食。長房所以

失符而死也。吳告轍。與轍告拱辰。二事一尤。大歸隱之荆巫篇意也。

高懷家有鬼怪。巫祝厭効不能絕。要幸遠治之。至門見符索甚多。謂懷曰。當以正止邪。而以邪收邪。惡得已子。並使焚之。惟棟軒少坐去。其父鬼怪卽絕。靈所救愈。不取報謝。行不乘騎。長不娶妻。性至恭。見人卽先拜。言輒自名。凡草木天傷山林者。必起理之。零物傾覆塗路者。必舉正之。周旋江淮間。謂其士人曰。天地神人物一也。咸欲不失其情性。奈何制厭人爲奴。

卷十一 方外

本十

解子。諸君若欲享多福。保性命。可悉免進之。十餘年間。賴其術以濟者極多。後乃娶妻。畜車馬奴婢。受賈賂致遺。於是其術稍衰。所療得失相半焉。荆巫蓋卽幸靈事爾。

東海人黃公。少時能幻。制蛇御虎。常佩赤金刀。及衰老飲酒過度。有白虎見于東海。黃公以赤金刀往厭之。術不行。遂爲虎所食。夫人之操行收前。獸類得侮之。而况人鬼乎。

郴州何孟春嘗言一族兄指揮銓書。爲人所禱事。多

嘗驗春膏凍之日兄何得與至現說能兄生名家不宜爲官尊不宜爲兄固無所利也何爲爲此其兄曰吾驗偶者此不自禁也而能已歲早起群疾疾幾所謂濟物者事吾固無所利也吾此術受于陳道人云凡授此術者習于神事後不得一毫受賂謝一受賂謝後無復靈驗矣因其言求之他至亦然云然則此術不又有勝于今日衣冠中之爲者耶

劉宋時薛伯宗善使癰疽公孫泰患背伯宗爲氣封之從至置齋前柳樹上明旦癰疽消指過便走一婦更取

卷十一 方外

李五

如李稍稍長二十餘日滿大膿爛出黃赤汗斗餘樹爲之瘻攝氣之能使物如此今至聖之家運神攝氣書符呪水効召鬼神勸陰陽自是一理宋洪邁夷堅志載深陽至能治骨癰長巷村人王四食鷄遺雙三日不能下飲食且死連子持雞詣巫即于龍內取灰篩布地上炷香焚楮誦呪召神結印次以簾筒作小翠狀耕灰中云骨甚深凡耕至一再簾中忽微有聲巫傾注水盞間乃鷄翅骨也至所居距長巷四十里王于至家父已平復卒日矣其病瘳者

一輩卽念感氏云今陶吳鎮有能此術者謂之耕料大抵如洪所云但其至先要親人云某日食某物彼齋狀然後行法耕之既得骨仍以養香紙一幅付親人使焚于家呪水一盂令被齋者飲之計其時多是耕時痛癢輕飲水後全平復此蓋視史之驗者攝氣運神須其親人則易爲感通以見天地間焉往非一氣之流行一心之運用也其術雖小可以喻大故著其事云

史事 卷十一 方外 李四

劍符圖氣訣之類一無所用惟取淨水一盆浸石子數枚而已其大者若雞卵小者不等然後繫符寄呪將石子淘漉玩弄如此良久輒有兩豈其定靜之功已成符假此以愚人事抑果異物耶石子名曰鮮蒼乃走獸腹中所產獨牛馬者最妙恐亦是牛黃狗寶之屬耳

治平初龍圖閣直學士趙公并鎮成都有一張山人者不知所居數至李道士舍一日語李曰龍圖公促治裝行當入覲且奉大政矣趙聞異之喻李令與俱行

及再至李邀飲同見公張民辭曰趙公相見自有期今未可也李具告公公曰俟其再至者令人來白當屏去輩從潛往見之他日又至李方遣人白公而遽求還爾之不可曰龍圖且來矣公方命駕聞其去乃止蓋奇之未幾果應召命乃參政柄及出鎮青社屬寧五年張通書云當來相見公大喜語賓佐曰張山人來久之無來至秋公奉詔再領成都方悟曰山人言來乃吾當往也故將行先寄張詩有不同參政初唐語也學尚書兩次來到日先生應咲我白頭猶自走塵埃

卷十一 方外

李五

天下真理日見于前未曾不昭然與人相接但人役于外與之俱馳自不見耳惟靜者乃能得之余少嘗與方士論養生因及子午氣升降累數百言猶有秘而不肯與衆共者有道人守榮在傍咲曰此何難吾常坐禪至靜定之極每子午覺氣之升降往來于腹中如飢飽有常節吾豈知許事乎惟心內外無一物耳非止氣也几寒暑燥濕有犯于外而欲爲疾者亦未嘗慙然不逆知其萌余長而驗之如其不誣也在

山居久見老農候雨聯十中七八問之無他自所更多耳問市人則不知也余無事嘗早起每旦必步戶門往往僅傳皆未興其中既洞然無事仰觀雲物景聚與山川草木之秀而志其一日爲陰爲晴爲風爲霜爲寒爲溫亦未嘗不十中七八老農以所更吾以所見其理一也乃知惟一靜大可以察天地近可以候一身而况理之至者乎

古方施之富貴人多驗貧下人多不驗俗方施之貧下人多驗富貴人多不驗吾始疑之乃卒然而悟曰

史記

卷十一 方外

六十六

富貴人平日自護持甚謹其疾致之必有漸發於中而見於外非以古方術求之不能盡得貧下人驟得於寒暑燥濕飢飽勞逸之間者未必皆與疾不待深求其故荷一物相對皆可爲也而古方節度或與之不相契今小人無知疾荷無大故但意所習熟知某疾服某藥得百錢需之市人無不愈者設與之以非其所知益有疑而不肯服者矣况古今分劑湯液與今多不同四方藥物所差及人之稟賦亦異素問有爲異法方法立論者言一病治各不同而肯愈卽此

推之以俗方治庸俗人亦不可盡廢也

史言華佗治病凡發結于內針藥所不能及者先令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剖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便斷腸清洗健腹膏摩四五日瘡愈一月之間皆平復後世或疑其不然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形而形之所以生者以氣腹背腸胃既已破裂斷壞氣何由合安有如是而復生者此理論也佗神于醫其所用藥豈有異常者乎陳壽與佗先生先後不遠此其所記豈宜妄哉本草中載活鹿草事世有疑之

史記

卷十一 方外

本七

者平北史西域傳悅般國真君九年遣使送幻人稱能剖人疾脉令斷擊人頭令骨陷皆血出或數升或盈斗以草藥納其口中令嚥咽之須臾血止養番一月復常又無痕瘻時取死罪囚試之皆驗云中國諸名山皆有此草魏人愛其術而厚遇之此其非大異事周憲奏辛豫志云同國有藥名押不盧者土人採之每以少許磨酒飲人則通身麻痺而死雖加以刀斧亦所不知至三日別以少藥投之即活御院中亦備之食官污吏賦過益溢被人所訟則服百日丹

者莫非用此然則佗之治疾能到滌腸胃豈不自有此等藥耶世未可以耳目所不達便轉相疑議也

道士楊大均泰州人善醫能照諸素問本草及兩部千金方四書不遺一字與人治病診脉不出藥但云此病若何當服何藥是在千金某部第幾卷即取經書授之分兩不少差夫素問有記性者或能誦本草則固難矣若千金但藥名與分兩劑料此有何義可記乎大均言古之處方皆因病用藥精深微妙有通其意其文理有甚於章句偶儻一見何可忘也大均本藥家子事父母孝醫不受賂謝積其膏施之餘蓋內外親三十八喪方宣和間遁教盛行自匿名迹惟恐人知蔡魯公聞之親手以書延致使者數十返不得已一往留數日即歸不受一錢虜陷蔡州知其名厚禮之與俱去此雖未可遽爲司馬子微然亦勝士也

史記

卷十一 方外

本八

古云不治得中醫此聖人極至之言故人家有疾苟無明醫不如靜以待之一無作爲不得已而死命也無怨尤矣但人情過于愛生急求微倖一當家人有

病則不擇醫之良否。日夜取百藥雜投之。不旋踵而長號牀矣。雖曰父之其實害之。亦何異僅使上道也。甚矣有病入。微醫下藥。雖爲正理。及其無益。則與飯僧誦經。請至召見。及一處所。隨避忌之事。皆等耳。何也。知其終必無益。而聊以盡心焉者也。

醫者謂生子必先新經。然常訊之人云。婦人之經。少有不調者。而生子如故。又有縱慾不戒者。經甫行。交而生子。有經正行。交而生子。有經未絕。交而生子。有人通不經行。而亦生子。其類甚不齊也。而醫書一槩言

史記

卷十一 方外

李九

之何哉。此余詢之戚黨。驗之已身。而然非謬語也。世醫既以罔利爲心。凡藥之少值錢者。例不收買。如一方用藥十品。缺一品則已。又或無此品。則據它品代之。而又隨手亂拈。不辨分兩。而原方載有炮煉。一不加意。至京師。賣咀咬片子。則祇取百味朽藥。切而投水。甕中淘洗數日。亂晒大箔上。費以治人。論醫至此。猶尚有賢乎。

人大病之來。不知其所以致而至。不知其所以治而死。蓋必有鬼神物憑之。而非可盡求之人事也。古云。

死生亦大矣。而醫書元氣虛則邪氣乘之。人當謹于自修耳。何所見之迂哉。古之英雄卓俊之徒。病則嘗不服藥。彼所見固與俗儒早早者遠也。漢祖云。吾以三尺劍。五年而成帝業。豈非天乎。今既在天。雖屬醫何益。大哉王言。固天縱之聖也。

飲藥者。約行五里。即可飲食。食後五里。即可服藥。蓋藥氣必得穀氣以行。不食之人。藥不可效。此說殊醫家所未道也。

婦人覺有娠。男即不宜與接者。若忌主半產。蓋女

史記

卷十一 方外

李九

與男接。欲動情勝。亦必有所輪泄。而子宮又開。故多致半產。牛馬之類。受胎後。牡者近身。則蹄之。謂之藏胎。所以無半產者。人惟多欲而不知忌。故往往有之。產實論及婦人科書俱無此論。可謂擴前人所未發矣。

昔人記王彥伯自言。醫道行時。列四五爐。煮藥于處。老幼塞門。彥伯指曰。熱者飲此。寒者飲此。風者飲此。既飲而去。翌日各持金帛來酬。無不效者。及後勝退。身自多病。察脈按方。不能愈也。今世人功名之會。大

都亦類是耳。實氏子言家方盛時，有奴數群從宅之，資供自麥麴云。自麥性平，由是恣食，米膏疾，凡數歲，或教奴妄言所輸乃常麥，群從一時暴熱，皆作今世人狗時言，變喜怒，何以異此。淮南子曰：楚有烹猴者，而給其邦人，邦人以爲狗，美而甘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寫其所食，世人之甘，猴美者多矣。

史記

卷十一 方外

七十一

生計

朱子云：財猶賊也。近聞汚人豪傑之士，耻言之，余以爲晉崖洪，手不持珠玉，而迄全發擄，桓玄手不離珠玉，而大著兇節，豈非近之爲汚耶？然王衍之口不言錢，王敦之口不言色，卒無改爲王衍王敦而酌食泉者，亦何害爲？吳隱之是亦存乎人焉耳。故古有積財能散者，得四人焉：如情好聚飲，積錢數千萬，嘗開庫任子超所取，初謂可損百千，而超性好施，一日散親故都盡，顧觀之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其責。

史記

卷十一 生計

七十二

觀之禁不能止，及爲本郡謗綽，出諸券一厨，悉燒之。宣語遠近，負三郎責，皆不須還。超散父財，情爲驚，但觀之，焚子券，綽亦爲懷，嘆曰：父子情不相同如此。同時王琬亦好積聚財物，布在人間，及薨，其子悉燒焚券書，一不收責。舊業悉委諸弟，昔樊重假貸人間數百萬，臨終遺令焚削文契，債家皆漸爭往償之，諸子從教，竟不受。斯可謂賢也矣。又有積財貽害者，得五人焉：南史曹虎轉散騎常侍，右衛將軍，而晚節好貨賄吝，奇在幽州，得見錢五十萬，杖女食醬，米無重。

餽每好景輒開座拍張向之齊主疑虎首將殺而財新除未及拜見殺北史崔和官平昌太守家巨富而性吝埋錢數百斛其母李春思董惜錢不買子靴盜錢百萬背和亡走又庫狄伏連者歸化愚狠爲鄯州刺史好聚飲又嚴酷居室患蛇杖門者曰何故聽入其妻病以百錢買藥每自恨之家口百餘盛夏人料倉米二升不給塩菜常有飢色冬至日親表稱賀其妻爲設豆餅問豆餅得處云于馬莖中分減伏連大怒與馬掌食人並加杖罰積年賜物藏在別庫至

宋陳

卷十一 生計

七

死時惟著敝襪而積絹至二萬疋簿錄並歸天府五代漢吏部侍郎張允家資萬計而性吝不委妻子自繫衆鑰于衣下如環珮聲郭威入京師允匿佛殿藻井之上板壞而墮凍餒而卒陳朝沈衆性吝齒貧財帛以億計而自奉甚薄每于朝會中衣裳破損又携乾魚蔬菜飯獨食之後以罪賜死所積蕩然蓋鄙吝之禍一至于此若石崇被殺收嘆曰奴輩利吾家財收者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之夫散之何如勿聚爲愈齊曹武被殺嘆曰諸人知我無異意所以殺我政敗

取吾財貨伎女耳武之嘆卽崇之嘆也而又曰恨衆業見之武何恨於是夫皆有以自致而難始思悔焉噫矣乃又有不能理財而自斃者得數人焉北史房文烈性溫柔未嘗嗔怒爲吏部郎時經霖雨絕糧遣婢糴米因爾逆窺三四日方還文烈徐謂曰渠家無食汝何處來竟無搖撻爲吏部郎伴入故足贈俯仰經霖雨便絕糧至遣婢子入市偷備少立即此幾婢子弄光怪爲房氏尾聞足因足矣唐王起敗歷省寺三任節鎮而昧于理家俸入盡爲僕妾所有逮

宋陳

卷十一 生計

七

年寒餒至于伶人分月俸以自給議者謂祿仕之家不能傳節稍豐則祇及狗彘似歎則因彼妻孥腹餓苟得盡棄其平生者多矣以王相公德望名器而有此累人可不思儉以足用手盧懷慎好儉家無金玉錦繡之飾此固美事乃妻子至寒飢宋璟等過之門不施簷風雨至惟引席自障夫身爲宰相俸廩非不足第勿以富貴寵祿爲清侈足矣何至於其妻子寒飢而門不施簷尤非是宰相所居縱無簷客至亦宜少引于內必不至風雨侵坐夫天下自有中道初不遠

人情。而過矯如此。伴食之誦。或其自取之耶。范杲嘗公從子。開闢之家。能刻志于學。以文名。而不善治生。再入史館。家益貧。終日端坐。不知計所用。人皆笑之。母兄聯性嗜。居京兆。殖貨鉅萬。不肯恤杲。蓋魯公贊在時。杲求來選秩。贊作詩曉之。時人傳爲勸戒。李昉作相。杲乃自言。先公嘗授制誥一篇。許其才堪此職。就改官。不得意而卒。首尾衝突。其取笑也。固宜。齊周洽。常歷句容曲阿上虞吳令。廉約無私。卒于都水使。

東坡

卷十一 生計

七五

者。無以類殫。吏人爲貝精器。武帝聞而非之。曰。治累。歷名邑。而居處不理。遂坐無宅。死。令吏衣棺之。此故宜罪。貶。無論褒。恤。乃勸不給贈賻。北海曹昇官至黃門郎。散騎常侍。國子祭酒。而不管家。以餒卒于都。時人侮嘆之。豎儒將身任天下之重。此一身不自衛。立至不免。以生死託人人。固何賴焉。至又如市梁張率。嗜酒不事事。家務尤忘懷。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宅。及至宅。遂耗大半。率問其故。荅曰。鼠雀耗。率笑而言曰。壯哉鼠雀。竟不同。唐鄭公權善書。公卿以

書服遺。蓋鉅萬計。而主藏奴。或盜用。嘗貯杯盃一箇。藤蘇如故。而器皆亡。奴妄言巨測者。公權笑曰。銀杯羽化矣。不復語。君子之去利以就義也。散財以軫窮也。若售盜賊之貪心。焉奚居。

漢嚴遵賣卜成都富人羅冲勸其仕爲具車馬衣糧。遵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有萬金。子無鑽石。乃云有餘。不亦經乎。遵曰。不然。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業卜不下床而錢自至。尚餘數百。應

東坡

卷十一 生計

七六

埃厚寸。不知所用。此爲我有餘。而子不足也。冲大慚。遵嘆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竟不仕。劉先生居衡嶽紫蓋峰下。聞之市。從人丐錢。市鹽酪歸。晝更出一富人貽以一袍。劉欣謝去。越數日見之。故稱如初。問之云。吾幾爲子累。吾嘗日出庵有門不掩。既歸就寢。門亦不扇。自得袍後。不衣而出。則心繫念因市一鎖。出則鎖之。或衣以出。夜歸。即半開以備盜。數日。營營不能自在。今日偶衣至市。忽自惜。以一袍故。使方寸如此。是大可笑。適遇一人過南。既脫與

心方坦然。吾幾爲子累矣。使君平而從冲之動。其爲累不有大乎。得袍者乎。劉伯衡侍郎所居巷口。有齋餅者。早過戶必聞誦歌當爐。劉召與膏錢。令其本。日取胡餅償之。後遇其戶。寂不聞歌聲。呼至。問曰。何輟歌之遽乎。曰。本領既大。心計轉虛。不暇唱。唱城矣。蓋膏錢之爲累已如此。世人幾賢于齋餅者。能不以是而輟歌者有幾。能爲劉先生者幾人。市間尚有君平否乎。冲家夜午。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罔宜勞十齋餅者矣。益貨損神。生者殺身。具有遺其言。

卷十一 生計

十七

故如平陵士孫奮。富開京師。性儉悋。嘗宿客舍。顧錢甚少。主人曰。君惜錢如此。欲作士孫景卿邪。奮後爲孫吳徵其家財。下獄死。廣五行記。鄧差。南郡臨沮人。大富。道逢買人。先不相識。道邊相對共食。羅布珠品。汗差與焉。差曰。君遠行商賈。勢不在豐。何爲頓爾環豎美食。買人曰。人生在世。終正爲身口耳。一朝死。病安能復進甘味于終。不如臨沮。鄧生平生不用爲守錢奴。因差不告姓名。歸至家。宰鵝食。勸新陂骨。哽其疾而死。彼樊林所載漢世老人。家富性吝。聚飲無厭。

不敢自用。人徒求乞。強入取錢。自堂出。隨步輒減。至外。餘餘半。閉目授乞者云。我傾家贖君。甚勿他說。相效而來。俄老人死。出宅沒官。又原化記。相洲王叟。富有財。粟至萬斛。夫妻儉嗇。食陳充腸。宅尤廣。客二百戶。叟遷宅。見一客盤餐頗盛。與問汝財幾何。衣食過豐。客云。惟本五千。逐日食利。存本不望有餘。故衣食常足。叟大悟。歸與妻發倉庫。市珍好。恣食味。後夫妻俱夢爲人錄云。何得妄破軍糧。洎數年並卒。官軍圍安慶。緒於相。盡發其庫供焉。固無悔也。而世有各士。

卷十一 生計

十八

大夫。尤不能忘情于是。母亦有物焉。司其子奉者。談李若谷爲長社令。日懸百錢于壁。用盡卽止。東坡謔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每月朔取錢四千五百。斷爲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盡。又挑取一塊。卽藏去。又以竹筒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云。此賈耘老法也。又與李公擇書云。口腹之欲。何窮。每加節儉。亦惜福。延壽之道。張無垢云。余平生貧困。處之亦自有法。每日用度。不過數十金。亦自足。至今不易。有客自來陽。來言鄭亨仲。日以數十金懸壁間。椒桂蔥薑。皆約以一。

二金。日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要見舊時齋鹽風味。甚長久也。仇秦然守四明。與一幙官極相得。一日問及公家日用多少。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一千。秦然曰。何用許多錢。曰。早具少肉。晚菜羹。秦然驚曰。某爲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是喫菜。公爲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自爾見疎。余嘗謂節儉之益。非止一端。大凡食淫之過。未有不生奢侈。儉則不貪不淫。可以養德。人之受用。自有相量。省書淡泊。有久長之理。可以養壽。醉濃飽解。昏

史事

卷十一 生計

七九

人神志。若蔬食菜羹。則腸胃清虛。無滓無穢。可以養神。香則妄取苛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愧。可以養氣。故老氏以爲一實是儉。有四益。而勤亦有三益。蓋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一夫不耕。必受其餓。一婦不蠶。必受其寒。是勤可以免飢寒也。農民晝則力作。夜則頽然甘寢。故非心淫念無從而生。晉公父文伯之母曰。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訓明詩曰。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勞。四體誠乃疲。而無異患。干於是勤。可以遠淫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

論二宗文王之壽。必歸之無逸。呂虎公釋之曰。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是勤可以致壽。考自大舜稱禹。不過勤儉兩字。況下於禹者。可以不勤不儉乎。

國家無事。然後下有藏富之民。朝野皆安。然後山林得遂。養高之士。人有恒言曰。君子世治則出。世亂則隱。隱于亂世。亦豈易哉。彼非才非德。而藉蔭貴。賄流真田里。以自奉者。真何人也。真何特也。

史事

卷十一 生計

八十

沈存中筆談。石曼卿居蔡河。隣一豪家。日聞歌鍾聲。家僮數十。常往來曼卿之門。曼卿問豪何人。求欲見之。其人曰。郎君素未嘗接士大夫。然喜飲酒。屢言聞學士能飲。意似欲相見。待試問之一日。果使人延曼卿。曼卿往來堂上。久之方出。其主人頭巾繫勑帛。都不具衣冠。相見無揖禮。引入一別館。供帳赫然。有二鬟妾。各持一小罍。至曼卿前。罍中紅牙罍十餘。一罍是酒。凡十餘品。令曼卿擇一罍。一罍葡萄酒。令擇五品。既二罍去。有群妓十餘人。各執筒果樂器。粧服

人品皆麗麗粲然一技酌酒進酒器樂作群妓執果
觴者萃立其間。食罷分列左右。酒五行。群妓皆退。主
人略不揖客。易即獨步出。易言此豪者狀甚疎。
而奉養如此極可怪。他日試使人通。鄭重則開門不
納。亦無應門者。其返時云。其人未嘗與人往還。雖
家亦不識其面也。

張芸叟南遷後。澤陽有孟氏者。世業漁。門閭蕭然。竹
籬數椽。孟生出見。乃中草屨。容止語言。與江上漁人
無異。就茅菴一啜。左右皆酒器。履襪逼人。稍即屬事。

東東

卷十一

生計

全十一

如富貴家。頃間延至中堂。樓題軒檻。皆以絲塗間之。
雕朱器服。粲然奪目。至酒味羹蔬。莫不肯嘉。久之。出
妓女三四人。皆百金之士。服飾聲樂。所傳皆京師新
聲。使人終日忙然。蓋任俠隱身而致富者。

宋瘦竹翁談載。樵叔韶初入太學。與同寅友厚甚。友
語叔韶。吾欲至一處。求半日適。君但息聲。則可借往。
僕敬諾。出城買小舟。延綠簫。將十里。舍舟步小坡。
道微行。得精舍。門徑絕小。而松竹草花。楚楚然。友款
于門。即有小童應客。主人繼出。乃一少年僧。進趨有

富貴家氣象。揖客坐。款語十刻。計起推西邊小戶入。
華堂三間。窗几如拭。玩具皆珍奇。與侍童。點心素膳。
皆甘芳精好。徹器命推窗。平湖當前百頃。其外連山。
橫波樓觀森列。夕陽反照。丹碧紫翠。互相發明。漁歌
菱唱。隱隱在耳。翫望久之。僧取麝尾。披開十數聲。僕
而小童。舫傍而來。二美人徑出登岸。靚粧麗色。王公
家不遇。僧命其酌。指顧間。醵豆羅陳。窮極水陸。左右
執事。僮僕效好。杯行。美人更起歌舞。輪十餘迴。夜已
艾。僧復引客至小閣中。臥具皆備。曰。姑憩此。遂去。友

東東

卷十一

生計

全十二

醉大醉。樓獨彷徨。不能寐。將曉。僧至。盥漱畢。引入一
院。轉作尤遶巧。簾幙蔽窺。庭下奇花開盛。蒼物香氣。
小山叢竹。位置愜當。同思夜來境界。已述不能。僧追
具食。則器用張盛一新。食品加進。獨一姬。竟不出。食
罷。出門。由他徑。絕湖歸。樓爲個個累日。彼真何人也。
哉。今其時有此人。能復容于田里。而官府不得聞其
姓名者乎。

孫公談圖。勝道。錢醇老。孫莘老。孫巨源。治平中同
在館中。花開時。人各歷數京師花叢盛處。勝曰。不足

道約旬休日率同舍遊三人者如其言達道前行出封丘門入一小巷中行數步至一門既甚又數步至大門時壯麗造麗下馬主人戴道帽衣紫半臂徐步出達道素議之因曰今日風埃主人曰此中不覺諸公宜往小廬至則棹花盛開雕欄西橋樓觀甚麗水陸畢陳皆京師所未嘗見者主人云此未足見佳願指間後堂門生上已聞樂聲時在諒閣中羊老辭之果遂去羊老嘗謂人平生看花只此一處其盛可知彼時京師地上人蓋有如此不聞於人者

東坡

卷十一 生計

八十三

許魯齊言儒者以治生爲要初學或疑之不知儒者若能治生必不至喪節求人未必非立德立身之本孔子言君子謀道不謀食此在孔子時則可今之君子有適四方尚有乘傳而食者乎尚有擁轡先驅者乎尚有養弟子千鍾猶不屑者乎假使孔子復生亦不免治生爲事寧獨吾儒爲然世尊任世戒徒衆勿留隔宿之糧每至食時着求待鉢出外乞食然末世即不能行如五祖六祖以下未始不種田未始不儲穀何得一槩以隆古事律之

內翰賈公廷試第一往謝杜和公公獨以生事有無問賈退謂和公門下士曰黜以鄙文冠天下謝公公不問而獨在生事豈以黜爲不足魁乎公聞而言曰凡人無生事學爲顯官不能無俯仰伏達達退不輕今賈君名在第一其學問可知爲顯官又可知獨懼其生事不足以進退或輟而道不行而已何怪焉賈爲嘆服

東坡

卷十一 生計

八十四

周輝每待鉅公諳及常產公云人生不可無田有則仕宦出處自如可以行志士則仰事俯育養了依順不致喪失氣節有田方爲福蓋福字從田從衣雖得此說三十年竟無尺土歸耕老而衣食不足福甚淺薄不亦宜乎又諺云富因田打腳果因田出頭夫一田也而或以富或以累亦存乎其人而已矣有福有智能勤能儉創業者也有福有智不勤不儉享成者也無福無智不勤不儉敗家者也司馬溫公爲相每陶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惟而問之公曰倘衣食不足安肯爲朝廷而輕去就耶袁石公有云學問到透徹處其言語都近情不執定道理以

俗人若公者廉可語此矣。後來程朱一派則全無此等意思。

憤憤生曰：財者人生衣食自出。而一切仰事俯育自贍所必資焉。非可一日一時而不足也。一足而人生無餘事矣。古聖人戒貪戒得戒放利。祇爲世有一種積聚無厭之人。侈縱賒滙。深刻自處。不惟身名兼累。而且貽害子孫。此已足之外。復思未足。無時而足。而又終歸不足。所謂積飽自傷。不可訓耳。乃未足之人。正宜求足。而顧慙慙廢食可乎。身能求乎。廉能餒乎。

東原

卷十一 生計

全五

那一身可緩。而父母可缺奉養。妻子可任啼號。公私可任濶略乎。夫天地生財。本足以供一世之用。或有分內可尋。或必經營後得。治生者斷斷不能廢也。獨怪智昏才短之人。識既昧于調停。力又拙于揮霍。株守坐待。而虛談時命。從事失時。而妄冀僥倖。現衆一成之業。若有若無。明暗已試之規。似舉似贖。饒之付之不問。本情習也。而托言遁脫。出入委之代錯。本敗道也。而自命清高。偶得魚而遂忘筌。既失足而似投筌。畏避耳之論。每憤諸疾忌醫。解自心之嘲。幾爲盜

鈴掩耳。迫臨渴掘井而已。遷縱剝削醫瘡而不恤。試思凍餒啼號之日。諸所冀迫。四顧已窮。尚守故步。項無求否。其所求。果同心進義之友朋。抑平日鄰里之財虜否。求之而得。不聽權子母否。求之不得。不困衡方寸否。一求不得。不屈辱再求否。再求不得。不屈轉他求否。隨求隨不得。有從井相救者否。有逃而可逃者否。有甘以身填溝壑。而違尋南而樂者否。撥之情理。固所不出。而亦萬萬無是事矣。古今善言理財者。母如大學末章曰：財聚民散。曰：恃人恃出。曰：財之

東原

卷十一 生計

全六

爲害矣。而又繼之曰：生財有大道。生之云。恒足矣。夫聚之不可。而又求生求足。必曰大道恒足矣。爲此其意盡可深長思焉。而生聚。食寒爲疾。用舒。四言。則後世所云開源節流。曰勤曰儉。皆不諸此。獲財之益。而不受財之損。豈非天下萬世理財者一準的乎。阮祿爲臨海太守。召爲秘書監。不就。復爲東陽太守。再召爲侍中。又不就。遂還剡。中以老。或問祿屢辭聘召。而宰二郡何耶。曰：非敢爲高。吾少無宦情。兼拙于人間。既不能躬耕。必有所資。故曲躬二郡。豈以明能

私計故爾。人情千載不遠。吾自大觀後。明目已多。未
嘗不懷歸。而家舊無百畝田。不得已猶爲汝南許昌
二郡。正以不能無資如祿所云。既羅許昌。俸廩之餘。
粗可經營了伏臘。卽不敢更懷軒見之意。今衣食不
至乏絕。則二郡之賜也。但吾歸而復出。所得又愈于
前。則不能無愧于祿。

性針



卷之十二

雜紀二

堪輿

星相

破惑

報應

筆記

駢語

華中郎竹譜

爵餘堂史取卷之十二

龍坡賀詳纂著 男又邵述

後學金彭

雜紀二

堪輿

古人建都邑立室家未有不擇地者如書云遠觀於新邑營卜瀝澗之東西詩云升虛望楚降觀於桑度其鳳原觀其流泉蓋自三代時已然矣昔行天下凡通都會府山水固皆翕聚至百家之邑十室之市亦必倚山帶溪氣象回合若風氣靜馳山水飛走必無兇單

卷十二 堪輿

人烟起聚此誠不可不信不可不擇也乃若葬者藏也藏之欲人不見古人所謂卜其宅兆者乃孝子慈孫之心謹重親之遺體使他日不爲城邑道路溝渠耳常曰精擇亦不過欲其山水回合草木茂盛使親遺體得安豈藉此以求子孫富貴乎郭璞謂本骸乘氣遺體受蔭此說殊未通夫銅山西崩靈鍾東應木花於山栗牙於室此乃活氣相感也今之枯木朽腐不知痛痒積日累月化爲朽壤蕩蕩游塵豈能與生者相感致禍福乎此決無之理也世人惑璞之說貪

求吉地未能愜意至數十年不盡其親者有既葬以爲不吉一掘未已至三四掘者有因買地致訟棺未入土家已蕭條者有兄弟數人感於各居風水之說至骨肉化爲仇讐者凡此數端皆璞書爲之也且人生貧富貴賤天壽賢愚稟性賦分各自有定謂之天命不可改也豈塚中枯骨所能轉移乎若如璞說上帝之命反制於一杯之土矣楊誠齋素不信風水實言郭璞精於風水宜妙擇吉地以福其身以利子孫然璞身不免刑戮而子孫卒以衰微說已不驗於其

史理

卷十二 堪輿

二

身而後世方且誦其遺書尊信之不亦惑乎今之術者言墳墓若有席帽山子孫必爲侍從蓋以侍從重戴故也然唐時席帽乃舉子所戴故有席帽何時得離身之句至宋朝都大梁地勢平曠每風起則塵沙撲面故侍從跨馬許重戴以障塵夫自有宇宙即有此山何礙于唐而貴於今耶近時京丞相仲達深重人也崛起寒微祖父皆火化無墳墓每寒食對祭而已是貴豈因風水哉或曰墓不卜地不卜年月日時於古人果有攷而證之乎曰葬葬者梧也葬葬會稽康

王墓文王墓側。孔子母墳五父之衢。季武子成葬。杜氏之墓。在西階下。王濟墓在道南。梁鴻墓在要離墓側。夫舜禹帝王也。因遷葬。死避荒。悉就近地而葬。且去京都數千里。未聞萬乘之尊。以避荒爲嫌也。康王爲魯孫。葬過魯祖之墓而居前。亦未聞有所嫌也。季武子。大夫也。廢室與塔下。非僻處也。杜氏葬之。不以爲碍。曰。嚮。曰。道南。曰。墓側。悉非今人肯葬之地。先聖先賢。皆葬之矣。漢高祖葬沛豐。曰。長陵。凡列侯皆附葬于前。唐彥謙著于詩矣。唐太宗葬醴泉縣。曰。昭陵。

卷十二 雜典

三

后妃公主宰相諸王以下。附葬者百六十五人。蒼將附者九人。傳。船。鎬。而成圖矣。且男女錯雜。又與劉黑闥。賊墓爲近。謂之卜地而葬可乎。宋天監。李淳風。明天文地理者。何不以爲非而諫止之。且有唐之祚三百年。功臣列侯子孫。與國同休者。不可一二數。考之周禮。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氏族葬。而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此葬之不必卜地明矣。聖帝明王。著爲法令。尚何疑哉。上自天子。下至庶人。葬各有期。弗敢通也。此不卜年月者也。春秋書而不

克葬。明日乃克葬。此不卜日者也。不卜地。不卜年月日時。先賢論之詳矣。可不信哉。

傳曰。諸侯之葬五月。大夫經時。士則踰月。故先期而葬。謂之不懷。後期不葬。議之殆禮。此則葬之不擇年月日可致也。今檢葬書。以己亥日用葬。取肉。謹按春秋時。此日葬者。凡十餘人。此則葬不擇日可致也。左傳子太叔曰。若得日中。恐久勞。諸侯來會葬者。國之大事。無過喪葬。乃不同時之蚤晚。唯論人事可否。此則葬不擇時可致也。

史記

卷十二 雜典

四

史稱宋安父受。母使安訪求葬地。道達三書生問安何之。安爲言其故。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爲三公。須臾不見。安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世隆盛。而其後董卓亂。卓忽紹術起兵。殺太傅。隗太僕基。及其族。凡口以上。男女五千人。皆下獄死。君子曰。使地果爲表氏之祥。則異日之赤族。非人也。使人自爲表氏之禍。則其世爲三公。亦非地也。

溫大雅字彥弘。將改葬其祖父。望者曰。若葬此地。當害兄而福弟。大雅曰。若得家弟永康。我當舍此入地。

董訖。歲餘果卒。家弟溫彥博也。死生有命。豈關地理。兄弟一體。害此福彼。亦那可爲。然中心至性。非可籠也。今親死。且繼然在室。悲號未及。而福利是營。邇來。董師。或於各房風水之說。互爲排斥。甚有停柩經年。至相鬪訟。亦復何人。

漢顯帝時。廷尉河南吳雄。少時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者。擇廬其中。喪事趣辦。不問時日。暨巫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雄遂起自孤宦。致位司徒。及子祈。孫泰。三世廷尉。爲名法家。初肅宗時。司隸校尉。下邳趙

史

卷十二

五

典。亦不恤忌諱。每入官舍。輒更繕修館宇。積穿改築。故犯妖禁。而家爵祿益用豐熾。官至潁川太守。子竣太傅。以才器稱。孫安世。魯相。三葉皆爲司隸。時稱其盛。桓帝時。汝陽陳伯敬者。行必矩步。坐必端膝。明叱狗馬。終不言死。目有所見。不食其肉。行路聞凶。便解駕。至還。觸諸忌。則寄宿無亭。年老瘵滯。不過奉奉廉。後坐女塔亡吏。太守邵護怒而殺之。時人聞禁忌者。多謾爲謬焉。

宋嘉祐中。將修東華門。太史言太歲在東。不可犯。仁

宗批其牘曰。東家之西。即西家之東。西家之東。即東家之西。太歲果何在其與。工勿忌。一言破世俗陰陽拘忌之惑。可謂矣。斷然晉徐邈傳。舊疑歲辰在卯。此宅之左。則彼宅之右。何得俱忌。於東。邈曰。太歲之屬。自是游神。辟如日出之時。向東皆逆。非爲藏體地中也。據邈之言。亦似有理。

羅華大觀間。遊太學。有神祠甚靈。華每以前程所騰。一夕夢神告之曰。子已得罪于冥。可亟歸。華曰。某生平無大過惡。願聞獲罪之由。神曰。子無他過。唯父母

史

卷十二

六

久不整。華曰。某尚有兄。何獨獲罪。神曰。子爲儒者。明知禮義。子兄碌碌不足責也。夢覺大恐。是年果卒。如此。則董豈可緩乎。恭送死人之大事。停喪不葬。子之罪也。豈得安吉乎。神何至今不靈也。

歷代送終之禮。至始皇爲甚侈。窮天下之力。以崇山墳。傾天下之財。以滿藏郭。盡後官之女。以殉理。盡墳土未乾。而國丘墟矣。其他如漢唐宋陵寢。埋殉貨物亦多。漢用卽位之年上。供錢帛之半。其後變亂。多遭發掘。形體暴露。非徒無益。蓋有損焉。元朝官裏。用松

水二片。蓋空其中。類人形。小合爲棺。置遺體其中。加
繫漆畢。則以黃金爲圓三層。定。遂至其直北。開震之
地。深埋之。則用萬馬。駢平。俟草青。方解嚴。則已。湧同
平坡。無復考誌遺跡。豈復有發掘暴露之患哉。誠積
古所無之典也。夫墓以安遺體。遺體既安。多費以殉
何益。又我朝高廟仁廟。宜廟皆用人殉。至
英宗臨崩時。召靈廟謂之日。用人殉。吾不悉也。此
事宜自我止。後世子孫。勿復爲。至今遂爲定制。嗚呼
美廟好生之德。其至矣乎。

史記

卷十二 禮典

七

宋張侍中者。遺言厚墓。晏丞相。遺言薄墓。二公俱
在陽翟元祐中。同爲益所發。侍中贖金玉厚葬。亮墓
益所得。已不勝慰。不返其棺。皆別拜而去。丞相殯中
但瓦器數十。益怒不酬勞。破棺取金帶。帶亦木也。遂
以斧碎其骨。厚墓免禍。薄墓致禍。楊王孫之計。疎矣。
然則墓者。宜何從。夫益利所有耳。使薄墓者。益先知
其烏有。卽杯土宛然而免。及其膚使厚墓者。何如
而能不起。戎心也。丞相墓偶一不幸。而侍中實爲後
世永鑒。吾寧薄焉而已。

星相

後魏孫紹遷右將軍。大中大夫。引吏部郎中辛雄於
衆中。偶謂曰。此中諸人。事當死盡。唯吾與卿。獨享富
貴。未幾有河陰之難。紹善推祿命。事驗甚多。知者異
之。今人推人生命術。唐有李虛中。後之言命者。又比
虛中詳矣。宋人記有軍校。與趙韓王同年。月日時生
若韓王有一大惡除。而軍校則有一大貴。罰小小臣
韓。則軍校亦微有諶詞。不知何取。香玉蔡條哀談。陰
陽家流第五行。數術不得爲無。至一切聽之。反素人

史記

卷十二 星相

八

事斯跌矣。古人行道委命。不致用臆中。以爲作也。先
魯公生慶曆丁亥。其月當壬寅。日當壬辰。時爲辛亥。
在昔幼時。言命者。或不厭之。及逢時遇主。而後操術
者。人人談其格局之高。足驚賢者。一嘖耳。大觀改元
歲復丁亥。東都順天門。有鄭氏。於正月五日亥時生
一子。歲月日時。適與魯公合。其家大喜。極意撫愛。謂
且必貴。人亦爲之傾軋。長則恣聽其所欲爲。始年十
有八。當春末。携杖從母。浪人躍大馬。遊金明池。晚自
花中辭歸。馬忽躍入波中。水浸而死。文文山贈朱斗

南序甲巳之年。生月丙寅。甲巳之日。生時甲子。以六十位類推之。其數極于七百二十而盡。以七百二十之年月。加七百二十之日時。則命之四柱。其數極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無以復加矣。考天下盛時。九州戶有至千四百萬。或千七八百萬。而荒服外不與焉。天地間生人。數未可量。而所得四柱。皆不越五十一萬八千四百。外今人問卷。固有四柱。皆同。稱福全不相似者。以耳目所接推之。常有一二則耳。耳所不接者。安知其非千非百。而命亦難乎斷矣。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數。散在百二十卦中。人生始以百歲為率。是百歲內生人。受命止當六分之二。而有奇。則命愈加少。而難斷亦可知矣。宇宙民物之衆。謂一日止生十二人。豈不厚誣。而星辰之歸背日月之遠近。東西南北。天地之氣所受。各有淺深。則命之佈于十二時者。不啻其同而吉凶壽夭變化交錯正自不等。譬之生物。松一類也。木一本也。或千或萬。同時受氣。然其後榮者枯者。長者短者。曲者直者。被斧斤者。歷落而傲年歲者。其所遭遇。了然不侔。夫命之同有矣。而

東

卷十二 星相

十

所到豈必盡同。此三命之所以推有十有一難之說也。張端義貴耳集。數十年來。向時之術行者。多不驗。惟後進者。術皆奇中。有老於謀命者。下問後進。汝今術。卽我向時術。汝何驗。我若何不驗。後進者云。向士夫命。占得祿貴生旺。皆是貴人。今士夫命。多帶刑煞。衝擊。方是貴人。汝不觀今日監司郡守帥閫者。日以殺人爲事乎。老者嘆服。夫命關於氣運。局於方向。歲月日時之同。不足以一繫其吉凶也。

星命家推步人前程十二官。命官是數起處。然星辰界限。一以官祿爲主。就官祿二星論。又祿爲主。祿多者富。官多祿少。雖貴亦貧。張南軒論朱晦庵命判官多祿少四字。朱云。某平生辭官文字甚多。賢者於此。蓋聊借一笑耳。星命之理。有無姑不暇究。曾記一談星多中者。謂某官實勝祿。貧其不免乎。既貴復相者復來。謂某祿勝官。其法自疑。疑論之上。爲祿下爲官。而多疑而寡疑者。至富且壽。某掀髯曰。措大乃復有此初。命口上毛子。勿言。然雷戲余。余徐驗焉。自至和嘉佑已來。費季先以術名天下。士大夫無不作卦。

東

卷十二 星相

十

影而應者甚多。獨王平前不喜之。嘗謂人曰。占卜本欲前知。而卦影驗于本。後何足問耶。

燕山賈氏儼善術數。賈儼嘗鄙其詭怪。儼有花椅二。儼見之。謂其一。以其日日先破。儼愛護不用。至暮。竟爲後人所毀。儼嘗謂弟儼曰。吾兄弟五人。皆不爲相。兼總無壽。云。

及後皆驗。然則儼鄙其詭怪非歟。儼仕宋太祖。意在求相。嘗勸其事。極其嚴刻。以合上意。然竟官尚書止。豈非數欺。君子于術數詭怪之事。誠可鄙不足信。然有命而數窮焉。君子未有不順。

史記

卷十二 星相

十一

理而安命者。若儼。不悖于儼所言。豈不尤可鄙哉。

諺云。命生者不死。命死者不生。如長平南陽。無論矣。建炎苗劉之變。內侍遇害至多有。泰同老者。自揚州被命至荆楚。前一日。還行在。尚未得對。亦死焉。又有蕭中道者。日侍左右。忽得罪。納爲外郎監。當前一日。出城送免。

又考宋劉元城。貶柳州。章惇輩必欲殺之。郡有王豪兒人也。以貨得官。往來京師。見惇。自言能殺元城。惇大喜。即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驅車遽還。及境。郡中

遣人告元城。元城略處置後事。與客談笑飲酒以待。至夜半。忽聞鐘聲。問之。則其人忽吐血而死矣。

秦檜晚年。嘗一夕乘獨。獨入小閣。治文書。至夜分。遂欲盡殺張德遠。胡邦衡。君子凡十一人。區處既定。俟明早奏行。四更忽得疾。數日而死。檜父嘗爲蒲江府古縣令。守帥胡舜陟欲立檜父祠于縣。爲逢迎計。縣令高登。剛正士也。堅不奉命。舜陟大怒。文致其罪。送獄。銀鍊備慘毒。登幾不爲堪。數日舜陟忽疽登。乃獲免。

史記

卷十二 星相

十二

又大理評事胡夢昱。以直言貶象郡。過桂林。帥錢宏祖欲害之。未及有所施行。亦暴亡。金張乘爲河北東西等路都元帥。燕帥屏赤台數凌乘。乘不爲下。乃譖乘于中。都行臺。行臺召商之士室。屏赤台旋廢其上。環以甲騎。明日將殺之。屏赤台一夕暴死。乘乃得免。國朝宋濂謝病家居。太祖偶以薄放。遣使驛騎往誅之。既而悔之。復遣騎追赦之。會前使至錢塘江。以雨沮。三日不得渡。後騎追及。得免。嗚呼。謂天不佑忠賢可乎。

若唐吏部尚書張嘉福，奉使河北，逆韋之亂，有勸處
新，尋遣救之，使人上馬，昏睡，過行一驛，比至，已斬訖。
宋曹翰圍江州五年，城將陷，太宗嘉其節，所事遣
使諭翰，城下日，拒命者盡赦之，使人至，獨木渡，大風
數日，不可濟，及風反，而濟，翰已居江州，無適類，適一
日耳。又陳利用，以黃白事，僞信于太宗，宰相趙普
奏其殺人及諸不法，果索得奸狀，詔除名，禁錮商州，
初籍其家，俄詔還之，還，副宋沆以籍利用家，得書數
紙，皆指斥切害，悉以進上，太宗始怒，令中使曹敦之

東夏

卷十二 星相

十三

已而復遣使貸其死，乘疾置新安，馬旋渾，而踏出渾
，換馬比追及之，已爲前使誅矣。三事相類，又何不幸
也，得非命與。

梁武帝天監元年，引見齊豫章王巖于恪等，謂曰，宋
季武爲性猜忌，兄弟相有令名者，無不因事錫璽，所
爲，惟景和至朝臣中，疑有天命，而致害者，枉濫相繼，
於時雖疑卿祖，無如之何，如宋明帝庸常，殺兄，豈疑
得全，又復我於時，已年二歲，彼豈知我應有今日，嘗
知有天命者，非人所能害，害亦不能得也。宋太祖

即位之初，頗好徵行，或諫其輕出，帝笑曰，帝王之興
自有天命，求之不可得，拒之亦不能止，周世宗見諸
將方而大耳者，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不能害也，我若
應爲天下主，誰能前之，不應爲天下主，雖開門，何益
，既而徵行，愈數，有諫者，輒誅之，曰，有天命者，任自爲
之，不汝禁也，昔人嘗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命于附
聞者，謂之人人，與物皆有命，皆由天也，況爲天子者
哉，然天命終不可恃，封不日生，不有命在天乎。
皇甫湜，數中壻也，少年縱逸，多外寵，涉旬不歸，數中

東夏

卷十二 星相

十四

每優容之，而文病甚篤，中妻憂甚，且有悲詞，中不得
已，具劄子，乞與湜離，一日奏事畢，方欲開陳，具宗
璽體似不和，遽離，晨坐，敏中近前奏曰，臣有女壻，皇
甫，請方至此，具宗連應曰，甚好，甚好，會得已，還內矣
，中詞未竟，下殿，不覺放浪盡，莫知聖意如何，已得詔
，湜辭轉兩官，中茫然自失，欲謂曰，奏論是夕，女死，可
見命定於天，其中禍福相倚，人孰得而測之。
唐盧懷慎爲相，清謹不營貨產，任貴，妻子不免包舉，
後病卒，妻崔氏，戒其子勿哭，汝父清苦，無餘貲，必不

死，張說同相，賁賄由我，其人尚在，奈徐之報，豈虛也。是夜公果復生，左右以崔之言，獻陳于公，公曰：「與我有三十餘日，與張說鼓鑄橫財，我無一焉，言訖復絕。夫並貴也，而貧，富又異焉。若有然幸，豈非命歟。」

昔太學二士，同年月日時生，又同年登解，過省，二人約受相近差遣，廣彼此得知，知矣，福故一人授鄂州教授，一人授黃州教授，未幾，黃州教授死，鄂州教授爲占後事，于柩前祝曰：「我與公生年月日時同，出處又同，公先捨我去，使我今卽死，已後公七日矣。」若有靈，

史記 卷十二 五刑 十五

宜托夢以告，其夜果夢告云：「我生于富貴，已享用過，故死公生于寒微，未曾享用，故生，以此知人之享，用亦不可過。」後鄂州教授，歷官至典郡，豈非聞此警悟，惡懼修省而致然耶？不必論命，正此之謂矣。

一舊時論命，忌刑冲破敗，近貴人無不刑冲破敗，桃花煞，有果爲浪子者，果能歌唱者，然亦有滿鉢者，有立家者，命坐奴僕爲弱官，每見大貴人坐此宮，又命坐官祿，鄰有奴僕者，甚矣命之難言也。親陸子靜所贈汪堅老與吳伯清作蕭佑字說云云，大略可稽矣。

嘗以世之術人，有博翻古人書，其術常無不驗，後遇一善星命者，于舉前語以問，其人曰：「不然，卽使人盡讀前書，亦不悉驗，予曰：『何也？』曰：『天地陰陽之變，其妙本不可窮，後昔之者，書者不遇我，其平生所明之一隙，以上推測耳。』夫我其所明之一隙，豈足以盡天地之變哉？余甚服其言，因思世之堪輿筮相，賢業選擇，諸家皆宜以此例之。」

秦檜之當國，四方僭遣日至，方德帥廣東，爲蠟炬，以聚香貫其中，選取卒，持詣相府，厚遺主藏史，期必達。

史記 卷十二 五刑 十六

吏使候命，一日宴客，史曰：「獨盡，適廣東方經略，送獨一擔，未敢啟，乃取而用之，俄而異香滿座，察之，則自燭中出也。」至命藏其餘枚，數之，適得四十九，呼來卒問故，則曰：「經略專造此燭供獻，值五十條，既成恐不佳，試焚其一，不敢以他燭充數，泰大喜，以爲事已之專也。」待方益厚，鄭仲爲蜀宜撫，格天關畢工，鄭嘗遺至遺錦地衣一鋪，泰命鋪閣上，廣袤無尺寸差，泰然不樂，鄭竟失志，至于得罪，二公爲計同，一以見疑，一以見厚，固有幸不幸，莫不若居正順命之無悔者。

也。

呂惠卿爲參知政事，權傾天下。時元絳爲翰林學士，判祥符，常問三命，僧成化曰：「呂參政早晚爲相，成化曰：『給事爲參政，譬屋上置鴟吻，元曰：『然則不安乎？成曰：『其黜免可立待也。時春方半，元曰：『應何時？成曰：『在今年五月十七日。元憮然不測，亦潛紀之。既呂權日盛，臺諫禁口，無敢指議。會五月十七日，元遷朝，呂語府界提舉蔡確曰：『成化言呂參政禍在今日，具湯語也。二公相視笑，遂同還，群牧促召成謂之，成曰：『言

東事

卷十二 區補

十

必無失姑俟之。二公愈笑其術之非，既化成告去，蔡亦上馬，時曾待制序寬同判祥符，晚來過廳，方即坐，元即訪今日有何事，曾曰：『但聞御史蔡承禧入劾子，不知言何等事。語未已，內探報今日蔡感院言呂參政兄弟，元聞大駭，乃以化成語告曾公，既呂罷政事，實始此日，豈偶中耶？而術又何神也。

星家以生人八字定貴賤，以五行詳流年休咎，間亦有不合者，姑以生命八字相同者言之，有徐獻之者，與同摩李子才同命，一鄉舉而授縣尹，一歲貢而作

教職，事業若相類矣，然徐晚年起家，纔生二子，李

年發迹，子肯成立，迺乎其不相似也。又喬章，與崇文關外，胡汝恭同年，一精明于醫道，一工巧于雕刻，性行若相近，然章一生溫飽無後，胡終身儉約多男，判然其相去遠也。甚至一母雙生，同登巍科，擢顯仕，至于官之久近，壽之先後，又有不齊者，何哉？蓋天之生人，其理微妙，豈可拘拘以數測之耶？或曰：『八字後天之數，父母受孕先天之數，是未可知也。故孔子罕言命，蓋以此爾。今人往往好譚命，私意起而躁心生，不

東事

卷十二 區補

十八

若居易以俟之可也。何必徒爲無益之求哉？余又聞康節先生出行不擇日，或告之以不利則不行，蓋曰人未言則不知，既言則有知而行，故鬼神蔽也，因併記此，以爲泥于數者告焉。

凡命中殺盡，多主性氣好殺，卜者亦以是爲準。一小人宋子，贅于妻家，妻父乃屠家，每算命必言其煞多人，以爲將來決爲屠，子亦自分爲屠矣，其屠家頗得過，因令其讀書，後入學，妻父遂改業，此子官至兵部尚書，爲總制，凡數年，是所謂煞爲官乎。

大名滑縣庠生劉守忠，遇異人授以禽演數，占人吉凶禍福，死生壽夭，富貴貧賤，千百無一失。時年嘗大此，守忠謂其母曰：「今演數男，承應試之列，赴試必中式，但壽止此也，不入試，雖不成名而壽差示焉。」母曰：「我辛苦教汝讀書，惟願成名，以顯父母，以光門戶。我且老，得見成名，則瞑目無憾矣。」且汝壽抑豈止于此耶？既而嘆曰：「母命不可違，辭去。」果中高第，回途將抵家，前二日卒。嗚呼！何數之奇若此哉！然此非偶然也，又嘗有試矣，要者守忠見弟二人同赴府，猶于內

黃主家，有婦人病革，請占之。其弟守節曰：「今日禽星屬猪，明日祭祀，禮當用牲，猪牲類也，必不免矣。」守忠曰：「過明日必無害，弟問其故。」曰：「玉春犧牲無用牝，婦人牝類也，神必不用。」次日果愈。守忠之數非術也，卽免夫之數加一倍法耳。禽演之數，小道也，尚須明理處大事，不明理可乎。

人有前知者，數千百千年事，皆能言之，夢寐亦或有之，以此知萬事，無不前定，予以爲不然。事非前定，方其知時卽是今日，中間年歲亦與此同時，原非先後。

此理定然，熟觀之可喻。或曰：「苟能前知，事有不測者，可避之，亦不然也。」苟可避，則前知之時已見所避之事，若不見所避之事，卽非前知。

前輩明公鉅人，往往有知人之明，如馬尚書亮之于呂許公、陳恭公，曾諫議致堯之于晏元獻、呂許公之于文潞公、夏英公之于履巽公，皆自布衣小官時，卽許以元宰，蓋不可一二數。初非有表李之術，特以力高聞人多，故爾。史傳載爲名談，近世如史忠獻彌遠、趙忠齋方，亦未易及。忠獻當國日，待族黨加嚴，猶子

嵩之子申，初官襄陽戶曹，方需遠次，適鄉里有佃客解后致死者，官府連逮，急甚，欲求授忠獻，其能自通達實緣轉聞，因得一兄，暫假終席，不敢發一語，忽問何不赴襄陽，于申以自需次對，忠獻曰：「可亟行。」當作書與退翁矣。陳時府爲京西開子申拜謝，因及前事，公曰：「吾已知之，弟之官勿慮也。」公平昔最嚴，少言，遂謝而退。少間，公元姬林夫人因扣之，公曰：「勿輕此子。」異日當操我榻也。其後信然。又趙葵南仲通判廬州日，翟朝宗方守郡，公素不樂之，遂于堂易令人關侯，呼召于

賓廡候見者數十人皆謝去獨召百都司及趙延入小閣會食且出兩金盃貯龍涎水隔屏坐客隨意裝之次至趙即奉二金盃投熾炭中香霧如雲左右皆失色公亟索飯送客命大程官俾趙聽命客次人皆危之既而出制知滁州填見聞即命之任而信公平生功業實肇于此焉又趙忠肅開京西閫日鄭忠定丞相清之初任夷陵教官首詣臺奏鄭素癯瘠若不勝衣趙一見即異人待之延入中堂出三子俾執師弟子禮鄭踴躍不自安傍觀恠之即日免衛舉等禮

史事 卷十二 星加

二十

以行復命弟子饒之中途且各出雲萍錄書之而去他日忠肅問諸郎曰鄭敦何如長公答曰清固清矣恐寒薄耳公咲曰非爾所知經寒薄不失爲太平宰相後忠肅疾革諸子侍側顧其長髮曰汝讀書可喜然不過監司太守次語文仲范曰汝須開闢恐無結果三哥琴甚有福但不可作宰相耳時帳前提舉官趙勝素與都統制尾再興不協泣曰萬萬相公不諱趙勝必死于尾再興之手詳相公保全時京西施漕上饑人偶在傍公笑謂施曰趙勝會做殿帥再興安

名未詳

能殺之其後所言無一不驗張邵公爲殿中丞一見王城東遂厚遇之語必移時王公素所厚惟楊大年公有一茶囊惟大年至則取茶囊具茶他客莫與公子弟但聞取茶囊則知大年至一日公命取茶囊辭弟皆出視大年及至乃邵公也一日公復取茶囊又往觀之亦邵公也子弟乃問公張殿中者何人公特之如此公曰張有貴人陰不十年當據吾座後果如其言又盛文肅爲尚書右丞知揚州簡重少許者時夏有章有建州司戶事軍授鄭州推官過揚文肅

史事 卷十二 星加

二十二

稱其才雅明日置酒召入人有謂有章曰盛公未嘗燕過客甚器重者方召一飯有章蘄其意別日爲一詩謝之至客次先使人持詩入公得詩不發封即還之使人謝曰度已衰老無用此詩不復得見有章殊不意往見通判刁鐸具言所以鐸亦不論其由曰府公性多忤詩中得無激觸否有章曰無未曾發封又曰無乃筆札不嚴曰有章自書極嚴謹曰如此必將命者有所忤耳乃往見文肅問之夏有章今日獻詩如何公曰不曾發讀已還之鐸曰公始待有章甚厚

今乃不讀其詩何也。公日始見其氣韻清修。謂爲遠
暴。今封詩乃自稱新國臣從事。得一幕官。遂爾輕蔑。
君但觀之。必止于此。官志已滿矣。切記之。他日可驗。
賈文元時爲參政。與有章有舊。乃薦爲館職。有郭候
到任一年召試。明年除館閣技勩。御史暴其舊事。爲
欽差國子監主簿。仍帶鄭州推官。未幾卒于京師。文
富聞人物又如此。不復挾他術。

史聚 卷十二 星相 二十三
永樂間。柳莊袁珙。以相人之術顯于時。姚少師廣孝
贈柳莊詩云。岸曠風流閃電眸。相形不若相心優。交

烟閣上丹青裏。未必人人面虎頭。詩意祖荀卿相形
不如論心之語。

則亞夫鄧通。梁武帝皆法令入口。雖極富貴。而終餓
死。然南史梁有水軍都督豬龍。面甚尖危。有從理入
口。而竟保衣食以終。庚夘者。少聰慧。家富於財。好賓
客。食必列鼎。又狀貌豐美。頗類關張。人謂必爲方
伯。有萬鍾之饗。及魏壯江陵。卒餓死。世傳朱子面。左
臉具斗文。爲文章之瑞。國朝宋景濂亦然。攷晉書
桓溫傳。溫面有七星。則瑞不必文章也。西伯生有文

在其手。曰目。唐叔虞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魯仲子生
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大夫。季子生。有文在其手。曰友。
晉劉元海生。有文在左手。曰泗。梁武帝生。有文在右
手。曰武帝。隋文帝生。有文在手。曰王。史記其始生之
異。然漢書王莽傳。魏尋手理有天子字。後尋以作符
命言。故漢平帝后。貴皇室主。爲尋之妻。王莽怒。傷死。
晉書康帝。建元二年。衛將軍營兵陳演文盛。有文在
其足。曰天下之母。矣之念。明有司收繫以聞。覲自建
康縣獄亡去。迄無他祥。公孫述乃至刻面掌文。周士

史聚 卷十二 星相 二十四
行亦或針決指理。此何爲者也。

廣西轉運王延範。本江陵貴家子。又富于財。嘗以衆
慫自許。精于卜者。如劉昂。則許之曰。君素有偏方王
霸之分。精于算者。如徐肇。則許之曰。君當成少一。常
大貴不可言。精于風鑑者。如曰辨。則許之曰。君形如
坐天王。眼如頸仰。鼻如仙人。耳如雌龍。整視如虎。實
大有威德。延範皆延之。不知其言之不足據也。于是
日益矜負。因害書左拾遺章務昇。作隱語。諷朝廷事。
爲人所告。鞠實抵罪。籍沒其家。藥堇南海城外。然則

三子向者之說果安在哉大抵術人謬妄但知取悅一時不知誤惑于人其禍有至于此者

眇而文者殷仲堪眇而帝者李克用眇而文者習鑿齒而相者婁師德吃而文者韓非楊雄吃而將相者周昌鄧艾短而俠者郭解短而相者晏嬰重聽而中書者裴伯茂折臂而三公者羊叔子皆以其人不足以其相

史記

卷十二 星相

二十五

破惑

曆法天有黃赤二道月有九道此皆數名非實有也亦謂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天何嘗有度以日所行有三百六十日而一晷強謂之度以步日月五星行次而已日之所出謂之黃道南北極之中度最均處謂之赤道日行黃道南謂之朱道行黃道北謂之黑道黃道東謂之青道黃道西謂之白道黃道內外各四并黃道爲九日月行有遲速難可一衡御也故因其合散爲數段每段以一色名之欲以別其位而已如

史記

卷十一 星相

二十六

實有九道甚可嘆也

神仙出沒人間不得爲無但區區求遇其人而學之者皆妄人也神仙本出于人孰不可爲不先求正之仙而待人爲仙有是理乎今鄉里善人見不善人且耻與之接矣安有神仙懇求于妄人者古今言靈騷仙必天下第一等人顧未必皆授以道然或謂吾人禍福使有所避就或付之藥餌便壽考康寧非見之也彼自以類求耳唐人言顏魯公爲神仙近世傳

陽文忠公韓魏公皆爲仙此復何疑

林下衲子談禪類以吾儒爲未盡彼固未知吾言之深然吾儒拒之亦大過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見神之情狀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此何等語乎若作善降之百祥作惡降之百殃積善之家有餘慶積惡之家有餘殃則因果報應之說亦未嘗廢也晉宋間佛學始入中國而未知禪一時名流乃有爲神不滅之論又有非之者何其阻乎自唐言禪者流廣而其術亦少異大抵儒以言傳佛以意解非不可以言傳謂以言傳者未必真解其守之必不堅信之必不篤且置子言以爲對執而不能變通旁達爾此不幾吾儒所謂然而識之不言而信者乎兩者未嘗不通自言達意吾儒世間法也以意該言佛氏出世間法也若朝聞道夕可以死則意與言兩莫爲之廢亦何彼是之辨哉吾嘗爲其徒高勝者言之數亦心以爲然而有不得同者其教然也

廖德明字子晦朱文公高弟也少時夢謁大乾懷刺謁馬廟廡下謁者索刺出諸袖視其題字云宣教郎

史記

卷十二

漢書

二十七

廖某遂覺後登第改秩以宣教郎宰開諸迂者及門思前夢恐官止此若不欲行親朋友相勉爲贊之文公文公曰待徐思之一夕忽叩門曰得之矣因指案上物曰人與器物不同如筆止能爲筆不能爲硯劍止能爲劍不能爲槩故其成毀久速有一定不易之數惟人不然虛靈知覺萬理兼該固有朝距暮殍者而吉凶禍福亦隨之而變難以一定言今子赴官但當充廣德性力行好事前事不足芥蒂子晦拜而受教後把麾持節官至正郎

史記

卷十一

二十八

佛氏之說云輪迴五道無有窮已謂人出沒于生死海中人可鬼鬼可人也如此則一人一鬼一鬼一人經于此育于彼攝入鬼錄曾無輪時生登民版恰有定數既不由世道盛衰爲之繁耗亦不由造化合散制其死生此悠緲不經之至易斷者矣且復歷世賢聖今化何人本家祖宗更點嫡屬甚者牛羊犬豕皆且以爲吾祖而奉之吁猥褻極矣

道家教宗老莊其後乃有神仙形解飛昇之說方士鍊丹煉形之術然老子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吾既

絲身而有何患。莊子云：吾惡乎知悅生之非惑耶？吾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耶？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霑襟；及其至于王所，與王同匡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子惡知未死者不惟其始之靳生乎？又獨憐謂莊子曰：子欲聞死之說乎？死無君于上，無臣于下，亦無四時之事役，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是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于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獨慊深蹟，厥頹曰：吾安能棄南

卷十一

二九

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是老莊之意以身爲養以生爲苦以死爲樂也今神仙方士乃欲長生不死正與老莊之說背而馳矣佛家所謂生滅滅已寂滅爲樂乃老莊本意與佛老不二也歐陽公云道家養生佛家畏死蓋未嘗深考二家之要旨耳老莊稱養生羅壘何嘗畏死此其說確足以辨方士而已趙文公歐陽公皆不魯深看佛書故但能攻其皮毛唯朱文公早平洞究釋氏之旨故其言曰佛說盡出老莊今道家有老莊書不看盡爲釋氏竊而用之却去

卷之十一

三十一

做改釋氏作經教之屬如清淨消災度人等經模擬可笑而北斗經尤鄙俚譬如巨室子弟所有珍寶悉爲盜去却去收人家破甕破釜此論窺見骨髓矣然非特文公之言卽唐傳英曰佛入中國熾見幼婦摸象老莊以文飾之則固已知其出于老莊矣

有麟鳳龜龍

甘泉

芝、迷理木、合穎禾，皆是也。然夷狄出時，多在荒亂之世。史稱王建父子據蜀，天復六年，巨雀見青城上，鳳皇見萬歲縣。黃龍見嘉陽江，而甘露白雀、白鹿、龜龍並見于諸州。武城元年，騶虞見武定。嘉禾生廣昌。麟見壁州。龍五十見洵陽水中。永平二年，劍州木鸛理。文州麟見。黃龍見富義江。三年，麟見永泰。白龍見邛江。騶虞見壁山。有三鹿隨之。四年，麟見昌州。通至元年，黃龍見太昌池。瑞物之出，殆無虛歲。而太子元曆以叛死，大火焚其宮室，兵敗于外，政亂于內，終之以身死，衍立而國亡。其爲瑞徵乃如此耳。至于政和隆盛之際，地不受寶。所在奏貢芝草者，動二三萬本，斬背間至有一鋪二十五里之間，遍野而出。密州山間

至彌滿四野有一本數十葉，泉色咸備者，太守李爽忠，採及三十萬本，作一綱連，卽進獻除本道運使，並南諸郡縣，山石變爲瑪瑙，動以千百，伊陽太和山崩，出水晶幾萬斛，皆以匡建京師，長沙益陽山溪，流出生金數百斤，其間大者一塊，至重四十九斤，他草木鳥獸之珍，不可一一數，一時君臣，稱頌祥瑞，蓋無虛月，然超數族，遂罹狄難，邦國喪亂，父子遷播，所謂瑞應又如此也，善哉先儒之論曰：未有喪仁而久者也，未有持祥而壽者也，商之王以桑穀目，以雉維大，鄭

東事

卷十一

陳宏

三十一

以龍喪，魯以麟弱，白雉亡漢，黃犀死莽，惡在其爲符也，漢桓帝時，黃河清，裴潛以爲陰欲爲陽，五代黃河清，歐陽公謂非盛世事，元末黃河清，與申帝臨朝，不樂，延萬曆某年黃河清，后祖父子，相繼而崩，僅八年之內，世有善言祥瑞之人，觀此亦可少悟矣。

賈師憲平章，德祐乙亥正月十六日，親總大軍，督師江上，再登于北關門外，而大帥旗，適爲風所折，識者駭之，而一時賓友，傳會爲吉識，次春秋時，晉侯楚人戰于城濮，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旂，晉安帝元

興二年，桓玄至姑孰，百僚列儀衛整肅，而龍旂竿折，成都王穎，以陸機嘗將討長沙王，臨戎而牙旗折，趙王倫卽帝位，視大廟，適遇大風，飄折麾蓋，王澄爲荊州刺史，率衆軍將赴國難，而飄風折其節枝，齊文宣至鄴，受魏璽，李貽上省旦候，領軍府，大風暴起，壞所御車轡，舒翰守潼關，天子御勤政樓，臨送，師始東，先驅牙旗，屬門墮涯，旂竿折，鄭注風潮出都門，旂竿折，宜和中，重賞出師，牙旗竿折，時蔡攸爲之副，自建少保節度使，及宣撫副使，二大旗于後，卒爲執旂竿卒

東事

卷十一

陳宏

三十一

盜竄去，端平入洛之師，全子才帥旗，亦爲風折，無非亡身敗軍之徵也，按異人水鏡經云：凡出軍，立牙必定堅完，若折則將軍不利，蓋牙卽旗也，又玉屑通攷經云：軍行牙竿旗竿折者，不可出，山卽敗績，蓋旗者一軍號令，安有旗折爲祥者乎，獨有武王伐紂，大風折蓋及劉裕擊盧循，將戰，而所執麾竿折，磨沉于水，衆皆懼，裕笑曰：昔履舟之役亦如此，勝必矣，乃大破循軍，哥舒曜討李希烈，帝祖于通化門，是日牙竿折，符以顯父翰，昔出師，有此而敗，甚憂之，而曜竟收汝

州槍周見所謂言者止此三事然亦偶耳

南史載劉穆之。內趨朝政。外供軍旅。斷決如流。事無壅滯。賓客輻輳。求訴百端。內外諮察。盈階滿屋。目覽詞訟。手答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差。皆悉聽事。又言談賞笑。彌日亘時。未受倦苦。我有關取。手自寫書。尋覽篇章。按定墳籍。野客叢談。謂其精力矍給。自古未有如此者。穆之非神人乎。夫人心無二用。安有五官兼應如此。而事事皆當。無幾微錯謬之理。此疑史言之過。嘗觀隋書劉炫傳。左畫圖。右畫方。口

卷十二 梁武

三十三

諸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所遺失。蘇子瞻作大悲閣記云。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削。目數飛鴻。而耳接鳴鼓。首肯旁人。而足識梯級。雖有智者。所不取矣。彼佛菩薩。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遍河沙諸國。非有他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獨疑于大悲乎。子瞻聞絃之事。蓋必亦所疑者。世客或有斯人焉。吾之未見爾。何疑古之人穆之與炫哉。或問見神。先正未詳人死爲鬼之事。致以請。余曰。鬼神在天地間。則在人與物人也。鬼神也。其間生死平

或者不喻。余曰。物惟人爲靈。而人有靈。有不靈。聰明正直爲靈。反是不靈。人之靈者。人之神也。而不靈者。人之鬼也。鬼之靈者。鬼之神也。而不靈者。鬼之鬼也。或休然曰。有是哉。

釋道經咒。其教謂人誦之。可辟邪惡。有是理乎。人心有所依歸。不動他處。邪惡之氣。當自退避。誦經咒。解邪惡。非經咒之力。人心內定之力也。今術家有咒元亨利貞。入咒誦者。聖言豈爲巫覡用。而彼乃竊以神其術。推此可知。北齊權會任助教時。嘗夜獨乘驢

史記

卷二十一 梁武

三十四

出城東門。鐘漏已盡。忽有一人牽頭。一人隨後。有與生人。漸漸失路。不由本道。會心怖之。誦易經上篇一卷。不盡。前後二人。忽然離散。然則吾豈禦鬼之書。陳徐陵子份。性孝弟。陵嘗疾篤。份燒香泣涕。跪誦孝經。日夜不息。如是者三日。陵疾豁然愈。然則孝經。豈亦釋道所藏之典乎。此事且載正史。此理蓋可悟矣。朝野僉載。唐先天中。洛下人。牽一牛。左腋下有一人手。長尺餘。遍方而乞。或曰。牛前身是人。釋氏之所謂業報者也。豈其然哉。北齊記具。具寧縣有豤羊。呼化

者其羊胸前有一人手自右抱胸手有六指甲如羊
頗長見者皆言人前身爲惡今生致此一人獨不然
曰此無他人與羊交耳彼牛安知其不然乎風俗通
漢靈帝時司徒長史馮述馬生胡子司養馬朝蒼頭
乃好此馬以生子也朱子語錄厚之問人死爲禽獸
恐無此理然親見永春人家有子耳上有猪毛及猪
皮如何曰此不足怪向見籍溪情事一兵胸前有猪
毛睡時作猪鳴此只是稟得猪氣卽此究之世間禽
獸有雜人形者人有雜獸形者皆可以不疑矣

東坡

卷十一 雜著

三十五

浮屠氏設立天堂地獄無非誘引愚民爲善蓋嘗考
之實非中國有此陰府之事佛國在極西之境其所
居謂之天堂猶後世天朝之稱其犯法者皆攝
地爲居室以處之謂之地獄亦猶南宋王子素因其
諸王爲地牢之類其法有剗燒舂磨之刑如書所載
九黎三苗之爲者闕羅則其刑官也金剛則其衛士
也皆春國生人之制學佛者不察謂施于已死之後
其所謂夜叉羅刹鬼國者皆西方之土名如史所謂
狗國羅施鬼國者世相流傳不攷本始余爲表見之

扶仙樓在丐縣崇真觀後昔有仙人張遠霄者嘗往
來于此人呼爲張四郎常挾彈視人家有災者爲擊
散之按此乃張仙出處也而今之畫者作挾彈打天
狗狀人家無子者多于房中祀之不知何謂或又強
解爲蜀主孟昶花萼夫人事皆同夢說云

愚嘗讀劉晨阮肇天台遇仙女事心竊疑焉夫二女
既仙必能離欲豈官不有其躬而與塵寰采藥之夫
自爲伉儷哉或者山精狐魅幻化以迷之耳其日劉
阮還家子孫無有存者此乃迷齊諧之業者附會之

東坡

卷十一 雜著

三十六

過也何足信哉近年有朝士奉使關西過臨潼浴驪
山溫泉想像玉環不覺心動浴罷還行露臺坐迎涼
忽見絳紗燈焚焚羅二女官持節而來告之曰貴妃
且至俄頃霓旌官扇擁貴妃至中庭鳳冠翟衣環珞
瑋瑋雪膚花貌姿媚流麗與朝士交禮畢款語移時
遂携手入室薦枕席之歡玉鼓既作女官又領仙仗
迎之而去自是隨其所止源源而來朝士以爲奇遇
驪山父老聞之曰此是山老狐精也其女官輩小狐
精也卽此觀之劉阮之所遇非此類乎

江海之有潮，辰刻不殺，昔人嘗論之。山海經則以爲海龜出入穴之度，浮屠書以爲神龍之變化，實叔蒙海嶠志以謂水隨月之盈虧，盧肇海賦以爲日出于海，衝擊而成，王充論衡以水者地之血脈，隨氣漲退，獨徐明叔傳墨卿高麗錄云：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于大空之中，地秉水力以自時，且與元氣升降，互爲抑揚，而人不覺，亦猶坐于船中者，不知船之自運也。方其氣升而地浮，則海水溢上而爲潮，及其氣降而地沉，則海水縮下而爲汐。計日十二辰，由

東取

三十七

子至巳，其氣爲陽，而陽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亥。由午至亥，其氣爲陰，而陰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夜。一晝夜合陰陽之氣，凡再升再降，故一日之間，潮漲者再焉，然晝夜之晷係乎日，升降之數應乎月。日臨于子，則陽氣始升，月臨于午，則陰氣始升，故夜潮之期，月皆臨于晝潮之期，月皆臨于午焉。又日行遲，月行速，應遲二十九度半，而月行及之，日月之會，謂之合朔，故月朔之夜潮，日亦臨于月朔之晝潮，日亦臨于午焉，且晝即天上而言之，天體西較，日月東行，自朔

而往，月速漸東，至午漸遲東，而潮亦應之，以遲于晝，故晝潮自朔後迭差而入于夜，此所以一日午時，二日午末，三日未時，四日未末，五日申時，六日申末，七日酉時，八日酉末也。夜即海下而言之，天體東轉，日月西行，自朔而往，月速漸西，至于漸遲西，而潮亦應之，以遲于夜，故夜潮自朔後迭差而入于晝，此所以一日子時，二日子末，三日丑時，四日丑末，五日寅時，六日寅末，七日卯時，八日卯末也。且以時有交變，氣有盛衰，而潮之所至，亦因之爲大小，當卯酉之月，則

東取

卷十二

三十八

陰陽之交也。氣以交而盛出，故潮之大也。異于餘月，當朔望之後，則天地之變也。氣以變而盛出，故潮之大也。異于餘日。或問月無光之說，信乎，余曰：非也。日有日之光，月有月之光，星有星之光，此之謂三光，譬之天地然。天之不可爲地，猶地之不可爲天也。余聞之易曰：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又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書曰：微生明，旁生魄。禮曰：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于山川。播五行于四時，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

缺。又曰：日大明生于東，月生于西。由此觀之，譬人亦之或言也。夫日者實也，火之精也；太陽之宗也。月者缺也，滿則缺也。金之精也，象陰之宗也。日以晝明，月以夜明。猶之雨行于夏，雪收于冬，蓋天地之氣使然，不可使易也。故曰晦，灰也；朔，蘇也。吸，半也。望，滿也。月之氣也。余嘗夜夜候之，遇灰，則其光盡，欲之以至于無。其狀若死然。遇蘇，則其光雖止于鈞，而全體章章以含其象。至其光稍發而旋盈，則又不可得而光也。故曰月三日而成魄，八日而成光。此與易書禮所求。

史記

卷十一 敬

三十九

何以異邪？余求其故，起于京房之易說。乃曰：月與星至陰也，有形無光，日照之乃光。如鏡照日，而有影見乎。此蓋以神其災異之言。本以微求人罪，不欲以政柄下移，而後世遂宗之。真若以月為無光者，何其誣之甚也。楚詞曰：夜光何德，死而又育。然則自京房以前未有也。

有夫耕于野，震以死，或曰畏哉，是獲罪於天。天戮之，噫，何觀天之局也。一夫有罪，天自戮之乎？天生民立之，牧付以生殺之權，而又自震以討焉，惡用是司牧

者為？曰：天鑒于民，有隱匿，人罰弗及，而震以威之。豈顯開幽，神道也。惡是何言也？古帝制刑，以為天下坊，故執刑如執權，因罪之輕重而前後之，又不敢專而聽于天。曰：天討。夫是謂贊天地之化育。今日天自震戮人罪，不知天自戮者，何等罪乎？謂積之極，人不能勝而戮之邪？則天下種種罪大極惡，迫于司殛之孫者，何啻百千萬億。豈司雷者有所畏而遺之乎？乃不一有戮而庸夫戮焉，使彼有心視天之意，而謂天所怒在彼，所容在此，則恃以不忌，是天以災眚逆濟禍也。豈天道哉？必不然矣。曰：然則雷何物？曰：雷者天氣之鬱而激而發也。陽氣屬于陰必迫，迫極而逆，逆而摩為雷。雷為電，猶火出燄而物當之。柔必穿，剛必碎。非天主以此物擊人，而人死者，道遠之也。不然，雷所震者，大率多于木石。豈木石亦罪，而震以威之耶？

史記

卷十一 敬

四十

女耦煉五色石以補天漏，人多置疑。予見道來祈雨，有新虹之事，念咒作法，施劍于下，而虹即斷于天。即此，則知女媧非親升天隙，以石補之也。觀煉字之義，想必以火煨石于下，而天遂令隙于上，即今日之所

謂新虹。又或者如放蕩日食月食之說。歟。乃亦天有此變。故命女媧補之。卽放蕩之意耶。卽此而觀。則古之奇蹟。亦皆常理。又何異焉。

自古曆多用一定之法。故未久而差。由不知天爲動物而歲亦略有差也。古曆雖立差法。五十年差一度。又太過。一百年差一度。又不及。七十五年差一度。猶爲近之。尚未精密。元朝以八十一年差一度。算已往減一算。算將來加一算。始爲精密。

太宗永樂八年。親征北虜。學士金朝夜從。三月八日

史事

卷十一

四十一

次鳴鑾。戌夜仰觀北斗。正直頂上。見金學士傳。以此征北虜錄。

推之。執謂天高而星辰遠耶。該天衍謂中國天下八分之一。各亦縣神州。而分爲九州。安可知矣。

唐之幽州石老。當時傳其化爲白鶴翔雲而去。有爲續仙傳以記之者。先之瑞州鄭仙姑。當時傳其紫雲接引。乘空而去。那里爲立祠。祈禱靈響。遂近震動作會千人。後得其實。則石老以病死。其尸爲其子沉之。于水。鄭仙姑因與人私好。其父醜之。宛轉售之旁邑。出尸于水。歸人于旁邑。而誣始自今之厚誣于世者。

安知不有如是者耶。古今傳神仙事多矣。韓退之謝自然詩。可破諸妄。第自然非公同時事。公獨于自然發論者。諸仙歷代正史。未嘗言及。而度書黃蜀有女道士。謝自然。白日上昇。故不得不辯之耳。

天下事常者皆理。理不可推者爲異。雖然。物非有異也。理非不可推也。人患不明于識耳。不明于識。而駭有所遇。疑心多。則非妖。卽見。長心多。則非獲。卽避。而茹寬寺舉。紛紛于前矣。郭衆駭車志。衡嶽劉先生者。山行遇雨。視道傍一塚有穴。遂入以避。會暴雨。正月

史事

卷十一

四十二

明。見北壁白骨一具。近視之。白骨脩起。抱劉劉極力奮擊。乃零落墜地。不復動矣。劉與人談此。此非怪也。劉異氣壯足以翕附枯骨耳。今兒童拔鷄羽置懷。以手指上下。引之隨應。羽稍折斷。卽不應。亦此意也。李改該聞錄。敗昌西橋南舊宅。人不可居。每至昏曉。堂壁下有聲漸起。如銅鈴之响。繚繞宇內。至曉始息。有焦道士言妖祥之興。本由陰陽五行之氣。相尅感而然也。凡二氣相搏爲聲。此必因沴氣。畜在一閤。故成妖耳。宜備撤室中。屋壁狹隘之處。俾其開豁虛明。發

泄滯氣。如言。妖不復作。二事余喜有得于理。識者于此可以類推。

北齊杜弼嘗與邢邵扈從東山。共論名理。邢以爲人死還生。恐是爲蛇。弼曰。物之未生。本自無也。無而能有。不以爲疑。因問生後。何獨致性。邢云。聖人設教。本由勸獎。故懼以有來。望各遂其性。弼曰。聖人合德天地。齊信四時。言則爲經。行則爲法。而云以虛示物。以詭勸人。安得使北辰降光。龍宮驅腹。既如所論。福果可以銘鑄性靈。弘獎風教。爲益之大。莫極于斯。

史記

卷十二

敬武

四十三

此卽真教。何謂非實。邢云。季札言無不之。亦言散盡。若復深而爲物。不得言無不之也。弼曰。骨肉下歸于土。魂氣則無不之。此乃形墮魂浮。往而非盡。由其尚有。故云無所不之。若也全無之。將焉適。邢云。神之在人。猶光之在燭。燭盡則光窮。人死則神滅。弼曰。燭則因質生光。質大光亦大人。則神不係形。形小神不小。故仲尼之智。必不短于長秋。孟德之雄。乃遠奇于崖。其別與邢書。前後往復再三。邢理屈而止。

六地始終。猶人之生死也。歷世既久。氣候漸向虛縮。

亦猶人之老。則衰矣。虛故物產薄。縮故踴次。齊魯見宋元以前。屋家編每月定寅時歌訣。有云。三九平光是寅時。四六日出寅無別。延時曆書所載。四時皆日出于卯。特徵有遲速。若出于初和初。初一刻。正一刻。二刻三刻耳。並無日出寅時之說。且如今之觀象臺。所立渾天儀。以舊制測之。亦自多差處。

天地日星山川草木。萬有之變。皆鬼神日行乎其間。本不可執一求之。儒人窺見一斑。固守爲恒。卒遇不然。便詫曰。此變也。此變也。殊不知天地鬼神。絪縕靈。

史記

卷十一

敬武

四十四

怪流行閃爍。其妙本自如是。奚有所謂常。奚有所謂變。特人有見不見。識不識耳。苟執其見與識者。以樂夫不見與不識者。是何異老農之量天也哉。老農曰。夕隴散聞。習見夫天時人事。么麼微驗。遂據拾鄉譚。撰爲謬語。若以陰晴水旱。豐歉天札之數。皆可豫占。其所以者。如曰。春旱難鄉。秋旱泥舍。如曰。一個星。保夜晴。如曰。雨打五更。月照水坑。如曰。日落烏雲。牛夜。楊明朝。覆得背皮焦。如此等語。不知其幾千百數也。而卒驗之者。不亦少乎。儒人之言天道。亦猶是而已。

矣。

受人觸事。喜生議論。而求之大道。則茫未有合也。見大官無後者。曰。美不俱得也。而白屋蓬蒿。多無繼者。何也。見英偶下僚者。曰。造物品才也。而崇階大拜。亦多珍重何也。見窮居工詩者。曰。詩能窮人也。而爲駸貧厄者衆矣。彼。崇耶。見詞客不祿者。曰。蘭推玉焚也。而冥頑天折者衆矣。彼。貴文殃耶。天地變化之至理。本不可知。而人之所覩者。遂耳。遂目。足以觀天地哉。

史記

卷十二

陳威

第十卷

軒轅闢。鑒著于本紀。而世有鼎湖騎龍之說。謂炎平。證見于世家。而世有辟穀輕舉之說。王子晉十七。夭亡。而世有緱氏乘鶴之說。淮南王安。謀逆自到。而世有雞犬同升之說。漢武曰。天下豈有仙人。蓋厭妄耳。重其然乎。彼唐明皇好神仙。而張果自稱堯侍中。朱章聖悅幻矣。而賀元自稱晉水部。皆乘世主耳目。蓋蔽而售其欺侮也。古之人。明目而達聰。視遠而聽微。彼瑣瑣迂怪之徒。尚莫適于造言亂民之刑。矧得而欺侮之。

標字由呂刑。似與舜典官刑相同。男子去勢。婦人幽

閉是也。蓋五刑除大辟外。其四者皆侵損其身。而身猶得以自便。親屬相聚也。况罪人謀罪。每輕宥於女子。縱使其同。亦當與男子等罪耳。若以幽閉爲公禁終身。則反苦妻子男子矣。且男子則絕其人道。而婦人人道仍全。則罪名一。而男女又迥不同也。何不許玩標二字。其法用水梃擊婦人胸腹。卽有一物墜而掩開其牝戶。止能溺便。而人道永不能矣。是幽閉之說也。則標二字始明。而取義本旁亦乃有意。

史記

卷十二

陳威

四十卷

野合。女子七。七。四十九。陰絕。男子八。八。六十四。陽絕。過此爲婚。爲野合。時叔梁紇過六十四。娶顏氏少女。故曰野合。

報應

楚王欲取息與蔡，乃先伴善蔡侯，而與謀曰：「吾欲得息，奈何？」蔡侯曰：「息夫人，吾妻妹也，吾請為舉息侯，與其妻者而與王俱，因襲之。」楚王曰：「諾。」于是與蔡侯以饗禮入于息，因與俱，遂取息，旋舍于蔡，又取蔡諸國，不假楚之取蔡，而假蔡之與楚，謀息也。宋君謂其相唐鞅，謀曰：「王所罪，盡不善者也，罪止不善，故不為畏。王欲群臣生長，不若無辨其善與不善，時罪之，則群臣畏矣，無何宋君殺鞅。」宋君臣無不以殺鞅為當者。

史記

卷十二 報應

四子

齊魏王操常賦官穀不足，問計主者。主者曰：「可以小斛量之。」操曰：「善。」後軍中言操欺衆，操謂主者曰：「當信女一死，厥衆不然，事不解，乃取徇行。」小斛益官，欺朝之軍門，操則欺矣。主者固罪人也。周武氏時，魚保家上書，請鑄銅匱，受天下書奏，其器共為一室，中有四隔，上各有竅，受表疏，可入不可出。武氏善之，未幾，蔡家投匱告保家，書為徐敬業作兵器，殺傷官軍甚衆，遂伏誅。周典來使臣，並以誅吏事武氏，或告典與丘神勳通謀，令使臣鞠之。使臣謂典曰：「囚多不承，當為」

新法，典曰：「取大甕，納囚，炭炙四周，何事不承？」使臣乃索大甕，火圍如典法，囚起謂典曰：「有狀，推兄請入。」典叩頭伏罪，歷與甕。保家與典自為之，尚矣。怪手唐開元初，突騎施可汗，守忠弟達弩，恨所分部落，少干兄，遂叛。奴失厥，請為鄯驪，伐守忠，戮服，遣兵擊守忠，虜之而遁，謂達弩曰：「汝叛其兄，何有于我？」遂并殺之。廣德初，僕固懷恩敗歸朔方，渾釋之將拒之，其甥張福以其謀告懷恩，殺釋之而收其軍，既而曰：「釋之舅也，彼尚貞之安有于我？」他日以事杖之，頸折而死。昔人

史記

卷十一 報應

四子

為將，恐于杯羹，君實功而發其心，由不仁也。達弩與部之見殺，豈不宜哉？朱全忠圖李克用于上源，克用總帳得出，楊彥洪謂全忠曰：「胡人急則乘馬，見乘馬則射之。」是夕，洪乘馬適在忠前，忠射之，彥洪面其兒，亦難咎于誤殺者矣。南唐徐知詢與客，聞延望井說知詢捐寶貨，結朝中勳舊，使歸心。知詢從之，遣延望如江都諭意，延望與知誥親吏周宗善，密輸款于知誥，既歸以誥陰謀告詢，詢入朝以望言誥語，誥曰：「以爾所為告我者，亦望也。」遂斬望，望人兄弟之間。

反覆所端。固死道也。宋齊丘相唐後主。後主以其多
植朋黨。事朝政。命殷崇義草詔。舉齊丘事。賜歸九華
山。顯其第。穴牆給食。齊丘嘆曰。吾嘗謀謀皇族。於秦
州宜其及此。乃經而死。嗚呼。天道好還。同於反手。機
發特巧。惟此數事。卒皆身蒙顯戮。甚爲天下後世快
心焉。如史記商君鞅治秦法嚴。舉國怨之。惠王欲殺
商君。商君逃去。至函谷關。關吏不知止之。日商君法
無符驗者。生之。商君乃嘆曰。爲法自斃。一至于此。宋
直多遜貶朱崖。陳謨大夫李符。通知開封府。未見趙

公及其黨。正人一空。將草公責詞。時宋宣獻序知制
誥。當直請罪名。謂曰。春秋無刑。漢法不道。皆其事也。
宋不得已。從之。及謂貶朱崖。宋猶掌詞命。卽爲之詞。
曰。無將之戒。深著于魯。經不道之誅。難逃于漢法。天
下快之。又蘇黃門輒責雷州安置。僞民歷章。惇下州
追治。及後惇謫雷州。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
丞相。破我家。今不可也。又永樂丁丑。承天門災。岳繼
脩正。草罪已詔。曹石言奸邪蒙蔽。不謂我曹。抑謂徐
有貞乎。潛于上。上命杖岳一百。謫戍肅州。室廬財產。
盡賜指揮李譚。譚得旨。自往據岳門。檢括淨盡。家人
出門。一一搜檢。苛辱特甚。無幾。上有岳還。通譯得罪。
上曰。李譚家產。盡岳正物。可悉取還之。岳亦往。譯
門搜括如譯。以復昔怨。初岳爲儒臣。貴無幾何。譯素
積不貨。皆歸岳岳復加厲。凡譯婦女出門。亦加搜索。
尤極醜。辱是又皆出爾。反爾。報應分明。若此。人生何
苦。要爲不仁不義。就人惡逆事乎。勝國處士王紹文
臨終。書示子孫云。利人事。可周旋。處雖獨力。亦當自
爲。害人事。雖欲諱。小一念不可妄。人有是心。庶幾

所宅者厚。而其發也不薄矣。若厚施薄報。如伍子胥進伯嚭。起卒護子胥。殷景仁引劉湛。湛卒抑景仁。張說救崔湜。湜卒廷說。韓愈薦李紳。紳卒謫愈。李德裕先起牛僧孺。孺卒排德裕。繼李又擢白敏中。白卒佐李。李薦知制誥。誥卒誣薦。歐陽公拔蔣之奇。奇卒攻歐。寇準任丁謂。謂卒誣準。王安石用呂惠卿。卿卒毀安。石呂大防厚楊畏。畏卒叛大防。張浚趙鼎舉秦檜。檜害浚。浚又我朝方遯。志寵任時。薦西楊楊脩實錄。乃謗方。叩頭乞餘生。西楊薦陳芳洲。洲族人討西

東坡 卷十一 報應

五十一

楊子猷。竟死西市。芳洲令徐武功。更名進用。武功竟置芳洲于鐵嶺。武功爲石總兵畫奪門之謀。石又置武功于金齒。殆後永嘉桂溪。亦頗類之。蓋世上別一慘夫。壬人喪心。反噬。操戈爲犬豕。不食其餘者也。衛青少服殺平陽公主家。後爲大將軍。貴顯震天下。公主能離擇配。左右以爲無如大將軍。公主曰。此我家馬前奴也。不可。已遍擇群臣。貴顯無如大將軍者。迄歸。大將軍丁。青公起甲第。鉅麗無比。軍卒楊果宗躬負土之役。勞苦萬狀。後果宗以外戚起家。晉公得

罪貶海上。朝廷以其弟。賜果宗。居之三十年。王統爲侍禁三班院差。監宿主第。語同事曰。吾輩受寒熱。成。不知誰家。斯居此。既而銑尚主。不逾年身居之。又劉美少時善鍛金。後貴顯。賜與中有上方金銀器。皆刻工名。其間多有美造者。世事翻覆如此。

宋以乙亥取江州。亦以乙亥失江州。以丙子取江南。亦以丙子失江南。以己卯混一天下。亦以己卯亡國。取天下于孤兒寡婦。亦亡天下于孤兒寡婦。以爲報應。幹離不入汴京。宋臣有詣其營者。觀形貌絕類。堯

東坡 卷十一 報應

五十二

祖。殺太宗于孫。數盡。而伯顏下臨安。有識之者。後于帝王廟中見。周世宗像。分毫無異。此二事報應。不尤異耶。

前輩時人碩士。身不庸于時。胷不類于世。鬱積而不得施。終于淪落。而萬分不獲自見者。豈天獨遺之乎。時已過矣。世已易矣。乃一旦後之人。輒與焉。追考所自出。其行誼之美。聲名之光。乃有高官臙。仁。曹贊厚。祿。身享之人。所規嘆莫與比者。天豈終遺之乎。嘗觀諸慶田父。田美可歲易。而地方難繼。若弗爲歲計。我

所積將益微，田有水可種，而于五穀美而晚實，而水源有限，若決弗蓄，源將涸，秋旱何恃，而晚實之種，將不可冀，誠使良農于此，間歲而易，必美以休養，地力，水不時沒，逮苗垂穗，而一灌之，源深流長，足待晚穫，且十倍，嗚呼，其理如是，天于人，何以異是理，然則謂天無意斯人可乎，嗚呼，是有人事存焉。

我身蹈丘柯，爵位不早給，固宜常有人文章紹編制，韓公此語，蓋即天之報施，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之意，公子視金根莫辨，文章家稱不肖焉，而公孫承狀。

東事

卷十二 張應

五十七

元及第，爲時聞人，此語固不誣也，然繫乎天者，終非人所能必，白髮被兩肩，倪庸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固公此語，又當誰責，張綰云，先生厚取子躬，薄取于世，其後宜有典者，而六代之際，迄無所聞，此亦先生所謂天道幽且遠，凡神茫昧者也，世有貪淫于德，無功而受上賞之徒，其復祚彫落，不克永世，論者曰，天道昭昭，可爲貪夫炯戒，而又有不盡然者，耶齊顏天之事，宋諸君子，謂天道不啻就一二人身上論之，信矣哉。

自樂天任杭州，秋滿日，愛天竺片石，取之歸，其詩曰，三年爲刺史，飲水復食菜，唯向天竺山，取得兩片石，此抵有千金，無乃傷清白，麻城俞立菴先生，開門授徒，有學行，洪武初，令都昌憂還，惟一弊篋，家人啟之，得布裘物甚重，意律貴也，視之，乃官中一斫柴斧耳，其清操如此，按樂天子名道護，甫三歲卒，立菴孫名元，目盲不妻，後入存卹院，嗚呼，二公平生忠厚廉潔，宜子孫昌大，乃至如此，斯理殆不可曉，書之以識感嘆。

東事

卷十二 張應

五十四

秦滅六國，趙獨可憐，長平之役，戰而斬者四十餘萬，降而坑者，又四十餘萬，卽于此時生一男子，曰趙高，先後殺始皇之二子，而滅秦之宗社，生一女子，曰鄭姬，陰以呂易竊而莫之覺，全盛一統之業，忽然瓦解，此兩人蓋從內亂之，趙國之冤氣所化也，秦滅六國，絕獨無罪，誘懷王而幽囚以死，卽方未寒，王剪六國，萬人，風驟雨至，五湖七澤，勢如破竹，陸終熊羆之後，湯無子遺，卽于此時生二男子，于東楚，曰陳勝，吳廣，生二男子于西楚，曰劉季，項籍，奮臂大呼，四方響應。

應神都天關三月號烟七百年之基拱手付焉此四
人者蓋從外取之楚國之債氣所化也孰謂天道賡
賁耶

蘇子由言呂微仲性闊邊事河事皆乖戾故其子孫
不達斯言誠是矣然呂氏若東萊者不幾盛乎夷簡
爲相陷郭后于廢死臣子之惡孰大于是而有公著
爲之子有希哲有本中爲之諸孫爰及六世有祖謙
稱巨儒衣冠詩禮不絕者二百年天獨何報夷簡之
速也

史記

卷十一 報應

五十五

太尉韋儻爲領軍于忠所害嘆曰吾一生爲善未蒙
善報常不爲惡今以惡終又宋唐事劉浩以義廉黨
被收謂李弘日相勸爲惡惡不可爲相勸爲善正見
今日此卽范滂臨刑語子之言天可必乎而君子不
以驟其爲善之心就三人觀之湛魏子爲善多矣宋
陸務觀云爲善自是士人常事今乃親身福報若市
道然吾實耻之使無福報應可爲不善耶

五代之君恣行殺戮視人命如草芥今日赤某人族
又明日赤某人族而欲望社稷之久得手故梁自高

祖朱全忠于開平元年革命在位凡六年而爲其子
友瑋所殺友真復殺友瑋而立又十年而國亡唐自
莊宗李存勗于同光元年革命在位纔四年而遜信
烈擁兵向京師存勗遂爲郭從謙所殺遜信烈既立
是爲明宗在位甫七年而其子從榮作難遂至不起
既而從珂殺從厚又三年而契丹立晉自高祖石敬
瑭于天福元年革命在位凡七年而其子重貴立又
四年而爲契丹所滅漢自高祖劉知遠于晉開運四
年二月辛未革命知遠次年正月丁丑逝世其子承

史記

卷十一 報應

五十六

祐立又三年而其國亦破周自高祖郭威于廣順元
年革命在位凡四年而柴榮立是爲世宗雖能于五
六年間取秦隴淮南復三關然亦果于殺戮故亦不
旋踵而斃始自唐末至于國初上下凡五十餘年而
天下爲梁爲唐爲晉爲漢爲周國命凡五革陳洪進
初與張漢思爲副使左右將從放死洪進推漢思爲
副使而已爲副使漢思老且傾洪進實專其事一日
有狂僧行雲者謂洪進曰昔周公多疑人前後誅殺
甚衆然不能害公者蓋公當爲此河王且人有千歲

之勝者尚不可害况王者而可害乎但坦然任運則他日善終歸下子孫蕃盛若懷策殺人則終當蒙不善之報鮮克令終矣洪進深以爲然凡師衆十六年不敢妄殺一人雖犯極刑而情理可恕者亦行寬貸初廢漢恩諸子力請除之洪進堅持不可故漢恩得以善終行雲間而嘆曰陳氏五侯之報今于此而定矣及洪進歸朝改鎮福州其子文顯爲通州團練使文顯文顯文顯皆爲諸州刺史是爲五侯一如行雲之言雖然祖上分美禁庭喋血余臣潘聖懷及骨肉史東——卷十一——五十七

而皆永世抑又何哉會稽尉鄭虎父嘗爲似道所配請爲監押似道時寓建寧即元寺虎臣至奉其寶玉撤橋蓋舉行秋中令昇轎夫唱杭州歌謠之聲辱罵至至泉州洛陽橋遇裴李自漳州放還見于客邸李賦詞贈之詞云余歸路君來路天理昭昭胡不驅公回國會竟何如云云長短句似道俯首謝焉盧多遜南遷朱崖逾嶺惠一山岩店輒舉止和淚頗能淡京華事盧訪之舉不謂盧也日家故汴都累代

仕族一子事州縣盧相公違法治一事子不能承遂竄南方到方周歲盡室淪喪獨殘老嫗流落居此意有所待盧相欺上罔下倖勢害卿天道昭昭行常南竄未亡間庶見于此以快宿憾爾因號呼泣下盧不待食促駕而去李衛公在朱崖郡北有望闕亭題詩云獨上江亭望帝京烏飛猶是半年程碧山也恐難歸去百匝千遭遶郡城城南小禪院因步遊之見老僧壁內掛十餘葫蘆公指曰中有藥物乎僧曰非也皆人骨灰耳太尉嘗袖朝列爲私憾黜于此者貧道偶之因收其骸焚之貯其灰俟其子孫來訪耳公惕然如失返走心痛是夜卒

唐路岩密奏臣下賜死者命取結喉三寸進驗至岩死自罹其酷行刑處即楊牧死所先君隨敗亦應此李懷仙者史朝義之將也朱希彩者李懷仙之將也李懷璣者朱希彩之將也懷仙殺朝義故希彩亦殺懷仙希彩殺懷仙故懷璣亦殺希彩先是朝義殺恩明恩明殺慶緒慶緒殺諫山而諫山恩明爲賊首則皆殺于其子夫以一貌相承六傳不真其故何哉天

道之好選夷俗之沿襲而玄宗之昏淫縱惡于前肅代二宗之姑息養惡于後也。

史稱宋徽宗盡廢錢幣吳越王錢鏐入宮適生康王復爲高宗建都錢塘夫錢王起義浙中破走黃巢有保陳江南之功非他僭亂之比再世而爲天子復都錢塘且享壽考豈非天道酬其功德之厚耶

漢丙吉傳地節三年掖庭官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宜帝親問然後知古有舊恩而終不言大賢之制詔丞相封吉爲博陽侯臨當封吉疾病

史取

卷十一 報應

五十九

上憂吉疾不起夏侯勝曰有陰德者必享其報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瘳後五歲爲丞相宋陸務觀舊聞云宣和末蔡京病篤人皆謂必死矣獨晁冲之叔用謂先君曰未死也此老敗壞至此若使安然死屬下備極哀榮豈復有天道哉已而果不死至脩州之京而死于潭善惡之報如此夫賈似道母憂再起馬廷鸞病亟早退禍福亦可驗矣

吾聞大德得祿位名壽蓋有祿有位有壽者矣名不

終與也龍逢斬比干剖長弘瑯子胥浮伯夷叔齊飢靈均沈皆古之無福人也

元魏馬后淫兒弑逆竊國大柄而獲考終及胡氏效尤不免沉河唐武后腥穢人紀冒于屏教而享壽考及韋氏繼軌終于授首夫以胡韋二氏論之信不善之不可殄也而馬武二氏何獨微福于天有厚幸耶汪補知虔州謝表有清朝有味自首無能之語蔡確爲特御引杜牧詩爲証以爲怨望罷之蔡後爲相致譴復以車蓋亭詩得罪亦天報也

史取

卷十一 報應

六十

憤憤生曰人謂惡無及嗣之罰故張湯酷烈慘及其身善有延世之賞故安世溫良休垂後裔信天道弘矣夫父不能累子而子且足以光父是在湯一人不與也而合湯父子論之不又幾并乎如房杜既有濟世之功焉爲一傳而覆既贊二王十子之死又何爲身以功名終至姚宋子孫又皆以貪淫敗類豈善者又弗延世而罰者且獨及嗣乎夫子之知吳宰嚭也曰天生宰嚭所以亡吳吳不亡嚭不死此大聖自有前知而夏侯勝之料丙吉果五載而爲丞相是叔用

之料慕京果貧儕而死于潭果皆真知其有必然者耶抑亦其機中耶嗟嗟于公高門嚴經除墓古今遇有其人而指亦不數數居也亦可以驗天道矣

人事盡而聽天理猶耕墾有常物豐歉所不可必也不先盡人事者是舍其田而弗芸也不安于靜聽者是掘苗而助之長也孔子進以禮退以義非盡人事歟得之不得日有命非聽天理歟

憤憤生曰人謂善惡報應天道確然如操左券直取諸寄彼不信者卽日爲庸愚而余獨謂堅信者在賢

東坡

卷五

雜論

六十一

智猶然庸愚等耳嘗論之夫虛空混沌者天地虛空故無形混沌故無知無形無知故無視聽不具輪矣卽以神靈大物昭昭在上而安祥樂皆自其一氣流行無心成化初未嘗俯眎人間之善惡而日月屑焉爲之錙銖較量也果其一較量至報以某也福某也禍某也福多福少某也福多福少某也福始福終某也禍始禍終則天亦有時乎窮大抵善惡者人心境自造也善惡自善惡不必其一配福禍也福禍人時命偶連也福禍自福禍不必其一符善惡也

人見善與福逢惡與禍會天道固不爽也然不數數見也善福未必善福未必惡天道不幾好乎何止此皆是也夫福禍者善與惡共之者也既日時命并不得言報應而故相配相符則泥之泥者也人求其說不得則曰天道不測天公不懲性天定勝人人定勝

天此何異痴人說夢又求其說不得則以一人之身論先後世是作者一人受者又一人也以現在之身論前後世是作者一時受者又一時也彼所受如所作福同素有福亦自報若所受不如所作福者何獨

微幸禍者何獨蒙辜不義敵人踰越之恩匪人脩省之路乎又何不身作身受之爲親切顯應乎至冥報一說尤爲止啼嚇鬼之智無足道也卽謂天人感召而或然或不然造化恐無全功變謂事理宜然而可知如神靈亦難擬議故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又蒙莊氏之言曰六合之外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論而不議皆此意也然則脩身君子于此將奚從耶吾謂在天之天渺茫無據誠有如云善不可爲何況于惡者惟在人

東坡

卷五

六十二

史 285—442

之天與實現前則有善必不可不爲惡必不可不去者而在人之天謂何夫及之已而有自覺分數者非吾良心是乎詢之人而有與衆同好惡者非人必論是乎良心炯然公論昭然此在人之天轉較在天之天就爲顯應孰爲親切試觀一善也自覺其憊而衆有同好吾卽心進日休是善當爲也吾惡知爲所當爲原無求福心則福之去來吾聽之矧未必真有福矣者而何必問福一惡也自覺其欺而衆有同惡吾亦心勞日拙是惡不當爲也吾惡知每爲其所不

更廣

卷十一 感應

李三

爲原無避禍心則禍之去來吾更聽之矧未必真有禍我者而何必計禍總之禍福報應乃古聖賢特爲世間累頑冥不悛者立法而非其爲自好者道也自好之人論道義不論禍福其于報應信亦可不信亦可彼頑冥不悛之人非誘以福惕以禍不能動也正使之不得不信有是報應也如釋氏教人必曰天堂地獄正以凡人語及天堂則津津焉喜語及地獄則俯首焉懼佛蓋陰操人之喜懼而放詛此兩端究若耳聞目見悍匹夫匹婦有道德刑政所不能化者猶

賴有此束縛禁其邪心庶無卽于淫僻耳而盡世真有所謂天堂地獄者耶觀之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夫日餘曰必有正氣其不必有之中又度其有必有者曲爲世醒也玄鑑謂子云勿以善小而勿以惡小而爲之正恐人惑于爲不爲之兩介而決其可爲不可爲者廣爲世微也老子曰禍今福所伏福今禍所倚董子曰吊者在門賀者在閭賀者在門吊者在閭又正恐有人爲甘爲惡不爲善而不得不遺其常以明爲世誘也孟子曰

更廣

卷十二 感應

李四

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夫且爲且致矣而又曰莫爲莫致亦深見禍福之無憑而不得歸之天命以別爲世解也夫古今言禍福無惡者姑不暇枚舉然必首曰顏夭歸壽乃說者又曰曰天而流芳千載驅壽而貽臭萬年夫此身後名耳夢幻泡影顧以博生前一日之攝受雖婦孺亦知其有不然者矣而宋世風波一獄尤令千古痛心縱謂賊情有其報彼聞且見者誰而已無救于生前三宰之慘矣使天道有知又誠有所云天道固如是乎而其

他固可知矣。余邇來聰明淵博之士，遠欲就一二人，概千萬人，以一二事，概千百事，如鴻苞，釋史，前定果報等書，搜集頗富。伊固自命神理，而高風鑒影，余實未敢以爲然也。余座右聯曰：矯矯人爲無善惡，茫茫天道有炎涼。敢請質諸雷霆，余言止此。適客有難余者曰：吁嗟乎，吾不信天道，惟子一人可耳。而天下惡人多，善人少，卽示之以有，猶然不悅。倘并日無，則紛紛藉藉，所謂幸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余應之曰：唯唯，否否。余正爲夫藉藉者而發也。夫史蹟

卷十一

雜錄

本五

以涉茫無據之天。吾說爲有，彼爭爲無。聚蚊集舍，妄以塞堅距之口。而折其不肯之心。故余持指其真實現前，顯應親切者。曰：良心。曰：公論。夫此良心公論者，何是孩提之顚，咲也是特亡之幾希也。行乞之禮義，而盜賊之平旦也。赫赫師保在前，洋洋鬼神在上。而整鑿著龜在左右也。有一人而不有者乎？有一時而不有者乎？有一事而不有者乎？呼吸毫釐，絲絲皆是。而彼又焉所逃避焉。所談托彌縫自解免乎。夫惟無以解免也，不惟敢于爲惡者，聞余言，懍懍無所容，卽

有意爲善乎。亦輿然自失矣。客無以難遂行。

吳有守一王公家臣，古愚吳公民，比隣而居，相善也。同邑有顧松岩者，年八十餘，一日偶臥夢天上旌旗閃閃，笙簫大作。兩童子各持一鶴，從天而下，分送王吳兩家。夢覺，猶聞天樂隱隱。遂就兩家問之。同時各得一子。天順元年五月二十七日午時也。松岩因賀兩家，命王翁子，乳名曰鶴祥。吳翁子，乳名曰鶴瑞。兩君暫年，脩飾美安，同入里塾。王名政，吳名學。邑有神相李公望，見兩君曰：皆當持法憲，久富貴，而吳君之

史蹟

卷十二

本六

耳及玉枕更勝，必登一二品。成化十年甲午，兩君年十八，同入邑庠。文名日起。庚子秋，同應南京鄉試。俱下第。王君惓惓成疾，守一公力爲醫，肅不放，疾甚聞鎮江商行道士朱文禮，善請仙，言生死有驗，守一倉延之至家。道士齋戒再日，焚符皮請，久之，忽聞異香，空中有大吼聲，訖及動，書曰：我非仙，過姓朝泰山神也。爾子王政，故仙吏，以爾祖父五世修德，故降生爾家。他日當爲天子忠臣，生時嘗顯其祥矣。奈爾生子之後，不務節德，日營營於利，求折毫毛，母兄死，薄殮

之欺凌寡類孤侄。多分其產。上帝怒。已削爾之富貴。封爵。并奪爾子政官五階矣。爾又于某日設計。併購人之屋。而薄其價。又于某日強買隣友肥田。而不盡償其值。某日謀娶富貴寡類爲妻。利其資財。而嫁之。某日以小忿。致租戶徐堪于法。故上帝益怒。奪子政科甲。并餘政復恃才虐人。不和于俗。日思榮顯之役。何以謀名。何以交結。何以謀利。何以報譽。何以行勢。故上帝已奪其壽半。近復逆于父母。問對之詞。詞色無不狠戾。故併奪其餘年。今必死。且墮落矣。大抵上

史記

卷十一 靈應

本七

帝付一人富貴榮壽。皆祖宗積德所致。承之者當行孝弟仁厚。退讓謙和。勿作惡事。庶幾永久可保。苟作一罪過。上帝必知。隨其惡業之大小。而奪其所付之富貴。秋毫不可與也。即觀爾庭中之杏樹。豈壽天生之嘉木乎。未灌以水澤。而沃以湯油。雖欲不死。不可得也。爾父子之承天。何以異此。爾邑中諸生李禁。陳某皆甲第人也。以所爲不善。天故奪之。徒負其才。終當老死。彼負天。非天負彼也。時有黃孫婦翁。故廣學善辨。與神博論陰陽。黃爲心服。作長歌記其事。三日

後。王君政死。守一翁哀慟自怨而已。其與王政同日。時生者吳君。初號海州。二十七歲於鄉登科。聯第進士。任補承使者。封古愚翁爲監察御史。古愚翁榮貴幾二十年。見其子巡按兩省。大盡令終。海洲君仕至長憲。三品致仕。一如相工之言。海洲君歸而思松岩翁之夢。更其號爲焚鶴道人。亦享高壽。弘治中。陳公子才清雅。能文章。足稱名家子。初應舉時。夢見道人裝者告之曰。子醉魁也。陳公好酒。以爲譏已。夢中大怒。道人笑解之曰。子真當得魁。聚第進

史記

卷十一 靈應

本八

士入中秘。爲司諫。官止中丞。公喜而覺。以告其妻弟。準子虔。虔少而異數。日今科未得舉。醉乃辛酉二字。富在來科矣。至十四年辛酉。果舉于鄉。再赴會試。再不第。以爲夢中道人欺已。下第歸。過濟上。見一道人。定若夢中所見者。陳公心動。道人亦笑。引公入一村。落大樹下。陳公聽論夢之不應。道人曰。天數固有定。而轉移在乎。人作善降之祥。一作不善。殃隨降之。況復真。有祥乎。卽如天子寵一大臣。厚與爵祿。大臣者。苟不効忠竭力。尸位倖食。天子能無奪其爵祿耶。苟

或特寵而專肆威福。刑戮隨之矣。大抵天數國法。聖經未嘗有二也。子繁舉後惡念百起。而所行某某五事。以致遂有田三百畝。損德多矣。安得復興天之不奪汝福耶。從今後當修德行善。或保天年。不然。并奪汝壽矣。陳公涕泣再拜。拜起。道人不見。歸以通告親族。斷酒閉門。不與外事。此前若兩載人後。還訓導罷。歸以貧壽終。事詳公自撰北游日記中。

吳中有一生。敏悟無比。十三歲已通經入郡庠。明年應食。年十九歲。時嘗飲友人家。迫夜入。偶失養者。更夏 卷十二 六九

適晏公廟。廟內云。急差人送少卿。果有光若燈籠者。一在前走。走數十步。遇家人而光忽不見。因此爲信。益輕物傲世。性好酒。飲不醉不已。醉輒侮人。尤惡僧道。及奉佛信神者。正德三年二月內。惠山飲醉。戲張中丞。又指斥東嶽神。是夜醉臥舟中。夜分。忽有神赫赫之去。見殿上一朱衣金冠者。曰。汝等佛侮神久矣。佛固不與較也。東嶽神命吾換汝心。正欲分辭。而刀已入胸矣。取去其心。以他心易之。痛不可忍。極聲叫號。舟人奔走覓之。見踞錫山下樹林中。扶之入舟。至

午方能言其始末。晚抵家。猶能述其事。告大父。父泣。明日已昏。然非告矣。

都御史韓公雍。姑蘇人也。爲庠生時。聰明豪放。不脩小節。見惡于掌教先生。特自于提學御史真熙之。御史見公丰采年少。責之曰。賭錢。盜酒。秦婆娘。三者俱矣。卽以此爲對。公應聲曰。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御史大奇。謂諸生曰。人孰無過。改之爲貴。若等能保其改過乎。衆未敢應。公隨言曰。弟保之。我能改過也。如不改。不敢見矣。諸生保置。聽其改過。公痛革前

非。發憤讀書。不一二科。登進士第。官御史有聲。陞食都御史。還撫江西。摘奸如神。愛民如子。條畫庶政。皆經久之計。今去六十餘年。尚無有易之者。無錫磚橋李翁豹。誠實不欺。生平無失行。年八十餘。日以脩身寡過爲事。家奉岳武穆王像。翁嘗夢王告曰。明日有一顧尚書過此。以其祖積德而生。詰午。松開顧公可。適騎而至。翁延飲之。告以夜夢。時顧方爲諸生甚少。及長。登進士第。任職三四年。歸復詣翁。翁復夜夢王告曰。顧生任性傲物。心術已偏。不當大顯。

且不壽。翁夢中曰：其祖積德，遂無報乎？王曰：何可報？報當移其慶于他孫耳。松園果不久于宦而卒，且新其嗣，其從兄可學已致仕久，固與元相厚善，一旦薦之于朝，起爲通奉，不數年，遂入座，加太子太保。唐人李登，十八魁鄉薦，後不得第，叩葉靖法師奏章，詢之一人曰：李登上帝賜以玉印，當作狀元，爲右相，緣魁薦時親一隣女，降第二甲，再薦，橫侵見屋，甚至構訟，降第三甲，薦在長安邸，私一婦人，懼其夫知，開以罪，降第四甲，及四薦，屢與隣女私，已割其祿，竊寄史取。

卷十一

報應

七十一

徐公恪，采川巨族也。父有子七人，久析，獨恪獨出，甫生時，嫡恐諸子難容，令老嫗以盒持付他人，其長兄先夕夢一金鯉躡泥污泥中，以手援之，清波不離，所謂次日坐廳事，瞥見老嫗持盒中有兒啼聲，兄駭問得實，遂卽轉至母所，告曰：兒何來？母曰：爾父生也，兄曰：既父生，何爲此？母曰：以爾輩析久難動耳，兄目不然，我輩有產，各識十之一可乎？母曰：誠如言，吾令其母鞠之，後恪讀書成名，歷宦二十載，位至大中丞，已

上七人俱不仕，而恪獨顯要，及長兄甥故督東枝三年報德云。

高祖初取天下，皆功臣謀士之力，天下既定，呂后殺韓信，彭越，英布等，夷其族而絕其祀，傳至獻帝，而曹操執柄，遂殺伏后而滅其族，或者謂獻帝卽高祖也，伏后卽呂后也，曹操卽韓信也，劉備卽彭越也，孫權卽英布也，故三分天下而絕漢，雖穿鑿疑似之說，亦近乎報施之理。

史取

卷十二

報應

七十二

唐故劍南節度使大尉葉中書令韋皋，既生一月，其家召群僧會食，有一胡僧貌甚陋，不召而至，韋氏家童咸怒之，以敵席坐于庭中，既食，韋氏命乳母出嬰兒，請群僧祝其壽，胡僧忽自陞階，謂嬰兒別來無恙乎？嬰兒若有喜色，衆皆異之，韋氏先君曰：此子生纔一月，吾師何故言別久耶？胡僧曰：此非禮越之所知也，韋氏因問之，胡僧曰：此子乃諸葛武侯之後身耳，武侯當東漢之季，爲蜀丞相，蜀人受其賜且久，今降生于世，將爲蜀帥，且受蜀人之福，吾往歲在劍門，與此子友善，今聞降于韋氏，吾因不遠而來，韋氏果

其言。固以武侯字之後。章氏自少金吾節制。創而軍
累遷大尉兼中書令。在蜀十八年。果契胡僧之語也。

史記

卷十二

報應

七十三

筆紀

古今事有符合者。韓信破齊。歷下田橫烹鄭生。耿弇
破張步。殺伏隆。曹丕甄后。周世宗符后。死諸葛走生
仲達。死姚崇。算生張說。張德興。裴裴。晉公。與皇祐中
言者。捕王德用。因夏人殺楊定。與孫贖。新羅。用事皆
同。

又晉蓋公刺客鉅鹿。不殺趙宣子。梁王刺客不殺委
盜。麗羣刺客不殺杜林。果興刺客不殺崔琦。楊導。刺
客不殺蔡中郎。劉平刺客不殺先主。劉裕刺客。慕容

愛顯

卷十二

筆紀

七十四

不殺司馬楚之。唐太子承乾刺客張師政。不殺于志
寧。葛從簡二卒。不殺許州富人。淮南張顥刺客。不殺
嚴可求。西夏刺客。不殺韓觀公。苗劉刺客。不殺張觀
公。孰謂賊盜無義士乎。

○沈瘦事。前有豹。後有昭。累望塵之漲。前有黨。後有
岳。青紅葉之鄭。前有虔。後有谷。致水鱗之王。前有解。
後有延。又有楚僚。他如雪中高卧。有袁安。又有楊定。
看竹事。有王猷。而有袁粲。喫炙事。有顧榮。有何遜。若
是乎。不可悉數也。

○韓信爲呂后所殺。韓通爲杜后所殺。韓侂胄爲楊后所殺。韓震爲謝后所殺。四人皆將相。皆姓韓。而皆死于婦人之手。亦異矣。

○讀書不窺閤。人知有董生。而不知有桓榮。避世不受人推戴。人知有周市。而不知有張純。易子立孤。人知有程嬰。杵臼。而不知有鮑廣。父梁。買子去國。謂其民何患。無君氏往從之。人知有太王。而不知有楚昭。願借一年。人知有寇恂。而不知有耿純。悉聽驛鳴。人知有張子厚。而不知有戴良之母。縱囚復還。人知有

史記

卷十二 韓信

七十五

唐太宗。而不知有虞延。稱爲仲父。人知有管仲。而不知有秦宓。辭不尚公主。人知有宋弘。而不知有宋嘉。尉遲敬德。佩韋自緩。人知有西門豹。而不知有范史。好長廬。人知有孫登。而不知有向栩。袒袂棄子。而辟服。人知有鄧伯道。而不知有劉平。武康之民。題劉勳賦。人知有彌衡。而不知有杜正玄。奉不遵仇。人知有趙武。而不知有解狐。死而浮江。人知有伍胥。而不知有司馬子期。毀淫祠。數多人知有狄仁傑。而不知有李德裕。家貧妻求去。人知有朱買臣。而不知有王歎。

四時。人知有漢南山。而不知有南北朝徐伯珍。兄弟四人。家甚貧。皆白首相對。時人亦稱四皓。此皆同姓而非異姓。萬石君。人知有漢景時石翁。而不知有漢宣時弘農太守馮楊。八子皆二千石。號萬石君。茂陵泰襲。與群從五人。同時爲二千石。號萬石恭氏。唐武城張文瓘。四子皆三品。號萬石張家。宋順昌廖剛。四子遇過迷達。皆秉麾節。號萬石廖氏。種瓜。人知有郭平。而不知有步騭。郭原平。皆領人知有時苗。而不知有羊篇。量沙。人知有檀道濟。而不知有晉胡彬。去後

東坡

卷十一 韓信

七十六

見恩。人知有何武。而不知有羊立保。垂手過膝。人知有蜀先主。而不知有慕容垂。李祖昇。累宣帝。宇文太。自眉。人知有馬良。而不知有劉雅。手文曰友。人知有季友。而不知有累武。手文曰武。隋文手文曰文。魏娶妻士。人知有張憑。而不知有漢滅洪。金蓮獨人知有蘇軾。而不知有唐令狐綯。乘朝馬車。人知有司馬相如。而不知有郭丹。負土成墳。人知有虞色。而不知有桓榮。桓真。二陸。人知有晉陸機。陸雲。而不知有陳陸璣。陸瑜。有宋陸九齡。陸九淵。蘇李。人知有漢蘇武李

陵而不知有唐蘇味道李嶠蘇頌李義李杜人知有李白杜甫而不知有李因杜喬李雲杜象李膺杜審曾子人知有漢成帝張霸張魯子而不知北朝南昌滕曇恭號滕魯子平林李士謙其伯父陽曰吾魯子唐初處陳京曰如魯子

鄭唐束縛于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劉通劉騰身爲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擢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

史記

卷十二 世家

七七

沐爲漢儒宗此皆漢音博辨之士能自解脫至于蜀賊李順已正典刑后陳文璣獲其真者過去三十餘年年踰七十復斬之張奎義識黃巢于群僧中爲雪寶禪師宋之問遇駱賓王于靈隱寺南嶽僧見姚泓于封禪寺主僧乃巨寇明馬兒江州間逼寺僧死後雖青子背云李重進宜和老內侍遇林靈素于蜀道李次仲遇姚平仲于廬山非皆倖然之左多能逃命

丁一時子

周昌以漢高帝止桀紂帝不加罪劉毅以晉武帝此

桓靈帝以爲直文帝勞軍細柳軍尉不問詔而帝善之光武夜獵鄧曄扣關不問而帝賜之唐太宗使宦官夜至軍門段志玄不納而帝嘆之玄宗遣輕騎召薛訥解琬不得入而帝美之錢鏐徵行北城門吏不啓關而鏐賞之又王滿德在平朔門拒姚興夜歸謝莊居守夜拒宋主張耀居守夜拒北齊主而俱不聞其加罪卽元弘吉利氏夜拒顯帝中道臨幸而帝反以爲賢此皆帝王盛德事也至唐呂元膺擢不關城門之守者以重職較李膺之殺竊亭吏何如耶他如

史記

卷十二 世家

七十八

陳瑒爲袁木初草檄極詆曹公及歸德而曹公不責駱賓王爲徐敬業草檄極詆武氏傳京師而武氏不怒英雄舉措大抵如此嗚呼當塗代漢周紀亂唐豈偶然哉
袁紹誅宦官無須多誤死冉閔殺胡羯多須多濫死應侯相秦必殺其辱已者韓信王楚反官其辱已者趙高指鹿爲馬陰中其異已者朱溫指大柳宜車轂反撲殺其佚者蓋各係其達也
季羔避難而聞者室之子胥出奔而適父護之商君

以命而令人拒之。項籍敗。而田父給之。得人之與失人。何啻千里。

漢高知吳王濞必亂東南。許都知曹操爲亂世英雄。孔恂及齊王攸。識劉淵必亂。王衍識石勒將爲天下患。潘潛知柯王敦江外爲見賊。張九齡識安祿山必亂幽州。王敘文知劉闢必亂蜀。呂晦知王安石必誤天下。陳瓊識蔡京爲國家賊。天下之大賊。此明知其亂。且聞國家運數有欲弭之不得者。至敗及其身。如趙括嚴延年潘岳之敗。其母知之。晁錯顏俊之敗。其

史蹟 卷十二 雜記 三九

父知之。謝晦之敗。其兄知之。劉毅崔嵬之敗。其叔知之。韓侂胄之敗。其侄知之。伯宗之敗。其妻知之。呂祿之敗。其姑知之。符承祖之敗。其姨知之。張華李林甫之敗。其子知之。王仲舒之敗。其友知之。王晏之敗。其弟知之。蕭至忠之敗。其婿知之。潘炎之敗。其婦翁知之。至于主父偃蔡京丁謂之敗。併已亦知之。而終不易轍者。何是當局者迷也。又如羿善射。而卒以射見殺。彭和善御。而卒以御致害。而卒以晚妻妖淫敗道而死。蘇秦遊說。而卒以口見判。福壽善醫。而卒以醫亡身。蘇

雍善視盜。而卒身死于盜手。黃公以赤刀制虎。而卒爲虎所食。費長房以符制鬼。而卒爲鬼所殺。陳耽以和致位。而卒以和慘死。法師騎龍致雨。而卒爲龍所殺。身如裂帛。劉交女舞竿上。竟遭撲殺。則又以周身之術。自敗其身。語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擇術不可不慎。非是之謂乎。

隋室既受周禪。蘇威還歸田里。節矣。而終失身於隋。偶之朝。金虜議立異姓。秦檜抗言見執。義矣。而終誤國。渡江之後。令終之聲如此。王莽女爲孝平后。獨疾

史蹟 卷十二 雜記 八十

不起。守志終身。曹丕妹爲孝獻后。以鹽抵軒。涕泣橫流。楊堅女爲天元后。憤慨不平。形于辭色。徐諱女爲太子。建妃。聞呼公主。則涕泣而辭。司馬炎諸祖安平王。王平。自稱有魏貞士。不預廢立之謀。武曌姪女。平王。依緒。棄官不受其賜。歸隱嵩山之陽。宋溫兄廣王全昱。責其誠。唐社稷。知有廢宗之禍。此三男子。四婦人者。不趨其至親。所爲如此。可以見天理人心之不已矣。蕭綏也。而蚤非蕭。則不能載身以彤化。綱。殊出也。而殊非綱。則不能憑虛而充食。嗟乎。伏悲其軀者。

乃出。自其腹也。吾于是乎有威。

不崇以明妃曲教綠珠。而綠珠爲舉死。晉知之以綠珠詞寄碧玉。而碧玉爲知之死。趙象以綠珠碧玉事調非烟。而非烟爲舉死。妾婦有情。趙相咸激。能以死自見如此。窮其死。則非烟不如碧玉。碧玉不如綠珠。而明妃失身于胡。可惜也。茲爲書之用。敬世之爲男于知義者。

卷十二 傳記

八十一

駢語

千金買賦。詞人幾受望斷之污。三語辭機。巧宦速竊洛南之徑。

肅敬烟霞。粉土假清虛而鬼担。留連詩酒。淺夫托驢達以欺人。

多見吟龍。僅免豚犬之譏。有子偵轅。空代馬牛之作。孔顏貧賤。灰千古庸士之心。湯武征誅。啟後代奸雄之口。

房帷脫矣。炎涼更甚于路人。村墅愚兮。衣缺獨嚴于

史筆。 卷十二 駢語 八十二

饑寒迫體。狂君學佛談仙。妻于生甕。任爾出將入相。踞鷄走狗。緩急時有一割之需。繡虎雕龍。安危全無半臂之用。

但求同理。理固有賄而窮。惟求天知。天更難爲盡信。經年肝肺。而息不償勞。焉得生收子母。皓首窮經。而日以爲歲。何如早脫皮囊。

商鞅有意強秦。以立信近苛。而爲法自斃。安石有心。填宋爲任人多聞。而衆惡皆歸。

仕路清廉飭一身之簞簋。而君民無補。遺白眼于屠
兒。歸居節約。樹後進之楷模。而俯仰有餘。室雖黃子
財虜。猶息神玄。愁病中吃緊方藥。夷猶圖史。歷勞內
得意生涯。

拋不斷妻子緣。所免四顧之啼號。只合折盞數米。號
不出利名網。欲副生平之想望。難辭媚竈乞墻。

連牛光烈。草澤每饒國寶。而鍾鼎自有家珍。西虎什
窮。朱門總咲黔驢。而蓬戶豈皆燕駟。

意見各成其是。因翻案頓起文字。名理隨在皆通。借

史取

卷十二

全三

轉語振開日月。

出世有因緣。百變高僧。常輪却倚門賤婦。齊家多委
細。冠纓俸族。每咲微田舍村翁。

漢唐克復。百年之景運。已於晉宋偏安。一統之金甌
斯缺。

世態風波。抓蘆總成市虎。神明食影。衣衾盡付蠻蜩。
極力經營。遭鬼咲。生來儉骨難移。苦心開拓。遇神通。

合下盡根未衣。

通通尚論千秋。投楮墨。咲影咲聲。始以疑情束之高

閣。兀兀偶打片語。洗侃侃。若狂若醉。真以寧謐却
蒼生。偏通三才。試問日月星辰何物。釋些諸妄。能却
形骸眷屬者誰。

李龍湖屠赤水。袁中郎。陳眉公。俱世上聰明子弟。千
廷益王伯安。張爾瞻。熊飛白。異人間經濟丈夫。

坐來本無惡趣。原不問地府輪迴。素性雅慕清脩。更
不問天官極樂。

身後相償。神聖之鑒。殊不爽。何如豫計保全。生前作
脫賓司之案牘。斯須。豈若明彰現報。

史取

卷十二

全三

天堂地獄。人生苦樂之別。名諸佛衆生。自性悟迷之
實境。

唐虞無哲嗣。蓋克肖神聖之爲難。操懿有佳兒。以世
濟凶淫而自易。

際血禁廷。淪盟金匱。恐逆更甚于王曹。泗上亭長。淮
右布衣。崛起遠超于唐宋。

二氏清淨法門。而講于戎馬倥偬之時。柏鑿爲一時
話柄。四字治平要領。而談于干戈擾攘之際。

千古咲端。



史取十二卷

江注
嚴家藏本

明賀祥撰祥號長白長沙人是編凡分六類曰世
詮曰世評曰經世曰世議曰世成終曰世維記六類之
中分子曰四十有八曰子之流而其體則說部
類也觀其駁孟子益邇孟子之言爲無稽稱呂氏
春秋一書與孟子相表裏斥嚴光爲光武之罪人
贊丁謂爲榮辱兩忘之異人皆所謂小言破道者
書中數稱李贊豈非氣類相近歟

讀史漫錄十四卷

〔明〕于慎行撰

山西省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七年郭應龍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讀史漫錄

十四卷》提要

于先生穀城公休詩集二十卷四庫已著錄其史則和
平自饒清談此編則列於存目中以所論甚精其
意而闕者也予於廣州主梓購得之暇於案牘之餘
去坐談心性不復暇經史為物多宜為能情脫其冊
誦編曰失所尺必喜偏謬宜蒙福清序之雙高經
世之言此仙華之業云是刻經文定門人郭應龍編
郭乃閩人存目所失請於閩書偶誤故中咸二月洪師記

此本自日本東京佐伯文庫開元史中以此點似不佳其末兩句均誤
註誤謄多誤也 寶朔兩宋詞竟漢記

讀史漫錄題辭

卷一

七

余贊

綸

扉實從文定

于公後亡何公物而余
偃偃焉至於今每獨居
深念輒恨不得望公九

而與之提挈也公少
擅譽聖童博極羣書方
操觚卽能論敘古今之
紀慨然有志當世及讀
中秘益明習 朝家掌

故在秩宗

國有大典

大疑藉公片言決策論
者業以相臣識度推公
林居幾與世相忘猶睠
睠懷顧不勝其靖獻之
忱作爲史摘筆塵借鑑
千秋旁鏡當代一篇而
三致意讀者或未能悉
公隱衷而書亦尚藏公
之遺篋世未盡覩之也

公嘗以其讀史漫錄屬
門人孝廉郭應龍編次
茲孝廉錄以傳而請余
弁簡端展之則恍若見
公生平而聆謦欬也其
論世超其持衡審殫元
會之變綜得失之林別
善敗如列眉燭忠佞如
觀火至于軍國機宜葦
夷阨塞莫不備舉蓋經

世之書而非佔畢之業
已廻環再三重以嗟喟
儻今公少延歲月則幹
旋約納當必有感動
聖明匪夷所思者廼竟
不憖遺獨使余仰屋嘆
也此余之所以愈思公
而不置也
賜進士出身榮祿大夫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

文淵閣大學士知

經筵

制誥福唐葉向高撰



序

五

葉向高字進卿福清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改庶吉士任翰林侍讀而京吏部侍郎

讀史漫錄目錄

卷一

宣統至東周 齊晉附

卷二

戰國至秦楚之際

卷三

西漢

卷四

東漢

卷五

讀史漫錄目錄卷一

三國

卷六

六朝南北

卷七

唐高祖至玄宗

卷八

唐玄宗至憲宗

卷九

唐憲宗至昭僖

卷十

五季

卷十一

宋藝祖至英宗

卷十二

宋神宗至徽欽

卷十三

宋高祖至帝昺

卷十四

遼金元

吾師文定于先生山居謝客左圖右史繡閱恒至丙
讀史漫錄 目錄卷一

夜不休當其欣合幾忘寢舒牆雖載筆積有歲月

題曰讀史漫錄秘不示人寵幸昉夕樞承乃獲卒

業師因語寵以當天下大事必才量識熟之乃

濟吾才量不能喻人識又不欲輕許生試讀吾書

當挈然有會寵聆其言若河漢也師沒其書乃

浸浸流播第曩日有觸輒書未遑標置又相承傳

寫不無魯魚茲寵以會葬至公子緯泣奉遺快將

圖剞劂俾以不敏嘗聞緒言屬之釐改訂訛分彙

爲卷十四捧誦慨忼絢繹想慕微獨鑑古如列眉

眉抑亦憂時稍露梗概際此紛紜政須識力而台

爲方昇遠逝矣民之無祿彌增歎惋編後藉幸
以復公子可授梓人傳之海內庶尚論者得以折
衷而經世者有所考畫云爾

萬曆己酉嘉平伏臘日門人福唐郭應寵謹識

讀史漫錄 目錄卷一

三

東阿穀山千嶺行著

福清臺山築向高訂

宓戲至東周 齊晉附

宓戲本紀曰母曰螽斯履大人迹於雷澤而生庖羲於成紀雷澤相澤在濟陰濮陽又云在泗水之上成紀則天水是也相去三四千里不應懸遠如是宓戲畫八卦神農重之爲六十四卦交蓋不至文王也

世傳曲阜古大庭之墟又少昊故都在焉及觀神農本紀神農都陳其後徙於曲阜則曲阜又炎帝都也

讀史漫錄

卷一

玄覽青陽二人皆黃帝之子史本紀曰黃帝二子其一曰玄覽是爲青陽皇甫謐亦曰玄覽青陽即少昊也又皆以爲一人矣史讀玄覽不得在位以爲少昊者非也

世之傳古帝王者類多詭異不經想皆春秋戰國時好事者所爲其謬不可盡辨如皇甫謐云堯初生時其母在三河之南寄於伊長孺之家故從母所居爲姓此尤可笑堯既帝學之子其母帝妃安得寄民間以生且長孺姓字似漢以下人不類三代何況唐虞之上乎

世紀黃帝姓公孫氏又長於姬水因姬爲姓黃帝二子一曰玄覽生螽斯極極生高辛是爲帝嚳帝嚳生帝堯一曰昌意昌意生高皇是爲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望句望生橋牛橋牛生瞽瞍瞽瞍生舜以世系考之繇乃堯之諸父稷契皆堯之同產而舜則堯之族玄孫也此其世次名字皆不可確知然相傳必有所據當是時古皇王之貴多矣獨舉舜而授之或以其同於黃帝與

帝紀曰舜受終於文祖文祖者堯太祖也尚書帝命驗以爲五府五帝之廟答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

讀史漫錄

卷一

斗白曰顓頊黑曰玄矩五府者即周之明堂也緯書之言多不可稽如此

舜本紀所載四凶帝喾氏有不才子謂之渾沌即驩也少昊以有不才子謂之窮奇即共工也顓頊氏有不才子謂之檮杌即鯀也結雲氏有不才子謂之饕餮不著其爲誰杜預以爲非帝子孫故別言之然不以三苗僞四罪之數與他書不同至若十六相之中則禹列於八元契列於八凱他又不可知矣伏羲風姓生於成紀而都陳神農姜姓少昊之子也都陳徙曲阜蓋於長以黃帝姓公孫名軒據少昊之

子也是於涿鹿之野又曰愛國於有熊居軒轅之丘
有熊者河南新鄭死聖橋山橋山者上郡同陽顓頊
高陽者黃帝之孫也堯求郡濮陽頓丘城外廣陽里
帝學高辛者帝之曾孫也堯求郡濮陽頓丘城南
基險生帝堯姓伊耆帝學之子也皇覽曰堯家在濟
陰城陽呂氏春秋曰堯堯殺林皇甫謚曰岐林即陽
城也帝舜生於姚墟因姓姚氏皇覽曰舜家在零陵
營浦其山九齡即所謂蒼梧之野也禹之父鯀帝顓
頊之子也禮緯云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姓姁氏
太史公以故勳重華父命爲堯舜禹之名孔安國又

讀史漫錄

卷一

三

曰虞氏舜名張晏又曰禹陽皆字也晏之言曰水吳
以前天下之號象其德顓頊以來天下之號因其名
故曰五帝之事若存若亡自古不能究何從定其
說
湯名履又稱天乙譙周曰夏殷之禮廟主皆以帝名
配之天乙者帝也殷人尊湯故曰天乙太史公曰伊
尹名阿衡孫子伊摯然則阿衡官名也
伊尹見湯言素王九主之事索隱曰素王若太素上
皇其道實素故曰素王九主若三皇五帝及夏禹也
劉向別錄曰九主若法君等君校君勝君等君寄君

破君國居三歲祚君是也

本紀曰周武王爲天子其後世敗帝號爲王蓋夏殷
天子亦皆稱帝故也然考之高祖武丁孫子武王靡
不勝則湯亦號爲武王矣其時曰帝曰王亦隨時稱
號不同非以爲王卑於帝帝卑於皇也史記記事多
所舛誤如云詩人道西伯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
之訟後十年而崩則文王已生稱王矣及詳詩語不
過謂虞芮贊成而已安得有命稱王之耶

山海經曰黑水青山之間有廣都之野后稷葬焉皇
甫謹曰家去中國三萬里此辟如喻囂中語當其攝
讀史漫錄

卷一

四

殺教稼九州之地且不能編安詳至三萬里之外山
海經所載多怪誕之說往往類此
武王伐商至紂死所葬之三發而後下車以輕劍擊
之又以黃鉞斬其頭懸太白之旗此世本妄語太史
公誤信之耳自三代以下滅人之國其主已死社稷
又從而敗之擊之斬之國未嘗有也而武王爲之不
亦過耶
堯舜之禪代非後之禪代也事不同也湯武之放伐
非後之放伐也勢不同也何以言之夫堯舜禹皆黃
帝之世雖族屬疎遠其實同姓也堯之放舜舜之放

禹即是求宗人賢者立之非禪異姓也後世以卓著之臣據權竊勢睥睨孤寡盜人社稷無論德義不同所由亦異矣故曰事不同也古之所謂天子諸侯若非如後世之相懸也其實各有民社以國之大小德之厚薄相爲君臣耳天下歸之則諸侯之國可以爲天子天下去之則天子之國降而爲諸侯非如後世不階入土則以王天下而宗社一夷則子孫無繫廬也湯武之興與桓文之在春秋固無以異惟誠爲不同所就有大小耳要商未亡湯武固諸侯也湯武既伐夏商猶諸侯也但其大勢既去不可凌爲而湯武

讀史漫錄

卷一

五

遷爲天下主夏商之宗社未嘗滅也後世一夫操戈夷人九廟較諸放伐不亦遠乎故曰勢不同也史記周共王造於陞上密康公諫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衆以美物歸汝而何德以堪之康公不獻一年共王滅密母之言是也然以理揆之則有不可解者以諸侯逆王而受私奔之女且獻之王此何禮體三女何人乃奔侯王誰爲紹介蓋三女者人以獻密公者也母之意豈見其有移人之兆而惧其及耶

周考王之時封其弟於河南以續周之官是爲桓

公至周惠王又封其少子於寧以奉王號曰東周惠公是爲東西周也至赧王之時東西二周分治而王赧遷於西周及秦昭王攻西周君奔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秦受其獻而歸其君於周周君王赧卒秦遂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公於惡狐後七歲秦乃滅西周也詳其文義蓋王赧居於西周秦伐西周西周武公入獻王赧不入秦也王赧既卒秦遂遷西周公已而滅之耳周君王赧卒蓋專言王赧非謂武公及王赧皆卒也但所遷惡狐者不知其爲武公否耳周之國祚不延於夏商也獨其亡勝耳何以明之夏

讀史漫錄

卷一

大

商之有國所謂四百六百皆撫有四海以至後祚周自中葉以後號令所行不出畿甸至其末年乃有七邑之地不能當小國之侯第有王號存耳孫弱之勢可觀也然夏商之亡皆以暴虐不德天怒人怨假手湯武一舉而夷其社至不免於放逐誅戮知人當此盛之年氣血結畜有痼疾之疾以死而周以數邑之地保有九鼎以履強國之間竟無以一矢加之者數窮理極至於消盡如人有耆老之壽元氣日竭非有疾痛患苦氣盡而死也故曰周之國祚不勝於夏商直其亡勝耳

太史公書多所抵牾。如老子一傳詞語自相矛盾。既曰過關去不知其所終。又歷數子孫至漢文帝時仕者名字其世系譜牒。一一可指子孫。既可考如此。又以爲太史燔而莫知其然否。則所謂子孫者。猶

耶冊耶

管仲平戎於周王以上卿禮之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高國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之仲在當時一匡九合之功震耀華夏而不敢自比於高國可見當時世臣之體重也。然管仲之時高國之壽祿重而不任政事故蘇國以伯及至景公之

請史東錄

卷一

七

朝田氏之勢已成而國事又決於晏子故田氏不能遽有其國有世臣而不以親信用事之臣間之若危道也。彼魯之三家晉之六卿相繼而勢國命至於百有餘年而無一人以間之國安得毋分耶。

蘇國之亂起於葵丘之成。吳楚之構興於鍾離之隙。夫以及承之代事至取也。而至於執君爭彘之忿。怨至微也。而至於伐國故燔穴之漏。或至滔天燈燿之延。可以燦野。

齊桓公西伐大夏。洩流沙東高懸車以登大行。至卑

之名而流沙自禹貢相傳在西極之外。齊安得然。秦而伐之。至所謂大行者。又若在大夏流沙之間。豈亦非中國大行王屋耶。

齊自太公而後。惟桓景二名。以其國伯強於天下。然桓公一匡九合。及其末也。五公子爭立。身死不葬。景公有馬千駟。及其死也。廢公子出亡。大亂三世。然則管仲晏子之功烈何如哉。以力服人豈惟不能心服。及其力盡勢窮。不能保七尺之軀。世之以術術致治者。可以鑒矣哉。

請史東錄

卷一

八

之師自是田氏之勢日盛而不可動矣。晏子知田氏之權。數景公以禮制之。而反薦穰苴使之用事。其不爲失計耶。故爲國而使疆臣有功於國。使疆臣有施於民。皆危道也。

穰苴非純臣也。自貳於國。以壺飧加璧珪。道重耳。此何心邪。方齊君之無禮於重耳。重耳在旁。胡不疾諫。諫而不聽。胡不隱以避禍。而自貳於國。以結知公子。此何心耶。

史記秦記晉獻公以百里奚爲秦穆公夫人。賸於秦。塞已走宛。楚師人執之。故曰東將百里奚於宛。此

五羊飯牛之事絕不相象

一卷終

讀史漫錄

卷一

九

讀史漫錄卷二

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福清臺山葉向高訂

戰國至秦楚之際

六國之時權在遊士故一時侯王卿相皆傾身結客以角權力如孟嘗君待客坐語屏風後嘗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已遣使獻遺存問其親戚燕丹之奉荊軻至於金丸彈性斬美人之手以獻可謂無所不至矣曹孟德之詩曰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噫此孟嘗燕丹之好士也周公云乎哉

卷二

予觀四豪行事秦中乃盜國之臣無足論者三公子之中孟嘗名最勝顧其行事乃不如平原信陵遠甚如孟嘗過趙人出觀者咲以爲小丈夫乃縱客所擊至滅一邑而去此與盜跖何異及其勢重難返中立爲諸侯齊閔王欲去之乃走相魏西合於秦燕燕趙之兵共伐破燕閔王走死不亦甚耶信陵在趙聞薛公之說趣駕送魏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於魏者十餘年所謂宗子維城者也視孟嘗返兵內鬻屠滅宗國何如故孟嘗徒姦豪之雄非有人臣之

鄧可紀於世者也。然說趙魏二公子請之平原為勝，信陵有不及焉。方信陵之備兵符而矯，故大將干國之紀，以急與國之難，可謂忠于趙矣。未可謂忠於魏也。至於知人之畧，亦微有不同者。毛遂在平原門下十年，而平原不識信陵，非於屠博監門之中識侯生，朱亥、博博徒賣漿之間識毛薛二公，可謂優於平原矣。然魏齊走平原君，所秦王召平原入，開與之為十日之飲，以要魏齊。平原君曰：「貴而為交者為賤也，富而為交者為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於是秦王遺書趙王，索魏齊之頭。虞卿遂解相印與齊。

讀史漫錄

卷二

二

俱亡以抵信陵。信陵畏秦猶豫不敢見，至使怒而自到，以此觀之，誠為好士者矣。夫齊者魏之故相也，其結應侯之怨，亦為親也，不容於魏而走於趙，固已甚矣。生於趙而死於魏，魏之君臣何以謝天下之賓客？故平原之高義，信陵有不及焉。彼信陵之好士，徒能浮技擊下走之流耳。又豈有高世之士出其門下者哉？而曰平原君之遊徒豪舉耳，不求士也，不亦左邪？故曰二君之中，平原為勝，至於虞卿者，延陵季子之後一人而已，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以徇其友卒之困，於大梁著書以自見，豈不毅然烈丈夫哉？

荆軻刺秦王，侯嬴朱亥之流皆屠沽監門，非有士君子之行，惟有感恩報主，捐生赴義，精賣白日，誠通鬼神，此為一節之極致耳。士大夫奔走兵者之門，出肝膈，道肺腑，指天日為誓，即金石可敗，乘舟不渝，及其時獲事去，掉臂納履，若不相知者，豈非刺客所笑耶？方信陵君之數請朱亥，故不往謝，及請與俱擊晉鄙，亥乃笑曰：「臣乃鼓刀屠者，而公子知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嗟夫，當安不謝公子時，志豈嘗須臾忘別頸耶？

讀史漫錄

卷二

三

信陵君與魏王，譬北境崇峰，言趙魏至，公子曰：「趙王田獵耳，非為寇也。」已而果然。於是王畏公子之賢，不敢任以國政。其後公子自趙歸國，大敗秦兵，秦縱反間，信陵見廢，乃遂謝病不朝。多近婦女為長夜之飲，竟病酒而卒。其志悲矣。權貴之臣為人主所忌，往往以荒淫自廢，示無他志耳。然予悲信陵君其平日不知遠權，飽時見忌人主，固不待秦人之間也。亢極不返，乃始沉湎，不亦晚哉？

范雎之使齊也，齊王聞其擁口使賜之金牛酒，以是為須賈所中，當時諸侯之結辭士類如此，抑豈足

雖之辭以此聞之耶事不盡則雖為神有義則雖不為親有將一舉而兩收之也

自古英士之說其肯綮動人處不過一二語無不肯說破必先傳陳利害以鼓其德使其志意已挫不能自守而後以數語決之斯百發而中不失一也范雎之說秦王嘗之數年而後請間既已陳太后穰侯之權國其卒乃曰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於是昭王大懼而穰侯遂笑嘗仲連之止帝秦先陳不可之義反獲穰侯其卒乃曰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

讀史漫錄

卷二

大服而秦兵却矣夫為親戚之心不勝其為子孫為君國之謀不勝其保祿恆故以百語鼓其聽而以單詞贊其決也

夫技巧橫出弱國之萌也奇策並秦貪人之死也故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秦王臨朝而嘆其音深矣然尚首功而勇公戰如修我戈矛之詩鐵劍莫利於秦秦擊並為倡優莫拙於秦笑秦之所以併天下正以是耳豈以國之長技為楚所劫故憂之耶

混池之會秦請趙王鼓瑟者邯鄲多編善鼓瑟以是辱之也趙亦請秦王擊缶者秦成伏之俗無音樂以

生為聲以是辱之也列國之君每當會遇必務出奇相勝以傾其欽往性類此

趙奢為田部吏平原君家不肯出租奢殺其用事者九人平原君以為賢薦之於王使治國賦平原君可謂賢矣後世貴戚權寵之臣往往怙寵專利漁食小民不入公家之租吏不敢誰何以郭擊石郎有奉法之吏摘其奸私計不旋踵便有平原之風則法何患不立故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

廉頗之免將也故客盡去及漢用為將客又漢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

讀史漫錄

卷二

交君有勢我則違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此與馮驩勸孟嘗君語同然驩非嘗去也直為客進說而頗客乃以身當之其不知耻亦甚矣世之為燕將軍客者何其繁哉

趙之賢將有廉頗李牧諸侯憚之頗之奔親也趙王思漢用之使使視頗郭開多予使若金令毀頗於王而頗終不召收之拒秦兵也秦行金與開為及間使趙王斬收而王霸之矣入矣郭開趙之嬖寵也去二良將而趙社為墟諺諺面諛之人能滅人之國此夫俠節之士慨慨而捐生者有耳死而可以存人之

國則其死重於泰山齊之王燭是已燭之死也齊士大夫聞之王燭布衣也義不比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營求諸子立以爲王故齊之不亡者王燭之力也故王燭非徒死也

說之取齊也或諛之昭王昭王諛諛者而遣國相來書立穀爲齊王樂毅惶恐不受拜書以死自誓由是諸侯畏其信此事與韓信相類然穀能不二其節而信不克終穀能避地以免而信及於難則所遇不同也

孔明在隆中嘗自比管樂論者或云小其志此不知管

諸史漫錄

卷二

樂若管子一匡九合功蓋天下矣即樂毅伐齊其才亦有不可及者孔明不能也當其將秦魏韓趙之兵伐齊齊悉中國之兵拒之濟上一戰而敗方是之時七國之兵雲翔而進計且欲分全齊之地皆拱手而授之燕哉毅乃還秦韓之師分觀師以畧宋地郢趙師以收河間而身帥燕兵長驅逐北取七十二城之地以入於燕於是四國之兵徘徊境上不能有齊之一壘矣夫秦韓地遠不能越趙魏而有齊遠之即無辭而去耳趙在齊之北境魏在齊之西境其志不爲燕取明也故以宋子觀以河間予趙而後全齊可有

故樂之功不難於取齊而難於散四國之兵四國之兵既去乃遣左軍渡膠東右軍濟太山以東至海右軍循河濟而阿魏以連魏師後軍傍北海以撫千乘中軍據臨海而鎮齊都於是七十二城皆入燕之版圖矣是時山東之國惟齊爲強至若秦爲東西帝一旦以蠻夷僻陋之國舉之如摧枯振落毅之才何可及也

樂毅以旬月之間拔齊七十餘城而兩城不下持之數年非其兵力不足蓋其勢不可有也以秦之強乘六國之弊席卷并吞混爲一統然後起而止秦者云

諸史漫錄

卷二

國之沒也况齊之盛哉楚漢之際諸田攘臂一呼國人景從兄弟更王迄於田橫以區區一旅放死勿去况閔王之時哉樂生之志蓋欲遲以歲月觀其情實銷其憤激之心而填其反側之黨故徘徊兩城者爲是故耳然何其不明於天道耶夫以區區之燕而下東齊十二之險強大不能得之於弱小弱小顧欲得之於強大此事之不行者也爲樂之計當定齊之初即勸昭王益施仁義以服其心定國置君反城與地則恩加於齊人德著於天下高可爲西伯下不失桓文既與境兵堅城以觀人之變而使覺及於身耶此

所謂良策能稱不必能稱謂也

史記屈原傳爲文章家所稱顧其詞旨錯綜非叙事之正體中間疑有衍文如論懷王事引易斷之曰王之不明豈足福哉即繼之曰令尹子蘭聞之大怒何文義不相蒙如此世之好奇者求其故而不得則以爲文章之妙變化不測何其迂乎

智伯將以瑤爲後智果曰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以其五賢凌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智伯不聽竟立瑤也而智宗以滅吾宗其所謂五賢者皆絕人之才力世之所慕尚以爲豪傑者而竟以

讀史漫錄

卷二

亡國何也蓋自古敗國亡家之主往往有過人之才智而不肯約之以道大則變志遠圖蹂躪四海如秦皇隋帝小之則文章伎藝精妙絕倫如陳叔寶李煜皆所謂過人之才智也使第得中才之主守其成業而輔之以仁賢則秦隋不墮而陳唐不廢矣故司馬公曰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何使以如彼之才而加以問學仁義恭儉以無事爲理其誰能亡之故輔翼之具不可不講也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鍾聲不比乎左高子方曰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當柱音臣惧其聾柱官

也此真千古名言非三代以下落凡人有大事者於小事多不精察小事精細者多不能臨大事故晉文駕羊車子鍾果孫叔敖相楚三年不知艱在前衛在後失以穀穀米鹽之察不可以居大官而况君人者乎

申子請仕其徒兄昭侯不許申子有怨色昭侯曰所謂學於子者欲以治國也子嘗教寡人惰功勞視次第今有所私求我將棄聽乎後世有習申子之術而不免爲申子之請者是將使世主聽其諂而廢其術也故術行而民滋怨矣

讀史漫錄

卷二

三晉之分也魏據西河之地東向以待諸侯其地西連上郡犬牙而入之秦蘭中之險與秦共之文侯又好賢禮士其所師友盡一世之賢者故當時國勢惟魏爲強及商君入秦虜公子卬以取西河之地於是魏人去安邑之險塞就大梁之平衍而河山之險拱手而獻之秦秦獨據天下之阻以制山東而魏在其掌握中矣吳起乃曰在德不在險此儒者之常談非所以議於當時之勢也

齊威王名因齊周太后曰天崩地裂天下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腊史以爲田齊以字相類訛也田

和驪太公其子午驪桓公置微假其名號以壓塞人
心故言齊太公桓公者有兩不可不辨也

夫名法之學不祥之器也商鞅用之以強秦秦強而
鞅走死矣楚用之以興楚楚興而起車裂李斯能使
秦帝而不能使己無種族蓋錯能使漢用而不能使
己無東市以至鄧都寧成之倫毛鷲酷烈比於蒼鷹
乳虎卒身受大戮舉宗夷滅不可勝數此何故仁者
天地之心也好惡拂人之性者猶受其災而况於拂
天地之心乎故名法之學不祥之器也

趙良之說商君為之也而商君不聽蘇澤之說范雎
請史遷錄

奪之也而范雎立從故心有欲則愛之者不入言
苟當理則嫌之者亦從故應侯有保身之哲而商君
無善後之圖也言魚工拙強有愚智也

秦得西河上郡而強得巴蜀漢中而富伐魏之功商
君之策也定蜀之舉司馬錯之謀也二人亦有功於
秦矣

嘗觀張儀連衡之策欲秦入三川挾天子案圖籍以
成王業此為秦謀甚工不知蘇秦之說六國何以計
不出此至王振之末有地一邑諸侯合從猶假周以
為重當秦之時較之王振萬萬不同若合從六國以

周為主猶有所以持秦者不無以秦之強豈以挾天
子為重而儀畫云儀豈浪談者耶

春秋之時縣大而郡小故趙鞅曰上大夫受縣下大
夫受郡七國之時郡大而縣小故甘茂曰宜陽大縣
其實郡也

公孫龍論臧三耳子高謂平原君曰謂三耳甚難而
實非也謂兩耳甚易而實是也君將從易而疑者乎
將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謂龍曰公勿與孔子高辨
事也其人理勝於詞公詞勝於理終必受誣以此觀
之子高乃能誣龍耳郭衍之談至道不能誣也世之

讀史遷錄

談名理者奇說怪論要眇玄微而不可撥以事理即
發為文章雕華弄麗務出奇涉險以相夸詡而無所
載於聖人之通亦臧三耳之類也

趙武靈王七國之英主也以胡服變俗并有中山代
北之地其雄才大畧固有并吞六合之舉矣及其得
一吳娃而不能自制遂廢太子而立吳娃之子及吳

娃之死也又憐故太子之誣於其弟而欲兩王馬遂
交於難夫以萬乘之主而餓於環堵採薪穀而食者
以拒席之愛故也才足以開地兼國遠迹振業而不
能割愛於婦人聲色之移人固若是哉

天之主才豈惟豪傑丈夫有開亂運耶婦人女子與治亂相關者其生亦必有自齊之君王后是也方其識齊王法章於傭豎之中遂爲內主及擁子建爲王當國四十餘年不受秦兵后死而王建爲虜故齊之祚延四十餘年者太史女之力也而其迹起於牧豎私奔不亦奇哉嘗觀其解運環之對才畧真有過人者向使王建能守其遺法五國雖王齊尚可倣強東海延數紀之命何至危殆相間耶

田單遇老人流涕而寒辭裏而衣之襄王曰單之施於人將以取我國乎不早圖恐後之變也左右顧魚

讀史漫錄

卷二

十二

人堂下有貫珠者王呼而問之曰汝聞吾言乎對曰聞之曰汝以爲何如對曰王不如固以爲己善單有善而王嘉之單之善亦王之善也田單以大國之相而不知政體襄王以已成之勢而疑其功臣皆不智之大者惟貫珠者乃有應變之才異哉方象王之問也知其必聞使以不聞對則王之疑愈不解而身必危矣對之以聞而申之以盡免其身而全君臣之交此智人也

馮亭以上黨嫁禍趙王召平陽君豹問之豹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此有道者之言非六國時語也夫

害生於利無害則無利夫生於得無得則無失故有無故之利必有無妄之災平陽君其聞老易之旨者笑

七國之時其卿相大臣惟屢卿爲賢從橫之士惟陳軫近正遊談之客惟仲連爲高儒者之徒惟孔子順不失家法將帥惟馬服樂毅有賢將之風

蘇秦既定合從恐秦伐趙敗其約乃激怒張儀入之於秦而使其舍人厚資秦之使之得用秦事儀乃謝曰蘇君之世儀何能爲竊意秦兵不出函谷未必六國之力蓋張儀之謀也張儀所以不出安者蘇秦之

讀史漫錄

卷二

十三

術也秦之智亦深矣哉蘇秦之能不在合六國之從而在入張儀於秦弟儀之所以秦兵不出者其說不可聞耳

夫天之所與者敵爲之謀也韓人遣鄭國問秦中作而覺國曰臣爲韓延數歲之命而爲秦成萬世之利乃遂既寫函之地四萬頃秦以富饒故韓之爲閼非富秦也而秦以帝非天而何

人之才與地各有所宜燕頗爲趙將而勝一爲楚將而敗曰我思用趙人此非虛語也故王良造父之御非不工也以之操舟則於達賢人之射非不巧也以

之擊劍則疎故用得其宜者勝用失其宜者敗
六國之於秦名為列國實相君臣安有范雎入秦為
相數年而諸侯不知者吾以為頂賈之入秦蓋偵睢
也緝袍之贈蓋心知其秦相故為此以示恩耳其問
伴問其入相府墜車伴驚也

茅焦勇士耳不知大義世以直節許之過矣夫以祖
龍之暴震攝六合而焦以一介之士橫當虎口而不
顧廉欄之禍斯以奇矣然其所為諫秦則有可議者
遷母於雍返之誠是也以私夫為假父以私產為二
弟厥義何居此其可使聞於隣國而垂之史冊耶且

讀史漫錄

卷二

十四

以秦之暴戾滅先王之藉絕聖人之道其可伏膺解
衣而諫者亦尚有也焦曾無一言及之是焦雖生長
濟南實不聞齊魯諸儒之風行一勇敢之士而止
李斯韓非學術一也韓非之書未成而為李斯所殺
李斯竊非之言以成秦帝而自夷其宗蓋刑法之學
非仁者所用且亦天道所惡也觀韓子之書其慘戮
以恩至父子兄弟皆不可相信一何甚也方斯之殺
非惟以非為勝已非死可以得志於秦豈知其禍之
慘于非耶
山東諸侯西面而與秦爭權者惟齊耳當君王后在

位與秦結歡四十餘年國不被兵以五國為之蔽也
后勝相齊受秦間金以事秦誘王不脩攻守之具不
助五國攻秦以故秦無東顧之憂得肆力於五國五
國滅矣秦亦奚愛孤國而與之為東西帝耶故亡齊
者后勝非秦亡齊也亡趙者郭開非秦亡趙也亡吳
者伯嚭非越亡吳也小人貪秋毫之利而亡丘山之
禍以至喪國亡家滅宗絕祀皆起於一念好利之心
耳彼其始受秦越之間以為偷得鎰兩為旦夕之謀
豈虞其禍之至此烈耶

讀史漫錄

卷二

十五

秦滅五國即畧大夫往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常
甲數百萬夫三晉大夫不欲為秦而在阿鄆之間者
以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即
賂晉之關可以入矣鄆鄆大夫不欲為秦而在城南
下者以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師使收楚之故地
即武關可以入矣齊王不聽為王所虜餓松栢之間
而扼夫即畧大夫之策晚矣然使齊有英主輔以田
單孫武之輩此策猶可及也何也陳勝以一匹夫能
行於六合為家之日而齊以全勝之地當六國新破
郢邑未置之時其為力必甚易也即不能亡秦猶可
以扼其財力使六國之使得以其間自立而齊因以

與數年之命未至一舉而虜也

秦漢之時天下富庶多在關中其次則齊秦并六國從天下豪傑於咸陽十二萬戶漢定天下從劉敬之策又徙六國之後以實關中至武帝時又徙山東豪傑於茂陵故曰三遷七遷充奉陵邑是時關中富庶甲於天下至王莽董卓再亂長安秦中物產爲之一空益以五湖之禍雲擾百年人烟凋落始成曠莽於是大江以北地廣人稀而關中爲甚亦由氣數變遷使然豈盡人事哉

夫秦人之坑儒以二方士故也方士侯生盧生相與

譏議始皇始皇聞之怒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

乃誹謗我於是使御史按問諸生在咸陽者傳相告

引得四百六十餘人皆抗之咸陽夫以二方士故而

坑諸生數百人其說不可知彼所謂諸生者皆盧士

之徒也坑之誠不爲過其誦法孔子者也與方士何

與而盡坑之世不核其實以爲坑殺儒士彼盧生豈

儒士耶

自古以來天子諸侯皆以神明之鬼藉有土之基以立國家有有以布衣稱王者有之自陳勝始未有以布衣帝天下者有之自漢高帝始也彼勝亦人豪

矣哉

李斯一代之才也且其有功於秦亦不細矣而不免於種族以其持權重祿極盛滿不止也次丘之謀使斯不從趙高彼亦未必自迷徒欲懷通侯之印耳心與嬖倖爲伍以亂國本及山東盜起二世誚讓恐恨不知所出又進督責之說以媚其主而秦亂成矣本其所以皆一念重祿之心爲之也故曰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史言秦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及考其原皆七國時所築秦特繕治之耳七國之時遼胡者三各

築長城保塞秦則龍西北地上郡趙自代並陰山下

至高關爲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燕自造陽至襄平

爲塞而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諸郡及秦并

六國又取匈奴河南之地因河爲塞而繕長城延袤

萬里其實因六國之舊也齊亦有長城蘇秦所謂長

城鉅防足以爲險今肥城平陰界中有其故址蓋以

脩內寇非爲胡也

策恬之誅也以築長城萬里不能無絕地脈引爲已罪太史公謂其輕百姓之力過誅固宜不當專罪地脈其見深矣殊不知三世爲將遺家所忌自嚴鷺焉

將伐韓趙魏取七十餘城武城滅之恬鼓兄弟又更將兵孤人之子寡人之妻不知其幾矣豈是脩築長城始結怨百姓哉不知咎此而曰自吾先人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豈知積功正所以積怨哉至若陳丞相平之知其不世則其識遠矣

李斯之盛也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公子長男由爲三川守車騎羅門延以千數斯乃喟然而嘆曰吾聞之昔卿物禁太盛斯乃上蔡布衣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不知所稅駕也吾讀其語悲之當其述卿之言一何燭盛衰之理入而不出以至於敗乃嘆東

漢書

卷二

十

門黃大不已晚乎善乎鬼谷先生之戒蘇張也曰女愛不敵席男歡不畢輪世之君子何其不早見也讀書要即事推見政俗如扁鵲傳邯鄲貴婦人即爲帶下醫問貴老人爲耳目痺醫秦貴小兒爲小兒醫此扁鵲通方之術然列國之政俗因可考見邯鄲何以貴婦人邯鄲者佳麗之所都六國之侯王將相皆爭取邯鄲之女以充後宮邯鄲以女爲利故貴之也秦人何以貴小兒秦戎狄之俗貴壯而重老慈子嗜利如賈庄所陳又其俗重首廢務本業以子爲利故貴之也乃若周人則有先王之遺澤觀序之故存

孝弟之風故貴老也以此推其人民風俗美惡有間矣然扁鵲入列國所至即更名姓其方術值至而變亦更名姓之意而竟爲秦太醫令所殺故伎藝之精即多方自匿猶且不免焉醫仁術也豈造化者亦有所秘而妬其洩若管輅之卜郭璞之相地耶

秦皇東遊會稽千乘萬騎蓋海瀟天氣焰何如項王以一介布衣睥睨縱觀即曰彼可取而代之此言不肖必自有所見及漢祖觀之亦曰大丈夫當如此吳椎器局大畧相同悲夫籍也

項羽避仇吳中有大徒役喪異常主辦陰以兵法部

漢書

卷二

十

勳賓客子弟以知其能吳布論輸驪山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傑交通二人皆一世之雄其居約時已有大志如此世之有志用世者誠於居卑之時默察等夷可以得其底蘊耶一旦用人勝於延訪耳

夫地勢固有夷險亦在守之者何如耳當秦之強一丸泥封函谷六國之師雲翔而不敢進及二世之時地非易也周文以烏合之士鼓行入關如履平地何向者攻之難今甚易也故地利不如人和也

史記鴻門事以爲是日微會奔入營譙讓項羽沛公

幾殆以耳食也總之項王本無殺沛公之心直爲范增從史及沛公一見固已冰釋使羽真有殺沛公之心雖百樊噲徒膏鉞斧何益於漢太史公好奇大都抑楊太逼如四皓羽翼太子正與此類使非高帝反覆深念決欲廢太子即百老人何益

天下有事才智之士所在鋒起然亦有不盡用者則通房君是也武臣徇范陽蒯通請以侯印授范陽令於是燕趙之郊不戰而下者三十餘城此鄙生之辯也然臣徒行其言而不能委已用通以至於敗武臣立爲趙王以張耳陳餘爲將相使人報楚陳勝太怒請史漫錄

卷二

二十

欲漢兵擊之柱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等家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此張良之見也然勝王素不成房君亦無所就令得遇高祖其功名可勝道哉又如趙廝養卒走見燕將一語而載王以歸其才識過人如此竟不知其所終夫士當承平之世即有殊才異能與庸人比耦而居無以自異世亂乃見耳范增庸人也項王入關坑秦卒二十萬而增不諫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而增不諫當此之時不待角力關兵而楚漢之雄雌固已決矣乃徒望天子氣而擊之何其明於望氣而暗於察人耶高帝曰項王有一

范增而不能利用吾以爲難用范增無益於王增庸人也

韓生說項王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可都以伯此其見與劉敬同敬之以封韓之以烹智愚之相越如此興亡勝負不至壞下而決矣

當惟新城三老之說明於大義非戰國策士所及漢廷諸臣無一人及此者豈故秦時儒生耶高祖能用其言而不錄其人何也

史記侯之門仁義存出莊子解者言人臣委質於王侯之門則須存仁義其旨大謬本意謂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則爲仁義矣何言竊哉蓋言是非無定成則爲是仁暴無常貴則稱仁甚憤之詞也

卷二

二十

讀史漫錄卷三

東河穀山于慎行著
福清臺山葉向高訂

西漢

漢高制馭群臣諸將如撫小兒而不露其機智如韓信下魏破代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又一出成阜即自修武渡河馳入信軍奪其兵符易置諸將及破楚還入定陶又馳入秦王信地奪其兵其操縱倚撫視信越諸將直在股掌之上彼韓信不聽蒯通之言豈盡不忍倍漢哉蓋亦有所不敢也

讀史漫錄

卷三

高祖論楚漢成敗以爲能用三傑固興亡之本其實因一時賞勞群臣以此言歸功臣下要其所以興廢不專在此何也漢王入秦約法三章父老以牛酒勞師惟恐不爲秦王及項王一入即坑降卒二十萬楚燒宮室火三月不滅此固已開成敗之數一矣漢王據有關中東西而制天下內轉已蜀之粟外食敖倉之積入有所據出有所資此秦之地勢也而項王托身彭城當四戰之衝無有山河之險轉輸累楚又爲彭越所撓出無所資退無所託此六國之形也關成敗之數二矣漢興楚相拒榮陽韓信已徇魏破代平

趙定燕下全齊之地漢王不勞一矢而有天下之幸項王獨以其身角一旦之命自梁楚之外一人尺土不爲已有關成敗之數三矣乃曰願與王挑戰決雌雄此高祖之所笑而不問也不亦悲耶蓋漢鑒秦之所以興以有地利而羽皆反之是以身敗乎成皇矣盡於垓下豈以一范增爲得失耶

讀史漫錄

卷三

魯兩生者迂儒也何也叔孫通之爲人誠不足與至於興朝廟之禮未爲不合於古乃曰天下未定不可以興禮樂何其固哉自帝王不作亂日常多治日常以必待積德百年則禮樂將不可數見與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一身如此况於爲天下國家可以百年不親禮樂邪故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大獲大武亦非待數十年之後而興也蓋兩生之不行直薄通爲人不欲與之共事耳其言禮樂非也

溫公通鑑不載四皓事極有識見史記多好異之談往往不揆於理如四皓羽翼太子理之決不通者不知太史何所取而信之蓋子房調護太子自有方畧不假此也如太子位定高帝出許黥布子房以病不從因請以太子爲將監關中兵於是黥上郡隴西此

地立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爲太子衛軍霸上此子房羽翼太子之畧也秦時沙丘之亂正以太子不居中留守故外有邪謀高帝征布時固已病甚有如沙丘之事內外之變發於呼吸故以太子監兵居根本之地即有倉卒可以防遏子房之計深矣曰然則子房當廢立之時何以不諫曰子房之應世批卻卓犖攻瑕乘利不爲福始不爲禍先迫而後起不得已而後應故使人聞其端而已徐乘其後或已戮其機而使人收其功所謂善藏其用者也

蕭何以請死下廷尉此與喜其買田宅之意正同凡

讀史漫錄

卷三

三

高帝所爲忌何者後以其得衆也請死以施於民有結人心之迹故深忌之豈以其愛賈豎金乎此時諸大功臣皆以反誅子房亦辟穀謝事惟何久在相位關中之人服何甚於人主一有動搖根本必危高帝已病故忌之耳其曰我不過爲祭紂主而相國爲賢相云者皆支詞也

漢高帝患吳會稽輕剽魚壯王以填之乃封兄子濞爲吳王已拜受印乃曰若狀有反相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汝耶高祖何以精相人卜氣之術如此蓋帝王之業非一士之畧開創之主百家伎藝之流日

待左右故多所習聞爾吳會稽天下膏腴之地有豫章銅山煮海水爲鹽以故其民無賦而國用富饒吳王反書曰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徃徃而有非取必於吳諸王日夜用之非能盡以此之勢安得無反甚矣高祖之誤也在擅名山大川不以封國初大建藩封惟吳越之閭不至

高祖過河內召奮爲小吏侍高祖愛其恭敬以爲中涓受書讀奮本不知書而使之主記此高祖用人之術也令他主直以文牒之士充之耳

陳平爲杜宰分肉甚均爲里人所善任安爲亭長部

讀史漫錄

卷三

四

署人民獵者分雉兔平遂著名稱二人事相類豪傑之士當其阨困時固必有以自見邪

諸呂之王也世多右王陵而以平勅此耳食也平勅見高帝元勳才畧冠世何至模稜何順不顧是非如此蓋亦籌之熟矣諸呂之王不以平勅之言而成亦必不以王陵之言而止使三人接踵而諫者俱死耳三人無恙諸呂即王可圖也何也當是時太后春秋高矣一旦捐賓客則祿產諸人一市豎耳此平勅之也或曰有如太后延年二君先朝露則天下事不知而二君負白馬之盟何以見高帝於地下塵

胡不引武氏時事觀之武后在御歷使雖遜位猶未
正狄公非能親討二張而五王之勲皆狄公所遺也
世皆知狄公之功而不知其用平勃之智使平勃不
在則爲五王者有人使狄公尚存則取二張者有策
其道一也平勃之故智何如曰灌嬰以大將軍將數
十萬衆也漢東門與齊合從呂后未死而諸呂已爲
忤上肉矣狄公之樹五王用此策也

漢高祖千古英雄之主乃至嬖一女子欲以百戰所
得之士付之三歲小兒必不然矣然則易太子者何
爲呂后也以呂后之驚悍而當孝惠之仁柔其勢必

讀史漫錄

卷三

五

至於亂此高帝所熟計也其曰羽翼已成橫絕四海
雖有繒繳將安所施爲呂后也故曰呂氏真而矣
絳侯左袒之問宋人非之其迂可嘆當是時大尉已
入北軍百萬之衆在其掌握聲罪致討呂氏之勢本
矣執符而臨之曰爲劉爲呂則安有曰爲呂者乎辟
如平盜者已執其渠魁乃聚其黨而問曰君欲爲盜
若欲爲平民則安有曰我爲盜者乎其盡左袒無疑
也然則何以問曰安其反側之心使以爲劉之迹自
解激其忠憤之氣使以爲呂之言爲季也故太尉一
問而劉氏安矣

讀史漫錄

卷三

六

鄒生傳載下齊七十餘城韓信襲而取之此蒯通爲
信計然熟計當時事勢亦不得不然何也彼時侯王
分裂未有所屬田氏以故齊舊宗據有其土齊人服
之久矣一旦以三寸舌下之豈惟田氏臣鄒不堅且
亦何以壓其國人河濟之間終非漢有也彼鄒生之
所謂下者不過使之稱藩奉職如六國之於秦而已
漢非能郡縣其地若趙魏也又非能易置其侯王若
信越輩也一旦有得失則合從之事起而勝廣之患
不難矣於漢何有哉故蒯生爲信畫實爲漢謀也
韓信伐趙令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索德解小

飯曰食謂左駐傳餐待破趙乃大食也此解非是蓋
傳餐者乃軍中會食之令曰破趙會食者即傳餐之
語也秦始皇衛士傳餐又似不同蓋侍衛吏卒不得
退食以飯就殿陛之間相傳而食耳
漢高祖欲立如意爲太子周昌固爭而止及如意立
爲趙王高祖憂其不全乃以昌相之夫昌不以戚夫
人之故而易太子必不以呂后之故而廢趙王高祖
可謂知人矣其後呂后果召趙王昌不肯遣乃先召
昌而使使召王王來遂醢死也使昌一日在趙趙王
一日有國矣志鄒有餘而識變不足見責於婦人而

不得保六尺之軀以報高帝乃至以身殉之悲已將
則爲昌計者將辭微不赴乎曰可以相留王亦可以
王留相昌母行可也可以相留王亦可以中尉保傳
留王屬其後人母遺亦可已

笑士之術欲以禍福利害動人必投之以其所甚忌
如酈生下齊將以漢之強說之而當時形勢田廣所
知惟至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則
廣之心動矣陸賈之下南越將以漢兵恐之則隔越
山海萬里險阻未必能取也惟至漢將十萬衆臨越
越救王降漢如反覆手則仇之氣折矣何也皆其所
忌也

甚忌也

陸賈傳一歲中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母父公
爲也註解不鮮言必令鮮美作食宴令見不鮮之物
非是賈言我一歲中但再三見使相見頻數亦不新
鮮如俗所謂希罕也蓋戲語耳漢書曰數擊鮮母父
國汝爲也又是一義

張子房言事常不肯自任必使人先業其端方以一
二語推其後輒有回天之力此子房作用也如高帝
入秦欲留居秦宮室樊噲力陳其不可子房方請從
會言還軍霸上及欲都洛陽劉敬請入關中至數百

言子房方明言都關中之便當二人末議端時子房
豈見不及此曾無一語必待二人有言乃贊其失此
其作用處也子房平生事多類此如沙中偶語平日
豈不知其謀必待上自望見方以謀反對蓋子房之
涉世爲而不宰有而不居上不近名下不近刑莊子
人問世一篇足以證之後世智巧之士無子房之心
有子房之術而以藏用自托使世通人心日以不古
良可慨也

劉敬所建白數事皆萬世之畧其大者在建都長安
與徙天下豪傑以實關中是時關中少人北近胡寇

東有六國之族使不有以實之雖據上游實無居重

之勢如揭腹裸袒立千仞之岡而勑敵環立其下豈
不得地勢不能存也於是徙齊楚燕趙韓魏之後及
豪傑名家十餘萬口充秦陵邑以厭鄭白之次陸海
之藏故漢時關中富庶甲於天下則敬之謀也後有
據漢之形勢而無漢之富實者可不求其故哉

李布傳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孟康註以金錢
事權貴而求得其形勢以自炫耀大謬顧金錢猶言
覓金錢耳

秦漢之間進士從橫不聞道如范雎主父之類皆以

報恩復怨爲平生得意士君子難言之樂布當爲叔
後至諸侯相乃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
貴不能快意非賢也其言雖人情所有然於君子長
若之道固已遠矣此何故不學之過也後之君子習
聖賢之說使以樂布之言謂之必不受矣然而陰用
其語若反甚焉者安在其聞道哉

惠帝三年城長安幾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作三十
日而罷五年又發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作三十日
而罷凡十四萬人作兩月而城成可謂省矣今若以
京營十二萬軍城都是四十里三月而竣其必不能

讀史漫錄

卷三

九

可知然史徒記其數不知中間調度定作何方亦不
可喻度也

呂頤機器不戚其奸非樊噲不足當之如鄺寄給說
呂孫以兵屬太尉賴大怒孫等曰若爲將而棄軍呂
氏今魚腹矣乃悉出其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爲他
人守也此人幸而爲女假使孫產有如此才劉氏危
笑

天下事有一定着數雖聖賢處之亦不能越如文帝
即位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爲郎
中令行殿中事機之微固不容髮此一大關節已

漢文撥貸之金八十以上月賜米酒肉九十加賜自
絮長吏閱視丞若尉政不滿九十番夫令吏致二千
石遣都吏循行不職者督之此三代之法也天下事
惟患以虛文應塞如此良法若得其人以實心奉行
王通可與不知文帝之時郡邑長吏有能奉行若否
後世養老之政不行惟大慶罪恩有米肉之賜有司
視爲故事不肯舉行使朝廷德澤迄不下究何以復
三代之盛必世之仁哉

漢文帝十二年賜民田租之半次年盡除田之租稅
詔曰農天下之本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爲本
讀史漫錄 卷三 十

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盡除田之租
稅此則不但賜租乃至除而不收至景帝元年復收
民田半租則其半尚除免也不知當時田租之外尚
有何項供需你給公家之用不然安有除田租而
可以爲國若是三代之所不能行也彼時封國既多
各有國賦百官之員又以治邊諸侯各以其國樂屬
士馬之費不領於司農而文帝躬行節儉無分外之
營費自少耳至乃除去田租恐必別有經計不可不
考也

張武爲代郎中令文帝入爲天子武實笑矣從卻位

之夜即拜武郎中令然帝在位二十餘年而武位不
益郎中令也古人仕宦之難如此使後世如武者當
以失策危從論功旬日之間即為將相安有以藩邸
重臣二十年不遷者乎然武嘗受賂金錢文帝加賜
以親之恐其人魚大臣之都不可大用文帝不以故
舊私之爾

漢所謂吳楚者皆在江淮之間吳王以荊海為蓋百
姓與賦富甲天下可見江淮之間自古稱殷富矣今
淮揚二郡荊海之利尚在朝廷設鹽官權之以給九
邊當租稅之半然法久弊生重以水潦其民凋瘵連
讀史漫錄 卷三 十一

負日多豈他有盛衰邪將一國之用有限而人主之
經費多與

漢文帝好黃老之言以無為為理故於禮樂制度雖
謙未遑即一時才傳善畫之臣如朝錯賈生多言更定
法令帝皆奇貴其人而不用其畫此其所以致治也
使朝錯賈生當武帝之時言安有不用者哉故人主有
能聽言有能不聽言人臣有能進言有能不進言當
可以可為之時能聽者治當可以不為之時能不聽
者治當衆人不言之時能言者貴當衆人皆言之時
能不言者貴吁此未易一二為淺道也

賈生之言雖微傷於激其實切中事理深識利害自
文帝以後行之數世其言愈效即如積貯之法文帝
身親行之終於累陳賈生富庶累世若生者未為不
用直其身不顯耳晁錯上言兵事其說甚具至謂以
夷狄攻夷攻為中國之形千古不可易也自漢以來
惟唐太宗能行其法故能制服四夷混一區宇以其
燕中國夷狄之長技也

張廷尉諫止畜夫之拜真長者之言可為萬世用人
之法自古天下靡蔽皆因在上者喜捷數精敏而厭
薄老成故天下爭為奇諂故工呈能不顧其實以至
讀史漫錄 卷三 十二

於蔽安得廷尉之言而稱之考廷尉學術蓋得之王
生王生者善為黃老言

王生使張廷尉結機欲以重廷尉汲長孺稱大將軍
乃曰大將軍有揖客顧不重耶此其指甚深可見當
時以退讓相高即有不拙之客皆為美談兩人皆治
黃老言豈將以知白守雌之旨為二貴人立一標邪
嗟嗟季世而下母論結機長揖有正色吐氣於貴人
之前則左右已嚙指即有道二公之詞不啻以為狂
者幾希
文帝聞張釋之論上林畜夫以秦事為比即召參乘

徐行問秦之獻具以廣言聞焉唐言應顯李狀入禁中良久復召唐浹畢其說願治之召聽言納焉惟恐不及如此

漢文過郎署與傅唐論將唐言雲中守魏尚郎召尚後以爲雲中守問田叔以天下長者叔言雲中守魏尚郎召舒復以爲雲中守兩人事甚相類文帝之愛諫求賢可謂有帝王之風矣尚本以上功幕府登六級逐下吏故唐力言文法之拘不能用將舒以士卒戰死百人罷故叔言其能得死力所以爲長者此二公者其識見獎拔又出尋常之表者哉

讀史漫錄

卷三

十三

賈生志大而才不諫其所陳諸策至武帝時盡用之如更定律令分建諸侯正朔服色是也第不復用於文帝耳鵬賦中至人遺物獨與道俱真人淡漠獨與道息數語上契老莊之旨生聞道者也迹其超然於死生之表豈請纆校筆之流以功名自樹者可同年而語耶然其矛盾原賦則不知古人之心矣何也原之所爲藥身岐龍者正以賤顧楚國係心王室而不忍他適也生乃曰覽九州而相其君又何必懷此都也何其不知原之心若此耶迹生之言使其當七國時練於其君不用則脾臂而去矣豈惟沉湘有靈以

生之言爲然而不受即後之論生者將以此爲短長言可不慎哉

漢文帝身衣弋綵而賈人傭屋文繡夫人衣不曳地而倡優下賤得爲后服此風俗之變也然富庶承平之衆於此可想矣要之惟帝身弋綵而後賈人下賤有文繡之飾至武帝之世窮奢極欲珍臺閭銀車服美人之麗視文景之時何啻天壤而舟車絳錢算及毫末賈人下賤方且愁病無聊何以有雍容奢麗之風耶

張籍之止太子車於司馬門文帝至謝過太后乃承制賞免江充逮太子車於馳道即以廢吏武帝因信

讀史漫錄

卷三

十四

用之此二事相類然釋之主於執法而充乃借以資諛心術則不同矣夫事有同形而異情者不可不辨然後勅亦可觀哉

漢時丞相權最重可顯誅殺如申屠嘉召鄧通欲斬之通中頭出血不止及文帝使至通乃得釋曰丞相幾殺臣其後欲法朝黜文帝不許嘉退謂長吏曰吾悔不先斬錯乃先請之爲錯所賣通爲太中大夫賞俸無兩錯爲內史列於九卿皆朝廷貴臣丞相得先諫之可謂重矣自大將軍以後故歸尚書丞相之權

遂輒然嘉剛直不屈氣量一世表豈以其不下車直往而歎之蓋亦好勝者哉

朝錯更令三千軍諸侯謹譚錯父從諷川來責錯曰公爲政人口語多怨公者何也錯曰不如此天子不慕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而劉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錯父之言非也人臣辭親而仕身非已有苟利國家死生以之顧其策於國家何如耳劉氏果安何有劉氏故錯父陵母等死而知識相越不可不察也若曰錯之學術足以殺身則是矣

衛綰以戲車即得幸位至三公終無可言景帝以爲讀史漫錄 卷三 十五

敦厚可相以主此有深意如高帝之用絳侯孝武之用博陸皆此意也夫相以主何取於敦厚哉碎人家養兒取一何保必擇年長朴實之嫗以兒委之何也其志顯也若以年妖冶其志必不在兒故以付邪自古藩封之修莫盛於漢而吳與梁爲最吳諱有江淮鑄山黃金錢流徧天下今之幣藏不如也梁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今之官苑不如也而漢未嘗稱誦古之物力一何舊盛哉天下之物渾厚者常實精密者常虛張釋之曰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苛察相高然其弊徒文具耳夫

苛察相高本以爲實也而至於文具是名法之效廢也武帝之作沈命與宣帝之增戶口足以明之

世傳東方朔有僂道遂多取詭異不經之談附麗於朔然考之史傳武帝厚延方士求蓬萊方丈之迹而朔日侍左右曾無一言以獻則世所傳朔事皆謾也然武帝至海上欲浮海求仙群臣諫莫能止朔曰夫傳者得之自然不必驟求若其有道不憂不得若其無道雖至蓬萊見仙人亦無益也詳朔此語又似畫工解衣盤薄者豈其真有仙道而帝不之識也柳朔竟與文成五利之徒爲伍而不言邪使朔誠仙人則

讀史漫錄 卷三 十六

文成五利之流不可以謾朔何況安期羨門老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吾甚疑東方生云夏侯孝若爲東方先生畫贊極其稱頌然第知其環璫博達思周變通而未究其實也觀朔傳上書陳養戰強國之計詞數萬言率商鞅韓非之語則朔乃扶名法之學欲有所用於世非直避世金門而已而史直與莊助吾丘等並列爲侍從之臣不亦誦邪武帝方張皇浩後以還其志而朔所言主於耕稼務本以此不相入世徒以其恢嘲滑稽至附以神仙詭異之事歟哉其言東方生也

漢興百年更惠文之治至於景帝風俗醇厚人皆畏罪自更鄧都獨先嚴酷行法不避其後寤成尹齊之流名相做效務為驚惶重以武帝多慾嚴刑峻法取快一時元氣日以鑿削至其末年盜賊紛起海內虛耗其端由酷吏成之而禍首則自都始也故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

鄧都為濟南太守都尉皆入府因吏謂守及寤成為都尉宜凌都出其上都卒善遇與之結歡寤成為關都尉義縱為南陽太守過關成側行送迎縱氣盛不為禮及至南陽遂破寤成之家故曰好勝者必遇

其敵

讀史漫錄

卷三

十七

條侯為丞相趙禹為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條侯弗任也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至武帝時趙禹張湯用事法令日滋吏民重足亞夫之言驗矣寤成家居武帝欲以為郡丞相公孫弘曰成治如狼牧羊不可使治民兩公者可謂有宰相之識矣條侯之平吳楚以六乘傳會兵滎陽何其疾也及至昌邑深溝高壘堅卧不戰又何緩也蓋吳楚西上犬將不疾馳而前令其度大梁而迫洛下則敵據其要地以拒王師主客之形易矣吳楚割急利在速戰至

而即與爭則以勞乘逸勝負之機又未有所定也故疾馳以扼其進而堅壁以老其師使其進不得一戰退不可再合徘徊累壁食盡力詘而七國已遊於釜鬲中矣諸葛之智司馬懿以是因之至於與尸况七國烏合之衆哉

武帝時才辯之臣如趙禹張湯更迭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丞相慶醇謹而已史遷若少其為人以予觀之右丞相其大臣也當紛更多事之時丞相以才伎自効不過一吏而已故鎮之以醇謹而消有消稱不至極散此真宰相事也天下之事惟朴能鎮浮惟靜

讀史漫錄

卷三

十八

能御躁故曰重為輕君靜為躁根君通也相道也右相知其解矣自慶以後丞相皆起刀筆行伍之中各以才伎自効相繼誅夷無有以功名終者此非其已效耶

馮服君為將所得祿賜盡以分將士魏其侯拜大將軍所賜金陳之廊廡下令軍吏裁取為用金毋入家者古之名將率以此鼓士心使之死敵今邊將毋論分金予士即軍士月糧能無腹削者有幾本其所以非獨將之不肖蓋朝廷賜予太薄稽核太密令不得火自寬縱其敵至此也

漢時刺史權重即今御史之任而專生殺丞相長史
田仁出按三河太守三河太守皆內倚中貴人仁皆
刺舉下吏誅死可謂奉法不阿者矣

有父稱子公者朝錯父謂錯曰公爲政用事人口議
多怨公者是也有父對子稱臣者霍去病過平陽其
父謂之自稱老臣是也

優游吟陞楠郎曰汝雖長厚而立我雖短幸安居東
方生弄侏儒曰侏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二語類
天下之事有名爲長厚而實回曲不情者不疑之儻

金是也天下之事自有公平正大之道士君子惟立
讀史漫錄 卷三 十九
見行已不愧天日即毀譽得失皆不足計正不必急
於自白以求免汚辱之名而反涉於自爲故不疑之

儻金微生之直也君子無取焉爾
漢法疾吏之貪以爲衣食足知榮辱故限貲十算以
上乃得爲吏十算者十萬也 國初以富戶選官意

蓋本此其實廉汙之性在人所賦貴進巨室或以墨
敗至一介之士出於繩樞窮巷之中而不染秋毫者
亦不爲以此法蓋科目未興仕進太濫以此約之耳

非所以施於太平之世也
東方朔上林之諫極有識見南山天下之阻是爲陸

海泰之薰山東正在於此正如人家負郭腴田地
雖千百不以易之有人於此取負郭畝鍾之田盡規
以爲臺沼而仰給別墅緩急水旱必不支矣武帝廢
耗職此故也

險人之術多端如畏人之中已嘗先發以制之使其
計不行漢文帝時宦者趙談嘗害袁盎盎之兄子說
曰君與闕廷辱之使其毀不用會文帝出趙談驂乘

袁盎伏車而諫談注下車使非史傳存兄子之謀則
盎獨有直諫之名世豈知其故哉嗟夫世之爲折檻
牽裾類此者政多耳

讀史漫錄 卷三 二十
衛青功業甚盛然本傳惟叙其伐閼廝實而不及其
將材豈有所不足也及觀伍被對淮南王之言乃知

青有名將之風人所不可及若被云大將軍遇士大
夫以禮與士卒有恩騎上下山如飛才力絕人須士
卒休乃舍穿井得水乃敢飲軍罷士卒已踰河乃渡

於是淮南王謀遣人入事丞相大將軍事蒞即刺殺
大將軍而說丞相私下之如蒙蒙耳大將軍尚爲淮
南所忌如此惟丞相不用刺可以知二公矣

趙禹張湯共定律令相得甚歡及湯有罪使者八輩
簿責湯不肯服乃使趙禹禹以數語讓湯立使自殺

此與宋俊臣周興何異刑法之學固自成哉武帝愛
湯甚使禹調護其間湯未必死乃直往趣之安在其
交歡耶然禹志在奉法孤立而湯得智以御人其志
行則不同矣

夫酷烈之吏大槩希世取合非有所執持也張湯為
廷尉所治即上意所欲釋予豎史輕平者即上意所
欲罪予豎史深刻者杜周為廷尉上所欲擯者因而
陷之上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寃狀所謂陰陽
人主與俱上下二公皆有焉後之為文深吏者其精
神血脉皆出於此

讀史漫錄

卷三

廿

古今著述成家者必有所托而後傳於世如司馬子
長之文至其外孫楊惲乃得宣布惲丞相子為列侯
九卿力能傳其書不然即藏之名山其出亦難矣然
則古人之書不得其人而湮沒無聞者亦不少也
漢儀注太史公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
上丞相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文書而已
晉煬曰百官表無太史公在丞相上顏師古曰諺為
太史令遷尊其父故謂之公嘗疑太史公之官不再
見於漢史而遷自以為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則
在諸史下列安得位丞相上及觀唐宋續頭記註之

制乃知所謂位在丞相上者蓋朝會立席任人主左
右居丞相之上以記言動耳位者朝著之位非爵秩
之位也不見於百官表而見於儀注可以推矣

太史公自叙漢興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誼朝
錯明申韓公孫弘以儒顯可見漢時名臣不出三家
學術即人主亦然孝文用黃老孝武用儒景宣用申

韓

史記乃藏山之草未嘗刊正其中錯誤者多世人不
察反以為奇如司馬長卿傳後太史公云云乃曰楊
稚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諷一是一子雲子長並世而立

讀史漫錄

卷三

廿二

也又循吏傳中李離居奢二人皆俠部伏劍之士未
嘗有吏績其為謬誤無疑他如此類者甚衆不可一
二指也

漢武帝以司馬相如畧定西夷却笮冉駹之屬皆為
內臣西至沫若南至鮮阿為徵以一介文士關地千
里亦大奇事也世之慕相如者徒以為詞人墨客不
察其所建樹有瓌璋立功之士所不能者莊助為會
稽太守亦蕞矣誅南越當時文才如此武帝又善任
使惟其所用無不效奇斯亦士之一時矣
漢伐南越四道一出桂陽一出豫章一出零陵一出

夜郎伐閭越四道一出句章一出武林一出梅嶺一出若耶白沃伐朝鮮二道一出遼東一浮渤海衛霍傳所叙二將戰功若不容口及佞幸傳則曰衛霍去病亦以外戚棄然頗用才能自進此太史本旨也以此推之所叙戰功率取豪府奏報之詞及里書所褒屬次第其語非實予之也

倪寬著書奏缺於文而口不能發明楊子雲口吃不能道辭而善著書天之生人其才質不能兼有此酷吏傳史治若救火揚湯索隱解本敝不除則其末雖止是揚湯止沸之說也救火揚湯只言急耳

讀史漫錄

卷三

廿三

建元元年孝武欲置相藉福說田綰以爲魏其貴久素得士即相必讓魏其而自爲太尉丞相太尉等耳且有讓賢名綰從其笑福之爲綰畫可謂忠矣魏其食客甚衆使有人以福之笑進令其早自引避亦可以免矣而無以是告者安在其能得士耶

田綰實要在東朝廷辯綰自言所好音樂狗馬倡優巧匠乃不如魏其等日與天下豪傑論議仰天畫地不知所欲爲遂詔魏其人臣居權寵之地事猶忘之主往往以奢侈自汗王闡郭中令皆是道也然以語士人之都則左矣

武安之傾魏其也武帝問朝臣兩人孰是莫敢對惟汲黯是魏其大將軍青龍必衰而驃騎將軍日益衆舉大將軍門下故人皆去事驃騎惟任安不肯失忱慨慕義之士不遇難何以見哉

韓安國爲獄吏田甲所辱及起徒中爲內史召甲咲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李廣夜行爲霸陵尉所止及拜右北平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兩人度量相越如此然史稱李廣誠結於士大夫蓋廣直徑庭若安國其人不醇類以要名又未可優劣也

讀史漫錄

卷三

廿四

漢時邊郡太守既統安符各當其塞法省權一易以展布如李廣歷上谷上郡隴西北地鴈門代郡雲中七郡太守以是名著匈奴今之一鎮可當古一大郡自關府監司總戎衆佐不下數十人法令滋煩權任無統翼殷不遑動見騎撫何以責功效於將鼓之間邪

刁斗或言小鈴或謂以銅作鐃器可炊爨謂言擊即非小鈴或如今軍中所用銅鼓耳

漢武之好儒至表章六經增置博士而擯董仲舒不用其好文也枚馬吾丘之倫使備侍從而子長之史

蘇李之詩不見存錄其將將也窮兵四征掃清朔漠而李廣不侯其慕仙也文成五利之徒譁却老之方而東方朔日在左右不知其異毋乃棄公之龍邪天下事自有真目擊而不能喻有數存焉耳

嘗觀王恢馬邑之事心竊疑之以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空谷之中而使敵不覺揆之於理必不可通者韓安國筆惟以匈奴之不可擊與恢等爭而不言及此何也豈其匿軍之法自有方畧耶

漢武表章儒術公孫弘之力也弘奏請置博士弟子第其高下以補郎中文學掌故又吏通一藝以上者

讀史漫錄

卷三

廿五

皆得選擇以補右職由是勸學右文之典遂爲歷代所祖其實自弘業之可謂有功於經術者矣世徒以其曲學矯情薄其相業而不錄其功亦非通論哉漢將用兵惟霍去病李陵能以少敵衆去病嘗以萬騎出擊匈奴歷五王國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餘里收其祭天金人以歸李陵以五千劍客出浚稽山匈奴衆以十萬之衆轉戰數日矢盡遁窮僅乃得之二時之才可謂相當矣然霍以之封李以之虜數之成敗非人所能爲也

武帝用人有高祖之風金日磾身在俘虜以過馬一

見郎拜爲光祿置之左右其時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聞愈厚焉此與用陳平護軍相類其後至與霍光同受顧命蓋武帝在位日久閱天下之事深矣其用一亡虜付六尺之孤必非無所見而然豈帝生平好壞詭之士所與左右者非文學才辯之流即機警便捷之輩與之馳騁縱橫固已盡其情偽以爲托孤寄命非重厚老成之士不可也故一試而得光再試而得日磾舉負衆之圖而授之不疑此又高祖用周勃之智也故曰武帝用人有高祖之風要之胡人性直可使効死易結以恩唐太宗

讀史漫錄

卷三

廿六

好用胡人至使環衛左右其忠誠盡力士人不及也漢武以山東太水郡國倉廩不能救振乃徙貧民關西及羌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水食仰給縣官數歲假子產業此雖非良法然能度府庫之藏以養貧民數十萬亦三代以後所不多見也新秦中者即今之河套往一二大臣嘗建復秦之議識者以爲可復而不可有正謂不能得數十萬人居其中耳即使秦決可復徙數十萬人實之朝廷必不能廉之數歲正不知漢時倉庾何以充衍如此考其漕輓之數與今日正等惟關中天府多有腴沃當山東之手是今

日所不及也

漢時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萬匹其苑牧之盛如此唐時王毛仲張萬歲所主監苑亦在關中蓋自秦非主馬汧渭之間天下畜牧皆聚於此今陝西太僕所主監苑想因漢唐之舊而馬數之多則相去遠甚自隆慶以來通關互市歲得胡馬數萬所至之至令軍士領養公私煩費若脩築陝西馬政北邊所得胡馬皆令圍人主之清覈牧地稽補圍卒可使苑政修舉畜馬蕃息關市之貿易惟恐其不多矣

讀史漫錄

卷三

廿七

武帝時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為弘農縣弘農去新安三百里可見漢時函谷已非秦之舊矣今陝之東門以潼關為險當河華之間一夫守之萬人不能過又非漢之函關矣不知秦漢之關其險阨何以過此

士君子處世惟當守道而行天理人心自不可昧持正者未必得禍從邪者未必獲福如武帝末年趙禹張湯用事於中而尹齊寧成之倫為之擊於外吏治若救火揚湯惟恐不亟惟倪寬為左內史勸農緩罰擇用仁厚惟情與下不求名聲收租稅時裁其關

秩與民相貸若不能舉行上意者然人主反以此奇之卒之希世何旨以求當行事者相繼以法誅死而實以功名終為漢名臣士亦何必阿世取容求毫毛之利而自蹈丘山之禍也其亦愚而不悟者矣

漢武之封禪司馬相如啟之也相如病先還書勸上東封上感其言與公卿諸臣議封禪而方士乘其間因以黃帝封禪不死之說進於是上乃東封太山求神海上車轍馬跡徧於四海卒使天下虛耗民窮盜起皆相如一言啟之也其亦異乎史魚之諫者歟

讀史漫錄

卷三

廿八

片言進規勝之深納其言即薦以為刺史以累之強健能下問一生受其至言而雋又能以立談之間折

其武悍之氣是二人者皆不可及也漢時極重博士博士之選三科高第為尚書尚書者樞機近臣也次及刺史其不通政事者久次補諸侯

太傅若今王相云

漢代極重經儒國有大政下丞相九卿會議必及博士即如廣昌邑王奏中公卿將相列名上請必曰臣等謹與博士議皆曰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於鄭由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宗廟重於

君云云如此大事非博士之言不行其重經學矣
漢自武帝以後柄歸中朝政去兩府所謂中朝者大
司馬大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也所謂外朝者丞
相御史二千石九卿等也蓋武帝決事禁中希見卿
相故霍光金日磾以將軍宿衛受遺托孤其後相沿
遂不可返至光武不任三公政歸臺閣其端蓋起於
此

漢時匈奴王廷直代雲中左方王將直上谷以往至
識顏朝鮮右方王將直上郡以西接月支氏羌此其
大畧也今虜酋稱幕亦直雲中左方爲土蠻擺要元

讀史漫錄

卷三

廿九

慎黃台吉諸部落當薊遼邊左方爲吉能丙免諸部
落當陝西諸邊私治以來火篩吉蒙皆寇陝西自嘉
靖中葉俺酋兵盛寇代雲中及胡酋內向貢市既開
而上蠻及三衛馳遠左數十年之間其寇自西而東
物極必返他日有變當起於西遼此氣數也

虜所以能勝中國者以其法簡易所得鹵獲因以予
之得人以爲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爲趣利自漢時軍
吏上功幕府一言不中即以法繩大將今日法罔之
密十百於漢使大將不得伸縮何暇鼓鼙吏士相與
期於絕畧之外哉

胡人雖好寇然非中國人殺之不能知內地曲折隴
文結和親之約匈奴不復入寇自中行說入虜虜遂
背盟至孝武之世翁侯趙信又襲中行說之智而諸塞
紛紛多事兵連禍結厯耗海內可見守邊者當重關
出之禁近日趙全之事是其驗也

李廣將兵士不盡飲廣不近水士不盡食廣不嘗食
自古名將皆用是道如霍去病之將重車餘棄梁肉
而士有饑者卒乏糧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蹋鞠
此非有天幸何以不敗嗟夫以二將所由如此而成
敗乃反相謬此亦世之所悲也

讀史漫錄

卷三

三十

主父以開朔方與丞相弘忤及用齊事敗上欲毋誅
弘曰齊王自殺國除不誅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偃
史言弘外寬內深諸嘗有隙者雖伴與善必報其禍
此其一也以弘之經學相業可謂不數而上謝蕭曹
下慙董賈毋乃以其心術之微有不可信者耶

主父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人收者
惟孔車收葬之天子聞之以爲孔車長者也太史公
曰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
惡嗟夫天下事大抵然獨主父哉然後之言其惡者
必其嘗譽之者也夫有爲而譽者必有爲而敗無故

而合者必無故而離以此察士君子小人之分可以見矣

平帝時近錄公孫弘言其位爲丞相食一肉脫粟爲布被可見弘本以此著名稱而汲公獨少之豈弘之詐能欺數世之後而不能欺一長孺蓋漢廷之臣皆知其僞而汲公敢言也然平帝褒之者何王莽僞爲恭儉以釣名聲取其與已類故錄之爾夫不見取於同時之長孺而見知於數世之王莽弘之品流不益爲曠生耻耶

汲黯鄭莊皆衛人同時在九卿又皆學黃老之言然讀史漫錄 卷三

其行義則不同汲直好清淨責大指任氣節面折不阿而莊在朝常趨承和意不甚割當否日夜存諸故人請謝賓客無論其品第直若相反若然其內行修潔則與汲頗不愧耳

古之名將相即無論學術要皆有過人處如汲黯揖大將軍青青聞愈賢黜遇之過於平生又如青謝客云人臣當奉法修職何與薦士此其識見有縉紳之儒所不及者其才畧槩可觀也世徒以爲奴虜責倖微一時之寵則過矣

舊解一金爲一斤元符中武遂侯鄆平坐詿詔衛山

王取百斤金以此觀之又非一斤也

漢武帝通西域靡敝中國以事無用本爲失策然以臣屬烏孫月支連其西大夏之屬斷匈奴右臂故匈奴不支而漢得專力北邊至宣元之世郅支呼韓稽首入見迄於東漢之末可數百年無匈奴之患皆武帝之功也嗟夫長駕遠御之主以一身任其勞而遺天下以安以一身當其怨而遺子孫以德拘學之士烏能與之料遠近之勢哉

胡人性拙本無能爲惟有中國人教之乃能爲愚如中行說之流是也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一郡然所以強者以衣食異無仰

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十二則匈奴盡歸于漢矣於是得漢繒絮皆馳騁剽掠而散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民畜牧匈奴邊禁禁不可制矣觀中行說爲胡人畫策大是有識見人可見草澤不羈之才當收在朝廷若使之流落不偶爲敵國所用其患有不可勝言者魯朱家之救季布惟走胡走越二語疎動高帝故朝廷用人之途不可不廣也侍中孔安國者臧之從弟也漢時侍中如後代宦者之職分掌乘輿服御至虎子麤器之屬皆有司存惟

以安國儒者特令掌御唾壺朝廷榮之自今觀之以近侍儒臣爲人主掌唾掌已非侍士之禮而當時猶以爲榮漢之待士尚有秦風然以儒學之臣參於宦寺之間親近人主朝夕獻納於君德治道甚有補益第不當使之供奔走之役如堅隸耳

又漢世侍中以士人爲之與中官俱止禁中分掌乘輿服御武帝以侍中馬何羅爲逆由是皆遣出外有事乃得入事畢即出金日磾子爲侍中自殺下與官人戲日磾見而殺之可見侍中在內官人皆不避亦太疎矣唐時君臣宴會公主后妃皆得與座賦詩

讀史漫錄

卷三

三

其禁狎無禮尤甚於漢至宋以來宮闈肅然與外庭不相間問家法之正自三代以下無與爲比我朝尤有甚焉禁城之內皆以宦寺守衛直宿將校皆列於外后妃一入宮門即其父兄弟終身不得一見

閨儀之肅可謂至矣

漢初以丞相御史爲三公分任庶政至武帝之世才臣進用丞相之權頗輕其後霍光金日磾受遺輔政以將軍衛霍共領尚書自此權歸臺閣不論何官但錄尚書事者即爲政府丞相御史奉而行之不得與議此漢制之變也唐初以尚書僕射爲首相其後政

歸禁苑中書門下二省號爲執政即五品以上同二省平章即爲真相而尚書僕射又居外奉行不得稱宰相矣此唐制之變也

偶不疑之母見不疑有所平反而善笑異於他時嚴延年之母見延年論囚枉監而歸家掃除墓地此二母者其識固相埒矣子之賢不肖何其遠哉

寧成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而耶曼容養志自修官過六百石輒自免去人之志識一何相越如此今之爲宰而不爲卿者又何象也

霍光之功不在擁胎立宣而在承武帝之後培養元

讀史漫錄

卷三

四

氣何也蓋武帝之末海內虛耗戶口減火碑人當大病之餘腹虛體羸而光能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匈奴和親百姓充實稍復文景之業宣帝所以中興未必非先放之也其功亦不細矣然光之爲人好權矜氣而不知事機當時在廷之臣往往迎合意旨如丞相車千秋議以府徐仁事議者如光之旨即欲奪千秋非杜延年奏記則丞相有請室之繫矣光以宿衛之臣視丞相御史如下吏此非漢法也又光好事喜功有驕驕之風當武帝窮兵之後瘡痍未起又用錄鏡之士使之要功生事於蠻夷如范明友東擊遼在專

介子西斬樓蘭皆光關之視絳侯曹參其操持固有閎哉

霍光廢昌邑王非人臣之禮也雖然其失不在廢而在立以光所劾奏昌邑之不肖不可以奉宗廟甚明然其居國所爲如王式之諫漢廷豈無知者何不再三延訪而遽以神器畀之天下大器持以予奪若反覆手何其不慎如此武帝所以委國授光後以其謹慎耳豈小事謹慎而大事不謹慎邪

霍光廢立議定使田延年報丞相敞驚悞不知所出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之

讀史漫錄

卷三

十五

大事大將軍議已定使公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先事誅矣乃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當時丞相之輕至此然敞夫人可謂智矣禍福利害在頃刻之間一有猶豫死生立見而能以一言定之其氣識亦不數見者哉

嚴延年之初奏霍光人知其有益於國體而不知有益於光也當光廢立之際手握六璽以授宣帝其權勢威福可爲寒心宣帝起閭巷之間驟登大位以爲在廷羣臣畏光之威望慶懼伏莫敢與逆而延年以一御史冗詞正議折其氣宣帝必且以爲光之威未

足以屈羣臣而人主可以駕御則畏光之心輕矣大臣莫危於人主之畏已而得不畏之形以自解其何益如之故年此舉有功於光甚大也

漢法漏洩禁中語者其罪至死故古人不言溫室之樹可見帷帳左右之臣於人主語言不當聞之於外然亦有不可秘者大抵密謀深畫出自人臣者不可泄泄則見以爲賣主之重嘉言美意出自人主者不可秘秘則見以爲壅主之德二者之情則異矣石建爲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人主以是親之此不敢泄者也夏侯勝爲諫大

讀史漫錄

卷三

十六

夫嘗出道上語宣帝聞而諫之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充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爲可傳故傳耳此不敢秘者也故薛奕有嘉謨嘉謀入告之命而文王有奔走號附之臣爲之喻德宣譽以結人心聖佐帝臣之事君固有道矣

嘗謂宰相之職上佐人主下總萬國必嘗親歷民事知錢穀刑名之詳然後可以贊理萬幾不涉懸斷故漢唐以來宰相之任往往起家郡邑未有以文學侍從不出禁門而進宅瑞揆任天下之重者漢宣以蕭望之才任宰相歆試以政事乃從少府左遷爲鴻卿

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故試之於三輔此宣帝任相之法也天下之事百聞不博一見百知不及一行雖有聖人於此使以已之所聞而制人之所見以已之所知而裁人之所行必不及矣故一邑一郡之事即天下之事也非若一官之長司其所守而已人有歷一郡一邑則天下之事無不出其所歷其視握六寸之管而懸制萬里之命者相去何如哉

趙充國之上屯田也宣帝及覆問難必求至當充國執其所見一定不移人主再三譙讓之於上異已之徒百方沮格之於旁而其說竟不可易君臣之際皆

讀史漫錄

卷三

十七

可謂難能矣夫成天下之功者其必有一定之見也使已之所見人皆從而和之則何難之有惟其以一人之身橫當上下之阻出萬死一生之計而後可以立不世之功則亦安能和於俗而悅於衆哉

趙充國在西邊有羌酋來歸充國賜飲食遣之使其傳諭種人護軍以下爭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皆欲便文自營非爲公家忠計也吾讀其語常再三嘆以爲此二言者萬世人臣之藥石也蓋天下事無大小人之才器亦無不可有爲惟是當事之臣遇小小利害先求一身便利無所掛礙往往曲爲小

文以求合於繩墨而不顧事之濟否若曰即有後事我無與知可也則國家奚賴焉使人人以充國之言爲法天下何事不可成何患不可定又充國屯田湟中虜已窮困破羌強弩二將乘其敝而擊之虜以破壞及充國旅旅而還所善浩屋賜迎說之請以功歸二將以明其退讓充國曰吾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爲法後老臣不以餘命一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幸死誰當言之者幸以其意對即此一節尤見老臣用心非淺見可類蓋使功歸二將則上且以戰勝爲奇功而邊釁以

讀史漫錄

卷三

十八

開功在留屯且上且以守邊爲長策而制御有道此充國之長慮也故人臣以功伐自矜而不明退讓之節尤也以虛文取譽而不究利害之實詐也聞充國之風者亦可以自惕矣

世言黃霸爲丞相功名損於治郡時吾嘗考其平生霸之治郡蓋亦有涉於文具者非至爲相而損也方霸爲相以興化條課郡國上計吏其對有耕者諫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孝子貞婦者爲一輩先上殿舉而不知其人數者次之不爲條教者在後叩頭謝故張敞奏之以爲長吏守丞畏丞相指歸舍法令

各爲私教務相增加流淳散樸並行爲號有名無實
此言極當霸徒以興化爲美取一時虛文粉飾吏治
其實無益小民徒長流偽之風以此推之霸治郡以
教化致理無亦涉於文具邪不然以己之誠而信人
之偽則不獨於世故者矣

漢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
及宣帝之世大司農耿壽昌以歲豐穀賤農人火利
請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穀以供京師省山東
漕卒之半此法最善然當時三輔諸郡皆沃野上腴
可敵關東之半若今畿內之地凋敝荒涼反不及外

讀史漫錄

卷三

卅九

郡十一卒求百萬之衆何以能致然京東瀕海千里
榛莽蕭條誠舉鄧白之法化爲膏腴遇歲豐穀賤即
以便宜糴買而使江南折價以入內帑此省漕費而
俗不虞國家永久之利也

宣帝時呼韓邪來朝詔廷臣議其禮威謂當以諸侯
王之禮待之惟蕭望之請待以不臣之禮以爲我狄
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如有匈奴後嗣卒有鳥驚
鼠伏闕于朝享不爲畔臣萬世之長策也此語極有
識見後世當以爲法何也待之以不臣即使渝盟干
紀於國體無損惟有開闕罷約不與之通而已若使

一正君臣之名則大分已定不可復渝萬一不足其
名爲叛叛而不討則國威有損法紀不存討而不服
則兵連禍結構難無已此安危治亂之一機矣蕭傳
之言真遠慮哉

漢時齊國最爲富盛其織作錦綺之巧甲於天下朝
廷立三服官於齊以供尚方之用三服者春獻冠纁
緹爲首服皐素爲冬服輕絹爲夏服即今南京織造
之制也舊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及宣帝之世
三服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至貢禹上說元
帝稍減焉予嘗嘆當時齊國之富如此古今地利非

讀史漫錄

卷三

四十

有登下而今日三齊之地利詘民食拊拍盡空其解
安在無乃地氣有轉移邪

孔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輔導之器與吏
才不同人之才固有可爲將相持天下之重而不能
辦一官者論人者不可不知也漢元帝時有人薦張
敞輔導太子者蕭望之以爲敞能更任治煩亂材輕
非師傳之器此數語可爲用人者之法大抵輔導左
右之臣以德爲才奉法守職之吏以才爲才何也三
十福共一鼓轉動不居則動者其材也橫一軸而持
之周流千里而軸不知也則不動者其材也有御於

賁軸以動而以輻之材爲軸則車必推矣

臣之匡君事無鉅細皆當防預然事體自有大小如薛廣德之諫御治至欲以血汗車輪則太過矣乘船小事何關興廢而遽犯禮以諫事有大於此者胡以虞之經生之迂如此

孔氏在漢世有高士二人孔臧孔融是也武帝欲以孔臧爲御史大夫臧願守太常典其家業元帝從孔霸授經欲以爲相霸謙退不好權勢自陳再三元帝知其至誠乃弗用也夫二君者可謂三公不易介哉彼時曲學爲丞相御史若其人安在而二君之名千

卷三

四一

讀史漫錄
載如一日爵位寧足貴邪以聖人之後而有此賢達其得於家學者多矣

漢自高祖令郡國立太上皇廟是後高文諸廟相繼而立非古制也匡衡貢禹建議罷之又成太子國不在九廟之列亦同時毀則又非也何也有其舉之莫或廢之猶爲制禮者汎言耳况仁人孝子之心寧失於過而不可失於不及祖宗廟貌祀之幾二百年所在臣民皆有瞻仰雖於禮經不合而勸忠敬教之道不爲魚補一旦舉而廢之其何忍哉至於昭靈后以下廟祀不及惟有園陵一祀舉而廢之是魚祀也矣

太子若元帝之曾祖不干大統存一豆之祠舉而廢之是魚親也二公之見迂矣夫禮有協諸義而協者非協諸義也協諸情也故曰禮本人情又曰及其所自始二公所議揆之於禮固已失其大歸矣而區區世數之間以爲損益無乃得其數而不得其情邪京房之說元帝司馬公嘆其明白切至而不能悟主愚竊以爲房非善諫者也夫人臣敷奏之體與策士短長之術不同何也策士之說使卿虞甲押閭指畫其激昂達耳之談有人之所不能堪者而以其談言微中有以入乎其心故不覺其折而浸之也至於人

卷三

四二

讀史漫錄
臣之進諫惟明白洞達至誠剴切如事之可否是非必直指而無所隱伏人之賢愚邪正必明陳而無所規避竭吾之肝膽以悟主之志意至於言之聽否則不可以術取必也方房宴見之時欲發石顯之佞乃再三詰問人主使其詞窮情見以有爲可入之機乃從而指之自以爲善悟主者莫是過也不知以人情體之方其再三詰問之時人主已厭而不樂聞其應云云者勉強耳即如一介之士偶有過舉爲之友者當密陳而直指之其人未有不感動者若當大衆聚會改爲難之辭再三詰問以得其情而扼之則其

人有不慙沮者即唯唯受命亦勉強耳況在人主之前哉孔子之論諫有五房不得一何也考之諫諍諫也司馬公從而取之亦不知諫若矣

自古巧佞之臣欲專國家名寵必有一段過人之才可以固結主心而籠絡天下之耳目者嘗讀名顯傳顯以久擅大權恐爲人所間乃時取其信以爲驗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索即先自白恐後漏盡官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收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有告顯矯詔開官門者顯因涕泣自陳求受掃除之役天子憐而信之又顯已殺蕭望之恐天下學士訕

讀史漫錄

卷三

五

己以貢禹明經致節乃深自結納薦爲九卿於是議者咸稱顯以爲不姑諧望之也顯之姦巧如此天下士夫方被其欺而不悟況人主邪

匡衡抑井延壽陳湯之功宋瑛裁却靈臺之賞世之所謂老臣深慮者也予竊以爲不然夫朝廷以功名之門奔走天下則賞功之典自有不可廢者鄧支點嚴當其禁驚之時朝廷懸萬戶之封不能得其一校今井陳親斬鄧支於萬里之外靈臺親擊默殺之首以獻朝廷天子無矢鏃之費而百年之患以除此亦千古之奇功也如是而不能得人主一尺之組方寸

之珪即令再有緩急何以勸首公死事之臣邪然二公大指以爲天下無事不當開奇功之門殊不知朝廷之御臣下自有情理有事則求之如不及無事則捐之如贅麗亦非所以購忠臣之心也然漢之不封井陳又非嘗明正矯制之罪徒以其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司隸移書適上按問其吏士耳曾不思武帝之遣威師以爲萬里來歸不歸其過安有人臣出萬死一生之計夷滅敵國之王未有迎勞之使及於疆土乃從而收係之萬一傷吏士之心變起倉卒胡以處之此非老成深慮之見也然則開生事之端奈何

讀史漫錄

卷三

四

曰不然大封井陳明告天下以爲匈奴負累世之仇鄧支有殺死之罪二臣以便宜討之乃朝廷之意自後有敢以二臣爲比生事變夷者以矯制罪之朝廷先有詔令後雖有功不錄也
古之考治在民今之考治在官古之論治在命脉脰理之中今之論治在形骸骨節之外吾於薛宣之疏有感焉宣上疏成帝其言切中事理有人所不能及者如云鄧刺史或不循守條職多與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諂佞以求吏民過失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及衆庶是故卿黨闕於嘉賓之歡九族忘其親親之

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豪逸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隔和氣不通未必不由此也此一度語後人所不能道其弊今正有之都刺史若即今之御史御史按察郡邑本以判姦肅紀貞度非有守土之責也今下至未監瓊細吏卒後後御史一一察之非法也即長史佐史互相調察太阿倒持冠履又置又非體也郡邑相承以苛刻為能賅削元元以觀炫而民閭閻敝至於親戚不相往來千室之邑無絃歌之聲阡巷小兒或不群戲樂生之氣蕭然矣此謂薛公所謂邪世不以爲憂而日從事法禁之間惟恐其

讀史漫錄

卷三

四

不厲也不亦重傷邦本爲元氣之憂邪

王章嘗爲王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肯親附及日食奏封事遂直指其事權蔽主之罪爲鳳所殺嗟嗟生死章捐之矣然章爲國而摘知已亦士之所遇也以章之卧泣牛衣饑寒流落幸而致身公卿不勝悵悵以身徇國亦士之至悲也

夫爲人臣而諛其主者佞也然不謂之失體爲人臣而諛其大臣者諂也然未至於不臣唯有阿諛大臣而陰以其指規切人主則不臣之大者而世方以爲忠此不探其微者也方漢成帝溺於宴樂繼嗣不立

大將軍王商以貴戚之卿憂其樂欲不謂不忠也以至親難於數言使谷永等因天變上書後永以京州刺史奏事京師上使尚書問所欲言永直言極諫其詞痛切亦不爲不忠也然鳳不得與霍光比隆而永不得與汲黯同則若何以鳳之指使言官而未受人之風旨以親切主上也夫受人之風旨而規切主上此與諂諂面諛之說異行而同情耳且當是時社稷安危所係就有大於王氏者而永不敢一言乃使以起居左右之失責人主之過其情可知矣嗟夫經術之奪一至此哉

讀史漫錄

卷三

四

王氏之亂張禹成之也當禹病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由王氏專政所致上乃至禹第問之禹見年老子孫弱又與王根不平恐爲所怨乃對以爲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由此不疑王氏禹以師傅之尊爲成帝所倚用使以一言沮之未有不聽者乃爲身後之計而不顧國家之危故曰成王氏之亂者禹也

朱雲折檻左將軍李廣忌叩頭流血救之陽城伏閣金否將軍張禹福趨至延英門賀此二事相類天下公議不出於薦紳而出於武臣亦足嘆矣

孔光爲光祿大夫阿附董賢奏丞相王嘉迷國罔上及嘉對吏以不能進賢負國死有餘責吏問其名首以光爲賢上思嘉言乃以光爲御史大夫夫二公之賢不肖毋論已乃其報施之際不亦異乎光以嘉進嘉以光死光何心處之而不咋舌光真無耻人也然嘉以光爲賢亦不知人甚矣即勅嘉一節其爲小人甚著而猶以死薦之無乃矯與

朱博拜爲丞相登延受策有大聲如鍾鳴殿中上問楊雄李尋尋曰此洪範所謂鼓妖者也法以人君不聽爲聽所蔽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宜

讀史漫錄

卷三

四七

退丞相御史不然不出期年其人自蒙其咎博既爲相不一年而被罪死也災不虛生如此博爲人強毅多權數承太后風旨劾奏傳喜爲上所覺故及於禍蓋權譎有力鉅鉅者耳

嘗讀王嘉陳時政疏其言甚切治體如謂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乃能使下又故事尚書希下章爲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云云此二弊今正有之郡守爲一方師帥其上有監司部使交錯監臨動須關決不得轉移其權不能使長吏何以及此又臺諫諸臣建言不急之務苟以塞責尚書輒

爲覆請以下郡邑朝更夕改徒爲文具無益於治故欲上德及民莫如重郡守之權欲天下少事莫如省建白之覆

王莽初得漢政以孔光漢世名儒歷相三主太后所重天下信之於是廢尊事光諸素所不悅若莽皆傳致其罪爲奏草予光以太后指風之光素畏慎不敢不上莽白太后輒可其奏於是莽之勢遂成矣光又躬率公卿誦德上瑞上公之寵九錫之號皆自光議其端及見不軌之萌乃始憂惶求退不亦後乎考文品第當與蘇威比肩在荀彧之下矣

讀史漫錄

卷三

四八

王莽白雉之獻以遠夷狄太后也莽既以太后之權恐惕天下人心使不敢動又以遠夷慕義之名固結太后使不敢一日舍已然後惟其所欲而莫之敢指自古奸雄盜人之國雖甚庸劣必有一種智術莽之在群奸中傭奴之材耳然其處心積慮亦費如許布置其始未嘗不牢籠一世後稍敗露也夫要主於收拾人心使之德已然後總攬威權以振懾天下不敢動推而已然陳氏以其智盜竊而王氏不能有漢則國之於天下分量不同也故曰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夫大抵奸雄盜國不過恩威二字恩威者人主之

利器也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況可以假人邪
亂臣賊子其始進用未必即有異圖惟是權寵日盛
勢不得下又見有可爲之資於是逞節萌焉方王莽
折節下士曹操舉孝廉爲郎何嘗即有不軌之心不
過唾手功名不肯在人下而已及其權位日隆海內
側目進有可爲之具退無可免之方篡逆之心安
自已所謂篡虛名而受實禍彼必不爲耳人臣之勢
甚不可長成使至於不能自退也故曰人臣太貴必
易主位

甘陳之功大功也漢所以通西域者不以斷匈奴右
臂邪匈奴惟不得西域桀驁尚不可制若使與西域
合而爲一其患宜何如却支單于與呼韓爭國自竄
於康居城郭諸國畏其威名交手而事之假令羽翼
既成檻三十六國之君以與呼韓構難不能救也如
此則呼韓亦折而去矣其陳以一劍之任當百萬之
師却支搜首呼韓屈膝至東漢二百餘年不構匈奴
之禍功豈在衛霍下哉而稚圭以迂疎之見挾阿比
之心使捐軀爲國之臣寃結而無所訴故高帝曰爲
天下安用腐儒也

漢時二千石權至重也刺史以六百石按之刺史權

又重也直指使者出以軍興從事至誅殺刺史及元
帝遣博士羊當行幽州舉奏刺史二千石其相軋如
此大抵刻核之風日有增益不免疊牀架閣其資與
治通得失非有所關也

匡雅主爲光祿勳舉王駿有專對材選諫大夫及衛
爲丞相駿爲司諫乃奏免衛報施之道何其美與雅
圭自一代賢相駿誦言攻之誠何心也然至王章之
於王鳳則不可同日論矣常觀古今之事如是者有
三鮑叔薦管子爲相及桓公問鮑子於管子乃極言
其剛愎不可用然後世卒稱二子爲相知不以其故

讀史漫錄

卷三

五十一

損交何也管鮑之心皆公也王章之於鳳則章公而
鳳私王駿之於衛則衛公而駿薄此皆不失材品故
倫論之若後之操戈入室者直險人耳何足道哉
韋孟諫魯王許云王報聽潛實絕絕邦孟自言承韋
之國至王報乃絕也第不知其未絕時國於何許春
秋中亦不見何也王報流離瑣尾至敵地於秦又安
能絕人之國邪此皆不可知然孟言必有所據俟添
考之

地氣有盡天道有更當元成之時翼奉嘗建議遷都
洛陽以爲天道終而後始窮則反本故能延長而無

爾可謂深見者也。未幾有王莽之亂，世祖竟都洛邑。所謂三七之厄，可見地氣至二百年當一歎也。

史稱趙孟、韓陽死，非其罪，以爲宣帝之累。綜其實，有故趙、廣漠之死，也以構魏相韓延壽之死也。以忤蕭望之、廣漠與丞相構，不無過激。然至於坐死，則殘矣。韓延壽爲左馮翊，望之忌其名，迹即遣御史按其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延壽亦使部吏校望之爲馮翊放散，應官錢百餘萬，已而考望之者，卒無事實。按東郡者，具得延壽奢僭之狀，以不通論死，甚足悲焉。望之爲御史大夫校事者，乃其屬吏於東郡何

讀史漫錄

卷三

五十一

所不得於馮翊何所不匿痛哉。延壽之死也，且所謂上僭不道，若乃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之事，耳此軍容也。當是時，守號爲郡將，主兵安得不設斧鉞旌旗而効以爲不道論死也。相在當時，爲賢相望之爲名儒而毗睚，一時能吏至於立死，當夫京兆吏民守關號泣渭城，父老持車奏酒，路人聞之，無不酸鼻。二公誠何心邪？夫以二公之賢，流聲漢廷，而不能奉公，戚私，虛心克己，則信乎相業之難，而恩怨之於人也。韋玄成、匡稚圭以大儒爲相，不免浮沉石顯用事，二公皆不敢忤，至成帝即位，顯已罷，在地嘗衡，乃與卿

史共奏其罪，以是爲王莽所初。今讀尊疏其言，粲粲猶爲匡公媿之甚哉。守正之難也。

孔霸以帝師爵爲關內侯，食邑上書求奉孔子祭祀。元帝乃令以所食邑八百戶祀孔子，至元始元年，乃封周公孔子後爲列侯，而梅福上書又以孔子之世，繼殷爲侯，於是關里王祀萬世，不替矣。霸爲人謙退，不好權勢，元帝欲以爲相，讓不肯拜，可謂名儒而其子光以經儒致位三公，乃奔走董賢，阿附王莽，以至於死，上汗宣聖下媿褒成矣。

讀史漫錄

卷三

五十二

西漢之末，張諫陳遵並爲名士，諫以廉儉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遵嘗以揚雄酒箴調諷諫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爲我，亦不能吾而効子亦敗矣。」雖教學戒者，易持効子者，難將吾常道也。孟公自一時之豪然，觀伯松數語，不亦斤斤端謹士邪？然其後諫附離王莽，稱頌功德，爲劉崇章奏其詞，濟論至不可聞，安在其法度士而孟公爲更始臣，當使匈奴，不爲所誣，大節表裏，則放縱何足病之士，顧志行何如耳。尋常絕墨之間，不足以論也。

庚秋之情變，詐百出，雖當服從，不可忘倫。如呼韓入朝，上書保塞，請罷保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議者皆

以爲便惟卽中侯應策其不可其議乃止及後株累
單于初立使其裨王伊莫邪演等詐言欲降以嘗中
國公卿或以爲當受惟杜欽谷永以爲單于初立私
使伊邪詐降以卜吉凶或者設爲反間欲因而生釁
不可不詳天子從之使使往問果如其言此二事者
觀形察影亦甚易見而在廷大臣曾不及此非三子
之明見漢幾爲匈奴所詐矣

讀史漫錄卷四

東漢

東漢書卷四
楊清臺山葉向高訂

高祖規模闊大苞絡無遺光武矩度精嚴錙銖不爽
其大段不同如此光武好經術而高祖不好光武習
吏事而高祖不習光武善將兵而高祖不善光武能
保全功臣而高祖不能保全光武能絕嗜慾而高祖不
能免以此言之光武優矣然石李龍遇高祖并與韓
彭比肩遇光武卽欲並驅中原此何說也矣雖知人
讀史漫錄 卷四

必自有見總之高祖氣魄大光武察察在其包羅中
耳至於任賢使能獨奇除暴其得天下之心一也扼
吭拊背據要握樞其得天下之勢一也兩京迭建聲
祀二百各有所矣

世以光武似高祖綜之全不相似先主體緩末強却
似高祖但才不及遠耳
武帝守成之主也然其氣局寬大不事局促有開創
之規光武創業之主也然其勤政任賢謹守法度有
守成之矩武帝然似高祖光武然似宣帝
項王之臣不忠高祖斬之彭寵之奴不義世祖侯之

何其不同也高祖當治定功成之後故斬丁以示義
光武當招降納叛之時故侯奴以購敵其機一也雖
然不義而侯何以示勸賜以不死可笑

韓信說高祖於南鄭鄧禹見光武於河北孔明對先
主於隆中皆以立談數語決天下大計其後成敗大
小皆如所策分毫不爽蓋其胸中成畫已久出身許
國舉而措之耳豪傑用世往往如此

帝王有真非虛語也王郎使其臣請降盛稱即實成
帝遺體光武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况詐子
與者乎南唐遣徐鉉入見辯說百端太祖曰不須多
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容他人
鼾睡二主數語氣蓋一世令蘇張復生結舌無語况
讀史漫錄 卷四

直杜威徐鉉之流哉
予觀更始盆子之事而嘆漢之德遠也夫以雄黠大
盜擁百萬之師自足建名竊號橫行四海乃至交臂

屈膝求一牧豎而事之惟恐不及直以謳吟思漢惜
其寵靈耳當此時非二牧豎子則百萬之師不可得
聚惜群盜聚居無終日之計徒為真主駁除耳

王霸報冰合事世咸危之以為兵至而河不凍是疏
之死也不知霸所用者乃兵法耳方霸走報時軍去

河尚遠一聞無冰則四解而散是不戰而敗也兵至
而河不凍又無可走則人自為戰反而死敵是不謀
而勝也蓋淮陰背水法耳然則冰合者何也王者不
死有天教焉霸不知也

光武成功河北皆漁陽上谷二郡之力也及天下已
定二郡所遣校將如吳漢王梁耿弇皆至三公上將
而彭寵耿弇曾無一尺之組以酬其功此寵所以反
也况不反者弇乃其子耳以光武之英畧明達而不
能御一彭寵豈別有說邪直計失和

東漢趙王良入城門與中郎將張卬爭道叱卬旋車
讀史漫錄 卷四

司隸鮑永即劾良無藩臣禮良親光武叔父叱一卬
將旋車未為甚過而未即劾之可見漢法於諸侯亦
甚嚴也

吳漢平蜀放兵大掠光武以書譴之有曰仰視天俯
視池觀放鷹噉愛二者孰仁此真不忍人之心推此
心也二帝三王何以遠過甚矣光武之仁也

任延對光武曰忠臣不和和臣不忠上下雷同非陛
下之福光武深服其言愚以為此延阿世之語也光
武明察御下方以制御為權而延語適合之耳夫和
者未必不忠而不和者未必忠顧其公私何如不忠

者和與不和其機一也其和也以權利相此唱附和以豪主之聰和亦不忠也其不和也爭權佑寵相擁相傾以盜主之柄不和亦不忠也忠臣則不然其和非雷同心無所親耳其不和非忿戾志有所持耳此同名而異情不可不察也嗟夫光武以湯武之仁而延挾商韓之餘歷以洗之何其細哉

漢自武帝以後以左右曹諸吏分掌尚書奏事而以宿衛大臣一人領之如張安世以車騎霍光以大將軍王鳳以大司馬師丹以左將軍謂之領尚書事後漢章帝以太傅趙熹太尉牟融並錄尚書其後每帝

讀史漫錄

四

四

即位輒置太傅錄尚書準古聽於冢宰之義謂之錄尚書事其後南朝因之謂之錄公蓋其職居中以榮事在三公之上若今之內閣云

先世之政有可更改者有不可更改者漢明帝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至章帝即位校書郎楊終上書請罷其後其時公卿大臣皆以為孝子無敗父之道先帝所建不可回易終復爭之以為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曰先祖為之而已毀之不如毋居而已以其毋妨害於民也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為不舍則有害於民也漢人引經多迂僻惟

終援春秋極當可為萬世權衡總之事而有害於義則損之益之與時宜之所謂善繼人之志也事而無害於義則有其舉之莫或廢之所謂不改父之政也嘉靖末年世廟深居西內多所營建至穆考即位一舉而塗之至今故宮開館半為蓬蒿過者嘆息亦不聞泉臺之議者矣

西漢諸陵皆有陵邑三選七選備極華富亦一時之盛也至光武明帝陵制儉卑不復起邑及章帝時欲復之東平憲王書諫以違先帝聖心虛費國用章帝遂止自此東京陵制比西京大省矣

讀史漫錄

卷四

五

明憲皇后不封外戚壘疊為言可為永戒其曰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觀此數語不但明於人事抑可謂深知天道者矣世之士人君子頗有知進而不知退者豈未聞是語邪

第五倫天性峭直然疾俗吏苛刻論議常依寬厚可見俗吏苛刻非必能峭直也夫正直忠厚本一機括不忠厚者必不正直阿世求悅以捷取效其苛刻亦未必天性乃欲以是為名耳

漢時法度猶有三代遺意如云民有產子後勿算三歲至章帝又下詔令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即

此一端三代盛時何以加此後世產子三歲且藉而登諸版矣安得有此意耶章帝四巡郡國敕司空曰方春所過毋得有所伐殺車可以引避避之驛馬可退解輟解之此詔令之言中間未必盡如所諭要之煩費省矣即此二事後世皆不可及

皆襲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識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始終制度凡百五十篇奏之章帝以衆論不一罷而不行至今纂所論著不傳於世殊為可惜如令得其全文以為三禮別傳成一王之法較諸叔孫所制必有不同奈其湮滅何也

讀史漫錄

卷四

六

夫春生秋殺一條一舒天地之氣也人不能違天惟所運耳文帝之寬仁而景帝以刻削承之明帝之苛切而章帝以寬大繼之此天地之氣非人所能也漢史記衛霍出塞之功煇耀簡冊後漢書霍出塞三千餘里降至二十萬人可與衛霍相當矣然衛霍當匈奴強盛度漠出師虜勢遂衰至於百年不振即一時窮蹙之費有傷根本而漢之國勢由此日強其功誠不為少至於和帝之初匈奴分而為二南單于居塞下為中國所矧翼北單于迫於鮮卑舉國來降所餘無幾南單于欲倚中國之威破而有之漢可毋出

矣此上以憲制故宗室求擊匈奴以贖罪故遣之耳今觀嚴風之捷與天山瀚海難易大小何啻拔山折

枝而班生獻說為之勒石徒可嘆也

東漢風俗和平即所行有不順理其後亦無大患如光武廢東海王疆而立明帝章帝廢清河王慶而立和帝此人倫之變未有能善終者然考二王以廢黜之故小心恭謹畏事守法以保其寵祿二帝敦親親之誼撫綏禮遇無所不周竟不聞有少形迹此皆難能也以唐世較之何其遠邪此何故和德勝而戾迹消也

讀史漫錄

卷四

七

班定遠居絕域三十餘年舉五十餘國請吏閣下重譯貢獻連四萬里此絕代之勲也白首東歸才拜一射聲校尉漢真少恩哉唐韋南康坐鎮西蜀苞舉六詔雖不及定遠亦一代首功然爵至異王富貴隆赫視漢之報定遠不啻十百夫功無難易過時則顯談何容易

漢自中興以後以尚書為政本然尚書令秩裁千石和帝時黃香以尚書令出為江夏太守香辭以典郡從政才非所宜乃復番為尚書令增秩至二千石當時樞機之地官秩止以如此至江左以來尚書令遂

爲元宰唐時以太宗常爲此官遂不敢設矣
班超在西域使窮西海至安息西界曉大海欲渡船
人以爲入者皆祿三歲糧乃可得渡吏遂返止此其
去中國不知幾萬里張騫所窮河源未至西海當尚
遠也

前漢王氏同日五侯天爲示異及東京外戚無一日
不侯者以馬鄧之賢兄弟三四人均同日封侯漢惟
開國功臣侯者有萬戶以上而鄧氏四侯各食萬戶
不已侈乎然史不甚非之徒以其恭慎好禮能保爵
祿且出於習聞不爲創也

讀史漫錄

卷四

東漢以尚書爲樞機之地政事所出三公取備員而
已及至天地大變反以策議三公至於死免而不及
臺閣此大舛也安帝時仲長統嘗言及之以爲先武
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以權數世而不
行可謂切矣

東京賢后以馬鄧並稱今觀其事鄧不及馬遠矣馬
以仁慈勝鄧以明察勝外家亦畧相當而鄧氏之權
重於馬氏至於鄧后臨朝舍和帝長子而立殤帝殤
既不終又立清河王之子爲安帝始也舍長而立少
繼也舍子而立姪亂國本矣鄧隲等徒貪其少快笑

其賢聲者聞當不在呂后下矣方鄧后臨朝時杜根
上書勸太后還政太后大怒盛以繯囊於殿上撲殺
之根得蘇亡去爲宜城山中酒家保及太后崩乃召
拜侍御史即此一事和熹母德不已損乎

衛青大敗匈奴而歸武帝使使即軍中拜爲大將鄧
騭出屯漢陽爲羌所敗而還安帝亦使使迎拜大將
勝敗殊轍而恩數一執佑寵特權恬不愧畏漢政之
不綱始於此矣

漢自武帝時設武功爵二十等其極爲大良造皆空
讀史漫錄 卷四

名也安帝時連年饑饉國用不足三公乃奏令吏民
入錢穀得爲關內侯虎賁羽林郎以下鬻爵之法至
是大壞至於桓靈之代三公皆可鬻矣

漢法有三代遺風如嚴畫衛卒交代上臨其罷遣之
百官陪位謁者持節引入侍御史持節慰勞問所疾
苦受其章奏所欲言饗賜作樂觀以角紙樂闋罷遣
其撫卹軍士周悉如此即永徽杖杜之雅何以加焉
如天子賜邊臣書云將軍暴露良苦至唐時猶然如
敕宴將士云各宜生食相與盡歡如敕蕃落邊將云
夏初漸熱卿及將士並平安好遣如云久初漸冷卿

及衛官百姓以下並平安好違爾時上下情意譌然一體如此自勝國君臣禮絕此意不洩見矢欲培植國家元氣須體此等良法稍存其意可也

漢制公卿刺史二千石不得行三年喪至安帝時司徒劉愷以為非所以師表百姓宣美風俗乃聽大臣行喪已而尚書令從諷請斷之尚書陳忠上書切諫上不能從竟復斷二千石以上行三年喪漢家一代風俗淳美有三代之風獨此背經害禮而齊魯諸儒講曲臺之義者不聞慶正待愷乃言之何也

袁楊二家數世三公光照史冊其始袁故楊震皆為

一時名臣激以不阿權貴失鄧氏旨震以譏切王聖與豐皆策免自設良足悲也楊氏之後世守清白不忝舊德而東氏至四世之後本初公路專制不臣隲其先烈以此第其閭閻相懸甚矣

古人事往往有不平者千世之下令人憤激如任尚代班超護西域其才不及固矣然尚自實憲代匈奴即在軍中出入行間已數十年平定諸羗安集隴右功不在段會宗耿恭之下亦一時才臣也尚為護羗校尉與鄧遵同事遵刺殺羗豪狼婁封為列侯尚亦刺羗豪零昌不浮益位與遵爭功至於誅死於法何

如遵蓋太后從弟也侯一誅一令奉公死官之士何以談功名悲夫

兩漢三公皆以策罷惟常賢以老求去劉愷請致仕以千石祿養之東漢宰相不侯故給以祿寥寥數百年完名全節不過一二士之沒溺於聲利所從來久矣賢固經儒師傳不失家法愷在位無大建明其始以諫國見舉肅靖一節始終不替蓋亦一代之賢也

漢儒通經據古議禮如訟然有政體大謬不聞持議者如安帝為和帝後不得父清河王禮也太后既崩清河孝王及生母左氏皆追尊為帝后而王后耿姬

乃其嫡母見在京邸上號為甘陵大貴人此何法也西京王國皆有太后安帝入繼清河之祀當有嗣王何不以清河太后號之而倒置若此於禮安取乎後唐莊宗嗣位以嫡母劉夫人為太妃生母曹夫人為太妃太妃往朝太后太后愧荷不安彼固夷風不足深咎漢亦有此博士議郎安所考也

鄧后臨朝十餘年以恭儉率先羣下值羗胡梗化水草為災憂勤度政復致昇平其功甚大至於鼓勵外家以退讓謹守保族全家之計亦非不至徒以貪據大權不能自舍使王聖李閭之徒乘隙因形造托扁

山陰未畢一門七人相繼竄死道路之人皆爲流
之猶或不免偏肆奈何母不能得之於子況臣能得
之於君乎

自古嬖倖之寵守成中主所不能免然大倖禮無違
者哀帝之寵董賢安帝之寵王聖也賢以二十餘位
至三公尚方器物充其第至欲法堯禪舜聖女伯
榮持節往來并陵諸侯至二十石拜其卑下名罷倒
置至於如此國家之興替亦可知矣何況一二嬖倖
其首領耶

史記

卷四

十二

夫常懷恬退自是國家盛節然飾詐釣名之徒亦有
不可不察者如南陽樊英高卧臺陽名著海內不應
辟召不受策書至順帝即位以玄纁備禮迎之再三
稱疾纓起入見不肯屈禮乃設壇場具禮延問得失
拜光祿大夫而歸談者從此失望不知矣何所韞藉
而虛爲此狀時譏其進退無據良有以也英對順帝
奏云臣見暴君如見仇讐立其朝又不肯況可得而
貴乎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殺臣焉能貴臣焉能賤臣
云云凡數十語賴戰國策士捫闔僥倖之態殊非聖
世逸民之指以此推其所韞飾詐漢中必無過人者

太公之誅爭士有以也夫

左惟論選舉失實守宰數遷蓋深識治體者惟限年
四十乃得應選而以聞一知十詰徐淑則迂滯之甚
者四十強仕古人以爲大都如此非必爲之限也聞
一知十不過擬議相較之辭顏子豈常聞一而以十
對奈何以責淑邪淑不究其所以無以應而去亦鄙
生也

東漢中官之權起於鄭衆孫程衆以謀誅竇憲位至
公卿程等十九人以西鍾擁立同日封侯於報施未

史記

卷四

十三

甚過也且衆與程皆謹慎小心非敢壞國事者乃專
權竊柄之徒以之爲比至於不可禁遏故十常侍之
亂衆與程肇之也惟婦與寺無非無儀使其有功非
國家之禍也

梁商少通經術以貴戚柄政所辟召皆一時賢士李
固周舉皆出其門順帝欲官其少子不疑商上書力
辭以晏平仲公儀休爲比可謂知止足之分者然其
子冀橫肆汰侈卒亡其宗天道惡盈以商之賢不能
免後樂氏所謂賴桓之功未足徵也富貴之際難矣
哉

而利直指使者得擅誅刺史二十石以下東京遺八使巡行刺史二十石有罪者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使報收舉其權任之重如此

東京自和帝以後皆母后臨朝擁立少主國統數絕帝祚不永中興之業稍以陵夷和帝則嘗太后廢帝安帝則鄧太后北鄉則閹太后冲帝質帝則梁太后此數主者長不過十餘少或一二歲久者壽不過三十少或踰年岌岌殆矣其故始於母后在御外戚柄國貪利少舍本求支以及於此綿綿若存載祀二百視西京法紀百不及一耳

讀史漫錄

卷四

十四

桓帝以藩侯入繼果后以女主臨朝內則唐衡左館在上左右外則梁冀兄弟專政擅權當此之時為胡廣趙戒則生為李固杜喬則死正國家一阨會也然固當梁冀鸞絨之時不能考証左右明正國法以身殉主而死於一獄吏之手不亦左乎馬融儒者也乃為冀作奏誣陷李固至令吳祐面教其罪聲勢之移人一至是矣

自西漢以來外戚後霍至梁冀而止其得禍亦最深為可明鑒冀廣開園圍株土築山十里九阪以象二嶠多柘林苑周偏近縣經亘數十里後世人主之當

不能及也冀與妻壽對街為宅互相奪競尤大不道至於霍之子和梁之秦宮二妖事迹又絕相類高明之家不止鬼瞰其室也

自古宦官貴戚富溢一時非必盡出祿賜皆有盜竊之法如朝廷有所營作有所貿易即以其私財養徒權酷取利上下相蒙莫能釐革古之所謂盜臣也桓帝時皇子有疾下郡邑市珍藥梁冀即遣客齎書詣京兆并貨牛黃京兆延篤發書啟客曰大將軍椒房外家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當使客千里求利乎即殺其客冀慙而不得言以此事觀延篤其助特

讀史漫錄

卷四

十五

事然泛古以來貂蟬戚曉以此射利者甚多不可不知也

桓帝欲褒崇梁冀使中朝二十石以下會議其禮胡廣等咸稱冀之功德宜比周公黃瓊請令合食四縣比鄧禹於是朝廷參用之禮儀比諸何食邑比鄧禹賞賜比霍光冀猶不甚滿意以不得與周公伍也嗟夫三公漢世元勳百代人傑冀也有何勲德燕而有之猶不滿意甚矣桓帝之昏公卿之諂也他不足惜瓊為一時名士當其應聘入都天下想望風采以為伊呂復生及其出入三府屢秉國鈞值外戚中官之

擅亂而不能糾正視杜喬李固之寃死而不能申援方且持容容之計與胡廣趙戒為伍不亦羞逸民真隱之士邪方議冀禮時變果不畏彊禦何不正言其失而依違遷就以鄧禹裁之以冀就禹謂之裁邪上無白日遂無青史諛骨紛紛何時斷絕悲夫

漢時三公策免即為九卿及三公有闕又以望推擇再拜唐宋以來宰相罷免或出為節度知州及朝廷欲用之又自節鎮召入其責職之分無一成而不可移者及今則不然矣

國之將亡也如人元氣已衰形神不固百病交作冀

史漫錄

卷四

十

知救療攻之於陽則病發於陰攻之於表則病發於裏何者其本病也桓帝憤梁冀之橫而與宦官圖之冀誅而權歸於內矣何進憤宦官之亂而召外兵誅之內靖而權歸於外矣搃之乾綱不正太阿倒持不彼則此不左則右國事至此何可為者觀治亂之原不可不深求其本也

古人有云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然至官民俱空公私兩竭則財亦必有所歸如漢誅梁冀其貲財三十萬萬以充府王府減天下租稅之半當時上下匱竭徵求無藝豈知有三十萬萬之藏在於貴戚近

百抄盜嚴杜至二百萬馮璜亦不下此皆天下租稅之半此非盜臣乃聚斂之臣也

漢時三公掾屬皆有權任西京以丞相吏刺察郡國東京以三府掾為清詔使出刺郡國得舉奏御史二千石以下范滂亦嘗為清詔使按察冀州守令望風解印綬去又常詔三府掾屬舉諍言奏郡國治狀其重如此其時或恭以士人或雜以掾史他日公卿之選多出其中後世以科目取士此法不行亦缺也尚書令陳蕃薦五處士桓帝以安車玄纁徵之皆不肯至五人者徐孺姜肱袁闕常著李雲也帝既徵肱

史漫錄

卷四

十

不至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以被蓋面竟不得見此鑿坯踰垣之節也於聖賢大中之道亦甚遠矣然當時習風廉競趨榮利有此流品亦足矯俗所謂賢智者之過未可厚非也

太尉黃瓊劾奏尚書周永以為永素事梁冀假其威勢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奸計亦取封侯又黃門挾邪羣皆相黨自冀與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共構姦宅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揚其惡以要爵賞此教言者曲盡小人情狀百世以來歷歷可驗而權寵之人不能早見往往觀其親依謂為可托不知此等

小人惟利是視向背趨舍在轉盼之間可為寒心夫惟中立不阿之士平時未肯親附即有不虞亦不至相背然亦何可多得邪

皇甫規平定諸羌降者以數十萬而惡絕宦官不與交通宦官遂共誣譖以為規貨賂羣羌令其入降規上書自訟若臣以私財則家無擔石不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尚遺匈奴以官姬鎮烏孫以公主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羌將有何罪此辭極矣彼時獨中官求賄不得以此搆陷不出廷議至後世文吏法家以繩墨論功往往有此令環

讀史漫錄

卷四

十八

瑞立功之士搗手觸禁即欲設奇建畫動于吏議欲以操縱輜鈴制敵人之命不亦難哉

東漢末代匈奴衰弱自分為二北匈奴自竄西域不通中國南匈奴猶與烏桓鮮卑結連入寇及遣張奐臨邊匈奴烏桓相率降附凡二十萬口而鮮卑出塞竟不肯降分其地為三部東連夫余遼東屬燉煌與烏孫接而盡有匈奴故地東晉之世鮮卑蓋盛遂至入據中華其來有漸矣

范滂對獄辭云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污不悟更以為黨此數語正黨人中禍根本也夫士顧所處

耳善惡惡惡當其任則為之空言橫議非聖賢法也而在位如李固杜喬外而守土如成瑨劉瓚即挑貴強之舉陷危亡之誅庸浮歸乎而滂等以一介之士無民社之責橫為高議危言互相稱引至於駢首就戮毒流縉紳斯亦過矣郭林宗中屠婦何如人

漢末羌夷作亂叛服無常段熲張奐在事意見不同類以為狼子野心難以恩結勢窮雖服其去復動欲一煩師使盡滅其種與以為羌一氣類不可誅盡山谷廣大不可空靜膏血汗野傷和致災詔書竟從類議於是先平西羌後平東羌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

讀史漫錄

卷四

十九

千級復馬牛四十二萬費四十四億其功可謂盛矣雖然屠滅過多傷和召災固所不免二君之議當以張奐為正

陳蕃竇武之及非不幸也其謀疎也方其請誅中官太后固曰漢元以來故事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罪者豈可盡廢朱禹亦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此言皆是也第毋論事理其勢亦不能太后女主無決斷陳蕃老儒無策武何所恃而能盡誅如許人邪事窮勢迫乃至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到尚書門攘臂大呼欲何為也真迂儒耳其

後何進又欲盡誅中官太后亦曰中官統領禁省漢家故事何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奈何楚楚與士人共對事乎進不能從亦及於敗二事接踵漢以不圖謀之不臧嗟何及矣

胡廣周流四公歷事六主史稱其練達故事明習朝章想其才必有可采至於流品之卑則上下數百年罕其儔儔桓帝之初李固杜喬與廣同為三公李柱死而廣不同靈帝之初陳蕃竇武與廣同為三公陳竇死而廣照恙所謂白璧不可為容容多後福者也前有胡廣後有馮道俯仰千古令人短氣

讀史漫錄

卷四

二十

西京子雲東京伯皆一代儒儒其名位人品亦畧相似然邕之坎壈尤甚於雄其始上對災異指斥嬖倖為中官飛章所中議處極刑類常侍呂強力為伸請得徙朔方時將作大匠陽球與邕有隙使客追刺之客感其義反以情告及後有詔赦還又為王智所奏亡命江海積十餘年方受董卓之辟其艱危如此以其困窮流落之中受知於卓伏哭請墜固其宜也視稚之仕莽相去遠矣

天下事雖甚難處者亦必有方畧顧人不思耳如漢末中官權勢雖盛然其盤據根柢尚不如近世之盛

嘗武何進計不發定女主狐疑臨事無決反受其亂若計定而發得其肯綮未有不可為者如陽球之誅王甫特一獄吏事耳竇武何進第求一司隸如球者使之按其渠魁明正國典其餘束身請死可一赦而定也不知出此而欲盡其種類至以外兵除之天下豈有此理漢時司隸校尉假節奉使得以便宜誅戮其權甚重武進發難時亦嘗更易司隸及河南尹洛陽令而不得其人又事不斷決故不克也古今事勢不同近代錦衣環衛即司隸之職反受制於中官若其門下即球安所施和

讀史漫錄

卷四

廿一

天下之亂必有所因即如盜賊縱橫亦有內主黃巾之亂乃中官封爵等為之內應宦寺無知徒見甘言誦奉貨賄充盈即以為私人無所顧問及至勢成情露不能自返好利之為屬階有由來矣

自古昏庸之主未必盡然愚無知皆由不斷耳如封諸徐奉事竇靈帝詰責常侍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為不軌今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即中張鈞上言張角與共作亂皆由十常侍父兄子弟與據州郡貪利害民所致帝以其章示十常侍皆免冠徒號乞自致詔儼乃詣冠履視事如故帝既知其情彼又

似其幸尚何所憾慮而忍不之誅知而不法甚於不知也

袁氏自安以後家門雖盛名德無聞且依中官袁赦同族競爲奢侈董卓之亂隗爲首相徒以宗門重大恐見種滅不吐一語然其後竟不免於禍何如當此時正言聲罪而死猶有烈聲也本初公路皆一時之英才高諸父惟是臣節不終家聲墮落公路固不足適本初終是英雄惟智畧遠出操下而與之相角宜其爲雌耳

董卓之用蔡邕即曹操之用荀彧也邕止尚父之稱

卷四

廿二

而卓不以爲罪或難九錫之命而操即以成卻非所遇不同時勢異也卓據未安之勢而操有已成之基也邕雖以卓誅而人猶有惜之者或雖爲漢死而人猶有疑之者邕之臣節未虧而或之助逆有迹也漢時門生故吏之議極重東京三公本自無權徒以辟召之柄能收士心袁氏四世五公門生故吏幾半天下二袁棄之可據州土韓馥舉千里之地以校本初曰我袁氏故吏也其重如此近代門生之名猶存大抵已不如古至所謂故吏者朝比面而謁夕南面而臨互相上下視如路人故背公庇黨之害雖除而

感恩懷惠之風亦鮮於國體則專於士風則薄矣

董卓痴奴也積金鄆塢曰事成惟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自老果能雄據天下何有於鄆塢事若不成身與廢所安得鄆塢而據之卓徒一力士之雄耳王允以一釵之任當關東百萬之師可謂智於拔卓者矣而以忽心棄之不善其後以及於敗漢之厄運使然也

自古亡國之主固有縱慾恣惡毒痛海內如秦隋辛葵之政亦有仁柔衰弱不能自振以至於亡者周赧漢獻至悲也李郭之亂長安大饑獻帝出太倉穀豆

卷四

廿三

爲貧人作糜疑其糜賦不實令於御前作糜試之此雖非王政大體然其區區愛民之心有足取者而卒與廢辛秦隋同爲亡國生當厄運智無如何故曰廢霜堅冰其所由來者漸矣

東阿設山于慎行著

福清臺山葉向高訂

三國

曹操千古豪雄智略蓋世其當事機之際能用羣策如荀或荀攸郭嘉程昱輩每得失存亡之機以片言救之如石投水故算無遺策而功流當世試舉數條方操失兗州時曹操三縣莫知所止袁紹還河北招之非程昱一言則操入袁彖中矣昱曰紹有并天下之心將軍以龍虎之威可為之韓彭和今兗州雖破

卷五

尚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昱等收而用之伯王之業可成也操遂不入河北及陶謙已死操欲先取徐州還乃定布荀或勸以先定兗州曰昔高祖保關中先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河濟天下要地今雖殘破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操遂分兵平布據兗州為根本及車駕播越關河未有寧所袁紹擁兵百萬不肯奉迎荀或乃說操曰文公納聚王而諸侯景從高祖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四方雖有違節其何能為操遂迎車駕定都許昌官渡

之戰操兵少糧盡士卒疲乏議欲還許以致紹師寇又以為楚漢在荊陽之間莫肯先退先退則勢屈力怠至騎當至強若不能勝必為所乘操遂堅壁拒之而袁氏瓦解解操之攻荊州袁譚求救操欲先平劉表後取袁氏於是荀攸曰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令二子和睦以守其成則天下之難未已今兄弟違惡勢不兩全及其亂而圖之則天下定矣操遂回兵北指而冀州以平此數事者其得失成敗在呼吸之間而諸子揣微見遠中窺批卻操又能虛心聽納從諫如流宜其克濟大業矣袁紹羣雄也

讀史漫錄

卷五

本初之有沮授田豐即孟德之荀彧郭嘉也當事機之會荀郭以片言悟操如石投水田沮極言開紹如柄入鑿成敗之失固不至官渡烏巢而失矣何也方李催郭汜之亂獻帝播越河東未有寧所本初據百萬之衆坐制河北使能聽沮授之計西迎天子即官鄴都是五伯之業也而本初不從使操入荀彧之說以據許昌此固已失天下之大計一矣紹之攻公孫瓚也操從郭嘉之計以其間東取呂布操之攻張繡也而紹不能用田豐之言徑取許昌此失天下之大計二矣紹平公孫瓚之後欲以疲兵擊操沮授進諫

以為宜敵捷天子若不待通乃表其隅我王路然後進也黎陽分遣精兵抄其邊鄒如此可坐定也而紹不能從失天下大計三矢方操之追劉備也田豐說紹曰操方與備連兵未可卒解公舉兵隨之可一舉而定也而紹以少子有疾不肯戒行失天下大計四矣官渡之後沮授說紹曰南幸於急戰北利在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及其將戰也許攸曰曹兵少而悉師許下空弱若輕舉襲許奏迎天子以討曹操操成禽矣而紹不能用此失天下大計五矣夫以本物之才智固不及操至其地望威名甲兵土地較之於

讀史漫錄 卷五

操何啻什百而成敗相懸如此操能屈辱策而紹不能聽至計也嗟夫謀之於存亡亦要矣呂布劔客之雄耳非大豪也其性決易所為無常高順每諫曰將軍舉動不肯詳思勸輒言誤誤豈可敬乎夫天下之事有一誤而不可復救者何言數乎布之得兗州也不知守太山亢父之險以扼操兵而走據濮陽四戰之郊固已為識者笑矣及操之圍下邳也陳宮欲使布出屯於外而自將餘兵閉守於內腹背攻之布聽妻言而止坐以待縛其暗惑無識一至於此安可與圖天下事邪然使得為操用則夏侯

楮之流遠出其下以操御之正自有餘何至如丁原董卓而玄德不肯一言非忌布也乃忌操也先主此等識見又操所不能參英雄亦有三昧吾讀荀悅申鑒悲之是時政在曹氏天子恭已悅志存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是書獻之非不有裨治道然可論於承平之世而獻諸危亡之朝則迂矣何則非所急也方是時獻帝握空名在御有如累卵何者為四患何者為五政而悅亦為誰談矣詳悅之志既不能有所匡正以持危主又不肯如攸戎筆失身私朝姑為是言以抒其輶籍耳然而迂矣當此之時忠

讀史漫錄 卷五

臣烈士誠有為漢之心惟有乘機鑿壞不事亂賊即無所補益不失為漢夷齊空談何益也孔明自比管樂時人未許而後人以伊呂擬之何也論其功業則不及管樂較其人品則合於伊呂故父中子曰孔明不死禮樂其有興也夫管子以貢海之國九合諸侯樂毅以匡區之燕一日而下全齊孔明安能及之至其出處大節忠誠心術則伊呂以後不多見也然亦其勢使然耳誠令據齊燕之勢東累勝之業則伊呂之功亦可望矣何但管樂乎嗟乎三代而下以伯魯成王業者唐太宗是也以王佐成伯功

者孔明是也假使孔明屈節索曹掖樞樞要以制四方則繼漢而後不為足矣然而踟躕四顧不求聞達依羈旅之主以成偏安之業徒為其名義也此其人品心術伯仲伊呂不亦宜乎

夫成敗之機決於一言顧用者何如耳曹操之伐荊州與由荊州而東下其衆之多寡不同也劉琮據土以待之與孫權逆流而迎之其勢之難易不同也琮不能用王威之策而聽蒯越之謀故曹操兵之未盛而降權能用周瑜之策而不用張昭之說故曹操勢之已成而勝以此觀之兵無常勢在兩決策矣當此

諸史漫錄

卷五

五

入臣之勢至於不能自返則必為不軌非必欲邀福正欲免禍耳有天下者慎不以太阿之柄假人而使至於不能自返哉

先主之取益州龐統之畫居多其取漢中又法正之謀也士元從入蜀而孔明居守江陵季直從入漢中而孔明居守成都其用兵謀畫孔明未嘗親也先主既殂二子皆沒孔明乃自出師蓋其勢已孤發蹤之機無所優施矣

荀彧非迂人也豈有不知曹氏之謀而為之贊畫者勸取東郡則比之於高光勸守官渡則方之於楚漢此非不知其謀者也何至加九錫而難之耶孔光賤儒耳依附王莽苟以邀目前之富貴及莽勢已成乃始憂懼求退彼誠不早悟也而彧豈其儔哉司馬公曲護之以為平日謀畫多出史臣諛辭非彧本語予未敢謂然論人於千載之下不據史冊安所折衷曹操彧雖蓋世駕御人矣有漢二祖之風然其平日舉措多不可曉如荀彧楊修日侍左右崔瑗毛玠久任要職及四方已平逆謀將發此四人者相繼死焉此何說也無乃有樂羊之短邪此可為人臣附逆者之戒矣

諸史漫錄

卷五

六

之策南取益州而拱手熟視為玄德所有亦操平生所不為也

司馬公王伯之辨是也其帝魏冠蜀則過也何也王者王也以天子統理天下故謂之王伯者伯也以牧伯總領諸侯故謂之伯以勢之廣狹為號之大小而不以其德也三代之上有行王道而伯者文王是也三代之下有行伯道而王者漢唐是也以其合於三王之道故謂之王道而不以其道號為王以其合於五伯之道故謂之伯道而不以其道稱為伯故凡言王伯者號也非道也三代以下其混一九州者皆可

讀史漫錄

卷五

七

謂之王而偏安一隅者皆當謂之伯此正統分統之辨也故司馬公之論是也其帝魏者亦非以正統予之徒借其年以紀事而冠蜀者亦因魏史舊文因而不改耳然而過矣帝蜀而冠魏迂也以魏紀年而斥其與蜀混也直當以七國之例紀一甲子而分注於下耳若乃帝蜀而冠魏則有不可通者先主以一州之地又未嘗統於獻帝不過借其名聲號召天下而以正統歸之則不情矣故曰迂也然則東周何如曰是不同也東周所據者舊邦所承者九鼎未嘗流弊於裔土而伏在一隅何故去之然惟賴王以前則

可耳至於東周公之時與山陽何以異而綱目書其合從曰王命諸侯伐秦亦不情矣曰如此則蜀漢正當與南唐北宋比邪曰是又不然司馬公以南宋南唐比之先主則又太遠矣南宋稱楚元主之後越晉魏百餘年而自附於漢南唐稱吳王格之後踰五代數十年而自附於唐其真偽不可知也即使真漢唐之後亦未有隔百餘年而繼統者安得以正統歸之先主於曹丕受禪之日稱號漢中又其時當漢之末諸牒具存必非假托而其稱號名義甚快人心安得以二國目之故冠蜀過也分注之可也

讀史漫錄

卷五

八

天下之事有一舉不當而流恨千古者先主之伐吳是也何也當曹丕受禪之初漢之宗室舊臣豪傑義士豈無不平之心願力不能耳先主誠以其時即新結業紀年建安東結孫權西連戎寇良將勁兵並出漢中鼓行而東建魏直下關洛之間必有望風嚮附者如此則魏寇可平而漢祚可復矣此天下大義也曹丕之才乃中成之器以敵先主未必能當況益以孫權乎則其主不敵矣當丕篡盜之日操之良將謀臣大半物故而吳蜀將相莫非天下名豪即一孔明雖遜魏有當之者乎是其下不敵矣誠合從而支魏

魏之成敗未可知也此天下大機也釋此不務而以七十萬衆頓之江湖之上急驚世之大仇修匹夫之私怨捐一統之大業現方隅之小失卒之身隕國虛一敗塗地此千古之恨也諸葛子瑜歿曰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說當先後此數言者即履心之臣借箸熟數亦何以踰而先主不悟耳心失策豈非天哉然事有不可解者孔明既遇先主魚水相得當此大機大義乃與亡得失所關而無一言匡正及至先主既殂良臣凋落魏氏據有中原已歷三世乃始以區區之蜀爭衡上國

讀史漫錄

卷五

九

不亦左乎原孔明之志非不欲結吳伐魏然不能濟之於先主而徒以身當之意者君臣之間言有所不能入邪何以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嗟夫士之處功名之際亦難矣

曹丕禪位之後左右諸臣料敵策事惟有一割睨耳睨之才識荀彧郭嘉亦不能及而丕不能盡用也當先主伐吳孫權遣使降親睨請毋受其降而與蜀夾擊誠用其策則江左不至晉而丕不用也蜀兵既退吳氣方張乃始從而伐之睨請毋伐而丕又不

請以將軍侯之則失策矣何也權自能王耳魏即不與安能禁之誠固而予之使天下知吳之王由魏也則魏為天下權耳且夫以空名德之而使之必服說與以空名裁之而使之不用乎故王吳者策也此睨之失也

孔明之品王佐也其事伯佐也何也為相而自校簿書統軍而親決罰錢此可施之一州耳使孔明而相天下可勝校且決乎相天下而自校簿書決贖錢豈不有所治辦然所遺者必多矣有味乎楊嗣之諫壺涕而思之有以也哉

讀史漫錄

卷五

十

孔明不用魏延計從彧中取長安即吳王濞不用桓將軍策從武關入咸陽也關中卒聞亮出人心皇皇使延從彧中以一旅走吳侯懋如驅九耳不用何也正使延不可依者諸將之中更無可使者邪生失良圖以正取勝數出無功繼之以北陳壽之短其用兵言不漫矣

孔明之至郡也司馬懿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東誠為可憂若西止五丈原諸將無事矣亮果也五丈原此說也懿背謂而軍亮必不出武功而東必據五丈原以西連隴道懿策其必然故預為此說

以安衆心耳非誠語也

司馬懿之得政劉放孫資成之也曹爽之受禍何異
鄧懿之也放資即周之臣何鄧淳若之士佑龍罔
利至於敗國自亦其族故用人者當取沉靜誠懇之
士雖未必有益於國決不至敗壞不然以名取人豈
惟畫餅乃畫境耳傳綬謂曹叅曰何平叔外靜內躁
結巧好利必先惑于兄弟味綬數言其可為萬世觀
人之法天下有一等人其外雍容閑雅中廣恬夷其
若不食烟火而心術能巧志趣輕躁慕利如焚趁時
若驚有識之士方且以風度期之衆人營營同辭慕

讀史漫錄

卷五

十一

尚不通正法服藏欺人無已矣然如此者其人操位
亦必不來何也重為輕根靜為躁君凡人心靜而貌
動者此亦不宜然以靜禦躁猶自可久若外靜而內
躁是以動禦靜也操不留矣

天下之事有異情而同形者當曹操伐吳之時則降
者亡而戰者勝及魏鼎既成之後則戰者敗而守者
全何也前之形未成而後之勢已定也方曹芳嗣位
政在司馬諸葛恪姜維東西並進夫豈不以芳既昏
關政在私門上下離心國勢不振此天亡之時也然
在吳則孫峻廢亂率一國止格在蜀則費禪將統皆

阻維而不散固因積安有日而繫於曹氏之戚蓋亦
有深計焉以權與備之才惟而不能支一曹操今也
懿之才畧不遠出操下而二子師昭又與丞相若
操與丕不再出也而吳蜀嗣主無權與備之才又非有
公瑾孔明為之輔佐於此而欲規中原猶之螳臂當
車臨鷄暴海幸之必無幸者也

高貴卿公好延儒臣常與侍中王沈侍郎鍾會講宴
於東堂并屬文論以裴秀為文林夫人王沈為文籍
先生一時思遇可謂無比矣及帝欲討司馬王沈奔
走告難使得成其逆謀其後沈以功封侯會秀皆為

讀史漫錄

卷五

十二

佐命夫人先生有此人品世之談經講藝者可以掩
卷矣

司馬通鑑自邵陵厲公以下皆書其追降之爵非也
邵陵高貴在位甚久為逆臣所廢追奪帝號此正千
古所痛憤也而從之以書其為實邪帝者之號受之
祖考王公之爵出自逆臣今實為天子而名為王公
是不以祖考之統緒為準而以賊臣之行蔑為據也
於義何居公既以為吳蜀無天子之實不可加以虛
號乃二帝皆為天子而號之王公何也或曰二帝廢
而不復耳如常道卿公後竟繼為元帝則帝之矣是

又不然即如此論所謂不可復者以其逆臣廢之也
其所謂可復者以其逆臣追之也公卿大夫受爵於
君天子之爵受之於天及其祖考奈何以亂臣賊子
之子奪為上下哉然則何如曰三帝俱未有廟貌其
逆臣所廢者固不可從逆臣所尊者亦不可用卻陵
厲公當書帝芳高貴鄉公當書帝懿常道鄉公當書
帝奐六朝以下皆倣此則名實不淆而倫紀無肆矣
司馬公之書大非也

自古以篡盜取國者必受其報然未有如魏晉之巧
者操平定天下爵至魏王死未一年而丕受漢禪昭
讀史漫錄 卷五 十三

承三世之資廢立二主爵止晉王死未一年而炎受
魏禪至於中間事迹無不合符天之報施何其巧也
然司馬之才不及曹氏而魏氏之功過於司馬魏之
繼漢尚不甚慘而晉之繼魏則直以犬羊割剝之耳
乃後世談二代之際其憤恨曹氏過於司馬者何也
漢世歷年數百德結人心一旦披鼎四海有不忍焉
而曹氏之凶橫在數十年之間尚有目擊其事者方
且快其得報誰復惜之故憤魏者為漢也其不甚恨
晉者亦為漢也至吳張悌之論則曰曹操雖功蓋天
下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丕辱承之刑煩役重司馬

父子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民心歸之亦
已久矣此其當時所見必有確然可指者又二代長
短優劣之辨也

劉禪之對司馬昭未為失策也卻正教之淺矣何也
禪之不能歸蜀不待問也有思蜀之心昭之所不欲
聞也曰此間甚樂則昭見其庸劣坦然不疑矣而正
乃以思歸教之是嬰兒之見也幸而先以己意對再
問之時已慮有教之者禪即以正指對左右雖笑其
失不知禪之不死者正以是也禪之有計與否不可
知然其賴以自免則過正遠矣

讀史漫錄

卷五

十四

史漫錄卷五終

讀史漫錄卷六

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福清臺山葉向高訂

六朝南北

通鑑至魏晉授禪之際其文極畧非也彼開初之後臣子諱其所由故中間曲折多不甚備今也若之簡書垂戒萬世安得因其舊文而不為詳著宜考舊史傳聞備書始末使後世昏弱之主知天命之無常則必有覆霜之戒竊據之臣知惡聲之難蓋則必有悔禍之心大義之所關也畧之非也

讀史漫錄

卷六

漢武表章六藝而西京貴經術世祖慕尚清修而東京貴節義載祀四百固有以也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廷及江左放誕成風三傳而滅亦有以矣

司馬孚當懿昭執政同為三公常自遜避再逢廢立未嘗預謀及晉武受禪孚執魏主手流涕歎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革命之後以孚屬尊恩禮尤重而孚不以為榮常有憂色臨終遺命以有魏貞士自名不受法堊述其始終一節可謂柔而不失其正者矣雖然孚於純臣之道未盡也當師昭廢立之

日乎於朝廷位為公輔而不能靖其亂於師昭親為諸父而不能遏其謀不可以去邪革命之際既以純臣自許乃居然享大國之封傳茅土之祚固未嘗鑒而逃入山而免也身死之日乃欲以貞士附之於魏不亦難哉夫狗義為主之士所處極苦耳今也坐視革命而號為純臣身膺五等而托為廢士恐鴟夷笑之於前淵明耻之於後也且夫身都富貴子孫世有爵土年至九十而死徒不受王者之葬其於人間之奉可謂辭名取實者矣不太工邪

讀史漫錄

卷六

事之權衡固有常變武帝初業之初人心未固即使中材之主持盈守成猶未保也奈何挾四世艱難之業授一驍獮而使一燕婦睨之安得無敗且漢封諸王位秩雖尊未嘗使預朝政魏於同姓固云以恩然各有爵土亦得保全豈有使藩王當國挾持權主卒之自相屠滅血屬無餘而後戎狄乘之中原板蕩夫置器者置之安處則安置之危處則危以天下付之惠帝使賈充女為之后使二十五王為之兄弟此為安邪惠夫為之寒心况於哲主此貽謨之不臧也且夫立國之初在於賞罰大柄或失政乃不行晉之於

刑賞何如也平蜀者鄧艾而與鍾會同誣平吳者王
濬而與王渾同賞於勸懲之義何居夫以開國之功
平二大敵而論功之賞不得其平也尚何論此操柄
之失也

魏文晉武非開初之才乃守成之主也文帝流連詞
翰武帝溺志聲色不藉累世之基乃不足當孫權劉
備而欲混一區宇哉其氣象規模固難以比德於漢
唐矣一得傳而不國也固也

晉武之出齊王攸非也王濟羊琇之徒率舉朝之臣
爭之亦非也何也以攸之才地暨鑒人心留贊朝廷
讀史漫錄

豈無益於晉祚武帝忌而不容可謂少恩況以馮統
荀勗昵近小臣而間親賢之佐其可聽從故帝之出
攸非也然齊琇等留之則又過矣何也前無文武之
澤嗣無成王之賢親無周公之忠使之持柄非筭也
以晉武之英明佐之以攸而使群賢翼之何所不可
設使萬歲之後惠帝繼統而輔以齊王攸雖忠臣不
能奪天下之望不然則楊駿賈謐必不容攸是攸先
倫與同受禍也攸未嘗柄國而惠帝之世諸王爭權
自相屠滅幾無噍類設使攸先為之萬世之議必以
攸為口實是攸為倫與同作俑也無一可者諸賢何

不熟計而慮為此紛紛也故曰亦非也

天下之事必有所由起其始未嘗不利後稍變遷也
馬援為隴西太守討平叛羌徙其餘種關中居馮翊
河東空地於是關西有羌魏蜀分境曹操徙武都氏
於秦川以折巴蜀於是關中有氏西漢之末呼韓入
臣號為南匈奴東漢之末入居并州六郡分為五部
於是中國有匈奴此五胡之權輿也當其撥事之始
豈不以為長策且謂其仰我臭息可馴而畜也豈虞
其禍之至此邪

賈后欲廢太子飲之至醉使潘岳作書草稱詔使書
讀史漫錄

之以奏惠帝太子遂廢太子妃王衍女也衍見太子
得罪自表離昏以安仁之藩翰夷甫之器識愛然一
時無與為匹而所為乃如此然則詞章名理舉不足
信於天下邪則士安所程也世以潘岳西征修為美
談至板輿色養種種稱引以為將母故事及考其實
當岳在職時母常誚責之曰汝當知足而乾沒不已
及敗謝母曰負阿母以此言之岳所謂養口體耳賈
陰害利亡身負親不孝大焉衍則益無足道矣
王衍三窟之計本馮驩之策也夷甫宅心清曠高視
物表而所謀如此乃知清談之流未嘗外世徒與世

淳沉以偷旦夕耳然亦愚矣身為三公不能匡時數主而以二州之勢為己私密此海大魚之說也魚不得水免安得密及為石勒所得乃曰少無官情不敬世事觀其學頗可為冷齒

劉聰欲為其后劉氏作殿其大臣陳元達切諫聰獨而欲殺之群臣叩頭出血聰怒未已劉后乃上書面諫詞旨慷慨如云忠臣進諫者固不顧其身也而人主拒諫者亦不顧其身也此兩言者可謂明盡矣聰悟其言立引元達於坐以后表示之因表其堂為魏賢堂亦美主舉動也劉后之賢即長孫明德顧何以

加徒以夷主之配世罕稱述亦足惜耳

劉越石忠矣智則未也當夫晉室板蕩兩京不守越石在井王浚在幽石勒徘徊無越欲兼二州先遣使偽奉王浚以驕其志又遣使送質越石以絕其救然後舉兵向然不朝炊而浚禽矣夫越石與浚誠不相得其時浚有異志現能并浚并之可也如不能并救之可也坐視勒之并吞而不發一矢是勒成威號之謀而現失為越之策也勒勢已成不可復制乃從一跋匹碑間開偏側卒為所戕可不惜邪故現之於智未也

晉之漢江也幽并青兗西及雍豫皆為胡羯所據各城大都相率投虜衣冠華胄事腰纏一一金臣擁兵觀望坐視陸沉不聞一矢勤王加於夷愛惟慕容廆在遼左張茂在京州皆問關萬里浮海越山南稟正朔而段匹碑播越無齊之間死生奉晉此三人者晉之忠臣也夫効死之節不見於士夫而見於夷狄不出於侯甸而出於遐荒其故何也大抵都會繁華之地漸染澆靡馳逐聲利忠義之志消而激奮之氣微至於遼方遠微風氣淳龐未嘗染俗習華有所移易故驍健之材忠貞之志往往有中土士人所不能及者其居使之然也漢武之用金日磾唐高之用李多祚一志効節之死靡悔當時才臣名士豈不盈庭而効忠為主反出亡虜之下世而至是亦足悲矣匹碑為石虎所執曰我受晉恩志在滅汝虎即起拜及見石勒亦不為禮常着朝服持晉節以至見殺嗟乎匹碑之志節可貫金石中國士人有失身事二姓者不當愧死邪

晉愍帝遇害中宗即位江左周嵩疏諫以為持宮未還舊京未清且勿稱號此議非也天下事有幾有參慈帝失守中宗即當嗣位猶以帝在虜中不敢自立

已二年無君矣奈何問已至猶謂不宜則將仍稱王既和萬一宗藩之中有先建大號者江左君臣何以待之此爭端也蓋可謂不達時變者矣不聞燕將軍之送趙王語邪

古今自有異人如蜀之花長生者其踪迹亦大奇矣長生初號廩士李特依之以興特所將數千人皆就食於長生及李雄自立以國讓長生長生不受乃以為丞相長生博學多藝能年近百歲蜀人奉之如神觀其才畧自可推據一方乃左右李氏而不肯自為求之於後徐洪客之流也

讀史漫錄

卷六

王敦之反王導啓之也中宗由王導推綱遂據江左後見王氏太盛恨其上逼以刁協劉隗間之導稱見疎忌刁劉歆矯時弊每案上抑下排沮豪強以是為王氏所疾遂成王敦之亂故曰導啓之也江左名賢與王氏同起者正自不少如庾亮周顗之流其地望名聲皆與王氏相等誠歎善用諸賢之中其誰不可奈何取一刀劉此中宗之失也

王導非純臣也王含以敦之命稱兵向闕導手書止之曰兄之此舉謂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昔者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今則不然

及後周札故吏為札頌寬高書下臺議札守石頭開

門延寇不當贈議導以為往年之事敦凶逆未彰自臣有識以上皆所未悟與札無與是何言也敦親帥師徒長戈指闕而謂其凶逆未彰敦作何惡乃名為逆敦之反也導自謂亂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近出臣族帝亦以大義親褒之豈當此之時尚不知其奸逆而心忍外濟邪所以然者以導佐命大臣宗族貴盛而為刁劉所間漸見疎薄其家庭之間必有不平之志敦以謀刁劉為名固導所欲聞其肯止之不然何敦之初舉導不以止含者止之邪當含之再舉

讀史漫錄

卷六

也敦病且死矣導見其無成乃敗訟言折之安有為臣養奸容惡心思外濟而可以稱忠者江左夷吾其稱愧矣

王敦將作亂竊錄朝士有時望者置諸幕府以手曼謝輒為長史曼輒終日醉醉故敦不委以事其輒述浮沉不及於亂可謂智人矣

古云信不見疑然有事機之會心迹無以自明則處之者未善也周伯仁兄弟維護王氏可謂至矣一志奉公誠心為國金石可貫天日可明豈知形迹之間不及自白施恩賈怨六尺不保亦足嘆也末世操操

餘親見情誠不足動亦已久矣

將相之才正復不同自非通人罕能兼濟王丞相中興良佐比迹伊呂然每遇安危大節輒踰駭駭束手無策其時溫嶠陶侃賈甲勸王薊夷強寇其視丞相宜偶人耳及太真見宮闕煨燼便欲遷都豫章議論紛紛相伏不決導乃以片言折之謂古之帝王不以豐儉移都苟務本節用何憂彫敝若農事不脩則樂土為墟矣惟宜制之以靜則群情自安於是衆論遂定不復言徙詳此教語真宰相之言太真諸人所不能道以是知經國之才自與建功者不同易而用

讀史漫錄

卷六

九

之鮮不敗矣然導之行事有甚失大體者如下敦不赴國難陶侃請下吏治之導以喪亂之後宜加寬宥乃以敦為廣州刺史又江州刺史劉胤為其下郭默所殺導以默驍勇難制即以為刺史代胤反衆胤首以燭之此二者大亂之本也而導親為之豈事勢有不得不然者邪陶侃予導書曰默殺方州即用為方州若殺宰相便為宰相乎導無以答自托於遵養時時侃嘆曰是乃遵養時賊也即此觀之其不服人心可知矣江左中興固導之功而紀綱不振國勢日蹙亦導之才有所限也

晉武帝幼冲錢杲王導以先朝師傅受遺輔政帝尊禮之每見必拜有司議元會日帝應敬導否或以為當拜或以為否侍中荀勗以為王朝宜明君臣之禮若他日小會自可盡禮朝廷從之愚謂此議亦非也禮有不臣者二當其為師則弗臣也當其為尸則弗臣也但言不臣而已又禮師雖召於天子無北面但言不北面而已未有以萬乘之尊拜其大臣而後謂之盡禮者此豈特下堂而見哉且大臣之體與布衣不同伊川以布衣為帝師不得不倨文彥博以三朝老臣事幼主不得不恭此不獨為禮也上而國勢之

讀史漫錄

卷六

十

重輕下而身家之安危皆係於此奈何以三朝元臣受少主之拜險哉其為國與身謀也李愬平蔡猶索鍵迎度以導朝廷非謬為虛禮乃利害所關耳况宰相之於人主乎

語曰良農能稼不必能穡石勒以一羯奴舉天下之半代趙而王固一世之雄也養虎遺患一傳而殲何其拙哉勒平生舉動磊落視孟德仲達何啻道蕩乃其規畫經畧不能再世即歎比德高光亦太遠矣然勒之養虎即虎之養閔天道循環又何速也

天下多事有智畧忠義之士間關傾側以節義自見

者於晉得二人馬巴西龔壯以父為李特所殺利平
不除喪乃往見李壽勸令發兵西取成都稱藩於晉
及取成都以安車束帛徵壯為太師壯誓不仕壽壽
所贈遺一無所受後又數上封事勸壽推奉建康壽
竟不從壯以為人之大節惟在忠孝既報父讐又欲
使壽奉晉及壽不從遂稱病去終身不入成都又冉
閔慕趙時有隴西宰謚者故晉散騎常侍也歷劉石
之世不就微辟至是閔往徵之謚因遺閔書以為物
極則反致至必危君王功已成矣宜因茲大捷歸身
晉朝必有由夷之薦享喬松之壽矣因不食而卒此

讀史漫錄

卷六

十一

二人者三代以下不可多得直以僻在異域不與中
朝士大夫交通故各不甚著耳

言自渡江以來無規取中原之志及石虎篡趙毒痛
四海康亮兄弟乃請布軍江寧為伐趙之規王導與
亮不協亦謂當舉惟大尉郗鑒太常蔡謨不以為然
謨疏云為今之計當養威以俟時時之可否係胡之
強弱胡之強弱係虎之能否審時度力不能與虎爭
也又王土與胡水陸異勢便習不同胡若送死則敵
之有餘若垂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
之美此論甚確江東形勢本是如此然直盡江之計

耳及數年之後中原大亂桓溫乘之一入長安入
洛陽鼓行而西如履平地使溫有特重之策則二京
已在版圖矣不知蔡公爾時當作何論

漢高帝曰為天下安用腐儒也此言太過雖然天下
事真有壞於腐儒者如晉室東遷倫安江介李氏據
蜀石氏據趙太江以北不知有晉久矣慕容父子以
遼左一隅西向圖趙以有燕冀之土而心在晉室辭
稱復仇徒欲得晉之封爵以鎮撫其國乃遣劉翔趙
海入奏獻趙之捷以請析珪之命朝議乃謂漢魏以
來無封異姓為王者反覆辯論歲餘不決及慕容皝

讀史漫錄

卷六

十二

上表挾康氏兄弟之罪乃懼而從之嗟夫此腐儒之
効也何也慕容自王其國已二世矣予之無加於彼
而可以結其心奪之無損於彼而及以攜其志善計
者宜何從焉彼間關萬里心在王室而一尺之組斷
而不予彼即倏然自立不為晉臣晉能禁之不王邪
能越海萬里而計其不庭否邪幽冀二州不為晉有
久矣彼自取之而不提空名以為恩傾搖漢魏故事
以折之不知漢魏以來曾有方州之臣據數州之土
而稟命朝廷者邪甚矣晉人之迂也其後慕容儁自
立為帝即召晉使語之曰歸向汝天子語吾人入

為中國所推已為帝矣當此之時何不令尚書考故事折之邪江左諸賢無一人可敵劉翔者皆以尋常迂疎之見權天下之安危國事得無壞邪劉常因朝貴宴集謂何充等曰四海板蕩奄論三紀宗社為墟黎民塗炭斯乃廟堂焦憊之時忠臣畢命之秋也而諸君宴安江沱肆情縱欲以奢靡為榮以倣誕為賢謗諍之言不聞征伐之計不立將何以尊主庇民乎充等慙汗而已嗟嗟中朝公卿自標地望為一夷使所折不能置對晉之國事可無卜矣奈何論強弱之數於士馬之間乎

蕭史漢錄

卷六

十三

夷人之性鯁直勁特有中土士人所不及者以石虎之害屠人如草而蒲洪姚弋仲面質其過至於爾汝可謂忠於虎矣及石氏既敗中原無主諸臣於晉見朝廷不振無與立功乃始傍徨自守有椎據一方之志向使二人歸晉時晉能撫而用之使之首路先驅東結慕容西連張駿以擣中原之墟河洛關陝可復微而定也乃江左諸賢徒養虛名終無速客失豪傑之心沮忠義之氣燕既稱帝涼亦自王蒲姚二酋各成伯業而晉不能得其尺土矣謂之何哉

石虎事佛甚謹浮圖澄在其國尊重擬於王者時有

規論虎無不從然虎殺人如麻窮凶極惡而澄無一言正之何也又沙門吳進言於虎曰胡運將衰晉當復興宜多殺晉人以壓其氣虎乃發近郡男女十六萬人使之築華林苑以困之佛教以慈悲為宗以殺生為戒乃至屠割無辜以壓王氣此何說也今世傳沙門之教往往稱浮圖澄其亦未之思邪

石虎養於石勒冉閔養於石虎其事一也勒死未幾虎殺其子而奪之虎死未幾閔殺其子而奪之其報一也天道神哉二人勇冠一世皆弄梟踞之流而閔為中國人承石虎之害殲除群胡幾無遺類民心快之

蕭史漢錄

卷六

十四

桓溫西入關中無論君民男女夾路父老垂泣北入洛陽展謁陵墓分置守吏當此時也中原故土已在掌握矣而咫尺長安不度灊水及洛陽已降又損而不守此何意也或度不能守邪抑才智有限力盡而歸邪將已有他心而恐議其後如子貢之說田常邪夫南之不可并北木之不能再實皆天道也桓溫兵薄長安而不肯進取岳飛兵臨汴水而不得成功皆非人事也

夷性固多暴戾然石虎符生二人則慘害之魁也虎

屠到子孫如屠牛馬生斬又大臣如刈草管至於割人面皮使之歌舞剥牛馬之皮縱之庭中以為娛樂天胡不仁生此等豺狼以害天下殆氣運邪符生干詔曰吾叔不過千而謂之殘害行者比肩未足為希恐履癸之言不至是也此直焚魃驅虎之群人面而冠者耳

江左名流如殷浩褚裒二庾諸王才情器識秀出人群規畫事宜亦多中窾而不能建中興之業以樊帝室何也神識有餘而朴誠不足也譬如黃家養狸五色珍奇價至數金而不能捕鼠時或趨悖乃破器傷

請史漫錄

卷六

十五

鷄雞耳惟桓大將軍才畧差勝兩入中原修復陵寢令終其緒業高比桓文下同信越而臣節不純為世大戮才之難成亦可恨也王右軍不得任職然其策事論人無不切中亦不究其才矣自古用兵皆以建銳取勝未有從卑溫之地仰面而攻者惟劉裕伐秦以水軍入河汴流而上經強魏之境直抵關門王鎮惡等遂帥舟師由河入渭以取長安可見兵家勝負惟在強弱國運興亡自有氣數地之險夷勢之高下皆未足以論也越王勾踐闕澤商魯之間以通中國蓋裕之所本也

天下之事有同事而異功者如趙武靈王及元魏太宗是也武靈以其子為王而身畧地中山太宗以其子御國而身南向征討其事一也趙以之亂魏以之昌則所用之人不同耳趙以李兌構亂而魏以長孫嵩崔浩諸人居守且主父憐故太子章有兩王之志而魏主委用太子正以係屬人心其情亦不同也

崔浩李泌二人才識相似決策制勝較若指掌泰之良平未必多讓又皆好神仙服食亦甚相類然泌達仁明之主故得遺物外而浩蹈踏虜廷妄身夷主功烈蓋世不免於死語曰言事百全至身而獨幾謂

請史漫錄

卷六

十六

浩乎以此言之不及泌矣老莊之過本齊死生而神仙之術欲求不死其道不同也乃養生家流附會其說以道德南華為談玄之祖斯已謬矣故劉生七畧以道家為諸子神仙為方伎後世又有符水禁呪之術始於張道陵亦附之過家其說愈遠矣北魏時嵩山道士寇謙之修道陵之術自言嘗遇老子降命繼通陵為天師授以辟穀輕身之術及科式二十卷使之清整道教蓋合服食禁呪而一歸之道家矣後魏遣其臣于什門使燕為燕所留二十一年終不

臣節既稱藩乃送什門於魏魏主下詔葉稱以此
蘇武可謂當矣夫人亦在所處耳武持漢節千古傳
其風烈什門委身虜朝致死節節史冊備左知若無
豈以所處不同邪

魏世祖伐涼州命群臣議之皆謂固水以西地皆枯
石絕無水草人馬饑渴難以久留崔浩折之曰漢書
地理志稱涼州畜牧為天下饒若無水草當何以養
魏主乃決意西征至則水草豐饒乃無燥地世言百
聞不如一見然讀書當以意推之如浩非藉二語何
以折廷議士不博聞習事欲談天下利害其妄論也

讀史漫錄

卷六

十七

崔浩之死宜也夫史者所以記人主之善惡以為萬
世勸戒是非褒貶其誰敢私然天下之事有體有情
彼臣夫從萬世之後褒刺前王以列國之臣臧否他
主於體甚易於情未難也至如執筆記言在主左右
以體言之則史臣也以情言之則君父也第故據書
直書以俟後哲之評避人焚草以掩君父之過豈有
刊之於石列之於市使行道之人念惠不手若浩之
死宜也古之為良臣者至周公而止古之為信史者
至春秋而極周公為王請命藏其書於金縢孔子因
舊史舊文為其居諱世不以為說也奈何責直揚惡

以博設身之禍死不足以成仁亡不足以成義君子
美取焉高允對太子曰崔浩孤負至恩以私欲誤其
廟寧愛憎蔽其公直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居
言國家得失此為史正體未為多違允之見亦狹矣
大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父子為其父母雖韋布之
微行業無取猶為之志傳以求其名豈有掩其君父
之惡以示天下而以為直筆是攘羊為董狐也曰如
此則善惡之迹將何所寄而褒貶之義將何所取乎
曰吾非以為不當直書也但宜藏之石室以垂後世
不當播之通衢耳司馬氏世典太史其為史記猶藏

讀史漫錄

卷六

十八

之名山數世乃出浩不聞和
吾世初設散騎常侍選望甚重其後職任閑散用人
漸輕至宋孝武帝欲重其選又以選曹權重分吏部
尚書為二人侍中蔡興宗謂人曰選曹要重常侍閑
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實雖主意欲為輕重人心其可
變和既而常侍之選復卑選部之責不異可見天下
之勢輕重所趨極不可返雖以人主之意為之低昂
亦有不能總之人心風俗日趨於競則隆於樞要而
輕於清華此非盛世之風也
自古奸雄獨人之國雖僥倖一時不勞餘力然其後

種類相殘必自相珍滅盡而後已此天道也自晉以
後代有之其甚者如宋文帝之子十餘人前後誅戮
武帝之子二十八人同時就戮自古骨肉相屠未有
甚於劉氏者不仁而得天下其禍如此烈也然推致
亂之由亦謀之不臧而已自彭城王義康以親賢佐
理權位日隆人心皆附為時主所忌以至於死義恭
懲之僂倭恪慎竟亦不免其勢使之然也夫尊尊親
親周道也然臣不皆周君主不皆成康則死權不如
保貴亦較然矣宋齊之代宗室鬻尊者不問賢愚即
以宰衡自處乃至孩抱三尺付以方州至有未能喜

讀史漫錄

卷六

十九

咲而身首梟夷彼何罪也明帝敕建安王休仁每謂
人曰我與建安年時相隣少便欺狎景和太始之間
熱誠實重事計交切不得不相除痛念之至不能自
已因流涕不自勝以此觀之屠滅之慘豈獨其主不
仁亦其勢使之然也悲夫

南宋明帝既誅晉安王子勛等待世祖諸子猶如平
時建安王休仁勸其早為之所於是世祖二十八子
無遺種矣已而自為明帝所誅乃罵曰孝武以誅鉏
兄弟子孫滅絕今復為爾宋祚其能久乎休仁徒知
誅鉏兄弟之禍不知傾陷兄弟之子至於二十八人

讀史漫錄

卷六

二十

同時就死而欲保其身何不思甚也然明帝之於休
仁則召德甚矣方廢帝陵雲諸父以明帝體肥號為
猪王一日忤旨使人撻付大官休仁咲曰猪未應死
廢帝問其狀曰明年生皇太子後取肺肝廢帝乃止
是明帝所以不死者休仁之力也乃後忌其地望齋
藥賜死曰事計交切不得不相除此謂之報德邪亦
孝武之靈假手明帝以報之邪天網恢恢豈不大哉
後魏顯祖年未弱冠好黃老得屠之學每引朝士決
門共談玄理雅薄富貴常有遺世之心已遂內禪手
擊神器付之五歲小兒亦是異事其雅尚冲懷使在

士人當為各品然非帝王之盛節也馮太后淫虐無
比顯祖常殺其所幸李樂太后恨之遂賜鴆毒惜哉
所謂豹養其內虎食其外者邪
後魏馮太后性聰察知書計曉政事被服儉素膳羞
減於故事十七八而猜忌多權數以顯祖殺其幸臣
至行斃毒後高祖至孝事無大小皆仰成太后太后
往往專決不復關白於帝所幸外嬖爵至侯王賞賜
數萬然又外收人望如東陽王丕游明根等皆極其
優厚每褒賞寵輒以丕等參之以示不私此呂武
之儔也嬖人有才數往往濟其淫虐詩謂無非無儀

真至言哉

袁聚楮淵並一時之秀也及齊祖代宋聚攜石頭死戰而淵為佐命元勳二子齊名亦不謀矣淵之戴齊也其從弟昭對客嘆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成一名士邪痛哉斯言士之立身一何容易彥回後為齊相入朝以腰扇障面劉祥識之曰作如此舉措羞面見人障扇何益不知彥回於此作何面目淵子賁痛父失節終身不仕其志有足悲者中愧其弟下愧其子吾為彥回痛之

讀史漫錄

卷六

廿一

楮淵王儉范雲流約皆江左名流人文領袖淵儉宋臣也為齊佐命雲約齊臣也為梁首功士之難知亦已甚矣自古受命之君何嘗不延攬時英以為羽翼然士之自處亦自有道朝綰一綬夕更一綬正有何榮其心若此亦足悲矣原諸子生平本以文雅風流為浮華標幟固未嘗聞聖賢之道有豪傑之圖士之廢世不可無學不可無志一念火差永沉業海可為寒心哉

齊宋禪代時朝省大臣惟侍中謝朓不肯折節或請殺之齊祖曰殺之遂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耳英主

識者自與常人不同以此推其心范沈諸人未必不為所薄也

北魏之治至孝文而盛其國勢至孝文而衰何也孝文承累世之業當隆平之期元政修刑制禮考憲聲名文物煥若可觀仁厚似漢文而修之以儒術好古似漢明而加之以英武蓋不止用夏變夷且有志三代之盛者矣豈非後世令主哉然以其國勢揆之則有不相宜者何也中國之於夷狄長技不同情勢亦異夷之所以能勝中國者徒以其質朴武徒不好文飾而已若使解其弓劍而習為禮文則三尺之童可以犄角故趙武靈王欲取胡地舉國胡服以有代中山之土今也舉魁結之民而易以冠帶使其精神氣志日趨於華靡而流於宴安與有國之初大不相侔矣且拓跋由漠北南遷建國舊土居天下精兵處故能北控柔然西平涼夏東掠燕遼南向而制江左萃文惡其陋也舉國而遷之洛陽失地利矣夫以胡虜百年之運聲教未洽而欲宅中國大比述成周不亦遠乎故曰魏之國勢至是而衰也

讀史漫錄

卷六

廿二

魏孝文之孝古帝王不能加也然而太過何也馮后以才數臨朝總攬大柄宣淫敗紀穢德彰聞孝文不

能禁也又從而將順之太后臨王殿之第帝則從往視王殿之疾帝則從往豈以敷為大臣當以禮御之邪乃不察其由進乎且馮后忌其英明欲殺之者數矣其不為廢陵者一間耳夫孝未有過者親失行而不正此所謂過也正之奈何曰論太后以道裁左右以法而為之內外之防可矣

南北朝紀綱風俗事相及魏法太峻江南法太弛魏士人朴實而陋江南華而好名魏土曠而民稀江南民富而敝魏君臣之分太嚴江南上下無章總之北方猶有古風南則敝矣

讀史漫錄

卷六

廿三

天下事無大小要自天理人情推之雖目前有所得失必無後悔如較計目前利害不顧天理即有蓋於身家亦何顧而況及受其凶乎南史齊武帝時已東王子鸞出鎮荊州為參佐所持不勝忿恨殺長史司馬以下八人武帝遣戴僧靜討之僧靜曰已東年以長史執之太急忿不思難故耳天子之子過誤殺人何有大罪僧靜不敢奉勅上不答而心喜之乃遣茹法亮尹畧等往討子鸞白服登城遣使相聞欲還闕受罪二人不肯上又遣蕭順之將兵繼至子鸞將白衣左右乘舴舺還朝順之迎而殺之後武帝遊華

林園見一猿透柳悲鳴左右曰猿子前日墜崖死上思子響因鳴咽涕順之慙懼而死此事與戾太子相類皆為左右所持不得見上計畫無復之耳然戾園及迹已著固難解說已東本無逆迹而順之等直以計擊為功不顧情理使無知童孺陷於非命傷其父子之情本之為一時利害所惑也其視僧靜所見何其遠邪

南史齊武帝詔太廟四時之祭荐宣皇帝以鴨臠起麵餅孝皇帝以荀鴨卵高皇帝以肉膾趙靈昭皇帝若細炙魚皆所嗜也司馬公謂其非禮其說本於原

讀史漫錄

卷六

廿四

父之去姜子竊以為過矣夫子之事親與臣之事君不同事親以情勝事君以理勝故先王制禮必本人情理有經常情以事異事死如生思其所嗜禮也親而有所嗜人子有不周求以充其欲者乎生而從之死而違之非如生也人子而思親之嗜古人所謂孝安在其干國之典邪若夫季氏之用八佾則干耳王融在竟陵八友之列自倚人地三十內望為公輔嘗直省中撫案嘆曰為爾寂寂鄧禹嘆人行逢朱雀桁開喧啾不得進槌車壁嘆曰車前無八鸞何得稱丈夫其躁競如此會武帝不豫融即欲矯詔立子良

為西昌所阻事不得行鬱林即位乃收融下獄死才二十七耳以融之才地第今少加恬靜何患不至公輔而患得嚮進不顧利害以至於死且子良傾身下士有陳思之風而不免憂死正以融乘危邀幸以速其禍也夫輕躁之士凶於其家而害於其主有天下者不可不遠哉

自古敵國遣使好為誕設之辭張大其國以凌敵人自春秋召賢所不能免其實非體親孝文遣王清石使江南則戒之曰凡使人以和為貴勿迭相誇誇見於辭色失將命之體予謂孝文此言大有識見所謂

讀史漫錄

卷六

十五

不辱君命者正是以君子之道自處使敵人心服方為得體若第以口語凌轢簡捷取贏正如婢子反唇互有詆辱何益於國且夫國之強弱固不在此也恩怨之報有理所不通者佛家所謂風世寃也如齊高帝革命西昌使鸞實羽翼之鸞高帝從子也以其少孤子而畜之及後鬱林不君鸞親殺之海陵即位又遽奪之殺高武子孫殆無遺類於報應何如冤業之說儒者所不信以此觀之其殆有焉

自晉宋以來諸王出為刺史皆置典籤一方之事悉以委之即刺史美惡皆出其口刺史以下折節奉之

如恐不及此所謂舛也原其所由蓋以諸王年少或在襁褓出鎮方州帷幄之權不得有所寄耳南齊時南海王子罕戍瑯琊欲往遊東堂典籤不許子罕還泣謂母曰兒欲遊五安亦不得與因何異邵陵王子貞嘗求熊白厨人以典籤不在不敢與其受制如此及蕭鸞除高帝子孫皆令典籤殺之無一人能拒者法之嚴也乃至於是然其失不在置典籤在使少王出鎮耳

北魏孝文太平令主本非戡亂之才乃不自揆量有志混一至再舉六師遠臨江徼而不能有尺寸之地

讀史漫錄

卷六

十六

蓋雖外慕雄圖中情怯耳何也孝文既以蕭鸞篡弒遠興問罪之師則宜鳴鼓聲罪播告萬方名其為賊敵乃可服而過為禮讓文告不修至於兵臨壽陽齊吏問故乃曰固當有故卿欲我斥言之乎歎我舍垢依違齊使曰未承來命無所舍垢乃始以廢立之事詰之齊使片言支拒孝文語塞世豈有理由詞窮若此者邪詳其風旨直似儒生作文字語罵賊賊初不辱而氣已索矣使劉淵石勒屢此當有一番精神令人快意也且其兵已臨江以馮誕之喪反而哭之遂不能前行一步是何氣魄又其初出壽陽則頓兵鍾

蓋再出襄陽則頓兵懸轡以蕩衆之師伐人於數千里之外進不能直搗都邑挫其根本旁不能連據大鎮制其險夷而老師費日徘徊孤城曠歲彌時不克而返於用兵之道遠矣

亡國之主其愚亦出天賦齊祖受禪宋主自宮中出猶謂左右今日何不奏鼓吹梁兵已圍建康宮中有數百其榜左右請為城防東昏猶欲作殿不肯與之無知至於如此即使忠臣輔之亦不能為況在奸性睥睨中邪

沈休文乃賈克之流耳梁武初平建康陰有受禪之

讀史漫錄

卷六

廿七

志約從而贊決之又責范雲獨專其功及武帝受禪奉齊主為巴陵王欲廢之南海約乃勸曰今與古異魏武所云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武帝領之遣使殺王後約被武帝面責恍惚歸家憂齊主以劍斷其舌木幾遂死亂賊之報昭昭如此猶謂無鬼神邪

梁武受禪附而成之者沈約范雲也守節不屈者謝朓何胤也然武帝尊禮何謝如恐不及而賤薄沈沈若不足惜者何美主之識畧自非常人所及而諛臣之狀態積為人主所窺也夫在彼欲其應我故事機之會求其助而預之在我欲其晉人故無事之時度

其情而賤之矣可不悲邪然何胤謝朓又自不同朓在江左素有重名齊氏受禪嘗訪於朓朓正言拒之及今奉順革命朓與何胤何點同隱東山武帝召之二何皆不就朓乃輕舟詣關角巾見上即以司徒屬之朓之名德本在何上然二何往而不返朓乃不終其志如此以方沈約又五十百步之間為可惜也

梁武斬父兄弟及子而絕宋明帝又盡殺齊武帝及子而亡齊高帝盡殺宋氏之後及子而弑齊明帝又盡殺高帝諸王及子而滅所以二代血屬幾無遺種梁武革命乃召子恪子範等諭之曰江左以來

讀史漫錄

卷六

廿八

代謝之際必相屠滅感傷和氣所以國祚不長於是子範兄弟並以才能知名歷官清顯梁武享國四十祀江左歷朝未有其比而子孫蕃盛至隋唐之際尤多顯者天道惡殺鬼神佑善其報之不爽如此不然以梁武之功名豈遠出宋齊之上而身享太平之福至於四五十年上同漢武下比唐玄宗非其仁心所格何以臻此此世之為暴者可火鑒矣

江左自五胡以來亂無寧日及元魏孝文之世天下承平政令寧一可數十年江南自東晉以來亂無寧日至梁武帝之世喪亂少息民得安枕者亦數十年

何治日之火亂日之多如二主者可謂賢矣無亦天心厭亂殺運一終而二主適逢其時邪

自漢武帝欲立孝昭先殺鉤弋夫人其後元魏諸君遂以為故事每將立太子必先殺其生母是後妃嬪有子應為太子者皆不敢舉及胡克華進入掖庭同列以故祝之願生諸王公主勿生太子克華曰妾之志異於諸人奈何畏一身之死而使國家無嗣及有娠同列勸去之克華又不可曰男生身死所不憾也及生子謂立為太子克華亦不見殺肅宗即位尊為太后亂政專權幾不可制夫魏之法慘矣然觀胡后之亂則殺者為是邪

請史漫錄

卷六

廿九

梁武與沈約范雲任昉同在竟陵王幕號為八友本以詞翰相標及武帝即位與沈約各疏栗事約火上三條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則羞死上聞之怒欲治其罪徐勉固諫而止南朝君臣以文章技藝相高如此豈王者之體宜其偏安江沱不能混一也

天下之事各自有機以古裁今祇見其泥耳元魏敬宗欲誅爾朱榮召中書舍人溫子昇問王允殺董卓故事子昇具道本末帝曰王允若即赦涼州人必不應至此於是手劍誅爾朱之族極其如故餘孽四

起敬宗遇禍雖立三主相繼受屠而高齊之業起矣夫榮之與卓其勢同也一以不殺生亂一以不除生亂機不同也談天下者慎不可泥哉

六朝君臣之禮江北太嚴江南太褻以江北言之胡太后入緇藏令王公太人各自負緇稱力取之尚書令李崇章武王融負緇過重顛仆於地以王侯公卿上所改容禮貌而使之負緇是徒隸畜之也江南又不然人主面字其臣及諱其先世王謝大族驕恣僣變居然無上下之分亦大無紀矣朝廷之待臣下自有一定之體過與不及均為失禮

請史漫錄

卷六

三十

梁祚之不延有以哉以昭明之哲文而不得保其年亦天意邪然武帝之子若豫章王綜姪若臨賀王正德皆叛國出奔躬為惡逆武帝猶容忍之而昭明之賢乃以小事被讒使之幽鬱而死且終身卿之不肯立其子子之賢不肖如彼而君父之喜怒如此豈非天奪其魄邪

王行識石勒於上東門而追之不及高歡一見宇文泰奇其狀貌竟不能留而遣之皆天意也二人者捉身胡羯之中其風神志氣必有大過人者故行歡從風塵中識之天之生人固自不偶有如此兩人者使

之無事其可得邪

魏孝武既與高歡構隙因謀入關就宇文泰廷臣亦多勸西幸者東郡太守裴侯謂王思政曰泰為三軍所推若百二之地已操戈矛寧肯授人以柄雖款授之恐無異避湯入火也孝武入關卒為所害當時事勢豈待智者能料而廷臣無及之者何邪國而至是亦可悲矣

夷人每有至性非中土所及如元魏賀拔勝南附梁武侍之極厚及思歸遣還帝親餞之於南紀勝懷上恩見禽獸南向者皆不射之唐太宗以外夷酋長列

為宿衛大帝拊之亦厚大帝之喪夷酋犁面自刺者數十人此皆中國所不及也

梁武帝一塔之費動以巨億而宗廟會同不殺牲牢且曰吾自非公宴不食國家之食乃至宮人亦不食國家之食凡所營造不關材官皆資顧借以成其事竟不知武帝所私食者何國之食所顧借者何國之民身為天下國家之主而云不食國家此詞之不可通者祇見其愚且蔽也

侯景既破臺城入見武帝於太極東堂武帝神色不

被面退謂其下曰吾常跨馬對陣矢刃交下而意氣安緩了無怖心今見蕭公使人自憫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以景之號雄暴仇勢若無前武帝當存亡死生之際猶能折其維心使之惶怖帝王器度必有非常人所及者矣

侯景之亂建康士民逃難四出太子洸馬高允至京口端居不行曰死生有命如何可逃禍之所來皆生於利苟不求利禍何從生此名言也世人若不求利即無害若不求福即無禍何也有利則有害有禍即有禍也有利而無害者無心於求利者也有福而無禍者無心於求福者也禍福利害之際惟無心焉可矣

高洋為其兄澄所忌深自詭晦言不出口每退朝還第輒閉閣靜坐雖對妻子竟日不言當時不知者以為沉靜一旦代澄即移魏祚厥後淫虐兇人類所無視其詭匿之時如二人矣夫人之不易知如此世有以一時之舉措而定終身之品流者宜其多也

侯景將殺簡文使王偉等進酒曰丞相以陛下幽憂既久使臣等上壽因齎曲項琵琶與帝極飲帝知將見殺因盡醉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既醉而寢偉

等以土囊壓之而祖常考江南好文之主至梁氏極盛昭明一代才人不幸早世簡文孝元二主博學工文才情冠世然皆不保首領以文之無益於君德如此簡文為侯景所幽無復侍中及帝乃書壁及板障為詩及文數百篇辭極悽愴如此而文不如無文魏兵南下元帝與群臣戎服請老子以至於敗如此而談不如無談

魏兵入江陵梁元帝入東閣竹殿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又以寶劍斫柱令斷嘆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嗟夫以圖史為文綯戟為武所謂識其小者也志量

請史漫錄

卷六

世三

如此安得不亡哉謂湘東何意焚書曰讀書者猶有今日故焚之其不達君人之道如此使與魏氏父子橫梁江上不及遠矣

梁氏忠臣王琳一人而已方其率交廣之兵入援江陵江陵不守建康改稱開關播越奉末嘉王而立之末嘉其敗又與之入齊欲以一旅興復卧薪嘗膽未嘗頃史志陳氏也琳後為吳明徹所禽故麾下將卒見者皆歔歔不能仰視為之請命田夫野老知與不知無不流涕忠義之感人如此當六代遞遷之時君知傳舍而琳乃身冒百難以明大義江左文藝之流

高自標榜者不當愧死邪

萬洋之祖也謂李后曰人生必有死但憐正道尚幼人將奪之耳因謂常山王演奪則任汝慎勿殺也及正道即位演入宮為嬖帝曰但句兒命兒自下殿去婁太后亦謂演曰勿令濟南有他及演有疾徵正道殺之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三演不對太后曰殺之邪不用吾言死其宜矣於是以前王湛嗣位演與湛書曰百年汝可以樂處置之勿効前人也湛既即位亦召樂陵王百年殺之嗟夫湛與演之惡則均矣演不能容一正道而欲使湛容百年不亦惑邪楚靈

請史漫錄

卷六

世四

王有言子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夫天道之報施不爽毫髮如此而堯人邪行不絕於世何邪湛之殺百年也使使召之百年自知不免割帶珥與其妃斛律氏及百年捶死妃握珥哀號不食月餘而死珥猶在手拳不可開其父光自擊之乃開此事令人傷心彼湛亦何心腸忍使至此邪

趙高說二世曰人生如白駒過隙無為自苦和士開說比齊主曰自古帝王盡為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及少壯極意為樂一日取快可敵千年自古小人訶諛人主莫不以此動之人主見其適意其心

顯款至於求為黔首亦不可得安在其取快耶
北齊王使和士開與胡后握槊河南王孝論諫曰皇
后天下之母豈可與臣下接手竟為士開所陷握槊
豈善可作一對

六朝御史中丞最重中丞出與皇太子分路王公皆
遲駐車去牛頓輒於地以待其過其或遲違則前驅
以赤棒捧之北齊高湛以東平王儼為司徒領御史
中丞上日與皇后張幕觀遣中使趣之赤棒卒應聲
碎其鞍帝后大咲時儼十歲餘耳世祖既殂儼率兵
誅和士開遂為後主所殺夫以十歲小兒使之身兼

讀史漫錄

卷六

世五

將相握兵柄以相戲咲此殺之道也儼之誅士開
斛律先聞之拊掌曰龍子所為固自不似凡人徒快
士開之死耳曾不思國有常憲官有常守儼以垂髫
之年親為介弟位居三公不請命人主而稱兵闕下
誅其幸臣此謂國有法邪先徒以士開之死為快而
不思儼之死可悲也

北齊畢義雲為治酷忍非人理所及於家尤甚其後
為盜所殺遺其刀驗之乃其子善昭所佩刀也有司
執善昭誅之予以為有司過也善昭設殺其父必不
遺刀蓋盜為此謀以殺其子耳

六朝君臣上下絕無禮體江左昵於風流江北難於
夷俗非峻而少恩則混而無刻其於失禮一也試舉
一二如侯安都自恃其功至恃陳主別殿以宴其妻
妾南面正坐使賓客上壽如在帝前此何體也周主
於禁中見宇文護行家人禮太后賜護坐帝侍立於
旁此倒置也夫潰則生亂陵則導奸非臣節不終則
主恩不竟君臣之間必有受其敗者故安都伏刃於
陳而宇文見醢於周也

北齊主緯好自彈琵琶為無愁之曲音韻窈窕極於
哀思使胡兒聞聲和之曲終樂闋無不隕涕故

讀史漫錄

卷六

世六

民間謂之無愁天子嗟夫齊之無愁曲陳之臨春樂
皆所謂亡國音也

夫成敗存亡之機有決於一轉瞬間者如北齊之亡
是也周人已取平陽高緯自恃攻之平陽且陷矣緯
教將士毋入召馮淑妃觀之妃方粧畫不時至周人
以木拒塞城遂不下後與周主對戰兵纔合又與馮
妃並騎觀戰東偏少却淑妃怖曰軍敗矣緯即以淑
妃奔走兵遂大敗以至於亡將百萬之師決勝於頃
刻而與一婦人同觀如此而不亡者未之有者也淑
妃本穆后之婢所謂馮小憐者以一婢亡國不亦耻

耶

北齊之亡也廣寧王孝珩嘆曰自神武皇帝以外諸父兄弟無一人至四十者命也蓋自文襄以下皆多夭折或橫相屠戮不得良死一則生長富貴縱慾忘身一則徂習黠害骨肉相殘三代以下人主不諱於帝王之學以至不保其身何但高氏而護之於命則過矣齊之亡也得免者二人馬仁英以清狂仁雅以瘡痍故造物於人或益之而損或損之而益此支離所以操臂也

北齊之將亡也於宮中立貧兒材行乞其中後周之將亡也於宮中作乞寒胡戲二者皆識也

讀史漫錄

卷六

卅七

後周武帝平齊得李德林謂臣下曰吾嘗謂德林大上今乃其得其驅使及天元祖揚堅得政使人謂德林曰經國任重欲與公共事德林曰願以死奉公是德林數年之中由齊而周由周而情也天上人固若此邪

王莽篡漢以平帝后為黃皇室主楊堅篡情以宣帝后為安樂公主二后皆憤惋不平以至於死二父愍之所謂逆廢之犬不暇顧免於人心天理何如蘇威言於隋文曰臣先人每戒臣云惟讀孝經一卷

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為趙普對太宗曰臣以半部論語佐太祖取天下以半部論語佐陛下致太平二公皆佐命元勳賢以致君者如此書豈在多邪然普之論語雖未盡用而未大相遠至於威之孝經講卷中何等語也文帝創業之初威不與其謀可謂寡已矣及江都既敗僭竊並起威以八十故老奔走王寶之閒以保旦夕之喘所謂終於事君者邪

江左歷朝惟蕭氏享國最久蓋齊梁一族合之已數十年蕭齊據江陵數百里之地以事周情又三十餘年而蕭統再據江南幅員數千里上繼齊梁則百年以上矣

讀史漫錄

卷六

卅八

陳後主之入情也文帝待之甚厚每預宴恐其傷心不奏吳音後主以朝無秩位頗得一官號文帝曰叔寶全無心肝監者又言叔寶常醉罕有醒時與其子弟日飲一石文帝大驚使節其酒既而曰任其性不爾何以過日世皆嘆其昏愚予謂六朝亡國之主無一人得免惟叔寶無恙正賴此耳此與安樂公對司馬文王相似

史稱楊素第宅華侈制擬宮禁後庭妓妾曳羅綺者以千數其富如此第舉一事如素構太子勇之罪以

為至尊在仁壽宮太子嘗飼馬千匹勇曰竊聞公家
馬數萬匹勇忝太子馬千匹乃是及乎古時將相豪
富往俗如此禮曰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齊景公貧
海千里有馬千匹世猶侈之今以將相大臣馬至數
萬即今之御廄所不及也亦太溢哉

隋文帝見蜀王秀不才因謂群臣曰壞我法者子孫
也辟如猛虎物不能害反為毛間豕所損食耳吾嘗
服其名言自古以來擅為乘之威權四海之籍一夫
作亂而七廟為墟一髮惑心而萬邦瓦解解者皆毛間
之豕也何但子之賢不肖然邪

讀史漫錄

卷六

附九

文中子三代之儒也談不為玄誕行不為僻左出處
語默左矩右規聖人之徒也惟續經中說涉於兒戲
為有識所笑耳楊素勸文仲子仕而不從蔡京聘楊
龜山而出迹二子之行裁則優劣較然矣而世猶嗷
嗷然高下之豈未考其行邪

自漢以降天下戶口莫盛於開皇而南北多少之數
與後世有大相遠者周之平齊也得戶三百三萬隋
之代周也戶不滿四十萬陳之亡也戶不滿六十萬
總計情物見戶原止四百餘萬開隋巴蜀以四十萬
江淮吳越以六十萬其餘三百餘萬盡在河洛燕齊

之間至開皇末年戶倍其初故至八百九十萬戶想
其多少之分亦畧倣此也然考之典午渡江中原諸
郡俱牧戎馬至數百年戶宜少而又多江左數十州
人民生聚遠出中原戶宜多而反少其故何也此之
政害故下無隱奸南之政寬故民有遺賦北之民朴
故歛不敢蔽南之民匿故算不盡登也隆污緩急之
故此足以觀矣

楊廣奪嫡之謀成於楊素弒逆之迹假於張衡二人
之於煬帝有功之臣也然素為煬帝所忌至欲以毒
酒殺之衡竟賜死衡曰我為人作何等事而望久活

讀史漫錄

卷六

四十

嗟夫使亂臣賊子長有富貴無天道之極矣彼煬帝
之心豈無真識當其同謀之時未嘗不賞其功而疑
其心也何至後日而始猜忌之邪

夫窮兵遠涉利在用寡失在用衆鄧艾樓蘭遠虜萬
里漢使用一劔之任而成高麗近在海陬煬帝將百
萬之師以劔豈百萬不若一劔哉衆寡之用懸而遠
近之情異也

讀史漫錄卷六終

東阿縣志

福清臺山葉向高訂

唐高祖至玄宗

唐高祖起兵先詐為勅書發大原西河鴈門馬邑民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期聚秦隸郡擊高麗於是人情勾勾莫不思亂此伍被教淮南之謀也又高祖起兵時突厥入寇晉陽部將戰死城中恟悞乃夜遣軍潛出城旦則張旗鳴鼓從他道入如援兵狀突厥疑之留二日而去此董卓入洛陽之計也古人識見

讀史漫錄

卷七

畧同或求古人已試之畧往往可以集事此其驗也唐祖稱臣突厥不為資其士馬也蓋恐劉武周引之乘虛入晉陽故以此賡之得從容入關無內顧耳方突厥送馬千匹互市高祖擇其善者止市其半將士請以私錢市其餘馬高祖曰虜饒馬而貪利其來將不止恐汝不能市也及命劉文靜請兵突厥私謂之曰胡騎入中國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劉武周引之共為邊患耶欲借之以為聲勢耳數百人之外無所用之觀其舉措突厥固在股掌上手豈如石晉所為然至於稱臣則不可也

唐初諸雄惟李密大有識畧其所驅策皆一時豪傑如單雄信程知節徐世勣秦叔寶之流勇冠三軍而房玄齡魏徵之流為之居中謀畫又其行軍部分嚴整凡號令士卒雖盛夏皆如背負雲霜躬服儉素所得金寶悉頒賜麾下固一世之雄而不能成功者其計畫失也方楊玄感之反密為之畫三策而玄感用其下以敗密三策以為天子出征遠在遠外南有大河北有強胡中間一道理極艱危欲令長驅入薊絕其歸路此為上策其次欲令鼓行西入直取長安號召天下此為中策其下策乃襲東都耳玄感不從故

讀史漫錄

卷七

亡不旋踵密之識畧如此使其得自用之天下可取也及其自為則又不能遠出玄感之上何也密西據洛口東據黎陽以絕隋之咽喉固未為失算也然上不能從密孝和之計西據關中下不能從徐洪客之策東襲江都而徘徊洛城與世充爭一旦之命使唐公得以其間入關據圖而密事去矣豈其所用者亦下策邪玄感先從密則隋不至江都密後從孝和則唐不入關始之為人謀何其明而自畫又何疎也無乃瞬息之間形移勢敗有不能自由者邪

唐太宗之世隋氏舊臣罔不登用如蕭瑀陳叔達帝

王之後人望所歸用之是也至於宇文士及封德彝躬為大逆裴矩逢君之惡以亡其國此而不誅固以失刑矣又委以輔弼置在左右使貞臣直士與之比肩不亦羞朝廷辱當世之士邪煬帝之亡固所自致而封德彝裴矩阿縱之罪尤不可逭及江都之役化及使德彝數煬帝之罪帝曰卿乃士人何為亦爾德彝赧然而退人有如此大逆而太宗猶大用之是以逆訓天下也不聞丁公故事耶

唐兵之起也諸將勸以擁立代王高祖曰如此掩耳盜鍾然適於時事不得不爾及有相國九錫之命又

讀史漫錄

卷七

三

曰此皆繁文偽飾欺天罔人孤常非笑又曰堯舜湯武各因其時取與異道皆推其至誠以應天順人未聞憂商之末必效唐虞之禪也觀此數語真帝王之言自漢高以來無此器度太宗不及也惜其時佐命諸臣無王佐之才為之夾輔故所以廢此者未善耳誠知憂商之末不可以比唐虞則從徐洪客之畫聲罪致討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如湯武之征伐可矣而徘徊不決卒蹈魏晉之轍豈其心亦有不忍邪要之取天下者亦因民之耳目憂商之末固不可同於唐虞而隋之末亦不可同於秦世何也六國之後天下

看於縱橫故漢以六國之衆伐秦六朝之末天下習於禪代故唐以晉陽之甲入輔不然則民之耳目未可愚也然亦難以比德於商周矣

隋末得雄雉鼎沸誇有土宇盜竊名號者不可勝數王世充據洛陽李密據河陽宇文化及由江都而北竄建德據河北劉武周據雁門梁師都據朔方羅藝據幽州杜伏威據淮南李子通據江都林士弘據瑯琊蕭銑據江陵朱槃據襄陽薛舉據秦隴李軌據河西大小不同然天下無慮大抵皆有伯岳無隙地矣然惟唐得之者以其先據關中有扼吭拊背之勢也群

讀史漫錄

卷七

四

惟之中李密實建德蕭銑為正統以梁室之冑恢復故疆方以昭烈未為多讓密以公卿之子為人望所歸其起義之迹與唐相類而名義為正至如建德真有帝王之畧其措置規模不在唐氏之下第才與勢不侔耳就三人中論之密生失良圖徘徊岐路其敗宜矣銑即有成不過畫江而守皆非唐敵惟使建德有過人之才據形勝之地唐之為唐未可知也世安可以成敗論人哉

王世充與李密戰先索得一人貌類密者縛而匿之戰方酣使牽以過陣前曰已獲密矣士卒皆呼萬歲

密衆遂潰此亦一奇也

李密之降唐也唐以爲光祿卿有司供待甚薄朝廷又多輕之密遂怨望而去予謂高祖之處密不如漢之待黠布矣然事亦有不同者何也密非布比也布於楚漢投足勢移漢方藉以威楚不得不先折其氣而後收其心至如密者直一楚囚耳唐徒欲除之無所資其用故先慰其心而後銷其望美主之駕馭必有以矣彼李密者唐豈不知其叛哉以爲樊籠之物任其去來不出吾手耳

李密能得士心如徐世勣王伯當賈閔甫輩皆忠於

讀史漫錄

卷七

五

所事可謂難矣第其謀畫亦未有過人者密已入長安伯當亦仕朝廷見密受辱勸之出奔密已出長安朝廷降勅招之閔甫即勸之還朝此二人者皆非也密已入長安勢不可復出出則死密已出長安勢不可復入入則死而二人之畫如此徘徊死生之際決笑無人安得不敗邪

武德中幽州沁門高彥成擁衆起兵自稱大衆皇帝立尼靜宣爲邪輸皇后改元法輪後爲高開道所并此可作一咲沙門爲帝尼姑爲后當令何人作太子也

宇文化及之在聊城也竇建德謂其下曰吾爲隋

隋爲吾君今化及弑逆乃吾仇也吾不可以不討乃引兵攻聊城生禽化及先謁蕭皇后語皆稱臣素服哭場帝蓋哀撫存百官然後執化及之黨集隋官而斬之予讀其事壯之建德隋之編民耳猶能仗義執言靈君父之恨唐祖身爲大臣受其茅土乃取而代之不有愧於建德邪建德每戰勝克城所得資財悉分將士身無所取妻曹氏不衣統綺所役婢妾才十餘人及破化及得隋宮人千數即時散遣其施爲規畧亦豈出唐氏之下哉然竟不能成者才不逮也嘗讀史漫錄

卷七

六

以爲建德之才不逮項羽而德義過之即帝業不成亦草昧英雄之冠也

封德彝之降也高祖以其諂巧不忠深誚責之罷遣就舍德彝以秘策干上上悅尋拜內史侍郎其哉高祖之暗也即已知其諂巧矣則所謂秘策者無論何事皆其諂巧之實而忽焉悅之何其無特操也使遇漢祖直烹之耳安所効其秘策邪

王莽之篡漢也劉歆爲之著符命王世充之篡隋也孔穎達爲之章禪儀二子皆名儒也爲利害所惑以至耳心從亂故孔子之許由求惟曰弑父與君亦不

從也以升堂高第所許僅如此臨大節而不奪亦士之所難矣經術之士必如二子則秦人焚書恨未盡也悲夫

實建德行事然有過人處試舉一二如滑州刺史王軌爲其奴所殺携首詣降建德曰奴殺主大逆吾何爲受之立命斬奴及其首於滑州吏民感悅即日請降其旁州縣亦皆望風降附光武之侯寵奴不及是也李世勣以其父被虜不得已降建德已而歸唐群臣請誅其父建德曰世勣唐臣爲我所虜不忘本朝乃忠臣也其父何罪遂赦之項羽之烹陵母不及是

讀史漫錄

卷七

七

也弟無論其成敗英識偉度迥出群雄矣

成敗興亡之機有一言而定者此士之所以貴智也秦王圖王世克而實建德救之合兵數十萬水陸並進其勢盛矣肅瑀屈突通等皆以爲世克憑守堅城未易猝拔建德席勝而來鋒銳氣盛不如退保新安以乘其弊諸將皆以爲然惟記室薛收曰世克保據東都府庫充實所將之兵皆江淮精銳惟之糧食爲我所持建德親率大衆遠來赴援亦當極其精銳若縱之至此兩寇合後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事方始僵兵無日今宜分兵守洛陽深溝高壘慎勿與

讀史漫錄

卷七

七

戰大王親率驍銳先據成皋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克自下不過兩旬二主就縛矣秦王德之已而建德世克一舉而敗秦王振旅長安面縛二主功名之盛振古所無皆薛收一言之力也當時謀臣猛將布列如雲而成敗之機決於書生一言故知天下有識之士與披堅執銳者功相倚也雖然奇謀深識何處不有顧用否何如耳建德迫於虎牢兵不得進其妻曹氏勸令棄唐之虛自濫口北進以取汾晉又因突厥西挾關中唐必旋師自救洛陽之圍何憂不解建德不能從而敗此孫子救趙之策建德能用之未必無救於世克之亡而可以成建德之業不惟免於敗而已秦王能用一書生之言而二國爲禽建德不能用一婦人之言而一敗塗地謀之所係大也唐初諸臣以房杜爲冠冕今觀杜如晦一事於君子之道有未純者如晦叔父杜淹事王世克素與如晦兄弟不協嘗譖如晦兄殺之又囚其弟楚客幾死楚客曾無怨色及洛陽平杜淹當死楚客涕泣請如晦救之如晦不從楚客曰向者叔已殺兄今兄又殺叔一門之內相殘而盡豈不痛哉欲自剄如晦乃爲之請淹得免死楚客可謂仁矣如晦以盛世名卿比迹

蕭曹而不能容其叔父其於大臣之風何如也以此佐太宗能使禁門喋血不見於武德時邪故中山之相必取放麀良有以矣

唐祖關國自入關之後西克薛舉北平武周東并鄭夏皆秦王之功也至於江南數州荆楚交廣則蕭銑所據江淮吳越則杜伏威所據於天下居半也然皆李靖所平靖先從已蜀平銑南定交廣及杜伏威入朝而輔公祐反其地靖又往平之故自大江以南巴蜀荆楚吳越交廣皆靖所撫定也當時諸將如尉遲叔寶知節世勣皆從太宗征戰策敵制勝決於太宗

唐史漫錄

卷七

九

若將稟成而已惟靖專師別將平定數十州方之漢初則淮陰侯之已事也直難易差不同耳

蕭銑仁君也方江陵受圍謂其群下曰天不作梁不可復支矣若不待力屈則百姓受惠奈何以我一人之故使百姓陷於塗炭即下令開門出降帥群臣詣軍門曰當死者惟銑耳百姓無罪願無殺掠予讀其事悲之假使守承平之業足為令主力屈勢窮以至干敗猶有仁者之言唐祖不能優禮而殺之都市誠何心哉

馮氏世掌交州歷事梁陳隋唐忠貞不二皆沈夫人

主之也夫人之子馮盎繼掌州事值唐初興或說盎曰唐始定中原未能及遠公所領二十州地廣於趙陀宜自王南越盎曰吾家居此五世矣為收伯者不出吾門富貴極矣常恨不充負荷為先人差放効趙陀自王一方乎遂以嶺南內附夫有尉陀之勢而不為王越之謀此盎之忠且智也然亦可以見唐之威德過於漢初矣

唐太宗以建成之寡父子之間頗不相中史臣承望風旨一切惡暗可咲之事皆歸之高祖其父子君臣不明大義如此姑舉一二事如云劉黑闥重反隱太子討平之高祖將使唐儉往盡殺其黨以空山東男

唐史漫錄

卷七

十

女十五以上皆阬之小弱及嬖女機驅入關以實京邑太宗諫曰惟德動天惟恩容衆山東人物之所河北委綿之鄉今一旦見其反覆盡殺無辜恐以殺不能止亂非行吊伐之道其事遂寢又云或說上曰突厥屢寇關中者以子女玉帛皆在長安故也若焚長安而不都則胡寇自息矣高祖從之令行視樊鄧之間將徙都焉建成元吉皆贊成其策太宗諫曰戎狄為患自古有之陛下聖武龍興與宅中夏奈何以胡寇擾亂據遷都以避之為百世笑乎願假臣數年之

期請係諷利之頭致之關下高祖乃止史臣記此二
事以高祖為何如主哉徒欲歸美太宗不暇為高祖
地如果有此則高祖乃一愚樸無知之人耳即以之
守成尚不可保況能以一旅之師平定天下邪高祖
之才難不及太宗而其器度汪洋驅策豪傑尚出太
宗之上未可以為愚暗也太宗欲自擅開創之功故
善則歸己史臣欲成就太宗之志故過則歸親君臣
父子之間不相顧藉如此綱常掃地盡矣而欲貽謨
後世此三代之隆其可得乎

建戌之死非太宗殺之也高祖殺之也何也唐之天

讀史漫錄

卷七

下太宗所取也建戌元吉雖統兵畧地不為無功比
之太宗何啻霄壤且太宗之為人高祖所知也其父
之不吝何有於兄弟然則建戌之不終不待智者而
策矣高祖誠欲全之封之大國奪之兵權可也建戌
誠欲自全力辭潛邸退就藩維可也而高祖不思居
然以太宗百戰之土付之建戌使太宗負不賞之功
處危疑之地非事理矣夫太宗能身經百戰關地萬
里以予其兄則誠賢也能身經百戰關地萬里而自
處於必死之地邪非人情矣故曰高祖殺人也然則
太宗是邪曰是何言與通父殺兄以有天下煬帝之

後亡者邪

語曰伐國不問仁人當太宗將殺建戌府官僚腹
心如房杜長孫爪牙如秦程尉遲皆日夜從史猶豫
未決問於李靖靖辭問於世勣世勣辭然太宗不重
諸公而重此兩人非其良心亦有不泯者邪夫天性
之愛人之所不能泯也直為利害所迫至於滅絕天
理而其心未嘗不自知也當此之時以事勢動之雖
投其欲事定而疑者有焉以情義動之雖拂其志事
定而思者有焉然則吳衛二公何以不諫曰不可諫
也勢已成矣諫而止之使太宗就死地二公亦不為
也

讀史漫錄

卷七

十二

司馬公謂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予謂非也煬帝好
諛矩以諛佞之太宗好諫矩以諫佞之邪正不同而
趣世取寵其佞一也嗟夫論人者當求其心耳諛顏
世資陰陽人主與俱上下即批鱗折檻之直可勉為
也不亦沈屈原之魄而結義弘之血邪

夫當慶刑寒帝王御世之大柄也故有功必賞有罪
必刑然功而有罪則有議功之典貴而有罪則有議
貴之法未有曲為遷就以賞為尊者也漢文帝之愧
張武唐太宗之愧長孫順德失刑賞矣張武誠故舊

有功也以功議之順德誠貴而親也以親議之法豈
不行而愧在其中矣奈何以賞辱之太宗曰彼有人
性受罰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
益此非御下之言也夫匪頒之典人臣之至榮也而
今以為辱則人主所以榮辱天下之具無乃消乎夫
天下之頑鈍無耻至於大辟禁之猶不能止今嘗以
禽獸而驟不之殺則事有大於受賂者亦將其心於
禽獸而免刀鋸之刑矣人主將何以操天下之命邪
太宗他日曰人主即出一言何可容易此言易也
唐初幽州都督王君廓在州多不法及徵入朝長史

讀史漫錄

卷七

十三

李道玄房玄齡從甥也憑君廓附書君廓書發之不
識草書疑其告已罪行至渭南殺驛吏而叛將奔突
厥為野人所殺不識字之害至於殺身草書之禍至
於殺人皆可嘆也然君廓武人不惟不識字亦大不
解事豈有道玄欲告其罪而附書於已者縱已不識
字世間豈更無識草書者何不令其一辨而枉送死

邪

突厥頡利在唐初時控弦百萬雄據北荒高祖嘗稱
軍事之失太宗即位未幾而俘之闕下使帶刀宿衛
中國為臣信不世之功也然豈盡唐之兵威能制其

死蓋有幾焉突利可汗者頡利之侄也建牙幽州之
北部衆多叛及討回紇薛延陀其兵又敗頡利怒而
捷之突利遂降中國而頡利勢弱矣夫頡利之兵不
少於冒頓而漢高之勢不弱於唐初然而禁鷙於彼
臣伏於此者冒頓之國全而頡利之勢分也故弱虜
者必先携其黨黨携則其勢孤而制勝在我矣

裴寂劉文靜才畧雖有高下然有創大謀以啟唐室
則皆一代元勳乃不得與於凌烟之列何也寂本高
祖所厚而太宗忌之文靜本太宗所厚而高祖忌之
故文靜寢於武德之末而寂遂於貞觀之初嗟夫亦

讀史漫錄

卷七

十四

大甚矣太宗遂寂以為武德之際賄賂公行紀綱紊
亂罪皆由寂是明以上皇為失政也受禪之初即為
是言令高祖聞之何以為心所謂不改父之臣者邪
以此而行仁義令萬世之後皆目不知書而後可
漢祖唐宗皆有未央上壽之儀其事若合符節高祖
自誇其功以為執與仲多上皇亦喜太宗以胡越一
家皆上皇所教非其智力所及上皇亦喜世之論者
未有不不多太宗之遜而左高祖之誇者也予獨以為
不然父子至情要觀其真不必論其詞漢祖詞雖樸
倨而情意甚真有以天下悅親之意太宗詞雖遜遜

乃是曲為是語以慰安上皇之心耳蓋太宗授受之際父子之恩幾不兩全幸而彌縫不至於敗故以四夷入臣歸功高祖如人臣所云此皆陛下威靈臣何力之有非所以施之父子也父子家庭猶然相與不言而喻如嬰兒之在乳抱無一毫文飾乃是天性何至作實主揖讓之語而相媚說不已薄乎若高祖之對上皇猶嬰兒在膝前語也此為真矣故吾以兩未失之辭高祖為厚太宗為薄故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夷狄中往有忠義之性如漢之金日磾唐之執失思力契苾何力是也何力既破吐谷渾而薛萬均夸其功太宗欲解萬均之官以授何力何力固辭曰陛下以臣之故解萬均官群胡無知以為陛下重胡輕漢轉相誣告馳競必多上善之而止此即日碑辭顧命語也可謂有士人之風矣

唐太宗臣服四夷胡越一家四夷酋長半入環衛升遐之日皆痛哭薨髮屋面割耳流血洒地那史苾契之流至欲殺身殉堊朝廷遣使教諭乃止山陵畢日營夷君長為所禽服者十四人琢石為儀列於北司馬門內威德之盛上古帝王所未有也

高宗即位長孫無忌以元舅輔政一日上謂宰相曰聞所在官司行事猶互觀顏面多不盡法無忌對曰此豈敢言無然肆情曲法實所不敢至於小收取人情恐陛下尚不能免此大臣之言也天下流弊有必不可革者只當實告人主使知臣下情狀就中挽回方易為力若於用人行政私徇人情公為阿比及至人主之前乃以一段公道言語裝飾門面以塗人主耳目此於勿欺之義不亦遠乎三代以下當事之臣多以此為成局有能如無忌數語者未多得也

太宗子吳王恪母隋煬帝女也有文武才太宗以為

類已欲立為太子長孫無忌固諫而止由是與無忌相惡高宗即位無忌以恪名望素高為輿情所向欲因事誅之以絕衆望會房遺愛謀逆引恪同謀遂與荆王元景同賜自盡此無忌之謀也高陽公主宣淫敗紀與夫兄爭財互相結納遺愛夫婦自應誅薛萬徹柴令武皆與遺愛同謀欲奉荆王元景此其於法均不可宥然出夫兄遺直之許其情未必可信議親議功之典猶當有三宥焉至于吳元恪者與此絕無相涉而誘遺愛引之并致重典不亦冤邪無忌以元熱國戚愛遺輔政正當平心順理以遏亂萌而於嗣

君即位之初即殺一叔一兄二同產姊妹流功臣道宗及同產一第豈有綱紀哉無忌之除恪固為身謀亦為高宗地也若以帝為己甥可以常保富貴矣武氏之構害流胤族誅豈伊異人乃其甥也恪臨刑罵曰長孫無忌竊弄威權戕害良善宗社有靈當族滅不久而敗豈恪之得請於帝耶無忌之得罪宗廟不得立武氏矣

武氏之立雖由李義府許敬宗發端其實成於無忌決於李勣也方高宗有廢立之志與武氏李無忌第酬飲極歡復載金寶錦綿十車以賜無忌上因從容

唐史漫錄

卷七

十七

言皇后無子以風無忌無忌對以他語竟未順旨及開敬宗之勸厲色叱之使其能守此志始終不渝事未可知也及韓瑗來濟遂良涕泣極諫叩頭流血當此之時無忌竟無一語則已拱手而受成矣他日李勣入見上問之曰朕欲立武氏為后遂良固執以為不可遂良既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勣之罪不容誅矣然使無忌能守素心一助諸臣力諫高宗之悔且必有甚於憚遂良者奈何以身家之念忘社稷之圖自以為無患子孫可保也豈知武乃憾其不助復為敬宗所

構不保其身至於李勣者不忍負李密而忍於負太宗吾不知其何如人矣與義府敬宗同服上刑可漢惠帝時城長安作十日而畢唐高宗時僉雍州四萬一千人築長安外郭三旬而畢何其省且速也高宗寵蕭淑妃王后疾之聞上幸尼寺見武氏而泣陰令長髮勣上納之時以聞蕭妃之寵也武氏得志反潛后妃使之骨碎而死后之所為聞蕭妃者乃自為殺身地耳此為可惡婦之戒也

唐郭公尉遲恭晚歲開居學延年術脩飾也臺奏清商樂以自奉養不復通賓客宋韓蘄王世忠謝事家

唐史漫錄

卷七

十八

居常乘驢遊西湖上二君可謂善保功名者矣嗟夫彼婦之口可以死敗聖人之言豈不深哉長孫無忌元勳元舅也而誣以大逆謫死褚遂良顧命大臣也而死於謫所柳奭韓瑗卿相大臣也而刑于謫所皆為一武氏耳武氏之惡而以許敬宗為之羽翼故諸賢之及於禍其慘如此小人之使為國家可以為寒心哉此時保全爵位惟有世勣一人作何顏面而不愧死彼遂良等死自其分爾無忌親望首鼠坐受其成特以不肯力助亦不免於死則何如與遂良司東猶有令名耶東濟出為廬州刺史突厥入寇赴

敵而死亦知不免爾

唐高宗席文皇之餘烈物力雄鉅一時將相大臣四夷降將如裴行儉劉仁軌等定方契旋何力之疏皆負絕人之材故能輟還三夷廓地萬里東則平百濟定新羅伸威高麗立安東都護府於平壤西則平突厥十姓招大食波斯十六國立安西都護府於龜茲比則置瀚海都護於回紇以統磧北州府置雲中都護府於雲中以統磧南州府幅員之廣幾於混一自五帝制以來未始有也雖其已成之業雄才大畧亦可以謂能守堂構者矣制於一煩幾至亡國女戎

請史漫錄

固難御哉

劉仁軌既定百濟晉鎮日久兵士困敝廷遣劉仁愿將兵渡海以代舊戍救仁軌率之以還仁軌以夷新服衆心未安願且留鎮撫仁愿曰吾前還海西大遭謗誘云吾多番兵衆謀據海東幾不免禍今日未知奉勅豈敢擅有所爲仁軌曰人臣苟利於國知無不爲豈恤其私乃上表陳便宜請自番鎮海東有詔許之此即趙充國遠开蒙之意也人臣爲國大計不計私圖若此者可以法矣彼智巧之士惟知利己不耳豈暇爲國謀哉

請史漫錄

微言故也

天下之亂有將成未成之機欲制其萌惟當俟間而動不可輕有所試以發其機發而不可制則權首將受其咎而大亂遂成上官儀之謀廢武后是也高宗以武后專恣不勝其忿密召上官儀與議儀即勸上廢之左右奔告於后后遽詣上自訴詔革猶在上所上羣縮不忍恐其怨怒因詔之曰我初無是心皆上官儀教我后遂使許敬宗誣奏儀等與故太子忠謀反因族儀等并殺太子自是天下大權悉歸中宮而高宗遂爲所制矣危雖入秦三見秦王先言外事以防竊聽而後言穰侯太后之專誠以人主孤立難於徵言故也豈有立談之間卽爲尊詔而不防左右之聽者終而不廢以國隨之故有以也故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此不但不密抑妄發矣

故亦足以觀矣

一代之氣正如四時開和守成之主恭已節約輕刑薄歛以滋育培養元氣盎然如漢之文景唐之貞觀宋之藝祖太宗於時春也物力既盛文明日修人主極盛成之樂享熙洽之庥於是務為張皇豫大以明太平於是封禪禱祠土木征伐之設旁窮極欲盡發天地之藏以耀耳目如漢之武帝唐之高宗宋之真宗徽宗於時夏也文明既盛物力亦訕乃始捕苴棄益制節謹度以名法苑核收拾煨燼漸近欲藏如漢之宣帝唐之憲宗於時秋也浩蕩之後骨髓既空苑核之餘元和亦損於是上下蕭條公私匱訕朝有好

讀史漫錄

卷七

利之政人無樂生之心如漢唐之末於時冬也此皆天地自然之氣默移密運而人事之得失從之至於斡旋化機消息氣運在聖賢豪傑必有參贊之機而天運亦有可回者矣

高宗東封行至濮陽左相竇德玄騎從上問濮陽謂之帝丘何也德玄不能對許敬宗自後躍馬而前曰昔顓頊居此故謂之帝丘退語人曰大臣不可以無學吾見德玄不能對心實羞之德玄聞之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吾不強對以所不知此吾所能也李勣以其言為善德玄之寡陋誠不能無愧至以不強對為

辭其言甚正敬宗輸一籌矣且夫對者有盡而不對者無窮也少府監裴匪舒善營利奏賣苑中馬糞歲得錢二十萬緡高宗以問宰相劉仁軌對曰利則厚矣恐後代稱唐為賣馬糞非嘉名也乃止嘗謂善為國家者固當惜財節用然亦有大體後世營利之臣算及刀錐而不顧國家之體如賣馬糞之類者亦不知其幾也

突厥以薛仁貴流死象州帥衆入寇及仁貴免胄示面乃下馬列拜逡巡引去回紇以郭子儀已死入犯渭橋及子儀單騎往諭下馬羅拜而還可見文武大

讀史漫錄

卷七

臣立功絕域為敵人所服者慎不可輕為罷徙以快敵心蓋國之重輕係於觀望故也文法之吏喜以三尺繩人尅核之流好以微瑕指摘往往折長城於萬里摧階棟於憂屋而國亦隨之古今若此衆矣可為短氣

光宅元年路元膺為廣州都督有商舶至僚屬侵漁不已商胡訴於元膺元膺索枷欲繫治之群胡怒有袖劍直登廳事執元膺及左右十餘人而去登舟入海追之不及此可為遠吏侵牟之戒中國之御夷狄惟恩惟信可以伸威平時吏士侵漁上不能禁使

積忿在心卒有不逞所損多矣

裴炎當高宗之世文致故太子賢誣以大逆及中宗即位實與廢立之謀至勦兵入宮過亭下殿武后之勢不可嚮邇炎有力焉武后欲迫王其祖炎乃力諫以呂氏為比敬業兵起又勸返政睿宗遂為武后所殺何前倖而后忠也豈見中宗之昏真以為可廢而欲以霍光自處耶抑不知武墨羅國之謀而以為可制邪立廟之議炎曰事當防微杜漸此言是也殺一太子廢一帝如反覆手此猶不足防且杜耶與其使睿宗親政相太后勢成之日何如保中宗不廢于太

讀史漫錄

卷七

廿三

后初政之年也緋衣小兒死于片火亦自焚爾

垂拱中朝士有左遷清宰相自訴者內史竊味道曰此太后廢分勢政劉棉之曰錄坐政官由臣下奏請太后聞之貶味道而遷棉之君臣同體豈得歸惡於君引善自取乎此可以為後世柄臣戒矣在禮善則稱君過則稱己人臣之義也後世柄事之臣以德自任以怨歸君迥相沿習遂為成棄使人主覺之其不為味道之諫者幾希矣

武后以徐敬業之亂欲開密客之門周知外事魚緣宗上書請鑄銅為龜以受天下密奏太后善之未幾

其怨家校匿告保宗為徐敬業作刀車弓弩殺傷官軍遂伏誅然告密之令自是盛行而來周索侯之徒用事矣保宗以一言啟武后殺機禍及海內而先事受誅曾不旋踵天道好施不俟終日慘曩之徒可以寒心矣

索元禮來俊臣設為訊囚酷法至於泥耳籠頭枷研楔較摺磨籤水懸髮薰耳其名有定百脉突地吼死猶愁求破家反是實等語又有鳳凰展翅驢駒拔楔仙人獻果王女登梯等名古有炮烙之刑不及是也此時殺人如麻流血成澤公卿大臣朝不保夕陳正

讀史漫錄

卷七

廿四

字子昂屢疏切諫疏正千古武后雖不肯聽亦無以罪也子昂當武后之朝數有獻替詞婉意切以則天之實多所容納魏徵之後一人而已使其得至大位處伏公之權必有轉旋乾坤之功可謂有唐一代人豪矣感遇諸詩英風正氣溢於辭表非雕章繪句者所能得其萬一

武后所用酷吏周興來俊臣之後又得侯思正王弘義二人皆市井無賴以告密拔擢立至通顯所夷戮誅滅備極慘毒從古所未聞也而司法之官乃有徐有功執法平反不阿上旨前後全活數十百家武后

雖好殺知其正直敬憚之時論有力之張釋之者
好禮曰釋之所行甚易公所行甚難此確論也其時
司刑丞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日
知不可往復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
無生理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竟以
兩狀列上日知果直若日知者不獨司法之平亦可
為大臣任事者之戒矣

似思正賞餅兒也以告密進用求為御史武后曰卿
不識字豈堪御史對曰辦勇何嘗識字但能觸邪耳
武后悅其言即以為御史此何等世界也如恩正者

宋史

卷七

廿五

雄冠雕虎殺人吮血比於觸邪之獸不亦左乎

武后之虐即石希符生不如是也無論宗室大臣駢
首就戮即自殺子孫如刈草膏佛家所謂宿世孽也
許王素節微詣行在道聞遭喪哭其曰病死何可得
乃更哭耶素節與澤王上金皆高宗子也為武氏所
殺及其諸子而故太子賢乃武氏所生既已先受屠
戮又鞭殺其二子而唐之宗室幾無噍類矣天地何
心鍾此不仁之氣使之毒痛天下如此

傳遊執請武后革命遂拜宰相昔年之中歷永青綠
緋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宦不及一年而誅宗楚客亦

以潛勸革命進位宰相不及一月而厲豈武聖相
亦有斬丁公之意邪抑志得而誅也

武后時有高麗泉獻誠及薛延陀之種薛咄摩皆在
宿衛太后嘗出金室還宿衛善射者五人睹之獻誠
第一以謀咄摩咄摩後謀獻誠獻誠乃奏言陛下令
選善射者今多非漢官竊恐四夷輕漢請停此射武
后善而從之此即金日磾不受顧命之意也夷狄之
豪不惟忠勇過人且有識畧如此中華士類不及者
多矣

后用事酷吏如周興來俊臣索元禮之類所夷滅
諸史

卷七

廿六

各數千家已而皆為武后所殺徐有功杜景儉輩以
平恕存心所全活亦數十百家已而竟免於禍何武
歷之誅賞遠其所好如此蓋天道也士君子行已當
官若有定見定守即當苛政之世濟之以寬不惟保
全民命陰陽弘多即於祿位身家未必有損而世有
殺人以媚人如恐或後者亦未思禍福之有定耳
武后操誅賞之柄以籠絡天下故嘗有不測之恩威
鼓舞一世所嘗親信一不稱職輒加刑戮不少顧惜
至乃危言切諫或以誹謗上聞往往優容終無所問
故能駕御一世莫敢誰何當時吳賢亦樂為之用使

在丈夫漢武之流也

李昭德非正人也然其友周為唐之功不在狄仁傑下世未之察爾方武后居時朝士使洛陽人王慶之率衆數百上表請立武承嗣為太子宰相岑長倩輔相元固稱不可皆為武后所誅一日王慶之忤旨命昭德與狄昭德引示朝臣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即撲殺之因言于太后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為萬世業豈得以侄為嗣乎自古未有姪為天子而為姑立廟者也武后亦以為然已而又論諸武之權太重武后曰

唐史漫錄

卷七

廿七

名姪也故委以腹心昭德曰姪之於姑何如子之於父子猶有慕弑其父者况姪乎承嗣為親王宰相權倖人主臣恐陛下不得久安天位也太後矍然曰朕未之思於是承嗣收寧並罷政事而武后於廢立之計遲回不決以至反正昭德有力焉仁傑之言在武后將棄之日昭德之諫在武后方盛之時其難易不同何帝倍徙世徒知稱仁傑而不及昭德豈以其人地之不同耶抑仁傑收其成功為人所暗記也宰相樂思晦為武后所誅男未十歲沒入司農已而來俊臣等羅織狄仁傑等七人誣以謀反樂氏小男

上變召見武后問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為俊臣所弄陛下不信臣言擇朝臣忠清陛下所信任者為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武后意稍霽乃召仁傑問其情實具得俊臣之詐於是出此七族樂氏小兒之功與外黃舍人兒相類可謂出群之俊而史不著其名及後所成就殊可惜也然此而不為其父訟冤効死而為諸公上變所處有未當者視本朝鄧氏兒十二歲上書訟父若似不及矣武后屬數朝臣如州章營所誅宗室數百人大臣數百家一有株連動至滅族而禁天下弓宰及捕魚蝦何其

唐史漫錄

卷七

廿八

仁於人而仁於物也豈佛氏之教禁宰牲而不禁殺人邪

突厥默啜作亂武后以僧懷義為大將以李昭德蘇味道為長史司馬以僧為將而以宰相為參佐此何典也昭德極諫默定唐室其勲節氣詭豈一時所及及與懷義論事為其所捷惶惶請罪能抗武后而不敢違懷義何也史稱昭德恃太后姿過頗頗摧使氣人多疾之後為丘惜所論至云臣觀其膽乃大於身鼻息所衝上拂雲漢遂為太后所逐以此知昭德乃機警推賢之士使恃武后之寵敢以進言宜其不

與懷素近也

太后時箕州刺史劉恩禮以相士張景戴稱其當貴遂陰結朝士謀而不執為吉項所告太后使武懿宗相之風令廣引朝士許免其死於是引平章李元素孫元亨等凡三十六家皆海內名士同時族誅武后雖纖之慘以此為常而禍端所起由恩禮信相人之術以至此也巫卜之流禍能赤人族如此在治世也誠不能覺彼當昏闇之朝可不以為戒哉

神功元年開突厥默噉為可汗默噉求六州降戶並殺種繒帛農器鐵宰相李嶠以為不可姚暉楊再思

讀史漫錄

七卷

廿九

固請與之乃悉驅六州降戶數十帳以與默噉並給穀種四萬斛雜絲五百段農器三千鐵四萬斤而默噉從此益疆矣謀國若此不亦險哉

石車騎之禍起於綠珠喬左司之族階於碧玉徐秀武承嗣者以漁色而族人一何慘也而尤物之害至於如此亦可畏矣故曰甚矣必有甚惡然綠珠墜樓碧玉墜井亦不負二子之死也

武后時有朱簡路者上書云臣妾陛下壽滿八百即拜拾遺他日又言臣妾陛下髮白再玄齒落只上即遷駕部郎中他日又言聞嵩山呼帝崩叩場排魚

一時士類無不兒戲至於如此以武墨之黠豈不謂其欺罔而甘心為所給弄好諛之弊也

周興來俊臣既誅武后一日謂侍臣曰向者周興來俊臣按獄多連引朝臣云其謀反中間疑其不實使近臣就獄引問得其手狀皆自承服朕遂不以為疑自與俊臣死不復聞有反者然則前死者不有冤邪姚崇對曰自垂拱以來生謀反死者率皆與等羅織自以為功陛下使近臣問之近臣亦不自保何敢動輒所問者若有翻覆悞遭慘毒不若速死賴天啟聖心與籌伏誅臣以百口為保自今內外之臣無復反

讀史漫錄

七卷

三十

者若微有實狀臣請受知而不告之罪太后悅曰向時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為海刑之主聞卿所言深合朕心此與田千秋悟主之功同皆會其氣竭理極之時故一言而喻也氣竭則已有悔心理極則適反其數所謂為於可為之時也然觀向時宰相順成其事之語則毒害之罪亦不顯在人主蓋昏暴者殺之人固出天性然其中必真有一段疑惡之心以為罪在不赦而後甘心殺之未有明知其無罪而故以殺人為美者使為人臣者因其明之所在而釋其心之所疑使其洞然曉悟未必無所赦正徒以身家之念

結於心稱福之形猶於外視主德世道以爲無可奈何以喻旦夕之安者此靈主之罪人也豈惟非事君之義亦非保身之道

高宗將立武氏爲后訪之李勣勣曰此陛下家事何必問外人玄宗入武惠妃之譖廢太子問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預二人事雖不同其決一也武后將立武承嗣爲太子謂狄仁傑曰此朕家事卿勿與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爲家四海之內孰非臣妾何者不爲陛下家事及德宗欲易太子李泌固爭上曰此朕家事何與於卿子固爭如此必對曰

請史漢錄

七卷

時

天子以四海爲家今臣獨任宰相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况坐視太子寃橫而不得言臣罪大矣德宗乃悟而止只此數語忠佞邪正了然可辨而與邦喪邪之機亦在此矣林甫何足道可惜英公元勣作如此語

廬陵及正狄公之功爲最而言項亦有力焉項與二張同爲控鶴監供奉與之親狎從容陳說禍福使求自全二張恐誤涕洟問計乃便勸立廬陵以係天下之望二張以爲然承間屢爲武后言之武后知其謀出於項召使問狀復爲太后具陳利害太后意乃定

耳有稟公之正直不阿明析其謀於外有二蔡之猗容難絕陰回其志於內蓋相資而並用者也事無大小必有機括萬石之弩發於方寸之機六馬之駕轉於一車之轂世徒見其迅而不知其所由也必欲明爭顯諫以移其情之苦愛強持力挽以回其勢之已成事不可言矣

廬陵及正之舉事亦難處肅宗中宗皆武后子也中宗先立默爲廬陵肅宗後立降爲皇嗣皆故君也以長以先當奉廬陵而肅宗見在儲宮於地爲近作何從違世傳梁公召還廬陵本以張李氏抑諸武爾言

請史漢錄

七卷

時

項二張勸立廬陵以自爲功此或有之野史小說多不可信闕疑可也

宗楚客兄弟在位賊賄鉅萬第舍過度及被誅竄太平公主親其第含嘆曰見其居處吾輩已虛生耳太平之貴其居處華侈不知何似而猶棄楚客之第不知宗氏之優又作何狀宜其及也

武氏之亂唐也王侯卿相以下或僥倖受爵希旦襲之榮或吞聲就戮其屠割之慘二十年矣其後以忠誠帝主反周爲唐惟狄公一人而已至於寵嬖之臣如李昭德言項乘間進言不爲無助而宋改王言以

或之也蘇安恒以一介布衣上疏極諫其聲罪之
如云陛下貪其實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何聖顏以見
唐太宗廟時何詰命以謁大帝墳塋何故日夜積憂
不知鍾鳴漏盡云云又云竊恐人心不安別生他變
爭鋒於朱雀門內問典於大明殿而陛下何以謝之
即賈王一概無以過之而武后無以罪也殺戮王公
如屠犬羊而其心於一夫之口多而不拒何哉馳騁
既倦志意已消天性漸萌悔心已動將墮之葉聞飄
風而零已墜之泣聽琴聲而落爾然以元熟舊老布
列盈庭不如一介布衣為國舒憤唐之士戮裂冠毀
冕可矣

讀史漫錄

七卷

四

張昌宗初過張說使說親元忠謀反說不肯從昌宗
遽呼曰張說與元忠反武后問其狀對曰說嘗謂元
忠為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非反而何此一
咲柄也伊周遇武后之朝尚遭羅織誣以大逆况其
他乎

武后欲統天下僧尼復作大像李嶠上疏以為天下
編氓孱弱者衆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緡若將散
施人與一千緡得一千七萬餘戶人初不悅功德無
窮方作過後因緣豈如見在果報張廷珪上疏以為

臣以時政論之則宜先邊境審府庫養人力以賢
論之則宜救吾危戒諸相崇無為太后為之罷役二
公之言其於挽回匡正甚為得法傳奕韓愈雖崇正
論其於感籍人主不能及此可謂崇正開邪之方矣
然武后貌僧尼造像亦自有見後世奉佛皆為僧尼
居積今以僧尼所有取而供佛彼亦無辭

姚崇宋璟以相業齊名而人品相去遠甚璟剛方
正直百折不撓而崇以智數神圖尚世取舍非剛強
人也廬陵反正崇既嘗與謀及武后遷上陽宮崇獨
嗚咽流涕不忍舊主遽為五王所逐已而帝后用事

讀史漫錄

七卷

四

五王宸誅朝士波及多不獲免而崇獨不被其禍此
其求逐之意也五王雖誅二張武氏之族盤結如故
重以中宗之昏庸氏之縱蓋知五王之必敗矣不早
自二安得為其所逐而免於株連哉陳平聞高祖之
喪疾馳入臨侍中不出其智與此相類而形迹相反
故君姚公者才思智畧亦戶牖之流亞歟

武后之遊也親元中為宰相武三思憚其忠直矯太
后遺制慰諭元忠賜寶封百戶元忠捧制感咽流涕
見者曰事去矣大臣當國家多難身休安危如有意
外之寵必不可受何者人主視其從違受之則必至

曲從天下以此規其重輕受之則無所倚重區區一日之寵何所損益於身而坐失天下之望以至危國如此已而常后專政宣淫敗紀元忠與時俯仰不復強諫竟為宗楚客所構至於謫死則何益矣政使無所損益且不可為奈何忘已徇時反以取禍不亦愚而可憐耶

武三思既殺五王權傾人主常言我不知代間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但與我善者即為善人與我惡者即為惡人爾此病狂之言也然以此意推之世間好惡有不為三思者幾何愛而不知其惡即謂

讀史漫錄

北卷

附五

之善人可也惡而不知其善即謂之惡人可也愛之欲其生何但謂之善人惡之欲其死何止謂之惡人好惡之於人有愛憎之士所不能免者區區好寵小人復何足道彼但肯諂言爾

天下之事有形本相似而順逆成敗分於毫芒者不可不察也武帝之亂法所必裁然中宗以五王反正而天下以為功重俊以衛士叩關而下以為罪順逆不同也武氏革命改物毒痛四海義與廟絕五王之舉是以唐攻周也可不謂之功常氏之罪雖不容諫然其時中宗在御大物未改重俊之舉是以子或父

也可不謂之罪乎李多祚武人也猶知前日之舉出於忠義而不知後來之事陷於亂賊所謂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者亦可惜矣故孔子稱其弟子但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豈以升堂之賢許之若此良以疑似之間毫釐難辨順逆之迹間不容髮君子處世認理要真一有錯誤便是人鬼關頭可不畏哉

唐室之亂自春秋列國以來未有其比也武德之末太宗殺建成於禁苑而高祖內禪神龍之初中宗以五王反正而武后遷宮玄宗一誅常氏而殤帝遜位再誅太平而睿宗還政授受之際皆以臣子稱兵迫脅君父至於縊血禁門飛矢御帳此何時哉中宗之舉名義為正而亦未得其方玄宗之舉功績為高而亦不免於篡至若重俊以子而攻父常后以妻而誅夫安樂以女而謀位太平以妹而制兄若若宇宙化為夷狄矣何三綱九疇之有

讀史漫錄

北卷

附六

唐時公主驕奢以太平安樂為最安樂常氏之世與上官賀妻諸姬依勢用事宰相以下多出其門第舍之後盛於宮掖太平常房宗之朝與上圖議大政坐語移時或時不朝謂則宰相就第洛之宰相奏事上散問與太平議否此何等政體也太平之才遠過

安樂且有誅常氏之功若安樂者直一濫竽女子爾
武后二子如中宗睿宗皆庸主也惟太平沉敏多機
畧有阿母風使為男兒必不肯如廢陵皇嗣倪育寬
伏坐視社稷之傾而武后不至革命矣奈何以傾城
之哲助妖妃之勢卒以謀逆身死天生一種妖氛止
足自殺其身而已

中宗睿后為樂之方自古未有如樂后後微行觀燈
則縱宮女數千出遊多不歸者如御梨園毬場命大
臣拋毬及分棚拔河宰相常巨源唐休璟年皆八十
祝戲路地久不能與如李玄武門令宮女為市肆公
讀史漫筆 七卷 廿七

卿為商賈與之交易因為舍爭言辭變慢帝妃主臨
觀為樂如此不可枚舉常氏之滯縱毋論已不知爾
時公卿大臣文雅彬彬若為作此舉措而不汗顏羞
耻盡矣

侍御史楊孚彈劾不避為權貴所毀睿宗曰駕將發
免須急救之不爾必反為噬御史既奸惡亦然苟非
人主保衛之則亦為奸惡所噬矣睿宗此語真萬世
人主之法也為人主者能以此為心則忠讜之士得
以伸局咄氣為國家搏擊奸邪而謀篡之術無由入
矣奈何助免噬鷹自臥羽翼耶

唐時宰相員數極冗進退極輕其體貌亦不甚隆也
自武后以降一日而罷三四相者一日而誅四五相
者有其員數多者十餘少者亦不下六七久者三二
年近者不及數月其輕如此宋時亦然以平章為宰
相樞密叅知以下皆為執政多至十餘人少亦不下
六七其間進退與唐時不相遠但地望稍崇體貌為
尊耳夫以論道經邦之任其冗濫輕忽如此何以責
輔導愛理之公而為安危寄哉三代以下惟西漢及
本朝為得體爾

唐象先清淨寡慾言論高簡唐之高士也崔湜私侍
讀史漫筆 七卷 廿八

太平公主太平欲引為相湜請與象先同升遂兩用
之此所謂薰蕕同器也湜以妾及二女私侍太子而
以身先事上官後侍太平其濫鄙無行人類所無而
欲拔清流之士以掩其倖進之迹為象先者不亦苦
哉

唐初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厚食傳命而已
至中宗時嬖倖猥多宦官至千餘人然衣緋者尚少
及玄宗誅太平公主以高力士為將軍是後宦官稍
增至三千餘人衣緋者遂至千餘中葉以後人主在
其掌握朝臣為其指使崇以異王之爵付以大軍之

楊廷於唐亡遂為厲階其端由玄宗開之也玄宗以力之士之功破例行賞豈知其遺禍之至此哉固知卿寺之體無非無像與其使之有功不若使之無罪天下之事難於作始一有變易遂為禍先予奪之權其可易見哉

世之論相業者動以盧懷慎伴食為譏初未詳考懷慎賢者也清謹儉素不營資產所得俸賜分給親舊妻子不免饑寒卒日家無餘蓄惟一老蒼頭請自鬻以辦喪彼時承濁亂之朝應耻道喪有如此清苦宰相乎且以伴食論之唐時宰相官冗權分各有同異

讀史漫錄

七卷

附九

非如後世檢路權有所歸象皆蔽口也欲免伴食之譏亦復何難然以姚宋之賢共佐中興之治而懷慎為之陪貳乃知同心戮力以濟太平正復伴食豈為無益哉何者同事者不肖也而曲意阿之以成其權則伴食為罪同事者賢也而虛心從之以成其美則伴食為能奈何以是少之玄宗曰吾以天下事付崇以卿坐鎮雅俗爾夫坐鎮雅俗豈無望者所能正器不稱爾

開元中太廟七室已滿遷中宗於別廟而奉肅宗升非禮也七世祖則當從遠者先姚崇何先近乎

又以昭成皇后祔祀肅宗而祀肅明皇后於別殿又非禮也肅明肅宗元妃當祔而別昭成玄宗生母當別而祔是逆祀矣姚宋諸公豈其不關於禮而因仍陋習苟且遷就何以示後也

姚宋之為相也高仲舒齊澣皆為中書舍人仲舒博通典籍而澣練習時政姚宋每坐二人以質疑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可以無闕政矣此姚宋相業第一過人事也世之為政者工謀身之念而關憂國之心養居尊之體而忘下問之益有所造膝而語附耳而談非必商確典籍諮詢時事也故憚通之

讀史漫錄

七卷

四十

二三而進孰之徒狎矣

宋璟在位有薦山人范知璿文學者並獻其文璟判之曰觀其良率論頗涉佞諛山人當極言謹論宜宜偷合取容文章若高自宜從選舉求試不可別奏此真宰相舉動也朝廷設科目選舉以待天下之士猶有奔競嗜進之徒巧窺其中不可禁遏若復別開特門以長流競則士之冒淩應耻以求仕進者特不可勝數矣武常之後士風已偷非璟特正已流鮮有知邪正之辨者璟亦賢相矣哉

古者父在為母服若武后改服三年開元中盧獻冰

稽無量請復其舊諸人爭論連年不決行之各從其意夫禮有歷降其義甚深然非人情也怙恃之恩等於天地而人子之服乃有所隆殺其間聖人制禮之初恐不如是殆習禮者過爾夫意有出於私而其法則公人有至邪而其事合於正者君子有取焉宋璟蘇頌為相獄多滯民間怨之僕人作魑狀戲於上前問魑何為對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故對曰員寮者三百餘人相公悉以繫獄故魑不得不出玄宗以為然遂罷二相夫二公賢相也一舉不當未必召災而以優伶之言遽至於罷不亦惜乎近世政尚嚴

讀史漫錄

七

四

切每省決獄動至數十以盜捕獲者不在是數已而改以輕典至十年不決獄水旱之災幾無曠土魑當為誰出邪

開元十年勅宗室駙馬非至親母得往還其卜相占候之人不得出入百官之家此蓋有為而發宗親之禁頗張傷恩非睦敦之道至於卜相占候之人不交官長此良法也公卿大臣事當避忌占相問卜欲以何為平時訪問休咎計其得失其於形迹已為不雅至若挾震主之威處履盈之勢而猶從卜相之流占休咎卒遇構陷可至赤族顧平世不覺爾近世卜

相之流假托朝貴乞丐四方滋弊耗財不可枚舉議者屢形奏牘備加防禁乃竟無慮及於此者亦未見古人成敗之已事耳

貞觀間張萬歲掌國馬蕃息至七十萬匹開元間王毛仲掌馬蕃息至四十三萬即今龍右監苑之地也後世收政不修園人廐設至歲市夷馬苦於無用古今相越何甚遠哉

玄宗恐吏部選試不公乃分為十銓以禮部尚定吏部尚書侍郎皆不得與吳兢疏諫以為萬衆之君下行銓選之事已而停止玄宗此舉可謂不知體矣六

讀史漫錄

七

四

晉之設知人五官視聽持行不相為用耳而不聽當治其耳不當以目聽目而不明當治其目不當以耳視况欲以元首之尊代股肱之任哉

古時宦官有妻高力士娶呂玄晤女為妻呂氏卒朝野致祭自第至塞車馬不絕是也宦官有子張讓得罪向子婦叩頭請於太后是也

蕭嵩數與韓休爭論因乞骸骨玄宗曰朕未厭卿何為遽去對曰臣蒙聖恩待罪宰相富貴已極及陛下未厭臣故臣得從容引去若已厭臣臣首領且不保安能自遂此數語者可為人臣知止之規矣世有主

上已厭而不肯求去者視山梁之雉何如哉
蕭嵩以韓休怡和謂其易制故引之入相及與共事
守正不阿嵩漸惡之宋璟嘆曰不意韓休乃能如是
史稱休為人峭直不干榮而嵩以為易制必其內有
執持外無圭角故也夫內介而外和守方而履員此
君子之所以不可及而璟亦不知也及其當事乃嘆
貴之使休不為相璟以為何如人也嗟夫知人未易
人未易知士之自見於世良亦難哉且夫權寵之臣
有所引用無不歆其同心然士人立身行己自有準
繩豈以一日之知而喪平生之守必不然矣休亦賢

矣哉

蕭史漫錄

卷七

四三

劉秩論私鑄曰夫人富則不可以當勸貧則不可以
威禁此名言也故善為國者操贏縮之柄以制利害
之權使其上不至於不可賞下不至於不可刑故私
鑄之禁不可弛而坑冶之利不可開也

唐初以考功員外郎掌試貢舉後以其位輕不能服
衆始委禮部侍郎然其體甚輕去取之間請托公行
曾無愧畏有以公主傳教而得狀者有偽為吏人
齎書自見者士之進身幾如吏卒何以責理化為
開元二十五年天下斷死刑五十八人大理獄院

鶴巢其相百官以褒致刑指上表稱賀玄宗聽功宰
輔李林甫牛仙客賜爵國公一鵲巢之應而疏三公
之爵可謂誕矣以此為招鳳凰集獄院何碧梧之敢

據

李林甫附私武妃譖殺太子因勸立壽王上以肅宗
年長猶豫未決寢食為戚高力士乘間請其故因曰
大家何必如此虛勞聖心但推長而立誰敢復爭上
曰汝言是也由是大計遂定林甫惠妃表裏相應已
成奪長之謀非力士一言決策則開元之末禍起蕭
牆不至天寶而亂矣若力士者豈非閹尹中之賢者

蕭史漫錄

卷七

四四

平肅宗既登宸極以李輔國之譖使之播遷而死可
謂以怨報德者矣

李林甫牛仙客同為宰相林甫為吏部尚書總文選
事領隴右節度使仙客為兵部尚書總武選事領茶
節度使內總選法外領兵權將相之任於是極矣房
杜姚宋以來有此勢位否大臣權位太隆即非治平
之象歷歷可徵

漢至武帝唐至玄宗如四時之有夏如一日之有午
極盛時也其時郡國殷富蓄藏充實國用豐衍物力
煩鉅而人主之憂心浩志因以成焉漢以虛耗唐以

補選而大運亦從此衰矣盛衰之後繼以收藏卒之
之餘繼以篡篡天時氣化盈虧相乘蓋有莫之為而
為者也

天寶元年置十節度使以備邊安西北庭河西朔方
河東范陽平盧隴右劔南廣南凡鎮兵四十九萬馬
八百餘匹開元之前每歲供邊衣糧費不過二百萬
天寶之後益兵益多每歲用衣二十萬匹糧百九十
萬斛公私勞費民始困矣

天寶元年奉軍田同秀上言見玄元皇帝於丹鳳門
空中告以我藏靈符在尹喜故宅上遣使於函谷關
讀史遺錄 卷七 四五

尹喜臺旁求得之改桃林曰靈寶即今靈寶也明年
清河人崔一清復言見玄元皇帝於天津橋北云藏
符於武城紫微山遣使求亦得之即今武城也於是
上元玄女周上御大夫為先天太皇又奉臬陶為德
明皇帝以其為李姓所出也道家者流撰述無根之
語以欺世主以玄宗之博洽胡不引史傳以考之夫
上御大夫周官無此名也史記老子傳叙述參差不
甚了了其在當時已無可證據此如何有於千年之
後而復知先天太皇之官若邪老子曰天下有道其
見不神使老子參見神異以示世人則其鬼神矣豈

所謂萬物之始邪

周興來俊臣用事於武后吉溫羅希典用事於林甫
綽綽大臣駢首就戮不啻車膏刑濫政失未有甚焉
若欲無亂亡其可得乎

李北海才藝出衆蘆藏用嘗語之曰君如干將莫邪
雖與爭鋒然終莫敵折爾夫有干將莫邪之利而不
慮其折則步光承景之流也幾於上智矣

李林甫以楊慎矜附已引為羽翼凡林甫所欲排陷
慎矜皆為羅織已而漸見寵任復為林甫所忌王鉞
遂構其罪至於誅死其文致之由則以析懷事也慎

矜以父墓田中草木流血因術士史敦思設道場禳
除旬日血止因以美婢明珠遺敦思敦思載婢過貴
妃柳氏樓下為柳所奪以獻上問所從具以實對

而鉞因此構之以何林甫故慎矜不免為技藝之流
妄談禍福不可輕與之接若此事者可以寒心矣
李林甫權寵既盛其子岫嘗以滿盈為恨一日從遊

後園指役夫言曰大人久處鈞軸怨仇滿天下一朝
禍至致為此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如此將若之何

楊國忠亦謂人曰吾本寒家一旦緣椒房至此未知
稅駕之所此李斯所嘆也自古權奸受寵處盈極滿

於倚伏之機未嘗不畏但勢不可回爾然使平心順理奉公守法明無人怨幽無神誅夫何滿盈之累

唐初宰相皆以德度自處不事威勢驕從不過數人
士民或不之避至林甫為相自以結怨已多常虞刺
客出則按騎百餘為左右翼金吾靜街前驅在數百
步外凡唐詩所誇宰相鹵簿之盛皆起於林甫也其
後武元衡被刺增置衛卒其時則不得不然矣大抵
將相大臣權寵居位在開國時輕在末世重在太平
時輕在艱難時重在一統之世輕在偏安之國重在
中國輕在外夷重自漢唐以來名公碩輔其權位皆
不甚隆可考而見也

諸史叢書

卷七

四七

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乃奏文臣為恃怯當矢
石不用寒酸胡人必能為朝廷盡死於是祿山遂
領節鉞諸道節度盡一胡人精兵皆在北邊而安史
之亂成其故不過林甫固位之謀爾一念患失傾人
國家如此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漢時以殷後為殷紹嘉公周後為周子南君唐時以
元魏之後為韓公宇文之後為介公隋之後為鄭公
謂之三恪後有言者謂唐宜承周漢以士代火周隋
皆閹位不當以其子孫為二王後乃求殷周漢後為

三恪而廢三氏之爵漢唐時猶有古風開元以來此
禮不聞矣

天寶故事楊國忠本掖易之子也易之承恩武后
每休沐歸第詔令居樓上仍去其梯毋恐張氏絕嗣
竊令女奴蠟珠上樓遂生國忠史云易之甥也當其
用事時奏雪昌宗兄弟復其官爵云云所傳不同摠
之淫妖之氣鍾於一本歷孤箕服匪由人與厥有自
矣

唐睿宗以二女西城陰昌公主入道為女冠以寶武
后冥福即金仙王真二觀也唐詩二主山池奉和應

諸史叢書

卷八

四八

制皆有遊仙之詞以此唐宗割愛女之恩以報其母
則誠孝矣高宗在天之靈不當寶福邪抑以武后之
重當受果報而為懺其罪也不孝不經莫甚於此

讀史漫錄卷八

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福清臺山葉向高訂

唐玄宗至憲宗

祿山之入陝洛送死之勢也北有李郭常山之兵以斷燕雲之路南有張許雍丘之守以扼江淮之衝祿山資據東都止有汴鄭數州西向而求逞惟潼關一路耳而哥舒翰以二十萬之師據其盤要何止一泥丸之力乎然一敗塗地不可復守者何也楊國忠為之也天下以祿山之反由國忠召亂莫不切齒祿山

讀史漫錄

卷八

下

起兵又以誅國忠為名國忠大懼翰以賊兵速來利在速戰官兵據險利在堅守況賊殘虐失衆兵勢日蹙將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禽也而子儀光弼亦請引兵北收范陽覆其巢穴質賊堂以召之賊必內潰潼關大軍誰應固守以待不可輕出使玄宗能用三人之策賊如在四面網如釜中魚爾乃國忠疑翰謀以請令進師趣戰至使項背相望翰不得已拊膺痛哭引軍出關而二十萬之師遂為魚肉矣以一邪臣之害生失萬衆之國安危在所任不信然哉安祿山之反國忠激之也哥舒翰之敗國忠成之也

國忠之所以擅主徒以貴妃耳一婦之寵至於亡國清平調詞名花傾國之語殆其識乎天子一怒千里流血城眉一咲萬里流血天生尤物端有以矣方玄宗西幸皇孫妃主多不能從杜詩象王孫之諺蓋實歸也馬嵬之變視貴妃之死而不能赦所謂不能克之不足以保妻子邪

肅宗恢復國李郭之功亦類真卿張巡之力也何也賊入洛陽當四戰之地西得關中而不能守真卿扼之於河北而斷其巢穴張許扼之於睢陽而遏其旁出彼安史者退不能保有幽燕進不能南畧境土襲

讀史漫錄

卷八

二

回狐城無所倚傍然後肅宗以一旅之師號召於靈武李郭以河北之衆返旆於關中而恢復之形成矣故河北之不失二顏之力也江淮之不失張許之功也不但以身殉國天道人事而已

李郭侯唐之子房也其事肅宗於靈武調給軍旅匡濟多艱恢復之功為中興第一又能事君以道長喜被失有古大臣之風如肅宗恨李林甫欲殺諸將發塚焚骨必曰上皇有天下享五十年太平娛樂一朝失倉遠處已蜀聞陛下此救意必以為用常妃之故不憚萬一感憤成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

於君親言未畢肅宗流涕被面階仰天拜曰朕不
及此是天使先生言之也他日又欲立張良姊為后
泌曰陛下在靈武以群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大位至
於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過早晚旬月之間耳此二
事者真有大臣之義使聖賢處之不過如此惜乎武
德貞觀之間無如泌其人者調停於授受也

江左袁氏自鄧粲以來世為忠臣如袁淑死節於元
亮袁粲盡忠於子勳袁昂矢節於齊朝袁憲竭誠於
陳室世篤忠貞以濟其美瑯琊王氏奕世台鼎而歷
代佐室皆出其家如王弘佐宋王儉佐齊梁室之興

讀史漫錄

卷八

三

侯景之篡王克王亮皆為勸進之首是也唐時蘇州
刺史袁詭耻與王氏為伍嘗曰所貴於名家者謂其
世篤忠貞才行相繼故也彼輩始姻求利祿者又烏
足貴乎以此觀之閹閹之盛良由世德濟美為人所
宗不在衣冠文物之盛明矣

唐時諫官言事先白宰相御史言事須大夫同署皆
李林甫所立也肅宗即位盡革其弊且令宰相分日
執筆及承上旨決旬而更皆懲林甫國忠之專而
也唐時宰相之權本不甚重首樞之地亦不得專惟
林甫類橫日久又以陳希烈易制故得擅主執國璽

之敵指非相沿之舊故更之易爾秉筆承旨旬日而
更則權有所分勢無偏重救敵之善方也

賀蘭進明言於肅宗曰晉國王衍為三公祖尚浮虛
致中原板蕩今房琯專為迂闊大言以立虛名所引
用皆浮虛之黨真王衍之比也陛下用為宰相恐非
社稷之福進明之意則私矣然其比琯於衍則不易
之見國家艱難多事之秋須得持重深謀之人可以
濟事若以喜事之心而附以好名之黨必無幸矣
唐自中葉方鎮重任必兼臺省長官以至外府僚佐
亦帶朝御已而藩鎮扈從恩命隆渥三公使相所在

讀史漫錄

卷八

五

相望迄於五代遂為定制名器之盛莫甚於此矣宋
時以臺省侍從大臣罷政出為知州部寺庶官出為
知縣猶有此風然其意則以重臣出牧革藩鎮之權
迹雖相似而意不相蒙然亦非體也

玄宗至蜀以四子分總天下節鎮命肅宗為天下兵
馬元帥領朔方河北河東平盧節度都使南取長安
洛陽以永王璣充山南嶺南黔中江南節度有使出
鎮江陵此時靈武之事未聞內禪之詔未發也諫議
大夫高適嘗諫其不可而不見聽玄宗之意以為天
示已失其半衆建強藩以固根本即有得失不為他

人所有耳然以生長深宮不更人事一旦擁甲兵之盛據形勢之都謀臣策士遂為借箸而籌請其東據金陵保有江表而江淮之間又成異域矣豈非明皇之失策哉大抵宋王之在江南猶肅宗之在靈武肅宗正位儲官大分已定宋王既聞新詔解兵還朝可也而觀兵擅出教召不從大逆明矣方其舟過潯陽掠李白登舟白於此時或亦欲如李泌之在靈武乘時建會建立功業而不知岸移舟轉事幾已不同矣順逆興亡較如日月而幾微之辨豪傑之士有不能決者君子於此不能不為白惜也嗟夫擁已成之勢

請史漫錄

卷八

五

探未成之迹故竊鉤者誅耳有知玄宗在蜀兵力強盛屬有諛人交構其間安知靈武之不為江陵有如宋王據有金陵興復江左西向請命奄有大號安知江陵之不為靈武則白與泌之順逆吾不知其異也士顧成敗何如耳

李泌之於肅宗可謂遇矣用則未也方祿山據洛陽必謂賊之號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志阿史那承慶數人而已今看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擊其四將也

祿山者獨承慶耳顧教子儀勿取華陰留其兩京之路陛下以所徵遣兵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攻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來春命建寧由塞北出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禽矣肅宗能用此策則祿山思明一舉可殲也而為張良姊李輔國所間謀不得用卒致兩京再失亂累未還可勝恨哉如泌所畫千載之後屬在目中而促膝之談不悟肅主天下事何其難論也

請史漫錄

卷八

六

肅宗既復長安即日遣使入蜀表請上皇東歸仍乞退位東宮以脩子職表發而李泌入見曰上皇不來矣上請問故曰理勢自然上曰為之奈何泌請更為群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及今成功聖上思慮最昏請速還京以就孝養肅宗大悟立命中使奉表入蜀及初使還上皇語曰予我劍南一逼自奉不復來矣上憂懼不知所為後使者至言上皇初得避位表傍皇不食即欲不歸及群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樂下詔定行日上召李泌告之曰皆卿力也天下事理本不難料有意識人極看得到

肅宗既復兩京御史中丞崔器令百官受賊官罰皆脫巾徒跣立於含元殿前搏膺頓首請罪職之以兵使百官臨視之然後收繫大理以李岷呂誼議其罪狀誣器以為諸臣背國從偽準律應死而岷以為賊陷兩京天子南巡人自逃生一舉以重法處死恐乖仁恕之道且河北未平群臣陷賊者尚多若盡誅之是堅其附賊之心也乃以六等定罪達奚珣等十八人斬於獨柳陳希烈等七人皆賜自盡此於法亦足矣然當時人情皆以誣器為刻薄而岷以平恕獨得美譽此可以觀士風矣天下之事有當平恕者有

請史遺錄

卷八

七

不當平恕者夫人有小過無大逆罪疑惟輕此當平恕者刑故無小人臣無將此不當平恕如公卿大臣受恩深厚一旦因宗社不守改節從賊受其偽爵甚若為賊所驅反戈內向此不將故與將也此而可以平恕亂臣賊子將接迹於世矣唐人倫理不明綱常素紊大節所在視如汎常何怪其亂日多而治日少也或曰光武不燒通賊文書以安反側乎曰不然獲之秋招携懷遠人君之度也順逆之際正名定法入臣之禮也不然見無禮於君父若將容焉無乃非人臣之義乎故予以器與岷所見為是岷之調停非

也或曰群臣陷賊者聞廣平之赦則恨其失身陷賊之誅則悔其歸順岷之見不有微乎曰不然天下事先論義理後論利害歸順之機事在一時討逆之法事在萬世若使綱常不正倫理不明即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況可以為治乎其辭在衛侯之賄胥靡以左氏也

唐之觀察使即今按察使之名而巡按御史之實也然其變置亦屢矣貞觀初遣大使十人巡省天下諸州水旱則有巡察安撫存撫之名神龍二年置十道巡察使按舉州縣再周而代景雲二年十道按察使

請史遺錄

卷八

八

開元二十年分天下為十五道改為察訪處置使天寶末年又置黜陟使乾元元年又改為觀察處置使蓋皆以朝官為之而藩鎮大使皆在所察之中其後藩鎮日盛而觀察之權遂輕矣

自漢以來與外夷和親皆取宗室家人子號為公主以妻夷酋至唐肅宗時以回紇可汗有克復兩京之功遂以幼女寧國公主出嫁而遣親王宰相送焉公主辭訣曰國家事重死且無恨天子為之流涕而還不又所謂涕出而女者哉堂上天朝以女妻大羊畜足劉置未有甚於此者一時詞臣應制奉和辭之歌

詩至謂那堪將鳳女還以嫁烏孫之句千載讀之猶為憤邑其時公卿王將何獨無心不意太宗高宗混一方外不一再傳而國勢之弱至於如此誰則之

李煊乾元中賢相也如論止皇后聖號及調停儲宮大有關係唐家宰執如此者正不多得乃呼李輔國

為五父何也立身一敗百美莫贖可不畏哉

玄宗逼遷西內刑部尚書顏真卿首率百寮上表請問上皇起居輔國惡之奏貶州長史當時宰相元勳生視上皇之遷魯無一語而魯公在九卿之列乃率百僚上表東均之人不可以愧乎乃坐視魯公之貶

高史漫錄

卷八

九

無一言以救此何心也

鄴城之圍光弼欲近擊思明於魏而朝恩不從故敗邙山之戰光弼欲陳兵於險而朝恩不從故敗以一關堅之操縱而再喪十萬之師國之不亡者幸也然不以覆師之罪朝恩而再罷李郭之將何以誑輔國為兵部尚書宰相朝臣送上馬監供饌太常設樂驕縱日甚求為宰相肅宗患之密謂近臣曰輔國求為宰相若公卿表薦不得不與使密止之夫以天子之勢而制於家奴之手勾陳左右隱如敵國門室人子之禍蓋權與於此矣

李輔國與張后表裏擅權晚節乃更有隙張后欲誅輔國及為所殺代宗以為有功尊為尚父幫以郡王輔國日益縱橫上不能堪乃使盜入其第斷其首而去此何刑也張后得罪上皇法所當誅然非輔國之所得裁也輔國賊殺母后法所當誅然非盜賊之所得裁也殺其母而樹功於子無倫理矣誅其臣而假手於盜無紀法矣無倫無法何以為國

代宗借回紇之兵入討史朝義德宗時為雍王以元帥往見可汗責其拜舞恭佐力爭遂引魏琚常山等各鞭一百而死此等景象尚可借其兵入討乎

請史漫錄

卷八

十

詩有云莫令鞭血地重溫侍臣衣即此事也琚等皆侍從大臣出充親王參佐為夷酋鞭死自古以來無此異事而唐之將相恬不知怪是何心哉

唐時借回紇討賊再復兩京功非不大也及詳其實不過歸道之兵倚其先聲以寒賊人之膽而引其威望以鼓戰士之心故所向無敵爾未必皆回紇血戰之力也然至德集已備平行無阻彼亦縱兵大掠所至一空甚至擒奪親王奴戮貴近賊所不及掠者盡歸之於夷矣亦何益哉夷人之狡自古而然戰則攻取利則微厚名為助順志在侵漁中國之愚為其所

矣後世有借夷裔之兵以靖邊圉者不可以戒乎
唐初開拓邊境地連西域開元以來置朔方隴右河
西安西北庭諸節度使以統之歲發山東丁壯為戍
開屯田設監收軍城戍遠萬里相望及安史之亂邊
兵精銳者皆徵入援所留兵弱胡虜養食數年開西
北數十州相繼淪沒於是河西隴右之地盡為吐蕃
所有自臨鳳以西皆為左衽而關中之勢孤矣其始
也搜心腹以奉肌膚而域內之為空其既也剥皮膚
以救臟腑而外方為之敝故善為國者務實其內不
務廣其外可也

讀史漫錄

卷八

十一

史文既平僕固懷恩留其降將分帥河北自為黨援
朝廷厭吾兵革苟幸無事因而授之於是薛嵩據相
衛邢礪洛貝六州為相衛節度使田承嗣據魏博德
滄瀛五州為魏博節度使李懷仙據范陽盧龍諸州
為盧龍節度使李實臣據恒趙深定易五州為易定
節度使李正己逐侯希逸據淄青齊沂密海六州為
平盧節度使皆收安史餘黨各擁強卒數萬治兵完
城置署吏將不供貢賦兩河之地曠若異域而朝廷
不能制也方代宗時郭子儀為河中節度表請盡罷
藩鎮仍自河中為始使朝廷能用其言表亂自此止

矣而猶據遲迴莫為快笑坐失兩河之地當時宰相
元載杜鴻漸諸人也

唐之失國皆輕舉之過也祿山未過潼關而玄宗即
出幸蜀吐蕃甫至郊畿而代宗即出幸陝鑒與一動
都邑蕩蕩賊衆鼓行而入如過枕席矣如宋時契丹
之寇從王欽若陳堯叟之言出幸吳蜀則南渡之勢
不至靖康而成矣關中之四塞非弱於汴京之四達
二夷之兵力非盛於契丹之掃境而安危之機制於
頃刻是以觀寇公之功謝安以後一人而已唐則陳
玄禮魚朝恩程元振掌兵於北門杜鴻漸元載秉鉤於
朝者雖有郭李之將能効焦贛顧之功而不能伸
曲突徙薪之慮即寇公當此時亦一顏魯公而已嗟
乎後之篡國者遇有非常之變其當以安石準為法
可也

讀史漫錄

卷八

十二

魚朝恩判國子監執易陞高座講典覆餗以譏宰相
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謂人曰怒者人情笑者不可
測也朝恩竟為載所奏而誅其驗矣荆卿所謂神勇
之人怒而色不變其實奸人陰險機穢甚深其狀往
往如此非五情之正也

唐自武后以來世世奉佛至代宗時元載王縉杜鴻

漸為相三人皆好佛法代宗遂深信之胡僧不空宮
至御監爵為國公京畿良田美利多歸佛寺中外臣
民承流相化遂以成俗浸滿至於憲宗其風益盛此
佛骨一素所為砥柱狂瀾也其尤可嘆者代宗既憐
禁中有寇至則譚仁王經以懷之寇去則厚加賞賜
此謂折衝經綏之間運籌帷幄之內也不亦愚而可
笑邪風愆之訓載在經典故有已知此矣

諸史漫錄

卷八

十三

宗在御召入禁中為之娶妻賜第擬於俗人一掛世
網僥倖受爵今日隨陳少遊為之長史明日隨路嗣
恭為之別駕及元載既誅召還京師又以常袞言出
為刺史刺州與郡隨牒東西坎軻間無地自容一何
鄙也當代宗欲使為相必自言絕粒已二十年矣載
如其言則必於婚宦交遊皆已視之慮表自如不繫
之舟而以人主一日之寵遂盡棄其苦脩堂人情哉
意者必不能忘世而又不能忘名不能忘世而不欲
涉其涯不能忘名而不能為之尾故身為世名所勝
而迹為天下所覩也其不得與子房並稱有以夫

諸史漫錄

卷八

十四

唐時宦官之權人主不能制人臣得而除也何也陳
玄禮李輔國魚朝恩程元振皆典領禁兵屯宿外苑
而不甚供奉左右故其進見有時故當其握兵權寵
人主雖甚厭惡亦不敢於言置法以挑禍變然而不
在左右故外廷之臣得以乘間入奏設法驅除以彼
無憑社之勢而此無忌器之虞也元載之誅魚朝恩
惟結其左右親將離其羽翼然後與代宗密計於寒
食內宴禽而殺之使其常在左右布列腹心君臣之
間一有言動無不與聞則宰相之謀何由而奏即有
秘議先發而洩矣彼時宦寺之權雖盛其防尚疎未
至如後世之密也

代宗知李泌之賢以其不容於元載而匿之於外鎮
所謂善善而不能用也知元載之奸布置方畧八年
而後誅所謂惡惡而不能去也後車之戒自決奪卜
何人之能聞而觀之誅不俟七日何時之可須其優
柔不斷如此尚安能保泰特傾以因不校之業哉
郭子儀據兵方鎮嘗奏除一官不報僚佐意不能平
子儀曰自兵興以來方鎮武臣多跋扈凡有所求朝
廷委曲從之此無它疑之也今子儀所奏事人主以
其不可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諾

君可賀矣。彈城鎮河中時奏事不下輒私喜曰：「上疑我此見二公精忠人所不及。」當時事理實是如此。然亦在人臣所處何如。承平之世，師保大臣不宜見輕於人，主艱難之日，握兵大將不宜見憚於朝廷。體不同也。

魏傳拒命李寶臣上疏請討，連諸道之兵屢敗其衆，承嗣奉表請東身歸命。此時諸道同心為國共圖，有終則西河之勢未至跋扈也。而為一中使所壞，可不恨哉！朝廷嘉寶臣之功，遣中使馬承倩齎詔勞之。寶臣遺之百縑，承倩詭言擲出道中。寶臣懲其左右王

請史漫錄

卷八

十五

武俊因說寶臣使釋寇以為已資田承嗣因其間隙使客行說使鄆恒相攻，釋魏博之憾而寶臣遂玩寇不討，與承嗣合矣。重成之功廢於一旦，入教之虜出而復張是，緣人若何物哉！

楊綰為相奏請加京官俸，此舉是也。常衮為相欲辭堂封，此意非也。何者？天下事有當省者有當費者，有當開者有當塞者。官冗則當裁，有官則俸不可省，位過則當退，居位則祿不可辭。裁其常俸而使之乞資於外官，是開其請托之門也。法為中人而設，已之俸可辭而人之貞汙不可保也。是故其賕賂之端也。故

原思為宰而不受孺子貢贖人而不取金，聖人皆取焉，非不取其廉也。以已之蕪而成人之不蕪，君子不為也。

唐制天下財賦皆納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及第五琦為度支，患豪將求取無節，奏盡貯於大盈內庫，使宦官掌之。由是以天下公賦為人主私藏，有司不得窺其多少，校其贏縮，而宦官蠶食其中，盤詰相蒂，牢不可動。皆琦一言之所致也。及德宗即位，乃從宰相楊炎之請，皆歸左藏，一用舊式。天下翕然稱之初政之良，可謂英詎矣。已而璣林大盈私藏日積，厚亡之

請史漫錄

卷八

十六

慘幾於喪國。又何其不承權輿也！夫公利之主以內帑為外藏，而魯之於民好貨之君以外藏為私帑，而歸之於盜，相去遠矣。何德宗以一人蕪之而自相矛盾耶？

天下事有勢成而不可返者，即約之以法亦無益也。唐時初置戶部，領天下錢穀及設度支轉運諸使，而金倉二部幾為冗員。楊炎正之是也。然其時省職久廢，耳目不相接，天下錢穀無所總領，而二使復為災之變，非不善也。然不可返者，勢也。故作事議法在權，而祖宗立法皆有深慮，自有大壞極敝不

非謂變之難也謂復之難也

夷狄慕效中國卽哀兆也回紇有國之初風俗朴厚
驍捷無敵及登里可汗受事賜遣始築宮殿以居婦
人有粉黛文繡之飾中國爲之虛耗而庸俗亦衰
弱之勢成矣故中國說在匈奴得漢錦繡皆馳之刺
棘以示不用然於其虜謀至工也然則虜人有宮室
其飲食與中國無異卽易與耳而淺見之士哓哓然
以鳴虜爲失計豈不迂哉

安祿山之亂明皇出奔諸王妃妾多不及從德宗母
沈氏爲賊所得代宗既復東都復得沈氏留之宮中

讀史漫錄

卷八

十七

史思明再陷東都遂失所在德宗卽位遣使分道訪
求竟不能得乃刻日發喪追上尊號其實沈后存亡
尚未定也以天下之大而不得事其母以天子之母
而不得明其死從古人以未未有如此之辱者矣然
則何爲而不得曰不敢出也

劉晏曰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此萬世良規也近日
塞上脩守郡邑營造無論巨細必以節省爲先其名
甚美其實無益惟一勞可以永逸不能永逸則必至
於再勞惟暫費可以永寧不能永寧則必至於再費
是以爲節省之名遠大費之實也計之左者矣

郭汾陽年八十五而終當肅宗卽位提兵討賊已越
六十矣自是恢復兩京歷事三主天下以身爲安老
者殆三十年向使僅得中壽則朔方一老矣爾人不
可以無年如汾陽之晚成亦僅見者哉

北庭安西自吐蕃陷河隴隔絕不通幾十餘年李元
忠郭昕閉寇固守賊不能下至德宗卽位乃遣使奉
表聞道歷諸胡回紇達於長安朝廷嘉之皆賜爵爲
王昕者子儀之母弟子也一門兩王功名赫著可謂
難矣

建中兩河用兵度支不繼乃括天下富商錢出萬緡

讀史漫錄

卷八

十八

者借其餘以供軍及括稅權實錢總其所得終二百
萬緡而長安已空靖康人攻汴盡括京師金帛以奉
虜營下至倡優醫珥無不搜括共得金二十萬兩銀
四百萬兩而都城已空此何策也以長安汴京之盛
物力豐鉅風俗侈華而所得止於如此况復之都城
不及唐宋萬萬若乎大抵都置之下必資富商大價
以爲膏腴平時文物華靡可勝太平萬一國勢至此
卽出孤注下策猶可救頃更之急乃爭以法家文吏
之見動有劾削使之不得安業甚者爲近倖邏卒所
誦持其陰罪一舉而籍之一有緩急將何所持乎夫

括富民金帛以救急難與饑人相啗緩頰使之死等
爾并此無之則坐而待斃也

兩河舊鎮六國之形也而淮蔡為之要害蓋其地在
天下之樞西跨鄧宛南連江黃梁楚之郊盡為寇壘
於是東南轉輸由汴河而上阻於北道由漢河而上
者阻于南方而關中之亢喉塞矣故淮蔡之閒腹心
咽喉之地也夫以河北為燕趙魏博為魏滿青為齊
淮蔡為韓與楚則唐安得越賊境而有江南哉是其
勢與全秦等而不能制山東之死命秦以關內為城
無所仰給於外而唐都關中以江淮為外府失之則
讀史漫錄 卷八 十九
無以為用也

唐時諸道兵調發出境仰給度支本道糧仍給其家
即今之行糧也建中北討魏博四道之兵環魏而軍
南討淮寧十二道之兵環蔡而軍皆仰給於度支月
費錢百三十萬緡於是常賦不供而拮克之政成矣
夫合天下之兵以守二城出縣官之財以食諸道自
漢晉以來未聞如是之調度也是坐而自索爾
唐之中興也文臣為天下所嚮慕者惟顏魯公一人
武臣為天下所倚重者惟郭汾陽一人然皆不能用
也汾陽既復兩京出入將相急則付以兵柄緩則置

之閒散猶且為朝思元振所持幾於不免故位終
隱而未為用也魯公歷事三朝優遊列卿未登樞要
猶且為元載盧杞所陷一免而再不免以死於賊此
不但不能用亦不能容矣假使肅代以後內則以國
家大事付之魯公則姚宋之業不足再成外則以兵
戎之寄付之汾陽則吳衛之勳不足再見何至一幸
陝東再幸承天土宇內裂疆圉外虞以至於不國乎
夫賢才之生使其終於下位不見知於世主則亦已
矣輩已貴為王公爵列卿相而有謀不用有才不施
可以繫四海之望而不見倚於朝廷可以服四海之
讀史漫錄 卷八 二十
心而不見容於時宰天生豪傑亦復何心而使至此
也

河北拒命淮蔡阻兵唐之國勢有亡之形矣賈林以
一介之士緩頰蘊藩招來趙魏離散燕齊其揣摩押
閫之機不及戰國策士而一念為國之忠則遠出其
上矣方燕趙連兵而武俊朱滔內已有陳林奉抱真
命入武俊之壘說之歸化以片語卑辭折服其心及
朱泚僭號林復往說武俊遂懷挾與曰二百年天子
吾不能臣豈能臣此田舍兒乎遂與抱真馬燧結為
兄弟西引澤潞南連魏博而為上均矣故奉天

之後唐幸而不亡者以河北之不從賊也河北之正以貫林之說也以儀秦之術而成魯連之功林亦義士也哉

唐至中葉禁旅單弱初神策軍使白志貞召募禁兵但受市井富兒賂而補之名在軍籍受給賜而身居市廛為販蕩及淫卒之亂以五千人入都召募兵禦賊無一人至者而車駕遂出幸以九重之居一卒不守五千亂卒入掠宮苑（此等若至使萬乘蒙塵）宗社失守何為至此極也（此等若至使萬乘蒙塵）入臣相與袖手觀視始旦夕之安坐視中涓盡國殃

民而莫之誰何倖有不測遂至狼狽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嗟夫此豈惟古有之哉

奉天之圍將軍高重捷與泚將李日月力戰城下兩人皆死重捷之死也賊斬其首棄其身而去德宗聞其身而哭結蒲為首而葬之朱泚見其首而哭結蒲為身而葬之忠義之士不惟哀動人主即寇敵亦感焉日月之死也朱泚歸其屍於長安厚葬之其母不哭也罵曰奚奴國家何員於汝而死已晚矣悻悻之臣不惟上干天誅即父母亦惡為兩人之事出於一可為萬世勸戒矣

臣贊素解蕭復有云明則罔惑辨則罔究惑莫甚於過詐而不與明究莫痛於見疑而不與辨是使情偽相混忠邪靡分極中德宗之病蓋人主多疑而難考證好察而肯斷決縱有所枉必有所伸惟是蓄疑而不好察而不辨則下情不得盡而衆志益不能一非御下之方也

李晟以神策之兵與李懷光連兵討賊懷光已與朱泚通謀欲緩戰期乃奏言諸軍糧賜薄神策獨厚欲以激怒諸軍德宗以財用方窘力不能給又恐逆懷光意諸軍厭望乃遣陸贄宣諭懷光欲晨自乞成使

失衆志乃曰將士戰聞同而糧賜異何以使之協力贄不言而顧晟晟曰公為元帥得專號令最將一軍受指檄而已至於憎戚永糧公當藏之懷光默而止蓋使咸削之謀出於晟口則士心必怨而晟之事敗使咸削之謀出於懷光則衆怨懷光而懷光之勢孤矣片語轉移而勝敗之形決於俄頃事幾之所係大哉
奉天臣復之功陸贄之謀居多第無論淮陰之中密移黔道皆成敗所關即軍機之運有不動聲色而刺膚目中者方懷光與晟合軍逗撓不進其情已見矣

使晟不與分軍則為懷光所制身之不保功於何成於是奏請移軍上未敢發而贊諂懷光以片言質得其意指即以制命分之晟軍既分操縱由己而懷光以一軍孤立始無能為矣此其功為何如

帝王之業難成而難敗以其布置遠而規恢大也安史之亂顏真卿質蘭進明阻之於河北而斷其歸路張巡許遠拒之於淮北而杜其旁趨然後李郭之兵出入何爭犄角而拒之彼安氏者株守洛陽如櫟株龍鳥安所往哉奉天之難以討賊克復於外則有李嚴潭城以運籌贊畫於內則有陸贄以連結趙魏而

法史漫錄

卷八

廿三

繫朱滔於河北則有李抱真以輓粟帛而通運道於江南則有韓滉彼朱泚者坐守孤城懷光徘徊河中無出決戰而二虜已在釜中矣故千金之粟非一狐之腋萬間之厦非一木之支彼新將塞旗摧鋒陷陣以角一日之勝見匹夫之勇者惡能與論得失哉僕固懷恩之反駱奉先之疑激之也李懷光之復叛孔巢父之迂激之也奉先宣寺之疏本無足責巢父有賢者之名不違事變設國殺身可為迂措大成矣雖然懷恩非奉先亦反懷光非巢父亦反父運不如父運何也二人者有功於國召之使來必且回要爵

賞雖傾帑藏不足以資用而為小人所構必且復反正使克平勞費百倍故激之使反觀之速罷未必非策也然此兩人者非能知此直是庸妄不達事機

兩

李晟之誅田希鑒李泌之逐達奚抱暉皆以片語諭之制其生死此非人所及也朱泚既死希鑒猶據涇原晟以巡遠為名直至涇州與之飲宴即席引為亂者三十餘人斬於轅門希鑒時尚在坐晟乃顧曰田即亦不為無過以親知當令身首得全希鑒曰唯遂縊殺之一軍服栗無敢動者抱暉殺其主將據陝求節乃以泌為運使單騎入城召而語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誅自今有寇之地朝廷所命將帥皆不得入故句汝餘生為我齎股幣祭前使慎勿入關自擇安處抱暉遂亡命而去二公以片語之威勸定大難易於反掌此何等威畧也晟久為大將其兵威權力希鑒所知無所逃死宜也泌以一使之任入不測之軍斥逐驍將知比小兒不亦難哉今人動談古今視天下事若易然猝有一卒操戈狼狽而竟不能自存於此何如

李晟張巡賞之際起於一妓嚴管戍蜀以營妓高洪自隨延賞帥蜀追而奪之由是有隙朱泚既平欲用

法史漫錄

卷八

廿四

延賞為相屢表陳其過惡其事遂寢是後二君皆有失為歲以禁旅救蜀張為地主乃以一女子故失使將之數萬一禁旅有變驟起於誰此延賞之失也最居成功之際地在高危乃以一女子故脩怨於張要挾君上殺其宣麻之命亦無禮矣此屢之失也至於睚眦着胸牢不可解則延賞之機深而屢之中其唐肅宗時于闐國王勝入朝以國事謀其弟曜身留宿衛且三十年有子曰銳生長安王曜上書以國謀銳天子遣之勝固辭曰曜久行國事國人悅服銳生長京華不習其俗不可往乃止弗違夷狄之君而

請史漫錄

卷八

廿五

有夷齊之讓亦一奇也

夷虜之猾黠自古然矣德宗時吐蕃相尚贊結入寇謂其徒曰唐之良將李晟馬燧渾瑊而已當以計去之故其入鳳翔之境狄毫無犯以兵抵城下曰李令公使戎來何不犒師於是晟遂為張延賞所構又卑辭厚禮與馬燧請和以全軍得歸歸德於燧於是燧為德宗所疑蓋欲間晟與燧而執瑊爾及會盟之所既敗賊使免而晟燧二人皆為所間而罷狡夷之謀如此其說唐亦愚矣

李晟為張延賞所構天子命將相和議晟因未許延

賞為相且為子求昏延賞不許晟謂人曰武夫性快釋怨於杯酒間則不復貯胃中矣非如文士難犯外雖和解中蓄憾如故吾得無懼哉此數語切中事實古今人情不甚相遠然所謂文士者是延賞輩一種人品外寬內忌機械鱗甲藏而不露故可畏也若乃正人君子光明磊落肝膽照人即有不平一語而解何至如晟所云顏魯公陸宣公皆同時文士晟謂有

此否

吐蕃之請和也李晟韓滉以為可擊而馬燧張延賞

為當和蓋張馬皆與李有隙欲反其言也德宗以

請史漫錄

卷八

廿六

猜忌之性入離間之言始也罷晟而信延賞繼也智柳渾而疑燧反覆墮敵術中而不覺矣彼延賞若徒以睚眦之隙施媚嫉之術使諸將解體勦敵得志幸而人心厭亂爾不者誤國之罪豈在虛杞下哉李懷光之功為盧杞所抑而反李晃之忠為張延賞所中而罷此二人者忠悖不同也其於安危之計間不容髮則有幸不幸爾李泌一言而韓滉得安江淮百萬之衆致於闕下十五州之地安于覆孟君子小人之效亦較然矣而世主不悟謂之何哉

永之盟李晟柳渾所料同也未盟之先罷晟而不

疑澤既敗之後智澤而不智晨所謂賢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也忠臣之事君滋不易哉

德宗欲分宰相之任以軍旅糧儲吏禮刑法各屬一人李泌曰不可宰相之職不可分也非如給事則有吏過兵過舍人則有六押至於宰相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鄭侯此言與陳平錢穀刑獄之對相為互發可謂識相體矣近代以首相掌銓曹次相掌憲臺所謂侵有司之事非政體也吏過兵過者吏兵二部奏選文武職官皆過門下有違失則駁正大押者舍人大員佐宰相判案分

押六司故云彼時給事舍人之職其重如此

吐蕃西戎之一種回統即回鶻亦突厥十姓之一也天寶以後國勢始強吐蕃據有河隴薦食西郊回統跨有漠北憑陵上國虜運之強良有以矣乃其兵機官制文字語言儼然與中國同風即朝廷賜書宣諭皆脩辭命之體文采煥然類非椎結之群所能了解何其聲名文物遽至此也細思其故蓋華夷混一開出無禁必有中華人士進入其境為之運籌制算以成建國之模文物典章因而大備安得不與中國抗哉以是知邊關之禁不可不嚴然使戎狄便北方為

寇敵中間往返亦自不易惟至開闢通好混為一家道路既開讖察亦簡則浮游之徒得入彼地而中調之奸得遊我閭矣然則開闢入之禁在通好之日尤不可不慎也

貞元三年有妖僧李軟奴結禁衛作亂上命內侍省催之李晟聞之遽仆於地曰吾族戚矣李泌問其故曰晟前雅誘毀中外家人千餘若有一人在其黨中則兄亦不能赦矣泌乃密奏請付廷推以安人情朝廷之臣無連坐者必之舉有益於朝政大矣然古今事機既可想見國家有意外之虞興起大獄若皆付

之法官必無枉濫乃不付外廷而使中人主之勢必株連蔓引流毒縉紳而後已此不可不防也晟以上相元勳處危疑之地當諛諂之交一有舉動易於牽連安得不竊懼哉

德宗好財又當空乏之會每於諸道節度有所宣索一日謂李泌曰每歲諸道貢獻共值錢五十萬緡今歲僅三十萬言此誠知失體然官中用度殊不足必曰古者天子不私求財請不受貢獻及罷宣索臣請歲供官中百萬緡已而淮運錢帛二十萬至都必悉備之內帑司馬公以為必欲解德宗之怒而豐其私

財是啟其門而禁其出也此雖正論其見迂矣天下之事決塞有機小有所啟則大有所閉否則一決而潰所傷多矣當時而河藩鎮陽奉正朔淮蔡之間明阻王化豈可以求車之令與問鼎之心故貢獻宣索之羅否乃治亂安危之機不但崇後殖財為君德之累而已故必之豐其私財正所以塞之也何司馬公之見不及此耶

貞元四年咸陽有人上奏臣見白起云正月吐蕃必大下當為朝廷破之已而吐蕃入寇為邊將所敗上欲立廟祀起贈以司徒李泌曰臣聞國將興聽於人

讀史漫錄

卷八

廿九

今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賞白起臣恐邊臣解體矣且白起列國之將贈三公太重請贈兵部尚書上咲曰卿於白起亦惜官乎必之諫是也惜其辭有未盡者起以坑殺降卒毒流萬世據佛經所載數世之後尚在地獄詞雖近誣理則有之死而無知咸陽所見妄也死而有知起之累刻孽報無可疑者安能為異代之主杆禦邊陲乎且列國之將不可贈以三公尚書天子之卿獨可贈邪總之古今官名原不相蒙起但知大良造為高位武安君為封邑安知千載之後何官為尚書何官為司徒而以是贈之不但誣神亦誣

起矣此等舉措皆如兒戲以泌之賢猶不了此習俗之所蔽也

李泌以徐州當江淮漕挽之衝地僻李納為所竊據乃以張建封鎮之建封為政寬厚而有綱紀其下無不畏悅故能保障江淮以通漕運亦一時賢豪也

董晉為相慎重所言於上前者未嘗泄於人子弟或問之應曰欲知宰相能否視天下安危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晉之相道未知何道其時天下安危亦未必能有所撥正而其語則知大體矣史乃以為循默取容蓋徒見其迹而未亮其心也後之為相者

讀史漫錄

卷八

三十

有所不得於上惟恐人知有所得於上惟恐人不知有所怨於人惟恐歸之於己有所德於人惟恐歸之於上故人生之德意則壅之而不宣入告之謀猷則揣之而不隱此其常也如晉所見乃王佐之言循默充位之人豈能及此孔光溫樹之對慎重不泄有之此道則未知也

李泌一代才也無論左右肅代治亂持危中興之功卓然第一即相德宗時數事皆開天下大故而以片言決策較如列眉至今讀之了然如見試舉一二如西北度控制西域諸國又分吐蕃之勢使不得東

至要害矣吐蕃既平朱泚即請此地德宗即欲從之
賴必力諫而止又如德宗反正之初天下旱蝗閉中
斗米十錢西河淮蔡皆為異域韓滉掌東南財賦以
供京師為浮言所間不能自保此向背之機也必乃
力陳其忠請旨宣諭使滉感悅流涕自臨水濱發米
百萬而六師萬姓之命賴以不隕此何時也又如李
懷光阻兵河中伏誅無日達奚抱暉據陝城以應之
淮江連道水陸皆絕此扼吭之形也必以單騎入陝
叱抱暉而遣之如驅雞耳而河中失援運道得通不
待梟懷光之首而都城已在揔席矣又如馬燧李晟

清史漫錄

卷八

冊一

既成大功為德宗所忌張延賞搆之於中吐蕃間之
於外二臣一不自休則內而藩鎮納款者時人人自
疑而吐蕃之間得行益輕中國非但君臣恩禮之不
終也必乃片言定約使其上下相信二臣得保其終
而國勢固以不搖何利如之又如天寶以來西域使
以河隴既陷歸路阻絕仰給長安不勝其弊此大蠹
也必蠲其有田宅者四千餘人隸天策諸軍使為將
卒歲省度支錢伍十萬緒又如德宗止有一子乃以
部國之釁欲廢之而立姪此何等大事而當時動舊
之臣無一敢言及者非必苦口切諫開悟上心至於

流涕聞于洞知寃狀則瑛瑤之禍復見於貞元矣又
如德宗以陝州之故心恨回紇而必欲借回紇之力
以圖吐蕃上心必不可解也必以辱少華之罪歸之
已死可汗而以德宗之奉養之少華於是上心洞然
無所復惑遂使兄弟之義化為臣妾寇敵之域變為
和親而吐蕃從此服矣三相謀臣察相論議於中猛
將宣勞於外豈不有所効而動中肯綮力轉樞輪明
白正大為不可易之論宣公以外鄴侯一人而已唐
史舊傳毀之太過以為隨時俯仰無足可稱又謂好
談神仙詭秘為世所輕蓋謗書也總之智畧才識高

清史漫錄

卷八

冊二

出一世而以機警辨博顓頊世寶則誠有之受知三
朝職親地密而低昂毀譽無所依回招充取謗固其
所也其不及留侯品也非才也
唐時親王出長州郡入為列曹不知與部使長官禮
體何似又其時宰相罷政無致仕者內則布在列卿
外則開府節鎮宋時宰相賜罷出為知州通判不知
爾時禮體何似漢時宰相罷為九卿然不出為郡也
總之於古制遠矣以王者之尊不聞政事可也而夷
之於古制遠矣以王者之尊不聞政事可也而夷
列此非所以尊貴矣其於國體不少損乎

本朝宗王之體下天子一等三公以下皆拜伏如禮然不聞政事也卿相得罷即懸車而歸不改其官雖無祿養之資可以自贖而官名禮體亦不少貶漢唐以來所不及爾

人之遭際有大奇者陸贄之在奉天李泌之在靈武造滕閣說借箸畫策人主傾聽特相奉命以奔之仲父蜀之武侯無以過也然必歷肅代二朝及三十年至德宗始相贄歷建元十餘年始相何其過主之早而得政之暮邪豈急則須之緩則棄之邪抑揆路之登各有時也然泌之為相功不加於白衣贄之為相

請史漫筆

八卷

附三

過反棄於內相二公之得志正不在相與不相爾陸贄奏疏論用人一節有云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嘆簡之規太精而失士夫傷易何以得人太精何以失士此不可不思也則天法罔煩察上下重跡惟至進退人才反覺疎闊一言合意立躋崇顯片辭近旨即被搜求誅賞之宜則過當矣而操縱由已詳畧有法其發也機不可測其用也才無不盡贄所謂得人以此也然此惟吳主能行之守成之材惟以任法為勝耳嘆簡之方亦何可盡廢也

唐時宰相權不甚專惟李林甫楊國忠獨擅大政同

列不得與聞其他首與諸相固等夷也而大政大議相伏不發以至誤事者間亦有之貞元中賈耽趙憬陸贄盧邁為相百官白事更諫不言乃委休至德故事宰相迭更秉筆旬日而易此與李泌所論分任六曹事正相發宰相之職無事不當問安可分曹無日不在官安可分日皆非也

董晉帥宣武陸長源為行軍司馬晉為人仁柔多可而長源性剛刻好更張舊事晉初皆許之既成則命且罷由是軍中得安此可為長官鎮重之法大抵喜第之人性機鋒銳有所建議必欲求成然亦服忌不

請史漫筆

八卷

附四

能持久若請而不許則持之益堅暫許而終罷之則其興已闕不復爭矣長源躁人他日代晉領軍為軍士所厭而食之使晉事從其請不待長源而矣小人之言有切中事理者君子不能廢也順宗在東宮與諸讀諸臣論及官市欲為上極言之衆皆稱善王叔文獨曰太子職當聽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大驚泣而謝之叔文佞人也其言則正論也以德宗猜忌之性太子危疑之迹而言及大政以通上心奪其危矣叔文之言乃事理所必至何衆人之不喻哉小人有識

見屬與君子不相遠惟其心出於私而機發於邪以文奸之詞為市籠之具故其與君子背馳矣

德宗之崩定策上前請立太子者學士鄭絪也夫細與次公在唐公卿中不甚著聞而兩朝大命皆出其口可謂有社稷功矣顧命建儲何等大事但以內人中官與一二學士決策內殿而將相大臣拱手受成不得與聞國步亦甚險矣蓋自中葉以後學士當制日直禁中職親地密而兩省宰臣不與帷幄之畫故反陳耳劉克明矯立絳王則使學士路隋章制王守澄

讀史漫錄

八

卷五

迎立文宗則與學士常處厚共議自此以後皆然唐學士即漢之錄尚書事而名位稍輕爾

黃裳為裴延齡所沮留滯臺閣十年不遷及其塔執誼為相始還太常卿即勅執誼請太子監國執誼諷曰丈人甫得一官奈何故口議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得以一官相賈拂衣起出此時執誼附麗王伾王叔文謀專大政視黃裳一老卿耳及二王既逐羣慝惶沮而黃裳拜相惜其氣勢猶得後貶回視當時意氣何如小入成敗在須臾而楊自得以為無患者大抵然也

常執誼初為王叔文所引傾心附之既得相位欲施其迹時時與為異同輒使人謝曰非敢負約乃欲曲成兄耳夫不恥結納小人以求進用而又中道異同以自潔雪此小人之罪人也嗟夫世之為此態者不少矣觀其厚顏可為冷齒

士君子出處語默自有定體不可分毫易也火室山人李渤為憲宗所徵辭疾不至而朝政得失輒附奏陳論此非體矣以為當仕不必辭疾以為當隱不必論事身既隱矣言於何有渤之自處非也若乃元老世臣告歸田里朝廷有大政事遣使臨問國家有大

讀史漫錄

八

卷六

利害上書陳言則情禮所不忍廢者不可以此矣李吉甫拜相感激涕泣欲求進賢報國令舍人裴垪疏所知賢才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畧盡當時翕然稱為得人此一時也何其虛心及牛僧儒李宗閔等對策指陳時政吉甫惡其切直請令垪等覆策又以無所異同俱遭擯逐此一時何其剛愎且均一裴垪也方用其所疏以褒進才賢而不能從其所策以優容忠諫旬月之間意向頓殊權世之溺人如此元和國計傳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此邊地兩河藩鎮共十五道並不申戶口每歲

賦稅倚辦止於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凡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比天寶稅戶四分減三而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比天寶三分增一疆宇可謂廣矣西北諸道率在陝西兩河藩鎮則今北直山西山東河南皆為化外朝廷以關中為室隔數千里賊境而取給於江南當時陵危之臣有捧一杯土塞河淮之路則關中立稿矣百年而後亡者幸也

元和三年以上號韋恩中官奏遣使齎敕分詣各道裴珣李絳以為敕使煩擾請附急遞中人以舊則請

史漫錄

卷八

十七

上曰制是則從之苟為非是奈何不改夫敕使煩擾誠所當裁然以詔旨附遞似亦失體然皆不足深論獨憲宗論舊例二語可破萬世拘牽之見官府每舉一事必稱舊例例之所有雖覺其不宜不得輒改例之所無雖知其甚便不得輕開此法守之所循而事機之所以滯也夫以文吏之守而我以迂儒之見天下之受其弊者多矣

白居易賢相也而不見大用以詞翰署名為可惜也為學士阻王鐸使相之命咸僧孺直言之遂論吐突承繼都統之權請罷河北之兵表表正言天下大

計一時侍從大臣無出其右第以一事言之如李師道請以私財贖魏徵故第居易上言事關激勸宜出朝廷師道何人敢持斯言請敕有司以官錢贖還賜其後嗣此舉有開國體非深識之士見不及此致扈之臣不能恪恭侯度以奉國法動旋朝廷過失以相嘗試若從其請彼將益輕縣官無所顧忌矣此雖小節有折衝尊祖之功不可忽也

德宗受諸道之獻因李泌諫阻而諭令毋白宰相憲宗受諸道之獻因李絳諫阻而諭令毋申御史是皆御相近臣而與藩鎮為密也彼藩鎮諸臣率屬寇壘

請史漫錄

卷八

十八

貢獻之受否乃朝廷輕重所關所以嘗試之也乃胥腹心之秘謀親偵探之說計所謂利令智昏者邪建中之亂有賈林者進說兩河之間使其不慮朱泚及元和討河北有譚忠者進說燕魏之間以離承宗之黨此兩人皆說士而忠於為國非儀秦可比譚忠者燕人為劉濟使魏聞田季安欲出兵以抗王師已入折其謀而說季安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悉甲壓境號曰伐魏而陰遣趙書求其一城奏報天子以為符信季安以為其堂陽是雖不擊趙亦難明助趙矣然則趙計以魏為其堂陽是雖不擊趙亦難明助趙矣親不助趙者忠也既歸幽州又以計激劉濟使討

承宗曰燕趙為怨天下莫不知今天子伐趙君生全燕之甲無一人濟易水此正使路人以燕責趙於趙敗忠於上也濟乃自將七萬人出擊承宗而河北諸道之師皆會於易定矣是使燕擊趙者忠也跡其指畫學陳有戰國策士之法而一出於正為過之爾天之生材何代無之

讀史漫錄卷八終

卷八

州九

讀史漫錄卷九

唐憲宗至僖昭

清臺山葉向高訂

憲宗嘗問宰相貞元亡政事不理何乃至此李吉甫對曰德宗自任聖智不信宰相使奸臣得乘間弄威福政事不理職此故也上曰此亦未必皆德宗之過朕幼在德宗左右見政有得失當時宰相亦未有再三執奏者皆懷祿偷安今日豈得皆歸罪於德宗耶耶北觀之人臣循默苟容無所可否雖人主一時相終亦薄之若能犯顏苦口指陳得失即一時逆旨或至譴適然使人主虛心思之未有不以為忠也李絳與吉甫有隙言論每每相左要其大槩皆為直諒吉甫圓通風格誠有不同然吉甫亦名相也何至導諛逆君如屢杞李林甫之態而史所記奏對之語如云天下太平陛下宜為樂如云人臣不當強諫以君悅臣安為美如云陛下惠澤雖深威刑未振中外懈惰宜加嚴以振之此等風致不類士人宜吉甫未必至此蓋宗閣僧孺之黨與德格不協故為諂書以騰於世而記者不之察爾凡讀史者於此等頭項

以意會之可也

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李絳亦云宰相職在量材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侄之中猶將用之况同年乎避嫌而棄材是乃自便非徇公也二公之言乃大公至正之論聖人所不易者夫徇私而與之者是知有其人也避嫌而棄之是不知有其事也有其入私不有其事亦私摠之無容心焉可矣誠以無心廢之雖割恩未必怨雖內來不為私也

李絳李吉甫為相數以議事不合爭於上前而推德輿居其中間無所可否憲宗不厭二李而鄙德輿遂請史漫錄

卷之九

罷其相此真英主之見也夫人臣甲可乙否意見不同雖非國家之利然猶有所問難往覆以開入主之聽若乃客客點點無所建明此真伴食之徒何益於國宜為入主所輕矣

淮西之役非李祐先導則李愬不得入鄆州之役非劉悟反戈則田弘正不得入故克強敵者必有內主方得成功而御大衆者一失人心必至內潰此得失之機也

李逢吉為宰相不欲計蔡而令依楚為學士與之相比裴度恐其內外相合以沮軍事乃於受命之日請

改制書數字且言楚軍制失詞罷其內任此晉公之勝算也討蔡之師決於獨斯國之興亡於是焉在火有沮敗其禍可勝故以羣制為辭先發而除之此等善數非大豪傑不能用也

唐自中葉以後張皇天討不知其幾矣河北之役以李郭為將會十三道之師以圍鄆而不免於瓦解元和之討成德會六道之師以屯易定而不拔其城何其難也至如伐蜀之師高崇文以千餘卒直入劔門平淮之師李愬以三千親兵直襲蔡州皆若摧枯振

請史漫錄

卷之九

崇文即請無置監軍裴度一至行營即奏罷諸道監軍以兵屬將故有成嗣至如鄴城之圍以魚朝恩監軍成德之討以吐突承璀為制使武夫力而闢於原中使頓而掣於幕欲其不敗又可得乎百置監軍而敗一不置而勝論唐事者此可以觀矣

裴度崔群為相五坊使楊朝汶妄繫平茂為中丞所劾度等以為言憲宗曰姑與卿論用兵此小事朕自處之度曰用兵事小所憂不過關東耳五坊暴橫恐亂輦轂上不悅責朝汶曰以汝故使吾輩見宰相即賜之死憲宗笑主也蓋方域之征雖遠而將相之權

可施近習之橫雖小而城社之噓有據故格虎兕於原野則壯夫奮腕黨祿歸於城社則巧匠血指勢使然也

吳元濟之據蔡也其邑自備詔夜不燃燭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及裴度入蔡盡弛其禁而蔡人有生人之樂矣李師道之據鄆也親識宴進道路偶語犯者有刑及田弘正入鄆盡除其法而鄆人有生人之樂矣二盜之絕下與二公之布德如出一轍從賊而樂歸正以此也有如歸正之樂不如從違時以招之不平乎

讀史漫錄

卷之九

四

成都甫平而杜黃裳罷相蔡鄆甫平而裴度罷相所謂鳥盡兔死之時也憲宗頗稱英主而任人報功之道一何爽與黃裳之罷不知其解史但言其有經濟大器而不修小節要爲未盡也度則皇甫鐸之耳鐸方以持魁聚斂上結主心而度再三攻擊不遺餘力其不能容固宜君子豈但難進進亦難久治日久而亂日多有以也

憲宗削平僭亂藩鎮震懼韓弘自汴入朝獻馬三千匹雜繒三萬匹錦三萬匹絹二十五萬匹金銀器千而汴之軍廩尚有錢百餘萬繒絹百餘疋馬七千匹

樞三百第斛弘之善於積聚如此當時諸道租賦不之朝廷故一鎮之富幾埒內帑其氣勢可想見矣憲宗以服藥藥怒左右宦官獲罪至死人人自危于是有陳弘志之變敬宗遊戲無度性復褻急宦官小過動遭捶楚是以有蘇佐明之變所謂舟中之人皆敵國也三覆此事足爲寒心不能不恨及宰相何也保其身體三公之職事而至此則將焉用嗟嗟此言矣

司馬相如因狗監楊意以進元稹爲江陵士宗因監軍崔潭峻以進其事同也至其浮薄不羈亦畧相似

讀史漫錄

卷之九

五

然長卿引疾避世托迹文園近乎不規榮利而微之以者進冒榮爲朝論所鄙至以灰上青地而相詬辱其品可知矣

元和之末方鎮底平長慶之初河北復叛蓋有由焉幽州之亂宰相崔植等激之也鎮州之亂度支崔植激之也先是劉總見西河從化棄官爲僧盡擄麾下抗健難制者朱克融等送之京師乞加獎拔使燕人有羨慕朝廷祿位之心總雖亂賊其爲公家計固甚辦也而宰相崔植等不知安危大體無所賞省幽州之士羈旅困憊不得一命勒歸本土皆含憤怨又以

張弘靖代總弘靖驕貴不理軍機僚佐韋雍章又多輕薄少年嗜酒豪縱裁刻禮賜數加詬責由是人人怨怒而弘靖見因笑幽州之亂植等激之也田弘正既平鄆州改鎮成德自以鎮人世仇帥魏安三千赴鎮自衛奏請度支供其糧賜棧性剛偏無遠慮以爲兩鎮各具兵恐開事例表請再四竟不肯予於是魏兵南歸而弘正見殺矣故鎮州之亂棧等激之也當兩河用兵淮蔡聚百萬之兵捐百萬之費此等經紀出何事例禍亂雖平還種未盡乃惜一命之費升斗之費而使從化之方復成異域長轉勞費至於讀史漫錄 卷之九 六

人哉
天下承平日久士夫委蛇自得養成一種驕貴之態自相崇護視武夫健兒不啻奴隸一旦激成事變首領不保如張弘靖之在幽州是也弘靖初在列鎮寬簡得名及至幽朔不諳舊俗又不知體恤士卒安輟狙獪故及於亂方其因於驛館明日軍士稍悔詣館謝罪請改心事之三請不應軍士乃相謂曰相公無言是不赦吾曹乃奉朱克融爲帥想弘靖不應軍

士時作何計畫真是一木偶人噤不出語嗣公子據大衆止令人咲殺

韓柳以文章並駕元白以詩賦齊名皆所謂要通交也而其人品和正皆看相及韓白以守正不阿直已行道不容於時而元柳以交結者進濁亂朝綱見斥於士論何其志行之不同而意氣之相得邪然就四子品之韓之德純於白而元之邪甚於柳白不失爲正人而韓則一代之山斗柳不免於倭黨而元則士類之蛇虺也以文而論士不亦難哉

古人論事亦有失體者如昭義監軍劉承偕以驕縱不法爲節度劉悟所囚穆宗與裴度議之度請下詔書具陳承偕罪狀令悟集將士斬之以爲如此可收天下人心令藩鎮効死此蓋因一時監軍橫虐亂紀故欲斬一承偕以安人心然非體也王人雖微位於諸侯之上君之路馬禮不敢踴堂有天子所遣勅使爲鎮將所囚不能問其罪而反令誅勅使者乎勅使可斬微入朝廷辟在司寇天下藩鎮其誰不知奈何以太阿之柄倒持而授之邪晉公急於除奸恐失機會而不知紀綱所在有不可輕施者計亦左矣
讀史漫錄 卷九 七
既沒主藏奴與吏訟於公府穆宗取其財簿閱

之凡中外主權多納弘貨獨有一行云某年月日
戶部牛侍郎錢千萬不納上素厚僧孺得此大喜即
以爲相此一段乃奇事實事李黨不能沒也萬曆十
年籍改馮保閱其簿籍公卿大僚皆有問遣惟司寇
嚴公無名上甚重之內使官人因呼爲嚴青天未
幾拜爲太宰此二事相類士人平居高談矩步各立
局面至於辭受取予可對天日能幾何人使不閱二
氏之籍則二君之清操何由而見同時公卿大臣貢
位多矣

李逢吉爲相內結王守澄而李紳爲學士在內恐其

讀史漫錄

九

抑已故出紳爲御史中丞而以京兆韓愈爲御史大
夫見其臺泰二人遂以臺泰相爭文移往來辭語不
遜逢吉奏二人不叶皆得左遷二人入謝上令各叙
其事乃寤而優禮焉正人君子爲小人所構兩敗俱
傷墮其術中始終不悟如此者甚衆

敬宗即位李逢吉忌李紳復用日謀中傷乃令王守
澄譖紳謂其欲立深王遂及遣滴已而上聞禁中有
文書一篋得裴度李紳疏請立上爲太子上下乃嘆嘆
悉焚謗書而紳始免於厄矣小人之陷君子必被以
極惡使至赤族而後已篋中之書非唐之金縢哉

劉栖楚爲吏散與王承宗爭事及爲諫官至欲碎首
至階以動上聽可謂直節士矣而名在八閩十六子
中何也直言極諫之士亦有恃權臣而發者如谷永
之在漢是已楚遂吉之黨恃權實宜不足貴也

敬宗即位郭令崔樞以誤構內使爲中官所蔽有詔
繫殺言官爭上書救之且請正中官於法皆不見聽
宰相李逢吉等從容言曰崔樞輒曳中人誠大不敬
然其母故相奉賞之姊也年垂八十自禁下獄積
憂成疾陛下方以孝理天下此所宜矜念上乃愍然
比諫官但言發寃未嘗言其不教亦不言有老母

讀史漫錄

九

如卿所言何爲不赦乃釋樞罪仍慰勞其母既欲幸
東都朝臣諫者甚衆皆不見聽已遣使除道決意必
行裴度從容言曰國家並設兩都以備巡幸自多難
以來茲事遂廢今官闕營壘百司解會率已荒弛陛
下倘欲巡幸宜命有司徐加完葺然後可往上下曰從
衆言者皆云不當性如卿所言不往亦可遂罷不行
此二事可爲大臣告君之法矣蓋大臣之諫與言官
不同言官之體主於力爭而不應事之成否大臣之
體期於必從而不可計言之宜異故其不同如此孔子
論諫曰吾得諷焉此大臣之義也

夫救人之溺必拯其溺救人之焚必撤其室何者小有所忌則大有所阻也若德之寬猛不同人情之順逆亦異彼人主有所憐愍欲致之死必有一種意見自以為是而救者但言其無罪而不當誅是與人主爭矣與人主爭事之是非其勢尚緩與人主爭人之死生而不能勝則與已殺之者一聞爾故必順其所怒以片語隨之則其怒易解而後除爾其不當死之狀以使之自悟則其言易從此救焚拯溺之法也如以提髮為不恭而吟誦於水上以徹屋為有損而揖讓於火旁其足以救人也甚於水火可不畏哉

讀史漫錄

卷九

十

文宗之初裴度羣屢厚並相賞罰舉措大有可觀如李同捷以滄州拒命諸道進討魏博史憲誠密助同捷而晉公不知也憲誠使至屢厚謂曰晉公於上前以百口保爾使主屢厚則不然但仰候所為自有朝典憲誠大懼遂不敢與同捷通矣此時二公同事而疑信不同其自相矛盾宜也然以兵機論之以相反相濟一推誠以待之一明法以示之使其畏威懷德而潛消逆萌蓋亦經畧之大計也故為國之臣以異見為同心而為私之臣以小卻議大計國之濟否於是焉在可不慎哉

文宗憤宦官強橫力不能制密與學士朱申錫謀除其偏申錫密諭京兆王璠璠泄其謀澄等遂誣構申錫謀立璠王下獄貶死及甘露之變璠亦被收其死誣謂之曰五弟皆為京兆不滿言於守澄豈有今日邪所謂君臣不密者矣

深哉鄭注之奸也初為李愬所嬖王守澄惡之一見守澄而守澄悅再為守澄所嬖韋元素惡之一見元素而元素悅其倖可謂至矣然而守澄元素皆為所殺又何險也守澄元素中貴性資易於迎合獨以愬之才識號為名將而為其戚則可怪耳蓋深奸險巧之士惟疎而絕之庶乎可免若與之親密未有不受其害者也

讀史漫錄

卷九

十一

牛李之構黨也人主嘆曰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此雖無可奈何之辭而事理實有然若河北之賊所傷在支縣朝廷之黨所傷在腹心去河北之賊所資者兵馬錢穀難辦而易奪去朝廷之黨所仗者紀綱法度易知而難行也嗟夫無偏黨王道蕩蕩然偏無黨王道平平非徒其有極說能為之然有故焉黨何為而成於私私何為而起起於利利若得失之心也有得失之心則愛憎之情入有愛憎之感則

恩惠之迹明有恩德之分則勝負之形立有勝負之
該則傾軋之機出矣原其所自不過一念之得失而
上員茶毒宗社丘墟禍亂一或不可復救故曰苟
慮身一不慎矣

李訓鄭注之進也逐回相馬初惡李德裕故進李宗
閔而逐德裕德裕既出路隋救之又逐路隋已以宗
閔爲抑不得爲相又逐宗閔已注求鎮鳳翔李固言
不可又逐固言數月之間連逐四相恃守澄之勢也
勢成形變遂殺守澄險哉

鄭注出鎮鳳翔以韋溫名家才望請爲參佐溫不肯
讀史漫錄 卷九 十三

性或曰拒之必爲患溫曰擇禍莫若輕拒之止於遠
敗從之則有不測之禍此定見也士君子處世固不
可較計利害然趨吉避凶聖有明訓較其輕重而取
舍之亦正理也惟爲利欲所蔽見理不明苟貪目前
之得而不顧他日之害即禍福之輕重亦不能擇矣
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韋氏之子有焉

李訓既得志獎拔狂險之士布在列位貶竄正人君
子朝列一空於是取天下重望以收人心如裴度令
依楚鄭軍皆累朝耆舊久爲常路所軋皆引居崇秩
而士大夫真有望其能致太平者嗟夫小人之識此

所必至何足異哉大道之公舉措順理其進君子也
理所當用也非有心於用也其退小人也理所當舍
也非有心於舍也是故排舉有所不恤恩惠有所不顧
惟視理爲何如耳至於小人在位有所舉措皆出於
私其用小人也賣其利己也私也其抑君子也恐其
妨己也私也至於陽用君子以塞天下之口而陰用
小人以執天下之權則其謀甚狡而情亦易見矣索
何以太平望之哉

李訓鄭注奸巧小人也其謀誅宦官計畫已久宜必
有過人之策乃其術近疎不通有絕可嘆者何也彼
讀史漫錄 卷九 十三

訓爲宰相柄事於中而注帥近却握兵於外倚角相
應待時而發似矣然注之謀欲率親兵逐王守澄之
喪而奏令內臣中尉以下盡集澠水遂墜因閭門斧
之使無遺類此已迂矣訓猶恐其獨成功歸於注欲
使部行餘王璠多募壯士並臺府吏卒充期畫誅宦
者並注去之於是以甘露之奏壁人而圖之其策之
迂疎又甚於注彼甘露之有無一使若辨之何至請
天子臨觀車駕未行又先遣宰相繼遣中官此等舉
動已自可駭此輩耳目滿前豈得不惑而可置之枕
上邪且宦官會聚固多必有不往送者視甘露若固

多必有不往視者可得而盡誅邪誅不可盡則天下之爲士良弘志者又安得其不生邪此其計出於秦人坑儒之術令諸生往視公中之仄相與辨其有無因而坑之耳以城社之奸極輜鈴之重豈如一二迂儒可得而襲也且函谷之事亦妄語爾奈何據以爲式可謂小人之愚者矣

天下惟有二事着手不得以外廷攻宦官其勢不入必有入之者而後可行辟捕黃羊必用夜猴以中國改夷狄其勢不出必有出之者而後可行辟逐狡兔必用韓盧故能誅宦官者必宦官之黨能攻夷狄者

讀史漫錄 卷九 十四
必夷狄之傳此形便也宋申錫崔徽智不及此其欺宦矣况李訓鄭注之奸乎

通鑑開成元年崔慎由爲學士直宿禁中宦官仇士良魚志弘夜召入內使草詔嚴立慎由不從乃引入內殿而詭文宗過惡曰不爲此物木梳措大不合更在此坐矣措大之稱始此一物木梳措大能安九石之位所係亦不少矣措大爲國木梳天下殆哉

文宗與宰相語患四方事繁華而不典李石對曰臣人因事爲文今人以文害事此論文要旨也因事爲文者以文叙事也以文害事者取事就文也今日之

大敵正在此取今人之官以詭古之官名取今日之地以詭古之地名增減今之事實以詭古之文義改換今之法制以詭古之章程施之章奏則款對不詳施之論議則訓諭失體施之紀述則事實不著施之文移則吏民弗從所謂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生於其政害於其事信有之矣原其所以皆居今好古而通焉者也

李石用韓柳判度支坐贓繫獄石曰臣始以朝頗曉錢穀故用之不知其貪乃如是文宗曰宰相但知人則用有過則懲如此則人易得卿所用人不掩其惡

讀史漫錄 卷九 十五
可謂至公從前宰相用人好曲蔽其過不欲人彈劾此大病也文宗數語切中大臣用人之病凡大臣用人未必盡出於私只是不肯認錯使吾人有所憑藉而他人不敢指摘故天下之事日壞而不可救也又

以私心進之而以私心蔽之兩受其欺者哉文宗之末宰相數人分爲二黨鄭覃陳夷行爲一楊

嗣復李瑤爲一覃等所欲用嗣復等輒抑之嗣復等所欲用覃等輒抑之議政之際是非牴牾上不能決國是知此其竟有濟乎自古以來如是者多矣蕭書相繼房杜相成可多見哉

文宗聰明英爽好文勤政守成之令主也裴度掌機厚相之於貽鄭覃李石相之於終誠使法紀粗張舉措不素太平之業抑或可幾而以王守澄仇士良專擅於中代執成福之柄以李德裕牛僧孺喧爭於外養成朋黨之風於是國事日非而亂亡萌兆矣其謂學士周瑒有云周報漢獻受制於強諸侯今朕受制於衆奴以此言之朕殆不知其志悲矣天下治亂惟紀綱若紀綱常張即委衆之朝可以卧理有如王綱解紐太阿倒持雖聰哲之主坐擁虛器魚可烹何其所以來者漸矣欲察天下之治亂舍紀綱其奚以哉

讀史漫錄

九

十六

李德裕對武宗曰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爲朋黨此欺語者可謂盡君子小人之情狀矣嘗以是語推之特立不倚非但不失己且不失人何也無所倚則無恩與怨恩與怨則無所用其好惡而太公之道立矣有所附者雖可以樹群亦可以敗交何也其人可附則就之惟恐不亟其人不可仗則去之惟恐不早非其性薄也不能無所趨則不能無所避其勢然矣嗟夫正人君子豈但自無所倚亦不爲所附女蘿施於木上自縈自枯而松柏無心焉爾

德裕告武宗云先帝於大臣好爲形迹小過皆含容不言日積月累以至禍敗茲事大誤願陛下以爲戒臣等有罪陛下當面詰之事苟無實得以辨明若其有實難理自窮小過則容其後改大罪則加之謹責如此則君臣之際無疑間矣此一役切中人主猜疑之敵君之於臣猶父之於子喜則色笑怒則呵責及其能改旋亦沒初若乃外示含弘內爲藏宿非君道也所以然者正由明有不足故不能斷既不能斷則不能忘爾

文宗止有一子爲楊妃所構而死開成之末儲貳無

讀史漫錄

九

十七

托宦官劉弘遠薛季稜皆有寵於上季稜志在陳王成美而宰相李珣主之弘遠志在安王淳而宰相楊嗣復主之陳王敬宗之子安王上之母弟也而陳王已正位東宮矣文宗大漸仇士良無志弘以東宮之立不出於己乃矯詔立武宗而陳王安王同日賜死薛劉受誅楊李被竄矣國本之定有知置蔡不亦險哉初楊妃以太子之母爲所譖死故構殺太子以絕禍本而擁立安王以邀後福嗣復乃妃族也故爲藩主豈知太子已死而妃與安王同時受戮禍福之可以人爲如是奈何行險僥倖之徒不絕於世可

武宗削平僭亂比述元和李德裕之功也德裕才識練達動中機宜李必陸贄以來所不多見今記其大畧如盧龍之亂陳行泰殺史元忠而求鄧德裕不許張絳欲陳行泰而求鄧德裕不許及張仲武起兵討絳爲國誅亂方以鄧致予之其請於上曰河朔事勢住困朝廷遣使太速故軍情遂固若置之數月必自生變此乃泰絳所以不終也若天寶以來能以此法處之則兩河之地不爲異域矣又如劉揔據潞澤求鄧廷臣以回鶻未滅力不能討欲從其請德裕以澤潞近虞腹心與河朔三鎮不同力贊討賊之師於是

讀史漫錄

卷九

十九

檄使河朔諸鎮出師東境以挽其權而陰使王宰石雄引兵入計以親其事於是河朔諸鎮既不得與賊合從而宰與權伏其聲勢亦得深入而取之及揔既校首乃以盧鈞安之而澤潞爲國家有矣且此一事機權種種皆人所不及往時河朔用兵諸道利於出境仰給度支或陰與賊通借一縣一柵居之以自爲功坐食韓輪延引歲時德裕請令河朔諸鎮分取邢磁洛三州不得取縣及三州既下又恐鎮魏諸占朝廷難於可否即除一帥鎮之往時諸鎮將帥據兵諸

軍中得繕完爲僞劉慎之叛即日下詔討之故不及脩耳其經畧太原之亂留河東戍兵置之榆社而使他道客兵進討楊弁戍兵恐客兵先取太原要擊爲虜乃自往取之而弁遂授首此所謂相激而成也至如招嘸沒斯之降受晏臨斯之款北破回鶻西連雲項神機上算蔡無遺策上全國體下震群謀真安撫之才也

讀史漫錄

卷九

十九

武宗削平僭亂所至有功蓋德裕謀畫也然其要領有在焉德裕以所在將帥各有監軍指揮進退掣肘乃與中貴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每兵千人聽監使取十人自衛不得多占驍勇二中貴皆以爲然白上行之故將帥得施謀畧所向有功此杜黃裳裴度伐蜀討蔡之策也李德裕忌白居易之進乃以白欽中代之及德裕失勢漢爲敏中所排可謂備所憎而出所愛者也宰相用人但着一毫私意即乖李化爲荆棘不如以大公至正之心進賢退奸爲社稷之利雖未必有利於已亦不至反受其害也設使居易得進必不肯附和權臣亦不肯操戈入室爲德裕者不尚可全耶

漢之盛也匈奴桀驁驕驁以倒懸至元成之世單于稽

晉而漢業亦衰唐之盛也回鶻吐蕃鼎峙西北莫敢與抗至武宗以來二種殘破而唐業亦衰何夷狄之盛衰與中國相應如此譬人當壯盛之時有疾大之証雖元氣漸損而強陽未衰故無恙也及其年力衰頹氣血虛耗疾勢雖減而形亦不留矣善理身者不令疾病之可除而恃元氣之可損善理國者不恃強固之無警而恃紀綱之不弛則延年永命之道也

漢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從縣乘上內嚴憚之弟有芒刺在背世謂霍氏之禍萌於縣乘唐宣宗即位李德裕奉冊既罷謂左右曰遠近我者非太尉耶

讀史漫錄

九

二十

顧我使我毛髮漸漉翌日策罷此二事相類霍光柄政宣帝方藏匿民間德裕持權宣宗亦韜晦潛邸而昭帝武宗春秋鼎盛誰有意外之虞彼二臣者勢焰薰灼執手可熱二帝伏在人間已竊視而熟聞矣一旦爲其所立托於億兆之上安得不厭之如芒刺慄之於毛髮耶嗟夫威震主者不畜勢也爲人臣者亦何樂有此哉

贊皇柄政有贊丁柔立清直可任諫官者贊皇不能用宣宗即位柔立乃爲諫官而贊皇有潮州之貶柔上疏自寬免坐阿附得誦夫贊皇之不及進賢與

柔立之稍私爲國其賢否了然矣獨當時執政無能爲柔立暴白者可羨一咲德裕柄政柔立不爲諫官阿附者如是乎柔立爲諫官而德裕已貶阿附何爲乎即有何附德裕之人此時必已流竄幸而得免嘆息不遑而敢自其寬乎故此時能救贊皇者必非其黨也其黨不能救也

周焘入相問於韋澳曰顧相公無權焘愕然不知所謂澳曰官賞刑罰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己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此千古名言也夫衡之於物非不能輕重也輕重在物而不在于衡鑑之於物非不能妍媸也妍媸在物而不在于鑑無心而已無

讀史漫錄

九

廿一

心故無權無權故無恩與怨相天下者以其身爲衡與鑑而無容心焉則天下無不理而身亦安矣柔何其不然哉

唐宣宗即位中尉馬元贇有寵宰相馬植與之叙宗交往上賜元贇寶帶贊以遺植服之以朝上見而說之植不敢隱明日罷相收其親吏勸之盡得其交通之狀植遂再貶此事可爲千古帝王之法宰相交通內人表裏相應固結君上擅權主柄無論廉恥通褒貶網不張而其爲國家之禍亦有月滋日長而不可

救藥者此非一日之積矣宣宗乃能於服色之間操其交結之狀發熱不俟終日真英主所爲非世俗所可及也凌世相權日輕泰交日隔至使柄國之臣皆由齊人而進天下事何可言者悲夫壯夫有踰山蹈海裹足而違耳

宣宗重學士之任至於選官必需歲月以爲不可以官爵私近臣也法行自近官不眠私誠可爲萬世之法然士之遇合亦有不可必者或朝夕左右而留滯於宦途或遠隔班行而捷獵於仕進亦有說焉貴近之臣日在左右視之狎習有所黜陟皆經上心故見

讀史漫錄

九卷

廿三

其易疎遠之臣風貌未親視之遠遠積日累資不闌意向祇見其難見其易則反有所選留見其難則累無所計念所以惟懼之近有累歲而不遷殿陛之傷或一言而遇良有以也士之遇合詎可期哉

宣宗獵於苑北聽樵夫之言而涇陽令李行言有疏召殿柱之衆獵於渭上而禮泉令李君與有半筆獲除之命所謂一遊一豫也如此而獵淺車之載何以加焉

天下事有近於逢迎而其言有理者李景讓之議廟制是也唐敬宗以後挑及代宗以其親盡也至宣宗

即位則代宗乃其高祖豈有七世之廟不及高祖故議選代宗是也其謂敬宗以下爲姪帝不當拜請出其主則非也三宗以尊臨卑臨御在先有君臣之分以臣拜君不爲越分出之非也惟以世次爲昭穆三宗共爲一室他日以宣冊穆公爲一室於三代亦非逆也

宣宗欲以韋澳判戶部力辭不就其甥柳北或充之澳曰主上不與宰輔會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岐得之何以自明且爾知時事浸不佳乎由吾曹貪名位所致耳夫不出於廷臣之師錫而出於人主之

讀史漫錄

九卷

廿三

獨斷在嗜遠之士方以爲不世之逢而恬退之流乃耻於他岐之迹然則士之進退與其愛知於上心不如見察於士論也至謂時事不佳由吾曹貪名位所致則千古名言士林著蔡蓋士君子一有貪名位之心只在利害得失境中生死出沒嗜欲日深天機日淺視國家之事如秦越肥瘠馴至大波極壞不可救藥其源皆出於此豈但不佳而已三覆始言以爲永

世慎由劉瑒並相一日議政上前慎由曰惟當甄別流品上酬萬一瑒曰昔王夷甫祖尚浮華安公亮品

致中原丘墟今盛朝之朝當循名責實使百官各稱其職而選以流品為先臣未知致理之日斯言也可謂深於治道者矣國家設官分職各有司存惟循名責實萬不失一能稱其官即流品之所在也有如慢其官常隳其政業日惟兼名釣譽以求月旦之推如是而謂之流品即江左風流在鼻變之上矣豈不殆哉流品之誤人國家禍及蒼赤毒痛四海漢唐末造明効昭然可為鑒戒

天下之事有士類激成者漢唐宋黨人之禍是也凡天下之事以君子長者之心處之去其大甚而已矣

讀史漫錄

君子長者有休休客人之度而無汲汲求名之心無求名之心則其處形迹之間淡而不澤有客人之度則其御邪正之際嚴而不惡故有化而歸正無激而成奸有因敗為功無以全求毀天下安得多事夫惟好名嗜進之士以杜核之心行文深之法惟恐形迹之不存名聲之不併求自立於不敗之地而不顧國事之安危故往往激成天下之亂耳唐之末造士大夫深疾宦官有小相涉則眾共棄之如進士葉景與一監軍相識遇之於塗馬上相揖因之謗議紛然沉

君子所宜有哉天下自有中道彼奪人亦王官也然之而求達則昏夜及門積之以為名則一揖為累其心一也於君子長者之道得遠矣

魏絕書載吳王閻閭薨紀一厚以金玉帛賸寶其墓中及觀唐懿宗幸同昌公主殿玩器物每種百二十與錦繡珠玉為像像像輝煌三千餘里奢華不經可謂至矣乃知閻閭之事非妄也李可及作嘆百年曲其澤懷愧中舞者數百人以錦八百匹為地衣可謂哀而傷樂而滿者也繼世昏庸之主暴殄天物何代無之

讀史漫錄

路巖罷相出成路人以瓦礫擲之京兆薛能嚴所權也嚴謂能曰臨行煩以瓦礫相餞能徐舉笏對曰向來宰相出無側糞人防衛嚴有慙色劉瞻罷相達橋為人所惜及賜環入都長安兩市人率錢頗百歡迎之瞻聞之改期由他道即此一迎一送相之賢否可以觀矣

黃巢還自閩廣比趣襄陽都慶使劉巨容指討使曹全戢合兵拒之賊為所敗度江東走此天亡之時也或勸巨容窮追賊可立盡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恤存將士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不如

留賊以爲富貴之資由是賊勢復振轉戰兩浙之間不可復制矣夫巨寇之言睥睨成敗有勝臣節不容誅矣然使宣力之臣習知朝廷之機括至於養寇求客則當時之謀國者大槩可觀也自天寶以來樞機之任移於左右賞罰之柄出於愛憎而獲藩重兵觀望去來上下之間以市道相友而不復知有君臣之義非一日矣故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可不畏哉

黃巢起兵在兩河之間南渡江淮轉畧閩廣復由湖

九卷

廿六

安方竊名字號令所及不出數縣此流劫之資也豈有遠畧長材不可與角者乎惟其時朝廷政令制於閹寺乾綱無主道機不秉方鎮諸臣互觀成敗坐失機宜養成寇虐不可撲滅耳夫國之無政大勢已移即揭竿聚眾可以覆國况狼虎之群哉

祿山之西也哥舒翰以十五萬衆禦之於潼關黃巢之西也張承範以二千餘人禦之於潼關其敗一也然唐之兵力何其相懸如此其所由來漸矣夫財賦如故而兵籍日削澁冒之極化爲空虛諸事而索之必不幾矣承範所將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兒納賂宦

官竄名又藉厚得康賜憑借橫行一聞出征父子聚泣頹病坊舍人自代往往不能操兵以是二千餘人禦六十萬衆又魚饋餉之計使之得腹而往尚何從論成敗乎承範敗書有云臣之失守聘鏖耳心朝廷謀臣愧類何寄觀此數語唐之國勢可不問矣后世承平之業得無有似之者乎

大凡天下之事太盛者必能爲妖唐家三百年間以詩主人物詩道之盛至唐而極矣黃巢入長安有書尚書省門爲詩以嘲賊者尚諱大怒大索城中能爲詩者盡殺之波及三千餘人此詩妖也夫三百篇之

詩史漫錄

九卷

廿七

作至若多識鳥獸草木以爲工巧至於模寫物態極命形色纖悉不遺色澤優侈未有過於唐人若其盜天地之氣亦多矣欲無爲造化所忌其可得乎僖宗之幸蜀也鄭畋晉鎮鳳翔傳檄徵兵軍威稍振王重榮等連諸道勸王之兵營於渭北楊復光以入郡之師舉兵進蔡此亦雲合雨集之勢高駢爲諸道都統坐擁強兵據有江淮之地若能倡東南諸道鼓行而西約復光於中州應鄭畋於關陝則巢之成擒易於覆手矣而衆回觀望不肯以一騎渡淮使畋與復光獨拊無聲自潰其地駢之罪大矣朝廷不以爲

討止鮮兵柄駢續據扶大詔上表自言辭不遜如
云是陛下不用微臣固非微臣有負陛下又云臣恐
冠出東土劉氏復興輟道之災豈獨往日即此數語
逆鄭昭然正名誅之有何不可而鄭畋草詔猶爲微
辭深語以譏切之如云從來倚仗之意一旦拉去魚
門疑睇東南惟憐惻惻如云天黃未傾皇綱尚整三
靈不昧百度俱存君臣之禮儀上下之名分所宜遵
守未可褻慢此何體也人臣無將將則必誅今至戰
手反唇面侮君父猶且作風刺之語脩文告之辭上
下之體不已凌辱而欲撲亂亨也光復大業知其不
及也或曰畏之也夫畏則不如無罷罷其兵柄未有

讀史漫錄

九卷

廿八

不怨若翼辭何爲甚矣唐之無紀也

楊復光鼓衆勸王匡復社稷張承業竭誠所事心在
本朝唐之縉紳大臣所不及也斯可謂刑餘之周召
矣

黃巢伏誅僖宗御太玄接受俘宦姬妾汝等皆熟
費子女世受國恩何爲從賊其居首者對曰狂賊克
遂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桃播遷已蜀今陛下乃
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帥於何地乎上不
復問皆戮之於市此與花莊夫人許意相類花莊之

對其愧在亡國此婦之對其愧在朝廷爾時在廷諸
臣作何顏貌

僖宗失守宗桃播遷已蜀皆田令孜所爲也使賊平
還都能撫循諸鎮緩輯四方猶有可爲奈何怙終矜
惡潛不知畏巢之未平也欲歸重於北司而解王鐸
之柄拉外欲釋職於敬瑄而罷鄭畋之相於中及巢
之既平也受匡祐之譖而徙王重榮之鎮護全忠之
罪而掩李克用之功於是二鎮合從舉兵誅關而興
元之幸又基於是矣三百年基業反覆一闔之手再
致播遷盡痛四海而聲亦不能保其身也令孜既爲

讀史漫錄

九卷

廿九

諸鎮所攻自知不免乃薦楊復恭自代而奔入西川
與其兄相倚爲謀可謂巧矣令孜方出復恭即斥其
黨而貶削之命下焉好究之謀亦安所用哉
昭宗之世法紀陵夷上下無章孔緯爲相能獨振朝
綱以存國體如面詰楊復恭云復恭陛下家奴乃肩
輿造前殿非反而何李順節以天武都頭加平章事
臺吏申請班見百僚緯執不可曰相公職都頭而於
政事堂班見百僚於心安乎朱全忠據大鎮累求領
鐵監緯執不與謂其使曰朱公須此職非與兵不可
忠乃止當時內有充監外有強藩挾制蓋與此納

天憲而緯能將法正紀以挫其鋒可謂有救時之才矣惜大厦將傾一木不支維緯等百輩亦何益哉宣聖之裔唐多顯者果父以下戮戮兄弟皆有名於時至緯以相業著視漢之孔光可謂同出而異流也憲宗初立國勢猶彊方鎮不恭法所不赦杜黃裳渠度之請討是也至於昭宗之時國勢已危急在自保

讀史漫錄

九卷

三十

知其謀而營其議手彼張濬者雖有才識小人之雄也初因楊復恭求進復恭中廢又附令收復恭再進而恨之計無所出乃欲倚汴人以圖復恭也及濬伏誅專征金忠及諸鎮皆不出兵而復恭又從中沮望風而潰理所必至無足怪者上不量國內不審己欲以烏合之衆外挑強敵而以投鼠之機內戮城社固已失策矣重以智淺謀疎機事不密以是求濟其能及乎

自隋幸江都物力殷蹙而唐之轉運鹽鐵皆聚廣陵以淮南富庶甲於天下蓋長安外府也高駢盤據多

軍蓄積日富然已掩為己有矣一使京師已而蔡宗幹孫儒畢師鐸楊行密相繼連兵江淮之間赤地千里民無丁遺向時繁華鉅厯之區鞠為榛莽矣天時地利固有轉移數百年來淮楊二郡曠野蕭條蒲目蓬蒿雖廣陵城市行賈利肆為東南一都會而於居民無與也

讀史漫錄

九卷

四十一

今朝廷但觀疆弱不計是非約象殘而行法隨盛壯以加恩體物錙銖看人銜續此數語擗罵倫至在二雄之解誠為悔慢而當時政令實是如此所以喪亂相尋人心日失職此故也

景帝與晁錯議削七國七國起兵而錯為衆盛所中遂首以解昭宗委杜謙能征討忤二鎮兵起而讓能為崔昭緯所中賜死以解此二事甚相類然錯當漢道方興身死而國難以平謙能當唐祚將移身死而國隨以亡究憤同情得失異効所遇然矣披表崔二子見危不救因而除其所仇有天道哉

董昌帥越於常賦之外加歛數倍以充貢獻每旬發一綱金至萬兩銀五千錠綾綺萬五千疋他物稱是貢奉爲天下最故朝廷以爲忠時尊寵之夫平時聚歛剝服以結上欲如王鉞裴延齡輩當服上刑者也至於僖昭之世方鎮各私其土貢稅不入京師而昌能越數千里供億闕廷雖不免暴征橫歛虐及一方而於事上之禮猶未爲失也此不可與鉞等例論矣然昌據一州之地而金綺財物充貢如許浙東物力亦可謂盛哉何今之不然也

肅帝猶越西都曹操迎入許昌而漢內遂移昭宗流

九卷

卅二

謂探驪龍之珠者矣袁紹孫策可以爲操而不能李茂貞楊行密亦欲爲全忠而不及故坐而失策也烏脫於淵鹿投於罟千餘年事若合符節可爲三嘆且漢唐之亡亦相類如此

宦官之亂有國之所必誅也然何進行之於漢而成董卓之克崔胤行之於唐而放朱溫之篡何也極重之勢不可以猝反積習之弊不可以驟除也且夫割狐兔之穴而引豺虎之群城社之奸去而負隅之勢成矣二人之謀千古懸合二代之禍亦不察焉然則

往古之成敗其可不博稽乎

劉季述王仲先之誅也崔胤陸展上言禍亂之興由宦官典兵乞令宰相分掌左右軍則諸侯不敢凌侵王室矣此雖非體然亦救亂之權使昭宗能從其請則宦官藩鎮之權可收而挽也乃外制於茂貞內撓於禁旅復歸宦寺再至播遷而胤遂結全忠以求濟矣南司黨汴北司黨岐人主惟其左右無可誰何國事豈可爲哉

崔胤謀誅宦官其畫已泄宦官懼誅將謀不利於上上召韓偓問之偓請擇其尤無良者明示其罪置之

九卷

卅三

於法然後撫諭其餘許其自新庶幾可息若一無所問彼必知陛下心有所貯益不自安事終未了上善其言而不能也大允行軍御下遇事勢危疑人心反側不有所誅衆心益懼故必有所不貸然後信其有所不誅而可以安人心爾末世不能及此往往以姑息含容養成禍亂此非其明鑒哉

韓偓言於昭宗曰帝王之道當以厚重鎮之公正御之至於瑣細機巧此機生則彼機應所謂理絲而勢之者也又曰允爲天下者萬國皆屬之耳目安可以

也大哉言也其誠明黜陟之旨乎漢唐以來見及此者少矣

昭宗之亡國也蓋三奔馬華州之幸以李茂貞犯關為韓建所劫也鳳翔之幸以朱全忠入討為韓全誨所劫也東都之幸以李茂貞舉兵為朱全忠所劫也初依韓建再依茂貞三依全忠而九鼎入梁矣神龍失水棲蟻得而制之况鯨鯢之倫乎

召朱溫之亂若崔胤也昭宗未弑而胤先為溫所誅成朱溫之篡若柳璨也唐祚未移而璨先為溫所戮傷哉二相負國賣君自附賊黨不過為身家計爾而

讀史漫錄 九卷

廿四

身先君亡家先國滅天網恢恢豈不大哉以此繩之覺沈范王楮諸人為漏網矣大率奸雄豪黠雖盜人之國至杜忠邪逆順亦自了了直是懷其私恩不忍斷割朱三箇莽正是快人其人不止殺璨如張廷範朱友恭蔣玄暉氏叔琮等皆其所托行逆之人無不先事剪滅以塞眾口可謂萬世亂賊之戒矣

唐宋詩人惟司空圖羅隱卓有風韻畲見天下將亂隱於王官谷屢徵不起後為柳璨所邀入見洛陽陽為豪野墜笏失儀遂放還山羅隱為錢鏐判官見朱溫受裨請舉兵討梁鏐雖不能用心甚義之以二子

皆可謂不負詩名矣至如孟賓奔走於淮南日休隱於黃氏其為詞賦之玷不亦多乎

讀史漫錄卷九終

讀史漫錄

九卷

明五

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福清臺山葉向高訂

五季

五代淮南將崇再用與吳越交兵方戰舟壞長稍浮之僅而得濟家人爲之飯僧千人再用悉取其食以滿都兵曰士卒濟我僧何力焉此語足破世人之惑矣夫禍福威應仰庇神明賽禱之禮古誠有之至於戰士成功僧徒受供其不相蒙也不亦甚哉爲國家者誠以此意推之移飯僧之資以養戰士移造寺之資以養貧窮福田利益明白易見奈何不悟也

讀史漫錄

十卷

兵家以智巧相乘無有極己顧人心思所至何如淮南兵圍蘇州錢王遣將救之蘇州有水通城中淮南張綱綴鈴以防出入魚驚皆知之越部將司馬福欲潛行入城故以竿觸網敵聞鈴聲舉網福因得過由是城中號令與援兵相應敵以爲神蓋因其機而用之也兵法之變妙入無方固非三零六技所能盡也呂布被禽謂曹公曰使公將步呂布將騎天下不足定也劉守先被禽謂莊曰守先善騎射王欲成霸業何不置之使自効二人識見相類如此古云操刀

必割安有以梟雄之勢爲敵所禽尚可求活者愚亦甚矣

黃巢之妻臨刑抗辭陳勳聽劉守先之妻見守先號泣求告諫之曰事已如此生亦何益即引頸受戮此皆有丈夫氣識閭閻之流亦自錚錚如此天下積習極重之勢欲有更張須以漸爲之使其耳目不摧乃可以濟如魏博一軍自田承嗣竊據以來不入版圖幾二百年朱梁之代羅紹威楊師厚據之梁主亦不能制及師厚之死方從趙巖之策分爲兩鎮以弱其勢此未爲非算也然欲分其將士以配相

讀史漫錄

十卷

衛則其父子相承已幾數世族姻盤結不顧他徙固召亂之階也而又肩以重兵遂以嚴令使其連營聚突朝夕不保欲不顧而之他庸可得乎魏人入晉而晉人滅梁是一舉不當而以國從之也豈其計之失哉梁之太驟而不得其方耳

梁度入蔡解除奇禁與之休息而蔡人安李存勖入魏禁止殺掠有訛言推衆及強取人一物者皆梟夷於市而魏人亦安何也蔡人爲元濟所虐方不聊生使不以寬政施之而憤其叛亂纔以王法則民無所寧魏人盤據數世驕悍已極使不以重典繩之而畏

其好亂加意撫綏則地不可保故殘虐之政必易以寬驕橫之民必能以猛易之則兩幸矣

劉守先據幽州末年棄困遼泰軍韓延徽求援於契丹遂為契丹所用教之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里所屬漢人使各有配偶墾藝荒田於是漢人各有生業逃亡益少兵威所振諸夷皆伏而契丹之大業成矣又晉將盧文建為亂軍所迫亡入契丹契丹入寇文建為之嚮導盧龍諸州殘黎自古夷狄之入中華必有士民為之謀主而後建國之模有所歸初漢之中行衛律皆其人也故遊俠無藉之流不可使闖出邊

讀史漫錄

十卷

三

閔為虜中嚮導在承平之世尤所當謹

自古初業之君惡衣菲食身先儉朴亡國之主窮奢極麗靡費萬端此興亡之所以判也使隋之季無侯論矣前蜀王衍以一州之地僂僂窟穴後唐李煜以一隅之安喙息江海可謂鷗鷀之一枝籠鳥之四隅矣而其服食居處游宴聲色極極纖華曲盡侈麗有一統之主耳目所未親者如王衍結綰為山及宮殿樓閣宴飲繡山決旬不下或為風雨所蔽則更以新者易之藝諸香晝夜不絕久而厭之更藝阜矣以配其氣如李王云云斗大一州作如許破落安得已

張承業乃晉之勳臣非唐之忠臣也當其周旋晉唐三十餘載據撫財賦召兵為莊宗成霸王之業皆承業之力也及聞稱帝之詔乃始痛哭成疾歸其壽邑曰諸侯血戰本為唐宗王自取之誤老奴曩夫承業亦知其自誤耶唐祚已移朱梁已帝克用父子自王一方已歷二世果有為唐之心否耶承業乃曰吾三十餘年為王提撫財賦召補兵馬誓滅逆賊復本朝宗社爾此志也豈承業有之而不以告晉耶抑克用父子陽應其言而借以號召天下耶承業又曰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仇然後求唐後而立

讀史漫錄

十卷

四

訊掃吳蜀合為一家當是之時雖高祖太宗漢生誰敢居王上者諫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信斯言也則是承業三十年經營乃為晉建不拔之業非為唐圖再造之功也豈承業以是啗晉晉亦以是給承業邪有知不然承業果有存唐之志李氏父子亦與之同心為國何不於昭宣禪代之朝各道勸進之日糾率諸侯求唐宗室而立之以號令天下則兵出有名入亦有主指麾操縱誰敢不從何必待滅梁之後方求唐後而立之也要之承業之心未必有他但以婦寺之忠而投於奸雄之手卒之提空名以嚮唐資厚賞

以樹晉事窮勢極而不能自援也悲已

王鑒養張文禮爲子而族戚於文禮王履存養劉雲

郎爲子而族戚於雲郎此叔聖牛之禍也佛家寬

業之說語波誕漫以此推之其始有焉

淮南有國時壽州團練使崔太初苛暴失衆心徐溫

欲徵之知語曰壽州遠隔大鎮微之恐爲變不若俟

之入觀因晉之溫曰一崔太初不能制如他人何立

徵入爲將此知語不及溫也天下事惟初始一事始

息苟幸目前省力機括一撲不可復轉以至萬萬難

應如太初一人微之不入即使爲變亦自可圖若因

其入朝而留不惟無以復其入之心而他有如太

初若不可復以此法加矣知語之策正唐末姑息大

敵九鼎之論皆由於此奈何故之故善處天下者寧

目前處其難而毋以難遺他日寧目前居其拙而毋

以拙遺後人寧爲之而有敗毋幸其成而至於不

可爲也

梁晉夾河之戰兵老力單勢將兩敗而晉卒勝梁者

其機在用李嗣源之策渡河而取耶又用郭崇韜之

策由鄭而趨梁也其時趙張擅權散朝橫衆段暖以

洛得帥傳境出師頓之河上收以一旅之師乘虛深

入汴城之守既已無矣段暖限於河北不能赴救故

鄭州攻則潰其腹心而大梁之勢已孤大梁取則據

其根本而河上之師自退是以數千之騎爲百萬之

師也蓋雖友貞賄弱自底城亡聞鷄小兒雄才大畧

亦可謂高出世主者矣彼如諸將之策徘徊觀望進

退無成逐鹿之獲未有所定豈但不待河南而已

梁之亡也惟懼舊臣有欲翔李振而不能任也任趙

張之黨使之納賄盡改而紀綱弛於內開國名將有

霍彥威王彥章而不能任也使段暖以空國之師翔

翔河一而樊籬撤於外即非亞子之梟雄嗣源之英

武其誰不能亡之不仁而得天下固無終歲之計

晉兵薄汴友貞召宰相謀之鄭珏請自懷傳國寶詐

降以紓國難友貞曰今日固不敢受寶但如卿此策

竟可了否珏悅首久之曰但恐未了左右皆縮頸而

嘆此時教翔李振安在而與此等謀之也肉食之見

一至於此亦足爲士大夫羞矣嗟夫感世太平之相

伴遇患難安知不有方畧顯是若乎

段暖矯事趙張賄求大將及莊宗入汴解甲來降即

上疏劾趙張之罪請正典刑夫趙張負國死有餘辜

而疑不能劾也始而附之以得富貴繼而劾之以保

首領其情狀之可恨有甚於趙張者而莊宗不能

天縱而寵任之唐於是乎失刑矣

全義府河陽與朱溫比肩相唐之舊臣也始而附

梁既而附晉雖然步夢崎嶇傷朝令於結納劉后大陳

昭遠老而不死庶耻掃地矣然其係幹河洛德在一

方數十年來生聚蓄息皆其餘惠不可謂無功於世

者矣正如失節之婦能哺小兒雖衆所唾耻亦不廢

之長樂老人亦然

天下事有大壞極敝而不能驟更者非不欲變也謂

其難而有害也既已拂狎玩之情破積習之弊冒其

讀史漫錄 十卷

其難而受其害矣則不當以一人之言漫還其舊如

唐之宦官是也夫寺人之役自三代以來所不能廢

但不當重其事權使操國柄耳朱溫崔胤乃盡衆而

廢之至韓御百司皆以士人易之則非計也然此二

人者既已蒙其惡聲受其餘禍宮禁之內亦爲之肅

然一清從此稍加潤色以合於周禮官尹之法固其

善矣何莊宗欲反朱梁之政又舉而盡復之內則諸

使之職仍據腹心外則監軍之權再凌主帥而藩鎮

之亂又叢成矣不亦惜哉夫水之不敢決者畏其潰

也既已決而受其潰矣又復其故道

焉不重傷乎虎之不敢格者畏其噬也既已格而受

其噬可以殺矣又從而蓄之於圈焉不重傷乎彼莊

宗者不過討梁氏之罪而反其所爲爾不知小人所

爲亦有不可廢者如秦之長城隋之河通自促數年

之祿而爲天下遺萬世之利何可廢也彼崔朱之於

宦官亦猶是矣吾爲此說非以溫與胤之舉爲是也

但既有成迹未必非天下之利更之者非而又非

郭崇勳佐命元勳位尊將相以天下爲已任於嬖倖

邀求多所推抑又好甄拔流品引拔浮華佞幸疾之

於內熱鬱怨之於外崇輜憂之乃用所親之策請立

讀史漫錄 十卷

劉夫人爲后以爲內主可謂孤注矣然殷崇勳者劉

后也違適市寵以保身家者亦何益哉崇勳粗識矣

械亦有才幹然不學無術昧於時宜固無足道世有

以清節自樹號爲名臣不得已而逢君之惡求中所

欲而甘冒不韙之名不過爲身家計耳然得保其身

家者幾何人哉君子以適事君以義制命守正未必

得禍從邪未必獲福上有千古下有萬世可爲痛心

矣

朱友貞亡國之主也而不至失德李存勖荆業之君

也而多有過舉友貞之失惟在寵信嬖倖備余舊數

政本不清矣機屢誤以至於亡史稱其溫恭儉約無
荒淫之失固中主之材也至於莊宗雖英武之畧而
出一世而君人之德則大有可議者內嬖劉后外寵
群儂誅戮勳臣崇聚貨賄得不旋踵身死族赤沈
之愾更於丘上矣生

幾何

子與全忠肅見相去

莊宗之伐梁也七日而
其城其伐蜀也七十日而
滅其國用兵神速自古所未有也夫入梁之師形利
勢便批亢搥虛宜其易為力矣蜀則沃野千里天府
四塞入如探囊權如拉朽一何神哉王衍之亡不勝

讀史遺錄

九

餘力而已夫以君臣子母沉適宴遊朝無紀綱國無
政令強臣跋扈使幸盈廷敵兵一臨連城送款人心
之潰亦已久矣行實自亡非唐亡之也

隋兵渡江陳後主猶與群臣講老子唐兵入蜀王衍
猶與群臣賦詩學而如此不如無學

自漢以來伐蜀大將無得還者漢之岑彭吳漢晉之
鄧艾鐘會唐之郭宗韜康延孝是也

世之治也得乎丘民則為天子世之亂也得乎士卒
則為天子唐末兩河方鎮為部卒擁立驕橫之習由

來久矣莊宗以銀鎗劾節二部所向成功許以滅梁

之日大加賞發河南既平賞發非一而士卒恃功驕
怨無厭重以年饑賦闕倉廩空竭軍士乏食流言怨
嗟而劉后方且蓄聚私貨不給國用故士心憤怨以
至於亡此在莊宗致亂固不可解而其漸非一日矣
夫以一日之姑息而養成數十年禍本可畏哉

郭崇韜為莊宗所任居中用事裁抑嬖寵宦官側目
久矣及其統兵伐蜀大權在手群僇從行志在貨賄
見其父子專利已不能甘崇韜淺衷無謀方與魏王
繼岌為誅夷宦寺之謀於是中外相應日夜構釁魏
師未旋元勳受鉞矣夫以皇后之教於數千里救一

讀史遺錄

十

大將政之不綱無害於此也而崇韜之失亦有三焉
不善處權不善處利不善處小人夫善處權者常不
忘避善處利者常不忘子善處小人者常不忘密而
崇韜皆失之庸得免乎

郭軍據兵據城有不得不招者有必不可招者如唐
末五代藩臣跋扈法令不行機時量力取此仰彼以

圖目前之安故有不得不招者至於一統承平綱維
未弛一旦有梟獍之徒據城背化於此姑息則大防

將潰而亂日成矣此必不可招也
李克用之伯也周德威張承業輔之朱全忠之王也

敬翔李振輔之李存勗之王也郭崇勳李嗣源佐之李嗣源之王也安重誨居敬瑭佐之居敬瑭之王也桑維翰劉智遠佐之劉智遠之王也郭威文弘肇佐之郭威之王也范質魏仁浦等佐之崇榮之王也王朴李穀等佐之長樂老人兼有五代之君而不居其功可謂耐久臣矣

郭崇勳請立劉氏爲后竟爲劉后所殺安重誨連王德妃於上竟爲德妃所中而死以替色孽倖結人主之歎者可以戒矣

端明殿學士之設起於唐明宗明宗目不知書四方

讀書史漫錄

十一

孝事皆令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能盡通乃奏選文學之士與之共事以備應對遂置是官以馮道趙鳳爲之有宋因之爲儒臣之首選矣蓋自柳耆構肅誅夷清流唐之文士才人羣彙殆盡而五代君臣皆以雜虜徒兒起於百戰倖備徂續上下同風一代文明化爲闇眊明宗乃能開右文之端在群胡之中可謂彬彬矣

唐莊宗爲亂兵所執契丹阿保機聞之謂使臣曰聞吾兒專好聲色遊吹宜其及此我自聞之舉家不飲酒散遣伶人解縱鷹犬若亦放吾兒所爲將自亡矣

開初之主英風烈志矯矯過人如此五代諸君有望其後塵者哉

契丹述律皇后呂武之儔也阿保機死召諸將難制者之妻謂曰我今寡居汝不可不效我又集其夫泣問曰思先帝否對曰受先帝恩安得不思曰果思之宜往見遂盡殺之左右有禁黠者報曰爲戒違語先帝至塞所則殺之前後所殺以百數後遣一人其人不行后曰汝事先帝親近何爲不行其人曰親近莫如后后行臣則繼之后曰吾非不願從先帝於地下也顧嗣子幼弱國家無主不得往耳乃自斷一腕令讀史漫錄

十二

置塞中其殘灰悍虜至不惜其身呂武不至是也天地一種灰氣鍾於人間如此

韓熙載南奔與李穀別曰吳君用吾爲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曰中原若用吾爲相取吳如囊中物爾此吳楚二胥之志也穀既相周遜取淮南之地而熙載相唐終不能取江北尺寸之士則財之長短畧可見焉然亦地勢不同所遇之主異也以李煜之仁柔不能當世宗之吳武以江右之積安不能當中原之新造而欲以優劣二子非篤論矣

高季興既背後唐求附於吳徐溫曰爲國者當務實

劫而去。唐名高氏事唐久矣。洛陽去江陵不遠。唐人步騎襲之甚易。我以舟師所流救之甚難。臣人而不能放使之危亡。能無愧乎。遂辭其款。此與光武閉關之見同。真大畧也。今淺見事功之士。浮慕一時之名。而不顧其後。即有緩急。何以應之。溫可謂有帝王之畧者矣。

明宗在晉陽。相似周玄豹。言其當貴。明宗即位。欲召諸閹宰相。趙鳳曰。玄豹言陛下當為天子。今已驗矣。無所復詢。若置之京師。則輕躁狂險之人。必輻湊其門。爭問吉凶。自古術人妄言。斂人族滅者多矣。非所

讀史叢錄

十卷

十三

以靖國家也。帝乃就除一官。厚賜金帛而已。觀鳳數語。真老成之見。五代諸臣如此。意識何可多得。且明宗以雄才元勳。握兵重地。揆之時事。其代莊宗為天子。如叔還爾。即非玄豹。誰不能知。假使置之闕下。日與諸將相接。復有資望。如明宗者。亦將為其所惑矣。亂當何時止。邪星相卜筮之流。平時蠹財壞政。假借聲名為患。已自不淺。至遇天下擾攘。豪傑生心。播弄之間。足以扇亂。不可不遠也。

唐兵擊敗契丹。復其酋長楊隱等五十人。以獻諸將。皆請誅之。明宗曰。此曹皆虜中驍將。殺之則虜絕望。

不若存之。以紓邊患。乃赦之。其後契丹屢求楊隱。中國得以制之。得是策也。凡得敵人所愛。必留之以示恩。若殺之。則無可為矣。

明宗因安重誨。搆潞王曰。朕昔為小校家。貪賴此小兒。拾馬糞自贖。以至今日。為天子。曾不能庇之。邪。姚洪罵重誨曰。汝昔為李氏奴。掃馬糞得鬻矣。咸思無窮。今天子用汝為節度使。何負於汝。而反草昧之中。英雄崛起。往往如此。

明宗時有朱弘昭者。諂事安重誨。為其所庇。建節鳳翔。及重誨被譖。不能自安。求出討西川。以避之。道出

讀史叢錄

十卷

十四

鳳翔。弘昭迎拜馬首。延入寢室。妻子羅拜奉進酒食。蓋未知其寵之已表也。重誨感其慇懃。傾倒肺腑。因泣言被譖之狀。弘昭始知其繇。重誨既去。乃密奏重誨怨望。有惡言。不可任。以征討有詔。徵還。復過鳳翔。弘昭不內矣。使重誨不以情告弘昭之數。必不敢弛。以散圍之。小人反覆嗜利。情狀如此。正人君子往往為其所欺。况重誨之無識者。嗟夫。後之為弘昭者。不火矣。傳神寫照。在此一段。

徐知誥柄政。欲以宋齊丘為相。齊丘因實望素淺。欲以退讓為高。謂告歸省入九華山中。屢徵不出。信斯

志也排衆拉許可矣及至衆回末路情見勢屈嗜遠
慕權魔之不去而人品始不可掩矣假使當年誰知
真偽世之以清流自處退讓爲高而不爲齷齪者幾
何人哉

夫驕卒之難御久矣然損益之宜有機存焉積習之
所懷勢不得裁裁之則怨而不收苛政之所裁勢不
必復復之則汰而難繼此不可不察也莊宗承方鎮
之規而不給軍士之賞故衆心缺望明宗懲同光之
敗而屢頒優給之恩故國盡窘皆非算矣九人情習
見其厚削之則怨生習見其薄仍之則志定善爲治
者因之不善爲治者反之

閻主王璘好鬼信巫進退百官皆賈諸鬼神其臣羅
文傑監弄國權虐害無辜素惡樞密吳昺昺有疾
文傑省之曰主上以公久疾欲罷公樞密僕言公但
小苦頭痛遇將愈矣主上或遣使來問候勿以他疾
對也昺許諾明日文傑使巫言於閻主曰適見北廟
崇順王訊吳昺謀反以銅釘釘其胸金椎擊之閻主
以告文傑文傑曰未可信也遣使問之果以頭痛對
即收下獄誅之璘之愚可嘆文傑之奸可恨也文傑
嘗以古制檻車疎關更益其制形如木櫃橫以鐵芒

內向動則觸之車成會軍士請文傑即以檻車送焉
北廟崇順王不知何神豈至是真有靈邪天道報施
可謂太巧矣而世之稔惡嗜禍者猶接踵不絕何
曹操之代漢也荀彧爲之謀主而不欲行九錫之禮
劉裕之代晉也劉穆之爲之謀主而不欲聞封王之
命李昇之代吳也宋齊丘爲之謀主而不欲同受禪
之讓此不可曉也豈居實而不居其名和抑疾人之
先已而不欲與之共也本以求親而反受其疎本以
求利而先罹其害心勞日拙天奪之魄非人所能爲
矣

請史漫錄 十卷
佐莊宗者嗣源也而嗣源代之佐嗣源者殷瑋從珂
也而從珂敗瑋代之佐殷瑋者知遠也而知遠代之
佐知遠者郭威也而郭威代之佐世宗者藝祖也而
藝祖代之腹心戚牙之士當成功之日已睥睨於左
右矣古稱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可易得哉然數主
之中惟後漢得國爲近正蓋因其已敗而享其成功
較之躬爲篡代者不侔矣
五代爲亂孫爲相事多凝滯又罕接賓客時目爲三
不開謂口印門也今之纂三不開者多矣夫避權索
友門不開可也廟堂謏畫口可以不開乎緘默靜訥

口不開可也。百揆所宅，印可以不開乎？五代之制，推歸樞密，宰相主於奉行，無所可否，故特祿奇客之徒，得以混迹爾。且夫山林遁世之士，百不開可也，何待三廟堂任職之臣，一不開不可也，何待三？

天下事即危急存亡之秋，未嘗無善策。顧世主不能用耳。如石敬瑭擁兵晉陽，潛圖不軌，路王憂之，學士呂琦以爲河東若有異謀，必結契丹爲援。契丹太后以長子贊華在中國，屢求和親，誠能歸其降人，歲以十萬遺之，彼必驩然承命。河東雖欲陸梁，無能爲矣。路王大喜其策，且有成言，而學士呂文遇以一言沮之。其計不行，以至於敗。又如敬瑭既引契丹南下，且

讀史漫錄

十卷

十七

薄都城朝廷不知所爲，侍郎龍敏請立李贊華爲契丹主，遣天雄盧龍二鎮分兵送之。自幽州直趣西樓，契丹必有內顧之憂，可擊而退也。路王深以爲然，而執政恐其無成，議竟不決。以至於敗。夫由前之策，可以結連之歡，而使契丹之不南，由後之策，可以殫德光之心，而使敬瑭之無助，是晉之所以攻，即唐之所以守，而與敵易道矣。乃當國謀國之臣，如馮道、文紀等，以君爲奕棋，以國爲傳舍，一有興亡之兆，即

陳首鼠之圖，豈其智之不及此耶？

王都據定州而結契丹，石敬瑭據晉陽而結契丹，其形一也。王晏球以長圍攻定而王都正法，張敬達以長圍困晉而唐師敗績，何其效之殊也。定州之圍，契丹已退，狄城無與可坐，困爾晉陽之圍，契丹未至，其勢方狹，急攻可解也，而敬達老師曠日以待，其至不敗何爲？

五代君臣猶逆旅也，不惟強藩宿將睥睨生心，即柄樞當軸之臣，近侍帷幄，其心亦不可保。明定以趙延壽危延光爲相，見秦王從榮驕橫，屢求出避，何其怯也。河東之變，延壽出討，即北附契丹，與石晉爭求爲

讀史漫錄

十卷

十七

帝石晉既立，延光出鎮，即以魏州謀反，又何其僥倖如此。二子本非純臣，見利即趨，有勢即逞，當時將相大都如此，不足異也。

宋齊丘小人之下品也，羽翼李主爲之謀主，畫灰對語，所謂何及周宗諭禪代之旨，而手書切諫，李德誠上勸進之章，而不肯署表，此何爲也？既以此得罪，罷其政事，又上書自理，復求柄用，且請遷上皇於他郡，絕楊氏之舊姻，以此爲媚固已晚矣。原齊丘之心，直欲力自己出，不欲爲人所先，榮回顧望，先名後實，而不知李昇已洞見其心腹，薄且厭之久矣。自古小

人能盜成天下之事者必有一段才畧一等體面如
麻丘者徒有小人之心爾

石晉和凝爲學士署門不通賓客張誼致書勸之以
爲切近之識爲天子耳目宜知四方利病奈何拒絕
賓客雖安身爲便如負國何此言甚知大體五代學
士之識密於宰相乃國大臣也正宜廣開耳目以佐
人主豈以閉門却掃爲高如文史之臣乎且用事之
臣延見士類不但四方利病可以周知即一進退唯
諾之間而其人之賢否亦可洞見語次綢繆參互考
核萬不失一不勝於開告密之門以爲進退乎

讀史漫錄

十卷

十九

莊宗聞明宗南下而不敢向汴路王閏晉祖南下而
不敢渡河此二君者皆一世之豪也一聞敵兵即思
退舍何邪攻守之勢異而制禦之畧殊也彼二君者
不過一劍之雄乘時遶會盜有神器聊以自娛爾豈
有帝王之畧可以保國者哉且夫嗣源敬瑭之才二
君知之熟矣其不能不俱有以也

劉知遠用兵之才與五代諸雄無以遠過而其大畧
遠慮有高出一時者知石氏稱臣契丹許割盧龍雁
門諸州知遠諫曰以金帛賂之足致其兵不必許以
土田恐異日爲中國之憂悔之無及敬瑭不從而十

六州之地遂淪於虜及石氏得國三鎮繼叛敬瑭至
欲奔還晉陽以避其鋒知遠諫曰帝王之興自有天
命陛下昔在晉陽糧不支五日俄成大業今天下已
定內有勁兵外結強虜最難何能爲乎願陛下撫將
相以恩臣請散士卒以感恩威恩者京邑自安根本
深固則枝葉不傷矣敬瑭從其言而三鎮以平大業
遂固即此二端其識見深遠謀畧老成有帝王之度
五代諸君所不及也

國將興聽於人國將亡聽於神非虛語也閻主王昶
作三清殿於禁中以黃金數千斤鑄寶皇大帝老君

讀史漫錄

十卷

二十

天尊像政無大小皆巫者林興傳寶皇命呾之此所
謂聽於神也然則神果有之曰吾不知也正使有之
亦亂兆耳天下有道其鬼不神陽氣盛也夫惟滯奧
之方昏翳之政神得而主之辟如人家有鬼物爲妖
陽氣盛也

契丹德光欲以王威爲義武節度使晉主請如中國
叙遷之法漸加進用德光怒曰爾自節度使爲天子
亦有階級邪彼時天子惟擁強兵者即爲之謂節度

唐天子爲叙遷可也
唐末以來中國擾攘君如置夷民如浮莖江此諸州

生民之禍極矣而吳越南唐皆以寬仁之政收休息之民保境息兵輯鄰講好武昌江陵亦各有土宇不事兵革以是江南諸州生養蕃聚魚鳥承平及有宋膺符人皆不戰而定所以數百年來大江以南戶口宗室倍於江北豈惟天時地利亦人事之不同也召晉以天下之大臣服契丹而安仲崇景延廣欲以一鎮之兵渝盟而抗之其心固有在矣然其舉未為非也何者戎狄之心惟利是視中國以有限之力供無厭之施以易竭之財據難守之約非彼難則此渝盟在早暮之間爾誠及兵力之盛一決其疽未為

讀史漫錄

十卷

十一

非第也第重崇之心假以叛晉非為國計曰如是則出帝之抗契丹胡為亡國曰非抗之而亡也抗之而無以禦之也契丹雖強每入中國亦懷顧忌一聞敗衄即思遁逃非有持久之計也誠使將士協心兵食有備以久待晉以逸待勞何不可克之有而五代君臣之間皆無固志以有勝負觀望輒殊將有不戰而潰者矣況出帝之舉措尤有必亡之勢哉內之以政本付李穀馮玉而斥桑維翰於散僚外之以兵柄付杜重威李守貞而棄劉知遠於外鎮其用人之顛倒已為有識者所料矣安所論勝敗之數哉

六朝承漢之後文物卓有可觀五代繼唐之餘風俗淪於夷虜豈其地使然耶抑漢唐之政自有優劣源風餘俗漸染未沫若是其異耶漢之治教不純於王道唐之治教不純於中國至宋而純然粹矣非繼之以胡元而直以聖代接之三代之盛不可幾非宋齊丘為李景所厭忿歎乞歸景知其詆一表即從之賜書曰明日之行昔時相許朕實知公改不奪公志仍賜號九華先生景之待齊丘可謂得法矣人臣以矯詐沽名愈留愈退人主以虛文待士愈退愈留皆偽道也若遇詐如齊丘者以景法御之必無再三

讀史漫錄

十卷

十二

之讀矣
不律德光雄難役繪之主也委趙延壽入寇則許以中國帝之受杜重威之降則許以中國帝之至衣二人以諸袍指示晉人曰此而主也二叛欣然企踵若將庶幾焉及得汴梁則曰朕舉國南征五年不解甲僅能得之豈為他人乎至是而二叛之望可以息矣戲弄爾時如玩小兒生死存亡在其掌握使在中國曹孟德之流也

唐太宗像於渭原問臣徒樂乎蘇長文對曰不及十旬未足為樂後唐李景於宮中作高樓召侍臣觀之

聚皆嘆美蕭儼曰恨樓下無井景問故曰以此不及景陽樓爾此所謂諷諫者也

契丹之南下也劉知遠獨擁強兵中立太原而不肯晉而附契丹亦不為晉擊契丹召之樂虜則雲翔而不進虜入其境則驚蹙而必擊此時也蓋已有漁人之志矣及至晉帝北行中原無主始乘契丹之敝而收其成功蓋取天下於契丹非取之於晉也律以純臣之節不能無虧而得國之正則五代之君未有及之者亦人豪哉

天下之患莫大於敵未至而自擾括財藉兵皆自擾

清史漫錄 十卷

卅三

之道也晉人憂契丹入寇國用不給遣使三十六人分道括率民財各封劔以授之使者多從吏卒携鐵械刀杖入民家小大驚惶求死無地吏復因緣為奸半入私橐又藉諸州之兵七萬餘人民不聊生此夫代敵自割敵不出刀代敵自烹敵不出薪者也即契丹不至他變將生况其深入乎

朱梁用敬翔而與均王棄之而亡莊宗用郭崇韜而興劉后殺之而亡明宗用安重誨而興殺之而子亡石晉用桑維翰而興出帝棄之而亡夫人賢之於國亦重矣哉

晉出帝之愚也馮王李彥韜擅權於內杜威李守貞將兵於外有一桑維翰置之而不用也杜李降虜於境上馮李降虜於國門而維翰死矣任事者何人死節者何人可為三嘆

契丹入大梁幽晉主於封禪寺兩雲逗句外無供億上下凍餒太后使人謂寺僧曰吾嘗於此飯僧數萬今日獨無一人相念耶僧辭以虜意難測不敢厭食嗟夫事佛之功梁武帝可觀矣飯僧之報亦復如此福田利益果安在耶太后何不以此貲用養兵卹民而飯數萬兒徒為也

清史漫錄 十卷

卅四

耶律德光推轂使僧玩弄趙延壽杜重威諸人不出敗掌所不能欺者劉知遠耳知遠以晉室重臣虎踞太原厲兵秣馬以觀時變出帝放縱熱視而不言契丹入寇陰拱而不出隱然有漁人之志德光既入汴梁徐遣貢使且以三事要之德光乃曰汝不事南朝又不事北朝欲何所持耶及虜主不能久留棄國而去然復徐起而收之此知遠之所持德光已窺其微而不能制也五代諸君惟知遠得國頗正且審於事機發而必中可謂狡狡者矣

契丹入汴淮北賦帥多請命於南唐韓熙載因請跋

復中原李景不能從既見契丹兵亂舉亦悔之愚謂契丹內擾誠經畧中原之會然李景則不能也偏安一隅地卑力寡而欲與上國爭衡掃諸土宇必不得之數矣以晉之南也而不能比以宋之南也而不能比豈獨天運地勢亦然況以蕞爾之邦輔以五鬼熙載之荒淫齊丘之譎詐威望不孚於衆誠蕪不結於主欲以有爲其能濟乎

外夷入寇乃中國奸民之利也契丹入汴既縱胡騎剽掠以給軍食又多以其子弟近臣典州刺郡不通政事華人之狡黠者往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威福培

靖史漫錄

十卷

廿五

克貨財而中原大亂矣自古以來夷狄僭夏必有華人數之不但關出邊關爲之謀主即夷入中國亦有此一等人也

漢之李太后有智婦人也漢祖興師晉陽議索民財以賞將士李氏諫曰陛下因河東興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殆非救民之意也帝從其言悉出官中所有以賜將士中外大悅即此數語視莊宗劉后何啻天淵及周兵將至隱帝欲親出禦之太后謂曰郭威吾家故舊非死亡親身何以至此但按兵守城飛詔諭之觀其志趣必有詞理則君臣之禮尚全懷

勿輕出隱帝不從出門而野死故李太后智人也夫從其言而王子違其言而亡此難傾城之喻何以說焉故事不可泥於一也

契丹北去中原猶有城宇漢祖興兵晉陽莫知所向諸將咸請出師并陘攻取魏鎮先定河北則河南拱手自服惟郭威以爲河北兵少不足以爲無應援若郡虜合勢遮前邀後糧餉斷絕則進退自如也不如由晉緣抵扶直趨洛陽不出西向大業充矣帝從其言車駕至洛而汴城百官已奉表來迎矣蓋從其間道乃攻取批卻之方而據其根本有居中制外之勢故一舉

靖史漫錄

十卷

廿六

而帝業成也威之謀畧如此豈同時諸將所敢望萬一哉

五代諸君當其位命決矣往往有高世之見一時流輩遠出下風及至大物在手割制自由反不能鞫定規模脩明綱紀豈能人之所難而不能其所易邪一將之位有餘萬乘之才不足耳

漢祖之興也以楊郭錫機務郭威主征伐史弘肇典宿衛王章掌財賦皆武臣也而所用宰相蘇逢吉等拱手受成無所專決且至文武相疾將相成隙郭則曰府庫甲兵乃爲急務文章禮樂何足介意弘肇則

曰安定國家在長槍大劍安用毛筆章之謂文臣則曰此輩授之握算不知縱橫何益於用皆庸疾措大之辭也唐二百年文物聲名一旦淪滅至此可勝嘆哉

後漢乾祐中李守貞以河中叛郭威率諸道討之諸將急欲攻城威曰守貞前朝宿將徒爾好施廢立戰功况城臨大河樓堞完固未易輕也不若設長圍守之使飛輓絕吾屬兵秣馬坐食轉輸待城中無食公私皆竭然後一鼓逼之可坐禽也乃剽壕築壘列隊伍而圍之循河設堠連延數十里寇有往來者魚

讀史漫錄

十卷

廿七

不禽之而守貞如坐綢中矣蓋守城之便在於以逸待勞而攻城之法乃能以久制亂是攻守有道也桓溫入朝謝安談笑自若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郭威入汴為馮道設拜道受拜如平時徐曰侍中此行不易其嬌情鎮物不為威屈一何同也然安之於溫則欲陰消其不軌之謀而正言以折其氣道之於溫則已默贊其不臣之志而假貌以成其誣爾何也威之出鎮道以救拾人心之策告之矣豈至此而肯之邪曰唐晉契丹通不奉迎乎曰唐晉之強暴契丹之獷戾不能於形迹之外有所宛曲也惟有拜之而已

郭威老成奸猾頗知體面故先以此飾之而使其有以自文也及澶州兵變回戈內指則已不暇自文而道亦不必為之飾矣然則道之受拜正所媚威也安符與謝俸並稱乎方道受太后之命迎湘陰於徐州中望聞變即日辭歸湘陰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故無疑爾公今何以為計道默然不對

嗟夫道之不對宜也劉贊一驥孺子曾不思三十年宰相事幾君矣而特以無疑哉

周祖以契丹之寇出兵渡河至澶州而兵變宋祖以契丹之寇出兵渡河至陳橋而兵變其形狀誤畫如

讀史漫錄

十卷

廿八

出於一報應可謂巧矣陳橋之事實澶州之故智也其報契丹皆詐也

南唐自係於唐曰吳王恪之後也後漢自係於漢曰淮陽王祐之後也後周自係於周曰魏叔之後也愈出愈遠務為相勝而忘其偽矣

五代宋梁盜也晉唐漢夷也惟郭崇二氏為中國人起於將相故其舉動粗有可觀耳

五代國祚惟漢為促及考其實惟漢為久何也梁唐晉周或一傳而更姓或再傳而亡國未有過十餘年者漢自隱帝遇害太原建國至宋太宗時乃亡則已

十年矣。劉崇謂其臣曰：今日佐號不得已而稱之，顧我是何天子？汝曹是何國度？使其言悲矣。彈丸黑子之地，僞僞二朝，死其社稷，得國之正未有過於知遠亡國之正未有過於繼元者也。豈可以短祚偏安而沒其美哉？

郭祖之政類宋太祖，世宗之才似唐太宗。其脩德任賢立綱陳紀，皆非五代所及也。郭祖一正位號，即除前代之苛法，罷四方之貢獻，毀漢宮之珍寶，通江南之羅罽，至乃躬詣闕里，崇儒右文，太平之治幾可想望矣。世宗繼之，南定江淮，西取秦隴，取關南之地，權

讀史漫錄

十卷

十九

太原之鋒吳越，閩蜀輪環，款款神武不殺之仁，有王者之風。今天假之年，宋氏一統之業，企足可成也。而兩姓相承，祚不盈紀，初守之畧，徒為異代之資耳。夫周能萃五代之陋，習安知其止於再傳？宋猶承五代之敝，風安知其延於數百事？均德齊而情促，迥異豈運會之所鍾？非人所能為，邪？要之天心厭亂，理極數窮，故以周氏二世之賢，故宋室一代之治，譬集腋之

先雪，故明之導日，蓋已為之兆矣。五代慕容彥超據克州，以叛其判官崔周度，諫曰：「魯詩書之國，自伯禽以來，不能伯諸侯，然以禮義守之，

可以長世。此魯志也。自古有國家者，以詩書禮義為基元氣，深厚以之，進取未必無人，以之退守可以永世。未有勳焉而興，忽焉而亡者也。及驚悍者為之，鼓其英畧，雅才雖可以徵一時之勝，而深根固本之道，則有不能者矣。詩書為甲冑禮義為干櫓，儒者之功如是。

南唐邊镐為將，初克建州，俘獲不傷，建人謂之邊佛子。及克潭州，市不易肆，潭人謂之邊菩薩。既為鄴鎮，政無紀綱，惟日設齋供，盛脩佛事，潭人失望，謂之邊和尚。蓋能晉漢衆生，乃佛菩薩之行，若脩齋供佛，則

讀史漫錄

十卷

三十

汝門之職也。世之循吏有慕佛子菩薩之名而不免流於和尚者，尚戒之哉。

五代相承，將驕卒悍，財匱民窮，皆姑息之政所成也。世宗即位，大振法紀，力挽頹風，樊燁能何微望，敝先清斬之軍中，而將知有法，簡宿衛之士，汰其羸弱，拔其精銳，而安知有律由是將吏畏慎，士馬精強，征伐四方，所向皆捷。由賞罰明而選練精也。前此累朝皆以將士機立，驕蹇成風，未戰一將而將已反戈，未斥一卒而卒已礪刃，豈法不可以禁，而律無所用哉？姑息之端生於猶豫，猶豫之敝起於偏私，夫惟持之以

讀史漫錄卷十一

宋藝祖至英宗

東何穀山于懷行
福清臺山葉向高訂

宋之所以有天下非有以異於五代也國祚綿長與漢唐並永從以能削藩鎮之權耳夫藩鎮之權積數百年非易削也而何以能除之此有機焉人見其盡酒片言之解諸將之柄而不知其從容布置之方有非旦夕可致者其爲謀亦甚深蓋開國之初諸將握兵旅所憂在近故先以益酒面諭解其禁兵之藩

讀史漫錄

卷十一

乙

鎮則寬解已折盤根已燦矣然後求其禁之所由極與勢之所由重以爲諸鎮之所以跋扈者以有兵也於是命諸州長吏擇本通曉勇之兵盡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而不得有其兵矣其所以得衆者以有財也於是命諸州度支經費之外一切金帛悉送汴都魚得占留又置轉運使分掌諸路貢賦節度使不得與而不得有其財矣其所以負固者以有土也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而不得有其地矣其所以稱亂者以專殺也又詔諸州決辟錄案聞奏付刑部詳審而不得有其柄矣然後

過其有闕則任之以文臣擇其左剽分之以通判下至令長之職皆以京朝官爲之至是雖兩河之梗並起於世亦將束手聽命求制於文墨之吏而魚所容辭然後以片言諭之其解組求歸宜其怨浚何敢有所抗拒以干天憲哉蓋天下之事禁極不可驟革勢重不可亟退皆有機焉得其機而徐圖之則批卻導致君然而理矣不得其幾而暴更之則壘次水漬卒然而不可救太祖於此可謂得其幾矣趙普之爲社稷臣有以夫

讀史漫錄

卷十一

乙

趙普之罪不在渝金匱之盟而在奉太后之命然其所以奉命亦有不得已也夫挾天下而予其弟非人情也太祖之孝友至此哉五代之亂君如置基國如傳舍太祖微一時之會而得之豈意其卜世之宋比於漢唐或者一再傳之後必且易世故命如五代之事亦不可知與其付之庸子爲他人所取何如傳之英弟而子或得庶幾焉此爲一太祖之立皆太宗與普之謀也彼太宗若睥睨其後亦有心焉與其傳之庸子而待其取何如身自與之而子或得庶幾焉此爲二故金匱之約非太后之命亦太祖意也其云晉王傳延美延美傳德昭是吳王壽夢之事復見於後

矣。普以爲可邪？否？邪？至太祖之世，神器已定，人心已安，非有五代之虞，可防於後也。而廷美者一庸人耳，非嘗身行間有戡定之勞，又非嘗決策虞淵有權，戴之績而欲太宗舉天位以授之，其將能乎？故普之奉太宗不得已也，其間廷美亦不得已也。已誤再謀之語，俾問俾對，耳其君臣之間已不言而喻久矣。豈至是而始渝盟哉？然則爲普者奈何？曰：受命之時，明陳大義，傳之德昭，上也；即不能若當立言，晉主有權立之功，且當締造之始，先付長君，以定大業，則廷美不必及也。庶乎其可爾。然則德昭何如？曰：此難言也。

讀史漫錄

卷十一

有天下而予其弟，非人情也，而勢不可不與。有天下而予其兄子，亦非人情也，而勢又可以不與。太祖能保太宗之心，於沒世之後，誠太祖誠欲予子，不必先予其弟可也。誠欲予弟，不必更顧其子可也。舍其所可必於已而幸其所不可必於人，豈但大福不再而已也？昔者聖王之法，曰父死子繼，兄終弟及，兄終弟及爲魚子者，設也。而曰商道親親多及，周道尊尊多繼，蓋曲爲之辭爾。

宋太宗論范質曰：宰輔中能循規矩，慎名器，持廉節，無出質右者，但欠世宗一死爲可惜。爾宋初賢相以

質爲首稱，而大鄣不足如此。失鄣之臣，不惟爲公論所鄙，即所事之主亦陽進而陰薄之。如此不至在我方欲其害人，即在人亦不欲其應已矣。士之節行何可忽哉？

自古伐蜀有兩道：一自劍閣南入，一自峽江西入。漢之東，歙岑彭、鄧艾、鍾會、宋之王全斌、劉光義是也。自古伐江南有兩道：一自荊門沿江而南，一自廣陵渡江。晉之王濬、王渾、隋之韓擒虎、賀若弼、宋之潘美、曹彬是也。

自古伐蜀大將皆不得終來歙、岑彭，以被刺死；鄧艾、鍾會以爭功死；李繼茂、郭崇韜以被譖死。惟宋時二

讀史漫錄

卷十一

將得全而全斌亦以贖貨殺降伏罪受譴，則能保全功名者惟曹彬一人爾。故曰：兵凶器也，夫用凶器於險阨之地，凶之凶者矣。

開國之初，法網疎闊，然亦有機權在焉。如南唐以銀五萬遺趙普，普曰：太祖太祖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爲削弱，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對，少賂其使，若可也。及南唐使至，常賜之外，露賞白金如遺普之數。南唐君臣震駭，服其偉度。蓋此時辭受之節在所不計，所重者事幾爾。南唐之賂普何爲也？將以間其君臣如漢

之構亞父未可知也將以納爲內主如越之賜伯嚭未可知也普不敢隱而白之上上賜其使而使之知則南唐知宋之君臣不得而謀也其謀折矣故兵機之所在有無故而予人以千萬而不爲費有無故而受人之千萬而不爲貪何者予之以千萬則所得有倍於千萬者受之以千萬則所規有重於千萬者此惟時勢之急則然爾他日廬下黃金未及聞奏而上心即不憚矣時異而機緩也

陳唐二漢主才藝文雅相似優游荒宴相似其失國亦相似殆沒身也隋兵渡江陳後主賦詩遊宴告急

讀史漫錄

卷十一

五

文書藏於床下有竟不獲封者宋師渡江圓城累月李後主猶未知也方於後苑誦經講易軍書告急皆不得達何其迷之相似哉

藝祖初郊洛陽欲留都之太宗言其不便上曰還河南未已終當居關中耳太宗曰在德不在險力請還汴太祖不得已從之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盡矣子於此而三嘆使如藝祖之志則宋可無南遷而一統之業可常保也彼漢唐之世固亦不能久安長治然國勢常尊屢亂而不亡者據河山之勝也若汴則居四戰之遠無所憑倚胡騎一臨勢如席卷豈其德薄

於古亦地形使然耳在德之論乃一時獻替之規豈所以定一統之模哉

秦王廷美之死趙普故之也太宗親征太原尚欲以廷美留守呂端言其不便廷美亦請行此乃事機所關政不爲過然當此時太宗未必有忌廷美之心也已而德昭自裁德芳夫折廷美始不自安普爲慮多遜所中廢棄有年已思所以求進多遜方毀普謂其初無立上意又思所以自明會普郎舊僚也廷美陰謀普因請自備樞軸以察奸變則德昭欲賣廷美以自售矣而又次骨多遜謀爲中傷庶其交通之狀巧

讀史漫錄

卷十一

六

爲組織之辭於是廷美之身不保而太宗之世業成矣於乎此其於李義府許敬宗有以異哉原普之意不過恩怨得失之念交結於中一舉而報多遜之意結太宗之眷不知廷美何辜而難此也既以預聞金匱之盟取合於上獨不思所盟何語而使廷美至此明神有知普其免於譴乎夫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正以其心術險詭志行卑汚足以害家而害國也有宋三百年中名公碩卿表裏相望漢唐以來無與比而以志行如普者爲之一代宗臣亦可爲諸賢耻矣楊業乃北漢劉繼業也太原已下繼業守城一面猶

苦戰不下上使其故主招之北面再拜慟哭解甲乃使復其本姓以爲代州刺史業素善戰嘗以數百騎繞出雁門之後擊契丹十萬之師契丹畏之每望見旌旗卽引去時號爲楊無敵卽漢之飛將軍也業諸子亦皆驍雄而延朗爲最嘗百戰破虜未嘗敗比今里謳謠猶多傳說宋瀟述播州世業以爲出延朗之裔今土酋楊應龍是已

太宗問李繼捧曰汝在夏州用何道以制諸部對曰羌人勢悍但羈縻而已非能制也此紐漫應之語其實制伏遠夷之道不出於此卽班超告任尙之言也

讀史漫錄 卷十一

多事之徒爲苛法以擾卽決裂而去矣

郭贊拜叅政奏對曰臣遭不次之遇誓以愚直上報太宗曰愚直何益於事贊曰猶勝奸邪此間此對皆非也孔子之論時賢曰其愚不可及也曰邪有通如矢邪無道如天此非所謂愚直者邪天下惟智巧之士出而售其術則國家多事而下不蒙福未有以愚直敗者也何也彼智巧之士其精神智慮密於謀身而至於謀國則疎其機械權術工於傾人而至於律已則拙此愚直之反也設使人而愚直有道知矢無道知矢則天下之事惟其力之所及長短大小未有

不可成者卽不能成未有壞而不可救者爲國計者蓋乎贊不能明其所以而第以猶勝奸邪爲對則亦未知愚直之所以益而始爲謙退之辭爾故曰皆非

宋初有方外之士二人隱於菴山其一希夷其一丁火微是也二人以仙隱齊名而同居一山不相往來火微志尚清淨而希夷嗜酒放曠若反出其下者然火微應召至京以金丹玄芝獻獻而希夷之言曰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術此納養生之理亦非有方術可傳而以爲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勤行脩煉無過於此以此觀之火微真金丹方士之流而希夷有暮景巢由之致不同日而談矣方

讀史漫錄 卷十一

之於漢火微抱父成五利之術而未成其詐夷夷慕方朔之德而不混於俗者也噫以在山之述論之其不至於清濁倒置能幾何哉

雍熙二年始有臘唱之制卽梁頴及第之歲也是科得進士百七十九人而宰相李昉之子宗諤呂蒙正之弟蒙亨試皆入等太宗曰此皆勢家與狄塞並進縱以藝升人亦謂朕有私遂皆罷之太宗不以其故損恩二賢不以其故損名則無成心焉爾近世權相之子百方機結以衆一第之榮而朝紳之指目至於

百口交攻汲汲株累亦若太甚焉。愚之非太平之象

笑。宋初致仕大臣皆給半俸。真宗以後因朔天書宮觀多以太臣領之。邊有奉祠之例。皆優禮舊臣之恩也。半俸之給。施於舊老恩禮。合儀該不可廢。至於祠祿之法。則以公卿師保之銜而領提舉道觀之名。其失體而不經。莫有甚矣。而名卿碩儒。往往樂就而無所辭。豈相安而不察耶。

淳化中。執政王禹偁與陳恕張齊賢不協。恐僚屬有以中書政事告二人者。會司諫王禹偁言宰相樞密不

讀史漫錄

卷十一

九

得於本廳見客。許於都堂延接。以杜私請。禹偁即奏行之。司諫謝泌止之。以爲如此。是疑大臣以私有失大體。太宗爲之遽還前詔。夫禹偁誠覺非體。而禹之意誠私矣。然都堂見客亦大體也。人主之御大臣。固不當防其有私。而人臣之自處。則不可以不示人。若令宰相執政皆於公堂見客。諸司有所請。使皆對衆面陳。各以所見商確。則柄事者不得顧主而同事者不至相疑。即有佞人何從。魚所售其害。即有諂人交構。魚所假其隙。亦廢末世之法也。

宋之積弱。自輕伐契丹始也。贊令圖初開邊釁。王師

一舉兩路奔北。而契丹之患。遂成。宋人不敵北

何而獲一矢焉。於是文真請伐不能應。而文真入契丹矣。高麗請伐。盡試宋也。請之而無以復。則被藉以爲辭。而去矣。何况西夏夷商不棄。回觀望而爲之臣。妻和夫以契丹之強。南面而爭衡。二國附之。於左西夏翼之。於右。強弱之形。可立見也。始於輕伐。而至於不能伐。國之安危。決於一舉。可不畏哉。

宋時用何承矩之議。於河北諸州興築水田。築戍兵萬八千人。開泊種稻。民賴其利。即今河間保定涿泊之區也。萬曆乙酉。江右徐尚寶貞明請於畿內京東

讀史漫錄

卷十一

十

開水田之利。朝受郎令。盡鄉吏。通行畫竟。爲中書所稅。而止。當時輿論亦以爲北方土燥。易乾。脉粗。易涸。春夏苦旱。夏秋苦雨。與江南天時地利。皆有不同。若不可成者。不知承矩於彼時。何以能興利也。即今永平順天界中有泉池。灌溉皆成水田。此與江南何異。大率地利有宜。南北固其大限。然北方之土。亦有細潤。可以爲田。南方之土。亦有粗硬。不可以耕者。要在相其土宜。爲之盾劑。周托則壞之法。有可求者。固難以一槩論也。

宋時侍從大臣欲授台輔。必使天下稔其名望。而使

正位蘇易簡久在翰林太宗以賓友待之乃以親老
急於進用亟言時政遂入政府人主不復歎接但正
色責以吏事而已可見侍從近愛知人主不可急於
求用以取輕於上寧終於不用而為人所惜毋寧一
用而損其名為人所笑也且夫文學之臣好言時事
即涉求進之迹可不戒哉

太宗一日謂錢若水曰士之學古入官遭時得位足
以為宗矣安得不竭誠以報國乎若水對曰高尚之
士不以名位為先寵忠正之士不以窮達為志操若
以爵祿位遇而勅忠於上者中人以下者之所為也

清史漫錄

卷十一

十一

已而執政劉昌言罷太宗問趙鎔曰昌言涕泣者鎔
曰與臣等談多至涕泣帝曰大率如此若水對曰昌
言實未嘗涕泣鎔乃迎合上意耳及呂蒙正罷相太
宗曰蒙正前日布衣朕擢為相今退寂寞想其目寧
望復位矣若水對曰蒙正雖驟登顯然其夙望不為
泰冒何有寂寞不其聞鬱悒也上為然然於是若水
嘆曰上待輔臣如此蓋魚東郭高邁能全進退之位
以感動人主遂貽上之輕鄙耳即以母老請罷若水
真高品也蓋人臣有嗜進慕寵之心為人主所輕則
人與官俱輕有高蹈遠引之念為人主所敬則人與

官俱重人與官俱輕則有損于士風而愈益於治體
何也其言必不見信其志必不得行也人與官俱重
則下可以全士節而上可以裨化機何也居則士有
所矜式出則上有所倚仗也奈何馳騁榮寵之徒此
遂於世而以見輕於上哉宋之大臣知若水者可以
為百世師矣

宋時尚書六曹如今之五府出納文書而權不在焉
吏部不與銓考而屬之審官院戶部不聞出納而屬
之三司使禮部之職委重於太常刑部之職受成於
大理邦政則全屬樞院而兵部無聞也大都不信大

清史漫錄

卷十一

十二

臣而事歸內朝有東漢之遺意而六典建官之制茫
然無存矣漢之官制甚簡而不本於周官唐存六典
之名而職任多疎宋復爾爾能用周官之法三代以
下惟我朝為然

太宗召三司吏胥詢以利害條上七十餘事下所司
議行語陳恕等曰渠等於錢穀利病自少至此竊慮
其中必周知之鄉等但假以詞色引令部陳必有所
盜復賜錢百萬募吏能言便宜者量事大小賞之此
善法也劉晏掌錢穀惟用士人不假吏胥則與太宗
相反蓋晏之意重在釐奸太宗之意重在與利可孟

行而不悖也大率官之更代無常吏之監據甚久故欲實其握算則宜畢畫其能而欲灼其神奸亦必盡探其蘊故使條陳利病非但有益於我即其言而衆枝之其奸弊之端亦必有不能掩者因而細繹其緒更端而釐革之彼亦不知其所出矣後世文法之吏不明此機但掩耳閉目惟吏弊之是求而不敢假借片辭以示之陳誠畏之也如此舉止固已爲猾胥所窺何以言興筆哉

真宗既立太宗廟見遷宮都民擁道觀呼帝聞之不懌召寇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

讀史漫錄

卷十一

十三

賀曰此杜稷之禍也孝宗內禪某曰見上顏色否人情至此雖父子不能不動情也嗟夫大器之難釋至於掩天性之愛可不嘆夫自古人主諱言儲二意正如此而臣下請建儲者動以天命人心有歸爲贊成之語是正統其所甚忌矣欲其悅而且從不亦乎張洎初事寇準準準者洎也丁謂初事寇準準者謂也二小人之險詖不容誅矣準之關於知人亦其短也夫能佞人者必能殺人此易見可宋之大臣如呂端韓琦於易君之際定策禁中翦除亂萌真社稷之功也所謂托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

可奪其在斯人與後世淳筆之士以微名自許虛說之徒以一節自高一遇利害手顛舌止不能措辭急則折而從之獨何人哉

漢唐以來執政之任其初皆在外朝已而漸移之禁近故宰相之權皆以內制外漢初以丞相御史太尉爲三公故丞相柄國其後武帝遊宴後庭決事禁中霍光張安世輩受遺托孤皆以將軍司馬入錄尚書則錄尚書者柄國而丞相受其制矣江左相沿以錄公爲相國而因有尚書省之設唐初左右僕射在中書令侍中之上蓋以三省爲執政而僕射其首相也

讀史漫錄

卷十一

十四

其後宰相之權顯歸于中書門下而僕射受其制矣故其時真樞侍中中書令者謂之宰相六部侍郎議大夫等官同中書門下三品亦謂之宰相至於中書舍人等官官資尚淺不同三品而但同平章者亦謂之宰相故自貞觀以後左右僕射即改爲左右丞相而人亦不以宰相事之惟以平章爲宰相耳至宋沿其制以平章爲宰相執政爲執政而不知平章之名其始固甚輕也夫漢不任三公而歸政於尚書唐以尚書爲省官而歸政於中書始以實爲其名而終以名離其實提之絲綸所出權任即重勢使然矣

宋時談參知政事不押班不升政事堂與宰相猶相懸也及呂端與寇準同列先正台發恐準不同乃請參政同升都堂準性剛自任端等多所推讓政出多門大體失矣及準既罷乃詔中書門下只令宰相押班知印其參知政事殿廷別設專位次於宰相之後非議軍國重事不升都堂蓋舊制也當時非章政事謂之宰相參政及樞院長佐皆謂之執政統而言之謂之宰執蓋維從宰相之後而事權禮秩迥不相及也今世稱首樞謂之執政誤矣

真宗謂李沆曰人皆有露放卿獨無何也對曰臣侍

讀史漫錄

卷十一

十五

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故人臣有密欲非護即佞臣當惡之豈肯效尤此大臣事君之體也宰執之僚同心爲國有言於上無非爲公何若不可使同事與聞而可以私啟也蓋非阿人主之志而不可使聞於人即其言同列之短而不敢公言於衆也故曰非護即佞後之大臣有欲建社稷大計而欲以密啟收功其亦未聞沆之言邪然則嘉謀入告密之於外何也曰此言善則歸君不敢任之於己非曠足交肘之密也不密失君謂何曰事變之微權術寓焉固有不可昌言於衆者非其常也若乃承平無事君臣和

德之朝而以陰秘之踪効潛結之計者因所謂讓與倭矣

張齊賢制禦西遼請募江南兵壯以成靈武真宗曰此不惟人心動搖且使南方之遠成西鄙甚不便也遂寢其奏因是考自三代以下未嘗以江南之兵取勝北方者惟至隆慶初年戚將軍繼光議調浙兵屯成荊門稍有効其後西夏有難則調南兵而西海東有難則調南兵而東至於閩廣川蜀間開萬里以救割床之急而三河壯士六郡良家漁傷之突騎繼之以遊俠皆若木偶束芻不可投之一試者此何說也

讀史漫錄

卷十一

十六

夫秦晉燕齊之門古所謂天下勁兵百戰用武之地而西夏遠左皆在指顧之間顧舍近而求遠置強而取脆此何說也

李繼遷之死也國危子弱衆心未定曹瑋請假精兵出其不意禽送關下復河南爲郡縣此萬世之一時也朝議欲以恩致德明抑而不許而西夏之勢成矣夫萌芽不剪將尋斧柯安危之機決於一瞬而牽制優柔坐失機會遂爲百年之憂宋人之魚策一至此邪

李沆嘗曰吾居重位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

罷火以報國朝廷防制纖悉具備或徇所陳請行一事即所傷多矣吾嘗三覆斯言學部嘆賞真至論也然彼時風俗淳厚紀法脩明可罷可行下無異議近代則不能也臺諫毛舉瑣屑以塞職掌必欲邀譴覆於該部求票先於內閣及至奏有俞旨班行四方計一疏所陳紙札之費已不可勝計矣而監司長吏曾不聞讀其一行父老吏民或不能解其一語建言之臣惟取一時允行亦不問遠近上下雷石通行即取而刻之集中以爲傳世之具矣及求其所言非當時所見行則前時所報罷也夫見行者何必請而復以

讀史漫錄

卷十一

十七

申飭報罷者何以行而覆以依擬上下相蒙以全體面求免於少年之搖撫而不顧政體之虛實使沆當此時能一日居其位否耶即事報罷不以爲因循即以爲拒諫立攻而去矣

宋朝每一帝山陵即奉所製文集及典籍圖書並置一閣設待制學士請官此法最善 本朝惟 太祖宣宗御集頗傳於世諸廟文集圖書不知內府所蓄何如而閣部詞林無從披覲乃纂修實訓惟取寶錄綸音摘爲數集而已此一大闕典也愚意列聖御製詩文御書墨迹御刻書籍御玩圖書及內外制詞出

臣下之代演批答長札關家勿之經綸皆當裒集專來各置一閣或以皇史宬之側各奉一號使日星之謨永耀中天聖子神孫代有瞻仰豈非熙朝之盛事哉然而事關禁中非外廷所能討究職在內閣非諸司所可建白闕而不章有以矣夫

澶淵之役命王旦居守旦曰請宣慰準臣有所陳準至旦奏曰十日不捷何以廉之帝默然良久曰立太子此蕭頴送趙王會秦之策也當此之時有準以執鴈的有旦以守杜稷而真宗能用之可謂有英主之畧矣舉事如此固宜其萬全也彼陳堯叟王欽若

讀史漫錄

卷十一

十八

者至欲爲南幸之謀無流品其智識高下一何相懸邪

自古符瑞圖識之興皆人主爲人所惑信以爲真有而從之未有明知其僞而爲之者也王欽若天書之詐則明言天瑞不可必得前代有以人力爲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則欺詐不經之尤者以此欺其君真宗明知其僞而佯信之以此脅其臣王旦明知其僞而曲從之此君臣上下公爲矯誣以欺天下也且至以河圖洛書爲神道設教而不必有其實則是自義文以來固已開詐

偽之端以欺天下而八卦九疇皆天書之別名矣詎聖之罪其容誅邪以是知道經符籙之書効佛經而爲者皆起於真微之世明矣

王欽若在泰山初獻靈芝之千再獻至三萬嘉靖末年泰安進靈芝亦至數百本初疑其不真及行泰山谷中土人道士爲求木芝頃刻得數本蓋金石之芝亦自難得若木芝則燕齊所屬深山大谷往往有之而泰山靈巖所鍾故多芝草其動至千百魚足異也乃輒以爲上瑞薦諸廟朝則不可勝獻矣

讀史漫錄

卷十一

十九

使奉貢宋亦以黎氏故事封之此不爲失體蓋荒服之外政所不及來則納之叛則討之至於竇穴之中自相更代有不必察及蟻關者中國之體也黎氏則不討李氏則討之斯偏於用法矣來而不受不受而不能討斯左於用威矣故中國之於遠夷惟當計其順逆之迹不必究其授受之由可也

真宗欲以劉氏爲貴妃李沆引燭焚詔曰但道臣流以爲不可其議遂寢後又欲以劉氏爲后楊億不肯草制曰如此富貴非所願也乃命他學士代之嗟夫後之大臣遇宮闈私溺之寵有引燭焚詔如沆之爲

宰相有能力辭草制如億之爲學士者則人主亦不能奪也庸若依違唯諾以求免於禍先深者結納附會以自托於福始殆所謂懷利事君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者矣讀二公之事得不汗顏

王文正之爲相天下謂之大雅冠秉公之爲相天下謂之大忠夫忠不可能也景德祥符之間契丹以城下之盟甫成和議靈要以上遊之險方肇兵端天下非無事時也乃東封西祀竭府庫之藏以供大禮而昭應景靈二宮至於竭天下之力數年而成以奉太上之符命此亦治忽安危之所關矣王旦以明珠之

讀史漫錄

卷十一

二十

媚隱忍曲從坐視財匱民窮不敢復發一語大臣以道事君固如是邪徒以雅量讓謀有體爲一代名臣而責備賢者不能無遺議也若如張詠孫奭昌言力爭上亦安得不從以此觀之旦之以雅稱而不目爲忠有由然矣

張忠定之言曰事君者蘄不言貪勤不言苦忠不言已効公不言己能斯可以事君矣此數言者萬世人臣之矩也嗟夫風之下也甚矣不蘄而言貪不勤而言苦不忠而自策其効不公而自多其能者又何多

樂

張曼掌禁旅奉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欲為亂上召
二府議之王旦曰若罪曼則自今帥臣何以御衆捕
謀者則震驚都邑但權曼使解兵柄則自安矣乃以
為樞副安果無他此深得處亂兵之法然必謀而
未成者乃可以足潛消之爾若遂行已成法所不貸
則又不可姑息區處以長亂畧也

小人百巧一拙即敗君子百正一邪即敗王欽若以
天書市寵而以交通道士得諂寵萊公以直道事君
而以誤獻天書被構此其証也雖然以小人之由巧
而得拙理所必至無足異者君子之去正而從邪誰

請史漫錄 卷十一
其使之是足為賢者飲恨矣

寇準以監國之議被酒漏言遂為丁謂所譖此機事
不密之効也然所以致此亦自有說監國之議真宗
嘗與宦者周懷政謀之準之請間亦曾托懷政從吏
亦未可知已而漏言事泄懷政為丁謂所斥愛恨不
安遂有廢立之議而準以是被中矣大抵宗社大計
實在元臣宰相能以身任之即有密勿之請亦不容
已但不當與婦寺共之彼婦寺之性惟利是圖而與
之同事度不敗矣况有小人如謂者從而伺其隙邪
準也忠於謀國而疎於處事宜其及矣

丁謂之移皇堂未必有禍心也王曾借此以除之似
涉於苛然謂之嘗去天下所共賴也謂一日不去則
天下不安不棄其可圖而為之則謂不得去故醫之
治病者可以拔其根原則設法用藥詭其陰陽之名
勢亦有之

錢惟演文辭清麗與楊億劉筠名相上下固一代名
流也而以嗜進之心為人所鄙嘗以不得黃帝印字
為平生所不足其志行可親也浮華之士雖有靡麗
之詞而慕利如鱸魚所用耻如此縱使幸而當事其
與世浮沉無所建白可預知也且嗜進一念何所不

請史漫錄 卷十一
至沈約范雲之事可以觀矣

真宗東封禮成勞宰臣等以久食蔬素馬知節獨言
饒食惟陛下下一人臣等在通未嘗不私食肉上顧王
旦曰誠知知節之言象宗道為從言微行就飲肆
中真宗亟召入遂遂以實對曰飲酒人之常情數君
臣之大罪真宗以為忠乎嘗讀此三嘆宋之大臣以
至誠事君如此無論才畧何如耶此二事其不欺之
節可貫天日矣

王欽若初為三司判官即奏除諸路通買一千餘萬
繫獄者三千餘人丁謂連用之初即請罷兵撫蠻寇

此皆賢者舉動也及其一入政府而議政殃民之事無所不用何其先後疎操耶夫嗜進之志專故不難假仁以干譽而保位之謀勝故不憚肆志以求逞其念一也史以爲改部易行知之淺矣

至道元年太宗以上元御樓觀燈見京師繁盛自謂太平宰相呂蒙正避席對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死者甚衆願陛下親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咸平五年真宗以上元御樓見人物繁盛酒賜侍臣曰天下富庶如此嘉與卿等共舉此觴宰相李沆避席數回訖不受酒

諸史漫錄

卷十一

廿三

退謂同列曰天下庶事尚多未理人主豈得言治安即此二事古之爲宰相者莫以匹夫匹婦不被爲耻而憂治危明不敢怠荒即禹益之陳謨何以過焉後之司國命者其謂此何可重慨也

真宗朝山濤之士多被優禮其名實不虧者得二人焉陝之魏野杭之林逋是也至如种放者飾詐釣名汚節驕倨又結權貴以希薦達此并市無行之徒而青廬士之名模被恩寵此清修之士所以累足洗耳而自放於寥廓也嗟乎以名取士其弊至此近代亦有一二焉

秦漢以來登封之迹皆已不可考究今太山曲阜惟

真宗輩適在焉蓋自真宗以後迄今五百年無復封禪之儀故所存惟此也史載真宗上封享昊天上帝於圓臺封金匱王匱於上即今日觀峯旁封禪壇也降而禪而即今之高里山而曲阜孔林有駐蹕之所其迹可指尋焉宋真宗僞夢玉皇命已令汝祖趙玄朗授汝天書遂以玄朗爲聖祖聖祖者即司命真君也方士王中正言於南康遇道人趙姓授以丹術謂之聖祖因令天下避聖祖諱改玄爲真玄武爲真武此真武所由名也泰山下址有鄆都殿中奉司命真君豈即所謂聖

諸史漫錄

卷十一

廿四

祖與封禪既成又建景靈宮太極觀於曲阜齊丘以奉聖祖聖母在今少昊陵前碑石尚存土人但知爲少昊之陵而不知其爲聖祖建也以方士妄言假托夢寐造作名姓自立祖先不但矯誣上天亦無所用耻矣

唐德宗曰人言盧杞奸邪朕殊不覺可謂前有護而不見矣宋真宗曰王欽若久在政府觀其所爲真奸邪也可謂見不善而不能退矣蓋奸邪之伎才能機械倍絕常人其工於粉飾能使人主見之而不覺其巧於固結能使人主覺之而不退國之所

天聖四年一日汴京大水平地數尺有旨放朝宰相王曾附中使奏曰天變甚異乃臣等變理魚狀豈可選安私第亟請入見陳倫禁之道同列先歸者皆愧服焉此與漢相王商遇水事同公卿大臣遇天變民驚訛言易動惟當鎮靜有體以安人心正不可蒼黃失措使觀聽滋淆也然非平時有養鮮不為形影所動矣

天子以孝治天下家人之禮嚴於士庶自古然矣至於朝廷之體臣下所瞻尊尊親親之道亦自有不相掩者仁宗即位明肅臨朝元日躬率群臣朝於內殿

清史稿

卷十

十五

王曾力諫而不從太后與帝同幸浮屠欲先乘輿而行魯宗道力諫而止冬至內殿之朝范仲淹上疏力諫亦不見聽雖從違不一而三賢之論均可謂知大體矣何者禮有所重義有所歸內廷之禮以隆孝養親親為重外廷之禮以臨四海尊尊為重夫死從子陰不厭陽在士庶之家猶不可踰而況大賓所瞻億兆傾仰奈何與百官同列北面而朝故三賢以國體主威儀為請乃大體也

公家有所貿易一倍常費數倍有所管為數倍止得一倍此勢所必至也然在朝廷之體亦自有不必察

轅者何也曰良之外有一等遊食之徒仰給公家而民間貿易亦有一等靠公家之利以自食此如蠶虱蝨在豚蹄曲隈之間不可驅逐在朝廷視之皆赤子也取百姓之脂膏以養魚所聊賴之徒亦人得人之類爾如今京師土曠人稀一城之中兩縣編民百餘一二非禁菸軍匠受廩於官即江南遊賈居貨於市皆仰公家之利者也該使造作貿易一如民間此等遊閑之徒益無所賴而都城之人迹稀矣廟堂論事當知大體與有司法吏不同若以刀錐之巧錙錄之算而參於宗社之謀不其歎哉

清史稿

卷十

十六

明肅劉后稱制十有一年號令嚴明恩威加於天下左右近習少所假借成仁宗治平之美功不細也惟被服裘冕以享太廟不從薛奎之諫此其失之大者夷簡身為首相依違曲從無能匡正亦可惜也夫天男女之位素陰陽之體視政事人材之失何啻天壤而默然無言何邪程琳獻武后臨朝圖太后擲之於地曰吾不作此負祖宗奈何服武氏之服以見祖宗於廟也夫服武氏之服而欲為任姒則服禁之服可以為免矣夷簡於此不言則將焉用直其與程琳之諫奚何異焉

范文正公爲晏殊所知薦爲館職及以上壽會寧抗疏力諫元獻大悞即召文正詰以狂率邀名將累衆者文正正色抗言曰仲淹謬辱公薦每與不稱爲知已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獲罪門下元獻愧不能答晏之於范公可謂不知矣當文正微時元獻進教生徒見其敦尚風節深加器重所取謂何而以邀名詰之所謂陽浮慕之而志不同者也嗟夫士之壞於知己者亦不以矣蔡中郎之於卓犖文若之於操不以其知已邪徇其知身名兩敗可勝惜哉然則於此素何曰匡之以正而救其失不可則早自裁焉魚忘其

報可也

卷十一

十七

明肅臨朝范文正公以上壽會寧抗疏外補太后既述言者多追詆舊事仲淹乃言於帝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十餘年今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帝曰此亦朕所不忍聞也乃下詔戒飭中外毋得輒言臺簾時事文正此舉一時不覺有功及哲宗紹述之議紛起而宣仁之政爲群小所攻則知明道間潛消默移之功至大也且當時獻諫太后之徒隨聲附和而文正以得罪太后之人乃能獨倡公議以開上心亦正直忠厚之一証矣

宋制致仕官給半俸或貧不能自給景祐三年詔兩省大卿監正刺史以上致仕給俸如分司長吏歲時稱制勞賜前代待舊臣之禮其優如此今制公卿致仕間有夫米之賜畧做半俸皆出特恩然亦不可多甚損而風俗流薄則有甚於前代者舊重臣謝事畧居后進小生至以吏勢凌藉或以更儀口賦因其子弟何望優禮哉漢高帝曰吾於爵非輕也吏安所取此於今日亦然

讀史漫錄

卷十一

十八

呂夷簡事王曾甚謹曾因力薦爲相及曾再入中書位反居下夷簡任事既久多所專決曾不能堪遂有異同交論上前同日賜罷此亦市交常態也著述之士平日曲奉當塗魚所不至一旦得志必至相負從古然矣若乃士人君子在下不棲在上不夜安得有此夫善論者必善驕能趨者必善背何者其機括一也明智之士見人之諂而知其必驕見人之趨而知其必背故內不失己外不失人暗者反是仁宗明道中有政府五人王曾與蔡齊魯昌夷簡與宋綬善而盛度中立其間交不得志每有論議多所依違及王呂相議上問度曰魯夷簡力求罷何也度

曰二人心事臣不得知陛下惟詢以說可代者則其情可察矣上從之曾薦齊夷簡薦峻於是四人俱罷而盛獨留夫一舉而罷四相變可謂巧矣當時臺諫廷臣不攻而能容豈其秘尚未聞耶抑末之於指目亦尚寬矣

中國之形惟以夷攻夷足為上算元昊與山阻河跨有萬里而吐蕃嶺嶺以鄯州一隅兼有回紇之衆通於青海高昌諸國朝廷因授節鉞使皆擊元昊以分其勢此制夏一奇也嶺嶺雖未必即能抗夏而能牽制其後使之有所顧忌不敢內侵實於中國十

讀史漫錄

卷十

十九

萬師矣宋人乃以不能立功少之是不知事機者凡立功之形不必一塗固非以斬將奪旗然後策効也斯囉之功不在攻擊而在牽制視攻城掠地之代豈有低昂哉且以元昊之橫舉中國之力不能得其一壘而以責部落夷酋於萬里之外一何迂也

韓魏公為司諫一疏而罷四相宋之聽言重而退人輕如此其論韓億不當以子為羣牧判官無他事也宋時最重差遣錢穀之司尤為要地故不使宰相之子居之亦惡其登壇也近世錢穀之任士多不屑而公卿蔭子自有資格亦不肯冒昧為之然有一二營

得者公論亦鄙薄之雖輕重之指不同而意亦同范文正公以論劾呂相出知饒州朝士畏呂無出送者惟李絃王質出郊飲餞或以阻質質曰希文賢者得為朋黨幸矣二公皆吾邵人也一時風節凜然照映史冊可謂東魯之盛矣然士夫相與顧平日疎密如何若為浮慕一時之名而納交於賢者亦好名之累也

宋仁宗時西事方殷在朝宿將惟王德用威望素著為外夷所服方自請討賊以報國家言者乃以其貌類藝祖宅枕乾岡因論罷之此言事者誰也以風鑑

讀史漫錄

卷十

三十

堪輿之術而施於四郊多壘之日以為用舍猶謂國有人乎德用辨疏有曰貌類藝祖父母所生宅枕乾岡先朝所賜與宋王登徒之賦語意隱合可謂婉而有味矣彼言者聞之得不汗顏淺薄書生為豪傑所鄙笑固多類此

西夏之寇韓公志在進取范公志在招納會元昊請和范公為書遺之及吳答書語多不遜范公對使焚之宋庠至請斬范公以為不當通書又不當焚書杜衍力救免焉愚謂通書非也其焚之是也夫兩國相持未奉朝命而私與敵通不惟失稟命之禮其於事

機亦甚巨測屬有讒言交構其間設為形似以沮其成豈但身家之累故曰通書非也謾書已聞勢自難掩設不對使焚之敵人必謂已聞於朝後有操縱為敵所量損威啓侮必是為在故對使焚之使朝廷不受惡聲而敵人之謾將無所施此全國體之大者故曰焚書是也而杜衍但曰仲淹志招納忠於朝廷亦未嘗深言及此豈范之大計杜亦有未喻者邪

慶曆三年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南下朝議請城洛陽呂夷簡曰此子囊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可恃邪乃請建大名為北京示將親征以伐

諸史漫錄

卷十

附一

其謀薛范二公入對亦請修築京師以伐契丹深入之謀諫官余靖言王者守在四夷今無故而修京城是令天下之大而為嬰城自守之計也余呂二公可謂有大臣之慮非宋人所及者矣本朝庚戌之後有廷臣建議請於皇城四門各札一營以衛宮城其見更甚於此肉食之輩所由來矣以積鐵衛身不充切邪

宋之盛時不任武將故邊夏之構兵每無功何也契丹之役有王德用在北元昊之役有種世衡狄青在西誠以二方之事委之三人折衝萬里宜甚易然乃

德用雖任分關權任亦輕種狄二將方在偏裨制於文吏展布固難原其所由上以開國之日盡罷節使之權軍州政事俱委文吏故雖大敵在前節使不建幾於有兵而無將矣韓范諸公雖有將相之畧要以運籌帷幄坐鎮疆場則其體也至於披堅執銳馳不測之軍豈可無登壇秉鉞之士建旗鼓而出哉

富鄭公使北入辭詔進樞直學士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奈何遂以官辭賂之既使還論功進為翰林學士辭曰增歲幣非臣本意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故不敢以死爭况敢受賞乎久之又進樞密副使

諸史漫錄

卷十

附二

辭曰契丹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耻則新膏肓不忘修政且收臣新命使天下知臣不受賞和未可保其於守備必不敢懈帝皆從之按富公三辭皆關國體非汎議也主憂臣辱見危授命而以爵使之義所不可受委曲報命國耻未雪而以賞酬之分所不當受至於以和了事而勞及使臣則上下之心必懈而朝廷之體益輕體所不當受故三子而三辭長慮遠圖不苟一時之功大臣之為國固如此哉後世委曲隱忍上下相讓以飾一時之耳目而論功行賞居之不疑如掩耳

盜鐘不可以給三尺之豎亦稱曰為國之臣也讀富公事汗顏無地矣

歐陽修余靖為諫官論罷參政王舉正而薦范仲淹代之仲淹曰執政豈可由諫官而得固辭不拜此等識見今人如何可得臺諫之體止當論列薦舉人材非其所職況宰相大僚輔佐人主政化所出豈可以諫官一言遂受登之命且不惟宰相不可由諫官而得即諫官亦不可由宰相而進也仁宗嘗曰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大哉英主之見亦宜尋常意識所可幾及誠使宰執之進退不由於臺諫諫官之用舍不出於宰相宰相得以擇黜陟之病而無所周咨諫官得以守糾劾之權而無所阿徇則朝廷正而天下平矣

讀史漫錄

卷十

三

自古大臣共事意見多有不同在當軸者主持何如方韓范二公同任西事韓公意在進取范公意在招納各有所見然皆出至公非有為也呂榮公在位亦未嘗以成心處之其始主韓公之議欲分兵入討已乃從范公之議通和講解而西事遂定矣要之二公所見本非制御長策幸元昊志在割據非以遠累故以韓公之戰成范公之和僅能結局也大抵人臣為

國不可以成心處之顧公私何如若使廟堂之議分為二岐主韓之戰則欲范受其敗主范之和則欲韓負其責天下事豈堪幾番敗壞宋人議論頗多原是敗局所幸大臣之心多出於至公而少偏私之見故不至於大壞奈何今之不然也

宋之所以弱姑息之敵也寶元慶曆間西夏恃契丹之援索無已契丹乘西夏之釁恐喝多方為此時計無兩戰兩和之理必也北結契丹西討元昊則國勢可振也而在廷之議惟救目前之急不思長駕之略遼人入寇則增歲幣夏人請和則增歲幣幣之出有盡而敵之相倚無窮奈何國不匱也且西夏求和將費封冊而以契丹往伐停冊不發以待其變向皆之機固敵而決中國之體蕩然無存使二虜視之宛轉股掌之上其何以國甚矣宋之不競也

讀史漫錄

卷十

四

范文正公執政未久日夜謀慮興建太平所建白興革皆一代大典惜其後不能守也宋初學校未立專以聲病記誦取士法未善也至是初令天下郡縣皆立學校以策論經書試士盡罷帖括墨義而取士之典正矣宋初雖設監司轉運而察吏之法未備也至是用歐陽修議選擇內外朝官為按察使使巡行州

縣偏見官吏課其公廩無狀以宋墨別書歲具以聞
察吏之典詳矣此皆大綱所在而建國數十年固備
未立何也他如立磨勘之法以課勞績裁任子之恩
以清仕路亦皆審官論材之要至於宰相兼樞密軍
之大計尤政事本原之所係也然此數事未見有拂
人情按察多所舉劾衆心不悅而任子磨勘之法使
冒者亦多不便於是謗議稍行自不能安而法亦從
之變矣不亦惜哉夫事無大小體體與法何如體法
所在雖人情未順行之既久耳目相習未有不可守
者患在以法之便否為人之去就又以人之去就為
謂之漫錄 卷十一 五

法之興革而始終不可成矣范公凡有所為必畫其
力曰為之在我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
賢不能必此千古不易之論也史乃以規模濶大更
張無漸火之亦宋儒迂疎之見哉

慶曆四年判國子王拱宸等言漢太學千八百間生
徒三萬唐六千二百間今國子監才二百楹制度狹
小不足以容乃改建太學增同舍生二百猶未及漢
唐之盛也 本朝兩京太學號舍亦與相侔先朝教
典方興生徒或至三千近惟會試年分間滿千人平
待舉貢諸生大抵解散月朔請誦惟納粟生員數百

不及郡邑大庠之數而使官數十人星羅其上幾成
虛設疎可嘆也

西夏之寇總管石元孫敗沒賊中及和議既成夏人
歸元孫於宋諫官御史奏元孫軍敗不死為國辱請
斬於塞下以示西人宰相賈昌朝獨引春秋杜預
瑩故事為之請赦元孫遂得不死此時富韓范杜諸
賢同時罷政而昌朝獨當國柄故元孫得從輕典若
使諸賢在位必能明正典刑以存國威何至姑息乃
爾嗟夫宋之失法甚矣後至苗劉張邦昌觀為大逆
亦未嘗明正其罪使膏齊斧即挺刃無別而刑書遂
謂之漫錄 卷十一 六

蓋蓋自元孫之貸啓之也國無刑賞綱紐已絕即有
富強之勢自立猶難況以宋之積弱哉

天章召對至今以為美談愚謂非體也三公之列
坐而論道出入起居何時不可造言乃給以筆札使
之條對如廷英策試非待大臣之植矣首相陳執中
固辭不對奏政宋庠亦請至中書合議條奏二人可
謂知體而宋史直以執中不學火文為其不能面對
是嬰孺之見也

張方平言於仁宗曰比來朝廷頗用輕險之人內為
言官外為按察多衆人曖昧之事議論展轉緣飾沽

謝天下承風靡然一變士大夫一動一為輒曰恐至人言更相姑息專避嫌疑苟且因循求免謗咎何暇展布四體為國立事讀此一段語使人短氣豈獨宋季為然

元吳之死遺孤諒祚方在襁褓母氏當國以三大將分掌國議者請以節鉞授其三將使各有部分以攜其勢可以得志安撫程琳乃謂幸人之喪非所以乘遠遯因而封之可謂迂矣元吳負固憑險竊號違命力詘情見不得已而請和豈不侵不叛之臣天奪之年不絕如綫此正分國之時而琳也以迂疎之見坐

讀史漫錄

卷十一

卷七

失良國使涓涓細流引為河海豈不惜哉夫以匈奴之盛至郅支呼韓而弱以分兩單于也以突厥之盛至頡利突利而亡以分兩可汗也自古制御夷狄惟

有分其國勢為第一良策而何宋之不及此邪

吳奎言於仁宗曰朝廷之事常在乎無事之時因循而不為有事之時顛沛而失措中外臣僚平時建一策舉一官雖有可取皆抑而不行又從而媒孽謂之生事如兩河盜賊行路之人皆已傳布而大臣不以為事至執殺官吏然後倉皇移易官守不已晚乎此一段切中近日之病

文潞公一代賢相乃造間金奇鐔以逼宮掖為唐介所劾史謂事之有無終莫能辨則亦不敢信其無也宋時名公大卿皆以聖賢豪傑自處文公在君子之列乃有如此舉動亦可惜矣君子行道於時未嘗無用世之志然必自置其身於正大潔清之地使出處進退純然出於禮義而後可以行其志未有泯認委曲以赴功名之智而可以稱賢者孟子枉尺直尋之喻顏元踰牆之言可以為千古士人之龜鏡矣乃有高談性命而以交結為作用者豈以潞公之事無待而談邪

讀史漫錄

卷十一

卷八

士君子之於天下大則出處進退細則辭受取予立身之大關在焉伊尹耕於有莘翻然應聘是其出處之節一介不取一介不予是其辭受之節未有苟於辭受而能重於出處者也夫一介不取稱曰廉可矣一介不予其迹似焉君子何取焉曰是尤難也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可取也亦可予也交不以道接不以禮不可取即不可予也世有持一介不取之節以立名於天下無不惜鉅萬之費以內交於與貴且以稱於天下曰廉吾不知其為伊尹邪非也齊諧曰此半個伊尹爾

符得受命征懷智高時請發騎兵求武庫精甲宰相
梁適邨之曰母張皇汚曰前日惟無倫故至此今乃
欲示鎮靜耶夫實備不修而貌為鎮靜危亡之道也
此言切中事理可以破玩愒嬌拂之弊矣然天下事
變亦忌張皇有倫而張皇所失猶小無倫而張皇蓋
亦危亡之道適之所見未為非也

懷氏之亂文趾請出兵助討余靖許之秋青奏曰假
兵於外人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力不能制
至假蠻夷之兵蠻夷貪得志義困而啓亂何以御之
子讀史至此亟嘆服焉青之識見一時在位大臣無
能及之者可為縉紳羞也夫召兵除寇因而啓侮唐

讀史漫錄

卷十一

十九

之吐蕃回紇成効可觀諸公不聞耶不但此也以蕭
爾之寇假手外夷縱無它心視中國體勢何如安知
文趾之不為智高也此猶在兩界之間勢有可假後
世覓窮海丹服於烟波萬里之外以平島中之寇於
臂指之間此必中國空無人而後可也今秋青見之
為絕倒矣

陳執中為宰相發妻笞一小婢出外舍死孫忤趙抃
交章論之諫院范鎮以為執中無學術非宰相器宜
連退之以快人望若舍大索細暴揚撫私以一婢逐

一相非所以明等級辨堂陛也此言最得大體執中
之覆餗固已為鎮所列而孫趙扶其隱過以進退大
臣非國體矣趙廣漢與魏相有隙至以一婢之死詰
責其夫人乃駮駮刀筆之見孫趙二公胡亦為此雖
其心出於公而見亦狹矣

宗時宰相權重宦官秩卑禁中之事猶得與聞如仁
宗不豫文潞公召內侍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
泄言彥博叱曰爾曾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
居欲何為耶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然當行軍法
又欲與輔臣建醮內殿因留宿殿廡志聰曰無故事

讀史漫錄

卷十一

四十

彥博曰此豈論故事耶即此舉動固見潞公臨事制
變有大臣材亦可見當時宰相體尊內豎不敢與抗
故國有危疑而上下無怨也若如近時之制宰相起
居內中以片言應之即不敢詰問外廷入直內殿非
有故事必不敢彥博雖在亦不能也

文潞公為相當仁宗不豫入宿殿廡京兆夜叩宮門
上變聞不使入乃禁卒以私怨誣虞候告其為亂也
潞公即請同判狀尾斬此卒於軍門其後劉沆白帝
陛下遠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取判狀呈上意
乃解倉卒過變既能制未形之患而潛遏亂萌又能

察不測之情而預防後患機權識量出入意表真相材也

至和二年開六塔河渠北京留守賈昌朝欲傾富弼陰結內侍令臺官二人言國家不當穿渠於北方致上體不安又請皇后同聽政事內侍以狀白執政彥博取而懷之徐召二人詰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與國家大事攸罪當族姑未忍致罪自今勿得復然二人悚懼而退乃出狀示同列同列皆怒曰奴敢妄言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於中宮不安衆皆稱善旣而議遣臺官定六塔方位復使

讀史漫錄

卷十一

二人二人恐治前罪更言六塔在東北非正北也其議乃定夫秘其亂謀以全宮闈之體而藉其更畫以悉疑貳之端所遇變失機以安衆心一何曲當也所謂主少國疑托孤寄命其在斯人與後有臨變周章無地可入稱為將相大臣者人之相越何其遠也文考博之救唐介雖事勢不得不然要之亦出誠心未必有矯偽也後世柄事之臣遂成套局過言官論列一面調古誹責一面上疏申救必使怨歸於上體全於己不能欺人抵足同上不如互相攻訐之為實也世道人心至此極矣

范景仁疏請定儲累上不報執政論之曰今問言已入爲之甚難鎮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論其難易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吳日不難於今日乎不但一時事機可爲萬世明鑑天下事無大小出入非士君子惟將是非二字看得分曉至於勢有難易材有短長苟有誠心圖之得寸得尺無不可成故太行可移而呂梁可造也苟不問其是非而惟難易之知則天下事無有易爲者矣

天下之事習俗已成人心陷溺律欲反之亦正必且相顧驚駭不肯即從其勢然也宋之文體至嘉祐而極懷爭以險怪奇澁相勝爲奇朝廷至下詔揭示終不肯改以歐公知舉乃痛抑新體凡爲詩所推舉者皆被黜落流薄之士至聚譟馬首不能呵禁而場屋之習始爲一變嘻亦難矣孟子謂設淫邪遁之辭生心害政故文章之變乃政體所關非爲文也章句之士入而不自知博雅之士知而不救救非歐公勇往力任不恤衆怨則波流茅靡將無紀極世道將奈何哉嗟乎今之文體敝亦極矣部科論請累牘不休朝廷禁飭屢旨不已而敝日以甚也其故安在無肯力

讀史漫錄

卷十一

其身肯衆惡而徒以論奏申飭爲了事之具則

此何可黃

唐時進士之科每歲一舉多不過二三十人故進士最重宋朝進士之法初猶未倫宋間四五歲一下詔開科故抱藝之士多至沉淪尹洙進講固體三年大比仁宗感動乃以間歲之法易之而試始有期及英宗即位乃詔三年貢舉至今遂爲定制矣

王荆公非小人也然而有小人之機自爲州縣不啻進取文獻二公皆薦其恬退亟請召用朝廷畀以美官惟恐不就館閣之命屢下皆辭不廷改修起居辭至八九及徑除制誥遂不復辭而安各之心迹始爲

讀史漫錄

卷十一

識者所窺焉嗟夫人之難知亦已久矣真君子易見真小人易見惟以小人之機而文以君子之名則未易知也善乎蘇明允之言事之不近人情未有不爲大奸惡者此得其要領矣摠之大奸以忠大躁似靜大貪似廉大巧似拙惟從不近人情處窺之未有不

得者也荆公本非小人但以小人之機數而欲成君子之事功則其本已不至矣彼華士之在齊正卯之在魯豈稱小人哉

韓魏公爲首揆歐曾二公同參大政典故問曾文學問歐同心輔政百官奉法一時稱治平焉極路大臣

第能同心一德不爲形迹所間而首事之臣兼取衆人之長以資化理天下之治安得不成若韓公者所謂休休斷斷之臣可以爲萬世法矣

歐陽公在政府以官吏民財利之要集爲樞目遇事即取視之不復求諸所司此最得法近日一二元老亦能倣而行之六曹之政頗知要領然必其平時蓄心世務預有儲蓄必非取辦於臨時者也

包孝肅峭直剛介與人未嘗苟合平時親黨一切謝絕自康可謂峻矣然惡苛刻之吏事尚敦厚與人未嘗不恕趙清獻以苦節著名而其爲政乃務因俗施教以惠和爲本又何其寬大長者也凡人正直者立

讀史漫錄

卷十一

心必爭誠孝者自處必廉士君子之大端也小人則不然利之所在不辭爲何此名之所在不辭爲苛刻寬不出於忠厚嚴不出於正直其機一而已矣折氏世守麟府保塞備邊兩方賴之其後監司純以條約不堪其繁報求辭去梁適爲請於朝乃安其職此莊肅有識處也保塞蠻夷惟在爲國宣勞不侵不叛至於居處出入固不必純用漢法而以三尺文施於藩籬之虜使其狡焉有不妄之心非國之利也此等事起於執法之吏以深刻取名守正之官以好

政案一旦狂瀾潰溢堤防撲決從而收之亦何及乎小人暴旦夕之功爲國生事往往如此

美宗諒闇韓歐二公同在政府調護兩宮以定國家真太山之力也觀其同對太后危言激切歐公至云太后一婦人爾臣等五六指大非先帝遺意天下誰肯聽從韓公至云臣等在外望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同列聞者無不流汗此何等氣槩也使陳平周勃有此於呂后之朝則產祿不封使世勅無忌有此於顯慶之初則武曌不立宋爲君子之國大臣表表漢唐不及遠矣

讀史漫錄

卷十一

四

天下之事有情所必至而禮所不能裁者因非可以力爭也士君子於此因其情而爲之以裁抑之方寓於順導之內可矣濮園之議歐韓二公謂禮不忘本請加尊禮自不爲過而呂范諸賢至勸其專權導使首開邪議則太涉於激矣何也此情之所必至而禮之所不可裁也至於孝宣光武時勢不同情禮亦異固有難於舉例者

美宗初政韓魯二公爲相時連歐陽公爲樞使歐公謂曰今天子諒闇母后垂簾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琦等服其言而止夫主少國疑之日將

相大臣甚不可以名位自尊也豈惟羣兒相贊明爲天下所親而自處之形亦屬危險奈何世之不悟宋時官制甚冗名實相紊士夫惟重差遣不計官階故曰率登瀛不爲卿寧抱輦不爲監蓋惟以文學禁

從爲榮也

韓魏公爲相再決大策以安社稷在危疑之際知無不爲或曰公所爲誠善萬一蹉跎豈惟身不自保恐家亦無所處矣公曰是何言邪人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預憂其不濟遂慨不爲哉范文正公以天下自任凡有所爲必盡其力曰爲之

讀史漫錄

卷十一

四

自我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此皆董子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諸賢武侯所謂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達觀也聖賢君子心術光明正大千古一轍所謂喻於義者邪後之君子以事求可功求成爲爲後世之譏遂至委曲周旋以就一日之計而爲之名作用二字自唐宋大臣未嘗出諸口況古之聖賢豪傑哉

歐公以濮王之議不爲衆論所予惟得之奇附之歐因薦爲御史衆以奸邪目之將規無以自解即上疏劾修以自飾故歐公辨疏有云未乾薦稱之墨已奪

射習之秋蓋指此也王荆公引用呂惠卿司馬公謂
曰諛諛之士於公今日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
將賣公以自售矣嗟夫小人情狀往往如此而當軸
者不能識也

讀史漫錄卷十二終

四七

讀史漫錄卷十二

東阿穀山子慎行著
福清臺山葉向高訂

宋神宗至徽欽

神宗即位奇召見富公訪以治道對曰人君好惡不
可令人窺測恐奸人得以附會當如天之監人善惡
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皆得其實矣此雖
預爲安否而發要之帝王御下之道無出於此有至
虛之心則不爲意見所使有至公之心則不爲愛憎
所移而後可以待人之功罪行己之誅賞此即廓然
大公寂然不動之體王德王道一以貫之者也彼申
韓之學所以操主術司下情其形亦類於此而本原
之地非出於至公至虛之心不過以法術爲治而已
此王霸之所以分也

王安石學術之偏已得罪於孔孟至於三不足之說
所謂一言喪邦而天變不足畏尤其甚者夫人君首
居九五臣妾億兆威命重典俾於造化惟天監在上
臨下有赫可以懾服其心而不敢肆於民上若以災
異變怪歸之天數則天堦之間更有何事可畏何言
可感其不至於賤亡者幾希高堂之言曰我生不有

命在天是猶知有天而以人無如何也若安石之言則天亦不得制人王之命而惟其所為無復有幸之者矣其與宋王偃之射天相去幾何富弼一聞其言即上書數十言力詆其非而神宗不悟也

王介甫所變新法固多苛饒然亦有利害相半斟酌損益可以施行者未必盡非也但安石行之太驟而不問其難易諸賢待之太急而不察其便否兩相激而求為相勝故至於誤國爾何也如均輸方田青苗市易等法乃桑孔故智固不可行至於募役之法即今之均徭保甲之法即今之坊保保馬之法即今之

清史漫錄

卷之十二

種馬均稅之法即今之稅糧行之數百年未見其弊而以經義論策代詞賦之法乃選士之良規水為後法則其所行豈盡非哉誠吏安石以公平之心數易簡之化從容漸漬以洽天下之心而在廷諸賢以同心圖治之謀為救正調停之策亦何至紛紛相構成誤國之罪邪

神宗問君子小人之黨藤甫對曰君子無黨辟之草木網繆相附必蔓草非松栢也子嘗以其言驗之古今無不符合然要其所以又自有說君子何以無黨無所用之也進退決之禮義用舍聽之君相浮沉付

之命數是樹度之技能故職業相與則同心共濟出入相友則同道為朋非有固結之歡唇齒之援也何以黨為小人則不然利害得失之念日潛於方寸之中而立身行己又無牆壁可恃一時無所附庸即如發豎距虛相離而不能行之使無黨安可得哉且如松栢之幹亭亭直上自足千霄不必傍有支撐方能樹立若乃藤蘿葛藟無所援則委於泥汨不能尺寸以此知小人之黨其勢然爾嗟夫丈夫七尺之軀戴負履方奈何不為松栢而為蔓草哉

清史漫錄

卷之十二

孟子言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政則疎此膏肓之砭也蓋士以虛名得衆往往自視過高好執己見所以喜人佞已輕信人言其病在心不虛爾誠能廓然大公虛心應物其自處也惟理之是非以為從違其聽言也惟理之是非以為取舍則在己無成心在人無妄語惟其力之所至以要其成即不能大有所為亦不至於誤國也藤明允辨奸以為王衍盧杞合為一人似洩太過總之丈正郊之後一人而已正郊不為夫子所誅其學術設施將至黎甯國而從之鄧析公孫龍未必過也世亦安知其偽哉

呂誨既劾安石同時求去帝謂宰相曰今若出誨恐安石不安安石曰臣以身許國陛下處之有義臣何敢以形迹自嫌苟為去就乃出誨安石不復辭也以安石自處之高前無古人固非戀位固寵排擠異己者不過欲行其學術使其君之必從故大撼天下之口而後可以行其志乃不知其自處於私也近日用事大臣亦有此風然其身家之念重於為國又不如安石之出於公爾

青苗之法其意未嘗不善但其流弊必至於病民爾蘇轍謂出納之際吏緣為奸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

讀史漫錄

卷之十二

四

妄費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期轉請謂條約雖禁抑勒然不抑勒則上戶必不願下戶難或願請請時甚易納時甚難將來必有督率同保均賠之患司馬光謂青苗之散使者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十年之外貧者既盡富者益貧事之必至若數公之論可謂盡青苗之弊矣然揆之於今亦未有悉者近日州縣倉糧雖不名為青苗而春時借貸加二還官亦其遺意視富民倍稱之息多寡相應而民往往不便者何法雖加二費乃不嘗出之量淺入之量滿出之

粟稅入之粟精守吏之費半其所出守納之費半其所入較之私家倍息殆有甚焉而諸公之論尚未及此蓋其流弊之極未得於目觀也

刑法之名雖非王適所先然讞議刑名不通律法亦不可以從政先王之教禮律並說出乎禮則入乎律故明習法令亦所以佐禮教之不及也熙寧初設刑法科以試諸吏選人任子亦試以出官此亦未為無見而世以刑名少之過矣

王韶經畧熙河蕃酋俞龍琦聚衆內附自言平生聞包中丞朝廷忠臣乞賜包姓上如其請孝肅以清風

讀史漫錄

卷之十二

五

直節名播遠夷至以其姓為榮可謂國之衛矣唐炯以父任得官因請行新法力詆韓富諸公大為安石所喜以是得為御史乃鷹犬之最下者及安石疑其輕脫恐將背已立名炯不自安乃因百官起居叩陛請對面劾安石播笏展頤大聲宣讀且面訐安石令其聽劄慷慨自若畧不退悔此時意氣風采析樞牽裾之風豈敢望哉求其由乃欲為跼犬而不得故反噬也假使不究其根柢而徒見其對伏面彈之狀不將使朱雲韓瓊嘆倒地下和嗟夫世之為氣節者萬一有如炯其人亦士之辱也

寧六年河決夏津神宗語執政曰河決不過占一
洲之地或東或西利害無所校宜聽其所趨安石力
言龍子淵之畫疏導河東流而閉其北流故有潘河
之役元豐四年河決澶州神宗又語輔臣曰河之為
患久矣後世以有事治水故常有虞如能順水所向
築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會都承李立之欲復禹
故迹自親達瀼故有立隄之說此皆糜費財用迄無
成功蓋神宗所見即漢人不與水爭之意河性悍悍
惟順而導之因以制其旁決可殺其怒而以隄防壅
塞之法力與之角非善策也宋人議論滋多昧於大
勢而安石以執拗主之人主超然遠覽高出時賢之
見而其臣不能從誠可惜也

諸史漫錄

卷之十二

熙寧四年遼人言三州地界下樞密詳議仍以手詔
訪韓琦富弼文彥博曾公亮使條上代北事宜諸公
因奉詔上疏極言新法之弊云此時四公皆以故相
出判州郡不與廷議而國有大事仍以手詔商確宋
之倚信老臣可謂不問遠邇矣後世出處體懸上下
之交皆以形迹顧忌柄國之臣賜策歸里視國家安
危遑若秦越即有上疏陳情語不他及詔旨漫然報
聞亦無一語存問君臣之際情體謫矣况欲以國家

大事問及疎斥之臣哉嗟夫人君御下大臣體國恩
義苟存何論進退乃在上者以出處為親疎在下者
以仕止為離合是猶受直取庸朝夕異視在則為佚
夫去則為路人也亦甚乎

與國人爭勝而必行其法者高執是也與人主爭勝
而必行其法者安石是也新法之行在朝在野無不
言其非便神宗亦疑而欲罷者屢矣安石至以去要
君而求其必行人主委曲遷就以至全留行之體而坐
視其法之弊也以天下大政為一臣作禮而誠何心
哉時富弼致政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神宗

諸史漫錄

卷之十二

七

雖不盡用而春禮不棄嘗因安石有所興建却之曰
富弼手疏稱老臣無所告訴但仰屋竊嘆者即當至
矣神宗知弼言之可聽而不能從知新法之不便而
不能革其不為郭公之亡者幸也

新法之行也中外騷然痛心痛首上則太后親王開
陳於內下則故老元臣力諍於廷上皆不入也及鄭
俠上流民圖乃始及覆長呼通夕不寐立罷新法十
有八事應時大雨雖為惠卿鄧綰所爭復行如舊而
安石亦因此去矣俠以州郡刀筆任監門之職而能
直陳民隱轉移上心如此則抱關擊析亦非碌碌所

屬矣古人爲一介之士苟存心於利物於人必有所濟良非虛語

安石之罷以韓絳自代佐以惠卿二人守其成規不肯失時號絳爲傳法汝門惠卿爲護法善神安石之計以爲身可去而法不可罷也法不罷而身可復出也固不虞惠卿之負之也後世權寵之臣不得已而去位亦往往求同心自代以善其後然身去未幾居然負之者亦不少矣事不爲國家計而反覆私圖亦何益哉

軍國大事遇有疑難必當稽考故實不可妄舉宋時

讀史漫錄

卷之十二

契丹議爭地界朝廷遣使數輩廣指分水嶺爲界相持久之無以難也及遣沈括往使括乃閱樞府故牘得往歲所議疆地指石長城爲界與今所指相去三十餘里神宗喜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幾誤國事括持是以往契丹遂不能奪此可爲後世法程當時王介甫在位生事喜功神情浩蕩固不肯虛心傳考以求故實而大臣臺諫徒以空質應敵亦無人思及舊典爲之考索可謂草率矣士不通當世之宜而欲護議廟朝廷不世之業鮮不殆哉

惠卿迎合安石建立新法極力援引驟至執致乃參

安石復用遂閉其塗安石再相欲逐惠卿鄧綰亦欲繼比附惠卿之迹以觸安石遂劾呂公著之小人情態往往如此殊可嘆也呂鄧朋比爲奸反而相負此如優伶賈豎以利交合利盡而疎無足怪矣然安石既逐惠卿因復厭綰而綰猶慮安石去位使已失勢上書請錄安石子壻賜第京師帝以語安石安石對曰綰爲國司直而爲宰臣之恩澤當黜之上因亟綰蓋已知其操心之險惡必如惠卿之責已爲小人者於同事則見責於所附則見疑末路旁皇四顧無佇足之地不亦哀哉

讀史漫錄

卷之十二

新法之行長吏若於牽迫多至投劾康節門人故友或貽書訪之答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廢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大哉仁人之言非惡萬物洞悉當世之宜不能爲也可謂通儒矣神宗初政韓絳曾布議復肉刑呂公著以爲不可其議遂寢肉刑之法在三代用之固自可行何者刑簡而法約即有所傷殘固無幾也後世法令滋章析楊如積而欲絕以重典得未必即有所省而民命之傷殘者將不可勝矣則國之於刑不數故可也

鮮于侁知揚州蘇軾自湖彼謫親朋皆與絕交道出

嚴陵僥倖獨往見或勸其將平日往來文字書問焚之不留僥曰欺君負友吾不忍以忠義分譴則所願也僥可爲有古通者矣東坡風聲意氣海內名流無不顧交而一有患難果足避影惟恐不速獨一僥不爲父要爾友道之絕於世匪自今哉

宋之官制上下無章名實難紀以差遣爲開創而不計崇卑以職任爲顯晦而不言譴逮至使三省之地後寄空名六官之長多從權攝名之不正未有甚於此者也至元豐詳定畧倣唐法而名稱職列始有可考新法之後此舉最爲得宜者矣惜乎以蔡確之奸

請史漫錄

卷之十一

爲之建畫既未能盡復古制且因而擇繼其間以自遂其私心使天下籍以爲口實是可恨耳

元豐西邊之敗王珪蔡確沮司馬所致也官制既行神宗以充爲御史大夫珪確相顧失色遂進手夏之策以爲用矣深入必不召先即召亦不至也遂發五路之師李憲一敗於靈州一敗於來樂喪師幾六十萬而關中之民幾無孑遺矣一念媚疾之心誤國殃民禍不可振至於如此小人之爲國家吁可畏哉

宋初以同平章事爲宰相叅知政事爲執政元豐官

制既行以尚書左右僕兼門下中書侍郎代平章之任以中書門下侍郎尚書左右丞代叅政之任分班奏事政歸中書而三省之長則未設也蔡確欲賣王珪乃使珪爲左僕兼門下已爲右僕兼中書名爲次相實顯大政而珪擁左相之名不得聞政此亦一兒戲也神宗欲復唐制會不深考唐時兩省之條同一都堂堂或設於中書或設於門下掖垣雖分而政本同出奈何使確得以私意低昂耶

元豐征夏之師舉數十萬衆以宦者李憲統之此唐之已事也王安禮以才力不足爲請而神宗入宦官

請史漫錄

卷之十一

李憲之說信其有倚乃曰唐平淮蔡惟裴度謀議與其主同今乃不出公卿而出於奄寺朕甚耻之若將以憲爲裴度而卻執政之不如也不思以代國大計決於奄寺之一言舉百萬之師付於其手即使幸而有成何以示後神宗此舉已爲大國羞矣豈獨臣之耻哉爲諸臣者何不對曰臣等不才使陛下以軍國重任托之宦官爲萬世所笑死有餘辱誠可耻也而曰憲才非度比諸將非有先願懇華無以副聖志云云若然是以憲與度較而策其不如曾不思憲才即勝度百倍可使統百萬之衆否置士大夫將吏於

何地安禮之識亦陋矣及遣內侍李奔舉往議西事
王珪謂曰朝廷以邊事屬公可無西顧之憂辭舉曰
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內
臣內臣止宜供洒掃豈可當將帥之任當此之時不
知珪等何以對之觀奔舉數語其職乃在宰相之上
奈何使人主不輕士大夫也

呂公論雷肇曰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肇遂
不獲大用此似忌之而然果如所言亦未爲知文章
也凡文之所以成名者不但以華藻筆悅爲工以其
理與事在焉出於行義則爲有德之言出於政事則
爲有用之言焉可岐而二也有如發理而理不明論
事而事不徹雖有枝葉之詞將焉用之而亦惡得謂
之文章哉

宋時先朝御容皆藏於景靈宮各爲一殿文臣執政
武臣節度以上並圖於兩廡此亦禮之協諸義者也
凡禮有古所未備而後世始出者非先王之不欲爲
也古風簡朴情文固有未備者爾古人之祭以尸後
世既已廢不能行則以真容代尸宜亦無不可若古
不修墓而後世有墓祭令古人見之亦必不忍廢也
儒者泥古文義而不知變通至謂像設而不經則迂

讀史漫錄

卷之十二

十二

矣

神宗大漸哲宗幼冲邢恕蔡確立岐王以要後福見
外戚高氏不從反宣言太后與王珪欲立岐王又謀
鉤致珪語執而誅之及珪言上自有子衆議已定二
人無所施乃猶播言於朝自謂有定策功總之欲掩
其初謀而使他人當之反自以爲功也小人之險如
此可爲寒心士君子平居待物固不可以誠心逆詐
至於禍福大事反掌之間爲小人所賣而不及自白
亦甚多矣防微之慮可不周哉

元佑初年熙寧辟小斧遂始盡言者循攻之不已范

讀史漫錄

卷之十二

十三

純仁曰錄人之過不宜太深呂公著曰治道去其太
甚人材實難宜使自新豈宜使自棄二公長者之言
也當時在事諸賢皆以二公之心爲心則黨錮之禍
不作於紹聖而國事亦無廢矣奈何務爲攻擊不遺
餘力正如以水撲火不能即滅反激其焰何如除去
其薪之爲愈小人能懷國事者亦必有一種才識可
傾衆論而機械內藏黨與相結亦必有不可輕握之
勢故必以漸圖之使其潛消暗息而無攻擊之迹乃
可制其後發爾而劉安世范祖禹欲誅蔡確至以純
仁攻罷之豈持闇於知人其於事機之倚伏

亦大時矣哉

天下安危治亂之機有當事君子所昧而冷服旁觀之士深識而早見者軍仲遊常安民是也司馬光入相王呂新法更革畧盡天下方欣然相慶想望太平惟仲遊與光書以爲不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變置之事凡爲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將操不足之情以動上意則廢罷黜除者皆可復行矣呂公著柄政熙豐用事之臣雖去其黨猶分散中外起私說以搖時政安民與公著書以爲去小人不難勝小人爲難今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內之英才使皆立於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高枕而卧也且其怨憤已積一黜爲害必大二公皆服其言而不能用於紹述之禍正人君子一網無遺而以國從之此二子者蓋已預見其端夫變法非難而不求法之所以變則其源未杜去邪非難而不絕邪之所由興則其流未已用人行政國之治亂係焉豈可以淺中浮氣姑爲了事之圖以美一時之觀聽而不盡其謀哉

賈易爲程攻蘇語侵政府大后欲峻責之呂公著救免退語同列曰諫官所言未論得失顧主上方富於

請史漫錄

卷之十二

請史漫錄

卷之十二

十五

春秋異時有專欲盡上心者正賴左右力諫不可使人主輕嚴言者一時嘆服其言蓋火主親政志向方新使之輕嚴言者他日當爲不赦之廢公著之語可謂有宰相之識矣然言者取嚴人主亦自有說心非出於爲國而出於爲私議不出於已見而出於他人意在爲名而托之乎憂國計在避諱而托之乎爲名如此情狀不可枚舉人主臨御日久習見狎聞其厭而不欲聽固有以也夫使人主輕便言者則當事者過而言者自爲人主所厭則言者亦過

范祖禹論乳嬖事曰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爲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此語可爲三覆夫言之於未然不如已然之可信而救之於已然不如未然之易圖也寧受未然之防毋爲無及之悔則天下可無患矣
蔡確失勢怨望以賦詩說訕爲葦諫所攻將竄嶺南范純仁言於太后曰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竄誅大臣今舉動宜爲將來法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焉此可謂老成深慮矣夫語言文字誠不可以罪人而確之罪惡則有不可不誅者當英宗末命晁昫兩宮

至於排斥忠良蠹害國政其害甚於惠卿以太后之
頭正其罪而計宜不爲過但不當以詞賦言語爲名
而確之罪狀固非曖昧不明者也宋之立國仁厚非
其所也惟誅賞不明恩威或爽而純仁復以不廢之
言施於不赦之辜此所謂調停也然其徂藥治病之
喻深識遠見有非人所能及者可爲後世藥石矣
呂大防范純仁當國欲爲調停之方以慰用熙豐之
黨劉巖叟駁之曰自古君子小人無兼用之理聖人
但云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泰君子在外小人在內
則否若君子小人並進則危亡之基也巖叟此論乃

諸史漫錄

卷之十二

十二

正大公平之理聖人所不易者不知呂范二賢身任
天下之重胡爲有此模稜之見也此名一出而後之
巧於取世者陰借其言以爲牢籠之具而天下之事
遂至大壞而不可救矣

楊畏來之邵初附呂大防爲之論罷蘇頌蓋亮犬也
紹聖之初畏乃先叛大防乞召章惇爲相盡復安石
之法而之邵遂劾罷大防且再請竄謫使之死於道
路則反噬之犬矣夫以大防之賢自無黨而密約二
人使爲己助反受其禍以死小人之不可近如此嗟
夫爲賢者狗固小人之常然賢者以禮義忠信爲固

身之衛何所用拘而受其反噬哉

主火國疑之日當事大臣最要謹慎形迹之間禍機
所伏不可以一時取便而忘深長之思宣仁垂簾哲
宗妻崩而值在事諸公多所興建蘇頌爲相惟奉行
故事使百官守法遵職深戒疆場之臣邀功生事見
廷中違畫紛紜常曰君長雖任其咎可謂知國家之
體而有遠慮者矣其時大臣奏事取決太后帝有所
言或不及對惟頌每奏后已必再崇帝或有所宣諭
必告諸臣恭承聖語帝甚重之及紹述議起元祐諸
賢盡遭羅網而帝曰蘇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也乃

諸史漫錄

十二卷

十七

得免焉夫母后當陽少君在位敬肆從違之際形迹
易生而當事之臣曾無顧忌亦甚險矣如蘇公之畫
禮紹聖小人安得以繼述之語上惑主心而成誤國
之患哉

梁燾作相一以引援人材爲務嘗作薦士錄具載姓
名或曰公所植桃李乘時而發但不向人開爾此語
可爲三嘆世態澆薄人心險峻桃李之不化爲荆棘
者少矣何論其向人與否哉然薦士爲固非以求報
如場師種樹在食其實而欲其向人固亦陋矣
范純仁與蘇轍平日多異紹聖初政紹述之議大興

轅上疏力諫以漢武爲比哲宗大怒曰人謂秦皇漢武豈可比先帝轅下殿待罪衆莫敢救純仁從容言曰武帝雄才大畧史無貶辭轅以比先帝非謗也由是天威少霽得從薄譴轅乃謝曰公佛地位中人也純仁年及七十兩目盡喪爲章惇所陷遠竄嶺表諸子欲以與司馬光議後法不同爲請冀得免行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致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法筆以爲今日之言則不可也即此二事堯夫之淵度操履濟美家聲可謂一代之純臣矣純仁嘗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接待僚友親睦

讀史漫錄 十二卷

十八

宗族未嘗瀆吏離此也以此窺其學術蓋有淵源者哉士君子平日意見不同或相矛盾固亦有之至於利害盛衰之際必不相負若小人則不然平時同利爲朋肺腑可托一旦有小利害掉臂而往反而相攻若多矣况有同異之迹者也

劉摯之論也語諸子曰上用章惇吾且得罪若惇願國事不遽怒百姓但諫吾曹死無所恨正慮意在報復法令益峻如天下何悲哉賢人君子之用心不愛心之將危而憂民之受害也夫惇之遷怒豈惟民受其災即宋之宗社從此立燬其禍一何烈哉世主速

不悟其於危亡亦足悲矣

非商英在元祐時上詩呂公著求進極其諛佞及紹聖初請毀其碑石周秩在元祐時爲大常博士親定光謚爲文正及紹聖初乃乞斂棺鞭尸小人之嗜利無時反覆無憚如此所謂有視面目視人固極亦無所用耻者矣

曾布初附章惇贊紹述之論而爲惇所忌不得入政府邢恕初附章惇肆羅織之謀而爲惇所忌至於逐斥小人之依附權臣其爲鷹犬者可以戒矣而世猶接踵何邪夫君子易事而難說也易事則易交小人

讀史漫錄 十二卷

十九

難事而易說也易說則易怨何者其所以怨者即其所以說也

西夏在仁宗朝竭天下之力不能得其寸土及紹聖中章惇在國原惠卿在鄜延陰奉章惇之旨要功生事進拓境土築城險隘而夏人欺折震駭不能復此非二小人之才出於諸君子上也敵之強弱不同爾方其盛也衆君子圖之而不足及其衰也一小人應之而有餘可以論敵之強弱而非所以論中國之治亂矣養其外而食其內亦何益哉然西邊擾自是紹聖中得意不可以其出於惇等而驟貶之也

安石之變成法偏而爲國者也不知其反而爲元祐也司馬之變新法正而爲國者也不知其激而爲紹聖也章惇之紹述私而爲己者也又不知其反而爲元符也韓忠彥之反正正而爲國者也又不知其激而爲崇寧也蔡京之紹述私而爲己者也又不知其釀而爲靖康也一事之興廢再及再覆而宋以不國矣有實王之器於此使數人逆謀而簸弄之有完器哉夫以一念之偏而至於誤國以一念之私而至於亡國小人之禍烈矣若乃以至公至正之心懲旋乾轉坤之業徒以斟酌損益之間有所過與不及以爲

讀史漫錄十二卷

卷十二

小人

小人之口實而其禍亦如此人臣之謀國固亦難天下將治君子在位專而且久天下將亂小人在位專而且久如宋之治也趙普之相前後十有六年呂蒙正之相前後十年王旦之相十有二年呂夷簡之相十有五年故自建隆至於慶曆雖未必無小人參於其間而不失爲治以君子在位專且久也哲宗之任章惇七年徽宗之任蔡京十有四年高宗之任秦檜二十年寧宗之任史彌遠二十五年理宗之任賈似道十有六年故自崇寧以至南渡雖未嘗無君子參於其間而不免於亡以小人在位專且久也然君

子之勢必不勝小人而小人之黨常多於君子故小往大來之日少而內亂外治之日多信乎化之難成而民之無寧日矣

小人之中各有資性其機械城府亦有深淺史稱章惇爲人輕率不思而蔡卞深阻寡言有所議論惇常毅然立持卞或噤不啓齒時以爲惇迹易明卞心難見此淺深之辨也夫惡至章惇即構枉窮奇不是過矣而卞又出其上天之生小人亦大費哉

丁謂章惇之罪即極刑大辟不足誅也然皆未嘗明正其罪而以他詞罷之謂爲山靈使以皇堂移絕地

讀史漫錄十二卷

卷十二

而罷惇爲山靈使以靈輦陷泥淖而罷非以此爲罪也方其盤據根柢負隅依柱不可猝得故王曾豐稷諸人乘其可投之隙而加以必行之誅始得距脫而去耳何也以宰臣使山陵而出則官府之間有可投之便而新主母后在上惟山陵大事可以動其心故借此以爲機關及其既離城杜乃使追歎其罪而流竄加焉蓋小人之難去如此而淺中之士歎以未定之謀攻方張之勢知其不逮也

徽宗即位時議以元祐紹聖之黨均有所失欲以大公至正稍釋朋黨此即前日調停之說而曹卞假以

上者也徐勣駁之曰天下之事有是有非朝廷之人有忠有佞若不考其實姑務兩存未見其可也任伯雨亦曰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君子盡去小人獨留二公之言盡矣夫是非不兩存忠佞不並立寧使是者不行不當以非若疑之寧使忠者不用不當以佞者參之是雖有所不行天下猶知其爲是也忠雖有時不用天下猶知其爲忠也疑之以非而參之以佞則事無所質而人無所品矣

陳瓘在給諫嘗布畏其正直使客以官爵啖之瓘語

讀史漫錄 十二卷

十二

其子曰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君受其薦進復有異同則公議私恩兩有愧矣嗟夫古人受恩於人良有以也後之交過不然上不爲公議下不爲私恩利之所在則背私恩以市之其心一而已矣夫能上不拂公議下不背私恩忠厚正直之道相待而成者也如瓘亦賢矣哉

陸佃嘗曰人材無大相遠當以資序歷進少緩之則士知自重矣吾嘗釋其語而嘉之蓋奔競之風雖成於下而倡導之機實始於上上所以求之若急則下所以市之若衆故必少示遲重而士之嗜進取者亦

稍知所以自持矣士不自重則天下之亂成而其機則自上發之可不慎哉

中國有四夷之患勢在以夷攻夷使之自斃然必平國之兵力足以驅使而後可借其奔走以爲析衝之具如中國之力不足使屬夷而欲專恃其力即幸而一勝戎且生心是又生一敵也然則以肘腋之警而求助於外知其計之左矣

徽宗用司諫姚祐之請置輔郡以拱京師以拱州爲東輔即今之拓城以潁昌爲南輔即今之許州建南爲西輔即今之鄭州以澶州爲北輔即今之大名各

讀史漫錄 十二卷

十二

屯兵萬重其資給此募京專兵之謀也然大梁四戰之衝屯兵輔郡以固京師亦居重御輕之策誠御之有法用之得人可以控制四方捍禦外侮不可以其人而廢之若乃今之都城自有輔郡屯兵若東之密雲北之昌平西之宣府南之保定其形勢規模視宋何勝天壤誠能簡其士馬重其資給固亦可爲羽翼不必爲添城之計矣

徽宗置議禮局以定朝會祭享大禮集諸家所撰禮儀而摭其大成禮書既就又置禮制局命討論古今宮室車服器用昏喪冠祭沿革制度爲五禮新儀班

行天下此雖蔡京所擬不可謂非盛典也三代以來郊廟朝廷之禮典故相傳尚有可考至於士庶之禮反為疎闊古人所以治身養心之具蕩然無存而風俗不可振矣如得五禮新儀潤色而行之以示士人之矩亦一代制作之要也

政和之官制其人非也其政是也如以太師太傅太保三公為真相之任三少為三孤為次相之任司徒司空周之下卿太尉秦主兵之任而晉唐以來謂之三公於是罷而不設此皆於古有合非迂誕也惟以太宰易左僕少宰易右僕則不相當耳議者惡其出

讀史漫錄十二卷

廿四

於蔡京而驟詆為非不亦迂乎漢之文物至武帝而盛隋之文物至大業而盛唐之文物至玄宗而盛宋之文物至徽宗而盛皆戶口繁盛家給人足公私物力百倍開國所謂豐亨豫大之時也盛極必衰數所必至而人事又與之應歟無及於亂亡其將能乎

童貫開闢西師徒屢敗乃諷夏人進表納款罷六路之兵及夏使入賀授以誓詔使解不受遣館伴彈之持還及境棄之適中而去此何國體也夫以堂堂天朝下詔告於夷方為其所厭如此則朝廷恩威之

所震懼大臣威望之所感服可不問而知矣况又有假為夷表以塞九重之耳目偽為勅旨以要遠夷之面服而皆不能掩者視貴所為又其下矣

曹輔陳時政言甚切至宰相余深王黼輩詰曰小官敢論大事輔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夫小臣出位建言則誠好名之累然所以激其言者則大臣不言之過也為大官者可以愧矣

書畫花石之玩自士人好之不失為雅然有道之士亦所不屑若使人主好之則無聲色貨財同為亡國之階梁元帝唐後主宋徽宗是也使三主上為貴遊

讀史漫錄十二卷

廿五

下為膏肓高可成文雅之名下不失清勝之玩而竟以玩物喪志多歆亡國可見帝王好尚與士人不同也

幹離不由滑州渡河官軍望塵奔潰無一人禦敵金人笑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此吾豈得渡哉粘沒喝由平陽度關嘆曰閑險如此而使我得渡南朝無人矣當此之時宋之存亡不至汴而決也上黼梁師成以奇技淫巧蕩上心於內而蔡京童貫以興師結怨殘民命於外乃至區區閑津不設防禦使虜得鼓行而入之豈但國無其人左右前後皆伏

我他夫焉荒佚蕩之心萌於堂與之上而分崩離析之禍應於影響之間君心之係於治亂若此而其要在所用耳

讀史漫錄卷十二終

清史漫錄 十二卷

讀史漫錄卷十三

東阿鼓山王慎行

福清臺山葉向高訂

宋高宗至帝昀

金兵將薄汴京种師道入援欽宗問以事宜對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入境而能善其歸者蓋敵綴其金幣力疲情歸職之河上也其時敵兵不盈六萬而諸路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矣李綱亦謂敵以孤軍深入重地如虎豹自投陷阱當以計取之若拒守河津絕其餉道堅壁勿戰俟其食盡力疲縱之北歸半渡而擊之必勝之計也欽宗能用其策使之一初而去不敢復南矣而時宰李邦彥輩以和議已成百方阻撓不從其請辟如廢壁之人坐而待刺不亦可憐哉嗟夫有李綱之才以主之於內有種師道之畧以應之於外董二十萬勤王之師制六萬送死之虜隻輪不返可矣奈何為一浪子宰相所撓而坐以待亡邪

宋之不能守汴而南也一和字誤之於先也其不能越江而北也一和字誤之於後也謀臣良將固未嘗乏堅甲利兵亦不為少而為一二小人所持使百年

之宗社淪爲丘墟庸懦誤國之臣飲恨千古而世主不悟悲夫

事體局面朝夕更易不可執一時之見如宣和政和間童貫高俅之罪首服上刑不俟問矣及至金兵既入太上下奔諸臣方以兵急從乃欲遣使往誅此不但傷太上之心自生離間有如諸奸携太上名親爲戮死之圖欽宗何以處之李綱唐恪力止其謀誠達理識時之見也天下之事有情形倏而不可執泥者如此

金兵既退太上下鑒宰臣議奉迎儀注執政耿南仲

讀史漫錄十三卷

欲屏太上左右車駕乃進蓋疑有復辟之謀也李綱言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而已自誠明推之可以至於堯舜之道事陛下乃闇而多疑云云此見道之言以堯舜之道事陛下乃闇而多疑云云此見道之言也蓋惟誠則明惟闇則疑明生於誠疑生於闇安有宗桃失守父子殫代而以疑忌之心參乎其間甚哉小人之無識也李綱數語不惟一事爲然推之萬事萬物皆以誠明之心處之必無意外之患縱有不虞而一誠所感金石可格神明右之矣世安有以誠取敗者哉

胡康侯爲侍從多所論列或曰事之小者盍姑置之康侯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細微今之小事爲不必言至於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可言也此論確矣然常人之情於事小不必言者往往毛舉瑣瑣以塞其責至於利害所關衆所不敢言者則皆卷舌閉戶不出語故小事人所能言不爲難也

甚哉宋之愚也敵來送死則罷勤王之師以和自誤及其講解而去又爲必不可成之謀以挑其釁如聽蕭仲恭之緇以璣書結耶律余覲爲幹離不得又聽折可求之計發間使結梁王雅里於西夏爲粘沒

讀史漫錄十三卷

喝所得是也於是二酋忿其背約分遁入寇諸將守和議之約堅壁不出敵人仗和議之名縱兵攻掠而汴京在虜轂中矣夫敵至則召援援至則議和敵退則挑釁釁成則求解皆唐恪耿南仲之謀也當國家存亡之秋而所任如此辟之萬斛之舟竟沒於中流而使雙且痺者執需挾柁以制一舟之命也以此求濟其將能乎

呂好問之功與心迹似狄界公其智畧似張子房非宋儒家數也邦昌僭位而好問受官此亦難於自明矣而陰於其間投間抵隙挽回叛逆之迹而潛消敵

人之謀有非一書生所能辦者如邦昌既立王時雍
范瓊等勸令御正衙以見金使好問勸曰宮省故吏
駭見御正衙必將憤駭且不測奈何邦昌乃止金兵
將還欲留兵以衛邦昌好問止之曰南北異地恐北
兵不習風土必不相安金人乃不留兵而去此時邦
昌已在綱畧中矣然後以人情勢勢從客說使之
早奉孟后亟迎康王而邦昌惟其所使不敢猶豫非
其言聽也邦昌之勢已去也說使明御正衙以定臣
民之志而又留一旅之虜以爲羽翼邦昌有所憑藉
守其成形未必肯解騎虎之勢退而就死也天下事

論史漫錄十三卷

四

自有機括不得其機而欲以力決之多見其不相入
矣然邦昌者駛人也以人臣之位忽得天下而坦然
不疑以叛逆之臣退就臣列而恬然不畏乃無知覺
人耳設有義操之才固時違會雖百好問其如何
自古國家成敗固係所用何如然未有如宋之可恨
者也方二帝北狩金人出境固已無中原之暑矣高
宗以一旅之師興復社稷有李綱宗澤可任國柄有
張浚韓世忠可司軍旅乘其已解之勢厲以必報之
心正位京師號召天下真邦昌於典刑迫金人於境
上宋之金既未必有缺也而爲汪黃所沮退保江介

頭渡海波幾於不免此可恨一也南渡之勢既成若
能保境厲兵以圖恢復有張浚趙鼎主持於內有張
韓劉岳捍禦於境而江淮兩河忠義之士聚兵自守
不下數十餘萬莫不翹首南向以應王師撫而有之
江淮河北可漸復也而爲一秦檜所嫉忌壯事夷井
爲臣妾終於偏安不能復振此可恨二也忠義之士
數十人持之而不足邪佞之賊一二人壞之而有餘
天壤間事有如此可不爲扼腕太息哉李綱疏中有
云閒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用兵爲失策倉卒則
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誤國國勢益弱職此之

論史漫錄十三卷

五

由此數語者盡當時之情狀矣

高宗初立有御史中丞韓岐者奏曰張邦昌爲金人
所喜雖已封三公卻王宜更加相位增重其禮李綱
爲金人所恨雖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罷之帝曰如朕
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語塞而退高宗之折岐快
矣而欲御以王爵異日金人有詞使以邦昌不忘本
朝歸實避位之意告是帝亦未敢明廢邦昌也當時
虜威所震舉國驚伏耳爲魚肉不敢忤視如此而未
有如岐之可笑者無論讀書識字服冕析圭即戴天
履土施項肩於面目乃有此等見解遺笑萬世固不

虛矣

高宗初立河東河北兩路未盡失也其士民兵將皆擁樹豪傑以為首領宗澤晉守東京其大盜王進王善等聚至數十餘萬澤皆招降之使為効死李綱請置招撫司於河北經制司於河東使之宣諭威德號召忠義有能全復一州一郡者即授以節鉞如唐之方鎮使之自守以絕其從敵之心此策若行京畿兩河之地可復為宋有而金之土宇不過與契丹等爾乃為汪黃所沮百方攢遏綱既罷逐二司亦廢澤既病死群盜亦散於是畫河不已退而畫淮畫淮不已

讀史漫錄十三卷

六

退而畫江而宋之國分矣可勝慨哉

吳乞買之立也粘斡二酋分執國柄權勢相軋而意見亦不相合斡雖不聞高宗之立欲歸上皇於宋以市和議而粘沒喝持之迄不肯從當此之時宋有友間之計構二酋而圖之就中取事可以制虜而為積威所劫不敢生心坐失機事之會遺恨千古而宋人初不悟也

李綱之議以為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據中原而有西北此千古不易之形也

世皆以宋之和議歸罪秦檜不知其為高宗意苗劉廢立之辭曰陛下不當即大位將來淵聖來歸未審何以處之當時人心猶有此等想望則高宗之所顧慮亦可知也爾時折劄問候猶為上皇其後上皇已殂唯一淵聖在北而高宗之念亦釋矣苟安江沅竊位自保固庸主之情豈待賊檜教之哉秦檜既死東平進士梁勛上書請脩金人高宗怒曰語和之策斷自朕志檜但能贊朕而已豈以存亡而渝邪即此數語高宗之肺腑可見矣故曰和議高宗意也

讀史漫錄十三卷

七

吳越漂搖江海前不為二帝之虜後不為崖山之溺其勢無幾也此時苟可偷安旦夕即臣伏戎虜且甘心焉而檜賊通承虜旨以答其端因舉國而從之既而二十餘年享蕃君之安免漂搖之患此而不以為功非人情也其德之一矢檜之奉虜旨而歸必有一段奇秘之謀可以陰制高宗使之不敢不和而又不取以告人者從其言而信焉其德之二矣故殺岳飛者高宗也非檜也然則檜之奇謀奈何曰可料而知也此時上皇已殂淵聖無恙檜必述虜人之指曰宋如卑禮請和則不復加兵如和議不成當奉淵聖南

歸復辟中原以令江左此言一入高宗之神魂失矣
安得不從安得不感而飛等方構兵於外將敗其謀
安得無誅乎

邦昌之僭居中也正者呂好問也苗劉之逆居中反
正者朱勝非也二子可謂有功於國矣然其旋轉之
間皆有機括非以力勝者好問止金人番兵而邦昌
之勢孤然後以退位說之勝非始二寇遣世忠妻子
而勤王之勢壯然後以復辟說之故不敢不從也然
二子所處亦可謂不幸矣王實論好問營沽偽命不
可立於新朝而胡安國劾勝非至以祭仲廢君爲比

讀史漫錄 十二卷

謂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此二賢者皆扶掖綱常
之正論也雖未諒二子之心而於臣子之義皎然明
白世所不可少者嗟夫賢者所處極難爾好問曰邦
昌僭號之特臣若閉門潔身實不爲難徒以世被國
恩所以受賢者之責勝非亦曰臣昔遇變義當即死
偷生至此欲圖今日之事爾此皆由衆之言非飾辭
也其如心迹之間不免於春秋之法何哉吾以是悲
其不幸焉

有宋一代文章高出前世而南渡詞命有可爲笑倒
者如遣使請和於金致書粘罕曰古之有國家而迫

於危亡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守則無人以奔則
無地所以鯢鯢然惟冀閣下之元哀而赦已此何等
語也不聞展喜之犒師乎不聞召陵之請盟乎不聞
勾踐會稽之行成乎當制之臣爲誰而弄醜至此萬
世之下讀之有餘愧矣張趙爲相岳韓治兵何謂無
人東有建業西有荆襄何謂無地有人不用而用在
匪人有地不居而居於敗地尚敢爲敵人告乎古之
對敵有無人而以爲有者未有有人而自謂無者也
有無地而以爲有者未有有地而自謂無者也其居
臣之愚昧無知至於如此而猶延百年之祚於一校

讀史漫錄 十三卷

之棲則天命人心固結者深爾

呂頤浩庸人也惟苗劉之變與張浚勦王此舉差強
人意其他無足取者如高宗在建康議駐蹕之地則
曰金人之謀以陛下所至爲邊而今宜且戰且避泰
陛下於萬全之地而臨安之昂定矣及金兵再至頤
浩又進航海之策曰敵兵多騎不能乘舟俟其退去
復還二浙使出我入彼入我出此兵家之奇也及金
兵既入臨安車駕乘舟入海頤浩又奏請令從官以
下各從便高宗曰若然則朕所乃同寇盜矣不意
頤浩與鄭將相係國安危而經畫之可嘆一至此也

夫以鼠穴喙息爲萬全之地以魚腹出沒爲兵家之奇自有善畫以來未之嘗聞而況以播遷之難散遣百官是蜂蟻之不如矣以如此意識任國家之命豈不殆哉

南渡諸賢無識見如李綱議建都以荆襄爲上而或主武昌或主長沙皆畫江之圖也既不能恢復二京保有中原則惟建康形勝差可自守不然雖據荆楚亦棄江淮與宴安武林何以相越張浚趙鼎皆欲由荆襄從陝以取中原亦非策也彼孔明一隅之圖非由漢出陝則無由東窺宋之與圖何如西蜀而欲

讀史叢錄十三卷

金堂與之險由徑實之際必不幾矣韓世忠言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此數語者可

以正諸賢之誤矣

古人已試之法有不可泥者王德計即青青用火牛德曰此古法也可一不可再乃命令軍持滿萬矢齊發牛皆逐奔賊遂潰散此何故掩其不備則一巧可施習其成形則再發不中也

甚哉人之難知也高宗一見秦檜即以朴忠許之又曰秦檜誠實但太執耳而程瑀至附會其說以爲如求警鼓能順旨極不難得但不誠實則終不可保信

樞爲朴實人也德宗曰人言盧杞奸邪朕殊不覺但不悟其奸猶未以爲朴忠誠實也天下之機警順旨孰有加於樞而以朴忠誠實加之不亦寬乎嗟夫大奸似忠大詐似信人之難知亦已久矣

劉豫之主宋人恢復之機也劉豫之廢宋人恢復之機也何者金人之志惟在子女玉帛滿意而去視中國版圖不啻長物故特以子邦昌又特以子劉豫蓋將使爲杆鼓代已受兵非能庇覆之也豫以烏合之衆假翼竊之名食息動言仰成於金非能自爲國也諒於此時以精兵良將鼓江淮忠義之師聲罪而討

讀史叢錄十三卷

金人未必以一失救之也如此則斷豫必矣岳飛請以二十萬衆直搗中原恢復故疆蓋有百中之形非妄發者而朝廷不能從也及豫之廢中原無主金人撓挫四顧莫知所圖棄其隙而悔之更易易矣而已入和議之說斥岳飛韓世忠之請坐視而不取可勝恨哉夫棄豫立而圖之比於建炎之初得十之五六棄豫廢而取之比於豫立之初得十之八九而以和議自誤坐失事機此雖小人先入之說而當時諸賢亦不得辭其責矣

郭汾陽車騎見虜而回紇請盟張魏公視師江淮而

元水退走國之以一人重如此

張浚趙鼎並相相得甚歡喻子材獨曰二人相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味長若同處相位萬一不合而爭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戾已而二公果以議事不合相爭求去子材之言不旋踵而驗矣然二公本同心爲國所爭者意見不合非爲私也及鼎既去而浚復薦鼎及浚得罪而鼎復救浚未嘗以一特之不合而遂敗其交也可見士人君子同心一德初無芥蒂惟至權任相執意見不同而小人從中構之故不免於矛盾而實

清史漫錄十三卷

十二

非有私心也誠如子材之料相次進用其必相成而有濟矣

趙鼎爲相遇戶部進錢入宮召至相府切責之翌日問帝曰其人獻錢耶帝曰朕求之也鼎曰其人不當獻陛下不當求遂出其人於逮卽此等風節三代以下所不幾見也鼎可謂有王佐之器者矣世之爲宰相者遇主上之求利而能正色以諫者有乎遇佞臣之獻利而能執法以裁者有乎周官以太宰制國用

王宮之會計皆使與聞其指深矣

王安石之慢韓琦富弼皆以爲贊而惟呂誥知之

秦檜之奸雖張浚趙鼎皆以爲可而惟晏敦復知之知人未易人未易知也二公之識出人遠矣

秦檜之議和也吏部侍郎魏玠僞陳敵之不可信檜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玠曰第恐敵不以誠待相公爾檜之狙詐其言無足辨者要之制御夷狄固不可不待之以誠猶不可不料之以智不能料其情偽而設誠以待之未有不望其計者也然檜與敵有約信其可和固非懸想億度而漫然以誠待之者後世愚臣不知敵之要領而遽以誠待之固已下檜一等矣其謀既敗無以自解遂至詐上以求免反覆其

清史漫錄十三卷

十三

言如捕風捉影上視其主如兒戲下視士大夫如擊磻然遂至身名俱喪而國受其憂亦何其待敵以誠而待君以詐也斯人也罪浮於檜可也

趙鼎再相無所施爲或以爲言鼎曰今日之事如人病癰當靜以養之若復攻擊必損元氣矣此真濟時之言國家當積衰之勢固必振創整頓以作民志而元氣已虛不勝藥石尤須安靜調養俟其自復所患好功喜事之徒以有事興作自爲名迹而不顧國之利病則天下陰受其敵而不可救安得長者之言

晏敦復之斥絕秦檜自言薑桂之性到老愈辣吾甚

慕其言凡人血氣盛時或能勉自振立不爲威利所移而晚節末路或不免化爲繞指者非其性也至於貞方端介出自天成不以血氣盛衰爲之進退則所謂薑桂之性也晏公可謂人豪矣

權門趨附之徒晚節多有不終者乃侯高其一也高自金使還檜撰金人譽已數千言厲高以聞高有難色他日檜生殿廡批旨條所厚者官吏鈐帝尾以進高却不視曰不聞聖語檜即大怒諷言官劾罷之高此等舉動謂可以洗盡佞態不知徒滋笑柄耳和倭之使附權臣以求進有已得厚利而顯爲名不終附

讀史漫錄十三

十四

者有知時論不容而爲同異之迹以自解者有見其所附將覆敗而早自貳焉者千態萬狀不可枚舉而其無救於小人之實一也甚有背其所事前途倒戈則又權臣之罪人而非人理所有矣心勞日拙如見肺肝亦何益哉

王倫以首唱和議爲胡銓所詆至今以爲口實然其人非小人也和議既全金欽官之倫不肯受命爲其所設可謂不辱命矣當時將命講和蓋亦所見如此故受辭來往不能爲異未必專爲附檜而然獨其引詔諭之使成候服之禮江南士夫所痛憤一死不足

七

完顏亮爲丞相金主以司馬光畫像及王夷甫廐馬賀其生日名公鉅臣各著四海即敵國外夷亦知敬慕至以勉其臣下如此秉彝好德有同然之心也而宣和君臣乃目光爲奸黨至刻石國門爲臣下戒何其無人道之極邪當時敵國聞之非笑可知矣

紹興二十一年和議已成梓宮既歸且十餘年矣至是乃遣巫覡如金請迎淵聖金主曰不知歸後何處頻放彼唯唯而退此請伴請也檜賊以此愚士大夫之耳目而陰與金人有約故伴應也向使誠心奉迎

讀史漫錄十三

十五

未出國門必有定議何至不能措一語乎然則彼將何以應之曰今上登極已久天位已定奉迎故主還歸舊土安享九重之奉以終天年即大國之賜也如此則金人亦無辭矣如許大事不受成辭而往非伴請而何

紹興末年名臣良將芟夷畧盡亮酋南下舉國張皇惟陳康伯一人差有意識可方前輩諸公如聞王權兵敗上欲航海避敵使楊存中往就康伯議康伯延入解衣置酒以寬上心此澶州傳飲故事也航海之議既爲所格又有詔散遣百官康伯焚詔而後奏其

不可遂贊親征之議此等舉措南渡以來所不見
亮晉南侵王權之兵敗於淮西葉義問視師江淮達
恭贊虞允文往迎李顯忠使代王權至采石而權已
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無統允文立召諸將勉
以忠義列戰船于江大敗亮酋之衆遂折其鋒劉錡
執其手曰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
一儒生吾輩愧死矣蒙傑建樹之偉如此則謂非常
之人必有非常之功也方允文陳兵或曰公受命犒
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受其咎和允文叱之曰
危及社稷吾將安避此其所以能成功也

讀史漫錄

十二卷

十六

宇文虛中入金為學士寵遇無兩其達官貴人忌之
羅織家藏圖書以為反具族其百口學士高士談所
蓄圖籍尤多有司承順風旨並殺士談此積書之禍
也二子棄中原文獻而遊於犬羊之群宜其及矣資
章甫為入寇豈但無所用之

乾道中汪應辰為吏部尚書剛方正直多革敝政中
貴側目思有以傾之一日帝過德壽上皇方覽池以
水銀浮金鳬雁於上指示孝宗曰水銀正乏此買之
汪尚書家孝宗大怒曰應辰力言朕建房廊與民爭
利乃自販水銀逼出之外郡水銀非買之應辰也乃

內人為左道陷之而二帝俱不知耳庵寺之工於傾
人如此

高宗晏安江介忘親事仇方且盛池臺花竹之娛以
資玩弄觀武林舊事所紀宴遊之盛即東京銀岳費
或過之而無樂不及也其視之則薪嘗膽何相遠哉
即如水銀為沼金為鳬雁乃天寶荒淫之故轍明皇
以此失國遺戒萬古而高宗猶慕之何其愚而無恥
乎國之僅存有天幸矣

高宗之和議始於江黃而成於秦檜孝宗之和議始
於史浩而成於湯思退誤國之罪均也檜之折曾開
讀史漫錄

十二卷

十七

曰公自取大名而去如檜但欲成國事爾思退折胡
銓等曰此皆以利害不切於已大言誤國以邀美名
祖宗大事豈同劇戲此二言者使人主聽之未有不
以為老成持重者而不知當時事勢實有可為諸公
所圖畫恢復皆非謾語而為奸臣所制欲足束手坐
而待亡此天之所廢也

宋之稱臣削號以事金虜國人未必知也乾道元年
始正敵國之禮舉朝相慶軍恩肆赦而以正皇帝之
稱為叔姪之國夸示天下於是臣服之迹始不可掩
而忠臣義士有所不忍聞矣洪适之筆也迨兄弗職

通詞林以文名世而不知大體如此乃使正位端揆
執國命於危亡之秋幾無人哉

朱文公上封事指斥時政孝宗大怒丞相趙雄解曰
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
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則能否
自見矣此甚得拯救之法其言拒諫適以成名從來
有此議論至於因而任之能否自見真得任人之法
夫天下之事當之者難談之者易好名之士空言則
辨實用則踈因其言而斥之使之有托不如任其事
而任之使之自露而世不能喻也後世有建言之士
讀史漫錄 十三卷

橫遭貶謫天下想其風采一日起而在列則欲把持
大柄使公卿臺諫入其掌握當事者苦之而不能也
乃設法排之而其名愈重有策者曰此易處也優之
官階以報其屈抑如額而止然後累資以進使以職
業自効則一當事任短長立見自顧不暇矣何必過
為褒崇亦何必驟加擢升乎當事者不能用以至兩
敗此有愧於趙相者矣

張南軒告孝宗云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必求辦事
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天下事者未必非
此人也此二語者可為萬世用人之法矣天下求小

才私智可以備一官之用者未嘗無人惟至國家利
害安危大機括所在大形勢所關非曉事之臣不能
洞其幾微晰其體要曉事二字何可易得必須有一
種識見能知人之所不能知有一種氣魄能斷人之
所不能斷而其心一出於公平正大無所避忌然後
事至了然不為凝滯否則傳極古今洞悉隱微而一
為私意所惑則失其靈明之體而時於事機者有矣
安得稱曉事乎

周必大拜參政孝宗謂曰執政與宰相固當和而不
同宰相議事執政更無一語何也必大對曰大臣自
讀史漫錄 十三卷

古互相可否自秦檜當國執政不敢措一辭後遂以
為當然以此推之首相之權至南渡而始重也真仁
二朝宰相必無此風矣大抵權勢之成非一朝一夕
之漸而揆路輕重原無定體必有一二權寵之臣勢
焰薰灼同事之臣莫敢與伍其後相尋逐為故事而
不詳其始之不然也為首揆者求其始之所以是而
勿循其終之所以失則和德之風可幾見矣

光宗不朝重華廷臣號泣牽裾舉朝震動甚至出避
國門以動上心何其懇也而寧宗既立乃不聞以過
官請者何夫光宗之於書望猶寧宗之於光宗光宗

是重華則舉朝爭之寧宗不朝太安則寂無一語
且以寧宗之立不出父命而有疑懼之心邪然則先
宗受李后之譖而疑懼不朝亦理之所有矣此李綱
所謂疑懼之說也朱子被召在這間太安朝禮尚缺
即奏請過宮曰陛下雖未嘗求仁之心以盡負罪引
慙之誠推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溫清定省之禮則大
倫可明大本可立矣大哉賢人之言豈當時廷臣隨
聲唱和者之可及乎

孝宗之崩也謂正欲先立太子監國主喪以俟先宗
病已此正禮也趙汝愚見事勢難處急欲成內樞之
議史漫錄 卷十三 二十

謀乃權之不得不用者正懼而逃出國門不與其畫
亦自處之道也然當國事危疑宗桃無主而首揆之
臣先云以為民望無人臣禮矣既已不與其謀亦不
居其成可也大事已定應召而還儼然處百僚之上
何其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如此何其以難遣人以易
自居如此大拙似巧大愚似諂君子不為也與其應
召而還不出旬日為仇冑所逐何如當事定之日起
然遠引以贖其去國之罪哉

呂祖儉有言因世變有所推折失其故履者固不足
言因世變而意氣有加者亦私心也此數語乃大公

至正之論初中沾名之樊近世士大夫以氣節相高
不恤生死往往視廷杖戍邊為登仙之路一遭斥謫
意氣揚揚目上趾高傲視一世正所謂意氣有加也
聖賢處此必不然矣且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不得
已而犯顏力諍惟望君心開悟有益國家乃人臣之
本心萬一不見信縱身被竄謫亦所不辭本非逆料
其不從而以一日之難博千古之名也且夫人主之
賞罰乃人臣之榮辱如其爵賞為辱而逃之若賊
以刑責為榮而嗜之若飴於已則有辭矣如君父何
天下以其君父為侮辱而賢其臣子豈進諫之心哉
請史漫錄 卷十三 廿一

故人心之爵賞畢竟當以為榮而不以道得之不處
可也人主之刑責畢竟當以為辱而不以其道得之
不去可也知此則因世變而意氣有加不但成一私
字亦非臣子之義矣

韓侂冑當國言諾扼塞每月按舉小吏一二謂之月
課又有汎論君德時事皆取其陳熟緩慢畧無關係
者言之曰聊以塞責耳觀此一事正與近事相類可
見古今人不甚相遠也此等建白豈但士大夫不屑
觀即人主閱歷日深知其底裏末有不厭而鄙之者
平時局面積為君上所窺一旦當大利病安危即有

直言正諫之士犯顏廷爭亦將視為套數而無所裨
協皆此輩啓之也

韓侂胄之罪取而尸之朝可也以其首弄虜則失矣
侂胄迷國罔上陷害忠良擢髮不足續髮竹不足書
然而宋未能誅也至於啓蒙元之誤則有之其於為
國非罪也一戰而敗求和於二后幣土地皆不得免
而亟誅首事之臣自此以後詭倖為國樹怨乎古之
伯主尚有市死馬以求生馬奈何殺死人以憚生人
之心也宋之失策不可悉數而此為甚焉矣

宋人挑釁胡元屢為所敗理宗悔之命學士吳泳草
讀史漫錄 卷十三

詔罪已御史王萬曰用兵固失言之太甚恐亦不可
宜以振厲奮發與感人心誅從其言萬之識見時所
不及也大抵國家承平日久忽有意外之變最要鎮
重安詳以無事處之不可先自驚擾使人心搖動蓋
外示閑暇內修實備與情形擾亂備禦空疎者功相
萬也

史萬之起復太學生百四十人武學生六十七人京
學生九十四人宗學生三十四人皆上疏切諫理宗
曰學校雖是正論但言之太甚徐元杰對曰正論乃
國家元氣今正論猶在學校要當保養一線之脉上

以罪也而嵩之之黨歸咎於游士鼓倡諷京尹查
前遊士之籍則亦後世逐客之法也當時廷臣奏諍
者自徐元杰劉漢弼之外不聞有人而諸學生徒群
然上書亦可謂得士之効矣

陳宜中在大學倡其黨六人攻丁大全之罪有六君
子之稱及其為相當元兵南下制動王之師不使禦
敵而遁於井澳從入屋山見國勢已危逃入占城其
晚節如此而冒君子之稱同遊諸生蓋與為伍矣宋
狀元宰相宜中天祥二人而向背之殊有如燕越科
目之榮辱亦在士也

讀史漫錄 卷十三

元兵伐宋得沿江制置司榜有云今夏諜者聞北兵
會議取黃陂民舡係棧由陽羅堡會於鄂州世祖曰
此事前所未有願如其言蓋北兵初無此謀也但宋
人防其如此而淺見之夫遂形之榜禁為敵畫策爾
近日亦有類此如建言邊事常為倭虜設謀云由某
地可至某地不可不防由某城可至某城不可不守
乃至形之奏牘播之邸報往往出敵人意料之所不
及可使聞之而悟者豈非黃陂之已事乎

蒙古兵圍江夏賈似道密遣使人請稱臣納幣劉江
為界元兵許之遂拔砦而去似道乃命舟師發其壁

卒百人匿和議之事更言諸路大捷郭圖始解理宗謂其有再造之功尊禮無比似道又使其客廖堂中撰福華編稱論郭功通國不知其請和也自後蒙古使來似道恐洩其語羈番境上或至殺死遂開兵端以至亡國飾敗爲功之効明白若此矣奈何堂堂天朝一遇小夷之警而拒要重臣平日以古人自期者亦効奸臣之術其可痛恨尤甚於似道矣

高孝之朝當戰不當和而爲主和之臣所誤寧理之世當和不當戰而爲主戰之臣所誤秦檜湯思退韓侂胄賈似道之罪死不足贖也然思退之罪減於秦檜而似道之罪甚於侂胄何也南渡易世已當息兵之期而金虜將亡有可復仇之會也播越江表棲息一枝而爲奸臣所壞展轉傾危以至亡國故愛宋者非金滅宋者非元也

兩國相攻敵未必知吾虛實必有曉將謀臣投入敵中爲之向導如宋之劉整呂文煥是也劉整帥蜀畏似道之忌而降元文煥守襄陽以似道不援而降元二人者宋之良將也蒙古得之遂有渡江之藉於是右軍下荆湖以文煥爲先鋒左軍下兩淮以劉整爲先鋒而臨安在敵中矣元人用兵最有方畧然亦此

西人之力也
江萬里在似道幕下遂得進用俛仰容默爲似道指使察其心迹亦在枉直之間及對政家居聞襄楚已破曰吾雖不在位當與國爲存亡舉家赴池水死積屍如壘可謂烈矣夫平居環衛不能自勉於聲勢之移而臨難捐軀乃能自矜於死生之外然則利聲之奪人固重於生死也此之謂失其本心

自古全盛之朝熙平之時其將相大臣權位各寵皆不甚重是以上下有章紀綱不紊惟至中葉以降或偏安一隅則其將相大臣權勢既重名位亦尊王公師保舉以加之惟恐其不足也唐初凌烟功臣爵止國公天寶以後大將成功間有異王之封而文臣則無之宋初宰相功臣爵亦不重至南渡以後秦韓史賈魏倫王公爵盡師保至使人主下拜待以不名此非盛世景象也大抵人臣名位平常其時必治朝其人必君子聲勢烜赫其時必末造其人必權奸有識之士宜何如處

度宗一日問曰襄陽之圍已五年矣奈何似道對曰北兵阻遠陛下何從聞此言帝曰適有妃嬪言之似道詰其人誣以他事賜死由是邊事日亟無敢上聞

以至亡國人主不悟自古蒙蔽之禍未有如是之深者也

賈似道欲制服士心乃請置士籍開具鄉里姓名年甲三代妻室令鄉鄰結勘於科奉條例無碍方許納卷此近代保結搜檢之法所由昉也古之取士待之以禮不甚防之以法而士知自重敦尚薰恥其後法網日密防禁日嚴而無恥嗜進之徒益以不肖之心應之雖欲闕其條目亦不可得矣末世之法不得不詳然能稍存古意漸以禮讓之化養其薰恥未必不收得士之効也

讀史漫錄 十三卷

十六

唐宋流竄之法查重公卿貴臣一編謫籍流離道路無異士伍如為權貴所忌則蠻烟瘴海萬里投荒往往指授所由立致於死朝廷不詰也下殊死一等爾宋自立國以來相傳不殺大臣者在誓戒而死於流貳者却自不少是不知挺之無異於刃矣本朝之待大臣體貌頗嚴情分亦隔然始終體面并能保全削籍里居體面休致請戍邊遠禮如寓客小官擇校無敢以分屈之王者之政也

大臣為人主親舊謝事家居雖每食不敢忘君而形迹之閒不可不避宋理宗朝故相謝方叔以嘗侍東

宮以一葉一籍為獻似道疑其觀望再相即諷諫官論之奪其官將此事可為世戒方叔之獻有意與否固不可知然似道專國猜忌觸疾此正舊臣避地削跡之日也而從廢置之中修起居之禮其自處亦以諫矣

文丞相天性豪華平生自奉厚聲伎滿前及聞國難痛自抑損盡以家財犒軍此公豪華士也設使事勢可為權任由已必復戡難折衝與復宗社不但從容就義為死節之臣而已勢窮理盡終之以死不能不慕其名之成而惜其功之棄也

讀史漫錄 十三卷

十七

元兵將至臨安宰相陳宜中遣使乞降求稱姪納幣不從則稱姪孫伯顏亦不許也宋之國勢固弱而其舉事之名義往往可嘆如此不正敵國之禮則有事大之儀何必假稱臣字而貶損華行一至於此亦古之所無也自高宗之世稱臣受冊於金太后既歸金亦改主通易稱臣之禮改而稱姪僅脫臣字自謂國體已全而不知其名號之可恥有甚於稱臣者乃至請為姪孫而猶不從則辱國之名又深於前日矣堂堂中華正統俊乂盈庭何所見之局促一至此也張弘範則世傑從兄弟也一為元將成開國之勲一

為宋死樹亡國之節勳名節義表萬古可謂偉矣
崖山之戰鋒刃相加各為其主兩不相顧不亦悲乎
弘範三遣其甥往招世傑竟不肯屈所謂亮之不來
猶瑾之不往也然諸葛兄弟未至對壘相攻而瑾以
己子為亮繼嗣公私情義未至兩失其時則同爾
自古立國之厚未有甚於宋者自古亡國之慘未有
過於宋者不嗜殺人之君舉族屠城一無噍類天道
何也然而忠臣烈士捐軀効死至有舉城致命閨門
自裁自古死事之多亦未有過於宋者斯其報乎
陳宜中初附似道驟登政府及似道既敗即上疏乞
誅似道以正誤國之罪小人之態大都如此而權寵
之臣動引傾巧之士結為腹心不知其倒戈而及在
一反覆手也

讀史漫錄十三卷

廿八

自三國以來北之併南不過二道左則以陸兵由江
淮而渡右則以水兵由楚蜀而下故江南吳晉六朝
必以金陵為都會荊州為根本此一定之形也晉之
平吳隋之平陳元之平宋皆為兩軍以其一渡江而
南以其一順流而下此一定之形也

宋與金攻遼遼未亡而宋遽與元攻金金甫亡而宋
滅其失笑一也然以名義論金可伐也遼不可伐也

何者百年之隣好與萬世之仇讐恩惡不同也以形
勢論之宋即助金金亦不能支元終亦必亡而已然
則宋之失不在應敵之失策而在自立之無本乎

讀史漫錄卷十三終

廿九

讀史漫錄卷十四

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福清臺山葉向高訂

遼金元

三虜國勢遼不如金金不如元三虜國俗元不如金金不如遼何也遼人所有於中國者自遼左以內幽并二州即今順永遼東宣大不足乎兩省北方之雄爾金則包有兩河關陝江北淮南之地與三國六朝之魏幅員相等南北之形也至於元人則混一華夷縱橫數萬餘里自五帝三王以來幅員土宇未有如

讀史漫錄

卷十四

是之廣者漢唐不足道矣故曰遼不如金金不如元契丹自唐盛時附在北鄙衣冠食用漸有華風故其建國以來聲名政教與宋不相遠也女真起自海上不通中土風俗鄙朴矣至於蒙古又出遼疆部落在漠北絕遠之地有國數十年法度風俗鴻濛未鑿即楚材荆楚於先世祖潤邑于後聲教紀綱漸入中華而風俗文物依然北荒之朴較之遼金有徑庭焉故曰元不如金金不如遼

契丹金元皆北夷之體種其長技非弗同也然以遼之強而為金所併以金之強而為元所滅易於拉朽

和於破竹豈盛衰之際強弱損益哉夷人一入中國習染日久飲食起居服飾嗜好胥變而為華則往往駭脫安逸不堪勞而與中國同技矣以當方張之虜強弱之形不待兵交而決也故夷而慕中國敗道之夷狄天之驕子即敗亡之禍亦未若中國之甚也金之破宋何其慘辱及其亡也哀宗得死社稷免於俘虜與二帝之北狩異矣元之滅宋何其痛楚及其亡也順帝得歸巢穴不屈體貌與二王之沉溺遠矣天道茫茫何其右夷而左夏如此乎

讀史漫錄

卷十四

虜俗淳朴尚親重年有中國所不及者如金之阿骨打百戰而得天下以位授其弟其弟吳乞買有子十餘以位還其兄孫至於幹離不兀木又皆阿骨打之子也太宗委以軍國之重曾無猜疑而二臣亦傾身為國無少避忌宋太宗之於德昭德芳能然否乎夫夷狄之有親可為中國愧矣

金將陳和尚為元吳所執斫足折脛畫吻至耳噴血呼罵至死不屈元將以馬湊酌而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忠義之感人至為敵所訾慕如此天理民彝不以華夷有間也

金世宗雍虜中之令主也夏主仁孝為其權相任得

敬所迫欲裂地而封之金主曰有國之主豈肯無故分國於人此必權臣逼奪非其本意乃却其貢物欲舉兵誅之得教大懼仁孝借其威力遂誅得教高麗王之弟昭廢其君而自立以讓國奉金主曰此必暗篡之却其使而問狀昭亦屈服觀此二事確有古帝王風非權結中所有也近日海上一酋跋扈稱兵朝廷不問其君之有無遣使齎印綬而封之彼且昂然不受無論先朝故事自有可考設使金源大臣見之有不咲者邪

宋為良嶽所取太湖靈璧諸石窮工極巧及圓汴金

請史漫錄

二

人取以為砲擊而圓之狀如燈毯此亦石之一阨也尤物之生有成必有毀壞材之取有聚必有散或積之於百年或毀之於一日其為無益亦已明矣金兵屯青城宋帝出降元兵屯青城金主出走此地也會不百年再見亡國之辱天道之報施何其巧哉

金主出奔秦州聞宋師將至遣將迎敵論曰此兵所以常取勝傳北方之馬力就中國之技巧我實難與之角至於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千縱橫江淮間有餘力矣江南之兵力積為虜中所窺如此

金自中葉以後其宰相執政往往臨事推讓低言諂語以養相體四方兵革災異多因循苟且以度時日故臨事多所牽制國亂不聞以至於亡大抵承平既久文物熙洽在廷大臣多以馴雅雍容為體即有直言正色指陳剴切不咲以為迂則警以為狂遂至玩日惕月因恬相安養成不救之禍而縉紳文學之士方且慕其風流以為儀軌嗟乎蓋叔季之世大抵然矣

汴京易守杭城易攻敵兵不同也金之入宋以孤軍深入直搗都城宋之兵力尚強動王之師雲集四郊

請史漫錄

卷十四

四

若能飽其餉道邀其情歸隻輪不返可矣若蒙古用兵雖不及女真之銳而布置方畧最有法度四面張網始至臨安而宋之物力人材較之全勝又相懸絕宜其不支也金兵如下象棋以一砲一車直搗中堅遂成勝局亦其敵手弱也元兵如下圍棋四面八方無不占據徐以一二看取勝雖有勁敵亦不能為婦人之才固有太過人者金宣宗之祖也宮中有鄭夫人者以年老侍側宣宗托以後事曰遠召太子言絕而殂時有貴妃龐氏以其子長不立表懷怨望鄭氏恐其為變秘不發表后妃間安寢間始入別室鑕

之急召大臣傳位太子始啓戶出后妃發喪當國事
傾危反覆而以一類之智措諸泰山可謂才矣宋寧
宗崩史彌遠欲易皇子遣楊后兄子以事白后后不
可曰皇子先帝所立豈敢擅變兄子一夜七往牀以
禍福后遂默然許之楊后夙號多智乃其當事之識
不如虜中一婦人也使其有鄭氏之識訪彌遠而禁
之速發遣詔傳立濟郎則彌遠之身不能保尚何能
焉

元世祖命王恂郭守敬改正曆法恂等言曆家知曆
數而不知曆理宜得許衡總之乃以衡領太史曆象
諸史漫錄 卷十四 五

之法本天地自然之運其度數推測雖有法可循而
其盈虛消息之故必有遠天知命之學方可以本原
其義所謂曆理也若乃不究其理而第以推步之側
委之疇人於欽若之義不相中矣

自古帝王威力之盛幅員之廣無過於元世祖者其
地北窮沙漠西盡蒲海占城琉球開荒入貢雲南大
理盡入版圖五帝所不能兼三王所不能並也惟日
本一國遐居海岳不肯歸命至興十萬之師覆沒殆
盡其險遠彼燕在諸夷中所不能及若承平之世武
備因恬矣食鹽詘較之開拓雄圖何啻千萬而欲以

一丸之力填溟渤之波可謂不量力矣

太史公謂張騫窮河源鳥觀所謂崑崙蓋騫未至其
地也元世祖遣其臣都實往窮河源在朵耳思西鄙
方七八十里有泉百餘澄泓望之如列星然群流幅
輳自西而東連屬成川行二十餘日方至崑崙約自
發源至積石幾及萬里則騫所未至也崑崙未覩况
其西數千里乎非胡元之混一則崑崙星宿將如海
上三山目為荒唐之說矣

元世祖功則大矣君德治道則未有聞也開國之物
君子小人並進在列有許衡姚樞史天澤蕭希憲實
諸史漫錄 卷十四 六

熙以為輔導而一代之規模始成有何合馬桑哥王
文統盧世榮為之興利而一代之紀綱已紊世祖雖
才大畧與中國勦業之主不相上下亦能向道崇儒
興起文化而於邪正義利之分不能別白能勦而不
能守能作而不能成豈胡人之性終不可入於耶
世祖正后弘吉剌氏胡元之邑姜也宋亡火主入朝
后獨不樂世祖曰江南平定自此不用甲兵人皆喜
之爾何不樂后曰自古無千歲之國無使吾母子及
見此則幸矣此等意識自長孫文德以後未之有也
佐成大業開百年之運不亦稱乎

許審齋大儒也不幸生於北方出為虜臣戴天履土分無所逃非其志也臨終語其子曰平生虛名所累不能辭官死後慎毋請謚但書許衡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廉可矣其不得已之情形於生死之際亦足悲矣而世或以仕虜少之豈知其志之不得已邪元世祖崇信佛法釐正道教詔樞密副使張易參校道書言惟道德經為老子所著餘皆後人偽撰悉焚毀之此世間一大快也信釋而斥其道要未為大中之執然謂道德經為道家之宗而斥其偽撰則萬世不易之論也道之言有二其一服食修煉謂之全真其

卷十四

七

讀史漫錄
養生於長生久視神仙不死之說而不明于大道其一禁水符呪謂之正一則惟以齋醮祈禱為法即方士之術於老子之說均無與也而皆本源道德以為宗祖使太上抱不白之冤歎非賴之祀二千餘年一旦焚而棄之真可為李耳重恥矣第不知所信佛法如演揲之術於西方宗旨又何當焉宋真宗崇信道教則斥僧佛元世祖崇信釋教則斥道書皆非皇極大中之矩也必如本朝以大聖之教主持世法而兼收二氏以備方家之術如中原正朔統御萬方而四夷八狄拱服効順上下森列不相踰越亦萬世無

敵之道宗哉

漢置西域都護以一使統數十小國環而聽命其勢易行也唐於安西各置都護皆因入屬諸夷郡縣其地在版圖之中矣元人初平占城則立行省以撫其國再服高麗則立行朝以撫其國其王皆不從也而或叛或請旋設旋廢其勢不能有也何者冠帶之國自為聲教社稷百官各有定分而欲以一使持節往臨其上法之所不行矣

元於各路立行省中書省以總大政立行御史臺以司糾劾省臣不法臺臣得而糾之即今之布政司與

讀史漫錄

卷十四

八

御史也其時又有按察司官巡行郡縣與今臬司等爾至元中有欲以行臺諫行者者尚書量文用曰御史臺譬之卧虎雖未噬人人猶畏之若加權抑則風采蕭然無復可望矣此數語者可謂扶植紀綱之公案風憲諸臣不可不知也

夷狄最重種姓遠初與蕭氏並起約以耶律世世為帝蕭氏世世為后元初弘吉剌之族從太祖起兵有功約弘吉剌氏生女世為后生男世尚主故遠之后多蕭氏元之后多弘吉剌氏
自三代以來開國之主未有即以理財為急者惟胡

元初有天下理財之臣如盧世崇王文統之流相繼進用搜括鈎考中外驛驛豈以世祖惟面耳為求世之政固有以也元自太祖以來上下無紀勅臣責成擅兵專柄攻城下邑帑藏倉庾公入私室甚至連州跨郡奄為己有利歸臣下公家匱乏不得不取足於權會而一二格克之臣因得售其奸術以中人主其失不在理財而在紀綱之不早立也

胡元官制甚冗全不師古既立中書省以司大政設御史臺以司綱紀其法善矣乃又以鈎考錢穀別設尚書省官丞相平章以下皆如中書之額彼此相稽

讀史漫錄

卷十四

九

事權無準是宰相有二三者也唐有義例元人不知取法妄以意為之爾先王建國居重御輕統紀相制而元人於各路立行省臺官各體統無異都城丞相參知所在皆是是天下皆相府也本朝倣其遺意設十三藩司與六部品級相亞蓋猶有行省之意而職任體統則以內制外有相臨之分固唐宋監司之任也撫按之體日隆而藩司俯首趨承若其下吏又早於設官之初則失甚矣

元時天下學校至二萬餘所蓋州縣學之外又有書院各設山長亦得稱學也諸縣各置教諭二人又於

諸路各置提舉司設提舉儒學二人即今提舉之職然但令掌諸路府州縣祭祀餼糧之事不以教化為職也彼時所在各有學田所入租稅以供師生之廩仍括其羨餘入集賢院以給才藝之士所以必設一官為提舉然亦陋矣今制學田甚少師生既廉皆出有司提學為一路師表專司教化郁郁乎世濟文明遠出前代矣

楮鈔之制雖緣皮幣而世未嘗以為用也宋始設交子於蜀其用未廣南渡以後軍餉不充造此以誘商旅為沿邊難買之計民頗便之胡元有國之初遂立

讀史漫錄

卷十四

十

中統元寶世祖時又造至元寶鈔終元世教法不廢至國初猶用之已而漸不能行遂成長物而關市出納猶以代稅法司招覈猶以準貨是履遺迹而捕

稅效也視為固然不改正其說何居

蒙古兵興金相高琪請修南京東城曰苟防城有法正使兵來臣等愈得効力金主曰與其臨城何若不令至此為善琪無以對天王有道守在四夷而至修都城之內郭以為防禦譬如宮室垣墉一無可恃而

乘甲以自衛也不亦迂乎

蒙古大掠河北山東不為金有矣蓋都張林以山東

十二州之地歸宋東平嚴實以河北八郡之地歸宋此恢復中原千載一時之會也而宋不能有卒歸於元國無人焉故也以史彌遠之奸柄事於中以賈汝之材董師於外欲其日闊百里固已難矣

蒙古平定中原諸王統兵所下方域各為已有因割裂州郡分賜諸王貴族為湯沐邑故當時諸王公主分封州邑世有土畧如封建之法惟張官置吏必有朝令及租賦之外不許徵歛以此相維而已此亦一變局也蓋中國相承法度風俗因循蓋必有所循微欲大破藩籬而為之勢不能也胡人有中國踪跡馳騁

讀史漫錄

卷十四

十一

勝惟其所欲即以州郡之法變為封建宜亦無難者惟其於朝廷不便故亦不肯行矣

耶律楚材常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滅一事時以為名言可為好功喜事之戒

元世宗起自北荒雄畧蓋世宜必跨馬橫劍叱咤風雲而朝夕左右惟二三老儒相與遊處倚以腹心之重如姚樞許衡一代師宗下至劉秉忠輩亦皆運籌帷幄自附子房諸葛之流帝王之畧唐宗宋祖當拜下歷況連金之初乎宜其混一亟夏功高萬古也

許衡因論阿合馬之奸請解機務世祖命舉一人自

代衡曰用人天子之大柄臣下汎論其賢否則可若概之以位則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此千古人臣之大義也後世柄臣去位自為暮後之圖必舉一人自代使之不改其人與政以保身名蓋安石薦惠卿之智也然而往往不能如意何哉其入正人也必且自立不為人後距其入小人也必且反戈相攻以明其非黨也計亦左矣

王翬閭復皆元之文士也阿合馬當權致重幣求碑幣拒弗與而閭復為桑哥立輔政碑桑哥既誅復亦連生即此二事毋論其人品不同而文章之流別未

讀史漫錄

卷十四

十二

必不從此分也世有以文自命而為權相誦德比擬失倫者即出入先秦兩漢亦奚以為何也文之品已卑也嗟夫世之為復不為鑒者一何多哉

元世祖遣吏部郎中梁魯往使安南安南遣使入貢或諒曾受安南路達曾曰安南以黃金器幣遺臣臣皆不受以付其使帝曰受之亦何不可此宋太祖使趙普受江南路達之意也大國之體固不在辭受之節使臣之禮則當謹取予之閑梁魯之不受世祖之罪皆有以也然則知其受於敵而許其獻於公則何法哉使其當受賜之可也使不當受罪之可也不

問其所以受而許其獻則失朝廷之體矣况於買之以為受而獻之以市欺大臣以違事君如此悲夫元時浙江行省因有蠲租之令奏言江南貧民佃富者之田歲內其租今所謂特及田主而佃民輸租如故是恩及富室而不被於貧民也宜令佃戶當輸田主亦如所謂之數朝廷從之此事可為後法大抵蠲免之令率屬虛文官吏沉閑原行徵派如故而民間不知其由縱使實惠及民亦惟蠲及田主而佃戶之租一如其舊使富室役使貧民以肥其家兌公家之稅甚無謂也宜如元人之議庶為可耳

讀史漫錄

卷十四

十三

姚樞侍元世祖夜宴陳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市肆不易事世祖遽曰我能為之臨至大理遂懸止殺之令此與楚材勸太祖之功同皆中國之福星也虜主之克殺人如麻楚材救之於先而百萬之命不死於太祖樞救之於後而百萬之命不死於世祖中原赤子生殖至今皆二人之力也微管之嘆其在斯與元以西僧為帝師使羣臣受戒薦希憲曰臣已受孔子戒矣元主曰汝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某帝時班迎國師百官皆拜惟祭酒某向之舉手曰國師為天下僧人師吾

讀史漫錄

卷十四

十四

于下僉人師各不相拜國師唯此二公者處乎荒之世遇悖亂之禮而能遜言以免可謂有方矣今州縣編里小大煩簡十百相懸而吏職經費無所取非古法也漢分大縣為令小縣為長唐宋分繁望等名以差其爵元時升江南諸縣為州以戶為差戶至四五萬者為下州五萬至十萬為中州是亦有等級也然以縣為州終不如縣分大小別其官秩不失古法即如今之州縣有編戶五六百里者有編戶五七里者而官名職掌一切無分經費供需比為一於是使六七百里之政同於五七里而五七里之供雷同於六七百里也亦太相懸矣乃近日銓曹掣籤大選不因才地所宜射覆而得是地本相懸而法又制一也豈不左哉大德元年會天下金銀鈔幣歲入金一萬九千兩銀六萬兩鈔三百六十萬錠以此觀之元之賦稅固簡也欽定折數未詳其直以三者共計可當今日金花百萬足矣而其時不稱乏用者王公貴戚各有分土又無守邊之費而故俗簡朴立國不久侈汰未生故若是而足也元時太子皆不早定一帝上賓集親王議所立而其

地方寥瀛親藩出鎮多在數千里外若萬里往往難於虛位權宜若攝遂為繼世之爭故政之不綱此其根本也成宗之前仁宗在南武宗在北仁先至而不立武後至而立泰定之祖文宗在南明宗在北文宗先至而不立明宗後至而立及仁宗繼武而立武之子出文宗繼明而立明之子逐武之子出而復立仁后不得其死明之子逐而復立文后不得其死此非胡俗之無良也其法失也兄終弟及周道所不能代兄而立弟姪殷道所未有况後世哉而何有於胡也

讀史漫錄

卷十四

十五

至大元年江浙大饑死者甚衆詔以沒入朱清張瑄財產賑之沒官財產施賑濟民在荒夷之世尚有行若此聖明之代乎

宋小黃門李邦寧從帝顯入見元主令給事掖庭甚見寵任嘗欲以為宰相不敢奉詔乃遷授左丞相領太醫院仁宗即位令之釋奠孔子方就拜位大風忽起殿上兩廡燭盡滅邦寧悚息成禮慚悔累日宣聖在天之靈昭昭如響不受非人之獻可不畏哉然孔子之靈至不容宦官主祭而為之徒者乃有內結宦寺以就功名者亦不可以附遠廟廷矣

元延祐初齊履謙在國學始立積分之法每季考其學行以次遞升既升上齋諭再歲始為私試辭理俱優者為一分辭平理優者為半分歲終積至八分為高第禮部集賢歲選六人以貢此即宋時積分之法而節目稍有不同國初嘗遵用之太學為得人承平既久舊法不修而賢闇之地遂為托宿之遺矧有言佛教可治天下者英宗以問拜住拜住對曰清淨寂滅自治可也若治天下舍仁義則綱常亂矣二語雖簡允為確論西方聖人亦當首肯

讀史漫錄

卷十四

十六

宗道命立明宗少子是為寧宗寧宗享決月而祖獲立明宗長子是為順帝舍其子而再立其姪可謂仁矣而以明宗之懷母子播遷以至於死此可謂仁人之報邪中間播美之機必有所以而不可詳矣順帝即位以為世祖在位長父天下治平欲行法祖之政乃改號至元以仍其舊此亦胡俗之可嘆者帝王欲法祖德必仍其號則士庶欲純祖武必仍其名而可也在廷碩輔不聞執奏惟御史李好文言其不可爾

脫脫元之賢相也然遜其父而代之則樂羊之功也

脫胤育於世父伯顯而為之子及伯顯在位專權自
然漸有異謀脫胤私憂焉乃謀於其父馬札兒台為
保族之計先其未敗而圖之於是伯顯逆死朝廷已
安此豈但保其族即功在社稷亦不細矣然不得與
李璣並稱者璣以死謝其父而脫胤父子逐其伯而
代之則無以自白於天下矣伯顯之惡至躬執君后
撻殺親王人主為其所憎至於泣下此必誅之罪也
惟胤脫既為之子則不當以大義戒親且已逐而置
之死又不當代其位爾當幾何時身亦不免天通何
如哉元史惡伯顯之惡而忘脫胤之罪於倫常之要
有所味矣

讀史漫錄

卷十四

十七

順帝一日閱宋徽宗書而稱之學士龔夬進曰徽宗
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何答曰獨不能為君耳此謂
瑤之賢於人五其不能一也人主能遊心帝王之術
以治天下即以文史翰墨為養心之助亦何不可而
專精末技昧於君人之道即敗亡之軌也梁之簡史
陳之后主南唐西蜀之君皆由於敗徽宗其後出者
元人脩三史各為一書是也通鑑編年之史不相照
應即當如南北史之例不必有所低昂可也近世文

雅之士有為宋史新編者尊宋為正統而以遼金為
列國則名實不相中矣彼南北二史互相詆訶南以
北為索虜北以南為蠻夷此列國相勝之風有識者
視之已以為非體矣乃今從百世之後記前代之實
而猶以迂闊之見妄加擯斥此老生之陋識也遼金
絕以夷狄僭號未克混一而中國土宇為其所有亦
安得不以分行之體歸之而欲夷為列國附於宋史
之微則不情也且彼亦受之於天矣辟如郡邑長吏
倒用文儒一旦有武夫胥吏奉命出宰亦安得以其
不由科目而削之也何也彼既受之於君也

讀史漫錄

卷十四

十八

揭傒斯之論儲材曰養之於譽望未隆之先用之於
周密世務之復此用人之要法也後之儲材者不然
其譽望之未隆不能識而養也其世務之未周不能
畜而待也胥吏之失之矣辟如場師之植果木方其拱把
之時日夜灌漑以遂其生待其果實之熟然後果而
用之則功不隳矣若平時不加澆灌既及其有實也
又不待熟而暴取之是得有味哉
元史虞伯生議京東水田謂京東瀕海數千里北極
遼陽南濱青齊皆薈苑之場海潮日至港為沃壤欲
為新人之法築堤捍水為田聽軍民開墾蓋金滿滄

以東瀕海沮洳之地非謂順永之間流泉沃壤也至正間丞相脫脫議開京東水利而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檀順東及遷安凡官民屯田立法佃種給穀五百萬錠以供牛種召募江南農師以所募農人多寡報官所募農人給銀十錠明年散歸此即伯生之議而其地則畿輔郡邑非海上斥鹵地矣本朝立文莊順來伯生之議著之衍義久之無議行者萬曆乙酉尚寶孫章徐君貞明力請開水田於京東朝廷使蕭憲職便宜行事竟以中貴居民交稱不便而止論者多惜其功之不成然不知縱使盡行其說

讀史漫錄

卷十四

十九

亦未必能興也何者江南江北天時地利人力均有不同江北雨水多在秋初江南雨水多在春晝當彼潤澤之期是此亢旱之日其不相合一也江南土潤而細水可停蓄江北土疏而燥易於涸竭非有蓄泄之備可以哀益其不相合二也江南之民勤火耕水耨不以爲勞江北之民情濡手塗足目所未覩即多募農民未必樂就其不相合三也惟是流泉大川可以引溉則人官之能有所展布而不可多得也至若橫潦漏漫盡目無際沮洳斥鹵千里不毛卽有巧匠亦莫施其能矣故水利之不聞於北亦勢然也豈虛

時政因恬議論牽制而然

金之貴官至都勃極烈而止元之貴官以答剌罕爲最卽中國所謂王公將相之稱也然則以王公將相之號而加於荒昧之夷亦不省為何語矣共生天壤各有方域而通貴之名尚不相曉如此何況六合之外生民之初乎故貴賤之名非所以定至大之也元明宗出過雲南走居沙漠有子二人長者順帝次者寧宗考之正史元之北鄙有斯蘭兒部落來降封爲郡王明宗居沙漠時納其裔孫罕及魯氏名曰邁來的生安權帖木爾卽順帝也至順初徙之高麗使

讀史漫錄

卷十四

二十

居大青島中尋詔天下言明宗在日素謂非其子移於廣西靜江至寧廟乃入承大統生十三年矣其記瀛國公入元與金太后俱爲僧尼賜田五百頃至正十二年見河南盜起引亡宋故號以爲口實乃安置瀛國公之子和尚趙完普於汝州蓋德祐父子俱爲僧也順帝始末及瀛國蹤迹在史如此而小說所記合尊生子事以爲明宗在沙漠帝顯以附焉爲僧廷明宗欲是日生子明宗乞而養之卽順帝也豈以明宗納斯蘭之裔而宋帝又嘗爲僧遂附會而成與然自謂非其子則國史所傳亦必有說矣天道好還假

趙氏之胤以亡胡元亦冥報之所有者其迹曖昧固史文所宜闕也

元自世祖統一諸帝相傳類皆中才之主非有淫荒悖亂失德之事也亦能嚮用儒雅興起文教頗采先王之法以變舊俗亦非有傾覆危亂之機也惟是立國以來朝魚紀綱國魚章程上魚家法下魚職守大臣可以殺親王妃后可以管宰相太子可以阻兵諸王可以衡命國師之體與人主同尊將相之禮與奴隸無異其鄙朴狙獪之風與女真契丹已自懸絕況於中華之聲教乎所謂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而

讀史漫錄

卷十四

十一

混一革夷方制該字南有占城東畧高麗北盡窮髮西踰流沙自五帝三王土宇之廣不能及其二三也及其亡國又遇聖明之代布寬大之恩君無係累士無屠戮從容委國而去歸其巢穴依然可汗單于之舊物焉視金宋之亡沉焦於水火宛轉於刀鋒又何懸哉自謂天之驕子信不虛矣

元世祖即位屢遣使通日本不納後復遣柱世忠往為其所殺至元十七年高麗王椿來朝請往擊乃遣范文虎忻都帥師十萬征之海風敗舟盡棄士卒於島日本規知襲殺殆盡廿年又命高麗王椿及阿塔

海往征之拘集各路水手造船五百餘艘民不勝苦廿二年立征東行省於高麗以阿答海為丞相復伐日本尚書劉宣上疏諫止乃罷勿征二十九年日本舟至西明告求互市舟中甲仗皆具恐有異圖詔立都元帥府以防海道大德三年以其國奉佛遣僧一

山齋詔往諭附商船以行日本竟不至

大德三年高麗王旺傳位於其子諫有言其備設司空司徒等官者詔徵諫入朝因言不遠復以旺為王旺不能服其衆乃復立征西行省以洞里吉思為平章共理其國既而王旺言行省監制其國多所未便

讀史漫錄

卷十四

十二

乃罷毋設十年王旺卒世子諫還立仍設行省撫之王諫上言歲數不登百姓乏食又數百人仰食其土民不勝困請罷行省從之

世祖至元十八年立行中書省於占城撫治其國其王負固不服使臣往其國者皆為所殺十九年命左丞唆都等將兵討之國王遁入山谷陽未歸附以緩師復潛殺使人百餘唆都既覺其詐乃遣兵攻之阻險不勝而還國王以書請降遣其孫奉表詣闕帝怒其叛服不常復遣鎮南王脫歡會唆都兵進擊又以安南通謀占城令假通其國且徵糧餉軍次安南其

王陳日烜不肯假道脫歡殺其守兵分六道以進夾富良江再敗其兵日烜遁去師入其城還屯富良江北其弟蓋稷率其臣屬未降王師盛夏疾作死傷者衆占城竟不可達乃引兵還交人追襲破之咬御死焉廿二年倭大征各省兵仍遣脫歡往討以益稷効順來歸封為安南王約平定其國以兵納之廿四年軍次交趾城下敗其守兵日烜棄城而走脫歡遣兵追擊不知所之乃謀引還交人集兵三十萬追其歸路諸軍且戰且行死復甚衆脫歡由間道走還日烜乃遣人入朝貢金人以代已罪帝怒歎再伐之過日

讀史漫錄

卷十四

廿三

煇襲王乃遣禮部尚書張立道往使徵之入朝日煇上表謝罪脩歲貢之禮如初而不敢入見成宗即位乃罷征安南兵

至元十九年遣諸王相答吾兒往征緬甸明年破其都城金齒等夷十二部皆降大德元年封的立普哇罕何地提牙為緬國王大德四年緬人作亂執其王而執之詔遣薛超吾兒以兵二千往討不克而還

讀史漫錄卷十四終

讀史漫錄十四卷

內府藏本

明于慎行撰慎行字可遠更字無垢東阿人隆慶戊辰進士官至禮部尚書事蹟具明史本傳是書評論歷代史事起伏義氏至遼金元所論無甚乖舛亦無所闡發目錄後有門人郭應龍題識稱是書本先梓於閩未經舊校後其子君應龍與筆塵同鈐以行應龍又於慎行遺稿中搜得讀史五十通補入云

趙忠毅公儕鶴先生史韻二卷

〔明〕趙南星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順治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史韻二卷》
提要

史韻序

丙戌南行同鄉兩孫

人子

平天而作春秋其立
謹嚴不畏王公大人不

欺黎庶不諱尊親截然
三二百四十二季是非
限故漢人多引是經曰
決獄董仲舒曰
子之志也公諱

生平誦法孔子 烹廟季
間繇總憲進冢 網維
清議澄汰羣倫引天下
之長君子而不敢私
天下之短宵人而不敢

恕卒至身沉鄙褊膺旁
同冤然公返中無憾
道益堅假以千萬季之
是非而易一日之死生
公不爲也試繹所爲書
如取二十一朝之人與事
約爲四言古詩總二十七
篇簡而益詳古來所無
至於韻險語奇要其大
義又必歸至平極正此

則居然上接雅頌恐非
杜陵詩史可幾又各朝
分代立章如西漢削為
四什等類使從來女后
咸宦官藩鎮邊釁之

起止分明愚見已甚
智見未萌其首漢者去
秦也曷去秦曰存周其
惟蜀系代者黜魏也
黜魏曰存漢其列東西

魏者削元也曷削元曰
存晉予每稽文昭有御
抵胡亥始滅習鑿齒曰
漢有係周之業又云秦
又不見敘於帝王史記

身季公而作本紀則周
亡久矣三國漢賊不兩
立陳壽妄志亮寇乃通
鑑亦正曹魏是漢應弗
祀乎馬東而天步未移

王通之元經予拓拔則
晉寔嶄然其中絕凡此
皆昇道背馳皆春秋所
棄公悉起而正之以一
身生歿爲百代之推以

卷六

千萬季是非爲一日之
盡此亦公之志乎雖然
公歿且久世又已非後
代相知之難即博學如
王介甫欲變正法先詆

春秋彼子厚京下無論
今兩孫先生追慕公敬
公書以敬世道此其設
心無窮豈紹聖諸人可
窺公之不肯苟全前人

卷七

兩先生不肯苟同後人
斷然可並傳也若余則
何能知公終日得讀遺
書爲同於北面公也
丁亥夏日巡鹺使者

王燮書於武林公署



序八

小傳

趙忠毅公諱南星字夢白世爲真定府之高、
人庚午鄉闈鼎房者井陘令鍾選齡夢一大
垂翼蔽天次日得公卷公遂以是號儕鶴萬曆
甲戌成進士筮仕汝寧推官以廉平著時爲要
人所齒僅得戶部江陵相卧病朝士皆手湯口
惟公勿往仍以詩諷時人曰二豎能憂國千
官爲祝年迄今人有能諷之者江陵歿公因以
傳一
興望入銓司陳太宰恭介公重公名嘗折節問
過之方公告以人能清靜安得有過尋丁內
艱歸服闋除副郎鍾還文選有剖露良心直陳
時務一疏內掇擊數人與給諫不合復引疾去
後陸莊簡特起公回問司考功時當大計一以
旌賢斥奸爲已任省臺之長同預計事公揣此
多所訢恐爲盛典累凡所諮諏不盡使知榜中
諸失職喪朋者思構累而省臺又以不得預聞

爲耻會職方楊于庭公惜其才而寬之給諫疏
入公外謫矣聞公主計時病戶獨坐夜半筆
如諸生研席狀甚至虫巢於耳繭成而不自
時遇一權要姓名稽評註考不少貸每奮筆乙
之輒浮一大白曰非我趙某誰敢去此人公竟
以是削籍行居家二十八年會光宗登極擢太
常少卿尋晉正卿未赴明年工部侍郎闕當事
留以待公諸賢胎書勸駕公勉爲一出旋總西

傳二

臺又明年癸亥協主京察去癸巳閱五宰矣所
鋤去者與癸巳等七何代涇陽爲冢宰奮力仔
肩至再剖良心頭與三十年前一疏前後自相
唱答有一給事啖重賄代贊即求醢司即以贊
卽置朱邨旋出給事外藩人始眷眷稱厲故事
銓曹重行輩序若貫魚若以副卽入躡主政
輒費周旋公從人望用鄒新昌由兵部卽調
江右一銓部尚在署未出一省兩銓似爲舛格

又不與江右省臺謀故江右臺省起而諱之而
難端大作矣公乞骸行同志者踵見遂不踰
而國遂空後用某御史言與詔獄周內掛網
疎誣公至坐一萬四千兩鑒六世之業不足
十之一非親知故人醢金爲助子清衡且獻朴
死矣獻上公以耄年得收贖中旨弗許謫戍代
州至代僦居一小樓額之曰吉祥又埽除土室
額之曰味藥齋日夕開卷弄筆爲適所著甚多

傳三

而史韻其絕筆也閱三年己巳廷臣請復公官
謚忠毅公公素精舉子業始則組練峻潔繼則
變爲濟濟滔滔矢口而發皆堪爲經生鵠其古
文詞則本源馬遷而取裁於韓蘇詩則獨步少
陵淋漓沉痛處使人欲泣欲嘯欲縮地而譚欲
排闥而趨易水擊筑之音於茲載見其行於
者一飯必報有宿修武記津津談人善有遷
記有揀善記其拳喻自訟有如何說等篇然而

紀興廢辨貞邪爲萬古金鏡則史韻爲最

吾友雷臣視離來測以公史韻授梓而以校付不敏經且曰爲之序或未便單以伏見妾因蕪言序以相踴耳及展讀二如先生序至詩亡春繩作春繩者所以繼詩也春秋亡史韻作史韻者所以迓詩也只此二語可作忠毅公於九原矣再展雷臣序至曷去秦曰存周易黜魏曰存漢曷削元曰存晉只此

傳四

三語可翼史韻而百千萬模矣予即驟入乎亦無能於此兩序外再贊一詞嘗讀論孟諸序只述孔孟所歷地及紀所歷年是皆知其人而後誦其詩讀其書之意也予有感於雪園買書返棹之舉因歸而博搜遺編不謂積未千卷而儕鶴先生行狀儼然在目之餘藏書多散即江南書數存僅臣欲爲忠毅表章而忠毅行狀即

豈其顯晦通塞亦有時候因緣耶第中間激憤世道援引同儕痛罵時流裒然碩俊使者難爲誌而表者窮於表耳獨不返觀史乎直書其事而臧否自見是即春繩之旨也何必多其比類哉爰削去浮華單存實事自儕鶴筮仕以及易名忠毅燦若指掌正如十六科履歷意公或藉以不揜夫亦將藉是以塞雷臣之命云

傳五

丁亥繩七月後學康九經敏一父頻首書於塗山母墓之側



趙忠毅公倩鶴先生史韻卷上

後學 孫昌齡二如父 王 變雷臣父

孫承澤北海父 李士勛若許父

西漢紀

高祖姓劉名邦沛人也以布衣起兵破秦滅楚而成

帝業都長安在位十二年

惠帝名盈高祖太子在位七年

文帝名恒高祖中子初封代王惠帝崩無嗣大臣迎

而立之在位三十三年

史韻 西漢 卷上

景帝名啓文帝太子在位十六年

武帝名徹景帝太子在位五十四年始有年號

建元 元光 元朔 元狩 元陽 元封

太初 天漢 太始 征和 後元

昭帝名弗陵武帝少子在位十三年

始元 元鳳 元平

廢秦滅周改爲大惡周報王與諸侯約從攻秦秦

王攻周報王奔秦頓首受罪盡廢其邑秦受之百餘

報王於周以卒周亡呂政爲君桀紂非虐復有二世

殊可駭愕黔首將盡戮高乃作呂后于歸方冠竹簪

簪竹皮也劉季爲酒上亭長以竹皮爲冠及貴常冠

之所謂劉氏冠也單父人呂公好相公見季狀貌

相人多矣無如季和願季自愛吾有息女願爲箕子

妾卒與季師呂后也赤幘破秦秦民踴躍季破酒夜

經津中有大蛇當徑季拔劍斬之有人來至既所一

老嫗哭曰吾子自帝子也今者帝子郭之人告季

季獨喜自負陳涉起李國起沛以應諸侯旗幟皆赤

楚懷王遺沛公破秦入關悉然士秦前於秦民大害

史韻 西漢 卷上

項羽雖強如鸛驪從韓信登壇蕭何見卓亡卒同戰

不信聚諍陳平自楚歸漢因魏無知而見漢王王與

諸而悅之以爲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謹口一

日得楚之亡卒卽與同載使監護者王問之蓋幸平

周勃等又言其盜嫂受金魏無知言其背謀足以利

國家拜平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復敢言刻

印旋銷從善怨獨乘兵也楚數使漢乏食斷食其

立六國後以提楚權卽起刻印張良從外來王方

語之良借箸爲籌發八難言六國既立天下遊士

討事其主不得尺之地王誰與取天下乎王曰唯
獨日堅能幾及乃公事今起銷相金間楚直臣
薄楚謂漢王于榮陽王謂陳平曰天下何時定乎
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掌數人耳行間以疑其心破
楚必矣王與平四萬金予多謀反獨羽果旋亞父亞
父請罷骨歸亞父皆死羽馳馬江陰天不作王已亥
冬十月進羽至阿陵十一月克之至明年春二月乃
師位于汜水之陽敬請都泰即日去洛上至洛陽羣
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泰二世即亡洛陽之

史韻

卷上

三

國足恃也齊人費微曰洛邑天下之中有德則易以
興無德則易以亡秦地拔山帶河門塞以爲固卒然
有急百萬之衆可具此扼天下之吭而搃其背也上
問張良曰賢說是也上即日車駕都長安號徵爲奉
春君賜姓劉氏功成良退赤松是托信夷三族功臣
悉剗也寬仁愛人汗簡未確徵易太子忘后之惡
戚姬有寵生趙王如意后后見疎以太子仁弱如
項氏欲立之四皓成翼厝火待灼新語稱善終緣步
淳陸賈著書奏之名新語魏賊鴟王惠病不藥而

崩惠帝即位后后鸚鵡趙王如意斷戚夫人手足去
眼薄耳飲毒藥置屬中令口人誦召帝親之帝大畏
國病不能起齊音音音也欲王諸呂王陵蹇諤
勃交驪諸呂乃弱陳平見諸呂不能制恐禍及已遂
若深念陸賈曰天下安注意天下危注意諸將相
和調諸士豫附天下雖有變而無不令若何不交驪
太尉平役之呂氏謀蓋某無何呂后崩太尉舉北軍
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文自代來仁孝
懿懷春和賑貧養老甚渥二月謂諸陳貨不特存問

史韻

卷上

四

長老八十以上賜米肉九十以上賜帛各二疋絮三
斤盡除衣李相生律止輩受言聞過爲樂買山借泰
爲喻名曰至言勸帝納諫不宜與所選賢者馳驅射
獵帝嘉納之即從官上疏未嘗不止輩受之周勃受
誅持節復爵人有告勃謀反者薄太后曰終侯始
諸呂相皇帝親將兵北軍不反今若一小縣霸反耶
帝使使持節赦之復其爵邑海內富庶吏循民怨
稱太宗盛德學前言教儲知景弗若文帝聞流
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部以爲廷尉吳公薦洛陽

賈誼召以爲博士年二十餘上疏陳政事多所裨補
中所言泰帝使趙高傳朝亥所學者皆刑人殺人
之事故今日卽位而明日殺人盡覓見景帝之朝也
也七國之反起于爭博孝文時吳王濞太子入見侍
皇太子飲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傅局提殺之罪稱
疾不朝時是錯爲太子家令請立太子得幸蒙爲智
囊數言吳趙可削文帝不忍及孝卽位遂議削之錯
又言楚趙膠西吳王遂約膠東濟南七國同反
亞父克戮誣死子壘獄也周亞夫悉平反者後爲相

史記西漢卷上

五

以廢果太子等諫件上葛亞夫子爲人買亡者建
入廷尉不食而死大節多勝取其儉約廢正后太子
皆非罪過愛梁王輕語傳位而兄弟之好不終信謹
實是錯周亞夫其去文帝遠矣殆未可金稱也武爲
年號用意參廓自古帝王未有年號有之自此始雅
尚儒術羣英釋爵仲舒之策帝王架讓自漢以來車
尚貴老董仲舒所言興太學章六經黜百家舉孝
其言卓然可用而帝多愆不能行也所好文詞申
言朴安車駟馬迎申公至年八十餘矣其言曰爲治

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上默然然已招教則以爲
太中大夫相如諸子咸被貨擢司馬相如特以前賦
得幸朱買臣等金在左不能容汲黯出入億度黯
倡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時上方招文學儒者
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憂而外荒仁義然何欲
効唐虞之治乎上默然變色而罷朝上退謂左右曰
甚矣汲黯之怨也名將四征克復略略平城耻雪封
疆遠拓水文景豐富之後嘗謂高帝手城之變思如
奔乘復九世之誓令將軍衛青霍去病路博德李廣

史記西漢卷上

六

利等四征皆克郡縣其地求仙續祀方士俱購
大尚主爲世嘔噓大吠費出無經海內竭涸利臣蛟
嚼酷吏毒蠶輪臺自悔元氣已索巫蠱獄起太子亦
斫也歸來望思心焉切判魂不可招徒勤算絡見楚
詞皆招魂之具初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女巫往
來官中數美人度死葬屋輓埋木人祭之武帝嘗
夢木人數十持杖擊之驚寤遂病稱道得木人于
巫蠱事起帝使江充爲使者治巫蠱獄太子據中
得木人猶多太子僞使客新充白母衛皇后乃發中

廢車載射士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上詔丞相劉
屈產與太子戰皇后曰哀太子十至湖自經死後
有前廟殿即田千秋上言有白頭翁敬臣太子弄生
兵罪當笞上悟曰此高廟神靈告我也知太子無罪
作歸來空思之臺于湖天下聞而避之七歲遺孤付
之金霍霍光金日磾輕衛薄賦克救民瘼霍光被誣
乃能先覺上官桀之子安欲納其大子宮光以其弟
不聽安知燕王旦以帝兄不得立怨望及令人詐為
旦上書欲共執退光光聞之不取入帝詔入光免冠

史記 西漢

卷上

一

嬰首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調校還未十
日燕王何以知之是時帝年十四左右皆驚上書者
果亡桀等竟以作亂族誅昭謚稱情蚤年殂落

宣帝名詢史皇孫之子武帝之曾孫也昭帝崩無嗣
大臣迎而立之在位二十五年

本始 地節 元康 神爵 五鳳 甘露

黃龍

元帝名奭宣帝太子在位十六年

初元 永光 建昭 章帝

成帝名驁元帝太子在位二十六年

建始 河平 陽朔 鴻嘉 永始 元延

綏和
哀帝名欣定陶王箕之子元帝庶孫也成帝無嗣召
入立為太子在位六年

建平 元壽

平帝名衍元帝庶孫中山王箕之子哀帝無嗣召
入為太子在位五年王莽弑之

元始

史記 西漢

卷上

八

孺子嬰名嬰宣帝玄孫廣威侯勲之子也平帝崩無
嗣王莽以其幼而立之在位三年莽廢為安定公

迎立昌邑霍光之暗昌邑王賀滿歲無度立而廢
之宣幼好學興于多難初是太子據綱史良婦生史

皇孫進進生病已數月遷巫醫半繫獄望氣者言獄
中有天子氣武帝遣使令盡殺獄中人丙吉時治獄

拒不納及長高才好學喜俠具知閭里奸邪吏治則

失昌邑王廢光等迎入即位改名詢俗吏嚴酷知民

所患用霸定國黃霸于定國為廷尉寬仲雅行也光

自驢乘爲帝所憚各權擅朝夫人凶悍毒殺許后抑損慘憺憂戚本始元年光緒首解政上諫諫不受諸事皆先關白然後奏御自昭帝時光靈寵連結和據于朝廷每朝見上飲食虛下之已甚夫人顯欲貴其少女成君會許后宮嫵病使女醫淳于衍進藥而崩光死子復爲右將軍見弟諸甥驕奢放縱帝頻聞許后事乃裁抑之遂謀廢天子事發覺悉誅之而告者皆封誅逆論功徐生爲冠茂陵徐福數上書言宜抑制霍氏之權而上不聽及行誅賞人有爲之言者

史記 西漢

卷上

九

乃還爲郎已遂翁歸寵以華貫朱邑守北海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驛遂守渤海盜賊聞威令而即時解散入爲水衡都尉尹翁歸守東海公廉明察入爲有扶風責實久任吏稱民晏吉有舊恩歲周自閭門閉也以給範摩也歲星十二年一周丙吉子帝有保護之功十二年絕口不言會掖庭官婢自陳有阿保功詞引吉知狀上親見問乃知之而終不言上大賢也相率舊章逆災無設親相好觀漢故事及賢臣董賢等所言奏請施行聞四方有子弟殺父兄妻殺夫等

及風雨災變皆奏言之吉與同心相業炳煥上意寤侈數幸祠觀趙益韓楊刑誅在溫京兆趙廣漢成弘豪強司隸校尉蓋寬饒諫上任刑餘用刑法左馬卿薛延壽與滿望之相訐光雅勳楊惲廉察免官以報孫會宗書不平皆誅之韋賢二疏明哲可贊幸賢以老病乞骸骨罷就第丞相致仕自賢始皇太子大傅疏廣少傳受父子皆稱病去上皆許之元向詩書優柔不斷王后在官禍根始蔓史高宣帝母黨恭顯聖恭石顯據權城職望之辱死徒有驚惋滿望之賜

史記 西漢

卷上

十

堪皆以師傅舊恩天子任之猶更生金敞忠苦許史恭顯放縱建白以爲中書政本國家樞機宜罷中書宦官高等因奏望之等毀離親戚欲擅權勢請召致望之廷尉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生許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使使者召望之望之飲鵠自殺上聞之驚恒捕乎曰果殺吾賢傳而已吉等浮文谷永稱贊王吉貢禹匡衡杜欽不敢斥言外戚至谷永乃述言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以請王鳳鳳于元帝時以元舅爲大司馬領尚書事

成統酒色趙姬內亂飛燕合鸞向我如矢獨向王章
無裨黜辱不刊五侯俊菲謙商立康逢時王太后光

弟吳姓而侯貴露曰暴莽能為賢儒也王莽鳳之江

封新都侯折節為恭伶虛整隆洽福雲忘言其內窳
換不相入貌南昌扇梅福上疏言外戚之權日隆不

納安昌侯張禹天子師也時吏民多上書言日食之

應誅切王氏問禹禹獨非之故魏聖令朱雲上書請

禹方劍斬禹上不之罪耳哀幸董賢出則參乘入御

左右莽寵乃暫太后立平莽為安漢哀帝崩王太后

史記西漢卷上十一

老而未死也以王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迎立平帝

以奔誡益州令塞外蠻夷自稱趙雲氏重譯獻白雉

一思雄二羣臣盛陳莽功德致成用白雉之瑞賜號

莽曰安漢公平毒嬰貶炎精銷散梅福逢萌雲霄羽

翰福棄妻子去後有見之會稽者發姓名為吳市門

卒萌得脫東都城門將家屬浮海客于遠東龔勝

人潔身不濫污渾也龔勝許方郭欽蒲謝師漢王

皆引退彼紀遠等鄙夫無算紀遠郭起郭相唐林

等以清名稱楊雄劉歆以文章著皆臣事莽孔光

聖爵黜辱可歎成哀以來光為三公舉莽為大司馬

領尚書事以文武二大柄付于莽手養成漢禍貽後

成風上書頌莽者至四十八萬人加莽九錫

西漢自高祖至是十二帝凡二百十四年并王莽

篡位合二百三十年

史記西漢卷上十一

東漢紀

光武名秀長沙定王之後景帝之孫莽末起兵復興
帝室在位三十三年

建武 中元

明帝名莊光武太子也在位十八年

永平

章帝名炟明帝太子也在位十三年

建初 元和 章和

和章名肇章帝第四子也母深貴人爲皇后所諱以

史韻 東漢 卷上

廢卒養帝爲已子建初七年立爲皇太子卽位年十

歲在位十七年

永元 元興

廢帝名隆和帝少子也生僅百餘日皇太后立之在

位一年

安帝名祐清河王慶之子章帝孫也未冠卽位鄧

后仍臨朝在位十九年

永初 元初 永寧 建元 延光

王莽能篡不能爲君鸚鵡程典諱俳優古人迂濶苛擾

可厭可嘆錢法一事更變紛紜錢貨等有五物六和
二十八品形非會睹耳亦乍聞市人皆眩音理直不

知所云搖手觸禁檻車轉轉犯盜鑄者權車得諸長

安以十萬數怨民思漢詛呪諷吟四方兵起漸臺橫

分衆立劉氏更始不任春陵戴侯會孫玄在平林軍

中號更始將軍以貪其懦弱而立之玄卽皇帝位朝

群臣羞愧流汗及至長安非前殿僂有制弗不敢視

後降赤眉賊爲所害秀起春陵兵合平林悉除苛政

如高入秦更始拜劉秀行大司馬事持節至河北除

史韻 東漢 卷上

莽苛政如高祖之入成陽除秦苛法也昆陽之捷豪

傑響臻莽遣王邑王尋平定山東又驅虎豹犀象諸

猛獸以助威武縱兵圍昆陽秀爲偏將軍自將步騎

千餘爲前鋒與尋邑戰斬首數千級復連勝逐殺

王尋王邑逃去于是幕內衆傑翕然響應任使當才

鄧禹是詢南陽鄧禹仗策追秀及于新野曰我得專

封拜軍欲仕乎禹曰不願也但願明公威德加于四

海禹得効其尺寸垂功名于竹帛耳因留宿勸秀延

覆英雉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秀大悅與定計議

史韻

卷上

三

任使滿將多訪于禹皆賞其才盜賊僞僧如雪泥塵驅華奉符郅上卽眞儒生羅華奉赤伏符來日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關野四七之際火爲主群臣勸進卽位于郅南褒封卓茂受下肫肫王莽時卓茂以京都丞病免初爲書令視民如子舉首而敬口無惡言吏民親愛不忍欺之至是年七十餘矣首郅以爲太傅封奉德侯董宣驅項賜錢多緡朔陽公主蒼頭殺人洛陽令董宣格殺之上大怒召宣欲捶殺之宣以頭叩地上下小黃門持之使叩謝主兩手捧地然不肯上數驅項今出馬後三十萬無民樂張堪虎避劉昆象塔于滎陽人爲之語曰桑無附枝麥種兩岐張君爲政衆不可支劉昆爲江陵今有火叩頭向之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處北渡河桑附枝名寄生政治不節則附枝生異定三輔安集小民赤眉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舉兵衆連偏將聚焉異計之車駕送至河南敕異曰征伐非必掠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異受敕所至布威信無所犯群盜多降飛書詔慰父子君臣異治關中三歲人有言其威權至

史韻

卷上

四

重百姓歸心號爲咸陽王上以章示異異惶懼集謝詔報曰將軍之于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博微處士隆以不賓敬太原處士周黨會稽嚴光東海王良山陽王成等至黨入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博士范升奏黨等中實無能徒誇上求高皆大不敬詔曰自古明王聖主皆有不賓之士各賜帛四十匹罷之良愧友朋光老富春王良後歷沛郡太守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布被无器妻子不入官舍後召病歸一歲復徵至榮陽疾篤不任進遣送其友人友人弟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任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良慙自後連徵不應卒于家嚴光與上游學物色得之齊國披羊裘釣澤中徵至不屈釣富春山中日老三卿爲公莽制是因以大司馬大司空大司徒爲三公莽制也保全勲舊馬援覆盆帝欲完功臣爵土以吏事責三公不使功臣爲之躬親政事頗傷嚴焉援爲上婦梁松之父執松嘗候援拜牀下不答松不平援征交趾嘗遺書戒其兄二子嚴欽以杜李良榮快爲戒李良者杜保也

保仇人上書告保以授書爲證保生見官松生與保
遊幾得罪授軍至壹頭山不利卒軍中松構陷之收
新息侯印綬妻子惶懼不敢以喪還舊營榮樊城西
封禪之請竟從識文辭臣請封禪不許又明年梁松
等按索河雅漢文言九世當封禪遂登山以置親封
玉牒檢信識點譚素相書存桓譚上書極言識之非
經帝輒斬之叩頭流血良久乃許出爲六安丞著新
論王充謂桓君山素丞相之踪存于新論者也君山
譚子廢后易儲弘辭乃聽笑也上微時嘗曰仕宦當
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後竟得之以爲貴人廢
郭后而立之太子疆不自安乃從郭憚之言數奏願
備藩國遂以疆爲東海王立陰后子陽爲太子改名
莊上姊湖陽公主寡居意在大司徒朱弘弘入見王
坐屏後上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對曰貧賤
之交不可忽糟糠之妻不下堂上顧主曰事不諧矣
德足以興而未爲純明代疆立友于克惇辟雍養老
執經討論上幸辟雍初行奏老禮以李躬爲三老相
榮爲五更上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醺禮畢引

史記

卷上

五

榮及弟子升堂執經問難圖觀聽者億萬縉紳尊
循良器惟乘鉤剗州刺史郭賀官有殊政上賜以三
公之服敕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之目章有德朱均
爲九江太守九江多虎下詔屬縣一去襜帷而惟退
姦貪進忠善其後無復虎患帝聞之任以樞機累封
三錢牛羊牲牲音羊並立也遠求佛書及其沙門楚王
先好禍旋及身逆謀聞聯近萬爲辟則言悟主侵寬
稍伸楚王英最先好佛與方士造作圖書有逆謀廢
徙丹陽自殺上怒甚窮治楚獄累年其詞語相連
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傑及考按吏阿附生夙徒皆
以千數而繫獄者尚數千人無敢恕者侍御史舉劄
力言其無辜帝意解自幸洛陽理出千餘人然考驗
無實被禁錮者亦五百餘人終帝之世皆不得釋刻
獄之害既久且深章請其敝力行寬仁終諫北征
同於倫楊終上疏言北征匈奴西問三十六國百姓
弊年勞費愁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陛下宜留念省
泰帝下其章第五倫同終之議獨鯁直以爲先帝所
定不宜同異終言泰帝長城胡亥不韋卒亡四海

史記

卷上

六

從之第五倫天性愷直然疾俗吏苛制議論每使寬厚寵請輕刑曰奉天心尚者陳寬以史政嚴切決事幸近于重宜蕩滌苛法帝皆深納毋教克遵明德太后伏波之女也德冠後官每勸帝以寬厚帝欲封諸舅不許會大旱言事者曰爲不封外戚之故太后詔曰是欲媚我以求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貴戚門塞不開謝雨之應帝乃止白虎講義判析窮幽校書郎楊終建言宜如宣帝時微辟儒論定五經千石果開帝從之詔太常博士郎官及諸儒會白虎觀講

史記東漢

卷上

七

五經同異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通時名儒丁鴻後學成封桓郁班固賈逵及廣平王美皆與焉憲倚寶后奪公主門賈忠奪沁水公主國公主明帝女也帝坊貴之以后受服深謝而罷素厲無威徒惡而不和能正法勿假尊和帝于歲而立竇太后臨朝憲兄弟皆在親要之地刺殺宗族太后和親聽其伐胡燕然勒勲憲兄弟有罪請于太后與耿秉將愼騎萬餘與北單于戰于稽落山大破之命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紀議威德而還震主宜誅大臣匪降自尤武敢不任下三

公備員而已東安任隗囂肅耳謀諸鄭眾中傳也莽盜收焚官糧始盛梁勢上重竇太后崩追尊母梁貴人爲皇太后封梁竇三子爲侯梁氏又盛矣而禍而廟餘十旬立八閏月而崩安立十四鄧太后與鄧騭定策立之鄧騭領軍私怒昭利器樂根爲大將軍以是郡多事欲棄涼州并力北還鄧中虞謂以爲不可曰關西出將關中出相人多從鄧謀騭惡鄧家昭之會朝歌賊蹇季等攻賊長吏州郡不能禁以謂爲朝歌長故舊皆吊之謂曰不遇梁氏則無以別利器到官用以賊攻賊之法募壯士百餘人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使人賊中誘令劫暴伏兵殺數百人又潛貸人能殺者備作賊承以絲練結其縛有出市里者輒食之賊駭散悉燒皆手俘守武都叛羌皆奔帝多不德親政彌憚太后崩帝始親政鄧氏五侯皆廢爲庶人四后兄弟並爲卿校典禁兵內寵始盛中常侍江京等扇動內外競爲虐虐王襲好士引進彬彬叔度顏子陋巷安貧汝南太守王璆以家聞爲功曹引連郡人陳蕃等黃憲十四耳獨不屬其

史記東漢

卷上

八

辟公府暫到京師卽還時皆以恩德度比顏子而不
知其歸于亂也乃所以爲顏子也

順帝名保安帝太子也在位十九年

永建 陽嘉 永和 漢安 建康

冲帝名炳順帝太子也年二歲卽位三閱月而崩

永嘉

質帝名繼章帝玄孫渤海孝王之子梁太后立之在

位一年爲梁冀所弑

本初

史觀東漢 卷上

桓章名志章帝曾孫也初封蠡吾侯梁太后立之在位

二十一年

建和 和平 元嘉 永興 永壽 延熹

永康

靈帝名宏肅宗玄孫解讀亭侯熹之子也桓帝無子

竇太后立之在位二十二年

熹寧 熹平 光和 中平

獻帝名協靈帝中子也董卓賜皇太后而立之在位

三十一年曹丕篡位廢爲山陽公

初平 興平 建安

閻后立君惟初是擇安帝閻后爲皇太后臨朝欲入

專國政貪立幼主與閻顯等定策迎濟北惠王子北

鄉侯懿爲嗣乙酉卽皇帝位十月薨順逾十齡亦內

定策宦者孫程等十九人謀聞顯還閻后迎立濟陰

王是爲順帝時年十二矣以功封十九侯壇席微英

盛名頓折南陽樊英少有學行名著海內前後禮請

不應帝以策書玄纒備禮徵之初至朝廷設壇席稍

待神明雖無大異言行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顯

史觀東漢 卷上

名難副亦士風之薄也雄請久任閻人廢格限年察

舉奔競稍革尚書令左雄言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宜

似宣帝時有政府者以歷書勉勵增秩賜金公卿缺

則以次用之勿務從帝從之而宦官不便終不能行

雄又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舉舉從之廣度

徐淑以冒年罷却郡守坐免雄公直精明能實舉其

僞央志行之迄于永嘉察還清平多得其人后弄主

權徒多忠樸八使分行張綱獨輟輟莫不疑數其逆

節果后父商爲大將軍覺商子冀弑之冀弟不疑爲

河南尹帝遣杜喬張綱等八人分行州郡表買良廉忠勤其貪汚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敕便取舉劾等之部綱獨理其車輪于洛陽都亭日計舉當道安問孤臣遠勅安冀不疑以外戚蒙恩呂阿衡之任而專肆貪叨察悉無怪以害忠良謹修其無君十五事書奏京師震悚帝雖知綱之直踴后寵方盛不能用也直言無用廣陵阼捷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二千石不能制乃以綱為廣陵太守單車之郡徑詣賊柵宜上德意張嬰悲咽

史記東漢

卷上

士

降者萬餘南州安帖卒為行喪賊乃知德綱卒下郡嬰等為之制服行喪冲二歲立凡三閱月質立而毒以言之泄賢八歲因朝會日冀曰此賊兒將軍也冀使左右置毒于羹餅以進帝服問言餅水可活而冀不與李固親聞之而不能討賊也桓無善狀君子之厄冀賊裔固成於縲纆京師地實冀誣李固仇禽與妖賊劉鮪交通欺下伏俱死帝乃族冀五侯竝列華翼一門前後三皇后六貴人七侯二大將軍夫八貴金邑卿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餘卿將尹救五

十七人冀秉政橫行者二十年天子拱手而已入府中常待徐璜張中郎野香妻宜而僕貴人鄧猛帝乃大怒非為宗社也乃所與定議者即徐璜等五人悉封侯五侯猶貪婪傾動內外環慾貪墨海內胥悅果冀誅天下惡望冀政責望為太尉乃舉奏州郡貪汚至死使者十餘人舊薦稱等皆辭微辟音向青令陳蕃為五處士陳章徐得彭美姜肱汶南東閭京兆常著額川李雲帝皆以安車玄纓爵之彼之皆不至親桓不行知其無益又徵安陽魏桓鄉人勸之行桓曰

史記東漢

卷上

士

今後官千數其可損乎廣馬馮區其可減乎左充禮家其可去乎使桓生行死歸于諸君何有哉遂隱身不出制棺破柱郭璫啞結朱穆為冀州刺史重者趙忠歸喪父周王臣刺其棺出之帝徵諸生於太學生劉陶等數千人訟穆得赦李膺拜司隸校尉將貴門張讓郭舉為野王令貪殘無道長膺遣之京師匪見合柱中膺知之破柱取劉陶付洛陽獄殺之自此諸貴門常侍皆鞠躬屏息不敢出宮省甘陵分部臧否弄舌初王為候時受學于甘陵周福及郭位權為

尚書時同都房植有名門人謠曰天下規矩房如武
因師獲印周仲連二家賓客互相譏毀詎是有甘腹
南北都黨人之議始此中外承風競以黨名相尚自
公卿以下畏其議論疑履到門牢修書上黨獄乃設
河內張成善風角推占當被殺子殺人李膺竟殺之
成素以方技交通宦官宦官教成邪子牢修上書告
膺等交結太學遊士諸郡生徒共為部黨誹謗朝廷
疑亂風俗于是上大怒下詔曰逮捕黨人案經三麻
太尉陳蕃却之不肯平著意怒下膺等于黃門北
寺獄所連杜密陳蕃陳寔范滂之徒數百人規自甘
坐而免于釐度遂將軍皇甫規自以西川豪傑駭不
得與乃上言臣前薦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臣論輸
左故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為黨人所附也臣
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彪說武詔以獲暫釋時無敢
為黨人言者賈彪說皇后父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霍
曄訟之上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臥訊之甫亦恐
然為之改容乃得此解托故救天下改元黨人放歸
田里書名三所禁錮終身窮之視桓則紂則桀蕃武

同心群賢解辭以忠自刑太后不決初竇太后之喜
也陳蕃有弟居及肅朝臣委任之蕃與竇武同心為
國復欲天下名賢李膺杜密尹勳劉瑜等與共恭政
事天下想望太平遂誅誅中書侍曹節王甫等會日
食武乃自太后誅之太后不忍曹節呂尚書會使作
節教拜王甫為黃門令持節收捕武等竇客劉屬悉
誅之還太后于南宮鈎黨之禍標榜自揭節等危
言死從累百初李膺等雖廢而希之者惟恐不及更
相標榜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之號陳實死膺
等復廢曹節自有司奏請鈎黨考掠是唐上年十四
同節等何以為鈎黨對曰即黨人也上曰黨人何屈
為惡而欲誅之曰欲為不誅上曰不孰欲如何曰欲
國社稷上乃可其奏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
是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一切指為黨人死徙
廢業者又六七百人焉繼亦危言徙者返轍中常侍
呂強封都鄉侯不受上貶陳事帝不能用會張角第
子黃巾賊數十萬起上問計于詭對曰黨錮之積人
皆惡憤惡與角合謀為變漢大帝懼乃赦天下黨人

使者悉還郭泰與璠可謂明哲郭泰不為危言激論
申屠蟠絕遠東陽之關以樹為左白同儕人儉累多
人身榮壽盡張儉亡命宗親殄滅其所經歷依許若
孔褒者以十數連引收考者備天下郡縣處及當
禁既解乃還以為少府掾討八十司歲而終乃疑黨
人未必皆賢也胡廣中府士論不齊開廣西公廨
事六帝禮任極優溫柔取媚京師詔曰萬事不理問
伯始天下中庸有朝公八十二而終西邸賣官司徒
崔烈烈為可從辨以進立內意屬協皇太子辨卿位
吏韻東漢 卷上 五

卓問親孫語不可了乃更與陳留王語無所遺失遂
有太后廢帝為弘農王立陳留王為帝協為獻帝
遭邦机陸卓死操在凶狡罕堪卓車服借擬天子司
徒王兄等謀殺中郎將呂布利之曰姓張舞子道孫
權亦賊爭為臣妾玄德孔明運移力竭操死未幾不
受禪冊逼君篡位自茲踵接素王垂制千秋斧鉞
東漢自光武至是凡二百十二年
兩漢二十四世凡四百二十六年
吏韻東漢 卷上 十六

三國

漢昭烈名備字玄德涿郡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之
後在位三年壽六十三歲

章武

後帝名禪昭烈太子在位四十年降于晉封安樂公
壽六十五歲

建興 延熙 景耀 炎興

昭烈漢胃赤帝之靈愛聯聚庶義結豪英起于原相
糜竺相迎誅操不獲失箸雷霆屢被窮追依表于司

史記三國

卷上

七

在刺數年乃得孔明說吳親備共破賊兵赤壁大破
操走華容復取益州站足形成丕既篡弑乃正號名
治蜀以嚴惟公惟誠關張俱喪強敵氣增伐吳失計
慙悲不勝三年上賓後主庸庸丞相為政坐享榮榮
志欲滅賊涓涓屯耕百姓安堵毫無戰情司馬遣以
巾幗曰此是從戰事吃吃軍務食不數升慈幸其魂
夢猶驚魂兒皆卒黃皓黃皓送典弄權信鬼以樂矣
精艾入成都蜀後帝茅旌謀與磨尚赴義捐生魏
烈孫後主子瞻孔明子尚瞻子汗簡馨香不墜家聲

右漢昭烈及後帝共四十三年

魏曹操沛國人為魏王卒子丕立為文帝都鄴今彰
德府僧位七年子叡立為明帝僧位十四年芳文帝
兄任城王子明帝養為太子立而廢迎立高貴鄉公
髦文帝之孫明帝之姪僧位七年司馬昭與之戰使
賈充成濟刺殺之迎立常道鄉公璜改名與燕王宇
之子操之孫也僧位六年司馬炎篡位

曹瞞之惡莫與為醜發掘祖陵戕殺國母皇子絕命
忠良傾首坑維流民數十萬口唯陵夏丘都無難

史記三國

卷上

十八

或親睹聞竭智助紂乃受九錫仰藥而朽操死丕
漢奉璽綬是為文帝武者其父父方伏魏淫燕不後
狗鼠不食恨深下后不患不孝兄弟不友刑繁役重
民離已久嗷乎明耶終鮮恩厚露體自折銅入不走
芳林後麗容諫不受無所推戰而不能用芳八歲立
廢于師司馬師之子手刺髦閣下主者無咎師之弟迎璜
而立為炎曹宇子也託孤于虎馬亦曹偶禪受相
承魏亦晉有

右魏曹丕至與凡五世共四十六年

吳孫權吳郡富春人孫武子之後父破虜堅兄討逆
策權卽帝位都建業今南京壽七十一卒諡曰大帝
太子亮立大將軍孫綝諱廢之迎立瑯琊王休亮庶
兄也休立綝又無禮被誅休祖諡曰景皇帝兄和之
子烏程侯皓立徙都武昌以陸凱之疏還都建業降
于晉

權之父兄乃心在漢討卓襲許謀存匡亂權有勇智
用之自扞陽親玄德惟操是懼竟臣于賊與蜀爲難
死稱大帝亮廢不聞孫綝長其明察多所難問而步

史綱三國 卷上 十九

之休世其苛自權性多嫌忌果于殺戮皓民塗炭
陵既克誅西陵都督步關謂得天贊筮取天下武臣
多寡王濬渡江鉅拔鎖斷青蓋洛陽識言非漫

右吳自權至皓凡四世共五十二年

兩晉

西晉司馬炎河內人昭之子懿之孫仕魏襲封晉王
咸魏稱帝都洛陽在位二十五年是爲世祖武皇帝

泰始 咸寧 泰康

惠帝名衷武帝太子立十一年而賈后毒殺太子趙
王倫起兵殺后廢之齊王冏討倫殺之乘與反正後
爲東海王越所鴆崩在位十七年

永熙 元康 永康 永寧 泰安 光熙

永興

史綱兩晉 卷上 二十

懷帝名熾武帝第二十五子惠帝無子立爲皇太子
在位六年爲漢將執歸殺之

永嘉

愍帝名業吳王晏之子武帝之孫也初封秦王及懷
帝遇害大臣立之在位四年又爲漢將執而殺之

建興

曹瞞篡謀于懿有賴于子于孫後先一架武察而寬
慈直能貸御牛綳音引牛斷絲目麻代焚雉頭裘華
靡悉汰黎民殷富外閭不聞音受千吳志蒲羊車兆

<p>內州郡撤兵曰安平泰雜胡不徙目示無外寵任后 當官非已賣竹林放達清談行穢上下相樂官邪俗 壞與夷無別其勢必敗惠帝駿<small>音矯</small>昏賈后內倉<small>音</small></p>	<p>倫遂起兵后死帝廢問討平之乘輿猶在越毒而崩 懷立懷帝天資清劬好學勤政匪懈漢將執之漢主 劉聰將呼延晏撫卷與悅慙亦被虜行酒執蓋聰本 羯<small>音</small>殘<small>音</small>以此爲快聰匈奴左賢王劉淵之子淵冒 漢姓即漢王位死聰即帝位都離石縣爲石州皇天</p>	<p>后土豈容覆載其子榮嗣斬準<small>諡之</small>加害併戮其骨 廟焚族碎嗟嗟亂人萬一知戒</p>	<p>西晉自武帝至是凡四世五十二年</p>	<p>東晉元帝名庾懿之曾孫郡郡王伯<small>音</small>之孫觀之子 也于惠懷爲再從兄弟初爲安東將軍及愍帝遇害 乃即位于建康在位十六年</p>	<p>建武 太興 永昌</p>	<p>明帝名紹元帝長子在位三年</p>	<p>太寧</p>
---	---	---	-----------------------	---	-----------------	---------------------	-----------

<p>成帝名衍明帝長子在位十七年</p>	<p>咸和 咸康</p>	<p>康帝名岳成帝同母弟也在位二年</p>	<p>建元</p>	<p>穆帝名聃康帝太子在位十七年</p>	<p>永和 升平</p>	<p>哀帝名丕成帝長子也初封琅邪王穆帝無子大臣 迎而立之在位四年</p>	<p>隆和 興康</p>	<p>史<small>輟</small>兩晉 卷上 三十一</p>	<p>帝奕名奕哀帝同母弟也初封琅邪王哀帝無子大 臣迎立之在位六年桓溫廢爲海西公</p>	<p>太和</p>	<p>簡文帝名昱元帝少子也初封會稽王桓溫廢帝奕 乃迎立之在位二年</p>	<p>咸安</p>	<p>武帝名曜簡文帝第三子在位二十四年爲張貴妃 所弑</p>	<p>寧康 太元</p>
----------------------	--------------	-----------------------	-----------	----------------------	--------------	--	--------------	-----------------------------------	---	-----------	--	-----------	------------------------------------	--------------

安帝名德宗武帝太子在位二年劉裕弑之

隆安 元興 義熙

恭帝名德文安帝同母弟也初封琅邪王嗣安帝在位二年廢為零陵王篡之

元熙

昭之刺髮毫使買充乃后其女實為女戎廢姑

梭子內難斯與諸王相屠洛水波紅武帝二十五子

自趙王倫之篡起兵相屠存者三人而已胡璠娶胡

胡再入幽辱六宮侯王臣庶殺戮幾空日懷愁歸辱

史記 兩晉 卷上

二十五

于劉驥陵廟灰燼祖考愆憫唐立建康晉乃為東牛

係馬後民謠有憑或曰唐母夏侯氏實與琅邪小吏

牛金通而生唐初督楊州王導適逢以導為謀主患

其名微視殺青三月上已後除不群騎從聘請顧

賀 按以謙冲辟百六掾官屬也一百六人才下

金門似等昔與焉豪傑願忠教亦翼戴跋扈居功裁

抑遠叛慈猛如熊帝素柔弱憂憤而崩明孝且慈敦

畏其雄自出帥軍壯士電脫 音宋 王舍外破二豎

內攻導曰敗矣奪氣誰鋒威說特宥夷旦明融

不承世祖之風成舅庾亮剛愎自肅激反蘇峻無

折衝 關車 溫嶠入衛為其所壅國破君危胤胤

竟賴仇等以制 音弟 元凶欲廢王導尤見愚蒙康

以長庚翼處中 亮之 偶知殷浩虛與徒隆力薦桓溫

重任可膺移立三歲異卒 音育 崇會帝王呈輔

政不聽劉懷 深代以桓公代翼都督深荆等州軍

桓執魁柄安石就微哀崩立奕代燕大窮鄒子解魁

伊霍比蹤廢而立文談玄九重未莽不豫武立于童

溫朝如教萬衆恟恟 也 無何亦病遊岱恩恩 遂有堅

史記 兩晉 卷上

三十四

關張謂融不遇 牛 本音陽日 案本戎狄也 江東

雖微弱中華正統天意必不絕之堅曰帝王曆數豈

有常耶次不建變運耳兵號十萬直指金陵安石舉

玄遊集親朋玄以八萬如捷春蠶泥水之捷赤壁舉

同羽書已至碁局竟終帝自此驕營 音沐 酒惜營

家 唐戲張妃張貴妃年三十寵冠後宮 中藏之日

效以年亦當廢矣 朝 音寺 刀其肩安駭于患人亡政

麗 音 孫恩等盜入郡皆紅 威 劉裕勸之易子

撥 音 桓玄篡逆臣復晉宗藏文速亂弑安及恭

漢云昌明之後尚有二帝昌明武帝字也欺人孤寡

見譙李龍石勒曰大丈夫行事宜殲殲落終不放

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以軍天下也勸字

李襲敦溫不負青列臣工享利有德視天夢夢

東晉自元帝至是凡十一世一百四年

兩晉十五世一百五十六年

南北朝

宋高祖劉裕彭城人仕晉爲大尉封宋王篡位都建

康在位三年

永初

少帝名義符高祖太子居喪無禮恒道濟廢爲營陽

王殺之在位一年

景平

文帝名義隆高祖第三子初封宜都王及少帝廢乃

迎立之在位三十年爲太子邵所弑

東魏南北朝

卷上

二十六

元嘉

武帝名駿文帝第三子初封武陵王起兵誅太子邵

遂卽位十一年崩

孝建 太明

廢帝名子業武帝太子卽位居喪散惰無威容恣爲

不道宋人弑之在位二年

景和

明帝名或文帝第十一子初封湘東王及廢帝誅大

臣迎立之在位七年

泰始 泰豫

後廢帝昱明帝長子在位五年肅道成弑之

元徽

順帝名準桂陽王休範子也明帝子之初封安成王及後廢帝被弑肅道成迎立之尋弑之而篡

昇明

祗祖漢高祖傳爲楚元王交之後擊蛇自珍離晉行

惡大難擊傷之後至其所見有群兒荷葉祗問何爲

曰吾王爲劉寄奴所傷祗曰何不殺之見曰彼王者

史記 南北朝 卷上

三

不死此之即不見寄奴祗小字也垂涎大物亮草禪

文雖僅識字至性過人孝事父母根本克敦貨色

遊宴俱非所欣遺詔母后朝政勿聞少綏而肆禍孫

亡親文蚤有譽仁厚儉勤守宰久任薄稅安民戶有

弦歌士雅風淳元嘉之政可裕後昆苦欲代魏群策

紛紜拒沈慶之慶之諫曰耕當問奴機當問婢今欲

乞因奈何與白面書生謀之王袁粲府彭城太守王

玄謨御史中丞袁叔橫挑疆敵殘破中原嬰兒貫籍

梁同子丈人者燕子巢林斯時方悔綬樞將軍桓

遂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朝廷疑畏前司空江州朝

史劉湛謂而殺之姑息遊子不免其身太子邵多過

失欲廢之而不果至燕兒沮爭覺遂弑而自立武有

文采宮室嶸岫懲邵之患骨肉絕恩廢亦桀暴暴戾

相因宋人弑之明又不仁恐豈不立諸弟皆畏明帝

無子昱實娶人李道兄之子也明帝子之懼恐不立

殺諸王十五六人惟休範以九方不爲所忌得免道

成功高乘鐵淮陰入掌機事裕淵同心後廢也

願血洗其魂後廢帝賜悉暗殺道成與袁粲潛謀

史記 南北朝 卷上

三八

廢立棄不可測贊之遂弑之及順帝之弑袁粲謀誅

道成潛淵以告道成衆父子俱被殺于石頭城彼蕭

道成乃亦爲君

宋自高祖至是凡八世五十九年

齊高帝名道成蘭陵人仕宋封齊王篡在位四年

建元

武帝名願高帝太子在位十一年

永明

鬱林王名昭業太子長鬱卒以太孫立即位一年西

昌侯鸞弑之而立海陵王海陵王名昭文昭業之弟

立未四月而鸞自爲宣城王弑之而自立

明帝卽鸞也在位五年

東昏侯名寶卷明帝太子在位三年齊人弑之

永元

和帝名寶融明帝第八子東昏未起兵于江陵而稱帝未及東歸蕭衍篡位

中興

齊高之先蕭何其祖謀篡人手刃二主守以清儉

史記南北朝卷上

三九

欲金如王武好遊學恨未能去習事而嚴長吏奉矩

盜賊屏息民樂得所號任蕭鸞高帝兄始安王之子

自衛以虎所開獨立窮山放虎自衛鬱林海陵弑而

自取明卽鸞陳長懋珍絕高武高帝愛鸞過于己子

而武帝之太子長懋最惡之及得志盡殺高武子孫

乃生東昏鸞倖爲侶金蓮布地潘妃爲蠱嬰誅大臣

行以兄怒蕭鸞爲尚書令其弟南雍州刺史行勤之

有伊霍事不能用竟賜死衍起兵開建康齊人弑之

而迎衍和死姑熟梁承天序

齊自高帝至是凡二十三年

梁武帝蕭衍蘭陵人齊之隴族也仕齊封梁王篡在

位十八年

天監 普通 六通 中大 大同

太清

簡文帝名綱武帝第三子在位二年爲侯景所弑

大寶

元帝名繹武帝第七子初封湘東王及簡文被弑乃

卽位于江陵在位三年會西魏入寇出降被弑

史記南北朝卷上

三

承聖

敬帝元帝子也在位二年陳霸先篡弑之

紹泰 太平

梁武帝齊而欲成佛貪與有餘智慧不足捨身佛寺

臣以錢贖恐悲廢法好吏鬻獄有及元惡爲世荼毒

侯景叛魏竊地求服梁窮高澄父歡之厚恩復與澄

仇請舉十三州附于梁利益之有傷隣之睦必不可

納朝議共嗾朱异獨可逢主之欲未幾稱亂斃于第

辱簡文制一加刃其腹武帝太子統所謂昭明太子也

五歲流遙隔五經仁孝恭儉在東宮三十年而終

帝捨嫡孫而立綱其弟三子也在東宮十八年而遇

侯景之亂是爲簡文暫立豫章王名棟昭明太子長

孫卽戴黃屋元立江陵實推一月初與霸先討景顯

戮乃捨三典而悅道錄講五千言魏兵望局也停講

復開魏兵來突以魏兵停講一日王琛報曰吾至石

梵境上師然乃復開魏百官戎服以聽無何兵至城

下反者開城門納之白馬素衣可笑可哭敬立陳墓

匪末天祿

史記

卷上

三十一

梁自武帝至是四世凡五十六年

陳武帝名霸先相傳漢陳寔之後吳興人仕

今湖州府人

梁封陳王尋墓在位三年

永定

文帝名蒨武帝兄始興王之長子武帝無嗣立之在

位七年

天嘉 天康

臨海王名伯宗文帝太子在位二年爲安成王項所

廢

光大

宣帝名項始興王第二子廢臨海王自立在位十四

年

大建

後主長城公名叔寶宣帝長子在位七年爲隋所滅

至德 禎明

陳武帝梁功在平景將相而君爲政不猛文知民類

政勤費省臨海尸位國政盡歸于安成王項宣竟承

統初開入長安文帝時周人送項還陳卽位優齊無

史記

卷上

三十二

厭大喪周境使吳明徽都督伐齊勝之周周人咸欲

爭徐克明散周周爲周人所執將士三萬器械俱重

皆沒于周後主繼立勿御江總詞客麗人長夜臨卽

聞有隋兵孔範慶幸範曰長江天塹豈能飛渡臣母

患宜早虜若渡江定作太尉公矣後主以爲然樂伎

縱酒賦詩不暇朱雀旣入陳主投井

陳自武帝至是凡二十三年

宋齊梁陳俱都金陵爲南朝

元魏拓跋珪歸卑人世封北國先是有質子在晉武

帝遣歸既而力微又遣其子入質力微死子悉祿官
立祿官死兄子倚盧與劉琨結爲兄弟懷帝時琨表
爲大單于封代公陟部落自雲中入鴈門代州琨與以
陘并陘縣屬成州北之地琨是益盛愍帝遣倚盧爵
爲王置官屬食代常山二郡倚盧死國多內難其子
懋偉之子什翼健雄勇有智畧拓跋氏愈大什翼健
世子寔早卒繼嗣未定庶長子遂殺諸弟併弑其父
寔寔之子也會泰兵擊代部衆逃潰諸部大人推珪
爲王改稱魏安帝時稱帝都平城今大同府以珪遇
史讀南北朝卷上

載謚道武

明元名嗣道武長子

太武名燾明元之子爲中常侍宗愛所弑

文成名濬明元太子晃之子

獻文名弘文成之子

孝文名宏獻文之子

宣武名恪孝文之子

孝明名詡宣武之子爲其母胡太后鴆死

孝莊名攸孝文姪長樂王之子以爾朱榮有不臣之

志手刺之爾朱世隆與爾朱光第弑孝莊
節閔名恭孝文姪廣陵王之子高歡起兵誅爾朱氏
入洛陽廢正立孝文之孫平陽王脩脩弑恭
孝武卽脩也畏高歡奔長安依陽西大都督宇文泰
以泰爲大丞相世隆西魏始此歡追魏主不及遂立
孝文帝子世子善見于洛陽遷于都
孝靜卽善見也高歡之子纂而弑之世號東魏始此
文皇帝名寶炬孝文帝孫宣光王之子也孝武至長
安半年又與泰有隙泰鴆之而立文皇帝
史讀南北朝卷上

三十四

恭皇帝名廓文皇帝子也泰先立其兄欽廢而立之

禪于周

魏本鮮卑晉有子質致音倚盧代王道武魏帝朝野皆

束髮加帽烏官稱古不學好異謂諸曹之使爲危鳴

取其飛之迅疾也侯官伺察者爲白鸞取其更顯遠

望也餘皆類此殺人奪妻生子遇弑弑賀太后之錄

而殺其夫生子紹載珪明元令終太武英銳宋文帝

之將無道濟六州之人藏于鐵騎奉道惡佛沙門無

類崔浩不仁族亦濬地治伯道士寇謙之勸太武事

立大師遺囑毀佛像佛骨盡誅沙門沙門僧他息也
息意去欲而歸于無為久之修魏史暴揚國惡其
族主以悼子宗愛行刺中常侍宗愛謝東宮官屬多
坐誅死太子晃以憂卒太武追悼不已宗愛懼之
見之于蕭立誅受文成鎮靜救國彫敵好學親賢太
平幾致獻文傳幼志在遺世獻文聰睿剛毅而好黃
老浮屠之學常有遺世之意傳位于太子室以愛幼
仍總攝典誅母所幸刃焉而制焉太后幸李突孝文
遷洛改姓元氏用夏變夷制作明備宣武好佛萬三

史記

南北朝

卷上

三十五

千寺孝明之立年方六歲長好遊騁姦邪用事胡后
淫亂發死宿衛將軍張美之子仲瑀上封事排抑武
人羽林虎賁近千人美其舍愛死胡后懼第斬入人
大赦其舍以安之高歡結客爾朱兵至六州大都督
爾朱榮與兵清帝側明鵠后沉胡后鸞孝明風染沉
胡后于河五為囚位孝莊節閏朝升夕替榮兆世隆
隨手時書劉孝武畏歡奔秦長依秦宇文泰為關西
大都督歡立孝靜還鄴以睥文依秦宇文泰為關西
東鄴魏始為二泰壽孝武而立文皇恭養于覺泰之

千也稱周天王西魏以亡孝靜東立而滅於洋高歡
之子澄之弟

魏自道武至孝武一百四十九年而分為東魏西
魏

東魏十有七年

西魏四世二十四年

北齊文宣帝高洋歡之子也歡祖謚生法徒懷刺鎮
世居北邊魏孝明祖爾朱世隆與兆廢立歡起兵誅
爾朱氏入洛陽立節閏以為大丞相建府于晉陽居
史記

南北朝

卷上

三十六

之魏主畏歡謀代之歡擁兵來魏主奔長安依閭西
大都督宇文泰以泰為大丞相歡追魏主不及遂立
清河王世子善見于洛陽遷于鄴歡卒其子澄為膳
奴蘭京所殺弟洋為丞相封齊王逼東魏主禪位尋
弒之謚孝靜

孝昭名演文宣之母弟也為常山王文宣太子廢立
演廢之而自立尋弒之演立一年而祖

武成名湛演之弟也又廢演之子百年而自立尋殺
百年傳位于太子緯自稱太上皇帝

後主緯周代齊入鄒以歸夷其族

篡魏赤族忍哉文宣淫酒殘暴其死也過厥子殷立母弟奪焉是爲孝昭弟殺百年武成淫縱子緯早傳昏狂竊甚百姓替然周赤其族天道好還

北齊文宣至後主六世共三十年

周孝閔名覺宇文泰之子泰爲西魏太師大冢宰卒覺篡西魏稱周天王爲宇文護所弑

明皇帝名毓泰之長子護又弑之

武皇帝名邕毓之弟弒齊一年而崩

史記前北齊卷上

三七

宣帝名寶立未一年傳位于子閔自稱天元皇帝又一年而祖關爲楊堅所篡

孝閔之稱以護之賊受嗣時年十五從兄宇文護輔之覺性剛果惡其專橫欲之明亦中毒憚其有識武也詠之政復明辟智勇兼備土宇大開武親征北齊傳其君臣周土漸滅江過于元魏在位一歲升遐何遜宣樂在霸昏暴殘德早傳子閔天元尊極后父堅篡宇文族亦

周自孝閔至是五世共二十五年

隋文帝楊堅弘農華陰人也父忠仕魏以功封隋公堅襲爵女爲周主后靜帝立堅以大后弟秉政遂移周祚都長安在位二十四年爲太子廣所弑

開皇 仁壽

煬帝名廣文帝第二子初封晉王弒兄謀爲太子弒父而自立在位十三年爲宇文文化及所弑

大業

恭帝名侑文帝之孫初封代王唐公李淵立之在位

二年禪于唐

史記前北齊卷上

卷上

三六

義寧

隋文震後夜畏四知以周后父篡而弑之舞智嚴刑盜一錢誅民畏財豐術愧雖虞廢勇立廣獨孤魯欺父子連禍天之報施是稱煬帝暴以促期淫樂極欲遊幸窮馳乃好遠畧張矩獻奇百城諸胡多至蒙赦文帝使吏部侍郎蒙矩掌之矩知帝好遠畧商胡至輒誘訪諸國山川風俗撰西域圖記三卷令四十四國奏之帝于是慨然慕秦皇漢武之功遂通西域諸胡往來相繼郡縣疲于送迎樂賈以鹿角計既滿

以城盡力高麗。事非說帝曰高麗本異子所封之國。
 與晉皆爲郡縣。今乃不臣先帝。欲征之久矣。但楊諒
 不肯師出。無功當陛下之時。豈可不取。遂下詔討高
 麗。度遼無功。萬姓瘡痍。裴矩之姦足以亡隋。彼知事
 郎亦用爲娼。鄒平氏王壽。韓家據長白山。割掠齊濟
 之郊。自稱知事。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遼東浪死
 歌。以相底動。避征役者多往歸之。盜賊充斥。藏于世
 基內。史侍郎虞世基以帝惡聞盜賊。有告賊求救者。
 敬柳損表狀。不以塞聞。世基諷顯職千九于德要。
 史顯南上。

卷上

三十九

內史舍人封德彝。勸附世基。嘗爲指畫。宣行詔命。顯
 順帝意。故世基之寵日隆。而隋事日主。淫營日甚。聞
 亂志歸江都。遇害宗室。廢唐高立恭革命非私。
 隋自高祖至恭帝二世共三十八年。



趙忠毅公脩鶴先生史韻卷下

後學

孫昌齡二如父 王 燮雷臣父
 孫承澤北海父 李士弼若許父 全較刻

唐紀

高祖名淵。姓李氏。隴西成紀人。襲封唐公。隋末起兵。
 受恭帝禪。都長安。在位九年。

武德

太宗名世民。高祖次子。初封秦王。殺太子建成。高祖
 四傳位。在位二十三年。

貞觀

高宗名治。太宗第九子。初封晉王。後立爲太子。在位
 二十四年。

永徽 顯慶 龍朔 麟德 乾封 總章

咸亨 上元 儀鳳 調露 永隆 開耀

永淳 弘道

中宗名顯。高宗太子。即位後。母武后廢爲廬陵王。居
 房州。十四年。賴張柬之等迎還。在位五年。

嗣聖 神龍 景隆

睿宗名旦中宗之弟武后廢中宗立爲帝及后改唐爲周立爲太子封相王中宗崩卽位二年

景雲 太極

玄宗名隆基唐宗次子以功平韋氏之亂立爲太子在位四十四年

開元 天寶

肅宗名亨玄宗太子也以安祿山之亂卽位于靈武在位七年

至德 乾元 上元 寶應

廣德 永泰

漢季至隋唐和帝至隋煬帝天日洞燭將八百年唐

帝乃作功亦可歌事多可愕至其內德尤多可設音

也音 高起晉陽音 世民勳數音 有以官人表叙以音

官人待調勢不得卻首誅德儒音 西河郡丞高德儒

以孔雀爲髣上推朝散大夫借爲盡削世民功不

主器宜託乃屬建成以致群音 惡音 諱曰與元吉巧

爲諱詠音 環音 金見誅鉏音 王璽在握納巢刺她行

同夷音 駱音 太宗英明除隋邪虐任房杜魏音 房音 杜音

如事竟後敘練誠愍貞觀之政成康同錄音 美音 十漸不

過音 心淫樂先是丁酉冬上聞安州都督武士

讓之太美召入以爲才人至已亥而徵有十漸之說

已酉夏上崩武氏之侍太宗垂十有年矣高以孝立

太宗言太子仁孝廢承乾而立之莫知子惡帝範空

言家法可學父妃爲后不如鶉鵲音 公子頭通手君

母詩人刺之初政稍平大權發落全歸爲幸秘記昭

灼音 民聞傳記云唐二世之廢女主武王代有天下

女化爲男負康不作已無天地安有帷薄音 懷音

易之昌宗兄弟敬業既誅英皇公李勣之子敬業起

兵討之告密紛若中以言廢顯立欲以居父章玄貞

爲將中書突圍爭鬪怒曰我以天下與章玄貞亦無

不可矣自武后還廢之房州寂寞唐雖繼立別殿東

縛酷吏羅織唐幾不脫有告皇嗣清爲異謀者后命

東使臣勸其左右太常工人安金藏剖心以明皇嗣

不反唐宗乃得免人苦得官謂之鬼朴音 以官爲朴

必成鬼也善恩徐杜種德弘博音 最善恩按問告密引

虛供罪者八百餘人徐有功杜景衡俱存平恕老有

慈心深公納納公狄仁傑也易納射自隨通其所

明不在多言房州召還夫庚十五年武氏七十五矣
甲辰二十一年武氏死乃即位愈益舛錯韋氏外淫
馬秦客器均皆幸于后上意無莫三思入宮共娛擾
樂雙陸也三思與后雙陸帝為監餉性與人殊誰能
德度進饒言談也而終隆基奮鏑降其廢宗子與劉
幽求等斬后序立禪玄初志甚卓姚宋同心救民
之瘼空拳萬里靡憂劉掠地宋皇韓張相繼舉九
勢韓休皆稱察諤林甫陰佞于官諸諾三子同誅林
甫進爵揚州諸太子瑛瑒王瑒先王瑒潛構吳謀聞

史記

卷下

四

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豫遂皆賜死大
理少卿徐略奏今歲斷死刑五十八人百官以義致
刑措稱實上歸功宰相賜林甫爵晉國公融鑠聚飲
宇文融王登問閭胡潤奢德日肆神志昏晉音寵愛
祿山頓膺顯擢安祿山管州雖胡也本名阿魯山景
升適安氏冒其姓幽州節度使張守珪以為平盧討
擊使之計裴丹而敗執送京師上愛之以為管州都
督尋為平盧節度使奪壽王妃朝野默嘆音大驚
楊妃妖艷更曉音樂謂古所無如醉狂藥祿山來

朝寵不啻渥謂太真母洗兒謹誦祿山生日上及貴
妃實賜甚厚後三日召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為大禮
祿山祿山使宮人以絲與昇之上聞後宮譁笑問之
左右以貴妃三日洗兒對上自往觀之喜賜貴妃洗
兒金錢復厚賜祿山盡歡而罷自是祿山出入宮掖
不禁或通言不出牀第腥羶豈云同覺于心未厭大
寶欲奪雄兵犯順承平虛弱稱帝東京乃用李郭
子儀為朔方節度大使薦李光弼為河東節度使蒼
黃幸獨咸陽市饒幸帝懷楊國忠買胡餅以進虜人

史記

卷下

五

長安宮闈如昨太真安在馬嵬溝壑馬嵬在咸陽
西界士皆憤起殺楊國忠及逼上繼殺貴妃然後發
關忠貴妃同曾祖之從兄也得出入禁中聚留太子
掃除亂略即位靈武李泌入幕布衣舊交初京兆李
泌幼以才敏著聞玄宗使與太子為布衣交太子嘗
謂之先生後隱居穎陽上自馬嵬北行遣使召之謂
見于靈武出則驅轡轡轡對榻如為太子時事無大
小皆與之議欲以為相而不從遲籌咸確太上還京
再觀花萼宋王成器等獻與慶坊宅為離宮始作與

慶宮官百兩起樓曰花萼相輝樓李郭石董賊氣用	張許殉節各尊奉徽宗許遠上專姑息	法紀廢閣將卒上陵徇情籠絡偏袒士卒殺逐主帥	輒遣使問所欲立即以授之樹惡滋亂其何所治也	張后輔國册奏請諡 <small>音謚</small> 惡而慘毒也通遷上皇病	繇焦灼 <small>音分</small> 也豈能忘親畏其毒藺相次同捐長恨魂	纔上皇受興慶宮多智長慶樓父老過者往往磨拜	呼萬歲后與太僕卿李輔國言上皇與外人交通恐	焚賊聖聽宜奉迎于西內上不從會上不豫稱無上	史記 <small>音紀</small> 卷下	太	許遷之西內因以成疾上既畏后不敢至西內召亦	不能往矣上皇崩上茂轉劇亦崩二姦未墮后被底	劇 <small>音</small> 遂殺不干市也后欲殺輔國廢太子輔國與程元	振謀殺之嗟嗟唐家女禍屢遷也創始維夷匪天是	揀	代宗名豫肅宗太子也在位十七年	廣德 永泰 大曆	德宗名适代宗長子也在位二十六年	建中 興元 貞元
----------------------	-----------------	----------------------	----------------------	---------------------------------------	--	----------------------	----------------------	----------------------	-------------------------	---	----------------------	----------------------	--	----------------------	---	----------------	----------	-----------------	----------

順宗名誦德宗太子也以疾久傳位太子自稱太上	皇未幾崩在位一年	永貞	憲宗名純順宗太子也在位十五年爲陳志弘等所	弑云藥發暴崩	元和	穆宗名恒憲宗太子也在位四年因服金丹而崩	長慶	敬宗名湛穆宗太子也在位二年爲劉克明等所弑	史記 <small>音紀</small> 卷下	寶曆	文宗名涵穆宗第二子也在位十三年	太和 開成	武宗名炎穆宗第五子也文宗無子仇士良等立之	在位六年	會昌	宣宗名忱憲宗第十三子武宗崩子幼以皇太叔嗣	位歷十三年	太中
----------------------	----------	----	----------------------	--------	----	---------------------	----	----------------------	-------------------------	----	-----------------	-------	----------------------	------	----	----------------------	-------	----

懿宗名灌係之宣宗太子也在位十四年

咸通

僖宗名儼懿宗太子也在位十五年

乾符 廣明 中和 光啓 文德

昭宗名晔懿宗第七子初封壽王楊復恭等立之在位十六年爲朱全忠所弑

龍紀 大順 景福 乾寧 光化 天復

元祐

哀帝名祝昭宗第九子朱全忠立之尋篡

史綱

卷下

八

代之初服大義茫然輔國親督玄肅之崩皆以廢后與李輔國逼遷西內之故顯義宜先糒以私感使盜刺焉狂維也上爲太子時后謀廢之投首洞窟猶有餘憐遣中使存問其家叛將分鎮姑息相沿自安史之亂肅宗幸長安分河北之地付授叛將至哀宗躬以賊將張志忠等分授諸鎮自爲黨援以土地傳之子孫謂之藩鎮河朔旣抗朝命始此狼狽奔陝迫于吐番子儀擊去元振乃遷程元振忌諸將有大功者皆欲害之及吐番入寇掄重不言以致上崩奔陝州

太常博士柳伋請新元振乃僅渡于涪州猶以其有保護之功也忠哉令公車駕復還今公無事則置之閒處有事則召之不俟駕安樂則棄惜綰不延以楊綰同平章事綰素清儉制下郭子儀安城聲樂五分之一京兆尹黎幹驕縱甚盛省之止奉十騎第相三月而卒上曰天不欲吾致太平也德在諒陰式禮無愆初用祐甫人擬貞觀崔彥甫爲相政尚寬大人以爲有貞觀之風忌刻自用安能任賢盧杞鬼面獨事其讒欲平海內橫斂民錢帛富商稅間架增諸道稅

史綱

卷下

九

及陰附發等法欲爲攻戰之用希烈入寇徵兵桓桓行也犒薄致亂出奔奉天李希烈寇襄城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救之通京師諸師惟獨食菜餽衆怒作亂僕音淡餅也趙襄菜爲之懷光再反蒙塵更南亂兵奉太尉朱泚爲主僭號大秦皇帝河北節度使李晟晝夜兼行至代州朱泚聞奉天經月矣城中糧盡供御糧有爛米二斛每伺賊之休息使人城外斬獲著根而進之李懷光與晟敗泚兵于醴泉泚引兵遁懷光欲見帝言盧杞之姦使杞知而陷之不得

人見上表暴犯惡不得已脫爲新州司馬懷光怨望
反上奔梁州晟能匡復義膽忠肝陸贄陳伯言皆可
傳草詔罪已悍卒汎音汎音延齡言利戶部侍郎兼
延齡以左藏正物使置別庫虛衆名數以惑上上信
之以爲能富國而寵之欺詒爲益直救其惡贄以貶
官城倡衆救上怒治治音治音萬福稱賀名重如山趙
徽質德想無報顏贊賁而無救救者諫議大夫陽城
與王仲舒等守延英門救贄及言延齡素佞上大怒
欲重罪之時貶宗爲太子力救之上竟乃解金吾署
軍器萬福年八十矣肅至延英門大言賀日朝廷有
直臣天下太平矣遂遣拜城等連呼太平萬歲自此
名重天下陽城敗國子司業隨左遷道州刺史先是
道州人相贊實引之既而有憾于贊以贊所贊彈
事告延齡故延齡得以爲計陽城遠播薛約徒連約
太學生遂陽城徙連州順立八月寢疾羅縯憲乃旋
立順稱太上皇尊卽位能攬君權劉闢首叛崇文克
賊西川節度使劉闢反宰相杜黃裳薦神策軍使黃
巢文勇略可用宜專委之勿置監軍竟擒闢蜀平黃

崇唱議國威稍宜吉甫額俊訪垣無嫌以吉甫爲相
欲進賢報恩謂之中書舍人張洎取筆三十餘
人數月之間選用略盡當時翕然稱吉甫得人垣亦
入相無敢私于李絳崔群共直如弦元濟跋扈彭義
節度使吳少陽死其子元濟濟喪自領軍番度云可
藏中丞裴度言淮西必可取之狀刺殺元衡李師道
使人刺數宰相武元衡以爲他人不敢言計蔡上意
彌堅度請自往愬智且搃大勇也唐節度使李愬
往亡戰勝夜雪賊音賊音大上寢驕俊墨飲載音載音
進美舍金入相進用度求退開捷其朋黨厥心罔校
諫迎佛骨愈流海邊刑部侍郎韓愈貶潮州刺史安
怒見絃云服金丹皇甫謐薦山人柳泌能煉金丹以
秘權知台州刺史云天台多靈草也服之多獲效左
右多得罪者隸弘志獄之但謂藥發稅不討賊德裕
頗偏李德裕吉甫之子爲相以李宗閔計策謀切其
父各分朋黨相奏銷兵蕭德臣文昌河朔永捐又劍
石以促其年敏方在戚鼓吹音喧闐音亦以妄怒

與寇同忠平文弱少斷去朋黨難數曰去河此賊

易去朝中朋黨難劉賈下第典試之屏甘露之變惟

日沉酣武稱英敏澤潞凱旋宜有隱德祐幼時官中

皆以爲不慧大任以後益自給匿文宗好訪其言以

爲朕武宗蒙遇尤不體之武宗武子幼立爲皇大

叔更名忱權勾當軍因事其決成元明察威嚴

號小太宗惜乎不寬懿也信也貼危而欲盜賊群起

赤心以爲朱邪赤心沙陀人也徐州賊亂勸起赤心

賊之賜姓李名國昌鴉軍被與蜀駕回變李克用國

史原記下十二

昌之子也擊賊黃巢斬之克用軍皆服聖人謂李場

見朱溫構隙播子闢巢將朱溫以華州降賜名全

忠爲宣武節度使汴州也與克用飲成腹裏乞討全

忠謂和解之不聽克用進還京城田令孜奉土幸暴

相克用未詣還官因罪聚令孜誅誅之令孜劫上幸

寶雞朱溫引兵追逼來與制令孜官將長流端州上

道長安昭有英氣遭時孔艱朱三全忠行三肆惡鄭

五懷慙以鄭榮爲相榮奸諛諸多爲毀被詩譏嘲時

事上以爲有所鑑手班班用以爲相聞者皆驚

亦不信既面質客至榮捧首曰歌後鄭五作宰相時

罪可知矣累讓不獲乃視事溫初遷洛凍雀自歎全

忠促上遷東京上謂侍臣曰諺語云乾千山頭凍雀

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泣下

霑巾遣人弑之以絕禍端惡裕立哀九人皆殘昭宗

有廢太子裕已壯全忠惡之哀以幼得立殺裕等九

人皆昭宗子清流白馬士類悲酸初李振廢華進士

不第深嫉縉紳之士言于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

宜投之黃河使爲濁全忠笑以爲然華朝士殿官

史原記下十三

者三十餘人于白馬驛一夕盡殺之弑逆曰禪萬衆

徒賄班彪之論未爲不刊彪作王命論言天位不可

關于

唐自高祖至是二十世凡二百九十年

五代

梁太祖朱溫宋州碭山人初從黃巢爲盜既而降唐拜爲宣武軍節度使賜名全忠進封梁王遂篡都汴遷洛陽在位七年爲子友珪所弑

開平 乾化

末帝名友貞太祖第三子初封均王起兵誅友珪即位在位十年唐兵至自殺

貞明 乾德

沙陀賊將太祖子梁黃流善類白刃侯王久攻上黨

史綱五代 卷下

十四

亞子李存勗兵強梁震無官不就李昌梁震唐末進士也刺南節度使高季昌辟署不受終身獨處進士淫遭子禍全忠受假子友文之妻王氏將立友文爲嗣其子友珪弑之友貞誅友珪而自立是爲末帝末寵趙張木帝誅忌宗室專任趙嚴及德妃兄弟張漢鼎漢傑等政事日紊以至于亡全忠正言可番經裝全忠之兄全昱罵之曰朱三汝作天子耶汝使黃巢作賊天子用汝爲國鎮節度使何員于汝奈何誠事家社撥行當亦族矣

一梁自太祖至是二世凡十七年

唐莊宗名存勗姓朱氏沙陀人先世事唐賜姓李氏父克用以平黃巢功封晉王存勗襲封滅梁稱帝都洛陽在位三年中流矢而殂

同光

明宗本胡人初名龜佑烈爲李克用養子更名嗣源及莊宗遇弑諸將立以爲帝在位八年

天成 長興

閔帝名從厚明宗次子也即位數月歸王反于鳳翔

史綱五代 卷下

十五

長驅至洛陽出奔歸王至將橋馮道等勸進乃即位

應順

廢帝名從珂本姓王氏鎮州平山人明宗養以爲子初封潞王旣而廢閔帝而自立石敬瑭兵入洛遂自焚死在位二年

清泰

存勗梁贊克用與朱溫爲讎終年頗爲所憂敗晉爲唐承業勸哭舊主不忿先是晉陽監軍故唐宦者張承業爲晉王招拾遺賦召補兵馬攻戰連年拔應不

乏皆承業力意在復唐宗社聞王緒稱帝勸吳日諸
侯血戰本爲唐家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覺他處
而辛王即位改晉爲唐奉唐祀志氣驕溢信用徘徊
唐主自克梁後發驕言以於人陳俊爲景州刺史備
德源爲雲州刺史帝勸習言律或時自傳粉墨與優
人共戲以悅劉夫人優名謂之李天下自呼曰李天
下假人敬新磨處前置其類帝大悅新磨曰李天下
只一人尚誰呼耶乃悅於人出入皆被侮弄結紳舞
臣莫敢言將卒離心魏博搶攘共推嗣源休于敬瑄

史綱

五代

卷下

十六

遂據汴梁唐主身亡伶人火之而謚曰莊明不知書
賦政多良道勸無逸農家可傷唐主與馮道優容事
及年穀屢登四方無事道曰臣常記昔在先皇幕府
奉使中山歷井陘之險臣憂馬蹶執轡甚謹幸而無
失遂至平路放轡自逸候而顛覆凡爲天下者亦難
是也唐主深以爲然又問道今歲雖豐百姓難足否
道曰農家歲固則死于流殍歲豐固傷于穀賤豐凶
皆病者惟農家爲然臣記進士羅夷中詩云二月賣
新絲五月糶新穀得眼前猶割却心頭肉無難言

徑前盡田家之情狀人主不可不知也是時馮道以
端明殿學士爲中書侍郎平章事矣願題于茲克致
小康願天生聖每夕焚香唐主性不猜忌登極已踰
六十每夕焚香祝天曰某朝人因亂爲衆所推願天
養生聖人爲生民主閱立數月鴛于潞王王維嚴帝
箸挾平章唐主問所親信朝臣問強宜得相者皆以
盧文紀崔胤居餘對唐主不能決乃與其名于苑南妻
夜焚香祝天以箸挾之得文紀相之斯人忝位安能
久長

史綱

五代

卷下

十七

唐自莊宗至是四世凡十四年
晉高祖名敬瑄姓石氏沙陀人明宗之壻也與潞王
有隙乃借兵契丹以滅唐都汴在位七年
天福
出帝名重貴高祖兄敬儒子也在位五年爲契丹執
之以歸
開運
敬瑄唐壻從珂夙蒙敬君初與從珂皆事力專臨事
明宗有功臣相忌從珂又向公主言其欲從不歸反

表者並置事自河東君表與表命唐主發兵
計之父事契丹藉兵犯順表氣識見稱冊
命于晉契丹主表議置與中原之主冊命爲
天子綱目書死出帝爲胤聽景延廣致書不遜初高
祖事契丹甚謹至出帝立景延廣表不復親
臣契丹主大怒延廣又四其回國使已而遣歸大言
日歸國而主先帝爲北朝所立故備臣奉表今上乃中
國所立爲隣稱藩足矣翁怒則來戰孫十萬橫磨劍
相持遣執以歸契丹變國號遼帝犯流恨盡主邪僻

史綱五代

卷下

十九

德光入大梁表出劉誨謂之打州表主壽至
歲湖林而死劉腹實鹽載去人謂之帝犯音已乾
晉自高祖至是再世凡十二年

漢高祖名知遠姓劉氏其先沙陀人都汴在位一年
乾祐

隱帝名承祐高祖太子郭威爲將士所擁戴遂弑隱
帝在位三年

知遠功多疏遜懷怨虜入坐觀位號擬漢晉祖以知
遠鎮河東祖時遣令以知遠入輔貳晉人懼之知遠

想望契丹進入寇以知遠爲行營都統不行契丹既
晉人大舉知遠稱帝于晉陽契丹去乃入汴更名晉
恭崩隱幼大臣主斷壯不能平近習侮玩聽詣行誅
死于兵亂漢主十八即位文武大臣揚郭史弘肇王
章郭威事政變俾親戚震用事郭等爭執抑之弘肇
嘗議事于前日陛下但崇聲有臣等在漢主積不能
平左右目諸之遂殺郭弘肇章于朝又密詔欲殺郭
威于郭將佐勸威入朝自許威引大軍至漢主遣兵
拒之自由郭軍爲軍所害威請迎贊似非決叛將士

史綱五代

卷下

十九

擁立惟主之懷表勇勇也以隱弱至此威自太后
迎隱帝弟崇之子武寧節度使養未至而契丹入寇
威威將兵擊之威至澶州將士大譟樂黃旗以威威
身共執抱之呼萬歲震地擁威前行遂上太后廢代
漢事太后爲母儀一作儀

漢自高祖至是二世凡四年

周太祖名威姓郭氏邢州堯山人仕漢爲樞密使隱
帝遇害將士擁而立之都汴在位三年

廣順

世宗名榮姓柴氏太祖后兄守禮之子也太祖無嗣養以爲子及太祖崩乃承大統在位六年

顯德

恭帝名宗訓世宗太子初封梁王及世宗崩乃嗣位時方七歲在位半年禪于宋

太祖徵時鼎后擇速威爲從馬軍使唐莊宗有宮人柴氏歸其家擇期對一日寵于門見有疾走而過者大驚問何人告者曰郭雀兒也以威徵時刺其項爲雀故柴氏欲嫁之父世不肯曰汝帝左右人當嫁時

史綱五代

卷下

二十

度使崇何嫁見人端氏意決竟歸威云號叔後建國爲周首用李穀意匪俗倖初周主爲人望所歸李穀時爲轉運使屬主叢以微言誡之但以人臣盡節爲對周主以是賢之卽位首用爲相王勤范敏數敗戚休時新造多故王峻夙夜盡心軍旅之事多所裨益范質明敏強記謹守法度劉崇入寇幸國有憂世宗新立銳志殄讐介甲臨陣樊何比授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右軍潰降于北漢力戰大捷二將俱收誅數十人將卒拔尤道事五朝寵遇極優稱長樂老至

是乃輓

音響藥也與敬同

馮道少以孝謹知名唐莊宗世趙

貴顯自是累朝不遷三公二師之位爲人清儉寬弘

人莫測其喜怒溫滑稽多智浮沉收容嘗著長樂老歌

自述累朝榮遇之衆人往往以爲虛稱之士知廉恥

如出于幽豈惟英武動合大猷仁心仁政解澤滂流

享國六載播美千秋恭立重雅孤寡欲攸宋祖黃袍

人思同謀趙匡胤爲歸德節度使從世宗征虜虜

累立大功中外歸心周鎮定驍告弔崇之子劉鈞結

遣兵入寇恭帝命恒胤北征虜及陳橋驛王製諸軍

史綱五代

卷下

王

畢集露刃列于庭曰願策太尉爲天子太祖未及與

黃袍已加身皆難拜呼萬歲擁進南歸遂受周禪

周自太祖至是三世二姓共十年

宋紀

太祖名匡胤姓趙氏涿郡人相傳爲漢京兆尹廣漢之後初仕周爲歸德節度使掌軍政及陳橋兵變代周而有天下在位十七年

建隆 乾德 開寶

太宗初名匡義改賜光義卽位自改名炘初封晉王及太祖崩卽位二十二年

太平興國 雍熙 端拱 淳化 至道

真宗名元侃更名恒太宗第三子也初封壽王壽立

史記

卷下

王三

爲皇太子及太宗崩卽位二十五年

咸平 景德 大中 祥符 天禧 乾興

仁宗名禎真宗第六子也立爲皇太子及真宗崩卽位四十二年

天聖 明道 景祐 寶元 康定 慶曆

皇祐 至和 嘉祐

英宗名曙濮安懿王第十三子也仁宗無嗣養于官

中初名宗實賜名曙仁宗崩卽位四年

治平

世宗嘉皇子不獲嗣宋祖之興^{音寧}也子運會匡義

與普不無窺伺生民有幸仁人在位五星聚奎天開

文治自贊孔顏復封聖裔以孔子四十四代孫孔宜

爲曲阜主簿奉孔子祀蓋五季以來衰絕久矣明子

聖學允迪仁義陶穀禪詔遇之無異跋扈擅殺詔嚴

覆視晝夜紫貂全域遠賜賜賜王全斌于蜀擢用衆

偷人知砥厲西川轉運使給事中沈義倫軍人爲

國始嘉食及東歸舊中惟圖書數卷而已曹彬薦之

以爲罷番副使紫雲黑龍怨釋遊海崖^{音海}父^{音本}

史記

卷下

王三

仕漢爲龍州刺史太祖徵時往依之爲^音所^音一

川謂太祖每見城上有紫雲如蓋又夢登高臺遇黑

蛇約長百尺餘俄化龍乘騰東北去雷電隨之此何

祥也太祖不答既而辭宗本去黑雲漸散矣昭素格

言書屏用識^{音志}也^{音志}徽處士王昭素爲國子博士時年

七十餘矣帝問以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

民養身莫若寡慾書于屏風厚道人憐其幽閉爲

兩放官人三百八十餘人皆厚賜之戰恐傷人念之

隕涕曹彬不殺伐唐專寄僧亂既歸恩禮備至刑法

主寬惟嚴賊吏相普以才心術險偽終從母命舍子立弟杜太后臨崩言桑氏使弟見主天下所以失歸故萬歲後當傳位晉王匡義晉王傳泰王廷美桑王傳德昭弟曰太宗倪音美仁多伎貪天之功謂所自致獨影斧聲猶屬曖昧賜名不用改元殘歲后崩無服禹偁獲戾開寶皇后宋氏崩羣臣不成服翰林學士王禹偁對客言當遵舊禮生諫謂貢知滁州廷美德昭死皆非罪彼趙普者同惡相濟元佐狂疾均州安置元佐太宗長子也廷美遷房州元佐力救不獲

史綱

宋紀

卷下

廷美既死元佐遂發狂疾被酒樂火焚其宮太宗廢為庶人安置均州大倫既垂餘皆其細天祿有終豈能無愧真性寬仁憂民減膳用欽若言除通釋繫元年以三司判官王欽若之言遣使赦吏民通貢于天下除遺欠一千餘萬釋囚三千餘人李沆焚詔劉妃音美議一夕遣使持手詔欲立劉美人為妃李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死以爲不可其議遂寢不名呂端特爲納陞端量寬恕知大體帝深重之以其姿儀瑣大宮庭陞使特命梓人爲納陞焉納內

也謂豐服基降爲陸不使露也踏雨臨喪爲悲楊顯音美補楊顯辛帝曰彌浩玉何遽亡也即召顯臨其喪彌居委巷車駕不能入帝爲步進契丹深入邊書咨至欽若堯叟勒駕遠避王欽若臨江人請幸金陵陳堯叟開州人請幸成都準勸親征帝乃決計渡河登城匈奴性銳錄音錄可滅敵帝苦兵事遂聽其和賂以金幣準社稷功欽若深忌孤注爲北上即憤憤準自澶州還頗矜帝待之甚厚會朝進帝日遊之欽若因進日陛下撥準爲其有社稷功耶帝曰然欽若

史綱

宋紀

卷下

日滅下之盟秦秦之澶淵之舉是也陛下閱博平傳者輪發欲盡乃盡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撥準之孤注也帝自是頓革餐衣出知陝州除駐柰何封禪爲次帝深以澶州之事爲駐欽若度上厭兵事日以兵取幽薊乃可游歷帝曰可思其次欽若乃擊封禪杜鎬漫言僞爲天瑞欽若言封禪當得天瑞前代蓋有以人力爲之者帝幸秘閣問杜鎬曰古所謂河圖洛書果何事耶鎬老儒不測帝意漫應之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帝歸此益決畏且不可美珠爲餌

召王旦傳家賜以尊酒及歸發封則皆美味也旦自是不敢有異議夜見神人天書屢墜上天無聲乃有文字始祖玄朗出何典記三皇之時姓名不類五鬼奴正明見是觀鵝聲不止也王欽若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永延以潤一帝無病而在白日而竊音竊欲以誰欺靡愚不智孫奭直言岑叢徒費形似耳叢生如重祿祀釋醫官宇勞費視景德前有如周世王旦可惜不正而髡豎其微哉相臣所係景德以前之相呂端張齊賢李沆呂蒙正畢士安寇準王旦皆君子而沈嘉

史綱

宋紀

王

最詳於以後之相王欽若陳堯叟馮拯丁謂曹利用皆小人而欽若為最雖有向敏中李迪之賢皆不踰時而去帝崩嗣幼太后稱制劉太后丁謂弄權寇萊海濱曾對皇堂眼釘亦棄王曾正色立朝時號為重帝病風賊丁謂即賊李留州司戶他日帝謂左右曰何連日不見寇準準臣莫敢對及帝崩丁謂為山陵使與雷允恭議移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既而改穿上穴有水石王曾請獨對言謂包藏禍心者皇堂子孫地太后怒甚欲誅謂以爲秘置獄止諫免奏謂憂

兗州司戶方遜準時京師語曰欲得天下準當教朕中釘矣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準在兗州臨年而準仁立得天祐監曾縱母后辭權劉太后稱制十一年帝乃親政夷簡復肆逆哉斯人母后是懟稱引失德為聖主累上與呂夷簡謀以罷者等為太后所任悉罷之退語郭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耶但多機巧善應發耳錄是夷簡亦罷令所厚內侍閻文應語之乃知以郭后之言也遂深恨之及復入而后再與美入于上前忿爭有便后語后批其頰帝狀之漢祖上

史綱

宋紀

王

頭上大怒閻文應曰與帝謀廢后帝以爪痕示夷簡問夷簡夷簡以光武廢郭后為對遂廢之中丞孔道輔率諫官願賜對盡言夷簡奏黜道輔等皆知連制道輔無從敢諫至是名臣重正人異已斥黜無類若納銜枚填修之刺韓琦希旨如輩如輩范仲淹余靖尹洙歐陽修以夷簡用人多私仲淹上言官圖指其次第凡越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仲淹等俱落職歐陽修貶曹貴司諫高若拙不能收謂其不復知人間有蓋耻事若拙怒上其書修亦貶蔡襄作四賢一不

會詩以美仲淹等而刺若納殿中侍御史韓資請書
 仲淹用靈柩之朝堂以黃白官裁職言事者從之曾
 斥納賄大功輒替帝少而卽位以魯之正色危言大
 后不至專制逆害不讓親側曾斥奏簡納賄市恩夷
 簡不悅遂置不悅富弼置之死地乃使樊丹弼不
 辱命莫施其擒言輪也帝爲所立寵眷罔貳真宗婉儀
 李氏帝母也劉太后取爲己子無人敢言言及堯差
 位宸妃太后欲以官人禮治喪于外夷前曰太后不
 欲全劉氏乎乃成禮帝德好生克培元氣表章學庸
 史觀陳記 卷下 三八
 尤爲瑰意王堯臣及第賜中書省呂鑒及第賜太學
 篇于戴記中表章之以風厲儒臣登遐制下四海悲
 淚英始遺疾太后莊澄曹太后賢而知書官省蕭然
 皇后高氏母太后妹也左右構隙韓琦寬等竟歸慈
 孝賢臣可貴守忠諸人卽日加罪任守忠構隙兩官
 者也濮王典禮修爲詔媚曾不自耻乃贊正士修言
 父母之名必不可沒爲范鎮等所攻乃謂鎮等皆罷
 韓琦亦去之奇附和衆口同言醜詆求解隨屬以退
 蔣之奇以修議爲是乃薦爲御史衆皆曰爲黨邪之

奇求以自難會修婦弟薛宗滿有憾于修造難薄之
 薛宗以夢修帝前之詞窮被黜修亦求退知亳州帝
 心虛平意在審諦修何爲者生平掃地
 神宗名顒英宗長子初封穎王未幾立爲皇太子英
 宗崩卽位十八年
 熙寧 元豐
 哲宗名煦神宗第六子立爲皇太子神宗崩卽位十
 五年
 元祐 紹聖 元符
 史觀宋紀 卷下 三九
 徽宗名佶神宗第十一子初封端王哲宗崩無嗣大
 臣與皇太后立之在位二十六年爲金撈去殂于沙
 漠
 建中興國 崇寧 大觀 政和 重和 宣和
 欽宗名桓徽宗長子初封定王會金人入寇遂傳以
 位二年又爲金撈去殂于五國城
 靖康
 杜鵑南鳥忽焉北徙邵子聞聲知運將否美宗治平
 中邵雍聞杜鵑聲慨然不樂或問之曰天下將治地

氣自北而南，南自南而北，今杜陽至洛陽，不二年而人當因多引南人專務更變天下，亂矣。是時王安不如制諸英宗以其名欲用之，吳奎言其護才自用，所為迂闊，用之必紊綱紀。乃以安石知江寧府神祠，寧初安石升陞，諸翰林學士王安不次入對，連月地震，倣成自邇。七月八月十一月京師地震，言稱堯舜利而已矣。意在強兵從富國始議行新法，小人可為官為商賈，百司為市吏，胥為姦，股民骨髓，曆日官歸祠廟，皆毀算及果疏細碎，可鄙爭之，不得石介沮。

史綱

卷十

王十

死人誰不恨羣賢力詆帝信，駛舌冠冕皆視。萬物失所，小人贊美，豈其不知干進無耻，問閣一空，邊釁四起，青苗免役，許于交趾，遼人爭地，喪七百里，屢辭乃去，邪黨未弭，天下將亂，哲宗繼體，太后垂簾，堯舜為擬，哲宗十歲而立，宣仁高太后垂簾，德淑人號曰女中堯舜，邪黨多斥，正人復起，新法都罷，四海欣喜，太后既崩，孽小妄，皆力排太后時事，親恩可忘，臣民何恃，畏叛，大防邪說為魁，初呂大防稱揚其敢言，起遷為助，乃首叛之上，言神宗更法以垂萬世，乞愛。

講求以求紹述之道，帝即問舊臣可用者，長即遣章惇召惠卿，鄧綏，溫伯李，清臣等乞召惇為相，帝深約之用，令顛倒日食雲，靈從舊布之請，改元紹聖，二月以中旨用李清臣，鄧綏，溫伯三月日食雲，靈不辨，氣不明，貌倬致其倖惡，非昔比，狐鼠變化，長蛇封豕，受命于帝，正人為肺食，所餘也，恨君實等腐心切齒，沒者追取存者俱圯，逆奪元祐宰執，司馬光呂公著王巖叟贈諡，貶呂大防劉摯，蘇轍，蔡元，官諸臣天下以臺諫黃履周秩張商英翟思上官均朱之節，片亮榮等交。

史綱

卷十

王十

章論光等變更先朝之法，時道運理也，章惇蔡卞請發光公著張璪棺暴屍以許，將言之帝乃止，欲戮諸賢幸而旋已，以將之言將以此地落取也，惇卞羅織元祐貶謫諸臣舉覆唐故事誅戮黨人帝以問許將將言祖宗以來未有此所以遠過漢唐也帝然之八百餘家，究于訴理安惇請看詳元祐訴理事重得罪者八百三十家，欲廢宣仁其奏偶抵竟附劉妃廢后孟氏賊在君側，火入與鬼哲後為徽端王浪子章惇之言也，即位元旦流星如矢夜有妖氣其赤如規。

忽白兼黑何物爾爾伯雨移官任伯雨爲右正言

半年之間上八百八歲曹有長之侯度吏員外蔡京承

旨子婦入官爲取金紫京子使之婦出入官禁無何

爲相樹碑端禮京禧元祐及元符末宰執司馬光等

侍從蘇軾等文臣程頤等武臣王貺可等宦者張士

良等百二十人爲黨黨皆受書之刻石于端禮門既

而增至三百九人頒行郡邑安民流涕石工安民嘗

鐫字見司馬光名而泣下尊婦翁孔庭從祀蔡卞京

之弟也王安石乃其婦翁王雱復入豆豉泥滓賈勳

史綱宋紀

音巧良嶽華修異物畢萃窮山極水賈賈薦朱勳

亦乃苑戲蕩逐魂逐欲飛舉自謂天嗣天神至止冊

立道君受命道士帝謂道錄院林靈素等曰朕乃上

帝元子爲太霄帝君懷中華寶金狄之數運急上

願爲人主今天下歸于正道卿等可上表賀朕爲道

君皇帝敕導微行樂生無幾旗亭妓館無處不耽

小猿輕車七幸京邸恭京去謝云云童貫閻燕登萊

路啓爲金攻遼白溝披靡繕求金助燕乃降彼得六

空城費逾倍從燕降于金宋歸燕京及派易童順京

舊之地燕之金帛子女皆爲金人所掠矣先是金使

來言燕京以金兵東下其地與宋租稅當以輸金宋

許以舊歲幣四十萬之外每歲加燕京稅銀二百

萬緡金乃從之賈纔封王金旗南指孤坐御榻既亡

可俟上乃禪欽其奈破碣

時有日城門閉言路間城門開言路間胡馬渡河

何梁棄壘何蕭方干質子割地計出無已李种主

戰李种种師道衆皆神樂竟不能用郭京誦詭唐書

取前仲等事主和議乃上奉道勤王師汴京受圍門

史綱宋紀

十日矣有辛事京者言能用六甲神兵生擒虜帥童

令守禦人下城獨坐城樓上以觀兵數百人自衛後

頃金兵至京給衆曰須自下城作法因引餘兵南過

城陷上痛哭曰朕不則种師道言以至于此二帝俱

此永辭玉几從三千人城空如洗金人以四件鄂述

所具諸王孫妃主名及六宮有住者皆獲凡三千

餘人于大金易括索無遺廢爲庶人散冠其履白艸

黃沙泣血相視君之不明臣則名彼

絕天紀徽宗跳踉禍必至此有國家者覽觀前史

北宋自太祖至是九帝凡一百七十一年

南宋

高宗名構徽宗第九子初封康王及徽欽北狩遂即位南京遷都臨安在位三十六年

紹興

孝宗名昀太祖六世孫秀王偁之子也高宗無子育于宮中立爲皇太子賜名昀受禪在位二十七年

隆興 乾道 淳熙

光宗名淳孝宗第三子也初封恭王受禪在位五年

紹熙

宋 卷下

寧宗名擴光宗第三子也初封加王受禪在位三十

年

慶元 嘉泰 開禧 嘉定

宵入報復正直胥狀孟后之賢再去椒房普宗后也
幸得以宣仁太后用舊人改新法王后建事宣仁詔
以覽聽之事與內侍都遺薄及其猷慶爲仙師出居
晉寧官徽宗初立復元祐黨人之官復孟后還居禁
中既而蔡京等請議復元祐皇后者貶韓忠彥等十
七八再廢后于瑤華宮以是免于金人擄掠爲太后

迎立康王金凝質子以肅易康康王質子金金主見其與太子射三矢皆中的疑其為肅家子遂歸以肅王易之為金所留欽宗謂康王如金謀解至臨州為民所遺留年臣宗澤止之官闕既犯皆免流亡康為高宗后稱太皇宣仁協史昭酒音流顯揚初念猶明相用李綱所陳十事亟戮邦昌金人立張邦昌為帝受偽官者不可勝數綱十事略見施行其議備述偽命二事皆中其無恢復之勇可知矣首薦宗澤恢復舊疆澤請還京于意無當當其意者惟有黃汪黃潛吾

史綱

南宋

卷下

五十六

汪伯彥二人主和區違所使幸東京以避虜無復經制而河之意岳飛奪官所用為郎議言二人不能承聖意恢復惟奉車駕日益南生趙鼎李綱所為河北西路招撫使方招陳桀傑飛歸之補武德郎詔幸義鄧乃如維揚卻醫信巫病入膏肓父衣衾環有淚浪浪上皇出所承嗣手書書領中令曹勰等前日便可即來致父康王夫人邢氏亦脫所御金環付勰見思歸之意綱誣于浚七旬退藏編湘七十餘日蒙浚誣其私意蒙侍從杜絕言路獨擅朝政等事浚素

吳朱齊愈貴潛署厚弊愈者金人皆二帝欲立吳姓遣吳升莫驥入京集百官議義恭禮等以去百官莫敢言適朱齊愈至密告王時雍敵意在張邦昌書三字示之乃決復殺曲端一何不滅胡嫌武穆聽其終喪三戰三北豈解戎行富平之敗淮西之變符離之鄉東撤皆誅翰辭廟廊太學錄陳布衣歐陽澈或謂昔新于市許論為二人者及歸遂罷澤諫南幸二人曰狂憂憤而歿都人誣傷金兵奄至帝即渡江諫辭甫畢策馬蒼黃全帶沒明入天長軍帝即被日乘馬

史綱

南宋

五十七

至徽江時二人有車馬所載浮屠見其勢甚闊之策馬而見大赦綱否如癘斯穢綱罪不赦以悅金人遺書沒明願列藩方黃汪幸甚秦檜還鄉賣國于金和議力倡如淵獻計異已者儼檜主和議知帝意已決猶以事臣為患中書令人覘知淵曰韓人為差謀殺盡學去則事定矣檜大喜即擢為御史中丞幸及檜志銓乞斬檜事理昭彰童子知之帝登茫茫前坐堂言童子無知指犬羊而使拜則佛然怒堂堂天朝和幸而拜犬羊曾無責難之羞耶書上殿都州次新州

使廉南金募得之益知其能廉南頭也宜興進士吳師古殺金人募得之于金朝士陳剛中以啓事賁銓皆死韓劉吳岳韓世忠劉錡吳玠岳飛屢勝戰場飛尤有名兀術惶悼致書于檜殺以無將張浚誅之乃使岳元龜年傳會之廷殺浚及其子雲與張憲恨鵬已歿猶不能忘遷怒其子習昭忠良趙鼎車後惜下其子汾于大理獄江西運判張常先奏註前帥張宗元與張浚許言于朝其詞是遠者數十家罪誣以不軌而盡殺之于是御史徐嘉論宗室知泉州

史綱

南宋

卷下

三

今裕莫洽有奏謀大理勸問使汾自誣與張浚李光朝賁鵬等五十三人謀大逆獄已成矣幸而檜病適死不遑子孫史職尚欲流芳孝宗受禪定省爲常首詔班師排棄版章史浩議棄陝西三路遂請四川宣諭司吳玠班師靖以帝初政不敢遽即退金人復取新復十三州三軍靖所亡者二萬三千部衆數十人連營衝吳玠振原野主和外市泰死而湯壽思赴險遺孫道諭金以重兵屬和欽堦一品含羞北挾金差欽宗于淞洛之原以一品禮楊甲見抑以其儉

憐視試奉人蜀人楊甲對策謂魏蕭蕭前聖意幾于感蜀且策士之始其及兵者不過一言而已復之志不堅可知也帝不悅策之第五雅挾私怨道學爲殃王淮怨朱熹論其姻家唐仲文吏部尚書鄭丙鄭史陳賈誼請禁道學式微益甚復禪于光李后將種凶狠無雙大將李道女也上誣下虐帝病而遜生事死葬孝行俱妨后從立子嘉王爲嗣嘉皇不許后不還嘉皇有怒語后遂誣嘉皇有廢立意上驚疾而病及后殺所賣黃貴妃等病益甚不復朝嘉皇壽皇病亦不能往視崩不能執喪一日忽仆于地中外危懼知樞密院事趙汝愚與殿前都指揮使郭衆密建翼戴之議知高宗后憲聖慈烈吳太皇太后以宗社爲憂滑白之而難其人有知開門步輦能言者琦之曾孫而吳太皇慈之子也乃因以入白太皇慈謙引嘉王入即位奉親孝宗之喪光宗後六年而崩趙郭與韓定策克襄寧立韓驕汝愚失防促肖自質定策之功欲加爵鎮但遷防無防安府餘敵國子可集策通言之責是不難能言以傳導謂言淺見親李

史綱

南宋

卷下

三

竊弄威福計逐汝愚定于京鐘鐘爲僞冒謀日彼宗
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劍打盡矣衡州暴卒錢鏐
虎狼整衛守也承僞冒密諭第辱汝愚而卒朱溫併
逐彼盜彼猖僞冒南內批以湖海市楊大法劉德秀
爲臺諫攝斥正士朱溫每因進對切言之復上疏僞
冒大怒使優人王季義犯問社象大偏戲于帝前因
言喜迂闊不可用帝即于批置之道學曰僞朝多吠
尾僞黨曰逆白露爲第知福州王說上疏以僞學爲
逆黨趙汝愚朱熹呂祖謙楊簡蔡元定等六十三人

史綱 南宋

卷下

早

皆著逆黨之籍北珠十冠羅裙在牀僞冒愛妾十四
人有獻北珠冠帽枚者其十人未有也知臨安府趙
師異知之亟市北珠製十冠以獻十人者喜爲求蓬
官拜工部侍郎南園犬啾獻笑山莊僞冒過南園曰
此真南舍閭氣象但少鴻聲俄聞犬吠視之乃師異
也僞冒大笑松壽侍鏡諫議高翔諫議程松壽歲未
幾乃獻一妾于僞冒名之曰松壽僞冒問何以與大
諫同名日欲廢姓名帝家記億耳遂同知龍賓府安
國恢復立功自張北伐諸軍白骨相望遣使袒謝僞

胃陽陽彌遠官隣密謀以縱音器權

音器權

後知書史侍

郎史彌遠與爲表裏有從內批者皆后爲之一日僞
冒入朝彌遠使殿脚夏震以兵趨之塗獲至玉津園
推殺之權歸彌遠忌竑之剛皇子竑見楊后專政惡
遠權勢重灼心不能平每欲請除彌遠知之遂與楊
后構詔廢竑爲濟王而立沂王于貴誠爲皇太子更
名昀事廢竑廢立存掌禍因蔽障國之清興羣士懼
懼信盜讐賢其朝必荒秦檜諸人史冊頗詳後多虐
美有愧子長

史綱 南宋

卷下

望

理宗名昀太祖十世孫榮王希道之子也寧宗無嗣
史彌遠等矯詔立之在位四十年

嘉熙 淳祐 寶祐 開慶 景定 紹定

端平

度宗名禔太祖十一世榮王與芮子理宗之姪也初
封忠王後立爲太子理宗崩卽位十年

咸淳

恭宗名曷度宗次子也度宗崩奉遺詔卽位于柩前
元兵執之去二年殂于沙漠

德祐

端宗名昀度宗長子在位三年爲元兵所迫崩于嶺

南稠州

景炎

帝昀度宗之末子在位二年而宋亡

祥興

理宗不幸立于愴壬濟王寃死彌遠日親夢見一言

羈管立愴

音動

立愴使人再集敢犯搏擊正士鷹犬

成羣

御史李知孝梁成大莫澤朱鑑常等劾其德秀

史綱

南宋

卷下

聖二

聖二

聖二

聖二

聖二

聖二

聖二

聖二

聖二

聖二

聖二

聖二

聖二

聖二

聖二

聖二

聖二

聖二

魏了翁嘗去追崇先哲徒爲靡文附錄九於九

錄聚九成呂祖謙發狀諸子孫想慕朱熹監言非真

帝謂嘉子工部侍郎朱在日恨不與先朝同時酷吏

放手驚獄虐民天誅彌遠端平有君帝即位九年彌

遠死如親敗敗元端平在位九載乃詔更新其謂曰

春秋正王道之端式嚴謹始聖德問太平之路尤責

更新更新之政與元伐金金實將亡宋已不振因人

成事乃欲併吞岳言易曉何乃惜惜丘岳趙范之衆

議官也范與蔡請復三京岳日方興之敵新盟而退

保盛鋒銳寧肯損所料以與人耶我師若往彼必夾

至非惟退還失據開塞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長驅

以爭空域得之費動輒餉餉後必罄范不聽入洛之師

大潰而奔真魏再用朝復有人真溘焉近魏遠君門

帝解引了翁共政而忌者言其知兵希令督視江淮

京湖軍馬元屠成都極其不仁百四十萬城內屍屯

祀顯安石孔廟乃尊高之貪邪三世秉鈞史謂之

遠子也似道妃弟賈汝之子貴妃之弟也立據要津

信道落魄爲辭博不事操行帝以貴妃尊寵大用之

史綱

南宋

卷下

聖三

聖三

聖三

聖三

聖三

聖三

聖三

聖三

聖三

督鄂兵敗和議密申以憲宗訃聊許而踐詐奏圖解

帝美其助元郝經來告世祖即位且言和議閉留于

軍凡十六年怨積彌深彌遠恐和議呈露拘留于

是勇軍營無繼續漢書易春秋外傳文集數百卷通

脂駢諫盡感上心台中進倡優能偏以春游燕樂獎

道學無救邊氛歿得美謚恐非明神度多青慈伯道

猶存朝必答拜師而不臣授意滿朋求去則闕音國

也音國范進以去要君密令呂文德許報元兵急帝澤

酒拜留之至途中使家夜交外第外以守之天祥直

言不能安身張立志湯文天祥去之襄陽圍久選妓
荒淫偶聞于上賜死女嬪一日帝問襄陽受圍已三
年矣奈何倡道曰北兵已退陛下何憂得此言帝曰
道有女嬪言之信道語其人詎以他邪賜死自是無
敢言邊事者民怨于下誅責無藝文煥降後六載無
援曰許臣出無此汾水亂流也襄陽知府呂文煥
以孤城板絕告急于郭惟道不啻列河處援而自請
行邊陰使臺諫固留之文煥遂降元陳攻鄂之策請
爲前鋒事聞倡道言于帝曰臣屢請行邊陛下不許
臣若委曲必不至此也襄陽既失東南不可守矣帝
崩恭嗣出則遼巡將卒不戰朝署少人侍從臺諫通
去詔不能禁倡道貶死國法稍伸詔倡道葬州安置
至漳州監押官鄭虎臣見父嘗爲倡道所配卽上厠
拉其肩震之天祥被執大節不磷以天祥爲丞相如
元師議和元唆都說之以降則爲大元宰相天祥哭
而拒之帝旋北狩辱若徽欽應德一家赴井自沉太
學生徐應鑣與其二子琦松一女元娘俱赴井死端
後帝昺播越海濱秀夫爲相正笏垂紳太后稱奴哀

史記

南宋

卷下

史記

南宋

卷下

苦辛楊太后與羣臣語自稱爲奴族滿朝衣左右
沾巾帝航厓山元兵若林鼓聲已死旗仆天昏君臣
俱溺免辱爲欣秀夫先驅其妻子入海師負帝同溺
太后隨之世傑亦殉拒客謂使張世傑醜亂者誰君
子不辰鯨人潛泣精衛徒瘞音勸海水桑田此恨
不民

南宋自高宗至是一百五十三年自太祖至帝昺
凡三百二十年而亡

元紀

世祖名忽必烈太祖第四子拖雷之次子憲宗同母弟也滅宋承統在位十六年

至元

成宗名鐵木兒

武宗名海山順宗答剌麻八剌之長子也初封懷寧王總兵北邊屢立戰功成宗既崩諸王立之在位五年

至大

仁宗名愛育黎拔力八達順宗次子武宗同母弟也

英宗名妥懽帖木兒順宗次子武宗同母弟也

成宗崩帝侍太后自懷州入燕誅安西王之黨迎武宗即位武宗以爲皇太子武宗崩即位十年

皇慶 延祐

英宗名碩德八剌仁宗嫡子也立爲皇太子仁宗崩即位四年爲御史大夫鐵失等所弑

至治

泰定帝名也孫鐵木兒順宗甘麻剌之長子也裕宗之嫡孫初封嗣晉王及英宗遇弑以支庶入繼大統

在位五年

泰定 致和

明宗名和世琜武宗長子也在位半年

文宗名圖帖睦爾武宗次子明宗之弟也初封懷王自海南召還出居建康及泰定帝崩大臣燕帖木兒迎立之讓兄而權攝大位遣使迎明宗于沙漠既而明宗暴崩遂復大寶在位五年

天曆 至順

寧宗名懿璘質班明宗次子也初封郕王及文宗崩年七歲以遺命即位二月而崩

順帝名妥懽帖木兒寧宗崩即位三十六年會

大明兵入京城遂走于應昌府後一年崩

元統 至正

奇渥溫氏蒙古之裔自太及憲宋室珍率萬國寇牧于世祖世雄才大度窮兵好利許衡仕元死言名累皆語其子曰我爲虛名所累不能辭官死後必勿請謚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其子從之兵十餘萬三人未斃舉一日本莫知其麗數也世祖擊日本額角占

與交趾爪哇八百媳婦等國以求珠貝寶石之類焚
毀道書從拒審使張易之言雅存道德經釋典爲貴
忍殺天祥成其仁義詔有司殺文天祥儻有謂止之
不及矣永帶中贊有戒仁取義語榜得餓死其稱子
惠元參政魏天祐誦詩得此行友人張下惠儻行
詩云此去好惡三寸舌再來不直一文錢榜得其德
之僧點禍陵九原怨厲餐西僧誦古妙高之詩也因
議許衡貶宋則竹劉日作還齋記以許衡爲老氏之
術蓋以其仕元也乃作流江賦幸宋之亡毀天貶孔
史綱元紀
卷下
四八
帝師如素元起辦方崇尙儒者及得西域世祖釋
其地面領之于帝師其命與詔數並行于西上帝后
紀王皆腰拜受戒朝會百官班列帝師專席于坐間
又聽妖僧祥遇之言作妖書以毀吳天上帝貶孔子
爲邪道疑爲中賢不足稱聖成知崇儒先是京師未
有孔廟而國子寄于他署至是左丞相哈剌哈孫乃
奏建之守法而治竊疾失權內侵外替武尊孔子孝
經頒賜定十二章重懲貪吏但頗紛更酒色是皆仁
性至孝親賢篤摯事皇太后終身不違顏色侍宗親

勳舊始終以禮大臣親老時加恩贊大官選勝必分
賜貴近慎重國史足知其志蓋中書省臣曰翰林集
賢儒臣朕自選用汝等勿得輒擬人言御史臺重朕
謂國史院尤重御史臺是一時公論國史院乃萬世
公論也李孟賢相命坐而字聰明恭儉盛德罕儼英
復克孝似懦而殺太皇太后弘吉剌氏以武宗長子
周王和琇有英氣薛小憚之而帝時弱爲立之及
即位太后見其有毅然之色退而憐曰不擬養此兒
體成疾遂崩果于誅鉏羣姦謀弒泰定守舊天下
史綱元紀
卷下
四九
無事明立半年暴崩有議文謬太深廟主竟廢順帝
時徽文宗廟上遷其後故其子遺命傳寧二月而逝
安歡昏弱政紛盜熾順帝名安歡暗木兒女舞天魔
僧傳運氣大兵赫臨望風而避哀而不追謚爲順帝
真聖人出再造天地功德湯湯振古無二
元自世祖至是凡八十九年
唐亮帝甲辰至元順帝丁未計三千七百二十八
年

史韻二卷

江蘇周厚
靖家藏本

明趙南星撰南星有學庸正說已著錄是編摘錄

史事傳以四言韻語凡西漢東漢三國兩晉南北

朝唐五代宋元各爲一首詞簡而該蓋其謫戍代

州以後借以遷日之筆後人重其忠義因錄而傳

之順治丁亥高邑李士邵刊於杭州版旋散佚乙

未又刊於淮海道署